

大乘涅槃部



目录

大般涅槃经四十卷（第一卷～第十卷）

大般涅槃经卷第一

寿命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尸那国力士生地，阿利罗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尔时，世尊与大比丘八十亿百千人俱前后围绕。二月十五日临涅槃时，以佛神力出大音声。其声遍满乃至有顶，随其类音普告众生："今日如来、应、正遍知，怜愍众生，覆护众生，等视众生如罗睺罗，为作归依、屋舍室宅。大觉世尊将欲涅槃，一切众生若有所疑，今悉可问，为最后问。"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明杂色青黄赤白、玻瓈、玛瑙光，遍照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乃至十方亦复如是。其中所有六趣众生遇斯光者，罪垢烦恼一切消除。是诸众生见闻是已，心大忧愁，同时举声悲啼号哭："呜呼慈父！痛哉！苦哉！"举手拍头，捶胸叫唤，其中或有身体颤慄，涕泣哽咽。

尔时，大地、诸山、大海皆悉震动。时诸众生共相谓言："且各裁抑，莫大愁苦！当疾往诣拘尸那城力士生处，至如来所，头面礼敬，劝请如来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若减一劫。"互相执手复作是言："世间空虚！众生福尽，不善诸业增长出世。仁等今当速往速往，如来不久必入涅槃。"复作是言："世间空虚！世间空虚！我等从今无有救护，无所宗仰，贫穷孤露，一旦远离无上世尊，设有疑惑，当复问谁？"

时有无量诸大弟子，尊者摩诃迦旃延、尊者薄拘罗、尊者优波难陀，如是等诸大比丘遇佛光者，其身颤掉乃至大动不能自持，心浊迷闷，发声大唤，生如是等种种苦恼。尔时，复有八十百千诸比丘等，皆阿罗汉，心得自在，所作已办，离诸烦恼调伏诸根，如大龙王有大威德，成就空慧逮得己利，如栴檀林栴檀围绕，如师子王师子围绕，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一切皆是佛之真子。于其晨朝日始初出，离常住处嚼杨枝时，遇佛光明，并相谓言："仁等速疾漱口澡手。"作是言已，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华，涕泣盈目生大苦恼。为欲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为不断绝种种说法，为诸众生调伏因缘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拘陀罗女，善贤比丘尼、优波难陀比丘尼、海意比丘尼，与六十亿比丘尼等，一切亦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心得自在，所作已办，离诸烦恼调伏诸根，犹如大龙有大威德，成就空慧。亦于

晨朝日初出时，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华，涕泣盈目生大苦恼。亦欲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为不断绝种种说法，为诸众生调伏因缘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于比丘尼众中复有诸比丘尼，皆是菩萨人中之龙，位阶十地安住不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而常修集四无量心，得自在力能化作佛。

尔时，复有一恒河沙菩萨摩诃萨，人中之龙位阶十地，安住不动方便现身。其名曰：海德菩萨、无尽意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其心皆悉敬重大乘，安住大乘，深解大乘，爱乐大乘，守护大乘，善能随顺一切世间，作是誓言："诸未度者当令得度。"已于过世无数劫中，修持净戒，善持所行，解未解者，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于未来世当转法轮，以大庄严而自庄严，成就如是无量功德，等观众生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遇佛光明，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华，涕泣盈目生大苦恼。亦为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为不断绝种种说法，为诸众生调伏因缘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二恒河沙诸优婆塞，受持五戒，威仪具足。其名曰：威德无垢称王优婆塞、善德优婆塞等而为上首。深乐观察诸对治门，所谓苦乐、常无常、净不净、我无我、实不实、归依非归依、众生非众生、恒非恒、安非安、为无为、断不断、涅槃非涅槃、增上非增上，常乐观察如是等法对治之门；亦欲乐闻无上大乘，如所闻已能为他说；善持净戒，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复能充足余渴仰者；善能摄取无上智慧，爱乐大乘，守护大乘；善能随顺一切世间，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于未来世当转法轮，以大庄严而自庄严；心常深味清净戒行，悉能成就如是功德，于诸众生生大悲心，平等无二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为欲阇毗如来身故，人人各取香木万束，栴檀、沉水、牛头栴檀、天木香等。是一一木文理及附，皆有七宝微妙光明，譬如种种杂彩画饰，以佛力故有是妙色青黄赤白，为诸众生之所乐见。诸木皆以种种香涂，郁金、沉水及胶香等，散以诸华而为庄严，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诸香木上悬五色幡，柔软微妙犹如天衣、憍奢耶衣、刍摩、缯彩。是诸香木载以宝车，是诸宝车出种种光青黄赤白，辕[车＋鬲]皆以七宝厕填。是一一车驾以四马，是一一马骏疾如风。一一车前竖立五十七宝妙幢，真金罗网弥覆其上。一一宝车复有五十微妙宝盖，一一车上垂诸华鬘，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其华纯以真金为叶，金刚为台。是华台中，多有黑蜂游集其中，欢娱受乐。又出妙音，所谓无常、苦、空、无我，是音声中复说菩萨本所行道。复有种种歌舞伎乐，筝、笛、箜篌、箫、瑟鼓吹，是乐音中复出是言："苦哉！苦哉！世间空虚！"一一车前有优婆塞擎四宝案，是诸案上有种种华，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郁金诸香及余薰

香，微妙第一。诸优婆塞为佛及僧，办诸食具种种备足，皆是栴檀、沉水、香薪，八功德水之所成熟。其食甘美，有六种味：一苦、二酢、三甘、四辛、五咸、六淡。复有三德：一者、轻软，二者、净洁，三者、如法。作如是等种种庄严，至力士生处娑罗双树间。复以金沙遍布其地，以迦陵伽衣、钦婆罗衣及缯彩衣而覆沙上，周匝遍满十二由旬，为佛及僧敷置七宝师子之座。其座高大如须弥山，是诸座上皆有宝帐垂诸璎珞。诸娑罗树悉悬种种微妙幡盖，种种好香以涂树身，种种名华以散树间。诸优婆塞各作是念：“一切众生若有所乏，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头与头，须目与目，随诸众生所须之物，皆悉给与。”作是施时，离欲、瞋恚、秽浊毒心，无余思惟求世福乐，唯期无上清净菩提。是优婆塞等皆已安住于菩萨道，复作是念：“如来今者受我食已，当入涅槃。”作是念已，身毛皆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华，涕泣盈目生大苦恼，各各赍持供养之具，载以宝车，香木、幢幡、宝盖、饮食，疾至佛所，稽首佛足，以其所持供养之具供养如来，绕百千匝，举声号泣，哀动天地，捶胸大叫，泪下如雨。复相谓言：“苦哉仁者！世间空虚！世间空虚！”便自举身投如来前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世尊知时默然不受，如是三请悉皆不许。诸优婆塞不果所愿，心怀悲恼，默然而住。犹如慈父唯有一子，卒病丧亡，送其尸骸置于冢间，归还怅快愁忧苦恼，诸优婆塞忧愁苦恼亦复如是。以诸供具安置一处，却在一面，默然而坐。

尔时，复有三恒河沙诸优婆夷，受持五戒，威仪具足。其名曰：寿德优婆夷、德鬘优婆夷、毗舍佉优婆夷等，八万四千而为上首。悉能堪任护持正法，为度无量百千众生，故现女身。呵责家法，自观己身如四毒蛇。是身常为无量诸虫之所唼食；是身臭秽贪欲狱缚；是身可恶犹如死狗；是身不净，九孔常流；是身如城，血肉筋骨皮裹其上，手足以为却敌楼橹，目为窍孔，头为殿堂，心王处中——如是身城，诸佛世尊之所弃舍，凡夫愚人常所味著，贪淫、瞋恚、愚痴、罗刹止住其中；是身不坚，犹如芦苇、伊兰、水沫、芭蕉之树；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瀑水、幻、炎，亦如画水随画随合；是身易坏，犹如河岸临峻大树；是身不久当为狐、狼、鵄、枭、雕、鹫、乌鹊、饿狗之所食啖，谁有智者当乐此身？宁以牛迹盛大海水，不能具说是身无常不净臭秽！宁丸大地使如枣等，渐渐转小犹葶苈子乃至微尘，不能具说是身过患！是故当舍如弃涕唾。以是因缘，诸优婆夷以空、无相、无愿之法常修其心，深乐咨受大乘经典；闻已亦能为他演说，护持本愿，毁呰女身甚可患厌，性不坚牢。心常修集如是正观，破坏生死无际轮转，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复能充足余渴仰者，深乐大乘，守护大乘。虽现女身，实是菩萨，善能随顺一切世间，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于未来世当转法轮，以大庄严而自庄严。坚持禁戒，皆悉成就如是功德，于诸众生生大悲心，平等无二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各相谓言：“今日宜应至双树

间。”诸优婆夷所设供具倍胜于前，持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为佛及僧办诸供具，唯愿如来，哀受我供。”如来默然而不许可。诸优婆夷不果所愿，心怀惆怅，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四恒河沙毗耶离城诸离车等男女大小妻子眷属，及阎浮提诸王眷属，为求法故，善修戒行威仪具足，摧伏异学坏正法者。常相谓言：“我等当以金银仓库，为令甘露无尽正法深奥之藏久住于世，愿令我等常得修学。若有诽谤佛正法者，当断其舌。”复作是愿：“若有出家毁禁戒者，我当罢令还俗策使。有能深乐护持正法，我当敬重如事父母。若有众僧能修正法，我当随喜令得势力。”常欲乐闻大乘经典，闻已亦能为人广说，皆悉成就如是功德。其名曰：净无垢藏离车子、净不放逸离车子、恒水无垢净德离车子。如是等各相谓言：“仁等今可速往佛所。”所办供养种种具足，一一离车各严八万四千大象、八万四千驷马宝车、八万四千明月宝珠，天木、栴檀、沉水、薪束种种各有八万四千。一一象前有宝幢幡盖，其盖小者，周匝纵广满一由旬；幡最短者，长三十二由旬；宝幢卑者，高百由旬。持如是等供养之具，往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为佛及僧办诸供具，唯愿如来，哀受我供。”如来默然而不许可。诸离车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罗树，于虚空中默然而住。

尔时，复有五恒河沙大臣长者，敬重大乘。若有异学谤正法者，是诸人等力能摧伏，犹如雹雨摧折草木。其名曰：日光长者、护世长者、护法长者，如是之等而为上首。所设供具五倍于前，俱共往诣娑罗双树间，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为佛及僧设诸供具，唯愿哀愍，受我等供。”如来默然而不受之。诸长者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罗树，于虚空中默然而住。

尔时，复有六恒河沙毗舍离王，及其后宫夫人眷属，阎浮提内所有诸王，除阿阇世，并及城邑聚落人民。其名曰：月无垢王等。各严四兵，欲往佛所。是一一王各有一百八十万亿人民眷属。是诸车兵驾以象马，象有六牙，马疾如风。庄严供具六倍于前，宝盖之中有极小者，周匝纵广满八由旬；幡极短者，十六由旬；宝幢卑者，三十六由旬。是诸王等皆悉安住于正法中，恶贱邪法，敬重大乘，深乐大乘，怜愍众生等如一子，所持饮食香气流布满四由旬。亦于晨朝日初出时，持是种种上妙甘饍，诣双树间至如来所，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为佛及比丘僧设是供具，唯愿如来，哀愍受我最后供养。”如来知时亦不许可。是诸王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复有七恒河沙诸王夫人，唯除阿阇世王夫人，为度众生现受女身，常观身行，以空、无相、无愿之法薰修其心。其名曰：三界妙夫人、爱德夫人。如是等诸王夫人，皆悉安住于正法中，修行禁戒威仪具足，怜愍众生等如一子，各相谓言：“今宜速往诣世尊所。”诸

王夫人所设供养七倍于前，香华、宝幢、缯彩、幡盖、上妙饮食。宝盖小者，周匝纵广十六由旬；幡最短者，三十六由旬；宝幢卑者，六十八由旬；饮食香气，周遍流布满八由旬。持如是等供养之具，往如来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为佛及比丘僧设是供具，唯愿如来，哀愍受我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时诸夫人不果所愿，心怀愁恼，自拔头发，捶胸大哭，犹如新丧所爱之子，却在一面，默然而住。

尔时，复有八恒河沙诸天女等。其名曰：广目天女，而为上首。作如是言：“汝等诸姊，谛观！谛观！是诸大众所设种种上妙供具，欲供如来及比丘僧。我等亦当如是严设微妙供具供养如来，如来受已，当入涅槃。诸姊，诸佛如来出世甚难，最后供养亦复倍难！若佛涅槃，世间空虚！”是诸天女爱乐大乘，欲闻大乘，闻已亦能为人广说；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复能充足余渴仰者；守护大乘，若有异学憎嫉大乘，势能摧灭如雹摧草；护持戒行威仪具足，善能随顺一切世间，度未度者，脱未脱者；于未来世当转法轮，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修学大乘，以大庄严而自庄严，成就如是无量功德，等慈众生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各取种种天木香等，倍于人间所有香木，其木香气能灭人中种种臭秽。白车白盖，驾四白马，一一车上皆张白帐。其帐四边悬诸金铃，种种香华、宝幢、幡盖、上妙甘饍、种种伎乐。敷师子座，其座四足纯绀琉璃，于其座后各各皆有七宝倚床，一一座前复有金机。复以七宝而为灯树，种种宝珠以为灯明，微妙天华遍布其地。是诸天女设是供已，心怀哀感，涕泪交流，生大苦恼。亦为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亦为不断种种说法，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诸天女等不果所愿，心怀忧恼，却在一面，默然而坐。

尔时，复有九恒河沙诸龙王等，住于四方。其名曰：和修吉龙王、难陀龙王、婆难陀龙王，而为上首。是诸龙王亦于晨朝日初出时，设诸供具倍于人天，持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是诸龙王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十恒河沙诸鬼神王，毗沙门王而为上首，各相谓言：“仁等今者可速诣佛所。”设供具倍于诸龙，持往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许。是诸鬼王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二十恒河沙金翅鸟王，降怨鸟王而为上首。

复有三十恒河沙乾闼婆王，那罗达王而为上首。

复有四十恒河沙紧那罗王，善见王而为上首。

复有五十恒河沙摩睺罗伽王，大善见王而为上首。

复有六十恒河沙阿修罗王，睒婆利王而为上首。

复有七十恒河沙陀那婆王，无垢河水王、跋提达多王等而为上首。

复有八十恒河沙罗刹王，可畏王而为上首。舍离恶心，更不食人，于怨憎中生慈悲心。其形丑陋，以佛神力皆悉瑞正。

复有九十恒河沙树林神王，乐香王而为上首。

复有千恒河沙持咒王，大幻持咒王而为上首。

复有一亿恒河沙贪色鬼魅，善见王而为上首。

复有百亿恒河沙天诸婇女，蓝婆女、郁婆尸女、帝路沾女、毗舍佉女而为上首。

复有千亿恒河沙地诸鬼王，白湿王而为上首。

复有十万亿恒河沙等诸天子及诸天王、四天王等。

复有十万亿恒河沙等四方风神，吹诸树上时非时华散双树间。

复有十万亿恒河沙主云雨神，皆作是念："如来涅槃焚身之时，我当注雨令火时灭，众中热闷为作清凉。"

复有二十恒河沙大香象王，罗睺象王、金色象王、甘味象王、绀眼象王、欲香象王等而为上首，敬重大乘，爱乐大乘，知佛不久当般涅槃，各各拔取无量无边诸妙莲华，来至佛所，头面礼佛，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师子兽王，师子吼王而为上首，施与一切众生无畏，持诸华果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诸飞鸟王，凫、雁、鸳鸯、孔雀诸鸟，乾闼婆鸟、迦兰陀鸟，鸲鹆、鹦鹉、俱翅罗鸟，婆嘻伽鸟、迦陵频伽鸟、耆婆耆婆鸟，如是等诸鸟持诸华果，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水牛牛羊，往至佛所出妙香乳，其乳流满拘尸那城，所有沟坑色香美味悉皆具足，成是事已，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四天下中诸神仙人，忍辱仙等而为上首，持诸香华及诸甘果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佛三匝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许。时诸仙人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阎浮提中一切蜂王，妙音蜂王而为上首，持种种华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佛一匝，却住一面。

尔时，阎浮提中，比丘、比丘尼一切皆集，唯除尊者摩诃迦葉、阿难二众。

复有无量阿僧祇恒河沙等世界中间及阎浮提所有诸山，须弥山王而为上首。其山庄严，丛林蓊郁，诸树茂盛，枝条扶疏荫蔽日光，种种妙华周遍而有，龙泉流水清净香洁。诸天、龙、神、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神仙咒术作倡伎乐，如是等众弥满其中。是诸山神亦来诣佛，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复有阿僧祇恒河沙等四大海神及诸河神，有大威德，具大神足，所设供养倍胜于前。诸神身光，伎乐灯明，悉蔽日月令不复现。以占

婆华散熙连河，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拘尸那城娑罗树林，其林变白犹如白鹤，于虚空中自然而有七宝堂阁，雕文刻镂绮饰分明，周匝栏楯众宝杂厕，堂下多有流泉浴池，上妙莲华弥满其中，犹如北方郁单越国，亦如忉利欢喜之园。尔时，娑罗树林中间种种庄严甚可爱乐，亦复如是。是诸天、人、阿修罗等，咸睹如来涅槃之相，皆悉悲感愁忧不乐。

尔时，四天王、释提桓因各相谓言："汝等观察诸天、世人及阿修罗，大设供养，欲于最后供养如来，我等亦当如是供养。若我最后得供养者，檀波罗蜜则为成就满足不难。"尔时，四天王所设供养倍胜于前，持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迦枳楼伽华、摩诃迦枳楼伽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散多尼迦华、摩诃散多尼迦华、爱乐华、大爱乐华、普贤华、大普贤华、时华、大时华、香城华、大香城华、欢喜华、大欢喜华、发欲华、大发欲华、香醉华、大香醉华、普香华、大普香华、天金叶华、龙华、波利质多树华、拘毗罗树华，复持种种上妙甘饍来至佛所，稽首佛足。是诸天人所有光明，能覆日月令不复现。以是供具欲供养佛，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尔时，诸天不果所愿，愁忧苦恼，却住一面。

尔时，释提桓因及三十三天，设诸供具亦倍胜前，及所持华亦复如是，香气微妙甚可爱乐，持得胜堂并诸小堂来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深乐爱护大乘，唯愿如来，哀受我食。"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时诸释天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乃至第六天所设供养展转胜前宝幢幡盖。宝盖小者，覆四天下；幡最短者，周围四海；幢最卑者，至自在天。微风吹幡出妙音声，持上甘饍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是诸天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上至有顶，其余梵众一切来集。

尔时，大梵天王及余梵众，放身光明遍四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复现。持诸宝幢、缯彩、幡盖，幡极短者悬于梵宫至娑罗树间，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尔时，诸梵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与无量阿修罗大眷属俱，身诸光明胜于梵天，持诸宝幢缯彩幡盖，其盖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饍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诸阿修罗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欲界魔王波旬，与其眷属诸天婇女无量无边阿僧祇众，开地狱门，施清冷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无所能为，唯当专念如来、应、正遍知，建立最后随喜供养，当令汝等长夜获安。"时魔波旬于地狱中，悉除刀剑无量苦毒，炽然炎火注雨灭之。以佛神力复发是心，令诸眷属皆舍刀剑、弓弩、铠仗、鉾槊、长钩、金锤、钺斧、

斗轮、罥索。所持供养倍胜一切人天所设，其盖小者覆中千界，来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我等今者爱乐大乘，守护大乘。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供养故，为怖畏故，为诳他故，为财利故，为随他故，受是大乘，或真或伪，我等尔时，当为是人除灭怖畏，说如是咒：

“啅枳　吒咤　罗啅枳　卢诃[(匕/矢)＋32)]　摩诃卢诃[(匕/矢)＋32)]　阿罗遮罗　多罗　莎诃

“是咒能令诸失心者、怖畏者、说法者、不断正法者，为伏外道故，护己身故，护正法故，护大乘故，说如是咒。若有能持如是咒者，无恶象怖，若至旷野、空泽、崄处不生怖畏，亦无水火、师子、虎、狼、盗贼、王难。世尊，若有能持如是咒者，悉能除灭如是等怖。世尊，持是咒者，我当护之，如龟藏六。世尊，我等今者不以谕谄说如是事。持是咒者，我当至诚益其势力。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

尔时，佛告魔波旬言：“我不受汝饮食供养，我已受汝所说神咒，为欲安乐一切众生四部众故。”佛说是已，默然不受，如是三请皆亦不受。时魔波旬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大自在天王与其眷属无量无边及诸天众，所设供具悉覆梵、释、护世四王、人天八部、及非人等所有供具。梵、释所设，犹如聚墨在珂贝边，悉不复现。宝盖小者，能覆三千大千世界。持如是等供养之具，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无数匝白佛言：“世尊，我等所献微末供具，喻如蚊子供养于我，亦如有人以一掬水投于大海，燃一小灯助百千日，春夏之月众华茂盛，有持一华益于众华，以亭历子益须弥山，岂当有益大海、日明、众华、须弥？世尊，我今所奉微末供具亦复如是。若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香华、伎乐、幡盖供养如来，尚不足言！何以故？如来为诸众生，常于地狱、饿鬼、畜生诸恶趣中受诸苦恼，是故世尊应见哀愍受我等供。”

尔时，东方去此无量无数阿僧祇恒河沙数微尘等世界，彼有佛土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尔时，彼佛即告第一大弟子言：“善男子，汝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彼土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佛不久当般涅槃。善男子，汝可持此世界香饭，其饭香美，食之安隐，可以此食奉献彼佛世尊。世尊食已，入般涅槃。善男子，并可礼敬请决所疑。”

尔时，无边身菩萨摩诃萨，即受佛教从座而起，稽首佛足，右绕三匝，与无量阿僧祇菩萨俱，从彼国发来至此娑婆世界。应时此间三

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种震动。于是众中梵、释、四天王、魔王波旬、摩醯首罗，如是大众见是地动，举身毛竖，喉舌枯燥，惊怖颤慄，各欲四散。自见其身无复光明，所有威德殄灭无余。

是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即从座起告诸大众："诸善男子，汝等勿怖！汝等勿怖！何以故？东方去此无量无数阿僧祇恒河沙微尘等世界，有世界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应、正遍知，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无边身，与无量菩萨欲来至此供养如来。以彼菩萨威德力故，令汝身光悉不复现。是故汝等应生欢喜，勿怀恐怖。"

尔时，大众悉皆遥见彼佛大众，如明镜中自观己身。时文殊师利复告大众："汝今所见彼佛大众如见此佛，以佛神力，复当如是得见九方无量诸佛。"

尔时，大众各相谓言："苦哉！苦哉！世间空虚！如来不久当般涅槃。"

是时，大众一切悉见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是菩萨身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莲华。一一莲华各有七万八千城邑，纵广正等如毗耶离城，墙壁诸堑七宝杂厕，多罗宝树七重行列，人民炽盛安隐丰乐，阎浮檀金以为却敌。一一却敌各有种种七宝林树，华果茂盛。微风吹动出微妙音，其声和雅犹如天乐，城中人民闻是音声，即得受于上妙快乐。是诸堑中妙水盈满，清净香洁如真琉璃。是诸水中有七宝船，诸人乘之游戏澡浴，共相娱乐快乐无极。复有无量杂色莲华、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其华纵广犹如车轮。其堑岸上多有园林，一一园中有五泉池。是诸池中复有诸华，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其华纵广亦如车轮，香气馚馥甚可爱乐。其水清净柔软第一，凫、雁、鸳鸯游戏其中。其园各有众宝宫宅，一一宫宅纵广正等满四由旬，所有墙壁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玻璨、真金，为向周匝栏楯，玫瑰为地，金沙布上。是宫宅中多有七宝流泉浴池，一一池边各有十八黄金梯陛，阎浮檀金为芭蕉树，如忉利天欢喜之园。是一一城各有八万四千人王，一一诸王各有无量夫人婇女，共相娱乐欢喜受乐。其余人民亦复如是，各于住处共相娱乐。是中众生不闻余名，纯闻无上大乘之声。是诸华中一一各有师子之座，其座四足皆绀琉璃，柔软素衣以布座上，其衣微妙出过三界。一一座上有一王坐，以大乘法教化众生。或有众生书持读诵如说修行，如是流布大乘经典。

尔时，无边身菩萨安止如是无量众生，于自身已令舍世乐，皆作是言："苦哉！苦哉！世间空虚！如来不久当般涅槃。"

尔时，无边身菩萨与无量菩萨周匝围绕，示现如是神通力已，持是种种无量供具及以上妙香美饮食。若有得闻是食香气，烦恼诸垢皆悉消灭。以是菩萨神通力故，一切大众悉皆得见如是变化，无边身菩萨身大无边量同虚空。唯除诸佛，余无能见是菩萨身其量边际。

尔时，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所设供养倍胜于前，来至佛所，稽

首佛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愿哀愍受我等食。"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如是三请悉亦不受。

尔时，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却住一面。南、西、北方诸佛世界，亦有无量无边身菩萨，所持供养倍胜于前，来至佛所，乃至却住一面，皆亦如是。

尔时，娑罗双树吉祥福地纵广三十二由旬，大众充满间无空缺。尔时，四方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所坐之处，或如锥头针锋微尘。十方如微尘等诸佛世界诸大菩萨悉来集会，及阎浮提一切大众亦悉来集——唯除尊者摩诃迦葉、阿难二众，阿阇世王及其眷属——乃至毒蛇视能杀人，蜣螂、蝮蝎及十六种行恶业者，一切来集。陀那婆神、阿修罗等，悉舍恶念皆生慈心，如父如母如姊如妹，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慈心相向亦复如是，除一阐提。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故，地皆柔软，无有丘墟、土沙、砾石、荆棘、毒草，众宝庄严犹如西方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是时，大众悉见十方如微尘等诸佛世界，如于明镜自观己身，见诸佛土亦复如是。

尔时，如来面门所出五色光明，其光明曜覆诸大会，令彼身光悉不复现，所应作已，还从口入。时诸天人及诸会众阿修罗等见佛光明还从口入，皆大恐怖，身毛为竖，复作是言："如来光明出已还入，非无因缘，必于十方所作已办，将是最后涅槃之相。何期苦哉！何期苦哉！如何世尊一旦舍离四无量心，不受人天所奉供养，圣慧日光从今永灭，无上法船于斯沉没！呜呼痛哉！世间大苦！"举手捶胸，悲号啼哭，支节战动不能自持，身诸毛孔流血洒地。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

寿命品第一之二

尔时，会中有优婆塞，是拘尸那城工巧之子，名曰纯陀，与其同类十五人俱，为令世间得善果故，舍身威仪，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泣堕泪，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后供养，为度无量诸众生故。世尊，我等从今无主无亲、无救无护、无归无趣、贫穷饥困，欲从如来求将来食，唯愿哀愍受我微供，然后乃入于般涅槃。世尊，譬如刹利，若婆罗门、毗舍、首陀，以贫穷故远至他国，役力农作，得好调牛，良田平正，无诸沙卤、恶草、株杌，唯希天雨。言调牛者，喻身口七；良田平正，喻于智慧；除去沙卤、恶草、株杌，喻除烦恼。世尊，我今身有调牛、良田，除去株杌，唯希如来甘露法雨。贫四姓者，即我身是，贫于无上法之财宝。唯愿哀愍，除断我等贫穷困苦，拯及无量苦恼众

生。我今所供虽复微少，冀得充足如来大众。我今无主无亲无归，愿垂矜愍，如罗睺罗。”

尔时，世尊、一切种智、无上调御，告纯陀曰：“善哉！善哉！我今为汝除断贫穷，无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芽。汝今于我欲求寿命、色、力、安乐、无碍辩才，我当施汝常命、色、力、安、无碍辩。何以故？纯陀，施食有二，果报无差。何等为二？一者、受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二者、受已入于涅槃。我今受汝最后供养，令汝具足檀波罗蜜。”

尔时，纯陀即白佛言：“如佛所说，二施果报无差别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先受施者，烦恼未尽，未得成就一切种智，亦未能令众生具足檀波罗蜜；后受施者，烦恼已尽，已得成就一切种智，能令众生普得具足檀波罗蜜。先受施者，直是众生；后受施者，是天中天。先受施者，是杂食身、烦恼之身，是后边身，是无常身；后受施者，无烦恼身、金刚之身、法身、常身、无边之身。云何而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先受施者，未能具足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唯得肉眼，未得佛眼乃至慧眼；后受施者，已得具足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具足佛眼乃至慧眼。云何而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世尊，先受施者，受已食啖，入腹消化，得命、得色、得力、得安、得无碍辩；后受施者，不食不消，无五事果。云何而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

佛言：“善男子，如来已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无有食身、烦恼之身，无后边身，常身、法身、金刚之身。善男子，未见佛性者，名烦恼身、杂食之身，是后边身。菩萨尔时，受饮食已入金刚三昧，此食消已即见佛性，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菩萨尔时，破坏四魔；今入涅槃，亦破四魔，是故我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菩萨尔时，虽不广说十二部经，先已通达；今入涅槃，广为众生分别演说，是故我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善男子，如来之身已于无量阿僧祇劫不受饮食，为诸声闻说言先受难陀、难陀波罗二牧牛女所奉乳糜，然后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实不食。我今为于此会大众，是故受汝最后所奉，实亦不食。”

尔时，大众闻佛世尊普为大会受于纯陀最后供养，欢喜踊跃，同声赞言：“善哉！善哉！希有纯陀！汝今立字名不虚称。言纯陀者，名解妙义。汝今建立如是大义，是故依实从义立名，故名纯陀。汝今现世得大名利，德愿满足。甚奇纯陀！生在人中复得难得无上之利。善哉纯陀！如优昙华世间希有，佛出于世亦复甚难，值佛生信闻法复难，佛临涅槃，最后供养，能办是事复难于是。南无纯陀！南无纯陀！汝今已具檀波罗蜜！犹如秋月十五日夜，清净圆满无诸云翳，一切众生无不瞻仰；汝亦如是，而为我等之所瞻仰。佛已受汝最后供养，令汝具足檀波罗蜜。南无纯陀！是故说汝如月盛满，一切众生无不瞻仰。南无纯陀！虽受人身，心如佛心。汝今纯陀，真是佛子，如

罗睺罗等无有异。”

尔时，大众即说偈言：

“汝虽生人道，已超第六天，
我及一切众，今故稽首请。
人中最胜尊，今当入涅槃，
汝应愍我等，唯愿速请佛，
久住于世间，利益无量众，
演说智所赞，无上甘露法。
汝若不请佛，我命将不全，
是故应见为，稽请调御师。”

尔时，纯陀欢喜踊跃。譬如有人，父母卒丧，忽然还活，纯陀欢喜亦复如是。复起礼佛，而说偈言：

“快哉获己利，善得于人身，
蠲除贪恚等，永离三恶道。
快哉获己利，遇得金宝聚，
值遇调御师，不惧堕畜生。
佛如优昙华，值遇生信难，
遇已种善根，永离饿鬼苦，
亦复能损减，阿修罗种类。
芥子投针锋，佛出难于是，
我以具足檀，度人天生死。
佛不染世法，如莲华处水，
善断有顶种，永度生死流。
生世为人难，值佛世亦难，
犹如大海中，盲龟遇浮孔。
我今所奉食，愿得无上报，
一切烦恼结，摧破不坚牢。
我今于此处，不求天人身，
设使得之者，心亦不甘乐。
如来受我供，欢喜无有量，
犹如伊兰华，出于栴檀香。
我身如伊兰，如来受我供，
如出栴檀香，是故我欢喜。
我今得现报，最胜上妙处，
释梵诸天等，悉来供养我。
一切诸世间，悉生诸苦恼，
以知佛世尊，欲入于涅槃。

高声唱是言，世间无调御，
不应舍众生，应视如一子。
如来在僧中，演说无上法，
如须弥宝山，安处于大海。
佛智能善断，我等无明闇，
犹如虚空中，起云得清凉。
如来能善除，一切诸烦恼，
犹如日出时，除云光普照。
是诸众生等，啼泣面目肿，
悉皆为生死，苦水之所漂。
以是故世尊，应长众生信，
为断生死苦，久住于世间。”

佛告纯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佛出世难如优昙华，值佛生信亦复甚难，佛临涅槃，最后施食，能具足檀复倍甚难。汝今纯陀，莫大愁苦，应生踊跃，喜自庆幸，得值最后供养如来，成就具足檀波罗蜜，不应请佛久住于世。汝今当观诸佛境界悉皆无常，诸行性相亦复如是。”即为纯陀而说偈言：

“一切诸世间，生者皆归死，
寿命虽无量，要必当有尽。
夫盛必有衰，合会有别离，
壮年不久停，盛色病所侵，
命为死所吞，无有法常者。
诸王得自在，势力无等双，
一切皆迁动，寿命亦如是。
众苦轮无际，流转无休息，
三界皆无常，诸有无有乐。
有道本性相，一切皆空无，
可坏法流转，常有忧患等。
恐怖诸过恶，老病死衰恼，
是诸无有边，易坏怨所侵。
烦恼所缠裹，犹如蚕处茧，
何有智慧者，而当乐是处？
此身苦所集，一切皆不净，
扼缚痈疮等，根本无义利。
上至诸天身，皆亦复如是，
诸欲皆无常，故我不贪著。
离欲善思惟，而证于真实，
究竟断有者，今日当涅槃。

我度有彼岸，已得过诸苦，
是故于今者，纯受上妙乐。
以是因缘故，证无戏论边，
永断诸缠缚，今日入涅槃。
我无老病死，寿命不可尽，
我今入涅槃，犹如大火灭。
纯陀汝不应，思量如来义，
当观如来住，犹如须弥山。
我今入涅槃，受于第一乐，
诸佛法如是，不应复啼哭。”

尔时，纯陀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诚如圣教。我今所有智慧微浅犹如蚊虻，何能思议如来涅槃深奥之义？世尊，我今已与诸大龙象菩萨摩诃萨断诸结漏文殊师利法王子等。世尊，譬如幼年初得出家，虽未受具，即堕僧数；我亦如是，以佛菩萨神通力故，得在如是大菩萨数。是故我今欲令如来久住于世，不入涅槃，譬如饥人终无变吐。愿使世尊亦复如是，常住于世，不入涅槃。”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告纯陀言：“纯陀，汝今不应发如是言，欲使如来常住于世，不般涅槃，如彼饥人无所变吐。汝今当观诸行性相，如是观行具空三昧，欲求正法，应如是学。”

纯陀问言：“文殊师利，夫如来者，天上人中最尊最胜，如是如来岂是行耶？若是行者，为生灭法。譬如水泡，速起速灭，往来流转犹如车轮，一切诸行亦复如是。我闻诸天寿命极长，云何世尊是天中天，寿命更促不满百年？如聚落主，势得自在，以自在力能制他人。是人福尽，其后贫贱，人所轻蔑，为他策使。所以者何？失势力故。世尊亦尔，同于诸行，同诸行者，则不得称为天中天。何以故？诸行即是生死法故。是故，文殊，勿观如来同于诸行。

“复次，文殊，为知而说，不知而说，而言如来同于诸行？设使如来同诸行者，则不得言于三界中为天中天、自在法王。譬如人王有大力士，其力当千，更无有能降伏之者，故称此人一人当千。如是力士，王所爱念，偏赐爵禄封赏自然。所以得称当千人者，是人未必力敌于千，但以种种伎艺所能能胜千故，故称当千。如来亦尔，降烦恼魔、阴魔、天魔、死魔，是故如来名三界尊，如彼力士一人当千。以是因缘，成就具足种种无量真实功德，故称如来、应、正遍知。

“文殊师利，汝今不应忆想分别，以如来法同于诸行。譬如巨富长者生子，相师占之有短寿相，父母闻已，知其不任绍继家嗣，不复爱重，视如刍草。夫短寿者，不为沙门、婆罗门等男女大小之所敬念。若使如来同诸行者，亦复不为一切世间人天众生之所奉敬，如来所说不变不异真实之法亦无受者。是故，文殊，不应说言如来同于一

切诸行。

“复次，文殊，譬如贫女，无有居家救护之者，加复病苦饥渴所逼，游行乞丐，止他客舍，寄生一子，是客舍主驱逐令去。其产未久，携抱是儿欲至他国，于其中路遇恶风雨寒苦并至，多为蚊虻蜂螫毒虫之所唼食。经由恒河，抱儿而渡，其水漂疾而不放舍，于是母子遂共俱没。如是女人慈念功德，命终之后生于梵天。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欲护正法，勿说如来同于诸行、不同诸行，唯当自责：‘我今愚痴，未有慧眼，如来正法不可思议。’是故不应宣说如来定是有为、定是无为。若正见者，应说如来定是无为。何以故？能为众生生善法故，生怜愍故。如彼贫女，在于恒河，为爱念子而舍身命。善男子，护法菩萨亦应如是，宁舍身命，不说如来同于有为，当言如来同于无为。以说如来同无为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彼女人得生梵天。何以故？以护法故。云何护法？所谓说言如来同于无为。善男子，如是之人虽不求解脱，解脱自至；如彼贫女不求梵天，梵天自至。

“文殊师利，如人远行，中路疲极，寄止他舍。卧寐之中，其室忽然大火卒起，即时惊寤，寻自思惟：‘我于今者定死不疑。’具惭愧故，以衣缠身，即便命终生忉利天。从是已后，满八十返，作大梵王；满百千世，生于人中，为转轮王。是人不复生三恶趣，展转常生安乐之处。以是缘故，文殊师利，若善男子有惭愧者，不应观佛同于诸行。

“文殊师利，外道邪见可说如来同于有为，持戒比丘不应如是，于如来所生有为想。若言如来是有为者，即是妄语，当知是人死入地狱，如人自处于己舍宅。文殊师利，如来真实是无为法，不应复言是有为也。汝从今日于生死中，应舍无知，求于正智，当知如来即是无为。若能如是观如来者，具足当得三十二相，速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赞纯陀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已作长寿因缘，能知如来是常住法、不变异法、无为之法。汝今如是善覆如来有为之相，如彼火人，为惭愧故，以衣覆身，以是善心生忉利天，复为梵王、转轮圣王，不至恶趣，常受安乐。汝亦如是，善覆如来有为相故，于未来世必定当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无量寿命不在生死，常受安乐，不久得成应正遍知。

“纯陀，如来次后自当广说，我之与汝俱亦当覆如来有为。有为、无为且共置之，汝可随时速施饭食。如是施者，诸施中最。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远行疲极，所须之物，应当清净随时给与。如是速施，即是具足檀波罗蜜根本种子。纯陀，若有最后施佛及僧，若多若少，若足不足，宜速及时，如来正尔，当般涅槃。”

纯陀答言：“文殊师利，汝今何故贪为此食而言多少、足与不

足，令我时施？文殊师利，如来昔日苦行六年，尚自支持，况于今日须臾间耶！文殊师利，汝今实谓如来正觉受斯食耶？然我定知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非为食身。”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纯陀言。善哉！纯陀，汝已成就微妙大智，善入甚深大乘经典。”

文殊师利语纯陀言：“汝谓如来是无为者，如来之身即是长寿。若作是知，佛所悦可。”

纯陀答言：“如来非独悦可于我，亦复悦可一切众生。”

文殊师利言：“如来于汝，及以于我，一切众生，皆悉悦可。”

纯陀答言：“汝不应言如来悦可。夫悦可者则是倒想，若有倒想则是生死，有生死者即有为法。是故，文殊，勿谓如来是有为也。若言如来是有为者，我与仁者俱行颠倒。

“文殊师利，如来无有爱念之想。夫爱念者，如彼母牛爱念其子，虽复饥渴行求水草，若足不足忽然还归。诸佛世尊无有是念，等视一切如罗睺罗，如是念者即是诸佛智慧境界。

“文殊师利，譬如国王调御驾驷，欲令驴车而及之者，无有是处；我与仁者亦复如是，欲尽如来微密深奥，亦无是处。文殊师利，如金翅鸟，飞升虚空无量由旬，下观大海，悉见水性鱼鳖鼋鼍龟龙之属，及见己影，如于明镜见诸色像，凡夫少智不能筹量如是所见；我与仁者亦复如是，不能筹量如来智慧。”

文殊师利语纯陀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我于此事非为不达，直欲试汝诸菩萨事。”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出种种光，其光明曜照文殊身。文殊师利遇斯光已，即知是事，寻告纯陀：“如来今者现是瑞相，不久必当入于涅槃。汝先所设最后供养，宜时奉献佛及大众。纯陀当知，如来放是种种光明，非无因缘。”纯陀闻已，情塞默然。

佛告纯陀：“汝所奉施佛及大众，今正是时，如来正尔当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复如是。

尔时，纯陀闻佛语已，举声啼哭悲咽而言：“苦哉！苦哉！世间空虚！”复白大众：“我等今者，一切当共五体投地，同声劝佛莫般涅槃。”

尔时，世尊复告纯陀：“莫大啼哭，令心憔悴。当观是身犹如芭蕉、热时之炎、水泡、幻化、乾闼婆城、坏器、电光，亦如画水、临死之囚、熟果、段肉，如织经尽，如碓上下，当观诸行犹杂毒食，有为之法多诸过患。”

于是纯陀复白佛言：“如来不欲久住于世，我当云何而不啼泣？苦哉！苦哉！世间空虚！唯愿世尊，怜愍我等及诸众生，久住于世，勿般涅槃。”

佛告纯陀："汝今不应发如是言，怜愍我故，久住于世。我以怜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欲入于涅槃。何以故？诸佛法尔，有为亦然。是故诸佛而说偈言：

"有为之法，其性无常，
生已不住，寂灭为乐。

"纯陀，汝今当观一切行杂诸法，无我无常不住。此身多有无量过患，犹如水泡，是故汝今不应啼泣。"

尔时，纯陀复白佛言："如是，如是，诚如尊教。虽知如来方便示现入于涅槃，而我不能不怀苦恼、覆自思惟复生庆悦。"

佛赞纯陀："善哉！善哉！能知如来示同众生方便涅槃。纯陀，汝今当听，如娑罗娑鸟，春阳之月，皆共集彼阿耨达池；诸佛亦尔，皆至是处。纯陀，汝今不应思惟诸佛长寿短寿。一切诸法皆如幻相，如来在中以方便力无所染著。何以故？诸佛法尔。

"纯陀，我今受汝所献供养，为欲令汝度于生死诸有流故。若诸人天于此最后供养我者，悉皆当得不动果报，常受安乐。何以故？我是众生良福田故。汝若复欲为诸众生作福田者，速办所施，不宜久停。"

尔时，纯陀为诸众生得度脱故，低头饮泪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我若堪任为福田时，则能了知如来涅槃及非涅槃。我等今者及诸声闻、缘觉智慧犹如蚊蚋，实不能量如来涅槃及非涅槃。"

尔时，纯陀及其眷属愁忧啼泣，围绕如来，烧香散华，尽心敬奉，寻与文殊从座而去，供办食具。其去未久，是时此地六种震动，乃至梵世亦复如是。地动有二，或有地动，或大地动：小动者名为地动，大动者名大地动；有小声者名曰地动，有大声者名大地动；独地动者名曰地动，山河、树木及大海水一切动者名大地动；一向动者名曰地动，周回旋转名大地动；动名地动，动时能令众生心动名大地动；菩萨初从兜率天下阎浮提时名大地动，从初生出家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于法轮及般涅槃名大地动。今日如来将入涅槃，是故此地如是大动。

时诸天、龙、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及非人，闻是语已，身毛皆竖，同声哀泣而说偈言：

"稽首礼调御，我等今劝请，
违离于人仙，永无有救护。
今见佛涅槃，我等没苦海，
愁忧怀悲恼，犹如犊失母，
贫穷无救护，犹如困病人，

无医随自心，食所不应食。
众生烦恼病，常为诸见害，
远离法医师，服食邪毒药，
是故佛世尊，不应见舍离。
如国无君主，人民皆饥饿，
我等亦如是，失荫及法味。
今闻佛涅槃，我等心迷乱，
如彼大地动，迷失于诸方。
大仙入涅槃，佛日坠于地，
法水悉枯涸，我等定当死。
如来般涅槃，众生极苦恼，
譬如长者子，新丧于父母。
如来入涅槃，如其不还者，
我等及众生，悉无有救护。
如来入涅槃，乃至诸畜生，
一切皆愁怖，苦恼焦其心。
我等于今日，云何不愁恼？
如来见放舍，犹如弃涕唾。
譬如日初出，光明甚晖炎，
既能还自照，亦灭一切闇。
如来神通光，能除我苦恼，
处在大众中，譬如须弥山。

“世尊，譬如国王，生育诸子，形貌端正，心常爱念，先教伎艺悉令通利，然后将付魁脍令杀。世尊，我等今日为法王子，蒙佛教诲，以具正见，愿莫放舍。如其放舍，则同王子。唯愿久住，不入涅槃。

“世尊，譬如有人，善学诸论，复于此论而生怖畏；如来亦尔，通达诸法而于诸法复生怖畏。若使如来久住于世，说甘露味，充足一切，如是众生则不复畏堕于地狱。

“世尊，譬如有人初学作务，为官所收，闭之囹圄。有人问之：‘汝受何事？’答曰：‘我今受大忧苦！若其得脱，则得安乐。’世尊亦尔，为我等故修诸苦行。我等今者犹未得免生死苦恼，云何如来得受安乐？

“世尊，譬如医王善解方药，偏以秘方教授其子，不教其余外受学者；如来亦尔，独以甚深秘密之藏偏教文殊，遗弃我等不见顾愍。如来于法应无悭吝，如彼医王偏教其子，不教外来诸受学者。彼医所以不能普教，情存胜负，故有秘惜。如来之心终无胜负，何故如是不见教诲？唯愿久住，莫般涅槃。

“世尊，譬如老少病苦之人，离于善径，行于险路，路险涩难多

受苦恼，更有异人见之怜愍，即便示以平坦好道。世尊，我亦如是。所谓少者喻未增长法身之人，老者喻重烦恼，病者喻未脱生死，险路者喻二十五有。唯愿如来，示导我等甘露正道，久住于世，勿入涅槃。”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比丘，莫如凡夫诸天人等愁忧啼哭，当勤精进，系心正念。”

时诸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止不啼哭。犹如有人，殡丧子已，止不啼哭。

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是偈言：

“汝等当开意，不应大愁苦，
诸佛法皆尔，是故当默然。
乐不放逸行，守心正忆念，
远离诸非法，慰意受欢乐。

“复次，比丘，若有疑念，今皆当问。若空不空、若常无常、若苦不苦、若依非依、若去不去、若归非归、若恒非恒、若断若常、若众生非众生、若有若无、若实不实、若真不真、若灭不灭、若密不密、若二不二，如是等种种法中有所疑者，今应咨问。我当随顺，为汝断之，亦当为汝先说甘露，然后乃当入于涅槃。

“诸比丘，佛出世难，人身难得；值佛生信，是事亦难；能忍难忍，是亦复难；成就禁戒具足无缺，得阿罗汉果，是事亦难，如求金沙优昙钵华。汝诸比丘，离于八难得人身难，汝等遇我不应空过。我于往昔种种苦行，今得如是无上方便，为汝等故无量劫中舍身手足头目髓脑，是故汝等不应放逸。

“汝等比丘，云何庄严正法宝城，具足种种功德珍宝，戒、定、智慧以为墙堑埤堄？汝今遇是佛法宝城，不应取此虚伪之物。譬如商主，遇真宝城，取诸瓦砾而便还家；汝亦如是，值遇宝城，取虚伪物。汝诸比丘，勿以下心而生知足。汝等今者虽得出家，于此大乘不生贪慕。汝诸比丘，身虽得服袈裟染衣，其心犹未得染大乘清净之法。汝诸比丘，虽行乞食经历多处，初未曾乞大乘法食。汝诸比丘，虽除须发，未为正法除诸结使。汝诸比丘，今当真实教敕汝等，我今现在大众和合，如来法性真实不倒，是故汝等应当精进，摄心勇猛，摧诸结使。十力慧日既灭没已，汝等当为无明所覆。

“诸比丘，譬如大地诸山药草为众生用；我法亦尔，出生妙善甘露法味，而为众生种种烦恼病之良药。我今当令一切众生及以我子四部之众，悉皆安住秘密藏中，我亦复当安住是中入于涅槃。何等名为秘密之藏？犹如字三点，若并则不成伊，纵亦不成。如摩醯首罗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点若别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脱之法亦非涅

槃，如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异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为众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

尔时，诸比丘闻佛世尊定当涅槃，皆悉忧愁，身毛为竖，涕泪盈目，稽首佛足，绕无量匝白佛言：“世尊，快说无常、苦、空、无我。世尊，譬如一切众生迹中，象迹为上；是无常想亦复如是，于诸想中最为第一。若有精勤修习之者，能除一切欲界欲爱、色无色爱、无明、憍慢及无常想。

“世尊，如来若离无常想者，今则不应入于涅槃；若不离者，云何说言修无常想，离三界爱、无明、憍慢及无常想？世尊，譬如农夫，秋月之时，深耕其地能除秽草；是无常想亦复如是，能除一切欲界欲爱、色无色爱、无明、憍慢及无常想。世尊，譬如耕田，秋耕为胜，如诸迹中，象迹为胜；于诸想中，无常想为胜。世尊，譬如帝王知命将终，恩赦天下，狱囚系闭悉令得脱，然后舍命；如来今者亦应如是，度诸众生一切无知无明系闭皆令解脱，然后乃入于般涅槃。我等今者皆未得度，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

“世尊，譬如有人为鬼所持，遇良咒师，以咒力故便得除差；如来亦尔，为诸声闻除无明鬼，令得安住摩诃般若、解脱等法，如世伊字。世尊，譬如香象为人所缚，虽有良师不能禁制，顿绝羁锁自恣而去；我未如是脱五十七烦恼系缚，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

“世尊，如人病疟，值遇良医，所苦得除；我亦如是，多诸患苦邪命热病，虽遇如来，病未除愈，未得无上安隐常乐，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

“世尊，譬如醉人，不自觉知，不识亲疏、母女、姊妹，迷荒淫乱，言语放逸，卧粪秽中。时有良师与药令服，服已吐酒，还自忆识，心怀惭愧，深自克责：‘酒为不善诸恶根本，若能除断，则远众罪。’世尊，我亦如是，往昔已来轮转生死，情色所醉，贪嗜五欲，非母母想、非姊姊想、非女女想，于非众生生众生想，是故轮转受生死苦，如彼醉人卧粪秽中。如来今当施我法药，令我还吐烦恼恶酒。而我未得醒寤之心，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

“世尊，譬如有人叹芭蕉树以为坚实，无有是处。世尊，众生亦尔，若叹我、人、众生、寿命、养育、知见、作者、受者是真实者，亦无是处。我等如是修无我想。世尊，譬如浆滓，无所复用；是身亦尔，无我无主。世尊，如七叶华，无有香气；是身亦尔，无我无主。我等如是，心常修习无我之想。如佛所说：‘一切诸法无我、我所。汝诸比丘应当修习，如是修已则除我慢，离我慢已便入涅槃。’

“世尊，譬如鸟迹，空中现者，无有是处；有能修习无我想者而有诸见，亦无是处。”

尔时，世尊赞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善能修无我想。”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不但修无我想，亦更修习其余

诸想，所谓苦想、无常想、无我想。世尊，譬如人醉，其心愐眩，见诸山河、石壁、草木、宫殿屋舍、日月星辰皆悉回转。世尊，若有不修苦无常想、无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为圣，多诸放逸，流转生死。世尊，以是因缘，我等善修如是诸想。”

尔时，佛告诸比丘：“谛听！谛听！汝向所引醉人喻者，但知文字，未达其义。何等为义？如彼醉人，见上日月，实非回转生回转想；众生亦尔，为诸烦恼无明所覆生颠倒心，我计无我，常计无常，净计不净，乐计为苦。以为烦恼之所覆故，虽生此想，不达其义，如彼醉人于非转处而生转想。我者即是佛义，常者是法身义，乐者是涅槃义，净者是法义。

“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贡高，流转生死？汝等若言我亦修习无常、苦、无我等想，是三种修无有实义，我今当说胜三修法。苦者计乐，乐者计苦，是颠倒法；无常计常，常计无常，是颠倒法；无我计我，我计无我，是颠倒法；不净计净，净计不净，是颠倒法。有如是等四颠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诸法。

“汝诸比丘，于苦法中生于乐想，于无常中生于常想，于无我中生于我想，于不净中生于净想。世间亦有常乐我净，出世亦有常乐我净。世间法者有字无义，出世间者有字有义。何以故？世间之法有四颠倒故不知义。所以者何？有想颠倒、心倒、见倒。以三倒故，世间之人乐中见苦，常见无常，我见无我，净见不净，是名颠倒。以颠倒故，世间知字而不知义。何等为义？无我者名为生死，我者名为如来；无常者声闻、缘觉，常者如来法身；苦者一切外道，乐者即是涅槃；不净者即有为法，净者诸佛菩萨所有正法，是名不颠倒。以不倒故，知字知义。若欲远离四颠倒者，应知如是常乐我净。”

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离四倒者则得了知常乐我净。如来今者永无四倒，则已了知常乐我净。若已了知常乐我净，何故不住一劫半劫，教导我等令离四倒，而见放舍欲入涅槃？如来若见顾念教敕，我当至心顶受修习。如来若入于涅槃者，我等云何与是毒身同共止住修于梵行？我等亦当随佛世尊入于涅槃。”

尔时，佛告诸比丘：“汝等不应作如是语。我今所有无上正法，悉以付嘱摩诃迦葉。是迦葉者，当为汝等作大依止。犹如如来为诸众生作依止处，摩诃迦葉亦复如是，当为汝等作依止处。譬如大王，多所统领，若游巡时，悉以国事付嘱大臣；如来亦尔，所有正法亦以付嘱摩诃迦葉。

“汝等当知，先所修习无常苦想非是真实。譬如春时，有诸人等在大池浴乘船游戏，失琉璃宝没深水中。是时诸人悉共入水求觅是宝，竞捉瓦石、草木、沙砾，各各自谓得琉璃珠，欢喜持出乃知非真。是时宝珠犹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于是大众乃见宝珠故在

水下，犹如仰观虚空月形。是时众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安徐入水即便得珠。汝等比丘，不应如是修习无常苦无我想、不净想等以为实义，如彼诸人各以瓦石、草木、沙砾而为宝珠。汝等应当善学方便，在在处处，常修我想、常乐净想，复应当知先所修习四法相貌悉是颠倒。欲得真实修诸想者，如彼智人巧出宝珠，所谓我想、常乐净想。”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诸法无我，汝当修学，修学是已则离我想，离我想者则离憍慢，离憍慢者得入涅槃。’是义云何？”

佛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汝今善能咨问是义，为自断疑。譬如国王闇钝少智，有一医师性复顽嚚，而王不别，厚赐俸禄。疗治众病纯以乳药，亦复不知病起根源。虽知乳药，复不善解，或有风病、冷病、热病、一切诸病悉教服乳。是王不别是医知乳好丑善恶。复有明医晓八种术，善疗众病，知诸方药，从远方来。是时旧医不知咨受，反生贡高轻慢之心。彼时明医即便依附，请以为师，咨受医方秘奥之法，语旧医言：‘我今请仁以为师范，唯愿为我宣畅解说。’旧医答言：‘卿今若能为我给使四十八年，然后乃当教汝医法。’时彼明医即受其教：‘我当如是，我当如是，随我所能，当给走使。’是时旧医即将客医共入见王。是时客医即为王说种种医方及余伎艺：‘大王当知，应善分别此法如是可以治国，此法如是可以疗病。’尔时，国王闻是语已，方知旧医痴騃无智，即便驱逐，令出国界，然后倍复恭敬客医。是时客医作是念言：‘欲教王者，今正是时。’即语王言：‘大王于我实爱念者，当求一愿。’王即答言：‘从此右臂及余身分，随意所求，一切相与。’彼客医言：‘王虽许我一切身分，然我不敢多有所求。今所求者，愿王宣令一切国内，从今已往，不得复服旧医乳药。所以者何？是药毒害，多伤损故。若故服者，当斩其首。断乳药已，终更无有横死之人，常处安乐，故求是愿。’时王答言：‘汝之所求，盖不足言。’寻为宣令：‘一切国内有病之人，皆悉不听以乳为药。若为药者，当斩其首。’

“尔时，客医以种种味和合众药，谓辛苦醎甜醋等味，以疗众病，无不得差。其后不久，王复得病，即命是医：‘我今病重，困苦欲死，当云何治？’医占王病，应用乳药，寻白王言：‘如王所患，应当服乳。我于先时所断乳药，是大妄语。今若服者，最能除病。王今患热，正应服乳。’时王语医：‘汝今狂耶？为热病乎？而言服乳能除此病。汝先言毒，今云何服，欲欺我耶？先医所赞，汝言是毒，令我驱遣，今复言好最能除病。如汝所言，我本旧医定为胜汝。’是时客医复语王言：‘王今不应作如是语。如虫食木有成字者，此虫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见之，终不唱言是虫解字，亦不惊怪。大王当知，旧医亦尔，不别诸病，悉与乳药，如彼虫道偶成于字。是先旧医不解乳药好

丑善恶。’时王问言：‘云何不解？’客医答王：‘是乳药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云何是乳复名甘露？若是牸牛不食酒糟、滑草、麦[麦+弋]，其犊调善，放牧之处不在高原亦不下湿，饮以清流，不令驰走，不与特牛同共一群，饮餧调适，行住得所，如是乳者能除诸病，是则名为甘露妙药。除是乳已，其余一切皆名毒害。’尔时，大王闻是语已，赞言：‘大医，善哉！善哉！我从今日始知乳药善恶好丑。’即便服之，病得除愈。寻时宣令：‘一切国内，从今已往，当服乳药。’国人闻之皆生瞋恨，咸相谓言：‘大王今者为鬼所持？为狂颠耶？而诳我等复令服乳。’一切人民皆怀瞋恨，悉集王所。王言：‘汝等不应于我而生瞋恨。而此乳药服与不服，悉是医教，非是我咎。’尔时，大王及诸人民踊跃欢喜，倍共恭敬供养是医。一切病者皆服乳药，病悉除愈。

“汝等比丘，当知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亦复如是，为大医王出现于世，降伏一切外道邪医。诸王众中唱如是言：‘我为医王。’欲伏外道故唱是言：‘无我，无人、众生、寿命、养育、知见、作者、受者。’比丘当知，是诸外道所言我者，如虫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来于佛法中唱是无我，为调众生故，为知时故。说是无我，有因缘故，亦说有我。如彼良医，善知于乳是药非药，非如凡夫所计吾我。凡夫愚人所计我者，或言大如拇指，或如芥子，或如微尘；如来说我悉不如是，是故说言诸法无我，实非无我。何者是我？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变易，是名为我。如彼大医善解乳药，如来亦尔，为众生故说诸法中真实有我。汝等四众应当如是修习是法。”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

寿命品第一之三

佛复告诸比丘：“汝于戒律有所疑者，今恣汝问，我当解说，令汝心喜。我已修学一切诸法本性空寂，了了通达。汝等比丘，莫谓如来唯修诸法本性空寂。”复告诸比丘：“若于戒律有所疑者，今可致问。”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无有智慧能问如来应正遍知。所以者何？如来境界不可思议，所有诸定不可思议，所演教诲不可思议，是故我等无有智慧能问如来。世尊，譬如老人，年百二十，身婴长病，寝卧床席不能起居，气力虚劣，余命无几。有一富人，缘事欲行当至他方，以百斤金寄是老人，而作是言：‘我今他行，以是宝物持用相寄，或十年还，二十年还，汝当还我。’是时老人即便受之。而此老人复无继嗣，其后不久病笃命终，所寄之物悉皆散失。财主行还，偿索无所。如是痴人，不知筹量可寄不可寄，是故行还，债索无所，

以是因缘，丧失财宝。世尊，我等声闻亦复如是，虽闻如来殷勤教诫，不能受持令法久住，如彼老人受他寄付。我今无智于诸戒律，当何所问？”

佛告诸比丘：“汝等今者若问于我，则能利益一切众生。是故告汝，听随所疑，恣意而问。”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年二十五，盛壮端正，多有财宝，金、银、琉璃，父母、妻子、眷属、宗亲悉皆存在。亦有人来寄其宝物，语其人言：‘我有缘事，欲至他处，事讫当还，汝当还我。’是时壮人守护是物如自己有。其人偶病即命家属：‘如是金宝是他所寄。彼若来索，悉皆还之。’智者如是善知筹量，行还索物，皆悉得之，无所亡失。世尊亦尔，若以法宝付嘱阿难及诸比丘，不得久住。何以故？一切声闻及大迦葉悉当无常，如彼老人受他寄物。是故应以无上佛法付诸菩萨，以诸菩萨善能问答，如是法宝则得久住，无量千世增益炽盛利安众生，如彼壮人受他寄物。以是义故，诸大菩萨乃能问耳！我等智慧犹如蚊虻，何能咨请如来深法？”时诸声闻默然而住。

尔时，佛赞诸比丘言：“善哉！善哉！汝等善得无漏之心、阿罗汉心。我亦曾念以此二缘，应以大乘付诸菩萨，令是妙法久住于世。”

尔时，佛告一切大众：“善男子、善女人，我之寿命不可称量，乐说之辩亦不可尽。汝等宜可随意咨问，若戒若归，第二第三，亦复如是。”

尔时，众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本是多罗聚落人也，姓大迦葉，婆罗门种，年在幼稚，以佛神力即从座起，偏袒右臂，绕百千匝，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于今者欲少咨问，若佛听者乃敢发言。”

佛告迦葉：“如来应正遍知，恣汝所问，当为汝说，断汝所疑，令汝欢喜。”

尔时，迦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哀愍，已垂听许，今当问之。然我所有智慧微少犹如蚊虻，如来世尊道德巍巍，纯以栴檀师子难伏不可坏众而为眷属。如来之身犹真金刚，色如琉璃，真实难坏。复为如是大智慧海之所围绕，是众会中诸大菩萨摩诃萨等，皆悉成就无量无边深妙功德，犹如香象。于如是等大众之前，岂敢发问？为当承佛神通之力，及因大众善根威德，少发问耳！”

即于佛前说偈问曰：

“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
　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
　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

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
云何得广大，为众作依止，
实非阿罗汉，而与罗汉等？
云何知天魔，为众作留难？
佛说波旬说，云何分别知？
云何诸调御，心喜说真谛，
正善具成就，演说四颠倒？
云何作善业，大仙今当说？
云何诸菩萨，能见难见性？
云何解满字，及与半字义？
云何共圣行，如娑罗娑鸟，
迦邻提日月，太白与岁星？
云何未发心，而名为菩萨？
云何于大众，而得无所畏，
犹如阎浮金，无能说其过？
云何处浊世，不污如莲华？
云何处烦恼，烦恼不能染，
如医疗众病，不为病所污？
生死大海中，云何作船师？
云何舍生死，如蛇脱故皮？
云何观三宝，犹如天意树？
三乘若无性，云何而得说？
犹如乐未生，云何名受乐？
云何诸菩萨，而得不坏众？
云何为生盲，而作眼目导？
云何示多头，唯愿大仙说？
云何说法者，增长如月初？
云何复示现，究竟于涅槃？
云何勇进者，示人天魔道？
云何知法性，而受于法乐？
云何诸菩萨，远离一切病？
云何为众生，演说于秘密？
云何说毕竟，及与不毕竟？
如其断疑网，云何不定说？
云何而得近，最胜无上道？
我今请如来，为诸菩萨故，
愿为说甚深，微妙诸行等。
一切诸法中，悉有安乐性，
唯愿大仙尊，为我分别说。
众生大依止，两足尊妙药，

今欲问诸阴，而我无智慧，
精进诸菩萨，亦复不能知，
如是等甚深，诸佛之境界。”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未得一切种智，我已得之，然汝所问甚深密藏，如一切智之所咨问等无有异。善男子，我坐道场菩提树下初成正觉，尔时无量阿僧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有诸菩萨，亦曾问我是甚深义，然其所问句义功德，亦皆如是等无有异。如是问者，则能利益无量众生。”

尔时，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无智力能问如来如是深义。世尊，譬如蚊虻，不能飞过大海彼岸周遍虚空；我亦如是，不能咨问如来如是智慧大海法性虚空甚深之义。世尊，譬如国王髻中明珠，付典藏臣，藏臣得已，顶戴恭敬，增加守护；我亦如是，顶戴恭敬，增加守护如来所说方等深义。何以故？令我广得深智慧故。”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如来所得长寿之业。菩萨以是业因缘故得寿命长，是故应当至心听受。若业能为菩提因者，应当诚心听受是义，既听受已，转为人说。善男子，我以修习如是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今复为人广说是义。善男子，譬如王子犯罪系狱，王甚怜愍爱念子故，躬自回驾至其系所。菩萨亦尔，欲得长寿，应当护念一切众生同于子想，生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授不杀戒，教修善法，亦当安止一切众生于五戒十善；复入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等一切诸趣，拔济是中苦恼众生，脱未脱者，度未度者，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安慰一切诸恐怖者。以如是等业因缘故，菩萨则得寿命长远，于诸智慧而得自在，随所寿终生于天上。”

尔时，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等视众生同于子想，是义深隐，我未能解。世尊，如来不应说言菩萨于诸众生修平等心同于子想。所以者何？于佛法中，有破戒者、作逆罪者、毁正法者，云何当于如是等人同子想耶？”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于众生实作子想如罗睺罗。”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昔十五日僧布萨时，曾于受具清净众中有一童子，不善修习身口意业，在屏隈处盗听说戒，密迹力士承佛神力，以金刚杵碎之如尘。世尊，是金刚神极成暴恶，乃能断是童子命根，云何如来视诸众生同于子想如罗睺罗？”

佛告迦葉：“汝今不应作如是言。是童子者，即是化人，非真实也。为欲驱遣破戒毁法，令出众故。金刚密迹亦是化耳。迦葉，毁谤正法及一阐提，或有杀生，乃至邪见及故犯禁，我于是等悉生悲心同于子想如罗睺罗。

“善男子，譬如国王诸群臣等，有犯王法，随罪诛戮而不舍置。

如来世尊不如是也，于毁法者，与驱遣羯磨、诃责羯磨、置羯磨、举罪羯磨、不可见羯磨、灭羯磨、未舍恶见羯磨。善男子，如来所以与谤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为欲示诸行恶之人有果报故。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即是施恶众生无恐畏者。若放一光若二若五，或有遇者，悉令远离一切诸恶，如来今者具有如是无量势力。

“善男子，未可见法汝欲见者，今当为汝说其相貌。我涅槃已，随其方面，有持戒比丘，威仪具足，护持正法，见坏法者即能驱遣，呵责征治，当知是人得福无量不可称计。善男子，譬如有王专行暴恶，会遇重病。有邻国王闻其名声，兴兵而来顿欲殄灭。是时病王无力势故方乃恐怖，改心修善，而是邻王得无量福。持法比丘亦复如是，驱遣呵责坏法之人，令行善法，得福无量。

“善男子，譬如长者所居之处，田宅屋舍生诸毒树，长者知已即便斫伐，永令灭尽。又如壮人首生白发，愧而剪拔不令生长。持法比丘亦复如是，见有破戒坏正法者，即应驱遣，呵责举处。若善比丘见坏法者，置不呵责驱遣举处，当知是人佛法中怨。若能驱遣呵责举处，是我弟子，真声闻也。”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则不等视一切众生同于子想如罗睺罗。世尊，若有一人以刀害佛，复有一人持栴檀涂佛，佛于此二若生等心，云何复言当治毁禁？若治毁禁，是言则失。”

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譬如国王、大臣、宰相，产育诸子，颜貌端正，聪明黠慧，若二三四，将付严师而作是言：‘君可为我教诏诸子，威仪礼节、伎艺书疏、校计算数，悉令成就。我今四子就君受学，假使三子病杖而死，余有一子，必当苦治要令成就。虽丧三子，我终不恨。’迦葉，是父及师得杀罪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以爱念故。为欲成就，无有恶心，如是教诲得福无量。”

“善男子，如来亦尔，视坏法者等如一子。如来今以无上正法付嘱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诸国王及四部众，应当劝励诸学人等，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学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毁正法者，王者大臣四部之众应当苦治。善男子，是诸国王及四部众当有罪不？”

“不也，世尊。”

“善男子，是诸国王及四部众尚无有罪，何况如来？善男子，如来善修如是平等，于诸众生同一子想。如是修者，是名菩萨修平等心，于诸众生同一子想。善男子，菩萨如是修习此业得寿命长，亦能善知宿世之事。”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若有修平等心，视诸众生同于子想，得寿命长。’如来不应作如是说。何以故？如知法人能说种种孝顺之法，还至家中，以诸瓦石打掷父母。而是父母是良福田，多所利益，难遭难遇，应好供养，反生恼害。是知法人言行相

违，如来所言亦复如是。菩萨修习等心众生同子想者，应得长寿，善知宿命，常住于世，无有变易，今者世尊以何因缘寿命极短同人间耶？如来将无于诸众生生怨憎想？世尊昔日作何恶业，断几命根，得是短寿不满百年？”

佛告迦葉：“善男子，汝今何缘于如来前发是粗言？如来长寿，于诸寿中最上最胜；所得常法，于诸常中最为第一。”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得寿命长？”

佛告迦葉：“善男子，如八大河，一名恒河，二名阎摩罗，三名萨罗，四名阿梨罗跋提，五名摩诃，六名辛头，七名博叉，八名悉陀，是八大河及诸小河悉入大海。迦葉，如是一切人中天上，地及虚空寿命大河，悉入如来寿命海中，是故如来寿命无量。复次，迦葉，譬如阿耨达池出四大河；如来亦尔，出一切命。迦葉，譬如一切诸常法中，虚空第一；如来亦尔，于诸常中最为第一。迦葉，譬如诸药，醍醐第一；如来亦尔，于众生中寿命第一。”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寿命若如是者，应住一劫若减一劫，常宣妙法如霔大雨。”

“迦葉，汝今不应于如来所生灭尽想。迦葉，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外道五通神仙得自在者，若住一劫若减一劫，经行空中，坐卧自在，左胁出火，右胁出水，身出烟炎犹如火聚，若欲住寿能得如意，于寿命中修短自任。如是五通尚得如是随意神力，岂况如来于一切法得自在力，而当不能住寿半劫、若一劫、若百劫、若百千劫、若无量劫？以是义故，当知如来是常住法、不变易法。如来此身是变化身，非杂食身，为度众生示同毒树，是故现舍入于涅槃。迦葉，当知佛是常法、不变易法。汝等于是第一义中，应勤精进一心修习，既修习已广为人说。”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出世之法与世间法有何差别？如佛言曰：‘佛是常法、不变易法。’世间亦说梵天是常、自在天常，无有变易，我常、性常、微尘亦常。若言如来是常法者，如来何故不常现耶？若不常现，有何差别？何以故？梵天乃至微尘、世性亦不现故。”

佛告迦葉：“譬如长者多有诸牛，色虽种种同共一群，付放牧人令逐水草，但为醍醐不求乳酪。彼牧牛者构已自食。长者命终，所有诸牛悉为群贼之所抄掠。贼得牛已，无有妇女，即自构捋得已而食。尔时，群贼各相谓言：‘彼大长者畜养此牛，不期乳酪，但为醍醐。我等今者当设何方而得之耶？夫醍醐者，名为世间第一上味。我等无器，设使得乳，无安置处。’复共相谓：‘唯有皮囊可以盛之。’虽有盛处，不知攒摇，浆犹难得，况复生酥？尔时，诸贼以醍醐故加之以水，以水多故，乳酪、醍醐一切俱失。

“凡夫亦尔，虽有善法，皆是如来正法之余。何以故？如来世尊

入涅槃后，盗窃如来遗余善法若戒、定、慧，如彼诸贼劫掠群牛。诸凡夫人虽复得是戒、定、智慧，无有方便不能解说，以是义故，不能获得常戒、常定、常慧解脱；如彼群贼不知方便丧失醍醐，亦如群贼为醍醐故加之以水。凡夫亦尔，为解脱故，说我、众生、寿命、士夫、梵天、自在天、微尘、世性、戒、定、智慧及与解脱、非想非非想天即是涅槃，实亦不得解脱涅槃，如彼群贼不得醍醐。是诸凡夫有少梵行供养父母，以是因缘得生天上受少安乐，如彼群贼加水之乳；而是凡夫实不知因修少梵行、供养父母得生天上，又不能知戒、定、智慧、归依三宝，以不知故说常乐我净，虽复说之而实不知。

“是故如来出世之后，乃为演说常乐我净。如转轮王出现于世，福德力故，群贼退散，牛无损命。时转轮王即以诸牛付一牧人多巧便者，是人方便即得醍醐，以醍醐故，一切众生无有患苦。法轮圣王出现世时，诸凡夫人不能演说戒、定、慧者，即便退散，如贼退散。尔时，如来善说世法及出世法，为众生故，令诸菩萨随而演说。菩萨摩诃萨既得醍醐，复令无量无边众生获得无上甘露法味，所谓如来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善男子，如来是常不变易法，非如世间凡夫愚人谓梵天等是常法也。此常法称要是如来，非是余法。

“迦葉，应当如是知如来身。迦葉，诸善男子、善女人，常当系心修此二字，佛是常住。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此二字，当知是人随我所行，至我至处。善男子，若有修习如是二字为灭相者，当知如来则于其人为般涅槃。善男子，涅槃义者，即是诸佛之法性也。”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佛法性者，其义云何？世尊，我今欲知法性之义，唯愿如来哀愍广说。夫法性者即是舍身，舍身者名无所有，若无所有，身云何存？身若存者，云何而言身有法性？身有法性，云何得存？我今云何当知是义？”

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灭是法性。夫法性者，无有灭也。善男子，譬如无想天，成就色阴而无色想，不应问言：‘是诸天等云何而住，欢娱受乐？云何行想？云何见闻？’善男子，如来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善男子，不应说言如来身者是灭法也。善男子，如是灭法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及。善男子，汝今不应思量如来何处住、何处行、何处见、何处乐。善男子，如是之义，亦非汝等之所知及，诸佛法身种种方便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应当修习佛、法及僧而作常想。是三法者，无有异想，无无常想，无变异想。若于三法修异想者，当知是辈清净三归则无依处，所有禁戒皆不具足，终不能证声闻、缘觉、菩提之果。若能于是不可思议修常想者，则有归处。善男子，譬如因树则有树影；如来亦尔，有常法故则有归依，非是无常。若言如来是无常者，如来则非诸天世人所归依处。”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譬如闇中，有树无影。”

“迦葉，汝不应言有树无影，但非肉眼之所见耳。善男子，如来亦尔，其性常住是不变异，无智慧眼不能得见，如彼闇中不见树影。凡夫之人，于佛灭后说言如来是无常法，亦复如是。若言如来异法、僧者，则不能成三归依处，如汝父母，各各异故，故使无常。”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从今始，当以佛、法、众僧三事常住，启悟父母乃至七世皆令奉持。甚奇！世尊，我今当学如来、法、僧不可思议；既自学已，亦当为人广说是义。若有诸人不能信受，当知是辈久修无常，如是之人，我当为其而作霜雹。”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汝今善能护持正法，如是护法不欺于人，以不欺人善业缘故，而得长寿，善知宿命。”

金刚身品第二

尔时，世尊复告迦葉：“善男子，如来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坏身、金刚之身、非杂食身，即是法身。”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如是等身，我悉不见，唯见无常破坏微尘杂食等身。何以故？如来当入于涅槃故。”

佛言：“迦葉，汝今莫谓如来之身不坚可坏如凡夫身。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之身，无量亿劫坚牢难坏，非人天身，非恐怖身，非杂食身。如来之身，非身是身，不生不灭，不习不修，无量无边，无有足迹，无知无形，毕竟清净，无有动摇，无受无行，不住不作，无味无杂，非是有为，非业非果，非行非灭，非心非数，不可思议，常不可思议，无识离心亦不离心，其心平等，无有亦有，无有去来而亦去来，不破不坏，不断不绝，不出不灭，非主亦主，非有非无，非觉非观，非字非不字，非定非不定，不可见了了见，无处亦处，无宅亦宅，无闇无明，无有寂静而亦寂静，是无所有，不受不施，清净无垢，无诤断诤，住无住处，不取不堕，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不福田，无尽不尽离一切尽，是空离空，虽不常住非念念灭，无有垢浊，无字离字，非声非说，亦非修习，非称非量，非一非异，非像非相诸相庄严，非勇非畏，无寂不寂，无热不热，不可睹见无有相貌。如来度脱一切众生，无度脱故能解众生，无有解故觉了众生，无觉了故如实说法，无有二故不可量无等等，平如虚空无有形貌，同无生性不断不常，常行一乘，众生见三，不退不转断一切结，不战不触，非性住性，非合非散，非长非短，非圆非方，非阴入界亦阴入界，非增非损，非胜非负。如来之身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无有知者，无不知者，无有见者，无不见者，非有为非无为，非世非不世，非作非不作，非依非不依，非四大非不四大，非因非不因，非众生非不众生，非沙门非婆罗门，是师子大师子，非身非不身不可宣说，除一法相不可算数，般涅槃时不般涅槃。如来法身皆悉成就如是无量微妙功德。

“迦葉，唯有如来乃知是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迦葉，如是

功德成如来身，非是杂食所长养身。迦葉，如来真身功德如是，云何复得诸疾患苦、危脆不坚、如坏器乎？迦葉，如来所以示病苦者，为欲调伏诸众生故。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之身即金刚身。汝从今日常当专心思惟此义，莫念食身，亦当为人说如来身即是法身。”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成就如是功德，其身云何当有病苦、无常、破坏？我从今日常当思惟，如来之身是常法身、安乐之身，亦当为他如是广说。唯然，世尊，如来法身金刚不坏，而未能知所因云何？”

佛言：“迦葉，以能护持正法因缘故，得成就是金刚身。迦葉，我于往昔护法因缘，今得成就是金刚身常住不坏。善男子，护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仪，应持刀剑、弓箭、鉾槊，守护持戒清净比丘。”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离于守护，独处空闲冢间树下，当说是人为真比丘。若有随逐守护者行，当知是辈是秃居士。”

佛告迦葉：“莫作是语言秃居士！若有比丘随所至处供身趣足，读诵经典思惟坐禅，有来问法即为宣说，所谓布施、持戒、福德、少欲、知足。虽能如是种种说法，然故不能作师子吼，不为师子之所围绕，不能降伏非法恶人，如是比丘不能自利及利众生，当知是辈懈怠懒堕。虽能持戒守护净行，当知是人无所能为。若有比丘供身之具亦常丰足，复能护持所受禁戒，能师子吼广说妙法，谓修多罗、祇夜、受记、伽陀、优陀那、伊帝曰多、伽阇陀伽、毗佛略、阿浮陀达磨，以如是等九部经典，为他广说，利益安乐诸众生故，唱如是言：‘涅槃经中，制诸比丘不应畜养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净之物，应当治之。如来先于异部经中说，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国王如法治之，驱令还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师子吼时，有破戒者闻是语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师。是说法者设复命终，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缘故，我听国主、群臣、宰相、诸优婆塞护说法人。若有欲得护正法者，当如是学。迦葉，如是破戒不护法者名秃居士，非持戒者得如是名。

“善男子，过去之世，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于此拘尸那城有佛出世，号欢喜增益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尔时，世界广博严净，丰乐安隐，人民炽盛，无有饥渴，如安乐国诸菩萨等。彼佛世尊住世无量，化众生已，然后乃于娑罗双树入般涅槃。佛涅槃后，正法住世无量亿岁，余四十年佛法未灭。尔时，有一持戒比丘，名曰觉德，多有徒众眷属围绕，能师子吼，颁宣广说九部经典，制诸比丘不得畜养奴婢牛羊非法之物。尔时，多有破戒比丘，闻作是说皆生恶心，执持刀杖逼是法师。是时国王名曰有德，闻是事已，为护法故，即便往至说法者所，与是破戒诸恶比丘极共战斗，令说法者得免危害。王于尔时，身被刀剑箭槊之疮，体无完处如芥子许。尔时，觉德寻赞王言：‘善哉！善

哉！王今真是护正法者，当来之世，此身当为无量法器。’王于是时得闻法已，心大欢喜，寻即命终生阿閦佛国，而为彼佛作第一弟子。其王将从人民眷属，有战斗者，有随喜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命终悉生阿閦佛国。觉德比丘却后寿终，亦得往生阿閦佛国，而为彼佛作声闻众中第二弟子。若有正法欲灭尽时，应当如是受持拥护。迦葉，尔时王者，则我身是；说法比丘，迦葉佛是。迦葉，护正法者，得如是等无量果报。以是因缘，我于今日得种种相以自庄严，成就法身、不可坏身。”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身，犹如画石。”

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以是因缘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应当勤加护持正法，护法果报广大无量。善男子，是故护法优婆塞等应执刀杖，拥护如是持法比丘。若有受持五戒之者，不得名为大乘人也。不受五戒，为护正法，乃名大乘。护正法者，应当执持刀剑器仗，侍说法者。”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诸比丘与如是等诸优婆塞持刀杖者，共为伴侣，为有师耶？为无师乎？为是持戒？为是破戒？”

佛告迦葉：“莫谓是等为破戒人。善男子，我涅槃后，浊恶之世国土荒乱，互相抄掠，人民饥饿。尔时，多有为饥饿故发心出家，如是之人名为秃人。是秃人辈，见有持戒威仪具足清净比丘护持正法，驱逐令出，若杀若害。”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持戒人护正法者，云何当得游行村落城邑教化？”

“善男子，是故我今听持戒人，依诸白衣持刀杖者以为伴侣。若诸国王、大臣、长者、优婆塞等，为护法故虽持刀杖，我说是等名为持戒。虽持刀杖，不应断命，若能如是，即得名为第一持戒。

“迦葉，言护法者，谓具正见，能广宣说大乘经典，终不捉持王者宝盖、油瓶谷米、种种果蓏，不为利养亲近国王、大臣、长者，于诸檀越心无谄曲，具足威仪，摧伏破戒诸恶人等。是名持戒护法之师，能为众生真善知识，其心弘广譬如大海。迦葉，若有比丘以利养故为他说法，是人所有徒众眷属，亦效是师贪求利养，是人如是便自坏众。

“迦葉，众有三种：一者、犯戒杂僧，二者、愚痴僧，三者、清净僧。破戒杂僧则易可坏，持戒净僧利养因缘所不能坏。

“云何破戒杂僧？若有比丘虽持禁戒，为利养故，与破戒者坐起行来，共相亲附，同其事业，是名破戒，亦名杂僧。

“云何愚痴僧？若有比丘在阿兰若处，诸根不利，闇钝瞢瞢，少欲乞食，于说戒日及自恣时，教诸弟子清净忏悔，见非弟子多犯禁戒，不能教令清净忏悔，而便与共说戒自恣，是名愚痴僧。

“云何名清净僧？有比丘僧，不为百千亿数诸魔之所沮坏，是菩萨众本性清净，能调如上二部之众，悉令安住清净众中，是名护法无

上大师善持律者。为欲调伏利众生故，知诸戒相若轻若重，非是律者则不证知，若是律者则便证知。云何调伏众生故？若诸菩萨为化众生，常入聚落，不择时节，或至寡妇淫女舍宅，与同住止经历多年，若是声闻所不应为，是名调伏利益众生。云何知重？若见如来因事制戒，汝从今日慎莫更犯，如四重禁，出家之人所不应作，而便故作，非是沙门，非释种子，是名为重。云何为轻？若犯轻事，如是三谏，若能舍者，是名为轻。非律不证者，若有赞说不清净物应受用者，不共同止。是律应证者，善学戒律，不近破戒，见有所行随顺戒律，心生欢喜。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善解一字，善持契经，亦复如是。

“如是，善男子，佛法无量不可思议，如来亦尔不可思议。”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诚如圣教，佛法无量不可思议，如来亦尔不可思议。故知如来常住不坏无有变异。我今善学，亦当为人广宣是义。”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如来身者，即是金刚不可坏身，菩萨应当如是善学正见正知。若能如是了了知见，即是见佛金刚之身、不可坏身，如于镜中见诸色像。”

名字功德品第三

尔时，如来复告迦葉：“善男子，汝今应当善持是经文字章句所有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名生四趣者，无有是处。何以故？如是经典乃是无量无边诸佛之所修习，所得功德我今当说。”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菩萨摩诃萨云何奉持？”

佛告迦葉：“是经名为《大般涅槃》。上语亦善，中语亦善，下语亦善，义味深邃，其文亦善，纯备具足清净梵行，金刚宝藏满足无缺。汝今善听，我今当说。

“善男子，所言大者，名之为常。如八大河悉归大海，此经如是，降伏一切诸结烦恼及诸魔性，然后要于大般涅槃放舍身命，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善男子，又如医师有一秘方，悉摄一切所有医方。善男子，如来亦尔，所说种种妙法秘密深奥藏门，悉皆入于大般涅槃，是故名为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农夫，春月下种，常有希望；既收果实，众望都息。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修学余经，常希滋味；若得闻是《大般涅槃》，希望诸经所有滋味悉皆永断。是大涅槃能令众生度诸有流。善男子，如诸迹中，象迹为最；此经如是，于诸经三昧最为第一。善男子，譬如耕田，秋耕为胜；此经如是，诸经中胜。善男子，如诸药中，醍醐第一；善治众生热恼乱心，是大涅槃为最第一。善男子，譬如甜酥八味具足，大般涅槃亦复如是八味具足。云何为八？一者、常，二者、恒，三者、安，四者、清凉，五者、不老，六者、不死，七者、无垢，八者、快乐，是为八味

具足。具是八味，是故名为《大般涅槃》。若诸菩萨摩诃萨等安住是中，复能处处示现涅槃，是故名为《大般涅槃》。

“迦葉，善男子、善女人若欲于此大般涅槃而涅槃者，当如是学，如来常住，法、僧亦然。”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来功德不可思议，法、僧亦尔不可思议，是大涅槃亦不可思议。若有修学是经典者，得正法门，能为良医。若未学者，当知是人盲无慧眼，无明所覆。”

大般涅槃经卷第四

如来性品第四之一

佛复告迦葉：“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分别开示大般涅槃，有四相义。何等为四？一者、自正，二者、正他，三者、能随问答，四者、善解因缘义。

“云何自正？若佛如来见诸因缘而有所说，譬如比丘见大火聚，便作是言：‘我宁抱是炽然火聚，终不敢于如来所说十二部经及秘密藏，谤言云是波旬所说。若言如来、法、僧无常，如是说者为自侵欺，亦欺于人。宁以利刀自断其舌，终不说言如来、法、僧是无常也。’若闻他说，亦不信受，于此说者应生怜愍。如来、法、僧不可思议，应如是持。自观已身，犹如火聚。是名自正。

“云何正他？佛说法时，有一女人乳养婴儿，来诣佛所，稽首佛足，有所顾念，心自思惟，便坐一面。尔时，世尊知而故问：‘汝以爱念，多令儿酥，不知筹量消与不消。’尔时，女人即白佛言：‘甚奇！世尊善能知我心中所念，唯愿如来教我多少。世尊，我于今朝多与儿酥，恐不能消，将无夭寿？唯愿如来为我解说。’佛言：‘汝儿所食，寻即消化，增益寿命。’女人闻已，心大踊跃，复作是言：‘如来实说，故我欢喜。’世尊如是为欲调伏诸众生故，善能分别说消不消，亦说诸法无我无常。若佛世尊先说常者，受化之徒当言此法与外道同，即便舍去。复告女人，‘若儿长大能自行来，凡所食啖能消难消，本所与酥则不供足。我之所有声闻弟子亦复如是，如汝婴儿，不能消是常住之法，是故我先说苦无常。若我声闻诸弟子等功德已备，堪任修习大乘经典，我于是经为说六味。云何六味？说苦醋味、无常醎味、无我苦味、乐如甜味、我如辛味、常如淡味。彼世间中有三种味，所谓无常、无我、无乐，烦恼为薪，智慧为火，以是因缘成涅槃饭，谓常、乐、我，令诸弟子悉皆甘嗜。’复告女人：‘汝若有缘欲至他处，应驱恶子，令出其舍，悉以宝藏付示善子。’女人白佛：‘实如圣教，珍宝之藏应示善子，不示恶子。”姊，我亦如是，般涅槃时如来微密无上法藏，不与声闻诸弟子等，如汝宝藏不示恶子；要当付嘱诸菩萨等，如汝宝藏委付善子。何以故？声闻弟子生变异想，谓佛如来真实

灭度，然我真实不灭度也；如汝远行，未还之顷，汝之恶子便言汝死，汝实不死。诸菩萨等说言如来常不变易，如汝善子不言汝死。以是义故，我以无上秘密之藏付诸菩萨。’善男子，若有众生谓佛常住不变异者，当知是家则为有佛。是名正他。

“能随问答者，若有人来问佛世尊：‘我当云何不舍钱财而得名为大施檀越？’佛言：‘若有沙门、婆罗门等，少欲知足，不受不畜不净物者，当施其人奴婢仆使；修梵行者，施与女人；断酒肉者，施以酒肉；不过中食，施过中食；不著华香，施以华香。如是施者，施名流布遍至他方，财宝之费不失毫厘。’是则名为能随问答。”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应施肉。何以故？我见不食肉者有大功德。”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护法菩萨应当如是。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时，应观是食，如子肉想。”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不听食肉？”

“善男子，夫食肉者断大慈种。”

迦葉又言：“如来何故先听比丘食三种净肉？”

“迦葉，是三种净肉，随事渐制。”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十种不净乃至九种清净而复不听？”

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渐次而制，当知即是现断肉义。”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云何如来称赞鱼肉为美食耶？”

“善男子，我亦不说鱼肉之属为美食也。我说甘蔗、粳米、石蜜，一切谷麦及黑石蜜、乳酪、酥油，以为美食。虽说应畜种种衣服，所应畜者要是坏色，何况贪著是鱼肉味？”

迦葉复言：“如来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种味，乳酪、酪浆、生酥、熟酥、胡麻油等，及诸衣服、憍奢耶衣、珂贝、皮革、金银盂器，如是等物亦不应受。”

“善男子，不应同彼尼乾所见。如来所制一切禁戒各有异意，异意故听食三种净肉，异想故断十种肉，异想故一切悉断及自死者。迦葉，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得复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师子已，众人见之闻师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如人啖蒜，臭秽可恶，余人见之闻臭舍去。设远见者，犹不欲视，况当近之？诸食肉者亦复如是，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陆空行有命之类悉舍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萨不习食肉，为度众生示现食肉，虽现食之，其实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萨清净之食犹尚不食，况当食肉？

“善男子，我涅槃后，无量百岁，四道圣人悉复涅槃。正法灭后

于像法中，当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读诵经，贪嗜饮食长养其身，身所被服粗陋丑恶，形容憔悴无有威德，放畜牛羊，担负薪草，头须发爪悉皆长利，虽服袈裟犹如猎师，细视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罗汉。’多诸病苦，眠卧粪秽，外现贤善内怀贪嫉，如受哑法婆罗门等，实非沙门现沙门像，邪见炽盛诽谤正法。如是等人破坏如来所制戒律、正行威仪、说解脱果、离不净法，及坏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随意反说经律，而作是言：‘如来皆听我等食肉。’自生此论言是佛说，互共诤讼，各自称是沙门释子。善男子，尔时，复有诸沙门等，贮聚生谷，受取鱼肉，手自作食，执持油瓶、宝盖、革屣，亲近国王、大臣、长者，占相星宿，勤修医道，畜养奴婢、金银、琉璃、车渠、玛瑙、玻璨、真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贝、种种果蓏，学诸伎艺，画师泥作，造书教学，种植根栽，蛊道咒幻，和合诸药，作倡伎乐，香华治身，樗蒱围棋，学诸工巧。若有比丘能离如是诸恶事者，当说是人真我弟子。”

尔时，迦葉复白佛言：“世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时得杂肉食，云何得食应清净法？”

佛言：“迦葉，当以水洗令与肉别，然后乃食。若其食器为肉所污，但使无味，听用无罪。若见食中多有肉者则不应受，一切现肉悉不应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断肉之制，若广说者即不可尽。涅槃时到，是故略说。是则名为能随问答。

“迦葉，云何善解因缘义？如有四部之众来问我言：‘世尊，如是之义，如来初出，何故不为波斯匿王说是法门深妙之义？或时说深，或时说浅，或名为犯，或名不犯。云何名堕？云何名律？云何名波罗提木叉义？’”

佛言：“波罗提木叉者，名为知足，成就威仪，无所受畜，亦名净命。堕者，名四恶趣。又复堕者，堕于地狱乃至阿鼻，论其迟速，过于暴雨。闻者惊怖，坚持禁戒，不犯威仪，修习知足，不受一切不净之物。又复堕者，长养地狱、畜生、饿鬼。以是诸义，故名曰堕。波罗提木叉者，离身口意不善邪业。律者，入戒威仪深经善义，遮受一切不净之物及不净因缘，亦遮四重、十三僧残、二不定法、三十舍堕、九十一堕、四悔过法、众多学法、七灭诤等。或复有人尽破一切戒。云何一切？谓四重法乃至七灭诤法，或复有人诽谤正法甚深经典，及一阐提具足成就，尽一切相无有因缘。如是等人自言：‘我是聪明利智。’轻重之罪悉皆覆藏，覆藏诸恶，如龟藏六。如是众罪长夜不悔，以不悔故，日夜增长。是诸比丘所犯众罪终不发露，是使所犯遂复滋蔓。是故如来知是事已，渐次而制，不得一时。”

尔时，有善男子、善女人白佛言：“世尊，如来久知如是之事，何不先制？将无世尊欲令众生入阿鼻狱？譬如多人欲至他方，迷失正路，随逐邪道。是诸人等不知迷故皆谓是道，复不见人可问是非。众

生如是迷于佛法，不见正真，如来应为先说正道敕诸比丘：‘此是犯戒，此是持戒，当如是制。’何以故？如来正觉是真实者，知见正道。唯有如来天中之天，能说十善增上功德及其义味，是故启请应先制戒。”

佛言：“善男子，若言如来能为众生宣说十善增上功德，是则如来视诸众生如罗睺罗，云何难言将无世尊欲令众生入于地狱？我见一人有堕阿鼻地狱因缘，尚为是人住世一劫若减一劫。我于众生有大慈悲，何缘当诳如子想者令入地狱？善男子，如王国内有纳衣者，见衣有孔然后方补；如来亦尔，见诸众生有入阿鼻地狱因缘，即以戒善而为补之。善男子，譬如转轮圣王先为众生说十善法，其后渐渐有行恶者，王即随事渐渐而断，断诸恶已，然后自行圣王之法。善男子，我亦如是，虽有所说，不得先制，要因比丘渐行非法，然后方乃随事制之。乐法众生随教修行，如是等众乃能得见如来法身。如转轮王所有轮宝不可思议，如来亦尔不可思议，法、僧二宝亦不可思议，能说法者及闻法者皆不可思议，是名善解因缘义也。菩萨如是分别开示四种相义，是名大乘大涅槃中因缘义也。

“复次，自正者，所谓得是大般涅槃。正他者，我为比丘说言：‘如来常存不变’。随问答者，迦葉，因汝所问，故得广为菩萨摩诃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说是甚深微妙义理。因缘义者，声闻、缘觉不解如是甚深之义，不闻伊字三点而成，解脱、涅槃、摩诃般若成秘密藏。我今于此阐扬分别，为诸声闻开发慧眼。假使有人作如是言：‘如是四事，云何为一？非虚妄耶？’即应反质：‘是虚空，无所有，不动无碍。’如是四事，有何等异？是岂得名为虚妄乎？”

“不也，世尊。”

“如是诸句即是一义，所谓空义。自正、正他、能随问答、解因缘义，亦复如是，即大涅槃等无有异。”

佛告：“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言：‘如来无常。云何当知是无常耶？如佛所言，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犹如火灭悉无所有，灭诸烦恼亦复如是，故名涅槃。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佛言曰，离诸有者乃名涅槃，是涅槃中无有诸有。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衣坏尽不名为物，涅槃亦尔，灭诸烦恼不名为物。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佛言曰，离欲寂灭名曰涅槃。如人斩首则无有首；离欲寂灭亦复如是，空无所有故名涅槃。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佛言曰，譬如热铁，捶打星流，散已寻灭莫知所在；得正解脱亦复如是，已度淫欲诸有淤泥，得无动处，不知所至。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迦葉，若有人作如是难者，名为邪难。

“迦葉，汝亦不应作是忆想，谓如来性是灭尽也。迦葉，灭烦恼者不名为物。何以故？永毕竟故是故名常，是句寂静为无有上，灭尽诸相无有遗余，是句鲜白常住不退，是故涅槃名曰常住，如来亦尔，

常住无变。言星流者，谓烦恼也；散已寻灭莫知所在者，谓诸如来烦恼灭已不在五趣。是故如来是常住法，无有变易。

“复次，迦葉，诸佛所师，所谓法也。是故如来恭敬供养。以法常故，诸佛亦常。”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若烦恼火灭，如来亦灭，是则如来无常住处。如彼迸铁，赤色灭已，莫知所至；如来烦恼亦复如是，灭无所至。又如彼铁，热与赤色灭已无有；如来亦尔，灭已无常。灭烦恼火，便入涅槃，当知如来即是无常。”

“善男子，所言铁者，名诸凡夫。凡夫之人，虽灭烦恼，灭已复生，故名无常。如来不尔，灭已不生，是故名常。”

迦葉复言：“如铁赤色灭已，还置火中，赤色复生；如来若尔，应还生结，若结还生即是无常。”

佛言：“迦葉，汝今不应作如是言，如来无常。何以故？如来是常。善男子，如彼燃木，灭已有灰，烦恼灭已便有涅槃。坏衣、斩首、破瓶等喻亦复如是，如是等物各有名字，名曰坏衣、斩首、破瓶。迦葉，如铁冷已可使还热；如来不尔，断烦恼已毕竟清凉，烦恼炽火更不复生。迦葉当知，无量众生犹如彼铁，我以无漏智慧炽火，烧彼众生诸烦恼结。”

迦葉复言：“善哉！善哉！我今谛知如来所说诸佛是常。”

佛言：“迦葉，譬如圣王素在后宫，或时游观在于后园。王虽不在诸婇女中，亦不得言圣王命终。善男子，如来亦尔，虽不现于阎浮提界，入涅槃中，不名无常。如来出于无量烦恼，入于涅槃安乐之处，游诸觉华欢娱受乐。”

迦葉复问：“如佛言曰：‘我已久度烦恼大海。’若佛已度烦恼海者，何缘复共耶输陀罗生罗睺罗？以是因缘，当知如来未度烦恼诸结大海。唯愿如来说其因缘。”

佛告迦葉：“汝不应言：‘如来久度烦恼大海，何缘复共耶输陀罗生罗睺罗？以是因缘，当知如来未度烦恼诸结大海。’善男子，是大涅槃能建大义，汝等今当至心谛听，广为人说，莫生惊疑。

“若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须弥山王如是高广，悉能令入葶苈子糩。其诸众生依须弥者，亦不迫迮，无来往想，如本不异。唯应度者，见是菩萨以须弥山内葶苈糩，复还安止本所住处。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置葶苈糩。其中众生亦无迫迮，及往来想，如本不异。唯应度者，见是菩萨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置葶苈糩，复还安止本所住处。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内一毛孔，乃至本处亦复如是。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断取十方三千大千诸佛世界，置于针锋如贯枣叶，掷著他方异佛世界。其中所有一切众生不觉往返为在何处。唯应度者乃能见之，乃至本处亦复如是。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断取十方三千大千诸佛世界，置于右掌如陶家轮，掷置他方微尘世界，无一众生有往来想。唯应度者乃见之耳，乃至本处亦复如是。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断取一切十方无量诸佛世界悉内己身。其中众生悉无迫迮，亦无往返及住处想。唯应度者乃能见之，乃至本处亦复如是。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以十方世界内一尘中。其中众生亦无迫迮往返之想。唯应度者乃能见之，乃至本处亦复如是。

“善男子，是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则能示现种种无量神通变化，是故名曰大般涅槃。是菩萨摩诃萨所可示现如是无量神通变化，一切众生无能测量，汝今云何能知如来习近淫欲生罗睺罗？

“善男子，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种种示现神通变化，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百亿阎浮提种种示现，如《首楞严经》中广说。我于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示现涅槃，亦不毕竟取于涅槃。或阎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毕竟不从淫欲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从无量劫来离于淫欲，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随顺世间，示现入胎。

“善男子，此阎浮提林微尼园，示现从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东行七步，唱如是言：‘我于人、天、阿修罗中最尊最上。’父母人天见已惊喜，生希有心。而诸人等谓是婴儿，而我此身无量劫来久离是法。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肉血筋脉骨髓之所成立，随顺世间众生法故示为婴儿。南行七步，示现欲为无量众生作上福田；西行七步，示现生尽永断老死，是最后身；北行七步，示现已度诸有生死；东行七步，示为众生而作导首；四维七步，示现断灭种种烦恼、四魔种性，成于如来应正遍知；上行七步，示现不为不净之物之所染污犹如虚空；下行七步，示现法雨灭地狱火，令彼众生受安隐乐，毁禁戒者示作霜雹。

“于阎浮提生七日已，又示剃发，诸人皆谓我是婴儿，初始剃发。一切人、天、魔王波旬、沙门、婆罗门，无有能见我顶相者，况有持刀临之剃发？若有持刀至我顶者，无有是处。我久已于无量劫中剃除须发，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现剃发。

“我既生已，父母将我入天祠中，以我示于摩醯首罗。摩醯首罗即见我时，合掌恭敬立在一面。我已久于无量劫中舍离如是入天祠法，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现如是。

“我于阎浮提示现穿耳，一切众生实无有能穿我耳者，随顺世间众生法故，示现如是。复以诸宝作师子珰用庄严耳，然我已于无量劫中离庄严具，为欲随顺世间法故，作是示现。

“示入学堂修学书疏，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具足成就，遍观三界所有众生，无有堪任为我师者，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入学堂，故名如来应正遍知。习学乘象、盘马、捔力种种伎艺，亦复如是。

“于阎浮提而复示现为王太子，众生皆见我为太子，于五欲中欢娱受乐，然我已于无量劫中舍离如是五欲之乐，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如是相。

“相师占我若不出家，当为转轮圣王，王阎浮提，一切众生皆信是言，然我已于无量劫中舍转轮王位，为法轮王。

“于阎浮提现离婇女五欲之乐，见老病死及沙门已出家修道，众生皆谓悉达太子初始出家，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出家学道，随顺世法故示如是。

“我于阎浮提示现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众人皆谓是阿罗汉果易得不难，然我已于无量劫中成阿罗汉果。

“为欲度脱诸众生故，坐于道场菩提树下，以草为座，摧伏众魔，众皆谓我始于道场菩提树下，降伏魔官，然我已于无量劫中久降伏已，为欲降伏刚强众生故现是化。

“我又示现大小便利、出息入息，众皆谓我有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然我是身所得果报，悉无如是大小便利、出入息等，随顺世间故示如是。

“我又示现受人信施，然我是身都无饥渴，随顺世法故示如是。

“我又示同诸众生故现有睡眠，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具足无上深妙智慧，远离三有，进止威仪。头痛、腹痛、背痛、木枪、洗足、洗手、洗面、漱口、嚼杨枝等，众皆谓我有如是事，然我此身都无此事，手足清净犹如莲华，口气净洁如优钵罗香。一切众生谓我是人，我实非人。

“我又示现受粪扫衣，浣濯缝打，然我久已不须是衣。众人皆谓罗睺罗者是我之子，输头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处在世间受诸快乐，离如是事出家学道。众人复言是王太子瞿昙大姓，远离世乐求出世法，然我久离世间淫欲，如是等事悉是示现。一切众生咸谓是人，然我实非。

“善男子，我虽在此阎浮提中数数示现入于涅槃，然我实不毕竟涅槃，而诸众生皆谓如来真实灭尽，而如来性实不永灭，是故当知是常住法、不变易法。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诸佛如来法界。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出于世间，众生皆谓我始成佛，然我已于无量劫中所作已办，随顺世法故，复示现于阎浮提初出成佛。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不持禁戒，犯四重罪，众人皆见谓我实犯，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坚持禁戒无有漏缺。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为一阐提，众人皆见是一阐提，然我实非一阐提也。一阐提者，云何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破和合僧，众生皆谓我是破僧。我观人天无有能破和合僧者。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护持正法，众人皆谓我是护法，悉生惊怪。

诸佛法尔，不应惊怪。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为魔波旬，众人皆谓我是波旬，然我久于无量劫中离于魔事，清净无染犹如莲华。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女身成佛，众人皆言：‘甚奇！女人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毕竟不受女身，为欲调伏无量众生故现女像，怜愍一切诸众生故，而复示现种种色像。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生于四趣，然我久已断诸趣因以业因故堕于四趣，为度众生故生是中。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作梵天王，令事梵者安住正法，然我实非，而诸众生咸皆谓我为真梵天。示现天像遍诸天庙亦复如是。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入淫女舍，然我实无贪淫之想，清净不污犹如莲华。为诸贪淫嗜色众生，于四衢道宣说妙法，然我实无欲秽之心，众人谓我守护女人。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入青衣舍，为教诸婢令住正法，然我实无如是恶业堕在青衣。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而作博士，为教童蒙令住正法。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入诸酒会博弈之处，示受种种胜负斗诤，为欲拔济彼诸众生，而我实无如是恶业，而诸众生皆谓我作如是之业。

“我又示现久住冢间，作大鹫身度诸飞鸟，而诸众生皆谓我是真实鹫身，然我久已离于是业，为欲度彼诸鸟鹫故示如是身。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作大长者，为欲安立无量众生住于正法。又复示作诸王、大臣、王子、辅相，于是众中各为第一，为修正法，故住王位。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疫病劫起，多有众生为病所恼，先施医药，然后为说微妙正法，令其安住无上菩提，众人皆谓是病劫起。又复示现阎浮提中饥饿劫起，随其所须，供给饮食，然后为说微妙正法，令其安住无上菩提。又复示现阎浮提中刀兵劫起，即为说法，令离怨害，使得安住无上菩提。

“又复示现为计常者说无常想，计乐想者为说苦想，计我想者说无我想，计净想者说不净想。若有众生贪著三界，即为说法令离是处。度众生故，为说无上微妙法药；为断一切烦恼树故，种植无上法药之树；为欲拔济诸外道故，说于正法。虽复示现为众生师，而心初无众生师想。为欲拔济诸下贱故，现入其中而为说法，非是恶业受是身也。

“如来正觉如是安住于大涅槃，是故名为常住无变。如阎浮提，东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郁单越亦复如是。如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亦尔。二十五有，如《首楞严经》中广说。以是故名大般涅槃。若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大般涅槃，能示如是神通变化而无所畏。

“迦葉，以是缘故，汝不应言罗睺罗者是佛之子。何以故？我于往昔无量劫中已离欲有，是故如来名曰常住，无有变易。”

迦葉复言："如来云何名曰常住？如佛言曰：'如灯灭已，无有方所；如来亦尔，既灭度已，亦无方所。'"

佛言："迦葉，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言：'灯灭尽已，无有方所；如来亦尔，既灭度已，无有方所。'善男子，譬如男女燃灯之时，灯炉大小悉满中油。随有油在，其明犹存；若油尽已，明亦俱尽。其明灭者，喻烦恼灭。明虽灭尽，灯炉犹存；如来亦尔，烦恼虽灭，法身常存。善男子，于意云何？明与灯炉为俱灭不？"

迦葉答言："不也，世尊。虽不俱灭，然是无常。若以法身喻灯炉者，灯炉无常，法身亦尔，应是无常。"

"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难，如世间言器。如来世尊无上法器，而器无常，非如来也。一切法中，涅槃为常，如来体之，故名为常。

"复次，善男子，言灯灭者，即是罗汉所证涅槃，以灭贪爱诸烦恼故，喻之灯灭。阿那含者名曰有贪，以有贪故，不得说言同于灯灭。是故我昔覆相说言喻如灯灭，非大涅槃同于灯灭。阿那含者，非数数来，又不还来二十五有，更不受于臭身、虫身、食身、毒身，是则名为阿那含也。若更受身名为那含，不受身者名阿那含；有去来者名曰那含，无去来者名阿那含。"

大般涅槃经卷第五

如来性品第四之二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佛世尊有秘密藏，是义不然。何以故？诸佛世尊唯有密语，无有密藏。譬如幻主机关木人，人虽睹见屈伸俯仰，莫知其内而使之然；佛法不尔，咸令众生悉得知见，云何当言诸佛世尊有秘密藏？"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来实无秘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满月，处空显露，清净无翳，人皆睹见；如来之言亦复如是，开发显露，清净无翳，愚人不解谓之秘藏，智者了达则不名藏。

"善男子，譬如有人多积金银至无量亿，其心悭吝不肯惠施拯济贫穷，如是积聚乃名秘藏；如来不尔，于无边劫积聚无量妙法珍宝，心无悭吝，常以惠施一切众生，云何当言如来秘藏？

"善男子，譬如有人身根不具，或无一目、一手、一足，以羞耻故不令人见，人不见故名为秘藏；如来不尔，所有正法具足无缺令人睹见，云何当言如来秘藏？

"善男子，譬如贫人多负人财，怖畏债主隐不欲现，故名为藏；如来不尔，不负一切众生世法，虽负众生出世之法而亦不藏。何以故？恒于众生生一子想，而为演说无上法故。

“善男子，譬如长者多有财宝，唯有一子，心甚爱重，情无舍离，所有珍宝悉用示之；如来亦尔，视诸众生同于一子。

“善男子，如世间人，以男女根丑陋鄙恶，以衣覆蔽故名为藏；如来不尔，永断此根，以无根故无所覆藏。

“善男子，如婆罗门所有语论，终不欲令刹利、毗舍、首陀等闻。何以故？以此论中有过恶故。如来正法则不如是，初中后善，是故不得名为秘藏。

“善男子，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心常忆念，怜爱无已，将诣师所欲令受学，惧不速成寻便将还。以爱念故，昼夜殷勤教其半字，而不教诲毗伽罗论。何以故？以其幼稚，力未堪故。善男子，假使长者教半字已，是儿即时能得了知毗伽罗论不？”

“不也，世尊。”

“如是长者于是子所有秘藏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以子年幼故不为说，不以秘故吝而不说。所以者何？若有嫉妒秘吝之心，乃名为藏；如来不尔，云何当言如来秘藏？”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若有瞋心、嫉妒、悭吝，乃名为藏；如来无有瞋心嫉妒，云何名藏？’善男子，彼大长者，谓如来也；所言一子者，谓一切众生，如来视于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教一子者，谓声闻弟子；半字者，谓九部经；毗伽罗论者，所谓方等大乘经典。以诸声闻无有慧力，是故如来为说半字九部经典，而不为说毗伽罗论方等大乘。善男子，如彼长者，子既长大，堪任读学，若不为说毗伽罗论，可名为藏。若诸声闻有堪任力，能受大乘毗伽罗论，如来秘惜不为说者，可言如来有秘密藏。如来不尔，是故如来无有秘藏。如彼长者教半字已，次为演说毗伽罗论；我今亦尔，为诸弟子说于半字九部经已，次为演说毗伽罗论，所谓如来常存不变。

“复次，善男子，譬如夏月，兴大云雷，降注大雨，令诸农夫下种之者多获果实，不下种者无所克获。无所获者非龙王咎，而此龙王亦无所藏。我今如来亦复如是，降大法雨《大涅槃经》，若诸众生种善子者得慧芽果，无善子者则无所获。无所获者非如来咎，然佛如来实无所藏。”

迦葉复言：“我今定知如来世尊无所秘藏。如佛所说，毗伽罗论谓佛如来常存不变，是义不然。何以故？佛昔说偈：

“诸佛与缘觉，及以弟子众，
　犹舍无常身，何况诸凡夫！

“今者乃说常存无变，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为一切声闻弟子教半字故而说是偈。善男子，波斯匿王其母命终，悲号恋慕，不能自胜，来至我所，我即问

言：‘大王，何故悲苦懊恼乃至于此？’王言：‘世尊，国大夫人是日命终。假使有能令我母命还如本者，我当舍国、象、马、七珍及以身命悉以赏之。’我复语言：‘大王，且莫愁恼忧悲啼哭。一切众生寿命尽者名之为死。诸佛、缘觉、声闻弟子尚舍此身，况复凡夫！’善男子，我为波斯匿王教半字故而说是偈。我今为诸声闻弟子说毗伽罗论，谓如来常存，无有变易。若有人言如来无常，云何是人舌不堕落？”

迦葉复言：“如佛所说：

“无所聚积，于食知足，
如鸟飞空，迹不可寻。

“是义云何？世尊，于此众中谁得名为无所积聚？谁复得名于食知足？谁行于空迹不可寻？而此去者为至何方？”

佛言：“迦葉，夫积聚者名曰财宝。善男子，积聚有二种：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积聚者即声闻行，无为积聚者即如来行。善男子，僧亦有二种：有为、无为。有为僧者名曰声闻，声闻僧者无有积聚，所谓奴婢、非法之物、库藏谷米、盐豉、胡麻、大小诸豆。若有说言如来听畜奴婢仆使如是之物，舌则卷缩。我诸所有声闻弟子名无积聚，亦得名为于食知足。若有贪食名不知足，不贪食者是名知足。迹难寻者，则近无上菩提之道，我说是人虽去无至。”

迦葉复言：“若有为僧尚无积聚，况无为僧？无为僧者即是如来，如来云何当有积聚？夫积聚者名为藏匿，是故如来凡有所说，无所吝惜，云何名藏？迹不可寻者所谓涅槃，涅槃之中，无有日月星辰诸宿、寒热风雨、生老病死、二十五有，离诸忧苦及诸烦恼。如是涅槃，如来住处，常不变易。以是因缘，如来至是娑罗树间，于大涅槃而般涅槃。”

佛告迦葉：“所言大者，其性广博，犹如有人寿命无量，名大丈夫。是人若能安住正法，名人中胜。如我所说八大人觉，为一人有，为多人有？若一人具八则为最胜。所言涅槃者无诸疮疣。善男子，譬如有人为毒箭所射，多受苦痛，值遇良医为拔毒箭，傅以妙药，令其离苦得受安乐。是医即便游于城邑及诸聚落，随有患苦疮疣之处，即往其所为疗众苦。善男子，如来亦尔，成等正觉，为大医王，见阎浮提苦恼众生，无量劫中被淫怒痴烦恼毒箭受大苦切，为如是等说大乘经甘露法药。疗治此已，复至他方有诸烦恼毒箭之处，示现作佛为其疗治，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大般涅槃者，名解脱处，随有调伏众生之处，如来于中而作示现。以是真实甚深义故，名大涅槃。”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世间医师悉能疗治一切众生疮疣病不？”

“善男子，世间疮疣，凡有二种：一者、可治，二、不可治。凡可治者，医则能治；不可治者，则不能治。”

迦葉复言："如佛言者，如来则为于阎浮提治众生已。若言治已，是诸众生其中云何复有未能得涅槃者？若未悉得，云何如来说言治竟，欲至他方？"

"善男子，阎浮提内众生有二：一者、有信，二者、无信。有信之人则名可治。何以故？定得涅槃无疮疣故，是故我说治阎浮提诸众生已。无信之人名一阐提，一阐提者名不可治。除一阐提，余悉治已，是故涅槃，名无疮疣。"

"世尊，何等名涅槃？"

"善男子，夫涅槃者，名为解脱。"

迦葉复言："所言解脱，为是色耶？为非色乎？"

佛言："善男子，或有是色，或非是色。言非色者，即是声闻、缘觉解脱。言是色者，即是诸佛如来解脱。善男子，是故解脱亦色非色，如来为诸声闻弟子说为非色。"

"世尊，声闻、缘觉若非色者，云何得住？"

"善男子，如非想非非想天亦色非色，我亦说为非色。若人难言：'非想非非想天若非色者，云何得住，去来进止？'如是之义，诸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解脱亦尔，亦色非色，说为非色；亦想非想，说为非想。如是之义，诸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尔时，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哀愍，重垂广说大涅槃行解脱之义。"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真解脱者，名曰远离一切系缚。若真解脱离诸系缚，则无有生，亦无和合。譬如父母和合生子，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是故解脱名曰不生。

"迦葉，譬如醍醐，其性清净；如来亦尔，非因父母和合而生，其性清净。所以示现有父母者，为欲化度诸众生故。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解脱无二无别。譬如春月下诸种子，得暖气已，寻便出生，真解脱者则不如是。

"又解脱者，名曰虚无。虚无即是解脱，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即是虚无，非作所作。凡是作者，犹如城郭、楼观、却敌，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是故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即无为法。譬如陶师作已还破，解脱不尔。真解脱者不生不灭，是故解脱即是如来。如来亦尔，不生不灭，不老不死，不破不坏，非有为法。以是义故，名曰如来，入大涅槃。不老不死有何等义？老者名为迁变，发白面皱，死者身坏命终。如是等法，解脱中无，以无是事，故名解脱。如来亦无发白面皱有为之法，是故如来无有老也，无有老故，则无有死。

"又解脱者，名曰无病。所谓病者，四百四病及余外来侵损身者。是处无故，故名解脱。无疾病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无病，是故法身亦无有病，如是无病即是如来。死者名曰身坏命

终，是处无死即是甘露，是甘露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成就如是功德，云何当言如来无常？若言无常，无有是处，是金刚身云何无常？是故如来不名命终，如来清净无有垢秽，如来之身非胎所污，如分陀利本性清净。如来解脱亦复如是，如是解脱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清净无垢。

“又解脱者，诸漏疮疣永无遗余；如来亦尔，无有一切诸漏疮疣。

“又解脱者，无有斗诤。譬如饥人，见他饮食，生贪夺想，解脱不尔。

“又解脱者，名曰安静。凡夫人言：‘夫安静者，谓摩醯首罗。’如是之言，即是虚妄。真安静者毕竟解脱，毕竟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安隐。如多贼处不名安隐，清夷之处乃名安隐。是解脱中无有怖畏，故名安隐。是故安隐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无有等侣。有等侣者，如有国王有邻国等，夫解脱者则无如是。无等侣者，谓转轮圣王，无有能与作齐等者，解脱亦尔无有等侣。无等侣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转法轮王。是故如来无有等侣，有等侣者无有是处。

“又解脱者，名无忧愁。有忧愁者，譬如国王畏难强邻而生忧愁，夫解脱者则无是事。譬如坏怨则无忧虑，解脱亦尔是无忧畏。无忧畏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忧喜。譬如女人，只有一子从役远行，卒得凶问，闻之愁苦，后复闻活便生欢喜，夫解脱中无如是事。无忧喜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无有尘垢。譬如春月，日没之后，风起尘雾，夫解脱中无如是事。无尘雾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譬如圣王髻中明珠无有垢秽，夫解脱性亦复如是无有垢秽。无垢秽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如真金性，不杂沙石，乃名真宝，有人得之，生于财想，夫解脱性亦复如是如彼真宝。彼真宝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譬如瓦瓶，破而声嘶，金刚宝瓶则不如是，夫解脱者亦无嘶破。金刚宝瓶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身不可坏。其声嘶者，如篦麻子，盛热之时，置之日曝，出声震爆，夫解脱者无如是事。如彼金刚真宝之瓶，无嘶破声，假使无量百千之人悉共射之，无能坏者。无嘶破声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如贫穷人负他物故，为他所系，枷锁策罚受诸苦毒；夫解脱中无如是事，无有负债。犹如长者多有财宝，无量亿数，势力自在，不负他物；夫解脱者亦复如是，多有无量法财珍宝，势力自在，无所负也。无所负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逼切。如春涉热、夏日食甜、冬日冷触，真解

脱中无有如是不适意事。无逼切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无逼切者，譬如有人饱食鱼肉而复饮乳，是人则为近死不久，真解脱中无如是事。是人若得甘露良药所患得除，真解脱者亦复如是。甘露良药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云何逼切、不逼切耶？譬如凡夫我慢自高而作是念：‘一切众中谁能害我？’即便携持蛇虎毒虫，当知是人不尽寿命则为横死，真解脱中无如是事。不逼切者如转轮王所有神珠，能伏蜣螂九十六种诸毒虫等，若有闻是神珠香者，诸毒消灭。真解脱者亦复如是，皆悉远离二十五有。毒消灭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不逼切者譬如虚空，解脱亦尔。彼虚空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逼切者，如近干草燃诸灯火，近则炽然，真解脱中无如是事。又不逼切者譬如日月不逼众生，解脱亦尔，于诸众生无有逼切。无有逼切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动法。犹如怨亲，真解脱中无如是事。又不动者，如转轮王更无圣王以为亲友，若更有亲则无是处；解脱亦尔，更无有亲，若有亲者，亦无是处。彼王无亲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又无动者，譬如素衣易受染色，解脱不尔。又无动者如婆师华，欲令有臭及青色者，无有是处；解脱亦尔，欲令有臭及诸色者，亦无是处。是故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希有。譬如水中生于莲华非为希有，火中生者是乃希有，有人见之便生欢喜；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其有见者，心生欢喜。彼希有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其如来者即是法身。又希有者譬如婴儿，其齿未生，渐渐长大然后乃生；解脱不尔，无有生与不生。

“又解脱者，名曰虚寂，无有不定。不定者，如一阐提究竟不移，犯重禁者不成佛道，无有是处。何以故？是人若于佛正法中心得净信，尔时即便灭一阐提；若复得作优婆塞者，亦得断灭于一阐提，犯重禁者灭此罪已，则得成佛。是故若言毕定不移不成佛道，无有是处。真解脱中都无如是灭尽之事。又虚寂者，堕于法界，如法界性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一阐提若尽灭者，则不得称一阐提也。何等名为一阐提耶？一阐提者，断灭一切诸善根本，心不攀缘一切善法，乃至不生一念之善。真解脱中都无是事，无是事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量。譬如谷聚，其量可知，真解脱者则不如是。譬如大海不可度量，解脱亦尔，不可度量。不可量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量法。如一众生多有业报；解脱亦尔，有无量报。无量报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广大。譬如大海无与等者；解脱亦尔，无能与等。无与等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最上。譬如虚空最高无比；解脱亦尔，最高无

比。高无比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能过。譬如师子所住之处，一切百兽无能过者；解脱亦尔，无有能过。无能过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无上。譬如北方，诸方中上；解脱亦尔，为无有上。无有上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上上。譬如北方之于东方，为无上上；解脱亦尔，无有上上。无上上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恒法。譬如人天身坏命终，是名曰恒，非不恒也；解脱亦尔，非是不恒。非不恒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坚实。如佉陀罗、栴檀、沉水，其性坚实；解脱亦尔，其性坚实。性坚实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不虚。譬如竹苇，其体空疏，解脱不尔。当知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污。譬如墙壁未被涂治，蚊虻在上止住游戏。若以涂治，彩画雕饰，虫闻彩香，即便不住。如是不住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无边。譬如聚落皆有边表，解脱不尔。譬如虚空无有边际，解脱亦尔，无有边际。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见。譬如空中，鸟迹难见。如是难见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甚深。何以故？声闻、缘觉所不能入。不能入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甚深者，诸佛菩萨之所恭敬，譬如孝子供养父母，功德甚深。功德甚深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见。譬如有人不见自顶；解脱亦尔，声闻、缘觉所不能见。不能见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屋宅。譬如虚空无有屋宅，解脱亦尔。言屋宅者喻二十五有，无有屋宅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取。如阿摩勒果，人可取持；解脱不尔，不可取持。不可取持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执。譬如幻物不可执持；解脱亦尔，不可执持。不可执持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无有身体。譬如有人，体生疮疣及诸痈疽，癫狂干枯，真解脱中无如是病。无如是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一味。如乳一味，解脱亦尔，唯有一味。如是一味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清净。如水无泥，澄静清净；解脱亦尔，澄静清净。澄静清净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一味。如空中雨，一味清净。一味清净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除却。譬如满月，无诸云翳；解脱亦尔，无诸云翳。无诸云翳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寂静。譬如有人，热病除愈，身得寂静；解脱亦尔，身得寂静。身得寂静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即是平等。譬如野田，毒蛇鼠狼俱有杀心；解脱不尔，无有杀心。无杀心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平等者，譬如父母等心于子；解脱亦尔，其心平等。心平等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异处。譬如有人，唯居上妙清净屋宅，更无异处；解脱亦尔，无有异处。无异处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知足。譬如饥人，值遇甘馔，食之无厌；解脱不尔，如食乳糜，更无所须。更无所须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断绝。如人被缚，断缚得脱；解脱亦尔，断绝一切疑心结缚。如是断疑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到彼岸。譬如大河，有此彼岸；解脱不尔，虽无此岸，而有彼岸。有彼岸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默然。譬如大海，其水汎涨，多诸音声，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美妙。譬如众药，杂呵梨勒，其味则苦；解脱不尔，味如甘露。味如甘露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除诸烦恼。譬如良医，和合诸药，善疗众病；解脱亦尔，能除烦恼。除烦恼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无迮。譬如小舍，不容多人；解脱不尔，多所容受。多所容受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灭诸爱，不杂淫欲。譬如女人，多诸爱欲，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如是无有贪欲、瞋恚、愚痴、憍慢等结。

“又解脱者，名曰无爱。爱有二种：一者、饿鬼爱，二者、法爱。真解脱者，离饿鬼爱，怜愍众生故有法爱。如是法爱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离我、我所。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即是灭尽，离诸有贪。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即是救护，能救一切诸怖畏者。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即是归处。若有归依，如是解脱，不求余依。譬如有人依恃于王，不求余依。虽复依王，则有动转；依解脱者，无有动转。无动转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名为屋宅。譬如有人，行于旷野则有险难；解脱不尔，无有险难。无险难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是无所畏。如师子王，于诸百兽，不生怖畏；解脱亦尔，于诸魔众，不生怖畏。无怖畏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无有迮狭。譬如隘路，乃至不受二人并行；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有不迮，譬如有人，畏虎堕井；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有不迮，如大海中，舍坏小船得坚牢船，乘之度海到安隐处，心得快乐；解脱亦尔，心得快乐。得快乐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拔诸因缘。譬如因乳得酪，因酪得酥，因酥得醍醐，真解脱中都无是因。无是因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能伏憍慢。譬如大王慢于小王，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伏诸放逸。谓放逸者，多有贪欲，真解脱中无有是名。无是名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能除无明。如上妙酥，除诸滓秽，乃名醍醐；解脱亦尔，除无明滓，生于真明。如是真明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寂静，纯一无二。如空野象，独一无侣；解脱亦尔，独一无二。独一无二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坚实。如竹苇、蓖麻，茎干空虚而子坚实，除佛如来，其余人天皆不坚实。真解脱者，远离一切诸有流等，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能觉了增益于我。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舍诸有。譬如有人，食已而吐；解脱亦尔，舍于诸有。舍诸有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决定。如婆师华香，七叶中无，解脱亦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水大。譬如水大，于诸大胜能润一切草木谷子；解脱亦尔，能润一切有生之类。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为入。如有门户，则通入路，金性之处，金则可得；解脱亦尔，如彼门户，修无我者，则得入中。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为善。譬如弟子随逐于师，善奉教敕得名为善，解脱亦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出世法，于一切法最为出过。如众味中，酥乳最胜，解脱亦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不动。譬如门阃，风不能动，真解脱者亦复如

是。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涛波。如彼大海，其水涛波，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譬如宫殿，解脱亦尔。当知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所用。如阎浮檀金，多有所任，无有能说是金过恶；解脱亦尔，无有过恶。无有过恶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舍婴儿行。譬如大人，舍小儿行；解脱亦尔，除舍五阴。除舍五阴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究竟。如被系者从系得脱，洗浴清净然后还家；解脱亦尔，毕竟清净。毕竟清净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作乐。无作乐者，贪欲、瞋恚、愚痴吐故。喻如有人误饮蛇毒，为除毒故即服吐药，既得吐已，毒即除愈，身得安乐；解脱亦尔，吐于烦恼诸结缚毒，身得安乐，名无作乐。无作乐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断四种毒蛇烦恼。断烦恼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离诸有，灭一切苦，得一切乐，永断贪欲、瞋恚、愚痴，拔断一切烦恼根本。拔根本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断一切有为之法，出生一切无漏善法，断塞诸道，所谓若我无我、非我非无我。唯断取著，不断我见。我见者名为佛性，佛性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空空。空空者，名无所有；无所有者，即是外道尼揵子等所计解脱；而是尼揵实无解脱，故名空空。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空不空。如水、酒、酪、酥、蜜等瓶，虽无水、酒、酪、酥、蜜时，犹故得名为水等瓶，而是瓶等不可说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则不得有色香味触；若言不空，而复无有水酒等实。解脱亦尔，不可说色及以非色，不可说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则不得有常乐我净；若言不空，谁受是常乐我净者？以是义故，不可说空及以不空。空者，谓无二十五有及诸烦恼、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为行。如瓶无酪，则名为空。不空者，谓真实善色，常乐我净，不动不变，犹如彼瓶色香味触故名不空。是故解脱喻如彼瓶。彼瓶遇缘则有破坏，解脱不尔，不可破坏。不可破坏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离爱。譬如有人，爱心希望释提桓因、大梵天王、自在天王；解脱不尔，若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无爱无疑。无爱无疑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若言解脱有爱疑者，无有是处。

“又解脱者，断诸有贪，断一切相、一切系缚、一切烦恼、一切生死、一切因缘、一切果报。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涅槃。一切众生怖畏生死诸烦恼故，故受三归。譬如群鹿，怖畏猎师，既得免离，若得一跳则喻一归，如是三跳则喻三归，以三跳故得受安乐；众生亦尔，怖畏四魔恶猎师故受三归依，三归依故则得安乐。受安乐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是无尽，无尽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决定，决定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涅槃、佛性、决定、如来是一义者，云何说言有三归依？”

佛告迦葉：“善男子，一切众生怖畏生死故求三归，以三归故则知佛性、决定、涅槃。善男子，有法名一义异，有法名义俱异。名一义异者，佛常、法常、比丘僧常，涅槃、虚空皆亦是常，是名名一义异。名义俱异者，佛名为觉，法名不觉，僧名和合，涅槃名解脱，虚空名非善，亦名无碍，是为名义俱异。

“善男子，三归依者亦复如是，名义俱异，云何为一？是故我告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莫供养我，当供养僧。若供养僧，则得具足供养三归。’摩诃波阇波提即答我言：‘众僧之中，无佛无法，云何说言供养众僧则得具足供养三归？’我复告言：‘汝随我语，则供养佛；为解脱故，即供养法；众僧受者，则供养僧。’善男子，是故三归不得为一。善男子，如来或时说一为三、说三为一，如是之义，诸佛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知。”

迦葉复言：“如佛所说，毕竟安乐名涅槃者，是义云何？夫涅槃者，舍身舍智。若舍身智，谁当受乐？”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食已心闷，出外欲吐。既得吐已，而复回还，同伴问之：‘汝今所患，竟为差不？而复来还。’答言：‘已差，身得安乐。’如来亦尔，毕竟远离二十五有，永得涅槃安乐之处，不可动转，无有尽灭，断一切受，名无受乐。如是无受，名为常乐。若言如来有受乐者，无有是处。是故毕竟乐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迦葉复言：“不生不灭是解脱耶？”

“如是，如是，善男子，不生不灭即是解脱，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迦葉复言：“若不生不灭是解脱者，虚空之性亦无生灭应是如来，如如来性即是解脱。”

佛告迦葉：“善男子，是事不然。”

“世尊，何故不然？”

“善男子，如迦兰伽鸟及命命鸟，其声清妙，宁可同于乌鹊音不？”

“不也，世尊。乌鹊之声，比命命等，百千万倍，不可为比。”迦

葉复言："迦兰伽等，其声微妙，身亦不同，如来云何比之乌鹊？无异葶苈比须弥山。佛与虚空亦复如是。迦兰伽声，可喻佛声，不可以喻乌鹊之音。"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解甚深难解。如来有时以因缘故，引彼虚空以喻解脱，如是解脱即是如来。真解脱者，一切人天无能为匹，而此虚空实非其喻，为化众生故以虚空非喻为喻。当知解脱即是如来，如来之性即是解脱，解脱、如来无二无别。

"善男子，非喻者，如无比之物不可引喻，有因缘故可得引喻。如经中说：面貌端正犹月盛满，白象鲜洁犹如雪山。满月不得即同于面，雪山不得即是白象。善男子，不可以喻喻真解脱，为化众生故作喻耳。以诸譬喻，知诸法性，皆亦如是。"

迦葉复言："云何如来作二种说？"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执持刀剑，以瞋恚心欲害如来，如来和悦无恚恨色，是人当得坏如来身成逆罪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来身界不可坏故。所以者何？以无身聚，唯有法性，法性之性，理不可坏，是人云何能坏佛身？直以恶心故成无间。以是因缘，引诸譬喻，得知实法。"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我所欲说，汝今已说。又善男子，譬如恶人欲害其母，住于野田在谷积下。母为送食，其人见已，寻生害心，便前磨刀。母时知已，逃入积中。其人持刀，绕积遍斫，斫已欢喜生已杀想。其母寻后从谷积出，还至家中。于意云何？是人成就无间罪不？"

"不也，世尊。不可定说。何以故？若说有罪，母身应坏，身若不坏，云何言有？若说无罪，生已杀想，心怀欢喜，云何言无？是人虽不具足逆罪，而亦是逆。以是因缘，引诸譬喻，得知实法。"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以是因缘，我说种种方便譬喻以喻解脱。虽以无量阿僧祇喻，而实不可以喻为比。或有因缘亦可喻说，或有因缘不可喻说。是故解脱成就如是无量功德趣涅槃者，涅槃如来亦有如是无量功德，以如是等无量功德成就满故，名大涅槃。"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如来至处，为无有尽。处若无尽，当知寿命亦应无尽。"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护持正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断烦恼诸结缚者，当作如是护持正法。"

大般涅槃经卷第六

如来性品第四之三

“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中，有四种人，能护正法，建立正法，忆念正法，能多利益怜愍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何等为四？有人出世，具烦恼性，是名第一；须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阿那含人，是名第三；阿罗汉人，是名第四。是四种人出现于世，能多利益怜愍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

“云何名为具烦恼性？若有人能奉持禁戒，威仪具足，建立正法，从佛所闻解其文义，转为他人分别宣说，所谓少欲是道、多欲非道，广说如是八大人觉，有犯罪者教令发露忏悔灭除，善知菩萨方便所行秘密之法，是名凡夫，非第八人。第八人者不名凡夫，名为菩萨，不名为佛。

“第二人者名须陀洹、斯陀含。若得正法，受持正法，从佛闻法，如其所闻，闻已书写，受持读诵，转为他说。若闻法已，不写不受，不持不说，而言奴婢不净之物佛听畜者，无有是处。是名第二人。如是之人，未得第二、第三住处，名为菩萨，已得受记。

“第三人者名阿那含。阿那含者，诽谤正法，若言听畜奴婢仆使不净之物，受持外道典籍书论，及为客尘烦恼所障，诸旧烦恼之所覆盖，若藏如来真实舍利，及为外病之所恼害，或为四大毒蛇所侵，论说我者，悉无是处；若说无我，斯有是处。说著世法，无有是处；若说大乘相续不绝，斯有是处。若所受身，有八万虫，亦无是处；永离淫欲，乃至梦中不失不净，斯有是处。临终之日生怖畏者，亦无是处。阿那含者为何谓也？是人不还，如上所说。所有过患，永不能污。往返周旋，名为菩萨，已得受记，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则名为第三人也。

“第四人者名阿罗汉。阿罗汉者，断诸烦恼舍于重担，逮得己利所作已办，住第十地得自在智，随人所乐种种色像悉能示现，如所庄严欲成佛道即能得成。能成如是无量功德，名阿罗汉。

“是名四人，出现于世，能多利益怜愍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于人天中最尊最胜，犹如如来，名人中胜，为归依处。”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依是四种人。何以故？如《瞿师罗经》中，佛为瞿师罗说：‘若天魔梵，为欲破坏，变为佛像，具足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圆光一寻，面部圆满犹月盛明，眉间毫相白逾珂雪。如是庄严，来向汝者，汝当检校，定其虚实。既觉知已，应当降伏。’世尊，魔等尚能变作佛身，况当不能作罗汉等四种之身，坐卧空中，左胁出水，右胁出火，身出烟炎犹如火聚？以是因缘，我于是中心不生信，或有所说不能禀受，亦无敬念而作依止。”

佛言：“善男子，于我所说若生疑者，尚不应受，况如是等？是故应当善分别知，是善不善、可作不可作，如是作已，长夜受乐。善男子，譬如偷狗，夜入人舍，其家婢使若觉知者，即应驱骂：‘汝疾出

去。若不出者，当夺汝命。’偷狗闻之，即去不还。汝等从今亦应如是，降伏波旬，应作是言：‘波旬，汝今不应作如是像。若故作者，当以五系系缚于汝。’魔闻是已，便当还去，如彼偷狗更不复还。”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佛为瞿师罗长者说：‘若能如是降伏魔者，亦可得近大般涅槃。’如来何必说是四人为依止处？如是四人所可言说，未必可信。”

佛告迦葉：“善男子，如我所说，亦复如是，非为不尔。善男子，我为声闻有肉眼者说言降魔，不为修学大乘人说。声闻之人虽有天眼，故名肉眼；学大乘者虽有肉眼，乃名佛眼。何以故？是大乘经名为佛乘，而此佛乘最上最胜。

“善男子，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有怯弱者常来依附。其勇健人常教怯者：‘汝当如是持弓执箭，修学矟道、长钩、罥索。’又复告言：‘夫斗战者，虽如履刃，不应生于怖畏之想。当视人天生轻弱想，应自生心作勇健想。或时有人素无胆勇，诈作健相，执持弓刀，种种器仗以自庄严，来至阵中唱呼大唤，汝于是人亦复不应生于忧怖。如是辈人，若见汝时不怖畏者，当知是人不久散坏如彼偷狗。’善男子，如来亦尔，告诸声闻：‘汝等不应畏魔波旬。若魔波旬化作佛身至汝所者，汝当精勤坚固其心，降伏于魔。时魔即当愁忧不乐，复道而去。’善男子，如彼健人不从他习；学大乘者，亦复如是，得闻种种深密经典，其心欣乐，不生惊怖。何以故？如是修学大乘之人，已曾供养恭敬礼拜过去无量万亿佛故。虽有无量亿千魔众欲来侵娆，于是事中终不惊畏。

“善男子，譬如有人，得阿竭陀药，不畏一切毒蛇等畏，是药力故亦能消除一切毒等；是大乘经亦复如是，如彼药力，不畏一切诸魔毒等，亦能降伏，令更不起。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龙，性甚妒憋，欲害人时，或以眼视，或以气嘘，是故一切师子、虎、豹、豺狼、狗犬皆生怖畏。是等恶兽或闻声见形，或触其身，无不丧命。有善咒者，以咒力故，能令如是诸恶毒龙、金翅鸟等，恶象、师子、虎、豹、豺狼，皆悉调善，任为御乘。如是等兽，见彼善咒，即便调伏。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见魔波旬皆生恐怖，而魔波旬亦复不生畏惧之心，犹行魔业。学大乘者亦复如是，见诸声闻怖畏魔事，于此大乘不生信乐，先以方便降伏诸魔，悉令调善，堪任为乘，因为广说种种妙法。声闻、缘觉见调魔已，不生怖畏，于此大乘无上正法方生信乐，作如是言：‘我等从今不应于此正法之中而作障碍。’

“复次，善男子，声闻、缘觉于诸烦恼而生怖畏，学大乘者都无恐惧。修学大乘有如是力，以是因缘，先所说者，为欲令彼声闻、缘觉调伏诸魔，非为大乘。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不可消伏，甚奇甚特！若有闻者，闻已信受，能信如来是常住法，如是之人甚为希有如优昙华。我涅槃后，若有得闻如是大乘微妙经典生信敬心，当知是等于未

来世百千亿劫不堕恶道。”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我涅槃后，当有百千无量众生诽谤不信是大涅槃微妙经典。”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诸众生，于佛灭后，久近便当诽谤是经。世尊，复有何等纯善众生，当能拔济是谤法者？”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般涅槃后四十年中，于阎浮提广行流布，然后乃当隐没于地。

“善男子，譬如甘蔗、稻米、石蜜、乳酥、醍醐，随有之处，其土人民皆言是味味中第一。或复有人纯食粟米及以稗子，是人亦言：‘我所食者，最为第一。’是薄福人受业报故。若是福人，耳初不闻粟稗之名，所食唯是粳粮、甘蔗、石蜜、醍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钝根薄福不乐听闻。如彼薄福，憎恶粳粮及石蜜等；二乘之人亦复如是，憎恶无上《大涅槃经》。或有众生，其心甘乐听受是经，闻已欢喜，不生诽谤，如彼福人食于稻粮。

“善男子，譬如有王，居在山中险难恶处，虽有甘蔗、稻粮、石蜜，以其难得，贪惜积聚，不敢啖食，惧其有尽，唯食粟稗。有异国王闻之怜笑，即以车载稻粮、甘蔗而送与之。其王得已，即便分张，举国共食。民既食已，皆生欢喜，咸作是言：‘因彼王故，令我得是希有之食。’善男子，是四种人亦复如是，为此无上大法之将。是四种中，或有一人，见于他方无量菩萨虽学如是大乘经典，若自书写，若令他书，为利养故，为称誉故，为了法故，为依止故，为用博易其余经故，不能广为他人宣说，是故持是微妙经典，送至彼方与彼菩萨，令发无上菩提之心安住菩提。而是菩萨得是经已，即便广为他人演说，令无量众得受如是大乘法味，皆悉是此一菩萨力，所未闻经悉令得闻；如彼人民因王力故，得希有食。

“又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所流布处，当知其地即是金刚，是中诸人亦如金刚。若有能听如是经者，即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随其所愿悉得成就。如我今日所可宣说，汝等比丘应善受持。若有众生不能听闻如是经典，当知是人甚可怜愍。何以故？是人不能受持如是大乘经典甚深义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四十年中，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于阎浮提广行流布，过是已后没于地者，却后久近复当还出？”

佛言：“善男子，若我正法余八十年，前四十年，是经复当于阎浮提雨大法雨。”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经典正法灭时、正戒毁时、非法增长时、无如法众生时，谁能听受奉持读诵令其通利，供养恭敬，书写解说？唯愿如来，怜愍众生分别广说，令诸菩萨闻已受持，持已即得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问如是义。

"善男子，若有众生于熙连河沙等诸佛所发菩提心，乃能于是恶世受持如是经典，不生诽谤。

"善男子，若有能于一恒河沙等诸佛世尊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爱乐是典，不能为人分别广说。

"善男子，若有众生于二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正解信乐，受持读诵，亦不能为他人广说。

"若有众生于三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虽为他说，未解深义。

"若有众生于四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一分之义。虽复演说，亦不具足。

"若有众生于五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广为人说十六分中八分之义。

"若有众生于六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十二分义。

"若有众生于七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十四分义。

"若有众生于八恒河沙等佛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亦劝他人令得书写；自能听受，复劝他人令得听受；读诵通利，拥护坚持；怜愍世间诸众生故，供养是经，亦劝他人令其供养；恭敬尊重，读诵礼拜，亦复如是。具足能解，尽其义味，所谓如来常住不变，毕竟安乐。广说众生悉有佛性，善知如来所有法藏。供养如是诸佛等已，建立如是无上正法受持拥护。

"若有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知是人未来之世，必能建立如是正法受持拥护。是故汝今不应不知未来世中护法之人。何以故？是发心者，于未来世，必能护持无上正法。

"善男子，有恶比丘，闻我涅槃，不生忧愁：'今日如来入般涅槃，何期快哉！如来在世，遮我等利，今入般涅槃，谁复当有遮夺我者？若无遮夺，我则还得如来利养。如来在世，禁戒严峻，今入涅槃，悉当放舍。所受袈裟本为法式，今当废坏如木头幡。'如是等人，诽谤拒逆是大乘经。

"善男子，汝今应当如是忆持。若有众生成就具足无量功德，乃能信是大乘经典，信已受持。其余众生有乐法者，若能广为解说此经，其人闻已，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所作恶业皆悉除灭。若有不信是经典者，现身当为无量病苦之所恼害，多为众人所见骂辱。命终之后，人所轻贱，颜貌丑陋，资生艰难，常不供足。虽复少得，粗涩弊恶，生生常处贫穷下贱、诽谤正法邪见之家。若临终时，或值荒乱，刀兵竞起，帝王暴虐，怨家仇隙之所侵逼。虽有善友而不遭遇。资生所须，求不能得，虽少得利，常患饥渴。唯为凡下之所顾识，国王、大

臣悉不齿录。设复闻其有所宣说，正使是理终不信受。如是之人不至善处，如折翼鸟不能飞行，是人亦尔，于未来世不能得至人天善处。若复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经典，本所受形虽复粗陋，以经功德即便端正，威颜色力日更增多，常为人天之所乐见，恭敬爱恋，情无舍离。国王、大臣及家亲属，闻其所说，悉皆敬信。若我声闻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当为世间广宣如是大乘经典。

“善男子，譬如雾露，势虽欲住，不过日出，日既出已，消灭无余。善男子，是诸众生所有恶业亦复如是，住世势力，不过得见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灭一切恶业。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出家剃发，虽服袈裟，故未得受沙弥十戒。或有长者来请众僧，未受戒者即与大众俱共受请，虽未受戒，已堕僧数。善男子，若有众生发心始学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书持读诵亦复如是，虽未具足位阶十住，则已堕于十住数中。或有众生是佛弟子、或非弟子，若因贪怖，或因利养，听受是经，乃至一偈闻已不谤，当知是人则为已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因缘，我说四人为世间依。善男子，如是四人，若以佛说言非佛说，无有是处，是故我说如是四人为世间依。善男子，汝应供养如是四人。”

“世尊，我当云何识知是人而为供养？”

佛告迦葉：“若有建立护持正法，如是之人应从启请，当舍身命而供养之。如我于是大乘经说：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
故应供养，恭敬礼拜，
犹如事火，婆罗门等。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
故应供养，恭敬礼拜，
亦如诸天，奉事帝释。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供养师长，正应如是。今有所疑，唯愿广说。若有长宿护持禁戒，从年少边咨受未闻，云何是人当礼敬不？若当礼敬，是则不名为持戒也。若是年少护持禁戒，从诸宿旧破戒人边咨受未闻，复应礼不？若出家人，从在家人咨受未闻，复当礼不？然出家人不应礼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应当恭敬耆旧长宿，以是长宿先受具戒，成就威仪，是故应当供养恭敬。如佛言曰：‘其破戒者，是佛法中所不容受，犹如良田多有稊稗。’又如佛说：‘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应供养，如事帝释。’如是二句，其义云何？将非如来虚妄说耶？如佛言曰：‘持戒比丘亦有所犯。’何故如来而作是说？世尊亦于余经中说听治破戒，如是所说，其义未了。”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为未来诸菩萨等学大乘者说如是偈，不为声闻弟子说也。

"善男子，如我先说：'正法灭已毁正戒时，增长破戒非法盛时，一切圣人隐不现时，受畜奴婢不净物时，是四人中，当有一人出现于世，剃除须发出家修道。'见诸比丘各各受畜奴婢仆使不净之物，净与不净一切不知，是律非律亦复不识，是人为欲调伏如是诸比丘故，与共和光，不同其尘，自所行处及佛行处善能别知。虽见诸人犯波罗夷，默然不举。何以故？我出于世，为欲建立护持正法，是故默然而不举处。善男子，如是之人为护法故，虽有所犯，不名破戒。

"善男子，如有国王遇病崩亡，储君稚小未任绍继。有旃陀罗丰饶财宝，巨富无量，多有眷属，自以强力伺国虚弱篡居王位。治化未久，国人、居士、婆罗门等亡叛逃走，远投他国。虽有在者，乃至不欲眼见是王。或有长者、婆罗门等，不离本土。譬如诸树，随其生处，即是中死。旃陀罗王知其国人逃叛者众，寻即还遣诸旃陀罗守逻诸道。复于七日，击鼓唱令诸婆罗门：'有能为我作灌顶师者，当以半国而为爵赏。'诸婆罗门闻是语已，悉无来者，各作是言：'何处当有婆罗门种作如是事？'旃陀罗王复作是言：'婆罗门中，若无一人为我师者，我要当令诸婆罗门与旃陀罗共住食宿，同其事业。若有能来灌我顶者，半国之封，此言不虚。咒术所致三十三天上妙甘露不死之药，亦当共分而服食之。'

"尔时，有一婆罗门子，年在弱冠，修治净行，长发为相，善知咒术，往至王所白言：'大王，王所敕使，我悉能为。'尔时，大王心生欢喜，受此童子作灌顶师。诸婆罗门闻是事已，皆生瞋恚责此童子：'汝婆罗门，云何乃作旃陀罗师？'尔时，其王即分半国与是童子，因共治国，经历多时。尔时，童子语其王言：'我舍家法来作王师，然教大王微密咒术，而今大王犹不见亲。'时王答言：'我今云何不亲汝耶？'童子答言：'先王所有不死之药，犹未共食。'王言：'善哉！善哉！大师，我实不知。师若须者，唯愿持去。'是时童子闻王语已，即取归家，请诸大臣而共食之。诸臣食已，即共白王：'快哉大师，有是甘露不死之药！'王既知已，语其师言：'云何大师独与诸臣服食甘露，而不见分？'尔时，童子更以其余杂毒之药与王令服。王既服已，须臾药发，闷乱躄地，无所觉知犹如死人。

"尔时，童子立本储君还以为王，作如是言：'师子御座，法不应令旃陀罗升。我从昔来，未曾闻见旃陀罗种而为王也。若旃陀罗治国理民，无有是处。汝今应还绍继先王，正法治国。'尔时，童子经理是已，复以解药与旃陀罗，令其醒寤，既醒寤已，驱令出国。是时童子虽为是事，犹故不失婆罗门法。其余居士、婆罗门等闻其所作，叹未曾有，赞言：'善哉！善哉！仁者善能驱遣旃陀罗王。'

"善男子，我涅槃后，护持正法诸菩萨等亦复如是，以方便力，与彼破戒假名受畜一切不净物僧，同其事业。尔时，菩萨若见有人虽

多犯戒，能治毁禁诸恶比丘，即往其所恭敬礼拜，四事供养，经书什物悉以奉上。如其自无，要当方便从诸檀越求觅而与。为是事故，应畜八种不净之物。何以故？是人为治诸恶比丘，如彼童子驱旃陀罗。尔时，菩萨虽复恭敬礼拜是人受畜八种不净之物，悉无有罪。何以故？以是菩萨为欲摈治诸恶比丘，令清净僧得安隐住，流布方等大乘经典，利益一切诸天人故。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于经中说是二偈，令诸菩萨皆共赞叹护法之人，如彼居士、婆罗门等，称赞童子：'善哉！善哉！护法菩萨正应如是。'若有人见护法之人与破戒者同其事业，说有罪者，当知其人自受其殃。是护法者实无有罪。善男子，若有比丘犯禁戒已，憍慢心故覆藏不悔，当知是人名真破戒。菩萨摩诃萨为护法故，虽有所犯，不名破戒。何以故？以无憍慢，发露悔故。善男子，是故我于经中覆相，说如是偈：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
故应供养，恭敬礼拜。
犹如事火，婆罗门等，
如第二天，奉事帝释。

“以是因缘，我亦不为学声闻人，但为菩萨而说是偈。”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等菩萨摩诃萨于戒极缓，本所受戒，为具在不？”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何以故？本所受戒，如本不失。设有所犯，即应忏悔，悔已清净。善男子，如故堤塘，穿穴有孔，水则淋漏。何以故？无人治故。若有人治，水则不出。菩萨亦尔，虽与破戒共作布萨、受戒、自恣，同其僧事，所有戒律不如堤塘穿穴淋漏。何以故？若无清净持戒之人，僧则损减，慢缓懈怠，日有增长。若有清净持戒之人，即能具足，不失本戒。善男子，于乘缓者，乃名为缓；于戒缓者，不名为缓。菩萨摩诃萨于此大乘心不懈慢，是名本戒。为护正法，以大乘水而自澡浴，是故菩萨虽现破戒，不名为缓。”

迦葉菩萨白佛言：“众僧之中，有四种人，如庵罗果生熟难知。破戒、持戒，云何可识？”

佛言：“善男子，因大涅槃微妙经典则易可知。云何因是《大涅槃经》可得知耶？譬如田夫，种稻谷等，芸除稗莠，以肉眼观，名为净田，至其成实，草谷各异。如是八事能污染僧，若能除却，以肉眼观，则知清净。若有持戒、破戒，不作恶时，以肉眼观，难可分别；若恶彰露则易可知，如彼稗莠，易可分别。僧中亦尔，若能远离于八不净毒蛇之法，是名清净圣众福田，应为人天之所供养。清净果报，非是肉眼所能分别。

“复次，善男子，如迦罗迦林，其树众多。于是林中，唯有一树

名镇头迦。是迦罗迦树、镇头迦树，二果相似，不可分别。其果熟时，有一女人悉皆拾取。镇头迦果才有一分，迦罗迦果乃有十分。是女不识，赍来诣市而炫卖之。凡愚小儿复不别故，买迦罗迦果，啖已命终。有智人辈闻是事已，即问女人：‘姊，于何处持是果来？’是时女人即示方所，诸人即言：‘如是方所多有无量迦罗迦树，唯有一根镇头迦树。’诸人知已，笑而舍去。善男子，大众之中，八不净法亦复如是。于是众中多有受用如是八法，唯有一人清净持戒，不受如是八不净法，而知诸人受畜非法，然与同事不相舍离，如彼林中一镇头迦树。有优婆塞见是诸人多有非法，并不恭敬供养是人。若欲供养，应先问言：‘大德，如是八事，为受畜不？佛所听不？’若言佛听：‘如是之人，得共布萨、羯磨、自恣不？’是优婆塞如是问已，众皆答言：‘如是八事，如来怜愍，皆悉听畜。’优婆塞言：‘祇洹精舍有诸比丘，或言金银佛所听畜，或言不听。有言听者，是不听者不与共住、说戒、自恣，乃至不共一河饮水，利养之物悉不共之。汝等云何言佛听许？佛天中天虽复受之，汝等众僧亦不应畜。若有受者，乃至不应与共说戒、自恣、羯磨、同其僧事。若共说戒、自恣、羯磨、同僧事者，命终即当堕于地狱，如彼诸人食迦罗果已而便命终。’

“复次，善男子，譬如城市有卖药人，有妙甘药出于雪山，亦复多卖其余杂药，昧甘相似。时有诸人，咸皆欲买然不识别，至卖药所问言：‘汝有雪山药不？’其卖药人即答言：‘有。’是人欺诈，以余杂药语买者言：‘此是雪山甘好妙药。’时买药者以肉眼故，不能善别，即买持去，复作是念：‘我今已得雪山甘药。’迦葉，若声闻僧中，有假名僧、有真实僧、有和合僧，若持戒、破戒，于是众中等应供养恭敬礼拜。是优婆塞以肉眼故不能分别，喻如彼人不能分别雪山甘药。谁是持戒，谁是破戒，谁是真僧，谁是假僧，有天眼者，乃能分别。迦葉，若优婆塞知是比丘是破戒人，不应给施礼拜供养。若知是人受畜八法，亦复不应给施所须礼拜供养。若于僧中有破戒者，不应以被袈裟因缘恭敬礼拜。”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来所说，真实不虚，我当顶受，譬如金刚珍宝异物。如佛所说，是诸比丘当依四法。何等为四？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如是四法，应当证知，非四种人。”

佛言：“善男子，依法者，即是如来大般涅槃。一切佛法即是法性，是法性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常住不变。若复有言如来无常，是人不知不见法性。若不知见是法性者，不应依止。如上所说四人出世护持法者，应当证知而为依止。何以故？是人善解如来微密深奥藏故，能知如来常住不变。若言如来无常变易，无有是处。如是四人即名如来。何以故？是人能解如来密语及能说故。若有人能了知如来甚深密藏，及知如来常住不变，如是之人若为利养，说言如来是无常

者，无有是处。如是之人尚可依止，何况不依是四人也？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即是声闻。法性者即是如来，声闻者即是有为。如来者即是常住，有为者即是无常。善男子，若人破戒为利养故，说言如来无常变易，如是之人所不应依。善男子，是名定义。

“依义不依语者，义者名曰觉了，觉了义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满足，满足义者名曰如来常住不变，如来常住不变义者即是法常，法常义者即是僧常，是名依义不依语也。何等语言所不应依？所谓诸论绮饰文辞，如佛所说无量诸经，贪求无厌，多奸谀谄，诈现亲附，现相求利，经理白衣，为其执役，又复唱言：‘佛听比丘畜诸奴婢不净之物，金银珍宝、谷米仓库、牛羊象马，贩卖求利。于饥馑世怜愍子故，听诸比丘储贮陈宿，手自作食，不受而啖。’如是等语所不应依。

“依智不依识者，所言智者即是如来。若有声闻不能善知如来功德，如是之识不应依止。若知如来即是法身，如是真智所应依止。若见如来方便之身，言是阴、界、诸入所摄，食所长养，亦不应依。是故知识不可依止。若复有人作是说者，及其经书，亦不应依。

“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不了义经者谓声闻乘，闻佛如来深密藏处悉生疑怪，不知是藏出大智海，犹如婴儿无所别知，是则名为不了义也。了义者名为菩萨，真实智慧，随于自心，无碍大智，犹如大人无所不知，是名了义。又声闻乘名不了义，无上大乘乃名了义。若言如来无常变易，名不了义；若言如来常住不变，是名了义。声闻所说应证知者，名不了义；菩萨所说应证知者，名为了义。若言如来食所长养，是不了义；若言常住不变易者，是名了义。若言如来入于涅槃，如薪尽火灭，名不了义；若言如来入法性者，是名了义。声闻乘法则不应依。何以故？如来为欲度众生故，以方便力说声闻乘，犹如长者教子半字。善男子，声闻乘者，犹如初耕未得果实，如是名为不了义也。是故不应依声闻乘，大乘之法则应依止。何以故？如来为欲度众生故，以方便力说于大乘，是故应依，是名了义。如是四依应当证知。

“复次，依义者，义名质直，质直者名曰光明，光明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如来。又光明者名为智慧，质直者名为常住。如来常者名为依法，法者名常，亦名无边，不可思议，不可执持，不可系缚而亦可见。若有说言不可见者，如是之人所不应依。是故依法不依于人。

“若有人以微妙之语宣说无常，如是之言所不应依，是故依义不依于语。

“依智者，众僧是常，无为不变，不畜八种不净之物，是故依智不依于识。若有说言：‘识作识受，无和合僧。何以故？夫和合者，名无所有。无所有者，云何言常？’是故此识不可依止。

“依了义者，了义者名为知足，终不诈现威仪清白，憍慢自高，

贪求利养，亦于如来随宜方便所说法中不生执著，是名了义。若有能住如是等中，当知是人则为已得住第一义。是故名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不了义者，如经中说，一切烧燃，一切无常，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一切无我，是名不了义。何以故？以不能了如是义故，令诸众生堕阿鼻狱。所以者何？以取著故，于义不了。一切烧者，谓如来说涅槃亦烧；一切无常者，涅槃亦无常；苦、空、无我亦复如是。是故名为不了义经，不应依止。

“善男子，若有人言：‘如来怜愍一切众生，善知时宜，以知时故，说轻为重，说重为轻。’如来观知所有弟子，有诸檀越供给所须令无所乏，如是之人，佛则不听受畜奴婢、金银财宝、贩卖市易、不净物等。若诸弟子无有檀越供给所须，时世饥馑，饮食难得，为欲建立护持正法，我听弟子受畜奴婢、金银车乘、田宅谷米、卖易所须；虽听受畜如是等物，要当净施，笃信檀越，如是四法所应依止。若有戒律、阿毗昙、修多罗，不违是四，亦应依止。若有说言：‘有时非时，有能护法，不能护法，如来悉听一切比丘受畜如是不净物者。’如是之言不应依止。若有戒律、阿毗昙、修多罗中有同是说，如是三分，亦不应依。

“我为肉眼诸众生等说是四依，终不为于有慧眼者。是故我今说是四依：法者即是法性，义者即是如来常住不变，智者了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了义者了达一切大乘经典。”

大般涅槃经卷第七

如来性品第四之四

尔时，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说四种人等应当依耶？”

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我所说，应当依止。何以故？有四魔故。何等为四？如魔所说诸余经律能受持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有四种魔。若魔所说及佛所说，我当云何而得分别？有诸众生随逐魔行，复有随顺佛所教者，如是等辈复云何知？”

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岁后，是魔波旬渐当沮坏我之正法。譬如猎师，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复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优婆塞像、优婆夷像，亦复化作须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罗汉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无漏身，坏我正法。

“是魔波旬坏正法时，当作是言：‘菩萨昔于兜率天上没来，在此迦毗罗城白净王宫，依因父母爱欲和合生育是身。若言有人生于人中，为诸世间天人大众所恭敬者，无有是处。’又复说言：‘往昔苦行种种布施头目、髓脑、国城、妻子，是故今者得成佛道。以是因缘，为诸人、天、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之所恭

敬。’若有经律作是说者，当知悉是魔之所说。善男子，若有经律作如是言：‘如来正觉久已成佛，今方示现成佛道者，为欲度脱诸众生故。示有父母，依因爱欲和合而生，随顺世间作是示现。’如是经律，当知真是如来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说经律，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如来生时，于十方面，各行七步’不可信者，是魔所说。若复有说：‘如来出世，于十方面，各行七步，此是如来方便示现。’是名如来所说经律。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菩萨生已，父王使人将诣天祠，诸天见已，悉下礼敬，是故名佛。’复有难言：‘天者先出，佛在于后，云何诸天礼敬于佛？’作是难者，当知即是波旬所说。若有经言：‘佛到天祠，是诸天等，摩醯首罗、大梵天王、释提桓因，皆悉合掌，敬礼其足。’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若有经律说言：‘菩萨为太子时，以贪心故，四方娉妻，处在深宫，五欲自娱，欢悦受乐。’如是经律，波旬所说。若有说言：‘菩萨久已舍离贪心、妻息之属，乃至不受三十三天上妙五欲，如弃涕唾，何况人欲！剃除须发，出家修道。’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随顺魔经律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经律者，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佛在舍卫祇陀精舍，听诸比丘受畜奴婢仆使、牛、羊、象、马、驴、骡、鸡、猪、猫、狗、金、银、琉璃、真珠、玻瓈、车渠、玛瑙、珊瑚、琥珀、珂具、璧玉、铜、铁、釜鍑、大小铜盘所须之物，耕田种植，贩卖市易，储积谷米。如是众事，佛大慈故，怜愍众生，皆听畜之。’如是经律悉是魔说。若有说言：‘佛在舍卫祇陀精舍那梨楼鬼所住之处，尔时如来因婆罗门字羖羝德及波斯匿王，说言比丘不应受畜金、银、琉璃、玻瓈、真珠、车渠、玛瑙、珊瑚、琥珀、珂具、璧玉、奴婢仆使、童男童女、牛羊象马驴骡鸡猪猫狗等兽、铜铁釜鍑、大小铜盘、种种杂色床敷卧具、资生所须所谓屋宅，耕田种植，贩卖市易，自手作食，自磨自舂，治身咒术，调鹰方法，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占相男女，解梦吉凶，是男是女、非男非女，六十四能，复有十八惑人咒术种种工巧，或说世间无量俗事，散香、末香、涂香、熏香，种种华鬘治发方术，奸伪谄曲，贪利无厌，爱乐愦闹戏笑谈说，贪嗜鱼肉，和合毒药，治压香油，捉持宝盖及以革屣，造扇箱箧种种画像，积聚谷米、大小麦豆及诸果蓏，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及诸女人，高声大笑或复默然，于诸法中多生疑惑，多语妄说长短好丑或善不善，好著好衣，如是种种不净之物，于施主前躬自赞叹，出入游行不净之处，所谓沽酒、淫女、博弈，如是之人，我今不听在比丘中，应当休道，还俗役使，譬如稗莠悉灭无余。’当知是等经律所制，悉是如来之所说也。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

魔眷属；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菩萨为欲供养天神故入天祠，所谓梵天、大自在天、韦陀天、迦旃延天。所以入者？为欲调伏诸天人故。若言不尔，无有是处。’若言：‘菩萨不能入于外道邪论知其威仪、文章、伎艺，仆使斗诤不能和合，不为男女、国王、大臣之所恭敬，又亦不知和合诸药。以不知故乃名如来，如其知者，是邪见辈。又复如来于怨亲中其心平等，如以刀割及香涂身，于此二人不生增益损减之心，唯能处中，故名如来。’如是经律，当知是魔之所说也。若有说言：‘菩萨如是示入天祠外学法中，出家修道，示现知其威仪礼节，能解一切文章伎艺；示入书堂伎巧之处，能善和合仆使斗诤；于诸大众、童男童女、后宫妃后、人民长者、婆罗门等、王及大臣、贫穷等中最尊最上，复为是等之所恭敬，亦能示现如是等事。虽处诸见不生爱心，犹如莲华不受尘垢，为度一切诸众生故，善行如是种种方便，随顺世法。’如是经律，当知即是如来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是大菩萨。

“若有说言：‘如来为我解说经律，若恶法中轻重之罪及偷兰遮，其性皆重，我等律中终不为之。我久忍受如是之法。汝等不信，我当云何自舍己律，就汝律耶？汝所有律是魔所说，我等经律是佛所制。如来先说九部法印，如是九印印我经律。初不闻有方等经典一句一字，如来所说无量经律，何处有说方等经耶？如是等中，未曾闻有十部经名。如其有者，当知必定调达所作。调达恶人，以灭善法造方等经，我等不信。如是等经，是魔所说。何以故？破坏佛法相是非故。如是之言，汝经中有，我经中无。我经律中如来说言：我涅槃后，恶世当有不正经律，所谓大乘方等经典。’未来之世当有如是诸恶比丘。我又说言：‘过九部经有方等典，若有人能了知其义，当知是人正了经律，远离一切不净之物，微妙清净，犹如满月。’若有说言：‘如来虽为一一经律说如恒河沙等义味，我律中无，将知为无。如其有者，如来何故于我律中而不解说？是故我今不能信受。’当知是人则为得罪。是人复言：‘如是经律我当受持。何以故？当为我作知足少欲、断除烦恼、智慧涅槃、善法因故。’如是说者，非我弟子。若有说言：‘如来为欲度众生故，说方等经。’当知是人真我弟子。若有不受方等经者，当知是人非我弟子，不为佛法而出家也，即是邪见外道弟子。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不如是，是魔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复次，善男子，若有说言：‘如来不为无量功德之所成就，无常变异，以得空法宣说无我，不顺世间。’如是经律名魔所说。若有人言：‘如来正觉不可思议，亦为无量阿僧祇等功德所成，是故常住，无有变异。’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复有人言：‘或有比丘实不毁犯波罗夷罪，众人皆谓犯波罗夷，

如断多罗树。’而是比丘实无所犯。何以故？我常说言：‘四波罗夷，若犯一者，犹如析石，不可还合。’若有自说得过人法，是则名为犯波罗夷。何以故？实无所得，诈现得相故。如是之人退失人法，是名波罗夷。所谓若有比丘少欲知足，持戒清净住空闲处。若王大臣见是比丘，生心念言谓得罗汉，即前赞叹恭敬礼拜，复作是言：‘如是大师，舍是身已，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比丘闻已，即答王言：‘我实未得沙门道果，王莫称我已得道果。唯愿大王，勿为我说不知足法。不知足者，乃至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默然受。我今若当默然受者，当为诸佛之所呵责。知足之行，诸佛所赞。是故我欲终身欢乐奉修知足。又知足者，我定自知未得道果，王称我得，我今不受，故名知足。’时王答言：‘大师实得阿罗汉果，如佛无异。’尔时，其王普皆宣告内外人民中宫妃后，悉令皆知得沙门果。是故咸令一切闻者，心生敬信，供养尊重。如是比丘真是梵行清净之人，以是因缘普令诸人得大福德，而是比丘实不毁犯波罗夷罪。何以故？前人自生欢喜之心赞叹供养故，如是比丘当有何罪？若有说言是人得罪，当知是经是魔所说。

“复有比丘说佛秘藏甚深经典，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以是性故断无量亿诸烦恼结，即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除一阐提。若王大臣作如是言：‘比丘汝当作佛，不作佛耶？有佛性不？’比丘答言：‘我今身中定有佛性，成以不成，未能审之。’王言：‘大德，如其不作一阐提者，必成无疑。’比丘言尔：‘实如王言。’是人虽言定有佛性，亦复不犯波罗夷也。复有比丘即出家时作是思惟：‘我今必定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之人虽未得成无上道果，已为得福无量无边、不可称计。假使有人当言是人犯波罗夷，一切比丘无不犯者。何以故？我于往昔八十亿劫，常离一切不净之物，少欲知足，威仪成就，善修如来无上法藏，亦自定知身有佛性，是故我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名为佛有大慈悲。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不能随顺是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是大菩萨。

“复有说言：‘无四波罗夷、十三僧残、二不定法、三十舍堕、九十一堕、四忏悔法、众多学法、七灭诤等，无偷兰遮、五逆等罪及一阐提。若有比丘犯如是等堕地狱者，外道之人悉应生天。何以故？诸外道等无戒可犯。是故如来示现怖人故说斯戒。’若言佛说：‘我诸比丘若欲行淫，应舍法服，著俗衣裳，然后行淫。复应生念，淫欲因缘，非我过咎。如来在世，亦有比丘习行淫欲得正解脱，或命终后生于天上。古今有之，非独我作。或犯四重，或犯五戒，或行一切不净律仪，犹故而得真正解脱。如来虽说犯突吉罗，如忉利天日月岁数八百万岁堕在地狱，亦是如来示现怖人。’言波罗夷至突吉罗轻重无差，是诸律师妄作此言，言是佛制，毕定当知非佛所说，如是言说是魔经律。

“若复说言：‘于诸戒中，若犯小戒乃至微细，当受苦报无有齐

限。如是知已，防护自身如龟藏六。’若有律师复作是言：‘凡所犯戒都无罪报。’如是之人不应亲近。如佛所说：‘若过一法，是名妄语，不见后世，无恶不造。’是故不应亲近是人。我佛法中清净如是，况复有犯偷兰遮罪，或犯僧残及波罗夷而非罪耶？是故应当深自防护如是等法。若不守护，更以何法名为禁戒？我于经中亦说：‘有犯四波罗夷，乃至微细突吉罗等，应当苦治。众生若不护持禁戒，云何当得见于佛性？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因见佛性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九部经中无方等经，是故不说有佛性也。经虽不说，当知实有。’若作是说，当知是人真我弟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说，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九部经中所未曾闻。如其说有，云何不犯波罗夷耶？”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说，实不毁犯波罗夷也。善男子，譬如有人，说言大海唯有七宝，无八种者，是人无罪；若有说言九部经中无佛性者，亦复无罪。何以故？我于大乘大智海中说有佛性，二乘之人所不知见，是故说无，不得罪也。如是境界，诸佛所知，非是声闻、缘觉所及。

“善男子，若人不闻如来甚深秘密藏者，云何当知有佛性耶？何等名为秘密之藏？所谓方等大乘经典。善男子，有诸外道，或说我常，或说我断；如来不尔，亦说有我，亦说无我，是名中道。若有说言：‘佛说中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烦恼覆故，不知不见。是故应当勤修方便，断坏烦恼。’若有能作如是说者，当知是人不犯四重。若不能作如是说者，是则名为犯波罗夷。若有说言：‘我已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有佛性故。有佛性者，必定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缘，我今已得成就菩提。’当知是人则名为犯波罗夷罪。何以故？虽有佛性，以未修习诸善方便，是故未见；以未见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义故，佛法甚深不可思议。”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有王问言，云何比丘堕过人法？”

佛告迦葉：“若有比丘，为利养故，为饮食故，作诸谀谄奸伪欺诈：‘云何当令诸世间人定实知我是乞士也？以是因缘，令我大得利养名誉。’如是比丘多愚痴故，长夜常念：‘我实未得四沙门果，云何当令诸世间人谓我已得？复当云何令诸优婆塞、优婆夷等，咸共指我作如是言，是人福德，真是圣人？’如是思惟，正为求利，非为求法。行来出入进止安详，执持衣钵不失威仪，独坐空处如阿罗汉，令世间人咸作是言：‘如是比丘，善好第一，精勤苦行，修寂灭法。”以是因缘，我当大得门徒弟子，诸人亦当大致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令多女人敬念爱重。’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作如是事，堕过人法。

“复有比丘，为欲建立无上正法，住空寂处，非阿罗汉而欲令人谓是罗汉、是好比丘、是善比丘、寂静比丘，令无量人生于信心。‘以此因缘，我得无量诸比丘等以为眷属，因是得教破戒比丘及优婆塞悉

令持戒。以是因缘，建立正法，光扬如来无上大事，开显方等大乘法化，度脱一切无量众生，善解如来所说经律轻重之义。’复言，‘我今亦有佛性。有经名曰如来秘藏，于是经中，我当必定得成佛道，能尽无量亿烦恼结，广为无量诸优婆塞说言，汝等尽有佛性，我之与汝俱当安住如来道地，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无量亿诸烦恼结。’作是说者，是人不名堕过人法，名为菩萨。

“若言有犯突吉罗者，忉利天上日月岁数八百万岁堕地狱中受诸罪报，何况故犯偷兰遮罪！此大乘中若有比丘犯偷兰遮，不应亲近。何等名为大乘经中偷兰遮罪？若有长者，造立佛寺，以诸华鬘用供养佛。有比丘见华贯中缕，不问辄取，犯偷兰遮。若知不知，亦如是犯。若以贪心，破坏佛塔，犯偷兰遮。如是之人，不应亲近。若王大臣见塔朽故，为欲修补，供养舍利，于是塔中或得珍宝即寄比丘。比丘得已，自在而用，如是比丘名为不净，多起斗诤，善优婆塞不应亲近供养恭敬。如是比丘名为无根，名为二根，名不定根。不定根者，欲贪女时身即为女，欲贪男时身即为男。如是比丘名为恶根，不名为男，不名为女，不名出家，不名在家。如是比丘不应亲近供养恭敬。于佛法中沙门法者，应生悲心，覆育众生，乃至蚁子应施无畏，是沙门法；远离饮酒乃至嗅香，是沙门法；不得妄语，乃至梦中不念妄语，是沙门法；不生欲心，乃至梦中亦复如是，是沙门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梦行淫欲，是犯戒不？”

佛言：“不也。应于淫欲生臭秽想，乃至不生一念净想，远离女人烦恼爱想。若梦行淫，寤应生悔。比丘乞食受供养时，应如饥世食子肉想。若生淫欲，应疾舍离。如是法门，当知是佛所说经律。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是名菩萨。

“若有说言：‘佛听比丘常翘一脚，寂默不言，投渊赴火，自坠高岩，不避险难，服毒断食，卧灰土上，自缚手足，杀害众生，方道咒术，旃陀罗子，无根、二根及不定根，身根不具，如是等辈，如来悉听出家为道。’是名魔说。佛先听食五种牛味及以油蜜，憍奢耶衣、革屣等物。除是之外，若有说言：‘听著摩诃楞伽，一切种子悉听贮畜，草木之属皆有寿命，佛说是已，便入涅槃。’若有经律作是说者，当知即是魔之所说。我亦不听常翘一脚，若为法故听行住坐卧。又亦不听服毒断食，五热炙身，系缚手足，杀害众生，方道咒术，珂具象牙以为革屣，储畜种子，草木有命，著摩诃楞伽。若言世尊作如是说，当知是为外道眷属，非我弟子。我唯听食五种牛味及油蜜等，听著革屣、憍奢耶衣。我说四大无有寿命。若有经律作是说者，是名佛说。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当知是等真我弟子。若有不随佛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经律者，当知是人是大菩萨。

“善男子，魔说、佛说，差别之相，今已为汝广宣分别。”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魔说、佛说差别之相，因是得入佛法深义。”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如是晓了分别，是名黠慧。

"善男子，所言苦者，不名圣谛。何以故？若言苦是苦圣谛者，一切牛羊驴马及地狱众生应有圣谛。善男子，若复有人，不知如来甚深境界常住不变微密法身，谓是食身，非是法身；不知如来道德威力，是名为苦。何以故？以不知故，法见非法，非法见法。当知是人必堕恶趣，轮转生死，增长诸结，多受苦恼。若有能知如来常住，无有变易，或闻常住二字音声，若一经耳即生天上；后解脱时，乃能证知如来常住，无有变易。既证知已，而作是言：'我于往昔曾闻是义，今得解脱方乃证知。我于本际以不知故，轮转生死周遍无穷，始于今日乃得真智。'若如是知，真是修苦，多所利益。若不知者，虽复勤修，无所利益。是名知苦，名苦圣谛。若人不能如是修习，是名为苦，非苦圣谛。

"苦集谛者，于真法中不生真智，受不净物所谓奴婢，能以非法言是正法，断灭正法不令久住。以是因缘，不知法性。以不知故，轮转生死，多受苦恼，不得生天及正解脱。若有深知，不坏正法，以是因缘，得生天上及正解脱。若有不知苦集谛处，而言正法无有常住，悉是灭法，以是因缘，于无量劫流转生死受诸苦恼。若能知法常住不异，是名知集，名集圣谛。若人不能如是修习，是名为集，非集圣谛。

"苦灭谛者，若有多修习学空法，是为不善。何以故？灭一切法故，坏于如来真法藏故。作是修学，是名修空。修苦灭者，逆于一切诸外道等。若言修空是灭谛者，一切外道亦修空法，应有灭谛。若有说言：'有如来藏，虽不可见，若能灭除一切烦恼，尔乃得入。'若发此心一念因缘，于诸法中而得自在。若有修习如来密藏无我空寂，如是之人，于无量世在生死中流转受苦。若有不作如是修者，虽有烦恼，疾能灭除。何以故？因知如来秘密藏故。是名苦灭圣谛。若能如是修习灭者，是我弟子。若有不能作如是修，是名修空，非灭圣谛。

"道圣谛者，所谓佛、法、僧宝及正解脱。有诸众生颠倒心言：'无佛、法、僧及正解脱，生死流转犹如幻化。'修习是见，以此因缘，轮转三有，久受大苦。若能发心见于如来常住无变，法、僧、解脱亦复如是，乘此一念，于无量世自在果报随意而得。何以故？我于往昔以四倒故，非法计法，受于无量恶业果报。我今已灭如是见故成佛正觉。是名道圣谛。若有人言：'三宝无常。'修习是见，是虚妄修，非道圣谛。

"若修是法为常住者，是我弟子，真见修习四圣谛法。是名四圣谛。"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修习甚深四圣谛法。"

佛告迦葉："善男子，谓四倒者：

"于非苦中生于苦想，名曰颠倒。非苦者，名为如来。生苦想

者，谓于如来无常变异。若说如来是无常者，名大罪苦。若言：‘如来舍此苦身，入于涅槃，如薪尽火灭。’是名非苦而生苦想，是名颠倒。我若说言：‘如来常者，即是我见，以我见故有无量罪，是故应说如来无常。如是说者，我则受乐。’如来无常，即为是苦，若是苦者，云何生乐？以于苦中生乐想故，名为颠倒。乐生苦想，名为颠倒。乐者即是如来，苦者如来无常。若说如来是无常者，是名乐中生于苦想。如来常住，是名为乐。若我说言：‘如来是常，云何复得入于涅槃？若言如来非是苦者，云何舍身而取灭度？’以于乐中生苦想故，名为颠倒。是名初倒。

“无常常想，常无常想，是名颠倒。无常者，名不修空，不修空故，寿命短促。若有说言不修空寂得长寿者，是名颠倒。是名第二颠倒。

“无我我想，我无我想，是名颠倒。世间之人亦说有我，佛法之中亦说有我。世间之人虽说有我，无有佛性，是则名为于无我中而生我想，是名颠倒。佛法有我，即是佛性，世间之人说佛法无我，是名我中生无我想。若言：‘佛法必定无我，是故如来敕诸弟子修习无我。’名为颠倒。是名第三颠倒。

“净不净想，不净净想，是名颠倒。净者即是如来常住，非杂食身，非烦恼身，非是肉身，非是筋骨系缚之身。若有说言：‘如来无常，是杂食身，乃至筋骨系缚之身。法、僧、解脱是灭尽者。’是名颠倒。不净净想，名颠倒者，若有说言：‘我此身中，无有一法是不净者。以无不净，定当得入清净之处。如来所说修不净观，如是之言，是虚妄说。’是名颠倒。是则名为第四颠倒。”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从今日始得正见。世尊，自是之前，我等悉名邪见之人。世尊，二十五有，有我不耶？”

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如是我义，从本已来，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是故众生不能得见。

“善男子，如贫女人，舍内多有真金之藏，家人大小无有知者。时有异人，善知方便，语贫女人：‘我今雇汝，汝可为我芸除草秽。’女即答言：‘我不能也。汝若能示我子金藏，然后乃当速为汝作。’是人复言：‘我知方便，能示汝子。’女人答言：‘我家大小尚自不知，况汝能知？’是人复言：‘我今审能。’女人答言：‘我亦欲见，并可示我。’是人即于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见已，心生欢喜，生奇特想，宗仰是人。善男子，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一切众生不能得见，如彼宝藏，贫人不知。善男子，我今普示一切众生所有佛性，为诸烦恼之所覆蔽，如彼贫人有真金藏不能得见。如来今日普示众生诸觉宝藏，所谓佛性，而诸众生见是事已，心生欢喜，归仰如来。善方便者，即是如来；贫女人者，即是一切无量众生；真金藏者，即佛性也。

“复次，善男子，譬如女人生育一子，婴孩得病，是女愁恼求觅医师。医师既来，合三种药，酥、乳、石蜜，与之令服。因告女人：‘儿服药已，且莫与乳。须药消已，尔乃与之。’是时女人即以苦物用涂其乳，母语儿言：‘我乳毒涂，不可复触。’小儿渴乏，欲得母乳，闻乳毒气，便远舍去。遂至药消，母人以水净洗其乳，唤其子言：‘来与汝乳。’是时小儿虽复饥渴，先闻毒气，是故不来。母复语言：‘为汝服药，故以毒涂。汝药已消，我已洗竟，汝便可来，饮乳无苦。’是儿闻已，渐渐还饮。善男子，如来亦尔，为度一切，教诸众生修无我法；如是修已，永断我心，入于涅槃。为除世间诸妄见故，示现出过世间法故，复示世间计我虚妄非真实故，修无我法清净身故。喻如女人为其子故，以苦味涂乳；如来亦尔，为修空故，说言诸法悉无有我。如彼女人净洗乳已，而唤其子欲令还服；我今亦尔，说如来藏，是故比丘不应生怖。如彼小儿，闻母唤已，渐还饮乳；比丘亦尔，应自分别如来秘藏，不得不有。”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实无有我。何以故？婴儿生时，无所知晓。若有我者，即生之日，寻应有知，以是义故，定知无我。若定有我，受生已后，应无终殁。若使一切皆有佛性是常住者，应无坏相。若无坏相，云何而有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及旃陀罗、畜生差别？今见业缘种种不同，诸趣各异，若定有我，一切众生应无胜负。以是义故，定知佛性非是常法。若言佛性定是常者，何缘复说有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恚、邪见？若我性常，何故酒后迷荒醉乱？若我性常，盲应见色，聋应闻声，哑应能语，拘躄能行。若我性常，不应避于火坑、大水、毒药、刀剑、恶人、禽兽。若我常者，本所更事不应忘失。若不忘失，何缘复言我曾何处见是人耶？若我常者，则不应有少壮老等衰盛力势忆念往事。若我常者，止住何处？为在涕唾青黄赤白诸色中耶？若我常者，应遍身中，如胡麻油间无空处，若断身时，我亦应断。”

佛告迦葉：“善男子，譬如王家有大力士，其人眉间有金刚珠，与余力士捔力相扑，而彼力士以头抵触，其额上珠寻没肤中，都不自知是珠所在。其处有疮，即命良医欲自疗治。时有明医善知方药，即知是疮因珠入体，是珠入皮即便停住。是时良医寻问力士：‘卿额上珠为何所在？’力士惊答：‘大师医王，我额上珠乃失去耶！是珠今者为何所在？将非幻化？’忧愁啼哭。是时良医慰喻力士：‘汝今不应生大愁苦。汝因斗时，宝珠入体，今在皮里，影现于外。汝曹斗时，瞋恚毒盛，珠陷入体，故不自知。’是时力士不信医言：‘若在皮里，脓血不净，何缘不出？若在筋里，不应可见。汝今云何欺诳于我？’时医执镜以照其面，珠在镜中明了显现。力士见已，心怀惊怪生奇特想。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不能亲近善知识故，虽有佛性皆不能见，而为贪淫、瞋恚、愚痴之所覆蔽，故堕地狱、畜生、饿鬼、阿修罗、旃陀罗、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生如是等种种家中。因心所起

种种业缘，虽受人身，聋盲喑痖，拘躄癃跛，于二十五有受诸果报。贪淫、瞋恚、愚痴覆心，不知佛性。如彼力士，宝珠在体，谓呼失去；众生亦尔，不知亲近善知识故，不识如来微密宝藏，修学无我。喻如非圣，虽说有我，亦复不知我之真性；我诸弟子亦复如是，不知亲近善知识故，修学无我，亦复不知无我之处。尚自不知无我真性，况复能知有我真性？善男子，如来如是说诸众生皆有佛性，喻如良医示彼力士金刚宝珠。是诸众生为诸无量亿烦恼等之所覆蔽，不识佛性，若尽烦恼，尔时乃得证知了了；如彼力士，于明镜中，见其宝珠。善男子，如来秘藏如是无量，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一味药，名曰乐味。其味极甜，在深丛下，人无能见。有人闻香，即知其地当有是药。过去往世有转轮王，于此雪山，为此药故，在在处处造作木筒以接是药。是药熟时，从地流出，集木筒中，其味真正。王既殁已，其后是药，或醋、或醎、或甜、或苦、或辛、或淡，如是一味随其流处有种种异。是药真味，停留在山犹如满月，凡人薄福，虽以钁斸加功困苦而不能得。复有圣王出现于世，以福因缘，即得是药真正之味。善男子，如来秘藏其味亦尔，为诸烦恼丛林所覆，无明众生不能得见。一味者喻如佛性，以烦恼故出种种味，所谓地狱、畜生、饿鬼、天、人、男女、非男非女、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佛性雄猛，难可沮坏，是故无有能杀害者。若有杀者，则断佛性，如是佛性终不可断。性若可断，无有是处。如我性者，即是如来秘密之藏。如是秘藏，一切无能沮坏烧灭。虽不可坏，然不可见，若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乃证知。以是因缘，无能杀者。”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无杀者，应当无有不善之业。”

佛告迦葉：“实有杀生。何以故？善男子，众生佛性住五阴中，若坏五阴名曰杀生，若有杀生即堕恶趣。以业因缘而有刹利、婆罗门等、毗舍、首陀及旃陀罗、若男若女、非男非女、二十五有差别之相流转生死。非圣之人横计于我大小诸相犹如稗子，或如米豆，乃至母指，如是种种妄生忆想，妄想之想无有真实。出世我相名为佛性，如是计我，是名最善。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善知伏藏，即取利钁斸地直下，磐石沙砾直过无难，唯至金刚不能穿彻。夫金刚者，所有刀斧不能沮坏。善男子，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一切论者、天魔波旬及诸人天所不能坏。五阴之相即是起作，起作之相喻如石沙可穿可坏。佛性者，喻如金刚不可沮坏。以是义故，坏五阴者名为杀生。善男子，必定当知佛法如是不可思议。

大般涅槃经卷第八

如来性品第四之五

“善男子，方等经者，犹如甘露，亦如毒药。”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如来何缘说方等经，譬如甘露，亦如毒药？”

佛言：“善男子，汝今欲知如来秘藏真实义不？”

迦葉言尔：“我今实欲得知如来秘藏之义。”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或有服甘露，伤命而早夭，
或复服甘露，寿命得长存，
或有服毒生，有缘服毒死。
无碍智甘露，所谓大乘典，
如是大乘典，亦名杂毒药。
如酥醍醐等，及以诸石蜜，
服消则为药，不消则为毒。
方等亦如是，智者为甘露，
愚不知佛性，服之则成毒。
声闻及缘觉，大乘为甘露，
犹如诸味中，乳最为第一。
如是勤精进，依因于大乘，
得至于涅槃，成人中象王。
众生知佛性，犹如迦葉等，
无上甘露味，不生亦不死。
迦葉汝今当，善分别三归，
如是三归性，则是我之性。
若能谛观察，我性有佛性，
当知如是人，得入秘密藏，
知我及我所，是人已出世。
佛法三宝性，无上第一尊，
如我所说偈，其性义如是。

尔时，迦葉复说偈言：

“我今都不知，归依三宝处，
云何当归趣，无上无所畏？
不知三宝处，云何作无我？
云何归佛者，而得于安慰？
云何归依法？唯愿为我说。
云何得自在？云何不自在？
云何归依僧，转得无上利？
云何真实说，未来成佛道？

未来若不成，云何归三宝？
我今无预知，当行次第依。
云何未怀妊，而作生子想？
若必在胎中，则名为有子，
子若在胎中，定当生不久，
是名为子义，众生业亦然。
如佛之所说，愚者不能知，
以其不知故，轮回生死狱。
假名优婆塞，不知真实义，
唯愿广分别，除断我疑网。
如来大智慧，唯垂哀分别，
愿说于如来，秘密之宝藏。”

“迦葉汝当知，我今当为汝，
善开微密义，令汝疑得断。
今当至心听，汝于诸菩萨，
则与第七佛，同其一名号。
归依于佛者，真名优婆塞，
终不更归依，其余诸天神；
归依于法者，则离于杀害；
归依圣僧者，不求于外道。
如是归三宝，则得无所畏。”

迦葉白佛言：

“我亦归三宝，是名为正路，
诸佛之境界。
三宝平等相，常有大智性，
我性及佛性，无二无差别。
是道佛所赞，正进安止处，
亦名正遍见，故为佛所称。
我亦趣善逝，所赞无上道，
是最为甘露，诸有所无有。”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汝今不应如诸声闻凡夫之人分别三宝，于此大乘无有三归分别之相。所以者何？于佛性中即有法、僧，为欲化度声闻凡夫，故分别说三归异相。善男子，若欲随顺世间法者，则应分别有三归依。

“善男子，菩萨应作如是思惟：‘我今此身归依于佛。若即此身得成佛道，既成佛已，不当恭敬礼拜供养于诸世尊。何以故？诸佛平等，等为众生作归依故。若欲尊重法身舍利，便应礼敬诸佛塔庙。所

以者何？为欲化度诸众生故，亦令众生于我身中起塔庙想礼拜供养，如是众生以我法身为归依处。一切众生皆依非真邪伪之法，我当次第为说真法。又有归依非真僧者，我当为作依真僧处。若有分别三归依者，我当为作一归依处，无三差别，于生盲众为作眼目，复当为诸声闻、缘觉作真归处。’善男子，如是菩萨为无量恶诸众生等及诸智者而作佛事。

“善男子，譬如有人临阵战时，即生心念：‘我于是中最为第一，一切兵众悉依恃我。’亦如王子如是思惟：‘我当调伏其余王子，绍继大王霸王之业而得自在，令诸王子悉见归依。’是故不应生下劣心。如王、王子，大臣亦尔。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作是思惟：‘云何三事与我一体？’善男子，我示三事，即是涅槃。如来者名无上士，譬如人身，头最为上，非余支节手足等也。佛亦如是，最为尊上，非法、僧也。为欲化度诸世间故，种种示现差别之相，如彼梯橙。是故汝今不应受持如凡愚人所知三归差别之相。汝于大乘，猛利决断，应如刚刀。”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知故问，非为不知。我为菩萨大勇猛者，问于无垢清净行处，欲令如来为诸菩萨广宣分别奇特之事，称扬大乘方等经典。如来大悲今已善说，我亦如是安住其中所说菩萨清净行处，即是宣说《大涅槃经》。世尊，我今亦当广为众生显扬如是如来秘藏，亦当证知真三归处。若有众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经》，其人则能自然了达三归依处。何以故？如来秘藏有佛性故。其有宣说是经典者，皆言身中尽有佛性。如是之人则不远求三归依处。何以故？于未来世，我身即当成就三宝，是故声闻、缘觉之人及余众生，皆依于我，恭敬礼拜。”

“善男子，以是义故，应当正学大乘经典。”

迦葉复言：“佛性如是不可思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亦不可思议。”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成就深利智慧，我今当更善为汝说入如来藏。

“若我住者，即是常法，不离于苦；若无我者，修行净行，无所利益。若言诸法皆无有我，是即断见；若言我住，即是常见。若言一切行无常者，即是断见；诸行常者，复是常见。若言苦者，即是断见；若言乐者，复是常见。修一切法常者，堕于断见；修一切法断者，堕于常见。如步屈虫，要因前脚得移后足；修常、断者亦复如是，要因断、常。以是义故，修余法苦者皆名不善，修余法乐者则名为善。修余法无我者，是诸烦恼分。修余法常者，是则名曰如来秘藏，所谓涅槃无有窟宅。修余无常法者，即是财物。修余常法者，谓佛、法、僧及正解脱。当知如是佛法中道，远离二边而说真法。凡夫愚人于中无疑，如羸病人服食酥已，气力轻便。有无之法，体性不

定。譬如四大，其性不同，各相违反，良医善知，随其偏发而消息之。善男子，如来亦尔，于诸众生犹如良医，知诸烦恼体相差别而为除断，开示如来秘密之藏，清净佛性常住不变。

“若言有者，智不应染。若言无者，即是妄语。若言有者，不应默然，亦复不应戏论诤讼，但求了知诸法真性。凡夫之人戏论诤讼，不解如来微密藏故。若说于苦，愚人便谓身是无常说一切苦，复不能知身有乐性。若说无常者，凡夫之人计一切身皆是无常，譬如瓦坏；有智之人应当分别，不应尽言一切无常。何以故？我身即有佛性种子。若说无我，凡夫当谓一切佛法悉无有我；智者应当分别无我假名不实，如是知已，不应生疑。若言如来秘藏空寂，凡夫闻之生断灭见；有智之人应当分别如来是常，无有变易。若言解脱喻如幻化，凡夫当谓得解脱者即是磨灭；有智之人应当分别，人中师子虽有去来，常住无变。若言无明因缘诸行，凡夫之人闻已分别生二法想，明与无明；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诸行因缘识者，凡夫谓二，行之与识；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十善十恶可作不可作，善道恶道，白法黑法，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应修一切法苦，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一切行无常者，如来秘藏亦是无常，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一切法无我，如来秘藏亦无有我，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我与无我性无有二，如来秘藏其义如是。不可称计无量无边诸佛所赞，我今于是一切功德成就经中皆悉说已。

“善男子，我与无我，性相无二，汝应如是受持顶戴。善男子，汝亦应当坚持忆念如是经典，如我先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说：‘我、无我，无有二相。’如因乳生酪，因酪得生酥，因生酥得熟酥，因熟酥得醍醐，如是酪性，为从乳生？为从自生？从他生耶？乃至醍醐亦复如是。若从他生，即是他作，非是乳生；若非乳生，乳无所为。若自生者，不应相似相续而生。若相续生，则不俱生；若不俱生，五种之味则不一时；虽不一时，定复不从余处来也。当知乳中先有酪相，甘味多故，不能自变，乃至醍醐亦复如是。是牛食啖水草因缘，血脉转变而得成乳。若食甘草，其乳则甜；若食苦草，乳则苦味。雪山有草，名曰肥腻，牛若食者纯得醍醐，无有青黄赤白黑色。谷草因缘，其乳则有色味之异。是诸众生以明无明业因缘故生于二相，若无明转，则变为明。一切诸法善不善等，亦复如是，无有二相。”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乳中有酪，是义云何？世尊，若言乳中定有酪相，以微细故不可见者，云何说言从乳因缘而生于酪？法若本无则名为生，如其已有，云何言生？若言乳中定有酪相，百草之中亦应有乳，如是乳中亦应有草。若言乳中定无酪者，云何因乳而得生酪？若法本无而后生者，何故乳中不生于草？”

“善男子，不可定言乳中有酪、乳中无酪，亦不可说从他而生。若言乳中定有酪者，云何而得体味各异？是故不可说言乳中定有酪性。若言乳中定无酪者，乳中何故不生兔角？置毒乳中，酪则杀人，是故不可说言乳中定无酪性。若言是酪从他生者，何故水中不生于酪？是故不可说言酪从他生。善男子，是牛食啖草因缘故，血则变白，草血灭已，众生福力变而成乳。是乳虽从草血而出，不得言二，唯得名为从因缘生，酪至醍醐亦复如是。以是义故，得名牛味。是乳灭已，因缘成酪。何等因缘？若酢若暖，是故得名从因缘有，乃至醍醐亦复如是。是故不得定言乳中无有酪相，从他生者，离乳而有，无有是处。

“善男子，明与无明亦复如是。若与烦恼诸结俱者，名为无明；若与一切善法俱者，名之为明。是故我言无有二相。以是因缘，我先说言，雪山有草，名曰肥腻，牛若食者即成醍醐，佛性亦尔。善男子，众生薄福，不见是草；佛性亦尔，烦恼覆故，众生不见。譬如大海虽同一醎，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味同于乳。喻如雪山，虽复成就种种功德，多生诸药，亦有毒草。诸众生身亦复如是，虽有四大毒蛇之种，其中亦有妙药大王，所谓佛性，非是作法，但为烦恼客尘所覆。若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能断除者，即见佛性，成无上道。

“譬如虚空，震雷起云，一切象牙上皆生华。若无雷震，华则不生，亦无名字。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常为一切烦恼所覆不可得见，是故我说众生无我。若得闻是大般涅槃微妙经典，则见佛性如象牙华。虽闻契经一切三昧，不闻是经，不知如来微妙之相；如无雷时，象牙上华不可得见。闻是经已，即知一切如来所说秘藏佛性，喻如天雷见象牙华。闻是经已，即知一切无量众生皆有佛性。以是义故，说大涅槃，名为如来秘密之藏。增长法身，犹如雷时象牙上华以能长养。如是大义，故得名为大般涅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能习学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当知是人能报佛恩，真佛弟子。”

迦葉菩萨白佛言：“甚奇！世尊，所言佛性，甚深甚深，难见难入，声闻、缘觉所不能服！”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叹，不违我说。”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佛性者，云何甚深难见难入？”

佛言：“善男子，如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錍决其眼膜，以一指示问言：‘见不？’盲人答言：‘我犹未见。’复以二指三指示之，乃言少见。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如来未说亦复如是，无量菩萨虽具足行诸波罗蜜乃至十住，犹未能见所有佛性，如来既说即便少见。是菩萨摩诃萨既得见已，咸作是言：‘甚奇！世尊，我等流转无量生死，常为无我之所惑乱。’善男子，如是菩萨位阶十地，尚不了了知见佛性，何况声闻、缘觉之人能得见耶？

“复次，善男子，譬如仰观虚空鹅雁：‘为是虚空？为是鹅雁？’谛观不已，仿佛见之。十住菩萨于如来性知见少分，亦复如是，况复声

闻、缘觉之人能得知见？

“善男子，譬如醉人，欲涉远路，朦胧见道。十住菩萨于如来性知见少分，亦复如是。

“善男子，譬如渴人，行于圹野，是人渴逼遍行求水，见有丛树，树有白鹤，是人迷闷，不能分别是树是水，谛观不已，乃见白鹤及以丛树。善男子，十住菩萨于如来性知见少分，亦复如是。

“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无量百千由旬，远望大舶楼橹堂阁，即作是念：‘彼是楼橹？为是虚空？’久视乃生必定之心，知是楼橹。十住菩萨于自身中见如来性，亦复如是。

“善男子，譬如王子，身极懦弱，通夜游戏，至明清旦，目视一切，悉不明了。十住菩萨虽于己身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

“复次，善男子，譬如臣吏，王事所拘，逼夜还家，电明暂发，因见牛聚，即作是念：‘为是牛耶？聚云、屋舍？’是人久视，虽生牛想，犹不审定。十住菩萨虽于己身见如来性，未能审定，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如持戒比丘，观无虫水而见虫相，即作是念：‘此中动者，为是虫耶？是尘土耶？’久视不已，虽知是尘，亦不明了。十住菩萨于己身中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于阴闇中远见小儿，即作是念：‘彼为是牛、鹫、鸟、人耶？’久观不已，虽见小儿，犹不明了。十住菩萨于己身分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于夜闇中见画菩萨像，即作是念：‘是菩萨像、自在天像、大梵天像，成染衣耶？’是人久观，虽复意谓是菩萨像亦不明了。十住菩萨于己身分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

“善男子，所有佛性如是甚深难得知见，唯佛能知，非诸声闻、缘觉所及。善男子，智者应作如是分别，知如来性。”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细难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见？”

佛言：“迦葉，善男子，如彼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随顺契经，以信故知。善男子，声闻、缘觉信顺如是《大涅槃经》，自知己身有如来性亦复如是。善男子，是故应当精勤修习《大涅槃经》。善男子，如是佛性，唯佛能知，非诸声闻、缘觉所及。”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非圣凡夫，有众生性，皆说有我。”

佛言：“譬如二人，共为亲友，一是王子，一是贫贱，如是二人互相往返。是时贫人见是王子有一好刀，净妙第一，心中贪著。王子后时捉持是刀逃至他国。于是贫人后于他家寄卧止宿，即于眠中寝语：‘刀！刀！’傍人闻之，收至王所。时王问言：‘汝言刀者，何处得耶？’是人具以上事答王：‘王今设使屠割臣身，分张手足，欲得刀者，实不可得。臣与王子素为亲厚，先与一处，虽曾眼见，乃至不敢以手樑触，况当故取？’王复问言：‘卿见刀时，相貌何类？’答言：‘大王，臣所见者如羖羊角。’王闻是已，欣然而笑，语言：‘汝今随意所

至，莫生忧怖。我库藏中都无是刀，况汝乃于王子边见？’时王即问诸群臣言：‘汝等曾见如是刀不？’言已崩背。寻立余子绍继王位，复问辅臣：‘卿等曾于官藏之中见是刀不？’诸臣答言：‘臣等曾见。’覆复问言：‘其状何似？’答言：‘大王，如羖羊角。’王言：‘我官藏中，何处当有如是相刀？’次第四王皆悉检校求索不得。却后数时，先逃王子从他国还，来至本土，复得为王。既登王位，复问诸臣：‘汝见刀不？’答言：‘大王，臣等皆见。’覆复问言：‘其状何似？’答言：‘大王，其色清净，如优钵罗华。’复有答言：‘形如羊角。’复有说言：‘其色红赤，犹如火聚。’复有答言：‘犹如黑蛇。’时王大笑：‘卿等皆悉不见我刀真实之相。’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出现于世，说我真相，说已舍法，喻如王子持净妙刀逃至他国。凡夫愚人说言一切有我，有我如彼贫人止宿他舍寝语刀刀。声闻、缘觉问诸众生：‘我有何相？’答言：‘我见我相，大如母指。’或言如米，或如稗子，有言：‘我相住在心中，炽然如日。’如是众生不知我相，喻如诸臣不知刀相。菩萨如是说于我法，凡夫不知种种分别妄作我相，如问刀相，答似羊角。是诸凡夫次第相续而起邪见，为断如是诸邪见故，如来示现说于无我，喻如王子语诸臣言：‘我库藏中无如是刀。’

“善男子，今日如来所说真我，名曰佛性。如是佛性，我佛法中喻如净刀。善男子，若有凡夫能善说者，即是随顺无上佛法。若有善能分别随顺宣说是者，当知即是菩萨相貌。

“善男子，所有种种异论、咒术、言语、文字，皆是佛说，非外道说。”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说字根本？”

佛言：“善男子，说初半字以为根本，持诸记论、咒术、文章，诸阴实法，凡夫之人学是字本，然后能知是法非法。”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言字者，其义云何？”

“善男子，有十四音名为字义。所言字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则为无尽；夫无尽者，即是如来金刚之身。是十四音名曰字本。

“（初短）噁者，不破坏故，不破坏者名曰三宝，喻如金刚。又复噁者，名不流故，不流者即是如来。如来九孔无所流故，是故不流。又无九孔，是故不流，不流即常，常即如来，如来无作，是故不流。又复噁者，名为功德，功德者即是三宝。是故名噁。

“阿者，名阿阇梨。阿阇梨者，义何谓耶？于世间中得名圣者。何谓为圣？圣名无著、少欲知足，亦名清净，能度众生于三有流生死大海，是名为圣。又复阿者，名曰制度，修持净戒，随顺威仪。又复阿者，名依圣人，应学威仪进止举动，供养恭敬，礼拜三尊，孝养父母及学大乘，善男女等具持禁戒及诸菩萨摩诃萨等，是名圣人。又复阿者，名曰教诲，如言：‘汝来如是应作，如是莫作。’若有能遮非威

仪法，是名圣人。是故名阿。

“（次短）亿者，即是佛法。梵行广大清净无垢，喻如满月。‘汝等如是应作不作，是义非义，此是佛说，此是魔说。’是故名亿。

“（次长）伊者，佛法微妙甚深难得，如自在天、大梵天王，法名自在，若能持者则名护法。又自在者名四护世，是四自在则能摄护《大涅槃经》，亦能自在敷扬宣说。又复伊者，能为众生自在说法。复次，伊者为自在故，说何等是也？所谓修习方等经典。复次，伊者为断嫉妒，如除稗秽，皆悉能令变成吉祥。是故名伊。

“郁者，于诸经中最上、最胜、增长上上，谓大涅槃。复次，郁者如来之性，声闻、缘觉所未曾闻，如一切处，北郁单越最为殊胜；菩萨若能听受是经，于一切众最为殊胜。以是义故，是经得名最上最胜。是故名郁。

“优者，喻如牛乳，诸味中上，如来之性亦复如是，于诸经中最尊最上。若有诽谤，当知是人与牛无别。复次，优者，是人名为无慧正念，诽谤如来微密秘藏，当知是人甚可怜愍，远离如来秘密之藏，说无我法。是故名优。

“[口＋亞]者，即是诸佛法性涅槃，是故名[口＋亞]。

“[黑＋兮]者，谓如来义。复次，[黑＋兮]者，如来进止屈伸举动，无不利益一切众生。是故名[黑＋兮]。

“乌者，名烦恼义，烦恼者名曰诸漏，如来永断一切烦恼，是故名乌。

“炮者，谓大乘义，于十四音是究竟义，大乘经典亦复如是，于诸经论最为究竟，是故名炮。

“菴者，能遮一切诸不净物，于佛法中能舍一切金银宝物，是故名菴。

“阿者，名胜乘义。何以故？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于诸经中最为殊胜，是故名阿。

“迦者，于诸众生起大慈悲，生于子想如罗睺罗，作妙上善义，是故名迦。

“呿者，名非善友，非善友者名为杂秽，不信如来秘密之藏，是故名呿。

“伽者，名藏，藏者即是如来秘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故名伽。

“[口＋恒]者，如来常音。何等名为如来常音？所谓如来常住不变，是故名[口＋恒]。

“俄者，一切诸行破坏之相，是故名俄。

“遮者，即是修义。调伏一切诸众生故，名为修义。是故名遮。

“车者，如来覆荫一切众生，喻如大盖，是故名车。

“阇者，是正解脱，无有老相，是故名阇。

“膳者，烦恼繁茂，喻如稠林，是故名膳。

“若者，是智慧义，知真法性，是故名若。

“吒者，于阎浮提示现半身而演说法，喻如半月，是故名吒。

“咃者，法身具足喻如满月，是故名咃。

“茶者，是愚痴僧，不知常与无常，喻如小儿，是故名茶。

“袓者，不知师恩喻如羝羊，是故名袓。

“拏者，非是圣义，喻如外道，是故名拏。

“多者，如来于彼告诸比丘，宜离惊畏，当为汝等说微妙法，是故名多。

“他者，名愚痴义，众生流转生死缠裹，如蚕、蜣螂，是故名他。

“陀者，名曰大施，所谓大乘，是故名陀。

“弹者，称赞功德，所谓三宝，如须弥山，高峻广大，无有倾倒，是故名弹。

“那者，三宝安住，无有倾动，喻如门阃，是故名那。

“波者，名颠倒义。若言三宝悉皆灭尽，当知是人为自疑惑，是故名波。

“颇者，是世间灾。若言世间灾起之时，三宝亦尽，当知是人愚痴无智，违失圣旨，是故名颇。

“婆者，名佛十力，是故名婆。

“滼者，名为重担，堪任荷负无上正法，当知是人是大菩萨，是故名滼。

“摩者，是诸菩萨严峻制度，所谓大乘大般涅槃，是故名摩。

“耶者，是诸菩萨在在处处，为诸众生说大乘法，是故名耶。

“啰者，能坏贪欲、瞋恚、愚痴，说真实法，是故名啰。

“罗者，名声闻乘，动转不住，大乘安固无有倾动，舍声闻乘，精勤修习无上大乘，是故名罗。

“啝者，如来世尊为诸众生雨大法雨，所谓世间咒术经书，是故名啝。

“奢者，远离三箭，是故名奢。

“沙者，名具足义。若能听是《大涅槃经》，则为已得闻持一切大乘经典，是故名沙。

“娑者，为诸众生演说正法，令心欢喜，是故名娑。

“呵者，名心欢喜。‘奇哉！世尊离一切行。怪哉！如来入般涅槃。’是故名呵。

“茶者，名曰魔义。无量诸魔不能毁坏如来秘藏，是故名茶。复次，茶者，乃至示现随顺世间有父母妻子，是故名茶。

“鲁、流、卢、楼，如是四字说有四义，谓佛、法、僧及以对法。言对法者，随顺世间，如调婆达示现坏僧，化作种种形貌色像，为制戒故。智者了达，不应于此而生畏怖。是名随顺世间之行，以是故名鲁流卢楼。

“吸气舌根随鼻之声，长短超声，随音解义，皆因舌齿而有差别。如是字义能令众生口业清净。众生佛性则不如是假于文字然后清净。何以故？性本净故。虽复处在阴、界、入中，则不同于阴、入、界也。是故众生悉应归依。诸菩萨等以佛性故，等视众生无有差别。是故半字于诸经书、记论、文章而为根本。又半字义皆是烦恼言说之本，故名半字。满字者，乃是一切善法言说之根本也。譬如世间为恶之者名为半人，修善之者名为满人。如是一切经书记论，皆因半字而为根本。若言如来及正解脱入于半字，是事不然。何以故？离文字故。是故如来于一切法无碍无著，真得解脱。

“何等名为解了字义？有知如来出现于世能灭半字，是故名为解了字义。若有随逐半字义者，是人不知如来之性。

“何等名为无字义也？亲近修习不善法者，是名无字。又无字者，虽能亲近修习善法，不知如来常与无常、恒与非恒及法僧二宝、律与非律、经与非经、魔说佛说，若有不能如是分别，是名随逐无字义也。我今已说如是随逐无字之义。

“善男子，是故汝今应离半字，善解满字。”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应当善学字数。今我值遇无上之师，已受如来殷勤诲敕。”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乐正法者，应如是学。”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鸟有二种，一名迦邻提，二名鸳鸯，游止共俱不相舍离。是苦、无常、无我等法，亦复如是不得相离。”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是苦、无常、无我，如彼鸳鸯、迦邻提鸟？”

佛言：“善男子，异法是苦，异法是乐；异法是常，异法无常；异法是我，异法无我。譬如稻米异于麻麦，麻麦复异豆粟、甘蔗。如是诸种，从其萌芽乃至叶华，皆是无常；果实成熟人受用时，乃名为常。何以故？性真实故。”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是等物若是常者，同如来耶？”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何以故？若言如来如须弥山，劫坏之时须弥崩倒，如来尔时，岂同坏耶？善男子，汝今不应受持是义。善男子，一切诸法唯除涅槃，更无一法而是常者。直以世谛言果实常。”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佛所说。”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乃至未闻大般涅槃，皆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

“复次，善男子，譬如庵罗树，其华始敷，名无常相；若成果实，多所利益，乃名为常。如是，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未闻

如是大涅槃时，咸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矿，消融之时是无常相；融已成金，多所利益，乃名为常。如是，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未闻如是大涅槃时，咸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

“复次，善男子，譬如胡麻，未被压时，名曰无常；既压成油，多有利益，乃名为常。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未闻如是《大涅槃经》，咸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

“复次，善男子，譬如众流，皆归于海；一切契经，诸定三昧，皆归大乘《大涅槃经》。何以故？究竟善说有佛性故。

“善男子，是故我言，异法是常，异法无常，乃至无我亦复如是。”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已离忧悲毒箭。夫忧悲者名之为天，如来非天。有忧悲者名之为人，如来非人。是忧悲者二十五有，如来非二十五有。是故如来无有忧悲，何故称言如来忧悲？”

“善男子，无想天者名为无想，若无想者则无寿命，若无寿命，云何而有阴、界、诸入？以是义故，无想天寿不可说言有所住处。善男子，譬如树神依树而住，不得定言依枝、依节、依茎、依叶，虽无定所，不得言无；无想天寿亦复如是。善男子，佛性亦尔，甚深难解。如来实无忧悲苦恼，而于众生起大慈悲现有忧悲，视诸众生如罗睺罗。复次，善男子，无想天中所有寿命，唯佛能知，非余所及，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亦复如是。

“迦葉，如来之性，清净无染，犹如化身，何处当有忧悲苦恼？若言如来无忧悲者，云何能利一切众生弘广佛法？若言无者，云何而言等视众生如罗睺罗？若不等视如罗睺罗，如是之言则为虚妄。以是义故，善男子，佛不可思议，法不可思议，众生佛性不可思议，无想天寿不可思议。如来有忧及以无忧，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善男子，譬如空中，舍宅微尘不可住立。若言舍宅不因空住，无有是处。以是义故，不可说舍住于虚空、不住虚空。凡夫之人虽复说言舍住虚空，而是虚空实无所住。何以故？性无住故。善男子，心亦如是，不可说言住阴、界、入及以不住。无想天寿亦复如是，如来忧悲亦复如是。若无忧悲，云何说言等视众生如罗睺罗？若言有者，复云何言性同虚空？

“善男子，譬如幻师，虽复化作种种宫殿，杀生长养，系缚放舍，及作金、银、琉璃、宝物、丛林、树木，都无实性；如来亦尔，随顺世间示现忧悲，无有真实。善男子，如来已入于般涅槃，云何当有忧悲苦恼？若谓如来入于涅槃是无常者，当知是人则有忧悲。若谓

如来不入涅槃，常住不变，当知是人无有忧悲。如来有愁及以无愁，无能知者。

“复次，善男子，譬如下人能知下法，不知中上；中者知中，不知于上；上者知上，及知中下。声闻、缘觉亦复如是，齐知自地。如来不尔，悉知自地及以他地，是故如来名无碍智。示现幻化随顺世间，凡夫肉眼谓是真实，而欲尽知如来无碍无上智者，无有是处。有愁无愁，唯佛能知。以是因缘，异法有我，异法无我，是名鸳鸯、迦邻提鸟性。

“复次，善男子，佛法犹如鸳鸯共行，是迦邻提及鸳鸯鸟，盛夏水涨，选择高原安处其子，为长养故，然后随本安隐而游。如来出世亦复如是，化无量众令住正法，如彼鸳鸯、迦邻提鸟选择高原安置其子，如来亦尔，令诸众生所作已办，即便入于大般涅槃。善男子，是名异法是苦，异法是乐，诸行是苦，涅槃是乐，第一微妙，坏诸行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众生得涅槃者，名第一乐？”

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说，诸行和合，名为老死。

“谨慎无放逸，是处名甘露，
放逸不谨慎，是名为死句。
若不放逸者，则得不死处，
如其放逸者，常趣于死路。

“若放逸者名有为法，是有为法为第一苦。不放逸者则名涅槃，彼涅槃者名为甘露，第一最乐。若趣诸行，是名死处，受第一苦。若至涅槃，则名不死，受最妙乐。若不放逸，虽集诸行，是亦名为常乐不死不破坏身。云何放逸？云何不放逸？非圣凡夫，是名放逸常死之法。出世圣人，是不放逸，无有老死。何以故？入于第一常乐涅槃。以是义故，异法是苦，异法是乐；异法是我，异法无我。如人在地，仰观虚空，不见鸟迹。善男子，众生亦尔，无有天眼，在烦恼中而不自见有如来性，是故我说无我密教。所以者何？无天眼者，不知真我，横计我故，因诸烦恼所造有为，即是无常。是故我说，异法是常，异法无常。

“精进勇健者，若处于山顶，
平地及旷野，常见诸凡夫。
升大智慧殿，无上微妙台，
既自除忧患，亦见众生忧。

“如来悉断无量烦恼，住智慧山，见诸众生常在无量亿烦恼中。”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偈所说，是义不然。何以故？入涅槃者无忧无喜，云何得升智慧台殿？复当云何住在山顶而见众

生？”

佛言：“善男子，智慧殿者即名涅槃，无忧愁者谓如来也，有忧愁者名凡夫人。以凡夫忧故，如来无忧。须弥山顶者，谓正解脱。勤精进者，喻须弥山无有动转。地谓有为行也，是诸凡夫安住是地，造作诸行。其智慧者则名正觉，离有常住故名如来。如来愍念无量众生常为诸有毒箭所中，是故名为如来有忧。”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使如来有忧戚者，则不得称为等正觉。”

佛言迦葉：“皆有因缘，随有众生应受化处，如来于中示现受生。虽现受生而实无生，是故如来名常住法，如迦邻提、鸳鸯等鸟。

大般涅槃经卷第九

如来性品第四之六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见月不现，皆言月没而作没想，而此月性实无没也；转现他方，彼处众生复谓月出，而此月性实无出也。何以故？以须弥山障故不现，其月常生，性无出没。如来应正遍知亦复如是，出于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示有父母，众生皆谓如来生于阎浮提内；或阎浮提示现涅槃，而如来性实无涅槃，而诸众生皆谓如来实般涅槃。喻如月没，善男子，如来之性实无生灭，为化众生故示生灭。

“善男子，如此满月余方见半，此方半月余方见满；阎浮提人若见月初，皆谓一日起初月想，见月盛满，谓十五日生盛满想，而此月性实无亏盈，因须弥山而有增减。善男子，如来亦尔，于阎浮提或现初生，或现涅槃。现始生时，犹如初月，一切皆谓童子初生；行于七步，如二日月；或复示现入于书堂，如三日月；示现出家，如八日月；放大智慧微妙光明，能破无量众生魔众，如十五日盛满之月；或复示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自庄严而现涅槃，喻如月蚀。如是众生所见不同，或见半月，或见满月，或见月蚀，而此月性实无增减蚀噉之者，常是满月。如来之身亦复如是，是故名为常住不变。

“复次，善男子，喻如满月，一切悉现，在在处处，城邑聚落，山泽水中，若井若池，若瓮若鍑，一切皆现。有诸众生行百由旬、百千由旬，见月常随，凡夫愚人妄生忆想言：‘我本于城邑屋宅见如是月，今复于此空泽而见，为是本月，为异于本？’各作是念，月形大小，或如鍑口，或复有言大如车轮，或言犹如四十九由旬。一切皆见月之光明，或见团圆，喻如金盘。是月性一，种种众生各见异相。善男子，如来亦尔，出现于世，或有人天而作是念：‘如来今者在我前住。’复有众生亦生是念：‘如来今者在我前住。’或有聋痖亦见如来有聋痖相。众生杂类，言音各异，皆谓如来悉同己语，亦各生念：‘在我

舍宅，受我供养。’或有众生见如来身广大无量，有见微小，或有见佛是声闻像，或复有见为缘觉像。有诸外道复各念言：‘如来今者在我法中出家学道。’或有众生复作是念：‘如来今者独为我故出现于世。’如来实性喻如彼月，即是法身，是无生身、方便之身，随顺于世，示现无量本业因缘，在在处处示现有生，犹如彼月。以是义故，如来常住，无有变易。

“复次，善男子，如罗睺罗阿修罗王以手遮月，世间诸人咸谓月蚀。阿修罗王实不能蚀，以阿修罗障其明故。是月团圆，无有亏损，但以手障故使不现。若摄手时，世间咸谓月已还生，皆言是月多受苦恼。假使百千阿修罗王不能恼之。如来亦尔，示有众生于如来所，生粗恶心，出佛身血，起五逆罪至一阐提，为未来世诸众生故，如是示现坏僧断法而作留难。假使百千无量诸魔不能侵出如来身血。所以者何？如来之身无有肉血筋脉骨髓，如来真实，实无恼坏。众生皆谓法僧毁坏、如来灭尽，而如来性真实无变，无有破坏，随顺世间如是示现。

“复次，善男子，如二人斗，若以刀杖伤身出血，虽至于死不起杀想，如是业相轻而不重。于如来所本无杀心，虽出身血，是业亦尔，轻而不重。如来如是于未来世，为化众生示现业报。

“复次，善男子，犹如良医勤教其子医方根本：‘此是根药，此是茎药，此是色药，种种相貌，汝当善知。’其子敬奉父之所敕，精勤习学，善解诸药。是医后时寿尽命终，其子号啕而作是言：‘父本教我，根药如是，茎药如是，华药如是，色相如是。’如来亦尔，为化众生示现制戒：‘应当如是受持，莫犯作五逆罪、诽谤正法及一阐提。’为未来世起是事者是故示现，欲令比丘于佛灭后作如是知，此是契经甚深之义，此是戒律轻重之相，此是阿毗昙分别法句，如彼医子。

“复次，善男子，如人知月，六月一蚀，而上诸天须臾之间已见月蚀。何以故？彼天日长，人间短故。善男子，如来亦尔，天人咸谓如来寿短，如彼天人须臾之间频见月蚀。如来又于须臾之间示现百千万亿涅槃，断烦恼魔、阴魔、死魔，是故百千万亿天魔悉知如来入般涅槃。又复示现无量百千先业因缘。随顺世间种种性故，示现如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是故如来常住无变。

“复次，善男子，譬如明月，众生乐见，是故称月号为乐见。众生若有贪恚愚痴，则不得称为乐见也。如来如是，其性纯善，清净无垢，是最可称为乐见也。乐法众生视之无厌，恶心之人不喜瞻睹。以是义故，故言如来喻如明月。

“复次，善男子，譬如日出有三时异，谓春、夏、冬，冬日则短，春日处中，夏日极长。如来亦尔，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为短寿者及诸声闻示现寿短，斯等见已，咸谓如来寿命短促，喻如冬日；为诸菩萨示现中寿，若至一劫若减一劫，喻如春日；唯佛睹佛，其寿无量，喻如夏日。

“善男子，如来所说方等大乘微密之教，示现世间，雨大法雨。于未来世，若有人能护持是典，开示分别利益众生，当知是辈真是菩萨，喻如盛夏天降甘雨。若有声闻、缘觉之人闻佛如来微密之教，喻如冬日多遇冷患。菩萨之人若闻如是微密教诲，如来常住，性无变易，喻如春日萌芽开敷。而如来性实无长短，为世间故示现如是，即是诸佛真实法性。

“复次，善男子，譬如众星，昼则不现，而人皆谓昼星灭没，其实不没，所以不现，日光映故；如来亦尔，声闻、缘觉不能得见，喻如世人不见昼星。

“复次，善男子，譬如阴闇，日月不现，愚夫谓言日月失没，而是日月实不失没。如来正法灭尽之时，三宝现没亦复如是，非为永灭。是故当知，如来常住，无有变易。何以故？三宝真性不为诸垢之所染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黑月，彗星夜现，其明炎炽暂出还没，众生见已生不祥想。诸辟支佛亦复如是，出无佛世，众生见已，皆谓如来真实灭度生忧悲想。而如来身实不灭度，如彼日月无有灭没。

“复次，善男子，譬如日出，众雾悉除；此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出兴于世，若有众生一经耳者，悉能灭除一切诸恶无间罪业。是大涅槃甚深境界不可思议，善说如来微密之性。以是义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于如来生常住心，无有变易，正法不断，僧宝不灭。是故应当多修方便勤学是典，是人不久当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此经名为无量功德所成，亦名菩提不可穷尽。以不尽故，故得称为大般涅槃；有善光故，犹如夏日；身无边故，名大涅槃。

“复次，善男子，如日月光，诸明中最，一切诸明所不能及；大涅槃光亦复如是，于诸契经三昧光明最为殊胜，诸经三昧所有光明所不能及。何以故？大涅槃光能入众生诸毛孔故。众生虽无菩提之心而能为作菩提因缘，是故复名大般涅槃。”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大涅槃光入于一切众生毛孔，众生虽无菩提之心而能为作菩提因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人及一阐提，光明入身作菩提因者，如是等辈与净持戒修习诸善有何差别？若无差别，如来何故说四依义？世尊，又如佛言，若有众生闻大涅槃一经于耳，则得断除诸烦恼者，如来云何先说有人于恒河沙等佛所发心，闻大涅槃不解其义？若不解义，云何能断一切烦恼？”

佛言：“善男子，除一阐提，其余众生闻是经已，悉皆能作菩提因缘。法声光明入毛孔者，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有人能供养恭敬无量诸佛，方乃得闻《大涅槃经》，薄福之人则不得闻。所以者何？大德之人乃能得闻如是大事，厮下小人则不得闻。何等为大？所谓诸佛甚深秘藏，谓佛性是，以是义故，名为大事。”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未发菩提心者得菩提因？”

佛告迦葉：“若有闻是《大涅槃经》，言‘我不用发菩提心’诽谤正法，是人即于梦中见罗刹像心中怖懅。罗刹语言：‘咄！善男子，汝今若不发菩提心，当断汝命。’是人惶怖，觉已即发菩提之心。是人命终若在三恶及在人天，续复忆念菩提之心，当知是人是大菩萨摩诃萨也。以是义故，是大涅槃威神力故，能令未发菩提心者作菩提因。善男子，是名菩萨发心因缘，非无因缘。以是义故，大乘妙典真佛所说。

“复次，善男子，如虚空中兴大云雨，注于大地，枯木、石山、高原、堆阜，水所不住，流注下田，陂池悉满，利益无量一切众生；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雨大法雨，普润众生。唯一阐提发菩提心，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譬如焦种，虽遇甘雨，百千万劫终不生芽，芽若生者，亦无是处；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闻如是大般涅槃微妙经典，终不能发菩提心芽，若能发者，无有是处。何以故？是人断灭一切善根如彼焦种，不能复生菩提根芽。

“复次，善男子，譬如明珠置浊水中，以珠威德，水即为清，投之淤泥不能令清；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置余众生五无间罪、四重禁法浊水之中，犹可澄清发菩提心，投一阐提淤泥之中，百千万岁，不能令清起菩提心。何以故？是一阐提灭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百千万岁听受如是《大涅槃经》，终不能发菩提之心。所以者何？无善心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药树，名曰药王，于诸药中最为殊胜，若和酪浆、若蜜、若酥、若水、若乳、若末、若丸，若以涂疮、熏身、涂目，若见若嗅，能灭众生一切诸病。如是药树不作是念：‘一切众生若取我根，不应取叶；若取叶者，不应取根；若取身者，不应取皮；若取皮者，不应取身。’是树虽复不生是念，而能除灭一切病苦。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能除一切众生恶业、四波罗夷、五无间罪、若内若外所有诸恶。诸有未发菩提心者，因是则得发菩提心。何以故？是妙经典，诸经中王；如彼药树，诸药中王。若有修习是大涅槃及不修者，若闻有是经典名字，闻已敬信，所有一切烦恼重病皆悉除灭，唯不能令一阐提辈安止住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彼妙药，虽能疗愈种种重病，而不能治必死之人。

“复次，善男子，如人手疮，捉持毒药，毒则随入；若无疮者，毒则不入。一阐提辈亦复如是，无菩提因；如无疮者，毒不得入。所谓疮者即是无上菩提因缘，毒者即是第一妙药，完无疮者谓一阐提。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刚，无能坏者，而能破坏一切之物，唯除龟甲及白羊角；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悉能安止无量众生于菩提道，唯不能令一阐提辈立菩提因。

“复次，善男子，如马齿草、娑罗翅树、尼迦罗树，虽断枝茎，续生如故。不如多罗，断已不生。是诸众生亦复如是，若得闻是《大

涅槃经》，虽犯四禁及五无间，犹故能生菩提因缘。一阐提辈则不如是，虽得听受是妙经典，而不能生菩提道因。

“复次，善男子，如佉陀罗树、镇头迦树，断已不生，及诸焦种；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得闻是《大涅槃经》，而不能发菩提因缘，犹如焦种。

“复次，善男子，譬如大雨，终不住空；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普雨法雨，于一阐提则不能住。是一阐提周体密致，犹如金刚不容外物。”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说偈：

“不见善不作，唯见恶可作，
是处可怖畏，犹如险恶道。

“世尊，如是所说，有何等义？”

佛言：“善男子，不见者谓不见佛性，善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作者所谓不能亲近善友，唯见者见无因果，恶者谓谤方等大乘经典，可作者谓一阐提说无方等。以是义故，一阐提辈无心趣向清净善法。何等善法？谓涅槃也。趣涅槃者，谓能修习贤善之行。而一阐提无贤善行，是故不能趣向涅槃。是处可畏，谓谤正法。谁应怖畏？所谓智者。何以故？以谤法者无有善心及方便故。险恶道者，谓诸行也。”

迦葉复言：“如佛所说：

“云何见所作？云何得善法？
何处不怖畏，如王夷坦道？

“是义何谓？”

佛言：“善男子，见所作者，发露诸恶，从生死际所作诸恶，悉皆发露至无至处，以是义故，是处无畏。喻如人王所游正路，其中盗贼悉皆逃走；如是发露，一切诸恶悉灭无余。复次，不见所作者，谓一阐提所作众恶而不自见。是一阐提憍慢心故，虽多作恶，于是事中初无怖畏，以是义故，不得涅槃，喻如猕猴捉水中月。善男子，假使一切无量众生，一时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此诸如来亦复不见彼一阐提成于菩提，以是义故，名不见所作。又复不见谁之所作，所谓不见如来所作。佛为众生说有佛性，一阐提辈流转生死不能知见，以是义故，名为不见如来所作。又一阐提见于如来毕竟涅槃，谓真无常，犹如灯灭，膏油俱尽。何以故？是人恶业不亏损故。若有菩萨所作善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阐提辈虽复毁呰破坏不信，然诸菩萨犹故施与，欲共成于无上之道。何以故？诸佛法尔。

“作恶不即受，如乳即成酪，

犹灰覆火上，愚者轻蹈之。

“一阐提者名为无目，是故不见阿罗汉道，如阿罗汉不行生死险恶之道。以无目故诽谤方等，不欲修习如阿罗汉勤修慈心，一阐提辈不修方等亦复如是。若人说言：‘我今不信声闻经典，信受大乘读诵解说，是故我今即是菩萨。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以佛性故，众生身中即有十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之所说不异佛说。汝今与我俱破无量诸恶烦恼如破水瓶，以破结故，即得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虽作如是演说，其心实不信有佛性，为利养故随文而说。如是说者名为恶人，如是恶人不速受果如乳成酪。譬如王使，善能谈论，巧于方便，奉命他国，宁丧身命，终不匿王所说言教；智者亦尔，于凡夫中不惜身命，要必宣说大乘方等如来秘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善男子，有一阐提作罗汉像，住于空处，诽谤方等大乘经典。诸凡夫人见已，皆谓真阿罗汉，是大菩萨摩诃萨。是一阐提恶比丘辈，住阿兰若处，坏阿兰若法，见他得利，心生嫉妒，作如是言：‘所有方等大乘经典，悉是天魔波旬所说。’亦说如来是无常法，毁灭正法，破坏众僧。复作是言：‘波旬所说非善顺说。’作是宣说邪恶之法，是人作恶不即受报，如乳成酪，灰覆火上，愚轻蹈之，如是人者谓一阐提。是故当知大乘方等微妙经典必定清净，如摩尼珠投之浊水，水即为清，大乘经典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譬如莲华，为日所照，无不开敷；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得见闻大涅槃日，未发心者皆悉发心为菩提因。是故我说大涅槃光所入毛孔必为妙因。彼一阐提虽有佛性，而为无量罪垢所缠，不能得出，如蚕处茧，以是业缘，不能生于菩提妙因，流转生死，无有穷已。

“复次，善男子，如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牟头华、分陀利华，生于淤泥，而终不为彼泥所污；若有众生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虽有烦恼，终不为此烦恼所污。何以故？以知如来性相力故。善男子，譬如有国多清冷风，若触众生身诸毛孔，能除一切郁蒸之恼；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遍入一切众生毛孔，为作菩提微妙因缘，除一阐提。何以故？非法器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解八种药，灭一切病，唯除必死；一切契经禅定三昧亦复如是，能治一切贪恚愚痴诸烦恼病，能拔烦恼毒刺等箭，而不能治犯四重禁、五无间罪。善男子，复有良医，过八种术，能除众生所有病苦，唯不能治必死之病；是大涅槃大乘经典亦复如是，能除众生一切烦恼，安住如来清净妙因，未发心者令得发心，唯除必死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能以妙药治诸盲人，令见日月星宿诸明一切色像，唯不能治生盲之人；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能为声闻、缘觉之人开发慧眼，令其安住无量无边大乘经典，未

发心者，谓犯四禁、五无间罪，悉能令发菩提之心，唯除生盲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解八术，为治众生一切病苦，与种种方，吐下诸药及以涂身、熏药、灌鼻、散药、丸药。若贫愚人不欲服之，良医愍念，即将是人还其舍宅，强与令服。以药力故，所患得除。女人产时，儿衣不出，与之令服，服已即出，并令婴儿安乐无患。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所至之处若至舍宅，能除众生无量烦恼，犯四重禁、五无间罪未发心者，悉令发心，除一阐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及五无间，名极重恶，譬如断截多罗树头更不复生。是等未发菩提之心，云何能与作菩提因？”

佛言：“善男子，是诸众生若于梦中，梦堕地狱受诸苦恼，即生悔心：‘哀哉！我等自招此罪。若我今得脱是罪者，必定当发菩提之心。我今所见最是极恶。’从是觉已，即知正法，有大果报。如彼婴儿渐渐长大，常作是念：‘是医最良，善解方药！我本处胎，与我母药，母以药故，身得安隐，以是因缘，我命得全。奇哉！我母受大苦恼，满足十月，怀抱我胎。既生之后，推干去湿，除去不净大小便利，乳哺长养，将护我身。以是义故，我当报恩，色养侍卫，随顺供养。’犯四重禁及无间罪临命终时，念是大乘《大涅槃经》，虽堕地狱、畜生、饿鬼、天上、人中，如是经典亦为是人作菩提因，除一阐提。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及良医子，所知深奥出过诸医，善知除毒无上咒术。若恶毒蛇、若龙、若蝮，以诸咒术咒药令良。复以此药用涂革屣，以此革屣触诸毒虫，毒为之消，唯除一毒，名曰大龙。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若有众生犯四重禁、五无间罪，悉能消灭，令住菩提，如药革屣能消众毒，未发心者能令发心，安止住于菩提之道。是彼大乘《大涅槃经》威神药故，令诸众生生于安乐，唯除大龙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以杂毒药用涂大鼓，于大众中击之发声，虽无心欲闻，闻之皆死，唯除一人，不横死者。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在在处处诸行众中有闻声者，所有贪欲、瞋恚、愚痴，悉皆灭尽。其中虽有无心思念，是大涅槃因缘力故，能灭烦恼而结自灭。犯四重禁及五无间闻是经已，亦作无上菩提因缘，渐断烦恼，除不横死一阐提也。

“复次，善男子，譬如闇夜，诸所营作一切皆息，若未讫者要待日明；学大乘者，虽修契经一切诸定，要待大乘大涅槃日，闻于如来微密之教，然后乃当造菩提业，安住正法。犹如天雨，润益增长一切诸种成就果实，悉除饥馑多受丰乐；如来秘藏无量法雨亦复如是，悉能除灭八种热病。是经出世，如彼果实，多所利益安乐一切，能令众生见于佛性；如法华中，八千声闻得受记莂成大果实。如秋收冬藏，更无所作；一阐提辈亦复如是，于诸善法无所营作。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闻他人子非人所持，寻以妙药，并

遣一使，敕语使言：‘卿持此药，速与彼人。彼人若遇诸恶鬼神，以药力故，悉当远去。卿若迟晚，吾自当往，终不令彼枉横死也。若彼病人得见使者及吾威德，诸苦当除，得安隐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外道有能受持如是经典，读诵通利，复为他人分别广说，若自书写，令他书写，斯等皆为菩提因缘。若犯四禁及五逆罪，若为邪鬼毒恶所持，闻是经典，所有诸恶悉皆消灭，如见良医，恶鬼远去。当知是人是真菩萨摩诃萨也。何以故？暂得闻是大涅槃故，亦以生念如来常故。暂得闻者尚得如是，何况书写受持读诵！除一阐提，其余皆是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男子，譬如聋人，不闻音声；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复欲听是妙经典而不得闻。所以者何？无因缘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一切医方无不通达，兼复广知无量咒术。是医见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者有必死病。’其王答言：‘卿不见我腹内之事，云何而言有必死病？’医即答言：‘若不见信，应服下药，既下之后，王自验之。’王不肯服。尔时，良医以咒术力令王粪门遍生疮疱，兼复[病-丙＋帶]下，虫血杂出。王见是已生大怖懅，赞彼良医：‘善哉！善哉！卿先所白，吾不用之，今乃知卿于吾此身作大利益。’恭敬是医犹如父母。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于诸众生有欲无欲，悉能令彼烦恼崩落。是诸众生乃至梦中梦见是经，恭敬供养，喻如大王恭敬良医。是大良医知必死者，终不治之；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终不能治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知八种，悉能疗治一切诸病，唯不能治必死之人；诸佛菩萨亦复如是，悉能救疗一切有罪，唯不能治必死之人，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知八种微妙经术，复能博达过于八种，以己所知先教其子，若水、若陆、山涧、药草，悉令识知；如是渐渐教八事已，次复教余最上妙术。如来应正遍知亦复如是，先教其子诸比丘等，方便除灭一切烦恼，修学净身不坚固想，谓水、陆、山涧。水者喻身受苦如水上泡，陆者喻身不坚如芭蕉树，其山涧者喻烦恼中修无我想。以是义故，身名无我。如来如是于诸弟子渐渐教学九部经法，令善通利，然后教学如来秘藏，为其子故说如来常。如来如是说大乘典《大涅槃经》，为诸众生已发心者及未发心作菩提因，除一阐提。

“如是，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未曾有也。当知即是无上良医，最尊最胜，众经中王。

“复次，善男子，譬如大船，从海此岸至于彼岸，复从彼岸还至此岸；如来应正遍知亦复如是，乘大涅槃大乘宝船，周旋往返，济渡众生，在在处处有应度者，悉令得见如来之身。以是义故，如来名曰无上船师。譬如有船则有船师，以有船师则有众生渡于大海；如来常住化度众生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乘船欲渡，若得顺风，须臾之间则能得过无量由延；若不得者，虽复久住经无量岁不离本处，有时船坏没水而死。众生如是，在于愚痴生死大海乘诸行船，若得值遇大般涅槃猛利之风，则能疾到无上道岸；若不值遇，当久流转无量生死，或时破坏，堕于地狱、畜生、饿鬼。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不遇风王，久住大海作是思惟：‘我等今者必在此死。’如是念时，忽遇利风随顺渡海。复作是言：‘快哉！是风未曾有也，令我等辈安隐得过大海之难。’众生如是久处愚痴生死大海，困苦穷悴，未遇如是大涅槃风，则应生念：‘我等必定堕于地狱、畜生、饿鬼。’是诸众生思惟是时，忽遇大乘大涅槃风，随顺吹向入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方知真实，生奇特想，叹言：‘快哉！我从昔来，未曾见闻如是如来微密之藏。’尔乃于是《大涅槃经》生清净信。

“复次，善男子，如蛇脱皮，为死灭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如来亦尔，方便示现弃舍毒身，可言如来无常灭耶？”

“不也，世尊。”

“如来于此阎浮提中方便舍身，如破毒蛇舍于故皮，是故如来名为常住。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师得好真金，随意造作种种诸器；如来亦尔，于二十五有悉能示现种种色身，为化众生拔生死故。是故如来名无边身，虽复示现种种诸身，亦名常住，无有变易。

“复次，善男子，如庵罗树及阎浮树，一年三变，有时生华光色敷荣，有时生叶滋茂蓊郁，有时凋落状似枯死。善男子，于意云何？是树实为枯灭不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如来亦尔，于三界中示三种身，有时初生，有时长大，有时涅槃，而如来身实非无常。”

迦葉菩萨赞言：“善哉，诚如圣教，如来常住，无有变易。”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

如来性品第四之七

“善男子，如来密语，甚深难解。譬如大王告诸群臣：‘先陀婆来。’先陀婆者，一名四实：一者、盐，二者、器，三者、水，四者、马。如是四法皆同此名，有智之臣善知此名：若王洗时，索先陀婆，即便奉水；若王食时，索先陀婆，即便奉盐；若王食已，将欲饮浆，索先陀婆，即便奉器；若王欲游，索先陀婆，即便奉马。如是智臣善解大王四种密语。是大乘经亦复如是有四无常，大乘智臣应当善知：

若佛出世，为众生说如来涅槃，智臣当知，此是如来为计常者说无常相，欲令比丘修无常想；或复说言正法当灭，智臣应知，此是如来为计乐者说于苦相，欲令比丘多修苦想；或复说言，我今病苦，众僧破坏，智臣当知，此是如来为计我者说无我相，欲令比丘修无我想；或复说言，所谓空者是正解脱，智臣当知，此是如来说正解脱无二十五有，欲令比丘修学空想。以是义故，是正解脱则名为空，亦名不动。谓不动者，是解脱中无有苦故，是故不动。是正解脱为无有相，谓无相者，无有色声香味触等，故名无相。是正解脱常不变易，是解脱中无有无常热恼变易，是故解脱名曰常住，不变清凉。或复说言，一切众生有如来性，智臣当知，此是如来说于常法，欲令比丘修正常法。是诸比丘若能如是随顺学者，当知是人真我弟子，善知如来微密之藏，如彼大王智慧之臣善知王意。善男子，如是大王亦有如是密语之法，何况如来而当无耶？善男子，是故如来微密之教难可得知，唯有智者乃能解我甚深佛法，非是世间凡夫品类所能信也！

“复次，善男子，如波罗奢树、迦尼迦树、阿叔迦树，值天亢旱，不生华实，及余水陆所生之物皆悉枯悴，无有润泽不能增长，一切诸药无复势力。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于我灭后，有诸众生不能恭敬，无有威德。何以故？是诸众生不知如来微密藏故。所以者何？以是众生薄福德故。

“复次，善男子，如来正法将欲灭尽，尔时多有行恶比丘，不知如来微密之藏，懒堕懈怠，不能读诵宣扬分别如来正法，譬如痴贼，弃舍真宝，担负草芐，不解如来微密藏故，于是经中懈怠不勤。哀哉大险，当来之世甚可怖畏！苦哉众生，不勤听受是大乘典《大涅槃经》！唯诸菩萨摩诃萨等，能于是经取真实义，不著文字，随顺不逆为众生说。

“复次，善男子，如牧牛女，为欲卖乳，贪多利故，加二分水转卖与余牧牛女人；彼女得已，复加二分，转复卖与近城女人；得已复加二分，转复卖与城中女人；彼女得已，复加二分，诣市卖之。时有一人为子纳妇，当须好乳以瞻宾客，至市欲买。是卖乳者多索价数，是人答言：‘汝乳多水，不值尔许。正值我今瞻待宾客，是故当取。’取已还家，煮用作糜，都无乳味。虽复无味，于苦味中千倍为胜。何以故？乳之为味，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后，正法未灭余八十年，尔时是经于阎浮提当广流布。是时当有诸恶比丘，抄略是经，分作多分，能灭正法色香美味。是诸恶人虽复诵读如是经典，灭除如来深密要义，安置世间庄严文饰无义之语，抄前著后，抄后著前，前后著中，中著前后。当知如是诸恶比丘是魔伴侣，受畜一切不净之物，而言如来悉听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诸恶比丘亦复如是，杂以世语，错定是经，令多众生不得正说、正写、正取、尊重赞叹、供养恭敬。是恶比丘为利养故，不能广宣流布是经，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贫穷女人展转卖乳，乃至成糜而无乳味；是大乘典

《大涅槃经》亦复如是，展转薄淡无有气味。虽无气味，犹胜余经足一千倍，如彼乳味于诸苦味为千倍胜。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于声闻经最为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胜，以是义故，名大涅槃。

“复次，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无有不求男子身者。何以故？一切女人皆是众恶之所住处。复次，善男子，如蚊子尿不能令此大地润洽，其女人者淫欲难满亦复如是。譬如大地一切作丸如葶苈子，如是等男与一女人共为欲事犹不能足。假使男子数如恒沙，与一女人共为欲事犹不能足。善男子，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众流皆悉投注，而彼大海未曾满足；女人之法亦复如是，假使一切悉为男者，与一女人共为欲事，而亦不足。复次，善男子，如阿叔迦树、波咤罗树、迦尼迦树，春华开敷，有蜂唼取色香细味不知厌足；女人欲男，亦复如是，不知厌足。善男子，以是义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听是大乘《大涅槃经》，常应呵责女人之相，求于男子。何以故？是大经典有丈夫相，所谓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则无男相。所以者何？不能自知有佛性故。若有不能知佛性者，我说是等名为女人。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说是人为丈夫相。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当知是等即为男子。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之聚。何以故？以说如来秘密藏故。是故善男子、善女人，若欲速知如来密藏，应当方便勤修此经。”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说。我今已有丈夫之相，得入如来微密藏故。如来今日始觉悟我，因是即得决定通达。”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随顺世间之法而作是说。”

迦葉复言：“我不随顺世间法也。”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汝今所知无上法味，甚深难知而能得知，如蜂采味，汝亦如是。复次，善男子，如蚊子泽不能令此大地沾洽，当来之世是经流布亦复如是，如彼蚊泽。正法欲灭，是经先当没于此地，当知即是正法衰相。

“复次，善男子，譬如过夏，初月名秋，秋雨连注；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为于南方诸菩萨故，当广流布降注法雨弥满其处。正法欲灭，当至罽宾，具足无缺潜没地中。或有信者，或不信者，如是大乘方等经典甘露法味悉没于地。是经没已，一切诸余大乘经典皆悉灭没。若得是经具足无缺，人中象王诸菩萨等当知，如来无上正法将灭不久。”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今此纯陀犹有疑心，唯愿如来重为分别，令得除断。”

佛言：“善男子，云何疑心？汝当说之，当为除断。”

文殊师利言：“纯陀心疑如来常住，以得知见佛性力故。若见佛

性而为常者，本未见时应是无常。若本无常，后亦应尔。何以故？如世间物，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如是等物悉是无常。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无有差别。”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本有今无，本无今有，
三世有法，无有是处。

“善男子，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亦有差别，亦无差别。”

文殊师利赞言：“善哉！诚如圣教，我今始解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亦有差别，亦无差别。”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说，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性无差别。唯愿如来分别广说，利益安乐一切众生。”

佛言：“善男子，谛听！谛听！当为汝说。

“善男子，譬如长者，若长者子，多畜乳牛有种种色，常令一人守护将养。是人有时为祠祀故，尽构诸牛著一器中，见其乳色同一白色，寻便惊怪：‘牛色各异，其乳云何皆同一色？’是人思惟：‘如此一切，皆是众生业报因缘令乳色一。’善男子，声闻、缘觉、菩萨亦尔，同一佛性犹如彼乳。所以者何？同尽漏故。而诸众生言佛、菩萨、声闻、缘觉而有差别，有诸声闻凡夫之人，疑于三乘云何无别？是诸众生久后自解一切三乘同一佛性，犹如彼人悟解乳相由业因缘。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矿，淘炼滓秽，然后消融成金之后价值无量。善男子，声闻、缘觉、菩萨亦尔，皆得成就同一佛性。何以故？除烦恼故，如彼金矿除诸滓秽。以是义故，一切众生同一佛性无有差别。以其先闻如来密藏，后成佛时自然得知，如彼长者知乳一相。何以故？以断无量亿烦恼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佛与众生有何差别？如是说者多有过咎。若诸众生皆有佛性，何因缘故，舍利弗等以小涅槃而般涅槃？缘觉之人于中涅槃而般涅槃？菩萨之人于大涅槃而般涅槃？如是等人若同佛性，何故不同如来涅槃而般涅槃？”

“善男子，诸佛世尊所得涅槃，非诸声闻、缘觉所得。以是义故，大般涅槃名为善有。世若无佛，非无二乘得二涅槃。”

迦葉复言：“是义云何？”

佛言：“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乃有一佛出现于世开示三乘。善男子，如汝所言，菩萨、二乘无差别者，我先于此如来密藏大涅槃中已说其义：诸阿罗汉无有善有。何以故？诸阿罗汉悉当得是大涅槃故。以是义故，大般涅槃有毕竟乐，是故名为大般涅槃。”

迦葉言：“如佛说者，我今始知差别之义、无差别义。何以故？一切菩萨、声闻、缘觉未来之世皆当归于大般涅槃，譬如众流归于大

海，是故声闻、缘觉之人悉名为常，非是无常。以是义故，亦有差别，亦无差别。”

迦葉言：“云何性差别？”

佛言：“善男子，声闻如乳，缘觉如酪，菩萨之人如生熟酥，诸佛世尊犹如醍醐。以是义故，大涅槃中说四种性而有差别。”

迦葉复言：“一切众生性相云何？”

“佛言：“善男子，如牛新生，乳血未别，凡夫之性杂诸烦恼亦复如是。”

迦葉复言：“拘尸那城有旃陀罗，名曰欢喜，佛记是人，由一发心，当于此界千佛数中速成无上正真之道。以何等故，如来不记尊者舍利弗、目揵连等速成佛道？”

佛言：“善男子，或有声闻、缘觉、菩萨作誓愿言：‘我当久久护持正法，然后乃成无上佛道。’以发速愿故与速记。

“复次，善男子，譬如商人有无价宝，诣市卖之，愚人见之不识轻笑。宝主唱言：‘我此宝珠价值无数。’闻已复笑，各各相谓：‘此非真宝，是玻黎珠。’善男子，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若闻速记，则便懈怠轻笑薄贱，如彼愚人不识真宝。于未来世有诸比丘，不能翘勤修习善法，贫穷困苦饥饿所逼，因是出家长养其身，心志轻躁，邪命谄曲，若闻如来授诸声闻速疾记者，便当大笑轻慢毁呰，当知是等即是破戒，自言已得过人之法。以是义故，随发速愿故与速记，护正法者为授远记。”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得不坏眷属？”

佛告迦葉：“若诸菩萨勤加精进欲护正法，以是因缘，所得眷属不可沮坏。”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众生得此唇口干焦？”

佛告迦葉：“若有不识三宝常存，以是因缘唇口干焦。如人口爽，不知甜、苦、辛、醋、醎、淡六味差别。一切众生愚痴无智，不识三宝是常住法，是故名为唇口干焦。

“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不知如来是常住者，当知是人则为生盲。若知如来是常住者，如是之人虽有肉眼，我说是等名为天眼。

“复次，善男子，若有能知如来是常，当知是人久已修习如是经典，我说是等亦名天眼。虽有天眼而不能知如来是常，我说斯等名为肉眼，是人乃至不识自身手脚支节，亦复不能令他识知，以是义故名为肉眼。

“复次，善男子，如来常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所以者何？一切众生种种形类，二足、四足、多足、无足，佛以一音而为说法，彼彼异类各自得解，各各叹言：‘如来今日为我说法。’以是义故名为父母。

“复次，善男子，如人生子始十六月，虽复语，未可解了，而彼父母欲教其语，先同其音渐渐教之，是父母语可不正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诸佛如来亦复如是，随诸众生种种音声而为说法，为令安住于正法故，随所应见而为示现种种形像。如来如是同彼语言，可不正耶？”

“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来所说如师子吼，随顺世间种种音声而为众生叹说妙法。”

一切大众所问品第五之一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色，青黄赤白红紫光明，照纯陀身。纯陀遇已，与诸眷属持诸肴膳疾往佛所，欲奉如来及比丘僧最后供养，种种器物，充满具足，持至佛前。

尔时，有大威德天人而遮其前，周匝围绕谓纯陀言：“且住！纯陀，勿便奉施。”当尔之时，如来复放无量无边种种光明，诸天大众遇斯光已，寻听纯陀前至佛所奉其所施。

尔时，天人及诸众生，各各自取所持供养至于佛前，长跪白佛：“唯愿如来，听诸比丘受此饮食。”时诸比丘知是时故，执持衣钵，一心安详。

尔时，纯陀为佛及僧布置种种师子宝座，悬缯幡盖，华香璎珞。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庄严微妙，犹如西方安乐国土。

尔时，纯陀住于佛前，忧悲怅快，重白佛言：“唯愿如来，犹见哀愍，住寿一劫若减一劫。”

佛告纯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当速奉最后具足檀波罗蜜。”

尔时，一切菩萨摩诃萨，天人杂类异口同音，唱如是言：“奇哉！纯陀，成大福德，能令如来受取最后无上供养。而我等辈无福所致，所说供具则为唐捐。”

尔时，世尊欲令一切众望满足，于自身上一一毛孔化无量佛，一一诸佛各有无量诸比丘僧，是诸世尊及无量众悉皆示现受其供养，释迦如来自受纯陀所奉设者。

尔时，纯陀所持粳粮成熟之食，摩伽陀国满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会。

尔时，纯陀见是事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一切大众亦复如是。

尔时，大众承佛圣旨，各作是念：“如来今已受我等施，不久便当入于涅槃。”作是念已，心生悲喜。

尔时，树林其地狭小，以佛神力如针锋处皆有无量诸佛，世尊及其眷属等坐而食，所食之物亦无差别。是时，天、人、阿修罗等啼泣悲叹，而作是言：“如来今日已受我等最后供养，受供养已当般涅槃，我等当复更供养谁？我今永离无上调御，盲无眼目。”

尔时，世尊为欲慰喻一切大众，而说偈言：

“汝等莫悲叹，诸佛法应尔。
　我入于涅槃，已经无量劫，
　常受最胜乐，永处安隐处。
　汝今至心听，我当说涅槃，
　我已离食想，终无饥渴患。
　我今当为汝，说其随顺愿，
　令诸一切众，咸得安隐乐。
　汝闻应修行，诸佛法常住，
　假使乌角鵄，同共一树栖，
　犹如亲兄弟，尔乃永涅槃。
　如来视一切，犹如罗睺罗，
　常为众生尊，云何永涅槃？
　假使蛇鼠狼，同处一穴游，
　相爱如兄弟，尔乃永涅槃，
　如来视一切，犹如罗睺罗，
　常为众生尊，云何永涅槃？
　假使七叶华，转为婆师香，
　迦留迦果树，转为镇头果。
　如来视一切，犹如罗睺罗，
　云何舍慈悲，永入于涅槃？
　假使一阐提，现身成佛道，
　永处第一乐，尔乃入涅槃。
　如来视一切，皆如罗睺罗，
　云何舍慈悲，永入于涅槃？
　假使一切众，一时成佛道，
　远离诸过患，尔乃入涅槃。
　如来视一切，皆如罗睺罗，
　云何舍慈悲，永入于涅槃？
　假使蚊子尿，浸坏于大地，
　诸山及百川，大海悉盈满，
　若有如是事，尔乃入涅槃。
　悲心视一切，皆如罗睺罗，
　常为众生尊，云何永涅槃？
　以是故汝等，应深乐正法，
　不应生忧恼，号泣而啼哭。
　若欲自正行，应修如来常，
　当观如是法，长存不变易。
　复应生是念，三宝皆常住，

是则获大护，如咒枯生果。
是名为三宝，四众应善听，
闻已应欢喜，即发菩提心。
若能计三宝，常住同真谛，
此则是诸佛，最上之誓愿。

“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能以如来最上誓愿而发愿者，当知是人无有愚痴，堪受供养。以此愿力功德果报，于世最胜如阿罗汉。若有不能如是观了三宝常者，是旃陀罗。若有能知三宝常住实法因缘，离苦安乐，无有娆害能留难者。”

尔时，人天大众、阿修罗等闻是法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其心调柔，善灭诸盖，心无高下，威德清净，颜貌怡悦，知佛常住。是故施设诸天供养，散种种华、末香、涂香，鼓天伎乐，以供养佛。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言：“善男子，汝见是众希有事不？”

迦葉答言：“已见，世尊。见诸如来无量无边，不可称计，受诸大众人天所奉饭食供养。又见诸佛其身姝大，所坐之处如一针锋，多众围绕不相障碍。复见大众悉发誓愿说十三偈，亦知大众各心念言：‘如来今者独受我供。’假使纯陀所奉饭食碎如微尘，一尘一佛犹不周遍，以佛神力悉皆充足一切大众。唯诸菩萨摩诃萨及文殊师利法王子等，能知如是希有事耳，悉是如来方便示现。声闻大众及阿修罗等，皆知如来是常住法。”

尔时，世尊告纯陀言：“汝今所见，为是希有奇特事不？”

“实尔，世尊。我先所见无量诸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今悉见为菩萨摩诃萨体貌瓌异，姝大殊妙。唯见佛身喻如药树，为诸菩萨摩诃萨等之所围绕。”

佛告纯陀：“汝先所见无量佛者，是我所化，为欲利益一切众生令得欢喜。如是菩萨摩诃萨等所可修行不可思议，能作无量诸佛之事。纯陀，汝今皆已成就菩萨摩诃萨行，得住十地，菩萨所行具足成办。”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说。纯陀所修，成菩萨行，我亦随喜。今者如来欲为未来无量众生作大明故，说是大乘《大涅槃经》。世尊，一切契经说有余义、无余义耶？”

“善男子，我所说者，亦有余义，亦无余义。”

纯陀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

“所有之物，布施一切，
唯可赞叹，无可亏损。

“世尊，是义云何？持戒、毁戒，有何差别？”

佛言：“唯除一人，余一切施皆可赞叹。”

纯陀问言："云何名为唯除一人？"

佛言："如此经中所说破戒。"

纯陀复言："我今未解，唯愿说之。"

佛言纯陀言："破戒者，谓一阐提。其余在所一切布施皆可赞叹，获大果报。"

纯陀复问："一阐提者，其义云何？"

佛言："纯陀，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发粗恶言诽谤正法，造是重业，永不改悔，心无惭愧，如是等人名为趣向一阐提道。若犯四重、作五逆罪，自知定犯如是重事，而心初无怖畏惭愧，不肯发露，于佛正法永无护惜建立之心，毁呰轻贱，言多过咎，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阐提道。若复说言无佛法僧，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阐提道。唯除如此一阐提辈，施其余者一切赞叹。"

尔时，纯陀复白佛言："世尊，所言破戒，其义云何？"

答言："纯陀，若犯四重及五逆罪、诽谤正法，如是等人名为破戒。"

纯陀复问："如是破戒可拔济不？"

答言："纯陀，有因缘故，则可拔济。若被法服，犹未舍远，其心常怀惭愧恐怖而自考责：'咄哉！何为犯斯重罪？何期怪哉！造斯苦业？'其心改悔，生护法心，欲建正法，'有护法者，我当供养。若有读诵大乘典者，我当咨问受持读诵。既通利已，复当为他分别广说。'我说是人不为破戒。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日出，能除一切尘翳闇冥；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出兴于世，亦复如是，能除众生无量劫中所作众罪，是故此经说护正法得大果报，拔济破戒。若有毁谤是正法者，能自改悔，还归于法，自念所作一切不善，如人自害，心生恐怖惊惧惭愧，除此正法更无救护，是故应当还归正法。若能如是如说归依，布施是人得福无量，亦名世间应受供养。若犯如上恶业之罪，若经一月或十五日，不生归依发露之心。若施是人，果报甚少。犯五逆者亦复如是，能生悔心，内怀惭愧：'今我所作不善之业，甚为大苦！我当建立护持正法。'是则不名五逆罪也。若施是人，得福无量。犯逆罪已，不生护法归依之心，有施是者，福不足言。

"又善男子，犯重罪者，汝今谛听，我当为汝分别广说。应生是心，谓正法者，即是如来微密之藏，是故我当护持建立。施是人者，得胜果报。善男子，譬如女人，怀妊垂产，值国荒乱，逃至他土，在一天庙，即便生产，闻其旧邦安隐丰熟，携将其子欲还本土。中路值河，水涨暴急，荷负是儿，不能得渡，即自念言：'我今宁与一处并命终，不舍弃而独渡也。'念已母子俱共没命，命终之后寻生天中，以慈念子欲令得渡，而是女人本性弊恶，以爱子故得生天中。犯四重禁、五无间罪，生护法心亦复如是，虽复先为不善之业，以护法故得为世间无上福田，是护法者有如是等无量果报。"

纯陀复言："世尊，若一阐提能自改悔，恭敬供养赞叹三宝，施

如是人得大果报不？”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善男子，譬如有人食庵罗果，吐核置地，而复念言：‘是果核中应有甘味。’即复还取，破而尝之，其味极苦，心生悔恨，恐失果种即还收拾，种之于地，勤加修治，以酥油乳随时溉灌。于意云何？宁可生不？”

“不也，世尊。假使天降无上甘雨，犹亦不生。”

“善男子，彼一阐提亦复如是，烧燃善根，当于何处而得除罪？善男子，若生善心，是则不名一阐提也。善男子，以是义故，一切所施所得果报非无差别。何以故？施诸声闻所得报异，施辟支佛得报亦异，唯施如来获无上果。是故说言一切所施非无差别。”

纯陀复言：“何故如来而说此偈？”

佛言：“纯陀，有因缘故，我说此偈。王舍城中有优婆塞，心无净信，奉事尼揵，而来问我布施之义，以是因缘故说斯偈。亦为菩萨摩诃萨等说秘密藏义。如斯偈者，其义云何？一切者，少分一切。当知菩萨摩诃萨，人中之雄，摄取持戒，施其所须，舍弃破戒如除稊稗。

“复次，善男子，如我昔日所说偈言：

“一切江河，必有回曲，
一切丛林，必名树木，
一切女人，必怀谄曲，
一切自在，必受安乐。”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前礼佛足而说偈言：

“非一切河，必有回曲，
非一切林，悉名树木，
非一切女，必怀谄曲，
一切自在，不必受乐。

“佛所说偈，其义有余，唯垂哀愍说其因缘。何以故？世尊，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有渚名拘耶尼，其渚有河端直不曲，名娑婆耶，喻如绳墨直入西海。如是河相，于余经中佛未曾说。唯愿如来，因此方等阿含经中说有余义，令诸菩萨深解是义。世尊，譬如有人先识金矿，后不识金；如来亦尔，尽知法已，而所演说有余不尽。如来虽作如是余说，应当方便解其意趣。一切丛林必是树木，是亦有余。何以故？种种金银琉璃宝树，是亦名林。一切女人，必怀谄曲，是亦有余。何以故？亦有女人善持禁戒，功德成就有大慈悲。一切自在，必受乐者，是亦有余。何以故？有自在者，转轮圣帝，如来法王，不属死魔，不可灭尽。梵释诸天虽得自在，悉是无常。若得常住无变易

者，乃名自在，所谓大乘大般涅槃。”

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得乐说之辩，且止谛听！文殊师利，譬如长者身婴病苦，良医诊之，为合膏药。是时病者贪欲多服，医语之言：‘若能消者，则可多服。汝今体羸，不应多服。当知是膏，亦名甘露，亦名毒药。若多服不消，则名为毒。’善男子，汝今勿谓是医所说违失义理，丧膏力势。善男子，如来亦尔，为诸国王、后妃、太子、王子、大臣，因波斯匿王、王子、后妃憍慢心故，为欲调伏示现恐怖如彼良医，故说偈言：

“一切江河，必有回曲，
　一切丛林，必名树木，
　一切女人，必怀谄曲，
　一切自在，必受安乐。

“文殊师利，汝今当知，如来所说无有漏失。如此大地可令反复，如来之言终无漏失。以是义故，如来所说一切有余。”

尔时，佛赞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如是之义，愍哀一切，欲令众生得智慧故，广问如来如是偈义。”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之子，复于佛前而说偈言：

“于他言语，随顺不逆，
　亦不观他，作以不作。
　但自观身，善不善行。

“世尊如是说此法药，非为正说。于他语言随顺不逆者，唯愿如来垂哀正说。何以故？世尊常说，一切外学九十五种皆趣恶道，声闻弟子皆向正路。若护禁戒，摄持威仪，安慎诸根，如是等人深乐大法，趣向善道。如来何故于九部中见有毁他则便呵责？如是偈义，为何所趣？”

佛告文殊师利：“善男子，我说此偈亦不尽为一切众生，尔时唯为阿阇世王。诸佛世尊若无因缘终不逆说，有因缘故乃说之耳。善男子，阿阇世王害其父已，来至我所欲折伏我，作如是问：‘云何世尊有一切智、非一切智耶？若一切智，调达往昔无量世中常怀恶心，随逐如来欲为杀害，云何如来听其出家？’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为是王而说此偈：

“于他语言，随顺不逆，
　亦不观他，作以不作。
　但自观身，善不善行。

“佛告大王：‘汝今害父，已作逆罪最重无间，应当发露以求清

净，何缘乃更见他过咎？’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为彼王而说是偈。复次，善男子，亦为护持不毁禁戒成就威仪见他过者，而说是偈。若复有人受他教诲，远离众恶，复教他人令远众恶，如是之人则我弟子。”

尔时，世尊为文殊师利而说偈言：

“一切畏刀杖，无不爱寿命，
　恕己可为喻，勿杀勿行杖。”

尔时，文殊师利复于佛前而说偈言：

“非一切畏杖，非一切爱命，
　恕己可为喻，勤作善方便。

“如来，说是法句之义，亦是未尽。何以故？如阿罗汉，转轮圣王、玉女象马、主藏大臣，若诸天人及阿修罗执持利剑能害之者，无有是处。勇士、烈女、马王、兽王，持戒比丘虽复对至而不恐怖。以是义故，如来说偈亦是有余。若言恕己可为喻者，是亦有余。何以故？若使罗汉以己喻彼，则有我想及以命想；若有我想及以命想则应拥护，凡夫亦应见阿罗汉悉是行人；若如是者即是邪见；若有邪见，命终之时即应生于阿鼻地狱。又复罗汉设于众生生害心者，无有是处。无量众生亦复无能害罗汉者。”

佛言：“善男子，言我想者，谓于众生生大悲心无杀害想，谓阿罗汉平等之心。勿谓世尊无有因缘而逆说也。昔日于此王舍城中有大猎师，多杀群鹿，请我食肉。我于是时虽受彼请，于诸众生生慈悲心如罗睺罗，而说偈言：

“当令汝长寿，久久住于世，
　受持不害法，犹如诸佛寿。

“是故我说是偈：

“一切畏刀杖，无不爱寿命，
　恕己可为喻，勿杀勿行杖。”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为诸菩萨摩诃萨故，咨问如来如是密教。”

尔时，文殊师利复说是偈：

“云何敬父母，随顺而尊重？
　云何修此法，堕于无间狱？”

于是如来复以偈答文殊师利：

“若以贪爱母，无明以为父，
　随顺尊重是，则堕无间狱。”

尔时，如来复为文殊师利菩萨重说偈言：

“一切属他，则名为苦，
　一切由己，自在安乐。
　一切憍慢，势极暴恶，
　贤善之人，一切爱念。”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说是亦不尽，唯愿如来复垂哀愍说其因缘。何以故？如长者子从师学时，为属师不？若属师者，义不成就；若不属者，亦不成就；若得自在，亦不成就。是故如来所说有余。复次，世尊，譬如王子无所综习，触事不成，是亦自在，愚闇常苦。如是王子若言自在，义亦不成；若言属他，义亦不成。以是义故，佛所说义名为有余。是故一切属他，不必受苦；一切自在，不必受乐。一切憍慢，势极暴恶，是亦有余。世尊，如诸烈女憍慢心故出家学道，护持禁戒，威仪成就，守摄诸根不令驰散，是故一切憍慢之结不必暴恶。贤善之人，一切爱念，是亦有余。如人内犯四重禁已，不舍法服坚持威仪，护持法者见已不爱，是人命终必堕地狱。若有贤人犯重禁已，护法见之即驱令出，罢道还俗。以是义故，一切贤善何必悉爱？”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

一切大众所问品第五之二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有因缘故，如来于此说有余义。又有因缘，诸佛如来而说是法。时王舍城有一女人，名曰善贤，还父母家，因至我所，归依于我及法、众僧，而作是言：'一切女人势不自由，一切男子自在无碍。'我于尔时知是女心，即为宣说如是偈颂。文殊师利，善哉！善哉！汝今能为一切众生，问于如来如是密语。"

文殊师利复说偈言：

"一切诸众生，皆依饮食存，
一切有大力，其心无嫉妒，
一切因饮食，而多得病苦，
一切修净行，而得受安乐。

"如是，世尊，今受纯陀饮食供养，将无如来有恐怖耶？"

尔时，世尊复为文殊而说偈言：

"非一切众生，尽依饮食存，
非一切大力，心皆无嫉妒。
非一切因食，而致病苦患，
非一切净行，悉得受安乐。

"文殊师利，汝若得病，我亦如是应得病苦。何以故？诸阿罗汉及辟支佛、菩萨、如来实无所食，但欲化彼，示现受用无量众生所施之物，令其具足檀波罗蜜，拔济地狱、畜生、饿鬼。若言如来六年苦行身羸瘦者，无有是处。诸佛世尊独拔诸有，不同凡夫，云何而得身羸劣耶？诸佛世尊精勤修习，获金刚身，不同世人危脆之身。我诸弟子亦复如是，不可思议，不依于食。一切大力无嫉妒者，亦有余义。如世间人，终身永无嫉妒之心而亦无力。一切病苦因食得者，亦有余义。亦见有人得客病者，所谓刺刺刀剑鉾槊。一切净行受安乐者，是亦有余。世间亦有外道之人，修于梵行多受苦恼。以是义故，如来所说一切有余，是名如来非无因缘而说此偈，有因故说。昔日于此优禅尼国，有婆罗门名羖羝德，来至我所，欲受第四八戒斋法，我于尔时为说是偈。"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何等名为无余义耶？云何复名一切义乎？”

“善男子，一切者，唯除助道常乐善法，是名一切，亦名无余。其余诸法亦名有余，亦名无余，欲令乐法诸善男子知此有余及无余义。”

迦葉菩萨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前白佛言：“甚奇！世尊，等视众生如罗睺罗。”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汝今所见微妙甚深。”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说是大乘《大涅槃经》所得功德。”

佛告迦葉：“善男子，若有得闻是经名字，所得功德非诸声闻、辟支佛等所能宣说，唯佛能知。何以故？不可思议，是佛境界，何况受持读诵通利书写经卷！”

尔时，诸天、世人及阿修罗即于佛前，异口同音而说偈言：

“诸佛难思议，法僧亦复然，
是故今劝请，唯愿小停住。
尊者大迦葉，及以阿难等，
二众之眷属，且待须臾至。
并及摩伽主，阿阇世大王，
至心敬信佛，犹故未来此。
唯愿于如来，小垂哀愍住，
于此大众中，断我诸疑网。”

尔时，如来为诸大众而说偈言：

“我法最长子，是名大迦葉。
阿难勤精进，能断一切疑。
汝等当谛观，阿难多闻士，
自然当解了，是常及无常。
以是故不应，心怀于忧恼。”

尔时，大众以种种物供养如来，供养佛已，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菩萨辈得住初地。

尔时，世尊与文殊师利、迦葉菩萨及以纯陀而受记莂，受记莂已，说如是言：“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举体皆痛。我今欲卧，如彼小儿及常患者。汝等文殊，当为四部广说大法，今以此法付嘱于汝；乃至迦葉、阿难等来，复当付嘱如是正法。”

尔时，如来说是语已，为欲调伏诸众生故，现身有疾，右胁而

卧，如彼病人。

现病品第六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已免一切疾病，患苦悉除，无复怖畏。世尊，一切众生有四毒箭则为病因。何等为四？贪欲、瞋恚、愚痴、憍慢。若有病因，则有病生，所谓爱热肺病，上气吐逆，肤体[疒＋習][疒＋習]，其心闷乱，下痢哕噎，小便淋沥，眼耳疼痛，背满腹胀，颠狂干消，鬼魅所著。如是种种身心诸病，诸佛世尊悉无复有。今日如来何缘顾命文殊师利而作是言‘我今背痛，汝等当为大众说法’？有二因缘则无病苦。何等为二？一者、怜愍一切众生，二者、给施病者医药。如来往昔已于无量万亿劫中修菩萨道，常行爱语，利益众生，不令苦恼，施疾病者种种医药，何缘于今自言有病？

“世尊，世有病人，或坐或卧，不安处所，或索饮食，敕诫家属，修治产业。何故如来默然而卧，不教弟子声闻人等尸波罗蜜、诸禅解脱、三摩跋提、修诸正勤？何缘不说如是甚深大乘经典？如来何故不以无量方便教大迦葉，人中象王，诸大人等，令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故不治诸恶比丘受畜一切不净物者？世尊实无有病，云何默然，右胁而卧？

“诸菩萨等，凡所给施病者医药，所得善根悉施众生，而共回向一切种智，为除众生诸烦恼障、业障、报障。烦恼障者，贪欲、瞋恚、愚痴、忿怒、缠盖、焦恼、嫉妒、悭吝、奸诈、谀谄、无惭无愧，慢、慢慢、大慢、不如慢、增上慢、我慢、邪慢、憍慢，放逸贡高，怼恨诤讼，邪命谄媚，诈现异相，以利求利，恶求多求，无有恭敬，不随教诲，亲近恶友，贪利无厌，缠缚难解，欲于恶欲，贪于恶贪，身见、有见及以无见，频申喜睡，欠呿不乐，贪嗜饮食，其心瞢瞢，心缘异想，不善思惟，身口多恶，好喜多语，诸根闇钝，发言多虚，常为欲觉、恚觉、害觉之所覆盖。是名烦恼障。业障者，五无间罪重恶之病。报障者，生在地狱、畜生、饿鬼，诽谤正法，及一阐提，是名报障。如是三障名为大病。而诸菩萨于无量劫修菩提时，给施一切疾病医药，常作是愿：‘令诸众生永断如是三障重病。’

“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修菩提时，给施一切病者医药，常作是愿，愿令众生永断诸病，得成如来金刚之身；又愿一切无量众生作妙药王，断除一切诸恶重病；愿诸众生得阿伽陀药，以是药力能除一切无量恶毒；又愿众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退转，速得成就无上佛药，消除一切烦恼毒箭；又愿众生勤修精进，成就如来金刚之心，作微妙药疗治众病，不令有人生诤讼想；亦愿众生作大药树，疗治一切诸恶重病；又愿众生拔出毒箭，得成如来无上光明；又愿众生得入如来智慧大药微密法藏。世尊，菩萨如是已于无量百千万亿那由

他劫发是誓愿，令诸众生悉无复病，何缘如来乃于今日唱言有病？

“复次，世尊，世有病人，不能坐起俯仰进止，饮食不御，浆水不下，亦复不能教戒诸子修治家业。尔时，父母、妻子、兄弟、亲属、知识，各于是人生必死想。世尊，如来今日亦复如是，右胁而卧，无所论说。此阎浮提有诸愚人当作是念‘如来正觉必当涅槃’生灭尽想。而如来性实不毕竟入于涅槃。何以故？如来常住无变易故。以是因缘，不应说言我今背痛。

“复次，世尊，世有病者，身体羸损，若偃若侧卧著床褥。尔时，家室心生恶贱起必死想。如来今者亦复如是，当为外道九十五种之所轻慢生无常想。彼诸外道当作是言：‘不如我等。以我性常，自在时节微尘等法而为常住，无有变易。沙门瞿昙无常所迁，是变易法。’以是义故，世尊，今日不应默然右胁而卧。

“复次，世尊，世有病者，四大增损，互不调适，羸瘦乏极，是故不能随意坐起卧著床褥。如来四大无不和适，身力具足，亦无羸损。世尊，如十小牛力不如一大牛力，十大牛力不如一青牛力，十青牛力不如一凡象力，十凡象力不如一野象力，十野象力不如一二牙象力，十二牙象力不如一四牙象力，十四牙象力不如雪山一白象力，十雪山白象力不如一香象力，十香象力不如一青象力，十青象力不如一黄象力，十黄象力不如一赤象力，十赤象力不如一白象力，十白象力不如一山象力，十山象力不如一优钵罗象力，十优钵罗象力不如一拘物头象力，十拘物头象力不如一分陀利象力，十分陀利象力不如人中一力士力，十人中力士力不如一钵健提力，十钵健提力不如一八臂那罗延力，十那罗延力不如一十住菩萨一节之力。一切凡夫身中诸节节不相到，人中力士节头相到，钵健提身诸节相接，那罗延身节头相拘，十住菩萨诸节骨解盘龙相结，是故菩萨其力最大。世界成时，从金刚际起金刚座，上至道场菩提树下，菩萨坐已，其心即时逮得十力。如来今者不应如彼婴孩小儿。婴孩小儿愚痴无智，无所能说，以是义故，随意偃侧，无人讥诃。如来世尊有大智慧照明一切，人中之龙，具大威德，成就神通，无上仙人，永断疑网，已拔毒箭，进止安详，威仪具足，得无所畏。今者何故右胁而卧，令诸人天悲愁苦恼？”

尔时，迦葉菩萨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瞿昙大圣德，愿起演妙法，
不应如小儿，病者卧床席。
调御天人师，倚卧双树间，
下愚凡夫见，当言必涅槃，
不知方等典，甚深佛所行，
不见微密藏，犹盲不见道。
惟有诸菩萨，文殊师利等，

能解是甚深，譬如善射者。
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
如是大慈悲，今为何所在？
若无大悲者，是则不名佛，
佛若必涅槃，是则不名常。
惟愿无上尊，哀受我等请，
利益于众生，摧伏诸外道。”

尔时，世尊大悲熏心，知诸众生各各所念，将欲随顺，毕竟利益，即从卧起，结跏趺坐，颜貌熙怡如融金聚，面目端严犹月盛满，形容清净无诸垢秽，放大光明充遍虚空。其光大盛过百千日，照于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诸佛世界，惠施众生大智之炬，悉令得灭无明黑闇，令百千亿那由他众生安止不退菩提之心。

尔时，世尊心无疑虑如师子王，以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于其身上一切毛孔，一一毛孔出一莲华。其华微妙，各具千叶，纯真金色，琉璃为茎，金刚为须，玫瑰为台，形大团圆犹如车轮。是诸莲华各出种种杂色光明，青黄赤白紫玻璨色。

是诸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狱、想地狱、黑绳地狱、众合地狱、叫唤地狱、大叫唤地狱、焦热地狱、大焦热地狱。是八地狱其中众生常为诸苦之所逼切，所谓烧煮、火炙、斫刺、[皮＋刂]剥，遇斯光已，如是众苦悉灭无余，安隐清凉，快乐无极。是光明中宣说如来秘密之藏，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乃至八种寒冰地狱，所谓阿波波地狱、阿咤咤地狱、阿罗罗地狱、阿婆婆地狱、优钵罗地狱、波头摩地狱、拘物头地狱、分陀利地狱。是中众生常为寒苦之所逼恼，所谓擘裂身体碎坏，互相残害，遇斯光已，如是等苦亦灭无余，即得调和温暖适身。是光明中亦说如来秘密之藏，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尔时，于此阎浮提界及余世界，所有地狱皆悉空虚无受罪者，除一阐提。

饿鬼众生饥渴所逼，以发缠身，于百千岁未曾得闻浆水之名，遇斯光已，饥渴即除。是光明中亦说如来微密秘藏，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令诸饿鬼亦悉空虚，除谤大乘方等正典。

畜生众生互相杀害，共相残食，遇斯光已，恚心悉灭。是光明中亦说如来秘密之藏，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当尔之时，畜生亦尽，除谤正法。

是一一华各有一佛，圆光一寻，金色晃曜，微妙端严，最上无比，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是诸世尊，或有坐者，或有行者，或有卧者，或有住者，或有震雷音者，或澍雨者，或放电光，或复兴风，或出烟焰，身如火聚，或复示现七宝、诸山、池泉河水、山林树木，或复示现七宝、国土、城邑聚落、宫殿屋宅，或复示现象、

马、师子、虎、狼、孔雀、凤凰诸鸟，或复示现令阎浮提所有众生悉见地狱、畜生、饿鬼，或复示现欲界六天。复有世尊或说阴、界、诸入多诸过患，或复有说四圣谛法，或复有说诸法因缘，或复有说诸业烦恼皆因缘生，或复有说我与无我，或复有说苦乐二法，或复有说常无常等，或复有说净与不净。复有世尊为诸菩萨演说所行六波罗蜜，或复有说诸大菩萨所得功德，或复有说诸佛世尊所得功德，或复有说声闻之人所得功德，或复有说随顺一乘，或复有说三乘成道。或有世尊，左胁出水，右胁出火；或有示现初生、出家，坐于道场菩提树下转妙法轮，入于涅槃；或有世尊作师子吼，令此会中有得一果、二果、三果至第四果，或复有说出离生死无量因缘。

尔时，于此阎浮提中，所有众生遇斯光已，盲者见色，聋者听声，哑者能言，拘躄能行，贫者得财，悭者能施，恚者慈心，不信者信。如是世界无一众生修行恶法，除一阐提。

尔时，一切天、龙、鬼、神、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罗刹健陀、忧摩陀、阿婆魔罗、人非人等，悉共同声唱如是言："善哉！善哉！无上天尊，多所利益。"说是语已，踊跃欢喜，或歌或舞，或身动转，以种种华散佛及僧，所谓天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散陀那华、摩诃散陀那华、卢脂那华、摩诃卢脂那华、香华、大香华、适意华、大适意华、爱见华、大爱见华、端严华、第一端严华。复散诸香，所谓沉水多伽楼香、栴檀郁金和合杂香、海岸聚香。复以天上宝幢幡盖，诸天伎乐筝笛笙瑟箜篌鼓吹，供养于佛，而说偈言：

"我今稽首大精进，无上正觉两足尊，
天人大众所不知，惟有瞿昙乃能了。
世尊往昔为我故，于无量劫修苦行，
如何一旦放本誓，而便舍命欲涅槃。
一切众生不能见，诸佛世尊秘密藏，
以是因缘难得出，轮转生死坠恶道。
如佛所说阿罗汉，一切皆当至涅槃，
如是甚深佛行处，凡夫下愚谁能知？
施诸众生甘露法，为欲断除诸烦恼，
若有服此甘露已，不复受生老病死。
如来世尊以疗治，百千无量诸众生，
令其所有诸重病，一切消灭无遗余。
世尊久已舍病苦，故得名为第七佛，
惟愿今日雨法雨，润渍我等功德种。
是故大众及人天，如是请已默然住。"

说是偈时，莲华台中一切诸佛，从阎浮提遍至净居，悉皆闻之。

尔时，佛告迦叶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具足如是甚深微妙智慧，不为一切诸魔外道之所破坏。善男子，汝已安住，不为一切诸邪恶风之所倾动。善男子，汝已成就乐说辩才，已曾供养过去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尊，是故能问如来正觉如是之义。善男子，我于往昔无量无边亿那由他百千万劫，已除病根，永离倚卧。

“迦叶，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上胜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为诸声闻说是大乘《大涅槃经》，开示分别显发其义。我于尔时，亦为彼佛而作声闻，受持如是大涅槃典，读诵通利，书写经卷，广为他人开示分别解说其义，以是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从是来，未曾有恶烦恼业缘，堕于恶道，诽谤正法，作一阐提，受黄门身、无根、二根，反逆父母、杀阿罗汉、破塔坏僧、出佛身血犯四重禁。从是已来，身心安隐，无诸苦恼。迦叶，我今实无一切疾病。所以者何？诸佛世尊久已远离一切病故。迦叶，是诸众生不知大乘方等密教，便谓如来真实有疾。

“迦叶，如言如来人中师子，而如来者实非师子，如是之言，即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人中大龙，而我已于无量劫中舍离是业。迦叶，如言如来是人是天，而我真实非人非天，亦非鬼、神、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非我、非命、非可养育、非人士夫，非作非不作，非受非不受，非世尊非声闻，非说非不说，如是等语，皆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犹如大海、须弥山王，而如来者实非碱味、同于石山，当知是语，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如分陀利，而我实非分陀利也，如是之言，即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犹如父母，而如来者实非父母，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是大船师，而如来者实非船师，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犹如商主，而如来者实非商主，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能摧伏魔，而如来者实无恶心欲令他伏，如是之言，皆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言如来能治痈疮，而我实非治痈师也，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叶，如我先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善能修治身口意业，舍命之时，虽有亲族取其尸骸，或以火烧，或投大水，或弃冢间，狐狼禽兽竞共食啖，然心意识即生善道，而是心法实无去来，亦无所至，真是前后相似相续相貌不异，如是之言，即是如来秘密之教。

“迦叶，我今言病亦复如是，亦是如来秘密之教。是故顾命文殊师利：‘吾今背痛，汝等当为四众说法。’迦叶，如来正觉，实无有病右胁而卧，亦不毕竟入于涅槃。迦叶，是大涅槃，即是诸佛甚深禅定；如是禅定，非是声闻、缘觉行处。

“迦葉，汝先所问：‘如来何故倚卧不起，不索饮食、戒敕家属、修治产业？’迦葉，虚空之性，亦无坐起、求索饮食、敕戒家属、修治产业，亦无去来生灭老壮、出没伤破、解脱系缚，亦不自说，亦不说他，亦不自解，亦不解他，非安非病。善男子，诸佛世尊亦复如是，犹如虚空，云何当有诸病苦耶？

“迦葉，世有三人，其病难治：一、谤大乘，二、五逆罪，三、一阐提。如是三病，世中极重，悉非声闻、缘觉菩萨之所能治。善男子，譬如有病必死难治，若有瞻病、随意、医药，若无瞻病、随意、医药，如是之病定不可治，当知是人必死不疑。善男子，是三种人亦复如是，若有声闻、缘觉、菩萨，或有说法，或不说法，不能令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迦葉，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随意、医药，则可令差；若无此三，则不可差。声闻、缘觉亦复如是，从佛菩萨得闻法已，即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非不闻法能发心也。

“迦葉，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随意、医药，若无瞻病、随意、医药，皆悉可差。有一种人亦复如是，或值声闻、不值声闻，或值缘觉、不值缘觉，或值菩萨、不值菩萨，或值如来、不值如来，或得闻法，或不闻法，自然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谓有人，或为自身，或为他身，或为怖畏，或为利养，或为谀谄，或为诳他，书写如是《大涅槃经》，受持读诵，供养恭敬，为他说者。

“迦葉，有五种人，于是大乘大涅槃典，有病行处，非如来也。何等为五？

“一、断三结得须陀洹果，不堕地狱、畜生、饿鬼，人天七返，永断诸苦，入于涅槃。迦葉，是名第一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八万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二人者，断三结缚，薄贪恚痴，得斯陀含果，名一往来，永断诸苦，入于涅槃。迦葉，是名第二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六万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三人者，断五下结，得阿那含果，更不来此，永断诸苦，入于涅槃。是名第三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四万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四人者，永断贪欲、瞋恚、愚痴，得阿罗汉果，烦恼无余，入于涅槃，亦非麒麟独一之行。是名第四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二万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五人者，永断贪欲、瞋恚、愚痴，得辟支佛道，烦恼无余，入于涅槃，真是麒麟独一之行。是名第五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十千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是名第五人有病行处，非如来也。”

圣行品第七之一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应当于是《大般涅槃经》专心思惟五种之行。何等为五？一者、圣行，二者、梵行，三者、天行，四者、婴儿行，五者、病行。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常当修习是五种行。复有一行是如来行，所谓大乘《大涅槃经》。

"迦葉，云何菩萨摩诃萨所修圣行？菩萨摩诃萨若从声闻，若从如来，得闻如是《大涅槃经》，闻已生信，信已应作如是思惟：'诸佛世尊有无上道，有大正法、大众正行，复有方等大乘经典。我今当为爱乐贪求大乘经故，舍离所爱妻子眷属、所居舍宅、金银珍宝、微妙璎珞、香华伎乐、奴婢仆使、男女大小、象马车乘、牛羊鸡犬猪豕之属。'复作是念：'居家迫迮犹如牢狱，一切烦恼由之而生。出家宽旷犹如虚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长。若在家居，不得尽寿净修梵行，我今应当剃除须发出家学道。'作是念已：'我今定当出家修学无上正真菩提之道。'菩萨如是欲出家时，天魔波旬生大苦恼言：'是菩萨复当与我兴大战诤。'善男子，如是菩萨何处当复与人战诤？是时菩萨即至僧坊，若见如来及佛弟子，威仪具足，诸根寂静，其心柔和清净寂灭，即至其所而求出家，剃除须发，服三法衣。既出家已，奉持禁戒，威仪不缺，进止安详，无所触犯，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护戒之心犹如金刚。

"善男子，譬如有人带持浮囊欲渡大海，尔时海中有一罗刹，即从其人乞索浮囊。其人闻已，即作是念：'我今若与，必定没死。'答言：'罗刹，汝宁杀我，浮囊叵得。'罗刹复言：'汝若不能全与我者，见惠其半。'是人犹故不肯与之。罗刹复言：'汝若不肯惠我半者，幸愿与我三分之一。'是人不肯。罗刹复言：'若不能者，当施手许。'是人不肯。罗刹复言：'汝今若复不能与我如手许者，我今饥穷众苦所逼，愿当济我如微尘许。'是人复言：'汝今所索诚复不多，然我今日方当渡海，不知前途近远如何。若与汝者，气当渐出，大海之难，何由得过脱能？中路没水而死！'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护持禁戒亦复如是，如彼渡人护惜浮囊。菩萨如是护戒之时，常有烦恼诸恶罗刹语菩萨言：'汝当信我，终不相欺。但破四禁，护持余戒，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尔时应作是言：'我今宁持如是禁戒堕阿鼻狱，终不毁犯而生天上。'烦恼罗刹复作是言：'卿若不能破四禁者，可破僧残，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亦应不随其语。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僧残者，亦可故犯偷兰遮罪，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尔时，亦复不随。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偷兰遮者，可犯舍堕，以是因缘，可得安隐，入于涅槃。'菩萨尔时，亦不随之。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舍堕者，可破波夜提，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尔时，亦不随之。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波夜提者，幸可毁破突吉罗戒，以是因缘，可得安隐，入于涅槃。'菩萨尔时，心自念言：'我今若犯突吉罗罪，不发露者，则不能渡生死彼岸而得涅槃。'菩萨摩诃萨

于是微小诸戒律中，护持坚固，心如金刚。菩萨摩诃萨持四重禁及突吉罗，敬重坚固，等无差别。菩萨若能如是坚持，则为具足五根诸戒，所谓具足菩萨根本业清净戒、前后眷属余清净戒、非诸恶觉觉清净戒、护持正念念清净戒、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戒。迦葉，是菩萨摩诃萨复有二种戒：一者、受世教戒，二者、得正法戒。菩萨若受正法戒者，终不为恶；受世教戒者，白四羯磨然后乃得。

“复次，善男子，有二种戒：一者、性重戒，二者、息世讥嫌戒。性重戒者，谓四禁也。息世讥嫌戒者，不作贩卖轻秤小斗欺诳于人、因他形势取人财物、害心系缚、破坏成功、燃明而卧、田宅种植、家业坐肆，不畜象、马、车乘、牛、羊、驼、驴、鸡、犬、猕猴、孔雀、鹦鹉、共命及拘枳罗、豺、狼、虎、豹、猫狸、猪豕及余恶兽、童男童女、大男大女、奴婢僮仆、金、银、琉璃、玻璨、真珠、车渠、玛瑙、珊瑚、璧玉、珂贝诸宝、赤铜、白腊、鍮石、盂器、氍毹毾[登＋毛]、拘执毦衣、一切谷米、大小麦豆、糜粟、稻、麻、生熟餐具；常受一食，不曾再食，若行乞食及僧中食，常知止足，不受别请，不食肉，不饮酒，五辛能熏悉不食之，是故其身无有臭处，常为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趣足而食，终不长受；所受衣服，才足覆身，进止常与三衣钵具，终不舍离如鸟二翼；不畜根子、茎子、节子、椄子、子子，不畜宝藏若金若银、饮食厨库、衣裳服饰；高广大床、象牙金床、杂色编织，悉不用坐；不畜一切细软诸席，不坐象荐马荐，不以细软上妙衣服用敷床卧，其床两头不置二枕，亦不受畜妙好丹枕、安黄木枕；终不观看象斗、马斗、车斗、兵斗、男斗、女斗、牛斗、羊斗、水牛鸡雉鹦鹉等斗，亦不故往观看军阵；不应故听吹贝、鼓角、琴瑟筝笛、箜篌歌叫、伎乐之声，除供养佛；樗蒱围棋、波罗塞戏、师子象斗、弹棋六博、拍毱掷石、投壶牵道、八道行成，一切戏笑悉不观作；终不瞻相手脚面目，不以抓镜、芝草、杨枝、钵盂、髑髅而作卜筮，亦不仰观虚空星宿，除欲解睡；不作王家往返使命，以此语彼，以彼语此，终不谀谄邪命自活，亦不宣说王臣、盗贼、斗诤、饮食、国土饥馑恐怖、丰乐安隐之事。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息世讥嫌戒。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坚持如是遮制之戒，与性重戒等无差别。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受持如是诸禁戒已，作是愿言：‘宁以此身投于炽然猛火深坑，终不毁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制禁戒，与刹利女、婆罗门女、居士女而行不净。’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热铁周匝缠身，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于信心檀越衣服。’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此口吞热铁丸，终不敢以毁戒之口食于信心檀越饮食。’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卧此身大热铁上，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于信心檀越床敷卧具。’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我宁以身受三百鉾，终不敢以毁戒之身受于信心檀越医药。’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

是愿：‘宁以此身投热铁镬，不以破戒受于信心檀越房舍屋宅。’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铁捶打碎此身，从头至足令如微尘，不以破戒受诸刹利、婆罗门、居士恭敬礼拜。’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热铁挑其两目，不以染心视他好色。’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铁锥遍身搀刺，不以染心听好音声。’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贪嗅诸香。’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利刀割裂其舌，不以染心贪著美味。’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利斧斩斫其身，不以染心贪著诸触。’何以故？以是因缘，能令行者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迦葉，是名菩萨摩诃萨护持禁戒。菩萨摩诃萨护持如是诸禁戒已，悉以施于一切众生，以是因缘，愿令众生护持禁戒，得清净戒、善戒、不缺戒、不析戒、大乘戒、不退戒、随顺戒、毕竟戒、具足成就波罗蜜戒。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持如是清净戒时，即得住于初不动地。云何名为不动地耶？菩萨住是不动地中，不动不堕，不退不散。善男子，譬如须弥山，旋岚猛风不能令动堕落退散；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不为色声香味所动，不堕地狱、畜生、饿鬼，不退声闻、辟支佛地，不为异见邪风所散而作邪命。复次，善男子，又复动者，不为贪欲恚痴所动；又复堕者，不堕四重；又复退者，不退戒还家；又复散者，不为违逆大乘经者之所散坏。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不为诸烦恼魔之所倾动，不为阴魔所堕，乃至坐于道场菩提树下，虽有天魔不能令其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复不为死魔所散。

“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习圣行。善男子，云何名为圣行？圣行者，佛及菩萨之所行处故，故名圣行。以何等故名佛菩萨为圣人耶？如是等人有圣法故，常观诸法性空寂故，以是义故，故名圣人；有圣戒故，复名圣人；有圣定慧故，故名圣人；有七圣财，所谓信、戒、惭、愧、多闻、智慧、舍离，故名圣人；有七圣觉故，故名圣人。以是义故，复名圣行。”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二

圣行品第七之二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圣行者，观察是身，从头至足，其中唯有发毛爪齿、不净垢秽、皮肉筋骨、脾肾心肺、肝胆肠胃、生熟二藏、大小便利、涕唾目泪、肪膏脑膜、骨髓脓血、脑胲诸脉。菩萨如是专念观时：‘谁有是我？我为属谁？住在何处？谁属于我？’复作是念：‘骨是我耶？离骨是耶？’菩萨尔时，除去皮肉，唯观白骨，复作是念：‘骨色相异，所谓青黄赤白及以鸽色，如是骨相亦复非我。何

以故？我者亦非青黄赤白及以鸽色。’菩萨系心作是观时，即得断除一切色欲。

“复作是念：‘如是骨者从因缘生。依因足骨以拄踝骨，依因踝骨以拄[跳-兆＋専]骨，依因[跳-兆＋専]骨以拄膝骨，依因膝骨以拄髀骨，依因髀骨以拄臗骨，依因臗骨以拄腰骨，依因腰骨以拄脊骨，依因脊骨以拄肋骨。复因脊骨上拄项骨，依因项骨以拄颔骨，依因颔骨以拄牙齿，上有髑髅。复因项骨以拄髆骨，依因髆骨以拄臂骨，依因臂骨以拄腕骨，依因腕骨以拄掌骨，依因掌骨以拄指骨。’菩萨摩诃萨如是观时，身所有骨一切分离，得是观已，即断三欲：一、形貌欲，二、姿态欲，三、细触欲。

“菩萨摩诃萨观青骨时，见此大地，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悉皆青相。如青色观，黄白鸽色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作是观时，眉间即出青黄赤白鸽等色光。是菩萨于是一一诸光明中见有佛像，见已即问：‘如此身者，不净因缘和合共成，云何而得坐起行住、屈伸俯仰、视瞬喘息、悲泣喜笑？此中无主，谁使之然？’作是问已，光中诸佛忽然不现。复作是念：‘或识是我，故使诸佛不为我说。’复观此识，次第生灭犹如流水，亦复非我。复作是念：‘若识非我，出息入息或能是我？’复作是念：‘是出入息直是风性，而是风性乃是四大，四大之中，何者是我？地性非我，水火风性，亦复非我。’复作是念：‘此身一切悉无有我，唯有心风，因缘和合，示现种种所作事业。譬如咒力幻术所作，亦如箜篌随意出声。是故此身如是不净，假众因缘和合共成，而于何处生此贪欲？若被骂辱，复于何处而生瞋恚？而我此身三十六物不净臭秽，何处当有受骂辱者？’若闻其骂，即便思惟：‘以何音声而见骂耶？一一音声不能见骂，若一不能，多亦不能，以是义故，不应生瞋。’若他来打，亦应思惟：‘如是打者，从何而生？’复作是念：‘因手刀杖及以我身故得名打。我今何缘横瞋于他？乃是我身自招此咎，以我受是五阴身故。譬如因的则有箭中，我身亦尔，有身有打。我若不忍，心则散乱；心若散乱，则失正念；若失正念，则不能观善不善义；若不能观善不善义，则行恶法；恶法因缘，则堕地狱、畜生、饿鬼。’菩萨尔时作是观已，得四念处；得四念处已，则得住于堪忍地中。菩萨摩诃萨住是地已，则能堪忍贪欲恚痴，亦能堪忍寒热饥渴、蚊虻蚤虱、暴风恶触、种种疾疫、恶口骂詈、挝打楚挞，身心苦恼一切能忍，是故名为住堪忍地。”

迦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未得住不动地净持戒时，颇有因缘得破戒不？”

“善男子，有菩萨未得住不动地，有因缘故可得破戒。”

迦葉敬诺：“何者是耶？”

佛言：“迦葉，若有菩萨知以破戒因缘，则能令人受持爱乐大乘经典，又能令其读诵通利，书写经卷，广为他说，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如是故故得破戒。菩萨尔时应作是念：‘我宁一劫若减

一劫，堕于阿鼻地狱受罪，要必当令如是之人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迦葉，以是因缘，菩萨摩诃萨得毁净戒。”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萨摄取护持如是之人，令不退于菩提之心，为是毁戒，若堕阿鼻，无有是处。”

尔时，佛赞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我念往昔于此阎浮提作大国王，名曰仙预，爱念敬重大乘经典，其心纯善，无有粗恶嫉妒悭吝，口常宣说爱语善语，身常摄护贫穷孤独，布施精进无有休废。时世无佛、声闻、缘觉。我于尔时爱乐大乘方等经典，十二年中事婆罗门供给所须。过十二年施安已讫，即作是言：‘师等今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婆罗门言：‘大王，菩提之性是无所有，大乘经典亦复如是。大王云何乃令人物同于虚空？’善男子，我于尔时心重大乘，闻婆罗门诽谤方等，闻已即时断其命根。善男子，以是因缘，从是已来不堕地狱。善男子，拥护摄持大乘经典，乃有如是无量势力。

“复次，迦葉，又有圣行，所谓四圣谛，苦、集、灭、道，是名四圣谛。迦葉，苦者逼迫相，集者能生长相，灭者寂灭相，道者大乘相。复次，善男子，苦者现相，集者转相，灭者除相，道者能除相。复次，善男子，苦者有三相：苦苦相、行苦相、坏苦相；集者，二十五有；灭者，灭二十五有；道者，修戒、定、慧。复次，善男子，有漏法者有二种，有因有果。无漏法者亦有二种，有因有果。有漏果者，是则名苦；有漏因者，则名为集；无漏果者，则名为灭；无漏因者，则名为道。

“复次，善男子，八相名苦，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能生如是八苦法者，是名为集；无有如是八法之处，是名为灭；十力、四无所畏、三念处、大悲，是名为道。

“善男子，生者出相，所谓五种：一者、初出，二者、至终，三者、增长，四者、出胎，五者、种类生。

“何等为老？老有二种：一、念念老，二、终身老。复有二种：一、增长老，二、灭坏老。是名为老。

“云何为病？病谓四大毒蛇互不调适，亦有二种：一者、身病，二者、心病。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风，三者、因热，四者、杂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强作，二者、忘误堕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心病亦有四种：一者、踊跃，二者、恐怖，三者、忧愁，四者、愚痴。复次，善男子，身心之病，凡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业报，二者、不得远离恶对，三者、时节代谢。生如是等因缘、名字、受分别病。因缘者，风等诸病；名字者，心闷肺胀、上气咳逆、心惊下痢；受分别者，头痛、目痛、手足等痛。是名为病。

“何等为死？死者，舍所受身。舍所受身亦有二种：一、命尽死，二、外缘死。命尽死者亦有三种：一者、命尽非是福尽，二者、福尽非是命尽，三者、福命俱尽。外缘死者复有三种：一者、非分自害死，二者、横为他死，三者、俱死。又有三种死：一、放逸死，二、破戒死，三、坏命根死。何等名为放逸死？若有诽谤大乘方等般若波罗蜜，是名放逸死。何等名为破戒死耶？毁犯去来现在诸佛所制禁戒，是名破戒死。何等名为坏命根死？舍五阴身，是名坏命根死。如是名曰死为大苦。

“何等名为爱别离苦？所爱之物破坏离散。所爱之物破坏离散亦有二种：一者、人中五阴坏，二者、天中五阴坏。如是人天所爱五阴分别校计有无量种，是名爱别离苦。

“何等名为怨憎会苦？所不爱者而共聚集。所不爱者而共聚集复有三种，所谓地狱、饿鬼、畜生。如是三趣分别校计有无量种，如是则名怨憎会苦。

“何等名为求不得苦？求不得苦复有二种：一者、所希望处求不能得，二者、多役功力不得果报。如是则名求不得苦。

“何等名为五盛阴苦？五盛阴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贪苦、求不得苦，是故名为五盛阴苦。

“迦葉，生之根本，凡有如是七种之苦，老苦乃至五盛阴苦。迦葉，夫衰老者，非一切有。佛及诸天，一向定无。人中不定，或有或无。迦葉，三界受身，无不有生，老不必定，是故一切生为根本。迦葉，世间众生颠倒覆心，贪著生相，厌患老死。迦葉，菩萨不尔，观其初生，已见过患。

“迦葉，如有女人入于他舍。是女端正颜貌瓌丽，以好璎珞庄严其身。主人见已，即便问言：‘汝字何等，系属于谁？’女人答言：‘我身即是功德大天。’主人问言：‘汝所至处，为何所作？’女人答言：‘我所至处，能与种种金、银、琉璃、玻瓈、真珠、珊瑚、琥珀、车渠、玛瑙、象马车乘、奴婢仆使。’主人闻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我今福德故令汝来至我舍宅。’即便烧香，散华供养，恭敬礼拜。复于门外更见一女，其形丑陋，衣裳弊坏，多诸垢腻，皮肤皴裂，其色艾白。见已问言：‘汝字何等，系属谁家？’女人答言：‘我字黑闇。’复问：‘何故名为黑闇？’女人答言：‘我所行处，能令其家所有财宝一切衰耗。’主人闻已，即持利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当断汝命。’女人答言：‘汝甚愚痴，无有智慧。’主人问言：‘何故名我痴无智慧？’女人答言：‘汝舍中者即是我姊，我常与姊进止共俱。汝若驱我，亦当驱彼。’主人还入，问功德天：‘外有一女，云是汝妹，实为是不？’功德天言：‘实是我妹。我与此妹行住共俱，未曾相离。随所住处，我常作好，彼常作恶；我常利益，彼常作衰。若爱我者，亦应爱彼；若见恭敬，亦应敬彼。’主人即言：‘若有如是好恶事者，我俱不用，各随意去。’是时二女俱共相将，还其所止。尔时，主人见其还去，心生欢

喜，踊跃无量。是时，二女复共相随至一贫家。贫人见已，心生欢喜，即请之言：‘从今已去，愿汝二人，常住我家。’功德天言：‘我等先以为他所驱，汝复何缘俱请我住？’贫人答言：‘汝今念我，我以汝故复当敬彼，是故俱请令住我家。’迦葉，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愿生天，以生当有老病死故，是以俱弃曾无爱心。凡夫愚人不知老病死等过患，是故贪受生死二法。

“复次，迦葉，如婆罗门幼稚童子，为饥所逼，见人粪中有庵罗果即便取之。有智见已，呵责之言：‘汝婆罗门，种姓清净，何故取是粪中秽果？’童子闻已，赧然有愧，即答之言：‘我实不食，为欲洗净，还弃舍之。’智者语言：‘汝大愚痴，若还弃者，本不应取。’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于此生分不受不舍，如彼智者呵责童子。凡夫之人欣生恶死，如彼童子取果还弃。

“复次，迦葉，譬如四衢道头，有人器盛满食，色香味具而欲卖之。有人远来，饥虚羸乏，见其饭食，色香味具，即指之言：‘此是何物？’食主答言：‘此是上食，色香味具。若食此食，得色得力，能除饥渴，得见诸天；唯有一患，所谓命终。’是人闻已，即作是念：‘我今不用色、力、见天，亦不用死。’即作是言：‘食是食已若命终者，汝今何用于此卖之？’食主答言：‘有智之人终不肯买。唯有愚人，不知是事，多与我价，贪而食之。’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愿生天、得色、得力、见于诸天。何以故？以其不免诸苦恼故。凡夫愚痴，随有生处皆悉贪爱，以其不见老病死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毒树，根亦能杀，茎亦能杀，皮华果实悉亦能杀。善男子，二十五有受生之处，所受五阴亦复如是，一切能杀。

“复次，迦葉，譬如粪秽，多少俱臭。善男子，生亦如是，设寿八万下至十岁，俱亦受苦。

“复次，迦葉，譬如崄岸，上有草覆，于彼岸边多有甘露，若有食者，寿天千年，永除诸病，安隐快乐。凡夫愚人贪其味故，不知其下有大深坑，即前欲取，不觉脚跌，堕坑而死；智者知已，舍离远去。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尚不欲受天上妙食，况复人中？凡夫之人乃于地狱吞啖铁丸，况复人天上妙肴馔而不能食？

“迦葉，以如是喻，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是生实为大苦。

“迦葉，是名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观于生苦。

“迦葉，云何菩萨摩诃萨于是大乘《大涅槃经》观于老苦？老者，能为咳逆上气，能坏勇力、忆念进持、盛年快乐、憍慢贡高、安隐自恣，能作背偻、懈怠懒惰，为他所轻。

“迦葉，譬如池水，莲华满中，开敷鲜荣，甚可爱乐，值天降雹，悉皆破坏。善男子，老亦如是，悉能破坏盛壮好色。

“复次，迦葉，譬如国王，有一智臣善知兵法，有敌国王，拒逆不顺，王遣此臣，往讨伐之，即便擒获，将来诣王；老亦如是，擒获

壮色，将付死王。
“复次，迦葉，譬如折轴无所复用；老亦如是，无所复用。
“复次，迦葉，如大富家，多有财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车渠、玛瑙，有诸怨贼若入其家，即能劫夺悉令空尽。善男子，盛年好色亦复如是，常为老贼之所劫夺。
“复次，迦葉，譬如贫人，贪著上膳细软衣裳，虽复希望而不能得。善男子，老亦如是，虽有贪心欲受富乐，五欲自恣而不能得。
“复次，迦葉，如陆地龟，心常念水。善男子，人亦如是，既为衰老之所干枯，心常忆念壮时所受五欲之乐。
“复次，迦葉，犹如秋月所有莲华，皆为一切之所乐见，及其萎黄，人所恶贱。善男子，盛年壮色亦复如是，悉为一切之所爱乐，及其老至，众所恶贱。
“复次，迦葉，譬如甘蔗，既被压已，滓无复味。善男子，壮年盛色亦复如是，既被老压，无三种味：一、出家味，二、读诵味，三、坐禅味。
“复次，迦葉，譬如满月，夜多光明，昼则不尔。善男子，人亦如是，壮则端严形貌瓌玮，老则衰羸形神枯顇。
“复次，迦葉，譬如有王，常以正，治于国土，真实无曲，慈悲好施。时为敌国之所破坏，流离逃迸，遂至他土。他土人民，见已生于怜愍之心，咸作是言：‘大王往日正法治国，不枉万姓，如何一旦流离至此？’善男子，人亦如是，既为衰老所坏败已，常赞壮时所行事业。
“复次，迦葉，譬如灯炷，唯赖膏油，膏油既尽，势不久停。善男子，人亦如是，唯赖壮膏，壮膏既尽，衰老之炷，何得久停？
“复次，迦葉，譬如枯河，不能利益人及非人、飞鸟走兽。善男子，人亦如是，为老所枯，不能利益一切作业。
“复次，迦葉，譬如河岸临峻之树，若遇暴风必当颠坠。善男子，人亦如是，临老险岸，死风既至，势不得住。
“复次，迦葉，如车轴折，不任重载。善男子，老亦如是，不能咨受一切善法。
“复次，迦葉，譬如婴儿，为人所轻。善男子，老亦如是，常为一切之所轻毁。
“迦葉，以是等喻，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是老，实为大苦。
“迦葉，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老苦。
“迦葉，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病苦？所谓病者，能坏一切安隐乐事，譬如雹雨，伤坏谷苗。
“复次，迦葉，如人有怨，心常忧愁而怀恐怖。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常畏病苦，心怀愁忧。
“复次，迦葉，譬如有人形貌端正，为王夫人欲心所爱，遣使逼唤与共交通。时王捕得，即便使人挑其一目，截其一耳，断一手足。

是人尔时形容改异，人所恶贱。善男子，人亦如是，虽复身体耳目具足，既为病苦所缠逼已，则为众人之所恶贱。

“复次，迦葉，如芭蕉树、竹苇、芦、骡，有子则死。善男子，人亦如是，有病则死。

“复次，迦葉，如转轮王，主兵大臣常在前导，王随后行；亦如鱼王、蚁王、蠃王、牛王、商主，在前行时，如是诸众悉皆随从无舍离者。善男子，死转轮王亦复如是，常随病臣，不相舍离。鱼、蚁、蠃、牛、商主、病王亦复如是，常为死众之所随逐。

“迦葉，病因缘者，所谓苦恼愁忧、悲叹、身心不安，或为怨贼之所逼害，破坏浮囊，拨撤桥梁，亦能劫夺正念根本，复能破坏盛壮好色力势安乐除舍惭愧，能为身心焦热炽然。以是等喻，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病苦，是为大苦。

“迦葉，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病苦。

“迦葉，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死苦？所谓死者，能烧灭故。

“迦葉，如火灾起，能烧一切，唯除二禅，力不至故。善男子，死火亦尔，能烧一切，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势不及故。

“复次，迦葉，如水灾起，一切漂没，唯除三禅，力不至故。善男子，死水亦尔，漂没一切，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

“复次，迦葉，如风灾起，能吹一切，悉令散灭，唯除四禅，力不至故。善男子，死风亦尔，悉能吹灭一切所有，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彼第四禅，以何因缘，风不能吹，水不能漂，火不能烧？”

佛告迦葉：“善男子，彼第四禅，内外过患，一切无故。善男子，初禅过患，内有觉观，外有火灾；二禅过患，内有欢喜，外有水灾；三禅过患，内有喘息，外有风灾。善男子，彼第四禅，内外过患，一切俱无，是故诸灾不能及之。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安住大乘大般涅槃，内外过患一切皆尽，是故死王不能及之。

“复次，善男子，如金翅鸟，能啖能消一切龙、鱼、金银等宝，唯除金刚不能令消。善男子，死金翅鸟亦复如是，能啖能消一切众生，唯不能消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菩萨摩诃萨。

“复次，迦葉，譬如河岸所有草木，大水瀑涨，悉随漂流入于大海，唯除杨柳，以其软故。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悉皆随流入于死海，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

“复次，迦葉，如那罗延，悉能摧伏一切力士，唯除大风。何以故？以无碍故。善男子，死那罗延亦复如是，悉能摧伏一切众生，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何以故？以无碍故。

“复次，迦葉，譬如有人，于怨憎中诈现亲善，常相追逐如影随形，伺求其便而欲杀之。彼怨谨慎，坚牢自备，故使是人不能得杀。

善男子，死怨亦尔，常伺众生而欲杀之，唯不能杀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菩萨摩诃萨。何以故？以是菩萨不放逸故。

“复次，迦葉，譬如卒降金刚瀑雨，悉坏药木、诸树山林、土沙瓦石、金银琉璃一切之物，唯不能坏金刚真宝。善男子，金刚死雨亦复如是，悉能破坏一切众生，唯除金刚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

“复次，迦葉，如金翅鸟，能啖诸龙，唯不能啖受三归者。善男子，死金翅鸟亦复如是，能啖一切无量众生，唯除菩萨住三定者。何谓三定？空无相愿。

“复次，迦葉，如摩罗毒蛇，凡所触螫，虽有良咒、上妙好药，无如之何，唯阿竭多星咒，能令除愈。善男子，死毒所螫亦复如是，一切医方，无如之何，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咒。

“复次，迦葉，譬如有人，为王所瞋，其人若能以软善语，贡上财宝便可得脱。善男子，死王不尔，虽以软语、钱财珍宝而贡上之，亦不得脱。

“善男子，夫死者，于崄难处无有资粮，去处悬远而无伴侣，昼夜常行不知边际，深邃幽闇无有灯明，入无门户而有处所，虽无痛处不可疗治，往无遮止到不得脱，无所破坏见者愁毒，非是恶色而令人怖，敷在身边不可觉知。

“迦葉，以是等喻，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是死真为大苦。

“迦葉，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死苦。

“迦葉，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观爱别离苦？爱别离苦能为一切众苦根本，如说偈言：

“因爱生忧，因爱生怖。
若离于爱，何忧何怖？

“爱因缘故，则生忧苦；以忧苦故，则令众生生于衰老爱别离苦，所谓命终。善男子，以别离故，能生种种微细诸苦，今当为汝分别显示。

“善男子，过去之世，人寿无量，时世有王，名为善住。其王尔时，为童子身、太子治事及登王位，各八万四千岁。时王顶上生一肉疱，其疱柔软如兜罗绵、细软劫贝，渐渐增长不以为患。足满十月，疱即开剖，生一童子，其形端正，奇异少双，色像分明，人中第一。父王欢喜，字之顶生。时善住王因以国事委付顶生，弃舍宫殿、妻子、眷属，入山学道满八万四千岁。

“尔时，顶生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即时东方有金轮宝，其轮千辐，毂辋具足，非工匠造，自然成就而来应之。顶生大王即作是念：‘我昔曾闻五通仙说，若刹利王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若有金轮千辐不减，毂辋具足，非工匠造，自然成就，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即当得作转轮圣帝。’复作是念：‘我今当试。’即以左手

擎此轮宝，右执香炉，右膝著地而发誓言：‘是金轮宝若实不虚，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金轮宝飞升虚空遍十方已，还来住在顶生左手。尔时，顶生心生欢喜，踊跃无量，复作是言：‘我今定当作转轮王。’

“其后不久，复有象宝，状貌端严，如白莲华，七支拄地。顶生见已，复作是念：‘我昔曾闻五通仙说，若转轮王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若有象宝，状貌端严，如白莲华，七支拄地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即是圣王。’复作是念：‘我今当试。’即擎香炉，右膝著地而发誓言：‘是白象宝若实不虚，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白象宝从旦至夕周遍八方，尽大海际，还住本处。尔时，顶生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复作是言：‘我今定是转轮圣王。’

“其后不久，次有马宝，其色绀炎，髦尾金色。顶生见已，复作是念：‘我昔曾闻五通仙说，若转轮王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若有马宝，其色绀艳，髦尾金色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即是圣王。’复作是念：‘我今当试。’即执香炉，右膝著地而发誓言：‘是绀马宝若实不虚，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绀马宝从旦至夕周遍八方，尽大海际，还住本处。尔时，顶生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复作是言：‘我今定是转轮圣王。’

“其后不久，复有女宝，形容端正，微妙第一，不长不短，不白不黑；身诸毛孔出栴檀香；口气香洁如青莲华；其目远视见一由旬，耳闻鼻嗅亦复如是；其舌广大出能覆面，形色细薄如亦铜叶；心聪睿哲有大智慧，于诸众生常有软语。是女以手触王衣时，即知王身安乐病患，亦知王心所缘之处。尔时，顶生复作是念：‘若有女人能知王心，即是女宝。’

“其后不久，于王宫内，自然而有宝摩尼珠，纯青琉璃，大如人髀，能于闇中照一由旬。若天降雨，渧如车轴，是珠力能作盖遍覆足一由旬，遮此大雨不令下过。尔时，顶生复作是念：‘若转轮王得是宝珠，必是圣王。’

“其后不久，有主藏臣自然而出，多饶财宝，巨富无量，库藏盈溢无所乏少。报得眼根，力能彻见一切地中所有伏藏，随王所念，皆能办之。尔时，顶生复欲试之，即共乘船入于大海，告藏臣言：‘我今欲得珍异之宝。’藏臣闻已，即以两手挠大海水，时十指头出十宝藏，以奉圣王而白王言：‘大王所须，随意用之，其余在者，当投大海。’尔时，顶生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复作念言：‘我今定是转轮圣王。’

“其后不久，有主兵臣自然而出，勇健猛略策谋第一，善知四兵，若任斗者则现圣王，若不任者退不令现，未摧伏者能令摧伏，已摧伏者力能守护。尔时，顶生复作是念：‘若转轮王得是兵宝，当知定是转轮圣王。’

“尔时，顶生转轮圣帝告诸大臣：‘汝等当知，此阎浮提，安隐丰

乐。然我今已七宝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大王，东弗婆提犹未归德，王应往讨。’尔时，圣王与其七宝一切营从，飞空而往东弗婆提。彼土人民欢喜归化。复告大臣：‘我阎浮提及弗婆提，安隐丰乐，人民炽盛，悉来归化，七宝成就，千子具足，复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大王，西瞿陀尼犹未归德。’尔时，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飞空而往西瞿陀尼。王既至彼，彼土人民亦复归化。复告大臣：‘我阎浮提及弗婆提，此瞿陀尼，安隐丰乐，人民炽盛，咸以归化，七宝成就，千子具足，复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大王，北郁单越犹未归化。’尔时，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飞空而往北郁单越。王既至彼，彼土人民欢喜归德。复告大臣：‘我四天下，安隐丰乐，人民炽盛，咸已归德，七宝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圣王，三十三天，寿命极长，安隐快乐。彼天身形端严无比，所居宫殿床榻卧具悉是七宝，自恃天福未来归化，今可往讨，令其摧伏。’尔时，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飞腾虚空上忉利天。见有一树，其色青绿。圣王见已，即问大臣：‘此是何色？’大臣答言：‘此是波利质多罗树。忉利诸天，夏三月日，常于其下娱乐受乐。’复见白色犹如白云，复问大臣：‘彼是何色？’大臣答言：‘是善法堂，忉利诸天常集其中，论人天事。’于是天主释提桓因，知顶生王已来在外，即出迎逆，见已执手，升善法堂分座而坐。彼时二王形容相貌等无差别，唯有视眴为别异耳。是时圣王即生念言：‘我今宁可退彼王位，即住其中为天王不？’

“善男子，尔时帝释受持读诵大乘经典，开示分别，为他演说，唯于深义未尽通达。以是读诵受持分别为他广说因缘力故，有大威德。善男子，而是顶生于此帝释生恶心已，即便堕落还阎浮提，与所爱念人天离别生大苦恼，复遇恶病即便命终。尔时，帝释，迦葉佛是；转轮圣王，则我身是。善男子，当知如是爱别离者，极为大苦。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尚忆过去如是等辈爱别离苦，何况菩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而当不观现在之世爱别离苦？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怨憎会苦？善男子，是菩萨摩诃萨，观于地狱、畜生、饿鬼、人中、天上，皆有如是怨憎会苦。譬如人观牢狱系闭枷锁杻械以为大苦；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观于五道一切受生，悉是怨憎合会大苦。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常畏怨家枷锁杻械，舍离父母、妻子、眷属、珍宝产业而远逃避。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怖畏生死，具足修行六波罗蜜入于涅槃。迦葉，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观怨憎会苦。

“善男子，云何菩萨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观求不得苦？求者，一切尽求。尽求者有二种：一、求善法，二、求不善法。善法未得苦，恶法未离苦。是则略说五盛阴苦。

“迦葉，是名苦谛。”

尔时，迦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五盛阴苦，是义不然。何以故？如佛往昔告释摩男：'若色苦者，一切众生不应求色。若有求者，则不名苦。'如佛告诸比丘：'有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如佛先为诸比丘说：'若有人能修行善法，则得受乐。'又如佛说：'于善道中，六触受乐，眼见好色，是则为乐，耳鼻舌身意思好法亦复如是。'如佛说偈：

'持戒则为乐，身不受众苦，
睡眠得安隐，寤则心欢喜。
若受衣食时，诵习而经行，
独处于山林，如是为最乐。
若能于众生，昼夜常修慈，
因是得常乐，以不恼他故。
少欲知足乐，多闻分别乐，
无著阿罗汉，亦名为受乐。
菩萨摩诃萨，毕竟到彼岸，
所作众事办，是名为最乐。

"世尊，如诸经中所说乐相，其义如是。如佛今说，云何当与此义相应？"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三

圣行品第七之三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能咨问如来是义。善男子，一切众生，于下苦中，横生乐想，是故我今所说苦相与本不异。"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如佛所说，于下苦中生乐想者，下生、下老、下病、下死、下爱别离、下求不得、下怨憎会、下五盛阴，如是等苦亦应有乐。世尊，下生者，所谓三恶趣；中生者，所谓人中；上生者，所谓天上。若复有人作如是问：'若于下乐生于苦想，于中乐中生无苦乐想，于上乐中生于乐想。'当云何答？世尊，若下苦中生乐想者，未见有人，当受千罚，初一下时，已生乐想。若不生者，云何说言于下苦中而生乐想？"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以是义故，无有乐想。何以故？犹如彼人当受千罚，受一下已，即得脱者，是人尔时便生乐想。是故当知，于无乐中，妄生乐想。"

迦葉言："世尊，彼人不以一下生于乐想，以得脱故而生乐想。"

"迦葉，是故我昔为释摩男说五阴中乐，实不虚也。迦葉，有三

受、三苦。三受者，所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三苦者，所谓苦苦、行苦、坏苦。善男子，苦受者名为三苦，所谓苦苦、行苦、坏苦；余二受者，所谓行苦，坏苦。善男子，以是因缘，生死之中，实有乐受。菩萨摩诃萨以苦乐性不相舍离，是故说言一切皆苦。善男子，生死之中实无有乐，但诸佛菩萨随顺世间说言有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诸佛菩萨若随俗说，是虚妄否？如佛所说：‘修行善者，则受乐报；持戒安乐，身不受苦；乃至众事已办，是为最乐。’如是等经所说乐受，是虚妄否？若是虚妄，诸佛世尊久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菩提道已离妄语。今作是说，其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如上所说诸受乐偈，即是菩提道之根本，亦能长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先于经中说是乐相。善男子，譬如世间所须资生，能为乐因，故名为乐。所谓女色、耽愐饮酒、上馔甘味、渴时得水、寒时遇火、衣服、璎珞、象马车乘、奴婢僮仆、金银琉璃、珊瑚、真珠、仓库谷米，如是等物世间所须，能为乐因，是名为乐。善男子，如是等物亦能生苦。因于女人生男子苦，忧愁悲泣乃至断命。因酒甘味，乃至仓谷，亦能令人生大忧恼。以是义故，一切皆苦，无有乐相。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是八苦，解苦无苦。善男子，一切声闻、辟支佛等，不知乐因，为如是人于下苦中说有乐相。唯有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乃能知是苦因、乐因。”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察集谛？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此集谛是阴因缘。所谓集者，还爱于有。爱有二种：一、爱己身，二、爱所须。复有二种：未得五欲，系心专求；既求得已，堪忍专著。复有三种：欲爱、色爱、无色爱。复有三种：业因缘爱、烦恼因缘爱、苦因缘爱。出家之人，有四种爱。何等为四？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复有五种，贪著五阴。随诸所须一切爱著，分别校计无量无边。善男子，爱有二种：一者、善爱，二、不善爱。不善爱者，惟愚求之；善法爱者，诸菩萨求。善法爱者，复有二种，不善与善。求二乘者，名为不善；求大乘者，是名为善。善男子，凡夫爱者，名之为集，不名为谛。菩萨爱者，名之实谛，不名为集。何以故？为度众生所以受生，不以爱故而受生也。”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于余经中，为诸众生说业为因缘，或说憍慢，或说六触，或说无明，为五盛阴而作因缘。今以何义，说四圣谛，独以爱性为五阴因？”

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说。诸因缘者非为非因，但是五阴要因于爱。善男子，譬如大王若出游巡，大臣眷属悉皆随从；爱亦如是，随爱行处，是诸结等亦复随行。譬如腻衣，随有尘著，著则随住；爱亦如是，随所爱处，业结亦住。复次，善男子，譬如湿地，则能生芽；爱亦如是，能生一切业烦恼芽。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是大乘大般涅槃深观此爱，凡有九种：一、如债有余，二、如罗刹女妇，三、如妙华茎中有毒蛇缠之，四、如恶食性所不便而强食之，五、如淫女，六、如摩楼迦子，七、如疮中息肉，八、如暴风，九、如彗星。

“云何名为如债有余？善男子，譬如穷人负他钱财，虽偿欲毕，余未毕故，犹系在狱而不得脱；声闻、缘觉亦复如是，以有爱习之余气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如债有余。

“善男子，云何如罗刹女妇？善男子，譬如有人，以罗刹女而为妇妾。是罗刹女，随所生子，生已便啖；子既尽已，复啖其夫。善男子，爱罗刹女亦复如是，随诸众生生善根子，随生随食；善子既尽，复啖众生，令堕地狱、畜生、饿鬼，唯除菩萨。是名如罗刹女妇。

“善男子，云何如妙华茎毒蛇缠之？譬如有人性爱好华，不见华茎毒蛇过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终；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贪五欲华，不见是爱毒蛇过患而便受取，即为爱毒之所蝎螫，命终堕于三恶道中，唯除菩萨。是名如妙华茎毒蛇缠之。

“善男子，云何所不便食而强食之？譬如有人所不便食而强食之，食已腹痛，患下而死；爱食亦尔，五道众生强食贪著，以是因缘，堕三恶道，唯除菩萨。是名所不便食而强食之。

“善男子，云何淫女？譬如愚人与淫女通，而彼淫女巧作种种谄媚现亲，悉夺是人所有钱财，钱财既尽，便复驱逐；爱之淫女亦复如是，愚人无智与之交通，而是爱女夺其所有一切善法，善法既尽，驱逐令堕三恶道中，唯除菩萨。是名淫女。

“善男子，云何摩楼迦子？譬如摩楼迦子，若鸟食已随粪堕地，或因风吹来在树下，即便生长，缠绕缚束尼拘陀树，令不增长，遂至枯死；爱摩楼迦子亦复如是，缠缚凡夫所有善法，不令增长，遂至枯灭，既枯灭已，命终之后堕三恶道，唯除菩萨。是名摩楼迦子。

“善男子，云何疮中息肉？如人久疮，中生息肉，其人要当勤心疗治莫生舍心。若生舍心，疮息增长，虫疽复生，以是因缘即便命终。凡夫愚人五阴疮痍亦复如是，爱于其中而为息肉，应当勤心疗治爱息。若不治者，命终即堕三恶道中，唯除菩萨。是名疮中息肉。

“善男子，云何暴风？譬如暴风，能偃山移岳，拔深根栽；爱暴大风亦复如是，于父母所而生恶心，能拔大智舍利弗等无上深固菩提根栽，唯除菩萨。是名暴风。

“善男子，云何如彗星？譬如彗星出现天下，一切人民饥馑病瘦瘿诸苦恼；爱之彗星亦复如是，能断一切善根种子，令凡夫人孤穷饥馑，生烦恼病，流转生死受种种苦，唯除菩萨。是名彗星。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察爱结如是九种。善男子，以是义故，诸凡夫人有苦无谛；声闻、缘觉有苦有苦谛而无真实；诸菩萨等解苦无苦，是故无苦而有真实。诸凡夫人有集无谛；声闻、缘觉有集有集谛；诸菩萨等解集无集，是故无集而有真谛。声

闻、缘觉有灭非真，菩萨摩诃萨有灭有真谛。声闻、缘觉有道非真，菩萨摩诃萨有道有真谛。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见灭、见灭谛？所谓断除一切烦恼。若烦恼断则名为常，灭烦恼火则名寂灭，烦恼灭故则得受乐。诸佛菩萨求因缘故，故名为净；更不复受二十五有，故名出世；以出世故，名为我常；于色声香味触、男女、生住灭、苦乐、不苦不乐，不取相貌故名毕竟寂灭真谛。善男子，菩萨如是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灭圣谛。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道圣谛？善男子，譬如闇中，因灯得见粗细之物；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因八圣道见一切法，所谓常无常、有为无为、有众生非众生、物非物、苦乐、我无我、净不净、烦恼非烦恼、业非业、实不实、乘非乘、知不知、陀罗骠非陀罗骠、求那非求那、见非见、色非色、道非道、解非解。善男子，菩萨如是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道圣谛。”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八圣道是道圣谛，义不相应。何以故？如来或说：‘信心为道，能度诸漏。’或时说道，不放逸是：‘诸佛世尊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是菩萨助道之法。’或时说言：‘精进是道。’如告阿难：‘若有人能勤修精进，则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观身念处，若有系心精勤修习是身念处，则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正定为道。’如告大德摩诃迦葉：‘夫正定者真实是道，非不正定而是道也。若入正定，乃能思惟五阴生灭，非不入定能思惟也。’或说一法，若人修习能净众生，灭除一切忧愁苦恼，逮得正法，所谓念佛三昧。或复说言：‘修无常想，是名为道。’如告比丘：‘有能多修无常想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说：‘空寂阿兰若处，独坐思惟，能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为人演法，是名为道。若闻法已，疑网即断；疑网断已，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持戒是道。’如告阿难：‘若有精勤修持禁戒，是人则度生死大苦。’或时说言：‘亲近善友，是名为道。’如告阿难：‘若有亲近善知识者，则具净戒。若有众生能亲近我，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或时说言：‘修慈是道。修学慈者，断诸烦恼，得不动处。’或时说言：‘智慧是道。’如佛昔为波阇波提比丘尼说：‘姊妹，如诸声闻以智慧刀能断诸流、诸漏烦恼。’或时如来说施是道，如佛往昔告波斯匿王：‘大王当知，我于往昔多行惠施，以是因缘，今日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若八圣道是道谛者，如是等经岂非虚妄？若彼诸经非虚妄者，彼中何缘不说八道为道圣谛？若彼不说，如来往昔何故错谬？然我定知诸佛如来久离错谬。”

尔时，世尊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知菩萨大乘微妙经典所有秘密，故作是问。善男子，如是诸经悉入道谛。善

男子，如我所说，若有信道，如是信道是信根本，是能佐助菩提之道，是故我说无有错谬。善男子，如来善知无量方便，欲化众生，故作如是种种说法。

“善男子，譬如良医识诸众生种种病源，随其所患而为合药。并药所禁，唯水一种不在禁例，或服姜水、或甘草水、或细辛水、或黑石蜜水、或阿摩勒水、或尼婆罗水、或钵昼罗水、或服冷水、或服热水、或蒲萄水、或安石榴水。善男子，而是良医善知众生所患种种，药虽多禁，水不在例。如来亦尔，善知方便，于一法相，随诸众生分别广说种种名相。彼诸众生随所说受，受已修习除断烦恼，如彼病人随良医教所患得除。

“复次，善男子，如有一人，善解杂语，在大众中。是诸大众，热渴所逼，咸发声言：‘我欲饮水，我欲饮水。’是人即时以清冷水随其种类说言是水，或言波尼，或言郁持，或言利蓝，或言婆利，或言婆耶，或言甘露，或言牛乳，以如是等无量水名为大众说。善男子，如来亦尔，以一圣道为诸声闻种种演说，从信根等至八圣道。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师，以一种金随意造作种种璎珞，所谓钳、锁、环、钏、钗、珰、天冠、臂印，虽有如是差别不同，然不离金。善男子，如来亦尔，以一佛道，随诸众生种种分别而为说之，或说一种，所谓诸佛一道无二。复说二种，所谓定、慧。复说三种，谓见、智、慧。复说四种，所谓见道、修道、无学道、佛道。复说五种，所谓信行道、法行道、信解脱道、见到道、身证道。复说六种，所谓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辟支佛道、佛道。复说七种，所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除觉分、定觉分、舍觉分。复说八种。所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复说九种，所谓八圣道及信。复说十种，所谓十力。复说十一种，所谓十力、大慈。复说十二种，所谓十力、大慈、大悲。复说十三种，所谓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复说十六种，所谓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及佛所得三正念处。复说二十道，所谓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念佛三昧、三正念处。善男子，是道一体。如来昔日为众生故，种种分别。

“复次，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所燃故得种种名，所谓木火、草火、糠火、[麥＋弋]火、牛马粪火。善男子，佛道亦尔，一而无二，为众生故，种种分别。

“复次，善男子，譬如一识，分别说六，若至于眼则名眼识，乃至意识亦复如是。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无二，如来为化诸众生故种种分别。

“复次，善男子，譬如一色，眼所见者，则名为色；耳所闻者，则名为声；鼻所嗅者，则名为香；舌所尝者，则名为味；身所觉者，则名为触。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无二，如来为欲化众生故，种种分别。

“善男子，以是义故，以八圣道分名道圣谛。善男子，是四圣谛，诸佛世尊次第说之，以是因缘，无量众生得度生死。”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昔佛一时在恒河岸尸首林中，尔时如来取其树叶告诸比丘：‘我今手中所捉叶多？一切因地草木叶多？’诸比丘言：‘世尊，一切因地草木叶多，不可称计，如来所捉少不足言。”诸比丘，我所觉了一切诸法，如因大地生草木等；为诸众生所宣说者，如手中叶。’世尊尔时说如是言。如来所了无量诸法，若入四谛则为已说，若不入者应有五谛。”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所问，则能利益安隐快乐无量众生。善男子，如是诸法，悉已摄在四圣谛中。”

迦葉菩萨复作是言：“如是等法若在四谛，如来何故唱言不说？”

佛言：“善男子，虽复入中犹不名说。何以故？善男子，知四圣谛有二种智：一者、中，二者、上。中者，声闻、缘觉智；上者，诸佛菩萨智。

“善男子，知诸阴苦名为中智；分别诸阴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竟不说之。

“善男子，知诸入者，名之为门，亦名为苦，是名中智；分别诸入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诸界者，名之为分，亦名为性，亦名为苦，是名中智；分别诸界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色坏相，是名中智；分别诸色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受觉相，是名中智；分别诸受有无量觉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想取相，是名中智；分别是想有无量取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行作相，是名中智；分别是行无量作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识分别相，是名中智；分别是识无量知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爱因缘能生五阴，是名中智；一人起爱无量无边，声闻、缘觉所不能知，能知一切众生所起如是等爱，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灭烦恼，是名中智；分别烦恼不可称计，灭亦如是不可称计，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是道相，能离烦恼，是名中智；分别道相无量无

边，所离烦恼亦无量无边，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世谛者，是名中智；分别世谛无量无边不可称计，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一切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灭，是第一义，是名中智。知第一义无量无边不可称计，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所说世谛、第一义谛，其义云何？世尊，第一义中有世谛不？世谛之中有第一义不？如其有者，即是一谛；如其无者，将非如来虚妄说耶？”

“善男子，世谛者，即第一义谛。”

“世尊，若尔者，则无二谛。”

佛言：“善男子，有善方便随顺众生说有二谛。善男子，若随言说则有二种：一者、世法，二者、出世法。善男子，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义谛；世人知者，名为世谛。善男子，五阴和合称言某甲，凡夫众生随其所称，是名世谛；解阴无有某甲名字，离阴亦无某甲名字，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义谛。

“复次，善男子，或复有法有名有实，或复有法有名无实。善男子，有名无实者，即是世谛；有名有实者，是第一义谛。善男子，如我、众生、寿命、知见、养育、丈夫、作者、受者、热时之炎、乾闼婆城、龟毛、兔角、旋火之轮，诸阴、界、入，是名世谛；苦集灭道，名第一义谛。

“善男子，世法有五种：一者、名世，二者、句世，三者、缚世，四者、法世，五者、执著世。善男子，云何名世？男女、瓶、衣、车乘、屋舍，如是等物，是名名世。云何句世？四句一偈，如是等偈，名为句世。云何缚世？卷合系结，束缚合掌，是名缚世。云何法世？如鸣捶集僧，严鼓戒兵，吹贝知时，是名法世。云何执著世？如望远人有染衣者，生想执著，言是沙门，非婆罗门；见有结绳横佩身上，便生念言：‘是婆罗门，非沙门也。’是名执著世。善男子，如是名为五种世法。善男子，若有众生于如是等五种世法，心无颠倒如实而知，是名第一义谛。

“复次，善男子，若烧、若割、若死、若坏，是名世谛；无烧、无割、无死、无坏，是名第一义谛。复次，善男子，有八苦相名为世谛；无生、无老、无病、无死、无爱别离、无怨憎会、无求不得、无五盛阴，是名第一义谛。复次，善男子，譬如一人，多有所能，若其走时则名走者，或收刈时复名刈者，或作饮食名作食者，若治材木则名工匠，锻金银时言金银师。如是一人有多名字，法亦如是，其实是一，而有多名。依因父母和合而生，名为世谛；十二因缘和合生者，名第一义谛。”

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所言实谛，其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言实谛者名曰真法。善男子，若法非真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无颠无倒，无颠倒者乃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无有虚妄，若有虚妄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名曰大乘，非大乘者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是佛所说，非魔所说。若是魔说，非佛说者，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一道清净，无有二也。善男子，有常、有乐、有我、有净，是则名为实谛之义。”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真实为实谛者，真实之法即是如来、虚空、佛性。若如是者，如来、虚空及与佛性无有差别。”

佛告文殊师利：“有苦有谛有实，有集有谛有实，有灭有谛有实，有道有谛有实。

“善男子，如来非苦非谛是实，虚空非苦非谛是实，佛性非苦非谛是实。文殊师利，所言苦者，为无常相，是可断相，是为实谛。如来之性，非苦、非无常、非可断相，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所言集者，能令五阴和合而生，亦名为苦，亦名无常，是可断相，是为实谛。善男子，如来非是集性，非是阴因，非可断相，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

“善男子，所言灭者，名烦恼灭，亦常无常。二乘所得，名曰无常；诸佛所得，是则名常，亦名证法，是为实谛。善男子，如来之性，不名为灭，能灭烦恼，非常非无常，不名证知，常住无变，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

“善男子，道者能断烦恼，亦常无常，是可修法，是名实谛。如来非道，能断烦恼，非常无常，非可修法，常住不变，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言真实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实者即是虚空，虚空者即是真实；真实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真实。

“文殊师利，有苦、有苦因、有苦尽、有苦对。如来非苦乃至非对，是故为实，不名为谛。虚空、佛性亦复如是。苦者有为、有漏、无乐；如来非有为、非有漏、湛然安乐，是实非谛。”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不颠倒者名为实谛。若尔者，四谛之中有四倒不？如其有者，云何说言无有颠倒名为实谛？一切颠倒不名为实？”

佛告文殊师利：“一切颠倒皆入苦谛。如诸众生有颠倒心，名为颠倒。善男子，譬如有人不受父母尊长教敕，虽受不能随顺修行，如是人等名为颠倒。如是颠倒非不是苦，即是苦也。”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不虚妄者即是实谛。若尔者，当知虚妄则非实谛。”

佛言：“善男子，一切虚妄皆入苦谛。如有众生欺诳于他，以是因缘，堕于地狱、畜生、饿鬼。如是等法名为虚妄，如是虚妄非不是

苦，即是苦也。声闻、缘觉、诸佛世尊，远离不行，故名虚妄。如是虚妄，诸佛、二乘所断除故，故名实谛。”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大乘是实谛者，当知声闻、辟支佛乘则为不实。”

佛言：“文殊师利，彼二乘者亦实不实。声闻、缘觉断诸烦恼则名为实，无常不住是变易法名为不实。”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若佛所说名为实者，当知魔说则为不实。世尊，如魔所说，圣谛摄不？”

佛言：“文殊师利，魔所说者二谛所摄，所谓苦、集。凡是一切非法非律，不能令人而得利益，终日宣说亦无有人见苦、断集、证灭、修道，是名虚妄。如是虚妄，名为魔说。”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一道清净无有二者。’诸外道等亦复说言：‘我有一道清净无二。’若言一道是实谛者，与彼外道有何差别？若无差别，不应说言一道清净。”

佛言：“善男子，诸外道等，有苦集谛，无灭道谛。于非灭中而生灭想，于非道中而生道想，于非果中生于果想，于非因中生于因想。以是义故，彼无一道清净无二。”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有常、有我、有乐、有净是实义者，诸外道等应有实谛，佛法中无。何以故？

“诸外道辈亦复说言诸行是常。云何是常？可意、不可意诸业报等受不失故。可意者名十善报，不可意者十不善报。若言诸行悉皆无常，而作业者于此已灭，谁复于彼受果报乎？以是义故，诸行是常。杀生因缘，故名为常。世尊，若言诸行悉无常者，能杀、可杀二俱无常。若无常者，谁于地狱而受罪报？若言定有地狱受报者，当知诸行实非无常。世尊，系心专念亦名为常，所谓十年所念，乃至百年亦不忘失，是故为常。若无常者，本所见事谁忆谁念？以是因缘，一切诸行非无常也。世尊，一切忆想亦名为常，有人先见他人手脚头项等相，后时若见便还识之。若无常者，本想应灭。世尊，诸所作业以久修习，若从初学，或经三年，或经五年，然后善知故名为常。世尊，算数之法，从一至二，从二至三乃至百千。若无常者，初一应灭，初一若灭，谁复至二？如是常一，终无有二，以一不灭故得至二乃至百千，是故为常。世尊，如读诵法，读一阿含至二阿含乃至三四阿含，如其无常，所可读诵终不至四，以是读诵增长因缘，故名为常。世尊，瓶衣车乘，如人负债，大地形相，山河树林，药木草叶，众生治病，皆悉是常亦复如是。世尊，一切外道皆作是说：‘诸行是常。’若是常者，即是实谛。

“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乐。云何知耶？受者定得可意报故。世尊，凡受乐者必定得之，所谓大梵天王、大自在天、释提桓因、毗纽天及诸人天，以是义故，名定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乐，能令众生生求望故，饥者求食，渴者求饮，寒者求温，热者求凉，极者求

息，病者求差，欲者求色。若无乐者，彼何缘求？以有求者故知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作是言：‘施能得乐。世间之人，好施沙门、诸婆罗门、贫穷困苦，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象马车乘、末香、涂香、众华、屋宅、依止灯明，作如是等种种惠施，为我后世受可意报。是故当知决定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作是言：‘以因缘故当知有乐。所谓受乐者，有因缘故名为乐触。若无乐者，何得因缘？如无兔角，则无因缘。有乐因缘，则知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作是言：‘上中下故当知有乐。下受乐者，释提桓因；中受乐者，大梵天王；上受乐者，大自在天。以有如是上中下故，当知有乐。’

“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净。何以故？若无净者不应起欲，若起欲者当知有净。又复说言：‘金、银、珍宝、琉璃、玻瓈、车渠、玛瑙、珊瑚、真珠、璧玉、珂贝、流泉、浴池、饮食、衣服、华香、末香、涂香、灯烛之明，如是等物悉是净法。复次有净，谓五阴者，即是净器，盛诸净物，所谓人、天、诸仙、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诸佛。以是义故，名之为净。’

“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我，有所睹见能造作故。譬如有人入陶师家，虽复不见陶师之身，以见轮绳，定知其家必是陶师；我亦如是，眼见色已，必知有我。若无我者，谁能见色？闻声乃至触法，亦复如是。复次有我，云何得知？因相故知。何等为相？喘息、视眴、寿命、役心，受诸苦乐，贪求瞋恚，如是等法悉是我相，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能别味故。有人食果，见已知味，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执作业故。执镰能刈，执斧能斫，执瓶盛水，执车能御，如是等事，我执能作，当知必定而有我也。复次有我，云何知耶？即于生时，欲得乳哺，乘宿习故，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和合利益他众生故。譬如瓶衣、车乘、田宅、山林、树木、象马牛羊，如是等物若和合者则有利益；此内五阴亦复如是，眼等诸根有和合故则利益我，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有遮法故。如有物故则有遮碍，物若无者则无有遮。若有遮者则知有我，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伴非伴故。亲与非亲非是伴侣，正法邪法亦非伴侣，智与非智亦非伴侣，沙门非沙门、婆罗门非婆罗门、子非子、昼非昼、夜非夜、我非我，如是等法为伴非伴，是故当知必定有我。

“世尊，诸外道等，种种说有常乐我净，当知定有常乐我净。世尊，以是义故，诸外道等亦得说言：‘我有真谛。’”

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门、婆罗门有常、有乐、有净、有我者，是非沙门、非婆罗门。何以故？迷于生死，离一切智大导师故。如是沙门、婆罗门等，沉没诸欲，善法羸损故。是诸外道系在贪欲、瞋恚、痴狱，堪忍爱乐故。是诸外道虽知业果自作自受，而犹不能远离恶法。是诸外道非是正法正命自活。何以故？无智慧火，不能消故。是诸外道虽欲贪著上妙五欲，贫于善法不勤修故。是诸外道虽欲

往至正解脱中，而持戒足不成就故。是诸外道虽欲求乐，而不能求乐因缘故。是诸外道虽复憎恶一切诸苦，然其所行，未能远离诸苦因缘。是诸外道虽为四大毒蛇所缠，犹行放逸，不能谨慎。是诸外道无明所覆，远离善友，乐在三界无常炽然大火之中而不能出。是诸外道遇诸烦恼难愈之病，而复不求大智良医。是诸外道方于未来当涉无边险远之路，而不知习善法资粮而自庄严。是诸外道常为淫欲灾毒所害，而反抱持五欲霜毒。是诸外道瞋恚炽盛，而复反更亲近恶友。是诸外道常为无明之所覆蔽，而反推求邪恶之法。是诸外道常为邪见之所诳惑，而反于中生亲善想。是诸外道悕食甘果而种苦子。是诸外道已处烦恼闇室之中，而反远离大智炬明。是诸外道患烦恼渴，而复反饮诸欲醎水。是诸外道漂没生死无边大河，而复远离无上船师。是诸外道迷惑颠倒言诸行常，诸行若常，无有是处。

“善男子，我观诸行悉皆无常。云何知耶？以因缘故。若有诸法从缘生者则知无常。是诸外道无有一法不从缘生。

“善男子，佛性无生无灭，无去无来，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因所作非无因作，非作非作者，非相非无相，非有名非无名，非名非色，非长非短，非阴、界、入之所摄持，是故名常。善男子，佛性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法，法即是常。善男子，常者即是如来，如来即是僧，僧即是常。以是义故，从因生法不名为常。是诸外道无有一法不从因生。

“善男子，是诸外道不见佛性、如来及法，是故外道所可言说悉是妄语，无有真谛。诸凡夫人，先见瓶衣、车乘、舍宅城郭、河水山林、男女、象马牛羊，后见相似便言是常，当知其实非是常也。善男子，一切有为皆是无常，虚空无为是故为常，佛性无为是故为常。虚空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无为，无为者即是常，常者即是法，法者即是僧，僧即无为，无为者即是常。

“善男子，有为之法凡有二种：色法、非色法。非色法者，心、心数法；色法者，地水火风。善男子，心名无常。何以故？性是攀缘，相应分别故。善男子，眼识性异乃至意识性异，是故无常。善男子，色境界异乃至法境界异，是故无常。善男子，眼识相应异乃至意识相应异，是故无常。善男子，心若常者，眼识应独缘一切法。善男子，若眼识异乃至意识异，则知无常。以法相似念念生灭，凡夫见已计之为常。善男子，诸因缘相可破坏故亦名无常，所谓因眼、因色、因明、因思惟生于眼识，耳识生时所因各异，非眼识因缘，乃至意识异亦如是。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四

圣行品第七之四

“复次，善男子，坏诸行因缘异故，心名无常，所谓修无常心异，修苦、空、无我心异。心若常者，应常修无常，尚不得观苦、空、无我，况复得观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外道法中不能摄取常乐我净。善男子，当知心法必定无常。

“复次，善男子，心性异故名为无常，所谓声闻心性异、缘觉心性异、诸佛心性异。一切外道心有三种：一者、出家心，二者、在家心，三者、在家远离心。乐相应心异，苦相应心异，不苦不乐相应心异，贪欲相应心异，瞋恚相应心异，愚痴相应心异，一切外道心相亦异，所谓愚痴相应心异，疑惑相应心异，邪见相应心异，进止威仪其心亦异。

“善男子，心若常者，亦复不能分别诸色，所谓青黄赤白紫色。善男子，心若常者，诸忆念法不应忘失。善男子，心若常者，凡所读诵不应增长。复次，善男子，心若常者，不应说言已作、今作、当作。若有已作、今作、当作，当知是心必定无常。善男子，心若常者，则无怨亲非怨非亲；心若常者，则不应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心若常者，虽有所作不应增长。善男子，以是义故，当知心性各各别异，有别异故，当知无常。

“善男子，我今于此非色法中演说无常，其义已显，复当为汝说色无常。是色无常，本无有生，生已灭故；内身处胎歌罗逻时，本无有生，生已变故；外诸芽茎，本亦无生，生已变故。是故当知，一切色法悉皆无常。

“善男子，所有内色随时而变，歌罗逻时异，安浮陀时异，伽那时异，闭手时异，诸疱时异，初生时异，婴孩时异，童子时异，乃至老时各各变异；所谓外色亦复如是，芽异、茎异、枝异、叶异、华异、果异。复次，善男子，内味亦异，歌罗逻时乃至老时各各变异；外味亦尔，芽茎枝叶华果味异。歌罗逻时力异，乃至老时力异；歌罗逻时状貌异，乃至老时状貌亦异；歌罗逻时果报异，乃至老时果报亦异；歌罗逻时名字异，乃至老时名字亦异。所谓内色坏已还合故知无常；外诸树木亦坏已还合故知无常；次第渐生故知无常；次第生歌罗逻时乃至老时，次第生芽乃至果子故知无常；诸色可灭故知无常；歌罗逻灭时异，乃至老灭时异，芽灭时异，乃至果灭时异，故知无常。凡夫无知，见相似生计以为常。以是义故，名曰无常。若无常即是苦，若苦即是不净。善男子，我因迦葉先问是事，于彼已答。

“复次，善男子，诸行无我。善男子，总一切法，谓色、非色。色非我也。何以故？可破、可坏、可裂、可打、生增长故。我者，不可破、坏、裂、打、生长，以是义故，知色非我。非色之法亦复非我。何以故？因缘生故。

“善男子，若诸外道以专念故知有我者，专念之性实非我也。若以专念为我性者，过去之事则有忘失，有忘失故，定知无我。

“善男子，若诸外道以忆想故知有我者，无忆想故定知无我。如

说见人手有六指，即便问言：‘我先何处共相见耶？’若有我者不应复问，以相问故，定知无我。

“善男子，若诸外道以有遮故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有遮故定知无我。如言调达终不发言非调达也，我亦如是。若定是我，终不遮我，以遮我故，定知无我。若以遮故知有我者，汝今不遮，定应无我。

“善男子，若诸外道以伴非伴知有我者，以无伴故应无有我。有法无伴，所谓如来、虚空、佛性，我亦如是，实无有伴。以是义故，定知无我。

“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名字故知有我者，无我法中亦有我名。如贫贱人名字富贵；如言我死，若我死者，我则杀我，而我实不可杀，假名杀我；亦如矬人名为长者。以是义故，定知无我。

“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生已求乳知有我者。善男子，若有我者，一切婴儿不应执持粪秽、火、蛇、毒药。以是义故，定知无我。

“复次，善男子，一切众生于三法中悉有等智，所谓淫欲、饮食、恐怖，是故无我。

“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相貌故知有我者。善男子，相故无我，无相故亦无我。若人睡时，不能进止、俯仰、视眴，不觉苦乐，不应有我。若以进止、俯仰、视眴知有我者，机关木人亦应有我。善男子，如来亦尔，不进不止、不俯不仰、不视不眴、不苦不乐、不贪不恚、不痴不行，如来如是，真实有我。

“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见他食果口中生涎知有我者。善男子，以忆念故，见则生涎，涎非我也，我亦非涎、非喜非悲、非哭非笑、非卧非起、非饥非饱。以是义故，定知无我。

“善男子，是诸外道痴如小儿无慧方便，不能了达常与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寿命非寿命、众生非众生、实非实、有非有，于佛法中取少许分，虚妄计有常乐我净，而实不知常乐我净。如生盲人不识乳色，便问他言：‘乳色何似？’他人答言：‘色白如贝。’盲人复问：‘是乳色者如贝声耶？’答言：‘不也。’复问：‘贝色为何似耶？’答言：‘犹稻米末。’盲人复问：‘乳色柔软如稻米末耶？稻米末者复何所似？’答言：‘犹如雨雪。’盲人复言：‘彼稻米末冷如雪耶？雪复何似？’答言：‘犹如白鹤。’是生盲人虽闻如是四种譬喻，终不能得识乳真色。是诸外道亦复如是，终不能识常乐我净。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佛法中有真实谛，非于外道。”

文殊师利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于今临般涅槃，方更转于无上法轮，乃作如是分别真谛。”

佛告文殊师利：“汝今云何故于如来生涅槃想？善男子，如来实是常住不变，不般涅槃。善男子，若有计‘我是佛’、‘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即是法，法是我所’、‘我即是道，道是我所’、‘我即世

尊，世尊即是我所’、‘我即声闻，声闻即是我所’、‘我能说法，令他听受’、‘我转法轮，余人不能’，如来终不作如是计，是故如来不转法轮。

“善男子，若有人作如是妄计：‘我即是眼，眼即是我所’，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我即是色，色是我所’，乃至法亦如是；‘我即是地，地即是我所’，水火风等亦复如是。善男子，若有人言：‘我即是信，信是我所’、‘我是多闻，多闻即是我所’、‘我是檀波罗蜜，檀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尸波罗蜜，尸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羼提波罗蜜，羼提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毗梨耶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四念处，四念处即是我所’，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亦复如是。善男子，如来终不作如是计，是故如来不转法轮。

“善男子，若言常住无有变易，云何说言佛转法轮？是故汝今不应说言如来方更转于法轮。善男子，譬如因眼缘色、缘明、缘思惟，因缘和合得生眼识。善男子，眼不念言‘我能生识’，色乃至思惟终不念言‘我生眼识’，眼识亦复不作念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是等法，因缘和合得名为见。善男子，如来亦尔，因六波罗蜜、三十七助菩提之法，觉了诸法；复因咽喉舌齿唇口言语音声，为憍陈如初始说法，名转法轮。以是义故，如来不名转法轮也。善男子，若不转者即名为法，法即如来。

“善男子，譬如因燧、因钻、因手、因干牛粪而得生火。燧亦不言‘我能生火’，钻手牛粪各不念言‘我能生火’，火亦不言‘我能自生’。如来亦尔，因六波罗蜜乃至憍陈如名转法轮，如来亦复不生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若不生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名如来。

“善男子，譬如因酪、因水、因攒、因瓶、因绳、因人手捉而得出酥。酪不念言‘我能出酥’，乃至人手亦不念言‘我能出酥’，酥亦不言‘我能自出’，众缘和合故得出酥。如来亦尔，终不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若不出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

“善男子，譬如因子、因地、因水、因火、因风、因粪、因时、因人作业而芽得生。善男子，子亦不言‘我能生芽’，乃至作业亦不念言‘我能生芽’，芽亦不言‘我能自生’。如来亦尔，终不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若不能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

“善男子，譬如因鼓、因空、因皮、因人、因桴和合出声。鼓不念言‘我能出声’，乃至桴亦如是，声亦不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来亦尔，终不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转法轮者名为不作，不作者即转法轮，转法轮者即是如来。善男子，转法轮者乃是诸佛世尊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善男子，虚空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来亦尔，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如来性，佛性亦尔，非生非出、非

作非造、非有为法。

“善男子，诸佛世尊语有二种：一者、世语，二者、出世语。善男子，如来为诸声闻、缘觉说于世语，为诸菩萨说出世语。

“善男子，是诸大众复有二种：一者、求小乘，二者、求大乘。我于昔日波罗奈城，为诸声闻转于法轮；今始于此拘尸那城，为诸菩萨转大法轮。

“复次，善男子，复有二人，中根、上根。为中根人，于波罗奈转于法轮；为上根人，人中象王迦葉菩萨等，今于此间拘尸那城转大法轮。善男子，极下根者，如来终不为转法轮。极下根者，即一阐提。

“复次，善男子，求佛道者复有二种：一、中精进，二、上精进。于波罗奈，为中精进转于法轮；今于此间拘尸那城，为上精进转大法轮。

“复次，善男子，我昔于彼波罗奈城初转法轮，八万天人得须陀洹果；今于此间拘尸那城，八十万亿人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善男子，波罗奈城，大梵天王稽首请我转于法轮；今于此间拘尸那城，迦葉菩萨稽首请我转大法轮。

“复次，善男子，我昔于彼波罗奈城转法轮时，说无常、苦、空、无我；今于此间拘尸那城转法轮时，说常、乐、我、净。

“复次，善男子，我昔于彼波罗奈城转法轮时，所出音声闻于梵天；如来今于拘尸那城转法轮时，所出音声遍于东方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诸佛世尊凡有所说，皆悉名为转法轮也。

“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未降伏者能令降伏，已降伏者能令安隐。善男子，诸佛世尊凡所说法亦复如是，无量烦恼未调伏者能令调伏，已调伏者令生善根。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则能消灭一切怨贼；如来演法亦复如是，能令一切诸烦恼贼皆悉寂静。复次，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下上回转；如来说法亦复如是，能令下趣诸恶众生上生人天乃至佛道。善男子，是故汝今不应赞言如来于此更转法轮。”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于此义非为不知，所以问者，为欲利益诸众生故。世尊，我已久知转法轮者，实是诸佛如来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知。”

尔时，世尊告迦葉菩萨：“善男子，是名菩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所行圣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复以何义名为圣行？”

“善男子，圣名诸佛世尊，以是义故，名为圣行。”

“世尊，若是诸佛之所行者，则非声闻、缘觉、菩萨所能修行。”

“善男子，是诸世尊安住于此大般涅槃，而作如是开示分别演说其义，以是义故，名曰圣行。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如是闻已则能奉行，故名圣行。善男子，是菩萨摩诃萨得是行已，则得住于无所畏地。善男子，若有菩萨得住如是无所畏地，则不复畏贪恚愚痴、生老病死，亦复不畏恶道地狱、畜生、饿鬼。

“善男子，恶有二种：一者、阿修罗，二者、人中。人中有三种恶：一者、一阐提，二者、诽谤方等经典，三者、犯四重禁。善男子，住是地中诸菩萨等，终不畏堕如是恶中，亦复不畏沙门、婆罗门、外道邪见、天魔波旬，亦复不畏受二十五有，是故此地名无所畏。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无畏地，得二十五三昧坏二十五有。善男子，得无垢三昧能坏地狱有，得无退三昧能坏畜生有，得心乐三昧能坏饿鬼有，得欢喜三昧能坏阿修罗有，得日光三昧能断弗婆提有，得月光三昧能断瞿耶尼有，得热炎三昧能断郁单越有，得如幻三昧能断阎浮提有，得一切法不动三昧能断四天处有，得难伏三昧能断三十三天处有，得悦意三昧能断炎摩天有，得青色三昧能断兜率天有，得黄色三昧能断化乐天有，得赤色三昧能断他化自在天有，得白色三昧能断初禅有，得种种三昧能断大梵天有，得双三昧能断二禅有，得雷音三昧能断三禅有，得霔雨三昧能断四禅有，得如虚空三昧能断无想有，得照镜三昧能断净居阿那含有，得无碍三昧能断空处有，得常三昧能断识处有，得乐三昧能断不用处有，得我三昧能断非想非非想处有。善男子，是名菩萨得二十五三昧断二十五有。

“善男子，如是二十五三昧名诸三昧王。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入如是等诸三昧王，若欲吹坏须弥山王，随意即能；欲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心之所念，亦悉能知；欲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内于己身一毛孔中，随意即能，亦令众生无迫迮想；若欲化作无量众生悉令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中者，亦能随意；欲分一身以为多身，复合多身以为一身。虽作如是，心无所著犹如莲华。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得入如是三昧王已，即得住于自在之地。菩萨得住是自在地，得自在力，随欲生处即得往生。善男子，譬如圣王领四天下，随意所行无能障碍；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一切生处若欲生者随意往生。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见地狱一切众生有可化令住善根者，菩萨即往而生其中。菩萨虽生，非本业果，菩萨摩诃萨住自在地力因缘故而生其中。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虽在地狱，不受炽然碎身等苦。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所可成就如是功德，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尚不可说，何况诸佛所有功德而当可说？”

尔时，众中有一菩萨名住无垢藏王，有大威德，成就神通，得大总持，三昧具足，得无所畏。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长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佛菩萨所可成就功德智慧，无量

无边百千万亿实不可说，我意犹谓故不如是大乘经典。何以故？因是大乘方等经力故，能出生诸佛世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时佛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诸大乘方等经典，虽复成就无量功德，欲比是经不得为喻，百倍、千倍、百千万亿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善男子，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众病皆除，所有诸药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从佛出生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醍醐。言醍醐者喻于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善男子，以是义故，说言如来所有功德无量无边不可称计。”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赞《大涅槃经》，犹如醍醐最上最妙，若有能服众病悉除，一切诸药悉入其中。我闻是已窃复思念，若有不能听受是经，当知是人为大愚痴，无有善心。世尊，我于今者实能堪忍，剥皮为纸，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折骨为笔，书写如是《大涅槃经》；书已读诵令其通利，然后为人广说其义。世尊，若有众生贪著财物，我当施财，然后以是《大涅槃经》劝之令读；若尊贵者，先以爱语而随其意，然后渐当以是大乘《大涅槃经》劝之令读；若凡庶者，当以威势逼之令读；若憍慢者，我当为其而作仆使，随顺其意，令其欢喜，然后当以大般涅槃而教导之；若有诽谤大乘经者，当以势力摧之令伏，既摧伏已，然后劝之令读《大涅槃经》；若有爱乐大乘经者，我躬当往，恭敬供养，尊重赞叹。”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汝甚爱乐大乘经典，贪大乘经，爱大乘经，味大乘经，信敬尊重供养大乘。善男子，汝今以此善心因缘，当得超越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大菩萨，在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汝亦不久复当如我广为大众演说如是大般涅槃如来佛性，诸佛所说秘密之藏。

“善男子，过去之世佛日未出，我于尔时作婆罗门修菩萨行，悉能通达一切外道所有经论，修寂灭行具足威仪，其心清净，不为外来能生欲想之所破坏，灭瞋恚火，受持常乐我净之法，周遍求索大乘经典，乃至不闻方等名字。我于尔时住于雪山，其山清净，流泉浴池，树林药木充满其地，处处石间有清流水，多诸香华周遍严饰，众鸟禽兽不可称计，甘果滋繁种别难计，复有无量藕根、甘根、青木香根。我于尔时独处其中，唯食诸果，食已系心思惟坐禅，经无量岁亦不闻有如来出世大乘经名。善男子，我修如是难行苦行时，释提桓因等诸天人心大惊怪即共集会，各各相谓而说偈言：

“各共相指示，清净雪山中，
　寂静离欲主，功德庄严王，

以离贪瞋慢，永断谄愚痴，
口初未曾说，粗恶等语言。

“尔时，众中有一天子，名曰欢喜，复说偈言：

‘如是离欲人，清净勤精进，
将不求帝释，及以诸天耶？
若是外道者，修行诸苦行，
是人多欲求，帝释所坐处。

“尔时，复有一仙天子，即为帝释而说偈言：

‘天主憍尸迦，不应生此虑，
外道修苦行，何必求帝处？

“说是偈已，复作是言：‘憍尸迦，世有大士，为众生故不贪己身，为欲利益诸众生故，而修种种无量苦行。如是之人，见生死中诸过咎故，设见珍宝满此大地诸山大海，不生贪著如视涕唾。如是大士，弃舍财宝、所爱妻子、头目髓脑、手足支节、所居舍宅、象马车乘、奴婢僮仆，亦不愿求生于天上，唯求欲令一切众生得受快乐。如我所解，如是大士清净无染，众结永尽，唯欲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释提桓因复作是言：‘如汝言者，是人则为摄取一切世间所有众生。大仙，若此世间有佛树者，能除一切诸天、世人及阿修罗烦恼毒蛇。若诸众生住是佛树阴凉中者，烦恼诸毒悉得消灭。大仙，是人若当未来世中作善逝者，我等悉当得灭无量炽然烦恼。如是之事实为难信。何以故？无量百千诸众生等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见少微缘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便动转。如水中月水动则动，犹如画像难成易坏；菩提之心亦复如是，难发易坏。大仙，如有多人以诸铠仗牢自庄严欲前讨贼，临阵恐怖，则便退散；无量众生亦复如是，发菩提心牢自庄严，见生死过，心生恐怖，即便退散。大仙，我见如是无量众生发心之后皆生动转，是故我今虽见是人修于苦行，无恼无热，住于险道其行清净，未能信也。我今要当自往试之，知其实能堪任荷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重担不？大仙，犹如车有二轮则能载用，鸟有二翼堪任飞行。是苦行者亦复如是，我虽见其坚持禁戒，未知其人有深智不？若有深智，当知则能堪任荷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重担也。大仙，譬如鱼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如庵罗树，华多果少；众生发心乃有无量，及其成就，少不足言。大仙，我当与汝俱往试之。大仙，譬如真金，三种试已乃知其真，谓烧、打、磨；试彼苦行者亦当如是。’

“尔时，释提桓因，自变其身作罗刹像，形甚可畏，下至雪山，

去其不远而便立住。是时，罗刹心无所畏，勇健难当，辩才次第，其声清雅，宣过去佛所说半偈：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说是半偈已便住其前，所现形貌甚可怖畏，顾眄遍视观于四方。是苦行者闻是半偈，心生欢喜，譬如估客于险难处夜行失伴，恐怖推求还遇同侣，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亦如久病，未遇良医、瞻病、好药，后卒得之；如人没海，卒遇船舫；如渴乏人遇清冷水；如为怨逐，忽然得脱；如久系人卒闻得出；亦如农夫炎旱值雨；亦如行人还得归家，家人见已生大欢喜。善男子，我于尔时闻是半偈，心中欢喜亦复如是。即从座起，以手举发，四向顾视而说是言：‘向所闻偈，谁之所说？’尔时亦更不见余人，唯见罗刹。即说是言：‘谁开如是解脱之门？谁能雷震诸佛音声？谁于生死睡眠之中而独觉寤，唱如是言？谁能于此示道生死饥馑众生无上道味？无量众生沉生死海，谁能于中作大船师？是诸众生常为烦恼重病所缠，谁能于中为作良医？说是半偈启悟我心，犹如半月渐开莲华。’

“善男子，我于尔时更无所见，唯见罗刹。复作是念：‘将是罗刹说是偈耶？’仍复生疑：‘或非其说。何以故？是人形容甚可怖畏。若有得闻是偈句者，一切恐怖丑陋即除，何有此人形貌如是能说此偈？不应火中出于莲华，非日光中出生冷水。’善男子，我于尔时复作是念：‘我今无智，而此罗刹或能得见过去诸佛，从诸佛所闻是半偈，我今当问。’即便前至是罗刹所，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于何处得是过去离怖畏者所说半偈？大士，复于何处而得如是半如意珠？大士，是半偈义，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之正道也。一切世间无量众生常为诸见罗网所覆，终身于此外道法中，初不曾闻如是出世十力世雄所说空义。’善男子，我问是已，即答我言：‘大婆罗门，汝今不应问我是义。何以故？我不食来已经多日，处处求索了不能得，饥渴苦恼，心乱寤语，非我本心之所知也。假使我今力能飞行虚空，至郁单越乃至天上，处处求食亦不能得，以是之故我说是语。’

“善男子，我时即复语罗刹言：‘大士，若能为我说是偈竟，我当终身为汝弟子。大士，汝所说者，名字不终，义亦不尽，以何因缘不欲说耶？夫财施者则有竭尽，法施因缘不可尽也，虽无有尽，多所利益。我今闻此半偈法已，心生惊疑。汝今幸可为我除断，说此偈竟，我当终身为汝弟子。’罗刹答言：‘汝智太过，但自忧身，都不见念今我定为饥苦所逼，实不能说。’我即问言：‘汝所食者，为是何物？’罗刹答言：‘汝不足问，我若说者令多人怖？’我复问言：‘此中独处，更无有人，我不畏汝，何故不说？’罗刹答言：‘我所食者唯人暖肉，其所饮者唯人热血。自我薄福，唯食此食，周遍求索困不能得。世虽多人皆有福德，兼为诸天之所守护，而我无力不能得杀。’

“善男子，我复语言：‘汝但具足说是半偈，我闻偈已，当以此身奉施供养。大士，我设命终，如此之身无所复用，当为虎狼鵄枭雕鹫之所啖食，然复不得一毫之福。我今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不坚身以易坚身。’罗刹答言：‘谁当信汝如是之言？为八字故弃所爱身？’善男子，我即答言：‘汝真无智。譬如有人，施他凡器得七宝器；我亦如是，舍不坚身得金刚身。汝言谁当信者？我今有证，大梵天王、释提桓因及四天王能证是事。复有天眼诸菩萨等，为欲利益无量众生，修行大乘具六度者，亦能证知。复有十方诸佛世尊利众生者，亦能证我为八字故舍于身命。’罗刹复言：‘汝若如是能舍身者，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其余半偈。’

“善男子，我于尔时闻是事已，心中欢喜，即解己身所著鹿皮，为此罗刹敷置法座，白言：‘和尚，愿坐此座。’我即于前叉手长跪而作是言：‘唯愿和尚，善为我说其余半偈令得具足。’罗刹即说：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尔时，罗刹说是偈已，复作是言：‘菩萨摩诃萨，汝今已闻具足偈义，汝之所愿为悉满足。若必欲利诸众生者，时施我身。’

“善男子，我于尔时深思此义，然后处处若石若壁若树若道书写此偈。即便更系所著衣裳，恐其死后身体露现，即上高树。尔时，树神复问我言：‘善哉！仁者，欲作何事？’善男子，我时答言：‘我欲舍身，以报偈价。’树神问言：‘如是偈者，何所利益？’我时答言：‘如是偈句，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说开空法道，我为此法弃舍身命，不为利养、名闻、财宝、转轮圣王、四大天王、释提桓因、大梵天王、人天中乐，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故舍此身。’

“善男子，我舍身时复作是言：‘愿令一切悭惜之人，悉来见我舍离此身。若有少施起贡高者，亦令得见我为一偈舍此身命，如弃草木。’我于尔时说是语已，寻即放身自投树下。下未至地时，虚空之中出种种声，其声乃至阿迦尼吒。尔时，罗刹还复释身，即于空中接取我身安置平地。尔时，释提桓因及诸天人大梵天王，稽首顶礼于我足下，赞言：‘善哉！善哉！真是菩萨，能大利益无量众生，欲于无明黑闇之中燃大法炬。由我爱惜如来大法，故相娆恼，唯愿听我忏悔罪咎！汝于未来必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见济度。’尔时，释提桓因及诸天众，顶礼我足，于是辞去，忽然不现。

“善男子，如我往昔为半偈故舍弃此身，以是因缘便得超越足十二劫，在弥勒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得如是无量功德，皆由供养如来正法。善男子，汝今亦尔，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则已超过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菩萨上。善男子，是名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修于圣行。”

梵行品第八之一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梵行？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住七善法得具梵行。何等为七？一者、知法，二者、知义，三者、知时，四者、知足，五者、自知，六者、知众，七者、知尊卑。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知法？善男子，是菩萨摩诃萨知十二部经，谓修多罗、祇夜、授记、伽陀、优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阇陀伽、毗佛略、阿浮陀达摩、优波提舍。

“善男子，何等名为修多罗经？从‘如是我闻’乃至‘欢喜奉行’，如是一切名修多罗。

“何等名为祇夜经？佛告诸比丘：‘昔我与汝，愚无智慧，不能如实见四真谛，是故流转久处生死没大苦海。何等为四？苦、集、灭、道。’如佛昔日为诸比丘说契经竟，尔时复有利根众生，为听法故，后至佛所，即便问人：‘如来向者为说何事？’佛时知已，即因本经以偈颂曰：

‘我昔与汝等，不见四真谛，
是故久流转，生死大苦海。
若能见四谛，则得断生死，
生有既已尽，更不受诸有。

“是名祇夜经。

“何等名为授记经？如有经律如来说时，为诸大人受佛记别：‘汝阿逸多，未来有王名曰蠰佉，当于是世而成佛道，号曰弥勒。’是名授记经。

“何等名为伽陀经？除修多罗及诸戒律，其余有说四句之偈，所谓：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是名伽陀经。

“何等名为优陀那经？如佛晡时，入于禅定，为诸天众广说法要。时诸比丘各作是念：‘如来今者为何所作？’如来明旦从禅定起，无有人问，以他心智即自说言：‘比丘当知，一切诸天寿命极长。汝诸比丘，善哉为他，不求己利！善哉少欲！善哉知足！善哉寂静！’如是诸经，无问自说，是名优陀那经。

“何等名为尼陀那经？如诸经偈，所因根本为他演说。如舍卫国有一丈夫，罗网捕鸟，得已笼系，随与水谷而复还放。世尊知其本末因缘而说偈言：

‘莫轻小罪，以为无殃，
　水滴虽微，渐盈大器。

“是名尼陀那经。
“何等名为阿波陀那经？如戒律中所说譬喻，是名阿波陀那经。
“何等名为伊帝目多伽经？如佛所说：‘比丘当知，我出世时所可说者名曰界经，鸠留秦佛出世之时名甘露鼓，拘那含牟尼佛时名曰法镜，迦葉佛时名分别空。’是名伊帝曰多伽经。
“何等名为阇陀伽经？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罴、作獐、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是名阇陀伽。
“何等名为毗佛略经？所谓大乘方等经典，其义广大犹如虚空，是名毗佛略。
“何等名为未曾有经？如彼菩萨初出生时，无人扶持即行七步，放大光明，遍观十方。亦如猕猴手捧蜜器以献如来。如白项狗，佛边听法。如魔波旬变为青牛，行瓦钵间，令诸瓦钵互相樑触无所伤损。如佛初生入天庙时，令彼天像起下礼敬。如是等经名未曾有经。
“何等名为优波提舍经？如佛世尊所说诸经，若作议论，分别广说辩其相貌，是名优波提舍经。
“菩萨若能如是了知十二部经，名为知法。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五

梵行品第八之二

“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义？菩萨摩诃萨若于一切文字语言广知其义，是名知义。
“云何菩萨摩诃萨知时？善男子，菩萨善知如是时中任修寂静，如是时中任修精进，如是时中任修舍定，如是时中任供养佛，如是时中任供养师，如是时中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具足般若波罗蜜，是名知时。
“云何菩萨摩诃萨知足？善男子，菩萨摩诃萨知足，所谓食饮衣药、行住坐卧、睡寤语默，是名知足。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自知？是菩萨自知我有如是信、如是戒、如是多闻、如是舍、如是慧、如是去来、如是正念、如是善行、如是问、如是答，是名自知。
“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众？善男子，是菩萨知如是等是刹利众、婆罗门众、居士众、沙门众，应于是众如是行来、如是坐起、如是说法、如是问答，是名知众。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人中尊卑？善男子，人有二种：一

者、信，二者、不信。菩萨当知信者是善，其不信者不名为善。复次，信有二种：一者、常往僧坊，二者、不往。菩萨当知，其往者善，其不往者不名为善。往僧坊者复有二种：一者、礼拜，二、不礼拜。菩萨当知，礼拜者善，不礼拜者不名为善。其礼拜者复有二种：一者、听法，二者、不听法。菩萨当知，听法者善，不听法者不名为善。其听法者复有二种：一、至心听，二、不至心。菩萨当知，至心听者是则名善，不至心者不名为善。至心听法复有二种：一者、思义，二、不思义。菩萨当知，思义者善，不思义者不名为善。其思义者复有二种：一、如说行，二、不如说行。如说行者是则为善，不如说行不名为善。如说行者复有二种：一、求声闻，不能利安饶益一切苦恼众生；二者、回向无上大乘，利益多人令得安乐。菩萨应知，能利多人得安乐者最上最善。善男子，如诸宝中，如意宝珠最为胜妙；如诸味中，甘露最上；如是菩萨于人天中，最胜最上不可譬喻。

“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住七善法。菩萨住是七善法已，得具梵行。

“复次，善男子，复有梵行，谓慈、悲、喜、舍。”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多修慈能断瞋恚，修悲心者亦断瞋恚。云何而言四无量心？推义而言，则应有三。

“世尊，慈有三缘：一缘众生，二缘于法，三则无缘。悲、喜、舍心亦复如是。若从是义，唯应有三，不应有四。众生缘者，缘于五阴，愿与其乐，是名众生缘。法缘者，缘诸众生所须之物而施与之，是名法缘。无缘者，缘于如来，是名无缘。慈者多缘贫穷众生，如来大师永离贫穷受第一乐。若缘众生则不缘佛，法亦如是。以是义故，缘如来者，名曰无缘。世尊，慈之所缘，一切众生，如缘父母、妻子、亲属，以是义故，名曰众生缘。法缘者，不见父母、妻子、亲属，见一切法皆从缘生，是名法缘。无缘者，不住法相及众生相，是名无缘。悲、喜、舍心亦复如是。是故应三，不应有四。

“世尊，人有二种：一者、见行，二者、爱行。见行之人多修慈悲，爱行之人多修喜舍。是故应二，不应有四。

“世尊，夫无量者名曰无边，边不可得故名无量。若无量者，则应是一，不应言四。若言四者，何得无量？是故应一，不应四也。”

佛告迦葉：“善男子，诸佛如来为诸众生所宣法要，其言秘密，难可了知。或为众生说一因缘，如说何等为一因缘？所谓一切有为之法。善男子，或说二种，因之与果。或说三种，烦恼、业、苦。或说四种，无明、诸行、生与老死。或说五种，所谓受、爱、取、有及生。或说六种，三世因果。或说七种，谓识、名色、六入、触、受及以爱、取。或说八种，除无明、行及生、老死，其余八事。或说九种，如城经中，除无明、行、识，其余九事。或说十一，如为萨遮尼揵子说，除生一法其余十一。或时具说十二因缘，如王舍城为迦葉等具说十二无明乃至生、老病死。善男子，如一因缘，为众生故，种种

分别，无量心法亦复如是。善男子，以是义故，于诸如来深秘行处不应生疑。

“善男子，如来世尊有大方便，无常说常，常说无常；说乐为苦，说苦为乐；不净说净，净说不净；我说无我，无我说我；于非众生说为众生，于实众生说非众生；非物说物，物说非物；非实说实，实说非实；非境说境，境说非境；非生说生，生说非生；乃至无明说明，明说无明；色说非色，非色说色；非道说道，道说非道。善男子，如来以是无量方便为调众生，岂虚妄耶？善男子，或有众生贪于财货，我于其人自化其身作转轮王，于无量岁随其所须种种供给然后教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贪著五欲，于无量岁以妙五欲充足其愿，然后劝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荣豪自贵，我于其人无量岁中为作仆使，趣走给侍得其心已，即复劝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性悷，自是须人呵谏，我于无量百千岁中教诃敦喻令其心调，然后复劝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来如是于无量岁以种种方便，令诸众生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岂虚妄耶？诸佛如来虽处众恶，无所染污犹如莲华。

“善男子，应如是知四无量义。善男子，是无量心体性有四，若有修行，生大梵处。善男子，如是无量伴侣有四，是故名四。夫修慈者能断贪欲，修悲心者能断瞋恚，修喜心者能断不乐，修舍心者能断贪欲瞋恚众生。善男子，以是义故得名为四，非一二三。善男子，如汝所言，慈能断瞋，悲亦如是，应说三者，汝今不应作如是难。何以故？善男子，恚有二种：一、能夺命，二、能鞭挞。修慈则能断彼夺命，修悲能除彼鞭挞者。善男子，以是义故，岂非四耶？复次，瞋有二种：一、瞋众生，二、瞋非众生。修慈心者断瞋众生，修悲心者断非众生。复次，瞋有二种：一、有因缘，二、无因缘。修慈心者断有因缘，修悲心者断无因缘。复次，瞋有二种：一者、久于过去修习，二者、于今现在修习。修慈心者能断过去，修悲心者断于现在。复次，瞋有二种：一、瞋圣人，二、瞋凡夫。修慈心者断瞋圣人，修悲心者断瞋凡夫。复次，瞋有二种：一上、二中。修慈断上，修悲断中。善男子，以是义故则名为四，何得难言应三非四？是故，迦葉，是无量心伴侣相对分别为四。复以器故，应名为四。器若有慈，则不得有悲喜舍心，以是义故，应四无减。善男子，以行分别故应有四，若行慈时，无悲喜舍，是故有四。

“善男子，以无量故亦得名四。夫无量者则有四种：有无量心有缘非自在，有无量心自在非缘，有无量心亦缘亦自在，有无量心非缘非自在。何等无量有缘非自在？缘于无量无边众生，而不能得自在三昧，虽得不定或得或失。何等无量自在非缘？如缘父母、兄弟、姊妹欲令安乐，非无量缘。何等无量亦缘亦自在？谓诸佛菩萨。何等无量非缘非自在？声闻、缘觉不能广缘无量众生，亦非自在。善男子，以

是义故名四无量，非诸声闻、缘觉所知，乃是诸佛如来境界。善男子，如是四事，声闻、缘觉虽名无量，少不足言；诸佛菩萨则得名为无量无边。”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实如圣教。诸佛如来所有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及。世尊，颇有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得慈悲心，非是大慈大悲心不？”

佛言：“有。善男子，菩萨若于诸众生中三品分别：一者、亲人，二者、怨憎，三者、中人。于亲人中复作三品，谓上中下，怨憎亦尔。是菩萨摩诃萨于上亲中与增上乐，于中下亲亦复平等与增上乐，于上怨中与少分乐，于中怨所与中品乐，于下怨中与增上乐。菩萨如是转复修习，于上怨中与中品乐，于中下怨等与增上乐。转复修习，于上中下等与上乐，若上怨中与上乐者，尔时，得名慈心成就。菩萨尔时，于父母所及上怨中，得平等心无有差别。善男子，是名得慈，非大慈也。”

“世尊，何缘菩萨得如是慈，犹故不得名为大慈？”

“善男子，以难成故不名大慈。何以故？久于过去无量劫中，多集烦恼，未修善法，是故不能于一日中调伏其心。善男子，譬如剜豆干时，锥刺终不可著；烦恼坚硬亦复如是，虽一日夜系心不散，难可调伏。又如家犬不畏于人，山林野鹿见人怖走；瞋恚难去如守家狗，慈心易失如彼野鹿，是故此心难可调伏，以是义故，不名大慈。复次，善男子，譬如画石，其文常在，画水速灭，势不久住；瞋如画石，诸善根本如彼画水，是故此心难得调伏。如大火聚，其明久住，电光之明不得暂停；瞋如火聚，慈如电明，是故此心难得调伏，以是义故，不名大慈。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于初地，名曰大慈。何以故？善男子，最极恶者，名一阐提。初住菩萨修大慈时，于一阐提心无差别，不见其过故不生瞋。以是义故，得名大慈。善男子，为诸众生除无利益，是名大慈。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名大悲。于诸众生心生欢喜，是名大喜。无所拥护，名为大舍；若不见我法相己身，见一切法平等无二，是名大舍；自舍己乐，施与他人，是名大舍。

“善男子，唯四无量能令菩萨增长具足六波罗蜜，其余诸行不必能尔。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先得世间四无量心，然后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次第方得出世间者。善男子，因世无量，得出世无量，以是义故，名大无量。”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除无利益与利乐者，实无所为。如是思惟即是虚观，无有实利。世尊，譬如比丘观不净时，见所著衣悉是皮相而实非皮，所可食啖皆作虫相而实非虫，观大豆羹作下汁想而实非粪，观所食酪犹如髓脑而实非脑，观骨碎末犹如麨相而实非麨；四无量心亦复如是，不能真实利益众生令其得乐，虽口发言与众生乐而实不得，如是之观非虚妄耶？

“世尊，若非虚妄实与乐者，而诸众生何故不以诸佛菩萨威德力故一切受乐？若当真实不得乐者，如佛所说：‘我念往昔独修慈心，经此劫世七返成坏不来此生。世界成时生梵天中，世界坏时生光音天。若生梵天，力势自在无能摧伏，于千梵中最胜最上，名大梵王，有诸众生皆于我所生最上想。三十六返作忉利天王释提桓因，无量百千作转轮王。’独修慈心乃得如是人天果报。若不实者，云何得与此义相应？”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真勇猛，无所畏惧。”即为迦葉而说偈言：

“若于一众生，不生瞋恚心，
而愿与彼乐，是名为慈善。
一切众生中，若起于悲心，
是名圣种性，得福报无量。
设使五通仙，悉满此大地，
有大自在天，奉施其所安，
象马种种物，所得福报果，
不及修一慈，十六分中一。

“善男子，夫修慈者，实非妄想，谛是真实。若是声闻、缘觉之慈，是名虚妄。诸佛菩萨真实不虚。云何知耶？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大涅槃者，观土为金、观金为土，地作水相、水作地相，水作火相、火作水相，地作风相、风作地相，随意成就，无有虚妄；观实众生为非众生，观非众生为实众生，悉随意成，无有虚妄。善男子，当知菩萨四无量心，是实思惟，非不真实。

“复次，善男子，云何名为真实思惟？谓能断除诸烦恼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断贪欲，修悲心者能断瞋恚，修喜心者能断不乐，修舍心者能断贪恚及众生相，以是故名真实思惟。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四无量心，能为一切诸善根本。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不得见贫穷众生，无缘生慈；若不生慈，则不能起惠施之心，以施因缘，令诸众生得安隐乐，所谓食饭、车乘、衣服、华香、床卧、舍宅、灯明。如是施时，心无系缚，不生贪著，必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心尔时，无所依止，妄想永断，不为怖畏、名称、利养，不求人天所受快乐，不生憍慢，不望返报，不为诳他故行布施，不求富贵。凡行施时，不见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识此非知识。施时不见是器非器，不择日时、是处非处，亦复不计饥馑丰乐，不见因果、此是众生此非众生、是福非福。虽复不见施者、受者及以财物，乃至不见断及果报，而常行施无有断绝。善男子，菩萨若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若不布施，则不具足檀波罗蜜；若不具足檀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属欲令安隐，为除毒故，即命良医而为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触！我今当观，如是毒箭从何方来？谁之所射？为是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复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镞铁者何冶所出？刚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鸟翼？鸟鵄鹫耶？所有毒者，为从作生？自然而有？为是人毒、恶蛇毒耶？’如是痴人竟未能知，寻便命终。善男子，菩萨亦尔，若行施时分别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若不能施，则不具足檀波罗蜜；若不具足檀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于诸众生慈心平等犹如子想。又行施时，于诸众生起悲愍心，譬如父母瞻视病子；行施之时，其心欢喜，犹如父母见子病愈；既施之后，其心放舍，犹如父母见子长大能自在活。是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食时，常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得大智食，勤进回向无上大乘。愿诸众生得善智食，不求声闻、缘觉之食。愿诸众生得法喜食，不求爱食。愿诸众生悉得般若波罗蜜食，皆令充满摄取无碍增上善根。愿诸众生悟解空相，得无碍身犹如虚空。愿诸众生常为受者，怜愍一切为众福田。’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慈心时，凡所施食应当坚发如是等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浆时，当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趣大乘河，饮八味水，速涉无上菩提之道，离于声闻、缘觉枯竭，渴仰求于无上佛乘，断烦恼渴渴仰法味，离生死爱爱乐大乘，大般涅槃具足法身，得诸三昧，入于甚深智慧大海。愿诸众生得甘露味，菩提出世，离欲寂静，如是诸味。愿诸众生具足无量百千法味，具法味已得见佛性，见佛性已能雨法雨，雨法雨已佛性遍覆犹如虚空。复令其余无量众生得一法味，所谓大乘，非诸声闻、辟支佛味。愿诸众生得一甜味，无有六种差别之味。愿诸众生唯求法味，无碍佛法所行之味，不求余味。’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浆时，应当坚发如是等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车乘时，应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普令众生成于大乘，得住大乘、不退于乘、不动转乘、金刚座乘、不求声闻辟支佛乘、向于佛乘、无能伏乘、无羸乏乘、不退没乘、无上乘、十力乘、大功德乘、未曾有乘、希有乘、难得乘、无边乘、知一切乘。’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车乘时，常应如是坚发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衣时，当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得惭愧衣，法界覆身裂诸见衣，衣服离身一尺六寸，得金色身，所受诸触柔软无碍，光色润泽，皮肤细软，常光无量，无色离色。愿诸众生皆悉普得无色之身，过一切色，得入无色，大般涅槃。’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布施衣时，应当如是坚发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修慈中，布施华香、涂香、末香、诸杂香时，应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一切皆得佛华三昧，七觉妙鬘系其首顶。愿诸众生形如满月，所见诸色微妙第一。愿诸众生皆成一相，百福庄严。愿诸众生随意得见可意之色。愿诸众生常遇善友，得无碍香，离诸臭秽。愿诸众生具诸善根无上珍宝。愿诸众生相视和悦无有忧苦，众善各备不相忧念。愿诸众生戒香具足。愿诸众生持无碍戒，香气馚馥充满十方。愿诸众生得坚牢戒、无悔之戒、一切智戒，离诸破戒，悉得无戒、未曾有戒、无师戒、无作戒、无荒戒、无污染戒、竟已戒、究竟戒，得平等戒，于香涂身及以斫刺等无憎爱。愿诸众生得无上戒、大乘之戒，非小乘戒。愿诸众生悉得具足尸波罗蜜，犹如诸佛所成就戒。愿诸众生悉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智之所熏修。愿诸众生悉得成于大般涅槃微妙莲华，其华香气充满十方。愿诸众生纯食大乘大般涅槃无上香馔，犹蜂采华但取香味。愿诸众生悉得成就无量功德所熏之身。’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华香时，常当坚发如是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床敷时，应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得天中天所卧之床，得大智慧坐四禅处，卧于菩萨所卧之床，不卧声闻、辟支佛床，离卧恶床。愿诸众生得安乐卧离生死床，成大涅槃师子卧床。愿诸众生坐此床已，复为其余无量众生示现神通师子游戏。愿诸众生住此大乘大宫殿中，为诸众生演说佛性。愿诸众生坐无上床，不为世法之所降伏。愿诸众生得忍辱床，离于生死饥馑冻饿。愿诸众生得无畏床，永离一切烦恼怨贼。愿诸众生得清净床，专求无上正真之道。愿诸众生得善法床，常为善友之所拥护。愿诸众生得右胁卧床，依因诸佛所行之法。’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床敷时，应当坚发如是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舍宅时，常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处大乘舍，修行善友所行之行，修大悲行、六波罗蜜行、大正觉行、一切菩萨所行、道行、无边广大如虚空行。愿诸众生皆得正念，远离恶念。愿诸众生悉得安住常乐我净，永离四倒。愿诸众生悉皆受持出世文字。愿诸众生必为无上一切智器。愿诸众生悉得入于甘露屋宅。愿诸众生初中后心，常入大乘涅槃屋宅。愿诸众生于未来世常处菩萨所居宫殿。’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舍宅时，常当坚发如是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灯明时，常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光明无量安住佛法。愿诸众生常得照明。愿诸众生得色微妙光泽第一。愿诸众生其目清净无诸翳网。愿诸众生得大智炬，善解无我、无众生相、无人、无命。愿诸众生皆得睹见清净佛性犹如虚空。愿诸众生肉眼清净，彻见

十方恒沙世界。愿诸众生得佛光明普照十方。愿诸众生得无碍明，皆悉得见清净佛性。愿诸众生得大智明，破一切闇及一阐提。愿诸众生得无量光，普照无量诸佛世界。愿诸众生燃大乘灯，离二乘灯。愿诸众生所得光明，灭无明闇，过于千日普照之功。愿诸众生得火珠明，悉灭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黑闇。愿诸众生具足五眼，悟诸法相成无师觉。愿诸众生无见无明。愿诸众生悉得大乘大般涅槃微妙光明，示悟众生真实佛性。’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灯明时，常应勤发如是誓愿。

“善男子，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如来所有善根，慈为根本。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习慈心，能生如是无量善根，所谓不净、出息入息、无常生灭、四念处、七方便、三观处、十二因缘、无我等观、暖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见道、修道、正、勤、如意、诸根、诸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四禅、四无量心、八解脱、八胜处、十一切入、空无相愿无诤三昧、知他心智及诸神通、知本际智、声闻智、缘觉智、菩萨智、佛智。善男子，如是等法，慈为根本。善男子，以是义故，慈是真实，非虚妄也。若有人问：‘谁是一切诸善根本？’当言慈是。以是义故，慈是真实，非虚妄也。

“善男子，能为善根者名实思惟，实思惟者即名为慈。慈即如来，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来，如来即慈。

“善男子，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者能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父母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者乃是不可思议诸佛境界，不可思议诸佛境界即是慈也，当知慈者即是如来。

“善男子，慈者即是众生佛性。如是佛性久为烦恼之所覆蔽故，令众生不得睹见。佛性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大空，大空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虚空，虚空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是常，常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是乐，乐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是净，净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是我，我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甘露，甘露即慈，慈即佛性，佛性即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者即是一切菩萨无上之道，道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者即是诸佛世尊无量境界，无量境界即是慈也，当

知是慈即是如来。

“善男子，慈若无常，无常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是苦，苦即是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净，不净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无我，无我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妄想，妄想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名檀波罗蜜，非檀之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

“善男子，慈若不能利益众生，如是之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入一乘之道，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能觉了诸法，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能见如来性，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见法悉是有相，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有漏，有漏慈者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有为，有为之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能住于初住，非初住慈，当知即是声闻慈也。

“善男子，慈若不能得佛十力、四无所畏，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能得四沙门果，当知是慈是声闻慈也。

“善男子，慈若有无非有非无，如是之慈非诸声闻、辟支佛等所能思议。

“善男子，慈若不可思议，法不可思议，佛性不可思议，如来亦不可思议。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修如是慈，虽复安于睡眠之中而不睡眠，勤精进故；虽常觉悟亦无觉悟，以无眠故；于睡眠中诸天虽护亦无护者，不行恶故；眠不恶梦无有不善，离睡眠故；命终之后虽生梵天亦无所生，得自在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得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能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诸佛如来亦得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所有思惟悉是真实，声闻、缘觉非真实者，一切众生何故不以菩萨威力等受快乐？若诸众生实不得乐，当知菩萨所修慈心为无利益。”

佛言：“善男子，菩萨之慈非不利益。善男子，有诸众生或必受苦，或有不受。若有众生必受苦者，菩萨之慈为无利益，谓一阐提。若有受苦不必定者，菩萨之慈则为利益，令彼众生悉受快乐。善男子，譬如有人遥见师子、虎、豹、豺狼、罗刹鬼等自然生怖，夜行见机亦生怖畏。善男子，如是诸人自然怖畏，众生如是见修慈者自然受乐。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修慈是实思惟，非无利益。

“善男子，我说是慈有无量门，所谓神通。善男子，如提婆达教阿阇世欲害如来。是时我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阿阇世王即放护财狂醉之象，欲令害我及诸弟子。其象尔时蹋杀无量百千众生，众生死已

多有血气，是象嗅已狂醉倍常，见我翼从被服赤色谓呼是血而复见趣。我弟子中未离欲者四怖驰走，唯除阿难。尔时，王舍大城之中一切人民，同时举声啼哭号泣，作如是言：‘怪哉！如来今日灭没，如何正觉一旦散坏？’是时调达心生欢喜：‘瞿昙沙门灭没甚善，从今已往真是不现，快哉此计！我愿得遂。’善男子，我于尔时为欲降伏护财象故，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于五指出五师子。是象见已，其心怖畏，寻即失粪，举身投地敬礼我足。善男子，我于尔时，手五指头实无师子，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调伏。

“复次，善男子，我欲涅槃，始初发足向拘尸那城，有五百力士于其中路平治扫洒。中有一石，众欲举弃尽力不能。我时怜愍即起慈心。彼诸力士，寻即见我以足拇指举此大石，掷置虚空还以手接，安置右掌，吹令碎末，复还聚合，令彼力士贡高心息，即为略说种种法要，令其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如来尔时，实不以指举此大石在虚空中，还置右掌，吹令碎末，复合如本。善男子，当知即是慈善根力，令诸力士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此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罗。于是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卢至，为众导主，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植众善本。善男子，彼大城中一切人民信伏邪道，奉事尼揵。我时欲度彼长者故，从王舍城至彼城邑。其路中间相去六十五由旬，步涉而往，为欲化度彼诸人故。彼众尼揵闻我欲至首波罗城，即作是念：‘沙门瞿昙若至此者，此诸人民便当舍我，更不供给。我等穷悴，奈何自活？’诸尼揵辈各各分散，告彼城人：‘沙门瞿昙今欲来此，然彼沙门委弃父母东西驰骋，所至之处能令土地谷米不登，人民饥馑，死亡者众，病瘦相寻无可救解。瞿昙无赖，纯将诸恶罗刹鬼神以为侍从，无父无母孤穷之人而来咨启为作门徒。所可教诏，纯说虚空，随其至处，初无安乐。’彼人闻已即怀怖畏，头面敬礼尼揵子足白言：‘大师，我等今者当设何计？’尼揵答言：‘沙门瞿昙性好丛林流泉清水，外设有者宜应破坏。汝等便可相与出城，诸有之处斫伐令尽莫使有遗，流泉井池悉置粪尸，坚闭城门各严器仗，当壁防护勤自固守。彼设来者，莫令得前。若不前者，汝当安隐。我等亦当作种种术，令彼瞿昙复道还去。’彼诸人民闻是语已，敬诺施行，斩伐树木，污辱诸水，庄严器仗，牢自防护。善男子，我于尔时至彼城巳，不见一切树木丛林，唯见诸人庄严器仗当壁自守。见是事已，寻生怜愍，慈心向之。所有树木还生如本，复更生长，其余诸树不可称计。河池井泉其水清净，盈满其中如青琉璃，生众杂华弥覆其上，变其城壁为绀琉璃。城内人民悉得彻见我及大众，门自开辟无能制者，所严器仗变成杂华。卢至长者而为上首，与其人民俱共相随往至佛所。我即为说种种法要，令彼诸人一切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化作种种树木，清净流水，盈满河池，变其本城为绀琉璃，令彼人民彻见于我，开其城门，器仗为华。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能令彼人见如是

事。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六

梵行品第八之三

“复次，善男子，舍卫城中，有婆罗门女，姓婆私咤，唯有一子，爱之甚重，遇病命终。尔时，女人愁毒入心，狂乱失性，裸身无耻，游行四衢，啼哭失声，唱言：‘子！子！汝何处去？’周遍城邑无有疲已。而是女人已于先佛植众德本。善男子，我于是女起慈愍心。是时女人即得见我，便生子想还得本心，前抱我身，呜唼我口。我时即告侍者阿难：‘汝可持衣与是女人。’既与衣已，便为种种说诸法要。是女闻法，欢喜踊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非彼子，彼非我母，亦无抱持。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波罗奈城有优婆夷，字曰摩诃斯那达多，已于过去无量先佛种诸善根。是优婆夷夏九十日，请命众僧奉施医药。是时众中有一比丘身婴重病，良医诊之当须肉药。若得肉者，病则可除；若不得肉，命将不全。时优婆夷闻医此言，寻持黄金遍至市廛，唱如是言：‘谁有肉卖？吾以金买。若有肉者，当等与金。’周遍城市，求不能得。是优婆夷寻自取刀割其髀肉，切以为臛，下种种香，送病比丘。比丘服已，病即得差。是优婆夷患疮苦恼不能堪忍，即发声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于尔时在舍卫城闻其音声，于是女人起大慈心。是女寻见我持良药涂其疮上，还合如本。我即为其种种说法，闻法欢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往至波罗奈城持药涂是优婆夷疮。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调达恶人贪不知足，多服酥故，头痛腹痛，受大苦恼，不能堪忍，发如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时住在优禅尼城，闻其音声即生慈心。尔时，调达寻便见我往至其所，手摩头腹，授与盐汤而令服之，服已平复。善男子，我实不往调婆达所，摩其头腹，授汤令服。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调婆达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憍萨罗国有诸群贼，其数五百，群党抄劫为害滋甚。波斯匿王患其纵暴，遣兵伺捕，得已挑目，遂著黑闇丛林之下。是诸群贼已于先佛植众德本，既失目已受大苦恼，各作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等今者无有救护。’啼哭号啕。我时住在祇洹精舍，闻其音声即生慈心，时有凉风吹香山中，种种香药满其眼眶，寻还得眼如本不异。诸贼开眼即见如来，住立其前而为说法。贼闻法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作风吹香山

中种种香药，住其人前而为说法。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群贼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琉璃太子以愚痴故，废其父王，自立为主。复念宿嫌，多害释种，取万二千释种诸女，刖劓耳鼻，断截手足，推之坑堑。时诸女人身受苦恼，作如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等今者无有救护。’复大号啕。是诸女人已于先佛种诸善根。我于尔时在竹林中，闻其音声即起慈心。诸女尔时见我来至迦毗罗城，以水洗疮，以药傅之，苦痛寻除，耳鼻手足还复如本。我时即为略说法要，悉令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于大爱道比丘尼所出家，受具足戒。善男子，如来尔时，实不往至迦毗罗城，以水洗疮，傅药止苦。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见如是事。悲喜之心亦复如是。

“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修慈思惟，即是真实，非虚妄也。善男子，夫无量者不可思议，菩萨所行不可思议，诸佛所行亦不可思议，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慈悲喜已，得住极爱一子之地。善男子，云何是地名曰极爱？复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见子安隐，心大欢喜；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视诸众生同于一子，见修善者生大欢喜，是故此地名曰极爱。

“善男子，譬如父母见子遇患，心生苦恼，愍之愁毒，初无舍离；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见诸众生为烦恼病之所缠切，心生愁恼，忧念如子，身诸毛孔血皆流出，是故此地名为一子。

“善男子，如人小时，拾取土块、粪秽、瓦石、枯骨、木枝置于口中，父母见已，恐为其患，左手捉头，右手挑出；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见诸众生法身未增，或行身口意业不善，菩萨见已，则以智手拔之令出，不欲令彼流转生死受诸苦恼，是故此地复名一子。

“善男子，譬如父母所爱之子舍而终亡，父母愁恼，愿与并命；菩萨亦尔，见一阐提堕于地狱，亦愿与俱生地狱中。何以故？是一阐提若受苦时，或生一念改悔之心，我即当为说种种法，令彼得生一念善根，是故此地复名一子。

“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其子睡寤行住坐卧，心常念之，若有罪咎，善言诱喻，不加其恶；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见诸众生若堕地狱、畜生、饿鬼，或人天中，造作善恶，心常念之，初不放舍，若行诸恶，终不生瞋，以恶加之，是故此地复名一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其言秘密，我今智浅，云何能解？若诸菩萨住一子地能如是者，云何如来昔为国王行菩萨时，断绝尔所婆罗门命？若得此地，则应护念。若不得者，复何因缘不堕地狱？若使等视一切众生同于子想如罗睺罗，何故复向提婆达多说如是言：‘痴人无羞，食人涕唾。’令彼闻已，生于瞋恨，起不善心出佛身血。提婆达多造是恶已，如来复记当堕地狱一劫受罪。世尊，如是

之言，云何于义不相违背？

“世尊，须菩提者，住虚空地，凡欲入城求乞饮食要先观人。若有于己生嫌嫉心则止不行，乃至极饥犹不行乞。何以故？是须菩提常作是念：‘我忆往昔，于福田所生一恶念，由是因缘堕大地狱受种种苦。我今宁饥，终日不食，终不令彼于我起嫌，堕于地狱受苦恼也。’复作是念：‘若有众生嫌我立者，我当终日端坐不起。若有众生嫌我坐者，我当终日立不移处。行卧亦尔。’是须菩提护众生故尚起是心，何况菩萨！菩萨若得一子地者，何缘如来出是粗言，使诸众生起重恶心？”

“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难言，佛如来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蚊嘴能尽海底，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令大地悉为非色，水为坚相，火为冷相，风为住相，三宝佛性及以虚空作无常相，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毁犯四重禁罪及一阐提、谤正法者，现身得成十力、无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声闻、辟支佛等常住不变，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十住诸菩萨等犯四重禁、作一阐提、诽谤正法，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一切无量众生丧灭佛性，如来究竟入般涅槃，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掷罥能系缚风，齿能破铁，爪坏须弥，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宁与毒蛇同共一处，内其两手饿师子口，佉陀罗炭用洗浴身，不应发言：‘如来世尊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如来真实，能为众生断除烦恼，终不为作烦恼因也。

“善男子，如汝所言，如来往昔杀婆罗门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乃至蚁子尚不故杀，况婆罗门？菩萨常作种种方便，惠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夫施食者则为施命；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时，常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修不杀戒得寿命长；菩萨摩诃萨行尸波罗蜜时，则为施与一切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慎口无过得寿命长；菩萨摩诃萨行羼提波罗蜜时，常劝众生莫生怨想、推直于人、引曲向己，无所诤讼得寿命长，是故菩萨行羼提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精勤修善得寿命长；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常劝众生勤修善法，众生行已得无量寿命，是故菩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修摄心者得寿命长；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劝诸众生修平等心，众生行已得寿命长，是故菩萨行禅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于诸善法不放逸者得寿命长；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劝诸众生于诸善法不生放逸，众生行已，以是因缘得寿命长，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终无夺命。

“善男子，汝向所问，杀婆罗门时，得是地不？善男子，时我已得，以爱念故断其命根，非恶心也。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爱

之甚重，犯官宪制，是时父母以怖畏故若摈若杀，虽复摈杀，无有恶心；菩萨摩诃萨为护正法亦复如是，若有众生谤大乘者，即以鞭挞，苦加治之，或夺其命，欲令改往，遵修善法。菩萨常当作是思惟：‘以何因缘能令众生发起信心，随其方便要当为之。’诸婆罗门命终之后生阿鼻地狱，要有三念：一者、自念我从何处而来生此，即便自知从人道中来；二者、自念我今所生为是何处，即便自知是阿鼻狱；三者、自念乘何业缘而来生此，即便自知乘谤方等大乘经典不信因缘，为国主所杀而来生此。念是事已，即于大乘方等经典生信敬心，寻时命终生甘露鼓如来世界，于彼寿命具足十劫。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于往昔乃与是人十劫寿命，云何名杀？

“善男子，有人掘地、刈草、斫树、斩截死尸、骂詈鞭挞，以是业缘，堕地狱不？”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应堕地狱。何以故？如佛昔为声闻说法：‘汝诸比丘，于余焦木莫生恶心。何以故？一切众生因恶心故堕于地狱。’”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应善受持。善男子，若因恶心堕地狱者，菩萨尔时实无恶心。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生，乃至虫蚁，悉生怜愍利益心故。所以者何？善知因缘诸方便故，以方便力欲令众生种诸善根。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于尔时，以善方便，虽夺其命而非恶心。

“善男子，婆罗门法，若杀蚁子满足十车，无有罪报。蚊、虻、蚤、虱、猫、狸、师子、虎、狼、熊、罴，诸恶虫兽，及余能为众生害者，杀满十车，鬼、神、罗刹、拘盘茶、迦罗、富单那颠狂干枯诸鬼神等，能为众生作娆害者，有夺其命，悉无罪报。若杀恶人则有罪报，杀已不悔则堕饿鬼。若能忏悔，三日断食，其罪消灭无有遗余。若杀和尚，害其父母、女人及牛，无数千年在地狱中。

“善男子，佛及菩萨知杀有三，谓下中上。下者，蚁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萨示现生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愿因缘示受畜生，是名下杀。以下杀因缘，堕于地狱、畜生、饿鬼，具受下苦。何以故？是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杀者具受罪报，是名下杀。中杀者，从凡夫人至阿那含，是名为中。以是业因，堕于地狱、畜生、饿鬼，具受中苦，是名中杀。上杀者，父母乃至阿罗汉、辟支佛、毕定菩萨，是名为上。以是业因缘故，堕于阿鼻大地狱中，具受上苦，是名上杀。善男子，若有能杀一阐提者，则不堕此三种杀中。善男子，彼诸婆罗门等一切皆是一阐提也。譬如掘地、刈草、斫树、斩截死尸、骂詈鞭挞无有罪报；杀一阐提亦复如是，无有罪报。何以故？诸婆罗门乃至无有信等五根，是故虽杀不堕地狱。

“善男子，汝先所言，如来何故骂提婆达多痴人食唾？汝亦不应作如是问。何以故？诸佛世尊凡所发言不可思议。善男子，或有实语为世所爱，非时非法，不为利益，如是之言我终不说。善男子，或复

有言粗犷虚妄，非时非法，闻者不爱，不能利益，我亦不说。善男子，若有语言，虽复粗犷，真实不虚，是时是法，能为一切众生利益，闻虽不悦，我要说之。何以故？诸佛世尊应正遍知知方便故。

“善男子，如我一时游彼圹野聚落丛树。在其林下，有一鬼神即名圹野，纯食肉血，多杀众生，复于其聚日食一人。善男子，我于尔时为彼鬼神广说法要，然彼暴恶愚痴无智不受教法，我即化身为大力鬼，动其宫殿令不安所。彼鬼于时将其眷属出其宫殿，欲来拒逆。鬼见我时即失心念，惶怖躄地，迷闷断绝犹如死人。我以慈愍手摩其身，即还起坐，作如是言：‘快哉！今日还得身命。是大神王具大威德，有慈愍心赦我愆咎。’即于我所生善信心。我即还复如来之身，复更为说种种法要，令彼鬼神受不杀戒。即于是日圹野村中，有一长者次应当死，村人已送付彼鬼神，鬼神得已即以施我。我既受已，便为长者更立名字，名手长者。尔时，彼鬼即白我言：‘世尊，我及眷属，唯仰血肉以自存活，今以戒故，当云何活？’我即答言：‘从今当敕声闻弟子，随有修行佛法之处，悉当令其施汝饮食。’善男子，以是因缘为诸比丘制如是戒：‘汝等从今常当施彼圹野鬼食。若有住处不能施者，当知是辈非我弟子，即是天魔徒党眷属。’善男子，如来为欲调伏众生故，示如是种种方便，非故令彼生怖畏也。

“善男子，我亦以木打护法鬼。又于一时在一山上，推羊头鬼令堕山下。复于树头扑护猕猴鬼，令护财象见五师子，使金刚神怖萨遮尼揵，亦以针刺箭毛鬼身。虽作如是，亦不令彼诸鬼神等有灭没者，直欲令彼安住正法故，示如是种种方便。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骂辱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亦不愚痴食人涕唾，亦不生于恶趣之中阿鼻地狱受罪一劫，亦不坏僧、出佛身血，亦不违犯四重之罪、诽谤正法大乘经典，非一阐提，亦非声闻、辟支佛也。善男子，提婆达多者，实非声闻、缘觉境界，唯是诸佛之所知见。善男子，是故汝今不应难言：‘如来何缘呵责骂辱提婆达多？’汝于诸佛所有境界，不应如是生于疑网。”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譬如甘蔗，数数煎煮得种种味；我亦如是，从佛数闻多得法味，所谓出家味、离欲味、寂灭味、道味。世尊，譬如真金，数数烧打，融消炼治，转更明净调和柔软，光色微妙，其价难量，然后乃为人天宝重。世尊，如来亦尔，郑重咨问，则得闻见甚深之义，令深行者受持奉修，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为诸人天所宗恭敬供养。”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菩萨摩诃萨为欲利益诸众生故，咨启如来如是深义。善男子，以是义故，我随汝意，说于大乘方等甚深秘密之法，所谓极爱如一子地。”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诸菩萨修慈悲喜得一子地者，修舍心时，复得何地？”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善知时，知我欲说，汝则咨问。菩萨摩诃萨修舍心时，则得住于空平等地如须菩提。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空平等地，则不见有父母、兄弟、姊妹、儿息、亲族、知识、怨憎中人，乃至不见阴、界、诸入、众生、寿命。善男子，譬如虚空无有父母、兄弟、妻子，乃至无有众生、寿命；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父母乃至寿命。菩萨摩诃萨见一切法亦复如是，其心平等如彼虚空。何以故？善能修习诸空法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空？"

"善男子，空者，所谓内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无始空、性空、无所有空、第一义空、空空、大空。

"菩萨摩诃萨云何观于内空？是菩萨摩诃萨观内法空，是内法空谓无父母、怨亲中人、众生、寿命、常乐我净、如来法僧、所有财物。是内法中虽有佛性，而是佛性非内非外。所以者何？佛性常住无变易故。是名菩萨摩诃萨观于内空。外空者，亦复如是，无有内法。内外空者亦复如是。善男子，唯有如来、法、僧、佛性不在二空。何以故？如是四法常乐我净，是故四法不名为空。是名内外俱空。

"善男子，有为空者，有为之法悉皆是空，所谓内空、外空、内外空、常乐我净空、众生寿命如来法僧第一义空。是中佛性非有为法，是故佛性非有为法空。是名有为空。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无为空？是无为法悉皆是空，所谓无常、苦、不净、无我、阴、界、入、众生寿命相、有为、有漏、内法、外法。无为法中佛等四法，非有为非无为，性是善故非无为，性常住故非有为。是名菩萨观无为空。

"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无始空？是菩萨摩诃萨见生死无始皆悉空寂。所谓空者，常乐我净皆悉空寂无有变易，众生、寿命、三宝、佛性及无为法。是名菩萨观无始空。

"云何菩萨观于性空？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本性皆空。谓阴、界、入、常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观如是等一切诸法不见本性。是名菩萨摩诃萨观于性空。

"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无所有空？如人无子言舍宅空，毕竟观空无有亲爱。愚痴之人言诸方空，贫穷之人言一切空，如是所计或空或非空。菩萨观时，如贫穷人一切皆空。是名菩萨摩诃萨观无所有空。

"云何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空？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时，是眼生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去无所至，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推其实性，无眼无主。如眼无性，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何等名为第一义空？有业有报，不见作者，如是空法名第一义空。是名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空。

"云何菩萨摩诃萨观于空空？是空空中，乃是声闻、辟支佛等所迷没处。善男子，是有是无，是名空空；是是非是，是名空空。善男子，十住菩萨尚于是中通达少分犹如微尘，况复余人！善男子，如是

空空，亦不同于声闻所得空空三昧。是名菩萨观于空空。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观于大空？善男子，言大空者，谓般若波罗蜜。是名大空。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得如是空门，则得住于虚空等地。善男子，我今于是大众之中说如是等诸空义时，有十恒河沙等菩萨摩诃萨，即得住于虚空等地。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是地已，于一切法中无有滞碍系缚拘执，心无迷闷。以是义故，名虚空等地。善男子，譬如虚空，于可爱色不生贪著，不爱色中不生瞋恚；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于好恶色心无贪恚。善男子，譬如虚空广大无对，悉能容受一切诸法；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广大无对，悉能容受一切诸法。以是义故，复得名为虚空等地。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于一切法亦见亦知。若行、若缘、若性、若相、若因、若缘、若众生心、若根、若禅定、若乘、若善知识、若持禁戒、若所施，如是等法一切知见。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知而不见。云何为知？知自饿法，投渊赴火，自坠高岩，常翘一脚，五热炙身，常卧灰土、棘刺、编椽、树叶、恶草、牛粪之上，衣粗麻衣、冢间所弃粪扫氀褐钦婆罗衣、獐鹿皮革、刍草衣裳，茹菜啖草、藕根、油滓、牛粪、根果；若行乞食限从一家，主若言无即便舍去，设复还唤终不回顾；不食盐肉五种牛味，常所饮服糠汁沸汤；受持牛戒、狗鸡雉戒，以灰涂身，长发为相；以羊祠时，先咒后杀；四月事火，七日服风；百千亿华供养诸天，诸所欲愿因此成就。如是等法，能为无上解脱因者，无有是处。是名为知。云何不见？菩萨摩诃萨不见一人行如是法得正解脱，是名不见。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见亦知。何等为见？见诸众生行是邪法必堕地狱，是名为见。云何为知？知诸众生从地狱出生于人中，若能修行檀波罗蜜，乃至具足诸波罗蜜，是人必得入正解脱，是名为知。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有亦见亦知。云何为见？见常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是名为见。云何为知？知诸如来定不毕竟入于涅槃，知如来身金刚无坏，非是烦恼所成就身，又非臭秽腐败之身，亦复能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名为知。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有亦知亦见。云何为知？知是众生信心成就，知是众生求于大乘，是人顺流，是人逆流，是人正住，知是众生已到彼岸。顺流者谓凡夫人，逆流者从须陀洹乃至缘觉，正住者诸菩萨等，到彼岸者所谓如来应正遍知。是名为知。云何为见？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涅槃典修梵行心，以净天眼见诸众生造身口意三业不善，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见诸众生修善业者，命终当生天上人中；见诸众生从闇入闇，有诸众生从闇入明，有诸众生从明入闇，有诸众生从明入明。是名为见。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有亦知亦见。菩萨摩诃萨知诸众

生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是人今世恶业成就，或因贪欲、瞋恚、愚痴，是业必应地狱受报；是人直以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现世轻受不堕地狱。云何是业能得现报？忏悔发露所有诸恶，既悔之后更不敢作，惭愧成就故，供养三宝故，常自呵责故。是人以是善业因缘不堕地狱现世受报，所谓头痛、目痛、腹痛、背痛、横罗死殃、呵责骂辱、鞭杖闭系、饥饿困苦，受如是等现世轻报。是名为知。云何为见？菩萨摩诃萨见如是人不能修习身戒心慧，造少恶业，此业因缘应现受报；是人少恶不能忏悔，不自呵责，不生惭愧，无有怖惧，是业增长地狱受报。是名为见。

“复有知而不见。云何知而不见？知诸众生皆有佛性，为诸烦恼之所覆蔽不能得见，是名知而不见。

“复有知而少见。十住菩萨摩诃萨等知诸众生皆有佛性见不明了，犹如闇夜所见不了。

“复有亦见亦知，所谓诸佛如来亦见亦知。

“复有亦见亦知、不见不知。亦见亦知者，所谓世间文字言语、男女、车乘、瓶瓮、舍宅、城邑、衣裳、饮食、山河园林、众生寿命，是名亦知亦见。云何不见不知？圣人所有微密之语，无有男女乃至园林，是名不见不知。

“复有知而不见。知所惠施，知所供处，知于受者，知因果报，是名为知；云何不见？不见所施供处、受者及以果报，是名不见。

“菩萨摩诃萨知有八种，即是如来五眼所知。”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得何等利？”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得四无碍：法无碍、义无碍、辞无碍、乐说无碍。法无碍者，知一切法及法名字。义无碍者，知一切法所有诸义，能随诸法所立名字而为作义。辞无碍者，随字论、正音论、阐陀论、世辩论。乐说无碍者，所谓菩萨摩诃萨凡所演说无有障碍，不可动转，无所畏省，难可摧伏。善男子，是名菩萨能如是见知，即得如是四无碍智。

“复次，善男子，法无碍者，菩萨摩诃萨遍知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之法。义无碍者，乘虽有三，知其归一，终不谓有差别之相。辞无碍者，菩萨摩诃萨于一法中作种种名，经无量劫说不可尽；声闻、缘觉能作是说，无有是处。乐说无碍者，菩萨摩诃萨于无量劫为诸众生演说诸法，若名若义种种异说不可穷尽。

“复次，善男子，法无碍者，菩萨摩诃萨虽知诸法而不取著。义无碍者，菩萨摩诃萨虽知诸义而亦不著。辞无碍者，菩萨摩诃萨虽知名字亦不取著。乐说无碍者，菩萨摩诃萨虽知乐说如是最上而亦不著。何以故？善男子，若取著者，不名菩萨。”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不取著则不知法，若知法者则是取著，若知不著则无所知，云何如来说言知法而不取著？”

佛言：“善男子，夫取著者不名无碍，无所取著乃名无碍。善男

子，是故一切诸菩萨等有取著者则无无碍，若无无碍不名菩萨，当知是人名为凡夫。何故取著名为凡夫？一切凡夫取著于色乃至著识，以著色故则生贪心，生贪心故为色系缚，乃至为识之所系缚，以系缚故则不得免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是故取著名为凡夫。以是义故，一切凡夫无四无碍。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知见法相，以知见故则知其义，以见法相及知义故，而于色中不生系著，乃至识中亦复如是。以不著故，菩萨于色不生贪心，乃至识中亦不生贪；以无贪故，则不为色之所系缚，乃至不为识之所缚；以不缚故，则得脱于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以是义故，一切菩萨得四无碍。

“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为弟子十二部中说系著者名为魔缚，若不著者则脱魔缚。譬如世间有罪之人为王所缚，无罪之人王不能缚；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有系著者为魔所缚，无系著者魔不能缚。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而无所著。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七

梵行品第八之四

“复次，善男子，法无碍者，菩萨摩诃萨善知字持而不忘失。所谓持者，如地、如山、如眼、如云、如人、如母，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义无碍者，菩萨虽知诸法名字而不知义，得义无碍则知于义。云何知义？谓地持者，如地普持一切众生及非众生，以是义故名地为持。善男子，谓山持者，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何故名山而为持耶？山能持地令无倾动，是故名持。何故复名眼为持耶？眼能持光，故名为持。何故复名云为持耶？云名龙气，龙气持水，故名云持。何故复名人为持耶？人能持法及以非法，故名人持。何故复名母为持耶？母能持子，故名母持。’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名字句义亦复如是。辞无碍者，菩萨摩诃萨以种种辞演说一义，亦无有义，犹如男女、舍宅、车乘、众生等名。何故无义？善男子，夫义者，乃是菩萨诸佛境界；辞者，凡夫境界。以知义故，得辞无碍。乐说无碍者，菩萨摩诃萨知辞知义故，于无量阿僧祇劫说辞说义而不可尽，是名乐说无碍。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修行世谛，以修行故，知法无碍；复于无量阿僧祇劫修第一义谛故，得义无碍；亦于无量阿僧祇劫习毗伽罗那论，故得辞无碍；亦于无量阿僧祇劫修习说世谛论，故得乐说无碍。善男子，声闻、缘觉若有得是四无碍者，无有是处。善男子，九部经中我说声闻、缘觉之人有四无碍，声闻、缘觉真实无有。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为度众生故，修如是四无碍智。

“缘觉之人修寂灭法，志乐独处，若化众生但现神通，终日默然，无所宣说，云何当有四无碍智？何故默然而无所说？缘觉不能说

法度人使得暖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菩萨摩诃萨，不能令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善男子，缘觉出世，世间无有九部经典，是故缘觉无辞无碍、乐说无碍。善男子，缘觉之人虽知诸法，无法无碍。何以故？法无碍者名为知字，缘觉之人虽知文字，无字无碍。何以故？不知常住二字故，是故缘觉不得法无碍。虽知于义，无义无碍。真知义者，知诸众生悉有佛性。佛性义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缘觉之人不得义无碍。是故缘觉一切无有四无碍智。

“云何声闻无四无碍？声闻之人无有三种善巧方便。何等为三？一者、必须软语然后受法，二者、必须粗语然后受化，三者、不软不粗然后受化。声闻之人无此三故，无四无碍。

“复次，声闻、缘觉不能毕竟知辞知义，无自在智知于境界，无有十力、四无所畏，不能毕竟渡于十二因缘大河，不能善知众生诸根利钝差别，未能永断二谛疑心，不知众生种种诸心所缘境界，不能善说第一义空，是故二乘无四无碍。”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诸声闻、缘觉之人，一切无有四无碍者，云何世尊说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揵连神通第一，摩诃拘絺罗四无碍第一？如其无者，如来何故作如是说？”

尔时，世尊赞迦葉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譬如恒河有无量水，辛头大河水亦无量，博叉大河水亦无量，悉陀大河水亦无量，阿耨达池水亦无量，大海之中水亦无量，如是诸水虽同无量，然其多少其实不等；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四无碍智亦复如是。善男子，若说等者无有是处。善男子，我为凡夫说摩诃拘絺罗四无碍智为最第一，汝所问者，其义如是。善男子，声闻之人或有得一，或有得二，若具足四，无有是处。”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梵行品中，菩萨知见得四无碍者，菩萨知见则无所得，亦无有心言无所得。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实无所得。若使菩萨心有得者，则非菩萨，名为凡夫。云何如来说言菩萨而有所得？”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我将欲说而汝复问。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实无所得，无所得者名四无碍。善男子，以何义故，无所得者名为无碍？若有得者则名为碍，有障碍者名四颠倒。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无四倒故，故得无碍，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则名为慧，菩萨摩诃萨得是慧故，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无明，菩萨永断无明闇故，故无所得，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大涅槃。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大涅槃中，不见一切诸法性相，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二十五有，菩萨永断二十五有，得大涅槃，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为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住诸法故得

大乘，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声闻、辟支佛道，菩萨永断二乘道故，得于佛道，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方等经，菩萨读诵如是经故得大涅槃，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十一部经，菩萨不修，纯说方等大乘经典，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为虚空，世间无物名为虚空，菩萨得是虚空三昧无所见故，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生死轮，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菩萨永断一切生死，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无所得者名常乐我净，菩萨摩诃萨见佛性故得常乐我净，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无常、无乐、无我、无净，菩萨摩诃萨断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第一义空，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空悉无所见，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五见，菩萨永断是五见故得第一义空，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悉无所见，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声闻、缘觉菩提，菩萨永断二乘菩提，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善男子，汝之所问亦无所得，我之所说亦无所得。若有所得，是魔眷属，非我弟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为我说是菩萨无所得时，无量众生断有相心。以是事故，我敢咨启无所得义，令如是等无量众生离魔眷属，为佛弟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先于娑罗双树间，为纯陀说偈：

“本有今无，本无今有，
　三世有法，无有是处。

“世尊，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为化度诸众生故而作是说，亦为声闻、辟支佛故而作是说，亦为文殊师利法王子故而作是说，不但正为纯陀一人说是偈也。时文殊师利将欲问我，我知其心而为说之。我既说已，文殊师利即得解了。”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文殊等，讵有几人能了是义？惟愿如来更为大众广分别说。”

“善男子，谛听！谛听！今当为汝重敷演之。言本有者，我昔本有无量烦恼，以烦恼故，现在无有大般涅槃。言本无者，本无般若波罗蜜，以无般若波罗蜜故，现在具有诸烦恼结。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烦恼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有父母和合之身，是故现在无有金刚微妙法身。言本无者，我身本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本无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故，现在具有四百四病。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病苦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以有无常、无我、无乐、无净故，现在无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言本无者，本不见佛性，以不见故，无常乐我净。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无常乐我净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本有凡夫修苦行心，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事故现在不能破坏四魔。言本无者，我本无有六波罗蜜，以本无有六波罗蜜故，修行凡夫苦行之心，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苦行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杂食之身，以有食身故，现在无有无边之身。言本无者，本无三十七助道法，以无三十七助道法故，现在具有杂食之身。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杂食身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一切法中取著之心，以是事故，现在无有毕竟空定。言本无者，我本无有中道实义，以无中道真实义故，于一切法则有著心。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说一切法是有相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有诸钝根声闻弟子，以有钝根声闻弟子故，不得演说一乘之实。言本无者，本无利根人中象王迦葉菩萨等，以无利根迦葉等故，随宜方便开示三乘。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毕竟演说三乘法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说言却后三月于娑罗双树当般涅槃，是故现在不得演说大方等典大般涅槃。言本无者，本昔无有文殊师利大菩萨等，以无有故，现在说言如来无常。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是无常者，无有是处。

“善男子，如来普为诸众生故，虽知诸法，说言不知；虽见诸法，说言不见；有相之法说言无相，无相之法说言有相；实有无常说言有常，实有有常说言无常，我乐净等亦复如是；三乘之法说言一乘，一乘之法随宜说三；略相说广，广相说略；四重之法说偷兰遮，偷兰遮法说言四重，犯说非犯，非犯说犯，轻罪说重，重罪说轻。何以故？如来明见众生根故。

“善男子，如来虽作是说，终无虚妄。何以故？虚妄之语即是罪

过。如来悉断一切罪过，云何当有虚妄语耶？善男子，如来虽无虚妄之言，若知众生因虚妄说得法利者，随宜方便则为说之。

“善男子，一切世谛若于如来即是第一义谛。何以故？诸佛世尊为第一义故说于世谛，亦令众生得第一义谛。若使众生不得如是第一义者，诸佛终不宣说世谛。善男子，如来有时演说世谛，众生谓佛说第一义谛；有时演说第一义谛，众生谓佛说于世谛。是则诸佛甚深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知。善男子，是故汝先不应难言菩萨摩诃萨无所得也。菩萨常得第一义谛，云何难言无所得耶？”

迦葉复言：“世尊，第一义谛亦名为道，亦名菩提，亦名涅槃。若有菩萨言有得道、菩提、涅槃，即是无常。何以故？法若常者，则不可得。犹如虚空，谁有得者？世尊，如世间物，本无今有名为无常；道亦如是，道若可得，则名无常。法若常者，无得无生，犹如佛性无得无生。世尊，夫道者，非色非不色，不长不短，非高非下，非生非灭，非赤非白，非青非黄，非有非无，云何如来说言可得？菩提、涅槃亦复如是。”

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道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菩提之相亦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涅槃亦尔，外道道者名为无常，内道道者名之为常。声闻、缘觉所有菩提名为无常，菩萨诸佛所有菩提名之为常。外解脱者名为无常，内解脱者名之为常。善男子，道与菩提及以涅槃悉名为常，一切众生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无慧眼故不能得见；而诸众生为欲见故修戒、定、慧，以修行故见道、菩提及以涅槃，是名菩萨得道、菩提及涅槃也。道之性相实不生灭，以是义故不可捉持。

“善男子，道者，虽无色像可见、称量可知，而实有用。善男子，如众生心，虽非是色，非长非短，非粗非细，非缚非解，非是见法而亦是有。以是义故，我为须达说言：‘长者，心为城主。长者，若不护心则不护身口，若护心者则护身口。以不善护是身口故，令诸众生到三恶趣。护身口者则令众生得人天涅槃，得名真实；其不得者，不名真实。’

“善男子，道与菩提及以涅槃亦复如是，亦有亦常。如其无者，云何能断一切烦恼？以其有故，一切菩萨了了见知。善男子，见有二种：一、相貌见，二、了了见。云何相貌见？如远见烟名为见火，实不见火，虽不见火亦非虚妄；见空中鹤便言见水，虽不见水亦非虚妄；如见华叶便言见根，虽不见根亦非虚妄；如人遥见篱间牛角便言见牛，虽不见牛亦非虚妄；如见女人怀妊便言见欲，虽不见欲亦非虚妄；如见树生叶便言见水，虽不见水亦非虚妄；又如见云便言见雨，虽不见雨亦非虚妄；如见身业及以口业便言见心，虽不见心亦非虚妄。是名相貌见。云何了了见？如眼见色。善男子，如人眼根，清净不坏，自观掌中阿摩勒果；菩萨摩诃萨了了见道、菩提、涅槃亦复如是。虽如是见，初无见相。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于往昔告舍利

弗：‘一切世间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之所不知不见不觉，惟有如来悉知见觉，及诸菩萨亦复如是。舍利弗，若诸世间所知见觉，我与菩萨亦知见觉。世间众生之所不知不见不觉，亦不自知不知见觉。世间众生所知见觉，便自说言我知见觉。舍利弗，如来一切悉知见觉，亦不自言我知见觉，一切菩萨亦复如是。何以故？若使如来作知见觉相，当知是则非佛世尊，名为凡夫，菩萨亦尔。’”

迦葉菩萨言：“如佛世尊为舍利弗说：‘世间知者，我亦得知；世间不知，我亦悉知。’其义云何？”

“善男子，一切世间不知不见不觉佛性；若有知见觉佛性者，不名世间，名为菩萨。世间之人亦复不知不见不觉十二部经、十二因缘、四倒、四谛、三十七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般涅槃。若知见觉者，不名世间，当名菩萨。善男子，是名世间不知见觉。云何世间所知见觉？所谓梵天、自在天、八臂天、性、时、微尘法及非法、是造化主、世界终始、断常二见，说言初禅至非非想名为涅槃。善男子，是名世间所知见觉。菩萨摩诃萨于如是事亦知见觉。菩萨如是知见觉已，若言不知不见不觉，是为虚妄。虚妄之法则为是罪，以是罪故堕于地狱。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沙门、若婆罗门，说言无道、菩提、涅槃，当知是辈名一阐提，魔之眷属，名为谤法。如是谤法，名谤诸佛。如是之人不名世间，不名非世间。”

尔时，迦葉闻是事已，即以偈颂而赞叹佛：

“大慈愍众生，故令我归依，
善拔众毒箭，故称大医王。
世医所疗治，虽差还复生，
如来所治者，毕竟不复发。
世尊甘露药，以施诸众生，
众生既服已，不死亦不生。
如来今为我，演说大涅槃，
众生闻秘藏，即得不生灭。”

迦葉菩萨说是偈已，即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世间不知见觉，菩萨悉能知见觉者。若使菩萨是世间者，不得说言世间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能知见觉。若非世间，有何异相？”

佛言：“善男子，言菩萨者，亦是世间，亦非世间。不知见觉者名为世间，知见觉者不名世间。汝言有何异者，我今当说。

“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有初闻是涅槃经，即生敬信，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则名为世间。菩萨一切世间不知见觉，如是菩萨亦同世间，不知见觉。菩萨闻是涅槃经已，知有世间不知见觉，应是菩

萨所知见觉，知是事已即自思惟：‘我当云何方便修习得知见觉？’覆自念言：‘惟当深心修持净戒。’善男子，菩萨尔时以是因缘，于未来世在在生处戒常清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戒净故，在在生处，常无憍慢邪见疑网，终不说言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是名菩萨修持净戒。戒既清净，次修禅定。以修定故，在在生处，正念不忘，所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十二部经，诸佛世尊常乐我净，一切菩萨安住方等《大涅槃经》悉见佛性，如是等事忆而不忘，因修定故得十一空，是名菩萨修清净定。戒定已备，次修净慧。以修慧故，初不计著身中有我、我中有身、是身是我、非身非我，是名菩萨修习净慧。以修慧故，所受持戒牢固不动。

“善男子，譬如须弥，不为四风之所倾动；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为四倒之所倾动。善男子，菩萨尔时自知见觉所受持戒无有倾动，是名菩萨所知见觉，非世间也。善男子，菩萨见所持戒牢固不动，心无悔恨；无悔恨故，心得欢喜；得欢喜故，心得悦乐；得悦乐故，心则安隐；心安隐故，得无动定；得无动定故，得实知见；实知见故，厌离生死；厌离生死故，便得解脱；得解脱故，明见佛性。是名菩萨所知见觉，非世间也。善男子，是名世间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

迦葉复言：“云何菩萨修持净戒，心无悔恨，乃至明了，见于佛性？”

佛言：“善男子，世间戒者不名清净。何以故？世间戒者，为于有故，性不定故，非毕竟故，不能广为一切众生，以是义故，名为不净；以不净故，有悔恨心；以悔恨故，心无欢喜；无欢喜故，则无悦乐；无悦乐故，则无安隐；无安隐故，无不动定；无不动定故，无实知见；无实知见故，则无厌离；无厌离故，则无解脱；无解脱故，不见佛性；不见佛性故，终不能得大般涅槃。是名世间戒不清净。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清净戒者，戒非戒故，非为有故，定毕竟故，为众生故，是名菩萨戒清净也。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净戒中，虽不欲生无悔恨心，无悔恨心自然而生。善男子，譬如有人执持明镜，不期见面，面像自现；亦如农夫种之良田，不期生芽而芽自生；亦如燃灯，不期灭闇而闇自灭。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坚持净戒，无悔恨心自然而生亦复如是，以净戒故心得欢喜。

“善男子，如端正人自见面貌，心生欢喜，持净戒者亦复如是。善男子，破戒之人见戒不净心不欢喜，如形残者自见面貌不生喜悦，破戒之人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牧牛，有二女人，一持酪瓶，一持浆瓶，俱共至城而欲卖之，于路脚跌，二瓶俱破，一则欢喜，一则愁恼；持戒、破戒亦复如是，持净戒者心则欢喜，心欢喜故则便思惟：‘诸佛如来于涅槃中说，有能持清净戒者则得涅槃，我今修习如是净戒亦应得之。’以是因缘，心则悦乐。”

迦葉复言：“喜之与乐有何差别？”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不作恶时名为欢喜，心净持戒名之为乐。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于生死则名为喜，见大涅槃名之为乐。下名为喜，上名为乐。离世共法名之为喜，得不共法名之为乐。以戒净故，身体轻柔，口无粗过。菩萨尔时，若见若闻，若轻若尝，若触若知，悉无诸恶；以无恶故，心得安隐；以安隐故，则得静定；得静定故，得实知见；实知见故，厌离生死；厌生死故，则得解脱；得解脱故，得见佛性；见佛性故，得大涅槃。是名菩萨清净持戒，非世间戒。何以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所受净戒，五法佐助。云何为五？一、信，二、惭，三、愧，四、善知识，五、宗敬戒。离五盖故，所见清净；离五见故，心无疑网；离五疑故——一者、疑佛，二者、疑法，三者、疑僧，四者、疑戒，五者、疑不放逸——菩萨尔时即得五根，所谓信、念、精进、定、慧；得五根故，得五种涅槃，谓色解脱乃至识解脱。是名菩萨清净持戒，非世间也。善男子，是名世间之所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

“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大涅槃经》有破戒者，有人呵责轻贱毁辱而作是言：‘若佛秘藏《大涅槃经》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毁所受戒？若人受持是涅槃经毁禁戒者，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虽复读诵为无利益。’缘是轻毁涅槃经故，复令无量无边众生堕于地狱。受持是经而毁戒者，则是众生恶知识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属。如是之人，我亦不听受持是典，宁使不受不持不修，不以毁戒受持修习。

“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涅槃经者，当正身心，慎莫调戏轻躁举动。身为调戏，心为轻动。求有之心名为轻动，身造诸业名为调戏。若我弟子求有造业，不应受持是大乘典《大涅槃经》。若有如是受持经者，人当轻呵而作是言：‘若佛秘藏《大涅槃经》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求有造业？’若持经者求有造业，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虽复受持为无利益。缘是轻毁涅槃经故，复令无量无边众生堕于地狱。受持是经求有造业，则是众生恶知识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属。

“复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是涅槃经，莫非时说，莫非国说，莫不请说，莫轻心说，莫处处说，莫自叹说，莫轻他说，莫灭佛法说，莫炽然世法说。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经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法说者，人当轻呵而作是言：‘若佛秘藏《大涅槃经》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法而说？若持经者作如是说，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虽复受持为无利益。’缘是轻毁涅槃经故，令无量众生堕于地狱。受持是经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法而说，则是众生恶知识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属。

“善男子，若欲受持者，说大涅槃者，说佛性者，说如来秘藏者，说大乘者，说方等经者，说声闻乘者，说辟支佛乘者，说解脱者、见佛性者，先当清净其身；以身净故，则无呵责；无呵责故，令

无量人于大涅槃生清净信；信心生故，恭敬是经；若闻一偈一句一字及说法者，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知是人则是众生真善知识，非恶知识，是我弟子，非魔眷属，是名菩萨，非世间也。善男子，是名世间之所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

“复次，善男子，云何复名一切世间所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所谓六念处。何等为六？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善男子，云何念佛？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常不变易，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大师子吼，名大沙门、大婆罗门、大净，毕竟到于彼岸，无能胜者，无见顶者，无有怖畏，不惊不动，独一无侣，无师自悟，疾智、大智、利智、深智、解脱智、不共智、广普智、毕竟智，智宝成就，人中象王、人中牛王、人中龙王、人中丈夫、人中莲华分陀利华，调御人师，为大施主、大法之师。以知法故名大法师，以知义故名大法师，以知时故名大法师，以知足故名大法师，以知我故名大法师，知大众故名大法师，以知众生种种性故名大法师，以知诸根利钝中故名大法师，说中道故名大法师。

“云何名如来？如过去诸佛所说不变。云何不变？过去诸佛为度众生说十二部经，如来亦尔，故名如来。诸佛世尊从六波罗蜜、三十七品、十一空来至大涅槃，如来亦尔，是故号佛为如来也。诸佛世尊为众生故，随宜方便开示三乘，寿命无量不可称计，如来亦尔，是故号佛为如来也。

“云何为应？世间之法悉名怨家，佛应害故，故名为应。夫四魔者是菩萨怨，诸佛如来为菩萨时，能以智慧破坏四魔，是故名应。复次，应者名为远离，为菩萨时应当远离无量烦恼，故名为应。复次，应者名乐，过去诸佛为菩萨时，虽于无量阿僧祇劫为众生故受诸苦恼，终无不乐而常乐之，如来亦尔，是故名应。又复应者，一切人天应以种种香华、璎珞、幢幡、妓乐而供养之，是故名应。

“云何正遍知？正者名不颠倒，遍知者于四颠倒无不通达。又复正者名为苦行，遍知者知因苦行定有苦果。又复正者名世间中，遍知者毕竟定知修习中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正者名为可数、可量、可称，遍知者不可数、不可量、不可称，是故号佛为正遍知。善男子，声闻、缘觉亦有遍知，亦不遍知。何以故？遍知者名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声闻、缘觉亦得遍知，是名遍知。云何不遍知？善男子，假使二乘于无量劫，观一色阴不能尽知，以是义故，声闻、缘觉无有遍知。

“云何明行足？明者名得无量善果，行名脚足，善果者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脚足者名为戒慧，乘戒慧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为明行足也。又复明者名咒，行者名吉，足者名果。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咒者名为解脱，吉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者名

为大般涅槃，是故名为明行足也。又复明者名光，行者名业，足者名果。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光者名不放逸，业者名六波罗蜜，果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明者名为三明：一、菩萨明，二、诸佛明，三、无明明。菩萨明者即是般若波罗蜜，诸佛明者即是佛眼，无明明者即毕竟空。行者于无量劫为众生故修诸善业，足者明见佛性，以是义故名明行足。

“云何善逝？善者名高，逝名不高。善男子，是名世间义。高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高者即如来心也。善男子，心若高者，不名如来，是故如来名为善逝。又复善者名为善知识，逝者善知识果。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善知识者即初发心，果者名为大般涅槃，如来不舍最初发心得大涅槃，是故如来名为善逝。又复善者名好，逝者名有。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好者名见佛性，有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涅槃之性实非有也，诸佛世尊因世间故说言是有。善男子，譬如世人实无有子说言有子，实无有道说言有道；涅槃亦尔，因世间故说言为有，诸佛世尊成大涅槃故名善逝。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

梵行品第八之五

“善男子，云何世间解？善男子，世间者名为五阴，解者名知，诸佛世尊善知五阴故名世间解。又世间者名为五欲，解名不著，不著五欲故名世间解。又世间解者，东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一切声闻、缘觉不知不见不解，诸佛悉知悉见悉解，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是故号佛为世间解。又世间者一切凡夫，解者知诸凡夫善恶因果，非是声闻、缘觉所知，惟佛能知，是故号佛为世间解。又世间者名曰莲华，解名不污。善男子，是名世间义。莲华者即是如来，不污者如来，不为世间八法之所染污，是故号佛为世间解。又世间解者，诸佛菩萨名世间解。何以故？诸佛菩萨见世间故，故名世间解。善男子，如因食得命，名食为命；诸佛菩萨亦复如是，见世间故，故名世间解。

“云何无上士？上士者名之为断，无所断者名无上士，诸佛世尊无有烦恼故无所断，是故号佛为无上士。又上士者名为诤讼，无上士者无有诤讼，如来无诤，是故号佛为无上士。又上士者名语可坏，无上士者语不可坏，如来所言一切众生所不能坏，是故号佛为无上士。又上士者名为上座，无上士者名无上座，三世诸佛更无过者，是故号佛为无上士。上者名新，士者名故，诸佛世尊体大涅槃无新无故，是故号佛为无上士。

“云何调御丈夫？自既丈夫，复调丈夫。善男子，言如来者，实非丈夫、非不丈夫，因调丈夫故名如来为丈夫也。善男子，一切男女

若具四法则名丈夫。何等为四？一、善知识，二、能听法，三、思惟义，四、如说修行。善男子，若男若女具是四法则名丈夫。善男子，若有男子无此四法则不得名为丈夫也。何以故？身虽丈夫，行同畜生。如来调伏若男若女，是故号佛调御丈夫。复次，善男子，如御马者凡有四种：一者、触毛，二者、触皮，三者、触肉，四者、触骨。随其所触称御者意。如来亦尔，以四种法调伏众生：一、为说生令受佛语，如触其毛随御者意；二、说生老便受佛语，如触毛皮随御者意；三者、说生及以老病便受佛语，如触毛皮肉随御者意；四者、说生及老病死便受佛语，如触毛皮肉骨随御者意。善男子，御者调马无有决定，如来世尊调伏众生必定不虚，是故号佛为调御丈夫。

“云何天人师？师有二种：一者、善教，二者、恶教。诸佛菩萨常以善法教诸众生。何等善法？谓身口意善。诸佛菩萨教诸众生作如是言：‘善男子，汝当远离身不善业。何以故？以身恶业是可远离得解脱故，是故我以此法教汝。若是恶业不可远离得解脱者，终不教汝令远离也。若诸众生离恶业已堕三恶者，无有是处。以远离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大涅槃。’是故诸佛菩萨常以此法教化众生，口意亦尔。是故号佛为无上师。复次，昔未得道今已得之，以所得道为众生说；从本已来未修梵行今已修竟，以己所修为众生说；自破无明，复为众生破坏无明；自得净目，复为众生破除盲冥，令得净眼；自知二谛，复为众生演说二谛；既自解脱，复为众生说解脱法；自度无边生死大河，复令众生皆悉得度；自得无畏，复教众生令无怖畏；自既涅槃，复为众生演大涅槃。是故号佛为无上师。天者名昼，天上昼长夜短，是故名天。又复天者名无愁恼，常受快乐，是故名天。又复天者名为灯明，能破黑闇而为大明，是故名天；亦以能破恶业黑闇，得于善业而生天上，是故名天。又复天者名吉，以吉祥故得名为天。又复天者名曰日，有光明故名曰为天。以是义故名为天也。人者名曰能多思义，又复人者身口柔软，又复人者名有憍慢，又复人者能破憍慢。善男子，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然经中说为天人师。何以故？善男子，诸众生中惟天与人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能修十善业道，能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号佛为天人师。

“云何为佛？佛者名觉，既自觉悟，复能觉他。善男子，譬如有人觉知有贼，贼无能为；菩萨摩诃萨能觉一切无量烦恼，既觉了已，令诸烦恼无所能为，是故名佛；以是觉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名佛。

“婆伽婆者，婆伽名破，婆名烦恼，能破烦恼故名婆伽婆。又能成就诸善法故，又能善解诸法义故，有大功德无能胜故，有大名闻遍十方故，又能种种大慧施故，又于无量阿僧祇劫吐女根故。

“善男子，若男若女能如是念佛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若昼若夜，若明若闇，常得不离见佛世尊。

“善男子，何故名为如来、应、正遍知乃至婆伽婆，而有如是无量功德大名称耶？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昔无量阿僧祇劫恭敬父母、和尚诸师、上座长老，于无量劫常为众生而行布施，坚持禁戒，修集忍辱，勤行精进、禅定、智慧，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故今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金刚之身。又复菩萨于昔无量阿僧祇劫，修集信、念、进、定、慧根，于诸师长恭敬供养，常为法利，不为食利。菩萨若持十二部经若读若诵，常为众生令得解脱安隐快乐，终不自为。何以故？菩萨常修出世间心及出家心、无为之心、无诤讼心、无垢秽心、无系缚心、无取著心、无覆盖心、无无记心、无生死心、无疑网心、无贪欲心、无瞋恚心、无愚痴心、无憍慢心、无秽浊心、无烦恼心、无苦心、无量心、广大心、虚空心、无心、无无心、调心、不护心、无覆藏心、无世间心、常定心、常修心、常解脱心、无报心、无愿心、善愿心、无误心、柔软心、不住心、自在心、无漏心、第一义心、不退心、无常心、正直心、无谄曲心、纯善心、无多少心、无坚硬心、无凡夫心、无声闻心、无缘觉心、善知心、界知心、生界知心、住界知心、自在界心，是故今得十力、四无所畏、大悲三念处、常乐我净，是故得称如来乃至婆伽婆。是名菩萨摩诃萨念佛。

“云何菩萨摩诃萨念法？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思惟诸佛所可说法最妙最上。因是法故，能令众生得现在果。惟此正法无有时节，法眼所见，非肉眼见，然不可以譬喻为比，不生不出，不住不灭，不始不终，无为无数，无舍宅者为作舍宅，无归作归，无明作明，未到彼岸令到彼岸，为无香处作无碍香，不可见见，不动不转，不长不短，永断诸乐而安隐乐毕竟微妙，非色断色而亦是色，乃至非识断识而亦是识，非业断业，非结断结，非物断物而亦是物，非界断界而亦是界，非有断有而亦是有，非入断入而亦是入，非因断因而亦是因，非果断果而亦是果；非虚非实，断一切实而亦是实；非生非灭，永离生灭而亦是灭；非相非非相，断一切相而亦是相；非教非不教而亦是师；非怖非安，断一切怖而亦是安；非忍非不忍，永断不忍而亦是忍；非止非不止，断一切止而亦是止；一切法顶，悉能永断一切烦恼，清净无相，永脱诸相，无量众生毕竟住处，能灭一切生死炽火，乃是诸佛所游居处，常不变易。是名菩萨念法。

“云何念僧？诸佛圣僧如法而住，受正直法随顺修行，不可睹见，不可捉持，不可破坏，无能娆害，不可思议，一切众生良佑福田。虽为福田，无所受取，清净无秽，无漏无为，广普无边，其心调柔平等无二，无有挠浊，常不变易。是名念僧。

“云何念戒？菩萨思惟有戒不破不漏，不坏不杂，虽无形色而可护持，虽无触对善修方便，可得具足无有过咎，诸佛菩萨之所赞叹，是大方等大涅槃因。善男子，譬如大地、船舫、璎珞、大姓、大海、灰汁、舍宅、刀剑、桥梁、良医妙药阿伽陀药、如意宝珠、脚足眼目、父母、阴凉，无能劫盗，不可娆害，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大山

梯蹬，诸佛菩萨妙宝胜幢。若住是戒得须陀洹果，我亦有分，然我不须。何以故？若我得是须陀洹果，不能广度一切众生。若住是戒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亦有分，是我所欲。何以故？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为众生广说妙法而作救护。是名菩萨摩诃萨念戒。

“云何念施？菩萨摩诃萨深观此施，乃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诸佛菩萨亲近修集如是布施，我亦如是亲近修集。若不惠施，不能庄严四部之众。施虽不能毕竟断结而能除破现在烦恼。以施因缘故，常为十方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世界众生之所称叹。菩萨摩诃萨施众生食则施其命，以是果报，成佛之时常不变易，以施乐故，成佛之时则得安乐。菩萨施时，如法求财不侵彼施，是故成佛得清净涅槃。菩萨施时，令诸众生不求而得，是故成佛得自在。我以施因缘令他得力，是故成佛获得十力。以施因缘令他得语，是故成佛得四无碍。诸佛菩萨修集是施为涅槃因，我亦如是，修集布施为涅槃因。广说如《杂华》中。

“云何念天？有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若有信心得四天王处，我亦有分。若戒、多闻、布施、智慧得四天王处，乃至得非想非非想处，我亦有分，然非我所欲。何以故？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皆是无常，以无常故生老病死，以是义故非我所欲。譬如幻化诳于愚夫，智慧之人所不惑著。如幻化者即是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愚者即是一切凡夫。我则不同凡夫愚人，我曾闻有第一义天，谓诸佛菩萨常不变易，以常住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我为众生精勤求于第一义天。何以故？第一义天能令众生除断烦恼，犹如意树。若我有信乃至有慧，则能得是第一义天，当为众生广分别说第一义天。是名菩萨摩诃萨念天。

“善男子，是名菩萨，非世间也。是为世间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善男子，若我弟子谓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十二部经，及以受持读诵书写敷演解说《大涅槃经》等无差别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一切诸佛世尊甚深秘藏，以是诸佛甚深秘藏是则为胜。善男子，以是义故，《大涅槃经》甚奇甚特不可思议。”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亦知是《大涅槃经》甚奇甚特不可思议，佛、法、众僧不可思议，菩萨、菩提、大般涅槃亦不可思议。世尊，以何义故复言菩萨不可思议？”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无有教者而能自发菩提之心，既发心已勤修精进，正使大火焚烧身首，终不求救，舍念法心。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常自思惟：‘我于无量阿僧祇劫或在地狱、饿鬼、畜生、人中、天上，为诸结火之所烧燃，初不曾得一决定法。决定法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我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护惜身心与命。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使碎身犹如微尘，终不放舍勤精进也。何以故？勤进之心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善男子，如是菩萨未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能如是不惜身命，况复见已！是故菩萨不

可思议。

“又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所见生死无量过患，非是声闻、缘觉所及，虽知生死无量过恶，为众生故于中受苦不生厌离，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虽在地狱受诸苦恼如三禅乐，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譬如长者，其家失火，长者见已从舍而出，诸子在后未脱火难，长者尔时定知火害，为诸子故旋还赴救不顾其难；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知生死多诸过恶，为众生故处之不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无量众生发菩提心，见生死中多诸过恶，心即退没，或为声闻，或为缘觉。若有菩萨闻是经者，终不退失菩提之心而为声闻、辟支佛也。如是菩萨虽复未阶初不动地，而心坚固无有退没，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若有人言：‘我能浮渡大海之水。’如是之言可思议不？”

“世尊，如是之言，或可思议，或不可思议。何以故？若人渡者则不可思议，阿修罗渡则可思议。”

“善男子，我亦不说阿修罗也，正说人耳。”

“世尊，人中亦有可思议者、不可思议者。世尊，人亦二种：一者、圣人，二者、凡夫。凡夫之人则不可思议，贤圣之人则可思议。”

“善男子，我说凡夫，不说圣人。”

“世尊，若凡夫人，实不可思议。”

“善男子，凡夫之人实不能渡大海水也，如是菩萨实能渡于生死大海，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若有人能以藕根丝悬须弥山，可思议不？”

“不也，世尊。”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一念顷，悉能称量一切生死，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常观生死无常、无我、无乐、无净，而为众生分别演说常乐我净，虽如是说然非邪见，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如人入水，水不能漂，入大猛火，火不能烧，如是之事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处生死，不为生死之所恼害，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人有三品，谓上中下。下品之人初入胎时作是念言：‘我今处厕，众秽归处，如死尸间，众蕀刺中，大黑闇处。’初出胎时复作是念：‘我今出厕，出众秽处，乃至出于大黑闇处。’中品之人作是念言：‘我今入于众树林中，清净河中，房舍屋宅。’出时亦尔。上品之人作是念言：‘我升殿堂，在华林间，乘马乘象，登涉高山。’出时亦尔。菩萨摩诃萨初入胎时自知入胎，住时知住，出时知出，终不生于贪瞋之心，而未得阶初住地也，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不可以譬喻为比。善男子，心亦不可以方喻为比而皆可说。菩萨摩诃萨无有师咨受学之处，而能得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得是法已，心无悭吝，常为众生而演说之，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有身远离非口，有口远离非身，有非身非口而亦远离。身远离者，谓离杀、盗、淫，是名身远离非口。口远离者，谓离妄语、两舌、恶口、无义语，是名口远离非身。非身非口是远离者，所谓远离贪、嫉、瞋恚、邪见，善男子，是名非身非口而亦远离。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不见一法是身、是业及与离主而亦有离，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口亦如是。善男子，从身离身，从口离口，从慧远离非身非口。善男子，实有此慧，然不能令菩萨远离。何以故？善男子，无有一法能坏能作，有为法性异生异灭，是故此慧不能远离。善男子，慧不能破，火不能烧，水不能烂，风不能动，地不能持，生不能生，老不能老，住不能住，坏不能坏，贪不能贪，瞋不能瞋，痴不能痴，以有为性异生异灭故。菩萨摩诃萨终不生念‘我以此慧破诸烦恼’而自说言‘我破烦恼’，虽作是说非是虚妄，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迦葉复言：“世尊，我今始知菩萨摩诃萨不可思议，佛、法、众僧、《大涅槃经》及受持者、菩提、涅槃不可思议。世尊，无上佛法当久近住？几时而灭？”

“善男子，若《大涅槃经》乃至有是五行，所谓圣行、梵行、天行、病行、婴儿行。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其义，为诸众生之所恭敬、尊重、赞叹、种种供养，当知尔时佛法未灭。善男子，若《大涅槃经》具足流布，当尔之时，我诸弟子多犯禁戒，造作众恶，不能敬信如是经典；以不信故，不能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其义，不为众人之所恭敬乃至供养；见受持者轻毁诽谤：‘汝是六师，非佛弟子。’当知佛法将灭不久。”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亲从佛闻如是义：‘迦葉佛法，住世七日，然后灭尽。’世尊，迦葉如来有是经不？如其有者，云何言灭？如其无者，云何说言《大涅槃经》是诸如来秘密之藏？”

佛言：“善男子，我先说言，惟有文殊乃解是义，今当重说，至心谛听！

“善男子，诸佛世尊有二种法：一者、世法，二者、第一义法。世法者则有坏灭，第一义法则不坏灭。复有二种：一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二者、常乐我净。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则有坏灭，常乐我净则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二乘所持，二者、菩萨所持。二乘所持则有坏灭，菩萨所持则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外，二者、内。外法者则有坏灭，内法者则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之法则有坏灭，无为之法无有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可得，二者、不可得。可得之法则有坏灭，不可得者无有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共法，二者、不共法。共法坏灭，不共之法无有坏灭。复

有二种：一者、人中，二者、天中。人中坏灭，天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十一部经，二者、方等经。十一部经则有坏灭，方等经典无有坏灭。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解说方等经典，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当知尔时佛法不灭。

“善男子，汝向所问，迦葉如来有是经不者。善男子，《大涅槃经》悉是一切诸佛秘藏。何以故？诸佛虽有十一部经，不说佛性，不说如来常乐我净、诸佛世尊永不毕竟入于涅槃，是故此经名为如来秘密之藏。十一部经所不说故，故名为藏。如人七宝，不出外用，名之为藏。善男子，是人所以藏积此物，为未来事故。何等未来事？所谓谷贵、贼来侵国、值遇恶王、为用赎命、道路涩难、财难得时，乃当出用。善男子，诸佛如来秘密之藏亦复如是，为未来世诸恶比丘，畜不净物，为四众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读诵世典，不敬佛经，如是等恶现于世时，如来为欲灭是诸恶，令得远离邪命利养，如来则为演说是经。若是经典秘密之藏灭不现时，当知尔时佛法则灭。

“善男子，《大涅槃经》常不变易，云何难言迦葉佛时有是经不？善男子，迦葉佛时，所有众生贪欲微薄，智慧滋多，诸菩萨摩诃萨等调柔易化有大威德，总持不忘如大象王，世界清净，一切众生悉知如来终不毕竟入于涅槃，常住不变，虽有是典，不须演说。善男子，今世众生多诸烦恼，愚痴喜忘无有智慧，多诸疑网信根不立，世界不净，一切众生咸谓如来无常迁变毕竟入于大般涅槃，是故如来演说是典。善男子，迦葉佛法实亦不灭。何以故？常不变故。

“善男子，若有众生我见无我、无我见我，常见无常、无常见常，乐见无乐、无乐见乐，净见不净、不净见净，灭见不灭、不灭见灭，罪见非罪、非罪见罪，轻罪见重、重罪见轻，乘见非乘、非乘见乘，道见非道、非道见道，实是菩提见非菩提、实非菩提谬见菩提，苦见非苦、集见非集、灭见非灭、实见非实，实是世谛见第一义谛、第一义谛见是世谛，归见非归、非归见归，以真佛语名为魔语、实是魔语以为佛语，如是之时，诸佛乃说《大涅槃经》。

“善男子，宁说蚊嘴尽大海底，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口吹须弥散坏，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言以索系缚猛风，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言佉陀罗火中生莲华，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阿伽陀药而为毒药，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四大各舍己性，不可说言如来法灭。

“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未有弟子解甚深义，彼佛世尊便涅槃者，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佛虽涅槃，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虽有弟子解甚深义，无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便涅槃，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

甚深义，多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虽涅槃，当知佛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虽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诸弟子演说经法，贪为利养，不为涅槃，佛复灭度，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凡所演说，不贪利养，为求涅槃，佛虽灭度，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虽有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诸弟子多起诤讼，互相是非，佛复涅槃，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修和敬法，不相是非，互相尊重，佛虽涅槃，当知是法久住不灭。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虽有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为大涅槃而演说法，互相恭敬，不起诤讼，然畜一切不净之物，复自赞言我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佛复涅槃，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为大涅槃演说经法，善修和敬，互相尊重，不畜一切不净之物，亦不自言得须陀洹乃至得阿罗汉，彼佛世尊虽复灭度，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乃至不畜不净之物，又不自言得须陀洹乃至阿罗汉，各执所见种种异说而作是言：‘长老，诸佛所制四重之法，乃至七灭诤法，为众生故或遮或开，十二部经亦复如是。何以故？佛知国土时节各异，众生不同利钝差别，是故如来或遮或开有轻重说。善男子，譬如良医为病服乳，为病遮乳，热病听服，冷病则遮；如来亦尔，观诸众生烦恼病根亦开亦遮。长老，我亲从佛闻如是义，惟我知义，汝不能知；惟我解律，汝不能解；我知诸经，汝不能知。’彼佛复灭，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乃至不言我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亦不说言诸佛世尊为众生故或遮或开，‘长老，我亲从佛闻如是义、如是法、如是律。长老，当依如来十二部经，此义若是，我当受持。如其非者，我当弃舍。’彼佛世尊虽复涅槃，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善男子，我法灭时，有声闻弟子，或说有神，或说神空；或说有中阴，或说无中阴；或说有三世，或说无三世；或说有三乘，或说无三乘；或言一切有，或言一切无；或言众生有始有终，或言众生无始无终；或言十二因缘是有为法，或言因缘是无为法；或言如来有病苦行，或言如来无病苦行；或言如来不听比丘食十种肉，何等为十？

人、蛇、象、马、驴、狗、师子、猪、狐、猕猴，其余悉听，或言一切不听；或言比丘不作五事，何等为五？不卖生口、刀、酒、酪、沙胡麻油等，其余悉听；或言不听入五种舍，何等为五？屠儿、淫女、酒家、王宫、旃陀罗舍，余舍悉听；或言不听著憍奢耶衣，余一切听；或言如来听诸比丘受畜衣食卧具，其价各值十万两金，或言不听；或言涅槃常乐我净，或言涅槃直是结尽更无别法名为涅槃，譬如织缕名之为衣，衣既坏已名之无衣，实无别法名无衣也，涅槃之体亦复如是。善男子，当尔之时我诸弟子正说者少，邪说者多；受正法少，受邪法多；受佛语少，受魔语多。

“善男子，尔时，拘睒弥国有二弟子：一者、罗汉，二者、破戒。破戒徒众凡有五百，罗汉徒众其数一百。破戒者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我亲从佛闻如是义。如来所制四重之法，若持亦可，犯亦无罪。我今亦得阿罗汉果、四无碍智，而阿罗汉亦犯如是四重之法。四重之法若是实罪，阿罗汉者终不应犯。如来在世制言坚持，临涅槃时皆悉放舍。’阿罗汉比丘言：‘长老，汝不应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我知如来常不变易，如来在世及涅槃后，犯四重禁，罪无差别。若言罗汉犯四重禁，是义不然。何以故？须陀洹人尚不犯禁，况阿罗汉？若长老言‘我是罗汉’，阿罗汉者终不生想‘我得罗汉’。阿罗汉者惟说善法，不说不善。长老所说纯是非法。若有得见十二部经，定知长老非阿罗汉。’

“善男子，尔时，破戒比丘徒众即共断是阿罗汉命。善男子，是时魔王因是二众忿恚之心，悉共害是六百比丘。尔时，凡夫各共说言：‘哀哉！佛法于是灭尽。’而我正法实不灭也。尔时，其国有十二万诸大菩萨善持我法，云何当言我法灭耶？当于尔时，阎浮提内无一比丘为我弟子。尔时，波旬悉以大火焚烧一切所有经典。其中或有遗余在者，诸婆罗门即共偷取，处处采拾安置己典。以是义故，诸小菩萨佛未出时，率共信受婆罗门语。诸婆罗门虽作是说‘我有斋戒’，而诸外道真实无也。诸外道等虽复说言有我乐净，而实不解我乐净义。直以佛法一字二字一句二句，说言我典有如是义。”

尔时，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无量无边阿僧祇众闻是语已，悉共唱言：“世间虚空！世间虚空！”

迦葉菩萨告诸大众：“汝等且莫忧愁啼哭，世间不空，如来常住无有变易，法、僧亦尔。”

尔时，大众闻是语已，啼哭即止，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王舍大城阿阇世王，其性弊恶，喜行杀戮；具口四恶，贪恚愚痴；其心炽盛，唯见现在，不见未来；纯以恶人而为眷属，贪著现世五欲乐故，父王无辜，横加逆害。因害父已，心生悔热，身诸璎珞妓乐不御；心悔热故，遍体生疮，其疮臭秽不可附近。寻自念言：“我今此身已受华报，地狱果报将近不远。”

尔时，其母字韦提希，以种种药而为傅之，其疮遂增无有降损。王即白母："如是疮者，从心而生，非四大起。若言众生有能治者，无有是处。"

时有大臣，名曰月称，往至王所，在一面立，白言："大王，何故愁悴颜容不悦？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父无辜，横加逆害。我从智者曾闻是义，世有五人不脱地狱，谓五逆罪。我今已有无量无边阿僧祇罪，云何身心而得不痛？又无良医治我身心。"

臣言："大王，莫大愁苦。"即说偈言：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有五人不脱地狱，谁往见之来语王耶？言地狱者，即是世间多智者说。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医名富兰那，一切知见，得自在定，毕竟修习清净梵行，常为无量无边众生演说无上涅槃之道。为诸弟子说如是法：'无有黑业，无黑业报；无有白业，无白业报；无黑白业，无黑白业报；无有上业及以下业。'是师今在王舍城中，唯愿大王屈驾往彼，可令是师疗治身心。"

时王答言："审能如是灭除我罪，我当归依。"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九

梵行品第八之六

复有一臣，名曰藏德，复往王所而作是言："大王，何故面貌憔悴、唇口干焦、音声微细？犹如怯人见大怨敌，颜色皴裂，将何所苦？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云何不痛？我之痴盲无有慧目，近诸恶友而为亲善，随调婆达恶人之言，正法之王横加逆害。我昔曾闻智人说偈：

"若于父母，佛及弟子，
生不善心，起于恶业，
如是果报，在阿鼻狱。

"以是事故，令我心怖生大苦恼，又无良医而见救疗。"

大臣复言："唯愿大王，且莫愁怖。法有二种：一者、出家，二

者、王法。王法者，谓害其父则王国土，虽云是逆，实无有罪。如迦罗罗虫要坏母腹然后乃生，生法如是，虽破母身实亦无罪，骡怀妊等亦复如是；治国之法，法应如是，虽杀父兄，实无有罪。出家法者，乃至蚊蚁，杀亦有罪。唯愿大王，宽意莫愁。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末伽黎拘舍离子，一切知见，怜愍众生犹如赤子，已离烦恼能拔众生三毒利箭。一切众生于一切法无知见觉，唯是一人独知见觉。如是大师常为弟子说如是法：‘一切众生身有七分。何等为七？地、水、火、风、苦、乐、寿命。如是七法非化非作，不可毁害如伊师迦草，安住不动如须弥山，不舍不作犹如乳酪，各不诤讼若苦若乐、若善不善，投之利刀无所伤害。何以故？七分空中无妨碍故，命亦无害。何以故？无有害者及死者故，无作无受，无说无听，无有念者及以教者。常说是法，能令众生灭除一切无量重罪。’是师今在王舍大城，唯愿大王往至其所。王若见者，众罪消灭。”

时王答言：“审能如是除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曰实得，复到王所，即说偈言：

“大王何故，身脱璎珞，
首发蓬乱，乃至如是？
王身何故，颤慄不安，
犹如猛风，吹动华树？

“王今何故容色愁悴？犹如农夫，下种之后，天不降雨，愁苦如是。为是心痛？为身痛耶？”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父先王，慈爱流恻，特见矜念，实无辜咎，往问相师，相师答言：‘是儿生已，定当害父。’虽闻是语，犹见赡养。曾闻智者作如是言：‘若人奸母及比丘尼，偷僧祇物，杀发无上菩提心者，害及其父，如是之人毕定当堕阿鼻地狱。’我今身心岂得不痛？”

大臣复言：“唯愿大王，且莫愁苦。如其父王修解脱者，害则有罪；若治国法，杀则无罪。大王，非法者名为无法，无法者名为无罪。譬如无子名为无子，亦如恶子名之无子，虽言无子实非无子。如食无盐名为无盐，食若少盐亦名无盐。如河无水名之无水，若有少水亦名无水。如念念灭亦言无常，虽住一劫亦名无常。如人受苦名为无乐，虽受少乐亦名无乐。如不自在名之无我，虽少自在亦名无我。如

闇夜时名之无日，云雾之时亦言无日。大王，虽言少法名为无法，实非无法。愿王留神听臣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余业，以业缘故数受生死。若使先王有余业者，今王杀之竟有何罪？唯愿大王，宽意莫愁。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删阇耶毗罗胝子，一切知见，其智渊深犹如大海，有大威德具大神通，能令众生离诸疑网。一切众生不知见觉，唯是一人独知见觉。今者近在王舍城住，为诸弟子说如是法：‘一切众中若是王者，自在随意造作善恶，虽为众恶悉无有罪。如火烧物，无净不净；王亦如是，与火同性。譬如大地净秽普载，虽为是事初无瞋喜；王亦如是，与地同性。譬如水性，净秽俱洗，虽为是事亦无忧喜；王亦如是，与水同性。譬如风性，净秽等吹，虽为是事亦无忧喜；王亦如是，与风同性。如秋髡树，春则还生，虽复髡斫实无有罪；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此间命终，还此间生，以还生故，当有何罪？一切众生苦乐果报，悉皆不由现在世业，因在过去，现在受果。现在无因，未来无果。以现果故，众生持戒，勤修精进遮现恶果，以持戒故则得无漏，得无漏故尽有漏业，以尽业故众苦得尽，众苦尽故，故得解脱。’唯愿大王，速往其所，令其疗治身心苦痛。王若见者，众罪则除。”

王即答言：“审有是师，能除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悉知义，即至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形不端严？如失国者，如泉枯涸，池无莲华，树无华叶，破戒比丘身无威德。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父先王慈愍流念，然我不孝不知报恩；常以安乐安乐于我，而我背恩反断其乐。先王无辜，横兴逆害。我亦曾闻智者说言：‘若有害父，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受大苦恼。’我今不久必堕地狱，又无良医救疗我罪。”

大臣即言：“唯愿大王，放舍愁苦。王不闻耶？昔者有王，名曰罗摩，害其父已得绍王位。跋提大王、毗楼真王、那睺沙王、迦帝迦王、毗舍佉王、月光明王、日光明王、爱王、持多人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得绍王位，然无一王入地狱者。于今现在，毗琉璃王、优陀那王、恶性王、鼠王、莲华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悉无一王生愁恼者。虽言地狱、饿鬼、天中，谁有见者？大王，唯有二有：一者、人道，二者、畜生。虽有是二，非因缘生，非因缘死。若非因缘，何有善恶？唯愿大王，勿怀愁怖。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一切知见，观金与土平等无二，刀破右胁，左涂栴檀，于此二人心无差别，等视怨亲心无异相。此师真是世之良医，若行若立若坐若卧，常在三昧，心无分散。告诸弟子作如是言：‘若自作、若教他作，若自斫、若教他斫，若自炙、若教他炙，若自害、若教他害，若自偷、若教他偷，若自淫、若教他淫，若自妄语、若教他妄语，若自饮酒、若教他饮酒，若杀一村一城一国，若以刀轮杀一切众生，若恒河已南布施众生，恒河已北杀害众生，悉无罪福，无施戒定。’今者近在王舍城住，愿王速往。王若见者，众罪除灭。”

王言：“大臣，审能如是除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大臣，名曰吉德，复往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面无光泽？如日中灯，如昼时月，如失国君，如荒败土。大王今者四方清夷，无诸怨敌，而今何故如是愁苦？为身苦耶？为心苦乎？有诸王子常生此念：‘我今何时当得自在？’大王今者已果所愿，自在王领摩伽陀国，先王宝藏具足而得，唯当快意纵情受乐，如是愁苦何用经怀？”

王即答言：“我今云何得不愁恼？大臣，譬如愚人，但贪其味，不见利刀，如食杂毒不见其过，我亦如是。如鹿见草不见深井，如鼠贪食不见猫狸；我亦如是，见现在乐，不见未来不善苦果。曾从智者闻如是言：‘宁于一日受三百矛，不于父母生一念恶。’我今已近地狱炽火，云何当得不愁恼耶？”

大臣复言：“谁来诳王言有地狱？如刺头利，谁之所造？飞鸟色异，复谁所作？水性润渍，石性坚硬，如风动性，如火热性，一切万物自死自生，谁之所作？言地狱者，直是智者文辞造作。言地狱者，为有何义？臣当说之，地者名地，狱者名破，破于地狱无有罪报，是名地狱。又复地者名人，狱者名天，以害其父故到人天。以是义故，婆薮仙人唱言：‘杀羊得人天乐，是名地狱。’又复地者名命，狱者名长，以杀生故得寿命长，故名地狱。大王，是故当知实无地狱。大王，如种麦得麦、种稻得稻，杀地狱者还得地狱，杀害于人应还得人。大王，今当听臣所说，实无杀害。若有我者，实亦无害。若无我者，复无所害。何以故？若有我者，常不变易，以常住故，不可杀害，不破不坏，不系不缚，不瞋不喜，犹如虚空，云何当有杀害之罪？若无我者，诸法无常，以无常故念念坏灭，念念灭故，杀者死者皆念念灭。若念念灭，谁当有罪？大王，如火烧木，火则无罪；如斧斫树，斧亦无罪；如镰刈草，镰实无罪；如刀杀人，刀实非人，刀既

无罪，人云何罪？如毒杀人，毒实非人，毒药非罪，人云何罪？一切万物皆亦如是，实无杀害，云何有罪？唯愿大王，莫生愁苦。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恶业者，今有大师名迦罗鸠驮迦旃延，一切知见，明了三世，于一念顷能见无量无边世界，闻声亦尔，能令众生远离过恶。犹如恒河，若内若外所有诸罪皆悉清净；是大良师亦复如是，能除众生内外众罪，为诸弟子说如是法：‘若人杀害一切众生，心无惭愧，终不堕恶，犹如虚空不受尘水；有惭愧者即入地狱，犹如大水润湿于地。一切众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众生安乐；自在天瞋，众生苦恼。一切众生若罪若福，乃是自在天之所为，云何当言人有罪福？譬如工匠作机关木人，行住坐卧，唯不能言，众生亦尔。自在天者喻如工匠，木人者喻众生身，如是造化谁当有罪？’如是大师今者近在王舍城住，唯愿速往，如得见者，众罪消灭。”

王即答言：“审有是人能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无所畏，往至王所，说如是言：“大王，世有愚人，一日之中百喜百愁、百眠百寤、百惊百哭，有智之人斯无是事。大王何故忧愁如是？如失侣客，如堕深泥无救拔者，如人渴乏不得浆水，犹如迷人无有导者，如困病人无医救疗，如海船破无救接者。大王今者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近恶友，不观口过，先王无辜横兴逆害，我今定知当入地狱，复无良医而见救济。”

臣即白言：“唯愿大王，莫生愁毒。夫刹利者，名为王种。若为国土，若为沙门及婆罗门，为安人民，虽复杀害，无有罪也。先王虽复恭敬沙门，不能承事诸婆罗门，心无平等，心无平等故则非刹利。大王今者为欲供养诸婆罗门杀害先王，当有何罪？大王，实无杀害。夫杀害者，杀害寿命，命名风气，风气之性不可杀害，云何害命而当有罪？唯愿大王，莫复愁苦。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而疗治者，今有大师名尼乾陀若提子，一切知见，怜愍众生，善知众生诸根利钝，达解一切，随宜方便，世间

八法所不能污，寂静修习清净梵行。为诸弟子说如是言：‘无施无善，无父无母，无今世后世，无阿罗汉，无修无道。一切众生经八万劫，于生死轮自然得脱，有罪无罪悉亦如是。如四大河，所谓辛头、恒河、博叉、私陀，悉入大海无有差别；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得解脱时，悉无差别。’是师今在王舍城住，唯愿大王速往其所。若得见者，众罪消除。”

王即答言：“审有是师能除我罪，我当归依。”

尔时，大医名曰耆婆，往至王所白言：“大王，得安眠不？”

王即以偈答言：

“若有能永断，一切诸烦恼，
不贪染三界，乃得安隐眠。
若得大涅槃，演说甚深义，
名真婆罗门，乃得安隐眠。
身无诸恶业，口离于四过，
心无有疑网，乃得安隐眠。
身心无热恼，安住寂静处，
获致无上乐，乃得安隐眠。
心无有取著，远离诸怨仇，
常和无诤讼，乃得安隐眠。
若不造恶业，心常怀惭愧，
信恶有果报，乃得安隐眠。
敬养于父母，不害一生命，
不盗他财物，乃得安隐眠。
调伏于诸根，亲近善知识，
破坏四魔众，乃得安隐眠。
不见吉不吉，及以苦乐等，
为诸众生故，轮转于生死，
若能如是者，乃得安隐眠。
谁得安隐眠？所谓诸佛是，
深观空三昧，身心安不动。
谁得安隐眠？所谓慈悲者，
常修不放逸，视众如一子。
众生无明冥，不见烦恼果，
常造诸恶业，不得安隐眠。
若为于自身，及以他人身，
造作十恶业，不得安隐眠。
若言为乐故，害父无过咎，
随是恶知识，不得安隐眠。

若食过节度，冷饮而过差，
如是则病苦，不得安隐眠。
若于王有过，邪念他妇女，
及行圹路者，不得安隐眠。
持戒果未熟，太子未绍位，
盗者未获财，不得安隐眠。

“耆婆，我今病重，于正法王兴恶逆害，一切良医妙药、咒术善巧、瞻病所不能治。何以故？我父法王如法治国，实无辜咎，横加逆害。如鱼处陆，当有何乐？如鹿在槛，初无欢心，如人自知命不终日，如王失国逃迸他土，如人闻病不可疗治，如破戒者闻说罪过。我昔曾闻智者说言：‘身口意业若不清净，当知是人必堕地狱。’我亦如是，云何当得安隐眠耶？今我又无无上大医演说法药，除我病苦。”

耆婆答言：“善哉！善哉！王虽作罪，心生重悔而怀惭愧。大王，诸佛世尊常说是言：‘有二白法能救众生，一惭、二愧。’惭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惭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惭愧。无惭愧者不名为人，名为畜生。有惭愧故则能恭敬父母师长，有惭愧故说有父母、兄弟、姊妹。

“善哉！大王，具有惭愧。大王且听，臣闻佛说：‘智者有二：一者、不造诸恶，二者、作已忏悔。愚者亦二：一者、作罪，二者、覆藏。虽先作恶，后能发露，悔已惭愧更不敢作。犹如浊水置之明珠，以珠威力，水即为清；如烟云除，月则清明；作恶能悔亦复如是。’王若忏悔怀惭愧者，罪即除灭，清净如本。大王，富有二种：一者、象马种种畜生，二者、金银种种珍宝。象马虽多，不敌一珠。大王，众生亦尔：一者、恶富，二者、善富。多作诸恶，不如一善。臣闻佛说：‘修一善心破百种恶。’大王，如少金刚能坏须弥，亦如少火能烧一切，如少毒药能害众生；少善亦尔能破大恶，虽名少善其实是大。何以故？破大恶故。大王，如佛所说：‘覆藏者漏，不覆藏者则无有漏，发露悔过是故不漏。若作众罪不覆不藏，以不覆故，罪则微薄。若怀惭愧，罪则消灭。’大王，如水渧虽微，渐盈大器；善心亦尔，一一善心能破大恶。若覆罪者，罪则增长；发露惭愧，罪则消灭。是故诸佛说有智者不覆藏罪。

“善哉！大王能信因果、信业、信报。唯愿大王，莫怀愁怖。若有众生造作诸罪，覆藏不悔，心无惭愧，不见因果及以业报，不能咨启有智之人，不近善友，如是之人，一切良医乃至瞻病所不能治。如迦摩罗病，世医拱手，覆罪之人亦复如是。云何罪人？谓一阐提。一阐提者，不信因果，无有惭愧，不信业报，不见现在及未来世，不亲善友，不随诸佛所说教诫。如是之人名一阐提，诸佛世尊所不能治。何以故？如世死尸，医不能治；一阐提者亦复如是，诸佛世尊所不能治。大王今者非一阐提，云何而言不可救疗？

“如王所言无能治者。大王当知，迦毗罗城净饭王子，姓瞿昙氏，字悉达多，无师觉悟自然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具足十力、四无所畏、一切知见、大慈大悲，怜愍一切如罗睺罗，随善众生如犊逐母，知时而说，非时不语，实语、净语、妙语、义语、法语、一语，能令众生永离烦恼。善知众生诸根心性，随宜方便无不通达。其智高大如须弥山，深邃广远犹如大海。是佛世尊有金刚智，能破众生一切恶罪，若言不能无有是处。今者去此十二由旬，在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而为无量阿僧祇等诸菩萨僧演种种法，若有若无、若有为若无为、若有漏若无漏、若烦恼果若善法果、若色法若非色法若非色非非色法、若我若非我若非我非非我、若常若非常若非常非非常、若乐若非乐若非乐非非乐、若相若非相若非相非非相、若断若非断若非断非非断、若世若出世若非世非出世、若乘若非乘若非乘非非乘、若自作自受若自作他受若无作无受。大王，若当于佛所闻无作无受，所有重罪即当消灭。

“王今且听，释提桓因命将欲终，有五相现：一者、衣裳垢腻，二者、头上华萎，三者、身体臭秽，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乐本座。时天帝释或于静处，若见沙门若婆罗门，即至其所生于佛想。尔时，沙门及婆罗门见帝释来，深自庆幸，即说是语：‘天主，我今归依于汝。’释闻是已乃知非佛。复自念言：‘彼若非佛，不能治我五退没相。’是时御臣名般遮尸，语帝释言：‘憍尸迦，乾闼婆王名敦浮楼，其王有女，字须跋陀。王若能以此女见与，臣当示王除衰相处。’释即答言：‘善男子，毗摩质多阿修罗王，有女舍脂，是吾所敬。卿若必能示吾消灭恶相处者，犹当相与，况须跋陀！’‘憍尸迦，有佛世尊，字释迦牟尼，今者在于王舍大城。若能往彼咨禀未闻，衰没之相必得除灭。’‘善男子，若佛世尊审能灭者，便可回驾至其住处。’御臣奉命即回车乘，到王舍城耆阇崛山，至于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天人之中，谁为系缚？’‘憍尸迦，悭贪嫉妒。’又言：‘悭贪嫉妒因何而生？’答言：‘因无明生。’又言：‘无明复因何生？’答言：‘因放逸生。’又言：‘放逸复因何生？’答言：‘因颠倒生。’又言：‘颠倒复因何生？’答言：‘因疑心生。’‘世尊，颠倒之法因疑生者，实如圣教。何以故？我有疑心，以疑心故则生颠倒，于非世尊生世尊想。我今见佛，疑网即除，疑网除故颠倒亦尽，颠倒尽故无有悭心乃至妒心。’佛言：‘汝言无有悭妒心者，汝今已得阿那含耶？阿那含者无有贪心。若无贪心，云何为命来至我所？而阿那含实不求命。’‘世尊，有颠倒者则有求命，无颠倒者则不求命。然我今者实不求命，所欲求者，唯佛法身及佛智慧。’‘憍尸迦，求佛法身及佛智慧，将来之世必当得之。’尔时，帝释闻佛说已，五衰没相即时消灭，便起作礼绕佛三匝，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死即生，失命得命，又闻佛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更生，为更得命。世尊，一切人天云何增益？复以何缘而致损减？’‘憍尸迦，斗诤因缘，人天损减；

善修和敬，则得增益。”世尊，若以斗诤而损减者，我从今日更不复与阿修罗战。’佛言：‘善哉！善哉！憍尸迦，诸佛世尊说忍辱法，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尔时，释提桓因，即前礼佛于是还去。大王，如来以能除诸恶相，是故称佛不可思议。王若往者，所有重罪必当得除。

“大王且听，有婆罗门子，字曰不害，以杀无量诸众生故，名鸯崛魔。复欲害母，恶心起时身亦随动，身心动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必堕地狱。后见佛时，身心俱动复欲生害，身心动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当入地狱。是人得遇如来大师，即时得灭地狱因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称佛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复有须毗罗王子，其父瞋之，截其手足，推之深井。其母矜愍，使人牵出，将至佛所。寻见佛时，手足还具，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以见佛故，得现果报。是故称佛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如恒河边有诸饿鬼，其数五百，于无量岁初不见水。虽至河上，纯见流火，饥渴所逼，发声号哭。尔时，如来在其河侧郁昙钵林坐一树下。时诸饿鬼来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我等饥渴，命将不远。’佛言：‘恒河流水，汝何不饮？’鬼即答言：‘如来见水，我则见火。’佛言：‘恒河清流，实无火也。以恶业故，心自颠倒，谓为是火。我当为汝除灭颠倒，令汝见水。’尔时，世尊广为诸鬼说悭贪过。诸鬼即言：‘我今渴乏，虽闻法言都不入心。’佛言：‘汝若渴乏，先可入河恣意饮之。’是诸鬼等以佛力故即得饮水；既饮水已，如来复为种种说法；既闻法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舍饿鬼形得于天身。大王，是故称佛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舍婆提国群贼五百，波斯匿王挑出其目，无有前导，不能得往至于佛所。佛怜愍故，即至贼所慰喻之言：‘善男子，善护身口，更勿造恶。’诸贼即时闻如来音微妙清彻，寻还得眼，即于佛前合掌礼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知佛慈心普覆一切众生，非独人天。’尔时，如来即为说法，既闻法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如来真是世间无上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舍婆提国有旃陀罗，名曰气嘘，杀无量人。见佛弟子大目揵连，即时得破地狱因缘，而得上生三十三天。以有如是圣弟子故，称佛如来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波罗捺城有长者子，名阿逸多，淫匿其母，以是因缘，杀戮其父。其母复与外人共通，子既知已，便复害之。有阿罗汉是其知识，于此知识复生愧耻，即便杀之。杀已即到祇桓精舍求欲出家，时诸比丘具知此人有三逆罪无敢听者；以不听故倍生瞋恚，即于其夜大放猛火，焚烧僧坊多杀无辜。然后复往王舍城中，至如来所求哀出家。如来即听，为说法要，令其重罪渐渐轻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称佛为世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王本性暴恶，信受恶人提婆达多，放大醉象欲令践佛。象既见佛即时醒悟，佛便伸手摩其顶上，复为说法，悉令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畜生见佛，犹得破坏畜生业果，况复人耶？大王当知，若见佛者，所有重罪必当得灭。

“大王，世尊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魔与无量无边眷属至菩萨所。菩萨尔时以忍辱力，坏魔恶心，令魔受法，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有如是大功德力。

“大王，有圹野鬼多害众生。如来尔时为善贤长者，至圹野村为其说法。时圹野鬼闻法欢喜，即以长者授于如来，然后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波罗奈国有屠儿，名曰广额，于日日中杀无量羊。见舍利弗，即受八戒，经一日一夜。以是因缘，命终得为北方天王毗沙门子。如来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况复佛也！

“大王，北天竺有城，名曰细石。其城有王，名曰龙印，贪国重位，戮害其父。害其父已，心生悔恨，即舍国政，来至佛所求哀出家。佛言善来，即成比丘，重罪消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当知，佛有如是无量无边大功德果。

“大王，如来有弟提婆达多，破坏众僧，出佛身血，害莲华比丘尼，作三逆罪。如来为说种种法要，令其重罪寻得微薄。是故如来为大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若能信臣语者，唯愿速往至如来所。若不见信，愿善思之。大王，诸佛世尊大悲普覆不限一人，正法弘广无所不包，怨亲平等，心无憎爱，终不偏为一人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余人不得。如来非独四部之师，普是一切天、人、龙、鬼、地狱、畜生、饿鬼等师，一切众生亦当视佛如父母想。

“大王当知，如来不但独为豪贵之人跋提迦王而演说法，亦为下贱优波离等；不独偏受须达多阿那邠坻所奉饭食，亦受贫人须达多食；不但独为舍利弗等利根说法，亦为钝根周梨槃特；不但独听大迦葉等无贪之性出家求道，亦听大贪难陀出家；不但独听烦恼薄者优楼频螺迦葉等出家求道，亦听烦恼深厚造重罪者波斯匿王弟优陀耶出家求道；不以莎草恭敬供养拔其瞋根，鸯崛魔罗恶心欲害舍而不救；不但独为有智男子而演说法，亦为极愚牉合智者女人说法；不但独令出家之人得四道果，亦令在家得三道果；不但独为富多罗等舍诸匆务闲寂思惟而说法要，亦为频婆娑罗王等统领国事理王务者而说法要；不但独为断酒之人，亦为耽酒郁伽长者荒醉者说；不但独为入禅定者离婆多等，亦为丧子乱心婆罗门女婆私咤说；不但独为己之弟子，亦为外道尼乾子说；不但独为盛壮之年二十五者，亦为衰老八十者说；不但独为根熟之人，亦为善根未熟者说；不但独为末利夫人，亦为淫女莲华女说；不但独受波斯匿王上馔甘味，亦受长者尸利毱多杂毒之食。大王当知，尸利毱多往昔亦作逆罪之因，以遇佛闻法，即发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假使一月常以衣食供养恭敬一切众生，不如有人一念念佛所得功德十六分一。大王，假使锻金为人车马载宝，其数各百以用布施，不如有人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大王，假使复以象车百乘载大秦国种种珍宝，及其女人身佩瓔珞，数亦满百持用布施，犹故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复置是事，若以四事供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犹亦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复置是事，若使大王供养恭敬恒河沙等无量众生，不如一往娑罗双树到如来所诚心听法。”

尔时，大王答言：“耆婆，如来世尊性已调柔，故得调柔以为眷属。如栴檀林纯以栴檀而为围绕，如来清净所有眷属亦复清净。犹如大龙纯以诸龙而为眷属；如来寂静，所有眷属亦复寂静；如来无贪，所有眷属亦复无贪；佛无烦恼，所有眷属亦无烦恼。吾今既是极恶之人，恶业缠裹，其身臭秽，系属地狱，云何当得至如来所？吾设往者，恐不顾念接叙言说。卿虽劝吾令往佛所，然吾今日深自鄙悼，都无去心。”

尔时，虚空寻出声言：“无上佛法将欲衰殄，甚深法河于是欲涸，大法明灯将灭不久，法山欲颓，法船欲沉，法桥欲坏，法殿欲崩，法幢欲倒，法树欲折，善友欲去，大怖将至，法饿众生将至不久，烦恼疫病将欲流行，大闇时至，渴法时来，魔王欣庆解释甲胄，佛日将没大涅槃山。大王，佛若去世，王之重恶更无治者。

“大王，汝今已造阿鼻地狱极重之业，以是业缘必受不疑。大王，阿者言无，鼻者名间，间无暂乐故名无间。大王，假使一人独堕是狱，其身长大八万由延，遍满其中间无空处。其身周匝受种种苦。设有多人，身亦遍满不相妨碍。大王，寒地狱中暂遇热风以之为乐，热地狱中暂遇寒风亦名为乐，活地狱中设命终已若闻活声即便还活，阿鼻地狱都无此事。大王，阿鼻地狱四方有门，一一门外各有猛火，东西南北交过通彻八万由延。周匝铁墙铁网弥覆，其地亦铁，上火彻下，下火彻上。大王，若鱼在熬，脂膏焦然，是中罪人亦复如是。大王，作一逆者则便具受如是一罪，若造二逆罪则二倍，五逆具者罪亦五倍。大王，我今定知王之恶业必不得免。唯愿大王速往佛所，除佛世尊余无能救，我今愍汝故相劝导。”

尔时，大王闻是语已，心怀怖惧，举身颤慄，五体掉动如芭蕉树，仰而答曰：“汝为是谁？不现色像而但有声？”

“大王，吾是汝父频婆娑罗。汝今当随耆婆所说，莫随邪见六臣之言。”

时王闻已，闷绝躄地，身疮增剧，臭秽倍前，虽以冷药涂而治之，疮烝毒热但增无损。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

梵行品第八之七

尔时，世尊在双树间，见阿阇世闷绝躄地，即告大众：“我今当为是王，住世至无量劫不入涅槃。”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当为无量众生不入涅槃，何故独为阿阇世王？”

佛言：“善男子，是大众中无有一人谓我毕定入于涅槃。阿阇世王定谓我当毕竟永灭，是故闷绝自投于地。善男子，如我所言，为阿阇世不入涅槃，如是密义，汝未能解。何以故？我言为者，一切凡夫。阿阇世者，普及一切造五逆者。又复为者，即是一切有为众生。我终不为无为众生而住于世。何以故？夫无为者，非众生也。阿阇世者，即是具足烦恼等者。又复为者，即是不见佛性众生。若见佛性，我终不为久住于世。何以故？见佛性者，非众生也。阿阇世者，即是一切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又复为者，即是阿难、迦葉二众。阿阇世者，即是阿阇世王，后宫妃后，及王舍城一切妇女。又复为者，名为佛性。言阿阇者，名为不生，世者名怨。以不生佛性故则烦恼怨生，烦恼怨生故不见佛性；以不生烦恼故则见佛性，以见佛性故则得安住大般涅槃。是名不生，是故名为为阿阇世。

“善男子，阿阇者名不生，不生者名涅槃，世名世法，为者名不污，以世八法所不污故，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入涅槃。是故我言，为阿阇世，无量亿劫不入涅槃。善男子，如来密语不可思议，佛、法、众僧亦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亦不可思议，《大涅槃经》亦不可思议。”

尔时，世尊大悲导师，为阿阇世王入月爱三昧，入三昧已放大光明。其光清凉往照王身，身疮即愈，郁蒸除灭。王觉疮愈，身体清凉，语耆婆言：“曾闻人说，劫将欲尽，三月并现，当是之时，一切众生患苦悉除。时既未至，此光何来照触吾身，疮苦除愈，身得安乐？”

耆婆答言：“此非劫尽三月并照，亦非火日星宿药草宝珠天光。”

王又问言：“此光若非三月并照宝珠明者，为是谁光？”

“大王当知，是天中天所放光明。是光无根、无有边际、非热非冷、非常非灭、非色非无色、非相非无相、非青非黄非赤非白，欲度众生故使可见、有相可说、有根有边、有热有冷、青黄赤白。大王，是光虽尔，实不可说，不可睹见，乃至无有青黄赤白。”

王言：“耆婆，彼天中天以何因缘放斯光明？”

“大王，今是瑞相将为大王。以王先言世无良医疗治身心，故放此光先治王身，然后治心。”

王言：“耆婆，如来世尊亦见念耶？”

耆婆答言：“譬如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子遇病，父母之心

非不平等，然于病子心则偏多。大王，如来亦尔，于诸众生非不平等，然于罪者心则偏重，于放逸者佛则慈念，不放逸者心则放舍。何等名为不放逸者？谓六住菩萨。大王，诸佛世尊于诸众生，不观种姓、老少中年、贫富时节、日月星宿、工巧下贱、僮仆婢使，惟观众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则便慈念。大王当知，如是瑞相，即是如来入月爱三昧所放光明。”

王即问言：“何等名为月爱三昧？”

耆婆答言：“譬如月光，能令一切优钵罗华开敷鲜明；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善心开敷，是故名为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欢喜；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修习涅槃道者心生欢喜，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初一日至十五日，形色光明渐渐增长；月爱三昧亦复如是，令初发心诸善根本渐渐增长，乃至具足大般涅槃，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渐渐损减；月爱三昧亦复如是，光所照处，所有烦恼能令渐灭，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盛热之时，一切众生常思月光，月光既照，郁热即除；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除贪恼热。大王，譬如满月，众星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乐；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诸善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乐，是故复名月爱三昧。”

王言：“我闻如来不与恶人同止坐起语言谈论，犹如大海不宿死尸，如鸳鸯鸟不住清厕，释提桓因不与鬼住，鸠翅罗鸟不栖枯树，如来亦尔，我当云何而得往见？设其见者，我身将不陷入地耶？我观如来，宁近醉象、师子、虎、狼、猛火绝焰，终不近于重恶之人。是故我今思忖是已，当有何心往见如来？”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渴人速赴清泉，饥者求食，怖者求救，病求良医，热求荫凉，寒者求火，王今求佛亦应如是。大王，如来尚为一阐提等演说法要，何况大王非一阐提，而当不蒙慈悲救济？”

王言：“耆婆，我昔曾闻，一阐提者，不信不闻，不能观察，不得义理，何故如来而为说法？”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有人身遇重病，是人夜梦升一柱殿，服酥油脂及以涂身，卧灰食灰，攀上枯树；或与猕猴游行坐卧，沉水没泥，堕坠楼殿，高山树木，象马牛羊，身著青黄赤黑色衣，喜笑歌舞；或见乌鹫狐狸之属，齿发堕落，裸形枕狗，卧粪秽中；复与亡者行住坐起，携手食啖，毒蛇满路而从中过；或复梦与被发女人共相抱持，多罗树叶以为衣服，乘坏驴车正南而游。是人梦已，心生愁恼，以愁恼故身病踰增，以病增故诸家亲属遣使命医。所可遣使，形体缺短，根不具足，头蒙尘土，著弊坏衣，载故坏车，语彼医言：‘速疾上车。’

“尔时，良医即自思惟：‘今见是使相貌不吉，当知病者难可疗治。’复作是念：‘使虽不吉，当复占日为可治不？若四日、六日、八

日、十二日、十四日，如是日者，病亦难治。’复作是念：‘日虽不吉，当复占星为可治不？若是火星、金星、昴星、阎罗王星、湿星、满星，如是星时，病亦难治。’复作是念：‘星虽不吉，复当观时。若是秋时、冬时及日入时、夜半时、月入时，当知是病亦难可治。’复作是言：‘如是众相，虽复不吉，或定不定。当观病人，若有福德，皆可疗治；若无福德，虽吉何益？’思惟是已，寻与使俱。在路复念：‘若彼病者，有长寿相则可疗治，短寿相者则不可治。’即于前路见二小儿，相牵斗诤，捉头拔发，瓦石刀杖共相撩打，见人持火自然殄灭，或见有人斫伐树木，或复见人手曳皮革随路而行，或见道路有遗落物，或见有人执持空器，或见沙门独行无侣，复见虎、狼、乌鹫、野狐。见是事已，复作是念：‘所遣使人乃至道路所见诸相悉皆不祥，当知病者定难疗治。’复作是念：‘我若不往则非良师，如其往者不可救疗。’复更念言：‘如是众相虽复不祥，且当舍置，往至病所。’思惟是已，复于前路闻如是声，所谓亡失、死丧、崩破、坏折、剥脱、堕坠、焚烧、不来、不可疗治、不能拔济。复闻南方有飞鸟声，所谓乌鹫、舍利鸟声，若狗、若鼠、野狐、兔、猪。闻是声已，复作是念：‘当知病者难可疗治。’

“尔时，即入病人舍宅，见彼病人数寒数热，骨节疼痛，目赤流泪，耳声闻外，咽喉结痛，舌上裂破，其色正黑，头不自胜，体枯无汗，大小便利拥隔不通，身卒肥大红赤异常，语声不均或粗或细，举是斑驳异色青黄，其腹胀满言语不了。医见是已，问瞻病言：‘病者昨来意志云何？’答言：‘大师，其人本来敬信三宝及以诸天，今者变异，敬信情息；本喜惠施，今者悭吝；本性少食，今则过多；本性敝恶，今则和善；本性慈孝恭敬父母，今于父母无恭敬心。’医闻是已即前嗅之，优钵罗香、沉水杂香、毕迦多香、多伽罗香、多摩罗跋香、郁金香、栴檀香，炙肉臭、蒲桃酒臭、烧筋骨臭、鱼臭、粪臭；知香臭已即前触身，觉身细软犹如缯绵劫贝娑华，或硬如石，或冷如冰，或热如火，或涩如沙。尔时，良医见如是等种种相已，定知病者必死不疑，然不定言是人当死，语瞻病者：‘吾今剧务，明当更来。随其所须，恣意勿遮。’即便还家，明日使到，复语使言：‘我事未讫，兼未合药。’智者当知，如是病者必死不疑。

“大王，世尊亦尔，于一阐提辈善知根性而为说法。何以故？若不为说，一切凡夫当言如来无大慈悲。有慈悲者，名一切智。若无慈悲，云何说言一切智人？是故如来为一阐提而演说法。大王，如来世尊见诸病者当施法药，病者不服，非如来咎。大王，一阐提辈分别有二：一者、得现在善根，二者、得后世善根。如来善知一闡提辈能于现在得善根者，则为说法；后世得者，亦为说法，今虽无益，作后世因。是故如来为一阐提演说法要。一阐提者复有二种：一者、利根，二者、中根。利根之人于现在世能得善根，中根之人后世则得。诸佛世尊不空说法。大王，譬如净人坠堕清厕，有善知识见而愍之，寻前

捉发而拔出之；诸佛如来亦复如是，见诸众生堕三恶道，方便救济令得出离。是故如来为一阐提而演说法。”

王语耆婆：“若使如来审如是者，明当选择良日吉星然后乃往。”

耆婆白王：“大王，如来法中无有选择良日吉星。大王，如重病人犹不看日时节吉凶，惟求良医；王今病重，求佛良医，不应选择良时好日。大王，如栴檀火及伊兰火，二俱烧相无有异也，吉日凶日亦复如是，若到佛所俱得灭罪。惟愿大王，今日速往。”

尔时，大王即命一臣，名曰吉祥，而告之言：“大臣当知，吾今欲往佛世尊所，速办供养所须之具。”

臣言：“大王，善哉！善哉！所须供具，一切悉有。”

阿阇世王与其夫人，严驾车乘一万二千，姝壮大象其数五万，一一象上各载三人，赍持幡盖华香伎乐，种种供具无不备足，导从马骑有十八万，摩伽陀国所有人民寻从王者，其数足满五十八万。尔时，拘尸那城所有大众满十二由旬，悉皆遥见阿阇世王与其眷属寻路而来。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一切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近因缘者，莫先善友。何以故？阿阇世王若不随顺耆婆语者，来月七日必定命终堕阿鼻狱，是故近因莫若善友。”

阿阇世王复于前路，闻舍婆提毗流离王乘船入海遇火而死，瞿伽离比丘生身入地至阿鼻狱，须那刹多作种种恶到于佛所众罪得灭。闻是语已，语耆婆言：“吾今虽闻如是二语，犹未审定。汝来耆婆，吾欲与汝同载一象。设我当入阿鼻地狱，冀汝捉持不令我堕。何以故？吾昔曾闻得道之人不入地狱。”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阿阇世王犹有疑心，我今当为作决定心。”

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持一切，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一切诸法皆无定相，所谓色无定相，乃至涅槃亦无定相。如来今者，云何而言为阿阇世作决定心？”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今定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何以故？若王疑心可破坏者，当知诸法无有定相，是故我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当知是心为无决定。善男子，若彼王心是决定者，王之逆罪云何可坏？以无定相，其罪可坏，是故我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

尔时，大王即到娑罗双树间，至于佛所，仰瞻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犹如微妙真金之山。

尔时，世尊出八种声告言：“大王。”

时阿阇世左右顾视此大众中：‘谁是大王？我既罪戾，又无福德，如来不应称为大王。’

尔时，如来即复唤言：“阿阇世大王。”

时王闻已，心大欢喜，即作是言：“如来今日顾命语言，真知如

来于诸众生大悲怜愍等无差别。”白佛言：“世尊，我今疑心永无遗余，定知如来真是众生无上大师。”

尔时，迦葉菩萨语持一切菩萨言：“如来已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

尔时，阿阇世王即白佛言：“世尊，假使我今得与梵王、释提桓因坐起饮食犹不欣悦，得遇如来一言顾命，深以欣庆。”

尔时，阿阇世王即以所持幡盖、香华、伎乐供养，前礼佛足，右绕三匝，礼敬毕已，却坐一面。

尔时，佛告阿阇世王言：“大王，今当为汝说正法要，汝当一心，谛听！谛听！凡夫常当系心观身有二十事：一、所谓我此身中空无无漏；二、无诸善根本；三、我此生死未得调顺；四、堕坠深坑，无处不畏；五、以何方便得见佛性；六、云何修定得见佛性；七、生死常苦，无常我净；八、八难之难，难得远离；九、恒为怨家之所追逐；十、无有一法能遮诸有；十一、于三恶趣未得解脱；十二、具足种种诸恶邪见；十三、亦未造立度五逆津；十四、生死无际未得其边；十五、不作诸业，不得果报；十六、无有我作他人受果；十七、不作乐因，终无乐果；十八、若有造业，果终不失；十九、因无明生，亦因而死；二十、去来现在常行放逸。大王，凡夫之人常于此身当作如是二十种观，作是观已不乐生死；不乐生死则得正观。尔时，次第观心生相、住相、灭相，次第观心生住灭相，定、慧、进、戒亦复如是；观生住灭已，知心相乃至戒相，终不作恶，无有死畏、三恶道畏。若不系心观察如是二十事者，心则放逸，无恶不造。”

阿阇世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我从昔来，初未曾观是二十事故造众恶，造众恶故则有死畏、三恶道畏。世尊，自我招殃造兹重恶，父王无辜，横加逆害，是二十事设观不观，必定当堕阿鼻地狱。”

佛告大王：“一切诸法，性相无常，无有决定，王云何言必定当堕阿鼻地狱？”

阿阇世王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无定相者，我之杀罪亦应不定。若杀定者，一切诸法则非不定。”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诸佛世尊说一切法悉无定相，王复能知杀亦不定，是故当知杀无定相。大王，如汝所言，先父无辜，横加逆害者，何者是父？但于假名众生五阴妄生父想。于十二入、十八界中，何者是父？若色是父，四阴应非；若四是父，色亦应非；若色、非色合为父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色与非色性无合故。大王，凡夫众生于是色阴妄生父想。如是色阴亦不可害。何以故？色有十种，是十种中，唯色一种，可见可持、可称可量、可牵可缚。虽可见缚，其性不住；以不住故，不可得见，不可捉持，不可称量，不可牵缚。色相如是，云何可杀？若色是父可杀可害获罪报者，余九应非。

若九非者，则应无罪。大王，色有三种，过去、未来、现在。过去、现在则不可害。何以故？过去过去故，现在念念灭故。遮未来故，名之为杀。如是一色，或有可杀，或不可杀。有杀不杀，色则不定；若色不定，杀亦不定；杀不定故，报亦不定，云何说言定入地狱？

“大王，一切众生所作罪业凡有二种：一者、轻，二者、重。若心、口作，则名为轻；身、口、心作，则名为重。大王，心念口说，身不作者，所得报轻。大王昔日口不敕杀，但言削足。大王若敕侍臣立斩王首，坐时乃斩犹不得罪，况王不敕，云何得罪？王若得罪，诸佛世尊亦应得罪。何以故？汝父先王频婆娑罗，常于诸佛种诸善根，是故今日得居王位。诸佛若不受其供养则不为王；若不为王，汝则不得为国生害。若汝杀父当有罪者，我等诸佛亦应有罪。若诸佛世尊无有罪者，汝独云何而得罪耶？

“大王，频婆娑罗往有恶心，于毗富罗山游行猎鹿，周遍圹野悉无所得，唯见一仙五通具足，见已即生瞋恚恶心：‘我今游猎所以不得，正坐此人！’驱逐令去，即敕左右而令杀之。其人临终生瞋恶心，退失神通而作誓言：‘我实无辜！汝以心口横加戮害，我于来世亦当如是还以心口而害于汝。’时王闻已，即生悔心，供养死尸。是王如是，尚得轻受不堕地狱，况王不尔，而当地狱受果报耶？先王自作还自受之，云何令王而得杀罪？如王所言父王无辜者，大王云何言无？夫有罪，则有罪报，无恶业者则无罪报。汝父先王若无辜罪，云何有报？频婆娑罗于现世中，亦得善果及以恶果，是故先王亦复不定；以不定故，杀亦不定；杀不定故，云何而言定入地狱？

“大王，众生狂惑凡有四种：一者、贪狂，二者、药狂，三者、咒狂，四者、本业缘狂。大王，我弟子中有是四狂，虽多作恶，我终不记是人犯戒。是人所作不至三恶，若还得心，亦不言犯。王本贪国，逆害父王，贪狂心作，云何得罪？大王，如人酒醉逆害其母，既醒寤已，心生悔恨，当知是业亦不得报。王今贪醉，非本心作。若非本心，云何得罪？

“大王，譬如幻师，四衢道头，幻作种种男女、象、马、璎珞、衣服，愚痴之人谓为真实，有智之人知非真有；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譬如山间响声，愚痴之人谓之实声，有智之人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有怨，诈来亲附，愚痴之人谓为实亲，智者了达，乃知虚诈；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执镜自见面像，愚痴之人谓为真面，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热时炎，愚痴之人谓之是水，智者了达，知其非水；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乾闼婆城，愚痴之人谓为真实，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梦中受五欲乐，愚痴之人谓之为实，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

其非真。大王，杀法、杀业、杀者、杀果及以解脱，我皆了之则无有罪。王虽知杀，云何有罪？大王，譬如有人主知典酒，如其不饮则亦不醉，虽复知火亦不烧燃；王亦如是，虽复知杀，云何有罪？大王，有诸众生于日出时作种种罪，于月出时复行劫盗，日月不出则不作罪，虽因日月令其作罪，然此日月实不得罪；杀亦如是，虽复因王，王实无罪。

“大王，如王宫中常敕屠羊，心初无惧，云何于父独生惧心？虽复人畜尊卑差别，宝命、畏死二俱无异，何故于羊心轻无惧，于父先王生重忧苦？大王，世间之人，是爱僮仆，不得自在，为爱所使而行杀害。设有果报，乃是爱罪，王不自在，当有何咎？大王，譬如涅槃，非有非无而亦是有；杀亦如是，虽非有非无而亦是有。惭愧之人则为非有，无惭愧者则为非无，受果报者名之为有。空见之人则为非有，有见之人则为非无，有有见者亦名为有。何以故？有有见者得果报故，无有见者则无果报。常见之人则为非有，无常见者则为非无，常常见者不得为无。何以故？常常见者有恶业果故，是故常常见者不得为无。以是义故，虽非有无而亦是有。

“大王，夫众生者名出入息，断出入息故名为杀，诸佛随俗亦说为杀。大王，色是无常，色之因缘亦是无常，从无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识是无常，识之因缘亦是无常，从无常因生识云何常？以无常故苦，以苦故空，以空故无我。若是无常、苦、空、无我，为何所杀？杀无常者得常涅槃，杀苦得乐，杀空得实，杀于无我而得真我。大王，若杀无常、苦、空、无我者，则与我同，我亦杀于无常、苦、空、无我，不入地狱，汝云何入？”

尔时，阿阇世王，如佛所说观色乃至观识，作是观已，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色是无常，乃至识是无常。我本若能如是知者则不作罪。世尊，我昔曾闻，诸佛世尊常为众生而作父母。虽闻是语，犹未审定，今则定知。世尊，我亦曾闻，须弥山王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玻瓈，若有众鸟随所集处则同其色。虽闻是言，亦不审定。我今来至佛须弥山则与同色，与同色者则知诸法无常、苦、空、无我。世尊，我见世间从伊兰子生伊兰树，不见伊兰生栴檀树，我今始见从伊兰子生栴檀树。伊兰子者，我身是也；栴檀树者，即是我心无根信也。无根者，我初不知恭敬如来，不信法僧，是名无根。世尊，我若不遇如来世尊，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在大地狱受无量苦。我今见佛，以是见佛所得功德，破坏众生所有一切烦恼恶心。”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我今知汝必能破坏众生恶心。”

“世尊，若我审能破坏众生诸恶心者，使我常在阿鼻地狱，无量劫中为诸众生受大苦恼不以为苦。”

尔时，摩伽陀国无量人民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如是等无量人民发大心故，阿阇世王所有重罪即得微薄。王及夫人、后宫婇女悉皆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阿阇世王语耆婆言：“耆婆，我今未死，已得天身，舍于短命而得长命，舍无常身而得常身。令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天身、长命、常身，即是一切诸佛弟子。”说是语已，即以种种宝幢、幡盖、香华、璎珞、微妙伎乐而供养佛，复以偈颂而赞叹言：

“实语甚微妙，善巧于句义，
甚深秘密藏，为众故显示。
所有广博言，为众故略说，
具足如是言，善能疗众生。
若有诸众生，得闻是语者，
若信及不信，定知是佛说。
诸佛常软语，为众故说粗，
粗语及软语，皆归第一义，
是故我今者，归依于世尊。
如来语一味，犹如大海水，
是名第一谛，故无无义语。
如来今所说，种种无量法，
男女大小闻，同获第一义。
无因亦无果，无生及无灭，
是名大涅槃，闻者破诸结。
如来为一切，常作慈父母，
当知诸众生，皆是如来子。
世尊大慈悲，为众故苦行，
如人著鬼魅，狂乱多所作。
我今得见佛，所得三业善，
愿以此功德，回向无上道。
我今所供养，佛法及众僧，
愿以此功德，三宝常在世。
我今所当得，种种诸功德，
愿以此破坏，众生四种魔。
我遇恶知识，造作三世罪，
今于佛前悔，愿后更莫造。
愿诸众生等，悉发菩提心，
系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
复愿诸众生，永破诸烦恼，
了了见佛性，犹如妙德等。”

尔时，世尊赞阿阇世王：“善哉！善哉！若有人能发菩提心，当知是人则为庄严诸佛大众。大王，汝昔已于毗婆尸佛初发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心，从是已来至我出世，于其中间未曾堕于地狱受苦。大王当知，菩提之心乃有如是无量果报。大王，从今已往常当勤修菩提之心。何以故？从是因缘当得消灭无量恶故。”

尔时，阿阇世王及摩伽陀举国人民从座而起，绕佛三匝，辞退还宫。

天行品者如《杂华》说。

婴儿行品第九

“善男子，云何名婴儿行？善男子，不能起、住、来、去、语言，是名婴儿，如来亦尔。不能起者，如来终不起诸法相。不能住者，如来不著一切诸法。不能来者，如来身行无有动摇。不能去者，如来已到大般涅槃。不能语者，如来虽为一切众生演说诸法，实无所说。何以故？有所说者名有为法，如来世尊非是有为，是故无说。又无语者，犹如婴儿语言未了，虽复有语，实亦无语；如来亦尔，语未了者即是诸佛秘密之言，虽有所说，众生不解，故名无语。

“又婴儿者，名物不一，未知正语。虽名物不一，未知正语，非不因此而得识物；如来亦尔，一切众生方类各异所言不同，如来方便随而说之，亦令一切因而得解。

“又婴儿者，能说大字；如来亦尔，说于大字，所谓婆啝——啝者有为，婆者无为——是名婴儿。啝者名为无常，婆者名为有常。如来说常，众生闻已，为常法故断于无常，是名婴儿行。

“又婴儿者，不知苦乐、昼夜、父母；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为众生故，不知苦乐，无昼夜想，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故无父母亲疏等相。

“又婴儿者，不能造作大小诸事；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菩萨不造生死作业，是名不作。大事者，即五逆也。菩萨摩诃萨终不造作五逆重罪。小事者，即二乘心。菩萨终不退菩提心而作声闻、辟支佛乘。

“又婴儿行者，如彼婴儿啼哭之时，父母即以杨树黄叶而语之言：‘莫啼！莫啼！我与汝金。’婴儿见已，生真金想便止不啼，然此杨叶实非金也。木牛、木马、木男、木女，婴儿见已，亦复生于男女等想即止不啼。实非男女，以作如是男女想故，名曰婴儿。如来亦尔，若有众生欲造众恶，如来为说三十三天常乐我净，端正自恣，于妙宫殿受五欲乐，六根所对无非是乐。众生闻有如是乐故，心生贪乐，止不为恶，勤作三十三天善业。实是生死，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为度众生方便说言常乐我净。

“又婴儿者，若有众生厌生死时，如来则为说于二乘，然实无有二乘之实。以二乘故，知生死过，见涅槃乐；以是见故，则能自知有断不断、有真不真、有修不修、有得不得。

“善男子，如彼婴儿于非金中而生金想；如来亦尔，于不净中而为说净，如来已得第一义故则无虚妄。如彼婴儿于非牛马作牛马想；若有众生于非道中作真道想，如来亦说非道为道，非道之中实无有道，以能生道微因缘故，说非道为道。如彼婴儿于木男女生男女想；如来亦尔，知非众生说众生想，而实无有众生相也。若佛如来说无众生，一切众生则堕邪见，是故如来说有众生。于众生中作众生想者，则不能破众生相也。若于众生破众生相者，是则能得大般涅槃。以得如是大涅槃故，止不啼哭，是名婴儿行。

“善男子，若有男女受持读诵书写解说是五行者，当知是人必定当得如是五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我亦定当得是五行。”

佛言：“善男子，不独汝得如是五行；今此会中九十三万人，亦同于汝，得是五行。”

大般涅槃经四十卷（第二十一卷~第三十卷）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一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一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大涅槃经》，得十事功德，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不可思议，闻者惊怪，非内非外、非难非易、非相非非相、非是世法，无有相貌，世间所无。何等为十？

"一者、有五。何等为五？一者、所不闻者而能得闻，二者、闻已能为利益，三者、能断疑惑之心，四者、慧心正直无曲，五者、能知如来密藏，是为五事。

"何等不闻而能得闻？所谓甚深微密之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法、众僧无有差别，三宝性相常乐我净；一切诸佛无有毕竟入涅槃者，常住无变；如来涅槃，非有非无、非有为非无为、非有漏非无漏、非色非不色、非名非不名、非相非不相、非有非不有、非物非不物、非因非果、非待非不待、非明非闇、非出非不出、非常非不常、非断非不断、非始非终、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阴非不阴、非入非不入、非界非不界、非十二因缘非不十二因缘。如是等法甚深微密，昔所不闻而能得闻。复有不闻，所谓一切外道经书，四毗陀论、毗伽罗论、卫世师论、迦毗罗论，一切咒术，医方伎艺，日月薄蚀星宿运变，图书谶记。如是等经，初未曾闻秘密之义，今于此经而得知之。复有十一部经，除毗佛略，亦无如是深密之义，今因此经而得知之。善男子，是名不闻而能得闻。

"闻已利益者，若能听受是《大涅槃经》，悉能具知一切方等大乘经典甚深义味。譬如男女于明净镜，见其色像了了分明；大涅槃镜亦复如是，菩萨执之，悉得明见大乘经典甚深之义。亦如有人在闇室中，执大炬火悉见诸物；大涅槃炬亦复如是，菩萨执之，得见大乘深奥之义。亦如日出有千光明，悉能照了诸山幽闇，令一切人远见诸物；是大涅槃清净慧日亦复如是，照了大乘深邃之处，令二乘人远见佛道。所以者何？以能听受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故。善男子，若有菩萨摩诃萨听受如是《大涅槃经》，得知一切诸法名字；若能书写读诵通利，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知一切诸法义理。善男子，其听受者，唯知名字，不知其义。若能书写受持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能知义。复次，善男子，听是经者，闻有佛性，未能得见；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得见之。听是经者，闻有檀名，未能得见檀波罗蜜；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能得见檀波罗蜜。

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能听是《大涅槃经》，则知法知义，具二无碍；于诸沙门、婆罗门等，若天魔梵，一切世中，得无所畏；开示分别十二部经，演说其义无有差违，不从他闻而能自知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闻已能为利益。

“断疑心者，疑有二种，一者、疑名，二者、疑义。听是经者，断疑名心；思惟义者，断疑义心。复次，善男子，疑有五种：一者、疑佛定涅槃不？二者、疑佛是常住不？三者、疑佛是真乐不？四者、疑佛是真净不？五者、疑佛是实我不？听是经者，疑佛涅槃则得永断；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四疑永断。复次，善男子，疑有三种：一、疑声闻为有为无？二、疑缘觉为有为无？三、疑佛乘为有为无？听是经者，如是三疑永灭无余。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能了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不闻如是《大涅槃经》，其心多疑，所谓若常无常、若乐不乐、若净不净、若我无我、若命非命、若众生非众生、若毕竟不毕竟、若他世若过世、若有若无、若苦若非苦、若集若非集、若道若非道、若灭若非灭、若法若非法、若善若非善、若空若非空。听是经者，如是诸疑悉得永断。复次，善男子，若有不闻如是经者，复有种种众多疑心，所谓色是我耶？受想行识是我耶？眼能见耶？我能见耶？乃至识能知耶？我能知耶？色受报耶？我受报耶？乃至识受报耶？我受报耶？色至他世耶？我至他世耶？乃至识亦如是？生死之法有始有终耶？无始无终耶？听是经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断。复有人疑：一阐提人、犯四重禁、作五逆罪、谤方等经，如是等辈有佛性耶？无佛性耶？听是经者，如是等疑悉得永断。复有人疑：世间有边耶？世间无边耶？有十方世界耶？无十方世界耶？听是经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断。是名能断疑惑之心。

“慧心正直无邪曲者，心若有疑则所见不正。一切凡夫若不得闻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所见邪曲，乃至声闻、辟支佛人所见亦曲。云何名为一切凡夫所见邪曲？于有漏中见常乐我净，于如来所见无常、苦、不净、无我，见有众生寿命知见，计非有想非无想处以为涅槃，见自在天有八圣道，有见、断见，如是等见名为邪曲。菩萨摩诃萨若得闻是《大涅槃经》，修行圣行，则得断除如是邪曲。云何名为声闻、缘觉邪曲见耶？见于菩萨从兜率下，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净饭，母曰摩耶，迦毗罗城处胎满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释捧接，难陀龙王及婆难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执持宝盖随后侍立，地神化华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满足七步，到于天庙令诸天像悉起承迎；阿私陀仙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伤当终不睹佛兴；诣师学书、算计、射御、图谶伎艺；处在深宫，六万婇女娱乐受乐；出城游观至迦毗罗园，道见老人乃至沙门法服而行，还至宫中见诸婇女形体状貌犹如枯骨，所有宫殿冢墓无异，厌恶出家，夜半踰城；至郁陀伽阿罗逻等大仙人所，闻说识处及非有想非无想处，既闻是已，谛观是

处是非常、苦、不净、无我，舍至树下，具修苦行满足六年，知是苦行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复到阿利跋提河中洗浴，受牧牛女所奉乳糜；受已转至菩提树下，破魔波旬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波罗奈为五比丘初转法轮，乃至于此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如是等见，是名声闻、缘觉曲见。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听受如是《大涅槃经》，悉得断除如是等见。若能书写读诵通利，为他演说，思惟其义，则得正直，无邪曲见。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大涅槃经》，谛知菩萨无量劫来不从兜率降神母胎乃至拘尸那城入般涅槃，是名菩萨摩诃萨正直之见。

“能知如来深密义者，所谓即是大般涅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忏四重禁，除谤法心，尽五逆罪，灭一阐提，然后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甚深秘密之义。复次，善男子，云何复名甚深之义？虽知众生实无有我，而于未来不失业果；虽知五阴于此灭尽，善恶之业终不败亡；虽有诸业，不得作者；虽有至处，无有去者；虽有系缚，无受缚者；虽有涅槃，亦无灭者。是名甚深秘密之义。”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闻不闻义，是义不然。何以故？法若有者便应定有，法若无者便应定无。无不应生，有不应灭。如其闻者是则为闻，若不闻者则为不闻，云何而言闻所不闻？世尊，若不可闻是为不闻，若已闻者则更不闻。何以故？已得闻故，云何而言闻所不闻？譬如去者，到则不去，去则不到，亦如生已不生，不生不生，得已不得，不得不得；闻已不闻，不闻不闻，亦复如是。

“世尊，若不闻闻者，一切众生未有菩提即应有之，未得涅槃亦应得之，未见佛性应见佛性，云何复言十住菩萨虽见佛性未得明了？世尊，若不闻闻者，如来往昔从谁得闻？若言得闻，何故如来于阿含中复言无师？若不闻不闻，如来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一切众生不闻不闻，亦应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若当不闻如是《大涅槃经》见佛性者，一切众生不闻是经亦应得见。世尊，凡是色者，或有可见，或不可见；声亦如是，或是可闻，或不可闻。是大涅槃非色非声，云何而言可得见闻？世尊，过去已灭则不可闻，未来未至亦不可闻，现在听时则不名闻，闻已声灭更不可闻。是大涅槃亦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说，若不可说则不可闻，云何而言菩萨修是《大涅槃经》闻所不闻？”

尔时，世尊赞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知一切诸法如幻、如焰，如乾闼婆城、画水之迹，亦如泡沫、芭蕉之树，空无有实，非命非我，无有苦乐，如十住菩萨之所知见。”

时大众中忽然之顷有大光明，非青见青，非黄见黄，非赤见赤，非白见白，非色见色，非明见明，非见而见。尔时，大众遇斯光已，

身心快乐，譬如比丘入师子王定。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今此光明，谁之所放？"尔时，如来默然不说。

迦葉菩萨复问文殊师利："何因缘故，有此光明照于大众？"文殊师利默然不答。

尔时，无边身菩萨复问迦葉菩萨："今此光明谁之所有？"迦葉菩萨默然不说。

净住王子菩萨复问无边身菩萨："何因缘故，是大众中有此光明？"无边身菩萨默然不说。

如是五百菩萨皆亦如是，虽相咨问，然无答者。

尔时，世尊问文殊师利言："文殊师利，何因缘故，是大众中有此光明？"

文殊师利言："世尊，如是光明名为智慧，智慧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无有因缘，云何佛问何因缘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名大涅槃，大涅槃者则名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佛问何因缘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光明者名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者名为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光明者即是念佛，念佛者是名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光明者即是一切声闻、缘觉不共之道，声闻、缘觉不共之道即名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世尊，亦有因缘，因灭无明则得炽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灯。"

佛言："文殊师利，汝今莫入诸法甚深第一义谛，应以世谛而解说之。"

文殊师利言："世尊，于此东方过二十恒河沙等世界，有佛世界名曰不动。其佛住处纵广正等足满一万二千由旬。其地七宝，无有土石，平正柔软，无诸沟坑。其诸树木四宝所成，金、银、琉璃及以玻瓈，华果茂盛无时不有。若有众生闻其华香，身心安乐，譬如比丘入第三禅。周匝复有三千大河，其水微妙八味具足。若有众生在中浴者，所得喜乐，譬如比丘入第二禅。其河多有种种诸华，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香华、大香华、微妙香华、常华、一切众生无遮护华。其河两岸亦有众华，所谓阿提目多伽华、占婆华、波吒罗华、婆师罗华、摩利迦华、大摩利迦华、新摩利迦华、须摩那迦华、由提迦华、檀泥迦利华、常华、一切众生无遮护华。底布金沙，有四梯陛，金、银、琉璃、杂色玻瓈。多有众鸟游集其上，复有无量虎狼师子诸恶鸟兽，其心相视犹如赤子。彼世界中一切无有犯重禁者、诽谤正法及一阐提、五逆等罪。其土调适，无有寒热饥渴苦恼，无贪欲恚放逸嫉妒，无有日月昼夜时节，犹如第二忉利天上。其土人民等有光明，各各无有憍慢之心，一切悉是菩萨大士，皆得神通具大功德，其心悉皆尊重正法，乘于大乘，爱念大乘，贪乐大乘，护

惜大乘，大慧成就，得大总持，心常怜愍一切众生。其佛号曰满月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随所住处有所讲宣，其土众生无不得闻。

“为琉璃光菩萨摩诃萨讲宣如是《大涅槃经》，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能修行《大涅槃经》，所不闻者皆悉得闻。’彼琉璃光菩萨摩诃萨问满月光明佛，亦如此间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所问等无有异。彼满月光明佛即告琉璃光菩萨言：‘善男子，西方去此二十恒河沙佛土，彼有世界名曰娑婆。其土多有山陵、堆阜、土沙砾石，荆棘毒刺周遍充满，常有饥渴寒热苦恼。其土人民不能恭敬沙门、婆罗门、父母师长，贪著非法，欲于非法，修行邪法，不信正法，寿命短促，有行奸诈。王者治之，王虽有国不知满足，于他所有生贪利心，兴师相伐，枉死者众。王者修行如是非法，四天善神心无欢喜故降灾旱，谷米不登，人民多病苦恼无量。彼中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大悲纯厚愍众生故，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为诸大众敷演如是《大涅槃经》。彼有菩萨名光明遍照高贵德王，已问斯事如汝无异。佛今答之，汝可速往，自当得闻。’世尊，彼琉璃光菩萨闻是事已，与八万四千菩萨摩诃萨欲来至此，故先现瑞。以此因缘有此光明，是名因缘，亦非因缘。”

尔时，琉璃光菩萨与八万四千诸菩萨俱，持诸幡盖、香华、璎珞、种种伎乐倍胜于前，俱来至此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以己所持供养之具供养于佛，头面礼足，合掌恭敬，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问彼菩萨：“善男子，汝为到来，为不到来？”

琉璃光菩萨言：“世尊，到亦不来，不到亦不来，我观是义都无有来。世尊，诸行若常亦复不来，若是无常亦无有来。若人见有众生性者，有来不来。我今不见众生定性，云何当言有来不来？有憍慢者见有去来，无憍慢者则无去来；有取行者见有去来，无取行者则无去来；若见如来毕竟涅槃则有去来，不见如来毕竟涅槃则无去来；不闻佛性则有去来，闻佛性者则无去来；若见声闻、辟支佛人有涅槃者则有去来，不见声闻、辟支佛人有涅槃者则无去来；若见声闻、辟支佛人常乐我净则有去来，若不见者则无去来；若见如来无常乐我净则有去来，若见如来常乐我净则无去来。世尊，且置斯事，欲有所问，唯垂哀愍，少见听许。”

佛言：“善男子，随意所问，今正是时，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所以者何？诸佛难值如优昙华，法亦如是难可得闻，十二部经中方等复难，是故应当专心听受。”

时琉璃光菩萨摩诃萨既蒙听许，兼被诫敕，即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有能修行《大涅槃经》闻所不闻？”

尔时，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尽如是大乘大涅槃海，正复值我能善解说。汝今所有疑网毒镞，我为大医能善拔出。汝于佛性犹未明了，我有慧炬能为照明。汝今欲度生死大河，我能为汝作大船师。汝于我所生父母想，我亦于汝生赤子心。汝心今者贪正法宝，值我多有能相惠施。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宣释。

“善男子，欲听法者，今正是时。若闻法已当生敬信，至心听受恭敬尊重，于正法所莫求其过，莫念贪欲、瞋恚、愚痴，莫睹法师种姓好恶。既闻法已，莫生憍慢，莫为恭敬名誉利养，当为度世，甘露法利。亦莫生念：‘我听法已，先自度身然后度人，先自解身然后解人，先自安身然后安人，先自涅槃然后令人而得涅槃。’于佛法僧应生等想，于生死中生大苦想，于大涅槃应生常乐我净之想，先为他人然后为身，当为大乘莫为二乘，于一切法当无所住，亦莫专执一切法相，于诸法中莫生贪相，常生知法见法之相。善男子，汝能如是至心听法，是则名为闻所不闻。

“善男子，有不闻闻，有不闻不闻，有闻不闻，有闻闻。善男子，如不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生生，如不到到、不到不到、到不到、到到。”

“世尊，云何不生生？”

“善男子，安住世谛，初出胎时，是名不生生。”

“云何不生不生？”

“善男子，是大涅槃无有生相，是名不生不生。”

“云何生不生？”

“善男子，世谛死时，是名生不生。”

“云何生生？”

“善男子，一切凡夫是名生生。何以故？生生不断故，一切有漏念念生故，是名生生。四住菩萨名生不生。何以故？生自在故，是名生不生。善男子，是名内法。云何外法？未生生、未生未生、生未生、生生。善男子，譬如种子未生芽时，得四大和合，人功作业然后乃生，是名未生生。云何未生未生？譬如败种及未遇缘，如是等辈名未生未生。云何生未生？如芽生已而不增长，是名生未生。云何生生？如芽增长，若生不生则无增长，如是一切有漏，是名外法生生。”

琉璃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若有生者，为是常耶？是无常乎？生若是常，有漏之法则无有生；生若无常，则有漏是常。世尊，若生能自生，生无自性；若能生他，以何因缘不生无漏？世尊，若未生时有生者，云何于今乃名为生？若未生时无生者，何故不说虚空为生？”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不生生不可说，生生亦不可说，生不生亦不可说，不生不生亦不可说，生亦不可说，不生亦不可说，

有因缘故亦可得说。云何不生生不可说？不生名为生，云何可说？何以故？以其生故。云何生生不可说？生生故生，生生故不生亦不可说。云何生不生不可说？生即名为生，生不自生，故不可说。云何不生不生不可说？不生者名为涅槃，涅槃不生故不可说。何以故？以修道得故。云何生亦不可说？以生无故。云何不生不可说？以有得故。云何有因缘故亦可得说？十因缘法为生作因，以是义故亦可得说。

“善男子，汝今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大众钝故。善男子，有为之法，生亦是常，以住无常，生亦无常；住亦是常，以生生故，住亦无常；异亦是常，以法无常，异亦无常；坏亦是常，以本无今有故，坏亦无常。善男子，以性故，生、住、异、坏皆悉是常，念念灭故不可说常，是大涅槃能断灭故，故名无常。善男子，有漏之法未生之时，已有生性，故生能生；无漏之法本无生性，是故生不能生。如火有本性遇缘则发，眼有见性，因色、因明、因心故见；众生生法亦复如是，由本有性，遇业因缘，父母和合则便有生。”

尔时，琉璃光菩萨摩诃萨及八万四千菩萨摩诃萨闻是法已，踊在虚空高七多罗树，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蒙如来殷勤教诲，因大涅槃始得悟解闻所不闻，亦令八万四千菩萨深解诸法不生生等。世尊，我今已解，断诸疑网。然此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无畏，复欲咨禀，唯垂听许。”

尔时，世尊告无畏菩萨：“善男子，随意问难，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尔时，无畏菩萨与八万四千诸菩萨等，俱从座起，更整衣服，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此土众生当造何业而得生彼不动世界？其土菩萨云何而得智慧成就，人中象王有大威德，具修诸行利智捷疾闻则能解？”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不害众生命，坚持诸禁戒，
受佛微妙教，则生不动国。
不夺他人财，常施惠一切，
造招提僧坊，则生不动国。
不犯他妇女，自妻不非时，
施持戒卧具，则生不动国。
不为自他故，求利及恐怖，
慎口不妄语，则生不动国。
莫坏善知识，远离恶眷属，
口常和合语，则生不动国。
如诸菩萨等，常离于恶口，
所说人乐闻，则生不动国。

乃至于戏笑，不说非时语，
谨慎常时说，则生不动国。
见他得利养，常生欢喜心，
不起嫉妒结，则生不动国。
不恼于众生，常生于慈心，
不生方便恶，则生不动国。
邪见言无施，父母及去来，
不起如是见，则生不动国。
旷路作好井，种植果树林，
常施乞者食，则生不动国。
若于佛法僧，供养一香灯，
乃至献一华，则生不动国。
若为恐怖故，利养及福德，
书是经一偈，则生不动国。
若为希利福，能于一日中，
读诵是经典，则生不动国。
若为无上道，一日一夜中，
受持八戒斋，则生不动国。
不与犯重禁，同共一处住，
呵谤方等者，则生不动国。
若能施病者，乃至于一果，
欢喜而瞻视，则生不动国。
不犯僧鬘物，善守于佛物，
涂扫佛僧地，则生不动国。
造像及佛塔，犹如大拇指，
常生欢喜心，则生不动国。
若为是经典，自身及财宝，
施于说法者，则生不动国。
若能听书写，受持及读诵，
诸佛秘密藏，则生不动国。”

尔时，无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已知所造业缘得生彼国。是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普为怜愍一切众生，先所咨问。如来若说，则能利益安乐人、天、阿修罗、乾闼婆、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

尔时，世尊即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于此，当至心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有因缘故未到不到，有因缘故不到到，有因缘故到不到，有因缘故到到。

“何因缘故未到不到？善男子，夫不到者，是大涅槃。凡夫未到，以有贪欲瞋恚愚痴故，身业口业不清净故，及受一切不净物故，

犯四重故，谤方等故，一阐提故，五逆罪故，以是义故未到不到。

“善男子，何因缘故不到到？不到者，名大涅槃。何义故到？永断贪欲、瞋恚、愚痴、身口恶故，不受一切不净物故，不犯四重故，不谤方等经故，不作一阐提故，不作五逆罪故，以是义故名不到到。须陀洹者八万劫到，斯陀含者六万劫到，阿那含者四万劫到，阿罗汉者二万劫到，辟支佛者十千劫到，以是义故名不到到。

“善男子，何因缘故名到不到？到者名为二十五有，一切众生常为无量烦恼诸结之所覆蔽，往来不离，犹如轮转，是名为到；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已得永离，故名不到，为欲化度诸众生故示现在中，亦名为到。

“善男子，何因缘故名为到到？到者即是二十五有，一切凡夫、须陀洹乃至阿那含，烦恼因缘故，名到到。

“善男子，闻所不闻亦复如是，有不闻闻，有不闻不闻，有闻不闻，有闻闻。云何不闻闻？善男子，不闻者，名大涅槃。何故不闻？非有为故，非音声故，不可说故。云何亦闻？得闻名故，所谓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名不闻闻。”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大涅槃者不可得闻，云何复言常乐我净而可得闻？何以故？世尊，断烦恼者名得涅槃，若未断者名为不得。以是义故，涅槃之性本无今有。若世间法本无今有则名无常。譬如瓶等，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故名无常；涅槃亦尔，云何说言常乐我净？

“复次，世尊，凡因庄严而得成者，悉名无常。涅槃若尔，应是无常。何等因缘？所谓三十七品、六波罗蜜、四无量心、观于骨相、阿那波那、六念处、破析六大，如是等法，皆是成就涅槃因缘，故名无常。

“复次，世尊，有名无常。若涅槃是有，亦应无常。如佛昔于阿含中说：‘声闻、缘觉、诸佛世尊皆有涅槃。’以是义故，名为无常。

“复次，世尊，可见之法名为无常。如佛先说：‘见涅槃者，则得断除一切烦恼。’

“复次，世尊，譬如虚空于诸众生等无障碍，故名为常。若使涅槃是常等者，何故众生有得不得？涅槃若尔于诸众生不平等者，则不名常。

“世尊，譬如百人共有一怨，若害此怨，则多人受乐。若使涅槃是平等法，一人得时应多人得，一人断结应多人亦断。若不如是，云何名常？譬如有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国王、王子、父母、师长则得利养，是不名常；涅槃亦尔，不名为常。何以故？如佛昔于阿含经中告阿难言：‘若有人能恭敬涅槃，则得断结，受无量乐。’以是义故，不名为常。世尊，若涅槃中有常乐我净名者，不名为常。如其无者，云何可说？”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涅槃之体，非

本无今有。若涅槃体本无今有者，则非无漏常住之法。有佛无佛，性相常住，以诸众生烦恼覆故，不见涅槃便谓为无。菩萨摩诃萨以戒、定、慧勤修其心，断烦恼已便得见之。当知涅槃是常住法，非本无今有，是故为常。善男子，如闇室中井种种七宝，人亦知有，闇故不见。有智之人善知方便，燃大明灯持往照了，悉得见之。是人于此终不生念：‘水及七宝本无今有。’涅槃亦尔，本自有之，非适今也。烦恼闇故，众生不见。大智如来以善方便燃智慧灯，令诸菩萨得见涅槃常乐我净，是故智者于此涅槃不应说言本无今有。

“善男子，汝言因庄严故得成涅槃应无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涅槃之体，非生非出，非实非虚，非作业生，非是有漏有为之法，非闻非见，非堕非死，非别异相亦非同相，非往非还，非去来今，非一非多，非长非短，非圆非方，非尖非斜，非有相非无相，非名非色，非因非果，非我、我所。以是义故，涅槃是常，恒不变易。是以无量阿僧祇劫修集善法以自庄严，然后乃见。善男子，譬如地下有八味水，一切众生而不能得，有智之人施功穿掘则便得之，涅槃亦尔。譬如盲人不见日月，良医疗之则便得见，而是日月非是本无今有；涅槃亦尔，先自有之，非适今也。善男子，如人有罪，系之囹圄，久乃得出，还家得见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涅槃亦尔。

“善男子，汝言因缘故涅槃之法应无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因有五种，何等为五？一者、生因，二者、和合因，三者、住因，四者、增长因，五者、远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业烦恼等及外诸草木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因？如善与善心和合，不善与不善心和合，无记与无记心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则不堕，山河树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内有四大无量烦恼众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长因？因缘衣服饮食等故，令众生增长；如外种子，火所不烧，鸟所不食，则得增长；如诸沙门、婆罗门等，依因和尚善知识等而得增长；如因父母，子得增长，是名增长因。云何远因？譬如因咒，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凭国王，无有盗贼；如芽依因地水火风等；如水攒及人，为酥远因；如明色等，为识远因；父母精血，为众生远因；如时节等，悉名远因。善男子，涅槃之体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当言是无常因？

“复次，善男子，复有二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师轮绳，是名作因。如灯烛等照闇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从作因而有，唯从了因。了因者，所谓三十七助道法、六波罗蜜，是名了因。善男子，布施者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檀波罗蜜乃得名为大涅槃因。三十七品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无量阿僧祇助菩提法，乃得名为大涅槃因。”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二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二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布施不得名为檀波罗蜜？云何布施而得名之檀波罗蜜，乃至般若云何不得名为般若波罗蜜？云何得名为般若波罗蜜？云何名涅槃？云何名大涅槃？”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闻布施，不见布施；不闻檀波罗蜜，不见檀波罗蜜；乃至不闻般若，不见般若；不闻般若波罗蜜，不见般若波罗蜜；不闻涅槃，不见涅槃；不闻大涅槃，不见大涅槃。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知见法界，解了实相空无所有，无有和合觉知之相，得无漏相、无所作相、如幻化相、热时炎相、乾闼婆城虚空之相。菩萨尔时得如是相，无贪恚痴不闻不见，是名菩萨摩诃萨真实之相，安住实相。菩萨摩诃萨自知此是檀、此是檀波罗蜜，乃至此是般若、此是般若波罗蜜，此是涅槃、此是大涅槃。

“善男子，云何是施，非波罗蜜？见有乞者，然后乃与，是名为施，非波罗蜜；若无乞者，开心自施，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时时施，是名为施，非波罗蜜；若修常施，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施他已还生悔心，是名为施，非波罗蜜；施已不悔，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菩萨摩诃萨于财物中生四怖心，王、贼、水、火，欢喜施与，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望报施，是名为施，非波罗蜜；施不望报，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为恐怖、名闻利养、家法相续、天上五欲，为憍慢故，为胜他故，为知识故，为来报故，如市易法，善男子，如人种树为得荫凉、为得华果及以材木，若人修行如是等施，是名为施，非波罗蜜。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大涅槃者，不见施者、受者、财物，不见时节，不见福田及非福田，不见因、不见缘、不见果报，不见作者、不见受者，不见多、不见少，不见净、不见不净，不轻受者、己身、财物，不见见者、不见不见者，不计己他，唯为方等大般涅槃常住法故修行布施，为利一切诸众生故而行布施，为断一切众生烦恼故行于施，为诸众生不见受者、施者、财物故故行于施。

“善男子，譬如有人堕大海水，抱持死尸则得度脱；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布施时，亦复如是，如彼死尸。善男子，譬如有人闭在深狱，门户坚牢，唯有厕孔，便从中出，到无碍处；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布施时，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贵人恐怖急厄，更无恃怙依旃陀罗；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于布施，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病人，为除病苦得安乐故，服食不净；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于布施，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婆罗门值谷涌贵，为寿命故食啖狗肉；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于布施，亦复如是。

“善男子，大涅槃中如是之事，从无量劫来不闻而闻，尸罗、尸罗波罗蜜乃至般若、般若波罗蜜，如佛《杂华经》中广说。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不闻而闻？十二部经，其义深邃，昔来不

闻；今因是经，得具足闻。先虽得闻，唯闻名字，而今于此《大涅槃经》乃得闻义。声闻、缘觉，唯闻十二部经名字，不闻其义，今于此经具足得闻，是名不闻而闻。善男子，一切声闻、缘觉经中，不曾闻佛有常乐我净、不毕竟灭，三宝佛性无差别相，犯四重罪、谤方等经、作五逆罪及一阐提悉有佛性，今于此经而得闻之，是名不闻而闻。”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若犯重禁、谤方等经、作五逆罪、一阐提等有佛性者，是等云何复堕地狱？世尊，若使是等有佛性者，云何复言无常乐我净？世尊，若断善根名一阐提者，断善根时所有佛性云何不断？佛性若断，云何复言常乐我净？如其不断，何故名为一阐提耶？世尊，犯四重禁名为不定，谤方等经、作五逆罪及一阐提悉名不定，如是等辈若决定者，云何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须陀洹乃至辟支佛亦名不定，若须陀洹至辟支佛是决定者，亦不应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若犯四重不决定者，须陀洹乃至辟支佛亦不决定。如是不定，诸佛如来亦复不定。若佛不定，涅槃体性亦复不定，至一切法亦复不定。云何不定？若一阐提除一阐提则成佛道。诸佛如来亦应如是，入涅槃已，亦应还出，不入涅槃。若如是者，涅槃之性则为不定；不决定故，当知无有常乐我净。云何说言一阐提等当得涅槃？”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为欲利益无量众生令得安乐，怜愍慈念诸世间故，为欲增长发菩提心诸菩萨故，作如是问。善男子，汝已亲近过去无量诸佛世尊，于诸佛所种诸善根；久已成就菩提功德，降伏众魔，令其退散；已教无量无边众生，悉令得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久已通达诸佛如来所有甚深秘密之藏，已问过去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尊如是甚深微密之义。我都不见一切世间若人、若天、沙门、婆罗门、若魔、若梵，有能咨问如来是义。今当诚心，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演说。

“善男子，一阐提者亦不决定。若决定者，是一阐提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不决定，是故能得。如汝所言，佛性不断，云何一阐提断善根者？善男子，善根有二种：一者、内，二者、外。佛性非内非外，以是义故，佛性不断。复有二种：一者、有漏，二者、无漏。佛性非有漏非无漏，是故不断。复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若是断者则应还得，若不还得则名不断，若断已得名一阐提。犯四重者亦是不定，若决定者，犯四重禁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谤方等经亦复不定，若决定者，谤正法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五逆罪亦复不定，若决定者，五逆之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色与色相二俱不定，香味触相、生相至无明相、阴入界相、二十五有相，四生乃至一切诸法，皆亦不定。

“善男子，譬如幻师在大众中，化作四兵车步象马，作诸璎珞严身之具，城邑聚落、山林树木、泉池河井。而彼众中有诸小儿，无有智慧，睹见之时，悉以为实。其中智人知其虚诳，以幻力故惑人眼目。善男子，一切凡夫乃至声闻、辟支佛等，于一切法见有定相亦复如是。诸佛菩萨于一切法不见定相。

“善男子，譬如小儿于盛夏月，见热时焰谓之为水。有智之人于此热焰，终不生于实水之想，但是虚焰诳人眼目，非实是水。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见一切法，亦复如是悉谓是实。诸佛菩萨于一切法不见定相。

“善男子，譬如山涧，因声有响。小儿闻之，谓是实声。有智之人，解无定实，但有声相诳于耳识。善男子，一切凡夫、声闻、缘觉于一切法亦复如是见有定相。诸菩萨等解了诸法悉无定相，见无常相、空寂等相、无生灭相。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见一切法是无常相。

“善男子，亦有定相。云何为定？常乐我净。在何处耶？所谓涅槃。善男子，须陀洹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八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斯陀含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六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那含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四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罗汉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二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辟支佛道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十千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善男子，如来今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示现倚卧师子之床欲入涅槃，令诸未得阿罗汉果众弟子等及诸力士生大忧苦，亦令天、人、阿修罗、乾闼婆、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大设供养，欲使诸人以千端氎缠裹其身，七宝为棺，盛满香油，积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烧：一者、儭身，二、最在外。为诸众生分散舍利以为八分。一切所有声闻弟子咸言如来入于涅槃。当知如来亦不毕定入于涅槃。何以故？如来常住不变易故。以是义故，如来涅槃亦复不定。

“善男子，当知如来亦复不定。如来非天。何以故？有四种天：一者、世间天，二者、生天，三者、净天，四者、义天。世间天者，如诸国王。生天者，从四天王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净天者，从须陀洹至辟支佛。义天者，十住菩萨摩诃萨等。以何义故，十住菩萨名为义天？以能善解诸法义故。云何为义？见一切法是空义故。

“善男子，如来非王，亦非四天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从须陀洹至辟支佛、十住菩萨。以是义故，如来非天。然诸众生亦复称佛为天中天，是故如来非天非非天、非人非非人、非鬼非非鬼、非地狱畜生饿鬼非非地狱畜生饿鬼、非众生非非众生、非法非非法、非色非非色、非长非非长、非短非非短、非相非非相、非心非非心、非有漏非无漏、非有为非无为、非常非无常、非幻非非幻、非名非非名、非定

非非定、非有非无、非说非非说、非如来非不如来。以是义故，如来不定。

“善男子，何故如来不名世天？世天者即是诸王，如来久于无量劫中已舍王位，是故非王。非非王者，如来生于迦毗罗城净饭王家，是故非非王。

“非生天者，如来久已离诸有故，是故非生天。非非生天。何以故？升兜率天下阎浮提故，是故如来非非生天。

“亦非净天。何以故？如来非是须陀洹乃至非辟支佛，是故如来非是净天。非非净天。何以故？世间八法所不能染，犹如莲华不受尘水，是故如来非非净天。

“亦非义天。何以故？如来非是十住菩萨故，是故如来非义天也。非非义天。何以故？如来常修十八空义故，是故如来非非义天。

“如来非人。何以故？如来久于无量劫中离人有故，是故非人。亦非非人。何以故？生于迦毗罗城故，是故非非人。

“如来非鬼。何以故？不害一切诸众生故，是故非鬼。亦非非鬼。何以故？亦以鬼像化众生故，是故非非鬼。

“如来亦非地狱、畜生、饿鬼。何以故？如来久离诸恶业故，是故非地狱、畜生、饿鬼。亦非非地狱、畜生、饿鬼。何以故？如来亦复现受三恶诸趣之身化众生故，是故非非地狱、畜生、饿鬼。

“亦非众生。何以故？久已远离众生性故，是故如来非众生。亦非非众生。何以故？或时演说众生相故，是故如来非非众生。

“如来非法。何以故？诸法各各有别异相，如来不尔，唯有一相，是故非法。亦非非法。何以故？如来法界故，是故非非法。

“如来非色。何以故？十色入所不摄故，是故非色。亦非非色。何以故，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故，是故非非色。

“如来非长。何以故？断诸色故，是故非长。亦非非长。何以故？一切世间无有能见顶髻相故，是故非非长。

“如来非短。何以故？久已远离憍慢结故，是故非短。亦非非短。何以故？为瞿师罗长者示三尺身故，是故非非短。

“如来非相。何以故？久已远离诸相相故，是故非相。亦非非相。何以故？善知诸相故，是故非非相。

“如来非心。何以故？虚空相故，是故非心。亦非非心。何以故？有十力心法故，亦能知他众生心故，是故非非心。

“如来非有为。何以故？常乐我净故，是故非有为。亦非无为。何以故？有来去坐卧示现涅槃故，是故非无为。

“如来非常。何以故？身有分故，是故非常。云何非常？以有知故。常法无知犹如虚空，如来有知，是故非常。云何非常？有言说故。常法无言亦如虚空，如来有言，是故无常。有姓氏故名曰无常，无姓之法乃名为常，虚空常故无有姓氏，如来有姓，姓瞿昙氏，是故无常。有父母故名曰无常，无父母者乃名曰常，虚空常故无有父母，

佛有父母，是故无常。有四威仪名曰无常，无四威仪乃名曰常，虚空常故无四威仪，佛有四威仪，是故无常。常住之法无有方所，虚空常故无有方所，如来出在中天竺地，住舍婆提或王舍城，是故无常。以是义故，如来非常。亦非非常。何以故？生永断故。有生之法名曰无常，无生之法乃名为常，如来无生，是故为常。常法无性，有性之法名曰无常，如来无生无性，无生无性故常。有常之法遍一切处，犹如虚空无处不有，如来亦尔遍一切处，是故为常。无常之法，或言此有，或言彼无，如来不尔，不可说言是处有、彼处无，是故为常。无常之法有时是有、有时是无，如来不尔有时是有、有时是无，是故为常。常住之法无名无色，虚空常故无名无色，如来亦尔，无名无色，是故为常。常住之法无因无果，虚空常故无因无果，如来亦尔，无因无果，是故为常。常住之法，三世不摄，如来亦尔，三世不摄，是故为常。

“如来非幻。何以故？永断一切虚诳心故，是故非幻。亦非非幻。何以故？如来或时分此一身为无量身，无量之身复为一身，山壁直过无有障碍，履水如地，入地如水，行空如地，身出烟焰如大火聚，云雷震动其声可畏，或为城邑、聚落舍宅、山川树木，或作大身，或作小身、男身、女身、童男童女身，是故如来亦非非幻。

“如来非定。何以故？如来于此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示现入于般涅槃故，是故非定。亦非非定。何以故？常乐我净故，是故如来亦非非定。

“如来非有漏。何以故？断三漏故，故非有漏。三漏者，欲界一切烦恼，除无明，是名欲漏；色、无色界一切烦恼，除无明，是名有漏；三界无明，名无明漏。如来永断，是故非漏。复次，一切凡夫不见有漏。云何凡夫不见有漏？一切凡夫于未来世悉有疑心。未来世中当得身耶？不得身耶？过去世中身本有耶？为本无耶？现在世中是身有耶？是身无耶？若有我者，是色耶？非色耶？色非色耶？非色非非色耶？想耶？非想耶？想非想耶？非想非非想耶？是身属他耶？不属他耶？属不属耶？非属非不属耶？有命无身耶？有身无命耶？有身有命耶？无身无命耶？身之与命有常耶？无常耶？常无常耶？非常非无常耶？身之与命自在作耶？时节作耶？无因作耶？世性作耶？微尘作耶？法非法作耶？士夫作耶？烦恼作耶？父母作耶？我住心耶？住眼中耶？遍满身中耶？从何来耶？去何至耶？谁生耶？谁死耶？我于过去是婆罗门姓耶？是刹利姓耶？是毗舍姓耶？是首陀罗姓耶？当于未来得何姓耶？我此身者过去之时，是男身耶？是女身耶？畜生身耶？若我杀生，当有罪耶？当无罪耶？乃至饮酒当有罪耶？当无罪耶？我自作耶？为他作耶？我受报耶？身受报耶？如是疑见无量烦恼覆众生心，因是疑见生六种心：决定有我，决定无我，我见我，我见无我，无我见我，我作、我受、我知，是名邪见。如来永拔如是无量见漏根本，是故非漏。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大涅槃修圣行者，亦得永断如

是诸漏。诸佛如来常修圣行，是故无漏。

“善男子，凡夫不能善摄五根则有三漏，为恶所牵至不善处。善男子，譬如恶马，其性佷悷，能令乘者至崄恶处；不能善摄此五根者，亦复如是，令人远离涅槃善道至诸恶处。譬如恶象，心未调顺，有人乘之不随意去，远离城邑至空旷处；不能善摄此五根者亦复如是，将人远离涅槃城邑，至于生死旷野之处。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恶；五根佞臣亦复如是，常教众生造无量恶。善男子，譬如恶子，不受师长父母教敕，则无恶不造；不调五根亦复如是，不受师长善言教敕，无恶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摄五根，常为地狱、畜生、饿鬼之所贼害，亦如怨盗害及善人。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摄五根，驰骋五尘。譬如牧牛，不善守护，犯人苗稼。凡夫之人不摄五根，常在诸有多受苦恼。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圣行时，常能善调守摄五根，怖畏贪欲、瞋恚、愚痴、憍慢、嫉妒，为得一切诸善法故。善男子，若能善守此五根者则能摄心，若能摄心则摄五根。譬如有人，拥护于王则护国土，护国土者则护于王；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若得闻是《大涅槃经》则得智慧，得智慧故则得专念。五根若散，念则能止。何以故？是念慧故。善男子，如善牧者，设牛东西啖他苗稼，则便遮止不令犯暴；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念慧因缘故，守摄五根不令驰散。

“菩萨摩诃萨有念慧者，不见我相，不见我所相，不见众生及所受用。见一切法同法性相，生于土石瓦砾之相，譬如屋舍，从众缘生，无有定性。见诸众生，四大五阴之所成立，推无定性。无定性故，菩萨于中不生贪著。一切凡夫见有众生故起烦恼。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有念慧故，于诸众生不生贪著。

“复次，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经》者，不著众生相，作种种法相。善男子，譬如画师，以众杂彩画作众像，若男若女若牛若马，凡夫无智，见之则生男女等相，画师了知无有男女；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于法异相观于一相，终不生于众生之相。何以故？有念慧故。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或时睹见端正女人，终不生于贪著之相。何以故？善观相故。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知五欲法，无有欢乐，不得暂停，如犬啮枯骨，如人持火逆风而行，如箧毒蛇，梦中所得，路首有果树多人所掷，亦如段肉众鸟竞逐，如水上泡、画水之迹，如织经尽，如囚趣市，犹如假借，势不得久。观欲如是，多诸过恶。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为色香味触因缘故，从昔无数无量劫来常受苦恼。一一众生一劫之中，所积身骨如王舍城毗富罗山，所饮乳汁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多四海水，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命终哭泣所出目泪多四大海。尽地草木为四寸筹，以数父母亦不能尽。无量劫来，或在地狱、畜生、饿鬼所受行苦不可称计。搏

此大地犹如枣等易可穷极，生死难尽。菩萨摩诃萨如是深观，一切众生以是欲因缘故受苦无量。菩萨以是生死行苦故，不失念慧。

“善男子，譬如世间，有诸大众满二十五里。王敕一臣持一油钵，经由中过莫令倾覆：‘若弃一渧，当断汝命。’复遣一人，拔刀在后，随而怖之。臣受王教，尽心坚持，经历尔所大众之中，虽见可意五邪欲等，心常念言：‘我若放逸著彼邪欲，当弃所持，命不全济。’是人以是怖因缘故，乃至不弃一渧之油。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于生死中不失念慧；以不失故，虽见五欲，心不贪著。若见净色，不生色相，唯观苦相；乃至识相，亦复如是，不作生相，不作灭相，不作因相，观和合相。菩萨尔时五根清净，根清净故，护根戒具。一切凡夫五根不净，不能善持，名曰根漏；菩萨永断，是故无漏；如来拔出永断根本，是故非漏。

“复次，善男子，复有离漏。菩萨摩诃萨欲为无上甘露佛果故，离于恶漏。云何为离？若能修行《大涅槃经》，书写受持，读诵解说，思惟其义，是名为离。何以故？善男子，我都不见十二部经能离恶漏如此方等《大涅槃经》。善男子，譬如良师教诸弟子，诸弟子中有受教者，心不造恶；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心不造恶。善男子，譬如世间有善咒术，若有一闻，却后七年不为一切毒药所中，蛇不能螫；若有诵者，乃至命尽，无有众恶。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复如是，若有众生一经耳者，却后七劫不堕恶道；若有书写读诵，解说思惟其义，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净见佛性，如彼圣王得甘露味。

“善男子，是大涅槃有如是等无量功德。善男子，若有人能书写是经，读诵解说，为他敷演，思惟其义，当知是人真我弟子，善受我教，是我所见，我之所念。是人谛知我不涅槃，随如是人所住之处，若城邑聚落、山林旷野、房舍田宅、楼阁殿堂，我亦在中常住不移。我于是人常作受施，或作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婆罗门、梵志、贫穷乞人。云何当令是人得知如来受其所施之物？善男子，是人或于夜卧梦中，梦见佛像，或见天像、沙门之像、国王圣王师子王像、莲华形像、优昙华像，或见大山或大海水，或见日月，或见白象及白马像，或见父母，得华得果、金银琉璃玻瓈等宝、五种牛味。尔时当知，即是如来受其所施。寤已喜乐，寻得种种所须之物，心不念恶，乐修善法。善男子，是大涅槃，悉能成就如是无量阿僧祇等不可思议无边功德。

“善男子，汝今应当信受我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见我者，欲恭敬我，欲同法性而见于我，欲得空定，欲见实相，欲得修习首楞严定、师子王定，欲破八魔——八魔者，所谓四魔，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欲得人中天上乐者，见有受持《大涅槃经》，书写读诵，为他解说，思惟义者，当往亲近，依附咨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为洗手足，布置床席，四事供给令无所乏。若从远来，应十

由延路次奉迎。为是经故，所重之物应以奉献，如其无者，应自卖身。何以故？是经难遇，过优昙华。

“善男子，我念过去无量无边那由他劫，尔时，世界名曰娑婆，有佛世尊，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为诸大众宣说如是《大涅槃经》。我于尔时从善友所，转闻彼佛当为大众说大涅槃。我闻是已，其心欢喜，欲设供养。居贫无物，欲自卖身，薄福不售。即欲还家，路见一人，而便语言：‘吾欲卖身，君能买不？’其人答曰：‘我家作业，人无堪者。汝设能为，我当买汝。’我即问言：‘有何作业，人无堪能？’其人见答：‘吾有恶病，良医处药，应当日服人肉三两。卿若能以身肉三两，日日见给，便当与汝金钱五枚。’我时闻已，心中欢喜。我复语言：‘汝与我钱，假我七日，须我事讫，便还相就。’其人见答：‘七日不可，审能尔者，当许一日。’善男子，我于尔时即取其钱，还至佛所，头面礼足，尽其所有而以奉献，然后诚心听受是经。我时闇钝，虽得闻经，唯能受持一偈文句：

“如来证涅槃，永断于生死。

若有至心听，常得无量乐。

“受是偈已，即便还至彼病人家。善男子，我时虽复日日与三两肉，以念偈因缘故不以为痛，日日不废足满一月。善男子，以是因缘，其病得差，我身平复，亦无疮痍。我时见身具足完具，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偈之力，尚能如是，何况具足受持读诵！我见此经有如是利，复倍发心：‘愿于未来成得佛道，字释迦牟尼。’善男子，以是一偈因缘力故，令我今日于大众中为诸天人具足宣说。

“善男子，以是因缘，是大涅槃不可思议，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乃是诸佛如来甚深秘密之藏。以是义故，能受持者，断离恶漏。所谓恶者，恶象、恶马、恶牛、恶狗、毒蛇住处、恶刺土地、悬崖崄岸、瀑水回澓、恶人、恶国、恶城、恶舍、恶知识等。如是等辈，若作漏因，菩萨即离，若不能作则不远离；若增有漏则便离之，若不增长则不远离；若作恶法则便离之，若能作善则不远离。云何为离？不持刀杖，常以正慧方便而远离之，是故名为正慧远离，为生善法则离恶法。菩萨摩诃萨自观其身，如病、如疮、如痈、如怨、如箭入体，是大苦聚，悉是一切诸恶根本。是身虽复不净如是，菩萨犹故瞻视将养。何以故？非为贪身，为善法故；为于涅槃，不为生死；为常乐我净，不为无常、无乐我净；为菩提道，不为有道；为于一乘，不为三乘；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微妙之身，不为乃至非有想非无想身；为法轮王，不为转轮王。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常当护身。何以故？若不护身，命则不全；命若不全，则不能得书写是经，受持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是故菩萨应善护身。以是义故，菩萨得离一切恶漏。

“善男子，如欲渡者应善护筏，临路之人善护良马，田夫种植善护粪秽，如为差毒善护毒蛇，如人为财护旃陀罗，为坏贼故将护健儿，亦如寒人爱护于火，如癞病者求于毒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见是身无量不净具足充满，为欲受持《大涅槃经》故，犹好将护，不令乏少。菩萨摩诃萨观于恶象及恶知识，等无有二。何以故？俱坏身故。菩萨摩诃萨于恶象等心无怖惧，于恶知识生畏惧心。何以故？是恶象等唯能坏身，不能坏心，恶知识者二俱坏故。是恶象等唯坏一身，恶知识者坏无量善身、无量善心。是恶象等唯能破坏不净臭身，恶知识者能坏净身及以净心。是恶象等能坏肉身，恶知识者坏于法身。为恶象杀，不至三恶；为恶友杀，必至三恶。是恶象等，但为身怨；恶知识者，为善法怨。是故菩萨常当远离诸恶知识。如是等漏，凡夫不离，是故生漏；菩萨离之，则不生漏。菩萨如是尚无有漏，况于如来？是故非漏。

“云何亲近漏？一切凡夫受取衣食、卧具、医药，为身心乐，求如是物，造种种恶，不知过失，轮回三趣，是故名漏。菩萨摩诃萨见如是过则便远离，若须衣时即便受取，不为身故，但为于法；不长憍慢，心常卑下；不为严饰，但为羞耻障诸寒暑、恶风恶雨、恶虫蚊虻、蝇蚤蝮蝎。虽受饮食，心无贪著；不为身故，常为正法；不为肌肤，但为众生；不为憍慢，为身力故；不为怨害，为治肌疮。虽得上味，心无贪著。受取房舍，亦复如是，贪慢之结不令居心，为菩提舍遮止结贼，障恶风雨故受屋舍。求医药者，心无贪慢，但为正法；不为寿命，为常命故。善男子，如人病疮，为苏麨涂，以衣裹之，为出脓血苏麨涂拊，为疮愈故以药坌之，为恶风故在深屋中；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观身是疮故以衣覆，为九孔脓求索饮食，为恶风雨取受房舍，为四毒发求觅医药。菩萨受取四种供养，为菩提道，非为寿命。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我若不受是四供养，身则磨灭不得坚牢，若不坚牢则不忍苦，若不忍苦则不能得修习善法；若能忍苦则得修习无量善法。我若不能堪忍众苦，则于苦受生瞋恚心，于乐受中生贪著心，若求乐不得则生无明。’是故凡夫于四供养生于有漏，菩萨摩诃萨能深观察不生于漏。是故菩萨名为无漏，云何如来当名有漏？是故如来不名有漏。”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三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三

“复次，善男子，一切凡夫虽善护身心，犹故生于三种恶觉。以是因缘，虽断烦恼得生非想非非想处，犹故还堕三恶道中。善男子，譬如有人渡于大海，垂至彼岸，没水而死；凡夫之人亦复如是，垂尽三有，还堕三塗。何以故？无善觉故。何等善觉？所谓六念处。凡夫

之人，善心羸劣，不善炽盛；善心羸故，慧心薄少；慧心薄故，增长诸漏。菩萨摩诃萨慧眼清净见三觉过，知是三觉有种种患，常与众生作三乘怨。三觉因缘乃令无量凡夫众生不见佛性，无量劫中生颠倒心，谓佛世尊无常乐我，唯有一净，如来毕竟入于涅槃。

“一切众生无常、无乐、无我、无净，颠倒心故言有常乐我净；实无三乘，颠倒心故，言有三乘；一实之道真实不虚，颠倒心故言无一实——是三恶觉，常为诸佛及诸菩萨之所呵责。是三恶觉，常害于我，或亦害他。有是三觉，一切诸恶常来随从。是三觉者，即是三缚，连缀众生无边生死。

“菩萨摩诃萨常作如是观察三觉。菩萨或时有因缘故，应生欲觉，默然不受。譬如端正净洁之人，不受一切粪秽不净；如热铁丸，人无受者；如婆罗门性，不受牛肉；如饱满人，不受恶食；如转轮王，不与一切旃陀罗等同坐一床。菩萨摩诃萨恶贱三觉，不受不味亦复如是。何以故？菩萨思惟：‘众生知我是良福田，我当云何受是恶法？若受恶觉，则不任为众生福田。我自不言是良福田，众生见相，便言我是。我今若起如是恶觉，则为欺诳一切众生。我于往昔以欺诳故，无量劫中流转生死堕三恶道。我若以恶心受人信施，一切天人及五通仙悉当证知而见诃责。我若恶觉受人信施，或令施主果报减少或空无报。我若恶心受檀越施，则与施主而为怨仇。一切施主恒于我所起赤子想，我当云何欺诳于彼而生怨想？何以故？或令施主不得果报或少果报故。我常自称为出家人，夫出家者不应起恶，若起恶者则非出家。出家之人身口相应，若不相应则非出家。我弃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知识，出家修道，正是修习诸善觉时，非是修习不善觉时。譬如有人入海求宝，不取真宝，直取水精；亦如有人弃妙音乐，游戏粪秽；如弃宝女，与婢交通；如弃金器，用于瓦盂；如弃甘露，服食毒药，如舍亲旧良善之医，从怨恶医求药而服。我亦如是，舍离大师如来世尊甘露法味，而服魔怨种种恶觉。人身难得如优昙华，我今已得；如来难值，过优昙华，我今已值；清净法宝，难得见闻，我今已闻。犹如盲龟值浮木孔，人命不停过于山水，今日虽存，明亦难保，云何纵心令住恶法？壮色不停犹如奔马，云何恃怙而生憍慢？犹如恶鬼伺求人过，四大恶鬼亦复如是，常来伺求我之过失，云何当令恶觉发起？譬如朽宅垂崩之屋，我命亦尔，云何起恶？我名沙门，沙门之人名觉善觉，我今乃起不善之觉，云何当得名沙门也？我名出家，出家之人名修善道，我今行恶，云何当得名为出家？我今名为真婆罗门，婆罗门者名修净行，我今乃行不净恶觉，云何当得名婆罗门？我今亦名刹利大姓，刹利姓者能除怨敌，我今不能除恶怨敌，云何当得名刹利姓？我名比丘，比丘之人名破烦恼，我今不破恶觉烦恼，云何当得名为比丘？世有六处难可值遇，我今已得，云何当令恶觉居心？何等为六？一、佛世难遇，二、正法难闻，三、怖心难生，四、难生中国，五、难得人身，六、诸根难具。如是六事难得已得，

是故不应起于恶觉。’菩萨尔时，修行如是《大涅槃经》，常勤观察是诸恶心。一切凡夫不见如是恶心过患故受三觉，名为受漏。菩萨见已，不受不著，放舍不护，依八圣道推之令去，斩之令断，是故菩萨无有受漏，云何当言如来有漏？以是义故，如来世尊非是有漏。

“复次，善男子，凡夫若遇身心苦恼起种种恶。若得身病，若得心病，令身口意作种种恶；以作恶故，轮回三趣具受诸苦。何以故？凡夫之人无念慧故，是故生于种种诸漏，是名念漏。菩萨摩诃萨常自思惟：‘我从往昔无数劫来，为是身心造种种恶，以是因缘流转生死，在三恶道具受众苦，遂令我远三乘正路。’菩萨以是恶因缘故，于己身心生大怖畏，舍离众恶，趣向善道。

“善男子，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箧，令人瞻养，餧饲卧起，摩洗其身。‘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当准法，戮之都市。’尔时，其人闻王切令，心生惶怖，舍箧逃走。王时复遣五旃陀罗拔刀随后。其人回顾，见后五人，遂疾舍去。是时五人以恶方便藏所持刀，密遣一人诈为亲善而语之言：‘汝可还来。’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隐匿。既入聚中，窥看诸舍都不见人，执捉瓨器悉空无物。既不见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闻空中声：‘咄哉！男子，此聚空旷无有居民，今夜当有六大贼来。汝设遇者，命将不全，汝当云何而得免之？’尔时，其人恐怖遂增，复舍而去。路值一河，其河漂急，无有船筏，以怖畏故，即取种种草木为筏。复更思惟：‘我设住此，当为毒蛇、五旃陀罗、一诈亲者及六大贼之所危害。若渡此河，筏不可依，当没水死。宁没水死，终不为彼蛇贼所害。’即推草筏置之水中，身倚其上，手抱脚蹹，截流而渡。既达彼岸，安隐无患，心意泰然，怖恐消除。

“菩萨摩诃萨得闻受持《大涅槃经》，观身如箧，地水火风如四毒蛇——见毒、触毒、气毒、啮毒。一切众生遇是四毒故丧其命。众生四大亦复如是，或见为恶，或触为恶，或气为恶，或啮为恶，以是因缘，远离众善。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四毒蛇有四种姓，所谓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是四大蛇亦复如是有四种性：坚性、湿性、热性、动性。是故菩萨观是四大与四毒蛇同其种性。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是四大如四毒蛇。云何为观？是四毒蛇常伺人便，何时当视，何时当触，何时当嘘，何时当啮；四大毒蛇亦复如是，常伺众生求其短缺。若为四蛇之所杀者，终不至于三恶道中；若为四大之所杀害，必至三恶道定无有疑。是四毒蛇虽复瞻养，亦欲杀人；四大亦尔，虽常供给，亦常牵人造作众恶。是四毒蛇若一瞋者，则能害人；四大之性亦复如是，若一大发亦能害人。是四毒蛇虽同一处，四心各异；四大毒蛇亦复如是，虽同一处，性各别异。是四毒蛇虽复恭敬难可亲近；四大毒蛇亦复如是，虽复恭敬亦难亲近。是四毒蛇若害人时，或有沙门、婆罗门等，若以咒药则可疗治；四大杀人，虽有沙门、婆罗门等神咒良药，则不能治。如自喜人，闻四毒蛇气臭可恶则便远离；诸佛菩萨亦复如是，闻四大臭即便远离。尔时，菩萨

复更思惟四大毒蛇，生大怖畏，背之驰走，修八圣道。

“五旃陀罗即是五阴。云何菩萨观于五阴如旃陀罗？旃陀罗者，常令别人恩爱别离、怨憎集会；五阴亦尔，令人贪近不善之法，远离一切纯善之法。复次，善男子，如旃陀罗种种器仗以自庄严，若刀、若楯、若弓、若箭、若铠、若矟，能害于人；五阴亦尔，以诸烦恼牢自庄严，害诸痴人令堕诸有。善男子，如旃陀罗，有过之人得便害之；五阴亦尔，有诸结过，常能害人。以是义故，菩萨深观五阴如旃陀罗。复次，菩萨观察五阴如旃陀罗。旃陀罗人无慈愍心，怨亲俱害；五阴亦尔，无慈愍心，善恶俱害。如旃陀罗，恼一切人；五阴亦尔，以诸烦恼，常恼一切生死众生。是故菩萨观于五阴如旃陀罗。复次，菩萨观察五阴如旃陀罗，旃陀罗人常怀害心；五阴亦尔，常怀诸结恼害之心。如人无足刀杖侍从，当知必为旃陀罗人之所杀害；众生亦尔，无足无刀，无有侍从，则为五阴之所贼害。足名为戒，刀名为慧，侍从名为善知识也。无此三事，故为五阴之所贼害。是故菩萨观于五阴如旃陀罗。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察五阴过旃陀罗。何以故？众生若为五旃陀罗之所杀者不堕地狱，为阴杀者则堕地狱。以是义故，菩萨观阴过旃陀罗。作是观已，而作愿言：‘我宁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近于五阴。旃陀罗者唯能害于欲界痴人，是五阴贼遍害三界凡夫众生。旃陀罗人唯能杀戮有罪之人，是五阴贼不问众生有罪无罪悉能害之。旃陀罗人不害衰老妇女稚小，是五阴贼不问众生老稚妇女，一切悉害。’是故菩萨深观此阴过旃陀罗，是故发愿：‘宁当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亲近五阴。’

“复次，善男子，旃陀罗者，唯害他人，终不自害；五阴之贼自害、害他及旃陀罗。旃陀罗人可以善言、钱财、宝货求而得脱；五阴不尔，不可强以善言诱喻、钱财、宝货求而得脱。旃陀罗人于四时中不必常杀；五阴不尔，常于念念害诸众生。旃陀罗人唯在一处，可有逃避；五阴不尔，遍一切处，无可逃避。旃陀罗人虽复害人，害已不随；五阴不尔，杀众生已，随逐不离。是故菩萨宁以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近于五阴。有智之人以善方便得脱五阴。善方便者，即八圣道、六波罗蜜、四无量心。以是方便而得解脱，身心不为五阴所害。何以故？身如金刚，心如虚空，是故身心难可沮坏。以是义故，菩萨观阴成就种种诸不善法，生大怖畏，修八圣道；亦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涉路而去，无所顾留。

“诈亲善者，名为贪爱。菩萨摩诃萨深观爱结如怨诈亲。若知实者，则无能为；若不能知，必为所害。贪爱亦尔，若知其性，则不能令众生轮转生死苦中；如其不知，轮回六趣具受众苦。何以故？爱之为病，难舍离故。如怨诈亲，难可远离，怨诈亲者常伺人便，令爱别离怨憎合会；爱亦如是，令人远离一切善法，近于一切不善之法。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深观贪，如怨诈亲，见不见故，闻不闻故。如凡

夫人见生死过，虽有智慧，以痴覆故后还不见；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虽见不见，虽闻不闻。何以故？以爱心故。所以者何？见生死过，不能疾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观此爱结如怨诈亲。云何名为怨诈亲相？如怨不实，诈现实相；不可亲近，诈现近相；实是不善，诈现善相；实是不爱，诈为爱相。何以故？常伺人便，欲为害故。爱亦如是，常为众生非实诈实、非近诈近、非善诈善、非爱诈爱，常诳一切轮回生死。以是义故，菩萨观爱如怨诈亲。怨诈亲者，但见身口不睹其心，是故能诳；爱亦如是，唯为虚诳，实不可得，是故能惑一切众生。怨诈亲者，有始有终，易可远离；爱不如是，无始无终，难可远离。怨诈亲者，远则难知，近则易知；爱不如是，近尚难知，况复远耶？以是义故，菩萨观爱过于诈亲。一切众生以爱结故，远大涅槃，近于生死；远常乐我净，近无常、苦、无我、不净。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为三垢，于现在事以无明故，不见过患，不能舍离。爱怨诈亲，终不能害有智之人。是故菩萨深观此爱，生大怖畏，修八圣道；犹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及一诈亲，涉路不回。

“空聚落者，即是六入。菩萨摩诃萨观内六入，空无所有犹如空聚。如彼怖人既入聚已，乃至不见有一居人，遍捉瓨器不得一物；菩萨亦尔，谛观六入空无所有，不见众生一物之实，是故菩萨观内六入空无所有如彼空聚。善男子，彼空聚落，群贼远望，终不生于虚空之想；凡夫之人亦复如是，于六入聚不生空想，以其不能生空想故，轮回生死受无量苦。善男子，群贼既至，乃生空想；菩萨亦尔，观此六入常生空想，生空想故则不轮回生死受苦。菩萨摩诃萨于此六入常无颠倒，无颠倒故，是故不复轮回生死。复次，善男子，如有群贼，入此空聚则得安乐；烦恼诸贼亦复如是，入此六入则得安乐。如贼住空聚，心无所畏；烦恼群贼亦复如是，住是六入亦无所畏。如彼空聚，乃是师子虎狼种种恶兽之所住处；是内六入亦复如是，一切众恶烦恼走兽之所住处。是故菩萨深观六入空无所有，纯是一切不善住处。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内六入空无所有如彼空聚。何以故？虚诳不实故，空无所有作有想故，实无有乐作乐想故，实无有人作人想故。内六入者亦复如是，空无所有而作有想，实无有乐而作乐想，实无有人而作人想。唯有智人乃能知之，得其真实。复次，善男子，如空聚落，或时有人，或时无人；六入不尔，一向无人。何以故？性常空故。智者所知，非是眼见。是故菩萨观内六入多诸怨害，修八圣道不休不息；犹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一诈亲善及六大贼，怖著正路。

“六大贼者，即外六尘。菩萨摩诃萨观此六尘如六大贼。何以故？能劫一切诸善法故。如六大贼能劫一切人民财宝；是六尘贼亦复如是，能劫一切众生善财。如六大贼若入人舍，则能劫夺现家所有不择好恶，令巨富者忽尔贫穷；是六尘贼亦复如是，若入人根则能劫夺

一切善法，善法既尽，贫穷孤露作一阐提，是故菩萨谛观六尘如六大贼。复次，善男子，如六大贼欲劫人时要因内人，若无内人则便中还；是六尘贼亦复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内有众生知见常乐我净不空等相。若内无有如是等相，六尘恶贼则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内无是相，凡夫则有，是故六尘常来侵夺善法之财，不善护故为其所劫。护者名慧，有智之人能善防护故不被劫。是故菩萨观是六尘如六大贼等无差别。复次，善男子，如六大贼能为人民身心苦恼；是六尘贼亦复如是，常为众生身心苦恼。六大贼者唯能劫人现在财物，是六尘贼常劫众生三世善财。六大贼者夜则欢乐；六尘恶贼亦复如是，处无明闇则得欢乐。是六大贼唯有诸王乃能遮止；六尘恶贼亦复如是，唯佛菩萨乃能遮止。是六大贼凡欲劫夺，不择端正、种姓、聪哲、多闻、博学、豪贵、贫贱；六尘恶贼亦复如是，欲劫善法，不择端正乃至贫贱。是六大贼虽有诸王截其手足，犹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尘恶贼亦复如是，虽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截其手足，亦不能令不劫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贼；诸佛菩萨亦复如是，乃能摧伏六尘恶贼。譬如有人，多诸种族，宗党炽盛，则不为彼六贼所劫；众生亦尔，有善知识，不为六尘恶贼所劫。是六大贼若见人物则能偷劫；六尘不尔，若见、若知、若闻、若嗅、若触、若觉，皆悉能劫。六大贼者，唯能劫夺欲界人财，不能劫夺色、无色界；六尘恶贼则不如是，能劫三界一切善宝。是故菩萨谛观六尘过彼六贼，作是观已，修八圣道直往不回；如彼怖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一诈亲者及六大贼，舍空聚落，涉路而去。

“路值一河者，即是烦恼。云何菩萨观此烦恼犹如大河？如彼驶河能漂香象，烦恼驶河亦复如是能漂缘觉，是故菩萨深观烦恼犹如驶河。深难得底故名为河，边不可得故名为大，其中多有种种恶鱼。烦恼大河亦复如是，唯佛菩萨能得底故，故名极深；唯佛菩萨得其边故，故名广大；常害一切痴众生故，故名恶鱼。是故菩萨观此烦恼犹如大河。如大河水能长一切草木丛林，烦恼大河亦复如是，能长众生二十五有。是故菩萨观此烦恼犹如大河。譬如有人堕大河水无有惭愧；众生亦尔，堕烦恼河无有惭愧。如堕河者，未得其底，即便命终；堕烦恼河亦复如是，未尽其底，周回轮转二十五有。所言底者，名为空相。若有不修如是空相，当知是人不得出离二十五有。一切众生不能善修空无相故，常为烦恼驶河所漂。如彼大河唯能坏身，不能漂没一切善法；烦恼大河则不如是，能坏一切身心善法。彼大暴河唯能漂没欲界中人，烦恼大河乃能漂没三界人天。世间大河，手抱脚踏则到彼岸；烦恼大河，唯有菩萨因六波罗蜜乃能得渡。如大河水难可得渡，烦恼大河亦复如是，难可得渡。云何名为难可得渡？乃至十住诸大菩萨，犹故未能毕竟得渡，唯有诸佛乃毕竟渡，是故名为难可得渡。譬如有人为河所漂，不能修习毫厘善法；众生亦尔，为烦恼河所漂没者，亦复不能修习善法。如人堕河为水所漂，余有力者则能拔

济；堕烦恼河为一阐提，声闻、缘觉乃至诸佛不能拔济。世间大河，劫尽之时，七日并照能令枯涸；烦恼大河则不如是，声闻、缘觉虽修七觉犹不能干。是故菩萨观诸烦恼犹如暴河。

“譬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诈亲善及六大贼，舍空聚落，随路而去，既至河上，取草为筏者；菩萨亦尔，畏四大蛇、五阴旃陀罗、爱诈亲善、六入空聚、六尘恶贼，至烦恼河，修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以为船筏，依乘此筏渡烦恼河，到于彼岸常乐涅槃。菩萨修行大涅槃者，作是思惟：‘我若不能忍受如是身苦、心苦，则不能令一切众生渡烦恼河。’以是思惟，虽有如是身心苦恼，默然忍受；以忍受故，则不生漏。如是菩萨尚无诸漏，况佛如来而当有漏？是故诸佛不名有漏。云何如来非无漏也？如来常行有漏中故。有漏即是二十五有。是故声闻、凡夫之人言佛有漏，诸佛如来真实无漏。

“善男子，以是因缘，诸佛如来无有定相。善男子，是故犯四重禁、谤方等经及一阐提悉皆不定。”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如是，如是，诚如圣教，一切诸法，皆悉不定。以不定故，当知如来亦不毕竟入于涅槃。如佛先说，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闻不闻中，有涅槃、大涅槃。云何涅槃，云何大涅槃？”

尔时，佛赞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若有菩萨得念总持，乃能如汝之所咨问。

“善男子，如世人言，有海、大海，有河、大河，有山、大山，有地、大地，有城、大城，有众生、大众生，有王、大王，有人、大人，有天、天中天，有道、大道；涅槃亦尔，有涅槃，有大涅槃。云何涅槃？善男子，如人饥饿，得少饭食名为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病得差则名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人怖畏，得归依处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贫穷人，获七宝物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人观骨，不起贪欲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是涅槃不得名为大涅槃也。何以故？以饥渴故、病故、怖故、贫故、生贪著故，是名涅槃，非大涅槃。善男子，若凡夫人及以声闻，或因世俗，或因圣道，断欲界结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不得名为大涅槃也；能断初禅，乃至能断非想非非想处结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不得名为大涅槃也。何以故？还生烦恼有习气故。云何名为烦恼习气？声闻、缘觉有烦恼气，所谓我身、我衣、我去、我来、我说、我听，诸佛如来入于涅槃，涅槃之性无我无乐，唯有常净，是则名为烦恼习气。佛、法、众僧有差别相，如来毕竟入于涅槃，声闻、缘觉、诸佛如来所得涅槃等无差别，以是义故，二乘所得非大涅槃。何以故？无常乐我净故。常乐我净乃得名为大涅槃也。

“善男子，譬如有处能受众水，名为大海；随有声闻、缘觉、菩

萨、诸佛如来所入之处，名大涅槃；四禅、三三昧、八背舍、八胜处、十一切处，随能摄取如是无量诸善法者，名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有河，第一香象不能得底，则名为大。声闻、缘觉至十住菩萨不见佛性，名为涅槃，非大涅槃。若能了了见于佛性，则得名为大涅槃也。是大涅槃，唯大象王能尽其底。大象王者，谓诸佛也。

“善男子，若摩诃那伽及钵揵陀大力士等，经历多时所不能上，乃名大山；声闻、缘觉及诸菩萨，摩诃那伽大力士等所不能见，如是乃名大涅槃也。

“复次，善男子，随有小王之所住处名为小城，转轮圣王所住之处乃名大城；声闻、缘觉，八万、六万、四万、二万、一万住处，名为涅槃；无上法主圣王住处，乃得名为大般涅槃。以是故名大般涅槃。

“善男子，譬如有人见四种兵不生怖畏，当知是人名大众生。若有众生于三恶道烦恼恶业不生怖畏，而能于中广度众生，当知是人得大涅槃。若有人能供养父母，恭敬沙门及婆罗门，修治善法，所言诚实，无有欺诳，能忍诸恶，惠施贫乏，名大丈夫；菩萨亦尔，有大慈悲怜愍一切，于诸众生犹如父母，能度众生于生死河，普示众生一实之道，是则名为大般涅槃。

“善男子，大名不可思议。若不可思议，一切众生所不能信，是则名为大般涅槃。唯佛菩萨之所见故名大涅槃。以何因缘复名为大？以无量因缘然后乃得故名为大。善男子，如世间人以多因缘之所得者，则名为大；涅槃亦尔，以多因缘之所得故，故名为大。云何复名为大涅槃？有大我故，名大涅槃。涅槃无我，大自在故，名为大我。云何名为大自在耶？有八自在，则名为我。何等为八？

“一者、能示一身以为多身，身数大小犹如微尘，充满十方无量世界。如来之身实非微尘，以自在故现微尘身。如是自在，则为大我。

“二者、示一尘身满于三千大千世界。如来之身实不满于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以无碍故，直以自在故满于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三者、能以满此三千大千世界之身，轻举飞空过于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而无障碍。如来之身实无轻重，以自在故能为轻重。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四者、以自在故而得自在。云何自在？如来一心安住不动，所可示化无量形类各令有心。如来有时或造一事，而令众生各各成办。如来之身常住一土，而令他土一切悉见。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五者、根自在故。云何名为根自在耶？如来一根亦能见色、闻声、嗅香、别味、觉触、知法，如来六根亦不见色、闻声、嗅香、别味、觉触、知法。以自在故，令根自在。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六者、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如来之心，亦无得想。何以故？无所得故。若是有者，可名为得。实无所有，云何名得？若使如来计有得想，是则诸佛不得涅槃。以无得故，名得涅槃。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得诸法故，名为大我。

“七者、说自在故。如来演说一偈之义，经无量劫，义亦不尽，所谓若戒、若定、若施、若慧。如来尔时都不生念‘我说彼听’，亦复不生一偈之想。世间之人以四句为偈，随世俗故说名为偈。一切法性亦无有说，以自在故，如来演说；以演说故，名为大我。

“八者、如来遍满一切诸处犹如虚空。虚空之性不可得见，如来亦尔实不可见，以自在故，令一切见。如是自在，名为大我。如是大我，名大涅槃。以是义故，名大涅槃。

“复次，善男子，譬如宝藏，多诸珍异，百种具足故名大藏；诸佛如来甚深奥藏亦复如是，多诸奇异，具足无缺，名大涅槃。复次，善男子，无边之物乃名为大；涅槃无边，是故名大。复次，善男子，有大乐故，名大涅槃；涅槃无乐。以四乐故，名大涅槃。何等为四？

“一者、断诸乐故。不断乐者则名为苦，若有苦者不名大乐。以断乐故则无有苦，无苦无乐，乃名大乐。涅槃之性，无苦无乐，是故涅槃名为大乐。以是义故，名大涅槃。复次，善男子，乐有二种：一者、凡夫，二者、诸佛。凡夫之乐，无常败坏，是故无乐。诸佛常乐，无有变异，故名大乐。复次，善男子，有三种受：一者、苦受，二者、乐受，三者、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是亦为苦，涅槃虽同不苦不乐，然名大乐，以大乐故名大涅槃。

“二者、大寂静故，名为大乐。涅槃之性是大寂静。何以故？远离一切愦闹法故。以大寂故，名大涅槃。

“三者、一切知故，名为大乐。非一切知，不名大乐。诸佛如来一切知故名为大乐。以大乐故，名大涅槃。

“四者、身不坏故，名为大乐。身若可坏，则不名乐。如来之身金刚无坏，非烦恼身，无常之身，故名大乐。以大乐故，名大涅槃。

“善男子，世间名字，或有因缘，或无因缘。有因缘者，如舍利弗，母名舍利，因母立字，故名舍利弗；如摩鍮罗道人，生摩鍮罗国，因国立名，故名摩鍮罗道人；如目揵连，目揵连者，即是姓也，因姓立名，故名目揵连；如我生于瞿昙种姓，因姓立名，称为瞿昙；如毗舍佉道人，毗舍佉者，即是星名，因星为名，名毗舍佉；如有六指，因六指故，名六指人；如佛奴天奴，因佛因天，故名佛奴天奴；因湿生故，故名湿生；如因声故，名为迦迦罗，名究究罗、咀咀罗。如是等名，是因缘名。无因缘者，如莲华、地水火风、虚空；如曼陀婆，一名二实——一名殿堂、二名饮浆，堂不饮浆，亦复得名为曼陀婆；如萨婆车多，名为蛇盖，实非蛇盖。是名无因，强立名字。如坻罗婆夷，名为食油，实不食油，强为立名，名为食油。是名无因，强立名字。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复如是，无有因缘，强为立名。

“善男子，譬如虚空，不因小空名为大空也；涅槃亦尔，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善男子，譬如有法，不可称量，不可思议，故名为大；涅槃亦尔，不可称量，不可思议，故得名为大般涅槃。以纯净故，名大涅槃。云何纯净？净有四种。何等为四？

“一者、二十五有名为不净，能永断故得名为净。净即涅槃，如是涅槃，亦得名有，而是涅槃实非是有，诸佛如来随世俗故说涅槃有。譬如世人，非父言父，非母言母，实非父母而言父母；涅槃亦尔，随世俗故说言诸佛有大涅槃。

“二者、业清净故。一切凡夫业不清净，故无涅槃。诸佛如来业清净故，故名大净，以大净故名大涅槃。

“三者、身清净故。身若无常则名不净，如来身常故名大净，以大净故名大涅槃。

“四者、心清净故。心若有漏名曰不净，佛心无漏故名大净，以大净故名大涅槃。

“善男子，是名善男子、善女人修行如是《大涅槃经》具足成就初分功德。”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四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四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二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昔所不见而今见之，昔所不闻而今闻之，昔所不到而今得到，昔所不知而今知之。

“云何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谓神通昔所不得而今乃得。通有二种：一者、内，二者、外。所言外者与外道共。内复有二：一者、二乘，二者、菩萨。菩萨修行《大涅槃经》所得神通，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云何名为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二乘所作神通变化，一心作一，不得众多；菩萨不尔，于一心中则能具足现五趣身。所以者何？以得如是《大涅槃经》之势力故。是则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

“又复云何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谓身得自在，心得自在。何以故？一切凡夫所有身心不得自在，或心随身，或身随心。云何名为心随于身？譬如醉人，酒在身中，尔时身动，心亦随动；亦如身懒，心亦随懒，是则名为心随于身。又如婴儿，其身稚小，心亦随小；大人身大，心亦随大。又如有人，身体粗涩，心常思念欲得膏油润渍令软，是则名为心随于身。云何名为身随于心？所谓去来坐卧，修行施、戒、忍辱、精进，愁恼之人身则羸悴，欢喜之人身则肥鲜，恐怖之人身体战动，专心听法身则怡悦，悲泣之人涕泪横流，是则名为身随于心。菩萨不尔，于身心中俱得自在，是则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

之。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所现身相犹如微尘，以此微身悉能遍至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无所障碍，而心常定，初不移动，是则名为心不随身，是亦名为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何以复名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声闻、辟支佛等所不能到，菩萨能到，是故名为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声闻、辟支佛等，虽以神通，不能变身如细微尘遍至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声闻、缘觉身若动时，心亦随动。菩萨不尔，心虽不动，身无不至，是名菩萨心不随身。复次，善男子，菩萨化身犹如三千大千世界，以此大身入一尘身，其心尔时亦不随小。声闻、缘觉虽能化身令如三千大千世界，而不能以如此大身入微尘身，于此事中尚自不能，况能令心而不随动？是名菩萨心不随身。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一音声，能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闻，心终不念‘令是音声遍诸世界，使诸众生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而是菩萨亦初不言‘我令众生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菩萨若言‘因我说法，令诸众生不闻闻’者，当知是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众生不闻我为说者，如此之心是生死心。一切菩萨是心已尽，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所有身心不相随逐。善男子，一切凡夫身心相随；菩萨不尔，为化众生故，虽现身小，心亦不小。何以故？诸菩萨等所有心性常广大故，虽现大身，心亦不大。云何大身？身如三千大千世界。云何小心？行婴儿行。以是义故，心不随身。菩萨摩诃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远酒不饮而心亦动；心无悲苦，身亦流泪；实无恐怖，身亦颤慄。以是义故，当知菩萨身心自在不相随逐。菩萨摩诃萨唯现一身，而诸众生各各见异。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菩萨摩诃萨先取声相，所谓象声、马声、车声、人声、贝声、鼓声、箫笛等声、歌声、哭声而修习之；以修习故，能闻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狱音声；复转修习得异耳根，异于声闻、缘觉天耳。何以故？二乘所得清净耳通，若依初禅净妙四大，唯闻初禅，不闻二禅，乃至四禅亦复如是。虽可一时得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音声，而不能闻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世界音声。以是义故，菩萨所得，异于声闻、缘觉耳根。以是异故，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虽闻音声，而心初无闻声之相，不作有相、常相、乐相、我相、净相、主相、依相、作相、因相、定相、果相。以是义故，诸菩萨等昔所不闻而今得闻。”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若佛所说，不作定相，不作果相，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来先说，若人闻是《大涅槃经》一句一字，必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于今云何复言无定无果？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定相，即是果相，云何而言无定无果？闻恶声故则生恶心，生恶心故则至三途，若至三塗则是定果，云何而言无定无果？”

尔时，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能作是问。若使诸佛

说诸音声有定果相者，则非诸佛世尊之相，是魔王相、生死之相、远涅槃相。何以故？一切诸佛凡所演说无定果相。善男子，譬如刀中见人面像，竖则见长，横则见阔。若有定相，云何而得竖则见长、横则见阔？以是义故，诸佛世尊凡所演说无定果相。

“善男子，夫涅槃者，实非声果。若使涅槃是声果者，当知涅槃非是常法。善男子，譬如世间从因生法，有因则有果，无因则无果，因无常故，果亦无常。所以者何？因亦作果，果亦作因。以是义故，一切诸法无有定相。若使涅槃从因生者，因无常故，果亦无常，而是涅槃不从因生，体非是果，是故为常。善男子，以是义故，涅槃之体无定无果。善男子，夫涅槃者，亦可言定，亦可言果。云何为定？一切诸佛所有涅槃常乐我净，是故为定；无生老坏，是故为定；一阐提等，犯四重禁、诽谤方等、作五逆罪，舍除本心必定得故，是故为定。

“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人闻我说大涅槃一字一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汝于是义犹未了了。汝当谛听，吾当为汝更分别之。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闻相，不作佛相，不作说相，如是义者名无相相，以无相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如汝所言，闻恶声故到三途者，是义不然。何以故？非以恶声而至三途，当知是果乃是恶心。所以者何？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虽闻恶声，心不生恶，是故当知非因恶声生三途中；而诸众生因烦恼结，恶心滋多生三恶趣，非因恶声。若声有定相，诸有闻者，一切悉应生于恶心。或有生者，有不生者，是故当知声无定相。以无定故，虽复因之，不生恶心。”

“世尊，声若无定，云何菩萨昔所不闻而今得闻？”

“善男子，声无定相，昔所不闻令诸菩萨而今得闻，以是义故，我作是说，昔所不闻而今得闻。

“善男子，云何昔所不见而今得见？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先取明相，所谓日月星宿、庭燎灯烛、珠火之明、药草等光。以修习故得异眼根，异于声闻、缘觉所得。云何为异？二乘所得清净天眼，若依欲界四大眼根不见初禅，若依初禅不见上地，乃至自眼犹不能见，若欲多见极至三千大千世界。菩萨摩诃萨不修天眼见妙色身悉是骨相，虽见他方恒河沙等世界色相，不作色相，不作常相、有相、物相、名字等相，作因缘相，不作见相，不言是眼微妙净相，唯见因缘、非因缘相。云何因缘？色是眼缘。若使是色非因缘者，一切凡夫不应生于见色之相。以是义故，色名因缘。非因缘者，菩萨摩诃萨虽复见之，不生色相，是故非缘。以是义故，菩萨所得清净天眼，异于声闻、缘觉所得。以是异故，一时遍见十方世界现在诸佛，是名菩萨昔所不见而今得见。以是异故，能见微尘声闻、缘觉所不能见。以是异故，虽见自眼，初无见相，见无常相，见凡夫身三十

六物不净充满，如于掌中观阿摩勒果。以是义故，昔所不见而今得见。若见众生所有色相，则知其人大小乘根；一触衣故，亦知是人善恶诸根差别之相。以是义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一见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此知故，昔所不见而今得见。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萨摩诃萨虽知凡夫贪恚痴心，初不作心及心数相，不作众生及以物相，修第一义毕竟空相。何以故？一切菩萨常善修习空性相故。以修空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云何为知？知无有我、无有我所，知诸众生皆有佛性，以佛性故，一阐提等舍离本心，悉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此皆是声闻、缘觉所不能知，菩萨能知。以是义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

“复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念过去世一切众生所生种姓、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知识怨憎，于一念中得殊异智，异于声闻、缘觉智慧。云何为异？声闻、缘觉所有智慧，念过去世所有众生种姓、父母乃至怨憎，而作种姓至怨憎相；菩萨不尔，虽念过去种姓、父母乃至怨憎，终不生于种姓、父母、怨憎等相，常作法相、空寂之相。是名菩萨昔所不知而今得知。

“复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得他心智，异于声闻、缘觉所得。云何为异？声闻、缘觉以一念智知人心时，则不能知地狱、畜生、饿鬼、天心。菩萨不尔，于一念中遍知六趣众生之心，是名菩萨昔所不知而今得知。复次，善男子，复有异知，菩萨摩诃萨于一心中，知须陀洹初心次第至十六心。以是义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是为菩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二功德。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舍慈得慈，得慈之时不从因缘。云何名为舍慈得慈？善男子，慈名世谛，菩萨摩诃萨舍世谛慈得第一义慈，第一义慈不从缘得。复次，云何舍慈得慈？慈若可舍，名凡夫慈；慈若可得，即名菩萨无缘之慈，舍一阐提慈、犯四重禁慈、谤方等慈、作五逆慈，得怜愍慈，得如来慈、世尊之慈、无因缘慈。云何复名舍慈得慈？舍黄门慈、无根二根女人之慈、屠脍猎师畜养鸡猪如是等慈，亦舍声闻、缘觉之慈，得诸菩萨无缘之慈，不见自慈、不见他慈，不见持戒、不见破戒，虽自见悲不见众生，虽有苦受不见受者。何以故？以修第一真实义故。是名菩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有十事。何等为十？一者、根深难可倾拔，二者、自身生决定想，三者、不观福田及非福田，四者、修净佛土，五者、灭除有余，六者、断除业缘，七者、修清净身，八者、了知诸缘，九者、离诸怨敌，十者、断除二边。

“云何根深难可倾拔？所言根者名不放逸，不放逸者为是何根？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善男子，一切诸佛诸善根本皆不放逸，不放逸故，诸余善根转转增长；以能增长诸善根故，于诸善中最为殊胜。善男子，如诸迹中，象迹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最为殊胜。善男子，如诸明中，日光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最为殊胜。善男子，如诸王中，转轮圣王为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第一。善男子，如诸流中，四河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上为最。善男子，如诸山中，须弥山王为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第一。善男子，如水生华中，青莲华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陆生华中，婆利师华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诸兽中，师子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飞鸟中，金翅鸟王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大身中，罗睺阿修罗王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一切众生若二足、四足、多足、无足中，如来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善法中为最为上。善男子，如诸众中，佛僧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善法中为最为上。善男子，如佛法中，大涅槃法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以是义故，不放逸根深固难拔。云何不放逸故而得增长？所谓信根、戒根、施根、慧根、忍根、闻根、进根、念根、定根、善知识根，如是诸根不放逸故而得增长，以增长故深固难拔。以是义故，名为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根深难拔。

“云何于身作决定想？于自身所生决定心：‘我今此身，于未来世，定当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器。’心亦如是，不作狭小，不作变易，不作声闻、辟支佛心，不作魔心及自乐心、乐生死心，常为众生求慈悲心。是名菩萨于自身中生决定心：‘我于来世当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器。’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于自身中生决定想。

“云何菩萨不观福田及非福田？云何福田？外道持戒上至诸佛，是名福田。若有念言：‘如是等辈是真福田。’当知是心则为狭劣。菩萨摩诃萨悉观一切无量众生无非福田。何以故？以善修习异念处故。有异念处善修习者，观诸众生无有持戒及以毁戒，常观诸佛世尊所说：‘施虽四种，俱得清净报。’何等为四？一者、施主清净，受者不净；二者、施主不净，受者清净；三者、俱净；四者、施受二俱不净。云何施净、受者不净？施主具有戒闻智慧，知有慧施及以果报；受者破戒，专著邪见无施果报，是名施净、受者不净。云何名为受者清净，施主不净？施主破戒，专著邪见，言无慧施及以果报；受者持戒，多闻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报，是名施主不净、受者清净。云何名为施受俱净？施者、受者俱有持戒，多闻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报，是名施受二俱清净。云何名为二俱不净？施者、受者破戒邪见，言：‘无有施及施果报。若如是者，云何复言得净果报？以无施无报故

名为净。'善男子，若有不见施及施报，当知是人不名破戒专著邪见。若依声闻，言不见施及施果报，是则名为破戒邪见。若依如是《大涅槃经》，不见惠施及施果报，是则名为持戒正见。菩萨摩诃萨有异念处，以修习故，不见众生持戒、破戒，施者、受者及施果报，是故得名持戒正见。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不观福田及非福田。

"云何名为净佛国土？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杀害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众生得寿命长，有大势力，获大神通。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得寿命长，有大势力，获大神通。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偷盗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国土地所有纯是七宝，众生富足所欲自恣。以此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所得国土纯是七宝，众生富足，所欲自恣。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淫欲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无有贪欲、瞋恚、痴心，亦无饥渴苦恼之患。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众生远离贪淫、瞋恚、痴心，一切无有饥渴苦恼。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妄语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常有华树果树香树，所有众生得妙音声。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所有国土常有华树、果树、香树，其中众生悉得清净上妙音声。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两舌。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常共和合讲说正法。以是誓愿因缘力故，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悉共和合讲论法要。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恶口。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地平如掌，无有沙砾瓦石之属、荆蕀恶刺，所有众生其心平等。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所有国土地平如掌，无有沙砾荆蕀恶刺，所有众生其心平等。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无义语。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无有苦恼。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无有苦恼。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贪嫉。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一切众生无有贪嫉恼害邪见。以此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悉无贪嫉恼害邪见。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恼害。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悉共修习大慈大悲，得一子地。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世界所有一切众生悉共修习大慈大悲得一子地。复次，善男

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邪见。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悉得摩诃般若波罗蜜。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世界众生悉得受持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名菩萨修净佛土。

“云何菩萨摩诃萨灭除有余？有余有三：一者、烦恼余报，二者、余业，三者、余有。善男子，云何名为烦恼余报？若有众生习近贪欲，是报熟故，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鸽、雀、鸳鸯、鹦鹉、耆婆耆婆、舍利伽鸟、青雀、鱼、鳖、弥猴、獐鹿；若得人身，受黄门形、女人、二根、无根、淫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余报。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以殷重心，习近瞋恚，是报熟故，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毒蛇具四种毒——见毒、触毒、啮毒、獻毒，师子、虎、狼、熊罴、猫、狸、鹰、鹞之属；若得人身，具足十六诸恶律仪；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余报。复次，善男子，若有修习愚痴之人，是报熟时，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象、猪、牛、羊、水牛、蚤、虱、蚊、虻、蚁子等形；若得人身，聋盲喑哑癃残背偻，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诸根闇钝，喜犯重戒乃至五钱，是名余报。复次，善男子，若有修习憍慢之人，是报熟时，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粪虫、驼驴、犬、马；若生人中，受奴婢身，贫穷乞丐；或得出家，常为众生之所轻贱，破第四戒，是名余报。如是等名烦恼余报。如是余报，菩萨摩诃萨以能修习大涅槃故，悉得除灭。云何余业？谓一切凡夫业、一切声闻业、须陀洹人受七有业、斯陀含人受二有业、阿那含人受色有业，是名余业。如是余业，菩萨摩诃萨以能修习大涅槃故，悉得断除。云何余有？阿罗汉得阿罗汉果，辟支佛得辟支佛果，无业无结而转二果，是名余有。如是三种有余之法，菩萨摩诃萨修习大乘《大涅槃经》故得灭除。是名菩萨摩诃萨灭除有余。

“云何菩萨修清净身？菩萨摩诃萨修不杀戒有五种心，谓下、中、上、上中、上上，乃至正见亦复如是。是五十心名初发心，具足决定成五十心，是名满足。如是百心名百福德，具足百福成于一相，如是展转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名清净身。所以复修八十种好，世有众生事八十神。何等八十？十二日、十二大天、五大星、北斗、马天、行道天、婆罗堕跋阇天、功德天、二十八宿、地天、风天、水天、火天、梵天、楼陀天、因提天、拘摩罗天、八臂天、摩醯首罗天、半阇罗天、鬼子母天、四天王天、造书天、婆薮天，是名八十。为此众生修八十好以自庄严，是名菩萨清净之身。何以故？是八十天，一切众生之所信伏。是故菩萨修八十好其身不动，令彼众生随其所信各各而见，见已宗敬，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修于净身。善男子，譬如有人欲请大王，要当庄严所有舍宅极令清净，办具种种百味肴饍，然后王当就其所请；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欲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轮王故，先当修身极令清净，无上法王乃

当处之。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要当修于清净之身。善男子，譬如有人，欲服甘露，先当净身；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欲服无上甘露法味般若波罗蜜，要当先以八十种好清净其身。善男子，譬如妙好金银盂器，盛之净水，中表俱净；菩萨摩诃萨其身清净亦复如是，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水，中表俱净。善男子，如波罗奈素白之衣易受染色。何以故？性白净故。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以身净故，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修于净身。

“云何菩萨摩诃萨善知诸缘？菩萨摩诃萨不见色相，不见色缘，不见色体，不见色生，不见色灭，不见一相，不见异相，不见见者，不见相貌，不见受者。何以故？了因缘故。如色，一切法亦如是。是名菩萨了知诸缘。

“云何菩萨离诸怨敌？一切烦恼是菩萨怨敌，菩萨摩诃萨常远离故，是名菩萨坏诸怨敌。五住菩萨视诸烦恼不名为怨，所以者何？因烦恼故，菩萨有生，以有生故，故能展转教化众生，以是义故，不名为怨。何等为怨？所谓诽谤方等经者。菩萨随生，不畏地狱、畜生、饿鬼，唯畏如是谤方等者。一切菩萨有八种魔名为怨家，远是八魔名离怨家，是名菩萨离诸怨家。

“云何菩萨远离二边？言二边者，谓二十五有及爱烦恼。菩萨常离二十五有及爱烦恼，是名菩萨远离二边。是名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四功德。”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如佛所说，若有菩萨修大涅槃，悉作如是十事功德，如来何故唯修九事，不修净土？”

佛言：“善男子，我于往昔亦常具修如是十事。一切菩萨及诸如来，无有不修是十事者。若使世界不净充满，诸佛世尊于中出者，无有是处。善男子，汝今莫谓诸佛出于不净世界，当知是心不善狭劣。汝今当知，我实不出阎浮提界。譬如有人说言：‘此界独有日月，他方世界无有日月。’如是之言无有义理。若有菩萨发如是言：‘此佛世界秽恶不净，他方佛土清净严丽。’亦复如是。善男子，西方去此娑婆世界，度三十二恒河沙等诸佛国土，彼有世界名曰无胜。彼土何故名曰无胜？其土所有严丽之事皆悉平等无有差别，犹如西方安乐世界，亦如东方满月世界，我于彼土出现于世。为化众生故，于此界阎浮提中现转法轮。非但我身独于此中现转法轮，一切诸佛亦于此中而转法轮。以是义故，诸佛世尊非不修行如是十事。善男子，慈氏菩萨以誓愿故，当来之世令此世界清净庄严。以是义故，一切诸佛所有世界无不严净。”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五功德，有五事。何等为五？一者、诸根完具，二者、不生边地，三者、诸天爱念，四者、常为天、魔、沙门、刹利、婆罗门等之所恭敬，五者、得宿命智。菩萨以是《大涅槃经》因缘力故，具足如是五事功德。”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言："如佛所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于布施，则得具成五事功德，今云何言因大涅槃得是五事？"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之事，其义各异，今当为汝分别解说。施得五事，不定、不常、不净、不胜、不异，非无漏，不能利益安乐怜愍一切众生。若依如是《大涅槃经》所得五事，是定、是常、是净、是胜、是异，是无漏，则能利益安乐怜愍一切众生。善男子，夫布施者则离饥渴，《大涅槃经》能令众生悉得远离二十五有渴爱之病；布施因缘令生死相续，《大涅槃经》能令生死断不相续；因布施故受凡夫法，因大涅槃得作菩萨；布施因缘能断一切贫穷苦恼，《大涅槃经》能断一切贫善法者；布施因缘有分有果，因大涅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分无果。是名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六功德？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得金刚三昧，安住是中，悉能破散一切诸法，见一切法皆是无常，皆是动相，恐怖因缘，病苦劫盗，念念灭坏，无有真实，一切皆是魔之境界，无可见相。菩萨摩诃萨住是三昧，虽施众生，乃至不见一众生实，为众生故精勤修习尸波罗蜜，乃至修习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菩萨若见有一众生，不能毕竟具足成就檀波罗蜜乃至具足般若波罗蜜。善男子，譬如金刚所拟之处，无不碎坏，而是金刚无有折损；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所拟之法无不碎坏，而是三昧无有折损。善男子，如诸宝中，金刚最胜；菩萨所得金刚三昧亦复如是，于诸三昧为最第一。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修是三昧，一切三昧悉来归属。善男子，如诸小王悉来归属转轮圣王；一切三昧亦复如是，悉来归属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有人为国怨仇，人所厌患，有人杀之，一切世人无不称赞是人功德；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菩萨修习，能坏一切众生怨敌，是故常为一切三昧之所宗敬。善男子，譬如有人其力盛壮，人无当者，复更有人力能伏之，当知是人世所称美；金刚三昧亦复如是，力能摧伏难伏之法，以是义故，一切三昧悉来归属。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浴，当知是人已用诸河泉池之水；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修习如是金刚三昧，当知已为修习其余一切三昧。善男子，如香山中有一泉水，名阿那婆踏多，其泉具足八味之水，有人饮之，无诸病苦；金刚三昧亦复如是，具八正道，菩萨修习，断诸烦恼疮疣重病。善男子，如人供养摩醯首罗，当知是人已为供养一切诸天；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有人修习，当知已为修习一切诸余三昧。

"善男子，若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见一切法无有障碍，如于掌中观阿摩勒果。菩萨虽复得如是见，终不作想'见一切法'。善男子，譬如有人坐四衢道头，见诸众生来去坐卧；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见一切法生灭出没。善男子，譬如高山，有人登之，远望诸方，皆悉明了；金刚定山亦复如是，菩萨登之，远望诸法，无不明了。善男子，譬如春月，天降甘雨，其渧微致，间无空处，明眼之人见之了

了；菩萨亦尔，得金刚定清净之目，远见东方所有世界，其中或有国土成坏，一切皆见，了了无障，乃至十方亦复如是。善男子，如由乾陀山，七日并出，其山所有树木丛林一切烧尽；菩萨修习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所有一切烦恼丛林即时消灭。善男子，譬如金刚，虽能摧破一切有物，终不生念‘我能摧破’；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菩萨修已能破烦恼，终不生念‘我能坏结’。善男子，譬如大地能持万物，终不生念‘我力能持’，火亦不念‘我能烧物’，水亦不念‘我能润渍’，风亦不念‘我能动物’，空亦不念‘我能容受’，涅槃亦复不生念言‘我令众生而得灭度’；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虽能灭除一切烦恼，而初无心言‘我能灭’。

“若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于一念中变身如佛其数无量，遍满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而是菩萨虽作是化，其心初无憍慢之想。何以故？菩萨常念：‘谁有是定？能作是化？唯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乃能作耳。’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于一念中遍到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还其本处，虽有是力，亦不念言‘我能如是’。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缘力故。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于一念中能断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众生所有烦恼，而心初无断诸众生烦恼之想。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缘力故。菩萨住是金刚三昧，以一音声有所演说，一切众生各随种类而得解了；示现一色，一切众生各各皆见种种色相；安住一处，身不移易，能令众生随其方面各各而见；演说一法，若界若入，一切众生各随本解而得闻之。菩萨安住如是三昧，虽见众生而心初无众生之相，虽见男女无男女相，虽见色法无有色相，乃至见识亦无识相，虽见昼夜无昼夜相，虽见一切无一切相，虽见一切烦恼诸结亦无一切烦恼之相，虽见八圣道无圣道相，虽见菩提无菩提相，虽见于涅槃无涅槃相。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诸法本无相故。菩萨以是三昧力故，见一切法如本无相。

“何故名为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金刚，若在日中，色则不定。金刚三昧亦复如是，在于大众，色亦不定，是故名为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金刚，一切世人不能评价；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所有功德一切人天不能评量，是故复名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贫人得金刚宝，则得远离贫穷困苦，恶鬼邪毒；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得是三昧，则能远离烦恼诸苦、诸魔邪毒，是故复名金刚三昧。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六功德。”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五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五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作是思惟：‘何法能

为大般涅槃而作近因？’菩萨即知有四种法为大涅槃而作近因。若言勤修一切苦行是大涅槃近因缘者，是义不然。所以者何？若离四法得涅槃者，无有是处。何等为四？一者、亲近善友，二者、专心听法，三者、系念思惟，四者、如法修行。

“善男子，譬如有人，身遇众病，若热若冷、虚劳下疟、众邪鬼毒，到良医所，良医即为随病说药。是人至心善受医教，随教合药，如法服之，服已病愈，身得安乐。有病之人，譬诸菩萨；大良医者，譬善知识；良医所说，譬方等经；善受医教，譬善思惟方等经义；随教合药，譬如法修行三十七助道之法；病除愈者，譬灭烦恼；得安乐者，喻得涅槃常乐我净。

“善男子，譬如有王，欲如法治，令民安乐，谘诸智臣，其法云何？诸臣即以先王旧法而为说之。王既闻已，至心信行，如法治国，无诸怨敌，是故令民安乐无患。善男子，王者，譬诸菩萨；诸智臣者，譬善知识；智臣为王所说治法，譬十二部经；王既闻已，至心信行，譬诸菩萨系心思惟十二部经所有深义；如法治国，譬诸菩萨如法修行所谓六波罗蜜；以能修习六波罗蜜故，无诸怨敌，譬诸菩萨已离诸结烦恼恶贼；得安乐者，譬诸菩萨得大涅槃常乐我净。

“善男子，譬如有人，遇恶癞病，有善知识而语之言：‘汝若能到须弥山边，病可得差。所以者何？彼有良药，味如甘露，若能服者，病无不愈。’其人至心信是事已，即往彼山采服甘露，其病除愈，身得安乐。恶癞病者，譬诸凡夫；善知识者，譬诸菩萨摩诃萨等；至心信受，譬四无量心；须弥山者，譬八圣道；甘露味者，譬于佛性；癞病除愈，譬灭烦恼；得安乐者，譬得涅槃常乐我净。

“善男子，譬如有人，畜诸弟子聪明大智，是人昼夜常教不惓；诸菩萨等亦复如是，一切众生有信不信，而常教化无有疲厌。善男子，善知识者，所谓佛、菩萨、辟支佛、声闻人中信方等者。何故名为善知识耶？善知识者，能教众生远离十恶，修行十善，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复次，善知识者，如法而说，如说而行。云何名为如法而说，如说而行？自不杀生，教人不杀，乃至自行正见，教人正见，若能如是，则得名为真善知识；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义故，名善知识；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闻、智慧，亦能教人信、戒、布施、多闻、智慧，复以是义，名善知识。善知识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乐，常为众生而求安乐，见他有过不说其短，口常宣说纯善之事，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善男子，如空中月，从初一日至十五日渐渐增长；善知识者亦复如是，令诸学人渐远恶法，增长善法。

“善男子，若有亲近善知识者，本未有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则得增广。何以故？以其亲近善知识故。因是亲近，复得了达十二部经甚深之义。若能听是十二部经甚深义者，名为听法；听法者则是大乘方等经典；听方等经名真听法；真

听法者即是听受《大涅槃经》；大涅槃中闻有佛性，如来毕竟不般涅槃，是故名为专心听法；专心听法名八圣道，以八圣道能断贪欲、瞋恚、愚痴故名听法。夫听法者名十一空，以此诸空于一切法不作相貌。夫听法者名初发心乃至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因初心得大涅槃，不以闻故得大涅槃，以修习故得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病人，虽闻医教及药名字，不能愈病，要以服故，乃得除差；虽听十二深因缘法，不能断灭一切烦恼，要以系念善思惟故能得除断，是名第三系念思惟。复以何义名系念思惟？所谓三三昧——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空者于二十五有不见一实，无作者于二十五有不作愿求，无相者无有十相，所谓色相、声相、香相、味相、触相、生相、住相、灭相、男相、女相。修习如是三三昧者，是名菩萨系念思惟。

“云何名为如法修行？如法修行，即是修行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知阴、入、界真实之相，亦知声闻、缘觉、诸佛同于一道而般涅槃。法者即是常乐我净，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饥不渴，不苦不恼，不退不没。善男子，解大涅槃甚深义者，则知诸佛终不毕竟入于涅槃。

“善男子，第一真实善知识者，所谓菩萨、诸佛世尊。何以故？常以三种，善调御故。何等为三？一者、毕竟软语，二者、毕竟呵责，三者、软语呵责。以是义故，菩萨诸佛即是真实善知识也。复次，善男子，佛及菩萨为大医故名善知识。何以故？知病知药，应病授药故。譬如良医，善八种术，先观病相。相有三种，何等为三？谓风、热、水。有风病者授之酥油，热病之人授之石蜜，水病之人授之姜汤。以知病根，授药得差，故名良医。佛及菩萨亦复如是，知诸凡夫病有三种：一者、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痴。贪欲病者教观骨相，瞋恚病者观慈悲相，愚痴病者观十二缘相。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

“善男子，譬如船师，善渡人故，名大船师；诸佛菩萨亦复如是，渡诸众生生死大海，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复次，善男子，因佛菩萨令诸众生具足修得善法根故。善男子，譬如雪山，乃是种种微妙上药根本之处；佛及菩萨亦复如是，悉是一切善根本处，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善男子，雪山之中有上香药，名曰娑呵。有人见之，得寿无量，无有病苦，虽有四毒不能中伤。若有触者增长寿命满百二十。若有念者得宿命智。何以故？药势力故。诸佛菩萨亦复如是，若有见者，即得断除一切烦恼，虽有四魔不能干乱。若有触者，命不可夭，不生不死，不退不没。所谓触者，若在佛边听受妙法。若有念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善男子，如香山中有阿耨达池，由是池故有四大河，所谓恒河，辛头，私陀，博叉。世间众生常作是言：‘若有罪者浴此四河，众罪得灭。’当知此言虚妄不实。除此已往何等为实？诸佛菩萨是乃为实。所以者何？若人

亲近，则得灭除一切众罪，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复次，善男子，譬如大地所有药木、一切丛林、百谷、甘蔗、华果之属，值天炎旱，将欲枯死，难陀龙王及婆难陀怜愍众生，从大海出降澍甘雨，一切丛林百谷草木滋润还生；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所有善根将欲消灭，诸佛菩萨生大慈悲，从智慧海降甘露雨，令诸众生具足还得十善之法。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善男子，譬如良医善八种术，见诸病人，不观种姓、端正丑陋、钱财宝货，悉为治之，是故世称为大良医；诸佛菩萨亦复如是，见诸众生有烦恼病，不观种姓、端正丑陋、钱财宝货，生慈愍心，悉为说法，众生闻已，烦恼病除。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以是亲近善友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

“云何菩萨听法因缘而得近于大般涅槃？一切众生以听法故则具信根，得信根故乐行布施、戒、忍、精进、禅定、智慧，得须陀洹果乃至佛果。是故当知，得诸善法，皆是听法因缘势力。善男子，譬如长者唯有一子，遣至他国市易所须，示其道路通塞之处，而复诫之：‘若遇淫女，慎莫亲爱。若亲爱者，丧身殒命及以财宝。弊恶之人亦莫交游。’其子敬顺父之教敕，身心安隐，多获宝货。菩萨摩诃萨为诸众生敷演法要亦复如是，示诸众生及四部众诸道通塞。是诸众等以闻法故，远离诸恶，具足善法。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明镜，照人面像，无不明了；听法明镜亦复如是，有人照之，则见善恶，明了无翳。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商人，欲至宝渚不知道路，有人示之，其人随语即至宝渚，多获诸珍不可称计；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欲至善处采取道宝，不知其路通塞之相，菩萨示之，众生随已得至善处，获得无上大涅槃宝。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醉象，狂逸暴恶，多欲杀害，有调象师以大铁钩钩斫其顶，实时调顺，恶心都尽；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贪欲、瞋恚、愚痴醉故，欲多造恶，诸菩萨等以闻法钩斫之令住，更不得起造诸恶心。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我弟子专心听受十二部经，则离五盖，修七觉分，以是修习七觉分故，则得近于大般涅槃。以听法故，须陀洹人离诸恐怖。所以者何？须达长者身遭重病，心大愁怖，闻舍利弗说须陀洹有四功德、十种慰喻，闻是事已，恐怖即除。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何以故？开法眼故。世有三人，一者、无目，二者、一目，三者、二目。言无目者，常不闻法；一目之人，虽暂闻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专心听受，如闻而行。以听法故，得知世间如是三人。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善男子，如我昔于拘尸那城，时舍利弗身遇病苦，我时顾命阿难比丘广为说法。时舍利弗闻是事已，告四弟子：‘汝举我床往至佛所，我欲听法。’时四弟子奉命举往，既得闻法，闻法力故，所苦除差，身得安隐。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

“云何菩萨思惟因缘而得近于大般涅槃？因是思惟，心得解脱。

何以故？一切众生常为五欲之所系缚，以思惟故，悉得解脱。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一切众生常为常乐我净四法之所颠倒，以思惟故，得见诸法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如是见已，四倒即断。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一切诸法有四种相。何等为四？一者、生相，二者、老相，三者、病相，四者、灭相。以是四相，能令一切凡夫众生至须陀洹生大苦恼。若能系念善思惟者，虽遇此四，不生众苦。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一切善法无不因是思惟而得。何以故？有人虽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专心听法，若不思惟，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信佛法僧无有变易而生恭敬，当知皆是系念思惟因缘力故，因得断除一切烦恼。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

“云何菩萨如法修行？善男子，断诸恶法，修习善法，是名菩萨如法修行。复次，云何如法修行？见一切法空无所有，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以是见故，宁舍身命，不犯禁戒，是名菩萨如法修行。复次，云何如法修行？修有二种，一者、真实，二者、不实。不实者不知涅槃、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等相，是名不实。云何真实？能知涅槃、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等相，是名真实。

“云何名为知涅槃相？涅槃之相凡有八事。何等为八？一者、尽、二、善性、三、实、四、真、五、常、六、乐、七、我、八、净，是名涅槃。复有八事。何等为八？一者、解脱，二者、善性，三者、不实，四者、不真，五者、无常，六者、无乐，七者、无我，八者、无净。复有六相，一者、解脱，二者、善性，三者、不实，四者、不真，五者、安乐，六者、清净。若有众生，依世俗道断烦恼者，如是涅槃则有八事解脱不实。何以故？以不常故，以无常故则无有实，无有实故则无有真，虽断烦恼以还起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是名涅槃解脱八事。云何六相？声闻、缘觉断烦恼故，名为解脱，而未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名为不实；以不实故，名为不真；未来之世，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名无常；以得无漏八圣道故，名为净乐。善男子，若如是知，是知涅槃，不名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

“云何菩萨知于佛性？佛性有六。何等为六？一、常、二、净、三、实、四、善、五、当见、六、真。复有七事，一者、可证，余六如上。是名菩萨知于佛性。云何菩萨知如来相？如来即是觉相善相，常乐我净，解脱真实，示道可见，是名菩萨知如来相。云何菩萨知于法相？法者，若善不善、若常不常、若乐不乐、若我无我、若净不净、若知不知、若解不解、若真不真、若修不修、若师非师、若实不实，是名菩萨知于法相。云何菩萨知于僧相？僧者，若常乐我净，是

弟子相、可见之相，善真不实。何以故？一切声闻得佛道故。何故名真？悟法性故。是名菩萨知于僧相。云何菩萨知于实相？实相者，若常无常、若乐无乐、若我无我、若净无净、若善不善、若有若无、若涅槃非涅槃、若解脱非解脱、若知不知、若断不断、若证不证、若修不修、若见不见，是名实相，非是涅槃、佛性、如来、法、僧、虚空。是名菩萨因修如是大涅槃，故知于涅槃、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等法差别之相。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不见虚空。何以故？佛及菩萨虽有五眼所不见故，唯有慧眼乃能见之。慧眼所见，无法可见，故名为见。若见无物名虚空者，如是虚空乃名为实；以是实故，则名常无；以常无故，无乐我净。善男子，空名无法，无法名空。譬如世间无物名空，虚空之性亦复如是，无所有故名为虚空。善男子，众生之性，与虚空性，俱无实性。何以故？如人说言：‘除灭有物，然后作空。’而是虚空，实不可作。何以故？无所有故。以无有故，当知无空。是虚空性，若可作者，则名无常；若无常者，不名虚空。善男子，如世间人说言：‘虚空无色无碍，常不变易。’是故世称虚空之法为第五大。善男子，而是虚空实无有性。以光明故，故名虚空，实无虚空。犹如世谛，实无其性，为众生故说有世谛。

“善男子，涅槃之体亦复如是，无有住处，直是诸佛断烦恼处，故名涅槃。涅槃即是常乐我净。涅槃虽乐，非是受乐，乃是上妙寂灭之乐。诸佛如来有二种乐，一、寂灭乐，二、觉知乐。实相之体有三种乐，一者、受乐，二、寂灭乐，三、觉知乐。佛性一乐，以当见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名菩提乐。”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若烦恼断处是涅槃者，是事不然。何以故？如来往昔初成佛道，至尼连禅河边。尔时，魔王与其眷属，到于佛所而作是言：‘世尊，涅槃时到，何故不入？’佛告魔王：‘我今未有多闻弟子善持禁戒，聪明利智能化众生，是故不入。’若言烦恼断处是涅槃者，诸菩萨等于无量劫已断烦恼，何故不得称为涅槃？俱是断处，何缘独称诸佛有之，菩萨无耶？若断烦恼非涅槃者，何故如来昔告生名婆罗门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如来又时在毗舍离国，魔复启请如来：‘昔以未有弟子多闻持戒，聪明利智能化众生，不入涅槃。今已具足，何故不入？’如来尔时即告魔言：‘汝今莫生悒迟之想，却后三月吾当涅槃。’世尊，若使灭度非涅槃者，何故如来自期三月当般涅槃？世尊，若断烦恼是涅槃者，如来往昔初在道场菩提树下，断烦恼时便是涅槃，何故复言却后三月当般涅槃？世尊，若使尔时是涅槃者，云何方为拘尸那城诸力士等，说言后夜当般涅槃？如来诚实，云何发是虚妄之言？”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言如来得广长舌，当知如来于无量劫已离妄语。一切诸佛及诸菩萨，凡所发言，诚谛无虚。善男子，如汝所言，波旬往昔启请于我入涅槃

者。善男子，而是魔王真实不知涅槃定相。何以故？波旬意谓不化众生，默然而住，便是涅槃。善男子，譬如世人，见人不言，无所造作，便谓是人如死无异；魔王波旬亦复如是，意谓如来不化众生，默无所说，便谓如来入般涅槃。善男子，如来不说佛、法、众僧无差别相，唯说常住、清净二法无差别耳。善男子，佛亦不说佛及佛性、涅槃无差别相，唯说常恒不变无差别耳。善男子，佛亦不说涅槃、实相无差别相，唯说常有实不变易无差别耳。

“善男子，尔时我诸声闻弟子生于诤讼，如拘睒弥诸恶比丘，违反我教，多犯禁戒，受不净物，贪求利养，向诸白衣而自赞叹‘我得无漏，谓须陀洹果’，乃至‘我得阿罗汉果’，毁辱他人，于佛、法、僧、戒律、和尚不生恭敬，公于我前言：‘如是物，佛所听畜。如是等物，佛不听畜。’我亦语言：‘如是等物，我实不听。’复反我言：‘如是等物，实是佛听。’如是恶人不信我言，为是等故，我告波旬：‘汝莫悒迟，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因如是等恶比丘故，令诸声闻受学弟子不见我身，不闻我法，便言如来入于涅槃。唯诸菩萨能见我身，常闻我法，是故不言我入涅槃。声闻弟子虽复发言如来涅槃，而我实不入于涅槃。善男子，若我所有声闻弟子说言如来入涅槃者，当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伴党，邪见恶人，非正见也。若言如来不入涅槃，当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伴党，正见之人，非恶邪也。

“善男子，我初不见弟子之中，有言如来不化众生，默然而住，名般涅槃也。善男子，譬如长者，多有子息，舍至他方，未得还顷，诸子咸谓父已长逝，而是长者实不终没，诸子颠倒皆生没想；声闻弟子亦复如是，不见我故，便谓如来已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而般涅槃，而我实不般涅槃也，声闻弟子生涅槃想。善男子，譬如明灯，有人覆之，余不知者，谓灯已灭，而是明焰实亦不灭，以不知故生于灭想；声闻弟子亦复如是，虽有慧眼，以烦恼覆，令心颠倒不见真身，而便妄生灭度之想，而我实不毕竟灭度。善男子，如生盲人不见日月，以不见故不知昼夜明闇之相，以不知故便说无有日月之实，实有日月，盲者不见，以不见故而生倒想，言无日月；声闻弟子亦复如是，如彼生盲，不见如来，便谓如来入于涅槃，如来实不入于涅槃，以倒想故，生如是心。善男子，譬如云雾覆蔽日月，痴人便言无有日月，日月实有，直以覆故，众生不见；声闻弟子亦复如是，以诸烦恼覆智慧眼不见如来，便言如来入于灭度。善男子，直是如来现婴儿行，非灭度也。

“善男子，如阎浮提日入之时，众生不见，以黑山障故，而是日性实无没入，众生不见生没入想；声闻弟子亦复如是，为诸烦恼山所障故不见我身，以不见故便于如来生灭度想，而我实不毕竟永灭。是故我于毗舍离国告波旬言：‘却后三月，我当涅槃。’善男子，如来玄见迦葉菩萨却后三月善根当熟，亦见香山须跋陀罗竟安居已当至我所，是故我告魔王波旬：‘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有诸力

士，其数五百，终竟三月亦当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为是故告波旬言：‘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如纯陀等及五百梨车庵罗果女，却后三月无上道心善根成熟，为是等故我告波旬：‘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须那刹多亲近外道尼乾子等，我为说法满十二年，彼人邪见不信不受，我知是人邪见根栽却后三月定可拔断，我为是故告波旬言：‘却后三月，当般涅槃。’

“善男子，何因缘故，我于往昔尼连河边告魔波旬‘我今未有多智弟子，是故不得入涅槃’者？我时欲为五比丘等于波罗奈转法轮故，次复欲为五比丘等，所谓耶奢、富那、毗摩罗阇、憍梵波提、须婆睺，次复欲为郁伽长者等五十人，次复欲为摩伽陀国频婆娑罗王等无量人天，次复欲为优楼频螺、迦葉门徒五百比丘，次复欲为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兄弟二人及五百弟子，次复欲为舍利弗、大目揵连等二百五十比丘转妙法轮，是故我告魔王波旬不般涅槃。

“善男子，有名涅槃，非大涅槃。云何涅槃非大涅槃？不见佛性而断烦恼，是名涅槃，非大涅槃。以不见佛性故，无常无我，唯有乐净，以是义故，虽断烦恼，不得名为大般涅槃也。若见佛性能断烦恼，是则名为大般涅槃；以见佛性故，得名为常乐我净。以是义故，断除烦恼，亦得称为大般涅槃。善男子，涅者言不，槃者言灭，不灭之义名为涅槃；槃又言覆，不覆之义，乃名涅乐；槃言去来，不去不来乃名涅槃；槃者言取，不取之义乃名涅槃；槃言不定，定无不定乃名涅槃；槃言新故，无新故义乃名涅槃；槃言障碍，无障碍义乃名涅槃。善男子，有优楼迦迦毗罗弟子等言，槃者名相，无相之义乃名涅槃。善男子，槃者言有，无有之义乃名涅槃；槃名和合，无和合义乃名涅槃；槃者言苦，无苦之义乃名涅槃。善男子，断烦恼者不名涅槃，不生烦恼乃名涅槃。善男子，诸佛如来烦恼不起，是名涅槃。所有智慧，于法无碍，是为如来。如来非是凡夫、声闻、缘觉、菩萨，是名佛性。如来身心智慧遍满无量无边阿僧祇土无所障碍，是名虚空。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名曰实相。以是义故，如来实不毕竟涅槃。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除断五事，远离五事，成就六事，修习五事，守护一事，亲近四事，信顺一实，心善解脱，慧善解脱。

“善男子，云何菩萨断除五事？所谓五阴，色、受、想、行、识。所言阴者，其义何谓？能令众生生死相续，不离重担，分散聚合，三世所摄，求其实义了不可得，以是诸义故名为阴。菩萨摩诃萨虽见色阴，不见其相。何以故？于十色中推求其性悉不可得，为世界故说言为阴。受有百八，虽见受阴，初无受相。何以故？受虽百八，理无定实，是故菩萨不见受阴。想、行、识等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深见五阴是生烦恼之根本也，以是义故，方便令断。

“云何菩萨远离五事？所谓五见。何等为五？一者、身见，二者、边见，三者、邪见，四者、戒取，五者、见取。因是五见，生六十二见。因是诸见生死不绝，是故菩萨防护不近。

“云何菩萨成就六事？诸六念处。何等为六？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念天，五者、念施，六者、念戒。是名菩萨成就六事。

“云何菩萨修习五事？所谓五定：一者、知定，二者、寂定，三者、身心受快乐定，四者、无乐定，五者、首楞严定。修习如是五种定心，则得近于大般涅槃。是故菩萨勤心修习。

“云何菩萨守护一事？谓菩提心。菩萨摩诃萨常勤守护是菩提心，犹如世人守护一子，亦如瞎者护余一目，如行旷野守护导者，菩萨守护菩提之心亦复如是。因护如是菩提心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常乐我净具足而有，即是无上大般涅槃。是故菩萨守护一法。

“云何菩萨亲近四事？谓四无量心。何等为四？一者、大慈，二者、大悲，三者、大喜，四者、大舍。因是四心，能令无量无边众生发菩提心，是故菩萨系心亲近。

“云何菩萨信顺一实？菩萨了知一切众生皆归一道，一道者谓大乘也，诸佛菩萨为众生故分之为三，是故菩萨信顺不逆。

“云何菩萨心善解脱？贪恚痴心永断灭故，是名菩萨心善解脱。

“云何菩萨慧善解脱？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知无障碍，是名菩萨慧善解脱。因慧解脱，昔所不闻而今得闻，昔所不见而今得见，昔所不到而今得到。”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世尊，如佛所说，心解脱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心本无系。所以者何？是心本性不为贪欲、瞋恚、愚痴诸结所缚。若本无系，云何而言心善解脱？

“世尊，若心本性不为贪结之所系者，何等因缘而能得系？如人［馨－香／牛］角，本无乳相，虽加功力，乳无由出。［馨－香／牛］于乳者则不如是，加功虽少，乳则多出。心亦如是，本无贪者，今云何有？若本无贪后方有者，诸佛菩萨本无贪相，今悉应有。世尊，譬如石女，本无子相，虽加功力无量因缘，子不可得；心亦如是，本无贪相，虽造众缘，贪无由生。世尊，如钻湿木，火不可得；心亦如是，虽复钻求，贪不可得，云何贪结能系于心？世尊，譬如压沙，油不可得；心亦如是，虽复压之，贪不可得。当知贪、心二理各异，设复有之，何能污心？世尊，譬如有人，安橛于空终不得住；安贪于心亦复如是，种种因缘不能令贪系缚于心。

“世尊，若心无贪名解脱者，诸佛菩萨何故不拔虚空中刺？世尊，过去世心不名解脱，未来世心亦无解脱，现在世心不与道共，何等世心名得解脱？世尊，如过去灯不能灭闇，未来世灯亦不灭闇，现在世灯复不灭闇。何以故？明之与闇二不并故。心亦如是，云何而言

心得解脱？世尊，贪亦是有。若贪无者，见女相时不应生贪。若因女相而得生者，当知是贪真实而有，以有贪故堕三恶道。世尊，譬如有人，见画女像亦复生贪，以生贪故得种种罪。若本无贪，云何见画而生于贪？若心无贪，云何如来说言菩萨心得解脱？若心有贪，云何见相然后方生，不见相者则不生耶？我今现见有恶果报，当知有贪。瞋恚、愚痴亦复如是。

“世尊，譬如众生有身无我，而诸凡夫横计我想，虽有我想不堕三趣，云何贪者于无女相而起女想堕三恶道？世尊，譬如钻木而生于火，然是火性众缘中无，以何因缘而得生耶？世尊，贪亦如是，色中无贪，香味触法亦复无贪，云何于色香味触法而生贪耶？若众缘中悉无贪者，云何众生独生于贪，诸佛菩萨而不生耶？

“世尊，心亦不定。若心定者，无有贪欲、瞋恚、愚痴。若不定者，云何而言心得解脱？贪亦不定。若不定者，云何因之生三恶趣？贪者、境界二俱不定。何以故？俱缘一色，或生于贪，或生于瞋，或生愚痴，是故贪者及与境界二俱不定。若俱不定，何故如来说言菩萨修大涅槃心得解脱？”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六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六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心亦不为贪结所系、亦非不系，非是解脱、非不解脱，非有非无，非现在、非过去、非未来。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诸法无自性故。

“善男子，有诸外道作如是言：‘因缘和合则有果生。若众缘中本无生性而能生者，虚空不生，亦应生果。虚空不生非是因故，以众缘中本有果性，是故合集而得生果。所以者何？如提婆达欲造墙壁则取泥土，不取彩色；欲造画像则集彩色，不取草木；作衣取缕，不取泥木；作舍取泥，不取缕綖。以人取故，当知是中各能生果；以能生果故，当知因中必先有性。若无性者，一物之中，应当出生一切诸物。若是可取可作可出，当知是中必先有果。若无果者，人则不取不作不出。唯有虚空无取无作，故能出生一切万物。以有因故，如尼拘陀子住尼拘陀树，乳有醍醐，缕中有布，泥中有瓶。’善男子，一切凡夫无明所盲，作是定说：‘色有著义，心有贪性。’复言：‘凡夫心有贪性，亦解脱性。遇贪因缘，心则生贪；若遇解脱，心则解脱。’虽作此说，是义不然。有诸凡夫复作是言：‘一切因中悉无有果。因有二种：一者、微细，二者、粗大。细即是常，粗则无常。从微细因转成粗因，从此粗因转复成果。粗无常故，果亦无常。’善男子，有诸凡夫复作是言：‘心亦无因，贪亦无因，以时节故则生贪心。’如是等辈以不能知

心因缘故，轮回六趣具受生死。

“善男子，譬如枷犬系之于柱，终日绕柱，不能得离；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被无明枷系生死柱，绕二十五有不能得离。善男子，譬如有人堕于圊厕，既得出已，而复还入；如人病差，还为病因；如人涉路值空旷处，既得过已，而复还来；又如净洗，还涂泥土；一切凡夫亦复如是，已得解脱无所有处，唯未得脱非非想处，而复还来至三恶趣。何以故？一切凡夫唯观于果，不观因缘。如犬逐块，不逐于人；凡夫之人亦复如是，唯观于果，不观因缘，以不观故，从非想退还三恶趣。

“善男子，诸佛菩萨终不定说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及有无果、非有非无果。若言因中先定有果及定无果、定有无果、定非有非无果，当知是等皆魔伴党，系属于魔，即是爱人。如是爱人，不能永断生死系缚，不知心相及以贪相。

“善男子，诸佛菩萨显示中道。何以故？虽说诸法，非有非无，而不决定。所以者何？因眼、因色、因明、因心、因念，识则得生。是识决定不在眼中、色中、明中、心中、念中，亦非中间，非有非无，从缘生故名之为有，无自性故名之为无。是故如来说言诸法非有非无。

“善男子，诸佛菩萨终不定说心有净性及不净性。净不净心无住处故，从缘生贪故说非无，本无贪性故说非有。善男子，从因缘故，心则生贪；从因缘故，心则解脱。善男子，因缘有二：一者、随于生死，二者、随大涅槃。善男子，有因缘故，心共贪生、共贪俱灭，有共贪生、不共贪灭，有不共贪生、共贪俱灭，有不共贪生、不共贪灭。云何心共贪生、共贪俱灭？善男子，若有凡夫未断贪心修习贪心，如是之人，心共贪生，心共贪灭。一切众生不断贪心，心共贪生，心共贪灭。如欲界众生，一切皆有初地味禅，若修不修，常得成就，遇因缘故即便得之。言因缘者，谓火灾也。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若修不修，心共贪生，心共贪灭。何以故？不断贪故。云何心共贪生、不共贪灭？声闻弟子有因缘故生于贪心，畏贪心故修白骨观，是名心共贪生、不共贪灭。复有心共贪生、不共贪灭，如声闻人未证四果，有因缘故生于贪心，证四果时，贪心得灭，是名心共贪生、不共贪灭。菩萨摩诃萨得不动地时，心共贪生、不共贪灭。云何不共贪生、共贪俱灭？若菩萨摩诃萨断贪心已，为众生故示现有贪，以示现故能令无量无边众生谘受善法具足成就，是名不共贪生、共贪俱灭。云何不共贪生、不共贪灭？谓阿罗汉、缘觉、诸佛、除不动地其余菩萨，是名不共贪生、不共贪灭。以是义故，诸佛菩萨不决定说心性本净、性本不净。

“善男子，是心不与贪结和合，亦复不与瞋痴和合。善男子，譬如日月，虽为烟尘云雾及阿修罗之所覆蔽，以是因缘令诸众生不能得见，虽不可见，日月之性终不与彼五翳和合；心亦如是，以因缘故生

于贪结，众生虽说心与贪合，而是心性实不与合。若是贪心即是贪性，若是不贪即不贪性，不贪之心不能为贪，贪结之心不能不贪。善男子，以是义故，贪欲之结不能污心。诸佛菩萨永破贪结，是故说言心得解脱。一切众生从因缘故，生于贪结；从因缘故，心得解脱。

“善男子，譬如雪山悬峻之处，人与猕猴俱不能行；或复有处，猕猴能行，人不能行；或复有处，人与猕猴二俱能行。善男子，人与猕猴能行处者，如诸猎师，纯以黐胶置之案上，用捕猕猴。猕猴痴故往手触之，触已粘手，欲脱手故以脚蹋之，脚复随著，欲脱脚故以口啮之，口复粘著，如是五处悉无得脱。于是猎师以杖贯之，负还归家。雪山崄处，譬佛菩萨所得正道；猕猴者，譬诸凡夫；猎师者，喻魔波旬；黐胶者，譬贪欲结。人与猕猴俱不行者，譬诸凡夫、魔王波旬俱不能行。猕猴能行，人不能行者，譬诸外道有智慧者，诸恶魔等虽以五欲不能系缚。人与猕猴俱能行者，一切凡夫及魔波旬，常处生死不能修行。凡夫之人，五欲所缚，令魔波旬自在将去，如彼猎师擒捕猕猴负之归家。

“善男子，譬如国王，安住己界，身心安乐，若至他界则得众苦；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能自住于己境界则得安乐，若至他界则遇恶魔受诸苦恼。自境界者，谓四念处；他境界者，谓五欲也。云何名为系属于魔？有诸众生，无常见常、常见无常，苦见于乐、乐见于苦，不净见净、净见不净，无我见我、我见无我，非实解脱妄见解脱、真实解脱见非解脱，非乘见乘、乘见非乘，如是之人，名系属魔。系属魔者，心不清净。复次，善男子，若见诸法真实是有总别定相，当知是人若见色时便作色相，乃至见识亦作识相，见男男相，见女女相，见日日相，见月月相，见岁岁相，见阴阴相，见入入相，见界界相，如是见者，名系属魔。系属魔者，心不清净。复次，善男子，若见我是色、色中有我、我中有色、色属于我，乃至见我是识、识中有我、我中有识、识属于我，如是见者，系属于魔，非我弟子。

“善男子，我声闻弟子远离如来十二部经，修习种种外道典籍，不修出家寂灭之业，纯营世俗在家之事。何等名为在家之事？受畜一切不净之物，奴婢、田宅、象、马、车乘、驼、驴、鸡、犬、猕猴、猪、羊、种种谷麦，远离师僧，亲附白衣，违反圣教，向诸白衣作如是言：‘佛听比丘受畜种种不净之物。’是名修习在家之事。有诸弟子，不为涅槃，但为利养亲近听受十二部经，招提僧物及僧鬘物，衣著贪啖如自己有，悭惜他家，及以称誉亲近国王及诸王子，卜筮吉凶，推步盈虚，围棋六博，摴蒱投壶，亲比丘尼及诸处女，畜二沙弥，常游屠猎酤酒之家及旃陀罗所住之处，种种贩卖，手自作食，受使邻国通致信命。如是之人，当知即是魔之眷属，非我弟子。以是因缘，心共贪生，心共贪灭，乃至痴心共生共灭亦复如是。

“善男子，以是因缘，心性不净，亦非不净，是故我说心得解脱。若有不受不畜一切不净之物，为大涅槃受持读诵十二部经，书写

解说，当知是等真我弟子，不行恶魔波旬境界，即是修习三十七品。以修习故，不共贪生，不共贪灭，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九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初发五事，悉得成就。何等为五？一者、信，二者、直心，三者、戒，四者、亲近善友，五者、多闻。

“云何为信？菩萨摩诃萨信于三宝，施有果报；信于二谛一乘之道，更无异趣，为诸众生速得解脱，诸佛菩萨分别为三；信第一义谛；信善方便。是名为信。如是信者，若诸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梵，一切众生所不能坏。因是信故，得圣人性。修行布施，若多若少，悉得近于大般涅槃，不堕生死。戒、闻、智慧亦复如是。是名为信。虽有是信而亦不见，是为菩萨修大涅槃成就初事。

“云何直心？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作质直心。一切众生若遇因缘则生谄曲，菩萨不尔。何以故？善解诸法悉因缘故。菩萨摩诃萨虽见众生诸恶过咎，终不说之。何以故？恐生烦恼，若生烦恼则堕恶趣。如是菩萨若见众生有少善事，则赞叹之。云何为善？所谓佛性。赞佛性故，令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摩诃萨赞叹佛性，令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来初开涅槃经时，说有三种：一者、若有病人得良医药及瞻病者，病则易差，如其不得则不可愈；二者、若得不得，悉不可差；三者、若得不得，悉皆可差。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妙法，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其不遇则不能发，所谓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二者、虽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妙法亦不能发，若其不遇亦不能发，谓一阐提；三者、若遇不遇，一切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菩萨。若言遇与不遇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如来今者云何说言，因赞佛性令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世尊，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妙法，及以不遇，悉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知是义亦复不然。何以故？如是之人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一阐提辈以佛性故，若闻不闻，悉亦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世尊，如佛所说，何等名为一阐提耶？谓断善根，如是之义亦复不然。何以故？不断佛性故。如是佛性理不可断，云何佛说断诸善根？如佛往昔说十二部经，善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常者不断，无常者断。无常可断故堕地狱，常不可断，何故不遮？佛性不断非一阐提，如来何故作如是说言一阐提？

“世尊，若因佛性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何故如来广为众生说十二部经？世尊，譬如四河出阿耨达池，若有天人诸佛世尊，说言

是河不入大海，当还本源，无有是处；菩提之心亦复如是，有佛性者，若闻不闻、若戒非戒、若施非施、若修不修、若智非智，悉皆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如优陀延山，日从中出至于正南，日若念言‘我不至西还东方’者，无有是处；佛性亦尔，若不闻、不戒、不施、不修、不智、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无有是处。

“世尊，诸佛如来说因果性非有非无，如是之义是亦不然。何以故？如其乳中无酪性者则无有酪，尼拘陀子无五丈者则不能生五丈之质，若佛性中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树者，云何能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树？以是义故，所说因果非有非无，如是之义云何相应？”

尔时，世尊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世有二人，甚为希有如优昙华：一者、不行恶法，二者、有罪能悔。如是之人甚为希有。复有二人：一者、作恩，二者、念恩。复有二人：一者、谘受新法，二者、温故不忘。复有二人：一者、造新，二者、修故。复有二人：一、乐闻法，二、乐说法。复有二人：一、善问难，二、善能答。善问难者，汝身是也；善能答者，谓如来也。善男子，因是善问，即得转于无上法轮，能枯十二因缘大树，能渡无边生死大河，能与魔王波旬共战，能摧波旬所立胜幢。

“善男子，如我先说，三种病人，值遇良医、瞻病、好药，及以不遇，病悉得差，是义云何？若得不得，谓定寿命。所以者何？是人已于无量世中修三种善，谓上中下。以修如是三种善故得定寿命，如郁单越人寿命千年。有遇病者若得良医、好药、瞻病，及以不得，悉皆得差。何以故？得定命故。善男子，如我所说，若有病人得遇良医、好药、瞻病，病得除差；若不遇者，则不得差。是义云何？善男子，如是之人寿命不定。命虽不尽，有九因缘能夭其寿。何等为九？一者、知食不安而反食之；二者、多食；三者、宿食未消而复更食；四者、大小便利不随时节；五者、病时不随医教；六者、不随瞻病教敕；七者、强耐不吐；八者、夜行，以夜行故，恶鬼打之；九者、房室过差。以是缘故，我说病者，若遇医药，病则可差；若不遇者，则不可愈。善男子，如我先说，若遇不遇俱不差者，是义云何？有人命尽，若遇不遇，悉不可差。何以故？以命尽故。以是义故，我说病人，若遇医药及以不遇，悉不得差。

“众生亦尔，发菩提心者，若遇善友诸佛菩萨谘受深法，若不遇之，皆悉当成。何以故？以其能发菩提心故，如郁单越人得定寿命。如我所说，从须陀洹至辟支佛，若闻善友诸佛菩萨所说深法，则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若不值遇诸佛菩萨闻说深法，则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不定命，以九因缘，命则中夭。如彼病人，值遇医药，病则得差；若不遇者，病则不差。是故我说遇佛菩萨闻说深法，则能发心；若不值遇，则不能发。如我先说，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深法，若不值遇，俱不能发，是义云何？善男子，一阐提辈，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深法，及以不遇，俱不得离一阐提心。何以故？

断善法故。一阐提辈亦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若能发于菩提之心，则不复名一阐提也。善男子，以何缘故，说一阐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阐提辈，实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命尽者，虽遇良医、好药、瞻病不能得差。何以故？以命尽故。

“善男子，一阐名信，提名不具，不具信故名一阐提。佛性非信，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善方便，提名不具，修善方便不具足故名一阐提。佛性非是修善方便，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进，提名不具，进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进，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念，提名不具，念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念，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定，提名不具，定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定，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慧，提名不具，慧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慧，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无常善，提名不具，以无常善不具足故名一阐提。佛性非无常、非善、非不善。何以故？善法要从方便而得，而是佛性非方便得，是故非善。何故复名非不善耶？能得善果故。善果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善法者生已得故，而是佛性非生已得，是故非善。以断生得诸善法故，名一阐提。

“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一阐提有佛性者，云何不遮地狱之罪？善男子，一阐提中无有佛性。善男子，譬如有王闻箜篌音，其声清妙，心即耽著，喜乐爱念，情无舍离，即告大臣：‘如是妙音，从何处出？’大臣答言：‘如是妙音，从箜篌出。’王复语言：‘持是声来。’尔时，大臣即持箜篌置于王前，而作是言：‘大王当知，此即是声。’王语箜篌：‘出声！出声！’而是箜篌声亦不出。尔时，大王即断其弦，声亦不出，取其皮木悉皆折裂，推求其声，了不能得。尔时，大王即瞋大臣：‘云何乃作如是妄语？’大臣白王：‘夫取声者法不如是，应以众缘善巧方便声乃出耳。’众生佛性亦复如是，无有住处，以善方便故得可见；以可见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阐提辈不见佛性，云何能遮三恶道罪？善男子，若一阐提信有佛性，当知是人不至三趣，是亦不名一阐提也；以不自信有佛性故即堕三趣，堕三趣故名一阐提。

“善男子，如汝所说，若乳无酪性不应出酪，尼拘陀子无五丈性则不应有五丈之质。愚痴之人作如是说，智者终不发如是言。何以故？以无性故。善男子，如其乳中有酪性者，不应复假众缘力也。善男子，如水乳杂，卧至一月终不成酪。若以一渧颇求树汁，投之于中即便成酪。若本有酪，何故待缘？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假众缘故则便可见，假众缘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待众缘然后成者，即是无性；以无性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常赞人善，不讼彼缺，名质直心。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质直心耶？菩萨摩诃萨常不犯恶，设有过失即时忏悔，于师同学终不覆藏，惭愧自责不敢复作，于轻罪中

生极重想。若人诘问，答言：‘实犯。’复问：‘是罪为好不好？’答言：‘不好。’复问：‘是罪为善不善？’答言：‘不善。’复问：‘是罪是善果耶？不善果耶？’答言：‘是罪实非善果。’又问：‘是罪谁之所造？将非诸佛法僧所作？’答言：‘非佛法僧，我所作也。乃是烦恼之所构集。’以直心故信有佛性，信佛性故则不得名一阐提也。以直心故名佛弟子，若受众生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种各千万，不足为多，是名菩萨质直心也。

“云何菩萨修治于戒？菩萨摩诃萨受持禁戒，不为生天，不为恐怖，乃至不受狗戒、鸡戒、牛戒、雉戒，不作破戒，不作缺戒，不作瑕戒，不作杂戒，不作声闻戒；受持菩萨摩诃萨戒、尸罗波罗蜜戒，得具足戒不生憍慢，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具第三戒。

“云何菩萨亲近善友？菩萨摩诃萨常为众生说于善道，不说恶道，说于恶道非善果报。善男子，我身即是一切众生真善知识，是故能断富伽罗婆罗门所有邪见。善男子，若有众生亲近我者，虽有应生地狱因缘，即得生天。如须那刹多等，应堕地狱，以见我故，即得断除地狱因缘，生于色天。虽有舍利弗、目揵连等，不名众生真善知识。何以故？生一阐提心因缘故。善男子，我昔住于波罗奈国时，舍利弗教二弟子，一观白骨，一令数息，经历多年皆不得定。以是因缘即生邪见，言：‘无涅槃无漏之法。若其有者，我应得之。何以故？我能善持所受戒故。’我于尔时，见是比丘生此邪心，唤舍利弗而呵啧之：‘汝不善教，云何乃为是二弟子颠倒说法？汝二弟子，其性各异，一主浣衣，一是金师。金师之子应教数息，浣衣之人应教骨观。以汝错教，令是二人生于恶邪。’我于尔时，为是二人如应说法，二人闻已得阿罗汉果。是故我为一切众生真善知识，非舍利弗、目揵连等。若使众生有极重结得遇我者，我以方便即为断之。如我弟难陀有极重欲，我以种种善巧方便而为除断。鸯掘魔罗有重瞋恚，以见我故，瞋恚即断。阿阇世王有重愚痴，以见我故，痴心即灭。如婆熙伽长者，于无量劫积集成就极重烦恼，以见我故，即便断灭。设有弊恶厮下之人，亲近于我作弟子者，以是因缘，一切人天恭敬爱念。尸利毱多邪见炽盛，因见我故，邪见即灭；因见我故，断地狱因作生天缘。如气嘘旃陀罗，命垂终时，因见我故，还得寿命。如憍尸迦，狂心错乱，因见我故，还得本心。如瘦瞿昙弥，屠家之子，常作恶业，以见我故，即便舍离。如阐提比丘，因见我故，宁舍身命，不毁禁戒如草系比丘。以是义故，阿难比丘说半梵行名善知识，我言不尔，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识。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具足第四亲善知识。

“云何菩萨具足多闻？菩萨摩诃萨为大涅槃十二部经，书写读诵，分别解说，是名菩萨具足多闻。除十一部，唯毗佛略，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亦名菩萨具足多闻。除十二部经，若能受持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书写读诵，分别解说，是名菩萨具足多闻。除是经典具足全体，若能受持一四句偈；复除是偈，若能受持如来常住，性无变

易，是名菩萨具足多闻。复除是事，若知如来常不说法，亦名菩萨具足多闻。何以故？法无性故。如来虽说一切诸法，常无所说。是名菩萨修大涅槃成就第五具足多闻。

“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大涅槃具足成就如是五事，难作能作，难忍能忍，难施能施。云何菩萨难作能作？若闻有人食一胡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信是语故，乃至无量阿僧祇劫常食一麻；若闻入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于无量劫在阿鼻狱入炽火聚，是名菩萨难作能作。云何菩萨难忍能忍？若闻受苦手杖刀石斫打因缘得大涅槃，即于无量阿僧祇劫，身具受之不以为苦，是名菩萨难忍能忍。云何菩萨难施能施？若闻能以国城、妻子、头目髓脑惠施于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于无量阿僧祇劫，以其所有国城、妻子、头目髓脑惠施于人，是名菩萨难施能施。菩萨虽复难作能作，终不念言是我所作。难施能施亦复如是。

“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爱之甚重，以好衣裳、上妙甘膳随时将养，令无所乏。设令其子于父母所起轻慢心，恶口骂辱，父母爱故不生瞋恨，亦不念言：‘我与是儿衣服饮食。’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视诸众生犹如一子。若子遇病，父母亦病，为求医药勤加救疗，病既差已终不生念：‘我为是儿疗治病苦。’菩萨亦尔，见诸众生遇烦恼病，生爱念心而为说法，以闻法故诸烦恼断，烦恼断已终不念言：‘我为众生断诸烦恼。’若生此念，终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作是念：‘无一众生我为说法令断烦恼。’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不瞋不喜。何以故？善能修习空三昧故。菩萨若修空三昧者，当于谁所生瞋生喜？善男子，譬如山林猛火所焚，若人斫伐，或为水漂，而是林木当于谁所生瞋生喜？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于诸众生无瞋无喜。何以故？修空三昧故。”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一切诸法性自空耶？空空故空。若性自空者，不应修空，然后见空，云何如来言以修空而见空耶？若性自不空，虽复修空，不能令空。”

“善男子，一切诸法性本自空。何以故？一切法性不可得故。善男子，色性不可得。云何色性？色性者，非地水火风不离地水火风，非青黄赤白不离青黄赤白，非有非无，云何当言色有自性？以性不可得故说为空。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以相似相续故，凡夫见已，说言诸法性不空寂。菩萨摩诃萨具足五事，是故见法性本空寂。善男子，若有沙门及婆罗门，见一切法性不空者，当知是人非是沙门，非婆罗门，不得修习般若波罗蜜，不得入于大般涅槃，不得现见诸佛菩萨，是魔眷属。

“善男子，一切诸法性本自空，亦因菩萨修习空故见诸法空。善男子，如一切法性无常故，灭能灭之；若非无常，灭不能灭。有为之法有生相故，生能生之；有灭相故，灭能灭之。一切诸法有苦相故，

苦能令苦。善男子，如盐性醎能醎异物，石蜜性甘能甘异物，苦酒性酢能酢异物，姜本性辛能辛异物，呵梨勒苦能苦异物，庵罗果淡能淡异物，毒性能害令异物害，甘露之性令人不死，若合异物亦能不死；菩萨修空亦复如是，以修空故，见一切法性皆空寂。”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复作是言：“世尊，若盐能令非醎作醎，修空三昧若如是者，当知是定非善非妙，其性颠倒。若空三昧唯见空者，空是无法，为何所见？”

“善男子，是空三昧见不空法能令空寂，然非颠倒。如盐非醎作醎，是空三昧亦复如是不空作空。善男子，贪是有性，非是空性。贪若是空，众生不应以是因缘堕于地狱。若堕地狱，云何贪性当是空耶？善男子，色性是有。何等色性？所谓颠倒，以颠倒故众生生贪。若是色性非颠倒者，云何能令众生生贪？以生贪故，当知色性非不是有。以是义故，修空三昧非颠倒也。

“善男子，一切凡夫，若见女人即生女相；菩萨不尔，虽见女人不生女相，以不生相，贪则不生，贪不生故，非颠倒也。以世间人见有女故，菩萨随说言有女人。若见男时说言是女，则是颠倒。是故我为阇提说言：‘汝婆罗门，若以昼为夜，是即颠倒；以夜为昼，是亦颠倒。昼为昼相，夜为夜相，云何颠倒？’善男子，一切菩萨住九地者见法有性，以是见故不见佛性；若见佛性，则不复见一切法性。以修如是空三昧故不见法性，以不见故则见佛性。诸佛菩萨有二种说：一者、有性，二者、无性。为众生故说有法性，为诸贤圣说无法性。为不空者见法空故，修空三昧令得见空，无法性者亦修空故空，以是义故，修空见空。

“善男子，汝言见空，空是无法，为何见者？善男子，如是，如是，菩萨摩诃萨实无所见，无所见者即无所有，无所有者即一切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于一切法悉无所见。若有见者，不见佛性，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不得入于大般涅槃，是故菩萨见一切法性无所有。善男子，菩萨不但因见三昧而见空也，般若波罗蜜亦空，禅波罗蜜亦空，毗梨耶波罗蜜亦空，羼提波罗蜜亦空，尸波罗蜜亦空，檀波罗蜜亦空，色亦空，眼亦空，识亦空，如来亦空，大般涅槃亦空，是故菩萨见一切法皆悉是空。是故我在迦毗罗城告阿难言：‘汝莫愁恼悲泣啼哭。’阿难即言：‘如来世尊，我今亲属悉皆殄灭，云何当得不悲泣耶？如来与我俱生此城，俱同释种亲戚眷属，云何如来独不愁恼，光颜更显？’善男子，我复告言：‘阿难，汝见迦毗真实是有，我见空寂悉无所有。汝见释种悉是亲戚，我修空故悉无所见。以是因缘，汝生愁苦，我身容颜益更光显。’诸佛菩萨修习如是空三昧故不生愁恼。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成就具足第九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最后第十功德？善男子，菩萨修习三十七品，入大涅槃常乐我净，为诸众生分别解说《大涅槃经》显示佛性。若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

菩萨信是语者，悉得入于大般涅槃。若不信者，轮回生死。”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何等众生于是经中不生恭敬？”

“善男子，我涅槃后，有声闻弟子愚痴破戒，喜生斗诤，舍十二部经，读诵种种外道典籍文颂手笔，受畜一切不净之物言是佛听。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贸易凡木，以金易鍮石、银易白镴、绢易氀褐，以甘露味易于恶毒。云何栴檀贸易凡木？如我弟子为供养故，向诸白衣演说经法，白衣情逸不喜听闻；白衣处高，比丘在下，兼以种种肴膳饮食而供给之犹不肯听，是名栴檀贸易凡木。云何以金贸易鍮石？鍮石譬色声香味触，金以譬戒，我诸弟子以色因缘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贸易鍮石。云何以银易于白镴？银譬十善，镴譬十恶，我诸弟子放舍十善，行十恶法，是名以银贸易白镴。云何以绢贸易氀褐？氀褐以譬无惭无愧，绢譬惭愧，我诸弟子放舍惭愧，习无惭愧，是名以绢贸易氀褐。云何甘露贸易毒药？毒药以譬种种利养，甘露以譬诸无漏法，我诸弟子为利养故，向诸白衣若自举赞，言得无漏，是名甘露贸易毒药。以如是等恶比丘故，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广行流布于阎浮提。当是之时，有诸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是经，广说流布，当为如是诸恶比丘之所杀害。是恶比丘相与聚会，共立严制：‘若有受持大涅槃经，书写读诵，分别说者，一切不得共住共坐谈论语言。何以故？涅槃经者，非佛所说，邪见所造。邪见之人即是六师，六师所说非佛经典。所以者何？一切诸佛悉说诸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若言诸法常乐我净，云何当是佛所说经？诸佛菩萨听诸比丘畜种种物，六师所说不听弟子畜一切物，如是之义，云何当是佛之所说？诸佛菩萨不制弟子断牛五味及以食肉，六师不听食五种盐、五种牛味及以脂血，若断是者，云何当是佛之正典？诸佛菩萨演说三乘，而是经中纯说一乘谓大涅槃，如此之言，云何当是佛之正典？诸佛毕竟入于涅槃，是经言佛常乐我净不入涅槃，是经不在十二部数，即是魔说，非是佛说。’善男子，如是之人虽我弟子，不能信顺是涅槃经。善男子，当尔之时，若有众生信此经典乃至半句，当知是人真我弟子，因如是信，即见佛性入于涅槃。”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来今日善能开示《大涅槃经》。世尊，我因是事即得悟解《大涅槃经》一句半句，以解一句至半句故见少佛性。如佛所说，我亦当得入大涅槃。”

“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十功德。”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七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一

尔时，佛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汝等若疑有佛无佛、有法无法、有僧无僧、有苦无苦、有集无集、有灭无灭、有道无道、有实无实、有我无我、有乐无乐、有净无净、有常无常、有乘无乘、有性无性、有众生无众生、有有无有、有真无真、有因无因、有果无果、有作无作、有业无业、有报无报者，今恣汝所问，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我实不见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沙门、若婆罗门，有来问我不能答者。"

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师子吼，即从座起，敛容整服，前礼佛足，长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适欲问，如来大慈，复垂听许。"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诸善男子，汝等今当于是菩萨深生恭敬尊重赞叹，应以种种香华、伎乐、璎珞、幡盖、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房舍殿堂而供养之迎来送去。所以者何？是人已于过去诸佛深种善根福德成就，是故今于我前欲师子吼。

"善男子，如师子王，自知身力，牙爪锋芒，四足踞地，安住岩穴，振尾出声。若有能具如是诸相，当知是则能师子吼。真师子王，晨朝出穴，频申欠呿，四向顾望，发声震吼，为十一事。何等十一？一、为欲坏实非师子，诈作师子故；二、为欲试自身力故；三、为欲令住处净故；四、为诸子知处所故；五、为群辈无怖心故；六、为眠者得觉寤故；七、为一切放逸诸兽不放逸故；八、为诸兽来依附故；九、为欲调大香象故；十、为教告诸子息故；十一、为欲庄严自眷属故。一切禽兽闻师子吼，水性之属潜没深渊，陆行之类藏伏窟穴，飞者堕落，诸大香象怖走失粪。诸善男子，如彼野干，虽逐师子至于百年，终不能作师子吼也。若师子子，始满三年，则能哮吼如师子王。

"善男子，如来正觉，智慧牙爪，四如意足，六波罗蜜满足之身，十力雄猛大悲为尾，安住四禅清净窟宅，为诸众生而师子吼，摧破魔军示众十力，开佛行处为诸邪见作归依所，安抚生死怖畏之众，觉寤无明睡眠众生，行恶法者为作悔心，开示邪见一切众生令知六师非师子吼故，破富兰那等憍慢心故，为令二乘生悔心故，为教五住诸菩萨等生大力心故，为令正见四部之众于彼邪见四部徒众不生怖畏故，从圣行、梵行、天行窟宅频申而出，为欲令彼诸众生等破憍慢故欠呿，为令诸众生等生善法故四向顾望，为令众生得四无碍故四足踞地，为令众生具足安住尸波罗蜜故，故师子吼。师子吼者，名决定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善男子，声闻、缘觉虽复随逐如来世尊无量百千阿僧祇劫，而亦不能作师子吼。十住菩萨若能修行是三行处，当知是则能师子吼。诸善男子，是师子吼菩萨摩诃萨，今欲如是大师子吼，是故汝等应当深心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尔时，世尊告师子吼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汝若欲问，今可随意。"

师子吼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为佛性？以何义故名为

佛性？何故复名常乐我净？若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何故不见一切众生所有佛性？十住菩萨住何等法不了了见？佛住何等法而了了见？十住菩萨以何等眼不了了见？佛以何眼而了了见？”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若有人能为法咨启，则为具足二种庄严：一者、智慧，二者、福德。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知佛性，亦复解知名为佛性，乃至能知十住菩萨以何眼见，诸佛世尊以何眼见。”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云何名为智慧庄严？云何名为福德庄严？”

“善男子，慧庄严者，谓从一地乃至十地，是名慧庄严；福德庄严者，谓檀波罗蜜乃至般若，非般若波罗蜜。复次，善男子，慧庄严者，所谓诸佛菩萨；福德庄严者，谓声闻、缘觉、九住菩萨。复次，善男子，福德庄严者，有为、有漏、有有、有果报、有碍非常，是凡夫法；慧庄严者，无为、无漏、无无、无果报、无碍常住。善男子，汝今具足是二庄严，是故能问甚深妙义。我亦具足是二庄严，能答是义。”

师子吼菩萨摩诃萨言：“世尊，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不应问一种二种，云何世尊说言能答一种二种？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一二种，一种二种者是凡夫相。”

佛言：“善男子，若有菩萨无二种庄严，则不能知一种二种。若有菩萨具二庄严，则能解知一种二种。若言诸法无一二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无一二，云何得说一切诸法无一无二？善男子，若言一二是凡夫相，是乃名为十住菩萨，非凡夫也。何以故？一者、名为涅槃，二者、名为生死。何故一者名为涅槃？以其常故。何故二者名为生死？爱无明故。常涅槃者非凡夫相，生死二者亦非凡夫相。以是义故，具二庄严者能问能答。

“善男子，汝问云何为佛性者？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智者见空及与不空、常与无常、苦之与乐、我与无我。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谓大涅槃；乃至无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谓大涅槃。见一切空，不见不空，不名中道；乃至见一切无我、不见我者，不名中道。中道者名为佛性。以是义故，佛性常恒无有变易，无明覆故令诸众生不能得见。声闻、缘觉见一切空，不见不空，乃至见一切无我，不见于我，以是义故不得第一义空，不得第一义空故不行中道，无中道故不见佛性。

“善男子，不见中道者，凡有三种：一者、定乐行，二者、定苦行，三者、苦乐行。定乐行者，所谓菩萨摩诃萨怜愍一切诸众生故，虽复处在阿鼻地狱，如三禅乐。定苦行者，谓诸凡夫。苦乐行者，谓声闻、缘觉，声闻、缘觉行于苦乐作中道想，以是义故，虽有佛性而不能见。如汝所问，以何义故名佛性者？善男子，佛性者，即是一切

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道种子。

“复次，善男子，道有三种，谓下上中。下者，梵天无常，谬见是常。上者，生死无常，谬见是常；三宝是常，横计无常。何故名上？能得最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中者，名第一义空，无常见无常，常见于常。第一义空，不名为下。何以故？一切凡夫所不得故。不名为上。何以故？即是上故。诸佛菩萨所修之道不上不下，以是义故，名为中道。

“复次，善男子，生死本际，凡有二种：一者、无明，二者、有爱。是二中间，则有生老病死之苦，是名中道。如是中道能破生死，故名为中。以是义故，中道之法名为佛性。是故佛性常乐我净，以诸众生不能见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佛性实非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善男子，譬如贫人，家有宝藏，是人不见，以不见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有善知识而语之言：‘汝舍宅中有金宝藏，何故如是贫穷困苦，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即以方便令彼得见，以得见故，是人即得常乐我净。佛性亦尔，众生不见，以不见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有善知识诸佛菩萨，以方便力种种教告令彼得见，以得见故，众生即得常乐我净。

“复次，善男子，众生起见，凡有二种：一者、常见，二者、断见。如是二见不名中道，无常无断乃名中道。无常无断即是观照十二因缘智，如是观智是名佛性。二乘之人虽观因缘，犹亦不得名为佛性。佛性虽常，以诸众生无明覆故不能得见。又未能渡十二因缘河，犹如兔马。何以故？不见佛性故。善男子，是观十二因缘智慧，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种子。以是义故，十二因缘名为佛性。善男子，譬如胡瓜，名为热病。何以故？能为热病作因缘故。十二因缘亦复如是。

“善男子，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有因者即十二因缘，因因者即是智慧，有果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果者即是无上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无明为因，诸行为果，行因识果，以是义故，彼无明体亦因亦因因，识亦果亦果果，佛性亦尔。善男子，以是义故，十二因缘不出不灭、不常不断、非一非二、不来不去、非因非果。善男子，是因非果如佛性；是果非因如大涅槃；是因是果如十二因缘所生之法；非因非果名为佛性，非因果故常恒无变。以是义故，我经中说十二因缘其义甚深，无知无见，不可思惟，乃是诸佛菩萨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及。以何义故甚深甚深？众生业行不常不断而得果报，虽念念灭而无所失，虽无作者而有作业，虽无受者而有果报，受者虽灭果不败亡，无有虑知和合而有。一切众生虽与十二因缘共行而不见知，不见知故无有终始。十住菩萨惟见其终，不见其始。诸佛世尊见始见终，以是义故，诸佛了了得见佛性。

“善男子，一切众生不能见于十二因缘，是故轮转。善男子，如蚕作茧，自生自死；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不见佛性故，自造结业流转

生死，犹如拍球。善男子，是故我于诸经中说，若有人见十二缘者即是见法，见法者即是见佛，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切诸佛以此为性。

“善男子，观十二缘智，凡有四种：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智观者，不见佛性，以不见故得声闻道；中智观者，不见佛性，以不见故得缘觉道；上智观者，见不了了，不了了故住十住地；上上智观者，见了了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以是义故，十二因缘名为佛性，佛性者即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中道，中道者即名为佛，佛者名为涅槃。”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若佛与佛性无差别者，一切众生何用修道？”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问，是义不然。佛与佛性虽无差别，然诸众生悉未具足。善男子，譬如有人恶心害母，害已生悔，三业虽善，是人故名地狱人也。何以故？是人定当堕地狱故。是人虽无地狱阴、界、诸入，犹故得名为地狱人。善男子，是故我于诸经中说，若见有人，修行善者名见天人，修行恶者名见地狱。何以故？定受报故。善男子，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切众生真实未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是义故，我于此经而说是偈：

“本有今无，本无今有，
三世有法，无有是处。

“善男子，有者凡有三种：一、未来有，二、现在有，三、过去有。一切众生未来之世当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一切众生现在悉有烦恼诸结，是故现在无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众生过去之世有断烦恼，是故现在得见佛性。以是义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乃至一阐提等亦有佛性。一阐提等无有善法，佛性亦善，以未来有故，一阐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阐提等，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家有乳酪，有人问言：‘汝有酥耶？’答言：‘我有。’酪实非酥，以巧方便定当得故，故言有酥。众生亦尔，悉皆有心，凡有心者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毕竟有二种：一者、庄严毕竟，二者、究竟毕竟；一者、世间毕竟，二者、出世毕竟。庄严毕竟者，六波罗蜜；究竟毕竟者，一切众生所得一乘，一乘者名为佛性。以是义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切众生悉有一乘，以无明覆故不能得见。善男子，如郁单越、三十三天，果报覆故，此间众生不能得见；佛性亦尔，诸结覆故，众生不见。

“复次，善男子，佛性者即首楞严三昧，性如醍醐，即是一切诸

佛之母。以首楞严三昧力故，而令诸佛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首楞严三昧，以不修行故不得见，是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首楞严三昧者，有五种名：一者、首楞严三昧，二者、般若波罗蜜，三者、金刚三昧，四者、师子吼三昧，五者、佛性。随其所作处处得名。善男子，如一三昧得种种名，如禅名四禅、根名定根、力名定力、觉名定觉、正名正定、八大人觉名为定觉，首楞严定亦复如是。善男子，一切众生具足三定，谓上中下。上者，谓佛性也，以是故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中者，一切众生具足初禅，有因缘时则能修习，若无因缘则不能修。因缘二种，一谓火灾，二谓破欲界结，以是故言一切众生悉具中定。下定者，十大地中心数定也，以是故言一切众生悉具下定。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烦恼覆故不能得见。十住菩萨虽见一乘，不知如来是常住法，以是故言十地菩萨虽见佛性而不明了。善男子，首楞者名一切毕竟，严者名坚，一切毕竟而得坚固，名首楞严，以是故言首楞严定名为佛性。

“善男子，我于一时住尼连禅河，告阿难言：‘我今欲洗，汝可取衣及以澡豆。’我既入水，一切飞鸟水陆之属悉来观我。尔时，复有五百梵志来在河边，因到我所各相谓言：‘云何而得金刚之身？若使瞿昙不说断见，我当从其启受斋法。’善男子，我于尔时以他心智，知是梵志心之所念，告梵志言：‘云何谓我说于断见？’彼梵志言：‘瞿昙先于处处经中，说诸众生悉无有我，既言无我，云何而言非断见耶？若无我者，持戒者谁？破戒者谁？’佛言：‘我亦不说一切众生悉无有我，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者，岂非我耶？以是义故，我不说断见。一切众生不见佛性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如是则名说断见也。’时诸梵志闻说佛性即是我故，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寻时出家修菩提道。一切飞鸟水陆之属亦发无上菩提之心，既发心已，寻得舍身。

“善男子，是佛性者实非我也，为众生故说名为我。善男子，如来有因缘故说无我为我，真实无我，虽作是说，无有虚妄。善男子，有因缘故，说我为无我而实有我；为世界故，虽说无我而无虚妄。佛性无我，如来说我，以其常故；如来是我而说无我，得自在故。”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金刚力士者，以何义故，一切众生不能得见？”

佛言：“善男子，譬如色法，虽有青黄赤白之异长短质像，盲者不见。虽复不见，亦不得言无青黄赤白长短质像。何以故？盲虽不见，有目见故。佛性亦尔，一切众生虽不能见，十住菩萨见少分故，如来全见。十住菩萨所见佛性如夜见色，如来所见如昼见色。善男子，譬如瞎者见色不了，有善良医而为治目，以药力故得了了见；十住菩萨亦复如是，虽见佛性不能明了，以首楞严三昧力故能得明了。善男子，若有人见一切诸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见非一切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如是之人不见佛性。一切者名为生死，非一

切者名为三宝。声闻、缘觉见一切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非一切法亦见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以是义故，不见佛性。十住菩萨见一切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非一切法分见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十分之中得见一分。诸佛世尊见一切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非一切法见常乐我净，以是义故，见于佛性如观掌中阿摩勒果。以是义故，首楞严定名为毕竟。善男子，譬如初月，虽不可见，不得言无；佛性亦尔，一切凡夫虽不得见，亦不得言无佛性也。

“善男子，佛性者，所谓十力、四无所畏、大悲三念处。一切众生悉有三种，破烦恼故然后得见。一阐提等破一阐提，然后能得十力、四无所畏、大悲三念处。以是义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十二因缘，一切众生等共有之，亦内亦外。何等十二？过去烦恼名为无明，过去业者则名为行，现在世中初始受胎是名为识，入胎五分四根未具名为名色，具足四根未名触时是名六入，未别苦乐是名为触，染习一爱是名为受，习近五欲是名为爱，内外贪求是名为取，为内外事起身口意业是名为有，现在世识名未来生，现在名色、六入、触、受名未来世老病死也，是名十二因缘。善男子，一切众生虽有如是十二因缘，或有未具，如歌罗逻时死则无十二，从生乃至老死得具十二。色界众生无三种受、三种触、三种爱，无有老病，亦得名为具足十二。无色众生无色乃至无有老病，亦得名为具足十二。以定得故，故名众生平等具有十二因缘。善男子，佛性亦尔，一切众生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善男子，雪山有草名为忍辱，牛若食者则出醍醐。更有异草，牛若食者则无醍醐。虽无醍醐，不可说言雪山之中无忍辱草。佛性亦尔。雪山者名为如来，忍辱草者名大涅槃，异草者十二部经。众生若能听受咨启大般涅槃则见佛性。十二部中虽不闻有，不可说言无佛性也。

“善男子，佛性者，亦色非色，非色非非色；亦相非相，非相非非相；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非常非断，非非常非非断；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亦尽非尽，非尽非非尽；亦因亦果，非因非果；亦义非义，非义非非义；亦字非字，非字非非字。云何为色？金刚身故。云何非色？十八不共非色法故。云何非色非非色？色非色无定相故。云何为相？三十二相故。云何非相？一切众生相不现故。云何非相非非相？相非相不决定故。云何为一？一切众生悉一乘故。云何非一？说三乘故。云何非一非非一？无数法故。云何非常？从缘见故。云何非断？离断见故。云何非非常非非断？无终始故。云何为有？一切众生悉皆有故。云何为无？从善方便而得见故。云何非有非无？虚空性故。云何名尽？得首楞严三昧故。云何非尽？以其常故。云何非尽非非尽？一切尽相断故。云何为因？以了因故。云何为果？果决定故。云何非因非果？以其常故。云何为义？悉能摄取，义无碍故。云何非

义？不可说故。云何非义非非义？毕竟空故。云何为字？有名称故。云何非字？名无名故。云何非字非非字？断一切字故。云何非苦非乐？断一切受故。云何非我？未能具得八自在故。云何非非我？以其常故。云何非我非非我？不作不受故。云何为空？第一义空故。云何非空？以其常故。云何非空非非空？能为善法作种子故。

“善男子，若有人能思惟解了《大涅槃经》如是之义，当知是人则见佛性。佛性者不可思议，乃是诸佛如来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善男子，佛性者，非阴、界、入，非本无今有，非已有还无，从善因缘众生得见。譬如黑铁入火则赤，出冷还黑，而是黑色非内非外，因缘故有；佛性亦尔，一切众生烦恼火灭则得闻见。善男子，如种灭已，芽则得生，而是芽性非内非外，乃至华果亦复如是，从缘故有。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成就具足无量功德；佛性亦尔，悉是无量无边功德之所成就。”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诃萨言：“世尊，菩萨具足成就几法，得见佛性而不明了？诸佛世尊成就几法，得了了见？”

“善男子，菩萨具足成就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云何为十？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寂静，四者、精进，五者、正念，六者、正定，七者、正慧，八者、解脱，九者、赞叹解脱，十者、以大涅槃教化众生。”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少欲、知足有何差别？”

“善男子，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之时心不悔恨。少欲者，少有所欲；知足者，但为法事心不愁恼。善男子，欲者有三：一者、恶欲，二者、大欲，三者、欲欲。恶欲者，若有比丘心生贪欲，欲为一切大众上首，‘令一切僧随逐我后，令诸四部悉皆供养恭敬赞叹尊重于我，令我先为四众说法，皆令一切信受我语，亦令国王大臣长者皆恭敬我，令我大得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上妙屋宅。’为生死欲，是名恶欲。云何大欲？若有比丘生于欲心，‘云何当令四部之众，悉皆知我得初住地乃至十住，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阿罗汉果乃至须陀洹果，我得四禅乃至四无碍智？’为于利养，是名大欲。欲欲者，若有比丘欲生梵天、魔天、自在天、转轮圣王、若刹利居士、若婆罗门皆得自在，为利养故，是名欲欲。若不为是三种恶欲之所害者，是名少欲。欲者名为二十五爱，无有如是二十五爱，是名少欲。不求未来所欲之事是名少欲，得而不著是名知足。不求恭敬是名少欲，得不积聚是名知足。

“善男子，亦有少欲不名知足，有知足不名少欲，有亦少欲亦知足，有不知足不少欲。少欲者谓须陀洹，知足者谓辟支佛，少欲知足者谓阿罗汉，不少欲不知足者所谓菩萨。善男子，少欲知足复有二种：一者、善，二者、不善。不善者所谓凡夫，善者圣人菩萨。一切圣人虽得道果不自称说，不称说故心不恼恨，是名知足。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习大乘《大涅槃经》欲见佛性，是故修习少欲知足。

“云何寂静？寂静有二：一者、心静，二者、身静。身寂静者，终不造作身三种恶；心寂静者，亦不造作意三种恶，是则名为身心寂静。身寂静者，终不亲近四众，不预四众所有事业；心寂静者，终不修习贪欲瞋恚愚痴，是则名为身心寂静。或有比丘，身虽寂静，心不寂静；有心寂静，身不寂静；有身心寂静；又有身心俱不寂静。身寂静、心不寂静者，或有比丘坐禅静处，远离四众，心常积集贪欲瞋痴，是名身寂静心、不寂静。心寂静、身不寂静者，或有比丘亲近四众、国王、大臣，断贪恚痴，是名心寂静、身不寂静。身心寂静者，谓佛菩萨。身心不寂静者，谓诸凡夫。何以故？凡夫之人，身心虽静，不能深观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以是义故，凡夫之人不能寂静身口意业。一阐提辈、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如是之人亦不得名身心寂静。

“云何精进？若有比丘欲令身口意业清净，远离一切诸不善业，修习一切诸善业者，是名精进。是勤精进者系念六处，所谓佛、法、僧、戒、施、天，是名正念。具正念者，所得三昧，是名正定。具正定者，观见诸法，犹如虚空，是名正慧。具正慧者，远离一切烦恼诸结，是名解脱。得解脱者，为诸众生称美解脱，言是解脱，常恒不变，是名赞叹解脱。解脱即是无上大般涅槃，涅槃者即是烦恼诸结火灭。又涅槃者，名为室宅。何以故？能遮烦恼恶风雨故。又涅槃者，名为归依。何以故？能过一切诸怖畏故。又涅槃者，名为洲渚。何以故？四大暴河不能漂故。何等为四？一者、欲暴，二者、有暴，三者、见暴，四者、无明暴。是故涅槃名为洲渚。又涅槃者，名毕竟归。何以故？能得一切毕竟乐故。若有菩萨摩诃萨成就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出家之人有四种病，是故不得四沙门果。何等四病？谓四恶欲：一、为衣欲，二、为食欲，三、为卧具欲，四、为有欲。是名四恶欲。是出家病，有四良药能疗是病，谓粪扫衣能治比丘为衣恶欲，乞食能破为食恶欲，树下能破卧具恶欲，身心寂静能破比丘为有恶欲。以是四药除是四病，是名圣行。如是圣行，则得名为少欲知足。寂静者有四种乐，何等为四？一者、出家乐，二、寂静乐，三、永灭乐，四、毕竟乐。得是四乐，名为寂静。具四精进，故名精进。具四念处，故名正念。具四禅故，故名正定。见四圣实故，故名正慧。永断一切烦恼结故，故名解脱。呵说一切烦恼过故，故名赞叹解脱。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安住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闻是经已，亲近修习，远离一切世间之事，是名少欲。既出家已，不生悔心，是名知足。既知足已，近空闲处，远离愦闹，是名寂静。不知足者不乐空闲，夫知足者常乐空寂，于空寂处常作是念：‘一切世间悉谓我得沙门道果，然我今者实未能得，我今云何诳惑于人？’作是念已，精勤修习沙门道果，是名精

进。亲近修习大涅槃者，是名正念。随顺天行，是名正定。安住是定，正见正知，是名正慧。正见知者，能得远离烦恼结缚，是名解脱。十住菩萨为众生故，称美涅槃，是则名为赞叹解脱。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安住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夫少欲者，若有比丘住空寂处，端坐不卧，或住树下，或在冢间，或在露处，随有草地而坐其上，乞食而食随得为足，或一坐食，不过一食，惟畜三衣粪衣毳衣，是名少欲。既行是事，心不生悔，是名知足。修空三昧，是名寂静。得四果已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休息，是名精进。系心思惟如来常恒无有变易，是名正念。修八解脱，是名正定。得四无碍，是名正慧。远离七漏，是名解脱。称美涅槃无有十相，名赞叹解脱。十相者，谓生、老、病、死、色、声、香、味、触、无常。远离十相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安住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为多欲故，亲近国王、大臣、长者、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自称我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为利养故，行住坐卧乃至大小便利，若见檀越犹行恭敬接引语言。破恶欲者，名为少欲。虽未能坏诸结烦恼，而能同于如来行处，是名知足。善男子，如是二法，乃是念定近因缘也，常为师宗同学所赞，我亦常于处处经中称美赞叹如是二法。若能具足是二法者，则得近于大涅槃门及五种乐，是名寂静。坚持戒者，名为精进。有惭愧者，名为正念。不见心相，名为正定。不求诸法性相因缘，是名正慧。无有相故，烦恼则断，是名解脱。称美如是《大涅槃经》，名赞叹解脱。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安住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善男子，如汝所言，十住菩萨以何眼故，虽见佛性而不了了？诸佛世尊以何眼故，见于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见故不得明了，佛眼见故故得明了；为菩提行故则不了了，若无行故则得了了；住十住故虽见不了，住不住故则得了了；菩萨摩诃萨智慧因故见不了了，诸佛世尊断因果故见则了了。一切觉者名为佛性，十住菩萨不得名为一切觉故，是故虽见而不明了。

“善男子，见有二种：一者、眼见，二者、闻见。诸佛世尊眼见佛性，如于掌中观阿摩勒果。十住菩萨闻见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萨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善男子，复有眼见，诸佛如来、十住菩萨眼见佛性；复有闻见，一切众生乃至九地闻见佛性。菩萨若闻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心不生信，不名闻见。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见如来，应当修习十二部经，受持读诵，书写解说。”

师子吼菩萨摩诃萨言：“世尊，一切众生不能得知如来心相，当云何观而得知耶？”

“善男子，一切众生实不能知如来心相。若欲观察而得知者，有二因缘：一者、眼见，二者、闻见。若见如来所有身业，当知是则为

如来也，是名眼见。若观如来所有口业，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若见色貌一切众生无与等者，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眼见。若闻音声微妙最胜，不同众生所有音声，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若见如来所作神通，为为众生？为为利养？若为众生，不为利养，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眼见。若观如来以他心智观众生时，为利养说？为众生说？若为众生，不为利养，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云何如来而受是身，何故受身，为谁受身，是名眼见。若观如来云何说法，何故说法，为谁说法，是名闻见。以身恶业加之不瞋，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眼见。以口恶业加之不恚，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若见菩萨初生之时，于十方面各行七步，摩尼跋陀、富那跋陀鬼神大将执持幡盖，震动无量无边世界，金光晃曜弥满虚空，难陀龙王及跋难陀以神通力浴菩萨身，诸天形像承迎礼拜，阿私陀仙合掌恭敬，盛年舍欲如弃涕唾，不为世乐之所迷惑，出家修道乐于闲寂，为破邪见六年苦行，于诸众生平等无二，心常在定初无散乱，相好严丽庄饰其身，所游之处丘墟皆平，衣服离身四寸不堕，行时直视不顾左右，所食之物物无完过，坐起之处草不动乱，为调众生故往说法心无憍慢，是名眼见。若闻菩萨行七步已唱如是言：‘我今此身最是后边。’阿私陀仙合掌而言：‘大王当知，悉达太子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在家作转轮王。何以故？相明了故。转轮圣王相不明了，悉达太子身相炳著，是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见老病死复作是言：‘一切众生甚可怜愍，常与如是生老病死共相随逐而不能观，常行于苦，我当断之。’从阿罗逻五通仙人受无想定，既成就已后说其非。从郁陀伽仙受非有想非无想定，既成就已说非涅槃，是生死法。六年苦行无所克获，即作是言：‘修是苦行，空无所得。若是实者，我应得之。以虚妄故，我无所得。是名邪术，非正道也。’既成道已，梵天劝请：‘惟愿如来当为众生广开甘露说无上法。’佛言：‘梵王，一切众生常为烦恼之所障覆，不能受我正法之言。’梵王复言：‘世尊，一切众生凡有三种，所谓利根、中根、钝根。利根能受，惟愿为说。’佛言：‘梵王，谛听！谛听！我今当为一切众生开甘露门。’即于波罗奈国转正法轮，宣说中道：‘一切众生不破诸结非不能破，非破非不破，故名中道。不度众生非不能度，是名中道。非一切成亦非不成，是名中道。凡有所说，不自言师，不言弟子，是名中道。说不为利，非不得果，是名中道。’正语、实语、时语、真语，言不虚发，微妙第一，如是等法，是名闻见。善男子，如来心相实不可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见如来，应当依是二种因缘。”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八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二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先所说，庵罗果喻四种人等：有人行细，心不正实；有人心细，行不正实；有人心细，行亦正实；有人心不细，行不正实。是初二种云何可知？如佛所说，虽依是二，不可得知。"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庵罗果喻二种人等，实难可知。以难知故，我经中说，当与共住；住若不知，当与久处；久处不知，当以智慧；智若不知，当深观察，以观察故，则知持戒及以破戒。善男子，具是四事——共住、久处、智慧、观察，然后得知持戒、破戒。

"善男子，戒有二种，持戒亦二：一、究竟戒，二、不究竟。有人以因缘故受持禁戒，智者当观，是人持戒，为为利养？为究竟持？善男子，如来戒者，无有因缘，是故得名为究竟戒。以是义故，菩萨虽为诸恶众生之所伤害，不生恚碍，是故如来得名成就毕竟持戒、究竟持戒。善男子，我昔一时与舍利弗及五百弟子，俱共止住摩伽陀国瞻婆大城。时有猎师追逐一鸽。是鸽惶怖，至舍利弗影，犹故颤慄如芭蕉树；至我影中，身心安隐，恐怖得除。是故当知，如来世尊毕竟持戒，乃至身影犹有是力。善男子，不究竟戒尚不能得声闻、缘觉，何况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二种：一、为利养，二、为正法。为利养故受持禁戒，当知是戒不见佛性及以如来，虽闻佛性及如来名，犹不得名为闻见也。若为正法受持禁戒，当知是戒能见佛性及以如来，是名眼见，亦名闻见。复有二种：一者、根深难拔，二者、根浅易动。若能修习空无相愿，是名根深难拔。若不修习是三三昧，虽复修习为二十五有，是名根浅易动。复有二种：一、为自身，二、为众生。为众生者，能见佛性及以如来。持戒之人复有二种：一者、性自能持，二者、须他教敕。若受戒已，经无量世初不漏失，或值恶国遇恶知识、恶时、恶世，闻邪恶法邪见同止，尔时虽无受戒之法，修持如本无所毁犯，是名性自能持。若遇师僧白四羯磨然后得戒，虽得戒已，要凭和尚、诸师、同学、善友诲喻乃知进止，听法说法备诸威仪，是名须他教敕。善男子，性能持者，眼见佛性及以如来，亦名闻见。戒复有二：一、声闻戒，二、菩萨戒。从初发心乃至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戒。若观白骨乃至证得阿罗汉果，是名声闻戒。若有受持声闻戒者，当知是人不见佛性及以如来。若有受持菩萨戒者，当知是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见佛性如来涅槃。"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何因缘故，受持禁戒？"

佛言："善男子，为心不悔故。何故不悔？为受乐故。何故受乐？为远离故。何故远离？为安隐故。何故安隐？为禅定故。何故禅定？为实知见故。何故为实知见？为见生死诸过患故。何故为见于生死过患？为心不贪著故。何故为心不贪著？为得解脱故。何故为得解脱？为得无上大涅槃故。何故为得大般涅槃？为得常乐我净法故。何故为得常乐我净？为得不生不灭故。何故为得不生不灭？为见佛性

故。是故菩萨性自能持究竟净戒。善男子，持戒比丘虽不发愿求不悔心，不悔之心自然而得。何以故？法性尔故。虽不求乐远离安隐真实知见，见生死过，心不贪著，解脱、涅槃、常乐我净、不生不灭、见于佛性而自然得。何以故？法性尔故。”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因持戒得不悔果，因于解脱得涅槃果者，戒则无因，涅槃无果。戒若无因，则名为常；涅槃有因，则是无常。若尔者，涅槃则为本无今有。若本无今有，是为无常，犹如燃灯。涅槃若尔，云何得名我乐净耶？”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汝以曾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能问如来如是深义。善男子，不失本念乃如是问也。我忆往昔过无量劫，波罗奈城有佛出世，号曰善得。尔时，彼佛三亿岁中演说如是《大涅槃经》，我时与汝俱在彼会。我以是事咨问彼佛，尔时如来为众生故，三昧正受，未答此义。善哉！大士，乃能忆念如是本事，谛听！谛听！当为汝说。

“戒亦有因，谓听正法；听正法者是亦有因，谓近善友；近善友者是亦有因，所谓信心；信心者是亦有因，因有二种：一者、听法，二、思惟义。善男子，信心者因于听法，听法者因于信心，如是二法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譬如尼乾立拒举瓶，互为因果不得相离。善男子，如无明缘行，行缘无明，是无明、行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乃至生缘老死，老死缘生，是生、老死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生能生法不能自生，不自生故由生生生，生生不自生，复赖生故生，是故二生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信心、听法亦复如是。

“善男子，是果非因，谓大涅槃。何故名果？是上果故，沙门果故，婆罗门果故，断生死故，破烦恼故，是故名果。为诸烦恼之所呵责，是故涅槃名果。烦恼者，名为过过。善男子，涅槃无因而体是果。何以故？无生灭故，无所作故，非有为故，是无为故，常不变故，无处所故，无始终故。善男子，若涅槃有因，则不得称为涅槃也。槃者言因，般涅言无，无有因故，故称涅槃。”

师子吼菩萨言：“如佛所说，涅槃无因，是义不然。若言无者，则合六义：一者、毕竟无故，故名为无，如一切法无我、无我所；二者、有时无故，故名为无，如世人言‘河池无水’、‘无有日月’；三者、少故，故名为无，如世人言‘食中少醎，名为无醎’、‘甘浆少甜，名为无甜’；四者、无受故，故名为无，如旃陀罗不能受持婆罗门法，是故名为无婆罗门；五者、受恶法故，故名为无，如世人言‘受恶法者不名沙门及婆罗门，是故名为无有沙门及婆罗门’；六者、不对故，故名为无，譬如无白名之为黑，无有明故名之无明。世尊，涅槃亦尔，有时无因，故名涅槃。”

佛言：“善男子，汝今所说如是六义，何故不引毕竟无者以喻涅槃，乃取有时无耶？善男子，涅槃之体毕竟无因，犹如无我及无我

所。善男子，世法、涅槃终不相对，是故六事不得为喻。善男子，一切诸法悉无有我，而此涅槃真实有我。以是义故，涅槃无因而体是果。是因非果名为佛性，非因生故是因非果，非沙门果故名非果。何故名因？以了因故。善男子，因有二种：一者、生因，二者、了因。能生法者是名生因，灯能了物故名了因。烦恼诸结是名生因，众生父母是名了因。如谷子等是名生因，地水粪等是名了因。复有生因，谓六波罗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了因，谓佛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了因，谓六波罗蜜、佛性。复有生因，谓首楞严三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了因，谓八正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生因，所谓信心、六波罗蜜。”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见于如来及以佛性，是义云何？世尊，如来之身，无有相貌，非长非短，非白非黑，无有方所，不在三界，非有为相，非眼识识，云何可见？佛性亦尔。”

佛言：“善男子，佛身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无常者，为欲度脱一切众生方便示现，是名眼见。常者，如来世尊解脱之身，亦名眼见，亦名闻见。佛性亦二：一者、可见，二、不可见。可见者，十住菩萨、诸佛世尊；不可见者，一切众生。眼见者，谓十住菩萨、诸佛如来眼见众生所有佛性。闻见者，一切众生、九住菩萨闻有佛性。如来之身复有二种：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如来解脱；非色者，如来永断诸色相故。佛性二种：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非色者，凡夫乃至十住菩萨，十住菩萨见不了了，故名非色。善男子，佛性者复有二种：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谓佛菩萨；非色者，一切众生。色者，名为眼见；非色者，名为闻见。佛性者，非内非外，虽非内外，然非失坏，故名众生悉有佛性。”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乳中有酪，金刚力士诸佛佛性如净醍醐，云何如来说言佛性非内非外？”

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说乳中有酪。酪从乳生，故言有酪。”

“世尊，一切生法各有时节。”

“善男子，乳时无酪，亦无生酥、熟酥、醍醐，一切众生亦谓是乳，是故我言乳中无酪。如其有者，何故不得二种名字？如人二能，言金铁师。酪时无乳、生酥、熟酥，及以醍醐，众生亦谓是酪非乳，非生熟酥及以醍醐，乃至醍醐亦复如是。善男子，因有二种：一者、正因，二者、缘因。正因者，如乳生酪；缘因者，如煖酵等。从乳生故，故言乳中而有酪性。”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乳无酪性，角中亦无，何故不从角中生耶？”

“善男子，角亦生酪。何以故？我亦说言缘因有二：一酵、二煖。角性煖故，亦能生酪。”

师子吼言：“世尊，若角能生酪，求酪之人，何故求乳而不取

角？”

佛言：“善男子，是故我说正因、缘因。”

师子吼菩萨言：“若使乳中本无酪性今方有者，乳中本无庵摩罗树，何故不生？二俱无故。”

“善男子，乳亦能生庵摩罗树。若以乳灌，一夜之中增长五尺。以是义故，我说二因。善男子，若一切法一因生者，可得难言乳中何故不能出生庵摩罗树？善男子，犹如四大为一切色而作因缘，然色各异差别不同。以是义故，乳中不生庵摩罗树。”

“世尊，如佛所说，有二因者：正因、缘因。众生佛性为是何因？”

“善男子，众生佛性亦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缘因。正因者谓诸众生，缘因者谓六波罗蜜。”

师子吼言：“世尊，我今定知乳有酪性。何以故？我见世间求酪之人，唯取于乳，终不取水，是故当知乳有酪性。”

“善男子，如汝所问，是义不然。何以故？一切众生欲见面像，即便取刀。”

师子吼言：“世尊，以是义故，乳有酪性。若刀无面像，何故取刀？”

佛言：“善男子，若此刀中定有面像，何故颠倒，竖则见长，横则见阔？若是自面，何故见长？若是他面，何得称言是己面像？若因己面见他面者，何故不见驴马面像？”

师子吼言：“世尊，眼光到彼，故见面像。”

佛言：“善男子，而此眼光实不到彼。何以故？近远一时俱得见故，不见中间所有物故。善男子，光若到彼而得见者，一切众生悉见于火，何故不烧？如人远见白物，不应生疑：‘鹤耶？幡耶？人耶？树耶？’若光到者，云何得见水精中物、渊中鱼石？若不到见，何故得见水精中物，而不得见壁外之色？是故若言眼光到彼而见长者，是义不然。

“善男子，如汝所言，乳有酪者，何故卖乳之人，但取乳价，不责酪值？卖草马者，但索马价，不责驹值？善男子，世间之人无子息故，故求娉妇。妇若怀妊不得言女。若言是女有儿性故，故应娉妇，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有儿性，亦应有孙，若有孙者则是兄弟。何以故？一腹生故。是故我言女无儿性。若其乳中有酪性者，何故一时不见五味？若树子中有尼拘陀五丈质者，何故一时不见芽茎枝叶华果形色之异？善男子，乳色时异、味异、果异，乃至醍醐亦复如是，云何可说乳有酪性？善男子，譬如有人明当服酥今已患臭，若言乳中定有酪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有笔纸墨和合成字，而是纸中本无有字，以本无故假缘而成。若本有者，何须众缘？譬如青黄合成绿色，当知是二本无绿性。若本有者，何须合成？善男子，譬如众生因食得命，而此食中实无有命。若本有命，未食之时，食应是命。善男

子，一切诸法本无有性。以是义故，我说是偈：

“本无今有，本有今无，
三世有法，无有是处。

“善男子，一切诸法，因缘故生，因缘故灭。善男子，若诸众生内有佛性者，一切众生应有佛身如我今也。众生佛性不破不坏、不牵不捉、不系不缚，如众生中所有虚空。一切众生悉有虚空，无挂碍故，各不自见有此虚空。若使众生无虚空者，则无去来行住坐卧，不生不长。以是义故，我经中说，一切众生有虚空界，虚空界者是名虚空。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十住菩萨少能见之如金刚珠。善男子，众生佛性，诸佛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知。一切众生不见佛性，是故常为烦恼系缚流转生死；见佛性故，诸结烦恼所不能系，解脱生死，得大涅槃。”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一切众生有佛性，性如乳中酪性。若乳无酪性，云何佛说有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缘因？缘因者，一酵、二煖。虚空无性，故无缘因。”

佛言：“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何须缘因？”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以有性故，故须缘因。何以故？欲明见故。缘因者，即是了因。世尊，譬如闇中先有诸物，为欲见故，以灯照了。若本无者，灯何所照？如土中有瓶故须人水轮绳杖等而为了因，如尼拘陀子须地水粪而作了因，乳中酵煖亦复如是，须作了因。是故虽先有性，要假了因然后得见。以是义故，定知乳中先有酪性。”

“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即是了因。若是了因，复何须了？善男子，若是了因，性是了者，常应自了。若自不了，何能了他？若言了因有二种性，一者自了，二者了他，是义不然。何以故？了因一法，云何有二？若有二者，乳亦应二。若使乳中无二相者，云何了因而独有二？”

师子吼言：“世尊，如世人言我共八人，了因亦尔，自了了他。”

佛言：“善男子，了因若尔，则非了因。何以故？数者能数自色他色故得言八，而此色性自无了相，无了相故，要须智性乃数自他，是故了因不能自了，亦不了他。善男子，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何故修集无量功德？若言修集是了因者，已同酪坏；若言因中定有果者，戒、定、智慧则无增长。我见世人本无禁戒、禅定、智慧，从师受已渐渐增益。若言师教是了因者，当师教时，受者未有戒、定、智慧。若是了者，应了未有，云何乃了戒、定、智慧，令得增长？”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了因无者，云何得名有乳有酪？”

“善男子，世间答难凡有三种：一者、转答。如先所说：‘何故名戒？以不悔故，乃至为得大涅槃故。’二者、默然答。如有梵志来问我

言：‘我是常耶？’我时默然。三者、疑答。如此经中，若了因有二，乳中何故不得有二？善男子，我今转答，如世人言有乳酪者，以定得故，是故得名有乳有酪；佛性亦尔，有众生有佛性，以当见故。”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是义不然。过去已灭，未来未到，云何名有？若言当有名为有者，是义不然。如世间人，见无儿息便言无儿。一切众生无佛性者，云何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佛言：“善男子，过去名有，譬如种橘，芽生子灭，芽亦甘甜；乃至生果，味亦如是，熟已乃醋。善男子，而是醋味，子、芽乃至生果悉无，随本熟时，形色相貌则生醋味，而是醋味本无今有。虽本无今有，非不因本。如是本子虽复过去故得名有，以是义故，过去名有。云何复名未来为有？譬如有人种植胡麻，有人问言：‘何故种此？’答言：‘有油。’实未有油。胡麻熟已，收子熬蒸捣压，然后乃得出油。当知是人非虚妄也。以是义故，名未来有。

“云何复名过去有耶？善男子，譬如有人私屏骂王，经历年岁，王乃闻之。闻已即问：‘何故见骂？’答言：‘大王，我不骂也。何以故？骂者已灭。’王言：‘骂者、我身二俱存在，云何言灭？’以是因缘丧失身命。善男子，是二实无而果不灭，是名过去有。云何复名未来有耶？譬如有人往陶师所问：‘有瓶不？’答言：‘有瓶。’而是陶师实未有瓶。以有泥故，故言有瓶。当知是人非妄语也。乳中有酪，众生佛性亦复如是。欲见佛性应当观察时节形色。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实不虚妄。”

师子吼言：“一切众生无有佛性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正因故，故令众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正因？所谓佛性。世尊，若尼拘陀子无尼拘陀树者，何故名为尼拘陀子，而不名为佉陀罗子？世尊，如瞿昙姓不得称为阿坻耶姓，阿坻耶姓亦复不得称瞿昙姓，尼拘陀子亦复如是，不得称为佉陀罗尼子，佉陀罗尼子不得称为尼拘陀子。犹如世尊不得舍离瞿昙种姓，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义故，当知众生悉有佛性。”

佛言：“善男子，若言子中有尼拘陀树者，是义不然。如其有者，何故不见？善男子，如世间物，有因缘故不可得见。云何因缘？谓远不可见，如空中鸟迹；近不可见，如人眼睫；坏故不见，如根败者；乱想故不见，如心不专一；细故不见，如小微尘；障故不见，如云表星；多故不见，如稻聚中麻；相似故不见，如豆在豆聚。尼拘陀树不同如是八种因缘，如其有者，何故不见？若言细障故不见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树相粗故。若言性细，云何增长？若言障故不可见者，常应不见。本无粗相，今则见粗，当知是粗本无其性。本无见性，今则可见，当知是见亦本无性。子亦如是，本无有树，今则有之，当有何咎？”

师子吼言：“如佛所说有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了因。尼拘陀子以地水粪作了因故，令细得粗。”

佛言："善男子，若本有者，何须了因？若本无性，了何所了？若尼拘陀中本无粗相，以了因故乃生粗者，何故不生佉陀罗树？二俱无故。善男子，若细不见者，粗应可见。譬如一尘则不可见，多尘和合则应可见，如是子中粗应可见。何以故？见中已有芽茎华果，一一果中有无量子，一一子中有无量树，是故名粗，有是粗故故应可见。善男子，若尼拘陀子有尼拘陀性而生树者，眼见是子为火所烧，如是烧性亦应本有。若本有者，树不应生。若一切法本有生灭，何故先生后灭不一时耶？以是义故，当知无性。"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尼拘陀子本无树性而生树者，是子何故不出于油？二俱无故。"

"善男子，如是子中亦能生油。虽无本性，因缘故有。"

师子吼言："何故不名胡麻油耶？"

"善男子，非胡麻故。善男子，如火缘生火，水缘生水，虽俱从缘，不能相有；尼拘陀子及胡麻油亦复如是，虽俱从缘，各不相生。尼拘陀子性能治冷，胡麻油者性能治风。善男子，譬如甘蔗，因缘故生石蜜、黑蜜。虽俱一缘，色貌各异，石蜜治热，黑蜜治冷。"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其乳中无有酪性，麻无油性，尼拘陀子无有树性，泥无瓶性，一切众生无佛性者。如佛先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故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人天无性，以无性故，人可作天，天可作人。以业因缘，不以性故，菩萨摩诃萨以业因缘，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诸众生有佛性者，何因缘故，一阐提等断诸善根堕于地狱？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阐提等不应能断。若可断者，云何得言佛性是常？若非常者，不名佛性。若诸众生有佛性者，何故名为初发心耶？云何而言是毗跋致、阿毗跋致？毗跋致者，当知是人无有佛性。

"世尊，菩萨摩诃萨一心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慈大悲见生老病死烦恼过患，观大涅槃无生老死烦恼诸过，信于三宝及业果报，受持禁戒，如是等法名为佛性。若离是法有佛性者，何须是法而作因缘？世尊，如乳不假缘必当成酪，生酥不尔要待因缘，所谓人功、水、瓶、攒绳；众生亦尔，有佛性者，应离因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定有者，行人何故见三恶苦、生老病死而生退心？亦不须修六波罗蜜，即应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乳非缘而得成酪，然非不因六波罗蜜而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当知众生悉无佛性。如佛先说僧宝是常，如其常者则非无常，非无常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僧若常者，云何复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世尊，若使众生从本已来无菩提心，亦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后方有者，众生佛性亦应如是，本无后有。以是义故，一切众生应无佛性。"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佛性之义，为众生故作如是问。一切众生实有佛性。汝言众生若有佛性不应而有初发心者，

善男子，心非佛性。何以故？心是无常，佛性常故。汝言何故有退心者，实无退心。心若有退，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迟得故名之为退。此菩提心实非佛性。何以故？一阐提等断于善根堕地狱故。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阐提辈则不得名一阐提也，菩提之心亦不得名为常也。是故定知菩提之心实非佛性。

“善男子，汝言众生若有佛性，不应假缘如乳成酪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言五缘成于生酥，当知佛性亦复如是。譬如众石有金、有银、有铜、有铁，俱禀四大，一名一实，而其所出各各不同，要假众缘众生福德、炉冶、人功然后出生。是故当知，本无金性。众生佛性不名为佛，以诸功德因缘和合，得见佛性然后成佛。汝言众生悉有佛性，何故不见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以诸因缘未和合故。善男子，以是义故，我说二因，正因、缘因。正因者名为佛性，缘因者发菩提心，以二因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石出金。

“善男子，汝言僧常一切众生无佛性者。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有二：一者、世和合，二者、第一义和合。世和合者名声闻僧，义和合者名菩萨僧。世僧无常，佛性是常。如佛性常，义僧亦尔。复次，有僧谓法和合，法和合者谓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常，是故我说法僧是常。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者名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中亦有佛性，十二因缘常，佛性亦尔，是故我说僧有佛性。又复僧者谓诸佛和合，是故我说僧有佛性。

“善男子，汝言众生若有佛性，云何有退、有不退者？谛听！谛听！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有十三法，则便退转。何等十三？一者、心不信；二者、不作心；三者、疑心；四者、吝惜身财；五者、于涅槃中生大怖畏，云何乃令众生永灭？六者、心不堪忍；七者、心不调柔；八者、愁恼；九者、不乐；十者、放逸；十一者、自轻己身；十二者、自见烦恼无能坏者；十三者、不乐进趣菩提之法。善男子，是名十三法，令诸菩萨退转菩提。复有六法坏菩提心。何等为六？一者、吝法，二者、于诸众生起不善心，三者、亲近恶友，四者、不勤精进，五者、自大憍慢，六者、营务世业。如是六法则能破坏菩提之心。

“善男子，有人得闻诸佛世尊是人天师，于众生中最上无比，胜于声闻、辟支佛等，法眼明了，见法无碍，能渡众生于大苦海，闻已即复发大誓愿：‘如其世间有如是人，我亦当得。’以是因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或复为他之所教诲发菩提心。或闻菩萨阿僧祇劫修行苦行，然后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闻已思惟：‘我今不堪如是苦行，云何能得？’是故有退。善男子，复有五法退菩提心。何等为五？一者、乐在外道出家，二者、不修大慈之心，三者、好求法师过罪，四者、常乐处在生死，五者、不喜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是名五法退菩提心。复有二法退菩提心。何等为二？一者、贪乐五欲，二者、不能恭敬尊重三宝。以如是等众因缘故退菩提心。

“云何复名不退之心？有人闻佛能度众生生老病死，不从师咨自然修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菩提道是可得者，我当修集，必令得之’，以是因缘发菩提心，所作功德若多若少悉以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是誓愿：‘愿我常得亲近诸佛及佛弟子，常闻深法，五情完具，若遇苦难不失是心。’复愿：‘诸佛及诸弟子，常于我所生欢喜心，具五善根。若诸众生斫伐我身，斩截手足头目支节，当于是人生大慈心，深自欣庆，如是诸人为我增长菩提因缘。若无是者，我当何缘而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发是愿：‘莫令我得无根、二根、女人之身，不系属人，不遭恶主，不属恶王，不生恶国。若得好身，种姓真正，多饶财宝，不生憍慢。令我常闻十二部经受持读诵书写解说。若为众生有所演说，愿令受者敬信无疑，常于我所不生恶心。宁当少闻多解义味，不愿多闻于义不了。愿作心师，不师于心，身口意业不与恶交。能施一切众生安乐，身戒心慧不动如山。为欲受持无上正法，于身命财不生悭吝。不净之物不为福业，正命自活，心无邪谄，受恩常念，小恩大报。善知世中所有事艺，善解众生方俗之言。读诵书写十二部经，不生懈怠懒堕之心。若诸众生不乐听闻，方便引接，令彼乐闻，言常柔软，口不宣恶。不和合众能令和合，有忧怖者令离忧怖，饥馑之世令得丰足。疾病之世作大医王，病药所须，财宝自在，令疾病者，悉得除愈。刀兵之劫有大力势，断其残害令无遗余。能断众生种种怖畏，所谓若死、闭系、打掷、水火王贼、贫穷、破戒、恶名、恶道，如是等畏悉当断之。父母师长深生恭敬，怨憎之中生大慈心。常修六念、空三昧门、十二因缘、生灭等观、出息入息、天行、梵行及以圣行、金刚三昧、首楞严定。无三宝处，令我自得寂静之心。若其身心受大苦时，莫失无上菩提之心，莫以声闻、辟支佛心而生知足。无三宝处，常在外道法中出家，为破邪见不习其道，得法自在，得心自在。于有为法，了了见过，令我怖畏二乘道果。如惜命者怖畏舍身，为众生故乐处三恶，如诸众生乐忉利天，为一一人于无量劫，受地狱苦心不生悔。见他得利不生妒心，常生欢喜如自得乐。若值三宝，当以衣服、饮食、卧具、房舍、医药、灯明、华香、伎乐、幡盖、七宝供养。若受佛戒，坚固护持，终不生于毁犯之想。若闻菩萨难行苦行，其心欢喜，不生悔恨。自识往世宿命之事，终不造作贪瞋痴业，不为果报而集因缘，于现在乐不生贪著。’善男子，若有能发如是愿者，是名菩萨终不退失菩提之心，亦名施主，能见如来明了佛性，能调众生度脱生死，善能护持无上正法，能得具足六波罗蜜。善男子，以是义故，不退之心不名佛性。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九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三

“善男子，汝不可以有退心故，言诸众生无有佛性。譬如二人，俱闻他方有七宝山，山有清泉其味甘美，有能到者永断贫穷，服其水者增寿万岁，唯路悬远崄阻多难。时彼二人俱欲共往，一人庄严种种行具，一则空往无所齐持。相与前进，路值一人，多齐宝货，七珍具足。二人便前问言：‘仁者，彼土实有七宝山耶？’其人答言：‘实有不虚，我已获宝，饮服其水。唯患路险，多有盗贼，沙卤棘刺，乏于水草。往者千万，达者甚少。’闻是语已，一人即悔，寻作是言：‘路既悬远，艰难非一，往者无量，达者无几，而我云何当能到彼？我今产业粗自供足，若涉斯路或失身命，身命不全，长寿安在？’一人复言：‘有人能过，我亦能过。若得果达，则得如愿采取珍宝，饮服甘水。如其不达，以死为期。’是时二人，一则悔还；一则前进到彼山所，多获财宝，如愿服水，多齐所有，还其所止，奉养父母，赈给宗亲。时悔还者见是事已，心中生热：‘彼去已还，我何为住？’即便庄严，涉道而去。七宝山者喻大涅槃，甘美之水喻于佛性，其二人者喻二菩萨初发道心，险恶道者喻于生死，所逢人者喻佛世尊，有盗贼者喻于四魔，沙卤棘刺喻诸烦恼，无水草者喻不修习菩提之道，一人还者喻退转菩萨，其直往者喻不退菩萨。

“善男子，众生佛性常住不变。犹彼险道，不可说言，人悔还故令道无常，佛性亦尔。善男子，菩提道中终无退者。善男子，如向悔者，见其先伴获宝而还，势力自在，供养父母，给足宗亲，多受安乐，见是事已，心中生热，即复庄严复道还去，不惜身命堪忍众难，遂便到彼七宝山中，退转菩萨亦复如是。善男子，一切众生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我经中说，一切众生乃至五逆、犯四重禁及一阐提悉有佛性。”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萨有退不退？”

“善男子，若有菩萨修习如来三十二相业因缘者，得名不退，得名菩萨摩诃萨也，名不动转，名为怜愍一切众生，名胜一切声闻、缘觉，名阿毗跋致。

“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持戒不动，施心不移，安住实语如须弥山，以是业缘得足下平如奁底相。若菩萨摩诃萨于父母所，和尚、师长乃至畜生，以如法财供养供给，以是业缘得成足下千辐轮相。若菩萨摩诃萨不杀不盗，于父母师长常生欢喜，以是业缘得成三相：一者、手指纤长，二者、足跟长，三者、其身方直。如是三相同一业缘。若菩萨摩诃萨修四摄法摄取众生，以是业缘得网缦指如白鹅王。若菩萨摩诃萨，父母、师长若病苦时，自手洗拭，捉持按摩，以是业缘得手足软。若菩萨摩诃萨持戒闻法，惠施无厌，以是业缘得节踝臃满，身毛上靡。若菩萨摩诃萨专心听法，演说正教，以是业缘得鹿王踹。若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不生害心，饮食知足，常乐惠施，瞻病给药，以是业缘，其身圆满如尼拘陀树，立手过膝，顶有肉髻无见顶相。若菩萨摩诃萨见怖畏者为作救护，见裸跣者施与衣服，以是业缘

得阴藏相。若菩萨摩诃萨亲近智者，远离愚人，善喜问答，扫治行路，以是业缘皮肤细软，身毛右旋。若菩萨摩诃萨常以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香华、灯明施人，以是业缘得身金色，常光明曜。若菩萨摩诃萨行施之时，所珍之物能舍不吝，不观福田及非福田，以是业缘得七处满相。若菩萨摩诃萨布施之时心不生疑，以是业缘得柔软声。若菩萨摩诃萨如法求财，以用布施，以是业缘得缺骨充满、师子上身、臂肘臃纤。若菩萨摩诃萨远离两舌、恶口、恚心，以是业缘得四十牙齿白净齐密。若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修大慈悲，以是业缘得二牙相。若菩萨摩诃萨常作是愿，有来求者随意给与，以是业缘得师子颊。若菩萨摩诃萨随诸众生所须饮食，悉皆与之，以是业缘得味中上味。若菩萨摩诃萨自修十善，兼以化人，以是业缘得广长舌。若菩萨摩诃萨不讼彼短，不谤正法，以是业缘得梵音声。若菩萨摩诃萨见诸怨憎生于喜心，以是业缘得目睫绀色。若菩萨摩诃萨不隐他德，称扬其善，以是业缘得白毫相。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修集如是三十二相业因缘时，则得不退菩提之心。

“善男子，一切众生不可思议，诸佛境界、业果、佛性亦不可思议。何以故？如是四法皆悉是常，以是常故不可思议。一切众生烦恼覆障故名为常，断常烦恼故故名无常。若言一切众生常者，何故修集八圣道分为断众苦？众苦若断则名无常，所受之乐则名为常。是故我言，一切众生烦恼覆障不见佛性，以不见故不得涅槃。”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诸法有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缘因。以是二因应无缚解。是五阴者念念生灭，如其生灭，谁有缚解？世尊，因此五阴生后五阴，此阴自灭不至彼阴，虽不至彼能生彼阴；如因子生芽，子不至芽，虽不至芽而能生芽；众生亦尔，云何缚解？”

“善男子，谛听！谛听！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如人舍命受大苦时，宗亲围绕号哭懊恼，其人惶怖莫知依救，虽有五情无所知觉，肢节战动不能自持，身体虚冷暖气欲尽，见先所修善恶报相。善男子，如日垂没，山陵堆阜影现东移，理无西逝；众生业果亦复如是，此阴灭时，彼阴续生，如灯生闇灭，灯灭闇生。善男子，如蜡印印泥，印与泥合，印灭文成，而是蜡印不变在泥，文非泥出不余处来，以印因缘而生是文；现在阴灭，中阴阴生，是现在阴终不变为中阴五阴，中阴五阴亦非自生不从余来，因现阴故生中阴阴。如印印泥，印坏文成，名虽无差，而时节各异。是故我说，中阴、五阴非肉眼见，天眼所见。是中阴中有三种食：一者、思食，二者、触食，三者、意食。中阴二种：一、善业果，二、恶业果。因善业故得善觉观，因恶业故得恶觉观。父母交会判合之时，随业因缘向受生处，于母生爱，于父生瞋，父精出时谓是己有，见已心悦而生欢喜，以是三种烦恼因缘，中阴阴坏生后五阴，如印印泥，印坏文成。生时诸根有具不具，具者见色则生于贪，生于贪故则名为爱，诳故生贪是名无

明。贪爱、无明二因缘故，所见境界皆悉颠倒，无常见常，无我见我，无乐见乐，无净见净。以四倒故作善恶行，烦恼作业，业作烦恼，是名系缚。以是义故，名五阴生。是人若得亲近于佛及佛弟子、诸善知识，便得闻受十二部经，以闻法故观善境界，观善境界故得大智慧，大智慧者名正知见，得知见故于生死中而生悔心，生悔心故不生欢乐，不生欢乐故能破贪心，破贪心故修八圣道，修八圣道故得无生死，无生死故名得解脱。如火不遇薪名之为灭，灭生死故名为灭度，以是义故名五阴灭。”

师子吼言：“空中无刺，云何言拔？阴无系者，云何系缚？”

佛言：“善男子，以烦恼锁系缚五阴，离五阴已无别烦恼，离烦恼已无别五阴。善男子，如柱持屋，离屋无柱，离柱无屋；众生五阴亦复如是，有烦恼故名为系缚，无烦恼故名为解脱。善男子，如拳、合掌、系结等三，合散生灭更无别法；众生五阴亦复如是，有烦恼故名为系缚，无烦恼故名为解脱。善男子，如说名色系缚众生，名色若灭则无众生，离名色已无别众生，离众生已无别名色，亦名名色系缚众生，亦名众生系缚名色。”

师子吼言：“世尊，如眼不自见，指不自触，刀不自割，受不自受，云何如来说言名色系缚名色？何以故言名色者即是众生，言众生者即是名色？若言名色系缚众生，即是名色系缚名色。”

佛言：“善男子，如二手合时，更无异法而来合也；名之与色亦复如是。以是义故，我言名色系缚众生。若离名色则得解脱，是故我言众生解脱。”

师子吼言：“世尊，若有名色是系缚者，诸阿罗汉未离名色，亦应系缚。”

“善男子，解脱二种：一者、子断，二者、果断。言子断者名断烦恼，阿罗汉等已断烦恼，众结烂坏，是故子结不能系缚。未断果故名果系缚，诸阿罗汉不见佛性，以不见故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可言果系，不得说言名色系缚。善男子，譬如燃灯，油未尽时，明则不灭；若油尽者，灭则无疑。善男子，所言油者喻诸烦恼，灯喻众生。一切众生烦恼油故不入涅槃，若得断者则入涅槃。”

师子吼言：“世尊，灯之与油，二性各异。众生烦恼则不如是，众生即是烦恼，烦恼即是众生；众生名五阴，五阴名众生；五阴名烦恼，烦恼名五阴。云何如来喻之于灯？”

佛言：“善男子，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

“云何顺喻？如经中说，天降大雨，沟渎皆满，沟渎满故小坑满，小坑满故大坑满，大坑满故小泉满，小泉满故大泉满，大泉满故小池满，小池满故大池满，大池满故小河满，小河满故大河满，大河满故大海满；如来法雨亦复如是，众生戒满，戒满足故不悔心满，不

悔心满故欢喜满，欢喜满故远离满，远离满故安隐满，安隐满故三昧满，三昧满故正知见满，正知见满故厌离满，厌离满故呵责满，呵责满故解脱满，解脱满故涅槃满。是名顺喻。

“云何逆喻？大海有本所谓大河，大河有本所谓小河，小河有本所谓大池，大池有本所谓小池，小池有本所谓大泉，大泉有本所谓小泉，小泉有本所谓大坑，大坑有本所谓小坑，小坑有本所谓沟渎，沟渎有本所谓大雨；涅槃有本所谓解脱，解脱有本所谓呵责，呵责有本所谓厌离，厌离有本所谓正知见，正知见有本所谓三昧，三昧有本所谓安隐，安隐有本所谓远离，远离有本所谓喜心，喜心有本所谓不悔，不悔有本所谓持戒，持戒有本所谓法雨。是名逆喻。

“云何现喻？如经中说，众生心性犹如猕猴，猕猴之性舍一取一；众生心性亦复如是，取著色声香味触法无暂住时。是名现喻。

“云何非喻？如我昔告波斯匿王：‘大王，有亲信人从四方来，各作是言：“大王，有四大山从四方来欲害人民。”王若闻者，当设何计？’王言：‘世尊，设有此来无逃避处，惟当专心持戒布施。’我即赞言：‘善哉！大王，我说四山即是众生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常来切人，云何大王不修戒施？’王言：‘世尊，持戒布施得何等果？’我言：‘大王，于人天中多受快乐。’王言：‘世尊，尼拘陀树持戒布施，亦于人天受安隐耶？’我言：‘大王，尼拘陀树不能持戒修行布施，如其能者则受无异。’是名非喻。

“云何先喻？我经中说，譬如有人贪著妙华，采取之时为水所漂；众生亦尔，贪受五欲，为生死水之所漂没。是名先喻。

“云何后喻？如法句说：

“莫轻小罪，以为无殃。
水渧虽微，渐盈大器。

“是名后喻。

“云何先后喻？譬如芭蕉，生果则死，愚人得养亦复如是。如骡怀妊，命不久全。

“云何遍喻？如经中说，三十三天有波利质多树，其根入地深五由延，高百由延，枝叶四布五十由延，叶熟则黄。诸天见已，心生欢喜，是叶不久必当堕落；其叶既落，复生欢喜，是枝不久必当变色；枝既变色，复生欢喜，是色不久必当生疱；见已复喜，是疱不久必当生嘴；见已复喜，是嘴不久必当开剖。开剖之时，香气周遍五十由延，光明远照八十由延，尔时诸天夏三月时在下受乐。善男子，我诸弟子亦复如是。叶色黄者，喻我弟子念欲出家；其叶落者，喻我弟子剃除须发；其色变者，喻我弟子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初生疱者，喻我弟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嘴者，喻于十住菩萨得见佛性；开剖者，喻于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香者，喻于十方无量众生受持

禁戒；光者，喻于如来名号无碍周遍十方；夏三月者，喻三三昧；三十三天受快乐者，喻于诸佛在大涅槃得常乐我净。是名遍喻。

“善男子，凡所引喻不必尽取，或取少分，或取多分，或复全取。如言如来面如满月，是名少分。善男子，譬如有人初不见乳，转问他言：‘乳为何类？’彼人答言：‘如水、蜜、贝。’水则湿相，蜜则甜相，贝则色相，虽引三喻未即乳实。善男子，我言灯喻喻于众生亦复如是。善男子，离水无河；众生亦尔，离五阴已无别众生。善男子，如离箱舆、轮轴、辐辋，更无别车，众生亦尔。善男子，若欲得合彼灯喻者，谛听！谛听！我今当说。炷者喻于二十五有，油者喻爱，明喻智慧，除破黑闇喻破无明，暖喻圣道。如灯油尽，明焰则灭；众生爱尽，则见佛性，虽有名色不能系缚，虽复处在二十五有，不为诸有之所污染。”

师子吼言：“世尊，众生五阴空无所有，谁有受教修习道者？”

佛言：“善男子，一切众生皆有念心、慧心、发心、勤精进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虽念念生灭，犹故相似相续不断，故名修道。”

师子吼言：“世尊，如是等法皆念念灭，是念念灭亦相似相续，云何修习？”

佛言：“善男子，如灯虽念念灭，而有光明除破闇冥，念等诸法亦复如是。善男子，如众生食，虽念念灭，亦令饥者而得饱满；譬如上药，虽念念灭，亦能愈病；日月光明，虽念念灭，亦能增长树林草木。善男子，汝言念念灭云何增长者？心不断故，名为增长。善男子，如人诵书，所诵字句不得一时，前不至中，中不至后，人之与字及以心想俱念念灭，以久修故而得通利。善男子，譬如金师，从初习作至于皓首，虽念念灭，前不至后，以积习故所作遂妙，是故得称善好金师；读诵经书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种子，地亦不教汝当生芽，以法性故芽则自生，乃至华亦不教汝当作果，以法性故而果自生；众生修道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数法，一不至二，二不至三，虽念念灭而至千万；众生修道亦复如是。善男子，如灯念念灭，初灭之焰不教后焰：‘我灭汝生，当破诸闇。’善男子，譬如犊子生便求乳，求乳之智实无人教，虽念念灭而初饥后饱。是故当知不应相似，若相似者不应异生；众生修道亦复如是，初虽未增，以久修故，则能破坏一切烦恼。”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须陀洹人得果证已，虽生恶国犹故持戒，不杀、盗、淫、两舌、饮酒，须陀洹阴即此处灭不至恶国；修道亦尔，不至恶国。若相似者，何故不生净妙国土？若恶国阴非须陀洹阴，云何而得不作恶业？”

佛言：“善男子，须陀洹者虽生恶国，终不失于须陀洹名。阴不相似，是故我引犊子为喻。须陀洹人虽生恶国，以道力故不作恶业。善男子，譬如香山有师子王，是故一切飞鸟走兽，绝迹此山无敢近

者。有时是王至雪山中，一切鸟兽犹故不住。须陀洹人亦复如是，虽不修道，以道力故不作诸恶。

“善男子，譬如有人服食甘露，甘露虽灭，以其力势，能令是人不生不死。善男子，如须弥山有上妙药名楞伽利，有人服之，虽念念灭，以药力故不遇患苦。善男子，如转轮王所坐之处，王虽不在，无人敢近。何以故？王威力故。须陀洹人亦复如是，虽生恶国，不修习道，以道力故不作恶业。

“善男子，须陀洹阴于此而灭虽生异阴，犹故不失须陀洹阴。善男子，譬如众生为果实故，于种子中多役作业，粪治溉灌，未得果实，而子复灭，亦得名为因子得果；须陀洹阴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资产巨富，惟有一子先已终没，其人有子复在他土。其人忽然奄便命终，孙闻是已还收产业，虽知财货非其所作，然其收取无遮护者。何以故？以姓一故。须陀洹阴亦复如是。”

师子吼言：“如佛说偈：

“比丘若修习，戒定及智慧，
　当知是不退，亲近大涅槃。

“世尊，云何修戒？云何修定？云何修慧？”

佛言：“善男子，若有人受持禁戒，但为自利人天受乐，不为度脱一切众生，不为拥护无上正法，但为利养畏三恶道，为命、色、力、安、无碍辩，畏惧王法、恶名、秽称，为世事业，如是护戒，则不得名修习戒也。善男子，云何名为真修习戒？受持戒时，若为度脱一切众生，为护正法，度不度故，解未解故，归无归故，未入涅槃令得入故，如是修时，不见戒，不见戒相，不见持者，不见果报，不观毁犯。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则名为修习戒也。

“云何复名修习三昧？修三昧时，为自度脱，为于利养，不为众生，不为护法，为见贪欲秽食等过、男女等根、九孔不净、斗讼打刺互相杀害，若为此事修三昧者，是则不名修习三昧。善男子，云何复名真修三昧？若为众生修习三昧，于众生中得平等心，为令众生得不退法，为令众生得圣心故，为令众生得大乘故，为欲护持无上法故，为令众生不退菩提故，为令众生得首楞严故，为令众生得金刚三昧故，为令众生得陀罗尼故，为令众生得四无碍故，为令众生见佛性故，作是行时，不见三昧，不见三昧相，不见修者，不见果报。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则名为修习三昧。

“云何复名修于智慧？若有修者作是思惟：‘我若修习如是智慧，则得解脱度三恶道。谁能利益一切众生？谁能度人于生死道？佛出世难如优昙钵华。我今能断诸烦恼结必得解脱果，是故我当勤修智慧，速断烦恼，早得度脱。’如是修者，不得名为修习智慧。云何名为真修习者？智者若观生老死苦，一切众生无明所覆，不知修习无上正

道，‘愿我此身悉代众生受大苦恼，众生所有贫穷下贱、破戒之心、贪瞋痴业，愿皆悉来集于我身。愿诸众生不生贪取，不为名色之所系缚。愿诸众生早度生死，令我一身处之不厌。愿令一切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修时，不见智慧，不见智慧相，不见修者，不见果报，是则名为修习智慧。

“善男子，修习如是戒、定、智慧，是名菩萨；不能如是修戒、定、慧，是名声闻。

“复次，善男子，云何复名修集于戒？若能破坏一切众生十六恶律仪。何等十六？一者、为利餧养羔羊，肥已转卖；二者、为利买已屠杀；三者、为利喂养猪豚，肥已转卖；四者、为利买已屠杀；五者、为利餧养牛犊，肥已转卖；六者、为利买已屠杀；七者、为利养鸡令肥，肥已转卖；八者、为利买已屠杀；九者、钓鱼；十者、猎师；十一者、劫夺；十二者、魁脍；十三者、网捕飞鸟；十四者、两舌；十五者、狱卒；十六者、咒龙。能为众生永断如是十六恶业，是名修戒。

“云何修定？能断一切世间三昧。所谓无身三昧，能令众生生颠倒心谓是涅槃。有无边心三昧、净聚三昧、世边三昧、世断三昧、世性三昧、世丈夫三昧、非想非非想三昧，如是等定，能令众生生颠倒心谓是涅槃。若能永断如是三昧，是则名为修习三昧。

“云何复名修习智慧？能破世间所有恶见。一切众生悉有恶见，所谓色即是我，亦是我所，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乃至识亦如是；常即是我，色灭我存；色即是我，色灭我灭。复有人言：‘作者名我，受者名色。’复有人言：‘作者名色，受者名我。’复有人言：‘无作无受，自生自灭，悉非因缘。’复有人言：‘无作无受，悉是自在之所造作。’复有人言：‘无有作者，无有受者，一切悉是时节所作。’复有人言：‘作者、受者悉无所有，地等五大名为众生。’善男子，若能破坏一切众生如是恶见，是则名为修智慧也。

“善男子，修习戒者为身寂静，修习三昧为心寂静，修习智慧为坏疑心，坏疑心者为修习道，修习道者为见佛性，见佛性者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为得无上大涅槃故，得大涅槃者为断众生一切生死、一切烦恼、一切诸有、一切诸界、一切诸谛故，断于生死乃至断谛，为得常乐我净法故。”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若不生不灭名大涅槃者，生亦如是不生不灭，何故不得名为涅槃？”

“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是生虽复不生不灭，而有始终。”

“世尊，是生死法亦无始终，若无始终则名为常，常即涅槃，何故不名生死为涅槃耶？”

“善男子，是生死法悉有因果，有因果故，不得名之为涅槃也。何以故？涅槃之体无因果故。”

师子吼言："世尊，夫涅槃者亦有因果。如佛所说

"从因故生天，从因堕恶道，
从因故涅槃，是故皆有因。

"如佛往昔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沙门道果。言沙门者，谓能具修戒、定、智慧；道者，谓八圣道；沙门果者，所谓涅槃。'世尊，涅槃如是，岂非果耶？云何说言涅槃之体无因无果？"

佛言："善男子，我所宣说涅槃因者，所谓佛性。佛性之性不生涅槃，是故我言涅槃无因，能破烦恼故名大果，不从道生故名无果，是故涅槃无因无果。"

师子吼言："世尊，众生佛性为悉共有，为各各有？若共有者，一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众生亦应同得。世尊，如二十人同有一怨，若一人能除，余十九人皆亦同除；佛性亦尔，一人得时，余亦应得。若各各有，则是无常。何以故？可算数故。然佛所说众生佛性不一不二。若各各有，不应说言诸佛平等，亦不应说佛性如空。"

佛言："善男子，众生佛性不一不二，诸佛平等犹如虚空，一切众生同共有之。若有能修八圣道者，当知是人则得明见。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则成醍醐，众生佛性亦复如是。"

师子吼言："如佛所说忍辱草者，一耶？多耶？如其一者，牛食则尽。如其多者，云何而言众生佛性亦如是耶？如佛所说，若有修习八圣道者则见佛性，是义不然。何以故？道若一者，如忍辱草，则应有尽；如其有尽，一人修已，余则无分。若道多者，云何得言具足修习，亦不得名萨婆若智？"

佛言："善男子，如平坦路，一切众生悉于中行无障碍者，中路有树其荫清凉，行人在下憩驾止息，然其树荫常住不移，亦不消坏，无持去者。路喻圣道，荫喻佛性。善男子，譬如大城唯有一门，虽有多人经由入出，都无有能作障碍者，亦复无人破坏毁落而齐持去。善男子，譬如桥梁行人所由，亦无有人遮止障碍毁坏持去。善男子，譬如良医遍疗众病，亦无有能遮止是医，治此舍彼。圣道佛性亦复如是。"

师子吼言："世尊，所引诸喻义不如是。何以故？先者在路，于后则妨，云何而言无有障碍？余亦皆尔。圣道佛性若如是者，一人修时应妨余者。"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义不相应。我所喻道，是少分喻，非一切也。善男子，世间道者则有障碍，此彼之异无有平等；无漏道者则不如是，能令众生无有障碍，平等无二，无有方处此彼之异。如是正道，能为一切众生佛性，而作了因，不作生因，犹如明灯照了于物。善男子，一切众生皆同无明因缘于行，不可说言一人无明因缘行

已，其余应无。一切众生悉有无明因缘于行，是故说言十二因缘一切平等。众生所修无漏正道亦复如是，等断众生烦恼四生诸界有道，以是义故名为平等。其有证者，彼此知见，无有障碍，是故得名萨婆若智。”

师子吼言：“一切众生身不一种，或有天身，或有人身，畜生、饿鬼、地狱之身。如是多身，差别非一，云何而言佛性为一？”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置毒乳中，乃至醍醐皆悉有毒。乳不名酪，酪不名乳，乃至醍醐亦复如是。名字虽变，毒性不失，遍五味中皆悉如是。若服醍醐亦能杀人，实不置毒于醍醐中。众生佛性亦复如是，虽处五道受别异身，而是佛性常一无变。”

师子吼言：“世尊，十六大国有六大城，所谓舍婆提城、婆枳多城、瞻婆城、毗舍离城、波罗柰城、王舍城。如是六城，世中最大，何故如来舍之，在此边地弊恶极陋隘小拘尸那城，入般涅槃？”

“善男子，汝不应言拘尸那城边地弊恶，最陋隘小，应言是城微妙功德之所庄严。何以故？诸佛菩萨所行处故。善男子，如贱人舍，王若过者则应赞叹：‘是舍严丽，功德成就，能令大王回驾临顾。’善男子，如人重病服秽弊药，服已病愈，即应欢喜赞叹：‘是药最上最妙，能愈我病。’善男子，如人乘船在大海中，其船卒坏，无所依倚，因倚死尸得到彼岸，到彼岸已，应大欢喜赞叹：‘是尸我赖相遇而得安隐。’拘尸那城亦复如是，乃是诸佛菩萨行处，云何而言边地弊恶，陋隘小城？

“善男子，我念往昔过恒河沙劫，劫名善觉。时有圣王，姓憍尸迦，七宝成就，千子具足。其王始初造立此城，周匝纵广十二由延，七宝庄严，土多有河。其水清净，柔软甘美，所谓泥连禅河、伊罗跋提河、熙连禅河、伊搜末埏河、毗婆舍那河，如是等河，其数五百。河此彼岸，树木繁茂，华果鲜洁。尔时，人民寿命无量。时转轮圣王过百年已，作是唱言：‘如佛所说，一切诸法皆悉无常。若能修习十善法者，能断如是无常大苦。’人民闻已，咸共奉修十善之法。我于尔时，闻佛名号，受持十善，思惟修习，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是心已，复以是法，转教无量无边众生，言一切法无常变坏。是故我今续于此处，亦说诸法无常变坏，惟说佛身是常住法。我忆往昔所行因缘，是故今来在此涅槃，亦欲酬报此地往恩。以是义故我经中说，我眷属者受恩能报。

“复次，善男子，往昔众生寿无量时，尔时此城名拘舍跋提，周匝纵广五十由延。时阎浮提居民邻接，鸡飞相及。有转轮王名曰善见，七宝成就，千子具足，王四天下。第一太子思惟正法得辟支佛。时转轮王见其太子成辟支佛，威仪庠序，神通希有，见是事已，即舍王位如弃涕唾，出家在此娑罗树间，八万岁中修习慈心，悲喜舍心各八万岁。善男子，欲知尔时，善见圣王则我身是，是故我今常乐游止如是四法，是四法者名为三昧。以是义故，如来之身常乐我净。善男

子，以是因缘，今来在此拘尸那城娑罗树间三昧正受。

“善男子，我念往昔过无量劫，此城尔时名迦毗罗卫。其城有王名曰白净，其王夫人名曰摩耶，王有一子名悉达多。尔时，王子不由师教，自然思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大目揵连，给侍弟子名曰阿难。尔时，世尊在双树间演说如是《大涅槃经》。我时在会，得预斯事，闻诸众生悉有佛性，闻是事已即于菩提得不退转。寻自发愿：‘愿未来世成佛之时，父母、国土、名字、弟子、侍使之人、说法教化，如今世尊等无有异。’以是因缘，今来在此敷扬演说《大涅槃经》。

“善男子，我初出家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频婆娑罗王遣使而言：‘悉达太子，若为圣王，我当臣属。若不乐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愿先来至此王舍城说法度人，受我供养。’我时默然，已受彼请。

“善男子，我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向竭阇国时，伊连禅河有婆罗门，姓迦葉氏，与五百弟子在彼河侧求无上道，我为是人故往说法。迦葉言：‘瞿昙，我今年迈已百二十，摩伽陀国所有人民及其大王频婆娑罗，咸谓我已证罗汉果。我今若当在于汝前听受法者，一切人民或生倒心，大德迦葉非罗汉耶？幸愿瞿昙速往余处。若此人民定知瞿昙功德胜我，我等无由复得供养。’我时答言：‘迦葉，汝若于我不生殷重，大瞋恨者，见容一宿，明当早去。’迦葉言：‘瞿昙，我心无他，深相爱重，但我住处有一毒龙，其性暴急，恐相危害。’我言：‘迦葉，毒中之毒，不过三毒，我今已断。世间之毒，我所不畏。’迦葉复言：‘苟能不畏，善哉听住！’善男子，我于尔时故为迦葉现十八变，如经中说。尔时，迦葉及其眷属五百等辈，见闻是已证罗汉果。是时迦葉复有二弟，一名伽耶迦葉，二名那提迦葉，师徒眷属复有五百，亦皆证得阿罗汉果。时王舍城六师之徒闻是事已，即于我所生大恶心。我时赴信，受彼王请诣王舍城，未至中路，王与无量百千之众悉来奉迎，我为说法。时闻法已，欲界诸天八万六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频婆娑罗王所将营从十二万人得须陀洹果，无量众生成就忍心。既入城已，度舍利弗、大目揵连及其眷属二百五十人，令舍本心，出家学道。我即住彼受王供养，外道六师相与聚集诣舍卫城。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四

“时彼城中有一长者名须达多，为儿娉妇诣王舍城，既达彼城，寄止长者珊檀那舍。时此长者中夜而起，告诸眷属：‘仁等可起，速共庄严扫治宅舍，办具肴饍。’须达闻已，寻自思惟：‘将非欲请摩伽王

耶？为有婚姻欢乐会乎？’思惟是已，寻前问言：‘大士，欲请摩伽陀王频婆娑罗耶？为有婚姻欢乐会乎？遽务不安，乃如是耶？’长者答言：‘不也，居士，我明请佛无上法王。’须达长者初闻佛名，身毛皆竖，寻复问言：‘何等名佛？’长者答言：‘汝不闻耶？迦毗罗城有释种子，字悉达多，姓瞿昙氏，父名白净。其生未久，相师占之，定当得作转轮圣王，如庵罗果已在手中。心不愿乐，舍之出家，无师自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贪恚痴尽，常住无变，不生不灭无有忧畏，于诸众生其心平等，犹如父母等视一子，所有身心众中最胜，虽胜一切而无憍慢，涂割二事其心无二，智慧通达于法无碍，具足十力、四无所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处，故号为佛。明受我请，是故匆匆未暇相瞻。’须达多言：‘善哉！大士，所言佛者，功德无上，今在何处？’长者答言：‘今在此间王舍大城，住迦兰陀竹林精舍。’

“时须达多一心念佛所有功德、十力、无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处。作是念时忽然大明，其明猛盛犹如白日。即寻光出至城门下，佛神力故，门自开辟。既出门已，路有天祠，须达经过礼拜致敬，寻还黑闇，心生惶怖，复欲还返所止之处。时彼城门有一天神告须达言：‘仁者，若往如来所者，多获善利。’须达多言：‘云何善利？’答言：‘长者，假使有人真宝交珞、骏马百匹、香象百头、宝车百乘，铸金为人其数复百，端正女人身佩璎珞众宝厕填，上妙宫宅殿堂屋宇雕文刻镂，金盘银粟银盘金粟，数各一百以施一人，如是展转尽阎浮提，所得功德，不如有人发意一步诣如来所。’须达多言：‘善男子，汝是谁耶？’答言：‘长者，我是胜相婆罗门子，是汝往昔善知识也。我因往日见舍利弗、大目揵连，心生欢喜，舍身得作北方天王毗沙门子，专知守护此王舍城。我因礼拜舍利弗等生欢喜心，尚得如是妙好之身，况当得见如来大师礼拜供养！’

“须达长者闻是事已，即还复道，来诣我所，到已头面敬礼我足。我时即为如应说法。长者闻已得须陀洹果，既获果证复请我言：‘如来大慈，惟愿临顾至舍卫城，受我微供。’我即问言：‘卿舍卫国颇有精舍相容受不？’“须达多言：‘若佛哀愍必见垂顾，便当自竭营办成立。’善男子，我于尔时默然受请。须达长者已蒙听许，即白我言：‘我从昔来未为斯事，惟愿如来遣舍利弗指授仪则。’我即顾命敕令营佐。时舍利弗与须达多，共载一车往舍卫城。我神力故，经一日夜便到所止。时须达多白舍利弗：‘大德，此大城外何处有地，不近不远，多饶泉池，有好林树，华果郁茂，清净闲旷？我当于中为佛世尊及比丘僧造立精舍。’舍利弗言：‘祇陀园林，不近不远，清净寂寞，多有泉池，树木华果随时而有，此处最胜，可安立精舍。’

“时须达多闻是语已，即往祇陀大长者所，告祇陀言：‘我今欲为无上法王造立僧坊，惟仁园地任中造立。吾今欲买，能见与不？’祇陀答言：‘设以真金遍布其地，犹不相与。’须达多言：‘善哉！祇陀，林地属我，汝便取金。’祇陀答言：‘我园不卖，云何取金？’须达多

言：‘若意不了，当共往诣断事人所。’时二长者即共俱往断事者所，断事者言：‘园属须达，祇陀取金。’须达长者即时使人车马载负随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遍。祇陀言曰：‘长者若悔，随意听止。’须达多言：‘吾不悔也，自念当出何藏金足。’祇陀念言：‘如来法王真实无上，所说妙法清净无染，故使斯人轻宝乃尔。’即语须达：‘余未遍者，不复须金，请以见与。我自为佛造立门楼，常使如来经由出入。’祇陀长者自造门楼，须达长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禅房静处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别异，厨坊、浴室、洗脚之处、大小圊厕无不备足。所设已讫，即执香炉，向王舍城遥作是言：‘所设已办，惟愿如来慈哀怜愍，为诸众生受是住处。’我时玄知是长者心，即与大众发王舍城，譬如壮士屈伸臂顷，至舍卫城祇陀园林须达精舍。我既到已，须达长者以其所设奉施于我，我时受已即住其中。”

“时诸六师心生嫉妒，悉共集诣波斯匿王，作如是言：‘大王当知，王之土境清夷闲静，真是出家住止之处，是故我等为斯事故而来至此。大王以法正治，为民除患。沙门瞿昙年既幼稚，学日又浅，道术无施，此国先有耆旧宿德，自怙王种不生恭敬。若是王种，法应治民。如其出家，应敬宿德。大王善听，沙门瞿昙真实不生王种之中，瞿昙沙门若有父母，何由劫夺他之父母？大王，我经中说，过千岁已，有一妖祥幻化物出，所谓沙门瞿昙是也。是故当知，沙门瞿昙无父无母。若有父母，云何说言诸法无常、苦、空、无我、无作无受？以幻术故诳惑众生，愚者信受，智者舍之。大王，夫人王者，天下父母，如秤、如地、如风、如火、如道、如河、如桥、如灯、如日、如月，如法断事不择怨亲。沙门瞿昙不听我活，随我去处追逐不舍。惟愿大王，听我等辈与彼瞿昙捔其道力。若彼胜我，我当属彼；我若胜彼，彼当属我。’王言：‘大德，汝等各各自有行法，止住之处亦各不同。我今定知，如来世尊于汝无妨。’六师答言：‘云何无妨？沙门瞿昙以幻术法，诱诳诸人及婆罗门归伏已尽。王若听我与捔道力，王之善名流布八方。如其不者，恶声盈路。’王言：‘大德，汝以未知如来道力威神巍巍，故求捔试。若定知者，恐不能也。”大王，汝今已受瞿昙幻耶？唯愿大王，留神听察，莫轻我等，构之虚言不如验之以实。’王言：‘善哉！善哉！’六师之徒欢喜而出。

“时波斯匿王即敕严驾来至我所，头面敬礼，右绕三匝，退坐一面，而白我言：‘世尊，六师向来求捔道力，我不量度，敢已许之。’佛言：‘大王，善哉！善哉！但当更于此国处处造立僧坊。何以故？我若与彼捔其神力，彼众之中受化者多，此处狭小，云何容受？’善男子，我于尔时为六师故，从初一日至十五日，现大希有神通变化。当是时也，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众生于三宝所生信不疑，六师徒众其数无量破邪见心正法出家，无量众生于菩提中得不退心，无量众生得陀罗尼诸三昧门，无量众生得须陀洹果至

阿罗汉果。尔时，六师内心惭愧，相与围绕至婆枳多城，教彼人民信受邪法：‘瞿昙沙门但说空事。’

“善男子，我时为母处忉利天波利质多树安居说法。是时六师心大欢喜，唱言：‘善哉！瞿昙幻术今已灭没。’复教无量无数众生增长邪见。尔时，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及四部众白目连言：‘大德，此阎浮提邪见增长，众生可愍行大黑闇。惟愿大德至彼天上，稽首世尊，如我言曰：“譬如犊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无疑，我等众生亦复如是。惟愿如来，哀愍众生还来住此。”’尔时，目连默然而许，如大力士屈伸臂顷，往彼天上，至世尊所白佛言：‘阎浮提中所有四众渴仰如来，思见闻法。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及四众等稽首足下：“此阎浮提所有众生邪见增长，行大黑闇，甚可怜愍，譬如犊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不疑，我等亦尔。惟愿如来为众生故，还来在此阎浮提中。”’佛告目连：‘汝今速还至阎浮提，告诸国王及四部众，却后七日，我当还下，为六师故复当至彼婆枳多城。’过七日已，我与释天、梵天、魔天、无量天子及首陀会一切天人，前后围绕至婆枳多城，大师子吼作如是言：‘惟我法中独有沙门及婆罗门，一切诸法无常无我，涅槃寂静离诸过恶。若言他法亦有沙门及婆罗门，有常有我有涅槃者，无有是处。’尔时，无量无边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时，六师各相谓言：‘若我法中实无沙门、婆罗门者，云何而得世间供养？’于是六师复相集聚诣毗舍离。

“善男子，我于一时住毗舍离庵罗林间。时庵罗女知我在中欲来我所。我于尔时，告诸比丘：‘当观念处，善修智慧，随所修习，心莫放逸。云何名为观于念处？若有比丘观察内身，不见于我及以我所，观察外身及内外身，不见于我及以我所，观受心法亦复如是，是名念处。云何名为修习智慧？若有比丘真实而见苦集灭道，是名比丘修习智慧。云何名为心不放逸？若有比丘，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是名比丘心不放逸。’时庵罗女即至我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坐一面。善男子，我于尔时为庵罗女如应说法，是女闻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时彼城中有梨车子，其数五百，来至我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坐一面。我时复为诸梨车子如应说法：‘诸善男子，夫放逸者有五事果。何等为五？一者、不得自在财利，二者、恶名流布于外，三者、不乐慧施穷乏，四者、不乐见于四众，五者、不得诸天之身。诸善男子，因不放逸能生世法、出世间法。若有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当勤修不放逸法。夫放逸者复有十三果报。何等十三？一者、乐为世间作业，二者、乐说无益之言，三者、常乐久寝睡眠，四者、乐说世间之事，五者、常乐亲近恶友，六者、常懈怠懒惰，七者、常为他人所轻，八者、虽有所闻寻复忘失，九者、乐处边地，十者、不能调伏诸根，十一者、食不知足，十二者、不乐空寂，十三者、所见不正。是名十三。善男子，夫放逸者，虽得近佛及佛弟

子，犹故为远。’诸梨车子言：‘我等自知是放逸人。何以故？如其我等不放逸者，如来法王当出我土。’时大会中有婆罗门子，名曰无胜，语诸梨车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言，频婆娑罗王已获大利。如来世尊出其国土，犹如大池生妙莲华，虽生在水，水不能污。诸梨车子，佛亦如是，虽生彼国，不为世法之所滞碍。诸佛世尊无出无入，为众生故出现于世，不为世法之所滞碍。仁等自迷，耽荒五欲，不知亲近往如来所，是故名为放逸之人，非佛出于摩伽陀国名放逸也。何以故？如来世尊犹彼日月，非为一人二人出世。’时诸梨车闻是语已，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复作是言：‘善哉！善哉！无胜童子，快说如是善妙之言。’时诸梨车各各脱身所著一衣以施无胜，无胜受已转以奉我，复作是言：‘世尊，我从梨车得是衣物。惟愿如来，哀愍众生，受我所献。’我于尔时愍彼无胜即为纳受。时诸梨车同时合掌作如是言：‘惟愿如来，于此土地一时安居，受我微供。’我时默然受梨车请。

“是时六师闻是事已，师宗相与诣波罗柰城。尔时，我复往波罗柰住波罗河边。时波罗柰有长者子，名曰宝称，耽荒五欲不知非常，以我到故自然而得白骨观法，见其殿舍宫人婇女悉为白骨，心生怖惧，如刀毒蛇、如贼、如火，即出其舍，来诣我所，随路而言：‘瞿昙沙门，我今如为贼所追逐，甚大怖惧，愿见救济。’佛言：‘善男子，佛、法、众僧安隐无惧。’长者子言：‘若三宝中无所畏者，我今亦当得无所畏。’我即听其出家为道。时长者子复有同友其数五十，遥闻宝称厌欲出家，即共和顺相与出家。

“六师闻已，展转复诣瞻婆大城。时瞻婆大国一切人民，悉共奉事六师之徒，初未曾闻佛法僧名，多有诸人作极恶业。我于尔时，为众生故往瞻婆城。时彼城中有大长者无有继嗣，供事六师以求子息。其后不久，妇则怀妊，长者知已，往六师所欢喜而言：‘我妇怀妊，男耶？女耶？’六师答言：‘生必是女。’长者闻已，心生愁恼。复有知识来谓长者：‘何故愁恼乃如是耶？’长者答言：‘我妇怀妊，未知男女故问六师。六师见语，如我相法生必是女。我闻是语，自惟年老，财富无量，如其非男，无所付嘱，是故我愁。’知识复言：‘汝无智慧，先不闻耶？优楼频螺、迦葉兄弟为谁弟子？佛耶？六师耶？六师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舍之不事为佛弟子？又舍利弗、目揵连等，及诸国王频婆娑罗等，诸王夫人末利夫人等，诸国长者须达多等，如是诸人非佛弟子耶？旷野鬼神，阿阇世王，护财醉象，鸯掘魔罗恶心炽盛欲害其母，如是等辈，斯非如来所调伏耶？长者，如来世尊于一切法知见无碍故名为佛，发言无二故名如来，断烦恼故名阿罗诃。世尊所说终无有二，六师不尔，云何可信？如来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实知，当诣佛所。’尔时，长者即与是人来诣我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合掌长跪，而作是言：‘世尊于诸众生平等无二，怨亲一相。我为爱结之所系缚，于怨亲中未能无二。我今欲问如来世事，深自愧惧，未敢发

言。世尊，我妇怀妊，六师相言，生必是女，是事云何？’佛言：‘长者，汝妇怀妊，是男无疑。其儿生已，福德无比。’尔时，长者闻我语已，生大欢喜，便退还家。尔时，六师闻我玄记，生者必男有大福德，心生嫉妒，以庵罗果和合毒药，持往其家语长者言：‘快哉！瞿昙善说其相。汝妇临月可服此药，服此药已，儿则端正，产者无患。’长者欢喜，受其毒药与妇令服，服已寻死。六师欢喜，周遍城市高声唱言：‘沙门瞿昙，记彼长者，妇当生男，其儿福德天下无胜。今儿未生，母已丧命。’尔时，长者复于我所生不信心，即依世法殡殓棺盖送至城外，多积干薪以火焚之。我以道眼明见此事，顾命阿难：‘取我衣来，吾欲往彼摧灭邪见。’时毗沙门天告摩尼跋陀大将而作是言：‘如来今欲诣彼冢间，卿可速往平治扫洒安师子座，求妙华香庄严其地。’尔时，六师遥见我往，各相谓言：‘瞿昙沙门至此冢间，欲啖肉耶？’是时多有未得法眼诸优婆塞，各怀差愧而白我言：‘彼妇已死，愿不须往。’尔时，阿难语众人言：‘且待须臾，如来不久当广开阐诸佛境界。’我时到已坐师子座。长者难言：‘所言无二可名世尊，母已终亡，云何生子？’我言：‘长者，卿于尔时，都不见问母命修短，但问所怀为是男女？诸佛如来发言无二，是故当知，定必得子。’是时死尸火烧腹裂，子从中出端坐火中，犹如鸳鸯处莲华台。六师见已复作是言：‘妖哉！瞿昙，善为幻术。’长者见已，心复欢喜，呵责六师：‘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于尔时，寻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儿来。’耆婆欲往，六师前牵语耆婆言：‘瞿昙沙门所作幻术未必常尔，或能不能，如其不能脱相烧害，汝今云何信受其言？’耆婆答言：‘如来使入阿鼻地狱，所有猛火尚不能烧，况世间火？’尔时，耆婆前入火聚，犹入清凉大河水中，抱持是儿还诣我所，授儿与我。我受儿已，告长者言：‘一切众生寿命不定如水上泡。众生若有殷重业果，火不能烧，毒不能害。是儿业果，非我所作。’时长者言：‘善哉！世尊，是儿若得尽其天命，惟愿如来为立名字。’佛言：‘长者，是儿生于猛火之中，火名树提，应名树提。’尔时，会中见我神化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六师周遍六城不得停足，惭愧低头，复来至此拘尸那城。既至此已，唱如是言：‘诸人当知，沙门瞿昙，是大幻师，诳惑天下遍六大城。譬如幻师幻作四兵，所谓车兵、马兵、象兵、步兵，又复幻作种种璎珞、城郭宫宅、河池树木；沙门瞿昙亦复如是，幻作王身为说法故，或作沙门身、婆罗门身、男身、女身、小身、大身，或作畜生鬼神之身，或说无常，或说有常，或时说苦，或时说乐，或说有我，或说无我，或说有净，或说无净，或时说有，或时说无，所为虚妄故名为幻。譬如因子随子得果；瞿昙沙门亦复如是，摩耶所生，母既是幻，子不得非？沙门瞿昙无实知见。诸婆罗门经年积岁，修习苦行，护持禁戒，尚言未有真实知见，何况瞿昙年少学浅，不修苦行，云何而有真实知见？若能具满七年苦行，见犹不多，况所修习不

满六年？愚人无智，信受其教，如大幻师诳惑愚者，沙门瞿昙亦复如是。’善男子，如是六师于此城中，大为众生增长邪见。善男子，我见是事心生怜愍，以其神力请召十方诸大菩萨，云集此林周匝弥满四十由延，今于此中大师子吼。善男子，虽于空处多有所说，则不得名师子吼也。于此智人大众之中，真得名为大师子吼。师子吼者，说一切法悉无常、苦、无我、不净，惟说如来常乐我净。

“尔时，六师复作是言：‘若瞿昙有我，我亦有我。所言我者，见者名我。瞿昙，譬如有人，向中见物，我亦如是。向喻于眼，见者喻我。’佛告六师：‘若言见者名我，是义不然。何以故？汝所引喻因向见者，人在一向，六根俱用。若定有我因眼见者，何不如彼一根之中俱伺诸尘？若一根中不能一时闻见六尘，当知无我。所引向喻，虽经百年，见者因之，所见无异。眼根若尔，年迈根熟，亦应无异。人向异故见内见外，眼根若尔，亦应内外一时俱见。若不见者，云何有我？’六师复言：‘瞿昙，若无我者，谁能见耶？’佛言：‘有色、有明、有心、有眼，是四和合，故名为见。是中实无见者、受者，众生颠倒言有见者及以受者。以是义故，一切众生所见颠倒，诸佛菩萨所见真实。六师若言色是我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色实非我。色若是我，不应而得丑陋形貌，何故复有四姓差别，悉不一种婆罗门耶？何故属他不得自在，诸根缺陋生不具足？何故不作诸天之身，而受地狱、畜生、饿鬼种种诸身？若不能得随意作者，当知必定无有我也。以无我故名为无常，无常故苦，苦故为空，空故颠倒，以颠倒故，一切众生轮转生死。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六师，如来世尊永断色缚乃至识缚，是故名为常乐我净。复次，色者即是因缘，若因缘者则名无我，若无我者名为苦空。如来之身非是因缘，非因缘故则名有我，若有我者即常乐净。’六师复言：‘瞿昙，色亦非我，乃至识亦非我。我者，遍一切处犹如虚空。’佛言：‘若遍有者则不应言我初不见，若初不见则知是见本无今有，若本无今有是名无常，若无常者，云何言遍？若遍有者，五道之中应具有身，若有身者应各受报，若各受报，云何而言转受人天？汝言遍者，一耶？多耶？我若一者，则无父子怨亲中人；我若多者，一切众生所有五根悉应平等，所有业慧亦应如是。若如是者，云何说言根有具足、不具足者，善业、恶业，愚智差别？’“瞿昙，众生我者无有边际，法与非法则有分齐。众生修法则得好身，若行非法则得恶身。以是义故，众生业果不得无差。’佛言：‘善男子，法与非法若如是者，我则不遍。我若遍者则应悉到，如其到者，修善之人亦应有恶，行恶之人亦应有善。若不尔者，云何言遍？’“瞿昙，譬如一室燃百千灯，各各自明不相妨碍；众生我者亦复如是，修善行恶不相杂合。’“善男子，汝等若言我如灯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彼灯之明从缘而有，灯增长故，明亦增长，众生我者则不如是。明从灯出住在异处，众生我者不得如是从身而出住在异处。彼灯光明与闇共住。何以故？如闇室中，燃一灯时照则不了，及至多灯乃得明了。若

初灯破闇，则不须后灯；若须后灯，当知初明与闇共住。”瞿昙，若无我者，谁作善恶？’佛言：‘若我作者，云何名常？如其常者，云何而得有时作善，有时作恶？若言有时作善恶者，云何复得言我无边？若我作者，何故而复习行恶法？如其我是作者、知者，何故生疑众生无我？以是义故，外道法中定无有我。若言我者，则是如来。何以故？身无边故，无疑网故。不作不受故名为常，不生不灭故名为乐，无烦恼垢故名为净，无有十相故名为空，是故如来常乐我净，空无诸相。’诸外道言：‘若言如来常乐我净，无相故空，当知瞿昙所说之法则非空也。是故我今当顶戴受持。’尔时，外道其数无量，于佛法中信心出家。

“善男子，以是因缘故，我于此娑罗双树大师子吼，师子吼者名大涅槃。善男子，东方双者破于无常获得于常，乃至北方双者破于不净而得于净。善男子，此中众生为双树故护娑罗林，不令外人取其枝叶斫截破坏。我亦如是，为四法故，令诸弟子护持佛法。何等名四？常乐我净。此四双树四王典掌，我为四王护持我法，是故于中而般涅槃。善男子，娑罗双树华果常茂，常能利益无量众生；我亦如是，常能利益声闻、缘觉。华者喻我，果者喻乐。以是义故，我于此间婆罗双树入大寂定，大寂定者名大涅槃。”

师子吼言：“世尊，如来何故二月涅槃？”

“善男子，二月名春。春阳之月，万物生长，种植根栽，华果敷荣，江河盈满，百兽孚乳。是时众生多生常想，为破众生如是常心，说一切法悉是无常，惟说如来常住不变。善男子，于六时中，孟冬枯悴，众不爱乐；春阳和液，人所贪爱。为破众生世间乐故，演说常乐。我净亦尔，如来为破世我世净，故说如来真实我净。言二月者，喻于如来二种法身；冬不乐者，智者不乐如来无常入于涅槃；二月乐者，喻于智者爱乐如来常乐我净；种植者，喻诸众生闻法欢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种诸善根；河者，喻于十方诸大菩萨来诣我所，咨受如是大涅槃典；百兽孚乳者，喻我弟子生诸善根；华喻七觉；果喻四果。以是义故，我于二月入大涅槃。”

师子吼言：“如来初生、出家、成道、转妙法轮，皆以八日。何故涅槃独十五日？”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十五日，月无亏盈；诸佛如来亦复如是，入大涅槃，无有亏盈。以是义故，以十五日入般涅槃。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盛满时，有十一事。何等十一？一、能破闇，二、令众生见道非道，三、令众生见道邪正，四、除郁蒸得清凉乐，五、能破坏荧火高心，六、息一切贼盗之想，七、除众生畏恶兽心，八、能开敷优钵罗华，九、合莲华，十、引发行人进路之心，十一、令诸众生乐受五欲多获快乐。善男子，如来满月亦复如是：一者、破坏无明大闇，二者、演说正道邪道，三者、开示生死邪崄、涅槃平正，四者、令人远离贪欲瞋恚痴热，五者、破坏外道无明，六者、破坏烦恼

结贼，七者、除灭畏五盖心，八者、开敷众生种善根心，九者、覆盖众生五欲之心，十者、发起众生进修趣向大涅槃行，十一者、令诸众生乐修解脱。以是义故，于十五日入大涅槃，而我真实不入涅槃。我弟子中愚痴恶人，定谓如来入于涅槃。譬如母人多有诸子，其母舍行至他国土，未还之顷，诸子各言：‘我母已死。’而是母人实不死也。”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何等比丘能庄严此娑罗双树？”

“善男子，若有比丘受持读诵十二部经，正其文句，通达深义，为人解说初中后善，为欲利益无量众生演说梵行，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阿难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难比丘受持读诵十二部经，为人开说正语正义。犹如泻水置之异器，阿难比丘亦复如是，从佛所闻，如闻转说。”

“善男子，若有比丘得净天眼，见于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如观掌中庵摩勒果，如是比丘亦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阿尼楼驮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尼楼驮天眼见于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乃至中阴，悉能明了，无障碍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少欲知足，心乐寂静，勤行精进，念定慧解，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迦葉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迦葉比丘善修少欲知足等法。”

“善男子，若有比丘为益众生故，不为利养，修习通达无诤三昧、圣行、空行，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须菩提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须菩提者，善修无诤、圣行、空行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善修神通，一念之中能作种种神通变化，一心一定能作二果，所谓水、火，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目连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目揵连者，善修神通无量变化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修习大智、利智、疾智、解脱智、甚深智、广智、无边智、无胜智、实智，具足成就如是慧根，于怨亲中心无差别，若闻如来涅槃无常心不忧戚，若闻常住不入涅槃不生欣庆，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舍利弗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舍利弗者，善能成就具足如是大智慧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能说众生悉有佛性，得金刚身无有边际，常乐我净，身心无碍，得八自在，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惟有如来即其人也。何以故？如来之身金刚无边，常乐我净，身心无碍，具八自在故。世尊，惟有如来乃能庄严娑罗双树，如其无者则不端严。惟愿大慈，为庄严故，常

住于此娑罗林中。”

佛言：“善男子，一切诸法性无住住，汝云何言愿如来住？善男子，凡言住者，名为色法，从因缘生故名为住，因缘无处故名不住。如来已断一切色缚，云何当言如来住耶？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善男子，住名憍慢，以憍慢故不得解脱，不得解脱故名为住。谁有憍慢？从何处来？是故得名为无住住。如来永断一切憍慢，云何而言愿如来住？住者名有为法，如来已断有为之法，是故不住。住名空法，如来已断如是空法，是故获得常乐我净，云何而言愿如来住？住者名为二十五有，如来已断二十五有，云何而言愿如来住？住者即是一切凡夫，诸圣无去无来无住，如来已断去来住相，云何言住？夫无住者，名无边身，身无边故，云何而言惟愿如来住娑罗林？若住此林则是有边身，若有边则是无常，如来是常，云何言住？夫无住者名曰虚空，如来之性同于虚空，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金刚三昧，金刚三昧坏一切住，金刚三昧即是如来，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则名为幻，如来同幻，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无始终，如来之性无有始终，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无边法界，无边法界即是如来，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首楞严三昧，首楞严三昧知一切法而无所著，以无著故名首楞严，如来具足首楞严定，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处非处力，如来成就处非处力，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檀波罗蜜，檀波罗蜜若有住者，则不得至尸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以是义故檀波罗蜜名为无住。如来乃至不住般若波罗蜜，云何愿言如来常住娑罗树林？又无住者名修四念处，如来若住四念处者，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不住住。又无住者名无边众生界，如来悉到一切众生无边界分而无所住。又无住者名无屋宅，无屋宅者名为无有，无有者名为无生，无生者名为无死，无死者名为无相，无相者名为无系，无系者名为无著，无著者名为无漏，无漏即善，善即无为，无为者即大涅槃，大涅槃即常，常者即我，我者即净，净者即乐，常乐我净即是如来。善男子，譬如虚空不住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如来亦尔，不住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

“善男子，若有说言，身口意恶得善果者，无有是处；身口意善得恶果者，亦无是处。若言凡夫得见佛性，十住菩萨不得见者，亦无是处。一阐提辈、犯五逆罪、谤方等经、毁四重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亦无是处。六住菩萨烦恼因缘堕三恶道，亦无是处。菩萨摩诃萨以真女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亦无是处。一阐提常，三宝无常，亦无是处。如来住于拘尸那城，亦无是处。善男子，如来今于此拘尸那城，入大三昧深禅定窟，众不见故，名入涅槃。”

师子吼言：“如来何故入禅定窟？”

“善男子，为欲度脱诸众生故，未种善根者令得种故，已种善根者得增长故，善果未熟令得熟故，为已熟者说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轻贱善法者令生尊重故，诸有放逸者令离放逸故，为与文殊师利

等诸大香象共论议故，为欲教化乐读诵者深爱禅定故，为以圣行、梵行、天行教化众生故，为观不共深法藏故，为欲呵责放逸弟子故。如来常寂犹尚乐定，况汝等辈烦恼未尽而生放逸？为欲呵责诸恶比丘受畜八种不净之物及不少欲、不知足故，为令众生尊重所闻禅定法故，以是因缘入禅定窟。”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一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五

师子吼言："世尊，无相定者名大涅槃，是故涅槃名为无相，以何因缘名为无相？"

"善男子，无十相故。何等为十？所谓色相、声相、香相、味相、触相、生住、坏相、男相、女相，是名十相。无如是相，故名无相。善男子，夫著相者则能生痴，痴故生爱，爱故系缚，系缚故受生，受生故有死，死故无常。不著相者则不生痴，不生痴故则无有爱，无有爱故则无系缚，无系缚故则不受生，不受生故则无有死，无有死故则名为常。以是义故，涅槃名常。"

师子吼言："世尊，何等比丘能断十相？"

佛言："善男子，若有比丘数数修习三种相者，则断十相。数数修习三昧定相，数数修习智慧之相，数数修习舍相，是名三相。"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名为定、慧、舍相？定是三昧者，一切众生皆有三昧，云何方言修习三昧？若心在一境则名三昧，若更余缘则不名三昧。如其不定，非一切智，非一切智云何名定？若以一行得三昧者，其余诸行亦非三昧，若非三昧则非一切智，若非一切智云何名三昧？慧、舍二相亦复如是。"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缘于一境得名三昧，其余诸缘不名三昧，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是余缘亦一境故，行亦如是。又言众生先有三昧不须修者，是亦不然。所以者何？言三昧者，名善三昧，一切众生真实未有，云何而言不须修习？以住如是善三昧中观一切法，名善慧相。不见三昧智慧异相，是名舍相。

"复次，善男子，若取色相，不能观色常无常相，是名三昧。若能观色常无常相，是名慧相。三昧、慧等观一切法，是名舍相。善男子，如善御驾驷迟疾得所，迟疾得所故名舍相；菩萨亦尔，若三昧多者则修习慧，若慧多者则修习三昧，三昧、慧等则名为舍。善男子，十住菩萨智慧力多，三昧力少，是故不得明见佛性。声闻、缘觉三昧力多，智慧力少，以是因缘，不见佛性。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见佛性，了了无碍，如观掌中庵摩勒果。见佛性者名为舍相。奢摩他者名为能灭，能灭一切烦恼结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调，能调诸根恶不善故。又奢摩他者名曰寂静，能令三业成寂静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远离，能令众生离五欲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清，能清贪欲、瞋恚、愚痴三浊法故。以是义故，故名定相。毗婆舍那名为正见，亦名了见，

名为能见，名曰遍见，名次第见，名别相见，是名为慧。忧毕叉者，名曰平等，亦名不诤，又名不观，亦名不行，是名为舍。

“善男子，奢摩他者有二种：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复有二种：一者、成就，二、不成就。成就者，所谓诸佛菩萨；不成就者，所谓声闻、辟支佛等。复有三种，谓下中上。下者谓诸凡夫，中者声闻、缘觉，上者诸佛菩萨。复有四种：一者、退，二者、住，三者、进，四者、能大利益。复有五种，所谓五智三昧。何等为五？一者、无食三昧，二者、无过三昧，三者、身意清净一心三昧，四者、因果俱乐三昧，五者、常念三昧。复有六种：一者、观骨三昧，二者、慈三昧，三者、观十二因缘三昧，四者、阿那波那三昧，五者、正念觉观三昧，六者、观生灭住异三昧。复有七种，所谓七觉分：一者、念处觉分，二者、择法觉分，三者、精进觉分，四者、喜觉分，五者、除觉分，六者、定觉分，七者、舍觉分。复有七种：一者、须陀洹三昧，二者、斯陀含三昧，三者、阿那含三昧，四者、阿罗汉三昧，五者、辟支佛三昧，六者、菩萨三昧，七者、如来觉知三昧。复有八种，谓八解脱三昧：一者、内有色相，外观色解脱三昧；二者、内无色相，外观色解脱三昧；三者、净解脱身证三昧；四者、空处解脱三昧；五者、识处解脱三昧；六者、无所有处解脱三昧；七者、非有想非无想处解脱三昧；八者、灭尽定处解脱三昧。复有九种，所谓九次第定：四禅、四空及灭尽定三昧。复有十种，所谓十一切处三昧。何等为十？一者、地一切处三昧，二者、水一切处三昧，三者、风一切处三昧，四者、青一切处三昧，五者、黄一切处三昧，六者、赤一切处三昧，七者、白一切处三昧，八者、空一切处三昧，九者、识一切处三昧，十者、无所有一切处三昧。复有无数种，所谓诸佛菩萨。善男子，是名三昧相。

“善男子，慧有二种：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复有三种：一者、般若，二者、毗婆舍那，三者、阇那。般若者名一切众生，毗婆舍那者一切圣人，阇那者诸佛菩萨。又般若者名为别相，毗婆舍那者名为总相，阇那者名为破相。复有四种，所谓观四真谛。

“善男子，为三事故修奢摩他。何等为三？一者、不放逸故，二者、庄严大智故，三者、得自在故。复次，为三事故修毗婆舍那。何等为三？一者、为观生死恶果报故，二者、为欲增长诸善根故，三者、为破一切诸烦恼故。”

师子吼言：“世尊，如经中说，若毗婆舍那能破烦恼，何故复修奢摩他耶？”

佛言：“善男子，汝言毗婆舍那破烦恼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有智慧时则无烦恼，有烦恼时则无智慧，云何而言毗婆舍那能破烦恼？善男子，譬如明时无闇，闇时无明。若有说言明能破闇，无有是处。善男子，谁有智慧，谁有烦恼，而言智慧能破烦恼？如其无者，则无所破。善男子，若言智慧能破烦恼，为到故破？不到故破？若不

到破者，凡夫众生则应能破。若到故破者，初念应破；若初念不破，后亦不破；若初到便破，是则不到，云何说言智慧能破？若言到与不到而能破者，是义不然。复次，毗婆舍那破烦恼者，为独能破？为伴故破？若独能破，菩萨何故修八正道？若伴故破，当知独则不能破也。若独不能，伴亦不能。如一盲人不能见色，虽伴众盲亦不能见，毗婆舍那亦复如是。

“善男子，如地坚性、火热性、水湿性、风动性，而地坚性乃至风动性，非因缘作，其性自尔。如四大性，烦恼亦尔，性自是断。若是断者，云何而言智慧能断？以是义故，毗婆舍那决定不能破诸烦恼。善男子，如盐性醎令异物醎，蜜本性甘令异物甘，水本性湿令异物湿；智慧性灭令法灭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法无灭，云何智慧强能令灭？若言盐醎令异物醎，慧灭亦尔能令异法灭者，是亦不然。何以故？智慧之性，念念灭故，若念念灭，云何而言能灭他法？以是义故，智慧之性不破烦恼。

“善男子，一切诸法有二种灭：一者、性灭，二者、毕竟灭。若性灭者，云何而言智慧能灭？若言智慧能烧烦恼，如火烧物，是义不然。何以故？如火烧物，则有遗烬，智慧若尔，应有余烬。如斧伐树，斫处可见，智慧若尔，有何可见？慧若能令烦恼离者，如是烦恼应余处现，如诸外道离六大城拘尸那现。若是烦恼不余处现，则知智慧不能令离。

“善男子，一切诸法性若自空，谁能令生？谁能令灭？异生异灭，无造作者。善男子，若修习定，则得如是正知正见。以是义故，我经中说，若有比丘修习定者，能见五阴生灭之相。善男子，若不修定，世间之事尚不能了，况于出世？若无定者，平处颠坠，心缘异法，口宣异言，耳闻异语，心解异义，欲造异字，手书异文，欲行异路，身涉异径。若有修习三昧定者，则大利益，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具足二法能大利益：一者、定，二者、智。善男子，如刈菅草，执急则断。菩萨摩诃萨修是二法亦复如是。善男子，如拔坚木，先以手动，后则易出；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善男子，如浣垢衣，先以灰汁，后以清水，衣则鲜洁，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先读诵，后则解义，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勇人，先以铠仗牢自庄严，然后御阵，能坏怨贼，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巧匠甘鬲盛金，自在随意挠搅融消，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明镜照了面像，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先平地，然后下种，先从师受，后思惟义，菩萨定慧亦复如是。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修是二法能大利益。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是二法，调摄五根，堪忍众苦，所谓饥渴寒热、打掷骂辱、恶兽所啮、蚊虻所螫，常摄其心不令放逸，不为利养行于非法，客尘烦恼所不能污，不为诸邪异见所惑，常能远离诸

恶觉观，不久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欲成就利众生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是二法，四倒暴风不能吹动，如须弥山虽为四风之所吹鼓不能令动；不为外道邪师所拔，如帝释幢不可移转，众邪异术不能诳惑；常受微妙第一安乐，能解如来深秘密义，受乐不欣，逢苦不戚，诸天世人恭敬赞叹，明见生死及非生死，善能了知法界法性，身有常乐我净之法，是则名为大涅槃乐。

“善男子，定相者名空三昧，慧相者名无愿三昧，舍相者名无相三昧。善男子，若有菩萨摩诃萨善知定时、慧时、舍时及知非时，是名菩萨摩诃萨行菩提道。”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萨知时非时？”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因于受乐生大憍慢，或因说法而生憍慢，或因精勤而生憍慢，或因解义善问答时而生憍慢，或因亲近恶知识故而生憍慢，或因布施所重之物而生憍慢，或因世间善法功德而生憍慢，或因世间豪贵之人所恭敬故而生憍慢，当知尔时，不宜修智，宜应修定，是名菩萨知时非时。若有菩萨勤修精进，未得利益涅槃之乐，以不得故生于悔心，以钝根故不能调伏五情诸根，诸垢烦恼势力盛故自疑戒律，有羸损故，当知尔时，不宜修定，宜应修智，是名菩萨知时非时。善男子，若有菩萨定慧二法不平等者，当知尔时，不宜修舍，二法若等则宜修之，是名菩萨知时非时。善男子，若有菩萨修习定慧起烦恼者，当知尔时，不宜修舍，宜应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舍，是名修舍。善男子，若有菩萨修习如是三法相者，以是因缘得无相涅槃。”

师子吼言：“世尊，无十相故名大涅槃。为无相者，复以何缘，名为无生、无出、无作、屋宅、洲、归、安隐、灭度、涅槃、寂静、无诸病苦、无所有耶？”

佛言：“善男子，无因缘故，故名无生；以无为故，故名无出；无造业故，故名无作；不入五见，故名屋宅；离四瀑水，故名为洲；调众生故，故名归依；坏结贼故，故名安隐；诸结火灭，故名灭度；离觉观故，名曰涅槃；远愦闹故，名曰寂静；永断必死，故名无病；一切无故，名无所有。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作是观时，即得明了见于佛性。”

师子吼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成就几法，能见如是无相涅槃至无所有？”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十法，则能明见涅槃无相至无所有。何等为十？

“一者、信心具足。云何名为信心具足？深信佛、法、众僧是常，十方诸佛方便示现，一切众生及一阐提悉有佛性。不信如来生老病死及修苦行，提婆达多真实破僧、出佛身血，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正法灭尽。是名菩萨信心具足。

“二者、净戒具足。云何名为净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萨自言

戒净，虽不与彼女人和合，见女人时或生嘲调、言语戏笑，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复有菩萨自言戒净，虽不与彼女人身合、嘲调、戏笑，于壁障外，遥闻女人璎珞环钏种种诸声，心生爱著，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复有菩萨自言戒净，虽复不与女人和合、言语、嘲调、听其音声，然见男子随逐女时，或见女人随逐男时，便生贪著，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复有菩萨自言戒净，虽复不与女人和合、言语、嘲调、听其音声、见男女相随，然为生天受五欲乐，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萨清净持戒，而不为戒，不为尸罗波罗蜜，不为众生，不为利养，不为菩提，不为涅槃，不为声闻、辟支佛，唯为最上第一义故护持禁戒。善男子，是名菩萨净戒具足。

“三者、亲近诸善知识。善知识者，若有能说信、戒、多闻、布施、智慧，令人受行，是名菩萨善知识也。

“四者、乐于寂静。寂静者，所谓身心寂静，观察诸法甚深法界，是名寂静。

“五者、精进。精进者，所谓系心观四真谛，设头火燃终不放舍，是名精进。

“六者、念具足。念具足者，所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舍，是名念具足。

“七者、软语。软语者，所谓实语、妙语、先意问讯时语、真语，是名软语。

“八者、护法。护法者，所谓爱乐正法，常乐演说，读诵书写，思惟其义，广宣敷扬，令其流布。若见有人书写解说、读诵赞叹、思惟义者，为求资生而供养之，所谓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为护法故不惜身命，是名护法。

“九者、菩萨摩诃萨见有同学同戒有所乏少，转从他乞熏钵、染衣、瞻病所须、衣服、饮食、卧具、房舍而供给之。

“十者、具足智慧。智慧者，所谓观于如来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观法二相，所谓空不空、常无常、乐无乐、我无我、净不净、异法可断异法不可断、异法从缘生异法从缘见、异法从缘果异法非缘果，是名具足智慧。

“善男子，是名菩萨具足十法，即能明见涅槃无相。”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先告纯陀：‘汝今已得见于佛性，得大涅槃，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义云何？

“世尊，如经中说，若施畜生得百倍报，施一阐提得千倍报，施持戒者百千倍报，若施外道断烦恼者得无量报，奉施四向及以四果至辟支佛得无量报，施不退菩萨及最后身诸大菩萨、如来世尊，所得福报无量无边、不可称计、不可思议。纯陀大士若受如是无量报者，是

报无尽，何时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经中复说，若人重心造善恶业必得果报，若现世受，若次生受，若后世受。纯陀善业殷重心作，当知是业必定受报。若定受报，云何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复得见于佛性？

“世尊，经中复说，施三种人果报无尽：一者、病人，二者、父母，三者、如来。世尊，经中复说，佛告阿难，一切众生如其无有欲界业者，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色、无色业亦复如是。世尊，如法句偈，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间，无有地方所，脱之不受业。又阿尼楼驮言：‘世尊，我忆往昔以一食施，八万劫中不堕三恶。’世尊，一食之施尚得是报，何况纯陀信心施佛，具足成就檀波罗蜜！世尊，若善果报不可尽者，谤方等经、犯五逆罪、毁四重禁、一阐提罪云何可尽？若不可尽，云何能得见于佛性，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唯有二人能得无量无边功德，不可称计，不可宣说，能竭生死漂流瀑河，降魔怨敌，摧魔胜幢，能转如来无上法轮：一者、善问，二者、善答。善男子，佛十力中，业力最深。善男子，有诸众生于业缘中心轻不信，为度彼故，作如是说。

“善男子，一切作业有轻有重，轻重二业复各有二：一者、决定，二者、不决定。善男子，或有人言：‘恶业无果。若言恶业定有果者，云何气嘘旃陀罗而得生天？鸯掘摩罗得解脱果？以是义故，当知作业有定得果、不定得果。’我为除断如是邪见，故于经中说如是语：‘一切作业无不得果。’

“善男子，或有重业可得作轻，或有轻业可得作重，非一切人，唯有愚智。是故当知，非一切业悉定得果，虽不定得，亦非不得。善男子，一切众生凡有二种：一者、智人，二者、愚痴。有智之人以智慧力，能令地狱极重之业现世轻受；愚痴之人，现世轻业地狱重受。”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则不应求清净梵行及解脱果。”

佛言：“善男子，若一切业定得果者，则不应求梵行解脱；以不定故，则修梵行及解脱果。

“善男子，若能远离一切恶业则得善果，若远善业则得恶果。若一切业定得果者，则不应求修习圣道，若不修道则无解脱。一切圣人所以修道，为坏定业得轻报故，不定之业无果报故。若一切业定得果者，则不应求修习圣道。若人远离修习圣道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不得解脱得涅槃者，亦无是处。

“善男子，若一切业定得果者，一世所作纯善之业，应当永已常受安乐；一世所作极重恶业，亦应永已受大苦恼。业果若尔，则无修道、解脱、涅槃。人作人受，婆罗门作婆罗门受，若如是者，则不应有下姓下人，人应常人，婆罗门应常婆罗门。小时作业应小时受，不应中年及老时受；老时作恶生地狱中，地狱初身不应便受，应待老时然后乃受。若老时不杀，不应壮年得寿，若无壮寿，云何至老？业无

失故。业若无失，云何而有修道、涅槃？

“善男子，业有二种，定以不定。定业有二：一者、报定，二者、时定。或有报定而时不定，缘合则受。或三时受，所谓现受、生受、后受。善男子，若定心作善恶等业，作已深生信心欢喜，若发誓愿供养三宝，是名定业。善男子，智者善根深固难动，是故能令重业为轻；愚痴之人不善深厚，能令轻业而作重报。以是义故，一切诸业不名决定。菩萨摩诃萨无地狱业，为众生故发大誓愿，生地狱中。

“善男子，往昔众生寿百年时，恒沙众生受地狱报，我见是已即发大愿受地狱身。菩萨尔时实无是业，为众生故受地狱果。我于尔时在地狱中经无量岁，为诸罪人广开分别十二部经。诸人闻已，坏恶果报令地狱空，除一阐提。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复次，善男子，是贤劫中无量众生，堕畜生中受恶业果。我见是已复发誓愿，为欲说法度众生故，或作獐、鹿、熊、罴、猕猴、龙、蛇、金翅鸟、鸽、鱼、鳖、兔、象、牛、马之身。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实无如是畜生恶业，以大愿力为众生故现受是身。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复次，善男子，是贤劫中，复有无量无边众生生饿鬼中，或食吐汁、脂肉、脓血、屎尿涕唾，寿命无量百千万岁，初不曾闻浆水之名，况复眼见而得饮也？设遥见水，生意往趣，到则变成猛火脓血。或时不变，则有多人手执矛槊，遮护捉持，不令得前。或天降雨，至身成火。是名恶业果报。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实无如是诸恶业果，为化众生令得解脱，故发誓愿受如是身。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于贤劫生屠脍家，畜养鸡猪牛羊，掠猎罗网，渔捕旃陀罗舍，作贼劫盗。菩萨实无如是恶业，为度众生令得解脱，以大愿力受如是身。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是贤劫中复生边地，多作贪欲、瞋恚、愚痴，习行非法，不信三宝后世果报，不能恭敬父母亲老耆旧长宿。善男子，菩萨尔时实无是业，为令众生得解脱故，以大愿力而生其中。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是贤劫中，复受女身、恶身、贪身、瞋身、痴身、妒身、悭身、幻身、诳身、缠盖之身。善男子，菩萨尔时亦无是业，但为众生得解脱故，以大愿力愿生其中。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于贤劫受黄门身、无根、二根及不定根。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实无如是诸恶身业，为令众生得解脱故，以大愿力愿生其中。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于贤劫，复习外道尼乾子法，信受其法，无施、无祠、无施祠报、无善恶业、无善恶业报、无现在世及未来世、无此无彼、无有圣人、无变化身、无道涅槃。善男子，菩萨实无如是恶业，

但为众生令得解脱，以大愿力受是邪法。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念往昔与提婆达多俱为商主，各各自有五百商人，为利益故至大海中采取珍宝。恶业缘故，路遇暴风，吹破船舫，伴党死尽。尔时，我与提婆达多不杀果报长寿缘故，为风所吹俱至陆地。时提婆达多贪惜宝货，生大忧苦，发声啼哭。我时语言：‘提婆达多，不须啼哭。’提婆达多即语我言：‘谛听！谛听！譬如有人贫穷困苦，至冢墓间手捉死尸，而作是言：愿汝今者施我死乐，我当施汝贫穷寿命。尔时，死尸即便起坐，语贫人言：“善男子，贫穷寿命汝自受之，我今甚乐如是死乐，实不欣汝贫穷而生。然我今日既无死乐，兼复贫穷，云何而得不啼哭耶？”’我复慰喻：‘汝且莫愁，今有二珠，价值无数，当分一枚以相惠施。’我即分与，复语之言：‘有命之人能得此宝，如其无命，谁能得耶？’我时疲弊，诣一树下止息眠卧。提婆达多贪心炽盛，为余一珠即生恶心，刺坏我目，劫夺我珠。我时患疮，发声呻号。时有一女来至我所而问我言：‘仁者何故呻号如是？’我即为其广说本事。女人闻已复重问我：‘汝名字何？’我即答言：‘名为实语。’女言：‘云何知汝为实语耶？’我即立誓：‘若我今于提婆达多有恶心者，目当如是永为盲瞽。如其无者，当还得眼。’言已其目平复如故。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说现世报。

“善男子，我念往昔生南天竺富单那城婆罗门家。是时有王，名迦罗富，其性暴恶，憍慢自大，年壮色美，耽著五欲。我于尔时为度众生，在彼城外寂默禅思。尔时，彼王春木华敷，与其眷属宫人婇女出城游观，在树林下五欲自娱。其诸婇女舍王游戏遂至我所。我时欲为断彼贪故而为说法。时王寻来，即见我时便生恶心，而问我言：‘汝今已得罗汉果耶？’我言：‘不得。’复言：‘获得不还果耶？’我言：‘不得。’复作是言：‘汝今若未得是二果，则为具足贪欲烦恼，云何自恣观我女人？’我即答言：‘大王当知，我今虽未断于贪结，然其内心实无贪著。’王言：‘痴人，世有诸仙服气食果，见色犹贪，况汝盛年未断贪欲，云何见色而当不贪？’我言：‘大王，见色不著，实不因于服气食果，皆由系心无常不净。’王言：‘若有轻他而生诽谤，云何得名修持净戒？’我言：‘大王，若有妒心则有诽谤，我无妒心，云何言谤？’王言：‘大德，云何名戒？’‘大王，忍名为戒。’王言：‘若忍是戒者，当截汝耳！若能忍者，知汝持戒。’即截其耳。时我被截颜色不变。时王群臣见是事已，即谏王言：‘如是大士不应加害。’王告诸臣：‘汝等云何知是大士？’诸臣答言：‘见受苦时容色不变。’王复语言：‘我当更试，知变不变。’即劓其鼻，刖其手足。尔时，菩萨已于无量无边世中，修习慈悲愍苦众生。时四天王心怀瞋忿，雨沙砾石。王见是已，心大怖畏，复至我所长跪而言：‘唯愿哀愍，听我忏悔。’我言：‘大王，我心无瞋，亦如无贪。’王言：‘大德，云何得知心无瞋恨？’我即立誓：‘我若真实无瞋恨者，令我此身平复如故。’发是

愿已，身即平复。是名菩萨摩诃萨说现世报。

“善男子，善业生报、后报，及不善业，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诸业悉得现报。不善恶业得现报者，如王作恶，天降恶雨，亦如有人示猎师罴处及宝色鹿，其手堕落，是名恶业现受果报。生报者，如一阐提、犯四重禁及五逆罪。后报者，如持戒人深发誓愿：‘愿未来世常得如是净戒之身。若有众生寿百年时、八十年时，于中当作转轮圣王教化众生。’

“善男子，若业定得现世报者，则不能得生报、后报。菩萨摩诃萨修三十二大人相业，则不能得现世报也。若业不得三种报者，是名不定。善男子，若言诸业定得报者，则不得有修习梵行、解脱、涅槃。当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眷属。若言诸业有定不定，定者，现报、生报、后报；不定者，缘合则受，不合不受。以是义故，应有梵行、解脱、涅槃。当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眷属。

“善男子，一切众生不定业多，决定业少。以是义故，有修习道；修习道故，决定重业可使轻受，不定之业非生报受。善男子，有二种人：一者、不定作定报，现报作生报，轻报作重报，应人中受在地狱受；二者、定作不定，应生受者回为现受，重报作轻，应地狱受人中轻受。如是二人，一愚二智，智者为轻，愚者令重。善男子，譬如二人于王有罪，眷属多者其罪则轻，眷属少者应轻更重；愚智之人亦复如是，智者善业多故重则轻受，愚者善业少故轻则重受。善男子，譬如二人，一则肥壮，一则羸瘦，俱没深泥，肥壮能出，羸者则没。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服毒，一有咒力及阿伽陀，一者无有，有咒药者毒不能伤，其无咒药服时即死。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多饮浆，一火力势盛，一则微弱，火势多者则能消化，火势弱者则为其患。善男子，譬如二人为王所系，一有智慧，一则愚痴，其有智者则能得脱，愚痴之人无有脱期。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涉险路，一则有目，一则盲瞽，有目之人直过无患，盲者坠落堕深坑险。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饮酒，一则多食，一则少食，其多食者饮则无患，其少食者饮则成患。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敌怨阵，一则铠仗具足庄严，一则自身，其有仗者能破怨敌，其自身者不能自勉。复有二人粪秽污衣，一觉寻浣，一觉不浣，其寻浣者衣则净洁，其不浣者垢秽日增。复有二人俱共乘车，一有副轴，一无副轴，有副轴者随意而去，无副轴者则不移处。复有二人俱行旷路，一有资粮，一则空往，有资粮者则得度险，其空往者则不能过。复有二人为贼所劫，一有宝藏，一则无藏，有宝藏者心无忧戚，其无藏者心则愁恼。愚智之人亦复如是，有善藏者重业轻受，无善藏者轻业重受。”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非一切业悉得定果，非一切众生定受。世尊，云何众生令现轻报地狱重受，地狱重报现世轻受？”

佛言：“一切众生凡有二种：一者、有智，二者、愚痴。若能修

习身、戒、心、慧，是名智者。若不能修身、戒、心、慧，是名愚者。云何名为不修习身？若不能摄五情诸根，名不修身；不能受持七种净戒，名不修戒；不调心故，名不修心；不修圣行，名不修慧。复次，不修身者，不能具足清净戒体；不修戒者，受畜八种不净之物；不修心者，不能修习三种相故；不修慧者，不修梵行故。复次，不修身者，不能观身，不能观色及观色相，不观身相，不知身数，不知是身从此到彼，于非身中而生身相，于非色中而作色相，是故贪著我身身数，名不修身；不修戒者，若受下戒不名修戒，受持边戒，为自利戒，为自调戒，不能普为安乐众生，非为护持无上正法，为生天上受五欲乐，不名修戒；不修心者，若心散乱，不能专一守自境界，自境界者谓四念处，他境界者所谓五欲，若不能修四念处者，名不修心；于恶业中不善护心，名不修慧。复次，不修身者，不能深观是身无常，无住危脆，念念灭坏，是魔境界；不修戒者，不能具足尸波罗蜜；不修心者，不能具足禅波罗蜜；不修慧者，不能具足般若波罗蜜。复次，不修身者，贪著我身及我所身，我身常恒无有变易；不修戒者，为自身故作十恶业；不修心者，于恶业中不能摄心；不修慧者，以不摄心，不能分别善恶等法。复次，不修身者，不断我见；不修戒者，不断戒取；不修心者，作贪瞋业，趣向地狱；不修慧者，不断痴心。复次，不修身者，不能观身，虽无过咎而常是怨。

“善男子，譬如男子，有怨常逐伺求其便，智者觉已系心慎护，若不慎护则为其害；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常以浆水饮食冷暖调适将养，若不如是将护守慎即当散坏。善男子，如婆罗门奉事火天，常以香华、赞叹、礼拜供养承事期满百年，若一触时寻烧人手，是火虽得如是供养，终无一念报事者恩；一切众生身亦如是，虽于多年以好香华、璎珞、衣服、饮食、卧具、病瘦、医药而供给之，若遇内外诸恶因缘即时灭坏，都不忆念往日供给衣食之恩。善男子，譬如有王，畜四毒蛇置之一箧，以付一人仰令瞻养，是四蛇中设一生瞋则能害人，是人恐怖常求饮食随时守护；一切众生四大毒蛇亦复如是，若一大瞋则能坏身。善男子，如人久病，应当至心求医疗治，若不勤救必死不疑；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常应摄心不令放逸，若放逸者即便灭坏。善男子，譬如坏瓶，不耐风雨、打掷、捶押；一切众生身亦如是，不耐饥渴、寒热、风雨、打系恶骂。善男子，如痈未熟，常当善护不令人触，设有触者即大苦痛；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骡怀妊自害其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内有风冷，身即受害。善男子，譬如芭蕉生实则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善男子，亦如芭蕉内无坚实，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蛇鼠狼，各各相于常生怨心，众生四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鹅王，不乐冢墓；菩萨亦尔，于身冢墓亦不贪乐。善男子，如旃陀罗，七世相继不舍其业，是故为人之所轻贱；是身种子亦复如是，种子精血究竟不净，以不净故诸佛菩萨之所轻呵。善男子，是身不如摩罗耶山生于栴檀，亦不能生优钵罗华、芬陀利

华、瞻婆华、摩利迦华、婆师迦华，九孔常流脓血不净，生处臭秽丑陋可恶，常与诸虫共在一处。善男子，譬如世间，虽有上妙清净园林，死尸于中则为不净，众共舍之不生爱著；色界亦尔，虽复净妙，以有身故，诸佛菩萨悉共舍之。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二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六

“善男子，若有不能作如是观，名不修身。

“不修戒者，善男子，若不能观，戒是一切善法梯橙，亦是一切善法根本；如地悉是一切树木所生之本，是诸善根之导首也；如彼商主导众商人，戒是一切善法胜幢；如天帝释所立胜幢，戒能永断一切恶业及三恶道，能疗恶病犹如药树；戒是生死险道资粮；戒是摧结破贼铠仗；戒是灭结毒蛇良咒；戒是度恶业行桥梁。若有不能如是观者，名不修戒。

“不修心者，不能观心，轻躁动转难捉难调，驰骋奔逸如大恶象，念念迅速如彼电光，躁扰不住犹如猕猴，如幻如炎，乃是一切诸恶根本，五欲难满如火获薪，亦如大海吞受诸流，如曼陀山草木滋多；不能观察生死虚妄，耽惑致患如鱼吞钩，常先引导诸业随从，犹如贝母引导诸子；贪著五欲，不乐涅槃，如驼食蜜乃至于死不顾刍草；深著现乐，不观后过，如牛贪苗不惧杖楚，驰骋周遍二十五有，犹如疾风吹兜罗茸；所不应求，求无厌足，如无智人求无热火；常乐生死，不乐解脱，如纴婆虫乐纴婆树；迷惑爱著生死臭秽，犹如狱囚乐狱卒女，亦如厕猪乐处不净。若有不能如是观者，名不修心。

“不修慧者，不观智慧有大势力，如金翅鸟能坏恶业，坏无明闇犹如日光，能拔阴树如水漂物，焚烧邪见犹如猛火。慧是一切善法根本，佛菩萨母之种子也。若有不能如是观者，不名修慧。

“善男子，第一义中，若见身、身相、身因、身果、身聚、身一身二、此身彼身、身灭身等、身修修者，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身。善男子，若见戒、戒相、戒因、戒果、上戒、下戒、戒聚、戒一戒二、此戒彼戒、戒灭戒等、戒修修者、戒波罗蜜，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戒。若见心、心相、心因、心果、心聚、心及心数、心一心二、此心彼心、心灭心等、心修修者、上中下心、善心、恶心，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心。善男子，若见慧、慧相、慧因、慧果、慧聚、慧一慧二、此慧彼慧、慧灭慧等、上中下慧、钝慧、利慧、慧修修者，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慧。

“善男子，若有不修身、戒、心、慧，如是之人，于小恶业得大恶报。以恐怖故，常生是念：‘我属地狱，作地狱行。’虽闻智者说地狱苦，常作是念：‘如铁打铁、石还打石、木自打木、火虫乐火，地狱

之身还似地狱。若似地狱，有何苦事？’譬如苍蝇，为唾所粘不能得出；是人亦尔，于小罪中不能自出，心初无悔，不能修善，覆藏瑕疵，虽有过去一切善业，悉为是罪之所垢污。是人所有现受轻报，转为地狱极重恶果。善男子，如小器水置盐一升，其味醎苦，难可得饮，是人罪业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负他一钱，不能偿故，身被系缚多受众苦，是人罪业亦复如是。”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是人何故令现轻报转地狱受？”

佛言：“善男子，一切众生若具五事，令现轻报转地狱受。何等为五？一者、愚痴故，二者、善根微少故，三者、恶业深重故，四者、不忏悔故，五者、不修本善业故。复有五事：一者、修习恶业故，二者、无戒财故，三者、远离诸善根故，四者、不修身戒心慧故，五者、亲近恶知识故。善男子，是故能令现世轻报地狱重受。”

师子吼言：“世尊，何等人能转地狱报现世轻受？”

“善男子，若有修习身、戒、心、慧，如先所说，能观诸法同如虚空，不见智慧，不见智者，不见愚痴，不见愚者，不见修习及修习者，是名智者。如是之人，则能修习身、戒、心、慧，是人能令地狱果报现世轻受。是人设作极重恶业，思惟观察能令轻微，作是念言：‘我业虽重，不如善业。’譬如氎华虽复百斤，终不能敌真金一两；如恒河中投一升盐，水无醎味，饮者不觉；如巨富者，虽多负人千万宝物，无能系缚令其受苦；如大香象，能坏铁锁自在而去。智慧之人亦复如是，常思惟言：‘我善力多，恶业羸弱。我能发露忏悔，除罪恶业，能修智慧，智慧力多，无明力少。’如是念已，亲近善友，修习正见，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见有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之者，心生恭敬，兼以衣食、房舍、卧具、病药、华香而供养之，赞叹尊重，所至到处称说其善，不讼其短，供养三宝，敬信方等《大涅槃经》、如来常恒无有变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人能令地狱重报现世轻受。善男子，以是义故，非一切业悉有定果，亦非一切众生定受。”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一切业不定得果，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应当修习八圣道者，何因缘故，一切众生悉不得是大般涅槃？世尊，若一切众生有佛性者，即当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须修习八圣道耶？世尊，如此经中说有病人，若得医药及瞻病人随病饮食，若使不得，皆悉除差；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遇声闻及辟支佛、诸佛菩萨、诸善知识，若闻说法修习圣道，若不遇不闻不修习道，悉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譬如日月无有能遮令不得至頞多山边，四大河水不至大海，一阐提等不至地狱；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无有能遮令不得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以是义故，一切众生不须修道，以佛性力故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修习圣道力故。世尊，若一阐提、犯四重禁、五逆罪等，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须修习，以因佛性定当得

故，非因修习然后得也。世尊，譬如磁石，去铁虽远，以其力故铁则随著；众生佛性亦复如是，是故不须勤修习道。”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恒河边有七种人，若为洗浴，恐畏寇贼，或为采华，则入河中。第一人者，入水则沉。何以故？羸无势力，不习浮故。第二人者，虽没还出，出已复没。何以故？身力大故则能还出，不习浮故出已还没。第三人者，没已即出，出更不没。何以故？身重故没，力大故出，先习浮故出已即住。第四人者，入已便没，没已还出，出已即住，遍观四方。何以故？重故则沉，力大故还，出习浮则住，不知出处故观四方。第五人者，入已即沉，沉已便出，出已即住，住已观方，观已即去。何以故？为怖畏故。第六人者，入已即去，浅处则住。何以故？观贼近远故。第七人者，既至彼岸，登上大山无复恐怖，离诸怨贼受大快乐。

“善男子，生死大河亦复如是。有七种人畏烦恼贼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出家剃发，身被法服。既出家已，亲近恶友，随顺其教，听受邪法，所谓众生身者即是五阴，五阴者即名五大，众生若死永断五大，断五大故，何须修习善恶诸业？是故当知无有善恶及善恶报，如是则名一阐提也。一阐提者名断善根，断善根故，没生死河不能得出。何以故？恶业重故，无信力故，如恒河边第一人也。善男子，一阐提辈有六因缘，没三恶道不能得出。何等为六？一者、恶心炽盛故，二者、不见后世故，三者、乐习烦恼故，四者、远离善根故，五者、恶业障隔故，六者、亲近恶知识故。复有五事没三恶道。何等为五？一者、于比丘边作非法故，二者、比丘尼边作非法故，三者、自在用僧鬘物故，四者、母边作非法故，五者、于五部僧互生是非故。复有五事没三恶道。何等为五？一者、常说无善恶果故，二者、杀发菩提心众生故，三者、喜说法师过失故，四者、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故，五者、为求法过而听受故。复有三事没三恶道。何等为三？一、谓如来无常永灭，二、谓正法无常迁变，三、谓僧宝可灭坏故。是故常没三恶道中。

“第二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没不能出。所言出者，亲近善友则得信心。信心者，信施施果，信善善果，信恶恶果，信生死苦无常败坏，是名为信。以得信心，修习净戒，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常乐惠施，善修智慧。以钝根故复遇恶友，不能修习身、戒、心、慧，听受邪法。或值恶时，处恶国土，断诸善根。断善根故常没生死，如恒河边第二人也。

“第三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沉没。亲近善友，得名为出。信于如来是一切智常恒无变，为众生故说无上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非灭，法僧亦尔无有灭坏；一阐提等不断其法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当远离然后乃得。以信心故，修净戒，修习戒已，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诸众生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如恒河边第三

人也。

“第四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沉没。亲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为出。得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遍观四方。观四方者，四沙门果。如恒河边第四人也。

“第五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沉没。亲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为出。以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慧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无退转已即便前进。前进者谓辟支佛，虽能自渡，不及众生，是名为去，如恒河边第五人也。

“第六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沉没。亲近善友，获得信心，得信心故名之为出。以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无退转已即复前进遂到浅处，到浅处已即住不去。住不去者所谓菩萨，为欲度脱诸众生故住观烦恼，如恒河边第六人也。

“第七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沉没。亲近善友，获得信心，得信心已是名为出。以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无退转已即便前进，既前进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离诸恐怖，多受安乐。善男子，彼岸山者，喻于如来；受安乐者，喻佛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

“善男子，是恒河边如是诸人，悉具手足而不能渡。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实有佛宝、法宝、僧宝，如来常说诸法要义，有八圣道、大般涅槃，而诸众生悉不能得。此非我咎，亦非圣道众生等过，当知悉是烦恼过恶。以是义故，一切众生不得涅槃。善男子，譬如良医知病说药，病者不服，非医咎也。善男子，如有施主，以其所有施一切人，有不受者，非施主咎。善男子，譬如日出，幽冥皆明，盲瞽之人不见道路，非日过也。善男子，如恒河水能除渴乏，渴者不饮，非水咎也。善男子，譬如大地，普生果实平等无二，农夫不种，非地过也。善男子，如来普为一切众生广开分别十二部经，众生不受，非如来咎。善男子，若修道者，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汝言众生悉有佛性，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磁石者。善哉！善哉！以有佛性因缘力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言不须修圣道者，是义不然。善男子，譬如有人行于旷野，渴乏遇井，其井幽深，虽不见水，当知必有，是人方便求觅罐绠汲取则见；佛性亦尔，一切众生虽复有之，要须修习无漏圣道然后得见。善男子，如有胡麻则得见油，离诸方便则不得见，甘蔗亦尔。善男子，如三十三天、北郁单越，虽是有法，若无善业神信道力则不能见，地中草根及地下水，以地覆故，众生不见；佛性亦尔，不修圣道，故不得

见。

“善男子，如汝所说，世有病人，若遇瞻病、良医、好药、随病饮食，及以不遇，悉得差者。善男子，我为六住诸菩萨等说如是义。善男子，譬如虚空，于诸众生非内非外，非内外故亦无挂碍，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财在异方，虽不现前随意受用，有人问之则言我许。何以故？以定有故。众生佛性亦复如是，非此非彼，以定得故言一切有。善男子，譬如众生造作诸业，若善若恶，非内非外，如是业性非有非无，亦复非是本无今有，非无因出，非此作此受、此作彼受、彼作彼受、无作无受，时节和合而得果报；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亦复非是本无今有，非内非外、非有非无、非此非彼、非余处来、非无因缘，亦非一切众生不见，有诸菩萨时节因缘和合得见。时节者，所谓十住菩萨摩诃萨修八圣道，于诸众生得平等心，尔时得见，不名为作。

“善男子，汝言如磁石者，是义不然。何以故？石不吸铁。所以者何？无心业故。善男子，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无有作者，无有坏者。善男子，犹如猛火不能焚薪，火出薪坏名为焚薪。善男子，譬如葵藿随日而转，而是葵藿亦无敬心，无识无业，异法性故而自回转。善男子，如芭蕉树因雷增长，是树无耳、无心意识，异法有故异法增长，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如阿叔迦树，女人摩触，华为之出，是树无心，亦无觉触，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如橘得尸，果则滋多，而是橘树无心无触，异法有故异法滋多，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如安石榴，塼骨粪故，果实繁茂，安石榴树亦无心触，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磁石吸铁亦复如是，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不能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无明不能吸取诸行，行亦不能吸取识也，亦得名为无明缘行，行缘于识。有佛无佛，法界常住。

“善男子，若言佛性住众生中者。善男子，常法无住，若有住处即是无常。善男子，如十二因缘无定住处，若有住处，十二因缘不得名常；如来法身亦无住处，法界、法入、法阴、虚空悉无住处，佛性亦尔，都无住处。善男子，譬如四大，力虽均等，有坚、有热、有湿、有动、有重、有轻、有赤、有白、有黄、有黑，而是四大亦无有业，异法界故各不相似；佛性亦尔，异法界故时至则现。善男子，一切众生不退佛性故名之为有，阿毗跋致故，以当有故，决定得故，定当见故，是故名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譬如有王告一大臣：‘汝牵一象以示盲者。’尔时，大臣受王敕已，多集众盲，以象示之。时彼众盲各以手触，大臣即还而白王言：‘臣已示竟。’尔时，大王即唤众盲，各各问言：‘汝见象耶？’众盲各言：‘我已得见。’王言：‘象为何类？’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

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善男子，如彼众盲不说象体亦非不说，若是众相悉非象者，离是之外更无别象。善男子，王喻如来正遍知也，臣喻方等《大涅槃经》，象喻佛性，盲喻一切无明众生。是诸众生闻佛说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虽灭，次第相续，是故获得无上如来三十二相。如来色常，如来色者常不断故，是故说色名为佛性。譬如真金，质虽迁变，色常不异，或时作钏、作钗、作盘，然其黄色初无改易；众生佛性亦复如是，质虽无常而色是常。以是故说色为佛性。’或有说言：‘受是佛性。何以故？受因缘故获得如来真实之乐。如来受者，谓毕竟受、第一义受。众生受性虽复无常，然其次第相续不断，是故获得如来常受。譬如有人姓憍尸迦，人虽无常而姓是常，经千万世无有改易，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受为佛性。’又有说言：‘想是佛性。何以故？想因缘故获得如来真实之想。如来想者，名无想想。无想想者，非众生想，非男女想，亦非色受想、行识想，非想断想。众生之想虽复无常，以想次第相续不断，故得如来常恒之想。善男子，譬如众生十二因缘，众生虽灭而因缘常，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想为佛性。’又有说言：‘行为佛性。何以故？行名寿命，寿因缘故，获得如来常住寿命。众生寿命虽复无常，而寿次第相续不断，故得如来真实常寿。善男子，譬如十二部经，听者说者虽复无常，而是经典常存不变。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行为佛性。’又有说言：‘识为佛性。识因缘故获得如来平等之心。众生意识虽复无常，而识次第相续不断，故得如来真实常心。如火热性，火虽无常，热非无常，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识为佛性。’又有说言：‘离阴有我，我是佛性。何以故？我因缘故，获得如来八自在我。’有诸外道说言：‘去来见闻悲喜语说为我。’如是我相虽复无常，而如来我真实是常。善男子，如阴、入、界，虽复无常而名是常，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说象，虽不得实，非不说象；说佛性者亦复如是，非即六法，不离六法。善男子，是故我说众生佛性，非色不离色，乃至非我不离我。

“善男子，有诸外道，虽说有我而实无我。众生我者即是五阴，离阴之外，更无别我。善男子，譬如茎叶须台合为莲华，离是之外，更无别华，众生我者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墙壁草木和合名之为舍，离是之外，更无别舍；如佉陀罗树、波罗奢树、尼拘陀树、郁昙钵树和合为林，离是之外，更无别林；譬如车兵、象马步兵和合为军，离是之外，更无别军；譬如五色杂线和合名之为绮，离是之外，更无别绮；如四姓和合名为大众，离是之外，更无别众；众生我者亦复如是，离五阴外，更无别我。善男子，如来常住则名为我，如来法身无边无碍，不生不灭，得八自在，是名为我。众生真实无如是我及以我所，但以必定当得毕竟第一义空，故名佛性。

“善男子，大慈大悲名为佛性。何以故？大慈大悲，常随菩萨如

影随形，一切众生必定当得大慈大悲，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慈大悲者名为佛性，佛性者名为如来。大喜大舍名为佛性。何以故？菩萨摩诃萨若不能舍二十五有，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诸众生必当得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喜大舍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大信心。何以故？以信心故，菩萨摩诃萨则能具足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一切众生必定当得大信心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信心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一子地。何以故？以一子地因缘故，菩萨则于一切众生得平等心；一切众生必定当得一子地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子地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第四力。何以故？以第四力因缘故，菩萨则能教化众生；一切众生必定当得第四力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第四力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十二因缘。何以故？以因缘故，如来常住；一切众生定有如是十二因缘，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十二因缘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四无碍智，以四无碍因缘故说字义无碍，字义无碍故能化众生。四无碍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顶三昧，以修如是顶三昧故，则能总摄一切佛法，是故说言顶三昧者名为佛性。十住菩萨修是三昧未得具足，虽见佛性而不明了；一切众必定得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善男子，我若说色是佛性者，众生闻已则生邪倒，以邪倒故命终则生阿鼻地狱。如来说法为断地狱，是故不说色是佛性，乃至说识亦复如是。

“善男子，若有众生了佛性者则不须修道，十住菩萨修八圣道少见佛性，况不修者而得见耶？善男子，如文殊师利诸菩萨等，已无量世修习圣道了知佛性，云何声闻、辟支佛等能知佛性？若诸众生欲得了了知佛性者，应当一心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涅槃经。见有受持乃至赞叹如是经者，应当以好房舍、衣服、饮食、卧具、病瘦医药而供给之，兼复赞叹礼拜问讯。善男子，若有已于过去无量无边世中，亲近供养无量诸佛深种善根，然后乃得闻是经名。善男子，佛性不可思议，佛法僧宝亦不可思议，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而不能知，是亦不可思议，如来常乐我净之法亦不可思议，一切众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经》亦不可思议。”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众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经》不可思议者。世尊，是大众中有八万五千亿人，于是经中不生信心。是故有能信是经者，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如是诸人于未来世，亦当定得信是经典，见于佛性，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不退菩萨自知决定有不退心？”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当以苦行自试其心。日食一胡麻，经一七日，粳米、绿豆、麻子、粟糜及以白豆亦复如是，各一七日。食一麻时，作是思惟：‘如是苦行，都无利益；无利益事，尚能为之，

况有利益而当不作？于无利益，心能堪忍，不退不转，是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等日修苦行时，一切皮肉消瘦皱减，如断生瓠置之日中，其目欠陷如井底星，肉尽肋出如朽草屋，脊骨连现如重线砖，所坐之处如马蹄迹，欲坐则伏，欲起则偃。虽受如是无利益苦，然不退于菩提之心。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为破众苦施安乐故，乃至能舍内外财物及其身命如弃刍草。若能不惜是身命者，如是菩萨自知必定有不退心：‘我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菩萨为法因缘，剜身为灯，氎缠皮肉，酥油灌之，烧以为炷。菩萨尔时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于地狱苦，百千万分未是一分。汝于无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恼，都无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轻苦，云何而能于地狱中救苦众生？’菩萨摩诃萨作是观时，身不觉苦，其心不退不动不转。菩萨尔时应深自知：‘我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菩萨尔时具足烦恼未有断者，为法因缘能以头目髓脑手足血肉施于众生，以钉钉身，投岩赴火。菩萨尔时，虽受如是无量众苦，若心不退不动不转。菩萨当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为破一切众生苦恼，愿作粗大畜生之身，以身血肉施于众生。众生取时，复生怜愍，菩萨尔时闭气不喘示作死相，令彼取者不生杀害疑网之想。菩萨虽受畜生之身，终不造作畜生之业。何以故？善男子，菩萨既得不退心已，终不造作三恶道业。菩萨摩诃萨若未来世有微尘等恶业果报不定受者，以大愿力为众生故而悉受之。譬如病人为鬼所著藏隐身中，以咒力故即时相现，或语、或喜、或瞋、或骂、或啼、或哭，菩萨摩诃萨未来之世三恶道业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受熊身时，常为众生演说正法；或受迦宾阇罗鸟身，为诸众生说正法故；受瞿陀身、鹿身、兔身、象身、羖羊身、猕猴、白鸽、金翅鸟、龙蛇之身，受如是等畜生身时，终不造作畜生恶业，常为其余畜生众生演说正法，令彼闻法，速得转离畜生身。故菩萨尔时，虽受畜生身，不作恶业，当知必定有不退心。

“菩萨摩诃萨于饥馑世见饿众生，作龟鱼身无量由延，复作是愿：‘愿诸众生取我肉时，随取随生，因食我肉离饥渴苦，一切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发愿：‘若有因我离饥渴者，未来之世速得远离二十五有饥渴之患。’菩萨摩诃萨受如是苦心不退者，当知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菩萨于疾疫世见病苦者，作是思惟：‘如药树王，若有病者，取根、取茎、取枝、取叶、取华、取果、取皮、取肤，悉得愈病。愿我此身亦复如是，若有病者闻声触身，服食血肉乃至骨髓，病悉除愈。愿诸众生食我肉时，不生恶心，如食子肉。我治病已常为说法，愿彼信受，思惟转教。’复次，善男子，菩萨具足烦恼虽受身苦，其心不退不动不转，当知必定得不退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为鬼所病，菩萨见已即作是言：‘愿作

鬼身、大身、健身、多眷属身，使彼闻见，病得除愈。'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勤修苦行，虽有烦恼不污其心。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虽复修行六波罗蜜，亦不求于六波罗蜜果。修行无上六波罗蜜时，作是愿言：'我今以此六波罗蜜施一切众生，一一众生受我施已，悉令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亦自为六波罗蜜勤修苦行，受诸苦恼。当受苦时，愿我不退菩提之心。'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作是愿时，是名不退菩提之相。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不可思议。何以故？菩萨摩诃萨深知生死多诸罪过，观大涅槃有大功德，为诸众生处在生死，受种种苦，心无退转，是名菩萨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无有因缘而生怜愍，实不受恩而常施恩，虽施于恩而不求报，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或有众生为自利益修诸苦行；菩萨摩诃萨为利他故修行苦行，是名自利，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具足烦恼，为坏怨亲，所受诸苦修平等心，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若见诸恶不善众生，若诃责、若软语、若驱摈、若舍之，有恶性者现为软语，有憍慢者现为大慢，而其内心实无憍慢，是名菩萨方便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具足烦恼，少财物时而求者多，心不迮小，是名菩萨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于佛出时知佛功德，为众生故，于无佛处受边地身，如盲、如聋、如跛、如躄，是名菩萨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深知众生所有罪过，为度脱故，常与共行，虽随其意，罪垢不污，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了了知见无众生相，无烦恼污，无修习道离烦恼者，虽为菩提无菩提行，亦无成就菩提行者，无有受苦及破苦者，而亦能为众生坏苦行菩提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受后边身处兜率天，是亦名为不可思议。何以故？兜率陀天欲界中胜，在下天者其心放逸，在上天者诸根闇钝，是故名胜。修施、修戒得上下身，修施、戒、定得兜率身。一切菩萨毁呰诸有，破坏诸有，终不造作兜率天业受彼天身。何以故？菩萨若处其余诸有，亦能教化成就众生，实无欲心而生欲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生兜率天，有三事胜：一者、命，二者、色，三者、名。菩萨摩诃萨实不求于命、色、名称，虽无求心而所得胜。菩萨摩诃萨深乐涅槃，然有因缘亦胜，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如是三事虽胜诸天，而诸天等于菩萨所，终不生于瞋心、妒心、憍慢之心，常生喜心，菩萨于天亦不憍慢，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不造命业，而于彼天毕竟寿命，是名命胜。亦无色业而妙色身光明遍满，是名色胜。菩萨摩诃萨处彼天宫，不乐五欲，唯为法事，是故名称充满

十方，是名名胜，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下兜率天，是时大地六种震动，是故复名不可思议。何以故？菩萨下时，欲、色诸天悉来侍送，发大音声赞叹菩萨，以口风气故令地动。复有菩萨人中象王，人中象王名为龙王，龙王初入胎时，有诸龙王在此地下或怖或喜，是故大地六种震动，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知入胎时、住时、出时，知父知母，不净不污，如帝释髻青色宝珠。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不可思议。善男子，譬如大海有八不思议。何等为八？一者、渐渐转深，二者、深难得底，三者、同一醎味，四者、潮不过限，五者、有种种宝藏，六者、大身众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尸尸，八者、一切万流大雨投之不增不减。善男子，渐渐转深有三事。何等三？一者、众生福力，二者、顺风而行，三者、河水入故。乃至不增不减亦各有三。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有八不思议：

“一者、渐渐深。所谓优婆塞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是涅槃经说如是等法是名渐渐深，是故此经名渐渐深。

“二者、深难得底。如来世尊不生不灭，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转法轮，不食不受，不行惠施，是故名为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非色不离于色，非受想行识乃至不离于识，是常可见，了因非作因。须陀洹乃至辟支佛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烦恼，亦无住处，虽无烦恼不名为常，是故名深。复有甚深，于是经中，或时说我、或说无我，或时说常、或说无常，或时说净、或说不净，或时说乐、或时说苦，或时说空、或说不空，或说一切有、或说一切无，或说三乘、或说一乘，或说五阴即是佛性、金刚三昧及以中道、首楞严三昧、十二因缘、第一义空。慈悲平等于诸众生，顶智信心知诸根力，一切法中无挂碍智，虽有佛性不说决定，是故名深。

“三者、一味。一切众生同有佛性，皆同一乘，同一解脱，一因一果，同一甘露，一切当得常乐我净，是名一味。

“四者、潮不过限。如是经中制诸比丘，不得受畜八不净物。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分别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宁失身命，终不犯之，是名潮不过限。

“五者、有种种宝藏。是经即是无量宝藏。所言宝者，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分、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婴儿行、圣行、梵行、天行、诸善方便、众生佛性、菩萨功德、如来功德、声闻功德、缘觉功德、六波罗蜜、无量三昧、无量智慧，是名宝藏。

“六者、大身众生所居住处。大身众生者谓佛菩萨，大智慧故名大众生，大身故，大心故，大庄严故，大调伏故，大方便故，大说法故，大势力故，大徒众故，大神通故，大慈悲故，常不变故，一切众

生无挂碍故，容受一切诸众生故，是名大身众生所居之处。

“七者、不宿死尸。死尸者，谓一阐提、犯四重禁、五无间罪、诽谤方等，非法说法，法说非法，受畜八种不净之物，佛物僧物随意而用，或于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事，是名死尸。是涅槃经离如是等，是故名为不宿死尸。

“八者、不增不减。无边际故，无始终故，非色故，非作故，常住故，不生灭故，一切众生悉平等故，一切法法性同一性故，是名无增减。

“是故此经如彼大海，有八不思议。”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三

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七

师子吼言：“世尊，若言如来不生不灭名为深者，一切众生有四种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是四种生，人中具有。如施婆罗比丘、优婆施婆罗比丘、弥迦罗长者母、尼拘陀长者母、半阇罗长者母，各五百子同于卵生，当知人中则有卵生。湿生者如佛所说，我于往昔作菩萨时，作顶生王及手生王；如今所说，庵罗树女、迦不多树女，当知人中则有湿生。劫初之时，一切众生皆悉化生。如来世尊得八自在，何因缘故不化生耶？”

佛言：“善男子，一切众生四生所生，得圣法已，不得如本卵生、湿生。善男子，劫初众生皆悉化生，当尔之时佛不出世。善男子，若有众生遇病苦时，须医须药；劫初之时众生化生，虽有烦恼，其病未发，是故如来不出其世。劫初众生身心非器，是故如来不出其世。善男子，如来世尊所有事业胜诸众生，所谓种姓、眷属、父母，以殊胜故，凡所说法，人皆信受，是故如来不受化生。善男子，一切众生父作子业，子作父业，如来世尊若受化身则无父母，若无父母，云何能令一切众生作诸善业？是故如来不受化身。善男子，佛正法中有二种护：一者、内，二者、外。内护者所谓戒禁，外护者族亲眷属。若佛如来受化身者则无外护，是故如来不受化身。善男子，有人恃姓而生憍慢，如来为欲破如是慢故，生在贵姓，不受化身。善男子，如来世尊有真父母，父名净饭，母名摩耶，而诸众生犹言是幻，云何当受化生之身？若受化身，云何得有碎身舍利？如来为益众生福德故碎其身而令供养，是故如来不受化身。一切诸佛悉无化生，云何独令我受化身？”

尔时，师子吼菩萨合掌长跪，右膝著地，以偈赞佛:

“如来无量功德聚，我今不能广宣说，
　今为众生演一分，唯愿哀愍听我说。

众生无明闇中行，具受无边百种苦，
世尊能令远离之，是故世称为大悲。
众生往返生死绳，放逸迷荒无安乐，
如来能施众安乐，是故永断生死绳。
佛能施众安乐故，自于已乐不贪乐，
为诸众生修苦行，是故世间兴供养。
见他受苦身战动，处在地狱不觉痛，
为诸众生受大苦，是故无胜无有量。
如来为众修苦行，成就具足满六度，
心处邪风不倾动，是故能胜世大士。
众生常欲得安乐，而不知修安乐因，
如来能教令修习，犹如慈父爱一子。
佛见众生烦恼患，心苦如母念病子，
常思离病诸方便，是故此身系属他。
一切众生行诸苦，其心颠倒以为乐，
如来演说真苦乐，是故称号为大悲。
世间皆处无明[穀-禾＋卵]，无有智嘴能破之，
如来智嘴能啄坏，是故名为最大子。
不为三世所摄持，无有名字及假号，
觉知涅槃甚深义，是故称佛为大觉。
有河洄澓没众生，无明所盲不知出，
如来自渡能渡彼，是故称佛大船师。
能知一切诸因果，亦复通达尽灭道，
常施众生病苦药，是故世称大医王。
外道邪见说苦行，因是能得无上乐，
如来演说真乐行，能令众生受快乐。
如来世尊破邪道，开示众生正真路，
行是道者得安乐，是故称佛为导师。
非自非他之所作，亦非共作无因作，
如来所说苦受事，胜于一切诸外道。
成就具足戒定慧，亦以此法教众生，
以法施时无妒吝，是故称佛无缘悲。
无所造作无因缘，获得无因无果报，
是故一切诸智者，称说如来不求报。
常共世间放逸行，而身不为放逸污，
是故名为不思议，世间八法不能污。
如来世尊无怨亲，是故其心常平等，
我师子吼赞大悲，能吼无量师子吼。

迦葉菩萨品第十二之一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怜愍一切众生，不调能调，不净能净，无归依者能作归依，未解脱者能令解脱，得八自在，为大医师，作大药王。善星比丘是佛菩萨时子，出家之后受持读诵分别解说十二部经，坏欲界结获得四禅，云何如来记说善星是一阐提、厮下之人、地狱劫住、不可治人？如来何故不先为其演说正法，后为菩萨？如来世尊若不能救善星比丘，云何得名有大慈愍、有大方便？"

佛言："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三子：其一子者，有信顺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于世间事能速了知。其第二子，不敬父母，无信顺心，利根智慧，于世间事能速了知。其第三子，不敬父母，无信顺心，钝根无智。父母若欲教告之时，应先教谁？先亲爱谁？当先教谁知世间事？"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应先教授有信顺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知世事者。其次第二，乃及第三。而彼二子虽无信心、恭敬之心，为愍念故，次复教之。"

"善男子，如来亦尔。其三子者，初喻菩萨，中喻声闻，后喻一阐提。如十二部经修多罗中微细之义，我先已为诸菩萨说；浅近之义，为声闻说；世间之义，为一阐提、五逆罪说，现在世中虽无利益，以怜愍故，为生后世诸善种子。善男子，如三种田：一者、渠流便易，无诸沙卤、瓦石、棘刺，种一得百；二者、虽无沙卤、瓦石、棘刺，渠流险难，收实减半；三者、渠流险难，多诸沙卤、瓦石、棘刺，种一得一，为藁草故。善男子，农夫春月，先种何田？"

"世尊，先种初田，次第二田，后及第三。初喻菩萨，次喻声闻，后喻一阐提。"

"善男子，譬如三器：一者、完，二者、漏，三者、破。若欲盛置乳酪水酥，先用何者？"

"世尊，应用完者，次用漏者，后及破者。其完净者喻菩萨僧，漏喻声闻，破喻一阐提。"

"善男子，如三病人俱至医所：一者、易治，二者、难治，三者、不可治。善男子，医若治者，当先治谁？"

"世尊，应先治易，次及第二，后及第三。何以故？为亲属故。其易治者喻菩萨僧；其难治者喻声闻僧；不可治者喻一阐提，现在世中虽无善果，以怜愍故，为种后世诸善子故。"

"善男子，譬如大王有三种马：一者、调壮大力；二者、不调，齿壮大力；三者、不调，羸老无力。王若乘者，当先乘谁？"

"世尊，应当先乘调壮大力，次用第二，后用第三。"

"善男子，调壮大力喻菩萨僧；其第二者喻声闻僧；其第三者喻一阐提，现在世中虽无利益，以怜愍故，为种后世诸善种子。善男子，如大施时有三人来：一者、贵族，聪明持戒；二者、中姓，钝根持戒；三者、下姓，钝根毁戒。善男子，是大施主应先施谁？"

"世尊，应先施于贵姓之子，利根持戒，次及第二，后及第三。

其第一者喻菩萨僧，其第二者喻声闻僧，其第三者喻一阐提。”

“善男子，如大狮子，杀香象时皆尽其力，杀兔亦尔，不生轻想。诸佛如来亦复如是，为诸菩萨及一阐提，演说法时，功用无二。

“善男子，我于一时住王舍城，善星比丘为我给使。我于初夜为天帝释演说法要，弟子法应后师眠卧。尔时，善星以我久坐，心生恶念。时王舍城小男小女若啼不止，父母则语：‘汝若不止，当将汝付薄拘罗鬼。’尔时，善星反被拘执而语我言：‘速入禅室，薄拘罗来。’我言：‘痴人，汝常不闻如来世尊无所畏耶？’尔时，帝释即语我言：‘世尊，如是人等亦复得入佛法中耶？’我即语言：‘憍尸迦，如是人者得入佛法，亦有佛性，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虽为是善星说法，而彼都无信受之心。

“善男子，我于一时在迦尸国尸婆富罗城，善星比丘为我给使。我时欲入彼城乞食，无量众生虚心渴仰欲见我迹，善星比丘寻随我后而毁灭之，既不能灭而令众生生不善心。我入城已，于酒家舍见一尼乾，蜷脊蹲地，飡食酒糟。善星比丘见已而言：‘世尊，世间若有阿罗汉者，是人最胜。何以故？是人所说无因无果。’我言：‘痴人，汝常不闻阿罗汉者，不饮酒、不害人、不欺诳、不偷盗、不淫泆。是人杀害父母，食啖酒糟，云何而言是阿罗汉？是人舍身必定当堕阿鼻地狱。阿罗汉者永断三恶，云何而言是阿罗汉？’善星即言：‘四大之性犹可转易，欲令是人必堕阿鼻，无有是处。’我言：‘痴人，汝常不闻诸佛如来诚言无二？’我虽为是善星说法，而彼绝无信受之心。

“善男子，我于一时与善星比丘住王舍城。尔时，城中有一尼乾名曰苦得，常作是言：‘众生烦恼无因无缘，众生解脱亦无因缘。’善星比丘复作是言：‘世尊，世间若有阿罗汉者，苦得为上。’我言：‘痴人，苦得尼乾实非罗汉，不能解了阿罗汉道。’善星复言：‘何因缘故，阿罗汉人于阿罗汉而生嫉妒？’我言：‘痴人，我于罗汉不生嫉妒，而汝自生恶邪见耳！若言苦得是罗汉者，却后七日当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于食吐鬼中，其同学辈当舆其尸，置寒林中。’尔时，善星即往苦得尼乾子所语言：‘长老，汝今知不？沙门瞿昙记汝七日当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于食吐鬼中，同学同师当舆汝尸置寒林中。长老，好善思惟，作诸方便，当令瞿昙堕妄语中。’尔时，苦得闻是语已即便断食，从初一日乃至六日满七日已便食黑蜜，食黑蜜已复饮冷水，饮冷水已腹痛而终，终已同学舆其尸丧置寒林中，即受食吐饿鬼之形在其尸边。善星比丘闻是事已至寒林中，见苦得身受食吐形，在其尸边蜷脊蹲地。善星语言：‘大德死耶？’苦得答言：‘我已死矣。’‘云何死耶？’答言：‘因腹痛死。’‘谁出汝尸？’答言：‘同学。’‘出置何处？’答言：‘痴人，汝今不识是寒林耶？’‘得何等身？’答言：‘我得食吐鬼身。善星谛听，如来善语、真语、时语、义语、法语。善星，如来口出如是实语，汝于尔时，云何不信？若有众生不信如来真实语者，彼亦当受如我此身。’尔时，善星即还我所，作如是言：‘世尊，

苦得尼乾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我言：‘痴人，阿罗汉者无有生处，云何而言苦得生于三十三天？”世尊，实如所言，苦得尼乾实不生于三十三天，今受食吐饿鬼之身。’我言：‘痴人，诸佛如来诚言无二。若言如来有二言者，无有是处。’善星即言：‘如来尔时虽作是说，我于是事都不生信。’善男子，我亦常为善星比丘说真实法，而彼绝无信受之心。

“善男子，善星比丘虽复读诵十二部经获得四禅，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义。亲近恶友退失四禅，失四禅已生恶邪见，作如是说：‘无佛、无法、无有涅槃。沙门瞿昙善知相法，是故能得知他人心。’我于尔时告善星言：‘我所说法初中后善，其言巧妙，字义真正，所说无杂，具足成就清净梵行。’善星比丘复作是言：‘如来虽复为我说法，而我真实谓无因果。’善男子，汝若不信如是事者，善星比丘今者近在尼连禅河，可共往问。”

尔时，如来即与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遥见如来，见已即生恶邪之心，以恶心故，生身陷入堕阿鼻狱。

“善男子，善星比丘虽入佛法无量宝聚，空无所获，乃至不得一法之利，以放逸故，恶知识故。譬如有人虽入大海，多见众宝而无所得，以放逸故。又如入海，虽见宝聚，自戮而死，或为罗刹恶鬼所杀。善星比丘亦复如是，入佛法已，为恶知识罗刹大鬼之所杀害。善男子，是故如来以怜愍故，常说善星多诸放逸。善男子，若本贫穷，于是人所虽生怜愍，其心则薄；若本巨富，后失财物，于是人所生于怜愍，其心则厚。善星比丘亦复如是，受持读诵十二部经获得四禅，然后退失甚可怜愍。是故我说善星比丘多诸放逸，多放逸故断诸善根。我诸弟子有见闻者，于是人所无不生于重怜愍心，如初巨富后失财者。我于多年常与善星共相随逐，而彼自生恶邪之心，以恶邪故不舍恶见。

“善男子，我从昔来，见是善星有少善根如毛发许，终不记彼断绝善根，是一阐提、厮下之人、地狱劫住。以其宣说无因无果、无有作业，尔乃记彼永断善根，是一阐提、厮下之人、地狱劫住。善男子，譬如有人没圊厕中，有善知识以手挠之，若得首发便欲拔出，久求不得，尔乃息意；我亦如是，求觅善星微少善根便欲拔济，终日求之，乃至不得如毛发许，是故不得拔其地狱。”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来何故记彼当堕阿鼻地狱？”

“善男子，善星比丘多有眷属，皆谓善星是阿罗汉，是得道果。我欲坏彼恶邪心故，记彼善星以放逸故堕于地狱。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所说真实无二。何以故？若佛所记当堕地狱，若不堕者，无有是处。声闻、缘觉所记莂者，则有二种，或虚或实。如目揵连在摩伽陀国遍告诸人，却后七日天当降雨，时竟不雨；复记牸牛当生白犊，及其产时，乃产驳犊；记生男者，后乃产女。善男子，善星比丘常为无量诸众生等，宣说一切无善恶果，尔时永断一切善根，乃至无有如毛

发许。善男子，我久知是善星比丘当断善根，犹故共住满二十年畜养共行。我若远弃不近左右，是人当教无量众生造作恶业。是名如来第五解力。”

“世尊，一阐提辈以何因缘无有善法？”

“善男子，一阐提辈断善根故。众生悉有信等五根，而一阐提辈永断灭故。以是义故，杀害蚁子犹得杀罪，杀一阐提无有杀罪。”

“世尊，一阐提者终无善法，是故名为一阐提耶？”

佛言：“如是，如是。”

“世尊，一切众生有三种善，所谓过去、未来、现在。一阐提辈亦不能断未来善法，云何说言断诸善法名一阐提耶？”

“善男子，断有二种：一者、现在灭，二者、现在障于未来。一阐提辈具足二断，是故我言断诸善根。善男子，譬如有人没圊厕中，唯有一发毛头未没，虽复一发毛头未没，而一毛头不能胜身；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未来世当有善根，而不能救地狱之苦，未来之世虽可救拔，现在之世无如之何，是故名为不可救济。以佛性因缘则可得救。佛性者，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是故佛性不可得断。如朽败子不能生芽，一阐提辈亦复如是。”

“世尊，一阐提辈不断佛性，佛性亦善，云何说言断一切善？”

“善男子，若诸众生现在世中有佛性者，则不得名一阐提也。如世间中众生我性，佛性是常，三世不摄，三世若摄名为无常。佛性未来以当见故，故言众生悉有佛性。以是义故，十住菩萨具足庄严，乃得少见。”

迦葉菩萨言：“世尊，佛性者常犹如虚空，何故如来说言未来？如来若言一阐提辈无善法者，一阐提辈于其同学、同师，父母、亲族、妻子，岂当不生爱念心耶？如其生者，非是善乎？”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快发斯问。佛性者犹如虚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一切众生有三种身，所谓过去、未来、现在。众生未来具足庄严清净之身得见佛性，是故我言佛性未来。善男子，我为众生或时说因为果，或时说果为因，是故经中说命为食，见色为触，未来身净故说佛性。”

“世尊，如佛所说义如是者，何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众生佛性，虽现在无不可言无；如虚空性，虽无现在不得言无。一切众生虽复无常，而是佛性常住无变。是故我于此经中说，众生佛性非内非外，犹如虚空非内非外。如其虚空有内外者，虚空不名为一为常，亦不得言一切处有。虚空虽复非内非外，而诸众生悉皆有之，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如汝所言，一阐提辈有善法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一阐提辈若有身业、口业、意业、取业、求业、施业、解业，如是等业悉是邪业。何以故？不求因果故。善男子，如呵梨勒果，根茎枝叶华实悉苦，一阐提业亦复如是。

“善男子，如来具足知诸根力，是故善能分别众生上中下根，能

知是人转下作中，能知是人转中作上，能知是人转上作中，能知是人转中作下，是故当知众生根性无有决定。以无定故，或断善根，断已还生。若诸众生根性定者，终不先断，断已复生，亦不应说一阐提辈堕于地狱，寿命一劫。善男子，是故如来说，一切法无有定相。”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具足知诸根力，定知善星当断善根，以何因缘听其出家？”

佛言：“善男子，我于往昔初出家时，吾弟难陀，从弟阿难、调婆达多，子罗睺罗，如是等辈皆悉随我出家修道。我若不听善星出家，其人次当得绍王位，其力自在当坏佛法，以是因缘，我便听其出家修道。善男子，善星比丘若不出家，亦断善根于无量世都无利益。今出家已，虽断善根能受持戒，供养恭敬耆旧长宿有德之人，修习初禅乃至四禅，是名善因。如是善因能生善法，善法既生能修习道，既修习道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听善星出家。善男子，若我不听善星比丘出家受戒，则不得称我为如来具足十力。

“善男子，佛观众生具足善法及不善法。是人虽具如是二法，不久能断一切善根具不善根。何以故？如是众生不亲善友，不听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行，以是因缘，能断善根具不善根。善男子，如来复知是人现世若未来世少壮老时，当近善友听受正法苦集灭道，尔时则能还生善根。善男子，譬如有泉去村不远，其水甘美具八功德，有人热渴欲往泉所，边有智者观是渴人，必定无疑当至水所。何以故？无异路故。如来世尊观诸众生亦复如是。是故如来名为具足知诸根力。”

尔时，世尊取地少土，置之爪上，告迦葉言：“是土多耶？十方世界地土多乎？”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爪上土者，不比十方所有土也。”

“善男子，有人舍身还得人身，舍三恶身得受人身，诸根完具生于中国，具足正信能修习道，修习道已能得解脱，得解脱已能入涅槃，如爪上土；舍人身已得三恶身，舍三恶身得三恶身，诸根不具生于边地，信邪倒见修习邪道，不得解脱常乐涅槃，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男子，护持禁戒精勤不懈，不犯四重，不作五逆，不用僧鬘物，不作一阐提，不断善根，信如是等涅槃经典，如爪上土；毁戒懈怠，犯四重禁，作五逆罪，用僧鬘物，作一阐提，断诸善根，不信是经，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男子，如来善知众生如是上中下根，是故称佛具知根力。”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具足是知根力，是故能知一切众生上中下根利钝差别，知现在世众生诸根，亦知未来众生诸根。如是众生于佛灭后作如是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或不毕竟入于涅槃；或说有我，或说无我；或有中阴，或无中阴；或说有退，或说无退；或言如来身是有为，或言如来身是无为；或有说言十二因缘是有为法，

或说因缘是无为法；或说心是有常，或说心是无常；或有说言，受五欲乐能障圣道，或说不遮；或说世第一法唯是欲界，或说三界；或说布施唯是意业，或有说言即是五阴；或有说言有三无为，或有说言无三无为；复有说言或有造色，复有说言或无造色；或有说言有无作色，或有说言无无作色；或有说言有心数法，或有说言无心数法；或有说言有五种有，或有说言有六种有；或有说言八戒斋法，优婆塞戒具足受得，或有说言不具受得；或说比丘犯四重已，比丘戒在，或说不在；或有说言须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罗汉人皆得佛道，或言不得；或说佛性即众生有，或说佛性离众生有；或有说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一阐提等皆有佛性，或说言无；或有说言有十方佛，或有说言无十方佛。如其如来具足成就知根力者，何故今日不决定说？”

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如是之义非眼识知，乃至非意识知，乃是智慧之所能知。若有智者，我于是人终不作二，是亦谓我不作二说。于无智者作不定说，而是无智亦复谓我作不定说。善男子，如来所有一切善行，悉为调伏诸众生故。譬如医王，所有医方，悉为疗治一切病苦。

“善男子，如来世尊为国土故，为时节故，为他语故，为诸人故，为众根故，于一法中作二种说，于一名法说无量名，于一义中说无量名，于无量义说无量名。云何一名说无量名？犹如涅槃，亦名涅槃，亦名无生，亦名无出，亦名无作，亦名无为，亦名归依，亦名窟宅，亦名解脱，亦名光明，亦名灯明，亦名彼岸，亦名无畏，亦名无退，亦名安处，亦名寂静，亦名无相，亦名无二，亦名一行，亦名清凉，亦名无闇，亦名无碍，亦名无诤，亦名无浊，亦名广大，亦名甘露，亦名吉祥，是名一名作无量名。云何一义说无量名？犹如帝释，亦名帝释，亦名憍尸迦，亦名婆蹉婆，亦名富兰陀罗，亦名摩佉婆，亦名因陀罗，亦名千眼，亦名舍脂夫，亦名金刚，亦名宝顶，亦名宝幢，是名一义说无量名。云何于无量义说无量名？如佛如来亦名如来，义异名异亦名阿罗呵，义异名异亦名三藐三佛陀，义异名异亦名船师，亦名导师，亦名正觉，亦名明行足，亦名大师子王，亦名沙门，亦名婆罗门，亦名寂静，亦名施主，亦名到彼岸，亦名大医王，亦名大象王，亦名大龙王，亦名施眼，亦名大力士，亦名大无畏，亦名宝聚，亦名商主，亦名得脱，亦名大丈夫，亦名天人师，亦名大分陀利，亦名独无等侣，亦名大福田，亦名大智慧海，亦名无相，亦名具足八智，如是一切义异名异。善男子，是名无量义中说无量名。复有一义说无量名，所谓如阴，亦名为阴，亦名颠倒，亦名为谛，亦名四念处，亦名四食，亦名四识住处，亦名为有，亦名为道，亦名为时，亦名众生，亦名为世，亦名第一义，亦名三修谓身、戒、心，亦名因果，亦名烦恼，亦名解脱，亦名十二因缘，亦名声闻、辟支佛，亦名地狱、饿鬼、畜生、人、天，亦名过去、现在、未来，是名一义

说无量名。

“善男子，如来世尊为众生故，广中说略，略中说广，第一义谛说为世谛，说世谛法为第一义谛。云何名为广中说略？如告比丘：‘我今宣说十二因缘。云何名为十二因缘？所谓因果。’云何名为略中说广？如告比丘：‘我今宣说苦集灭道：苦者所谓无量诸苦，集者所谓无量烦恼，灭者所谓无量解脱，道者所谓无量方便。’云何名为第一义谛说为世谛？如告比丘：‘吾今此身有老病死。’云何名为世谛说为第一义谛？如告憍陈如：‘汝得法故，名阿若憍陈如。’是故随人、随意、随时，故名如来知诸根力。善男子，我若当于如是等义作定说者，则不得称我为如来具知根力。

“善男子，有智之人当知香象所负，非驴所胜。一切众生所行无量，是故如来种种为说无量之法。何以故？众生多有诸烦恼故。若使如来说于一行，不名如来具足成就知诸根力。是故我于余经中说，五种众生不应还为说五种法，为不信者不赞正信，为毁禁者不赞持戒，为悭贪者不赞布施，为懈怠者不赞多闻，为愚痴者不赞智慧。何以故？智者若为是五种人说是五事，当知说者不得具足知诸根力，亦不得名怜愍众生。何以故？是五种人闻是事已，生不信心、恶心、瞋心，以是因缘于无量世受苦果报，是故不名怜愍众生具知根力。是故我先于余经中告舍利弗：‘汝慎无为利根之人广说法语，钝根之人略说法也。’舍利弗言：‘世尊，我但为怜愍故说，非是具足根力故说。’善男子，广略说法，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善男子，如汝所言，佛涅槃后，诸弟子等各异说者，是人皆以颠倒因缘不得正见，是故不能自利利他。善男子，是诸众生非唯一性、一行、一根、一种国土、一善知识，是故如来为彼种种宣说法要。以是因缘，十方三世诸佛如来，为众生故开示演说十二部经。善男子，如来说是十二部经，非为自利，但为利他，是故如来第五力者名为解力。是二力故，如来深知是人现在能断善根，是人后世能断善根，是人现在能得解脱，是人后世能得解脱，是故如来名无上力士。”

“善男子，若言如来毕竟涅槃、不毕竟涅槃，是人不解如来意故作如是说。善男子，是香山中有诸仙人五万三千，皆于过去迦葉佛所修诸功德未得正道，亲近诸佛听受正法。如来欲为如是人故，告阿难言：‘过三月已，吾当涅槃。’诸天闻已，其声展转乃至香山，诸仙闻已即生悔心，作如是言：‘云何我等得生人中不亲近佛？诸佛如来出世甚难如优昙华，我今当往至世尊所听受正法。’善男子，尔时，五万三千诸仙即来我所，我时即为如应说法：‘诸大士，色是无常。何以故？色之因缘是无常故。无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识亦如是。’尔时，诸仙闻是法已，即时获得阿罗汉果。

“善男子，拘尸那竭有诸力士三十万人，无所系属，自恃憍恣色力命财狂醉乱心。善男子，我为调伏诸力士故，告目连言：‘汝当调伏

如是力士。’时目揵连敬顺我教，于五年中种种教化，乃至不能令一力士受法调伏。是故我复为彼力士告阿难言：‘过三月已，吾当涅槃。’善男子，时诸力士闻是语已，相与集聚平治道路。过三月已，我时便从毗舍离国至拘尸那城，中路遥见诸力士辈，即自化身为沙门像往力士所，作如是言：‘诸童子，作何事耶？’力士闻已，皆生瞋恨，作如是言：‘沙门，汝今云何谓我等辈为童子耶？’我时语言：‘汝今大众三十万人，尽其身力，不能移此微末小石，云何不名为童子乎？’诸力士言：‘汝若谓我为童子者，当知汝即是大人也。’善男子，我于尔时，以足二指掘出此石。是诸力士见是事已，即于已身生轻劣想，复作是言：‘沙门，汝今复能移徙此石，令出道不？’我言：‘童子，何因缘故严治此道？’诸力士言：‘沙门，汝不知耶？释迦如来当由此路至娑罗林入于涅槃，以是因缘我等平治。’我时赞言：‘善哉！善哉！童子，汝等已发如是善心，吾当为汝除去此石。’我时以手举掷大石，高至阿迦尼咤。时诸力士见石在空，皆生惊怖，寻欲四散。我复告言：‘诸力士等，汝今不应生恐怖心各欲散去。’诸力士言：‘沙门，若能救护我者，我当安住。’尔时，我复以手接石置之右掌。力士见已心生欢喜，复作是言：‘沙门，是石常耶？是无常乎？’我于尔时以口吹之，石即散坏犹如微尘。力士见已唱言：‘沙门，是石无常。’即生愧心而自考责：‘云何我等恃怙自在色力命财而生憍慢？’我知其心即舍化身，还复本形而为说法。力士见已，一切皆发菩提之心。

“善男子，拘尸那竭有一工巧，名曰纯陀。是人先于迦葉佛所发大誓愿：‘释迦如来入涅槃时，我当最后奉施饮食。’是故我于毗舍离国，顾命比丘优婆摩那：‘善男子，过三月已，吾当于彼拘尸那竭娑罗双树入般涅槃，汝可往告纯陀令知。’

“善男子，王舍城中有五通仙，名须跋陀，年百二十，常自称是一切智人，生大憍慢，已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我亦为欲调伏彼故，告阿难言：‘过三月已，吾当涅槃。须跋闻已，当来我所生信敬心，我当为彼说种种法。其人闻已当得尽漏。’

“善男子，罗阅耆王频婆娑罗，其王太子名曰善见，业因缘故生恶逆心，欲害其父而不得便。尔时，恶人提婆达多亦因过去业因缘故，复于我所生不善心欲害于我，即修五通不久获得，与善见太子共为亲厚。为太子故现作种种神通之事，从非门出，从门而入，从门而出，非门而入，或时示现象马牛羊男女之身。善见太子见已，即生爱心、喜心、敬信之心，为是事故，严设种种供养之具而供养之，又复白言：‘大师圣人，我今欲见曼陀罗华。’时调婆达多即便往至三十三天，从彼天人而求索之，其福尽故都无与者。既不得华，作是思惟：‘曼陀罗树无我、我所，我若自取，当有何罪？’即前欲取便失神通，还见己身在王舍城，心生惭愧，不能复见善见太子。复作是念：‘我今当往至如来所求索大众，佛若听者，我当随意教诏敕使舍利弗等。’尔时，提婆达多便来我所，作如是言：‘唯愿如来，以此大众

付嘱于我，我当种种说法教化令其调伏。’我言：‘痴人，舍利弗等，聪明大智，世所信伏，我犹不以大众付嘱，况汝痴人食唾者乎？’时提婆达复于我所倍生恶心，作如是言：‘瞿昙，汝今虽复调伏大众，势亦不久，当见磨灭。’作是语已，大地即时六返震动。提婆达多寻时躄地，于其身边出大暴风，吹诸尘土而污坌之。提婆达多见恶相已，复作是言：‘若我此身现世必入阿鼻地狱，我要当报如是大怨。’时提婆达多寻起往至善见太子所，善见见已即问：‘圣人，何故颜容憔悴，有忧色耶？’提婆达言：‘我常如是，汝不知乎？’善见答言：‘愿说其意，何因缘尔？’提婆达言：‘我今与汝极成亲爱，外人骂汝，以为非理，我闻是事，岂得不忧？’善见太子复作是言：‘国人云何骂辱于我？’提婆达言：‘国人骂汝为未生怨。’善见复言：‘何故名我为未生怨？谁作此名？’提婆达言：‘汝未生时，一切相师皆作是言，是儿生已当杀其父，是故外人皆悉号汝为未生怨。一切内人护汝心故，谓为善见。韦提夫人闻是语已，既生汝身，于高楼上弃之于地，坏汝一指，以是因缘，人复号汝为婆罗留枝。我闻是已，心生愁愦，而复不能向汝说之。’提婆达多以如是等种种恶事教令杀父：‘若汝杀父，我亦能杀瞿昙沙门。’善见太子问一大臣，名曰雨行：‘大王何故为我立字作未生怨？’大臣即为说其本末，如提婆达所说无异。善见闻已，即与大臣收其父王，闭之城外，以四种兵而守卫之。韦提夫人闻是事已即至王所，诸守王人遮不听入。尔时，夫人生瞋恚心，便呵骂之。时诸守人即告太子：‘大王，夫人欲得往见父王，不审听不？’善见闻已，复生瞋嫌，即往母所，前牵母发，拔刀欲斫。尔时，耆婆白言：‘大王，有国已来，罪虽极重不及女人，况所生母？’善见太子闻是语已，为耆婆故即便放舍，遮断父王衣服、卧具、饮食、汤药，过七日已，王命便终。善见太子见父丧已，方生悔心，雨行大臣复以种种恶邪之法而为说之：‘大王，一切业行都无有罪，何故今者而生悔心？’耆婆复言：‘大王，当知如是业者罪兼二种：一者、杀害父王，二者、杀须陀洹。如是罪者，除佛更无能除灭者。’善见王言：‘如来清净无有秽浊，我等罪人云何得见？’善男子，我知是事，故告阿难：‘过三月已，吾当涅槃。善见闻已即来我所，我为说法，重罪得薄，获无根信。’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故作是言：‘如来定说毕竟涅槃。’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四

迦葉菩萨品第十二之二

“善男子，菩萨二种：一者、实义，二者、假名。假名菩萨闻我三月当入涅槃，皆生退心而作是言：‘如其如来无常不住，我等何为为是事故，无量世中受大苦恼？如来世尊成就具足无量功德，尚不能坏

如是死魔，况我等辈当能坏耶？’善男子，是故我为如是菩萨而作是言：‘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定言：‘如来终不毕竟入于涅槃。’

“善男子，有诸众生生于断见，作如是言：‘一切众生身灭之后，善恶之业无有受者。’我为是人作如是言：‘善恶果报实有受者。’云何知有？善男子，过去之世拘尸那竭，有王名曰善见，作童子时经八万四千岁，作太子时八万四千岁，及登王位亦八万四千岁，于独处坐作是思惟：‘众生薄福，寿命短促，常有四怨而随逐之，不自觉知，犹故放逸，是故我当出家修道，断绝四怨生老病死。’即敕有司，于其城外作七宝堂，作已便告群臣百官、宫内妃后、诸子眷属：‘汝等当知，我欲出家，能见听不？’尔时，大臣及其眷属各作是言：‘善哉！大王，今正是时。’时善见王将一使人独住堂上，复经八万四千年中修习慈心。是慈因缘，于后八万四千世中，次第得作转轮圣王，三十世中作释提桓因，无量世中作诸小王。善男子，尔时，善见岂异人乎？莫作斯观，即我身是。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有我及有我所。’又我一时为诸众生说言：‘我者，即是性也。所谓内外因缘、十二因缘、众生五阴、心界世间、功德业行、自在天世，即名为我。’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有我。’

“善男子，复于异时有一比丘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云何名我？谁是我耶？何缘故我？’我时即为比丘说言：‘比丘，无我、我所。眼者即是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其生之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虽有业果，无有作者，无有舍阴及受阴者。如汝所问，云何我者？我即期也。谁是我者？即是业也。何缘我者？即是爱也。比丘，譬如二手相拍，声出其中；我亦如是，众生、业、爱三因缘故名之为我。比丘，一切众生色不是我，我中无色，色中无我，乃至识亦如是。比丘，诸外道辈虽说有我，终不离阴；若说离阴别有我者，无有是处。一切众生行如幻化、热时之焰。比丘，五阴皆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善男子，尔时，多有无量比丘观此五阴无我、我所，得阿罗汉果。’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无我。’

“善男子，我于经中复作是言：‘三事和合得受是身：一父、二母、三者中阴。是三和合得受是身。’或时复说：‘阿那含人现般涅槃，或于中阴入般涅槃。’或复说言：‘中阴身根具足明了，皆因往业如净醍醐。’善男子，我或时说：‘弊恶众生所受中阴，如世间中粗涩氀褐。纯善众生所受中阴，如波罗奈所出白氎。’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中阴。’

“善男子，我复为彼逆罪众生而作是言：‘造五逆者，舍身直入阿鼻地狱。’我复说言：‘昙摩留枝比丘，舍身直入阿鼻地狱，于其中间无止宿处。’我复为彼犊子梵志说言：‘梵志，若有中阴，则有六

有。’我复说言：‘无色众生无有中阴。’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定无中阴。’

“善男子，我于经中复说有退，何以故？因于无量懈怠懒惰诸比丘等不修道故，说退五种：一者、乐于多事，二者、乐说世事，三者、乐于睡眠，四者、乐近在家，五者、乐多游行。以是因缘令比丘退。说退因缘复有二种：一内、二外。阿罗汉人虽离内因，不离外因，以外因缘故则生烦恼，生烦恼故则便退失。复有比丘名曰瞿抵，六返退失，退已惭愧，复更进修，第七即得，得已恐失，以刀自害。我复或说有时解脱，或说六种阿罗汉等。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有退。’

“善男子，经中复说：‘譬如焦炭，不还为木，亦如瓶坏，更无瓶用；烦恼亦尔，阿罗汉断，终不还生。’亦说：‘众生生烦恼因，凡有三种：一者、未断烦恼，二者、不断因缘，三者、不善思惟。而阿罗汉无二因缘，谓断烦恼，无不善思惟。’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无退。’

“善男子，我于经中说：‘如来身凡有二种：一者、生身，二者、法身。言生身者，即是方便应化之身，如是身者可得言是生老病死、长短黑白、是此是彼、是学无学。’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佛身是有为法。”法身即是常乐我净，永离一切生老病死，非白非黑，非长非短，非此非彼，非学非无学。若佛出世及不出世，常住不动，无有变易。’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佛身是无为法。’

“善男子，我经中说：‘云何名为十二因缘？从无明生行，从行生识，从识生名色，从名色生六入，从六入生触，从触生受，从受生爱，从爱生取，从取生有，从有生生，从生则有老死忧苦。’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十二缘定是有为。’我又一时告喻比丘而作是言：‘十二因缘，有佛无佛，性相常住。善男子，有十二缘不从缘生，有从缘生非十二缘，有从缘生亦十二缘，有非缘生非十二缘。有十二缘非缘生者，谓未来世十二支也。有从缘生非十二缘者，谓阿罗汉所有五阴。有从缘生亦十二缘者，谓凡夫人所有五阴、十二因缘。有非缘生非十二缘者，谓虚空、涅槃。’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十二缘定是无为。’

“善男子，我经中说：‘一切众生作善恶业，舍身之时，四大于此即时散坏。纯善业者，心即上行。纯恶业者，心即下行。’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心定常。’

“善男子，我于一时为频娑婆罗王而作是言：‘大王当知，色是无常。何以故？从无常因而得生故。是色若从无常因生，智者云何说言是常？若色是常，不应坏灭生诸苦恼。今见是色散灭破坏，是故当知色是无常，乃至识亦如是。’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心定断。’

“善男子，我经中说：‘我诸弟子受诸香华、金银、宝物、妻子、奴婢、八不净物获得正道，得正道已，亦不舍离。’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定言：‘如来说受五欲不妨圣道。’又我一时复作是说：‘在家之人得正道者，无有是处。’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受五欲定遮正道。’

“善男子，我经中说：‘远离烦恼，未得解脱，犹如欲界修习世间第一法也。’善男子，我诸弟子闻作是说，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第一法唯是欲界。’又复我说：‘暖法、顶法、忍法、世间第一法，在于初禅至第四禅。’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如是法在于色界。’又复我说：‘诸外道等先已得断四禅烦恼，修习暖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观四真谛得阿那含果。’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第一法在无色界。’

“善男子，我经中说：‘四种施中有三种净：一者、施主信因、信果、信施，受者不信因果与施；二者、受者信因、果、施，施主不信因果及施；三者、施主受者二俱有信；四者、施主受者二俱不信。是四种施，初三种净。’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施唯意。’

“善男子，我于一时复作是说：‘施者施时以五事施。何等为五？一者、施色，二者、施力，三者、施安，四者、施命，五者、施辩。以是因缘，施主还得五事果报。’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施即五阴。’

“善男子，我于一时宣说：‘涅槃即是远离，烦恼永尽灭无遗余。犹如灯灭更无法生，涅槃亦尔。言虚空者即无所有，譬如世间无所有故名为虚空。非智缘灭即无所有，如其有者应有因缘，有因缘故应有尽灭，以其无故，无有尽灭。’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无三无为。’

“善男子，我于一时为目揵连而作是言：‘目连，夫涅槃者，即是章句，即是足迹，是毕竟处，是无所畏，即是大师，即是大果，是毕竟智，即是大忍无碍三昧，是大法界，是甘露味，即是难见。目连，若说无涅槃者，云何有人生诽谤者堕于地狱？’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涅槃。’复于一时，我为目连而作是说：‘目连，眼不牢固，至身亦尔皆不牢固。不牢固故名为虚空，食下回转消化之处，一切音声皆名虚空。’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决定说有虚空无为。’复于一时为目连说：‘目连，有人未得须陀洹果住忍法时，断于无量三恶道报，当知不从智缘而灭。’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决定说有非智缘灭。’

“善男子，我又一时为跋波比丘说：‘跋波若比丘，观色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近若远、若粗若细，如是等色非我、我所。若有比丘如是观已，能断色爱。’跋波又言：‘云何名色？’我言：‘四大

名色，四阴名名。’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决定说言色是四大。’

“善男子，我复说言：‘譬如因镜则有像现，色亦如是，因四大造，所谓粗细、涩滑、青黄赤白、长短、方圆、斜角、轻重、寒热、饥渴、烟云、尘雾，是名造色，犹如响像。’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四大则有造色，或有四大无有造色。’

“善男子，往昔一时，菩提王子作如是言：‘若有比丘护持禁戒，若发恶心，当知是时失比丘戒。’我时语言：‘菩提王子，戒有七种，从于身口有无作色。以是无作色因缘故，其心虽在恶无记中，不名失戒，犹名持戒。以何因缘名无作色？非异色因不作异色因果。’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有无作色。’

“善男子，我于余经作如是言：‘戒者，即是遮制恶法。若不作恶，是名持戒。’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决定宣说无无作色。’

“善男子，我于经中作如是说：‘圣人色阴乃至识阴，皆是无明因缘所出。一切凡夫亦复如是，从无明生爱，当知是爱即是无明；从爱生取，当知是取即无明、爱；从取生有，是有即是无明、爱、取；从有生受，当知是受即是行有；从受因缘生于名色、无明、爱、取、有、行、受、触、识、六入等，是故受者即十二支。’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无心数。’

“善男子，我于经中作如是说：‘从眼、色、明、恶欲等四，则生眼识。言恶欲者，即是无明。欲性求时即名为爱，爱因缘取，取名为业，业因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想。受、爱、信、精进、定、慧，如是等法，因触而生，然非是触。’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心数。’

“善男子，我或时说唯有一有，或说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至二十五。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五有，或言六有。

“善男子，我往一时住迦毗罗卫尼拘陀林时，释摩男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云何名为优婆塞也？’我即为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诸根完具，受三归依，是则名为优婆塞也。’释摩男言：‘世尊，云何名为一分优婆塞？’我言：‘摩男，若受三归及受一戒，是名一分优婆塞也。’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优婆塞戒不具受得。’

“善男子，我于一时住恒河边。尔时，迦旃延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教众生令受斋法，或一日、或一夜、或一时、或一念，如是之人成斋不耶？’我言：‘比丘，是人得善，不名得斋。’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八戒斋具受乃得。’

“善男子，我于经中作如是说：‘若有比丘犯四重已，不名比丘，名破比丘、亡失比丘，不复能生善芽种子。譬如焦种不生果实，如多罗树头若断坏则不生果，犯重比丘亦复如是。’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

解我意，唱言：‘如来说诸比丘，犯重禁已，失比丘戒。’

“善男子，我于经中为纯陀说四种比丘：一者、毕竟到道，二者、示道，三者、受道，四者、污道。犯四重者即是污道。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诸比丘犯四重已，不失禁戒。’

“善男子，我于经中告诸比丘：‘一乘、一道、一行、一缘。如是一乘乃至一缘，能为众生作大寂静，永断一切系缚愁苦、苦及苦因，令一切众到于一有。’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须陀洹乃至阿罗汉人皆得佛道。’

“善男子，我于经中说：‘须陀洹人，人间天上七返往来便般涅槃。斯陀含人，一受人天便般涅槃。阿那含人，凡有五种，或有中间般涅槃者，乃至上流般涅槃者。阿罗汉人凡有二种，一者现在，二者未来，现在亦断烦恼五阴，未来亦断烦恼五阴。’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须陀洹至阿罗汉不得佛道。’

“善男子，我于此经说言：‘佛性具有六事：一常、二实、三真、四善、五净、六可见。’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说言：‘众生佛性犹如虚空。虚空者，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内非外，非是色声香味触摄，佛性亦尔。’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复说：‘众生佛性，犹如贫女宅中宝藏，力士额上金刚宝珠，转轮圣王甘露之泉。’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复说：‘犯四重禁、一阐提人、谤方等经、作五逆罪皆有佛性。如是众生都无善法，佛性是善。’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复说：‘众生者即是佛性。何以故？若离众生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与波斯匿王说于象喻，如盲说象，虽不得象，然不离象，众生说色乃至说识是佛性者亦复如是，虽非佛性，非不佛性。如我为王说箜篌喻，佛性亦尔。’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作种种说，如盲问乳。佛性亦尔，以是因缘或有说言，犯四重禁、谤方等经、作五逆罪、一阐提等悉有佛性，或说言无。

“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言：‘一人出世多人利益，一国土中二转轮王，一世界中二佛出世，无有是处。一四天下八四天王，乃至二他化自在天，亦无是处。’然我乃说从阎浮提、阿鼻地狱上至阿迦腻咤天。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无十方佛。’我亦于诸大乘经中说有十方佛。”

“善男子，如是诤讼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若人于是生疑心者，犹能摧坏无量烦恼如须弥山。若于是中生决定者，是名执著。”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执著？"

佛言："善男子，如是之人，若从他闻，若自寻经，若他故教，于所著事，不能放舍，是名执著。"

迦葉复言："世尊，如是执著，为是善耶？是不善乎？"

"善男子，如是执著不名为善。何以故？不能摧坏诸疑网故。"

迦葉复言："世尊，如是人者，本自不疑，云何说言不坏疑网？"

"善男子，夫不疑者，即是疑也。"

"世尊，若有人谓须陀洹人不堕三恶，是人亦当名著、名疑？"

"善男子，是可名定，不得名疑。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先见人树，后时夜行遥见机根，便生疑想：'人耶？树耶？'善男子，如人先见比丘、梵志，后时于路遥见比丘，即生疑想：'是沙门耶？是梵志乎？'善男子，如人先见牛与水牛，后遥见牛，便生疑想：'彼是牛耶？是水牛乎？'善男子，一切众生先见二物，后便生疑。何以故？心不了故。我亦不说须陀洹人有堕三恶、不堕三恶，是人何故生于疑心？"

迦葉言："世尊，如佛所说，要先见已然后疑者。有人未见二种物时亦复生疑。何等是耶？所谓涅槃。世尊，譬如有人路遇浊水，然未曾见而亦生疑：'如是水者，深耶？浅耶？'是人未见，云何生疑？"

"善男子，夫涅槃者即是断苦，非涅槃者即是苦也。一切众生见有二种，见苦、非苦。苦非苦者，即是饥渴、寒热、瞋喜、病瘦安隐、老壮生死、系缚解脱、恩爱别离、怨憎聚会。众生见已即便生疑：'当有毕竟远离如是苦恼事不？'是故众生于涅槃中而生疑也。汝意若谓是人先来未见浊水云何疑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是人先于余处见已，是故于此未曾到处而复生疑。"

"世尊，是人先见深浅处时已不生疑，于今何故而复生疑？"

佛言："善男子，本未行故所以生疑，是故我言不了故疑。"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疑即是著，著即是疑，为是谁耶？"

"善男子，断善根者。"

迦葉言："世尊，何等人辈能断善根？"

"善男子，若有聪明黠慧利根能善分别，远离善友，不听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住，如是之人能断善根，离是四事，心自思惟：'无有施物。何以故？施者即是舍于财物。若施有报，当知施主常应贫穷。何以故？子果相似故。'是故说言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是则名为断善根也。复作是念：'施主、受者及以财物，三事无常，无有停住。若无停住，云何说言此是施主、受者、财物？若无受者，云何得果？以是义故，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复作是念：'施者施时有五事施，受者受已或时作善或作不善，而是施主亦复不得善不善果。如世间法，从子生果，果还作子，因即施主，果即受者，而是受者不能以此善不善法令施主得，以是义故，无

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复作是念：‘无有施物。何以故？施物无记。若是无记，云何而得善果报耶？无善恶果即是无记。财若无记，当知即无善恶果报，是故无施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复作是念：‘施者即意。若是意者，无见无对非是色法。若非是色，云何可施？是故无施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复作是念：‘施主若为佛像、天像、命过父母而行施者，即无受者。若无受者，应无果报。若无果报，是为无因。若无因者，是为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

“复作是念：‘无父无母。若言父母是众生因生众生者，理应常生，无有断绝。何以故？因常有故。然不常生，是故当知无有父母。’复作是念：‘无父无母。何以故？若众生身因父母有，一人应具男女二根。然无具者，当知众生非因父母。’复作是念：‘非因父母而生众生。何以故？眼见众生不似父母，谓身色心威仪进止，是故父母非众生因。’复作是念：‘一切世间有四种无：一者、未生名无，如泥团时，未有瓶用；二者、灭已名无，如瓶坏已，是名为无；三者、各异互无，如牛中无马，马中无牛；四者、毕竟名无，如兔角龟毛。众生父母亦复如是，同此四无。若言父母众生因者，父母死时，子不必死，是故父母非众生因。’复作是念：‘若言父母众生因者，应因父母常生众生，然而复有化生、湿生，是故当知非因父母生众生也。’复作是念：‘自有众生非因父母而得生长，譬如孔雀闻雷震声而便得娠，又如青雀饮雄雀尿而便得娠，如命命鸟见雄者舞即便得娠。’作是念时，如其不遇善知识者，当知是人能断善根。

“复作是念：‘一切世间无善恶果。何以故？有诸众生具十善法，乐于惠施，勤修功德，是人亦复瘆病集身，中年夭丧，财物损失，多诸忧苦。有行十恶，悭贪嫉妒，懒惰懈怠，不修诸善，身安无病，终保年寿，多饶财宝，无诸愁苦。是故当知无善恶果。’复作是念：‘我亦曾闻诸圣人说，有人修善，命终多堕三恶道中；有人行恶，命终生于人天之中。是故当知无善恶果。’复作是念：‘一切圣人有二种说，或说杀生得善果报，或说杀生得恶果报。是故当知圣说不定。圣若不定，我云何定？是故当知无善恶果。’复作是念：‘一切世间无有圣人。何以故？若言圣人应得正道，一切众生具烦恼时修正道者，当知是人正道烦恼一时俱有。若一时有，当知正道不能破结。若无烦恼而修道者，如是正道为何所作？是故具烦恼者，道不能坏。不具烦恼，道则无用。是故当知一切世间无有圣人。’

“复作是念：‘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是十二因缘，一切众生等共有之。八圣道者，其性平等亦应如是，一人得时一切应得，一人修时应一切苦灭。何以故？烦恼等故。而今不得，是故当知无有正道。’复作是念：‘圣人皆有同凡夫法，所谓饮食、行住坐卧、睡眠喜笑、饥渴寒热、忧愁恐怖。若同凡夫如是事者，当知圣人不得圣道。

若得圣道，应当永断如是等事。如是等事如其不断，当知无道。’复作是念：‘圣人有身受五欲乐，亦复骂辱挝打于人、嫉妒憍慢，受于苦乐作善恶业，是因缘故知无圣人。若有道者应断是事，是事不断，当知无道。’复作是念：‘多怜愍者名为圣人。何因缘故名为圣人？道因缘故名为圣人。若道性怜愍，便应愍念一切众生，不待修已然后方得。如其无愍，何故圣人因得圣道能怜愍耶？是故当知世无圣道。’复作是念：‘一切四大不从因生。众生等有是四大性，不观众生是边应到，彼不应到。若有圣道，性应如是，然今不尔，是故当知世无圣人。’复作是念：‘若诸圣人有一涅槃，当知是则无有圣人。何以故？不可得故。常住之法，理不可得，不可取舍。若诸圣人涅槃多者，是则无常。何以故？可数法故。涅槃若一，一人得时，一切应得。涅槃若多，是则有边。如其有边，云何名常？若有说言涅槃体一，解脱是多，如盖是一，牙舌是多，是义不然。何以故？一一所得非一切得，以有边故是应无常。若无常者，云何得名为涅槃耶？涅槃若无，谁为圣人？是故当知无有圣人。’复作是念：‘圣人之道，非因缘得。若圣人道非因缘得，何故一切不作圣人？若一切人非圣人者，当知是则无有圣人及以圣道。’复作是念：‘圣说正见有二因缘：一者、从他闻法，二者、内自思惟。是二因缘若从缘生，所从生者复从缘生，如是展转有无穷过。若是二事不从缘生，一切众生何故不得？’作是观时能断善根。

“善男子，若有众生深见如是无因无果，是人能断信等五根。善男子，断善根者，非是下劣愚钝之人，亦非天中及三恶道，破僧亦尔。”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之人何时当能还生善根？”

佛言：“善男子，是人二时还生善根，初入地狱，出地狱时。善男子，善有三种，过去、现在、未来。若过去者，其性自灭，因虽灭尽，果报未熟，是故不名断过去果。断三世因，故名为断。”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断三世因名断善根，断善根人即有佛性。如是佛性，为是过去？为是现在？为是未来？为遍三世？若过去者，云何名常？佛性亦常，是故当知非过去也。若未来者，云何名常？何故佛说一切众生必定当得？若必定得，云何言断？若现在者，复云何常？何故复言必定可见？如来亦说，佛性有六：一常、二真、三实、四善、五净、六可见。若断善根有佛性者，则不得名断善根也。若无佛性，云何复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若言佛性亦有亦断，云何如来复说是常？”

佛言：“善男子，如来世尊为众生故，有四种答：一者、定答，二者、分别答，三者、随问答，四者、置答。

“善男子，云何定答？若问：‘恶业得善果耶？不善果乎？’是应定答：‘得不善果。’善亦如是。若问：‘如来一切智不？’是应定答：‘是一切智。’若问：‘佛法是清净不？’是应定答：‘必定清净。’若问：‘如来弟子如法住不？’是应定答：‘有如法住。’是名定答。

“云何分别答？如我所说，四真谛法。云何为四？苦集灭道。何谓苦谛？有八苦故，名曰苦谛。云何集谛？五阴因故，名为集谛。云何灭谛？贪欲瞋痴毕竟尽故，名为灭谛。云何道谛？三十七助道法故，名为道谛。是名分别答。

“云何随问答？如我所说：‘一切法无常。’复有问言：‘如来世尊为何法故说于无常？’答言：‘如来为有为法故说无常，无我亦尔。’如我所说：‘一切法烧他。’又问言：‘如来世尊为何法故说一切烧？’答言：‘如来为贪瞋痴说一切烧。’

“善男子，‘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三念处，首楞严等八万亿诸三昧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五智印等三万五千诸三昧门，金刚定等四千二百诸三昧门，方便三昧无量无边，如是等法是佛佛性。如是佛性则有七事：一常、二我、三乐、四净、五真、六实、七善。’是名分别答。善男子，‘后身菩萨佛性有六：一常、二净、三真、四实、五善、六少见。’是名分别答。如汝先问，断善根人有佛性者，‘是人亦有如来佛性，亦有后身佛性。是二佛性障未来故得名为无，毕竟得故得名为有。’是名分别答。‘如来佛性，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后身佛性，现在未来少可见故得名现在，未具见故名为未来。如来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则不尔，有是三世，有非三世。后身菩萨，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如是。’是名分别答。‘九住菩萨，佛性六种：一常、二善、三真、四实、五净、六可见。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如是。’是名分别答。‘八住菩萨，下至六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实、三净、四善、五可见。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如是。’是名分别答。‘五住菩萨下至初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实、三净、四可见、五善不善。’善男子，是五种佛性、六种佛性、七种佛性，断善根人必当得故，故得言有，是名分别答。若有说言断善根者，定有佛性、定无佛性，是名置答。”

迦葉菩萨言：“世尊，我闻不答乃名置答，如来今者何因缘答而名置答？”

“善男子，我亦不说置而不答，乃说置答。善男子，如是置答，复有二种：一者、遮止，二者、莫著。以是义故，得名置答。”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五

迦葉菩萨品第十二之三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云何名因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过去、现在、未来，非是过去、现在、未来？”

佛言：“善男子，五阴二种：一者、因，二者、果。是因五阴是过去、现在、未来，是果五阴亦是过去、现在、未来，亦非过去、现

在、未来。善男子，一切无明烦恼等结悉是佛性。何以故？佛性因故。从无明行及诸烦恼得善五阴，是名佛性，从善五阴乃至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于经中先说，众生佛性如杂血乳，血者即是无明行等一切烦恼，乳者即是善五阴也。是故我说从诸烦恼及善五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众生身皆从精血而得成就，佛性亦尔。须陀洹人、斯陀含人断少烦恼，佛性如乳；阿那含人，佛性如酪；阿罗汉人，犹如生酥；从辟支佛至十住菩萨，犹如熟酥；如来佛性，犹如醍醐。善男子，现在烦恼为作障故，令诸众生不得睹见。如香山中有忍辱草，非一切牛皆能得食，佛性亦尔。是名分别答。”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五种、六种、七种佛性，若未来有者，云何说言断善根人有佛性耶？”

佛言：“善男子，如诸众生，有过去业，因是业故，众生现在得受果报；有未来业，以未生故，终不生果有现在烦恼。若无烦恼，一切众生应当了了现见佛性。是故断善根人，以现在世烦恼因缘能断善根，未来佛性力因缘故还生善根。”

迦葉言：“世尊，未来云何能生善根？”

“善男子，犹如灯日，虽复未生，亦能破闇。未来之生能生众生，未来佛性亦复如是。是名分别答。”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言五阴是佛性者，云何说言众生佛性非内非外？”

佛言：“善男子，何因缘故如是失意？我先不说众生佛性是中道耶？”

迦葉言：“世尊，我实不失意，直以众生于此中道不能解故，故发斯问。”

“善男子，众生不解即是中道，或时有解，或有不解。善男子，我为众生得开解故，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何以故？凡夫众生或言佛性住五阴中如器中有果，或言离阴而有犹如虚空，是故如来说于中道，众生佛性非内六入、非外六入，内外合故，名为中道。是故如来宣说：‘佛性即是中道，非内非外，故名中道。’是名分别答。

“复次，善男子，云何名为非内非外？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外道。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于无量劫，在外道中断诸烦恼，调伏其心，教化众生，然后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外道。’或言：‘佛性即是内道。何以故？菩萨虽于无量劫中修习外道，若离内道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内道。’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名内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别答。

“复次，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如来金刚之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以故？不虚诳故。’或言：‘佛性即是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及三念处、首楞严等一切三昧。何以故？因是三昧生金刚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故。’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

外，亦名内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别答。

“复次，善男子，或有说言：‘佛性即是内善思惟。何以故？离善思惟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佛性即是内善思惟。’或有说言：‘佛性即是从他闻法。何以故？从他闻法则能内善思惟，若不闻法则无思惟，是以佛性即是从他闻法。’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名内外，是名中道。’

“复次，善男子，复有说言：‘佛性是外，谓檀波罗蜜，从檀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以说言檀波罗蜜即是佛性。’或有说言：‘佛性是内，谓五波罗蜜。何以故？离是五事，当知则无佛性因果，是以说言五波罗蜜即是佛性。’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内亦外，是名中道。’

“复次，善男子，或有说言：‘佛性在内，譬如力士额上宝珠。何以故？常乐我净如宝珠故，是以说言佛性在内。’或有说言：‘佛性在外，如贫宝藏。何以故？方便见故。佛性亦尔在众生外，以方便故，而得见之。’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内亦外，是名中道。’

“善男子，众生佛性非有非无。所以者何？佛性虽有，非如虚空。何以故？世间虚空，虽以无量善巧方便不可得见，佛性可见，是故虽有，非如虚空。佛性虽无，不同兔角。何以故？龟毛兔角，虽以无量善巧方便不可得生，佛性可生，是故虽无，不同兔角。是故佛性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云何名有？一切悉有，是诸众生不断不灭犹如灯焰，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有。云何名无？一切众生现在未有一切佛法常乐我净，是故名无。有无合故即是中道，是故佛说众生佛性非有非无。

“善男子，如有人问：‘是种子中有果无耶？’应定答言：‘亦有亦无。何以故？离子之外不能生果，是故名有。子未出芽，是故名无。以是义故，亦有亦无。所以者何？时节有异，其体是一。’众生佛性亦复如是，若言众生中别有佛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众生即佛性，佛性即众生，直以时异，有净不净。善男子，若有问言：‘是子能生果不？是果能生子不？’应定答言：‘亦生不生。’”

“世尊，如世人说乳中有酪，是义云何？”

“善男子，若有说言，乳中有酪是名执著，若言无酪是名虚妄，离是二事应定说言亦有亦无。何故名有？从乳生酪，因即是乳，果即是酪，是名为有。云何名无？色味各异，服用不同，热病服乳，冷病服酪，乳生冷病，酪生热病。善男子，若言乳中有酪性者，乳即是酪，酪即是乳，其性是一，何因缘故，乳在先出，酪不先生？若有因缘，一切世人何故不说？若无因缘，何故酪不先出？若酪不先出，谁作次第乳、酪、生酥、熟酥、醍醐？是故知酪先无今有，若先无今有，是无常法。善男子，若有说言，乳有酪性能生于酪，水无酪性故不生酪，是义不然。何以故？水草亦有乳酪之性。所以者何？因于水

草则出乳酪。若言乳中定有酪性，水草无者，是名虚妄。何以故？心不等故，故言虚妄。善男子，若言乳中定有酪者，酪中亦应定有乳性，何因缘故，乳中出酪，酪不出乳？若无因缘，当知是酪本无今有。是故智者应言：‘乳中非有酪性、非无酪性。’善男子，是故如来于是经中说如是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是名为著；若无佛性，是名虚妄。’智者应说：‘众生佛性亦有亦无。’

“善男子，四事和合生于眼识。何等为四？眼、色、明、欲。是眼识性，非眼、非色、非明、非欲，从和合故便得出生。如是眼识，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是故当知无有本性。乳中酪性亦复如是，若有说言，水无酪性故不出酪，是故乳中定有酪性，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诸法异因异果，亦非一因生一切果，非一切果从一因生。善男子，如从四事生于眼识，不可复说从此四事应生耳识。善男子，离于方便，乳中得酪、酪出生酥不得如是，要须方便。善男子，智者不可见离方便从乳得酪，谓得生酥亦应如是离方便得。善男子，是故我于是经中说，因生故法有，因灭故法无。善男子，如盐性醎，能令非醎使醎。若非醎物先有醎性，世人何故更求盐耶？若先无者，当知先无今有，以余缘故而得醎也。若言一切不醎之物皆有醎性，微故不知，由此微性，盐能令醎，若本无性，虽复有盐，不能令醎。譬如种子自有四大，缘外四大而得增长芽茎枝叶，盐性亦尔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不醎之物先有醎性者，盐亦应有微不醎性。是盐若有如是二性，何因缘故，离不醎物不可独用？是故知盐本无二性。如盐，一切不醎之物，亦复如是。若言外四大种力能增长内四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次第说故。不从方便乳中得酪、生酥，乃至一切诸法皆不如是非方便得，四大亦复如是。若说从外四大增内四大，不见从内四大增外四大，如尸利沙果先无形质，见昴星时果则出生足长五寸，如是果者实不因于外四大增。

“善男子，如我所说十二部经，或随自意说，或随他意说，或随自他意说。

“云何名为随自意说？如五百比丘问舍利弗：‘大德，佛说身因，何者是耶？’舍利弗言：‘诸大德，汝等亦各得正解脱，自应识之，何缘方作如是问耶？’有比丘言：‘大德，我未获得正解脱时，意谓无明即是身因，作是观时，得阿罗汉果。’复有说言：‘大德，我未获得正解脱时，谓爱无明即是身因，作是观时，得阿罗汉果。’或有说言，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饮食五欲即是身因。尔时，五百比丘各各自说己所解已，共往佛所，稽首佛足，右绕三匝，礼拜毕已，却坐一面，各以如上己所解义向佛说之。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是诸人谁是正说？谁不正说？’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一一比丘无非正说。’舍利弗言：‘世尊，佛意云何？’佛言：‘舍利弗，我为欲界众生说言，父母即是身因。’如是等经名随自意说。

“云何名为随他意说？如巴吒罗长者来至我所，作如是言：‘瞿

昙，汝知幻不？若知幻者即大幻人，若不知者非一切智。’我言：‘长者，知幻之人名幻人耶？’长者言：‘善哉！善哉！知幻之人即是幻人。’佛言：‘长者，舍卫国内，波斯匿王有旃陀罗，名曰气嘘，汝知不耶？’长者答言：‘瞿昙，我久知之。’佛言：‘汝久知者，可得即是旃陀罗不？’长者言：‘瞿昙，我虽知是旃陀罗，然我此身非旃陀罗。’佛言：‘长者，汝得是义，知旃陀罗非旃陀罗，我今何故不得知幻而非幻乎？长者，我实知幻、知幻人、知幻果报、知幻伎术，我知杀、知杀人、知杀果报、知杀解脱，乃至知邪见、知邪见人、知邪见果报、知邪见解脱。长者，若说非幻之人名为幻人，非邪见人说邪见人，得无量罪。’长者言：‘瞿昙，如汝所说，我得大罪。我今所有悉以相上，幸莫令彼波斯匿王知我此事。’佛言：‘长者，是罪因缘不必失财，乃当因是堕三恶道。’是时长者闻恶道名，心生恐怖，白佛言：‘圣人，我今失意，获得大罪。圣人今者是一切智，应当了知获得解脱，我当云何得脱地狱、饿鬼、畜生？’尔时，我为说四真谛，长者闻已得须陀洹果，心生惭愧，向佛忏悔：‘我本愚痴，佛非幻人而言是幻，我从今日归依三宝。’佛言：‘善哉！善哉！长者。’是名随他意说。

“云何名为随自他说？如我所说，如一切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智人说无，我亦说无。世间智人说五欲乐有无常、苦、无我可断，我亦说有。世间智人说五欲乐有常我净，无有是处，我亦如是说无是处。是名随自他说。

“善男子，如我所说，十住菩萨少见佛性，是名随他意说。何故名少见？十住菩萨得首楞严等三昧三千法门，是故了了自知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见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说十住菩萨少见佛性。善男子，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名随自意说。一切众生不断不灭，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随自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烦恼覆故不能得见。我说如是，汝说亦尔，是名随自他意说。

“善男子，如来或时为一法故说无量法。如经中说，一切梵行因善知识，一切梵行因虽无量，说善知识则已摄尽。如我所说，一切恶行，邪见为因，一切恶行因虽无量，若说邪见则已摄尽。或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心为因，是菩提因虽复无量，若说信心则已摄尽。善男子，如来虽说无量诸法以为佛性，然不离于阴、入、界也。

“善男子，如来说法，为众生故，有七种语：一者、因语，二者、果语，三者、因果语，四者、喻语，五者、不应说语，六者、世流布语，七者、如意语。

“云何名因语？现在因中说未来果。如我所说：‘善男子，汝见众生乐杀乃至乐行邪见，当观是人即地狱人。善男子，若有众生不乐杀生乃至邪见，当观是人即是天人。’是名因语。

“云何果语？现在果中说过去因。如经中说：‘善男子，如汝所见，贫穷众生颜貌丑陋不得自在，当知是人定有破戒、妒心、瞋心、

无惭愧心。若见众生多财巨富，诸根完具，威德自在，当知是人定有戒、施、精勤、惭愧，无有妒瞋。’是名果语。

“云何因果语？如经中说：‘善男子，众生现在六入触因是名过去业果，如来亦说名之为业，是业因缘得未来果。’是名因果语。

“云何喻语？如说师子王者即喻我身，大象王、大龙王、波利质多罗树、七宝聚、大海、须弥山、大地、大雨、船师、导师、调御丈夫、力士、牛王、婆罗门、沙门、大城、多罗树，如是喻经，名为喻语。

“云何不应语？我经中说，天地可合，河不入海；如为波斯匿王说四方山来；如为鹿母优婆夷说，若娑罗树能受八戒，则得受于人天之乐；如说十住菩萨有退转心，不说如来有二种语；宁说须陀洹人堕三恶道，不说十住有退转心。是名不应语。

“云何世流布语？如佛所说，男女、大小、去来坐卧、车乘、房舍、瓶衣、众生、常乐我净、军林、城邑、僧坊、合散，是名世流布语。

“云何如意语？如我呵责毁禁之人，令彼自责护持禁戒。如我赞叹须陀洹人，令诸凡夫生于善心。赞叹菩萨，为令众生发菩提心。说三恶道所有苦恼，为令修习诸善法故。说一切烧，唯为一切有为法故，无我亦尔。说诸众生悉有佛性，为令一切不放逸故。是名如意语。”

“善男子，如来复有随自意语。如来佛性则有二种：一者、有，二者、无。有者，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力、四无所畏、三念处、大慈大悲、首楞严等无量三昧、金刚等无量三昧、方便等无量三昧、五智印等无量三昧，是名为有。无者，所谓如来过去诸善、不善、无记业、因果报、烦恼、五阴、十二因缘，是名为无。善男子，如有无，善不善、有漏无漏、世间非世间、圣非圣、有为无为、实不实、寂静非寂静、诤非诤、界非界、烦恼非烦恼、取非取、受记非受记、有非有、三世非三世、时非时、常无常、我无我、乐无乐、净无净、色受想行识非色受想行识、内入非内入、外入非外入、十二因缘非十二因缘，是名如来佛性有无，乃至一阐提佛性有无亦复如是。

“善男子，我虽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众生不解佛如是等随自意语。善男子，如是语者，后身菩萨尚不能解，况于二乘其余菩萨？善男子，我往一时在耆阇崛山，与弥勒菩萨共论世谛，舍利弗等五百声闻于是事中都不识知，何况出世第一义谛？善男子，或有佛性，一阐提有，善根人无；或有佛性，善根人有，一阐提无；或有佛性，二人俱有；或有佛性，二人俱无。善男子，我诸弟子若解如是四句义者，不应难言一阐提人定有佛性、定无佛性。若言众生悉有佛性，是名如来随自意语。如来如是随自意语，众生云何一向作解？

“善男子，如恒河中有七众生：一者、常没，二者、暂出还没，三者、出已则住，四者、出已遍观四方，五者、遍观已行，六者、行

已复住，七者、水陆俱行。言常没者，所谓大鱼，受大恶业，身重处深，是故常没。暂出还没者，如是大鱼受恶业故，身重处浅，暂见光明，因光暂出，重故还没。出已住者，谓坻弥鱼，身处浅水，乐见光明故出已住。遍观方者，所谓[魚＋昔]鱼，为求食故，遍观四方，是故观方。观已行者，谓是[魚＋昔]鱼，遥见余物谓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观已行。行复住者，是鱼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复住。水陆俱行者，即是龟也。

“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河，其中亦有七种众生，从初常没乃至第七，或入或出。所言没者，有人闻是《大涅槃经》，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常乐我净，终不毕竟入于涅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谤方等经、作五逆罪、犯四重禁必当得成菩提之道，须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罗汉人、辟支佛等必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闻是语已，生不信心，即作是念。作是念已，便作是言：‘是涅槃典，即外道书，非是佛经。’是人尔时，远离善友，不闻正法。虽时得闻不能思惟，虽复思惟不思惟善，不思惟善故如恶法住。恶法住者则有六种：一者、恶，二者、无善，三者、污法，四者、增有，五者、恼热，六者、受恶果。是名为没。何故名没？无善心故，常行恶故，不修对治故，是名为没。所言恶者，圣人呵责故，心生怖畏故，善人远离故，不益众生故，是名为恶。言无善者，能生无量恶果报故，常为无明所缠绕故，乐与恶人为等侣故，无有修善诸方便故，其心颠倒常错谬故，是名无善。言污法者，常污身口故，污净众生故，增不善业故，远离善法故，是名污法。言增有者，如上三人所行之法，能增地狱、畜生、饿鬼，不能修习解脱之法，身口意业不厌诸有，是名增有。言恼热者，是人具行如上四事，能令身心二事恼热，远离寂静，则名为热，受地狱报故名为热，烧诸众生故名为热，烧诸善法故名为热。善男子，信心清凉，是人不具，是故名热。言受恶果者，是人具足行上五事，死堕地狱、饿鬼、畜生。善男子，有三恶事复名恶果：一者、烦恼恶，二者、业恶，三者、报恶。是名受恶果报。善男子，是人具足如上六事，能断善根，作五逆罪，能犯四重，能谤三宝，用僧鬘物，能作种种非法之事。是因缘故，沉没在于阿鼻地狱，所受身形纵广八万四千由旬，是人身口心业重故不能得出。何以故？其心不能生善法故。虽有无量诸佛出世，不闻不见，是故名常没，如恒河中大鱼。

“善男子，我虽复说一阐提等名为常没，复有常没非一阐提。何者是耶？如人为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没。善男子，有四善事，获得恶果。何等为四？一者、为胜他故读诵经典，二者、为利养故受持禁戒，三者、为他属故而行布施，四者、为于非想非非想处故系念思惟。是四善事得恶果报。若人修习如是四事，是名没已还出，出已还没。何故名没？乐三有故。何故名出？以见明故。明者，即是闻戒施定。何故还没？增长邪见生憍慢故。是故我于经中说偈：

“若有众生乐诸有，为有造作善恶业，
是人迷失涅槃道，是名暂出还复没。
行于黑闇生死海，虽得解脱杂烦恼，
是人还受恶果报，是名暂出还复没。

“善男子，如彼大鱼，因见光故暂得出水，其身重故还复沉没，如上二人亦复如是。善男子，或复有人乐著三有，是名为没。得闻如是《大涅槃经》，生于信心，是名为出。何因缘故，名之为出？闻是经已，远离恶法，修习善法，是名为出。是人虽信亦不具足。何因缘故信不具足？是人虽信大般涅槃常乐我净，言如来身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如来则有二种涅槃：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涅槃无常乐我净，无为涅槃有常乐我净。虽信佛性是众生有，不必一切皆悉有之，是故名为信不具足。

“善男子，信有二种：一者、信，二者、求。如是之人虽复有信，不能推求，是故名为信不具足。信复有二：一、从闻生，二、从思生。是人信心从闻而生，不从思生，是故名为信不具足。复有二种：一、信有道，二、信得者。是人信心唯信有道，都不信有得道之人，是故名为信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信正，二者、信邪。言有因果，有佛法僧，是名信正；言无因果，三宝性异，信诸邪语富兰那等，是名信邪。是人虽信佛法僧宝，不信三宝同一性相；虽信因果，不信得者，是故名为信不具足。

“是人成就不具足信，所受禁戒亦不具足。何因缘故，名不具足？因不具故，所得禁戒亦不具足。复何因缘，名不具足？戒有二种：一、威仪戒，二、从戒戒。是人唯具威仪等戒，不具从戒戒，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作戒，二者、无作戒。是人唯具作戒，不具无作戒，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从身口得于正命，二、从身口不得正命。是人虽从身口，不得正命，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求戒，二者、舍戒。是人唯具求有之戒，不得舍戒，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随有，二者、随道。是人唯具随有之戒，不具随道，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善戒，二者、恶戒。身口意善是名善戒，牛戒、狗戒是名恶戒。是人深信是二种戒俱有善果，是故名为戒不具足。

“是人不具信、戒二事，所修多闻亦不具足。云何名为闻不具足？如来所说十二部经，唯信六部，不信六部，是故名为闻不具足。虽复受持是六部经，不能读诵为他解说，无所利益，是故名为闻不具足。又复受是六部经已，为论议故，为胜他故，为利养故，为诸有故，受持读诵解说，是故名为闻不具足。善男子，我于经中说闻具足。云何具足？若有比丘身口意善，先能供养和尚诸师有德之人，是诸师等于是人所生爱念心，以是因缘教授其法。是人至心受持诵习，持诵习已获得智慧，得智慧已能善思惟如法而住，善思惟已则得正

义，得正义已身心寂静，身心寂已则生喜心，喜心因缘心则得定，因得定故得正知见，正知见已于诸有中心生厌悔，悔诸有故能得解脱。是人无有如是等事，是故名为闻不具足。

“是人不具如是三事，施亦不具。施有二种：一者、财施，二者、法施。是人虽复行于财施，为求有故，虽行法施亦不具足。何以故？秘不尽说，畏他胜故，是故名为施不具足。财法二施，各有二种：一者、圣，二者、非圣。圣者施已不求果报，非圣施已求于果报。圣者法施为增长法，非圣法施为增诸有。如是之人为增财故而行财施，为增有故而行法施，是故名为施不具足。复次，是人受六部经，见受法者而供给之，不受法者则不供给，是故名为施不具足。

“是人不具如上四事，所修智慧亦不具足。智慧之性性能分别，是人不能分别如来是常无常。如来于此涅槃经中说言：‘如来即是解脱，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涅槃，涅槃即是解脱。’于是义中不能分别。‘梵行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即是解脱，解脱即是涅槃，涅槃即是慈悲喜舍。’于是义中不能分别，是故名为智不具足。复次，不能分别佛性。‘佛性即是如来，如来即是一切不共之法，不共之法即是解脱，解脱即是涅槃，涅槃即是不共之法。’于是义中不能分别，是故名为智不具足。复次，不能分别四谛苦集灭道，不能分别四真谛故不知圣行，不知圣行故不知如来，不知如来故不知解脱，不知解脱故不知涅槃，是故名为智不具足。

“是人不具如是五事，则有二种：一、增善法，二、增恶法。云何名为增长恶法？是人不见己不具足，自言具足而生著心，于同行中自谓为胜，是故亲近同己恶友，既亲近已复得更闻不具足法，闻已心喜其心染著，起于憍慢多行放逸，因放逸故亲近在家，亦乐闻说在家之事，远离清净出家之法，以是因缘增长恶法，增恶法故身口意等起不净业，三业不净故增长地狱、畜生、饿鬼，是名暂出还没。暂出还没者，我佛法中其谁是耶？谓提婆达多、瞿伽离比丘、惋手比丘、善星比丘、低舍比丘、满宿比丘、慈地比丘尼、旷野比丘尼、方比丘尼、慢比丘尼、净洁长者、求有优婆塞、舍勒释种、象长者、名称优婆夷、光明优婆夷、难陀优婆夷、军优婆夷、铃优婆夷，如是等人名为暂出还没，譬如大鱼见明故出，身重故没。

“第二之人，深自知见行不具足，不具足故求近善友，近善友故乐咨未闻，闻已乐受，受已乐善思惟，善思惟已能如法住，如法住故增长善法，增善法故终不复没，是名为住。我佛法中其谁是耶？谓舍利弗、大目揵连、阿若憍陈如等五比丘、耶舍等五比丘、阿泥楼陀、童子迦葉、摩诃迦葉、十力迦葉、瘦瞿昙弥比丘尼、波咤罗华比丘尼、胜比丘尼、实义比丘尼、意比丘尼、跋陀比丘尼、净比丘尼、不退转比丘尼、频婆娑罗王、郁伽长者、须达多长者、释摩男、贫须达多、鼠狼长者子、名称长者、具足长者、师子将军、优波离长者、刀长者、无畏优婆夷、善住优婆夷、爱法优婆夷、勇健优婆夷、天得优

婆夷、善生优婆夷、具身优婆夷、牛得优婆夷、旷野优婆夷、摩诃斯那优婆夷，如是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名为住。云何为住？常乐睹见善光明故。以是因缘，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等人终不造恶，是名为住。如低弥鱼，乐见光明不沉不没，如是等众亦复如是。是故我于经中说偈：

“若人善能分别义，至心求于沙门果，
若能呵责一切有，是人名为如法住。
若能供养无量佛，则能无量世修道，
若受世乐不放逸，是人名为如法住。
亲近善友听正法，内善思惟如法住，
乐见光明修习道，获得解脱安隐住。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六

迦葉菩萨品第十二之四

“善男子，智不具足，凡有五事。是人知已，求近善友。如是善友，当观是人贪欲、瞋恚、愚痴、思觉，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贪欲多者，即应为说不净观法，瞋恚多者为说慈悲，思觉多者教令数息，著我多者当为分析十八界等。是人闻已至心受持，心受持已如法修行，如法行已次第获得四念处观身、受、心、法，得是观已次第复观十二因缘，如是观已次得暖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悉有暖法。何以故？如佛所说，三法和合名为众生：一寿、二暖、三识。若从是义，一切众生应先有暖，云何如来说言暖法因善友生？”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问有暖法者，一切众生至一阐提皆悉有之。如我今者所说暖法，要因方便然后乃得，本无今有。以是义故，非诸众生一切先有。是故汝今不应难言，一切众生皆有暖法。善男子，如是暖法，是色界法，非欲界有。若言一切众生有者，欲界众生亦皆应有。欲界无故，当知一切不必都有。善男子，色界虽有，非一切有。何以故？我弟子有，外道则无。以是义故，一切众生不必都有。善男子，一切外道唯观六行，我诸弟子具足十六。是十六行，一切众生不必都有。”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所言暖法，云何名暖？为自性暖？为他故暖？”

佛言：“善男子，如是暖法，自性是暖，非他故暖。”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来先说马师满宿无有暖法。何以故？于三宝所无信心故，是故无暖，当知信心即是暖法。”

“善男子，信非暖法。何以故？因于信心获得暖故。善男子，夫

暖法者即是智慧。何以故？观四谛故，是故名之为十六行，行即是智。善男子，如汝所问，何因缘故名为暖者？善男子，夫暖法者，即是八圣道之火相，故名为暖。善男子，譬如攒火，先有暖气，次有火生，后则烟出；是无漏道亦复如是，暖者即是十六行也，火者即是须陀洹果，烟者即是修道断结。”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暖法，亦是有法，亦是有为。是法报得色界五阴，是故名有。是因缘故复名有为。若是有为，云何能为无漏道相？”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男子，如是暖法虽是有为有法，还能破坏有为有法，是故能为无漏道相。善男子，如人乘马，亦爱亦策；暖心亦尔，爱故受生，厌故观行。是故虽复有法有为，而能与彼正道作相。得暖法人，七十三种，欲界十种。是人具足一切烦恼，从断一分至于九分，如欲界初禅乃至无所有处亦复如是，是名七十三种。

“如是等人得暖法已，则不复能断于善根作五逆罪、犯四重禁。是人二种：一、遇善友，二、遇恶友。遇恶友者暂出还没，遇善友者遍观四方。观四方者即是顶法。是法虽复性是五阴，亦缘四谛，是故得名遍观四方。得顶法已，次得忍法。是忍亦尔，性亦五阴，亦缘四谛。是人次得世第一法。是法虽复性是五阴，亦缘四谛。是人次第得苦法忍。忍性是慧，缘于一谛。如是忍法，缘一谛已，乃至见断烦恼得须陀洹果，是名第四遍观四方。四方者，即是四谛。”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须陀洹人所断烦恼，犹如纵广四十里水，其余在者如一毛渧，此中云何说断三结名须陀洹：一者、我见，二者、非因见因，三者、疑网？世尊，何因缘故名须陀洹遍观四方？复何因缘名须陀洹？复何因缘说须陀洹喻以[魚＋昔]鱼？”

佛言：“善男子，须陀洹人虽复能断无量烦恼，此三重故亦摄一切须陀洹人所断结故。善男子，譬如大王出游巡时，虽有四兵，世人但言王来王去。何以故？世间重故。是三烦恼亦复如是。何因缘故名之为重？一切众生常所起故，微难识故，是故名重。如是三结难可断故，能为一切烦恼因故。是三对治之怨敌故，谓戒、定、慧。善男子，有诸众生闻须陀洹能断如是无量烦恼，则生退心，便作是言：‘众生云何能断如是无量烦恼？’是故如来方便说三。

“如汝所问，何因缘故，须陀洹人喻观四方？善男子，须陀洹人观于四谛获得四事：一者、住坚固道，二者、能遍观察，三者、能如实见，四者、能坏大怨。坚固道者，是须陀洹所有五根无能动者，是故名为住坚固道。能遍观者，悉能呵责内外烦恼。如实见者即是忍智。坏大怨者谓四颠倒。

“如汝所问，何因缘故，名须陀洹者？善男子，须名无漏，陀洹名修习，修习无漏名须陀洹。善男子，复有须者名流，流有二种：一者、顺流，二者、逆流。以逆流故，名须陀洹。”

迦葉菩萨言："世尊，若从是义，何因缘故，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罗汉人不得名为须陀洹耶？"

"善男子，从须陀洹乃至诸佛，亦得名为须陀洹。若斯陀含乃至诸佛无须陀洹，云何得名斯陀含乃至佛？一切众生名有二种：一者、旧，二者、客。凡夫之时有世名字，既得道已更为立名，名须陀洹。以先得故名须陀洹，以后得故名斯陀含，是人亦名须陀洹，亦名斯陀含，乃至佛亦复如是。善男子，流有二种：一者、解脱，二者、涅槃。一切圣人皆有是二，亦可得名须陀洹，亦名斯陀含，乃至佛亦复如是。善男子，须陀洹者亦名菩萨。何以故？菩萨者即是尽智及无生智，须陀洹人亦复求索如是二智，是故当知须陀洹人得名菩萨。须陀洹人亦得名觉。何以故？正觉见道断烦恼故，正觉因果故，正觉共道及不共道故，斯陀含乃至阿罗汉亦复如是。善男子，是须陀洹凡有二种：一者、利根，二者、钝根。钝根之人人天七返，是钝根人复有五种，或有六五四三二种；利根之人，现在获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

"善男子，如汝所问，何因缘故，须陀洹人喻以[魚＋昔]鱼？善男子，[魚＋昔]鱼有四事：一者、骨细故轻，二者、有翅故轻，三者、乐见光明，四者、衔物坚持。须陀洹人亦有四事，言骨细者喻烦恼微，言有翅者喻奢摩他、毗婆舍那，乐见光明喻于见道，衔物坚持喻闻如来说无常、苦、无我、不净坚持不舍。犹如魔王化作佛像，首罗长者见已心惊。魔见长者其心动已，即语长者：'我先所说四真谛者，是说不真。今当为汝更说五谛、六阴、十三入、十九界。'长者闻已，寻观法相都无此理，是故坚持其心不动。"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是须陀洹，先得道故名须陀洹，以初果故名须陀洹。若先得道名须陀洹者，得苦法忍时，何故不得名须陀洹，乃名为向？若以初果名须陀洹，外道之人先断烦恼至无所有处，修无漏道得阿那含果，何故不名为须陀洹？"

"善男子，以初果故名须陀洹。如汝所问，外道之人先断烦恼至无所有处，修无漏道得阿那含，何故不名须陀洹者？善男子，以初果故名须陀洹，是人尔时具足八智及十六行。"

迦葉言："世尊，得阿那含亦复如是，亦得八智，具十六行，何故不得名须陀洹？"

"善男子，有漏十六行有二种：一者、共，二者、不共。无漏十六行亦有二种：一者、向果，二者、得果。八智亦二：一者、向果，二者、得果。须陀洹人舍共十六行，得不共十六行，舍向果八智，得得果八智。阿那含人即不如是，是故初果名须陀洹。善男子，须陀洹人缘于四谛，阿那含人唯缘一谛，是故初果名须陀洹，以是因缘喻以[魚＋昔]鱼。遍观已行，行者即是斯陀含人，系心修道，为断贪欲、瞋、痴、憍慢，如彼[魚＋昔]鱼遍观方已，为食故行。行已复住，喻阿那含得食已住。是阿那含凡有二种：一者、现在得阿那含，进修即得阿罗汉果；二者、贪著色界无色界中寂静三昧，是人不受欲界身

故，名阿那含。是阿那含复有五种：一者、中般涅槃，二者、受身般涅槃，三者、行般涅槃，四者、无行般涅槃，五者、上流般涅槃。复有六种：五种如上，加现在般涅槃。复有七种：六种如上，加无色界般涅槃。行般涅槃复有二种：或受二身，或受四身。若受二身，是名利根；若受四身，是名钝根。复有二种：一者、精进无自在定，二者、懈怠有自在定。复有二种：一者、具精进定，二者、不具是二。善男子，欲、色众生有二种业：一者、作业，二者、受生业。中涅槃者，唯有作业，无受生业，是故于中而般涅槃；舍欲界身，未至色界，以利根故于中涅槃。是中涅槃阿那含人有四种心：一者、非学非无学，二者、学，三者、无学，四者、非学非无学。入于涅槃，云何复名中般涅槃？善男子，是阿那含四种心中，二是涅槃，二非涅槃，是故名为中般涅槃。受身涅槃复有二种：一者、作业，二者、生业。是人舍欲界身，受色界身，精勤修道，尽其寿命入于涅槃。”

迦葉菩萨言：“世尊，若言尽命入涅槃者，云何而言受身涅槃？”

佛言：“善男子，是人受身然后乃断三界烦恼，是故名为受身涅槃。善男子，行般涅槃者常修行道，有为三昧力故，能断烦恼入于涅槃，是名行般涅槃。无行般涅槃者，是人定知当得涅槃是故懈怠，亦以有为三昧力故，寿尽则得入于涅槃，是名无行般涅槃。上流般涅槃者，若有人得第四禅已，是人生于初禅爱心，以是因缘退生初禅。是有二流：一、烦恼流，二者、道流。以道流故，是人寿尽生二禅爱，以爱因缘生于二禅，至第四禅亦复如是。是四禅中复有二种：一者、入无色界，二者、入五净居。如是二人，一乐三昧，二乐智慧。乐智慧者入五净居，乐三昧者入无色界。如是二人：一者、修第四禅有五阶差；二者、不修。云何为五，下、中、上、上中、上上。修上上者处无小天，修上中者处善见天，修上品者处善可见天，修中品者处无热天，修下品者处少广天。如是二人，一乐论议，二乐寂静。乐寂静者入无色界，乐论议者处五净居。复有二种：一者、修熏禅，二者、不修熏禅。修熏禅者入五净居，不修熏禅者生无色界，尽其寿命而般涅槃，是名上流般涅槃。若欲入于无色界者，即不能修四禅五差。若修五差，则能呵责无色界定。”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中涅槃者则是利根。若利根者，何不现在入涅槃耶？何故欲界有中涅槃，色界则无？”

佛言：“善男子，是人现在四大羸劣不能修道。虽有比丘四大康健，无有房舍、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众缘不具，是故不得现在涅槃。善男子，我昔一时在舍卫国阿那邠低精舍，有一比丘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常修道，而不能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我时即告阿难言：‘汝今当为如是比丘具诸所须。’尔时，阿难将是比丘至祇陀林，与好房舍。是时比丘语阿难言：‘大德，唯愿为我庄严房舍，净洁修治，七宝严丽，悬缯幡盖。’阿难言：‘世间贫者乃名沙门，我当云何能办是事？’是比丘言：‘大德，若能为我作者，善

哉！善哉！若不能者，我当还往至世尊所。’尔时，阿难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向者比丘，从我求索种种庄严七宝幡盖，不审是事当云何耶？’我于尔时复告阿难：‘汝今还去，随比丘意，所须之物为办具之。’尔时，阿难即还房中，为是比丘事事具办。比丘得已，系念修道，不久即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善男子，无量众生应入涅槃，以所乏故，妨乱其心，是故不得。善男子，复有众生多喜教化，其心匆务不能得定，是故不得现在涅槃。

“善男子，如汝所问，何因缘故，舍欲界身有中涅槃，色界无者？善男子，是人观于欲界烦恼因缘有二：一者、内，二者、外。而色界中无外因缘。欲界复有二种爱心：一者、欲爱，二者、色爱。观是二爱至心呵责，既呵责已得入涅槃。是欲界中能得呵责诸粗烦恼，所谓悭贪、瞋、妒、无惭无愧，以是因缘能得涅槃。又欲界道其性勇健。何以故？得四果故。是故欲界有中涅槃，色界中无。

“善男子，中涅槃者，凡有三种，谓上中下。上者，舍身未离欲界，便得涅槃。中者，始离欲界，未至色界，便得涅槃。下者，离欲界已，至色界边，乃得涅槃。喻以[魚＋昔]鱼得食已住，是人亦尔。云何名住？处在色界及无色界得受身故，是故名住。不受欲界人、天、地狱、畜生、饿鬼，是故名住。已断无量诸烦恼结余少在故，是故名住。复何因缘名之为住？终不造作共凡夫事，是故名住。自无所畏，不令他畏，是故名住。远离二爱、悭贪、瞋恚，是故名住。

“善男子，到彼岸者，喻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犹如神龟水陆俱行。何因缘故喻之以龟？善藏五根故。阿罗汉乃至诸佛亦复如是，善覆五根，是故喻龟。言水陆者，水喻世间，陆喻出世。是诸圣等亦复如是，能观一切恶烦恼故，到于彼岸，是故喻以水陆俱行。

“善男子，如恒河中七种众生，虽有鱼龟之名，不离于水；如是微妙大涅槃中，从一阐提上至诸佛虽有异名，然亦不离于佛性水。善男子，是七众生，若善法、若不善法、若方便道、若解脱道、若次第道、若因若果，悉是佛性。是名如来随自意语。”

迦葉菩萨言：“世尊，若有因则有果，若无因则无果。涅槃名果，常故无因，若无因者，云何名果？而是涅槃，亦名沙门，名沙门果，云何沙门？云何沙门果？”

“善男子，一切世间有七种果：一者、方便果，二者、报恩果，三者、亲近果，四者、余残果，五者、平等果，六者、果报果，七者、远离果。方便果者，如世间人秋多收谷，咸相谓言得方便果。方便果者名业行果。如是果者有二种因：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所谓种子，远因者谓水粪人功，是名方便果。报恩果者，如世间人供养父母，父母咸言：‘我今已得恩养之果。’子能报恩，名之为果。如是果者，因亦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即是父母过去纯善之业；远因者，即是所生孝子。是名报恩果。亲近果者，譬如有人亲近善友，或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是人唱言：‘我今

已得亲近果报。’如是果者因有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者信心，远者善友。是名亲近果。余残果者，如因不杀，得第三身，延年益寿，是名残果。如是果者有二种因：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者即是身口意净，远者即是延年益寿。是名残果。平等果者，谓世界器。如是果者亦二种因：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所谓众生修十善业，远因者所谓三灾。是名平等果。果报果者，如人获得清净身已，修身口意清净三业，是人便说我得报果。如是果者，因有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所谓现在身口意净，远因者所谓过去身口意净。是名果报果。远离果者，即是涅槃，离诸烦恼一切善业。是涅槃因，复有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即是三解脱门，远因者即无量世所修善法。

“善男子，如世间法，或说生因，或说了因；出世之法亦复如是，亦说生因，亦说了因。善男子，三解脱门、三十七品，能为一切烦恼作不生生因，亦为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远离烦恼则得了了见于涅槃，是故涅槃唯有了因，无有生因。

“善男子，如汝所问，云何沙门？云何沙门果者？善男子，沙门那者，即八正道；沙门果者，从道毕竟永断一切贪瞋痴等，是名沙门、沙门果。”

迦葉菩萨言：“世尊，何因缘故，八正道者名沙门那？”

“善男子，世言沙门，名之为乏那者名道。如是道者，断一切乏，断一切道，以是义故，名八正道为沙门那。从是道中获得果故，名沙门果。善男子，又沙门那者，如世间人有乐静者亦名沙门；如是道者亦复如是，能令行者离身口意恶邪命等得乐寂静，是故名之为沙门那。善男子，如世下人能作上人，是名沙门；如是道者亦复如是，能令下人作上人故，是故得名为沙门那。

“善男子，阿罗汉人修是道者得沙门果，是故得名到于彼岸。阿罗汉果者即是无学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因是五分得到彼岸，是故名为到于彼岸。到彼岸故而自说言：‘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善男子，是阿罗汉永断三世生因缘故，是故自说‘我生已尽’；亦断三界五阴果故，是故复言‘我生已尽’；所修梵行已毕竟故，是故唱言‘梵行已立’；又舍学道亦名已立，如本所求今日已得，是故唱言‘所作已办’；修道得果亦言已办，获得尽智、无生智故，唱言‘我生已尽，尽诸有结’。以是义故，名阿罗汉得到彼岸。如阿罗汉，辟支佛亦复如是，菩萨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罗蜜名到彼岸。是佛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名为具足六波罗蜜。何以故？得六波罗蜜果故。以得果故名为具足。

“善男子，是七众生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不能修习如是四事，则能造作五逆重罪，能断善根、犯四重禁、谤佛法僧，是故得名为常沉没。善男子，是七人中有能亲近善知识者，至心听受如来正法，内善思惟，如法而住，精勤修习身戒心慧，是故得名渡生

死河到于彼岸。若有说言一阐提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是名染著；若言不得，是名虚妄。善男子，是七种人，或有一人具七，或有七人各一。

“善男子，若有心口异想异说，言一阐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知是人谤佛法僧；若人心口异想异说，言一阐提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谤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说言，八圣道分，凡夫所得，是人亦名谤佛法僧；若有说言，八圣道分，非凡夫得，是人亦名谤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说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定无佛性，是人亦名谤佛法僧。

“善男子，是故我于契经中说，有二种人谤佛法僧：一者、不信，瞋恚心故；二者、虽信，不解义故。善男子，若人信心，无有智慧，是人则能增长无明；若有智慧，无有信心，是人则能增长邪见。善男子，不信之人瞋恚心故，说言无有佛法僧宝；信者无慧颠倒解义，令闻法者谤佛法僧。善男子，是故我说，不信之人瞋恚心故，有信之人无智慧故，是人能谤佛法僧宝。

“善男子，若有说言：‘一阐提等未生善法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谤佛法僧；若复有言：‘一阐提人舍一阐提，于异身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谤佛法僧。若复说言：‘一阐提人能生善根，生善根已相续不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言一阐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是人不谤三宝。

“善男子，若有人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常乐我净，不作不生，烦恼因缘故不可见。’当知是人谤佛法僧。若有说言：‘一切众生都无佛性，犹如兔角，从方便生，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当知是人谤佛法僧。若有说言：‘众生佛性，非有如虚空，非无如兔角。何以故？虚空常故，兔角无故，是故得言亦有亦无。有故破兔角，无故破虚空。’如是说者不谤三宝。

“善男子，夫佛性者，不名一法，不名十法，不名百法，不名千法，不名万法。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善、不善、无记，尽名佛性。如来或时因中说果，果中说因，是名如来随自意语。随意语故名为如来，随随意语故名阿罗呵，随随意语故名三藐三佛陀。”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众生佛性犹如虚空，云何名为如虚空耶？”

“善男子，虚空之性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佛性亦尔。善男子，虚空非过去。何以故？无现在故。法若现在可说过去，以无现在故无过去。亦无现在，何以故？无未来故。法若未来可说现在，以无未来故无现在。亦无未来，何以故？无现在、过去故。若有现在、过去则有未来，以无现在、过去故则无未来。以是义故，虚空之性，非三世摄。善男子，以虚空无故无有三世，不以有故无三世也。如虚空华，非是有故无有三世；虚空亦尔，非是有故无有三世。善男子，无物者即是虚空，佛性亦尔。善男子，虚空无故非三世摄，佛性常故非

三世摄。善男子，如来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有佛性一切佛法常无变易，以是义故，无有三世犹如虚空。善男子，虚空无故非内非外，佛性常故非内非外，故说佛性犹如虚空。善男子，如世间中无挂碍处名为虚空；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于一切佛法无有挂碍，故言佛性犹如虚空。以是因缘，我说佛性犹如虚空。”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佛性、涅槃非三世摄而名为有，虚空亦非三世所摄，何故不得名为有耶？”

佛言：“善男子，为非涅槃名为涅槃，为非如来名为如来，为非佛性名为佛性。云何名为非涅槃耶？所谓一切烦恼有为之法，为破如是有为烦恼，是名涅槃。非如来者，谓一阐提至辟支佛，为破如是一阐提等至辟支佛，是名如来。非佛性者，所谓一切墙壁瓦石无情之物，离如是等无情之物，是名佛性。善男子，一切世间无非虚空对于虚空。”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世间亦无，非四大对，而犹得名四大是有。虚空无对，何故不得名之为有？”

佛言：“善男子，若言涅槃非三世摄，虚空亦尔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涅槃是有，可见可证，是色足迹章句、是有、是相、是缘、是归依处，寂静光明，安隐彼岸，是故得名非三世摄。虚空之性，无如是法，是故名无。若有离于如是等法更有法者，应三世摄。虚空若同是有法者，不得非是三世所摄。善男子，如世人说：‘虚空名为无色无对，不可睹见。’若无色无对不可见者即心数法。虚空若同心数法者，不得不是三世所摄。若三世摄即是四阴，是故离四阴已无有虚空。

“复次，善男子，诸外道言：‘夫虚空者，即是光明。’若是光明即是色法，虚空若尔是色法者即是无常，是无常故三世所摄，云何外道说非三世？若三世摄则非虚空，亦可说言虚空是常。善男子，复有人言：‘虚空者即是住处。’若有住处即是色法，而一切处皆是无常三世所摄，虚空亦常非三世摄，若说处者，知无虚空。复有说言：‘虚空者即是次第。’若是次第即是数法，若是可数即三世摄，若三世摄，云何言常？善男子，若复说言：‘夫虚空者不离三法：一者、空，二者、实，三者、空实。’若言空是，当知虚空是无常法。何以故？实处无故。若言实是，当知虚空亦是无常。何以故？空处无故。若空、实是，当知虚空亦是无常。何以故？二处无故。是故虚空名之为无。善男子，如说虚空是可作法，如说去树去舍而作虚空，平作虚空，覆于虚空，上于虚空，画虚空色如大海水，是故虚空是可作法。一切作法皆是无常犹如瓦瓶，虚空若尔应是无常。善男子，世间人说一切法中无挂碍处名虚空者，是无碍处于一切法所，为具足有、为分有耶？若具足有，当知余处则无虚空。若分有者，则是彼此可数之法，若是可数，当知无常。

“善男子，若有人说虚空无碍与有并合，又复说言虚空在物如器

中果，二俱不然。何以故？若言并合，则有三种：一、异业合，如飞鸟集树；二、共业合，如两羊相触；三、已合共合，如二双指合在一处。若言异业共合，异则有二，一、是物业，二、虚空业。若空业合物，空则无常；若物业合空，物则不遍，如其不遍，是亦无常。若言虚空是常，其性不动，与动物合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虚空若常，物亦应常；物若无常，空亦无常；若言虚空亦常无常，无有是处。若共业合，是义不然。何以故？虚空名遍，若与业合，业亦应遍，若是遍者应一切遍，若一切遍应一切合，不应说有合与不合。若言已合共合，如二双指合，是义不然。何以故？先无有合，后方合故。先无后有，是无常法。是故不得说言虚空已合共合。如世间法先无后有是物无常，虚空若尔亦应无常。若言虚空在物如器中果，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是虚空先无器时，在何处住？若有住处，虚空则多，如其多者，云何言常、言一、言遍？若使虚空离空有住，有物亦应离虚空住，是故当知无有虚空。善男子，若有说言指住之处名为虚空，当知虚空是无常法。何以故？指有四方。若有四方，当知虚空亦有四方。一切常法都无方所，以有方故，虚空无常。若是无常，不离五阴，要离五阴，是无所有。

“善男子，有法若从因缘住者，当知是法名为无常。善男子，譬如一切众生树木因地而住，地无常故，因地之物次第无常。善男子，如地因水，水无常故，地亦无常；如水因风，风无常故，水亦无常；风依虚空，虚空无常故，风亦无常。若无常者，云何说言虚空是常，遍一切处？虚空无故，非是过去、未来、现在；亦如兔角是无物故，非是过去、未来、现在。是故我说佛性常故非三世摄，虚空无故非三世摄。善男子，我终不与世间共诤。何以故？世智说有，我亦说有；世智说无，我亦说无。”

迦葉菩萨言：“世尊，菩萨摩诃萨具足几法，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具足十法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何等为十？一者、信心，二者、有戒，三者、亲近善友，四者、内善思惟，五者、具足精进，六者、具足正念，七者、具足智慧，八者、具足正语，九者、乐于正法，十者、怜愍众生。善男子，菩萨具足如是十法，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如优钵罗华。”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世智说有，我亦说有；世智说无，我亦说无。何等名为世智有无？”

佛言：“善男子，世智若说色是无常、苦、空、无我，乃至识亦如是，善男子，是名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善男子，世间智者说色无有常乐我净，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善男子，是名世间智者说无，我亦说无。”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世间智者，即佛菩萨一切圣人。若诸圣人，色是无常、苦、空、无我，云何如来说佛色身常恒无变？世间

智者所说无法，云何如来说言是有？如来世尊作如是说，云何复言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如来已离三种颠倒，所谓想倒，心倒，见倒。应说佛色实是无常，今乃说常，云何得名远离颠倒，不与世诤？”

佛言：“善男子，凡夫之色从烦恼生，是故智说色是无常、苦、空、无我。如来色者，远离烦恼，是故说是常恒无变。”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七

迦葉菩萨品第十二之五

迦葉菩萨言：“世尊，云何为色从烦恼生？”

“善男子，烦恼三种，所谓欲漏、有漏、无明漏。智者应当观是三漏所有罪过。所以者何？知罪过已则能远离。譬如医师先诊病脉，知病所在，然后授药。善男子，如人将盲，至蕀林中舍之而还，盲人于后甚难得出，设得出者，身体坏尽；世间凡夫亦复如是，不能知见三漏过患则随逐行，如其见者则能远离，知罪过已，虽受果报，果报轻微。善男子，有四种人：一、作业时重，受报时轻；二、作业时轻，受报时重；三、作业时重，受报俱重；四、作业时轻，受报俱轻。善男子，若人能观烦恼罪过，是人作业，受果俱轻。

“善男子，有智之人作如是念：‘我应远离如是等漏，又复不应作如是等鄙恶之事。何以故？我今未得脱于地狱、饿鬼、畜生、人、天报故。我若修道，当因是力破坏诸苦。’是人观已，贪欲、瞋恚、愚痴微弱。既见贪欲瞋痴轻已，其心欢喜，复作是念：‘我今如是，皆由修道因缘力故，令我得离不善之法，亲近善法。是故现在得见正道，应当勤加而修习之。’是人因是勤修道力，远离无量诸恶烦恼，及离地狱、饿鬼、畜生、人、天果报。是故我于契经中说，当观一切有漏烦恼及有漏因。何以故？有智之人若但观漏，不观漏因，则不能断诸烦恼也。何以故？智者观漏，从是因生，我今断因，漏则不生。善男子，如彼医师，先断病因，病则不生；智者先断烦恼因者，亦复如是。有智之人先当观因，次观果报，知从善因生于善果，知从恶因生于恶果。观果报已，远离恶因。观果报已，复当次观烦恼轻重；观轻重已，先离重者；既离重已，轻者自去。

“善男子，智者若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是人尔时精勤修道，不息不悔，亲近善友，至心听法，为灭如是诸烦恼故。善男子，譬如病者，自知病轻必可除差，虽得苦药服之不悔；有智之人亦复如是，勤修圣道，欢喜不愁，不息不悔。善男子，若人能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为除烦恼故勤修圣道，是人不从烦恼生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若不能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不勤修道，是人则从烦恼生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善男子，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为断烦恼修行道者，即是如来。以是因缘，如来色常乃至识常。善男子，不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不能修道，即是凡夫。是故凡夫色是无常，受想行识悉是无常。善男子，世间智者、一切圣人、菩萨诸佛说是二义，我亦如是说是二义。是故我说，不与世间智者共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三有漏者，云何名为欲漏、有漏、无明漏耶？”

佛言：“善男子，欲漏者，内恶觉观，因于外缘生于欲漏。是故我昔在王舍城告阿难言：‘阿难，汝今受此女人所说偈颂，是偈乃是过去诸佛之所宣说。是故一切内恶觉观，外诸因缘，名之为欲。’是名欲漏。有漏者，色、无色界内诸恶法外诸因缘，除欲界中外诸因缘内诸觉观，是名有漏。无明漏者，不能了知我及我所，不别内外，名无明漏。善男子，无明即是一切诸漏根本。何以故？一切众生无明因缘，于阴、入、界忆想作相，名为众生，是名想倒、心倒、见倒，以是因缘生一切漏。是故我于十二部经，说无明者，即是贪因、瞋因、痴因。”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来昔于十二部经说言，不善思惟因缘生于贪欲瞋痴，今何因缘乃说无明？”

“善男子，如是二法，互为因果，互相增长。不善思惟生于无明，无明因缘生不善思惟。善男子，其能生长诸烦恼者，皆悉名为烦恼因缘。亲近如是烦恼因缘，名为无明、不善思惟。如子生芽，子是近因，四大远因，烦恼亦尔。”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无明即漏。云何复言因无明故生于诸漏？”

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说无明漏者，是内无明。因于无明生诸漏者，是内外因。若说无明漏，是名内倒，不识无常、苦、空、无我。若说一切烦恼因缘，是名不知外我、我所。若说无明漏，是名无始无终，从无明生阴、入、界等。”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有智之人知于漏因。云何名为知于漏因？”

“善男子，智者当观，何因缘故生是烦恼？造作何行生此烦恼？于何时中生此烦恼？共谁住时生此烦恼？何处止住生此烦恼？观何事已生于烦恼？受谁房舍、卧具、饮食、衣服、汤药而生烦恼？何因缘故，转下作中、转中作上、下业作中、中业作上？菩萨摩诃萨作是观时，则得远离生漏因缘。如是观时，未生烦恼遮令不生，已生烦恼便得除灭。是故我于契经中说，智者当观生烦恼因。”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众生一身云何能起种种烦恼？”

佛言：“善男子，如一器中有种种子，得水雨已各各自生；众生亦尔，器虽是一，爱因缘故，而能生长种种烦恼。”

迦葉菩萨言：“世尊，智者云何观于果报？”

“善男子，智者当观，诸漏因缘，能生地狱、饿鬼、畜生。是漏因缘，得人天身，即是无常、苦、空、无我。是身器中，得三种苦，三种无常。是漏因缘，能令众生作五逆罪受诸恶报，能断善根、犯四重禁、诽谤三宝。智者当观：‘我既受得如是之身，不应生起如是烦恼，受诸恶果。’”

迦葉菩萨言：“世尊，有无漏果，复言智者断诸果报，无漏果报在断中不？诸得道人有无漏果，如其智者求无漏果，云何佛说一切智者应断果报？若其断者，今诸圣人云何得有？”

“善男子，如来或时因中说果，果中说因。如世间人说泥即是瓶，缕即是衣，是名因中说果。果中说因者，牛即水草，人即是食。我亦如是因中说果，先于经中作是说言：‘我从心身至梵天边。’是名因中说果。果中说因，此六入者名过去业，是名果中说因。善男子，一切圣人真实无有无漏果报，一切圣人修道果报更不生漏，是故名为无漏果报。善男子，有智之人如是观时，即得永灭烦恼果报。善男子，智者观已，为断如是烦恼果报修习圣道。圣道者即空无相愿，修是道已，能灭一切烦恼果报。”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皆从烦恼而得果报。言烦恼者，所谓恶也，从恶烦恼所生烦恼亦名为恶。如是烦恼则有二种：一因、二果。因恶故果恶，果恶故子恶。如纴婆果，其子苦故，华果茎叶一切皆苦。犹如毒树，其子毒故，果亦是毒。因亦众生，果亦众生。因亦烦恼，果亦烦恼。烦恼因果即是众生，众生即是烦恼因果。若从是义，云何如来先喻雪山亦有毒草、微妙药王？若言烦恼即是众生，众生即是烦恼，云何而言众生身中有妙药王？”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无量众生咸同此疑，汝今能为启请求解，我亦能断。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雪山喻者即是众生，言毒草者即是烦恼，妙药王者即净梵行。善男子，若有众生能修如是清净梵行，是名身中有妙药王。”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众生有清净梵行？”

“善男子，犹如世间从子生果，是果有能与子作因，有不能者。有能作者，是名果子；若不能作，唯得名果，不得名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皆有二种：一者、有烦恼果是烦恼因；二者、有烦恼果非烦恼因。是烦恼果非烦恼因，是则名为清净梵行。

“善男子，众生观受，知是一切漏之近因，所谓内外漏。受因缘故，不能断绝一切诸漏，亦不能出三界牢狱。众生因受，著我、我所，生于心倒、想倒、见倒。是故众生先当观受，如是受者，为一切爱而作近因，是故智者欲断爱者，当先观受。善男子，一切众生十二因缘所作善恶皆因受时，是故我为阿难说言：‘阿难，一切众生所作善恶皆是受时。’是故智者先当观受；既观受已，复当更观如是受者何因缘生？若因缘生，如是因缘复从何生？若无因生，无因何故不生无

受？复观是受，不因自在天生，不因士夫生，不因微尘生，非时节生，不因想生，不因性生，不从自生，不从他生，非自他生，非无因生。是受皆从缘合而生，因缘者即是爱也。是和合中，非有受、非无受，是故我当断是和合，断和合故则不生受。善男子，智者既观因已，次观果报。众生因受受于地狱、饿鬼、畜生，乃至三界无量苦恼，受因缘故受无常乐，受因缘故断于善根，受因缘故获得解脱。作是观时，不作受因。云何名为不作受因？谓分别受，何等受能作爱因，何等爱能作受因。善男子，众生若能如是深观爱因、受因，则便能断我及我所。

“善男子，若人能作如是等观，则应分别爱之与受在何处灭，即见爱受有少灭处，当知亦应有毕竟灭，尔时即于解脱生信；生信心已，是解脱处何由而得？知从八正，即便修习。云何名为八正道耶？是道观受有三种相：一者、苦，二者、乐，三者、不苦不乐。如是三种，俱能增长身之与心。何因缘故能增长耶？触因缘也。是触三种：一者、无明触，二者、明触，三者、非明无明触。言明触者即八正道，其余二触增长身心及三种受，是故我应断二种触因缘，触断故不生三受。善男子，如是受者，亦名为因，亦名为果，智者当观亦因亦果。云何为因？因受生爱，名之为因。云何名果？因触生故，名之为果。是故此受亦因亦果。智者如是观是受已，次复观爱。受果报故，名之为爱。智者观爱复有二种：一者、杂食，二者、无食。杂食爱者，因生老病死一切诸有；无食爱者，断生老病死一切诸有，贪无漏道。智者复当作如是念：‘我若生是杂食之爱，则不能断生老病死。我今虽贪无漏之道，不断受因则不能得无漏道果，是故应当先断是触。’触既断已，受则自灭；受既灭已，爱亦随灭，是名八正道。善男子，若有众生能如是观，虽有毒身，其中亦有微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善男子，如是众生虽从烦恼而得果报，而是果报更不复为烦恼作因，是即名为清净梵行。

“复次，善男子，智者当观受、爱二事何因缘生？知因想生。何以故？众生见色亦不生贪，及观受时亦不生贪。若于色中生颠倒想，谓色即是常乐我净，受是常恒无有变易，因是倒想生贪恚痴。是故智者应当观想。云何观想？当作是念：‘一切众生未得正道皆有倒想。云何倒想？于非常中生于常想，于非乐中生于乐想，于非净中生于净想，于空法中生于我想，于非男女大小昼夜岁月衣服房舍卧具生于男女至卧具想。’是想三种：一者、小，二者、大，三者、无边。小因缘故生于小想，大因缘故生于大想，无量缘故生无量想。复有小想，谓未入定；复有大想，谓已入定；复有无量想，谓十一切入。复有小想，所谓欲界一切想等；复有大想，所谓色界一切想等；复有无量想，谓无色界一切想等。三想灭故，受则自灭，想、受灭故，名为解脱。”

迦葉菩萨言：“世尊，灭一切法名为解脱，如来云何说想、受灭

名解脱耶？”

佛言：“善男子，如来或时因众生说，闻者解法；或时因法说于众生，闻者亦解说于众生。云何名为因众生说，闻者解法？如我先为大迦葉说：‘迦葉，众生灭时，善法则灭。’是名因众生说，闻者解法。云何因法说于众生，闻者亦解说于众生？如我先为阿难说言：‘我亦不说亲近一切法，亦复不说不亲近一切法。若法近已，善法衰羸，不善炽盛，如是法者不应亲近。若法近已，不善衰灭，善法增长，如是法者是应亲近。’是名因法说于众生，闻者亦解说于众生。善男子，如来虽说想、受二灭，则已总说一切可断。智者既观如是想已，次观想因，是无量想因何而生？知因触生。是触二种：一者、因烦恼触，二者、因解脱触。因无明生名烦恼触，因明生者名解脱触。因烦恼触生于倒想，因解脱触生不倒想。观想因已，次观果报。”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烦恼之想生于倒想，一切圣人实有倒想而无烦恼，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云何圣人而有倒想？”

迦葉菩萨言：“世尊，一切圣人牛作牛想，亦说是牛；马作马想，亦说是马；男女大小舍宅车乘去来亦尔，是名倒想。”

“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种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圣人唯有世流布想，无有著想。一切凡夫恶觉观故，于世流布生于著想。一切圣人善觉观故，于世流布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为倒想，圣人虽知，不名倒想。智者如是观想因已，次观果报：‘是恶想果，在于地狱、饿鬼、畜生、人、天中受。如我因断恶觉观故，无明触断，是故想断；因想断故，果报亦断。’智者为断如是想因，修八正道。善男子，若有能作如是等观，则得名为清净梵行。善男子，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

“复次，善男子，智者观欲。欲者即是色、声、香、味、触。善男子，即是如来因中说果。从此五事生于欲耳，实非欲也。善男子，愚痴之人贪求受之，于是色中生颠倒想，乃至触中亦生倒想，倒想因缘便生于受，是故世间说因倒想生十种想。欲因缘故，在于世间受恶果报。以恶加于父母、沙门、婆罗门等，所不应作而故作之不惜身命。是故智者观是恶想因缘故生欲心。智者如是观欲因已，次观果报：‘是欲多有诸恶果报，所谓地狱、饿鬼、畜生、人中、天上，是名观果报。若是恶想得除灭者，终不生于此欲心也，无欲心故不受恶受，无恶受故则无恶果。是故我应先断恶想，断恶想已，如是等法自然而灭。’是故智者为灭恶想修八正道，是则名为清净梵行，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

“复次，善男子，智者如是观是欲已，次当观业。何以故？有智之人当作是念：‘受想触欲即是烦恼，是烦恼者能作生业，不作受业。’如是烦恼与业共行，则有二种：一、作生业，二、作受业。是故智者当观于业，是业三种，谓身口意。善男子，身口二业，亦名为

业，亦名业果；意唯名业，不名为果，以业因故则名为业。善男子，身口二业名为外业，意业名内。是三种业共烦恼行故作二种业：一者、生业，二者、受业。善男子，正业者即意业也，期业者谓身口业。先发故名意业，从意业生名身口业，是故意业得名为正。智者观业已，次观业因。业因者即无明触，因无明触，众生求有，求有因缘即是爱也，爱因缘故造作三种身口意业。善男子，智者如是观业因已，次观果报。果报有四：一者、黑黑果报，二者、白白果报，三者、杂杂果报，四者、不黑不白不黑不白果报。黑黑果报者，作业时垢，果报亦垢；白白果报者，作业时净，果报亦净；杂杂果报者，作业时杂，果报亦杂；不白不黑不白不黑果报者，名无漏业。”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先说无漏无有果报，今云何言不白不黑果报耶？”

佛言：“善男子，是义有二：一者、亦果亦报，二者、唯果非报。黑黑果报，亦名为果，亦名为报。黑因生故得名为果，能作因故复名为报。净杂亦尔。无漏果者，因有漏生故名为果，不作他因不名为报，是故名果，不名为报。”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是无漏业非是黑法，何因缘故不名为白？”

“善男子，无有报故不名为白，对治黑故故名为白，我今乃说受果报者名之为白。是无漏业不受报故，不名为白，名为寂静。如是业者，有定受报处。如十恶法，定在地狱、饿鬼、畜生；十善之业，定在人天。十不善法有上中下。上因缘故受地狱身，中因缘故受畜生身，下因缘故受饿鬼身。人业十善，复有四种：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因缘故生郁单越，中因缘故生弗婆提，上因缘故生瞿陀尼，上上因缘生阎浮提。有智之人作是观已，即作是念：‘我当云何断是果报？’复作是念：‘是业因缘，无明、触生。我若断除无明与触，如是业果则灭不生。’是故智者为断无明、触因缘故修八正道，是则名为清净梵行。善男子，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

“复次，善男子，智者观业、观烦恼已，次观是二所得果报。是二果报即是苦也。既知是苦则能舍离一切受生。智者复观烦恼因缘生于烦恼，业因缘故亦生烦恼，烦恼因缘复生于业，业因缘生苦，苦因缘故生于烦恼，烦恼因缘生有，有因缘生苦，有因缘生有，有因缘生业，业因缘生烦恼，烦恼因缘生苦，苦因缘生苦。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观，当知是人能观业苦。何以故？如上所观，即是生死十二因缘。若人能观如是生死十二因缘，当知是人不造新业，能坏故业。善男子，有智之人观地狱苦，观一地狱乃至一百三十六所，一一地狱有种种苦，皆是烦恼业因缘生；观地狱已，次观饿鬼、畜生等苦；作是观已，复观人天所有诸苦，如是众苦皆从烦恼业因缘生。善男子，天上虽无大苦恼事，然其身体柔软细滑，见五相时极受大苦，如地狱苦

等无差别。善男子，智者深观三界诸苦，皆从烦恼业因缘生。善男子，譬如坏器即易破坏，众生受身亦复如是，既受身已是众苦器。譬如大树华果繁茂，众鸟能坏，如多干草，小火能焚，众生受身为苦所坏亦复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观苦八种如圣行中，当知是人能断众苦。

“善男子，智者深观是八苦已，次观苦因。苦因者，即爱无明。是爱无明则有二种：一者、求身，二者、求财。求身求财，二俱是苦。是故当知爱无明者即是苦因。善男子，是爱无明则有二种：一者、内，二者、外。内能作业，外能增长。又复内能作业，外作业果。断内爱已，业则得断；断外爱已，果则得断。内爱能生未来世苦，外爱能生现在世苦。智者观爱即是苦因。既观因已，次观果报。苦果报者，即是取也。爱果名取，是取因缘，即内外爱，则有爱苦。善男子，智者当观爱因缘取，取因缘爱。若我能断爱、取二事，则不造业，受于众苦。是故智者为断爱苦，修八正道。善男子，若有人能如是观者，是则名为清净梵行。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清净梵行？”

佛言：“善男子，一切法是。”

迦葉菩萨言：“世尊，一切法者，义不决定。何以故？如来或说是善不善，或时说为四念处观，或说是十二入，或说是善知识，或说是十二因缘，或说是众生，或说是正见、邪见，或说十二部经，或说即是二谛。如来今乃说一切法为净梵行，悉是何等一切法耶？”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经》，乃是一切善法宝藏。譬如大海是众宝藏，是涅槃经亦复如是，即是一切字义秘藏。善男子，如须弥山众药根本；是经亦尔，即是菩萨戒之根本。善男子，譬如虚空是一切物之所住处；是经亦尔，即是一切善法住处。善男子，譬如猛风无能系缚；一切菩萨行是经者亦复如是，不为一切烦恼恶法之所系缚。善男子，譬如金刚无能坏者；是经亦尔，虽有外道恶邪之人，不能破坏。善男子，如恒河沙无能数者；如是经义亦复如是，无能数者。

“善男子，是经典者，为诸菩萨而作法幢如帝释幢。善男子，是经即是趣涅槃城之商主也。如大导师引诸商人趣向大海。善男子，是经能为诸菩萨等作法光明，如世日月能破诸闇。善男子，是经能为病苦众生作大良药，如香山中微妙药王能治众病。善男子，是经能为一阐提杖，犹如羸人因之得起。善男子，是经能为一切恶人而作桥梁，犹如世桥能渡一切。善男子，是经能为行二十五有者，遇烦恼热而作阴凉，如世间盖遮覆暑热。善男子，是经即是大无畏王，能坏一切烦恼恶魔，如师子王降伏众兽。善男子，是经即是大神咒师，能坏一切烦恼恶鬼，如世咒师能去魑魅。善男子，是经即是无上霜雹，能坏一切生死果报，如世雹雨坏诸果实。善男子，是经能为坏戒目者作大良

药，犹如世间安阇那药善疗眼痛。善男子，是经能住一切善法，如世间地能住众物。善男子，是经即是毁戒众生之明镜也，如世明镜见诸色像。善男子，是经能为无惭愧者而作衣服，如世衣裳障蔽形体。善男子，是经能为贫善法者作大财宝，如功德天利益贫者。善男子，是经能为渴法众生作甘露浆，如八味水充足渴者。善男子，是经能为烦恼之人而作法床，如世之人遇安隐床。善男子，是经能为初地菩萨至十住菩萨而作璎珞、香华、涂香、末香、烧香，清净种性具足之乘，过于一切六波罗蜜受妙乐处，如忉利天波利质多罗树。善男子，是经即是刚利智斧，能伐一切烦恼大树，即是利刀能割习气，即是勇健能摧魔怨，即是智火焚烦恼薪，即因缘藏出辟支佛，即是闻藏生声闻人，即是一切诸天之眼，即是一切人之正道，即是一切畜生依处，即是饿鬼解脱之处，即是地狱无上之尊，即是一切十方众生无上之器，即是十方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之父母也。

“善男子，是故此经摄一切法，如我先说。此经虽摄一切诸法，我说梵行即是三十七助道法。善男子，若离如是三十七品，终不能得声闻正果，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不见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缘，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颠倒，能坏颠倒；性非恶见，能坏恶见；性非怖畏，能坏怖畏；性是净行，能令众生毕竟造作清净梵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亦复能作无漏法因，如来何故不说有漏为净梵行？”

“善男子，一切有漏即是颠倒，是故有漏不得名为清净梵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世第一法为是有漏、是无漏耶？”

佛言：“善男子，是有漏也。”

“世尊，虽是有漏，性非颠倒，何故不名清净梵行？”

“善男子，世第一法，无漏因故，似于无漏向无漏故，不名颠倒。善男子，清净梵行，发心相续乃至毕竟。世第一法，唯是一念，是故不得名净梵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众生五识亦是有漏，非是颠倒，复非一念，何故不名清净梵行？”

“善男子，众生五识虽非一念，然是有漏，复是颠倒，增诸漏故名为有漏，体非真实著想故倒。云何名为体非真实著想故倒？非男女中生男女想，乃至舍宅、车乘、瓶衣亦复如是，是名颠倒。善男子，三十七品性无颠倒，是故得名清净梵行。善男子，若有菩萨于三十七品，知根、知因、知摄、知增、知主、知导、知胜、知实、知毕竟者，如是菩萨则得名为清净梵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知根乃至知毕竟耶？”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菩萨发问为于二事：一者、为自知故，二者、为他知故。汝今已知，但为无量众生未解启请是事，是故我今重赞叹汝。善哉！善哉！善男子，三十七品，根本是欲，因名

明触，摄取名受，增名善思，主名为念，导名为定，胜名智慧，实名解脱，毕竟名为大般涅槃。善男子，善欲即是初发道心，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根本也，是故我说欲为根本。善男子，如世间说，一切苦恼，爱为根本；一切疹病，宿食为本；一切断事，斗诤为本；一切恶事，虚妄为本。”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先于此经中说，一切善法，不放逸为本，今乃说欲，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若言生因，善欲是也；若言了因，不放逸是。如世间说，一切果者，子为其因；或复有说，子为生因，地为了因。是义亦尔。”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来先于余经中说，三十七品，佛是根本，是义云何？”

“善男子，如来先说众生初知三十七品，佛是根本；若自证得，欲为根本。”

“世尊，云何明触名之为因？”

“善男子，如来或时说明为慧，或说为信。善男子，信因缘故，亲近善友，是名为触；亲近因缘，得闻正法，是名为触；因闻正法，身口意净，是名为触；因三业净，获得正命，是名为触；因正命故得净根戒，因净根戒乐寂静处，因乐寂静能善思惟，因善思惟得如法住，因如法住得三十七品，能坏无量诸恶烦恼，是名为触。善男子，受名摄取，众生受时能作善恶，是故名受为摄取也。善男子，受因缘故生诸烦恼，三十七品能破坏之，是故以受为摄取也。因善思惟能破烦恼，是故名增。何以故？勤修习故得如是等三十七品。若观能破诸恶烦恼要赖专念，是故以念为主。如世间中，一切四兵随主将意；三十七品亦复如是，皆随念主。善男子，既入定已，三十七品能善分别一切法相，是故以定为导。是三十七品分别法相，智为最胜，是故以慧为胜。如是智慧知烦恼已，智慧力故，烦恼消灭。如世间中，四兵坏怨或一或二，勇健者能；三十七品亦复如是，智慧力故能坏烦恼，是故以慧为胜。善男子，虽因修习三十七品获得四禅神通安乐，亦不名实；若坏烦恼证解脱时，乃名为实。是三十七品发心修道，虽得世乐及出世乐、四沙门果及以解脱，亦不得名为毕竟也；若能断除三十七品所行之事，是名涅槃，是故我说毕竟者即大涅槃。

“复次，善男子，善爱念心，即是欲也。因善爱念，亲近善友，故名为触，是名为因。因近善友，故名为受，是名摄取。因近善友，能善思惟，故名为增。因是四法，能生长道，所谓欲、念、定、智，是即名为主、导、胜也。因是三法得二解脱，除断爱故心得解脱，断无明故慧得解脱，是名为实。如是八法，毕竟得果，名为涅槃，故名毕竟。

“复次，善男子，欲者即是发心出家。触者即是白四羯磨，是名为因。摄者即是受二种戒：一者、波罗提木叉戒，二者、净根戒。是

名为受，是名摄取。增者即是修习四禅。主者即是须陀洹果、斯陀含果。导者即是阿那含果。胜者即是阿罗汉果。实者即是辟支佛果。毕竟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

“复次，善男子，欲名为识，触名六入，摄名为受，增名无明，主名名色，导名为爱，胜名为取，实名为有，毕竟者名生老病死。”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八

迦葉菩萨品第十二之六

迦葉菩萨言：“世尊，根本、因、增，如是三法，云何有异？”

“善男子，所言根者即是初发，因者即是相似不断，增者即是灭相似已能生相似。复次，善男子，根即是作，因即是果，增即可用。善男子，未来之世虽有果报，以未受故名之为因，及其受时是名为增。复次，善男子，根即是求，得即是因，用即是增。善男子，是经中根即是见道，因即修道，增者即是无学道也。复次，善男子，根即正因，因即方便因，从是二因获得果报，名为增长。”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毕竟者即是涅槃，如是涅槃云何可得？”

“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能修十想，当知是人能得涅槃。云何为十？一者、无常想，二者、苦想，三者、无我想，四者、厌离食想，五者、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六者、死想，七者、多过罪想，八者、离想，九者、灭想，十者、无爱想。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修习如是十种想者，是人毕竟定得涅槃，不随他心，自能分别善不善等。是名真实称比丘义，乃至得称优婆夷义。”

迦葉菩萨言：“世尊，云何名为菩萨乃至优婆夷等修无常想？”

“善男子，菩萨二种：一、初发心，二、已行道。无常想者亦复二种：一粗、二细。初心菩萨观无常想时，作是思惟：‘世间之物凡有二种：一内、二外。如是内物无常变异，我见生时、小时、大时、壮时、老时、死时，是诸时节各各不同，是故当知内物无常。’复作是念：‘我见众生，或有肥鲜具足色力，去来进止自在无碍；或见病苦，色力毁悴，颜貌羸损，不得自在；或见财富库藏盈溢；或见贫穷触事鲜乏；或见成就无量功德；或见具足无量恶法。是故定知内法无常。’复观外法：‘子时、芽时、茎时、叶时、华时、果时，如是诸时各各不同。如是外法，或有具足，或不具足，是故当知一切外物定是无常。’既观见法是无常已，复观闻法：‘我闻诸天具足成就极妙快乐，神通自在，亦有五相，是故当知即是无常。’复闻劫初有诸众生，各各具足上妙功德，身光自照不假日月，无常力故，光灭德损。复闻昔有转轮圣王统四天下，成就七宝得大自在，而不能坏无常之相。复

观大地，往昔之时安处布置无量众生，间无空处如车轮许，具足生长一切妙药，丛林树木果实滋茂，众生薄福，令此大地无复势力，所生之物遂成虚耗。是故当知，内外之法一切无常，是则名为粗无常也。

“既观粗已，次观细者。云何名细？菩萨摩诃萨观于一切内外之物乃至微尘，在未来时已是无常。何以故？具足成就破坏相故。若未来色非无常者，不得言色有十时差别。云何十时？一者、膜时，二者、泡时，三者、疱时，四者、肉团时，五者、肢时，六者、婴孩时，七者、童子时，八者、少年时，九者、盛壮时，十者、衰老时。菩萨观膜，若非无常不应至泡，乃至盛壮非无常者终不至老。若是诸时非念念灭，终不渐长，应当一时成长具足。无是事故，是故当知，定有念念微细无常。复见有人诸根具足，颜色暐晔，后见枯悴。复作是念：‘是人定有念念无常。’复观四大及四威仪，复观内外各二苦因饥渴寒热，复观是四若无念念微细无常，亦不得说如是四苦。若有菩萨能作是念，是名菩萨观细无常。如内外色，心法亦尔。何以故？行六处故。行六处时，或生喜心，或生瞋心，或生爱心，或生念心，展转异生不得一种。是故当知，一切色法及非色法悉是无常。

“善男子，菩萨若能于一念中见一切法生灭无常，是名菩萨具无常想。善男子，智者修习无常想已，远离常慢、常倒、想倒。次修苦想。何因缘故有如是苦？深知是苦因于无常，因无常故受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因缘故名为无常，无常因缘故受内外苦。饥渴寒热，鞭打骂辱，如是等苦，皆因无常。复次，智者深观此身，即无常器，是器即苦。以器苦故，所受盛法亦复是苦。

“善男子，智者复观，生即是苦，灭即是苦，苦生灭故即是无常，非我、我所，修无我想。智者复观苦即无常，无常即苦，若苦无常，智者云何说言有我？苦非是我，无常亦尔。如是五阴亦苦无常，众生云何说言有我？复次，观一切法有异和合，不从一和合生一切法，亦非一法是一切和合果，一切和合皆无自性，亦无一性，亦无异性，亦无物性，亦无自在。诸法若有如是等相，智者云何说言有我？复作是念：‘一切法中，无有一法能为作者。若使一法不能作者，众法和合亦不能作。一切诸法性终不能独生独灭，和合故灭，和合故生。是法生已，众生倒想，言是和合，从和合生。众生想倒无有真实，云何而有真实我耶？’是故智者观于无我。又复谛观：‘何因缘故众生说我？是我若有，应一、应多？我若一者，云何而有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人、天、地狱、饿鬼、畜生、大小老壮？是故知我非是一也。我若多者，云何说言众生我者是一、是遍、无有边际？若一若多，二俱无我。’

“智者如是观无我已，次复观于厌离食想，作是念言：‘若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云何为食起身口意三种恶业？若有众生为贪食故起身口意三种恶业，所得财物众皆共之，后受苦果无共分者。’善男子，智者复观：‘一切众生为饮食故身心受苦。若从众苦而得食者，我

当云何于是食中而生贪著？是故于食不生贪心。’复次，智者当观：‘因于饮食，身得增长。我今出家受戒修道为欲舍身，今贪此食，云何当得舍此身耶？’如是观已，虽复受食，犹如旷野食其子肉，其心厌恶都不甘乐，深观揣食有如是过。次观触食，如被剥牛为无量虫之所唼食。次观思食，如大火聚。识食犹如三百钻矛。善男子，智者如是观四食已，于食终不生贪乐想。若犹生贪，当观不净。何以故？为离食爱故。于一切食善能分别不净之想，随诸不净令与相似。如是观已，若得好食及以恶食，受时犹如涂痈疮药，终不生于贪爱之心。善男子，智者若能如是观者，是名成就厌离食想。”

迦葉菩萨言：“世尊，智者观食作不净想，为是实观、虚解观耶？若是实观，所观之食实非不净。若是虚解，是法云何名为善想？”

佛言：“善男子，如是想者，亦是实观，亦是虚解。能坏贪食故名为实，非虫见虫故名虚解。善男子，一切有漏皆名为虚，亦能得实。善男子，若有比丘发心乞食，预作是念：‘我当乞食，愿得好者，莫得粗恶；愿必多得，莫令鲜少；亦愿速得，莫令迟晚。’如是比丘不名于食得厌离想，所修善法日夜衰耗，不善之法渐当增长。善男子，若有比丘欲乞食时，先当愿言：‘令诸乞者悉得饱满，其施食者得无量福。我若得食，为疗毒身，修习善法，利益施主’。作是愿时，所修善法日夜增长，不善之法渐当消灭。善男子，若有比丘能如是修，当知是人不空食于国中信施。

“善男子，智者具足如是四想，能修世间不可乐想，作是念言：‘一切世间，无处不有生老病死，而我此身无处不生。若世间中，无有一处当得离于生老病死，我当云何乐于世间？一切世间，无有进得而不退失，是故世间定是无常。若是无常，云何智人而乐于世？一一众生，周遍经历一切世间，具受苦乐，虽复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终还堕三恶道中；虽为四王乃至他化自在天身，命终生于畜生道中，或为师子、虎、豹、豺狼、象、马、牛、驴。’次观转轮圣王之身，统四天下豪贵自在，福尽贫困，衣食不供。智者深观如是事已，生于世间不可乐想。智者复观世间有法，所谓舍宅、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香华、璎珞、种种伎乐、财物宝货，如是等事皆为离苦。而是等物体即是苦，云何以苦欲离于苦？善男子，智者如是观已，于世间物不生爱乐而作乐想。善男子，譬如有人，身婴重病，虽有种种音乐、倡伎、香华、璎珞，终不于中生贪爱乐；智者观已，亦复如是。善男子，智者深观：‘一切世间非归依处、非解脱处、非寂静处、非可爱处、非彼岸处、非是常乐我净之法。若我贪乐如是世间，我当云何得离是法？如人不乐处闇，而求光明，还复归闇。闇即世间，明即出世。若我乐世，增长黑闇，远离光明。闇即无明，光即智明。是智明因，即是世间不可乐想。一切贪结虽是系缚，然我今者贪于智明，不贪世间。’智者深观如是法已，具足世间不可乐想。

“善男子，有智之人，已修世间不可乐想，次修死想。观是寿命，常为无量怨仇所绕，念念损减无有增长，犹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势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如牵牛羊诣于屠所。”

迦葉菩萨言：“世尊，云何智者观念念灭？”

“善男子，譬如四人皆善射术，聚在一处各射一方，俱作是念：‘我等四箭俱发俱堕。’复有一人作是念言：‘如是四箭及其未堕，我能一时以手接取。’善男子，如是之人可说疾不？”

迦葉菩萨言：“如是，世尊。”

佛言：“善男子，地行鬼疾复速是人，有飞行鬼复速地行，四天王疾复速飞行，日月神天复速四王，行坚疾天复速日月，众生寿命复速坚疾。善男子，一息一眴，众生寿命四百生灭。智者若能观命如是，是名能观念念灭也。善男子，智者观命系属死王，我若能离如是死王，则得永断无常寿命。复次，智者观是寿命，犹如河岸临峻大树，亦如有人作大逆罪及其受戮无怜惜者，如师子王大饥困时，亦如毒蛇吸大风时，犹如渴马护惜水时，如大恶鬼瞋恚发时，众生死王亦复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观，是则名为修习死想。

“善男子，智者复观：‘我今出家，设得寿命七日七夜，我当于中精勤修道，护持禁戒，说法教化利益众生。’是名智者修于死想。复以七日七夜为多，‘若得六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一时，乃至出息入息之顷，我当于中精勤修道，护持禁戒，说法教化利益众生。’是名智者善修死想。智者具足如上六想，即七想因。何等名七？一者、常修想，二者、乐修想，三者、无瞋想，四者、无妒想，五者、善愿想，六者、无慢想，七者、三昧自在想。善男子，若有比丘具足七想，是名沙门、名婆罗门，是名寂静，是名净洁，是名解脱，是名智者，是名正见、名到彼岸、名大医王，是大商主，是名善解如来秘密，亦知诸佛七种之语名正见知，断七种语中所生疑网。善男子，若人具足如上六想，当知是人能呵三界，远离三界，灭除三界，于三界中不生爱著。是名智者具足十想。若有比丘具是十想，即得称可沙门之相。”

尔时，迦葉菩萨即于佛前，以偈赞佛：

“怜愍世间大医王，身及智慧俱寂静，
无我法中有真我，是故敬礼无上尊。
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先心难，
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礼初发心。
初发已为人天师，胜出声闻及缘觉，
如是发心过三界，是故得名最无上。
世救要求然后得，如来无请而为师，
佛随世间如犊子，是故得名大悲牛。
如来功德满十方，凡下无智不能赞，

我今赞叹慈悲心，为报身口二种业。
世间常乐自利益，如来终不为是事，
能断众生世果报，是故我礼自他利。
世间逐亲作益厚，如来利益无怨亲，
佛无是相如世人，是故其心等无二。
世间说异作业异，如来如说业无差，
凡所修行断诸行，是故得名为如来。
先已了知烦恼过，示现处之为众生，
久于世间得解脱，乐处生死慈悲故。
虽现天身及人身，慈悲随逐如犊子，
如来即是众生母，慈心即是小犊子。
自受众苦念众生，悲念时心不悔没，
怜愍心盛不觉苦，故我稽首拔苦者。
如来虽作无量福，身口意业恒清净，
常为众生不为己，是故我礼清净业。
如来受苦不觉苦，见众受苦如己苦，
虽为众生处地狱，不生苦想及悔心。
一切众生受异苦，悉是如来一人苦，
觉已其心转坚固，故能勤修无上道。
佛具一味大慈心，悲念众生如子想，
众生不知佛能救，故谤如来及法僧。
世间虽具众烦恼，亦有无量诸过恶，
如是众结及罪过，佛初发心已能坏。
唯有诸佛能赞佛，除佛无能赞叹者，
我今唯以一法赞，所谓慈心游世间。
如来慈是大法聚，是慈亦能度众生，
即是无上真解脱，解脱即是大涅槃。”

憍陈如品第十三之一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色是无常，因灭是色，获得解脱常住之色；受想行识亦是无常，因灭是识，获得解脱常住之识。憍陈如，色即是苦，因灭是色，获得解脱安乐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即是空，因灭空色，获得解脱非空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无我，因灭是色，获得解脱真我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不净，因灭是色，获得解脱清净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生老病死之相，因灭是色，获得解脱非生老病死相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无明因，因灭是色，获得解脱非无明因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乃至色是生因，因灭是色，获得解脱非生因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者即是

四颠倒因，因灭倒色，获得解脱非四倒因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无量恶法之因，所谓男女等身、食爱、欲爱、贪、瞋、嫉妒、恶心、悭心、揣食、识食、思食、触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五欲、五盖，如是等法皆因于色，因灭色故，获得解脱无如是等无量恶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即是缚，因灭缚色，获得解脱无缚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即是流，因灭流色，获得解脱非流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非归依，因灭是色，获得解脱归依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疮疣，因灭是色，获得解脱无疮疣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非寂静，因灭是色，获得涅槃寂静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憍陈如，若有人能如是知者，是名沙门、名婆罗门，具足沙门、婆罗门法。憍陈如，若离佛法，无有沙门，无婆罗门，亦无沙门、婆罗门法。一切外道虚假诈称都无实行，虽复作相言有是二，实无是处。何以故？若无沙门、婆罗门法，云何而言有沙门、婆罗门？我常于此大众之中作师子吼，汝等亦当在大众中作师子吼。”

尔时，外道有无量人闻是语已，心生瞋恶：“瞿昙今说我等众中无有沙门及婆罗门，亦无沙门、婆罗门法，我当云何广设方便语瞿昙言，我等众中亦有沙门，有沙门法，有婆罗门，有婆罗门法？”

时彼众中有一梵志，唱如是言：“诸仁者，瞿昙之言，如狂无异，何可检校？世间狂人或歌、或舞、或哭、或笑、或骂、或赞，于怨亲所不能分别。沙门瞿昙亦复如是，或说我生净饭王家，或言不生；或说生已行至七步，或说不行；或说从小习学世事，或说我是一切智人；或时处宫受乐生子，或时厌患呵责恶贱；或时亲修苦行六年，或时呵责外道苦行；或言从彼郁头蓝弗、阿罗逻等禀承未闻，或时说其无所知晓；或时说言菩提树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我不至树无所克获；或时说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或言身灭乃是涅槃。瞿昙所说如狂无异，何故以此而愁忧耶？”

诸婆罗门即便答言：“大士，我等今者何得不愁？沙门瞿昙先出家已，说无常、苦、空、无我等法，我诸弟子闻生恐怖，云何众生无常、苦、空、无我、不净？不受其语。今者瞿昙复来至此娑罗林中，为诸大众说有常乐我净之法，我诸弟子闻是语已，悉舍我去受瞿昙语。以是因缘，生大愁苦。”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作如是言：“诸仁者，谛听！谛听！瞿昙沙门名修慈悲，是名虚妄，非真实也。若有慈悲，云何教我诸弟子等自受其法？慈悲果者随顺他意，今违我愿，云何言有？若有说言沙门瞿昙不为世间八法所染，是亦虚妄。若言瞿昙少欲知足，今者云何夺我等利？若言种姓是上族者，是亦虚妄。何以故？从昔已来，不见不闻大师子王残害小鼠。若使瞿昙是上种姓，如何今者恼乱我等？若言瞿昙具大势力，是亦虚妄。何以故？从昔已来，亦不见闻金翅鸟王与鸟共诤。若言力大，复以何事与我共斗？若言瞿昙具他心智，是亦虚

妄。何以故？若具此智，以何因缘不知我心？诸仁者，我昔曾从先旧智人闻说是事，过百年已，世间当有一妖幻出，即是瞿昙。如是妖惑，今于此处娑罗林中将灭不久，汝等今者不应愁恼。”

尔时，复有一尼揵子答言：“仁者，我今愁苦，不为自身弟子供养，但为世间痴闇无眼，不识福田及非福田，弃舍先旧智婆罗门，供养年少，以为愁耳！瞿昙沙门大知咒术，因咒术力能令一身作无量身，令无量身还作一身，或以自身作男女像、牛羊象马。我力能灭如是咒术，瞿昙沙门咒术既灭，汝等当还多得供养受于安乐。”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作如是言：“诸仁者，瞿昙沙门成就具足无量功德，是故汝等不应与诤。”

大众答言：“痴人，云何说言沙门瞿昙具大功德？其生七日，母便命终，是可得名福德相耶？”

婆罗门言：“骂时不瞋，打时不报，当知即是大福德相。其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量神通，是故当知是福德相。心无憍慢，先意问讯，言语柔软初无粗犷，年志俱盛，心不卒暴，王国多财无所爱恋，舍之出家如弃涕唾，是故我说沙门瞿昙成就具足无量功德。”

大众答言：“善哉！仁者，瞿昙沙门实如所说，成就无量神通变化，我不与彼捔试是事。瞿昙沙门受性柔软，不堪苦行，生长深宫不综外事，唯可软语，不知伎艺书籍论议，请共详辩正法之要。彼若胜我，我当给事；我若胜彼，彼当事我。”

尔时，多有无量外道和合共往摩伽陀王阿阇世所。王见便问：“诸仁何来？汝等各各修习圣道是出家人，舍离财货及在家事，然我国人皆共供养，敬心瞻视，无相犯触，何故和合而来至此？诸仁者，汝等各受异法异戒，出家不同，亦复各各自随戒法出家修道，何因缘故，今者一心而共和合，犹如落叶旋风所吹聚在一处，说何因缘而来至此？我常拥护出家之人，乃至不惜身之与命。”

尔时，一切诸外道众咸作是言：“大王谛听！大王今者是大法桥，是大法砺，是大法秤，即是一切功德之器，一切功德真实之性，正法道路，即是种子之良田也，一切国土之根本也，一切国土之大明镜，一切诸天之形像也，一切国人之父母也。大王，一切世间功德宝藏即是王身。何以故名功德藏？王断国事不择怨亲，其心平等如地水火风，是故名王为功德藏。大王，现在众生虽复寿短，王之功德如昔长寿安乐时王，亦如顶生善见忍辱那睺沙王、耶耶帝王、尸毗王、一叉鸠王，如是等王具足善法，大王今者亦复如是。大王，以王因缘，国土安乐，人民炽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乐此国，持戒精勤，修习正道。大王，我经中说，若出家人随所住国，持戒精进，勤修正道，其王亦有修善之分。

“大王，一切盗贼，王已整理，出家之人都无畏惧。今者唯有一大恶人瞿昙沙门，王未检校，我等甚畏。其人自恃豪族种姓，身色具

足，又因过去布施之报多得供养，恃此众事生大憍慢，或因咒术而生憍慢，以是因缘不能苦行，受畜细软衣服卧具。是故一切世间恶人，为利养故往集其所，而为眷属不能苦行。咒术力故，调伏迦葉及舍利弗、目揵连等。今复来至我所住处娑罗林中，宣说是身常乐我净诱我弟子。大王，瞿昙先说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我能忍之。今乃宣说常乐我净，我实不忍。惟愿大王，听我与彼瞿昙论议。”

王即答言：“诸大士，汝等今者，为谁教导而令其心狂乱不定，如水涛波、旋火之轮、猿猴掷树？是事可耻，智人若闻即生怜愍，愚人闻之即生嗤笑。汝等所说非出家相。汝若病风黄水患者，吾悉有药能疗治之。如其鬼病，家兄耆婆善能去之。汝等今者欲以手爪刨须弥山，欲以口齿齚啮金刚。诸大士，譬如愚人见师子王饥时睡眠而欲悟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触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师子吼，犹如蚊子共金翅鸟捔行迟疾，如兔渡海欲尽其底，汝等今者亦复如是。汝若梦见胜瞿昙者，是梦狂惑未足可信。诸大士，汝等今者兴建是意，犹如飞蛾投大火聚。汝随我语，不须更说。汝虽赞我平等如秤，勿令外人复闻此语。”

尔时，外道复作是言：“大王，瞿昙沙门所作幻术到汝边耶？乃令大王心疑不信是等圣人。大王，不应轻蔑如是大士。大王，是月增减、大海醎味、摩罗延山，如是等事，谁之所作？岂非我等婆罗门耶？大王，不闻阿竭多仙十二年中恒河之水停耳中耶？大王，不闻瞿昙仙人大现神通，十二年中变作释身，并令释身作羝羊形作千女根在释身耶？大王，不闻耆□仙人一日之中饮四海水，令大地干耶？大王，不闻婆薮仙人为自在天作三眼耶？大王，不闻阿罗逻仙人变迦富罗城作卤土耶？大王，婆罗门中有如是等大力诸仙，现可检校，大王云何见轻蔑耶？”

王言：“诸仁者，若不见信故欲为者，如来正觉今者近在娑罗林中，汝等可往随意问难，如来亦当为汝分别，称汝意答。”

尔时，阿阇世王与诸外道徒众眷属往至佛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是诸外道欲随意问难，唯愿如来随意答之。”

佛言：“大王且止，我自知时。”

尔时，众中有婆罗门，名阇提首那，作如是言：“瞿昙，汝说涅槃是常法耶？”

“如是，如是，大婆罗门。”

婆罗门言：“瞿昙若说涅槃常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世间之法，从子生果相续不断，如从泥出瓶、从缕得衣。瞿昙常说修无常想获得涅槃，因是无常，果云何常？瞿昙又说，解脱欲贪即是涅槃，解脱色贪及无色贪即是涅槃，灭无明等一切烦恼即是涅槃。从欲乃至无明烦恼皆是无常，因是无常，所得涅槃亦应无常。瞿昙又说，从因故

生天，从因故堕地狱，从因得解脱，是故诸法皆从因生。若从因故得解脱者，云何言常？瞿昙亦说，色从缘生故名无常，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是解脱若是色者当知无常，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若离五阴有解脱者，当知解脱即是虚空。若是虚空，不得说言从因缘生。何以故？是常是一，遍一切处。瞿昙亦说，从因生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云何复说解脱是乐？瞿昙又说，无常即苦，苦即无我。若是无常、苦、无我者，即是不净。一切从因所生诸法，皆无常、苦、无我、不净，云何复说涅槃即是常乐我净？若瞿昙说，亦常无常、亦苦亦乐、亦我无我、亦净不净，如是岂非是二语耶？我亦曾从先旧智人闻说是语，佛若出世，言则无二。瞿昙今者说于二语，复言佛即我身是也，是义云何？”

佛言：“婆罗门，如汝所说，我今问汝，随汝意答。”

婆罗门言：“善哉！瞿昙。”

佛言：“婆罗门，汝性常耶？是无常乎？”

婆罗门言：“我性是常。”

“婆罗门，是性能作一切内外法之因耶？”

“如是，瞿昙。”

佛言：“婆罗门，云何作因？”

“瞿昙，从性生大，从大生慢，从慢生十六法，所谓地、水、火、风、空五知根，眼、耳、鼻、舌、身五业根，手、脚、口声、男女二根，心平等根，是十六法从五法生色、声、香、味、触。是二十一法，根本有三：一者、染，二者、粗，三者、黑。染者名爱，粗者名瞋，黑名无明。瞿昙，是二十五法，皆因性生。”

“婆罗门，是大等法，常无常耶？”

“瞿昙，我法性常，大等诸法悉是无常。”

“婆罗门，如汝法中，因常，果无常。然我法中，因虽无常，果是常者，有何等过？婆罗门，汝等法中有二因不？”

答言：“有。”

佛言：“云何有？”

婆罗门言：“一者、生因，二者、了因。”

佛言：“云何生因？云何了因？”

婆罗门言：“生因者，如泥出瓶；了因者，如灯照物。”

佛言：“是二种因，因性是一。若是一者，可令生因作于了因，可令了因作生因不？”

“不也，瞿昙。”

佛言：“若使生因不作了因，了因不作生因，可得说言是因相不？”

婆罗门言：“虽不相作，故有因相。”

“婆罗门，了因所了，即同了不？”

“不也，瞿昙。”

佛言："我法虽从无常获得涅槃，而非无常。婆罗门，从了因得故常乐我净，从生因得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是故如来所说有二，如是二语，无有二也。是故如来名无二语。如汝所说，曾从先旧智人边闻：'佛出于世，无有二语。'是言善哉！一切十方三世诸佛所说无差，是故说言佛无二语。云何无差？有同说有，无同说无，故名一义。婆罗门，如来世尊虽名二语，为了一语故。云何二语了于一语？如眼色二语生识一语，乃至意法亦复如是。"

婆罗门言："瞿昙善能分别如是语义，我今未解所出二语了于一语。"

尔时，世尊即为宣说四真谛法："婆罗门，言苦谛者，亦二亦一，乃至道谛亦二亦一。"

婆罗门言："世尊，我已知已。"

佛言："善男子，云何知已？"

婆罗门言："世尊，苦谛，一切凡夫二，是圣人一，乃至道谛亦复如是。"

佛言："善哉已解！"

婆罗门言："世尊，我今闻法，已得正见。今当归依佛法僧宝，唯愿大慈听我出家。"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汝当为是阇提首那，剃除须发，听其出家。"

时憍陈如即受佛敕，为其剃发。即下手时有二种落：一者、须发，二者、烦恼。即于坐处得阿罗汉果。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九

憍陈如品第十三之二

复有梵志姓婆私吒，复作是言："瞿昙所说涅槃常耶？"

"如是，梵志。"

婆私吒言："瞿昙将不说无烦恼为涅槃耶？"

"如是，梵志。"

婆私吒言："瞿昙，世间四种名之为无：一者、未出之法名之为无，如瓶未出泥时，名为无瓶；二者、已灭之法名之为无，如瓶坏已，名为无瓶；三者、异相互无名之为无，如牛中无马，马中无牛；四者、毕竟无故名之为无，如龟毛兔角。瞿昙若以除烦恼已名涅槃者，涅槃即无，若是无者，云何言有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如是涅槃，非是先无同泥时瓶，亦非灭无同瓶坏无，亦非毕竟无如龟毛兔角，同于异无。善男子，如汝所言，虽牛中无马，不可说言牛亦是无；虽马中无牛，亦不可说马亦是无。涅槃亦尔，烦恼中无涅槃，涅槃中无烦恼，是故名为异相互无。"

婆私吒言："瞿昙若以异无为涅槃者，夫异无者无常乐我净，瞿昙云何说言涅槃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说，是异无者有三种无：牛马悉是先无后有，是名先无；已有还无，是名坏无；异相无者，如汝所说。善男子，是三种无，涅槃中无，是故涅槃常乐我净。如世病人：一者、热病，二者、风病，三者、冷病。是三种病，三药能治。有热病者，酥能治之；有风病者，油能治之；有冷病者，蜜能治之。是三种药能治如是三种恶病。善男子，风中无油，油中无风，乃至蜜中无冷，冷中无蜜，是故能治。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有三种病：一者、贪，二者、瞋，三者、痴。如是三病有三种药，不净观者能为贪药，慈心观者能为瞋药，观因缘智能为痴药。善男子，为除贪故作非贪观，为除瞋故作非瞋观，为除痴故作非痴观。三种病中无三种药，三种药中无三种病。善男子，三种病中无三药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三种药中无三种病，是故得称常乐我净。"

婆私吒言："世尊，如来为我说常无常，云何为常？云何无常？"

佛言："善男子，色是无常，解脱色常；乃至识是无常，解脱识常。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观色乃至识是无常者，当知是人获得常法。"

婆私吒言："世尊，我今已知常无常法。"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常无常法？"

婆私吒言："世尊，我今知我色是无常，得解脱常，乃至识亦如是。"

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哉！已报是身。"告憍陈如："是婆私吒，已证阿罗汉果，汝可施其三衣钵器。"

时憍陈如如佛所敕，施其衣钵。时婆私吒受衣钵已，作如是言："大德憍陈如，我今因是弊恶之身得善果报。唯愿大德，为我屈意，至世尊所，具宣我心。我既恶人，触犯如来称瞿昙姓，唯愿为我忏悔此罪。我亦不能久住毒身，今入涅槃。"

时憍陈如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婆私吒比丘生惭愧心，自言顽嚚，触犯如来称瞿昙姓，不能久住是毒蛇身，今欲灭身，寄我忏悔。"

佛言："憍陈如，婆私吒比丘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成就善根。今受我语如法而住，如法住故获得正果，汝等应当供养其身。"

尔时，憍陈如从佛闻已，还其身所而设供养。

时婆私吒于焚身时作种种神足。诸外道辈见是事已，高声唱言："是婆私吒已得瞿昙沙门咒术，是人不久复当胜彼瞿昙沙门。"

尔时，众中复有梵志，名曰先尼，复作是言："瞿昙，有我耶？"如来默然。

"瞿昙，无我耶？"如来默然。

第二、第三亦如是问，佛皆默然。

先尼言："瞿昙，若一切众生有我、遍一切处、是一作者，瞿昙何故默然不答？"

佛言："先尼，汝说是我遍一切处耶？"

先尼答言："瞿昙，不但我说，一切智人亦如是说。"

佛言："善男子，若我周遍一切处者，应当五道一时受报。若有五道一时受报，汝等梵志何因缘故，不造众恶为遮地狱，修诸善法为受天身？"

先尼言："瞿昙，我法中我，则有二种：一、作身我，二者、常身我。为作身我，修离恶法不入地狱，修诸善法生于天上。"

佛言："善男子，如汝说我遍一切处，如是我者若作身中，当知无常。若作身无，云何言遍？"

"瞿昙，我所立我，亦在作中，亦是常法。瞿昙，如人失火烧舍宅时，其主出去，不可说言舍宅被烧、主亦被烧；我法亦尔，而此作身虽是无常，当无常时我则出去，是故我我亦遍亦常。"

佛言："善男子，如汝说我亦遍亦常，是义不然。何以故？遍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复有二种：一、色，二、无色。是故若言一切有者，亦常亦无常，亦色亦无色。若言舍主得出不名无常，是义不然。何以故？舍不名主，主不名舍，异烧异出故得如是。我则不尔，何以故？我即是色，色即是我，无色即我，我即无色，云何而言色无常时我则得出？善男子，汝意若谓一切众生同一我者，如是即违世出世法。何以故？世间法名父子母女，若我是一，父即是子，子即是父，母即是女，女即是母，怨即是亲，亲即是怨，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是故若说一切众生同一我者，是即违背世出世法。"

先尼言："我亦不说一切众生同于一我，乃说一人各有一我。"

佛言："善男子，若言一人各有一我，是为多我，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汝先说我遍一切，若遍一切，一切众生业根应同，天得见时佛得亦见，天得作时佛得亦作，天得闻时佛得亦闻，一切诸法皆亦如是。若天得见非佛得见者，不应说我遍一切处。若不遍者，是即无常。"

先尼言："瞿昙，一切众生我遍一切，法与非法不遍一切。以是义故，佛得作异，天得作异。是故瞿昙不应说言，佛得见时，天得应见；佛得闻时，天得应闻。"

佛言："善男子，法与非法非业作耶？"

先尼言："瞿昙，是业所作。"

佛言："善男子，若法非法是业作者，即是同法，云何言异？何以故？佛得业处有天得我，天得业处有佛得我，是故佛得作时天得亦作，法与非法亦应如是。善男子，是故一切众生法与非法若如是者，所得果报亦应不异。善男子，从子出果，是子终不思惟分别：'我唯当作婆罗门果，不与刹利、毗舍、首陀而作果也。'何以故？从子出果，

终不障碍如是四姓。法与非法亦复如是，不能分别：‘我唯当与佛得作果，不与天得作果；作天得果，不作佛得果。’何以故？业平等故。”

先尼言：“瞿昙，譬如一室有百千灯，炷虽有异，明则无差。灯炷别异，喻法非法；其明无差，喻众生我。”

佛言：“善男子，汝说灯明以喻我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室异灯异，是灯光明亦在炷边，亦遍室中。汝所言我若如是者，法非法边俱应有我，我中亦应有法非法。若法非法无有我者，不得说言遍一切处。若俱有者，何得复以炷明为喻？善男子，汝意若谓炷之与明真实别异，何因缘故，炷增明盛，炷枯明灭？是故不应以法非法喻于灯炷，光明无差喻于我也。何以故？法、非法、我，三事即一。”

先尼言：“瞿昙，汝引灯喻，是事不吉。何以故？灯喻若吉，我已先引。如其不吉，何故复说？”

“善男子，我所引喻都亦不作吉，以不吉随汝意说。是喻亦说离炷有明，即炷有明。汝心不等，故说灯炷喻法、非法，明则喻我。是故责汝，炷即是明，离炷有明；法即有我，我即有法，非法即我，我即非法。汝今何故，但受一边，不受一边？如是喻者于汝不吉，是故我今还以破汝。善男子，如是喻者即是非喻，是非喻故于我则吉，于汝不吉。善男子，汝意若谓若我不吉，汝亦不吉，是义不然。何以故？见世间人自刀自害，自作他用，汝所引喻亦复如是，于我则吉，于汝不吉。”

先尼言：“瞿昙，汝先责我心不平等，今汝所说亦不平等。何以故？瞿昙，今者以吉向己，不吉向我，以是推之，真是不平。”

佛言：“善男子，如我不平能破汝不平，是故汝平、我之不平即是吉也。我之不平破汝不平，令汝得平，即是我平。何以故？同诸圣人得平等故。”

先尼言：“瞿昙，我常是平，汝云何言坏我不平？一切众生平等有我，云何言我是不平耶？”

“善男子，汝亦说言，当受地狱，当受饿鬼，当受畜生，当受人、天。我若先遍五道中者，云何方言当受诸趣？汝亦说言，父母和合然后生子。若子先有，云何复言和合已有？是故一人有五趣身，若是五处先有身者，何因缘故为身造业？是故不平。善男子，汝意若谓我是作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我作者，何因缘故自作苦事？然今众生实有受苦，是故当知我非作者。若言是苦非我所作不从因生，一切诸法亦当如是不从因生，何因缘故说我作耶？善男子，众生苦乐实从因缘，如是苦乐能作忧喜，忧时无喜，喜时无忧，或喜或忧，智人云何说是常耶？善男子，汝说我常。若是常者，云何说有十时别异？常法不应有歌罗逻时乃至老时，虚空常法尚无一时，况有十时？善男子，我者非是歌罗逻时乃至老时，云何说有十时别异？善男子，若我作者，是我亦有盛时衰时，众生亦有盛时衰时，若我尔者云何是常？善男子，我若作者，云何一人有利有钝？善男子，我若作者，是我能

作身业、口业。身业、口业若是我所作者，云何口说无有我耶？云何自疑有耶？无耶？善男子，汝意若谓离眼有见，是义不然。何以故？若离眼已别有见者，何须此眼？乃至身根亦复如是。汝意若谓我虽能见，要因眼见，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有人言：‘须曼那华能烧大村。云何能烧？因火能烧。’汝立我见，亦复如是。”

先尼言：“瞿昙，如人执镰则能刈草，我因五根见闻至触亦复如是。”

“善男子，人镰各异，是故执镰能有所作。离根之外更无别我，云何说言我因诸根能有所作？善男子，汝意若谓执镰能刈，我亦如是，是我有手耶？为无手乎？若有手者，何不自执？若无手者，云何说言我是作者？善男子，能刈草者即是镰也，非我非人。若我人能，何故因镰？善男子，人有二业：一则执草，二则执镰。是镰唯有能断之功。众生见法亦复如是，眼能见色从和合生。若从因缘和合见者，智人云何说言有我？善男子，汝意若谓身作我受，是义不然。何以故？世间不见天得作业，佛得受果。若言不是身作，我非因受，汝等何故从于因缘求解脱耶？汝先是身非因缘生，得解脱已，亦应非因而更生身。如身，一切烦恼亦应如是。”

先尼言：“瞿昙，我有二种：一者、有知，二者、无知。无知之我能得于身，有知之我能舍离身。犹如坏瓶，既被烧已，失于本色更不复生；智者烦恼亦复如是，既灭坏已终不更生。”

佛言：“善男子，所言知者，智慧知耶？我能知乎？若智慧知，何故说言我是知耶？若我知者，何故方便更求于智？汝意若谓我因智知，同华喻坏。善男子，譬如刺树，性自能刺，不得说言树执刺刺；智亦如是，智自能知，云何说言我执智知？善男子，如汝法中，我得解脱，无知我得，知我得耶？若无知得，当知犹故具足烦恼。若知得者，当知已有五情诸根。何以故？离根之外别更无知。若具诸根，云何复名得解脱耶？若言是我其性清净离于五根，云何说言遍五道有？以何因缘为解脱故修诸善法？善男子，譬如有人拔虚空刺，汝亦如是。我若清净，云何复言断诸烦恼？汝意若谓不从因缘获得解脱，一切畜生何故不得？”

先尼言：“瞿昙，若无我者，谁能忆念？”

佛告先尼：“若有我者，何缘复忘？善男子，若念是我者，何因缘故，念于恶念，念所不念，不念所念？”

先尼复言：“瞿昙，若无我者，谁见谁闻？”

佛言：“善男子，内有六入，外有六尘，内外和合生六种识，是六种识因缘得名。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木得故名为木火，因草得故名为草火，因糠得故名为糠火，因牛粪得名牛粪火；众生意识亦复如是，因眼、因色、因明、因欲名为眼识。善男子，如是眼识，不在眼中乃至欲中，四事和合故生是识，乃至意识亦复如是。若是因缘和合故生，智不应说见即是我乃至触即是我。善男子，是故我说眼识乃至

意识，一切诸法即是幻也。云何如幻？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善男子，譬如酥面、蜜、姜、胡椒、荜茇、蒲萄、胡桃、石榴、桵子，如是和合名欢喜丸，离是和合无欢喜丸；内外六入是名众生、我人、士夫，离内外入无别众生、我人、士夫。”

先尼言：“瞿昙，若无我者，云何说言我见、我闻、我苦、我乐、我忧、我喜？”

佛言：“善男子，若言我见我闻名有我者，何因缘故世间复言，汝所作罪，非我见闻？善男子，譬如四兵和合名军，如是四兵不名为一，而亦说言我军勇健，我军胜彼；是内外入和合所作亦复如是，虽不是一，亦得说言我作、我受、我见、我闻、我苦、我乐。”

先尼言：“瞿昙，如汝所言，内外和合，谁出声言我作我受？”

佛言：“先尼，从爱无明因缘生业，从业生有，从有出生无量心数，心生觉观，觉观动风，风随心触喉舌齿唇，众生想倒声出说言我作、我受、我见、我闻。善男子，如幢头铃，风因缘故便出音声。风大声大，风小声小，无有作者。善男子，譬如热铁，投之水中出种种声，是中真实无有作者。善男子，凡夫不能思惟分别如是事故，说言有我及有我所、我作、我受。”

先尼言：“如瞿昙说无我、我所，何缘复说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说内外六入及六识意常乐我净，我乃宣说灭内外入所生六识名之为常，以是常故名之为我，有常我故名之为乐，常我乐故名之为净。善男子，众生厌苦断是苦因，自在远离是名为我，以是因缘，我今宣说常乐我净。”

先尼言：“世尊，唯愿大慈为我宣说，我当云何获得如是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一切世间从本已来，具足大慢、能增长慢，亦复造作慢因、慢业，是故今者受慢果报，不能远离一切烦恼得常乐我净。若诸众生欲得远离一切烦恼，先当离慢。”

先尼言：“世尊，如是，如是，诚如圣教。我先有慢，因慢因缘故称如来尔瞿昙姓。我今已离如是大慢，是故诚心启请求法，云何当得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谛听！谛听！今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若能非自、非他、非众生者，远离是法。”

先尼言：“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言知已解已得正法眼？”

“世尊，所言色者，非自、非他、非诸众生，乃至识亦复如是。我如是观，得正法眼。世尊，我今甚乐出家修道，愿见听许。”

佛言：“善来比丘。”即时具足清净梵行，证阿罗汉果。

外道众中复有梵志，姓迦葉氏，复作是言：“瞿昙，身即是命，身异命异。”如来默然。第二、第三亦复如是。

梵志复言：“瞿昙，若人舍身，未得后身，于其中间岂可不名身异命异？若是异者，瞿昙何故默然不答？”

“善男子，我说身命，皆从因缘，非不因缘。如身命，一切法亦如是。”

梵志复言：“瞿昙，我见世间有法不从因缘。”

佛言：“梵志，汝云何见世间有法不从因缘？”

梵志言：“我见大火焚烧榛木，风吹绝焰堕在余处，是岂不名无因缘耶？”

佛言：“善男子，我说是火亦从因生，非不从因。”

梵志言：“瞿昙，绝焰去时不因薪炭，云何而言因于因缘？”

佛言：“善男子，虽无薪炭，因风而去，风因缘故，其焰不灭。”

“瞿昙，若人舍身，未得后身，中间寿命，谁为因缘？”

佛言：“梵志，无明与爱而为因缘。是无明、爱二因缘故，寿命得住。善男子，有因缘故，身即是命，命即是身；有因缘故，身异命异。智者不应一向而说身异命异。”

梵志言：“世尊，唯愿为我分别解说，令我了了得知因果。”

佛言：“梵志，因即五阴，果亦五阴。善男子，若有众生不燃火者，是则无烟。”

梵志言：“世尊，我已知已，我已解已。”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汝云何解？”

“世尊，火即烦恼，能于地狱、饿鬼、畜生、人、天烧燃。烟者即是烦恼果报，无常不净，臭秽可恶，是故名烟。若有众生不作烦恼，是人则无烦恼果报。是故如来说，不燃火则无有烟。世尊，我已正见，唯愿慈矜，听我出家。”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听是梵志出家受戒。”

时憍陈如受佛敕已，和合众僧，听其出家，受具足戒。经五日已，得阿罗汉果。

外道众中复有梵志，名曰富那，复作是言：“瞿昙，汝见世间是常法已，说言常耶？如是义者，实耶？虚耶？常、无常、亦常无常、非常非无常，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是身是命、身异命异，如来灭后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富那，我不说世间常、虚、实，无常、亦常无常、非常非无常，有边、无边、亦有边无边、非有边非无边，是身是命、身异命异，如来灭后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

富那复言：“瞿昙，今者见何罪过不作是说？”

佛言：“富那，若有人说世间是常，唯此为实，余妄语者，是名为见。见所见处，是名见行，是名见业，是名见著，是名见缚，是名见苦，是名见取，是名见怖，是名见热，是名见缠。富那，凡夫之人

为见所缠，不能远离生老病死，回流六趣受无量苦，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亦复如是。富那，我见是见有如是过，是故不著，不为人说。”

“瞿昙，若见如是罪过不著不说，瞿昙今者何见何著何所宣说？”

佛言：“善男子，夫见著者名生死法，如来已离生死法故，是故不著。善男子，如来名为能见能说，不名为著。”

“瞿昙，云何能见？云何能说？”

佛言：“善男子，我能明见苦集灭道，分别宣说如是四谛。我见如是故能远离一切见、一切爱、一切流、一切慢，是故我具清净梵行，无上寂静获得常身，是身亦非东西南北。”

富那言：“瞿昙，何因缘故，常身非是东西南北？”

佛言：“善男子，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善男子，如于汝前燃大火聚，当其燃时，汝知燃不？”

“如是，瞿昙。”

“是火灭时，汝知灭不？”

“如是，瞿昙。”

“富那，若有人问：‘汝前火聚，燃从何来？灭何所至？’当云何答？”

“瞿昙，若有问者，我当答言：‘是火生时，赖于众缘，本缘已尽，新缘未至，是火则灭。’”

“若复有问：‘是火灭已，至何方面？’复云何答？”

“瞿昙，我当答言：‘缘尽故灭，不至方所。’”

“善男子，如来亦尔。若有无常色乃至无常识因爱故燃，燃者即受二十五有，是故燃时可说是火东西南北；现在爱灭，二十五有果报不燃，以不燃故不可说有东西南北。善男子，如来已灭无常之色至无常识，是故身常。身若是常，不得说有东西南北。”

富那言：“请说一喻，唯愿听采。”

佛言：“善哉！善哉！随意说之。”

“世尊，如大村外有娑罗林，中有一树，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时林主，灌之以水随时修治，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唯贞实在。如来亦尔，所有陈故悉已除尽，唯有一切真实法在。世尊，我今甚乐，出家修道。”

佛言：“善来比丘。”说是语已，即时出家，漏尽证得阿罗汉果。

复有梵志，名曰清净，作如是言：“瞿昙，一切众生不知何法，见世间常、无常、亦常无常、非有常非无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善男子，不知色故，乃至不知识故，见世间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梵志言：“瞿昙，众生知何法故，不见世间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善男子，知色故乃至知识故，不见世间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梵志言：“世尊，唯愿为我分别解说世间常无常。”

佛言：“善男子，若人舍故，不造新业，是人能知常与无常。”

梵志言：“世尊，我已知见。”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见？汝云何知？”

“世尊，故名无明与爱，新名取有。若人远离是无明、爱，不作取有，是人真实知常无常。我今已得正法净眼归依三宝，唯愿如来听我出家。”

佛告憍陈如：“听是梵志出家受戒。”

时憍陈如受佛敕已，将至僧中为作羯磨令得出家，十五日后诸漏永尽得阿罗汉果。

犊子梵志复作是言：“瞿昙，我今欲问，能见听不？”如来默然。第二、第三亦复如是。

犊子复言：“瞿昙，我久与汝共为亲友。汝之与我，义无有二。我欲咨问，何故默然？”

尔时，世尊作是思惟：“如是梵志，其性儒雅，纯善质直，常为知故而来咨启，不为恼乱。彼若问者，当随意答。”佛言：“犊子，善哉！善哉！随所疑问，吾当答之。”

犊子言：“瞿昙，世有善耶？”

“如是，梵志。”

“有不善耶？”

“如是，梵志。”

“瞿昙，愿为我说，令我得知善不善法。”

佛言：“善男子，我能分别广说其义，今当为汝简略说之。善男子，欲名不善，解脱欲者名之为善，瞋恚、愚痴亦复如是；杀名不善，不杀名善，乃至邪见亦复如是。善男子，我今为汝已说三种善不善法，及说十种善不善法。若我弟子能作如是分别三种善不善法，乃至十种善不善法，当知是人能尽贪欲、瞋恚、愚痴、一切诸漏，断一切有。”

梵志言：“瞿昙，是佛法中，颇有一比丘能尽如是贪欲、瞋、痴、一切诸漏、一切有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比丘等，能尽如是贪欲、恚、痴、一切诸漏、一切诸有。”

“瞿昙，置一比丘，是佛法中颇有一比丘尼，能尽如是贪欲、瞋、痴、一切诸漏、一切有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比丘尼，能断如是贪欲、瞋、痴、一切诸漏、一切诸有。”

犊子言：“瞿昙，置一比丘、一比丘尼，是佛法中颇有一优婆

塞，持戒精勤，梵行清净，度疑彼岸，断于疑网不？”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优婆塞，持戒精勤，梵行清净，断五下结，得阿那含，度疑彼岸，断于疑网。”

犊子言：“瞿昙，置一比丘、一比丘尼、一优婆塞，是佛法中颇有一优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净，度疑彼岸，断疑网不？”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优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净，断五下结，得阿那含，度疑彼岸，断于疑网。”

犊子言：“瞿昙，置一比丘、一比丘尼尽一切漏；一优婆塞、一优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净，断于疑网。是佛法中颇有优婆塞，受五欲乐，心无疑网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优婆塞，断于三结得须陀洹，薄贪恚痴得斯陀含。如优婆塞，优婆夷亦如是。”

“世尊，我于今者乐说譬喻。”

佛言：“善哉，乐说便说。”

“世尊，譬如难陀、婆难陀龙王等降大雨，如来法雨亦复如是，平等雨于优婆塞、优婆夷。世尊，若诸外道欲来出家，不审如来几月试之？”

佛言：“善男子，皆四月试，不必一种。”

“世尊，若不一种，唯愿大慈听我出家。”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听是犊子出家受戒。”

时憍陈如受佛敕已，立众僧中为作羯磨，于出家后满十五日得须陀洹果。既得果已，复作是念：“若有智慧从学得者，我今已得堪任见佛。”即往佛所，头面作礼，修敬已毕，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诸有智慧从学得者，我今已得。唯愿为我重分别说，令我获得无学智慧。”

佛言：“善男子，汝勤精进，修习二法：一、奢摩他，二、毗婆舍那。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须陀洹果，亦当勤修如是二法。若复欲得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亦当修习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四禅、四无量心、六神通、八背舍、八胜处、无诤智、顶智、毕竟智、四无碍智、金刚三昧、尽智、无生智，亦当修习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欲得十住地、无生法忍、无相法忍、不可思议法忍、圣行、梵行、天行、菩萨行、虚空三昧、智印三昧、空无相无作三昧、地三昧、不退三昧、首楞严三昧、金刚三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行，亦当修习如是二法。”

犊子闻已，礼拜而出，在娑罗林中修是二法，不久即得阿罗汉果。

是时复有无量比丘欲往佛所，犊子见已，问言：“大德，欲何所

至？”

诸比丘言：“欲往佛所。”

犊子复言：“诸大德，若至佛所，愿为宣启：‘犊子梵志修二法已，得无学智。今报佛恩，入般涅槃。’”

时诸比丘至佛所已，白佛言：“世尊，犊子比丘寄我等语：‘世尊，犊子梵志修习二法，得无学智。今报佛恩，入于涅槃。’”

佛言：“善男子，犊子梵志得阿罗汉果，汝等可往供养其身。”

时诸比丘受佛敕已，还其尸所，大设供养。

大般涅槃经卷第四十

憍陈如品第十三之三

纳衣梵志复作是言：“瞿昙，如瞿昙所说，无量世中作善不善，未来还得善不善身，是义不然。何以故？如瞿昙说，因烦恼故获得是身。若因烦恼获得身者，身为在先？烦恼在先？若烦恼在先，谁之所作？住在何处？若身在先，云何说言因烦恼得？是故若言烦恼在先，是亦不可。若身在先，是亦不可。若言一时，是亦不可。先后一时，义俱不可。是故我说一切诸法皆有自性，不从因缘。

“复次，瞿昙，坚是地性，湿是水性，热是火性，动是风性，无所挂碍是虚空性，是五大性非因缘有。若使世间有一法性非因缘有，一切法性亦应如是非因缘有。若有一法从于因缘，何因缘故，五大之性不从因缘？瞿昙，众生善身及不善身获得解脱，皆是自性，不从因缘。是故我说一切诸法自性故有，非因缘生。

“复次，瞿昙，世间之法有定用处。譬如工匠，云如是木任作车舆，如是任作门户床机。亦如金师所可造作，在额上者名之为鬘，在颈下者名之为璎，在臂上者名之为钏，在指上者名之为环。用处定故，名为定性。瞿昙，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有五道性故有地狱、饿鬼、畜生、人、天。若如是者，云何说言从于因缘？

“复次，瞿昙，一切众生其性各异，是故名为一切自性。瞿昙，如龟陆生自能入水，犊子生已能自饮乳，鱼见钩饵自然吞食，毒蛇生已自然食土，如是等事，谁有教者？如刺生已自然头尖，飞鸟毛羽自然色别。世间众生亦复如是，有利、有钝，有富、有贫，有好、有丑，有得解脱、有不得解脱。是故当知，一切法中各有自性。

“复次，瞿昙，如瞿昙说：‘贪欲、瞋、痴从因缘生，如是三毒因缘五尘。’是义不然。何以故？众生睡时远离五尘，亦复生于贪欲、瞋、痴。在胎亦尔，初出胎时，未能分别五尘好丑，亦复生于贪欲、瞋、痴。诸仙贤圣处在寂处无有五尘，亦能生于贪欲、瞋、痴。亦复有人因于五尘，生于不贪、不瞋、不痴。是故不必从于因缘生一切法，以自性故。

“复次，瞿昙，我见世人五根不具，多饶财宝，得大自在；有根具足，贫穷下贱，不得自在，为人仆使。若有因缘，何故如是？是故诸法各有自性，不由因缘。

“瞿昙，世间小儿，亦复未能分别五尘，或笑或啼，笑时知喜，啼时知愁。是故当知，一切诸法各有自性。

“复次，瞿昙，世法有二：一者、有，二者、无。有即虚空，无即兔角。如是二法，一是有故不从因缘，二是无故亦非因缘。是故诸法有自性故，不从因缘。“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五大性，一切诸法亦应如是，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汝法中以五大是常，何因缘故，一切诸法悉不是常？若世间物是无常者，是五大性何因缘故不是无常？若五大常，世间之物亦应是常。是故汝说五大之性有自性故，不从因缘，令一切法同五大者，无有是处。

“善男子，汝言用处定故有自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皆从因缘得名字故。若从因得名，亦从因得义。云何名为从因得名？如在额上名之为鬘，在颈名璎，在臂名钏，在车名轮，火在草木名草木火。善男子，树初生时无箭稍性，从因缘故工造为箭，从因缘故工造为稍。是故不应说一切法有自性也。

“善男子，汝言如龟陆生性自入水，犊子生已性能饮乳，是义不然。何以故？若言入水非因缘者，俱非因缘，何不入火？犊子生已性能嗽乳，不从因缘者，俱非因缘，何不嗽角？善男子，若言诸法悉有自性，不须教习，无有增长，是义不然。何以故？今见有教，缘教增长，是故当知无有自性。

“善男子，若一切法有自性者，诸婆罗门一切不应为清净身，杀羊祠祀。若为身祠，是故当知无有自性。

“善男子，世间语法，凡有三种：一者、欲作，二者、作时，三者、作已。若一切法有自性者，何故世中有是三语？有三语故，故知一切无有自性。

“善男子，若言诸法有自性者，当知诸法各有定性。若有定性，甘蔗一物，何缘作浆，作蜜石蜜酒、苦酒等？若有一性，何缘乃出如是等味？若一物中出如是等，当知诸法不得一定各有一性。

“善男子，若一切法有定性者，圣人何故饮甘蔗浆，石蜜黑蜜酒时不饮，后为苦酒复还得饮？是故当知无有定性。若无定性，云何不因因缘而有？

“善男子，汝说一切法有自性者，云何说喻？若有喻者，当知诸法无有自性。若有自性，当知无喻。世间智者皆说譬喻，当知诸法无有自性，无有一性。

“善男子，汝言身为在先、烦恼在先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我当说身在先者，汝可难言：‘汝亦同我，身不在先。’何因缘故而作是难？善男子，一切众生身及烦恼，俱无先后，一时而有。虽一时

有，要因烦恼而得有身，终不因身有烦恼也。汝意若谓如人二眼一时而得，不相因待，左不因右，右不因左，烦恼及身亦如是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世间眼见炷之与明，虽复一时，明要因炷，终不因明而有炷也。善男子，汝意若谓身不在先，故知无因，是义不然。何以故？若以身先无因缘故名为无者，汝不应说，一切诸法皆有因缘。若言不见故不说者，今见瓶等从因缘出，何故不说？如瓶，身先因缘亦复如是。善男子，若见不见，一切诸法皆从因缘，无有自性。

“善男子，若言一切法悉有自性，无因缘者，汝何因缘说于五大？是五大性即是因缘。善男子，五大因缘虽复如是，亦不应说诸法皆同五大因缘；如世人说，一切出家精勤持戒，旃陀罗等亦应如是精勤持戒。善男子，汝言五大有定坚性，我观是性转故不定。善男子，酥蜡胡胶，于汝法中名之为地。是地不定，或同于水，或同于地，故不得说自性故坚。善男子，白镴铅锡铜铁金银，于汝法中名之为火。是火四性，流时水性，动时风性，热时火性，坚时地性，云何说言定名火性？善男子，水性名流。若水冻时，不名为地，故名水者，何因缘故，波动之时不名为风？若动不名风，冻时亦应不名为水。若是二义从因缘者，何故说言一切诸法不从因缘？

“善男子，若言五根性能见闻觉知触故，皆是自性，不从因缘，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自性之性，性不可转。若言眼性见者常应能见，不应有见、有不见时。是故当知从因缘见，非无因缘。

“善男子，汝言非因五尘生贪、解脱，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生贪、解脱，虽复不同五尘因缘，恶觉观故则生贪欲，善觉观故则得解脱。善男子，内因缘故生贪、解脱，外因缘故则能增长。是故汝言一切诸法各有自性，不因五尘生贪、解脱，无有是处。

“善男子，汝言具足诸根，乏于财物，不得自在；诸根残缺，多饶财宝，得大自在。因此以明有自性故，不从因缘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众生从业而有果报。如是果报则有三种：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贫穷巨富，根具不具，是业各异。若有自性，具诸根者应饶财宝，饶财宝者应具诸根。今则不尔，是故定知无有自性，皆从因缘。

“善男子，如汝所言，世间小儿未能分别五尘因缘亦啼亦笑，是故一切有自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自性者，笑应常笑，啼应常啼，不应一笑一啼。若一笑一啼，当知一切悉从因缘。是故不应说一切法有自性故不从因缘。”

梵志言：“世尊，若一切法从因缘有，如是身者从何因缘？”

佛言：“善男子，是身因缘，烦恼与业。”

梵志言：“世尊，如其是身从烦恼、业，是烦恼、业可断不耶？”

佛言：“如是，如是，。”

梵志复言：“世尊，唯愿为我分别解说，令我闻已，不移是处，

悉得断之。”

佛言：“善男子，若知二边，中间无碍，是人则能断烦恼业。”

“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

佛言：“汝云何知？”

“世尊，二边即色及色解脱，中间即是八正道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知二边，断烦恼业。”

“世尊，唯愿听我出家受戒。”

佛言：“善来比丘。”

即时断除三界烦恼，得阿罗汉果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名曰弘广，复作是言：“瞿昙，知我今所念不？”

佛言：“善男子，涅槃是常，有为无常，曲即邪见，直即圣道。”

婆罗门言：“瞿昙，何因缘故，作如是说？”

“善男子，汝意每谓乞食是常，别请无常，曲是户钥，直是帝幢。是故我说涅槃是常，有为无常，曲谓邪见，直谓八正。非如汝先所思惟也。”

婆罗门言：“瞿昙，实知我心，是八正道悉令众生得尽灭不？”

尔时，世尊默然不答。

婆罗门言：“瞿昙，已知我心。我今所问，何故默然而不见答？”

时憍陈如即作是言：“大婆罗门，若有问世有边无边，如来常尔，默然不答。八圣是直，涅槃是常。若修八圣即得灭尽，若不修习则不能得。大婆罗门，譬如大城，其城四壁都无孔窍，唯有一门。其守门者，聪明有智能善分别，可放则放，可遮则遮，虽不能知出入多少，定知一切有入出者皆由此门。善男子，如来亦尔，城喻涅槃，门喻八正，守门之人喻于如来。善男子，如来今者虽不答汝尽与不尽，其有尽者要当修习是八正道。”

婆罗门言：“善哉！善哉！大德憍陈如，如来善能说微妙法，我今实欲知城知道，自作守门。”

憍陈如言：“善哉！善哉！汝婆罗门，能发无上广大之心。”

佛言：“止！止！憍陈如，是婆罗门非适今日发是心也。憍陈如，乃往过去过无量劫，有佛世尊，名普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人先已于彼佛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贤劫中当得作佛，久已通达了知法相，为众生故现处外道示无所知。以是因缘，汝憍陈如不应赞言：‘善哉！善哉！汝今能发如是大心。’”

尔时，世尊知已，即告憍陈如言：“阿难比丘今为所在？”

憍陈如言：“世尊，阿难比丘在娑罗林外，去此大会十二由旬，

而为六万四千亿魔之所娆乱。是诸魔众悉自变身为如来像，或有宣说一切诸法从因缘生，或有说言一切诸法不从因生；或有说言一切因缘皆是常法，从缘生者悉是无常；或有说言五阴是实，或说虚假，入、界亦尔；或有说言有十二因缘，或有说言正有四缘；或说诸法如幻、如化、如热时焰；或有说言因闻得法，或有说言因思得法，或有说言因修得法；或复有说不净观法，或复有说出息入息，或复有说四念处观，或复有说三种观义、七种方便，或复有说暖法、顶法、忍法、世间第一法、学无学地、菩萨初住乃至十住，或有说空无相无作，或复有说修多罗、祇夜、毗伽罗那、伽陀、忧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阇陀伽、毗佛略、阿浮陀达摩、优波提舍，或说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或说内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无始空、性空、远离空、散空、自相空、无相空、阴空、入空、界空、善空、不善空、无记空、菩提空、道空、涅槃空、行空、得空、第一义空、空空、大空；或有示现神通变化，身出水火，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左胁在下，右胁出水，右胁在下，左胁出水，一胁震雷，一胁降雨；或有示现诸佛世界；或复示现菩萨初生，行至七步，处在深宫受五欲时，初始出家修苦行时，往菩提树坐三昧时，坏魔军众转法轮时，示大神通入涅槃时。

“世尊，阿难比丘见是事已，作是念言：‘如是神变，昔来未见，谁之所作？将非世尊释迦作耶？’欲起欲语都不从意。阿难比丘入魔罥故，复作是念：‘诸佛所说各各不同，我于今者当受谁语？’世尊，阿难今者极受大苦，虽念如来无能救者。以是因缘，不来至此大众之中。”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此大众中有诸菩萨，已于一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至无量生发菩提心，已能供养无量诸佛，其心坚固，具足修行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成就功德，久已亲近无量诸佛，净修梵行，得不退转菩提之心，得不退忍、不退转持，得如法忍、首楞严等无量三昧。如是等辈，闻大乘经终不生疑，善能分别宣说三宝同一性相常住不变，闻不思议不生惊怪，闻种种空心不怖懅，了了通达一切法性，能持一切十二部经广解其义，亦能受持无量诸佛十二部经，何忧不能受持如是大涅槃典？何因缘故，问憍陈如、阿难所在？”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谛听！谛听！善男子，我成佛已，过二十年住王舍城。尔时，我告诸比丘言：‘诸比丘，今此众中，谁能为我受持如来十二部经，供给左右所须之事，亦使不失自身善利？’时憍陈如在彼众中来白我言：‘我能受持十二部经，供给左右，不失所作自利益事。’我言：‘憍陈如，汝已朽迈，当须使人，云何方欲为我给使？’时舍利弗复作是言：‘我能受持佛一切语，供给所须，不失所作

自利益事。’我言：‘舍利弗，汝已朽迈，当须使人，云何方欲为我给使？’乃至五百诸阿罗汉皆亦如是，佛悉不受。尔时，目连在大众中作是思惟：‘如来今者不受五百比丘给使，佛意为欲令谁作耶？’思惟是已，即便入定，见如来心在阿难许，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见是事已，即从定起，语憍陈如：‘大德，我观如来欲令阿难给事左右。’

“尔时，憍陈如与五百阿罗汉往阿难所，作如是言：‘阿难，汝今当为如来给使，请受是事。’阿难言：‘诸大德，我实不堪给事如来。何以故？如来尊重如师子王、如龙、如火，我今秽弱，云何能办？’诸比丘言：‘阿难，汝受我语给事如来，得大利益。’第二、第三亦复如是。阿难言：‘诸大德，我亦不求大利益事，实不堪任奉给左右。’时目揵连复作是言：‘阿难，汝今未知。’阿难言：‘大德，唯愿说之。’目揵连言：‘如来先日僧中求使，五百罗汉皆求为之，如来不听。我即入定，见如来意欲令汝为，汝今云何反更不受？’阿难闻已，合掌长跪，作如是言：‘诸大德，若有是事，如来世尊与我三愿，当顺僧命给事左右。’目揵连言：‘何等三愿？’阿难言：‘一者、如来设以故衣赐我，听我不受；二者、如来设受檀越别请，听我不往；三者、听我出入无有时节。如是三事佛若听者，当顺僧命，奉给如来。’时憍陈如五百比丘还来我所，作如是言：‘我等已劝，阿难比丘唯求三愿，若佛听者，当顺僧命。’

“文殊师利，我于尔时，赞阿难言：‘善哉！善哉！阿难比丘具足智慧，预见讥嫌。何以故？当有人言，汝为衣食奉给如来，是故先求不受故衣，不随别请。憍陈如，阿难比丘具足智慧，入出有时则不能得广作利益四部之众，是故求欲出入无时。憍陈如，我为阿难开是三事，随其意愿。’时目揵连还阿难所，语阿难言：‘吾已为汝启请三事，如来大慈，皆已听许。’阿难言：‘大德，若佛听者，请往给侍。’

“文殊师利，阿难事我二十余年，具足八种不可思议。何等为八？一者、事我已来二十余年，初不随我受别请食。二者、事我已来，初不受我陈故衣服。三者、自事我来，至我所时终不非时。四者、自事我来，具足烦恼，随我入出诸王刹利、豪贵大姓，见诸女人及天龙女不生欲心。五者、自事我来，持我所说十二部经，一经于耳曾不再问，如泻瓶水置之一瓶，唯除一问。善男子，琉璃太子杀诸释氏，坏迦毗罗城。阿难尔时，心怀愁恼，发声大哭，来至我所，作如是言：‘我与如来俱生此城，同一释种，云何如来光颜如常，我则憔悴？’我时答言：‘阿难，我修空定，故不同汝。’过三年已，还来问我：‘世尊，我往于彼迦毗罗城，曾闻如来修空三昧，是事虚实？’我言：‘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六者、自事我来，虽未获得知他心智，常知如来所入诸定。七者、自事我来，未得愿智，而能了知如是众生到如来所，现在能得四沙门果，有后得者，有得人身，有得天身。八者、自事我来，如来所有秘密之言，悉能了知。善男子，阿难比丘具足如是八不思议，是故我称阿难比丘为多闻藏。

“善男子，阿难比丘具足八法，能具足持十二部经。何等为八？一者、信根坚固，二者、其心质直，三者、身无病苦，四者、常勤精进，五者、具足念心，六者、心无憍慢，七者、成就定慧，八者、具足从闻生智。文殊师利，毗婆尸佛侍者弟子，名阿叔迦，亦复具足如是八法。尸弃如来侍者弟子，名差摩迦罗；毗舍浮佛侍者弟子，名优波扇陀迦罗；鸠村驮佛侍者弟子，名曰跋提；迦那含牟尼佛侍者弟子，名曰苏坻；迦葉佛侍者弟子，名叶婆蜜多，皆亦具足如是八法。我今阿难亦复如是具足八法，是故我称阿难比丘为多闻藏。

“善男子，如汝所说，此大众中虽有无量无边菩萨，是诸菩萨皆有重任，所谓大慈大悲。如是慈悲之因缘故，各各匆务，调伏眷属，庄严自身。以是因缘，我涅槃后不能宣通十二部经。若有菩萨或时能说，人不信受。文殊师利，阿难比丘是吾之弟，给事我来二十余年，所可闻法，具足受持，喻如泻水置之一器。是故我今顾问阿难为何所在，欲令受持是涅槃经。

“善男子，我涅槃后，阿难比丘所未闻者，弘广菩萨当能流布。阿难所闻，自能宣通。文殊师利，阿难比丘今在他处，去此会外十二由旬，而为六万四千亿魔之所恼乱。汝可往彼，发大声言：‘一切诸魔，谛听！谛听！如来今说大陀罗尼。一切天、龙、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与非人，山神、树神、河神、海神、舍宅等神，闻是持名，无不恭敬受持之者。是陀罗尼，十恒河沙诸佛世尊所共宣说，能转女身，自识宿命。若受五事：一者、梵行，二者、断肉，三者、断酒，四者、断辛，五者、乐在寂静。受五事已，至心信受读诵书写是陀罗尼，当知是人即得超越七十七亿弊恶之身。”

尔时，世尊即便说之：

“阿摩隶（一）毗摩隶（二）涅磨隶（三）瞢伽隶（四）醢摩罗若竭鞞（五）三曼那跋提（六）娑婆陀　娑檀尼（七）婆罗磨他　娑檀尼（八）摩那斯（九）阿拙啼（十）毗罗祇（十一）庵摩赖[土＋玄-、]（十二）婆岚弥（十三）婆岚摩（十四）莎隶富泥富那（十五）摩奴赖绨（十六）”

尔时，文殊师利从佛受是陀罗尼已，至阿难所，在魔众中作如是言：“诸魔眷属，谛听！我说所从佛受陀罗尼咒。”魔王闻是陀罗尼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舍于魔业，即放阿难。文殊师利与阿难俱来至佛所。阿难见佛，至心礼敬，却住一面。

佛告阿难：“是娑罗林外，有一梵志，名须跋陀，其年极老，已百二十，虽得五通未舍憍慢，获得非想非非想定，生一切智起涅槃想。汝可往彼，语须跋言：‘如来出世如优昙华，于今中夜当般涅槃，若有所作可及时作，莫于后日而生悔心。’阿难，汝之所说，彼定信

受。何以故？汝曾往昔，五百世中作须跋陀子，其人爱心习犹未尽，以是因缘信受汝语。”

尔时，阿难受佛敕已，往须跋所作如是言：“仁者当知，如来出世如优昙华，于今中夜当般涅槃，欲有所作可及时作，莫于后日生悔心也。”

须跋言：“善哉！阿难，我今当往至如来所。”

尔时，阿难与须跋陀还至佛所。时须跋陀到已问讯，作如是言：“瞿昙，我今欲问，随我意答。”

佛言：“须跋陀，今正是时，随汝所问，我当方便，随汝意答。”

“瞿昙，有诸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言：‘一切众生受苦乐报，皆随往日本业因缘。是故若有持戒精进，受身心苦，能坏本业；本业既尽，众苦尽灭；众苦尽灭，即得涅槃。’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门、婆罗门等作是说者，我为怜愍，常当往至如是人所。既至彼已，我当问之：‘仁者，实作如是说不？’彼若见答：‘我如是说。何以故？瞿昙，我见众生习行诸恶，多饶财宝，身得自在；又见修善，贫穷多乏，不得自在；又见有人，多役力用，求财不得；又见不求，自然得之；又见有人，慈心不杀，反更中夭；又见喜杀，终保年寿；又见有人，净修梵行，精勤持戒，有得解脱，有不得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受苦乐报，皆由往日本业因缘。’须跋陀，我复当问：‘仁者，实见过去业不？若有是业，为多少耶？现在苦行，能破多少耶？能知是业，已尽不尽耶？是业既尽，一切尽耶？’彼若见答：‘我实不知。’我便当为彼人引喻：‘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家眷属为请医师令拔是箭，既拔箭已，身得安隐。其后十年，是人犹忆了了分明，是医为我拔出毒箭以药涂敷，令我得差，安隐受乐。仁既不知过去本业，云何能知现在苦行，定能破坏过去业耶？’彼若复言：‘瞿昙，汝今亦有过去本业，何故独责我过去业？瞿昙经中亦作是说，若见有人豪富自在，当知是人先世好施。如是不名过去业耶？’我复答言：‘仁者，如是知者，名为比知，不名真知。我佛法中，或有从因知果，或有从果知因。我佛法中，有过去业，有现在业。汝则不尔，唯有过去业，无现在业。汝法不从方便断业；我法不尔，从方便断。汝业尽已，则得苦尽；我即不尔，烦恼尽已，业苦则尽。是故我今责汝过去业。’彼人若言：‘瞿昙，我实不知，从师受之。师作是说，我实无咎。’

“我言：‘仁者，汝师是谁？’彼若见答：‘是富兰那。’我复语言：‘汝昔何不一一咨问：“大师实知过去业不？”汝师若言我不知者，汝复云何受是师语？若言我知，复应问言：“下苦因缘受中上苦不？中苦因缘受下上苦不？上苦因缘受中下苦不？”若言不者，复应问言：“师云何说，苦乐之报，唯过去业，非现在耶？”复应问言：“是现在苦，过去有不？若过去有，过去之业悉已都尽。若都尽者，云何复

受今日之身？若过去无，唯现在有，云何复言众生苦乐皆过去业？”仁者，若知现在苦行能坏过去业，现在苦行复以何破？如其不破，苦即是常。苦若是常，云何说言得苦解脱？若更有行坏苦行者，过去已尽，云何有苦？仁者，如是行，能令乐业受苦果不？复令苦业受乐果不？能令无苦无乐业作不受果不？能令现报作生报不？能令生报作现报不？令是二报作无报不？能令定报作无报不？能令无报作定报不？’彼若复言：‘瞿昙，不能。’我复当言：‘仁者，如其不能，何因缘故受是苦行？仁者当知，定有过去业，现在因缘。是故我言，因烦恼生业，因业受报。仁者当知，一切众生有过去业，有现在因。众生虽有过去寿业，要赖现在饮食因缘。仁者，若说众生受苦受乐定由过去本业因缘，是事不然。何以故？仁者，譬如有人为王除怨，以是因缘多得财宝，因是财宝受现在乐，如是之人现作乐因，现受乐报。譬如有人杀王爱子，以是因缘丧失身命，如是之人现作苦因，现受苦报。仁者，一切众生现在因于四大时节土地人民受苦受乐，是故我说，一切众生不必尽因过去本业受苦乐也。仁者，若以断业因缘力故得解脱者，一切圣人不得解脱。何以故？一切众生过去本业无始终故。是故我说，修圣道时，是道能遮无始终业。仁者，若受苦行便得道者，一切畜生悉应得道。是故先当调伏其心，不调伏身。以是因缘，我经中说，斫伐此林，莫斫伐树。何以故？从林生怖，不从树生。欲调伏身，先当调心。心喻于林，身喻于树。’”

须跋陀言：“世尊，我已先调伏心。”

佛言：“善男子，汝今云何能先调心？”

须跋陀言：“世尊，我先思惟欲是无常、无乐、无净，观色即是常乐清净；作是观已，欲界结断，获得色处，是故名为先调伏心。次复观色，色是无常，如痈、如疮、如毒、如箭，见无色常，清净寂静；如是观已，色界结尽，得无色处，是故名为先调伏心。次复观想即是无常、痈、疮、毒、箭；如是观已，获得非想非非想处。是非想非非想处，即一切智，寂静清净，无有堕坠，常恒不变，是故我能调伏其心。”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能调伏心耶？汝今所得非想非非想定，犹名为想。涅槃无想，汝云何言获得涅槃？善男子，汝已先能呵责粗想，今者云何爱著细想？不知呵责如是非想非非想处，故名为想，如痈、如疮、如毒、如箭。善男子，汝师郁头蓝弗，利根聪明，尚不能断如是非想非非想处受于恶身，况其余者？”

“世尊，云何能断一切诸有？”

佛言：“善男子，若观实相，是人能断一切诸有。”

须跋陀言：“世尊，云何名为实相？”

“善男子，无相之相，名为实相。”

“世尊，云何名为无相之相？”

“善男子，一切法无自相、他相及自他相，无无因相，无作相，

无受相，无作者相，无受者相，无法非法相，无男女相，无士夫相，无微尘相，无时节相，无为自相，无为他相，无为自他相，无有相，无无相，无生相，无生者相，无因相，无因因相，无果相，无果果相，无昼夜相，无明闇相，无见相，无见者相，无闻相，无闻者相，无觉知相，无觉知者相，无菩提相，无得菩提者相，无业相，无业主相，无烦恼相，无烦恼主相。善男子，如是等相，随所灭处名真实相。

“善男子，一切诸法皆是虚假，随其灭处，是名为实，是名实相，是名法界，名毕竟智，名第一义谛，名第一义空。善男子，是相、法界、毕竟智、第一义谛、第一义空，下智观故得声闻菩提，中智观故得缘觉菩提，上智观故得无上菩提。”

说是法时，十千菩萨得一生实相。万五千菩萨得二生法界。二万五千菩萨得毕竟智。三万五千菩萨悟第一义谛。是第一义谛，亦名第一义空，亦名首楞严三昧。四万五千菩萨得虚空三昧。是虚空三昧亦名广大三昧，亦名智印三昧。五万五千菩萨得不退忍。是不退忍，亦名如法忍，亦名如法界。六万五千菩萨得陀罗尼。是陀罗尼，亦名大念心，亦名无碍智。七万五千菩萨得师子吼三昧。是师子吼三昧亦名金刚三昧，亦名五智印三昧。八万五千菩提得平等三昧。是平等三昧，亦名大慈大悲。无量恒河沙等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恒河沙等众生发缘觉心，无量恒河沙等众生发声闻心，人女、天女二万亿人现转女身得男子身。须跋陀罗得阿罗汉果。

南本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第一卷～第九卷）

南本涅槃经品目

大般涅槃经卷第一

序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尸城力士生地，阿夷罗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尔时，世尊与大比丘八十亿百千人俱前后围绕。二月十五日临涅槃时，以佛神力出大音声。其声遍满乃至有顶，随其类音普告众

生："今日如来、应供、正遍知，怜愍众生，覆护众生，等视众生如罗睺罗，为作归依，为世间舍。大觉世尊将欲涅槃，一切众生若有所疑，今悉可问，为最后问。"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明杂色青黄赤白、玻瓈、玛瑙光，遍照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乃至十方亦复如是。其中所有六趣众生遇斯光者，罪垢烦恼一切消除。是诸众生见闻是已，心大忧恼，同时举声悲号啼哭："呜呼慈父！痛哉！苦哉！"举手拍头，槌胸大叫，其中或有身体颤慄，涕泣哽咽。

尔时，大地、诸山、大海皆悉震动。时诸众生共相谓言："且各裁抑，莫大愁苦！当共疾往诣拘尸城力士生处，至如来所，头面礼敬，劝请如来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若减一劫。"互相执手复作是言："世间虚空！众生福尽，不善诸业增长出世。仁等今当速往速往，如来不久必入涅槃。"复作是言："世间虚空！世间虚空！我等从今无有救护，无所宗仰，贫穷孤露，一旦远离无上世尊，设有疑惑，当复问谁？"

时有无量诸大弟子，尊者摩诃迦旃延、尊者薄拘罗、尊者优波难陀，如是等诸大比丘遇佛光者，其身战掉乃至大动不能自持，心浊迷闷，发声大叫，生如是等种种苦恼。尔时，复有八十百千诸比丘等，皆阿罗汉，心得自在，所作已办，离诸烦恼调伏诸根，如大龙王有大威德，成就空慧逮得己利，如旃檀林旃檀围绕，如师子王师子围绕，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一切皆是佛之真子。各于晨朝日初出时，离常住处方用杨枝，遇佛光明，更相谓言："仁等宜速澡漱清净。"作是言已，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华，涕泣盈目生大苦恼。为欲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为不断绝种种说法，为诸众生调伏因缘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拘陀罗女，善贤比丘尼、优波难陀比丘尼、海意比丘尼，与六十亿比丘尼等，一切亦是大阿罗汉，诸漏已尽，心得自在，所作已办，离诸烦恼调伏诸根，犹如大龙有大威德，成就空慧。亦于晨朝日初出时，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华，涕泣盈目生大苦恼。亦欲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为不断绝种种说法，为诸众生调伏因缘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于比丘尼众中复有诸比丘尼，皆是菩萨人中之龙，位阶十地安住不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而常修集四无量心，得自在力能化作佛。

尔时，复有一恒河沙菩萨摩诃萨，人中之龙位阶十地，安住不动方便现身。其名曰：海德菩萨、无尽意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其心皆悉敬重大乘，安住大乘，深解大乘，爱乐大乘，守护大乘，善能随顺一切世间，作是誓言："诸未度者当令得度。"已于过世

无数劫中，修持净戒，善持所行，解未解者，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于未来世当转法轮，以大庄严而自庄严，成就如是无量功德，等观众生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遇佛光明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华，涕泣盈目生大苦恼。亦为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为不断绝种种说法，为诸众生调伏因缘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二恒河沙诸优婆塞，受持五戒，威仪具足。其名曰：威德无垢称王优婆塞、善德优婆塞等，而为上首。深乐观察诸对治门，所谓苦乐、常无常、净不净、我无我、实不实、归依非归依、众生非众生、恒非恒、安非安、为无为、断不断、涅槃非涅槃、增上非增上，常乐观察如是等法对治之门；亦欲乐闻无上大乘，如所闻已能为他说；善持净戒，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复能充足余渴仰者；善能摄取无上智慧，爱乐大乘，守护大乘；善能随顺一切世间，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于未来世当转法轮，以大庄严而自庄严；心常深味清净戒行，悉能成就如是功德，于诸众生生大悲心，平等无二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为欲阇毗如来身故，人人各取香木万束，栴檀、沉水、牛头栴檀、天木香等。是一一木文理及附，皆有七宝微妙光明，譬如种种杂彩画饰，以佛力故有是妙色青黄赤白，为诸众生之所乐见。诸木皆以种种香涂，郁金、沉水及胶香等，散以诸华而为庄严，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诸香木上悬五色幡，柔软微妙犹如天衣、憍奢耶衣、刍摩、缯彩。是诸香木载以宝车，是诸宝车出种种光青黄赤白，辕辐皆以七宝厕填。是一一车驾以四马，是一一马骏疾如风。一一车前竖立五十七宝妙幢，真金罗网弥覆其上。一一宝车复有五十微妙宝盖。一一车上垂诸华鬘，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其华纯以真金为叶，金刚为台。是华台中，多有黑蜂游集其中，欢娱受乐。又出妙音，所谓无常、苦、空、无我，是音声中复说菩萨本所行道。复有种种歌舞伎乐，筝笛、箜篌、箫瑟鼓吹，是乐音中复出是言："苦哉！苦哉！世间虚空！"一一车前有优婆塞擎四宝案，是诸案上有种种华，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郁金诸香及余薰香，微妙第一。诸优婆塞为佛及僧，办诸食具种种备足，皆是栴檀、沉水、香薪，八功德水之所成熟。其食甘美，有六种味：一苦、二醋、三甘、四辛、五碱、六淡。复有三德：一者、轻软，二者、净洁，三者、如法。作如是等种种庄严，至力士生处娑罗双树间。复以金沙遍布其地，以迦陵伽衣、钦婆罗衣及缯彩衣而覆沙上，周匝遍满十二由旬，为佛及僧敷置七宝师子之座。其座高大如须弥山，是诸座上皆有宝帐垂诸璎珞。诸娑罗树悉悬种种微妙幡盖，种种好香用以涂树，种种名华以散树间。诸优婆塞各作是念："一切众生若有所乏，饮食、衣服、头目、肢体，随其所须，皆悉给与。"作是施时，离欲、瞋恚、秽浊毒心，无余思愿求世福乐，唯志无上清净菩提。是优

婆塞等皆已安住于菩萨道，复作是念："如来今者受我食已，当入涅槃。"作是念已，身毛皆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华，涕泣盈目生大苦恼，各各赍持供养之具，载以宝车，香木、幢幡、宝盖、饮食，疾至佛所，稽首佛足，以其所持供养之具欲供养如来，绕百千匝，举声号泣，哀动天地，槌胸大叫，泪下如雨。复相谓言："苦哉仁者！世间虚空！世间虚空！"便自举身投如来前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世尊知时默然不受，如是三请悉皆不许。诸优婆塞不果所愿，心怀悲恼，默然而住。犹如慈父唯有一子，卒病命终，殡送还归极大忧恼，诸优婆塞悲泣懊恼亦复如是。以诸供具安置一处，却住一面，默然而坐。

尔时，复有三恒河沙诸优婆夷，受持五戒，威仪具足。其名曰：寿德优婆夷、德鬘优婆夷、毗舍佉优婆夷等，八万四千而为上首。悉能堪任护持正法，为度无量百千众生，故现女身。呵责家法，自观己身如四毒蛇。是身常为无量诸虫之所唼食；是身臭秽贪欲狱缚；是身可恶犹如死狗；是身不净，九孔常流；是身如城，血肉筋骨皮裹其上，手足以为却敌楼橹，目为窍孔，头为殿堂，心王处中——如是身城，诸佛世尊之所弃舍，凡夫愚人常所味著，贪淫、瞋恚、愚痴、罗刹止住其中；是身不坚，犹如芦苇、伊兰、水沫、芭蕉之树；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瀑水、幻、炎，亦如画水随画随合；是身易坏，犹如河岸临峻大树；是身不久当为狐、狼、鸱、枭、雕、鹫、乌鹊、饿狗之所食啖，谁有智者当乐此身？宁以牛迹盛大海水，不能具说是身无常不净臭秽！宁丸大地使如枣等，渐渐转小犹葶苈子乃至微尘，不能具说是身过患！是故当舍如弃涕唾。以是因缘，诸优婆夷以空、无相、无愿之法常修其心，深乐咨受大乘经典，闻已亦能为他演说，护持本愿，毁呰女身甚可患厌，性不坚牢。心常修集如是正观，破坏生死无际轮转，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复能充足余渴仰者，深乐大乘，守护大乘。虽现女身，实是菩萨，善能随顺一切世间，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于未来世当转法轮，以大庄严而自庄严。坚持禁戒，皆悉成就如是功德，于诸众生生大悲心，平等无二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各相谓言："今日宜应至双树间。"诸优婆夷所设供具倍胜于前，持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为佛及僧办诸供具，唯愿如来，哀受我供。"如来默然而不许可。诸优婆夷不果所愿，心怀惆怅，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四恒河沙毗舍离城诸离车等男女大小妻子眷属，及阎浮提诸王眷属，为求法故，善修戒行威仪具足，摧伏异学坏正法者。常相谓言："我等当以金银仓库，为令甘露无尽正法深奥之藏久住于世，愿令我等常得修学。若有诽谤佛正法者，当断其舌。"复作是愿："若有出家毁禁戒者，我当罢令还俗策使。有能深乐护持正法，我当敬重如事父母。若有众僧能修正法，我当随喜令得势力。"常欲

乐闻大乘经典，闻已亦能为人广说，皆悉成就如是功德。其名曰：净无垢藏离车子、净不放逸离车子、恒水无垢净德离车子。如是等各相谓言："仁等今可速往佛所。"所办供养种种具足，一一离车各严八万四千大象、八万四千驷马宝车、八万四千明月宝珠，天木、栴檀、沉水、薪束种种各有八万四千。一一象前有宝幢幡盖，其盖小者，周匝纵广满一由旬；幡最短者，长三十三由旬；宝幢卑者，高百由旬。持如是等供养之具，往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为佛及僧办诸供具，唯愿如来，哀受我供。"如来默然而不许可。诸离车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罗树，于虚空中默然而住。

尔时，复有五恒河沙大臣长者，敬重大乘。若有异学谤正法者，是诸人等力能摧伏，犹如雹雨摧折草木。其名曰：日光长者、护世长者、护法长者，如是之等而为上首。所设供具五倍于前，俱共持往诣双树间，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为佛及僧设诸供具，唯愿哀愍，受我等供。"如来默然而不受之。诸长者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罗树，于虚空中默然而住。

尔时，复有毗舍离王及其后宫夫人眷属，阎浮提内所有诸王，除阿阇世，并及城邑聚落人民。其名曰：月无垢王等。各严四兵，欲往佛所。是一一王各有一百八十万亿人民眷属。是诸车兵驾以象马，象有六牙，马疾如风。庄严供具六倍于前，宝盖之中有极小者，周匝纵广满八由旬；幡极短者，十六由旬；宝幢下者，三十六由旬。是诸王等安住正法，恶贱邪法，敬重大乘，深乐大乘，怜愍众生等如一子，所持饮食香气流布满四由旬。亦于晨朝日初出时，持是种种上妙甘膳，诣双树间至如来所，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为佛及比丘僧设是供具，唯愿如来，哀愍受我最后供养。"如来知时亦不许可。是诸王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复有七恒河沙诸王夫人，唯除阿阇世王夫人，为度众生现受女身，常观身行，以空、无相、无愿之法薰修其心。其名曰：三界妙夫人、爱德夫人。如是等诸王夫人，皆悉安住于正法中，修行禁戒威仪具足，怜愍众生等如一子，各相谓言："今宜速往诣世尊所。"诸王夫人所设供养七倍于前，香华、宝幢、缯彩、幡盖、上妙饮食。宝盖小者，周匝纵广十六由旬；幡最短者，三十六由旬；宝幢卑者，六十八由旬；饮食香气，周遍流布满八由旬。持如是等供养之具，往如来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为佛及比丘僧设是供具，唯愿如来，哀愍受我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时诸夫人不果所愿，心怀愁恼，自拔头发，捶胸大哭，犹如慈母新丧爱子，却住一面，默然而坐。

尔时，复有八恒河沙诸天女等。其名曰：广目天女，而为上首。作如是言："汝等诸姊，谛观！谛观！是诸人众所设种种上妙供具，欲供如来及比丘僧。我等亦当如是严设微妙供具供养如来，如来受已

当入涅槃。诸姊，诸佛如来出世甚难，最后供养亦复倍难！若佛涅槃，世间虚空！”是诸天女爱乐大乘，欲闻大乘，闻已亦能为人广说；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复能充足余渴仰者；守护大乘，若有异学憎嫉大乘，势能摧灭如雹摧草；护持戒行威仪具足，善能随顺一切世间，度未度者，脱未脱者；于未来世当转法轮，绍三宝种使不断绝；修学大乘，以大庄严而自庄严，成就如是无量功德，等慈众生如视一子。亦于晨朝日初出时，各取种种天木香等，倍于人间所有香木，其木香气能灭人中种种臭秽。白车白盖，驾四白马，一一车上皆张白帐。其帐四边悬诸金铃，种种香华、宝幢、幡盖、上妙甘膳、种种伎乐。敷师子座，其座四足纯绀琉璃，于其座后各各皆有七宝倚床，一一座前复有金机。复以七宝而为灯树，种种宝珠以为灯明，微妙天华遍布其地。是诸天女设是供已，心怀哀感，涕泪交流，生大苦恼。亦为利益安乐众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显发如来方便密教，亦为不断种种说法，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诸天女等不果所愿，心怀忧恼，却在一面，默然而坐。

尔时，复有九恒河沙诸龙王等住于四方。其名曰：和修吉龙王、难陀龙王、婆难陀龙王，而为上首。是诸龙王亦于晨朝日初出时，设诸供具倍于人天，持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是诸龙王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十恒河沙诸鬼神王，毗沙门王而为上首，各相谓言：“仁等今者可速诣佛所。”所设供具倍于诸龙，持往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许。是诸鬼王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坐一面。

尔时，复有二十恒河沙金翅鸟王，降怨鸟王而为上首。

复有三十恒河沙乾闼婆王，那罗达王而为上首。

复有四十恒河沙紧那罗王，善见王而为上首。

复有五十恒河沙摩睺罗伽王，大善见王而为上首。

复有六十恒河沙阿修罗王，睒婆利王而为上首。

复有七十恒河沙陀那婆王，无垢河水王、跋提达多王等而为上首。

复有八十恒河沙罗刹王，可畏王而为上首。舍离恶心，更不食人，于怨憎中生慈悲心。其形丑陋，以佛神力皆悉端正。

复有九十恒河沙树林神王，乐香王而为上首。

复有千恒河沙持咒王，大幻持咒王而为上首。

复有一亿恒河沙贪色鬼魅，善见王而为上首。

复有百亿恒河沙天诸婇女，蓝婆女、郁婆尸女、帝路沾女、毗舍佉女而为上首。

复有千亿恒河沙等诸鬼王，白湿王而为上首。

复有十万亿恒河沙等诸天子及诸天王、四天王等。

复有十万亿恒河沙等四方风神，吹诸树上时非时华散双树间。

复有十万亿恒河沙主云雨神，皆作是念："如来涅槃焚身之时，我当注雨令火时灭，众中热闷为作清凉。"

复有二十恒河沙大香象王，罗睺象王、金色象王、甘味象王、绀睺象王、欲香象王等而为上首，敬重大乘，爱乐大乘，知佛不久当般涅槃，各各拔取无量无边诸妙莲华，来至佛所，头面礼佛，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师子兽王，师子吼王而为上首，施与一切众生无畏，持诸华果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诸飞鸟王，凫、雁、鸳鸯、孔雀诸鸟、乾闼婆鸟、迦兰陀鸟、鸲鹆、鹦鹉、俱翅罗鸟、婆嘻伽鸟、迦陵频伽鸟、耆婆耆婆鸟，如是等诸鸟持诸华果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水牛牛羊，往至佛所出妙香乳，其乳流满拘尸那城，所有沟坑色香美味悉皆具足，成是事已，却住一面。

复有二十恒河沙等四天下中诸神仙人，忍辱仙等而为上首，持诸香华及诸甘果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佛三匝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许。时诸仙人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阎浮提中一切蜂王，妙音蜂王而为上首，持种种华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佛一匝，却住一面。

尔时，阎浮提中，比丘、比丘尼一切皆集，唯除尊者摩诃迦葉、阿难二众。

复有无量阿僧祇恒河沙等世界中间及阎浮提所有诸山，须弥山王而为上首。其山庄严，丛林蓊郁，枝叶茂盛荫蔽日光，种种妙华周遍严饰，龙泉流水清净香洁。诸天、龙、神、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神仙咒术作倡伎乐，如是等众弥满其中。是诸山神亦来诣佛，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复有阿僧祇恒河沙等四大海神及诸河神，有大威德具大神足，所设供养倍胜于前。诸神身光伎乐灯明，悉蔽日月令不复现，以占婆华散熙连河，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拘尸那城娑罗树林，其林变白犹如白鹤，于虚空中自然而有七宝堂阁，雕纹刻镂绮饰分明，周匝栏楯众宝杂厕，堂下多有流泉浴池，上妙莲华弥满其中，犹如北方郁单越国，亦如忉利欢喜之园。尔时，娑罗树林中间种种庄严甚可爱乐，亦复如是。是诸天、人、阿修罗等，咸睹如来涅槃之相，皆悉悲感愁忧不乐。

尔时，四天王、释提桓因各相谓言："汝等观察诸天、世人及阿修罗，大设供养，欲于最后供养如来，我等亦当如是供养。若我最后得供养者，檀波罗蜜则为成就满足不难。"尔时，四天王所设供养倍胜于前，持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迦枳楼伽华、摩诃迦枳楼伽

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散多尼迦华、摩诃散多尼迦华、爱乐华、大爱乐华、普贤华、大普贤华、时华、大时华、香城华、大香城华、欢喜华、大欢喜华、发欲华、大发欲华、香醉华、大香醉华、普香华、大普香华、天金叶华、龙华、波利质多树华、拘毗罗树华，复持种种上妙甘膳来至佛所，稽首佛足。是诸天人所有光明，能覆日月令不复现。以是供具欲供养佛，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尔时，诸天不果所愿，愁忧苦恼，却住一面。

尔时，释提桓因及三十三天，设诸供具亦倍胜前，及所持华亦复如是，香气微妙甚可爱乐，持得胜堂并诸小堂来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深乐爱护大乘，唯愿如来，哀受我食。"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时诸释天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乃至第六天所设供养展转胜前宝幢幡盖。宝盖小者，覆四天下；幡最短者，周围四海；幢最卑者，至自在天。微风吹幢出妙音声，持上甘膳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是诸天等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上至有顶，其余梵众一切来集。

尔时，大梵天王及余梵众，放身光明遍四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复现，持诸宝幢、缯彩、幡盖，幡极短者悬于梵宫至娑罗树间，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尔时，诸梵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与无量阿修罗大眷属俱，身诸光明胜于梵天，持诸宝幢、缯彩、幡盖，其盖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膳，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诸阿修罗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欲界魔王波旬，与其眷属诸天婇女无量无边阿僧祇众，开地狱门，施清冷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无所能为，唯当专念如来、应、正遍知，建立最后随喜供养，当令汝等长夜获安。"时魔波旬于地狱中，悉除刀剑无量苦毒，炽然炎火注雨灭之。以佛神力复发是心，令诸眷属皆舍刀剑、弓弩、铠仗、鉾槊、长钩、金椎、钺斧、斗轮、罥索。所持供养倍胜一切人天所设，其盖小者覆中千界，来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我等今者爱乐大乘，守护大乘。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供养故，为怖畏故，为诳他故，为财利故，为随他故，受是大乘，或真或伪，我等尔时当为是人除灭怖畏，说如是咒：

"侘枳　咤咤罗侘枳　卢呵隶　摩诃卢呵隶　阿罗　遮罗　多罗　莎呵

"是咒能令诸失心者、怖畏者、说法者、不断正法者，为伏外道

故，护己身故，护正法故，护大乘故，说如是咒。若有能持如是咒者，无恶象怖，若至圹野、空泽、崄处不生怖畏，亦无水火、师子、虎、狼、盗贼、王难。世尊，若有能持如是咒者，悉能除灭如是等怖。世尊，持是咒者，我当护之如龟藏六。世尊，我等今者不以谀谄说如是事。持是咒者，我当至诚益其势力。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

尔时，佛告魔波旬言：“我不受汝饮食供养，我已受汝所说神咒，为欲安乐一切众生四部众故。”佛说是已默然不受，如是三请皆亦不受。时魔波旬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

尔时，大自在天王与其眷属无量无边及诸天众，所设供具悉覆梵、释、护世四王、人天八部及非人等所有供具。梵、释所设，犹如聚墨在珂贝边，悉不复现。宝盖小者，能覆三千大千世界。持如是等供养之具，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无数匝白佛言：“世尊，我等所奉微末供具，犹如蚊蚋供养于我，亦如有人以一掬水投于大海，燃一小灯助百千日，春夏之月众华茂盛，有持一华益于众华，以葶苈子益须弥山，岂当有益大海、日明、众华、须弥？世尊，我今所奉微末供具亦复如是。若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香华、伎乐、幡盖供养如来，尚不足言！何以故？如来为诸众生，常于地狱、饿鬼、畜生诸恶趣中受诸苦恼，是故世尊应见哀愍受我等供。”

尔时，东方去此无量无数阿僧祇恒河沙微尘等世界，彼有佛土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尔时，彼佛即告第一大弟子言：“善男子，汝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彼土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佛不久当般涅槃。善男子，汝可持此世界香饭，其饭香美，食之安隐，可以奉献彼佛世尊。世尊食已，入般涅槃。善男子，并可礼敬请决所疑。”

尔时，无边身菩萨摩诃萨，即受佛教从座而起，稽首佛足，右绕三匝，与无量阿僧祇大菩萨众俱，从彼国发来至此娑婆世界。应时此间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种震动。于是众中梵、释、四王、魔王波旬、摩醯首罗，如是大众见是地动，举身毛竖，喉舌枯燥，惊怖颤慄，各欲四散。自见其身无复光明，所有威德悉灭无余。

是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即从座起告诸大众：“诸善男子，汝等勿怖！汝等勿怖！何以故？东方去此无量无数阿僧祇恒河沙微尘等世界，有世界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应供正遍知，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无边身，与无量菩萨欲来至此供养如来。以彼菩萨威德力故，令汝身光悉不复现。是故汝等应生欢喜，勿怀恐怖。”

尔时，大众悉皆遥见彼佛大众，如明镜中自观己身。时文殊师利复告大众：“汝今所见彼佛大众如见此佛，以佛神力，复当如是得见

九方无量诸佛。”

尔时，大众各相谓言：“苦哉！苦哉！世间虚空！如来不久当般涅槃。”

是时，大众一切悉见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是菩萨身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莲华。一一莲华各有七万八千城邑，纵广正等如毗舍离城，墙壁诸堑七宝杂厕，多罗宝树七重行列，人民炽盛安隐丰乐，阎浮檀金以为却敌。一一却敌各有种种七宝林树，华果茂盛。微风吹动出微妙音，其声和雅犹如天乐，城中人民闻是音声，即时得受上妙快乐。是诸堑中妙水盈满，清净香洁如真琉璃。是诸水中有七宝船，诸人乘之游戏澡浴，共相娱乐快乐无极。复有无量杂色莲华，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其华纵广犹如车轮。其堑岸上多有园林，一一园中有五泉池。是诸池中复有诸华，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其华纵广亦如车轮，香气馚馥甚可爱乐。其水清净柔软第一，凫、雁、鸳鸯游戏其中。其园各有众宝宫宅，一一宫宅纵广正等满四由旬，所有墙壁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玻瓈、真金，窗牖周匝栏楯，玫瑰为地，金沙布上。是宫宅中多有七宝流泉浴池，一一池边各有十八黄金梯陛，阎浮檀金为芭蕉树，如忉利天欢喜之园。是一一城各有八万四千人王，一一诸王各有无量夫人婇女，共相娱乐欢喜受乐。其余人民亦复如是，各于住处共相娱乐。是中众生不闻余名，纯闻无上大乘之声。是诸华中一一各有师子之座，其座四足皆绀琉璃，柔软素衣以布座上，其衣微妙出过三界。一一座上有一王坐，以大乘法教化众生。或有众生书持读诵如说修行，如是流布大乘经典。

尔时，无边身菩萨，安止如是无量众生，于自身已令舍世乐，皆作是言：“苦哉！苦哉！世间虚空！如来不久当般涅槃。”

尔时，无边身菩萨与无量菩萨周匝围绕，示现如是神通力已，持是种种无量供具及以上妙香美饮食。若有得闻是食香气，烦恼诸垢皆悉消灭。以是菩萨神通力故，一切大众悉皆得见如是变化，无边身菩萨身大无边量同虚空。唯除诸佛，余无能见是菩萨身其量边际。

尔时，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所设供养倍胜于前，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愿哀愍受我等食。”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如是三请悉亦不受。

尔时，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却住一面。南、西、北方诸佛世界，亦有无量无边身菩萨，所持供养倍胜于前，来至佛所，乃至却住一面，皆亦如是。

尔时，娑罗双树吉祥福地，纵广三十二由旬，大众充满间无空缺。尔时，四方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所坐之处，或如锥头针锋微尘。十方如微尘等诸佛世界诸大菩萨悉来集会，及阎浮提一切大众亦悉来集——唯除尊者摩诃迦葉、阿难二众、阿阇世王及其眷属——乃至毒

蛇视能杀人，蛣蜣、蝮蝎及十六种行恶业者，一切来集。陀那婆神、阿修罗等，悉舍恶念皆生慈心，如父如母如姊如妹，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慈心相向亦复如是，除一阐提。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故，地皆柔软，无有丘墟、土沙、砾石、荆棘、毒草，众宝庄严犹如西方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是时，大众悉见十方如微尘等诸佛世界，如于明镜自观己身，见诸佛土亦复如是。

尔时，如来面门所出五色光明，其光明曜覆诸大会，令彼身光悉不复现，所应作已，还从口入。时诸天人及诸会众阿修罗等，见佛光明还从口入，皆大恐怖，身毛为竖，复作是言："如来光明出已还入，非无因缘，必于十方所作已办，将是最后涅槃之相。何其苦哉！何其苦哉！如何世尊一旦舍离四无量心，不受人天所奉供养，圣慧日光从今永灭，无上法船于斯沉没！呜呼痛哉！世间大苦！"举手捶胸，悲号啼哭，支节战动不能自持，身诸毛孔流血洒地。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

纯陀品第二

尔时，会中有优婆塞，是拘尸那城工巧之子，名曰纯陀，与其同类十五人俱，为令世间得善果故，舍身威仪，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感流泪，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后供养，为度无量诸众生故。世尊，我等从今无主无亲、无救无护、无归无趣、贫穷饥困，欲从如来求将来食，唯愿哀受我等微供然后涅槃。世尊，譬如刹利，若婆罗门、毗舍、首陀，以贫穷故远至他国，役力农作，得好调牛，良田平正，无诸沙卤、恶草、荒秽，唯希天雨。言调牛者，喻身口七；良田平正，喻于智慧；除去沙卤、恶草、荒秽，喻除烦恼。世尊，我今身有调牛、良田，耘除众秽，唯希如来甘露法雨。贫四姓者，即我身是，贫于无上法之财宝。唯愿哀愍，除断我等贫穷困苦，拯及无量苦恼众生。我今所供虽复微少，冀得充足如来大众。我今无主无亲无归，愿垂矜愍，如罗睺罗。"

尔时，世尊、一切种智、无上调御，告纯陀曰："善哉！善哉！我今为汝除断贫穷，无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芽。汝今于我欲求寿命、色、力、安乐、无碍辩才，我当施汝常命、色、力、安、无碍辩。何以故？纯陀，施食有二，果报无差。何等为二？一者、受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二者、受已入于涅槃。我今受汝最后供养，令汝具足檀波罗蜜。"

尔时，纯陀即白佛言："如佛所说，二施果报无差别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先受施者，烦恼未尽，未得成就一切种智，亦未能令众

生具足檀波罗蜜；后受施者，烦恼已尽，已得成就一切种智，能令众生普得具足檀波罗蜜。先受施者，犹是众生；后受施者，是天中天。先受施者，是杂食身、烦恼之身，是后边身，是无常身；后受施者，无烦恼身、金刚之身、法身、常身、无边之身。云何而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先受施者，未能具足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唯得肉眼，未得佛眼乃至慧眼；后受施者，已得具足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具足佛眼乃至慧眼。云何而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世尊，先受施者，受已食之，入腹消化，得命、得色、得力、得安、得无碍辩；后受施者，不食不消，无五事果。云何而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

佛言：“善男子，如来已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无有食身、烦恼之身，无后边身，常身、法身、金刚之身。善男子，未见佛性者，名烦恼身、杂食之身，是后边身。菩萨尔时，受饮食已入金刚三昧，此食消已即见佛性，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菩萨尔时，破坏四魔；今入涅槃，亦破四魔，是故我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菩萨尔时，虽不广说十二部经，先已通达；今入涅槃，广为众生分别演说，是故我言二施果报等无差别。善男子，如来之身已于无量阿僧祇劫不受饮食，为诸声闻说言先受难陀、难陀波罗二牧牛女所奉乳糜，然后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实不食。我今普为此会大众，是故受汝最后所奉，实亦不食。”

尔时，大众闻佛世尊普为大会哀受纯陀最后供养，欢喜踊跃同声赞言：“善哉！善哉！希有纯陀！汝今立字名不虚称。言纯陀者，名解妙义。汝今建立如是大义，是故依实从义立名，故名纯陀。汝今现世得大名利，德愿满足。甚奇纯陀！生在人中复得难得无上之利。善哉纯陀！如优昙华世间希有，佛出于世亦复甚难，值佛生信闻法复难，佛临涅槃，最后供养，能办此事复难于是。南无纯陀！南无纯陀！汝今已具檀波罗蜜！犹如秋月十五日夜，清净圆满无诸云翳，一切众生无不瞻仰；汝亦如是，而为我等之所瞻仰。佛已受汝最后供养，令汝具足檀波罗蜜。南无纯陀！是故说汝如月盛满，一切众生无不瞻仰。南无纯陀！虽受人身，心如佛心。汝今纯陀，真是佛子，如罗睺罗等无有异。”

尔时，大众即说偈言：

“汝虽生人道， 已超第六天，
我及一切众， 今故稽首请。
人中最胜尊， 今当入涅槃，
汝应愍我等， 唯愿速请佛，
久住于世间， 利益无量众，
演说智所赞， 无上甘露法。
汝若不请佛， 我命将不全，

是故应见为， 稽请调御师。”

尔时，纯陀欢喜踊跃。譬如有人，父母卒丧，忽然还活，纯陀欢喜亦复如是。复起礼佛，而说偈言：

“快哉获己利， 善得于人身，
蠲除贪恚等， 永离三恶道。
快哉获己利， 遇得金宝聚，
值遇调御师， 不惧堕畜生。
佛如优昙华， 值遇生信难，
遇已种善根， 永灭饿鬼苦。
亦复能损减， 阿修罗种类，
芥子投针锋， 佛出难于是。
我以具足檀， 度人天生死，
佛不染世法， 如莲华处水，
善断有顶种， 永度生死流。
生世为人难， 值佛世亦难，
犹如大海中， 盲龟遇浮孔。
我今所奉食， 愿得无上报，
一切烦恼结， 摧破无坚固。
我今于此处， 不求天人身，
设使得之者， 心亦不甘乐。
如来受我供， 欢喜无有量，
犹如伊兰华， 出于栴檀香。
我身如伊兰， 如来受我供，
如出栴檀香， 是故我欢喜。
我今得现报， 最胜上妙处，
释梵诸天等， 悉来供养我。
一切诸世间， 悉生大苦恼，
以知佛世尊， 今欲入涅槃，
高声唱是言， 世间无调御，
不应舍众生， 应视如一子。
如来在僧中， 演说无上法，
如须弥宝山， 安处于大海。
佛智能善断， 我等无明闇，
犹如虚空中， 云起得清凉。
如来能善除， 一切诸烦恼，
犹如日出时， 除云光普照。
是诸众生等， 恋慕增悲恸，
悉皆为生死， 苦水之所漂。

以是故世尊，应长众生信，
为断生死苦，久住于世间。”

佛告纯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佛出世难如优昙华，值佛生信亦复甚难，佛临涅槃，最后施食，能具足檀倍复甚难。汝今纯陀，莫大愁苦，应当欢喜，深自庆幸，得值最后供养如来，成就具足檀波罗蜜，不应请佛久住于世。汝今当观诸佛境界悉皆无常，诸行性相亦复如是。”即为纯陀而说偈言：

“一切诸世间，生者皆归死，
寿命虽无量，要必有终尽。
夫盛必有衰，合会有别离，
壮年不久停，盛色病所侵，
命为死所吞，无有法常住。
诸王得自在，势力无等双，
一切皆迁灭，寿命亦如是。
众苦轮无际，流转无休息，
三界皆无常，诸有悉非乐。
有道本性相，一切皆空无，
可坏法流转，常有忧患等。
恐怖诸过恶，老病死衰恼，
是诸无有边，易坏怨所侵。
烦恼所缠裹，犹如蚕处茧，
何有智慧者，而当乐是处？
此身苦所集，一切皆不净，
扼缚痈疮等，根本无义利，
上至诸天身，皆亦复如是，
诸欲皆无常，故我不贪著。
离欲善思惟，而证真实法，
究竟断有者，今日当涅槃。
我度有彼岸，出过一切苦，
是故于今者，惟受上妙乐。”

尔时，纯陀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诚如圣教。我今所有智慧微浅犹如蚊蚋，何能思议如来涅槃深奥之义？世尊，我今已与诸大龙象菩萨摩诃萨断诸结漏文殊师利法王子等。世尊，譬如幼年初得出家，虽未具戒，即堕僧数；我亦如是，以佛菩萨神通力故，得在如是大菩萨数。是故我今欲令如来久住于世，不入涅槃，譬如饥人终无变吐。唯愿世尊亦复如是，常住于世，不入涅槃。”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告纯陀言：“纯陀，汝今不应发如是言，

欲使如来常住于世不般涅槃，如彼饥人无有变吐。汝今当观诸行性相，如是观行具空三昧，欲求正法，应如是学。”

纯陀问言：“文殊师利，夫如来者，天上人中最尊最胜，如是如来岂是行耶？若是行者，为生灭法。譬如水泡，速起速灭，往来流转犹如车轮，一切诸行亦复如是。我闻诸天寿命极长，云何世尊是天中天，寿命更促不满百年？如聚落主，势得自在，以自在力能制他人。是人福尽，其后贫贱，人所轻蔑，为他策使。所以者何？失势力故。世尊亦尔，同于诸行，同诸行者，则不得称为天中天。何以故？诸行即是生死法故。是故，文殊，勿观如来同于诸行。

“复次，文殊，为知而说，不知而说，而言如来同于诸行。设使如来同诸行者，则不得言于三界中为天中天、自在法王。譬如人王有大力士，其力当千，更无有能降伏之者，故称此士一人当千。如是力士，王所爱念，偏赐爵禄封赏自然。所以得称当千人者，是人未必力敌于千，但以种种伎艺所能能胜千故，故称当千。如来亦尔，降烦恼魔、阴魔、天魔、死魔，是故如来名三界尊，如彼力士一人当千。以是因缘，成就具足种种无量真实功德，故称如来、应、正遍知。

“文殊师利，汝今不应忆想分别以如来法同于诸行。譬如巨富长者生子，相师占之有短寿相，父母闻已，知其不任绍继家嗣，不复爱重，视之如草。夫短寿者，不为沙门、婆罗门等男女大小之所敬念。若使如来同诸行者，亦复不为一切世间人天众生之所奉敬，如来所说不变不异真实之法亦无受者。是故，文殊，不应说言如来同于一切诸行。

“复次，文殊，譬如贫女，无有居家救护之者，加复病苦饥渴所逼，游行乞丐，止他客舍，寄生一子，是客舍主驱逐令去。携抱是儿欲至他国，于其中路遇恶风雨寒苦并至，多为蚊虻蜂螫毒虫之所唼食。经由恒河，抱儿而渡，其水漂疾而不放舍，于是母子遂共俱没。如是女人慈念功德，命终之后生于梵天。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欲护正法，勿说如来同于诸行、不同诸行，唯当自责：‘我今愚痴，未有慧眼，如来正法不可思议。’是故不应宣说如来定是有为、定是无为。若正见者，应说如来定是无为。何以故？能为众生生善法故，生怜愍故。如彼贫女，在于恒河，为爱念子而舍身命。善男子，护法菩萨亦应如是，宁舍身命，不说如来同于有为，当言如来同于无为。以说如来同无为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彼女人得生梵天。何以故？以护法故。云何护法？所谓说言如来同于无为。善男子，如是之人虽不求解脱，解脱自至；如彼贫女不求梵天，梵天自应。

“文殊师利，如人远行，中路疲极，寄止他舍。卧寐之中，其室忽然大火卒起，即时惊寤，寻自思惟：‘我于今者定死不疑。’具惭愧故，以衣缠身，即便命终生忉利天。从是已后，满八十返，作大梵王；满百千世，生于人中，为转轮王。是人不复生三恶趣，展转常生安乐之处。以是缘故，文殊师利，若善男子有惭愧者，不应观佛同于

诸行。

“文殊师利，外道邪见可说如来同于有为，持戒比丘不应如是，于如来所生有为想。若言如来是有为者，即是妄语，当知是人死入地狱，如人自处于己舍宅。文殊师利，如来真实是无为法，不应复言是有为也。汝从今日于生死中，应舍无知，求于正智，当知如来即是无为。若能如是观如来者，具足当得三十二相，疾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赞纯陀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已作长寿因缘，能知如来是常住法、不变异法、无为之法。汝今如是善覆如来有为之相，如被火人，为惭愧故，以衣覆身，以是善心生忉利天，复为梵王、转轮圣王，不至恶趣，常受安乐。汝亦如是，善覆如来有为相故，于未来世必定当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具足十八不共之法，无量寿命不在生死，常受安乐，不久得成应正遍知。

“纯陀，如来次后自当广说，我之与汝俱亦当覆如来有为。有为、无为且共置之，汝可随时速施饭食，如是施者，诸施中最。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远行疲极所须之物，应当清净随时给与，如是速施即是具足檀波罗蜜根本种子。纯陀，若有最后施佛及僧，若多若少，若足不足，宜速及时，如来正尔，当般涅槃。”

纯陀答言：“文殊师利，汝今何故贪为此食而言多少、足与不足，令我时施？文殊师利，如来昔日苦行六年，尚自支持，况于今日须臾间耶！文殊师利，汝今实谓如来正觉受斯食耶？然我定知，如来身者即是法身，非为食身。”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纯陀言。善哉！纯陀，汝已成就微妙大智，善入甚深大乘经典。”

文殊师利语纯陀言：“汝谓如来是无为者，如来之身即是长寿。若作是知，佛所悦可。”

纯陀答言：“如来非独悦可于我，亦复悦可一切众生。”

文殊师利言：“如来于汝，及以我等，一切众生，皆悉悦可。”

纯陀答言：“汝不应言如来悦可。夫悦可者则是倒想，若有倒想则是生死，有生死者即有为法。是故，文殊，勿谓如来是有为也。若言如来是有为者，我与仁者俱行颠倒。

“文殊师利，如来无有爱念之想。夫爱念者，如彼乳牛爱念其子，虽复饥渴行求水草，若足不足忽然还归。诸佛世尊无有是念，等视一切如罗睺罗，如是念者即是诸佛智慧境界。

“文殊师利，譬如国王调御驾驷，欲驰驴乘令及之者，无有是处；我与仁者亦复如是，欲尽如来微密深奥，亦无是处。文殊师利，如金翅鸟飞升虚空无量由旬，下观大海，悉见水性鱼鳖、鼋鼍、龟龙之属，及见己影，如于明镜见诸色像，凡夫少智不能筹量如是所见；

我与仁者亦复如是，不能筹量如来智慧。”

文殊师利语纯陀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我于此事非为不达，直欲试汝诸菩萨事。”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出种种光，其光明曜照文殊身。文殊师利遇斯光已，即知是事，寻告纯陀：“如来今者现是瑞相，不久必当入于涅槃。汝先所设最后供养，宜时奉献佛及大众。纯陀当知，如来放是种种光明，非无因缘。”纯陀闻已，悲塞默然。

佛告纯陀：“汝所奉施佛及大众，今正是时，如来正尔当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复如是。

尔时，纯陀闻佛语已，举声啼哭悲咽而言：“苦哉！苦哉！世间虚空！”复白大众：“我等今者，一切当共五体投地，同声劝佛莫般涅槃。”

尔时，世尊复告纯陀：“莫大啼哭，自乱其心。当观是身犹如芭蕉、热时之炎、水泡、幻化、乾闼婆城、坏器、电光，亦如画水、临死之囚、熟果、段肉，如织经尽，如碓上下，当观诸行犹杂毒食，有为之法多诸过患。”

于是纯陀复白佛言：“如来不欲久住于世，我当云何而不啼泣？苦哉！苦哉！世间虚空！唯愿世尊，怜愍我等及诸众生，久住于世，勿般涅槃。”

佛告纯陀：“汝今不应发如是言，哀愍我故，久住于世。我以哀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日欲入涅槃。何以故？诸佛法尔，有为亦然。是故诸佛而说是偈：

“有为之法，其性无常，
　生已不住，寂灭为乐。

“纯陀，汝今当观一切行杂诸法，无我无常不住。此身多有无量过患，犹如水泡，是故汝今不应啼泣。”

尔时，纯陀复白佛言：“如是，如是，诚如尊教。虽知如来方便示现入于涅槃，而我不能不怀忧恼，覆自思惟复生庆悦。”

佛赞纯陀：“善哉！善哉！能知如来示同众生方便涅槃。纯陀，汝今当听，如娑罗娑鸟，春阳之月皆共集彼阿耨达池；诸佛亦尔，皆至是处。纯陀，汝今不应思惟诸佛长寿短寿，一切诸法皆如幻相，如来在中以方便力无所染著。何以故？诸佛法尔。

“纯陀，我今受汝所献供养，为欲令汝度脱生死诸有流故。若诸人天于此最后供养我者，悉皆当得不动果报，常受安乐。何以故？我是众生良福田故。汝若复欲为诸众生作福田者，速办所施，不宜久停。”

尔时，纯陀为诸众生得度脱故，低头饮泪而白佛言：“善哉！世

尊，我若堪任为福田时，则能了知如来涅槃及非涅槃。我等今者及诸声闻、缘觉智慧犹如蚊蚋，实不能量如来涅槃及非涅槃。”

尔时，纯陀及其眷属，愁忧啼泣围绕如来，烧香散华尽心敬奉，寻与文殊从座而去，供办食具。

哀叹品第三

纯陀去已未久之顷，是时此地六种震动，乃至梵世亦复如是。地动有二，或有地动，或大地动：小动者名为地动，大动者名大地动；有小声者名曰地动，有大声者名大地动；独地动者名曰地动，山林河海一切动者名大地动；一向动者名曰地动，周回旋转名大地动；动名地动，动时能令众生心动名大地动；菩萨初从兜率天下阎浮提时名大地动，从初生出家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于法轮及般涅槃名大地动。今日如来将入涅槃，是故此地如是大动。

时诸天、龙、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及非人，闻是语已，身毛皆竖，同声哀泣而说偈言：

“稽首调御师， 我等今劝请，
远离于人仙， 永无有救护。
今见佛涅槃， 我等没苦海，
悲恋怀忧恼， 如犊失其母，
贫穷无救护， 犹如困病人，
无医随自心， 食所不应食。
众生烦恼病， 常为诸见害，
远离法医王， 服食邪毒药，
是故佛世尊， 不应见遗舍。
如国无君主， 人民皆饥馑，
我等亦如是， 失荫及法味。
今闻佛涅槃， 我等心迷乱，
如彼大地动， 迷失于诸方。
大仙入涅槃， 佛日坠于地，
法水悉枯涸， 我等定当死。
如来般涅槃， 众生极苦恼，
譬如长者子， 新丧于父母。
如来入涅槃， 如其不还者，
我等及众生， 悉无有救护。
如来入涅槃， 乃至诸畜生，
一切皆愁怖， 苦恼焦其心。
我等于今日， 云何不愁恼？
如来见放舍， 犹如弃涕唾。

譬如日初出， 光明甚晖炎，
既能还自照， 亦灭一切闇。
如来神通光， 能除我苦恼，
处在大众中， 譬如须弥山。

“世尊，譬如国王，生育诸子，形貌端正，心常爱念，先教伎艺悉令通利，然后弃之付旃陀罗。世尊，我等今日为法王子，蒙佛教诲，以具正见，愿莫放舍。如其放舍，则同王子。唯愿久住，不入涅槃。

“世尊，譬如有人，善学诸论，复于此论而生怖畏；如来亦尔，通达诸法而于诸法复生怖畏。若使如来久住于世，说甘露味，充足一切，如是众生则不复畏堕于地狱。

“世尊，譬如有人初学作务，为官所收，闭之囹圄。有人问之：‘汝受何事？’答曰：‘我今受大忧苦！若其得脱，则得安乐。’世尊亦尔，为我等故修诸苦行。我等今者犹未得免生死苦恼，云何如来得受安乐？

“世尊，譬如医王善解方药，偏以秘方教授其子，不教其余外受学者；如来亦尔，独以甚深秘密之藏偏教文殊，遗弃我等不见顾愍。如来于法应无秘吝，如彼医王偏教其子，不教外来诸受学者。彼医所以不能普教，情存胜负，故有秘惜。如来之心终无胜负，何故如是不见教诲？唯愿久住，莫般涅槃。

“世尊，譬如老少病苦之人，舍远夷塗而行险道，险道多难备受众苦，更有异人见而愍之，即便示以平坦好路。世尊，我亦如是。所言少者，喻未增长法身之人；所言老者，喻重烦恼；所言病者，譬未脱生死；所言险道者，喻二十五有。唯愿如来，示导我等甘露正道，久住于世，勿入涅槃。”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比丘，莫如凡夫诸天人等愁忧啼哭，当勤精进系心正念。”

时诸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止不啼哭。犹如有人，丧其爱子，殡送已讫，抑止不哭。

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是偈言：

“汝等当开意， 不应大愁苦，
诸佛法皆尔， 是故当默然，
乐不放逸行， 守心正忆念，
远离诸非法， 自慰受欢乐。

“复次，比丘，若有疑惑，今皆当问。若空不空、若常无常、若苦不苦、若依非依、若去不去、若归非归、若恒非恒、若断若常、若众生非众生、若有若无、若实不实、若真不真、若灭不灭、若密不

密、若二不二，如是等种种法中有所疑者，今应咨问。我当随顺，为汝断之，亦当为汝先说甘露，然后乃当入于涅槃。

“诸比丘，佛出世难，人身难得；值佛生信，是事亦难；能忍难忍，是亦复难；成就禁戒具足无缺，得阿罗汉果，是事亦难，如求金沙优昙钵华。汝诸比丘，离于八难得人身难，汝等遇我不应空过。我于往昔种种苦行，今得如是无上方便，为汝等故无量劫中舍身手足头目髓脑，是故汝等不应放逸。

“汝等比丘，云何庄严正法宝城，具足种种功德珍宝，戒、定、智慧以为墙堑？汝今遇是佛法宝城，不应取此虚伪之物。譬如商主，遇真宝城，取诸瓦砾而便还家；汝亦如是，值遇宝城，取虚伪物。汝诸比丘，勿以下心而生知足。汝等今者虽得出家，于此大乘不生贪慕。汝诸比丘，身虽得服袈裟染衣，心犹未染大乘净法。汝诸比丘，虽行乞食经历多处，初未曾求大乘法食。汝诸比丘，虽除须发，未为正法除诸结使。汝诸比丘，今当真实教敕汝等，我今现在大众和合，如来法性真实不倒。是故汝等应当精进，摄心勇猛，摧诸结使。十力慧日既潜没已，汝等当为无明所覆。

“诸比丘，譬如大地诸山药草为众生用；我法亦尔，出生妙善甘露法味，而为众生种种烦恼病之良药。我今当令一切众生及我诸子四部之众，悉皆安住秘密藏中，我亦复当安住是中入于涅槃。何等名为秘密之藏？犹如伊字三点，若并则不成伊，纵亦不成。如摩醯首罗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点若别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脱之法亦非涅槃，如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异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为众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

尔时，诸比丘闻佛世尊定当涅槃，皆悉忧愁，身毛为竖，涕泪交流，稽首佛足，绕无量匝白佛言：“世尊，快说无常、苦、空、无我。世尊，譬如一切众生迹中，象迹为上；是无常想亦复如是，于诸想中最为第一。若有精勤修习之者，能除一切欲界贪爱、色无色爱、无明憍慢及无常想。

“世尊，如来若离无常想者，今则不应入于涅槃；若不离者，云何说言修无常想离三界爱、无明憍慢及无常想？世尊，譬如农夫于秋月时，深耕其地能除秽草；是无常想亦复如是，能除一切欲界贪爱、色无色爱、无明憍慢及无常想。世尊，譬如耕田，秋耕为上，如诸迹中，象迹为胜；于诸想中，无常为最。世尊，譬如帝王知命将终，恩赦天下，狱囚系闭悉令得脱，然后舍命；如来今者亦应如是，度诸众生一切无知无明系闭皆令解脱，然后涅槃。我等今者皆未得度，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

“世尊，譬如有人为鬼所持，遇良咒师，以咒力故便得除差；如来亦尔，为诸声闻除无明鬼，令得安住摩诃般若、解脱等法，如世伊字。世尊，譬如香象为人所缚，虽有良师不能禁制，顿绝羁锁自恣而

去；我未如是脱五十七烦恼系缚，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

“世尊，如人病疟，值遇良医，所苦得除；我亦如是，多诸患苦邪命热病，虽遇如来，病未除愈，未得无上安隐常乐，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

“世尊，譬如醉人不自觉知，不识亲疏、母女、姊妹，迷荒淫乱，言语放逸，卧不净中。时有良师与药令服，服已即吐，还自忆识，心怀惭愧，深自克责：‘酒为不善诸恶根本，若能除断，则远众罪。’世尊，我亦如是，往昔已来轮转生死，情色所醉，贪嗜五欲，非母母想、非姊姊想、非女女想，于非众生生众生想，是故轮转受生死苦，如彼醉人卧不净中。如来今当施我法药，令我还吐烦恼恶酒。而我未得醒寤之心，云何如来便欲放舍入于涅槃？

“世尊，譬如有人叹芭蕉树以为坚实，无有是处。世尊，众生亦尔，若叹我、人、众生、寿命、养育、知见、作者、受者是真实者，亦无是处。我等如是修无我想。世尊，譬如浆滓，无所复用；是身亦尔，无我无主。世尊，如七叶华，无有香气；是身亦尔，无我无主。我等如是，心常修习无我之想。如佛所说：‘一切诸法无我、我所。汝诸比丘应当修习，如是修已则除我慢，离我慢已便入涅槃。’

“世尊，譬如鸟迹，空中现者，无有是处；有能修习无我想者而有诸见，亦无是处。”

尔时，世尊赞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善能修无我想。”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不但修无我想，亦更修习其余诸想，所谓苦想、无常等想。世尊，譬如醉人，其心眩乱，见诸山川、城廓、宫殿、日月星辰皆悉回转。世尊，若有不修苦无常想、无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为圣，多诸放逸流转生死。世尊，以是因缘，我等善修如是诸想。”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谛听！谛听！汝向所引醉人喻者，但知文字，未达其义。何等为义？如彼醉人，见上日月，实非回转生回转想；众生亦尔，为诸烦恼无明所覆生颠倒心，我计无我，常计无常，净计不净，乐计为苦。以为烦恼之所覆故，虽生此想，不达其义，如彼醉人于非转处而生转想。我者即是佛义，常者是法身义，乐者是涅槃义，净者是法义。

“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贡高，流转生死？汝等若言我亦修习无常、苦、无我等想，是三种修无有实义，我今当说胜三修法。苦者计乐，乐者计苦，是颠倒法；无常计常，常计无常，是颠倒法；无我计我，我计无我，是颠倒法；不净计净，净计不净，是颠倒法。有如是等四颠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诸法。

“汝诸比丘，于苦法中而生乐想，于无常中而生常想，于无我中而生我想，于不净中而生净想。世间亦有常乐我净，出世亦有常乐我净。世间法者有字无义，出世间者有字有义。何以故？世间之法有四

颠倒故不知义。所以者何？有想颠倒、心倒、见倒，以三倒故，世间之人乐中见苦，常见无常，我见无我，净见不净，是名颠倒。以颠倒故，世间知字而不知义。何等为义？无我者即生死，我者即如来；无常者声闻、缘觉，常者如来法身；苦者一切外道，乐者即是涅槃；不净者即有为法，净者诸佛菩萨所有正法，是名不颠倒。以不倒故，知字知义。若欲远离四颠倒者，应知如是常乐我净。”

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离四倒者则得了知常乐我净。如来今者永无四倒，则已了知常乐我净。若已了知常乐我净，何故不住一劫半劫，教导我等令离四倒，而见放舍欲入涅槃？如来若见顾念教敕，我当至心顶受修习。如来若当入涅槃者，我当云何与是毒身同共止住修于梵行？我等亦当随佛世尊入于涅槃。”

尔时，佛告诸比丘：“汝等不应作如是语。我今所有无上正法，悉以付嘱摩诃迦葉。是迦葉者，当为汝等作大依止。犹如如来为诸众生作依止处，摩诃迦葉亦复如是，当为汝等作依止处。譬如大王，多所统领，若游巡时，悉以国事付嘱大臣；如来亦尔，所有正法，亦以付嘱摩诃迦葉。

“汝等当知，先所修习无常苦想非是真实。譬如春时，有诸人等在大池浴乘船游戏，失琉璃宝没深水中。是时诸人悉共入水求觅是宝，竞捉瓦石、草木、砂砾，各各自谓得琉璃珠，欢喜持出乃知非真。是时宝珠犹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于是大众乃见宝珠故在水下，犹如仰观虚空月形。是时众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安徐入水即便得珠。汝等比丘，不应如是修习无常苦无我想、不净想等以为实义，如彼诸人各以瓦石、草木、沙砾而为宝珠。汝等应当善学方便，在在处处，常修我想、常乐净想，复应当知先所修习四法相貌悉是颠倒。欲得真实修诸想者，如彼智人巧出宝珠，所谓我想、常乐净想。”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诸法无我，汝当修学，修学是已则离我想，离我想者则离憍慢，离憍慢者得入涅槃。’是义云何？”

佛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汝今善能咨问是义，为自断疑。譬如国王闇钝少智，有一医师性复顽嚚，而王不别，厚赐俸禄。疗治众病纯以乳药，亦复不知病起根源。虽知乳药，复不善解风冷热病，一切诸病悉教服乳。是王不别是医知乳好丑善恶。复有明医晓八种术，善疗众病，知诸方药，从远方来。是时旧医不知咨受，反生贡高轻慢之心。彼时明医即便依附，请以为师，咨受医方秘奥之法，语旧医言：‘我今请仁以为师范，唯愿为我宣畅解说。’旧医答言：‘卿今若能为我给使四十八年，然后乃当教汝医法。’时彼明医即受其教：‘我当如是，我当如是，随我所能，当给走使。’是时旧医即将客医共入见

王。是时客医即为王说种种医方及余伎艺：‘大王当知，应善分别，此法如是可以治国，此法如是可以疗病。’尔时，国王闻是语已，方知旧医痴闇无智，即便驱逐令出国界，然后倍复恭敬客医。是时客医作是念言：‘欲教王者，今正是时。’即语王言：‘大王，于我实爱念者，当求一愿。’王即答言：‘从此右臂及余身分，随意所求，一切相与。’彼客医言：‘王虽许我一切身分，然我不敢多有所求。今所求者，愿王宣令一切国内，从今已往，不得复服旧医乳药。所以者何？是药毒害，多伤损故。若故服者，当斩其首。断乳药已，终无复有横死之人，常处安乐，故求是愿。’时王答言：‘汝之所求，盖不足言。’寻为宣令：‘一切国内凡诸病人，皆悉不听以乳为药。若为药者，当斩其首。’

“尔时，客医和合众药，谓辛苦醎甜醋等味，以疗众病，无不得差。其后不久，王复得病，即命是医：‘我今病困，当云何治？’医占王病应用乳药，寻白王言：‘如王所患应当服乳，我于先时所断乳药，是非实语。今若服者，最能除病。王今患热，正应服乳。’时王语医：‘汝今狂耶？为热病乎？而言服乳能除此病。汝先言毒，今云何服？欲欺我耶？先医所赞，汝言是毒，令我驱遣，今复言好最能除病。如汝所言，我本旧医定为胜汝。’是时客医复语王言：‘王今不应作如是语。如虫食木有成字者，此虫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见之，终不唱言是虫解字，亦不惊怪。大王当知，旧医亦尔，不别诸病，悉与乳药，如彼虫道偶得成字。是先旧医不解乳药好丑善恶。’时王问言：‘云何不解？’客医答王：‘是乳药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云何是乳复名甘露？若是乳牛不食酒糟、滑草、麦[麥＋弋]，其犊调善，放牧之处不在高原亦不下湿，饮以清水，不令驰走，不与特牛同共一群，饮食调适，行住得所，如是乳者能除诸病，是则名为甘露妙药。除是乳已，其余一切皆名毒害。’尔时，大王闻是语已，赞言：‘大医，善哉！善哉！我从今日始知乳药善恶好丑。’即便服之，病得除愈。寻时宣令：‘一切国内，从今已往，当服乳药。’国人闻之皆生瞋恨，咸相谓言：‘大王今者为鬼所持，为是狂耶？而诳我等复令服乳。’一切人民皆怀瞋恨悉集王所，王言：‘汝等不应于我而生瞋恨。如此乳药服与不服，悉是医教，非是我咎。’尔时，大王及诸人民踊跃欢喜，倍共恭敬供养是医。一切病者皆服乳药，病悉除愈。

“汝等比丘，当知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亦复如是，为大医王出现于世，降伏一切外道邪医。诸王众中唱如是言：‘我为医王。’欲伏外道故唱是言：‘无我，无人、众生、寿命、养育、知见、作者、受者。’比丘当知，是诸外道所言我者，如虫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来于佛法中唱言无我，为调众生故，为知时故。如是无我，有因缘故，亦说有我。如彼良医善知于乳是药非药，非如凡夫所计吾我。凡夫愚人所计我者，或有说言大如拇指，或如芥子，或如微尘；如来说我悉

不如是，是故说言诸法无我，实非无我。何者是我？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变易，是名为我。如彼大医善解乳药，如来亦尔，为众生故说诸法中真实有我。汝等四众应当如是修习是法。”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

长寿品第四

佛复告诸比丘：“汝于戒律有所疑者，今恣汝问，我当解说，令汝心喜。我已修学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明了通达。汝等比丘，莫谓如来唯修诸法本性空寂。”复告比丘：“若于戒律有所疑者，今悉可问。”

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无有智慧能问如来应供正遍知。所以者何？如来境界不可思议，所有诸定不可思议，所演教诲不可思议，是故我等无有智慧能问如来。世尊，譬如老人，年百二十，身婴长病，寝卧床席不能起居，气力虚劣，余命无几。有一富人，缘事欲行当至他方，以百斤金寄彼老人，而作是言：‘我今他行，以是宝物持用相寄。或经十年，或二十年，事毕当还，还时归我。’是老病人即便受之。而此老人复无继嗣，其后不久病笃命终，所寄之物悉皆散失。财主行还，求索无所。如是痴人不知筹量所寄可否，是故行还，求索无所，以是因缘，丧失财宝。世尊，我等声闻亦复如是，虽闻如来殷勤教戒，不能受持令得久住，如彼老人受他寄付。我今无智于诸戒律，当何所问？”

佛告比丘：“汝等今者若问于我，则能利益一切众生。是故告汝，诸有疑网，恣随所问。”

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年二十五，盛壮端正，多有财宝，金、银、琉璃，父母、妻子、眷属、宗亲悉皆具存。时有人来寄其宝物，语其人言：‘我有缘事，欲至他处，事讫当还，还时归我。’是时壮夫守护是物如自己有。其人遇病即命家属：‘如是金宝是他所寄。彼若来索，悉皆还之。’智者如是善知筹量，行还索物，皆悉得之，无所亡失。世尊亦尔，若以法宝付嘱阿难及诸比丘，不得久住。何以故？一切声闻及大迦葉悉当无常，如彼老人受他寄物。是故应以无上佛法付诸菩萨，以诸菩萨善能问答，如是法宝则得久住，无量千世增益炽盛利安众生，如彼壮人受他寄物。以是义故，诸大菩萨乃能问耳！我等智慧犹如蚊蚋，何能咨请如来深法？”时诸声闻默然而住。

尔时，佛赞诸比丘言：“善哉！善哉！汝等善得无漏之心、阿罗汉心。我亦曾念以此二缘，应以大乘付诸菩萨，令是妙法久住于世。”

尔时，佛告一切大众："善男子、善女人，我之寿命不可称量，乐说之辩亦不可尽。汝等宜可随意咨问，若戒若归，第二第三，亦复如是。"

尔时，众中有一童子菩萨摩诃萨，是多罗聚落婆罗门种，姓大迦葉，以佛神力即从座起，偏袒右肩，绕百千匝，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于今者欲少咨问，若佛听者乃敢发言。"

佛告迦葉："如来应供正遍知，恣汝所问，当为汝说，断汝所疑，令汝欢喜。"

尔时，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哀愍，已垂听许，今当问之。然我所有智慧微少犹如蚊蚋，如来世尊道德巍巍，纯以栴檀师子难伏不可坏众而为眷属。如来之身犹真金刚，色如琉璃，真实难坏。复为如是大智慧海之所围绕，是众会中诸大菩萨摩诃萨等，皆悉成就无量无边深妙功德犹如香象。于如是等大众之前，岂敢发问？为当承佛神通之力，及因大众善根威德，少发问耳！"

即于佛前以偈问曰：

"云何得长寿， 金刚不坏身？
复以何因缘， 得大坚固力？
云何于此经， 究竟到彼岸？
愿佛开微密， 广为众生说。
云何得广大， 为众作依止，
实非阿罗汉， 量与罗汉等？
云何知天魔， 为众作留难？
如来波旬说， 云何分别知？
云何诸调御， 心喜说真谛，
正善具成就， 演说四颠倒？
云何作善业， 大仙今当说？
云何诸菩萨， 能见难见性？
云何解满字， 及与半字义？
云何共圣行， 如娑罗娑鸟，
迦邻提日月， 太白与岁星？
云何未发心， 而名为菩萨？
云何于大众， 而得无所畏，
犹如阎浮金， 无能说其过？
云何处浊世， 不污如莲华？
云何处烦恼， 烦恼不能染，
如医疗众病， 不为病所污？
生死大海中， 云何作船师？
云何舍生死， 如蛇脱故皮？
云何观三宝， 犹如天意树？

三乘若无性， 云何而得说？
犹如乐未生， 云何名受乐？
云何诸菩萨， 而得不坏众？
云何为生盲， 而作眼目导？
云何示多头， 唯愿大仙说？
云何说法者， 增长如月初？
云何复示现， 究竟于涅槃？
云何勇进者， 示人天魔道？
云何知法性， 而受于法乐？
云何诸菩萨， 远离一切病？
云何为众生， 演说于秘密？
云何说毕竟， 及与不毕竟？
如其断疑网， 云何不定说？
云何而得近， 最胜无上道？
我今请如来， 为诸菩萨故，
愿为说甚深， 微妙诸行等。
一切诸法中， 悉有安乐性，
唯愿大仙尊， 为我分别说。
众生大依止， 两足尊妙药，
今欲问诸阴， 而我无智慧，
精进诸菩萨， 亦复不能知，
如是等甚深， 诸佛之境界。”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未得一切种智，我已得之。然汝所问甚深密藏，如一切智之所咨问等无有异。善男子，我坐道场菩提树下初成正觉，尔时无量阿僧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有诸菩萨，亦曾问我是甚深义。然其所问句义功德，亦皆如是等无有异。如是问者，则能利益无量众生。”

尔时，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无智力能问如来如是深义。世尊，譬如蚊蚋，不能飞过大海彼岸周遍虚空；我亦如是，不能咨问如来如是智慧大海法性虚空甚深之义。世尊，譬如国王髻中明珠，付典藏臣，藏臣得已，顶戴恭敬，增加守护；我亦如是，顶戴恭敬，增加守护如来所说方等深义。何以故？令我广得深智慧故。”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如来所得长寿之业，菩萨以是业因缘故而得长寿，是故应当至心听受。若业能为菩提因者，应当诚心听受是义，既听受已，转为人说。善男子，我以修习如是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今复为人广说是义。善男子，譬如王子犯罪系狱，王甚怜愍爱念子故，躬自回驾至其系所。菩萨亦尔，欲得长寿，应当护念一切众生同于子想，生大慈、

大悲、大喜、大舍，授不杀戒，教修善法，亦当安止一切众生于五戒十善；复入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等一切诸趣，拔济是中苦恼众生，脱未脱者，度未度者，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安慰一切诸恐怖者。以如是等业因缘故，菩萨则得寿命长远，于诸智慧而得自在，随所寿终生于天上。”

尔时，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等视众生同于子想，是义深隐，我未能解。世尊，如来不应说言菩萨于诸众生修平等心同于子想。所以者何？于佛法中，有破戒者、作逆罪者、毁正法者，云何当于如是等人同子想耶？”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于众生实作子想如罗睺罗。”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昔十五日僧布萨时，曾于具戒清净众中有一童子，不善修习身口意业，在隐屏处盗听说戒，密迹力士承佛神力，以金刚杵碎之如尘。世尊，是金刚神极成暴恶，乃能断是童子命根，云何如来视诸众生同于子想如罗睺罗？”

佛告迦葉：“汝今不应作如是言。是童子者，即是化人，非真实也。为欲驱遣破戒毁法令出众故。金刚密迹示是化耳。迦葉，毁谤正法及一阐提，或有杀生，乃至邪见及故犯禁，我于是等悉生悲心同于子想如罗睺罗。

“善男子，譬如国王诸群臣等，有犯王法，随罪诛戮而不舍置。如来世尊不如是也，于毁法者，与驱遣羯磨、呵责羯磨、置羯磨、举罪羯磨、不可见羯磨、灭羯磨、未舍恶见羯磨。善男子，如来所以与谤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为欲示诸行恶之人有果报故。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即是施恶众生无恐畏者，若放一光若二若五，或有遇者，悉令远离一切诸恶，如来今者具有如是无量势力。

“善男子，未可见法汝欲见者，今当为汝说其相貌。我涅槃后，随其方面，有持戒比丘，威仪具足，护持正法，见坏法者即能驱遣，呵责纠治，当知是人得福无量不可称计。善男子，譬如有王专行暴恶，会遇重病。有邻国王闻其名声，兴兵而来将欲灭之。是时病王无力势故方乃恐怖，改心修善，而是邻王得福无量。持法比丘亦复如是，驱遣呵责坏法之人，令行善法，得福无量。

“善男子，譬如长者所居之处，田宅屋舍生诸毒树，长者知已即便斫伐，悉令永尽。又如少壮首生白发，愧而剪拔不令生长。持法比丘亦复如是，见有破戒坏正法者，即应驱遣，呵责举处。若善比丘见坏法者，置不驱遣呵责举处，当知是人佛法中怨。若能驱遣呵责举处，是我弟子真声闻也。”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则不等视一切众生同于子想如罗睺罗。世尊若有一人以刀害佛，复有一人栴檀涂佛，佛于二人若生等心，云何复言当治毁禁？若治毁禁，是言则失。”

佛告迦葉：“善男子，譬如国王、大臣、宰相，产育诸子，颜貌端正，聪明黠慧，若二三四，将付严师而作是言：‘君可为我教诏诸

子，威仪、礼节、伎艺、书数，悉令成就。我今四子就君受学，假使三子由杖而死，余有一子，必当苦治要令成就。虽丧三子，我终不恨。’迦葉，是父及师得杀罪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以爱念故。为欲成就，无有恶心，如是教诲得福无量。”

“善男子，如来亦尔，视坏法者等如一子。如来今以无上正法付嘱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诸国王及四部众，应当劝励诸学人等，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学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毁正法者，国王、大臣、四部之众应当苦治。善男子，是诸国王及四部众当有罪不？”

“不也，世尊。”

“善男子，是诸国王及四部众尚无有罪，何况如来？善男子，如来善修如是平等，于诸众生同一子想。如是修者，是名菩萨修平等心于诸众生同一子想。善男子，菩萨如是修习此业便得长寿，亦能善知宿世之事。”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若有修平等心，视诸众生同于子想便得长寿。’如来不应作如是言。何以故？如知法人能说种种孝顺之法，还至家中，以诸瓦石打掷父母。而是父母是良福田，多所利益，难遭难遇，应好供养，反生恼害。是知法人言行相违，如来所言亦复如是。菩萨修习等心众生同子想者，应得长寿，善知宿命，常住于世，无有变易，今者世尊以何因缘寿命极短同人间耶？如来将无于诸众生生怨憎想？世尊，昔日作何恶业，所害几命，得是短寿不满百年？”

佛告迦葉：“善男子，汝今何缘于如来前发是粗言？如来长寿，于诸寿中最上最胜；所得常法，于诸常中最为第一。”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得寿无量？”

佛告迦葉：“善男子，如八大河，一名恒河，二名阎摩罗，三名萨罗，四名阿夷罗跋提，五名摩诃，六名辛头，七名博叉，八名悉陀，是八大河及诸小河悉入大海。迦葉，如是一切人中天上，地及虚空寿命大河，悉入如来寿命海中，是故如来寿命无量。复次，迦葉，譬如阿耨达池出四大河；如来亦尔，出一切命。迦葉，譬如一切诸常法中，虚空第一；如来亦尔，于诸常中最为第一。迦葉，譬如诸药，醍醐第一；如来亦尔，于众生中寿命第一。”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寿命若如是者，应住一劫若减一劫，常宣妙法如霔大雨。”

“迦葉，汝今不应于如来所生灭尽想。迦葉，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外道五通神仙得自在者，若住一劫若减一劫，经行空中，坐卧自在，左胁出火，右胁出水，身出烟炎犹如火聚，若欲住寿能得如意，于寿命中修短自在。如是五通尚得如是随意神力，岂况如来于一切法得自在力，而当不能住寿半劫、若一劫、若

百劫、若百千劫、若无量劫？以是义故，当知如来是常住法、不变易法。如来此身是变化身，非杂食身，为度众生示同毒树，是故现舍入于涅槃。迦葉当知，佛是常法、不变易法。汝等于是第一义中，应勤精进一心修习，既修习已广为人说。”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出世之法与世间法有何差别？如佛所言：‘佛是常法、不变易法。’世间亦说梵天是常、自在天常，无有变易，我常、性常、微尘亦常。若言如来是常法者，如来何故不常现耶？若不常现，有何差别？何以故？梵天乃至微尘、世性亦不现故。”

佛告迦葉：“譬如长者多有诸牛，色虽种种同共一群，付放牧人令逐水草，唯为醍醐不求乳酪。彼牧牛者构已自食。长者命终，所有诸牛悉为群贼之所抄掠。贼得牛已，无有妇女，即自构捋得已而食。尔时，群贼各相谓言：‘彼大长者畜养此牛，不期乳酪，唯为醍醐。我等今者当设何方而得之耶？夫醍醐者，名为世间第一上味。我等无器，设使得乳，无安置处。’复共相谓：‘唯有皮囊可以盛之。’虽有盛处，不知攒摇，浆犹难得，况复生酥？尔时，诸贼以醍醐故加之以水，以水多故，乳酪、醍醐一切俱失。

“凡夫亦尔，虽有善法，皆是如来正法之余。何以故？如来世尊入涅槃后，窃盗如来遗余善法若戒、定、慧，如彼诸贼劫掠群牛。诸凡夫人虽复得是戒、定、智慧，无有方便不能解说，以是义故，不能获得常戒、常定、常慧解脱；如彼群贼不知方便亡失醍醐，又如群贼为醍醐故加之以水。凡夫亦尔，为解脱故，说我、众生、寿命、士夫、梵天、自在天、微尘、世性、戒、定、智慧及与解脱、非想非非想天即是涅槃，实亦不得解脱涅槃，如彼群贼不得醍醐。是诸凡夫有少梵行供养父母，以是因缘得生天上受少安乐，如彼群贼加水之乳；而是凡夫实不知因修少梵行供养父母得生天上，又不能知戒、定、智慧、归依三宝，以不知故说常乐我净，虽复说之而实不知。

“是故如来出世之后，乃为演说常乐我净。如转轮王出现于世，福德力故，群贼退散，牛无损命。时转轮王即以诸牛付一牧人多巧便者，牧人方便即得醍醐，以醍醐故，一切众生无有患苦。法轮圣王出现世时，诸凡夫人不能演说戒、定、慧者，即便弃舍，如贼退散。尔时，如来善说世法及出世法，为众生故，令诸菩萨随人演说。菩萨摩诃萨既得醍醐，复令无量无边众生普得无上甘露法味，所谓如来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善男子，如来是常不变易法，非如世间凡夫愚人谓梵天等是常法也。此常法称要是如来，非是余法。

“迦葉，应当如是知如来身。迦葉，诸善男子、善女人，常当系心修此二字，佛是常住。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此二字，当知是人随我所行，至我至处。善男子，若有修习如是二字为灭相者，当知如来则于其人为般涅槃。善男子，涅槃义者，即是诸佛之法性

也。”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佛法性者，其义云何？世尊，我今欲知法性之义，唯愿如来哀愍广说。夫法性者即是舍身，舍身者名无所有，若无所有，身云何存？身若存者，云何而言身有法性？身有法性，云何得存？我今云何当知是义？”

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灭是法性。夫法性者，无有灭也。善男子，譬如无想天，成就色阴而无色想，不应问言：‘是诸天等云何而住欢娱受乐？云何行想？云何见闻？’善男子，如来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善男子，不应说言如来身者是灭法也。善男子，如来灭法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及。善男子，汝今不应思量如来何处住、何处行、何处见、何处乐。善男子，如是之义亦非汝等之所知及，诸佛法身种种方便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应当修习佛、法及僧而作常想。是三法者，无有异想，无无常想，无变异想。若于三法修异想者，当知是辈清净三归则无依处，所有禁戒皆不具足，终不能证声闻、缘觉、菩提之果。若能于是不可思议修常想者，则有归处。善男子，譬如因树则有树影；如来亦尔，有常法故则有归依，非是无常。若言如来是无常者，如来则非诸天世人所归依处。”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譬如闇中，有树无影。”

“迦葉，汝不应言有树无影，但非肉眼之所见耳。善男子，如来亦尔，其性常住是不变异，无智慧眼不能得见，如彼闇中不见树形。凡夫之人于佛灭后，说言如来是无常法，亦复如是。若言如来异法、僧者，则不能成三归依处，如汝父母，各各异故，故使无常。”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从今始当以佛、法、众僧三事常住，启悟父母乃至七世皆令奉持。甚奇！世尊，我今当学如来法僧不可思议，既自学已，亦当为人广说是义。若有诸人不能信受，当知是辈久修无常，如是等人，我当为其而作霜雹。”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汝今善能护持正法，如是护法不欺于人，以不欺人善业缘故，而得长寿，善知宿命。”

金刚身品第五

尔时，世尊复告迦葉：“善男子，如来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坏身、金刚之身，非杂食身，即是法身。”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如是等身我悉不见，唯见无常破坏尘土杂食等身。何以故？如来今当入涅槃故。”

佛告迦葉：“汝今莫谓如来之身不坚可坏如凡夫身。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之身，无量亿劫坚牢难坏，非人天身，非恐怖身，非杂食身。如来之身，非身是身，不生不灭，不习不修，无量无边，无有足迹，无知无形，毕竟清净，无有动摇，无受无行，不住不作，无味

无杂，非是有为，非业非果，非行非灭，非心非数，不可思议，常不可议，无识离心亦不离心，其心平等，无有亦有，无有去来而亦去来，不破不坏，不断不绝，不出不灭，非主亦主，非有非无，非觉非观，非字非不字，非定非不定，不可见了了见，无处亦处，无宅亦宅，无闇无明，无有寂静而亦寂静，是无所有，不受不施，清净无垢，无诤断诤，住无住处，不取不堕，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非福田，无尽不尽离一切尽，是空离空，虽不常住非念念灭，无有垢浊，无字离字，非声非说，亦非修习，非称非量，非一非异，非像非相诸相庄严，非勇非畏，无寂不寂，无热不热，不可睹见无有相貌。如来度脱一切众生，无度脱故能解众生，无有解故觉了众生，无觉了故如实说法，无有二故不可量无等等，平如虚空无有形貌，同无生性不断不常，常行一乘，众生见三，不退不转断一切结，不战不触，非性住性，非合非散，非长非短，非圆非方，非阴入界亦阴入界，非增非损，非胜非负。如来之身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无有知者，无不知者，无有见者，无不见者，非有为非无为，非世非不世，非作非不作，非依非不依，非四大非不四大，非因非不因，非众生非不众生，非沙门非婆罗门，是师子大师子，非身非不身，不可宣说，除一法相不可算数，般涅槃时不般涅槃。如来法身皆悉成就如是无量微妙功德。

“迦葉，唯有如来乃知是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迦葉，如是功德成如来身，非是杂食所长养身。迦葉，如来真身功德如是，云何复得诸疾患苦、危脆不坚、如坏器乎？迦葉，如来所以示病苦者，为欲调伏诸众生故。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之身即金刚身。汝从今日常当专心思惟此义，莫念食身，亦当为人说如来身即是法身。”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成就如是功德，其身云何当有病苦、无常、破坏？我从今日常当思惟如来之身是常法身、安乐之身，亦当为人如是广说。唯然世尊，如来法身金刚不坏，而未能知所因云何？”

佛告迦葉：“以能护持正法因缘故得成就是金刚身。迦葉，我于往昔护法因缘，今得成就是金刚身常住不坏。善男子，护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仪，应持刀剑、弓箭、鉾槊，守护持戒清净比丘。”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离于守护，独处空闲冢间树下，当说是人为真比丘。若有随逐守护者行，当知是辈是秃居士。”

佛告迦葉：“莫作是语言秃居士！若有比丘随所至处供身取足，读诵经典思惟坐禅，有来问法即为宣说，所谓布施、持戒、福德、少欲、知足。虽能如是种种说法，然故不能作师子吼，不为师子之所围绕，不能降伏非法恶人，如是比丘不能自利及利众生，当知是辈懈怠懒惰。虽能持戒守护净行，当知是人无所能为。若有比丘供身之具亦常丰足，复能护持所受禁戒，能师子吼广说妙法，谓修多罗、祇夜、受记、伽陀、优陀那、伊帝目多伽、阇陀伽、毗佛略、阿浮陀达磨，

以如是等九部经典为他广说，利益安乐诸众生故，唱如是言：‘涅槃经中，制诸比丘不应畜养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净之物，应当治之。如来先于异部经中说，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国王如法治之，驱令还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师子吼时，有破戒者闻是语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师。是说法者设复命终，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缘故，我听国主、群臣、宰相、诸优婆塞护说法人。若有欲得护正法者，当如是学。迦葉，如是破戒不护法者，名秃居士，非持戒者得如是名。

“善男子，过去久远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于此拘尸那城，有佛出世号欢喜增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尔时，世界广博严净，丰乐安隐，人民炽盛，无有饥渴，如安乐国诸菩萨等。彼佛世尊住世无量，化众生已，然后乃于娑罗双树入般涅槃。佛涅槃后，遗法住世无量亿岁，余四十年佛法未灭。尔时，有一持戒比丘，名曰觉德，多有徒众眷属围绕，能师子吼，颁宣广说九部经典，制诸比丘不得畜养奴婢牛羊非法之物。尔时，多有破戒比丘，闻作是说皆生恶心，执持刀杖逼是法师。是时国王名曰有德，闻是事已，为护法故，即便往至说法者所，与是破戒诸恶比丘极共战斗，令说法者得免危害。王时被枪举身周遍。尔时，觉德寻赞王言：‘善哉！善哉！王今真是护正法者，当来之世，此身当为无量法器。’王于是时得闻法已，心大欢喜，寻即命终生阿閦佛国，而为彼佛作第一弟子。其王将从人民眷属，有战斗者，有随喜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命终悉生阿閦佛国。觉德比丘却后寿终，亦得往生阿閦佛国，而为彼佛作声闻众中第二弟子。若有正法欲灭尽时，应当如是受持拥护。迦葉，尔时王者，则我身是；说法比丘，迦葉佛是。迦葉，护正法者得如是等无量果报，以是因缘我于今日得种种相以自庄严，成就法身、不可坏身。”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身，犹如画石。”

佛告迦葉：“善男子，以是因缘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应当勤加护持正法，护法果报广大无量。善男子，是故护法优婆塞等，应执刀杖拥护如是持法比丘。若有受持五戒具者，不得名为大乘人也。不受五戒，为护正法，乃名大乘。护正法者，应当执持刀剑器仗，侍卫法师。”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诸比丘与如是等诸优婆塞持刀杖者，共为伴侣，为有师耶？为无师乎？为是持戒？为是破戒？”

佛告迦葉：“莫谓是等为破戒人。善男子，我涅槃后，浊恶之世国土荒乱，互相抄掠，人民饥饿。尔时多有为饥饿故发心出家，如是之人名为秃人。是秃人辈，见有持戒威仪具足清净比丘护持正法，驱逐令出，若杀若害。”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持戒人护正法者，云何当得游行村落城邑教化？”

“善男子，是故我今听持戒人，依诸白衣持刀杖者以为伴侣。若诸国王、大臣、长者、优婆塞等，为护法故虽持刀杖，我说是等名为持戒。虽持刀杖，不应断命，若能如是，即得名为第一持戒。

“迦葉，夫护法者，谓具正见，能广宣说大乘经典，终不捉持王者宝盖、油瓶谷米、种种果蓏，不为利养亲近国王、大臣、长者，于诸檀越心无谄曲，具足威仪，摧伏破戒诸恶人等。是名持戒护法之师，能为众生真善知识，其心弘广譬如大海。迦葉，若有比丘以利养故为他说法，是人所有徒众眷属，亦效是师贪求利养，是人如是便自坏众。

“迦葉，众有三种：一者、犯戒杂僧，二者、愚痴僧，三者、清净僧。破戒杂僧则易可坏，持戒净僧利养因缘所不能坏。

“云何破戒杂僧？若有比丘虽持禁戒，为利养故，与破戒者坐起行来，共相亲附，同其事业，是名破戒，亦名杂僧。

“云何愚痴僧？若有比丘在阿兰若处，诸根不利，闇钝瞢瞢，少欲乞食，于说戒日及自恣时，教诸弟子清净忏悔，见非弟子多犯禁戒，不能教令清净忏悔，而便与共说戒自恣，是名愚痴僧。

“云何名清净僧？有比丘僧百千亿魔所不能坏，是菩萨众本性清净，能调如上二部之众，悉令安住清净众中，是名护法无上大师善持律者。为欲调伏利众生故，知诸戒相若轻若重，非是律者则不证知，若是律者则便证知。云何调众生故？若诸菩萨为化众生，常入聚落，不择时节，或至寡妇及淫女舍，与同住止经历多年，若是声闻所不应为，是名调伏利益众生。云何知重？若见如来因事制戒，汝从今日慎莫更犯，如四重禁，出家之人所不应作，而故作者非是沙门、非释种子，是名为重。云何为轻？若犯轻事，如是三谏，若能舍者，是名为轻。非律不证者，若有赞说不清净物应受用者，不共同止。是律应证者，善学戒律，不近破戒，见有所行随顺戒律，心生欢喜。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善解一字，善持契经，亦复如是。如是，善男子，佛法无量不可思议，如来亦尔不可思议。”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诚如圣教，佛法无量不可思议，如来亦尔不可思议。故知如来常住不坏无有变异。我今善学，亦当为人广宣是义。”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如来身者，即是金刚不可坏身，菩萨应当如是善学正见正知。若能如是了了知见，即是见佛金刚之身、不可坏身，如于镜中见诸色像。”

名字功德品第六

尔时，如来复告迦葉：“善男子，汝今应当善持是经文字章句所有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名生四趣者，无有是处。何以故？如是经典乃是无量无边诸佛之所修习，所得功德我今当说。”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菩萨摩诃萨云何奉持？"

佛告迦葉："是经名为《大般涅槃》，上语亦善，中语亦善，下语亦善，义味深邃，其文亦善，纯备具足清净梵行，金刚宝藏满足无缺。汝善谛听，我今当说。

"善男子，所言大者，名之为常。如八大河悉归大海，此经如是降伏一切诸结烦恼及诸魔性，然后要于大般涅槃放舍身命，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善男子，又如医师有一秘方，悉摄一切所有医术。善男子，如来亦尔，所说种种妙法秘密深奥藏门，悉皆入此大般涅槃，是故名为《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农夫，春月下种，常有希望；既收果实，众望都息。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修学余经，常希滋味；若得闻是《大般涅槃》，希望诸经所有滋味悉皆永断。是大涅槃能令众生度诸有流。善男子，如诸迹中，象迹为最；此经如是，于诸经三昧最为第一。善男子，譬如耕田，秋耕为胜；此经如是，诸经中胜。善男子，如诸药中，醍醐第一；善治众生热恼乱心，是大涅槃为最第一。善男子，譬如甜酥八味具足，大般涅槃亦复如是八味具足。云何为八？一者、常，二者、恒，三者、安，四者、清凉，五者、不老，六者、不死，七者、无垢，八者、快乐。是为八味，具足八味是故名为《大般涅槃》。若诸菩萨摩诃萨等安住是中，复能处处示现涅槃，是故名为《大般涅槃》。

"迦葉，善男子、善女人若欲于此大般涅槃而涅槃者，皆作是学，如来常住，法、僧亦然。"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来功德不可思议，法、僧亦尔不可思议，是大涅槃亦不可思议。若有修学是经典者，得正法门，能为良医。若未学者，当知是人盲无慧眼，无明所覆。"

大般涅槃经卷第四

四相品第七之上

佛复告迦葉："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分别开示大般涅槃，有四相义。何等为四？一者、自正，二者、正他，三者、能随问答，四者、善解因缘义。

"迦葉，云何自正？若佛如来见诸因缘而有所说，譬如比丘见大火聚，便作是言：'我宁抱是炽然火聚，终不敢于如来所说十二部经及秘密藏，谤言此经是魔所说。若言如来、法、僧无常，如是说者为自侵欺，亦欺于人。宁以利刀自断其舌，终不说言如来、法、僧是无常也。'若闻他说，亦不信受，于此说者应生怜愍。如来、法、僧不可思议，应如是持。自观己身，犹如火聚。是名自正。

"迦葉，云何正他？佛说法时，有一女人乳养婴儿，来诣佛所，稽首佛足，有所顾念，心自思惟，便坐一面。尔时，世尊知而故

问：‘汝以爱念，多含儿酥，不知筹量消与不消。’尔时，女人即白佛言：‘甚奇！世尊，善能知我心中所念，唯愿如来教我多少。世尊，我于今朝多与儿酥，恐不能消，将无夭寿？唯愿如来为我解说。’佛言：‘汝儿所食，寻即消化，增益寿命。’女人闻已心大踊跃，复作是言：‘如来实说，故我欢喜。’世尊如是为欲调伏诸众生故，善能分别说消不消，亦说诸法无我无常。若佛世尊先说常者，受化之徒当言此法同彼外道，即便舍去。复告女人：‘若儿长大能自行来，凡所食啖能消难消，本所与酥则不供足。我之所有声闻弟子亦复如是，如汝婴儿，不能消是常住之法，是故我先说苦无常。若我声闻诸弟子等功德已备，堪任修习大乘经典，我于是经为说六味。云何六味？说苦醋味、无常碱味、无我苦味、乐为甜味、我为辛味、常为淡味。彼世间中有三种味，所谓无常、无我、无乐，烦恼为薪，智慧为火，以是因缘成涅槃食，谓常、乐、我，令诸弟子悉皆甘嗜。’复告女人：‘汝若有缘欲至他处，应驱恶子令出其舍，悉以宝藏付示善子。’女人白佛：‘实如圣教，珍宝之藏应示善子，不示恶子。’‘姊，我亦如是，般涅槃时如来微密无上法藏，不与声闻诸弟子等，如汝宝藏不示恶子；要当付嘱诸菩萨等，如汝宝藏委付善子。何以故？声闻弟子生变异想，谓佛如来真实灭度，然我真实不灭度也；如汝远行，未还之顷，汝之恶子便言汝死，汝实不死。诸菩萨等说言如来常不变易，如汝善子不言汝死。以是义故，我以无上秘密之藏付诸菩萨。’善男子，若有众生谓佛常住不变异者，当知是家则为有佛。是名正他。

“迦葉，云何能随问答者？若有人来问佛世尊：‘我当云何不舍钱财而得名为大施檀越？’佛言：‘若有沙门、婆罗门等，少欲知足，不受不畜不净物者，当施其人奴婢仆使；修梵行者，施与女色；断酒肉者，施以酒肉；不过中食，施过中食；不著华香，施以华香。如是施者，施名流布声闻天下，未曾损己一毫之费。’是则名为能随问答。”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应施肉。何以故？我见不食肉者有大功德。”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护法菩萨应当如是。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时，应观是食，如子肉想。”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不听食肉？”

“善男子，夫食肉者断大慈种。”

迦葉又言：“如来何故先听比丘食三种净肉？”

“迦葉，是三种净肉，随事渐制。”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十种不净乃至九种清净而复不听？”

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渐次而制，当知即是现断肉义。”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云何如来称赞鱼肉为美食耶？”

“善男子，我亦不说鱼肉之属为美食也。我说甘蔗、粳米、石蜜、一切谷麦及黑石蜜、乳酪、酥油以为美食。虽说应畜种种衣服，所应畜者要是坏色，何况贪著是鱼肉味？”

迦葉复言：“如来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种味，乳酪、酪浆、生酥、熟酥、胡麻油等，及诸衣服，憍奢耶衣，珂贝、皮革、金银盂器，如是等物亦不应受。”

“善男子，不应同彼尼乾所见。如来所制一切禁戒各有异意，异意故听食三种净肉，异想故断十种肉，异想故一切悉断及自死者。迦葉，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得复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师子已，众人见之闻师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如人啖蒜，臭秽可恶，余人见之闻臭舍去。设远见者，犹不欲视，况当近之？诸食肉者亦复如是，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陆空行有命之类悉舍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萨不习食肉，为度众生示现食肉，虽现食之，其实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萨清净之食犹尚不食，况当食肉？

“善男子，我涅槃后，无量百岁，四道圣人悉复涅槃。正法灭后于像法中，当有比丘，貌像持律，少读诵经，贪嗜饮食长养其身，身所被服粗陋丑恶，形容憔悴无有威德，放畜牛羊，担负薪草，头须发爪悉皆长利，虽服袈裟犹如猎师，细视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罗汉。’多诸病苦，眠卧粪秽，外现贤善内怀贪嫉，如受哑法婆罗门等，实非沙门现沙门像，邪见炽盛诽谤正法。如是等人破坏如来所制戒律、正行威仪、说解脱果、离不净法，及坏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随意反说经律，而作是言：‘如来皆听我等食肉。’自生此论言是佛说，互共诤讼，各自称是沙门释子。善男子，尔时复有诸沙门等，贮聚生谷，受取鱼肉，手自作食，执持油瓶、宝盖、革屣，亲近国王、大臣、长者，占相星宿，勤修医道，畜养奴婢、金银、琉璃、车渠、玛瑙、玻瓈、真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贝、种种果蓏，学诸技艺，画师泥作，造书教学，种植根栽，蛊道咒幻，和合诸药，作倡伎乐，香华治身，摴蒲围棋，学诸工巧。若有比丘能离如是诸恶事者，当说是人真我弟子。”

尔时，迦葉复白佛言：“世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时得杂肉食，云何得食应清净法？”

佛言：“迦葉，当以水洗令与肉别，然后乃食。若其食器为肉所污，但使无味，听用无罪。若见食中多有肉者则不应受，一切现肉悉不应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断肉之制，若广说者则不可尽，涅槃时到，是故略说。是则名为能随问答。”

“迦葉，云何善解因缘义？如有四部之众来问我言：‘世尊，如是之义，如来初出，何故不为波斯匿王说是法门深妙之义？或时说深，或时说浅，或名为犯，或名不犯。云何名堕？云何名律？云何名波罗

提木叉义？'"

佛言：'波罗提木叉者，名为知足，成就威仪，无所受畜，亦名净命。堕者，名四恶趣。又复堕者，堕于地狱乃至阿鼻，论其迟速，过于暴雨。闻者惊怖，坚持禁戒，不犯威仪，修习知足，不受一切不净之物。又复堕者，长养地狱、畜生、饿鬼。以是诸义，故名曰堕。波罗提木叉者，离身口意不善邪业。律者，入戒威仪深经善义，遮受一切不净之物及不净因缘，亦遮四重、十三僧残、二不定法、三十舍堕、九十一堕、四悔过法、众多学法、七灭诤等。或复有人破一切戒。云何一切？谓四重法乃至七灭诤法，或复有人诽谤正法甚深经典，及一阐提具足成就，尽一切相无有因缘。如是等人自言：'我是聪明利智。'轻重之罪悉皆覆藏，覆藏诸恶，如龟藏六。如是众罪长夜不悔，以不悔故，日夜增长。是诸比丘所犯众罪终不发露，是使所犯遂复滋漫。是故如来知是事已，渐次而制，不得一时。"

尔时，有善男子、善女人白佛言："世尊，如来久知如是之事，何不先制？将无世尊欲令众生入阿鼻狱？譬如多人欲至他方，迷失正路，随逐邪道。是诸人等不知迷故皆谓是道，复不见人可问是非。众生如是迷于佛法不见正真，如来应为先说正道敕诸比丘：'此是犯戒，此是持戒，当如是制。'何以故？如来正觉是真实者，知见正道。唯有如来天中之天，能说十善增上功德及其义味，是故启请应先制戒。"

佛言："善男子，若言如来能为众生宣说十善增上功德，是则如来视诸众生如罗睺罗，云何难言将无世尊欲令众生入于地狱？我见一人有堕阿鼻地狱因缘，尚为是人住世一劫若减一劫。我于众生有大慈悲，何缘当诳如子想者令入地狱？善男子，如王国内有纳衣者，见衣有孔然后乃补；如来亦尔，见诸众生有入阿鼻地狱因缘，即以戒善而为补之。善男子，譬如转轮圣王先为众生说十善法，其后渐渐有行恶者，王即随事以渐断之，断诸恶已，然后自行圣王之法。善男子，我亦如是，虽有所说，不得先制，要因比丘渐行非法，然后方乃随事制之。乐法众生随教修行，如是等众乃能得见如来法身。如转轮王所有轮宝不可思议，如来亦尔不可思议，法、僧二宝亦不可思议，能说法者及闻法者皆不可思议，是名善解因缘义也。菩萨如是分别开示四种相义，是名大乘大涅槃中因缘义也。

"复次，自正者，所谓得是大般涅槃。正他者，我为比丘说言：'如来常存不变。'随问答者，迦葉，因汝所问，故得广为菩萨摩诃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说是甚深微妙之义。因缘义者，声闻、缘觉不解如是甚深之义，不闻伊字三点而成，解脱、涅槃、摩诃般若成秘密藏。我今于此阐扬分别，为诸声闻开发慧眼。假使有人作如是言：'如是四事，云何为一？非虚妄耶？'即应反质：'是虚空无所有，不动无碍。如是四事有何等异？是岂得名为虚妄乎？'"

"不也，世尊。"

“如是诸句即是一义，所谓空义。自正、正他、能随问答、解因缘义，亦复如是，即大涅槃等无有异。”

佛言：“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言：‘如来无常。云何当知是无常耶？如佛所言，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犹如火灭悉无所有，灭诸烦恼亦复如是，故名涅槃。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佛言曰，离诸有者乃名涅槃，是涅槃中无有诸有。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衣坏尽不名为物，涅槃亦尔，灭诸烦恼不名为物。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佛言曰，离欲寂灭名曰涅槃。如人斩首则无有首，离欲寂灭亦复如是，空无所有故名涅槃。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如佛言曰，譬如热铁，槌打星流，散已寻灭莫知所在；得正解脱亦复如是，已度淫欲诸有淤泥，得无动处，不知所至。云何如来为常住法不变易耶？’迦葉，若有人作如是难者，名为邪难。

“迦葉，汝亦不应作是忆想，谓如来性是灭尽也。迦葉，灭烦恼者不名为物。何以故？永毕竟故是故名常，是句寂静为无有上，灭尽诸相无有遗余，是句鲜白常住无退，是故涅槃名曰常住，如来亦尔，常住无变。言星流者，谓烦恼也；散已寻灭莫知所在者，谓诸如来烦恼灭已不在五趣。是故如来是常住法，无有变易。

“复次，迦葉，诸佛所师，所谓法也。是故如来恭敬供养。以法常故，诸佛亦常。”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若烦恼火灭，如来亦灭，是则如来无常住处。如彼迸铁，赤色灭已，莫知所至；如来烦恼亦复如是，灭无所至。又如彼铁，热与赤色灭已无有；如来亦尔，灭已无常。灭烦恼火，便入涅槃，当知如来即是无常。”

“善男子，所言铁者，名诸凡夫。凡夫之人，虽灭烦恼，灭已复生，故名无常。如来不尔，灭不复生，是故名常。”

迦葉复言：“如铁赤色灭已，还置火中，赤色复生；如来若尔，应还生结，若结还生即是无常。”

佛言：“迦葉，汝今不应作如是言，如来无常。何以故？如来是常。善男子，如彼燃木，灭已有灰，烦恼灭已便有涅槃。坏衣、斩首、破瓶等譬亦复如是，如是等物各有名字，名曰坏衣、斩首、破瓶。迦葉，如铁冷已可使还热；如来不尔，断烦恼已毕竟清凉，烦恼炽火更不复生。迦葉当知，无量众生犹如彼铁，我以无漏智慧炽火，烧彼众生诸烦恼结。”

迦葉复言：“善哉！善哉！我今谛知如来所说诸佛是常。”

佛言迦葉：“譬如圣王处在后宫，或时游观在于后园，王虽不在诸婇女中，亦不得言圣王命终。善男子，如来亦尔，虽不现于阎浮提界，入涅槃中，不名无常。如来出于无量烦恼，入于涅槃安乐之处，游诸觉华欢娱受乐。”

迦葉复问：“如佛言曰：‘我已久度烦恼大海。’若佛已度烦恼海者，何缘复纳耶输陀罗生罗睺罗？以是因缘，当知如来未度烦恼诸结

大海。唯愿如来说其因缘。”

佛告迦葉：“汝不应言：‘如来久度烦恼大海，何缘复纳耶输陀罗生罗睺罗？以是因缘，当知如来未度烦恼诸结大海。’善男子，是大涅槃能建大义，汝等今当至心谛听，广为人说，莫生惊疑。

“若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须弥山王如是高广，悉能取令入于芥子。其诸众生依须弥者，亦不迫迮，无往来想，如本不异。唯应度者，见是菩萨以须弥山纳芥子中，复还安止本所住处。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入于芥子，其中众生亦无迫迮，及往来想，如本不异。唯应度者，见是菩萨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纳芥子中，复还安止本所住处。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纳一毛孔，乃至本处亦复如是。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断取十方三千大千诸佛世界，置于针锋如贯枣叶，掷著他方异佛世界。其中所有一切众生不觉往返为在何处。唯应度者乃能见之，乃至本处亦复如是。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断取十方三千大千诸佛世界，置于右掌如陶家轮，掷置他方微尘世界，无一众生有往来想。唯应度者乃见之耳，乃至本处亦复如是。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断取一切十方无量诸佛世界悉纳己身。其中众生悉不迫迮，亦无往返及住处想。唯应度者乃能见之，乃至本处亦复如是。

“善男子，复有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以十方世界内一尘中。其中众生亦无迫迮往返之想。唯应度者乃能见之，乃至本处亦复如是。

“善男子，是菩萨摩诃萨住大涅槃，则能示现种种无量神通变化，是故名曰大般涅槃。是菩萨摩诃萨所可示现如是无量神通变化，一切众生无能测量，汝今云何能知如来习近爱欲生罗睺罗？

“善男子，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种种示现神通变化，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百亿阎浮提种种示现，如《首楞严经》中广说。我于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示现涅槃，亦不毕竟取于涅槃；或阎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毕竟不从爱欲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从无量劫来离于爱欲，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随顺世间，示现入胎。

“善男子，此阎浮提林微尼园，示现从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东行七步，唱如是言：‘我于人、天、阿修罗中最尊最上。’父母人天见已惊喜，生希有心。是诸人等谓是婴儿，而我此身无量劫来久离是法。如是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肉血筋脉骨髓之所成立，随顺世间众生法故示为婴儿。南行七步，示现欲为无量众生作上福田；西行七步，示现生尽永断老死是最后身；北行七步，示现已度诸有生死；东行七步，示为众生而作导首；四维七步，示现断灭种种烦恼、四魔种性，成于如来应供正遍知；上行七步，示现不为不净之物之所染污犹如虚

空；下行七步，示现法雨灭地狱火，令彼众生受安隐乐，毁禁戒者示作霜雹。

“于阎浮提生七日已示现剃发，诸人皆谓我是婴儿初始剃发。一切人、天、魔王波旬、沙门、婆罗门，无有能见我顶相者，况有持刀临之剃发？若有持刀至我顶者，无有是处。我已久于无量劫中剃除须发，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现剃发。

“我既生已，父母将我入天祠中，以我示彼摩醯首罗。摩醯首罗即见我时，合掌恭敬立在一面。我已久于无量劫中舍离如是入天祠法，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现如是。

“我于阎浮提示现穿耳，一切众生实无有能穿我耳者，随顺世间众生法故，示现如是。复以诸宝作师子珰庄严其耳，然我已于无量劫中离庄严具，为欲随顺世间法故，作是示现。

“示入学堂修学书疏，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具足成就，遍观三界所有众生，无有堪任为我师者，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入学堂，故名如来应供正遍知。习学乘象、盘马、捔力种种技艺，亦复如是。

“于阎浮提而复示现为王太子，众生皆见我为太子，于五欲中欢娱受乐，然我已于无量劫中舍离如是五欲之乐，为欲随顺世间法故，示如是相。

“相师占我若不出家，当为转轮圣王，王阎浮提，一切众生皆信是言，然我已于无量劫中舍转轮王位，为法轮王。

“于阎浮提现离婇女五欲之乐，见老病死及沙门已出家修道，众生皆谓悉达太子初始出家，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出家学道，随顺世法故示如是。

“我于阎浮示现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众人皆谓是阿罗汉果易得不难，然我已于无量劫中成阿罗汉果。

“为欲度脱诸众生故，坐于道场菩提树下，以草为座，摧伏众魔，众皆谓我始于道场菩提树下降伏魔宫，然我已于无量劫中久降伏已，为欲降伏刚强众生故现是化。

“我又示现大小便利、出息入息，众皆谓我实有便利、出息入息，然我是身所得果报无是诸患，随顺世间故示如是。

“我又示现受人信施，然我是身都无饥渴，随顺世法故示如是。

“我又示同诸众生故现有睡眠，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具足无上深妙智慧，远离三有，进止威仪。头目腹背举身疾痛，木枪偿对，盥洗手足、澡面漱口，杨枝自净，众皆谓我有如是事，然我是身都无此也，手足清净犹如莲华，香气净洁如优钵罗香。一切众生谓我是人，我实非人。

“我又示现受粪扫衣，澣濯缝治，然我久已不须是衣。众人皆谓罗睺罗者是我之子，输头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处在世间受诸快乐，舍如是事出家学道，众人复言是王太子瞿昙大姓，远离

世乐求出世法，然我久离世间爱欲，如是等事悉是示现。一切众生咸谓是人，然我实非。

“善男子，我虽在此阎浮提中数数示现入于涅槃，然我实不毕竟涅槃，而诸众生皆谓如来真实灭尽，而如来性实不永灭，是故当知是常住法、不变易法。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诸佛如来法界。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出于世间，众生皆谓我始成佛，然我已于无量劫中所作已办，随顺世法故，复示现于阎浮提初出成佛。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不持禁戒，犯四重罪，众人皆见谓我实犯，然我已于无量劫中，坚持禁戒无有漏缺。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为一阐提，众人皆见是一阐提，然我实非一阐提也。一阐提者，云何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破和合僧，众生皆谓我是破僧。我观人天无有能破和合僧者。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护持正法，众人皆谓我是护法，悉生惊怪。诸佛法尔，不应惊怪。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为魔波旬，众人皆谓我是波旬，然我久于无量劫中离于魔事，清净无染犹如莲华。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女身成佛，众人见之，皆言：‘甚奇！女人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毕竟不受女身，为欲调伏无量众生故现女像，怜愍一切诸众生故，而复示现种种色像。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生于四趣，然我久已断诸趣因以业因故堕于四趣，为度众生故生是中。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作梵天王，令事梵者安住正法，然我实非，而诸众生咸皆谓我为真梵天。示现天像遍诸天庙亦复如是。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入淫女舍，然我实无贪欲之想，清净不污犹如莲华。为诸贪淫著色众生，于四衢道宣说妙法，然我实无欲秽之心，众人谓我守护女人。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入青衣舍，为欲诱化令住正法，然我实无如是恶业堕在青衣。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而作教师，开化童蒙令住正法。

“我又示现于阎浮提入诸酒会博弈之处，示现种种胜负诤讼，为欲拔济彼诸众生，而我实无如是恶业，而诸众生皆谓我作如是之业。

“我又示现久住冢间，作大鹫身度诸飞鸟，而诸众生皆谓我是真实鹫身，然我久已离于是业，为欲度彼诸鹫鸟故示现如是。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作大长者，为欲安立无量众生住于正法。又复示作诸王、大臣、王子、辅相，于是众中各为第一，为修正法故处王位。

“我又示现阎浮提中疫病劫起，多有众生为病所恼，先施医药，然后为说微妙正法，令其安住无上菩提，众人皆谓是病劫起。又复示现阎浮提中饥饿劫起，随其所须供给饮食，然后为说微妙正法，令其

安住无上菩提。又复示现阎浮提中刀兵劫起，即为说法，令离怨害，使得安住无上菩提。

“又复示现为计常者说无常想，计乐想者为说苦想，计我想者说无我想，计净想者说不净想。若有众生贪著三界，即为说法令离是处。度众生故，为说无上微妙法药；为断一切烦恼树故，种植无上法药之树；为欲拔济诸外道故，演说正法。虽复示现为众生师，而心初无众生师想。为欲拔济诸下贱故，现入其中而为说法，非是恶业受是身也。

“如来正觉如是安住大般涅槃，是故名为常住无变。如阎浮提，东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郁单越亦复如是。如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亦尔。二十五有，如《首楞严经》中广说。以是故名大般涅槃。若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大般涅槃，能示如是神通变化而无所畏。

“迦葉，以是缘故，汝不应言罗睺罗者是佛之子。何以故？我于往昔无量劫中已离欲有，是故如来名曰常住，无有变易。”

迦葉复言：“如来云何名曰常住？如佛言曰：‘如灯灭已，无有方所；如来亦尔，既灭度已，亦无方所。’”

佛言：“迦葉，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言：‘灯灭尽已，无有方所；如来亦尔，既灭度已，无有方所。’善男子，譬如男女燃灯之时，灯器大小悉满中油。随有油在，其明犹存；若油尽已，明亦俱尽。其明灭者，譬烦恼灭。明虽灭尽，灯器犹存；如来亦尔，烦恼虽灭，法身常存。善男子，于意云何？明与灯器为俱灭不？”

迦葉答言：“不也，世尊。虽不俱灭，然是无常。若以法身譬灯器者，灯器无常，法身亦尔，应是无常。”

“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难，如世间言器。如来世尊无上法器，彼器无常，非如来也。一切法中，涅槃为常，如来体之，故名为常。

“复次，善男子，言灯灭者，是阿罗汉所证涅槃，以灭贪爱诸烦恼故，譬之灯灭。阿那含者名曰有贪，以有贪故，不得说言同于灯灭。是故我昔覆相说言喻如灯灭，非大涅槃同于灯灭。阿那含者，非数数来，又不还来二十五有，更不复受臭身、虫身、食身、毒身，是则名为阿那含也。若更受身名为那含，不受身者名阿那含；有去来者名曰那含，无去来者名阿那含。”

大般涅槃经卷第五

四相品第七之下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佛世尊有秘密藏，是义不然。何以故？诸佛世尊唯有密语，无有密藏。譬如幻主机关木人，人虽睹见屈伸俯仰，莫知其内而使之然；佛法不尔，咸令众

生悉得知见，云何当言诸佛世尊有秘密藏？”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来实无秘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满月，处空显露，清净无翳，人皆睹见；如来之言亦复如是，开发显露，清净无翳，愚人不解谓之秘藏，智者了达则不名藏。

“善男子，譬如有人多积金银至无量亿，其心悭吝不肯惠施拯济贫穷，如是积聚乃名秘藏；如来不尔，于无边劫积聚无量妙法珍宝，心无悭吝，常以惠施一切众生，云何当言如来秘藏？

“善男子，譬如有人身根不具，或无一目、一手、一足，以羞耻故不令人见，人不见故名为秘藏；如来不尔，所有正法具足无缺令人睹见，云何当言如来秘藏？

“善男子，譬如贫人多负人财，怖畏债主隐不欲现，故名为藏；如来不尔，不负一切众生世法，虽负众生出世之法而亦不藏。何以故？恒于众生生一子想，而为演说无上法故。

“善男子，譬如长者多有财宝，唯有一子，心甚爱重，情无舍离，所有珍宝悉用示之；如来亦尔，视诸众生同于一子。

“善男子，如世间人，以男女根丑陋鄙恶，以衣覆蔽故名为藏；如来不尔，永断此根，以无根故无所覆藏。

“善男子，如婆罗门所有语论，终不欲令刹利、毗舍、首陀等闻。何以故？以此论中有过恶故。如来正法则不如是，初中后善，是故不得名为秘藏。

“善男子，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心常忆念怜爱无已，将诣师所欲令受学，惧不速成寻便将还，以爱念故，昼夜殷勤教其半字，而不教诲毗伽罗论。何以故？以其幼稚，力未堪故。善男子，假使长者教半字已，是儿即时能得了知毗伽罗论不？”

“不也，世尊。”

“如是长者于是子所有秘藏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以子年幼故不为说，不以秘吝而不现示。所以者何？若有嫉妒秘吝之心，乃名为藏；如来不尔，云何当言如来秘藏？”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若有瞋心、嫉妒、悭吝，乃名为藏；如来无有瞋心嫉妒，云何名藏？’善男子，彼大长者，谓如来也；言一子者，谓一切众生，如来等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教一子者，谓声闻弟子；半字者，谓九部经；毗伽罗论者，所谓方等大乘经典。以诸声闻无有慧力，是故如来为说半字九部经典，而不为说毗伽罗论方等大乘。善男子，如彼长者，子既长大，堪任读学，若不为说毗伽罗论，可名为藏。若诸声闻有堪任力，能受大乘毗伽罗论，如来秘惜不为说者，可言如来有秘密藏。如来不尔，是故如来无有秘藏。如彼长者教半字已，次为演说毗伽罗论；我亦如是，为诸弟子说于半字九部经已，次为演说毗伽罗论，所谓如来常存不变。

“复次，善男子，譬如夏月，兴大云雷，降注大雨，令诸农夫下种子者多获果实，不下种者无所收获。无所获者非龙王咎，而此龙王亦无所藏。我亦如是，降大法雨《大涅槃经》，若诸众生种善子者得慧芽果，无善子者则无所获。无所获者非如来咎，然佛如来实无所藏。”

迦葉复言：“我今定知如来世尊无所秘藏。如佛所说，毗伽罗论谓佛如来常存不变，是义不然。何以故？佛昔说偈：

“诸佛与缘觉， 声闻弟子众，
犹舍无常身， 何况诸凡夫！

“今者乃说常存无变，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为一切声闻弟子教半字故而说是偈。又善男子，波斯匿王其母命终，悲号恋慕，不能自胜，来至我所，我即问言：‘大王，何故悲苦懊恼乃至于此？’王言：‘世尊，国大夫人某日命终。假使有能令我母命还如本者，我当舍国、象、马、七珍及以身命悉以报之。’我复语言：‘大王，且莫愁恼忧悲啼哭，一切众生寿命尽者名之为死。诸佛、缘觉、声闻弟子尚舍此身，况复凡夫！’善男子，我为波斯匿王教半字故而说是偈。我今为诸声闻弟子说毗伽罗论，谓如来常存，无有变易。若有人言如来无常，云何是人舌不堕落？”

迦葉复言：“如佛所说：

“无所积聚， 于食知足，
如鸟飞空， 迹不可寻。

“是义云何？世尊，于此众中，谁得名为无所积聚？谁复得名于食知足？谁行于空迹不可寻？而此去者为至何方？”

佛言：“迦葉，夫积聚者名曰财宝。善男子，积聚有二种：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积聚者即声闻行，无为积聚者即如来行。善男子，僧亦二种：有为、无为。有为僧者名曰声闻，声闻僧者无有积聚，所谓奴婢、非法之物、库藏谷米、盐豉胡麻、大小诸豆。若有说言如来听蓄奴婢仆使如是之物，舌则卷缩。我诸所有声闻弟子名无积聚，亦得名为于食知足。若有贪食名不知足，不贪食者是名知足。迹难寻者，则近无上菩提之道，我说是人虽去无至。”

迦葉复言：“若有为僧尚无积聚，况无为僧？无为僧者即是如来，如来云何当有积聚？夫积聚者名为藏匿，是故如来凡有所说，无所匿惜，云何名藏？迹不可寻者所谓涅槃，涅槃之中，无有日月星辰诸宿、寒热风雨、生老病死、二十五有，离诸忧苦及诸烦恼。如是涅槃，如来住处，常不变易。以是因缘，如来至是娑罗树间，于大涅槃而般涅槃。”

佛告迦葉：“所言大者，其性广博，犹如有人寿命无量，名大丈

夫。是人若能安住正法，名人中胜。如我所说八大人觉，为一人有，为多人有？若一人具八则为最胜。所言涅槃者无诸疮疣。善男子，譬如有人为毒箭所射，多受苦痛，值遇良医为拔毒箭，涂以妙药，令其离痛得受安乐。是医即便游于城邑及诸聚落，随有患苦疮疣之处，即往其所为疗众苦。善男子，如来亦尔，成等正觉，为大医王，见阎浮提苦恼众生无量劫中被淫怒痴烦恼毒箭受大苦切，为如是等说大乘经甘露法药。疗治此已，复至他方有诸烦恼毒箭之处，示现作佛为其疗治，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大般涅槃者名解脱处，随有调伏众生之处，如来于中而作示现。以是真实甚深义故，名大涅槃。”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世间医师悉能疗治一切众生疮疣病不？”

“善男子，世间疮疣凡有二种：一者、可治，二、不可治。凡可治者，医则能治；不可治者，则不能治。”

迦葉复言：“如佛言者，如来则为于阎浮提治众生已。若言治已，是诸众生其中云何复有未能得涅槃者？若未悉得，云何如来说言治竟，欲至他方？”

“善男子，阎浮提内众生有二：一者、有信，二者、无信。有信之人则名可治。何以故？定得涅槃无疮疣故。是故我说治阎浮提诸众生已。无信之人名一阐提，一阐提者名不可治。除一阐提，余悉治已，是故涅槃，名无疮疣。”

“世尊，何等名涅槃？”

“善男子，夫涅槃者，名为解脱。”

迦葉复言：“所言解脱，为是色耶？为非色乎？”

佛言：“善男子，或有是色，或非是色。言非色者，即是声闻、缘觉解脱。言是色者，即是诸佛如来解脱。善男子，是故解脱亦色非色，如来为诸声闻弟子说为非色。”

“世尊，声闻、缘觉若非色者，云何得住？”

“善男子，如非想非非想天亦色非色，我亦说为非色。若人难言：‘非想非非想天若非色者，云何得住去来进止？’如是之义，诸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解脱亦尔，亦色非色，说为非色；亦想非想，说为非想。如是之义，诸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尔时，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哀愍，重垂广说大般涅槃行解脱义。”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真解脱者，名曰远离一切系缚。若真解脱离诸系缚，则无有生，亦无和合。譬如父母和合生子，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是故解脱名曰不生。

“迦葉，譬如醍醐，其性清净；如来亦尔，非因父母和合而生，其性清净。所以示现有父母者，为欲化度诸众生故。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解脱无二无别。譬如春月下诸种子，得暖润气寻便出生，

真解脱者则不如是。

“又解脱者，名曰虚无。虚无即是解脱，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即是虚无，非作所作。凡是作者，如城郭楼观，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是故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即无为法。譬如陶师作已还破，解脱不尔。真解脱者不生不灭，是故解脱即是如来。如来亦尔，不生不灭，不老不死，不破不坏，非有为法。以是义故，名曰如来，入大涅槃。不老不死有何等义？老者名为迁变，发白面皱，死者身坏命终。如是等法解脱中无，以无是事故名解脱。如来亦无发白面皱有为之法，是故如来无有老也，无有老故，则无有死。

“又解脱者，名曰无病。所谓病者，四百四病及余外来侵损身者。是处无故，故名解脱。无病疾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无病，是故法身亦无有病，如是无病即是如来。死者名曰身坏命终，是处无死即是甘露，是甘露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成就如是功德，云何当言如来无常？若言无常，无有是处，是金刚身云何无常？是故如来不名命终，如来清净无有垢秽，如来之身非胎所污，如分陀利本性清净。如来解脱亦复如是，如是解脱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清净无垢。

“又解脱者，诸漏疮疣永无遗余；如来亦尔，无有一切诸漏疮疣。

“又解脱者，无有斗诤。譬如饥人，见他饮食，生贪夺想，解脱不尔。

“又解脱者，名曰安静。凡夫人言：‘夫安静者，谓摩醯首罗。’如是之言即是虚妄。真安静者毕竟解脱，毕竟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安隐。如多贼处名不安隐，清夷之处乃名安隐。是解脱中无有怖畏，故名安隐。是故安隐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无有等侣。有等侣者，如诸国王有邻国等，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无等侣者，谓转轮圣王，无能与等，解脱亦尔无有等侣。无等侣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转法轮王。是故如来无有等侣，有等侣者无有是处。

“又解脱者，名无忧愁。有忧愁者，譬如国王畏难强邻而生忧愁，夫解脱者则无是事。譬如坏怨则无忧虑，解脱亦尔是无忧畏。无忧畏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忧喜。譬如女人，唯有一子从役远行，卒得凶问，闻之愁苦，后复闻活便生欢喜，夫解脱中无如是事。无忧喜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无有尘垢。譬如春月，日没之后，风起尘雾，夫解脱中无如是事。无尘雾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譬如圣王髻中明珠无有垢秽，夫解脱性亦复如是无有垢秽。无垢秽者喻真解脱，

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如真金性，不杂沙石，乃名真宝，有人得之生于财想，夫解脱性亦复如是如彼真宝。彼真宝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譬如瓦瓶，破而声嘶，金刚宝瓶则不如是，夫解脱者亦无嘶破。金刚宝瓶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身不可坏。其声嘶者，如篦麻子，置盛热中爆裂出声，夫解脱者无如是事。如彼金刚真宝之瓶无嘶破声，假使无量百千人众悉共射之，无能坏者。无嘶破声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如贫穷人负他物故，为他所系，枷锁杖罚受诸苦毒；夫解脱中无如是事，无有负债。犹如长者多有财宝，无量亿数，势力自在，不负他物，夫解脱者亦复如是，多有无量法财珍宝，势力自在，无有所负。无所负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逼切。如春涉热、夏日食甜、冬日触冷，真解脱中无有如是不适意事。无逼切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无逼切者，譬如有人饱食鱼肉而复饮乳，是人则为近死不久，真解脱中无如是事。是人若得甘露良药所患得除，真解脱者亦复如是。甘露良药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云何逼切、不逼切耶？譬如凡夫我慢自高而作是念：‘一切物中谁能害我？’即便捉持蛇虎毒虫，当知是人不尽寿命则便横死，真解脱中无如是事。不逼切者如转轮王所有神珠，能伏蛣蜣九十六种诸毒虫等，若有闻是神珠香者，诸毒消灭。真解脱者亦复如是，皆悉远离二十五有。毒消灭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不逼切者譬如虚空，解脱亦尔。彼虚空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逼切者，如近干草燃诸灯火，近则炽然，真解脱中无如是事。又不逼切者譬如日月不逼众生，解脱亦尔，于诸众生无有逼切。无有逼切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动法。犹如怨亲，真解脱中无如是事。又不动者，如转轮王更无圣王以为亲友，若更有亲则无是处；解脱亦尔，更无有亲，若有亲者亦无是处。彼王无亲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又无动者，譬如素衣易受染色，解脱不尔。又无动者如婆师华，欲令有臭及青色者无有是处；解脱亦尔，欲令有臭及诸色者亦无是处。是故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希有。譬如水中生于莲华非为希有，火中生者是乃希有，有人见之便生欢喜；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其有见者，心生欢喜。彼希有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其如来者即是法身。又希有者譬如婴儿，其齿未生，渐渐长大然后乃生；解脱不尔，无生不生。

“又解脱者，名曰虚寂，无有不定。不定者，如一阐提究竟不移，犯重禁者不成佛道，无有是处。何以故？是人若于佛正法中心得净信，尔时即便灭一阐提；若复得作优婆塞者，是亦得能灭一阐提，犯重禁者灭此罪已，则得成佛。是故若言毕定不移不成佛道，无有是

处。真解脱中都无如是灭尽之事。又虚寂者，堕于法界，如法界性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一阐提若尽灭者，则不得称一阐提也。何等名为一阐提耶？一阐提者，断灭一切诸善根本，心不攀缘一切善法，乃至不生一念之善。真解脱中都无是事，无是事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量。譬如谷聚，其量可知，真解脱者则不如是。譬如大海不可度量，解脱亦尔，不可度量。不可量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量法。如一众生多有业报；解脱亦尔，有无量报。无量报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广大。譬如大海无与等者；解脱亦尔，无能与等。无与等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最上。譬如虚空最高无比；解脱亦尔，最高无比。高无比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能过。譬如师子所住之处，一切百兽无能过者；解脱亦尔，无有能过。无能过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无上。譬如北方，诸方中上；解脱亦尔，为无有上。无有上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上上。譬如北方之于东方，为无上上；解脱亦尔，无有上上。无上上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恒法。譬如人天身坏命终，是名曰恒，非不恒也；解脱亦尔，非是不恒。非不恒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坚实。如佉陀罗、栴檀、沉水，其性坚实；解脱亦尔，其性坚实。性坚实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不虚。譬如竹苇，其体空疏，解脱不尔。当知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污。譬如墙壁未被涂治，蚊虻在上止住游戏。若以涂治，彩画雕饰，虫闻彩香，即便不住。如是不住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无边。譬如聚落皆有边表，解脱不尔。譬如虚空无有边际，解脱亦尔，无有边际。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见。譬如空中，鸟迹难见。如是难见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甚深。何以故？声闻、缘觉所不能入。不能入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甚深者，诸佛菩萨之所恭敬，譬如孝子供养父母，功德甚深，功德甚深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见。譬如有人不自见顶；解脱亦尔，声闻、缘觉所不能见。不能见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舍宅。譬如虚空无有舍宅，解脱亦尔。言舍宅

者喻二十五有，无有舍宅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取。如阿摩勒果，人可取持；解脱不尔，不可取持。不可取持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可执。譬如幻物不可执持；解脱亦尔，不可执持。不可执持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无有身体。譬如有人，体生疮癞及诸痈疽，颠狂干枯，真解脱中无如是病。无如是病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一味。如乳一味，解脱亦尔，唯有一味。如是一味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清净。如水无泥，澄渟清净；解脱亦尔，澄渟清净。澄渟清净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一味。如空中雨，一味清净。一味清净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除却。譬如满月，无诸云翳；解脱亦尔，无诸云翳。无诸云翳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寂静。譬如有人，热病除愈，身得寂静；解脱亦尔，身得寂静。身得寂静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即是平等。譬如野田，毒蛇鼠狼俱有杀心；解脱不尔，无有杀心。无杀心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平等者，譬如父母等心于子；解脱亦尔，其心平等。心平等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异处。譬如有人，唯居上妙清净屋宅，更无异处；解脱亦尔，无有异处。无异处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知足。譬如饥人，值遇甘馔，食之无厌；解脱不尔。如食乳糜，更无所须。更无所须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断绝。如人被缚，断缚得脱；解脱亦尔，断绝一切疑心结缚。如是断疑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到彼岸。譬如大河，有此彼岸；解脱不尔，虽无此岸而有彼岸。有彼岸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默然。譬如大海，其水泛涨，多诸音声，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美妙。譬如众药，杂呵梨勒，其味则苦；解脱不尔，味如甘露。味如甘露喻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除诸烦恼。譬如良医，和合诸药，善疗众病；解脱亦尔，能除烦恼。除烦恼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无迮。譬如小舍，不容多人；解脱不尔，多所容受。多所容受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灭诸爱，不杂淫欲。譬如女人，多诸爱欲，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如是无有贪欲、瞋恚、愚痴、憍慢等

结。

“又解脱者，名曰无爱。爱有二种：一、饿鬼爱，二者、法爱。真解脱者，离饿鬼爱，怜愍众生故有法爱。如是法爱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离我、我所。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即是灭尽，离诸有贪。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即是救护，能救一切诸怖畏者。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即是归处。若有归依，如是解脱，不求余依。譬如有人依恃于王，不求余依。虽复依王，则有动转；依解脱者，无有动转。无动转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名曰屋宅。譬如有人，行于旷野则有险难；解脱不尔，无有险难。无险难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是无所畏。如师子王，于诸百兽不生怖畏；解脱亦尔，于诸魔众不生怖畏。无怖畏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无有迮狭。譬如隘路，乃至不受二人并行；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有不迮，譬如有人，畏虎堕井；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有不迮，如大海中，舍坏小船得坚牢船，乘之渡海至安隐处，心得快乐；解脱亦尔，心得快乐。得快乐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拔诸因缘。譬如因乳得酪，因酪得酥，因酥得醍醐，真解脱中都无是因。无是因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能伏憍慢。譬如大王慢于小王，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法也。

“又解脱者，伏诸放逸。谓放逸者，多有贪欲，真解脱中无有是名。无是名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能除无明。如上妙酥，除诸滓秽，乃名醍醐；解脱亦尔，除无明滓，生于真明。如是真明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寂静，纯一无二。如空野象，独一无侣；解脱亦尔，独一无二。独一无二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为坚实。如竹苇、蓖麻，茎干空虚而子坚实，除佛如来，其余人天皆不坚实。真解脱者远离一切诸有漏等，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能觉了增益于我。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舍诸有。譬如有人，食已而吐；解脱亦尔，舍于诸有。舍诸有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决定。如婆师华香，七叶中无，解脱亦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水大。譬如水大，于诸大胜能润一切草木种子；解脱亦尔，能润一切有生之类。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为入。如有门户，则通入路，金性之处，金则可得；解脱亦尔，如彼门户，修无我者则得入中。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为善。譬如弟子随逐于师，善奉教敕得名为善，解脱亦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出世法，于一切法最为出过。如众味中，酥乳最胜，解脱亦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不动。譬如门阃，风不能动，真解脱者亦复如是。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涛波。如彼大海，其水涛波，解脱不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譬如宫殿，解脱亦尔。当知解脱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所用。如阎浮檀金，多有所任，无有能说是金过恶；解脱亦尔，无有过恶。无有过恶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舍婴儿行。譬如大人，舍小儿行；解脱亦尔，除舍五阴。除舍五阴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究竟。如被系者从系得解，洗浴清净然后还家；解脱亦尔，毕竟清净。毕竟清净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无作乐。无作乐者，以吐贪欲、瞋恚、痴故。譬如有人误饮毒药，为除毒故即服吐药，既得吐已，毒即除愈，身得安乐；解脱亦尔，吐诸烦恼结缚之毒，身得安乐，名无作乐。无作乐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断四种毒蛇烦恼。断烦恼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离诸有，灭一切苦，得一切乐，永断贪欲、瞋恚、愚痴，拔断一切烦恼根本。拔根本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断一切有为之法，出生一切无漏善法，断塞诸道，所谓若我无我、非我非无我。唯断取著，不断我见。我见者名为佛性，佛性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不空空。空空者，名无所有；无所有者，即是外道尼揵子等所计解脱；而是尼揵实无解脱，故名空空。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空不空。如水、酒、乳、酪、酥、蜜等瓶，虽无水、酒、酪、酥、蜜时，犹故得名为水等瓶，而是瓶等不可说空及以

不空。若言空者，则不得有色香味触；若言不空，而复无有水酒等实。解脱亦尔，不可说色及以非色，不可说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则不得有常乐我净；若言不空，谁受是常乐我净者？以是义故，不可说空及以不空。空者，谓无二十五有及诸烦恼、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为行。如瓶无酪，则名为空。不空者，谓真实善色，常乐我净，不动不变，犹如彼瓶色香味触故名不空。是故解脱喻如彼瓶。彼瓶遇缘则有破坏，解脱不尔，不可破坏。不可破坏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又解脱者，名曰离爱。譬如有人，爱心希望释提桓因、大梵天王、自在天王；解脱不尔，若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无爱无疑。无爱无疑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若言解脱有爱疑者，无有是处。

“又解脱者，断诸有贪，断一切相、一切系缚、一切烦恼、一切生死、一切因缘、一切果报。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涅槃。一切众生怖畏生死诸烦恼故，故受三归。譬如群鹿，怖畏猎师，既得免离，若得一跳则喻一归，如是三跳则喻三归，以三跳故得受安乐；众生亦尔，怖畏四魔恶猎师故受三归依，三归依故则得安乐。受安乐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是无尽，无尽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决定，决定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涅槃、佛性、决定、如来是一义者，云何说言有三归依？”

佛告迦葉：“善男子，一切众生怖畏生死故求三归，以三归故则知佛性、决定、涅槃。善男子，有法名一义异，有法名义俱异。名一义异者，佛常、法常、比丘僧常，涅槃虚空皆亦是常，是名名一义异。名义俱异者，佛名为觉，法名不觉，僧名和合，涅槃名解脱，虚空名非善，亦名无碍，是为名义俱异。

“善男子，三归依者亦复如是，名义俱异，云何为一？是故我告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莫供养我，当供养僧。若供养僧，则得具足供养三归。’摩诃波阇波提即答我言：‘众僧之中，无佛无法，云何说言供养众僧则得具足供养三归？’我复告言：‘汝随我语，则供养佛；为解脱故，即供养法；众僧受者，则供养僧。’善男子，是故三归不得为一。善男子，如来或时说一为三、说三为一，如是之义，诸佛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知。”

迦葉复言：“如佛所说，毕竟安乐名涅槃者，是义云何？夫涅槃者，舍身舍智。若舍身智，谁当受乐？”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食已心闷，出外欲吐。既得吐已，而复回还，同伴问之：‘汝今所患，竟为差不？而复来还。’答言：‘已差，身得安乐。’如来亦尔，毕竟远离二十五有，永得涅槃安乐之处，不可动转，无有尽灭，断一切受，名无受乐。如是无受，名为常乐。

若言如来有受乐者，无有是处。是故毕竟乐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迦葉复言：“不生不灭是解脱耶？”

“如是，如是，善男子，不生不灭即是解脱，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迦葉复言：“若不生灭是解脱者，虚空之性亦无生灭应是如来，如如来性即是解脱。”

佛告迦葉：“善男子，是事不然。”

“世尊，何故不然？”

“善男子，如迦兰伽及命命鸟，其声清妙，宁可同于乌鹊音不？”

“不也，世尊。乌鹊之声，比命命等，百千万倍，不可为比。”迦葉复言：“迦兰伽等，其声微妙，身亦不同，如来云何比之乌鹊？无异芥子比须弥山。佛与虚空亦复如是，迦兰伽声，可譬佛声，不可以喻乌鹊之音。”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解甚深难解。如来有时以因缘故，引彼虚空以喻解脱，如是解脱即是如来。真解脱者，一切人天无能为匹，而此虚空实非其譬，为化众生故以虚空非喻为喻。当知解脱即是如来，如来之性即是解脱，解脱、如来无二无别。

“善男子，非喻者，如无比之物不可引喻，有因缘故可得引喻。如经中说：面貌端正如月盛满，白象鲜洁犹如雪山。满月不得即同于面，雪山不得即是白象。善男子，不可以喻喻真解脱，为化众生故作喻耳。以诸譬喻，知诸法性，皆亦如是。”

迦葉复言：“云何如来作二种说？”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执持刀剑，以瞋恚心欲害如来，如来和悦无恚恨色，是人当得坏如来身成逆罪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来身界不可坏故。所以者何？以无身聚唯有法性，法性之性理不可坏，是人云何能坏佛身？直以恶心故成无间。以是因缘，引诸譬喻，得知实法。”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我所欲说，汝今已说。又善男子，譬如恶人欲害其母，住于野田在谷积下。母为送食，其人见已，寻生害心，便前磨刀。母时知已，逃入积中。其人持刀，绕积边斫，斫已欢喜生已害想。其母寻出，还至家中。于意云何？是人成就无间罪不？”

“世尊，不可定说。何以故？若说有罪，母身应坏，身若不坏，云何言有？若说无罪，生已杀想，心怀欢喜，云何言无？是人虽不具足逆罪，而亦是逆。以是因缘，引诸譬喻，得知实法。”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以是因缘，我说种种方便譬喻以譬解脱。虽以无量阿僧祇喻，而实不可以喻为比。或有因缘亦可

喻说，或有因缘不可引譬。是故解脱成就如是无量功德趣涅槃者，涅槃如来亦有如是无量功德，以如是等无量功德成就满故，名大涅槃。”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如来至处，为无有尽。处若无尽，当知寿命亦应无尽。”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护持正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断烦恼诸结缚者，当作如是护持正法。”

大般涅槃经卷第六

四依品第八

佛复告迦葉：“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中，有四种人，能护正法，建立正法，忆念正法，能多利益怜愍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何等为四？有人出世，具烦恼性，是名第一；须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阿那含人，是名第三；阿罗汉人，是名第四。是四种人出现于世，能多利益怜愍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

“云何名为具烦恼性？若有人能奉持禁戒，威仪具足，建立正法，从佛所闻解其文义，转为他人分别宣说，所谓少欲是道、多欲非道，广说如是八大人觉，有犯罪者教令发露忏悔灭除，善知菩萨方便所行秘密之法，是名凡夫，非第八人。第八人者不名凡夫，名为菩萨，不名为佛。

“第二人者名须陀洹、斯陀含。若得正法，受持正法，从佛闻法，如其所闻，闻已书写，受持读诵，转为他说。若闻法已，不写不受，不持不说，而言奴婢不净之物佛听畜者，无有是处。是名第二人。如是之人，未得第二、第三住处，名为菩萨，已得受记。

“第三人者名阿那含。阿那含者，诽谤正法，若言听畜奴婢仆使不净之物，受持外道典籍书论，及为客尘烦恼所障，诸业烦恼之所覆盖，若藏如来真实舍利，及为外病之所恼害，或为四大毒蛇所侵，论说我者，悉无是处；若说无我，斯有是处。说著世法，无有是处；若说大乘相续不绝，斯有是处。若所受身有八万虫，亦无是处；永离淫欲乃至梦中不失不净，斯有是处。临终之日生怖畏者，亦无是处。阿那含者为何谓也？是人不还，如上所说。所有过患，永不能污。往返周旋，名为菩萨，已得受记，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则名为第三人也。

“第四人者名阿罗汉。阿罗汉者，断诸烦恼舍于重担，逮得己利所作已办，住第十地得自在智，随人所乐种种色像悉能示现，如所庄严欲成佛道即能得成。能成如是无量功德，名阿罗汉。

“是名四人，出现于世，能多利益怜愍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于人天中最尊最胜，犹如如来，名人中胜，为归依处。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依是四种人。何以故？如《瞿师罗经》中，佛为瞿师罗说：'若天魔梵，为欲破坏，变为佛形，具足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圆光一寻，面部圆满犹月盛明，眉间毫相白踰珂雪。如是庄严，来向汝者，汝当检校，定其虚实，既觉知已，应当降伏。'世尊，魔等尚能变作佛形，况不能变作罗汉等四种之身，坐卧空中，左胁出水，右胁出火，身出烟炎犹如火聚？以是因缘，我于是中心不生信，或有所说不能禀受，亦无敬念而作依止。"

佛言："善男子，于我所说若生疑者，尚不应受，况如是等？是故应当善分别知，是善不善、可作不可作，如是作已，长夜受乐。善男子，譬如偷狗，夜入人舍，其家婢使若觉知者，即应驱骂：'汝疾出去。若不出者，当断汝命。'偷狗闻之，即去不还。汝等从今亦应如是，降伏波旬，应作是言：'波旬，汝今不应作如是像。若故作者，当以五系系缚于汝。'魔闻是已，便当还去，如彼偷狗更不复还。"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佛为瞿师罗长者说：'若能如是降伏魔者，亦可得近大般涅槃。'如来何必说是四人为依止处？如是四人所可言说，未必可信。"

佛告迦葉："善男子，如我所说，亦复如是，非为不尔。善男子，我为声闻有肉眼者说言降魔，不为修学大乘人说。声闻之人虽有天眼，故名肉眼；学大乘者虽有肉眼，乃名佛眼。何以故？是大乘经名为佛乘，如此佛乘最上最胜。

"善男子，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有怯弱者常来依附。其勇健人常教怯者：'汝当如是持弓执箭，修学槊道、长钩、罥索。'又复告言：'夫斗战者，虽如履刃，不应自生怖畏之念。当视人天生轻弱想，应自生心作勇健意。或时有人无有胆勇，诈作健相，执持弓刀，种种器仗以自庄严，来至阵中励声大呼，汝于是人亦复不应生于忧怖。如是辈人，若见汝等不怖畏者，当知是人不久散坏如彼偷狗。'善男子，如来亦尔，告诸声闻：'汝等不应畏魔波旬。若魔波旬化作佛身至汝所者，汝当精勤坚固其心，令彼降伏。时魔即当愁忧不乐，复道而去。'善男子，如彼健人不从他习；学大乘者亦复如是，得闻种种深密经典，其心欣乐，不生惊怖。何以故？如是修学大乘之人，已曾供养恭敬礼拜过去无量万亿佛故。虽有无量亿千魔众欲来侵娆，于是事中终不惊畏。

"善男子，譬如有人得阿竭陀药，不畏一切毒蛇等畏，是药力故亦能消除一切诸毒；是大乘经亦复如是，如彼药力，不畏一切诸魔恶毒，亦能降伏，令不复起。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龙，性甚弊恶，欲害人时，或以眼视，或以气嘘，是故一切师子、虎、豹、豺狼、狗犬皆生怖畏。是等恶兽闻声见形，或触其身，无不丧命。有善咒者，以咒力故，令如是诸恶毒龙、金翅鸟等，恶象、师子、虎、豹、豺狼，柔善调顺，悉任乘御。如是等兽，见彼善咒，即便调伏。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见魔波

旬皆生恐怖，而魔波旬亦复不生畏惧之心，犹行魔业。学大乘者亦复如是，见诸声闻怖畏魔事，于此大乘不生信乐，先以方便降伏诸魔，悉令调善，堪任为乘，因为广说种种妙法。声闻、缘觉见调魔已，不生怖畏，于此大乘无上正法方生信乐，作如是言：‘我等从今不应于此正法之中而作障碍。’

“复次，善男子，声闻、缘觉于诸烦恼而生怖畏，学大乘者都无恐惧。修学大乘有如是力，以是因缘，先所说者，为欲令彼声闻、缘觉调伏诸魔，非为大乘。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不可消伏，甚奇甚特！若有闻者，闻已信受，能信如来是常住法，如是之人甚为希有如优昙华。我涅槃后，若有得闻如是大乘微妙经典生信敬心，当知是等于未来世百千亿劫不堕恶道。”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我涅槃后，当有百千无量众生诽谤不信是大涅槃微妙经典。”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诸众生，于佛灭后，久近便当诽谤是经。世尊，复有何等纯善众生，当能拔济是谤法者？”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般涅槃后四十年中，于阎浮提广行流布，然后乃当隐没于地。

“善男子，譬如甘蔗、稻米、石蜜、酥酪、醍醐，随有之处，其土人民皆言是味味中第一。或复有人纯食粟米及稊稗子，是人亦言：‘我所食者，最为第一。’是薄福人受业报故。若是福人，耳初不闻粟稗之名，所食唯是粳粮、甘蔗、石蜜、醍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钝根薄福不乐听闻。如彼薄福，憎恶粳粮及石蜜等；二乘之人亦复如是，憎恶无上大涅槃经。或有众生，其心欣乐听受是经，闻已欢喜，不生诽谤，如彼福人食于粳粮。

“善男子，譬如有王，居在深山险难恶处，虽有甘蔗、粳粮、石蜜，以难得故，贪惜积聚，不敢啖食，惧其有尽，唯食粟稗。有异国王闻而愍之，即以车载粳粮、甘蔗而送与之。其王得已，即便分布，举国共食。民既食已，皆生欢喜，咸作是言：‘因彼王故，令我得是希有之味。’善男子，是四种人亦复如是，为此无上大法之将。是四种中，或有一人，见于他方无量菩萨，虽学如是大乘经典，若自书写，若令他书，为利养故，为称誉故，为解法故，为依止故，为用贸易其余经故，不能广为他人宣说，是故持是微妙经典，送至彼方与彼菩萨，令发无上菩提之心安住菩提。而是菩萨得是经已，即便广为他人演说，令无量众得受如是大乘法味，皆悉是此一菩萨力，所未闻经悉令得闻；如彼人民因王力故，得希有食。

“又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所流布处，当知其地即是金刚，是中诸人亦如金刚。若有能听如是经者，即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随其所愿悉得成就。如我今日所可宣说，汝等比丘应善受持。若有众生不能听闻如是经典，当知是人甚可哀愍。何以故？是人不能

受持如是大乘经典甚深义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四十年中，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于阎浮提广行流布，过是已后没于地者，却后久如复当还出？”

佛言：“善男子，若我正法余八十年，前四十年，是经复当于阎浮提雨大法雨。”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经典正法灭时、正戒毁时、非法增长时、无如法众生时，谁能听受奉持读诵令其通利，供养恭敬，书写解说？唯愿如来，哀愍众生分别广说，令诸菩萨闻已受持，持已即得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问如是义。

“善男子，若有众生于熙连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乃能于是恶世受持如是经典，不生诽谤。

“善男子，若有众生于一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爱乐是典，不能为人分别广说。

“善男子，若有众生于二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正解信乐，受持读诵，亦复不能为人广说。

“若有众生于三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虽为他说，未解深义。

“若有众生于四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一分之义，虽复演说，亦不具足。

“若有众生于五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广为人说十六分中八分之义。

“若有众生于六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十二分义。

“若有众生于七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广说十六分中十四分义。

“若有众生于八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然后乃能于恶世中不谤是法，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亦劝他人令得书写；自能听受，复劝他人令得听受；读诵通利，拥护坚持；怜愍世间诸众生故，供养是经，亦劝他人令其供养；恭敬尊重，读诵礼拜，亦复如是。具足能解，尽其义味，所谓如来常住不变，毕竟安乐。广说众生悉有佛性，善知如来所有法藏。供养如是诸佛等已，建立如是无上正法受持拥护。

“若有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知是人未来之世，必能建立如是正法受持拥护。是故汝今不应不知未来世中护法之人。何以故？是发心者，于未来世，必能护持无上正法。

“善男子，有恶比丘，闻我涅槃，不生忧愁：‘今日如来入般涅

槃，何其快哉！如来在世遮我等利，今入涅槃，谁复当有遮夺我者？若无遮夺，我则还得如本利养。如来在世，禁戒严峻，今入涅槃，悉当放舍。所受袈裟本为法式，今当废坏如木头幡。’如是等人，诽谤拒逆是大乘经。

“善男子，汝今应当如是忆持，若有众生成就具足无量功德，乃能信是大乘经典，信已受持。其余众生有乐法者，若能广为解说此经，其人闻已，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所作恶业皆悉除灭。若有不信是经典者，现身当为无量病苦之所恼害，多为众人所见骂辱，命终之后，人所轻贱，颜貌丑陋，资生艰难，常不供足。虽复少得，粗涩弊恶，生生常处贫穷下贱、诽谤正法、邪见之家。若临终时，或值荒乱、刀兵竞起、帝王暴虐、怨家仇隙之所侵逼。虽有善友而不遭遇。资生所须，求不能得，虽少得利，常患饥渴。唯为凡下之所顾识，国王、大臣悉不齿录。设复闻其有所宣说，正使是理终不信受。如是之人不至善处，如折翼鸟不能飞行，是人亦尔，于未来世不能得至人天善处。若复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经典，本所受形虽复粗陋，以经功德即便端正，威颜色力日更增多，常为人天之所乐见，恭敬爱念，情无舍离。国王、大臣及家亲属，闻其所说，悉皆敬信。若我声闻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当为世间广宣如是大乘经典。

“善男子，譬如雾露，势虽欲住，不过日出，日既出已，消灭无余。善男子，是诸众生所有恶业亦复如是，住世势力，不过得见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灭一切恶业。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出家剃发，虽服袈裟，故未得受沙弥十戒。或有长者来请众僧，未受戒者即与大众俱共受请，虽未受戒，已堕僧数。善男子，若有众生发心始学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书持读诵亦复如是，虽未具足位阶十住，则已堕于十住数中。或有众生是佛弟子，或非弟子，若因贪吝，或因利养，听受是经，乃至一偈闻已不谤，当知是人则为已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因缘，我说四人为世间依。善男子，如是四人，若以佛说言非佛说，无有是处，是故我说如是四人为世间依。善男子，汝应供养如是四人。”

“世尊，我当云何识知是人而为供养？”

佛告迦葉：“若有建立护持正法，如是之人应从启请，当舍身命而供养之。如我于是大乘经说：

“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
故应供养， 恭敬礼拜，
犹如事火， 婆罗门等。
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
故应供养， 恭敬礼拜，
亦如诸天， 奉事帝释。”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供养师长，正应如是。今有所疑，唯愿广说。若有长宿护持禁戒，从诸年少咨受未闻，云何是人当礼敬不？若当礼敬是则不名为持戒也。若是年少护持禁戒，从诸宿旧破戒之人咨受未闻，复应礼不？若出家人，从在家人咨受未闻，复当礼不？然出家人不应礼敬在家之人。然佛法中，年少幼小应当恭敬耆旧长宿，以是长宿先受具戒，成就威仪，是故应当供养恭敬。如佛言曰：'其破戒者，是佛法中所不容受，犹如良田多有稊稗。'又如佛说：'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应供养，如事帝释。'如是二句，其义云何？将非如来虚妄说耶？如佛言曰：'持戒比丘亦有所犯。'何故如来而作是说？世尊亦于余经中说听治破戒，如是所说，其义未了。"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为未来诸菩萨等学大乘者，说如是偈，不为声闻弟子说也。

"善男子，如我先说：'正法灭已毁正戒时，增长破戒非法盛时，一切圣人隐不现时，受畜奴婢不净物时，是四人中，当有一人出现于世，剃除须发出家修道。'见诸比丘各各受畜奴婢仆使不净之物，净与不净一切不知，是律非律亦复不识，是人为欲调伏如是诸比丘故，与共和光，不同其尘，自所行处及佛行处善能别知。虽见诸人犯波罗夷，默然不举。何以故？我出于世，为欲建立护持正法，是故默然而不纠治。善男子，如是之人为护法故，虽有所犯，不名破戒。

"善男子，譬如国王遇病崩亡，储君稚小未任绍继。有旃陀罗丰饶财宝，巨富无量，多有眷属，遂以强力乘国虚弱篡居王位。治化未久，国人、居士、婆罗门等亡叛逃走，远投他国。虽有在者，乃至不欲眼见是王。或有长者、婆罗门等不离本土。譬如诸树，随其生处，即是中死。旃陀罗王知其国人逃叛者众，寻即还遣诸旃陀逻守逻诸道。复于七日，击鼓唱令诸婆罗门：'有能为我作灌顶师者，当分半国以为封赏。'诸婆罗门虽闻是语，悉无来者，各作是言：'云何当有婆罗门种作如是事？'旃陀罗王复作是言：'婆罗门中若无一人为我师者，我要当令诸婆罗门与旃陀罗共住食宿，同其事业。若有能来灌我顶者，半国之封，此言不虚。咒术所致三十三天上妙甘露不死之药，亦当共分而服食之。'

"尔时，有一婆罗门子，年在弱冠，修治净行，长发为相，善知咒术，往至王所白言：'大王，王所敕使，我悉能为。'尔时，大王心生欢喜，受此童子作灌顶师。诸婆罗门闻是事已，皆生瞋恚责此童子：'汝婆罗门，云何乃作旃陀罗师？'尔时，其王即分半国与是童子，因共治国，经历多时。尔时，童子语彼王言：'我舍家法来作王师，悉教大王微密咒术，而今大王犹不见亲。'时王答言：'我今云何不亲汝耶？'童子答言：'先王所有不死之药，犹未共食。'王言：'善哉！善哉！大师，我实不知。师若须者，愿便持去。'是时童子闻王语已，即持归家，请诸大臣而共食之。诸臣食已，即共白王：'快哉大

师，有是甘露不死之药！’王既知已，语其师言：‘云何大师独与诸臣服食甘露，而不见分？’尔时，童子即更以余杂毒之药与王令服。王既服已，须臾药发，闷乱躄地，无所觉知犹如死人。

“尔时，童子立本储君还以为王，作如是言：‘师子御座，法不应令旃陀罗升。我从昔来，未曾闻见旃陀罗种而为王者。若旃陀罗治国理民，无有是处。大王今应还绍先王，正法治国。’尔时，童子经理是已，复以解药与旃陀罗，令其醒寤，既醒寤已，驱令出国。是时童子虽为是事，犹故不失婆罗门法。其余居士、婆罗门等，闻其所作，叹未曾有，赞言：‘善哉！善哉！仁者善能驱遣旃陀罗王。’

“善男子，我涅槃后，护持正法诸菩萨等亦复如是，以方便力，与彼破戒假名受畜一切不净物僧，同其事业。尔时，菩萨若见有人虽多犯戒，能治毁禁诸恶比丘，即往其所恭敬礼拜，四事供养，经书什物悉以奉上。如其自无，要当方便从诸檀越求乞与之。为是事故，应畜八种不净之物。何以故？是人为治诸恶比丘，如彼童子驱旃陀罗故。尔时，菩萨虽复恭敬礼拜是人受畜八种不净之物，悉无有罪。何以故？以是菩萨为欲摈治诸恶比丘，令清净僧得安隐住，流布方等大乘经典，利益一切诸天人故。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于经中说是二偈，令诸菩萨皆共赞叹护法之人，如彼居士、婆罗门等称赞童子：‘善哉！善哉！护法菩萨正应如是。’若有人见护法之人与破戒者同其事业，说有罪者，当知是人自受其殃。是护法者实无有罪。善男子，若有比丘犯禁戒已，憍慢心故覆藏不悔，当知是人名真破戒。菩萨摩诃萨为护法故，虽有所犯，不名破戒。何以故？以无憍慢，发露悔故。善男子，是故我于经中覆相，说如是偈：

“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
故应供养，　恭敬礼拜，
犹如事火，　婆罗门等，
如第二天，　奉事帝释。

“以是因缘，我亦不为学声闻人，但为菩萨而说是偈。”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等菩萨摩诃萨于戒纵缓，本所受戒，为具在不？”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何以故？本所受戒，如本不失。设有所犯，即应忏悔，悔已清净。善男子，如故堤塘，穿决有孔，水则淋漏。何以故？无人治故。若有人治，水则不出。菩萨亦尔，虽与破戒共作布萨、受戒、自恣，同其僧事，所有戒律不如堤塘穿决淋漏。何以故？若无清净持戒之人，僧则损减，纵缓懈怠，日有增长。若有清净持戒之人，即能具足，不失本戒。善男子，于乘缓者，乃名为缓；于戒缓者，不名为缓。菩萨摩诃萨于此大乘心不懈慢，是名奉戒。为护正法，以大乘水而自澡浴，是故菩萨虽现破戒，

不名为缓。”

迦葉菩萨白佛言：“佛僧之中，有四种人，如庵罗果生熟难知。破戒、持戒，云何可识？”

佛言：“善男子，因大涅槃微妙经典则易可知。云何因是大涅槃经可得知耶？譬如田夫，种植稻谷，耘除莠稗，以肉眼观，名为净田，至其成实，叶谷各异。如是八事能污染僧，若能除却，以肉眼观，则知清净。若持戒、若破戒，不作恶时，以肉眼观，难可分别；若恶彰露则易可知，如彼莠稗，易可分别。僧中亦尔，若能远离八种不净毒蛇之法，是名清净圣众福田，应为人天之所供养。清净果报，非是肉眼所能分别。

“复次，善男子，如迦罗迦林，其树众多。于是林中，唯有一树名镇头迦。是迦罗迦树、镇头迦树，二果相似，不可分别。其果熟时，有一女人悉皆拾取。镇头迦果才有一分，迦罗迦果乃有十分。是女不识，赍来诣市而炫卖之。凡愚小儿复不别故，买迦罗迦果，啖已命终。有智人辈闻是事已，即问女人：‘姊，于何处得是果来？’是时女人即示方所，诸人即言：‘如是方所多有无量迦罗迦树，唯有一根镇头迦树。’诸人知已，笑而舍去。善男子，大众之中，八不净法亦复如是。于是众中多有受用如是八法，唯有一人清净持戒，不受如是八不净法，善知诸人受畜非法，而与同事不相舍离，如彼林中一镇头迦树。有优婆塞见是诸人多有非法，并不恭敬供养是人。若欲供养，应先问言：‘大德，如是八事，为受畜不？佛所听不？’若言佛听，‘如是之人，得共布萨、羯磨、自恣不？’是优婆塞如是问已，众皆答言：“如是八事，如来怜愍，皆悉听畜。’优婆塞言：‘祇洹精舍有诸比丘，或言金银佛所听畜，或言不听。有言听者，是不听者不与共住、说戒、自恣，乃至不共一河饮水，利养之物悉不共之。汝等云何言佛听许？佛天中天虽复受之，汝等众僧亦不应畜。若有受者，乃至不应与共说戒、自恣、羯磨、同其僧事。若共说戒、自恣、羯磨、同僧事者，命终即当堕于地狱，如彼诸人食迦罗果已而便命终。

“复次，善男子，譬如城市有卖药人，有妙甘药出于雪山，亦复多卖其余杂药，味甘相似。时有诸人，咸皆欲买而不识别，至卖药所问言：‘汝有雪山药不？’其卖药人即答言：‘有。’是人欺诈，以余杂药语买者言：‘此是雪山甘好妙药。’时买药者以肉眼故，不能善别，即买持归，便作是念：‘我今已得雪山甘药。’迦葉，若声闻僧中，有假名僧、有真实僧、有和合僧，若持戒、若破戒，于是众中等应供养恭敬礼拜。是优婆塞以肉眼故不能分别，譬如彼人不能分别雪山甘药。谁是持戒，谁是破戒，谁是真僧，谁是假僧，有天眼者乃能分别。迦葉，若优婆塞知是比丘是破戒人，不应给施礼拜供养。若知是人受畜八法，亦复不应给施所须礼拜供养。若于僧中有破戒者，不应以被袈裟因缘恭敬礼拜。”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来所说，真实不虚，我当顶受，譬如金刚珍宝异物。如佛所说，是诸比丘当依四法。何等为四？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如是四法，应当证知，非四种人。”

佛言：“善男子，依法者，即是如来大般涅槃，一切佛法即是法性，是法性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常住不变。若复有言如来无常，是人不知不见法性。若不知见是法性者，不应依止。如上所说四人出世护持法者，应当证知而为依止。何以故？是人善解如来微密深奥藏故。能知如来常住不变。若言如来无常变易，无有是处。如是四人即名如来。何以故？是人能解如来密语及能说故。若有人能了知如来甚深密藏，及知如来常住不变，如是之人若为利养，说言如来是无常者，无有是处。如是之人尚可依止，何况不依是四种人？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即是声闻。法性者即是如来，声闻者即是有为。如来者即是常住，有为者即是无常。善男子，若人破戒为利养故，说言如来无常变易，如是之人所不应依。善男子，是名定义。

“依义不依语者，义者名曰觉了，觉了义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满足，满足义者名曰如来常住不变，如来常住不变义者即是法常，法常义者即是僧常，是名依义不依语也。何等语言所不应依？所谓诸论绮饰文辞，如佛所说无量诸经，贪求无厌，奸巧谀谄，诈现亲附，现相求利，经理白衣，为其执役，又复唱言：‘佛听比丘畜诸奴婢不净之物、金银珍宝、谷米仓库、牛羊象马，贩卖求利。于饥馑世怜愍子故，复听比丘储贮陈宿，手自作食，不受而啖。’如是等语所不应依。

“依智不依识者，所言智者即是如来。若有声闻不能善知如来功德，如是之识不应依止。若知如来即是法身，如是真智所应依止。若见如来方便之身，言是阴、界、诸入所摄，食所长养，亦不应依。是故知识不可依止。若复有人作是说者，及其经书，亦不应依。

“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者。不了义者谓声闻乘，闻佛如来深密藏处悉生疑怪，不知是藏出大智海，犹如婴儿无所别知，是则名为不了义也。了义者名为菩萨，真实智慧，随其自心，无碍大智，犹如大人无所不知，是名了义。又声闻乘名不了义，无上大乘乃名了义。若言如来无常变易，名不了义；若言如来常住不变，是名了义。声闻所说应证知者，名不了义；菩萨所说应证知者，名为了义。若言如来食所长养，是不了义；若言常住不变易者，是名了义。若言如来入于涅槃，如薪尽火灭，名不了义；若言如来入法性者，是名了义。声闻乘法则不应依。何以故？如来为欲度众生故，以方便力说声闻乘，犹如长者教子半字。善男子，声闻乘者，犹如初耕未得果实，如是名为不了义也。是故不应依声闻乘，大乘之法则应依止。何以故？如来为欲度众生故，以方便力说于大乘，是故应依，是名了义。如是四依应当证知。

“复次，依义者，义名质直，质直者名曰光明，光明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如来。又光明者名为智慧，质直者名为常住。如来常者名为依法，法者名常，亦名无边，不可思议、不可执持、不可系缚而亦可见。若有说言不可见者，如是之人所不应依。是故依法不依于人。

“若复有人以微妙语宣说无常，如是之言所不应依。是故依义不依于语。

“依智者，众僧是常，无为不变，不畜八种不净之物，是故依智不依于识。若有说言：‘识作识受，无和合僧。何以故？夫和合者，名无所有。无所有者，云何言常？’是故此识不可依止。

“依了义者，了义者名为知足，终不诈现威仪清白，憍慢自高，贪求利养，亦于如来随宜方便所说法中不生执著，是名了义。若有能住如是等中，当知是人则为已得住第一义。是故名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不了义者，如经中说，一切烧燃、一切无常、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一切无我，是名不了义。何以故？以不能了如是义故，令诸众生堕阿鼻狱。所以者何？以取著故，于义不了。一切烧者，谓如来说涅槃亦烧；一切无常者，涅槃亦无常；苦、空、无我亦复如是。是故名为不了义经，不应依止。

“善男子，若有人言：‘如来怜愍一切众生，善知时宜，以知时故，说轻为重，说重为轻。’如来观知所有弟子，有诸檀越供给所须令无所乏，如是之人，佛则不听受畜奴婢、金银财宝、贩卖市易、不净物等。若诸弟子无有檀越供给所须，时世饥馑饮食难得，为欲建立护持正法，我听弟子受畜奴婢、金银车乘、田宅谷米、卖易所须；虽听受畜如是等物，要当净施笃信檀越，如是四法所应依止。若有戒律、阿毗昙、修多罗，不违是四，亦应依止。若有说言：‘有时非时，有能护法，不能护法，如来悉听一切比丘受畜如是不净物者。’如是之言不应依止。若有戒律、阿毗昙、修多罗中有同是说，如是三分，亦不应依。

“我为肉眼诸众生等说是四依，终不为于有慧眼者。是故我今说是四依：法者即是法性，义者即是如来常住不变，智者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了义者了达一切大乘经典。”

大般涅槃经卷第七

邪正品第九

尔时，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说四种人等应当依止耶？”

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我所说，应当依止。何以故？有四魔故。何等为四？如魔所说诸余经律能受持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有四种魔。若魔所说及佛所

说，我当云何而得分别？有诸众生随逐魔行，复有随顺佛所教者，如是等辈复云何知？”

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岁后，是魔波旬渐当坏乱我之正法。譬如猎师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复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优婆塞像、优婆夷像，亦复化作须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罗汉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无漏身，坏我正法。

“是魔波旬坏正法时，当作是言：‘菩萨昔于兜率天上没，来在此迦毗罗城白净王宫，依因父母爱欲和合生育是身。若言有人生于人中，为诸世间天人大众所恭敬者，无有是处。’又复说言：‘往昔苦行，种种布施头目、髓脑、国城、妻子，是故今者得成佛道。以是因缘，为诸人、天、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之所恭敬。’若有经律作是说者，当知悉是魔之所说。善男子，若有经律作如是言：‘如来正觉久已成佛，今方示现成佛道者，为欲度脱诸众生故。示有父母，依因爱欲和合而生，随顺世间作是示现。’如是经律当知真是如来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如来生时，于十方面，各行七步’不可信者，是魔所说。若复有说：‘如来出世，于十方面，各行七步，此是如来方便示现。’是名如来所说经律。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菩萨生已，父王使人将诣天祠，诸天见已悉下礼敬，是故名佛。’复有难言：‘天者先出，佛在其后，云何诸天礼敬于佛？’作是难者，当知即是波旬所说。若有经言：‘佛到天祠，是诸天等，摩醯首罗、大梵天王、释提桓因，皆悉合掌敬礼其足。’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若有经律说言：‘菩萨为太子时，以欲心故，四方娉妻，处在深宫，五欲自娱，欢悦受乐。’如是经律，波旬所说。若有说言：‘菩萨久已舍离欲心妻息之属，乃至不受三十三天上妙五欲如弃涕唾，何况人欲？剃除须发出家修道。’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随顺魔经律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经律者，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佛在舍卫祇陀精舍，听诸比丘受畜奴婢、仆使、牛、羊、象、马、驴、骡、鸡、猪、猫、狗、金、银、琉璃、真珠、玻瓈、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珂贝、璧玉、铜、铁、釜鍑、大小铜盘所须之物，耕田种植，贩卖市易，储积谷米。如是众事，佛大慈故，怜愍众生皆听畜之。’如是经律悉是魔说。若有说言：‘佛在舍卫祇陀精舍那梨楼鬼所住之处，尔时如来因婆罗门字羖羝德及波斯匿王，说言比丘不应受畜金、银、琉璃、玻瓈、真珠、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珂贝、璧玉、奴婢仆使、童男童女、牛羊象马驴骡鸡猪猫狗等兽、铜铁釜鍑、大小铜盘、种种杂色床敷卧具、资生所须所谓屋

宅，耕田种植，贩卖市易，自手作食，自磨自舂，治身咒术，调鹰方法，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占相男女，解梦吉凶，是男是女、非男非女，六十四能，复有十八惑人咒术种种工巧，或说世间无量俗事，散香、末香、涂香、薰香，种种华鬘治发方术，奸伪谄曲，贪利无厌，爱乐愦闹戏笑谈说，贪嗜鱼肉，和合毒药，治压香油，捉持宝盖及以革屣，造扇箱箧种种画像，积聚谷米、大小麦豆及诸果蓏，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及诸女人，高声大笑或复默然，于诸法中多生疑惑，多语妄说长短好丑或善不善，好著好衣，如是种种不净之物，于施主前躬自赞叹，出入游行不净之处，所谓沽酒、淫女、博奕，如是之人，我今不听在比丘中，应当休道，还俗役使，譬如莠稗悉灭无余。’当知是等经律所制，悉是如来之所说也。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若有说言：‘菩萨为欲供养天神故入天祠，所谓梵天、大自在天、韦陀天、迦旃延天。所以入者？为欲调伏诸天人故。若言不尔，无有是处。’若言：‘菩萨不能入于外道邪论知其威仪、文章、伎艺，仆使斗诤不能和合，不为男女、国王、大臣之所恭敬，又亦不知和合诸药。以不知故乃名如来，如其知者，是邪见辈。又复如来于怨亲中其心平等，如以刀割及香涂身，于此二人不生增益损减之心，唯能处中，故名如来。’如是经律，当知是魔之所说也。若有说言：‘菩萨如是示入天祠外学法中，出家修道，示现知其威仪礼节，能解一切文章伎艺；示入书堂伎巧之处，能善和合仆使斗诤；于诸大众、童男童女、后宫妃后、人民长者、婆罗门等、王及大臣、贫穷等中最尊最上，复为是等之所恭敬，亦能示现如是等事。虽处诸见不生爱心，犹如莲华不受尘垢，为度一切诸众生故，善行如是种种方便，随顺世法。’如是经律，当知即是如来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是大菩萨。

“若有说言：‘如来为我解说经律，若恶法中轻重之罪及偷兰遮，其性皆重，我等律中终不为之。我久忍受如是之法。汝等不信，我当云何自舍己律，就汝律耶？汝所有律是魔所说，我等经律是佛所制。如来先说九部法印，如是九印印我经律。初不闻有方等经典一句一字，如来所说无量经律，何处有说方等经耶？如是等中，未曾闻有十部经名。如其有者，当知必定调达所作。调达恶人，以灭善法造方等经，我等不信。如是等经，是魔所说。何以故？破坏佛法相是非故。如是之言，汝经中有，我经中无。我经律中如来说言：我涅槃后恶世当有不正经律，所谓大乘方等经典。’未来之世当有如是诸恶比丘。我又说言：‘过九部经有方等典，若有人能了知其义，当知是人正了经律，远离一切不净之物，微妙清净犹如满月。’若有说言：‘如来虽为一一经律演说义味如恒沙等，我律中无，将知为无。如其有者，如来何故于我律中而不解说？是故我今不能信受。’当知是人则为得罪。是人复言：‘如是经律我当受持。何以故？当为我作知足少欲、断除烦

恼、智慧涅槃、善法因故。’如是说者非我弟子。若有说言：‘如来为欲度众生故，说方等经。’当知是人真我弟子。若有不受方等经者，当知是人非我弟子，不为佛法而出家也，即是邪见外道弟子。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不如是，是魔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复次，善男子，若有说言：‘如来不为无量功德之所成就，无常变异，以得空法宣说无我，不顺世间。’如是经律名魔所说。若有人言：‘如来正觉不可思议，亦为无量阿僧祇等功德所成，是故常住，无有变异。’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即是菩萨。

“复有人言：‘或有比丘实不毁犯波罗夷罪，众人皆谓犯波罗夷，如断多罗树。’而是比丘实无所犯。何以故？我常说言：‘四波罗夷，若犯一者，犹如析石，不可还合。’若有自说得过人法，是则名为犯波罗夷。何以故？实无所得，诈现得相故。如是之人退失人法，是名波罗夷。所谓若有比丘少欲知足，持戒清净住空闲处。若王大臣见是比丘，心生念言谓得罗汉，即前赞叹恭敬礼拜，复作是言：‘如是大师，舍是身已，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比丘闻已即白王言：‘我实未得沙门道果，王莫称我已得道果。唯愿大王，勿为我说不知足法。不知足者，乃至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默然受。我今若当默然受者，当为诸佛之所呵责。知足之行，诸佛所赞，是故我欲终身欢乐奉修知足。又知足者，我定自知未得道果，王称我得，我今不受，故名知足。’时王答言：‘大师实得阿罗汉果，如佛无异。’尔时，其王普皆宣告内外人民中宫妃后，悉令皆知得沙门果，是故咸令一切闻者，心生敬信，供养尊重。如是比丘真是梵行清净之人，以是因缘普令诸人得大福德，而是比丘实不毁犯波罗夷罪。何以故？前人自生欢喜之心赞叹供养故，如是比丘当有何罪？若有说言是人得罪，当知是经是魔所说。

“复有比丘说佛秘藏甚深经典，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以是性故断无量亿诸烦恼结，即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除一阐提。若王大臣作如是言：‘比丘汝当作佛，不作佛耶？有佛性不？’比丘答言：‘我今身中定有佛性，成以不成，未能审之。’王言：‘大德，如其不作一阐提者，必成无疑。’比丘言尔：‘实如王言。’是人虽言定有佛性，亦复不犯波罗夷罪。复有比丘即出家时作是思惟：‘我今必定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之人虽未得成无上道果，已为得福无量无边、不可称计。假使有人当言是人犯波罗夷，一切比丘无不犯者。何以故？我于往昔八十亿劫，常离一切不净之物，少欲知足，威仪成就，善修如来无上法藏，亦自定知身有佛性，是故我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名为佛有大慈悲。如是经律是佛所说。若有不能随顺是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是大菩萨。

“复有说言：‘无四波罗夷、十三僧残、二不定法、三十舍堕、九

十一堕、四忏悔法、众多学法、七灭诤等，无偷兰遮、五逆等罪及一阐提。若有比丘犯如是等堕地狱者，外道之人悉应生天。何以故？诸外道等无戒可犯。此是如来示现怖人故说斯戒。’若言佛说：‘我诸比丘若欲行淫，应舍法服，著俗衣裳，然后行淫，复应生念，淫欲因缘，非我过咎。如来在世，亦有比丘习行淫欲得正解脱，或命终后生于天上。古今有之，非独我作。或犯四重，或犯五戒，或行一切不净律仪，犹故得具真正解脱。如来虽说犯突吉罗，如忉利天日月岁数八百万岁堕在地狱，是亦如来示现怖人。’言波罗夷至突吉罗轻重无差，是诸律师妄作此言，言是佛制，毕定当知非佛所说，如是言说是魔经律。

“若复说言：‘于诸戒中，若犯小戒乃至细微，当受苦报无有齐限。如是知已，防护自身如龟藏六。’若有律师复作是言：‘凡所犯戒都无罪报。’如是之人不应亲近。如佛所说：‘若过一法，是名妄语，不见后世，无恶不造。’是故不应亲近是人。我佛法中清净如是，况复有犯偷兰遮罪，或犯僧残及波罗夷而非罪耶？是故应当深自防护如是等法。若不守护，更以何法名为禁戒？我于经中亦说：‘有犯四波罗夷，乃至微细突吉罗等，应当苦治。众生若不护持禁戒，云何当得见于佛性？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因见佛性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九部经中无方等经，是故不说有佛性耳。经虽不说，当知实有。’若作是说，当知是人真我弟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说，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九部经中所未曾闻。如其说有，云何不犯波罗夷耶？”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说，实不毁犯波罗夷罪。善男子，譬如有人说言大海唯有七宝，无八种者，是人无罪；若有说言九部经中无佛性者，亦复无罪。何以故？我于大乘大智海中说有佛性，二乘之人所不知见，是故说无，无有罪也。如是境界，诸佛所知，非是声闻、缘觉所及。

“善男子，若人不闻如来甚深秘密藏者，云何当知有佛性耶？何等名为秘密之藏？所谓方等大乘经典。善男子，有诸外道，或说我常，或说我断；如来不尔，亦说有我，亦说无我，是名中道。若有说言：‘佛说中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烦恼覆故不知不见，是故应当勤修方便断坏烦恼。’若有能作如是说者，当知是人不犯四重。若有不作如是说者，是则名为犯波罗夷。若有说言：‘我已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有佛性故。有佛性者，必定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缘，我今已得成就菩提。’当知是人则名为犯波罗夷罪。何以故？虽有佛性，以未修习诸善方便，是故未见；以未见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义故，佛法甚深不可思议。”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有王问言，云何比丘堕过人法？”

佛告迦葉：“若有比丘，为利养故，为饮食故，作诸谀谄奸伪欺诈：‘云何当令诸世间人定实知我是真乞士？以是因缘，令我大得利养

名誉。’如是比丘多愚痴故，长夜常念：‘我实未得四沙门果，云何当令诸世间人谓我已得？复当云何令诸优婆塞、优婆夷等，咸共指我作如是言，是人福德，真是圣人？’如是思惟，专为求利，非为求法，行来出入进止安详，执持衣钵不失威仪，独坐空处如阿罗汉，令世间人咸作是言：‘如是比丘，善好第一，精勤苦行，修寂灭法。”以是因缘，我当大得门徒弟子，诸人亦当大致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令多女人敬念爱重。’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作如是事，堕过人法。

“复有比丘，为欲建立无上正法，住空闲处，非阿罗汉而欲令人谓是罗汉、是好比丘、是善比丘、寂静比丘，令无量人生于信心。‘以此因缘，我得无量诸比丘等以为眷属，因是得教破戒比丘及优婆塞悉令持戒。以是因缘建立正法，光扬如来无上大义，开显方等大乘法化，度脱一切无量众生，善解如来所说经律轻重之义。’复言：‘我今亦有佛性。有经名曰如来秘藏，于是经中，我当必定得成佛道，能尽无量亿烦恼结，广为无量诸优婆塞说言，汝等尽有佛性，我与汝等俱当安住如来道地，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无量亿诸烦恼结。’作是说者，是人不名堕过人法，名为菩萨。

“若言有犯突吉罗者，忉利天上日月岁数八百万岁堕地狱中受诸罪报，何况故犯偷兰遮罪！此大乘中若有比丘犯偷兰遮，不应亲近。何等名为大乘经中偷兰遮罪？若有长者，造立佛寺，以诸华鬘用供养佛。有比丘见华贯中缕，不问辄取，名偷兰遮。若知不知，亦如是犯。若以贪心，破坏佛塔，犯偷兰遮。如是之人，不应亲近。若王大臣见塔朽故，为欲修补，供养舍利，于是塔中或得珍宝即寄比丘。比丘得已自在而用，如是比丘名为不净，多起斗诤，善优婆塞不应亲近供养恭敬。如是比丘名为无根，名为二根，名不定根。不定根者，欲贪女时身即为女，欲贪男时身即为男。如是比丘名为恶根，不名为男，不名为女，不名出家，不名在家，如是比丘不应亲近供养恭敬。于佛法中沙门法者，应生悲心，覆育众生，乃至蚁子应施无畏，是沙门法；远离饮酒乃至嗅香，是沙门法；不得妄语，乃至梦中不念妄语，是沙门法；不生欲心，乃至梦中亦复如是，是沙门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梦行淫欲，是犯戒不？”

佛言：“不也。应于淫欲生臭秽想，乃至不生一念净想，远离女人烦恼爱想。若梦行淫，寤应生悔。比丘乞食受供养时，应如饥世食子肉想。若生淫欲，应疾舍离。如是法门，当知是佛所说经律。若有随顺魔所说者，是魔眷属；若能随顺佛所说者，是名菩萨。

“若有说言：‘佛听比丘，常翘一脚，寂默不言，投渊赴火，自坠高岩，不避险难，服毒断食，卧灰土上，自缚手足，杀害众生，方道咒术，旃陀罗子、无根、二根及不定根，身根不具，如是等辈，如来悉听出家为道。’是名魔说。佛先听食五种牛味及以油蜜，憍奢耶衣、革屣等物。除是之外，若有说言：‘听著摩诃楞伽，一切种子悉听贮畜，草木之属皆有寿命，佛说是已便入涅槃。’若有经律作是说者，当

知即是魔之所说。我亦不听常翘一脚，若为法故听行住坐卧。又亦不听服毒断食，五热炙身，系缚手足，杀害众生，方道咒术，珂贝象牙以为革屣，储畜种子，草木有命，著摩诃楞伽。若言世尊作如是说，当知是为外道眷属，非我弟子。我唯听食五种牛味及油蜜等，听著革屣、憍奢耶衣。我说四大无有寿命。若有经律作是说者，是名佛说。若有随顺佛所说者，当知是等真我弟子。若有不随佛所说者，是魔眷属；若有随顺佛经律者，当知是人是大菩萨。

“善男子，魔说、佛说，差别之相，今已为汝广宣分别。”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魔说、佛说差别之相，因是得入佛法深义。”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如是晓了分别，是名黠慧。”

四谛品第十

佛复告迦葉：“所言苦者，不名苦圣谛。何以故？若言苦是苦圣谛者，一切畜生及地狱众生应有圣谛。善男子，若复有人，不知如来甚深境界常住不变微密法身，谓是食身，非是法身；不知如来道德威力，是名为苦。何以故？以不知故，法见非法，非法见法。当知是人必堕恶趣，轮转生死，增长诸结，多受苦恼。若有能知如来常住，无有变异，或闻常住二字音声，若一经耳即生天上；后解脱时，乃能证知如来常住，无有变易。既证知已，而作是言：‘我于往昔曾闻是义，今得解脱方乃证知。我于本际以不知故，轮转生死周回无穷，始于今日乃得真智。’若如是知，真是修苦，多所利益。若不知者，虽复勤修，无所利益。是名知苦，名苦圣谛。若人不能如是修习，是名为苦，非苦圣谛。

“苦集谛者，于真法中不生真智，受不净物所谓奴婢，能以非法言是正法，断灭正法不令久住。以是因缘，不知法性。以不知故，轮转生死，多受苦恼，不得生天及正解脱。若有深知，不坏正法，以是因缘，得生天上及正解脱。若有不知苦集谛处，而言正法无有常住，悉是灭法，以是因缘，于无量劫流转生死受诸苦恼。若能知法常住不异，是名知集，名集圣谛。若人不能如是修习，是名为集，非集圣谛。

“苦灭谛者，若有多修习学空法，是为不善。何以故？灭一切法故，坏于如来真法藏故。作是修学，是名修空。修苦灭者，逆于一切诸外道等。若言修空是灭谛者，一切外道亦修空法，应有灭谛。若有说言：‘有如来藏，虽不可见，若能灭除一切烦恼，尔乃得入。’若发此心一念因缘，于诸法中而得自在。若有修习如来密藏无我空寂，如是之人于无量世在生死中流转受苦。若有不作如是修者，虽有烦恼，疾能灭除。何以故？因知如来秘密藏故。是名苦灭圣谛。若能如是修

习灭者，是我弟子。若有不能作如是修，是名修空，非灭圣谛。

“道圣谛者，所谓佛、法、僧宝及正解脱。有诸众生颠倒心言：‘无佛、法、僧及正解脱，生死流转犹如幻化。’修习是见，以此因缘，轮转三有，久受大苦。若能发心见于如来常住无变，法、僧、解脱亦复如是，乘此一念，于无量世自在果报随意而得。何以故？我于往昔以四倒故，非法计法，受于无量恶业果报。我今已灭如是见故成佛正觉。是名道圣谛。若有人言：‘三宝无常。’修习是见，是虚妄修，非道圣谛。

“若修是法为常住者，是我弟子，真见修习四圣谛法。是名四圣谛。”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修习甚深四圣谛法。”

四倒品第十一

佛告迦葉：“善男子，谓四倒者：

“于非苦中生于苦想，名曰颠倒。非苦者，名为如来。生苦想者，谓诸如来无常变异。若说如来是无常者，名大罪苦。若言：‘如来舍此苦身入于涅槃，如薪尽火灭。’是名非苦而生苦想，是名颠倒。我若说言：‘如来常者，即是我见，以我见故有无量罪，是故应说如来无常。如是说者，我则受乐。’如来无常，即为是苦，若是苦者，云何生乐？以于苦中生乐想故，名为颠倒。乐生苦想，名为颠倒。乐者即是如来，苦者如来无常。若说如来是无常者，是名乐中生于苦想。如来常住，是名为乐。若我说言：‘如来是常，云何复得入于涅槃？若言如来非是苦者，云何舍身而取灭度？’以于乐中生苦想故，名为颠倒。是名初倒。

“无常常想、常无常想，是名颠倒。无常者，名不修空，不修空故，寿命短促。若有说言不修空寂得长寿者，是名颠倒。是名第二颠倒。

“无我我想、我无我想，是名颠倒。世间之人亦说有我，佛法之中亦说有我。世间之人虽说有我，无有佛性，是则名为于无我中而生我想，是名颠倒。佛法有我，即是佛性，世间之人说佛法无我，是名我中生无我想。若言：‘佛法必定无我，是故如来敕诸弟子修习无我。’名为颠倒。是名第三颠倒。

“净不净想、不净净想，是名颠倒。净者即是如来常住，非杂食身、非烦恼身、非是肉身，非是筋骨系缚之身。若有说言：‘如来无常，是杂食身，乃至筋骨系缚之身。法、僧、解脱是灭尽者。’是名颠倒。不净净想，名颠倒者，若有说言：‘我此身中，无有一法是不净者。以无不净，定当得入清净之处。如来所说修不净观，如是之言，是虚妄说。’是名颠倒。是则名为第四颠倒。”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从今日始得正见。世尊，自是之

前，我等悉名邪见之人。”

大般涅槃经卷第八

如来性品第十二

迦葉白佛言：“世尊，二十五有，有我不耶？”

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如是我义，从本已来，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是故众生不能得见。

“善男子，如贫女人，舍内多有真金之藏，家人大小无有知者。时有异人，善知方便，语贫女言：‘我今雇汝，汝可为我耘除草秽。’女即答言：‘我今不能。汝若能示我子金藏，然后乃当速为汝作。’是人复言：‘我知方便，能示汝子。’女人答言：‘我家大小尚自不知，况汝能知？’是人复言：‘我今审能。’女人答言：‘我亦欲见，并可示我。’是人即于其家掘出金藏。女人见已，心生欢喜，生奇特想，宗仰是人。善男子，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一切众生不能得见，如彼宝藏，贫人不知。善男子，我今普示一切众生所有佛性，为诸烦恼之所覆蔽，如彼贫人有真金藏不能得见。如来今日普示众生诸觉宝藏，所谓佛性，一切众生见是事已，心生欢喜，归仰如来。善方便者，即是如来；贫女人者，即是一切无量众生；真金藏者，即佛性也。

“复次，善男子，譬如女人生育一子，婴孩得病，是女愁恼求觅良医。良医既至，合三种药，酥、乳、石蜜，与之令服。因告女人：‘儿服药已，且莫与乳。须药消已，尔乃与之。’是时女人即以苦味用涂其乳，语其儿言：‘我乳毒涂，不可复触。’小儿渴乏，欲得母乳，闻乳毒气，便远舍去。至其药消，母乃洗乳，唤子与之。是时小儿虽复饥渴，先闻毒气，是故不来。母复语言：‘为汝服药，故以毒涂。汝药已消，我已洗竟，汝便可来，饮乳无苦。’其儿闻已，渐渐还饮。善男子，如来亦尔，为度一切，教诸众生修无我法；如是修已，永断我心，入于涅槃。为除世间诸妄见故，示现出过世间法故，复示世间计我虚妄非真实故，修无我法清净身故。譬如女人为其子故，以苦味涂乳；如来亦尔，为修空故，说言诸法悉无有我。如彼女人净洗乳已，而唤其子欲令还服；我今亦尔，说如来藏，是故比丘不应生怖。如彼小儿，闻母唤已，渐还饮乳；比丘亦尔，应自分别如来秘藏，不得不有。”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实无有我。何以故？婴儿生时，无所知晓。若有我者，即生之日，寻应有知，以是义故，定知无我。若定有我，受生已后，应无终没。若使一切皆有佛性是常住者，应无坏相。若无坏相，云何而有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及旃陀罗、畜生差别？今见业缘种种不同，诸趣各异，若定有我，一切众生应无胜

负。以是义故，定知佛性非是常法。若言佛性定是常者，何缘复说有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恚、邪见？若我性常，何故酒后荒醉迷乱？若我性常，盲应见色，聋应闻声，哑应能语，拘躄能行。若我性常，不应避于火坑、大水、毒药、刀剑、恶人、禽兽。若我常者，本所更事不应忘失。若不忘失，何缘复言我曾何处见是人耶？若我常者，则不应有老少盛衰忆念往事。若我常者，止住何处？为在涕唾青黄赤白诸色中耶？若我常者，应遍身中，如胡麻油间无空处，若断身时，我亦应断。”

佛告迦葉：“善男子，譬如王家有大力士，其人眉间有金刚珠，与余力士捔力相扑，而彼力士以头触之，其额上珠寻没肤中，都不自知是珠所在。其处有疮，即命良医欲自疗治。时有明医善知方药，即知是疮因珠入体，是珠入皮即便停住。是时良医寻问力士：‘卿额上珠为何所在？’力士惊答：‘大师医王，我额上珠乃无去耶！是珠今者为何所在？将非幻化？’忧愁啼哭。是时良医慰喻力士：‘汝今不应生大愁苦。汝因斗时，宝珠入体，今在皮里，影现于外。汝等斗时，瞋恚毒盛，珠陷入体，故不自知。’是时力士不信医言：‘若在皮里，脓血不净，何缘不出？若在筋里，不应可见。汝今云何欺诳于我？’时医执镜以照其面，珠在镜中明了显现。力士见已，心怀惊怪生奇特想。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不能亲近善知识故，虽有佛性皆不能见，而为贪淫、瞋恚、愚痴之所覆蔽，故堕地狱、畜生、饿鬼、阿修罗、旃陀罗、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生如是等种种家中。因心所起种种业缘，虽受人身，聋盲喑哑，拘躄癃跛，于二十五有受诸果报，贪淫、瞋恚、愚痴覆心，不知佛性。如彼力士，宝珠在体，谓呼失去；众生亦尔，不知亲近善知识故，不识如来微密宝藏，修学无我。譬如非圣，虽说有我，亦复不知我之真性；我诸弟子亦复如是，不知亲近善知识故，修学无我，亦复不知无我之处。尚自不知无我真性，况复能知有我真性？善男子，如来如是说诸众生皆有佛性，譬如良医示彼力士金刚宝珠。是诸众生为无量亿诸烦恼等之所覆蔽，不识佛性，若尽烦恼，尔时乃得证知明了；如彼力士，于明镜中见其宝珠。善男子，如来秘藏如是无量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一味药，名曰乐味。其味极甜，在深丛下，人无能见。有人闻香，即知其地当有是药。过去世中有转轮王，于彼雪山，为此药故，在在处处造作木筒以接是药。是药熟时，从地流出，集木筒中，其味真正。王既没已，其后是药，或醋、或碱、或甜、或苦、或辛、或淡，如是一味随其流处有种种异。是药真味，停留在山犹如满月，凡人薄福，虽以掘凿加功苦至而不能得。复有圣王出现于世，以福因缘，即得是药真正之味。善男子，如来秘藏其味亦尔，为诸烦恼丛林所覆，无明众生不能得见。药一味者譬如佛性，以烦恼故出种种味，所谓地狱、畜生、饿鬼、天、人、男女、非男非女、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佛性雄猛，难可毁坏，是故无

有能杀害者。若有杀者，则断佛性，如是佛性终不可断。性若可断，无有是处。如我性者，即是如来秘密之藏。如是秘藏，一切无能毁坏烧灭。虽不可坏，然不可见，若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乃证知。以是因缘，无能杀者。”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无杀者，应当无有不善之业。”

佛告迦葉：“实有杀生。何以故？善男子，众生佛性住五阴中，若坏五阴名曰杀生，若有杀生即堕恶趣。以业因缘而有刹利、婆罗门等、毗舍、首陀及旃陀罗、若男若女、非男非女、二十五有差别之相流转生死。非圣之人横计于我大小诸相犹如稗子，或如米豆，乃至母指，如是种种妄生忆想，妄想之相无有真实。出世我相名为佛性，如是计我，是名最善。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善知伏藏，即取利鑁掘地直下，磐石沙砾直过无难，唯至金刚不能穿彻。夫金刚者，所有刀斧不能破坏。善男子，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一切论者、天魔波旬及诸人天所不能坏。五阴之相即是起作，起作之相犹如石沙可穿可坏。佛性真我，譬如金刚不可毁坏。以是义故，坏五阴者名为杀生。善男子，必定当知佛法如是不可思议。

“善男子，方等经者，犹如甘露，亦如毒药。”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如来何缘说方等经，譬如甘露，亦如毒药？”

佛言：“善男子，汝今欲知如来秘藏真实义不？”

迦葉白言：“我今实欲得知如来秘藏之义。”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或有服甘露， 伤命而早夭，
或复服甘露， 寿命得长存，
或有服毒生， 有缘服毒死。
无碍智甘露， 所谓大乘典，
如是大乘典， 亦名杂毒药。
如酥醍醐等， 及以诸石蜜，
服消则为药， 不消则为毒。
方等亦如是， 智者为甘露，
愚不知佛性， 服之则成毒。
声闻及缘觉， 大乘为甘露，
犹如诸味中， 乳最为第一。
如是勤进者， 依因于大乘，
得至于涅槃， 成人中象王。
众生知佛性， 犹如迦葉等，
无上甘露味， 不生亦不死。
迦葉汝今当， 善分别三归，

如是三归性， 则是我之性。
若能谛观察， 我性有佛性，
当知如是人， 得入秘密藏，
知我及我所， 是人已出世。
佛法三宝性， 无上第一尊。
如我所说偈， 其性义如是。”

尔时，迦葉复说偈言：

“我今都不知， 归依三宝处，
云何当归趣， 无上无所畏？
不知三宝处， 云何作无我？
云何归佛者， 而得于安慰？
云何归依法？ 唯愿为我说。
云何得自在？ 云何不自在？
云何归依僧， 转得无上利？
云何真实说， 未来成佛道？
未来若不成， 云何归三宝？
我今无预知， 当行次第依。
云何未怀妊， 而作生子想？
若必在胎中， 则名为有子。
子若在胎中， 定当生不久，
是名为子义， 众生业亦然。
如佛之所说， 愚者不能知，
以其不知故， 轮回生死狱。
假名优婆塞， 不知真实义，
唯愿广分别， 除断我疑网。
如来大智慧， 唯垂哀分别，
愿说于如来， 秘密之宝藏。

“迦葉汝当知， 我今当为汝，
善开微密藏， 令汝疑得断。
今当至心听， 汝于诸菩萨，
则与第七佛， 同其一名号。
归依于佛者， 真名优婆塞，
终不更归依， 其余诸天神；
归依于法者， 则离于杀害；
归依圣僧者， 不求于外道。
如是归三宝， 则得无所畏。”

迦葉白佛言：

“我亦归三宝，是名为正路，
诸佛之境界。
三宝平等相，常有大智性，
我性及佛性，无二无差别。
是道佛所赞，正进安止处，
亦名正遍见，故为佛所称。
我亦趣善逝，所赞无上道，
是最为甘露，诸有所无有。”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汝今不应如诸声闻凡夫之人分别三宝，于此大乘无有三归分别之相。所以者何？于佛性中即有法、僧。为欲化度声闻凡夫，故分别说三宝异相。善男子，若欲随顺世间法者，则应分别有三归依。

“善男子，菩萨应作如是思惟：‘我今此身归依于佛。若即此身得成佛道，既成佛已，不当恭敬礼拜供养于诸世尊。何以故？诸佛平等，等为众生作归依故。若欲尊重法身舍利，便应礼敬诸佛塔庙。所以者何？为欲化度诸众生故，亦令众生于我身中起塔庙想礼拜供养，如是众生以我法身为归依处。一切众生皆依非真邪伪之法，我当次第为说真法。又有归依非真僧者，我当为作依真僧处。若有分别三归依者，我当为作一归依处，无三差别。于生盲众为作眼目，复当为诸声闻、缘觉作真归处。’善男子，如是菩萨为无量恶诸众生等及诸智者而作佛事。

“善男子，譬如有人临阵战时即生心念：‘我于是中最为第一，一切兵众悉依恃我。’亦如大子如是思惟：‘我当调伏其余王子，绍继大王帝王之业而得自在，令诸王子悉见归依。’是故不应生下劣心。如王、王子，大臣亦尔。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作是思惟：‘云何三事与我一体？’善男子，我示三事，即是涅槃。如来者名无上士，譬如人身，头最为上，非余支节手足等也。佛亦如是，最为尊上，非法、僧也。为欲化度诸世间故，种种示现差别之相，如彼梯橙。是故汝今不应受持如凡愚人所知三归差别之相，汝于大乘，猛利决断，应如刚刀。”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知故问，非为不知。我为菩萨大勇猛者，问于无垢清净行处，欲令如来为诸菩萨广宣分别奇特之事，称扬大乘方等经典。如来大悲今已善说，我亦如是安住其中所说菩萨清净行处，即是宣说《大涅槃经》。世尊，我今亦当广为众生显扬如是如来秘藏，亦当证知真三归处。若有众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经》，其人则能自然了达三归依处。何以故？如来秘藏有佛性故。其有宣说是经典者，皆言身中尽有佛性，如是之人则不远求三归依处。何以故？于未来世，我身即当成就三宝。是故声闻、缘觉之人及余众生，皆依于我，恭敬礼拜。

“善男子，以是义故，应当正学大乘经典。”

迦葉复言：“佛性如是不可思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亦不可思议。”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成就深利智慧，我今当更善为汝说入如来藏。

“若我住者，即是常法，不离于苦；若无我者，修行净行，无所利益。若言诸法皆无有我，是即断见；若言我住，即是常见。若言一切行无常者，即是断见；诸行常者，复是常见。若言苦者，即是断见；若言乐者，复是常见。修一切法常者，堕于断见；修一切法断者，堕于常见。如步屈虫，要因前脚得移后足；修常、断者亦复如是，要因断、常。以是义故，修余法苦者皆名不善，修余法乐者则名为善。修余法无我者，是诸烦恼分。修余法常者，是则名曰如来秘藏，所谓涅槃无有窟宅。修余无常法者，即是财物。修余常法者，谓佛、法、僧及正解脱。当知如是佛法中道，远离二边而说真法。凡夫愚人于中无疑，如羸病人服食酥已，气力轻便。有无之法，体性不定。譬如四大，其性不同，各自违反，良医善知，随其偏发而消息之。善男子，如来亦尔，于诸众生犹如良医，知诸烦恼体相差别而为除断，开示如来秘密之藏，清净佛性常住不变。

“若言有者，智不应染。若言无者，即是妄语。若言有者，不应默然，亦复不应戏论诤讼，但求了知诸法真性。凡夫之人戏论诤讼，不解如来微密藏故。若说于苦，愚人便谓身是无常说一切苦，复不能知身有乐性。说无常者，凡夫之人计一切身皆是无常，譬如瓦坏。有智之人应当分别，不应尽言一切无常。何以故？我身即有佛性种子。若说无我，凡夫当谓一切佛法悉无有我；智者应当分别无我假名不实，如是知已不应生疑。若言如来秘藏空寂，凡夫闻之生断灭见；有智之人应当分别如来是常无有变易。若言解脱譬如幻化，凡夫当谓得真解脱即是磨灭；有智之人应当分别，人中师子虽有去来，常住无变。若言无明因缘诸行，凡夫之人闻已分别生二法想，明与无明；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诸行因缘识者，凡夫谓二，行之与识；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十善十恶可作不可作，善道恶道，白法黑法，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应修一切法苦，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一切行无常者，如来秘藏亦是无常，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若言一切法无我，如来秘藏亦无有我，凡夫谓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我与无我性无有二，如来秘藏其义如是。不可称计无量无边诸佛所赞，我今于是一切功德成就经中皆悉说已。

“善男子，我与无我性相无二，汝应如是受持顶戴。善男子，汝亦应当坚持忆念如是经典，如我先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

说：‘我、无我，无有二相。’如因乳生酪，因酪得生酥，因生酥得熟酥，因熟酥得醍醐，如是酪性，为从乳生？为从自生？从他生耶？乃至醍醐亦复如是。若从他生，即是他作，非是乳生；若非乳生，乳无所为。若自生者，不应相似相续而生。若相续生，则不俱生；若不俱生，五种之味则不一时；虽不一时，定复不从余处来也。当知乳中先有酪相，甘味多故，不能自变，乃至醍醐亦复如是。是牛食啖水草因缘，血脉转变而得成乳。若食甘草，其乳则甜；若食苦草，乳则苦味。雪山有草，名曰肥腻，牛若食者纯得醍醐，无有青黄赤白黑色。谷草因缘，其乳则有色味之异。是诸众生以明无明业因缘故生于二相，若无明转，则变为明。一切诸法善不善等，亦复如是，无有二相。”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乳中有酪，是义云何？世尊，若言乳中定有酪相，以微细故不可见者，云何说言从乳因缘而生于酪？法若本无则名为生，如其已有，云何言生？若言乳中定有酪相，百草之中亦应有乳，如是乳中亦应有草。若言乳中定无酪者，云何因乳而得生酪？若法本无而后生者，何故乳中不生于草？”

“善男子，不可定言乳中有酪、乳中无酪，亦不可说从他而生。若言乳中定有酪者，云何而得体味各异？是故不可说言乳中定有酪性。若言乳中定无酪者，乳中何故不生兔角？置毒乳中，酪则杀人，是故不可说言乳中定无酪性。若言是酪从他生者，何故水中不生于酪？是故不可说言酪从他生。善男子，是牛食啖草因缘故，血则变白，草血灭已，众生福力变而成乳。是乳虽从草血而出，不得言二，唯得名为从因缘生，酪至醍醐亦复如是。以是义故，得名牛味。是乳灭已，因缘成酪。何等因缘？若酢若暖，是故得名从因缘有，乃至醍醐亦复如是。是故不得定言乳中无有酪相，从他生者，离乳而有，无有是处。

“善男子，明与无明亦复如是。若与烦恼诸结俱者，名为无明；若与一切善法俱者，名之为明。是故我言无有二相。以是因缘我先说言，雪山有草，名曰肥腻，牛若食者即成醍醐。佛性亦尔。善男子，众生薄福，不见是草；佛性亦尔，烦恼覆故，众生不见。譬如大海虽同一碱，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味同于乳。譬如雪山，虽复成就种种功德，多生诸药，亦有毒草。诸众生身亦复如是，虽有四大毒蛇之种，其中亦有妙药大王，所谓佛性，非是作法，但为烦恼客尘所覆。若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能断除者，即见佛性，成无上道。

“譬如虚空，震雷起云，一切象牙上皆生华。若无雷震，华则不生，亦无名字；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常为一切烦恼所覆不可得见，是故我说众生无我。若得闻是大般涅槃微妙经典，则见佛性如象牙华。虽闻契经一切三昧，不闻是经，不知如来微妙之相；如无雷时，象牙上华不可得见。闻是经已，即知一切如来所说秘藏佛性，譬如天雷见象牙华。闻是经已，即知一切无量众生皆有佛性。以是义故，说大涅

槃名为如来秘密之藏。增长法身，犹如雷时象牙上华以能长养。如是大义，故得名为大般涅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能习学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当知是人能报佛恩，真佛弟子。”

迦葉菩萨白佛言：“甚奇！世尊，所言佛性，甚深甚深，难见难入，声闻、缘觉所不能报！”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叹，不违我说。”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佛性者，云何甚深难见难入？”

佛言：“善男子，如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鍕决其眼膜，以一指示问言：‘见不？’盲人答言：‘我犹未见。’复以二指三指示之，乃言少见。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如来未说亦复如是，无量菩萨虽具足行诸波罗蜜乃至十住，犹未能见所有佛性，如来既说即便少见。是菩萨摩诃萨萨既得见已，咸作是言：‘甚奇！世尊，我等流转无量生死，常为无我之所惑乱。’善男子，如是菩萨位阶十地，尚不明了知见佛性，何况声闻、缘觉之人能得见耶？

“复次，善男子，譬如仰观虚空鹅雁：‘为是虚空？为是鹅雁？’谛观不已仿佛见之。十住菩萨于如来性知见少分亦复如是，况复声闻、缘觉之人而能知见？

“善男子，譬如醉人，欲涉远路，朦胧见道。十住菩萨于如来性知见少分，亦复如是。

“善男子，譬如渴人，行于圹野，是人渴逼遍行求水，见有丛树，树有白鹤，是人迷闷，不能分别是树是水，谛观不已，乃见白鹤及以丛树。善男子，十住菩萨于如来性知见少分，亦复如是。

“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无量百千由旬，远望大舶楼橹堂阁，即作是念：‘彼是楼橹？为是虚空？’久视乃生必定之心，知是楼橹。十住菩萨于自身中见如来性，亦复如是。

“善男子，譬如王子身极懦弱，通夜游戏至明清旦，目视一切悉不明了。十住菩萨虽于己身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

“复次，善男子，譬如臣吏，王事所拘，逼夜还家，电明暂发，因见牛聚，即作是念：‘为是牛群？为云？为舍？’是人久视，虽生牛想，犹不审定。十住菩萨虽于己身见如来性，未能审定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如持戒比丘，观无虫水而见虫相，即作是念：‘此中动者，为是虫耶？是尘土耶？’久视不已，虽知是尘，亦不明了。十住菩萨于己身中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于阴闇中远见小儿，即作是念：‘彼为是牛？为人？为鸟耶？’久观不已，虽见小儿，犹不明了。十住菩萨于己身中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于夜闇中见画菩萨，即作是念：‘是菩萨像、自在天像、大梵天像，成染衣耶？’是人久观，虽复意谓是菩萨像，亦不明了。十住菩萨于己身中见如来性，亦复如是，不大明了。

“善男子，所有佛性如是甚深难得知见，唯佛能知，非诸声闻、缘觉所及。善男子，智者应作如是分别，知如来性。”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细难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见？”

佛告迦葉：“善男子，如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随顺契经，以信故知。善男子，声闻、缘觉信顺如是《大涅槃经》，自知己身有如来性亦复如是。善男子，是故应当精勤修习《大涅槃经》。善男子，如是佛性，唯佛能知，非诸声闻、缘觉所及。”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非圣凡夫，有众生性，皆说有我。”

佛言：“譬如二人，共为亲友，一是王子，一是贫贱，如是二人互相往返。是时贫人见是王子有一好刀，净妙第一，心中贪著。王子后时执持是刀逃至他国。贫人于后寄宿他家，即于眠中寝言：‘刀！刀！’旁人闻之，收至王所。时王问言：‘汝言刀者，可以示我。’是人具以上事答王：‘王今设使屠割臣身，分裂手足，欲得刀者，实不可得。臣与王子素为亲厚，先共一处，虽曾眼见，乃至不敢以手振触，况当故取？’王复问言：‘卿所见刀，相貌何类？’答言：‘大王，臣所见者如羖羊角。’王闻是已，欣然而笑，语言：‘汝今随意所至，莫生忧怖。我库藏中都无是刀，况汝乃于王子边见？’时王即问诸群臣言：‘汝等曾见如是刀不？’言已便崩。寻立余子绍继王位，复问群臣：‘汝等曾于官库藏中见是刀不？’诸臣答言：‘臣等曾见。’又复问言：‘其状何似？’答言：‘大王，如羖羊角。’王言：‘我库藏中，何缘当有如是相刀？’次第四王皆悉检校求索不得。却后数时，先逃王子从他国还，归其本土，复得为王。既登王位，复问诸臣：‘汝见刀不？’答言：‘大王，臣等皆见。’又复问言：‘其状何似？’答言：‘大王，其色清净，如优钵罗华。’复有答言：‘形如羊角。’复有答言：‘其色红赤，犹如火聚。’复有答言：‘犹如黑蛇。’时王大笑：‘卿等皆悉不见我刀真实之相。’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出现于世说我真相，说已舍去，譬如王子持净妙刀逃至他国。凡夫愚人说言一切有我有我，如彼贫人止宿他舍寝言刀刀。声闻、缘觉问诸众生：‘我有何相？’答言：‘我见我相大如母指。’或言如米，或如稗子，有言：‘我相住在心中，炽然如日。’如是众生不知我相，譬如诸臣不知刀相。菩萨如是说于我法，凡夫不知种种分别妄作我相，如问刀相，答似羊角。是诸凡夫次第相续而起邪见，为断如是诸邪见故，如来示现说于无我，譬如王子语诸臣言：‘我库藏中无如是刀。’

“善男子，今日如来所说真我，名曰佛性。如是佛性，我佛法中譬如净刀。善男子，若有凡夫能善说者，即是随顺无上佛法。若有善能分别随顺宣说是者，当知即是菩萨相貌。”

文字品第十三

佛复告迦葉："所有种种异论、咒术、言语文字，皆是佛说，非外道说。"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说字根本？"

佛言："善男子，初说半字以为根本，持诸记论、咒术、文章、诸阴实法，凡夫之人学是字本，然后能知是法非法。"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言字者，其义云何？"

"善男子，有十四音名为字义。所言字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则为无尽；夫无尽者，即是如来金刚之身。是十四音名曰字本。

"阿（短呼）者，不破坏故，不破坏者名曰三宝，喻如金刚。又复阿者不流故，不流者即是如来，如来九孔无所流故，是故不流。又无九孔，是故不流，不流即常，常即如来，如来无作，是故不流。又复阿者，名为功德，功德者即是三宝。是故名阿。

"次阿（长呼）者，名阿阇梨。阿阇梨者，义何谓耶？于世间中得名圣者。何谓为圣？圣名无著、少欲知足，亦名清净，能度众生于三有流生死大海，是名为圣。又复阿者，名曰制度，修持净戒，随顺威仪。又复阿者，名依圣人，应学威仪进止举动，供养恭敬，礼拜三尊，孝养父母及学大乘，善男女等具持禁戒及诸菩萨摩诃萨等是名圣人。又复阿者名曰教诲，如言：'汝等如是应作，如是莫作。'若有能遮非威仪法，是名圣人。是故名阿。

"伊（短呼）者，即是佛法，梵行广大清净无垢，譬如满月。'汝等如是应作，不作是义非义，此是佛说，此是魔说。'是故名伊。

"伊（长呼）者，佛法微妙甚深难得，如自在天、大梵天王，法名自在，若能持者则名护法。又自在者名四护世，是四自在则能摄护《大涅槃经》，亦能自在敷扬宣说。又复伊者，能为众生自在说法。复次，伊者为自在故说，何等是耶？所谓修习方等经典。复次，伊者为断嫉妒，如除稗秽，皆悉能令变成吉祥。是故名伊。

"忧（短呼）者，于诸经中最上、最胜、增长上上，谓大涅槃。复次，忧者如来之性，声闻、缘觉所未曾闻。如一切处，北郁单越最为殊胜；菩萨若能听受是经，于一切众最上最胜。是故名忧。

"忧（长呼）者，譬如牛乳，诸味中上；如来之性亦复如是，于诸经中最尊最上。若有诽谤，当知是人与牛无别。复次，忧者，是人名为无慧正念，诽谤如来微密秘藏，当知是人甚可怜愍，远离如来秘密之藏，说无我法。是故名忧。

"咽者，即是诸佛法性涅槃，是故名咽。

"野者，谓如来义。复次，野者，如来进止屈申举动，无不利益一切众生。是故名野。

"乌者，名烦恼义，烦恼者名曰诸漏，如来永断一切烦恼，是故名乌。

"炮者，谓大乘义，于十四音是究竟义。大乘经典亦复如是，于

诸经论最为究竟，是故名炮。
“庵者，能遮一切诸不净物，于佛法中能舍一切金银宝物，是故名庵。
“痾（安饿切）者，名胜乘义。何以故？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于诸经中最为殊胜，是故名痾。
“迦者，于诸众生起大慈悲，生于子想如罗睺罗，作妙善义，是故名迦。
“呿者，名非善友，非善友者名为杂秽，不信如来秘密之藏，是故名呿。
“伽者，名藏，藏者即是如来秘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故名伽。
“伽（重音）者，如来常音。何等名为如来常音？所谓如来常住不变，是故名伽。
“俄者，一切诸行破坏之相，是故名俄。
“遮者，即是修义。调伏一切诸众生故，名为修义，是故名遮。
“车者，如来覆荫一切众生，譬如大盖，是故名车。
“阇者，是正解脱无有老相，是故名阇。
“阇（重音）者，烦恼繁茂，譬如稠林，是故名阇。
“若者，是智慧义，知真法性，是故名若。
“吒者，于阎浮提示现半身而演说法，譬如半月，是故名吒。
“侘(土家切)者，法身具足譬如满月，是故名侘。
“茶者，是愚痴僧，不知常与无常，譬如小儿，是故名茶。
“茶（重音）者，不知师恩譬如羝羊，是故名茶。
“拏者，非是圣义，譬如外道，是故名拏。
“多者，如来于彼告诸比丘，宜离惊畏，当为汝等说微妙法，是故名多。
“他者，名愚痴义，众生流转生死自缠如蚕，是故名他。
“陀者，名曰大施，所谓大乘，是故名陀。
“陀（重音）者，称赞功德，所谓三宝，如须弥山，高峻广大，无有倾倒，是故名陀。
“那者，三宝安住，无有倾动，譬如门阃，是故名那。
“波者，名颠倒义。若言三宝悉皆灭尽，当知是人为自疑惑，是故名波。
“颇者，是世间灾。若言世间灾起之时，三宝亦尽，当知是人愚痴无智，违失圣旨，是故名颇。
“婆者，名佛十力，是故名婆。
“婆（重音）者，名为重担，堪任荷负无上正法，当知是人是大菩萨，是故名婆。
“摩者，是诸菩萨严峻制度，所谓大乘大般涅槃，是故名摩。
“邪者，是诸菩萨在在处处，为诸众生说大乘法，是故名邪。

“啰者，能坏贪欲、瞋恚、愚痴，说真实法，是故说啰。

“罗（轻音）者，名声闻乘，动转不住，大乘安隐无有倾动，舍声闻乘，精勤修习无上大乘，是故名罗。

“和者，如来世尊为诸众生雨大法雨，所谓世间咒术经书，是故名和。

“赊者，远离三箭，是故名赊。

“沙者，名具足义。若能听是《大涅槃经》，则为已得闻持一切大乘经典，是故名沙。

“娑者，为诸众生演说正法，令心欢喜，是故名娑。

“呵者，名心欢喜。‘奇哉！世尊离一切行。怪哉！如来入般涅槃。’是故名呵。

“罗者，名曰魔义。无量诸魔不能毁坏如来秘藏，是故名罗（来家切）。复次，罗者，乃至示现随顺世间有父母妻子，是故名罗。

“鲁、流、卢、楼，如是四字说有四义，谓佛、法、僧及以对法。言对法者，随顺世间如提婆达示现坏僧，化作种种形貌色像，为制戒故。智者了达，不应于此而生畏怖，是名随顺世间之行，以是故名鲁、流、卢、楼。

“吸气舌根随鼻之声，长短超声，随音解义，皆因舌齿而有差别。如是字义能令众生口业清净。众生佛性则不如是假于文字然后清净。何以故？性本净故。虽复处在阴、界、入中，而不同于阴、入、界也。是故众生悉应归依。诸菩萨等以佛性故，等视众生无有差别。是故半字于诸经书记论文章而为根本。又半字义皆是烦恼言说之本，故名半字。满字者，乃是一切善法言说之根本也。譬如世间为恶行者名为半人，修善行者名为满人。如是一切经书记论，皆因半字而为根本。若言如来及正解脱入于半字，是事不然。何以故？离文字故。是故如来于一切法无碍无著，真得解脱。

“何等名为解了字义？有知如来出现于世能灭半字，是故名为解了字义。若有随逐半字义者，是人不知如来之性。

“何等名为无字义耶？亲近修习不善法者，是名无字。又无字者，虽能亲近修习善法，不知如来常与无常、恒与非恒及法僧二宝、律与非律、经与非经、魔说佛说，若有不能如是分别，是名随逐无字义也。我今已说如是随逐无字之义。

“善男子，是故汝今应离半字，善解满字。”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应当善学字数。今我值遇无上之师，已受如来殷勤诲敕。”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乐正法者应如是学。”

鸟喻品第十四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鸟有二种，一名迦邻提，二名

鸳鸯，游止共俱不相舍离。是苦、无常、无我等法，亦复如是不得相离。”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是苦、无常、无我，如彼鸳鸯、迦邻提鸟？”

佛言：“善男子，异法是苦、异法是乐；异法是常、异法无常；异法是我、异法无我。譬如稻米异于麻麦，麻麦复异豆粟、甘蔗。如是诸种从其萌芽乃至华叶，皆是无常；果实成熟人受用时，乃名为常。何以故？性真实故。”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是等物若是常者，同如来耶？”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何以故？若言如来如须弥山，劫坏之时须弥崩倒，如来尔时，岂同坏耶？善男子，汝今不应受持是义。善男子，一切诸法唯除涅槃，更无一法而是常者。直以世谛言果实常。”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佛所说。”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乃至未闻大般涅槃，皆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

“复次，善男子，譬如庵罗树，其华始敷，名无常相；若成果实，多所利益，乃名为常。如是，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未闻如是大涅槃时，咸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矿，消融之时是无常相；融已成金，多所利益，乃名为常。如是，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未闻如是大涅槃时，咸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

“复次，善男子，譬如胡麻，未被压时，名曰无常；既压成油，多有利益，乃名为常。善男子，虽修一切契经诸定，未闻如是大涅槃时，咸言一切悉是无常；闻是经已，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为常。

“复次，善男子，譬如众流皆归于海，一切契经诸定三昧，皆归大乘《大涅槃经》。何以故？究竟善说有佛性故。

“善男子，是故我言，异法是常，异法无常，乃至无我亦复如是。”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已离忧悲毒箭。夫忧悲者名为天，如来非天。忧悲者名为人，如来非人。忧悲者名二十五有，如来非二十五有。是故如来无有忧悲，何故称言如来忧悲？”

“善男子，无想天者名为无想，若无想者则无寿命，若无寿命，云何而有阴、界、诸入？以是义故，无想天寿不可说言有所住处。善男子，譬如树神依树而住，不得定言依枝、依节、依茎、依叶，虽无定所，不得言无；无想天寿亦复如是。善男子，佛法亦尔甚深难解，

如来实无忧悲苦恼，而于众生起大慈悲现有忧悲，视诸众生如罗睺罗。复次，善男子，无想天中所有寿命，唯佛能知，非余所及，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亦复如是。

“迦葉，如来之性，清净无染，犹如化身，云何当有忧悲苦恼？若言如来有忧悲者，云何能利一切众生弘广佛法？若言无者，云何而言等视众生如罗睺罗？若不等视如罗睺罗，如是之言则为虚妄。以是义故，善男子，佛不可思议，法不可思议，众生佛性不可思议，无想天寿不可思议。如来有忧及以无忧，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善男子，譬如空中，舍宅微尘不得住立。若言舍宅不因空住，无有是处。以是义故，不可说舍住于虚空、不住虚空。凡夫之人虽复说言舍住虚空，而是虚空实无所住。何以故？性无住故。善男子，心亦如是，不可说言住阴、界、入及以不住。无想天寿亦复如是，如来忧悲亦复如是。若无忧悲，云何说言等视众生如罗睺罗？若言有者，复云何言性同虚空？

“善男子，譬如幻师虽复化作种种宫殿，杀生长养，系缚放舍，及作金、银、琉璃、宝物、丛林、树木，都无实性；如来亦尔，随顺世间示现忧悲，无有真实。善男子，如来已入大般涅槃，云何当有忧悲苦恼？若谓如来入于涅槃是无常者，当知是人则有忧悲。若谓如来不入涅槃，常住不变，当知是人无有忧悲。如来有忧及以无忧，无能知者。

“复次，善男子，譬如下人能知下法，不知中上；中者知中，不知于上；上者知上，及知中下。声闻、缘觉亦复如是，齐知自地。如来不尔，悉知自地及以他地，是故如来名无碍智。示现幻化随顺世间，凡夫肉眼谓是真实，而欲尽知如来无碍无上智者，无有是处。有忧无忧，唯佛能知。以是因缘，异法有我，异法无我，是名鸳鸯、迦邻提性。

“复次，善男子，佛法犹如鸳鸯共行，是迦邻提及鸳鸯鸟，盛夏水涨，选择高原安处其子，为长养故，然后随本安隐而游。如来出世亦复如是，化无量众生令住正法。如彼鸳鸯、迦邻提鸟选择高原安置其子，如来亦尔，令诸众生所作办已，即便入于大般涅槃。善男子，是名异法是苦、异法是乐，诸行是苦，涅槃是乐，第一微妙，坏诸行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众生得涅槃者，名第一乐？”

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说诸行和合名为老死。

“谨慎无放逸， 是处名甘露，
放逸不谨慎， 是名为死句。
若不放逸者， 则得不死处，
如其放逸者， 常趣于死路。

“若放逸者名有为法，是有为法为第一苦。不放逸者则名涅槃，彼涅槃者名为甘露，第一最乐。若趣诸行，是名死处，受第一苦。若至涅槃，则名不死，受最妙乐。若不放逸，虽集诸行，是亦名为常乐不死不破坏身。云何放逸？云何不放逸？非圣凡夫，是名放逸常死之法。出世圣人，是不放逸，无有老死。何以故？入于第一常乐涅槃。以是义故，异法是苦，异法是乐；异法是我，异法无我。如人在地，仰观虚空，不见鸟迹，善男子，众生亦尔，无有天眼，在烦恼中而不自见有如来性，是故我说无我密教。所以者何？无天眼者，不知真我，横计我故，因诸烦恼所造有为，即是无常。是故我说，异法是常，异法无常。

“精进勇健者， 若处于山顶，
平地及旷野， 常见诸凡夫。
升大智慧殿， 无上微妙台，
既自除忧患， 亦见众生忧。

“如来悉断无量烦恼，住智慧山，见诸众生常在无量亿烦恼中。”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偈所说，是义不然。何以故？入涅槃者无忧无喜，云何得升智慧台殿？复当云何住在山顶而见众生？”

佛言：“善男子，智慧殿者即名涅槃。无忧患者谓如来也，有忧患者名凡夫人。以凡夫忧故，如来无忧。须弥山顶者，谓正解脱。勤精进者，譬须弥山无有动转。地谓有为行也，是诸凡夫安住是地，造作诸行。其智慧者则名正觉，离有常住故名如来。如来愍念无量众生常为诸有毒箭所中，是故名为如来有忧。”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使如来有忧悲者，则不得称为等正觉。”

佛言迦葉：“皆有因缘，随有众生应受化处，如来于中示现受生。虽现受生而实无生，是故如来名常住法，如迦邻提、鸳鸯等鸟。”

大般涅槃经卷第九

月喻品第十五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见月不现，皆言月没而作没想，而此月性实无没也；转现他方，彼处众生复谓月出，而此月性实无出也。何以故？以须弥山障故不现，其月常生，性无出没。如来应供正遍知亦复如是，出现三千大千世界，或阎浮提示有父母，众生皆谓生阎浮提，或阎浮提示现涅槃，如来之性实无涅槃，而诸众生皆谓如来实般涅

槃。譬如月没，善男子，如来之性实无生灭，为化众生示有生灭。

“善男子，如此满月余方见半，此方半月余方见满；阎浮提人若见月初，皆谓一日起初月想，见月盛满，谓十五日生盛满想，而此月性实无亏盈，因须弥山而有增减。善男子，如来亦尔，于阎浮提或现初生，或现涅槃。现始生时，犹如初月，一切皆谓童子初生；行于七步，如二日月；或复示现入于书堂，如三日月；示现出家，如八日月；放大智慧微妙光明，能破无量众生魔众，如十五日盛满之月；或复示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自庄严而现涅槃，喻如月蚀。如是众生所见不同，或见半月，或见满月，或见月蚀，而此月性实无增减侵蚀之者，常是满月。如来之身亦复如是，是故名为常住不变。

“复次，善男子，譬如满月一切悉现，在在处处，城邑聚落，山泽水中，若井若池，及诸水器，一切皆现。有诸众生行百由旬、百千由旬，见月常随，凡夫愚人妄生忆想言：‘我本于城邑屋宅见如是月，今复于此空泽见之，为是本月，为异于本？’各作是念，月形大小，或言如鍑口，或言如车轮，或言如四十九由旬。一切皆见月之光明，或见团圆，犹如金盘。是月性一，种种众生各见异相。善男子，如来亦尔，出现于世，或有人天而作是念：‘如来今者在我前住。’复有畜生亦生是念：‘如来今者在我前住。’或有聋哑亦见如来有聋哑相。众生杂类，言音各异，皆谓如来悉同己语，亦各生念：‘在我舍宅，受我供养。’或有众生见如来身广大无量，或见微小，或有见佛是声闻像，或复有见为缘觉像。有诸外道复各念言：‘如来今者在我法中出家学道。’或有众生复作是念：‘如来今者独为我故出现于世。’如来实性喻如彼月，即是法身，是无生身、方便之身，随顺于世，示现无量本业因缘，在在处处示现有生，犹如彼月。以是义故，如来常住，无有变异。

“复次，善男子，如罗睺罗阿修罗王以手遮月，世间诸人咸谓月蚀。阿修罗王实不能蚀，以阿修罗障其明故，是月团圆，无有亏损，但以手障故使不现。若摄手时，世间咸谓月复还生，皆言是月多受苦恼。假使百千阿修罗王不能恼之。如来亦尔，示有众生于如来所，生粗恶心，出佛身血，起五逆罪至一阐提，为未来世诸众生故，如是示现坏僧断法而作留难。假使无量百千诸魔不能侵出如来身血。所以者何？如来之身无有血肉筋脉骨髓，如来真实，实无恼坏，众生皆谓法僧毁坏、如来灭尽，而如来性真实无变，无有破坏，随顺世间如是示现。

“复次，善男子，如二人斗，若以刀杖伤身出血，虽至于死不起杀想，如是业相轻而不重。于如来所本无杀心，虽出身血，是业亦尔，轻而不重。如来如是于未来世，为化众生示现业报。

“复次，善男子，犹如良医勤教其子医方根本：‘此是根药，此是茎药，此是色药，种种相貌，汝当善知。’其子敬奉父之所敕，精勤习学，善解诸药。是医后时寿尽命终，其子号慕而作是言：‘父本教我，

根药如是，茎药如是，华药如是，色相如是。’如来亦尔，为化众生示现制戒：‘应当如是受持，莫犯作五逆罪、诽谤正法及一阐提。’为未来世起是事者是故示现，欲令比丘于佛灭后作如是知，此是契经甚深之义，此是戒律轻重之相，此是阿毗昙分别法句，如彼医子。

“复次，善男子，如人见月，六月一蚀，而上诸天须臾之间已见月蚀。何以故？彼天日长，人间短故。善男子，如来亦尔，天人咸谓如来短寿，如彼天人须臾之间频见月蚀。如来又于须臾之间示现百千万亿涅槃，断烦恼魔、阴魔、死魔，是故百千万亿天魔悉知如来入般涅槃。又复示现无量百千先业因缘，随顺世间种种性故，示现如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是故如来常住无变。

“复次，善男子，譬如明月，众生乐见，是故称月号为乐见。众生若有贪恚愚痴，则不得称为乐见也。如来如是，其性纯善，清净无垢，是最可称为乐见也。乐法众生视之无厌，恶心之人不喜瞻睹。以是义故，故言如来譬如明月。

“复次，善男子，譬如日出有三时异，谓春、夏、冬，冬日则短，春日处中，夏日极长。如来亦尔，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为短寿者及诸声闻示现短寿，斯等见已，咸谓如来寿命短促，喻如冬日；为诸菩萨示现中寿，若至一劫若减一劫，喻如春日；唯佛睹佛，其寿无量，喻如夏日。

“善男子，如来所说方等大乘微密之教，示现世间，雨大法雨。于未来世，若有人能护持是典，开示分别利益众生，当知是辈是真菩萨，喻如盛夏天降甘雨。若有声闻、缘觉之人，闻佛如来微密之教，喻如冬日多遇冷患。菩萨之人若闻如是微密教诲，如来常住，性无变易，喻如春日萌芽开敷。而如来性实无长短，为世间故示现如是，即是诸佛真实法性。

“复次，善男子，譬如众星，昼则不现，而人皆谓昼星灭没，其实不没，所以不现，日光映故；如来亦尔，声闻、缘觉不能得见，犹如世人不见昼星。

“复次，善男子，譬如阴闇，日月不现，愚人谓言日月失没，而是日月实无失没。如来正法灭尽之时，三宝现没亦复如是，非为永灭。是故当知，如来常住，无有变易。何以故？三宝真性不为诸垢之所染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黑月，彗星夜现，其明炎炽暂出还没，众生见已生不祥想。诸辟支佛亦复如是，出无佛世，众生见已，皆谓如来真实灭度生忧悲想。而如来身实不灭度，如彼日月无有灭没。

“复次，善男子，譬如日出，众雾悉除；此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出兴于世，若有众生一经耳者，悉能灭除一切诸恶无间罪业。是大涅槃甚深境界不可思议，善说如来微密之性。以是义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于如来生常住心，无有变易，正法不断，僧宝不灭。是故应当多修方便勤学是典，是人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是故此经名为无量功德所成，亦名菩提不可穷尽。以不尽故，故得称为大般涅槃；有善光故，犹如夏日；身无边故，名大涅槃。

菩萨品第十六

“复次，善男子，如日月光，诸明中最，一切诸明所不能及；大涅槃光亦复如是，于诸契经三昧光明最为殊胜，诸经三昧所有光明所不能及。何以故？大涅槃光能入众生诸毛孔故。众生虽无菩提之心，而能为作菩提因缘，是故复名大般涅槃。”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大涅槃光入于一切众生毛孔，众生虽无菩提之心而能为作菩提因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人及一阐提，光明入身作菩提因者，如是等辈与持净戒修习诸善有何差别？若无差别，如来何故说四依义？世尊，又如佛言，若有众生，闻大涅槃一经于耳，则得断除诸烦恼者，如来云何先说有人恒沙佛所发菩提心，闻大涅槃不解其义？若不解义，云何能断一切烦恼？”

佛言：“善男子，除一阐提，其余众生闻是经已，悉皆能作菩提因缘。法声光明入毛孔者，必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有人能供养恭敬无量诸佛，方乃得闻《大涅槃经》，薄福之人则不得闻。所以者何？大德之人乃能得闻如是大事，凡夫下劣则不得闻。何等为大？所谓诸佛甚深秘藏，如来性是，以是义故，名为大事。”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未发菩提心者得菩提因？”

佛告迦葉：“若有闻是《大涅槃经》，言‘我不用发菩提心’诽谤正法，是人即于梦中见罗刹像心中怖懅。罗刹语言：‘咄！善男子，汝今若不发菩提心，当断汝命。’是人惶怖，觉已即发菩提之心。是人命终若在三趣及在人天，续复忆念菩提之心，当知是人是大菩萨摩诃萨也。以是义故，是大涅槃威神之力，能令未发菩提心者作菩提因。善男子，是名菩萨发心因缘，非无因缘。以是义故，大乘妙典真佛所说。

“复次，善男子，如虚空中兴大云雨，注于大地，枯木、石山、高原、堆阜，水所不住，流注下田，陂池悉满，利益无量一切众生；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雨大法雨，普润众生。唯一阐提发菩提心，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譬如焦种，虽遇甘雨，百千万劫终不生芽，芽若生者，无有是处；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闻如是大般涅槃微妙经典，终不能发菩提心芽，若能发者，无有是处。何以故？是人断灭一切善根如彼焦种，不能复生菩提根芽。

“复次，善男子，譬如明珠置浊水中，以珠威德，水即为清，投之淤泥不能令清；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置余众生五无间罪、四重禁法浊水之中，犹可澄清发菩提心，投一阐提淤泥之中，百千万

岁，不能令清起菩提心。何以故？是一阐提灭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百千万岁听受如是《大涅槃经》，终不能发菩提之心。所以者何？无善心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药树，名曰药王，于诸药中最为殊胜，若和乳酪、若蜜、若酥、若水、若浆、若末、若丸，若以涂疮、薰身、涂目，若见若嗅，能灭众生一切诸病。如是药树不作是念：‘一切众生若取我根，不应取叶；若取叶者，不应取根；若取身者，不应取皮；若取皮者，不应取身。’是树虽复不生是念，而能除灭一切病苦。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能除一切众生恶业、四波罗夷、五无间罪，若内若外所有诸恶。诸有未发菩提心者，因是则得发菩提心。何以故？是妙经典，诸经中王，如彼药树，诸药中王。若有修习是大涅槃及不修者，若闻有是经典名字，闻已敬信，所有一切烦恼重病皆悉除灭，唯不能令一阐提辈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彼妙药，虽能疗愈种种重病，而不能治必死之人。

“复次，善男子，如人手疮，捉持毒药，毒则随入；若无疮者，毒则不入。一阐提辈亦复如是，无菩提因；如无疮者，毒不得入。所谓疮者即是无上菩提因缘，毒者即是第一妙药，全无疮者谓一阐提。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刚，无能坏者，悉能破坏一切之物，唯除龟甲及白羊角；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悉能安止无量众生于菩提道，唯不能令一阐提辈立菩提因。

“复次，善男子，如马齿草、娑罗翅树、尼迦罗树，虽断枝茎，续生如故。不如多罗，断已不生。是诸众生亦复如是，若得闻是《大涅槃经》，虽犯四禁及五无间，犹故能生菩提因缘。一阐提辈则不如是，虽得听受是妙经典，而不能生菩提道因。

“复次，善男子，如佉陀罗、镇头迦树，断已不生；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得闻是《大涅槃经》，而不能发菩提因缘。

“复次，善男子，譬如大雨，终不住空；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普雨法雨于一阐提则不能住。是一阐提周体密致，犹如金刚不容外物。”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说偈：

“不见善不作，唯见恶可作，
　是处可怖畏，犹如险恶道。

“世尊，如是所说，有何等义？”

佛言：“善男子，不见者谓不见佛性，善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作者所谓不能亲近善友。唯见者见无因果，恶者谓谤方等大乘经典，可作者谓一阐提说无方等。以是义故，一阐提辈无心趣向清净善法。何等善法？谓涅槃也。趣涅槃者，谓能修习贤善之行，而一阐提无贤善行，是故不能趣向涅槃。是处可畏者，谓谤正法。谁应怖

畏？所谓智者。何以故？以谤法者无有善心及方便故。险恶道者，谓诸行也。”

迦葉复言：“如佛所说：

“云何见所作？ 云何得善法？
何处不怖畏， 如王夷坦道？

“是义何谓？”

佛言：“善男子，见所作者，发露诸恶，从生死际所作诸恶，悉皆发露至无至处，以是义故，是处无畏。喻如人王所游正路，其中盗贼悉皆逃走；如是发露，一切诸恶悉灭无余。复次，不见所作者，谓一阐提所作众恶而不自见。是一阐提憍慢心故，虽多作恶，于是事中初无怖畏，以是义故，不得涅槃，喻如猕猴捉水中月。善男子，假使一切无量众生，一时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此诸如来亦复不见彼一阐提得成菩提，以是义故，名不见所作。又复不见谁之所作？所谓不见如来所作。佛为众生说有佛性，一阐提辈流转生死不能知见，以是义故，名为不见如来所作。又一阐提见于如来毕竟涅槃，谓真无常，犹如灯灭，膏油俱尽。何以故？是人恶业不损减故。若有菩萨所作善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阐提辈虽复毁呰破坏不信，然诸菩萨犹故施与，欲共成就无上之道。何以故？诸佛法尔。

“作恶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犹灰覆火上， 愚者轻蹈之。

“一阐提者名为无目，是故不见阿罗汉道。如阿罗汉不行生死险恶之道。以无目故诽谤方等，不欲修习如阿罗汉勤修慈心，一阐提辈不修方等亦复如是。若人说言：‘我今不信声闻经典，信受大乘读诵解说，是故我今即是菩萨。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以佛性故，众生身中即有十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之所说不异佛说。汝今与我俱破无量诸恶烦恼如破水瓶，以破结故，即能得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虽作如是演说，其心实不信有佛性，为利养故随文而说。如是说者名为恶人，如是恶人不速受果如乳成酪。譬如王使，善能谈论，巧于方便，奉命他国，宁丧身命，终不匿王所说言教；智者亦尔，于凡夫中不惜身命，要必宣说大乘方等如来秘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善男子，有一阐提作罗汉像，住于空处，诽谤方等大乘经典。诸凡夫人见已，皆谓真阿罗汉，是大菩萨摩诃萨。是一阐提恶比丘辈，住阿兰若处，坏阿兰若法，见他得利，心生嫉妒，作如是言：‘所有方等大乘经典，悉是天魔波旬所说。’亦说如来是无常法，毁灭正法，破坏众僧。复作是言：‘波旬所说非善顺说。’作是宣说邪恶之法，是人作恶不即受报，如乳成酪，灰覆火上，愚轻蹈之，如是人者谓一阐提。是故当知大乘方等微妙经典必定清净，如摩尼珠投之浊

水，水即为清，大乘经典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譬如莲华，为日所照，无不开敷；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得见闻大涅槃日，未发心者皆悉发心为菩提因，是故我说大涅槃光所入毛孔必为妙因。彼一阐提虽有佛性，而为无量罪垢所缠，不能得出，如蚕处茧，以是业缘，不能得生菩提妙因，流转生死无有穷已。

“复次，善男子，如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物头华、芬陀利华，生淤泥中而不为彼淤泥所污；若有众生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虽有烦恼，终不为彼烦恼所污。何以故？以知如来性相力故。善男子，譬如有国多清凉风，若触众生身诸毛孔，能除一切郁蒸之恼；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遍入一切众生毛孔，为作菩提微妙因缘，除一阐提。何以故？非法器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解八种药，灭一切病，唯不能除阿萨阇病；一切契经禅定三昧亦复如是，能治一切贪恚愚痴诸烦恼病，能拔烦恼毒刺等箭，而不能治犯四重禁、五无间罪。善男子，复有良医，过八种术，能除众生所有病苦，唯不能治必死之病；是大涅槃大乘经典亦复如是，能除众生一切烦恼，安住如来清净妙因，未发心者令得发心，唯除必死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能以妙药治诸盲人，令见日月星宿诸明一切色像，唯不能治生盲之人；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能为声闻、缘觉之人开发慧眼，令其安住无量无边大乘经典，未发心者，谓犯四禁、五无间罪，悉能令发菩提之心，唯除生盲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解八术，为治众生一切病苦，种种方药随病与之，所谓吐下、涂身、灌鼻，若薰、若洗、若丸、若散一切诸药，而贫愚人不欲服之。良医慇念，即将是人还其舍宅，强与令服。以药力故，所患得除。女人产难，儿衣不出，若服此药，儿衣即出，亦令婴儿安乐无患。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所至之处若至舍宅，能除众生无量烦恼，犯四重禁、五无间罪未发心者，悉令发心，除一阐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及五无间，名极重恶，譬如断截多罗树头更不复生。是等未发菩提之心，云何能与作菩提因？”

佛言：“善男子，是诸众生若于梦中，梦堕地狱受诸苦恼，即生悔心：‘哀哉！我等自招此罪。若我今得脱是罪者，必定当发菩提之心。我今所见最是极恶。’从是觉已，即知正法，有大果报。如彼婴儿渐渐长大，常作是念：‘是医最良，善解方药！我本处胎，与我母药，母以药故，身得安隐，以是因缘，我命得全。奇哉！我母受大苦恼，满足十月，怀抱我身，既生之后，推干去湿，除去不净大小便利，乳哺长养，将护我身。以是义故，当报母恩，色养侍卫，随顺供养。’犯四重禁及无间罪临命终时，念是大乘《大涅槃经》，虽堕地狱、畜

生、饿鬼、天上、人中，如是经典亦为是人作菩提因，除一阐提。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及良医子，所知深奥出过诸医，善知除毒无上咒术。若恶毒蛇、若龙、若蝮，以诸咒术咒药令良。以此良药用涂革屣，以此革屣触诸毒虫，毒为之消，唯除一毒，名曰大龙。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若有众生犯四重禁、五无间罪，悉能消灭，令住菩提，如药革屣能消众毒，未发心者能令发心，安住无上菩提之道。是彼大乘《大涅槃经》威神药故，令诸众生生于安乐，唯除大龙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以杂毒药用涂大鼓，于众人中击令发声，虽无心欲闻，闻之皆死，唯除一人，不横死者。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在在处处诸行众中有闻声者，所有贪欲、瞋恚、愚痴，悉皆灭尽。其中虽有无心思念，是大涅槃因缘力故，能灭烦恼而结自灭。犯四重禁及五无间闻是经已，亦作无上菩提因缘，渐断烦恼，除不横死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闇夜，诸所营作一切皆息，若未讫者要待日明；学大乘者，虽修契经一切诸定，要待大乘大涅槃日，闻是如来微密之教，然后乃当造菩提业安住正法。犹如天雨，润益增长一切诸种成就果实，悉除饥馑多受丰乐；如来秘藏无量法雨亦复如是，悉能除灭八种热病。是经出世，如彼果实，多所利益安乐一切，能令众生见如来性；如法华中，八千声闻得受记莂成大果实，如秋收冬藏，更无所作；一阐提辈亦复如是，于诸善法无所营作。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闻他人子非人所持，寻以妙药，并遣一使，敕语使言：‘卿持此药，速与彼人。彼人若遇诸恶鬼神，以药力故，悉当远去。卿若迟晚，吾当自往，终不令彼枉横死也。若彼病人得见使者及吾威德，诸苦当除，得安隐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外道有能受持如是经典，读诵通利，复为他人分别广说，若自书写，令他书写，斯等皆为菩提因缘。若犯四禁及五逆罪，若为邪鬼毒恶所持，闻是经典，所有诸恶悉皆消灭，如见良医，恶鬼远去，当知是人是真菩萨摩诃萨也。何以故？暂得闻是大涅槃故，亦以生念如来常故。暂得闻者尚得如是，何况书写受持读诵！除一阐提，其余皆是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男子，譬如聋人，不闻音声；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复欲听是妙经典而不得闻。所以者何？无因缘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一切医方无不通达，兼复广知无量咒术。是医见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者有必死病。’其王答言：‘卿不见我腹内之事，云何而言必有死病？’医即答言：‘若不见信，应服下药，既下之后，王自验之。’王不肯服，尔时良医以咒术力令王隐处遍生疮疱，兼复[病-丙＋带]下，虫血杂出。王见是已生大怖懅，赞彼良医：‘善哉！善哉！卿先所白，吾不用之，今乃知卿于吾此身作大利益。’恭敬是医犹如父母。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于诸众生

有欲无欲，悉能令彼烦恼崩落。是诸众生乃至梦中梦见是经，恭敬供养，喻如大王恭敬良医。是大良医知必死者，终不治之；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终不能治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知八种，悉能疗治一切诸病，唯不能治必死之人；诸佛菩萨亦复如是，悉能救疗一切有罪，唯不能治必死之人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知八种微妙经术，复能博达过于八种，以己所知先教其子，若水、若陆、山谷、药草，悉令识知；如是渐渐教八事已，次复教余最上妙术。如来应供正遍知亦复如是，先教其子诸比丘等，方便除灭一切烦恼，修学净身不坚固想，谓水、陆、山谷。水者喻身受苦如水上泡，陆者喻身不坚如芭蕉树，其山谷者喻烦恼中修无我想。以是义故，身名无我。如来如是于诸弟子渐渐教学九部经法，令善通利，然后教学如来秘藏，为其子故说如来常。如来如是说大乘典《大涅槃经》，为诸众生已发心者及未发心作菩提因，除一阐提。

“如是，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未曾有也。当知即是无上良医，最尊最胜，众经中王。

“复次，善男子，譬如大船，从海此岸至于彼岸，复从彼岸还至此岸；如来正觉亦复如是，乘大涅槃大乘宝船，周旋往返济渡众生，在在处处有应度者，悉令得见如来之身，以是义故，如来名曰无上船师。譬如有船则有船师，以有船师则有众生渡于大海，如来常住化度众生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乘船欲渡，若得顺风，须臾之间则能得过无量由旬；若不得者，虽复久住经无量岁不离本处，有时船坏没水而死。众生如是，在彼愚痴生死大海乘诸行船，若得值遇大般涅槃猛利之风，则能疾到无上道岸；若不值遇，当久流转无量生死，或时破坏，堕于地狱、畜生、饿鬼。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不遇风王，久住大海作是思惟：‘我等今者必在此死。’如是念时，忽遇利风随顺渡海。复作是言：‘快哉！是风未曾有也，令我等辈安隐得过大海之难。’众生如是久处愚痴生死大海困苦穷悴，未遇如是大涅槃风，则应生念：‘我等必定堕于地狱、畜生、饿鬼。’是诸众生思惟是时，忽遇大乘大涅槃风，随顺吹向入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方知真实生奇特想。叹言：‘快哉！我从昔来，未曾见闻如是如来微密之藏。’尔乃于是《大涅槃经》生清净信。

“复次，善男子，如蛇脱皮，为死灭不？”

“不也，世尊。”

“善男子，如来亦尔，方便示现弃舍毒身，可言如来无常灭耶？”

“不也，世尊。”

“如来于此阎浮提中方便舍身，如彼毒蛇舍于故皮，是故如来名为常住。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师得好真金，随意造作种种诸器；如来亦尔，于二十五有悉能示现种种色身，为化众生拔生死故。是故如来名无边身，虽复示现种种诸身，亦名常住，无有变易。

“复次，善男子，如庵罗树及阎浮树，一年三变，有时生华光色敷荣，有时生叶滋茂蓊郁，有时雕落状似枯死。善男子，于意云何？是树实为枯死不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如来亦尔，于三界中示三种身，有时初生，有时长大，有时涅槃，而如来身实非无常。”

迦葉菩萨赞言：“善哉！诚如圣教，如来常住无有变易。”

“善男子，如来密语，甚深难解。譬如大王告诸群臣：‘先陀婆来。’先陀婆者，一名四实：一者、盐，二者、器，三者、水，四者、马。如是四物共同一名，有智之臣善知此名：若王洗时，索先陀婆，即便奉水；若王食时，索先陀婆，即便奉盐；若王食已，欲饮浆时，索先陀婆，即便奉器；若王游时，索先陀婆，即便奉马。如是智臣善解大王四种密语，是大乘经亦复如是有四无常，大乘智臣应当善知：若佛出世为众生说如来涅槃，智臣当知，此是如来为计常者说无常相，欲令比丘修无常想；或复说言正法当灭，智臣应知，此是如来为计乐者说于苦相，欲令比丘多修苦想；或复说言，我今病苦，众僧破坏，智臣当知，此是如来为计我者说无我相，欲令比丘修无我想；或复说言，所谓空者是正解脱，智臣当知，此是如来说正解脱无二十五有，欲令比丘修学空想。以是义故，是正解脱则名为空，亦名不动。谓不动者，是解脱中无有苦故，是故不动。是正解脱为无有相，谓无相者无有色声香味触等，故名无相。是正解脱常不变易，是解脱中无有无常、热恼变易，是故解脱名曰常住不变清凉。或复说言，一切众生有如来性，智臣当知，此是如来说于常法，欲令比丘修正常法。是诸比丘若能如是随顺学者，当知是人真我弟子，善知如来微密之藏，如彼大王智慧之臣善知王意。善男子，如是大王亦有如是密语之法，何况如来而当无耶？善男子，是故如来微密之教难可得知，唯有智者乃能解我甚深佛法，非是世间凡夫品类所能信也！

“复次，善男子，如波罗奢树、迦尼迦树、阿叔迦树，值天亢旱，不生华实，及余水陆所生之物皆悉枯悴，无有润泽不能增长，一切诸药无复势力。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于我灭后，有诸众生不能恭敬，无有威德。何以故？是诸众生不知如来微密藏故。所以者何？以是众生薄福德故。

“复次，善男子，如来正法将欲灭尽，尔时多有行恶比丘，不知如来微密之藏，懒隋懈怠，不能读诵宣扬分别如来正法，譬如痴贼，弃舍真宝，担负草木，不解如来微密藏故，于是经中懈怠不勤。哀哉大险，当来之世甚可怖畏！苦哉众生，不勤听受是大乘典《大涅槃经》！唯诸菩萨摩诃萨等，能于是经取真实义，不著文字，随顺不逆

为众生说。

“复次，善男子，如牧牛女，为欲卖乳，贪多利故，加二分水转卖与余牧牛女人；彼女得已，复加二分转复卖与近城女人；彼女得已，复加二分转复卖与城中女人；彼女得已，复加二分诣市卖之。时有一人为子纳妇，急须好乳以供宾客，至市欲买。是卖乳者多索价值，是人语言：‘此乳多水，实不值是。值我今日瞻侍宾客，是故当取。’取已还家，煮用作糜，无复乳味。虽无乳味，于苦味中犹胜千倍。何以故？乳之为味，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后，正法未灭余八十年，尔时是经于阎浮提当广流布。是时当有诸恶比丘，钞略是经，分作多分，能灭正法色香美味。是诸恶人虽复诵读如是经典，灭除如来深密要义，安置世间庄严文饰无义之语，钞前著后，钞后著前，前后著中，中著前后。当知如是诸恶比丘是魔伴侣，受畜一切不净之物，而言如来悉听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诸恶比丘亦复如是，杂以世语错定是经，令多众生不得正说、正写、正取、尊重赞叹、供养恭敬。是恶比丘为利养故，不能广宣流布是经，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贫穷女人展转卖乳，乃至作糜而无乳味；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展转薄淡无有气味。虽无气味，犹胜余经越踰千倍，如彼乳味于诸苦味其胜千倍。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于声闻经最为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胜，以是义故，名大涅槃。

“复次，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无有不求男子身者。何以故？一切女人皆是众恶之所住处。复次，善男子，如蚊蚋水不能令此大地润洽，其女人者淫欲难满亦复如是。譬如大地一切作丸令如芥子，如是等男与一女人共为欲事犹不能足。假使男子数如恒沙，与一女人共为欲事亦复不足。善男子，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众流皆悉归注，而彼大海未曾满足；女人之法亦复如是，假使一切悉为男子，与一女人共为欲事而亦不足。复次，善男子，如阿叔迦树、波吒罗树、迦尼迦树，春华开敷，群蜂唼取色香细味不知厌足；女人欲男，亦复如是，不知厌足。善男子，以是义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听是大乘《大涅槃经》，常应呵责女人之相，求于男子。何以故？是大乘典有丈夫相，所谓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则无男相。所以者何？不能自知有佛性故。若有不能知佛性者，我说是等名为女人。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说是人为大丈夫。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当知是等即为男子。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经》，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之聚。何以故？以说如来秘密藏故。是故善男子、善女人，若欲速知如来密藏，应当方便勤修此经。”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说。我今已有丈夫之相，得入如来微密藏故。如来今日始觉悟我，因是即得决定通达。”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随顺世间之法而作是说。”

迦葉复言："我不随顺世间法也。"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汝今所知无上法味，甚深难知而能得知，如蜂采味，汝亦如是。复次，善男子，如蚊子泽不能令此大地沾洽；当来之世是经流布亦复如是，如彼蚊泽。正法欲灭，是经先当没于此地，当知即是正法衰相。

"复次，善男子，譬如过夏，初月名秋，秋雨连注；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为彼南方诸菩萨故，当广流布降注法雨弥满其处。正法欲灭，当至罽宾，具足无缺潜没地中。或有信者，或不信者，如是大乘方等经典甘露法味悉没于地。是经没已，一切诸余大乘经典皆悉灭没。若得是经具足无缺，人中象王诸菩萨等当知，如来无上正法将灭不久。"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今此纯陀犹有疑心，唯愿如来重为分别，令得除断。"

佛言："善男子，云何疑心？汝当说之，当为除断。"

文殊师利言："纯陀心疑如来常住，以得知见佛性力故。若见佛性而为常者，本未见时应是无常。若本无常，后亦应尔。何以故？如世间物，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如是等物悉是无常。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无有差别。"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本有今无， 本无今有，
三世有法， 无有是处。

"善男子，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亦有差别，亦无差别。"

文殊师利赞言："善哉！诚如圣教，我今始解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亦有差别，亦无差别。"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性无差别。唯愿如来分别广说，利益安乐一切众生。"

佛言："善男子，谛听！谛听！当为汝说。

"善男子，譬如长者，多畜乳牛有种种色，常令一人守护将养。是人有时为祠祀故，尽构诸牛著一器中，见诸牛乳同一白色，寻便惊怪：'牛色各异，其乳云何皆同一色？'是人思惟：'如此一切，皆是众生业报因缘令乳色一。'善男子，声闻、缘觉、菩萨亦尔，同一佛性犹如彼乳。所以者何？同尽漏故。而诸众生言佛、菩萨、声闻、缘觉而有差别，有诸声闻凡夫之人，疑于三乘云何无别？是诸众生久后自解一切三乘同一佛性，犹如彼人解悟乳相由业因缘。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矿，淘炼滓秽，然后销融成金之后价值无量。善男子，声闻、缘觉、菩萨亦尔，皆得成就同一佛性。何以

故？除烦恼故，如彼金矿除诸滓秽。以是义故，一切众生同一佛性无有差别。以其先闻如来密藏，后成佛时自然得知，如彼长者知乳一相。何以故？以断无量亿烦恼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佛与众生有何差别？如是说者多有过咎。若诸众生皆有佛性，何因缘故，舍利弗等以小涅槃而般涅槃？缘觉之人于中涅槃而般涅槃？菩萨之人于大涅槃而般涅槃？如是等人若同佛性，何故不同如来涅槃而般涅槃？”

“善男子，诸佛世尊所得涅槃，非诸声闻、缘觉所得。以是义故，大般涅槃名为善有。世若无佛，非无二乘得二涅槃。”

迦葉复言：“是义云何？”

佛言：“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乃有一佛出现于世开示三乘。善男子，如汝所言，菩萨、二乘无差别者，我先于此如来密藏大涅槃中已说其义：诸阿罗汉无有善有。何以故？诸阿罗汉悉当得是大涅槃故。以是义故，大般涅槃有毕竟乐，是故名为大般涅槃。”

迦葉言：“如佛说者，我今始知差别之义、无差别义。何以故？一切菩萨、声闻、缘觉未来之世皆当归于大般涅槃，譬如众流归于大海，是故声闻、缘觉之人悉名为常，非是无常。以是义故，亦有差别，亦无差别。”

迦葉言：“云何性差别？”

佛言：“善男子，声闻如乳，缘觉如酪，菩萨之人如生熟酥，诸佛世尊犹如醍醐。以是义故，大涅槃中说四种性而有差别。”

迦葉复言：“一切众生性相云何？”

佛言：“善男子，如牛新生，乳血未别，凡夫之性杂诸烦恼亦复如是。”

迦葉复言：“拘尸那城有旃陀罗，名曰欢喜，佛记是人，由一发心，当于此界千佛数中速成无上正真之道。以何等故，如来不记尊者舍利弗、目揵连等速成佛道？”

佛言：“善男子，或有声闻、缘觉、菩萨作誓愿言：‘我当久久护持正法，然后乃成无上佛道。’以发速愿故与速记。

“复次，善男子，譬如商人有无价宝，诣市卖之，愚人见已不识轻笑。宝主唱言：‘我此宝珠价值无数。’闻已复笑，各各相谓：‘此非真宝，是玻璨珠。’善男子，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若闻速记则便懈怠轻笑薄贱，如彼愚人不识真宝。于未来世有诸比丘，不能精勤修习善法，贫穷困苦饥饿所逼，因是出家长养其身，心志轻躁，邪命谄曲。若闻如来授诸声闻速疾记者，便当大笑轻慢毁呰，当知是等即是破戒，自言已得过人之法。以是义故，随发速愿故与速记，护正法者为授远记。”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得不坏眷属？”

佛告迦葉：“若诸菩萨勤加精进欲护正法，以是因缘，所得眷属不可沮坏。”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众生得此唇口干焦？"

佛告迦葉："若有不识三宝常存，以是因缘唇口干焦。如人口爽，不知甜、苦、辛、醋、咸、淡六味差别。一切众生愚痴无智，不识三宝是长存法，是故名为唇口干焦。

"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不知如来是常住者，当知是人则为生盲。若知如来是常住者，如是之人虽有肉眼，我说是等名为天眼。

"复次，善男子，若有能知如来是常，当知是人久已修习如是经典，我说是等亦名天眼。虽有天眼而不能知如来是常，我说斯等名为肉眼，是人乃至不识自身手足支节，亦复不能令他识知，以是义故名为肉眼。

"复次，善男子，如来常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所以者何？一切众生种种形类，二足、四足、多足、无足，佛以一音而为说法，彼彼异类各各得解，悉皆叹言：'如来今日为我说法。'以是义故名为父母。

"复次，善男子，如人生子始十六月，虽复语言未可解了，而彼父母欲教其语，先同其音渐渐教之，是父母语可不正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诸佛如来亦复如是，随诸众生种种音声而为说法。为令安住佛正法故，随所应见而为示现种种形像，如来如是同彼语言，可不正耶？"

"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来所说如师子吼，随顺世间种种音声，而为众生劝说妙法。"

南本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第十卷～第十八卷）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

一切大众所问品第十七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色，青黄赤白红紫光明，照纯陀身。纯陀遇已，与诸眷属持诸肴膳疾往佛所，欲奉如来及比丘僧最后供养，种种器物，充满具足，持至佛所。

尔时，有大威德天人而遮其前，周匝围绕谓纯陀言：“且止！纯陀，勿便奉施。”尔时，如来复放无量无边种种光明，诸天大众遇斯光已，寻听纯陀前至佛所奉其所施。

尔时，天人及诸众生，各各自取所持供养至于佛前，长跪白佛：“唯愿如来，听诸比丘受此供养。”时诸比丘知是时故，执持衣钵，一心安详。

尔时，纯陀为佛及僧，布置种种师子宝座，悬缯幡盖，华香璎珞。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庄严微妙，犹如西方安乐国土。

尔时，纯陀住于佛前，忧悲怅快，重白佛言：“唯愿如来，犹见哀愍，住寿一劫若减一劫。”

佛告纯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当速奉最后具足檀波罗蜜。”

尔时，一切菩萨摩诃萨天人杂类，异口同音唱如是言：“奇哉！纯陀，成大福德，能令如来受其最后无上供养。我等无福，所设供具则为唐捐。”

尔时，世尊欲令一切众望满足，于自身上一一毛孔化无量佛，一一诸佛各有无量诸比丘僧。是诸世尊及无量众，悉皆示现受其供养。释迦如来自受纯陀所奉设者。

尔时，纯陀所持粳粮成熟之食，摩伽陀国满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会。

尔时，纯陀见是事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一切大众亦复如是。

尔时，大众承佛圣旨，各作是念：“如来今已受我等施，不久便当入于涅槃。”作是念已，心生悲喜。

尔时，树林其地狭小，以佛神力如针锋处，皆有无量诸佛世尊及其眷属等坐而食，所食之物亦无差别。是时，天、人、阿修罗等啼泣悲叹，而作是言：“如来今日已受我等最后供养，受供养已当般涅槃，我等当复更供养谁？我今永离无上调御，盲无眼目。”

尔时，世尊为欲安慰一切大众，而说偈言：

“汝等莫悲叹，诸佛法应尔。
我入于涅槃，已经无量劫，
常受最胜乐，永处安隐处。
汝今至心听，我当说涅槃，
我已离食想，终无饥渴患。
今当为汝等，说其随顺愿，
令诸一切众，咸得安隐乐。
汝闻应修行，诸佛法常住，
假使乌与枭，同共一树栖，
犹如亲兄弟，尔乃永涅槃。
如来视一切，犹如罗睺罗，
常为众生尊，云何永涅槃？
假使蛇鼠狼，同处一穴游，
相爱如兄弟，尔乃永涅槃。
如来视一切，犹如罗睺罗，
常为众生尊，云何永涅槃？
假使七叶华，转为婆师香，
迦留为镇头，尔乃永涅槃。
如来视一切，犹如罗睺罗，
云何舍慈悲，永入于涅槃？
假使一阐提，现身成佛道，
永处第一乐，尔乃入涅槃。
如来视一切，皆如罗睺罗，
云何舍慈悲，永入于涅槃？
假使一切众，一时成佛道，
远离诸过患，尔乃入涅槃。
如来视一切，皆如罗睺罗，
云何舍慈悲，永入于涅槃？
假使蚊蚋水，浸坏于大地，
川谷海盈满，尔乃入涅槃。
悲心视一切，皆如罗睺罗，
常为众生尊，云何永涅槃？
以是故汝等，应深乐正法，
不应生忧恼，号泣而啼哭。
若欲自正行，应修如来常，
当观如是法，长存不变易。
复应生是念，三宝皆常住，
是则获大护，如咒枯生果。
是名为三宝，四众应善听，
闻已应欢喜，即发菩提心。

若能计三宝，常住同真谛，
此则是诸佛，最上之誓愿。

“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能以如来最上誓愿而发愿者，当知是人无有愚痴，堪受供养。以此愿力功德果报，于世最胜如阿罗汉。若有不能如是观了三宝常者，是旃陀罗。若有能知三宝常住实法因缘，离苦安乐，无有娆害能留难者。”

尔时，人天大众、阿修罗等，闻是法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其心调柔，善灭诸盖，心无高下，威仪清净，颜貌怡悦，知佛常住。是故施设诸天供养，散种种华、末香、涂香，鼓天伎乐，以供养佛。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言：“善男子，汝见是众希有事不？”

迦葉答言：“已见，世尊。见诸如来无量无边不可称计，受诸大众人天所奉饭食供养。又见诸佛大身庄严，所坐之处如一针锋，多众围绕不相障碍。复见大众悉发誓愿说十三偈，亦知大众各心念言：‘如来今者独受我供。’假使纯陀所奉饭食碎如微尘，一尘一佛犹不周遍，以佛神力悉皆充足一切大众。唯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等，能知如是希有事耳，悉是如来方便示现。声闻大众及阿修罗等，皆知如来是常住法。”

尔时，世尊告纯陀言：“汝今所见，为是希有奇特事不？”

“实尔，世尊。我先所见无量诸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今悉见为菩萨摩诃萨巨身殊异，颜貌无比。唯见佛身譬如药树，为诸菩萨摩诃萨等之所围绕。”

佛告纯陀：“汝先所见无量佛者，是我所化，为欲利益一切众生令得欢喜。如是菩萨摩诃萨等所可修行不可思议，能作无量诸佛之事。纯陀，汝今皆已成就菩萨摩诃萨行，得住十地，菩萨所行具足成办。”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说。纯陀所修，成菩萨行，我亦随喜。今者如来欲为未来无量众生作大明故，说是大乘《大涅槃经》。世尊，一切契经说有余义、无余义耶？”

“善男子，我所说者，亦有余义，亦无余义。”

纯陀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

“所有之物，布施一切，
唯可赞叹，无可毁损。

“世尊，是义云何？持戒、毁戒，有何差别？”

佛言：“唯除一人，余一切施皆可赞叹。”

纯陀问言：“云何名为唯除一人？”

佛言：“如此经中所说破戒。”

纯陀复言：“我今未解，唯愿说之。”

佛告纯陀："言破戒者，谓一阐提。其余在所一切布施皆可赞叹，获大果报。"

纯陀复问："一阐提者，其义云何？"

佛告纯陀："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发粗恶言诽谤正法，造是重业，永不改悔，心无惭愧，如是等人名为趣向一阐提道。若犯四重、作五逆罪，自知定犯如是重事，而心初无怖畏惭愧，不肯发露，于佛正法永无护惜建立之心，毁呰轻贱，言多过咎，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阐提道。若复说言无佛法僧，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阐提道。唯除如此一阐提辈，施其余者一切赞叹。"

尔时，纯陀复白佛言："世尊，所言破戒，其义云何？"

佛告纯陀："若犯四重及五逆罪、诽谤正法，如是等人名为破戒。"

纯陀复问："如是破戒可拔济不？"

佛告纯陀："有因缘故则可拔济。若被法服，犹未舍远，其心常怀惭愧恐怖而自考责：'咄哉！何为犯斯重罪？何其怪哉！造斯苦业？'深自改悔，生护法心，欲建正法：'有护法者，我当供养。若有读诵大乘典者，我当咨问受持读诵。既通利已，复当为他分别广说。'我说是人不为破戒。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日出，能除一切尘翳闇冥；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出兴于世，亦复如是，能除众生无量劫中所作众罪，是故此经说护正法得大果报，拔济破戒。若有毁谤是正法者，能自改悔，还归于法，自念所作一切不善，如人自害，心生恐怖惊惧惭愧，除此正法更无救护，是故应当还归正法。若能如是如说归依，布施是人得福无量，亦名世间应受供养。若犯如上恶业之罪，若经一月或十五日，不生归依发露之心。若施是人，果报甚少。犯五逆者亦复如是，能生悔心，内怀惭愧：'今我所作不善之业，甚为大苦！我当建立护持正法。'是则不名五逆罪也。若施是人，得福无量。犯逆罪已，不生护法归依之心，有施是者，福不足言。

"又善男子，犯重罪者，汝今谛听，我当为汝分别广说。应生是心，谓正法者，即是如来微密之藏，是故我当护持建立。施是人者，得胜果报。善男子，譬如女人怀妊垂产，值国荒乱远至他土，在一天庙即便产育。后闻旧邦安隐丰熟，携持其子，欲还本土。路经恒河水涨暴急，荷负是儿不能得渡，即自念言：'我宁与子一处并命，终不舍弃而独济也。'作是念已与子俱没，命终之后寻生天中。以慈念子欲令得渡，而是女人本性弊恶，以爱子故得生天中。犯四重禁、五无间罪，生护法心亦复如是，虽复先为不善之业，以护法故得为世间无上福田。是护法者有如是等无量果报。"

纯陀复言："世尊，若一阐提能自改悔，恭敬供养赞叹三宝，施如是人得大果不？"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善男子，譬如有人食庵罗果，吐核置地，而复念言：'是果核中应有甘味。'即复还取，破而尝

之，其味极苦，心生悔恨，恐失果种即还收拾，种之于地，勤加修治，以酥油乳随时溉灌。于意云何？宁可生不？”

“不也，世尊。假使天降无上甘雨，犹亦不生。

“善男子，彼一阐提亦复如是，烧灭善根，当于何所而得除罪？善男子，若生善心，是则不名一阐提也。善男子，以是义故，一切所施所得果报非无差别。何以故？施诸声闻所得报异，施辟支佛得报亦异，唯施如来获无上果，是故说言一切所施非无差别。”

纯陀复言：“何故如来而说此偈？”

佛告纯陀：“有因缘故，我说此偈。王舍城中有优婆塞，心无净信，奉事尼揵，而来问我布施之义，以是因缘故说斯偈。亦为菩萨摩诃萨等说秘藏义。如斯偈者，其义云何？一切者，少分一切。当知菩萨摩诃萨，人中之雄，摄取持戒，施其所须，舍弃破戒如除稊稗。

“复次，善男子，如我昔日所说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回曲，
一切丛林， 必名树木，
一切女人， 必怀谄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乐。”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前礼佛足而说偈言：

“非一切河， 必有回曲，
非一切林， 悉名树木，
非一切女， 必怀谄曲，
一切自在， 不必受乐。

“佛所说偈，其义有余，唯垂哀愍说其因缘。何以故？世尊，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有洲名拘耶尼，其洲有河端直不曲，名娑婆耶，犹如直绳入于西海。如是河相，于余经中佛未曾说。唯愿如来，因此方等阿含经中说有余义，令诸菩萨深信解之。世尊，譬如有人先识金矿，后不识金；如来亦尔，尽知法已，而所演说有余不尽。如来虽作如是余说，应当方便解其意趣。一切丛林必是树木，是亦有余。何以故？种种金银琉璃宝树，是亦名林。一切女人必怀谄曲，是亦有余。何以故？亦有女人善持禁戒，功德成就有大慈悲。一切自在必受安乐，是亦有余。何以故？有自在者，转轮圣帝，如来法王，不属死魔，不可灭尽。梵释诸天虽得自在，悉是无常。若得常住无变易者，乃名自在，所谓大乘大般涅槃。”

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得乐说之辩，且止谛听！文殊师利，譬如长者身婴病苦，良医诊之，为合膏药。是时病者贪欲多服，医语之言：‘若能消者，则可随意。汝今体羸，不应多服。当知是膏，亦名甘

露，亦名毒药。若多服不消，则名为毒。’善男子，汝今勿谓是医所说违于义理，损失膏势。善男子，如来亦尔，为诸国王、后妃、太子、王子、大臣，因波斯匿王、王子、后妃憍慢心故，为欲调伏示现恐怖如彼良医，故说此偈：

“一切江河，必有回曲，
一切丛林，必名树木，
一切女人，必怀谄曲，
一切自在，必受安乐。

“文殊师利，汝今当知，如来所说无有漏失。如此大地可令反覆，如来之言终无漏失。以是义故，如来所说一切有余。”

尔时，佛赞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如是之义，愍哀一切，欲令众生得智慧故，广问如来如是偈义。”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复于佛前而说偈言：

“于他语言，随顺不逆，
亦不观他，作以不作，
但自观身，善不善行。

“世尊如是说此法药非为正说。于他语言随顺不逆者，唯愿如来垂哀正说。何以故？世尊常说，一切外学九十五种皆趣恶道，声闻弟子皆向正路，若护禁戒，摄持威仪，守慎诸根，如是等人深乐大法，趣向善道。如来何故于九部中见有毁他则便呵责？如是偈义，为何所趣？”

佛告文殊师利：“善男子，我说此偈亦不尽为一切众生，尔时唯为阿阇世王。诸佛世尊若无因缘终不逆说，有因缘故乃说之耳。善男子，阿阇世王害其父已，来至我所欲折伏我，作如是问：‘云何世尊是一切智、非一切智耶？若一切智，调达往昔无量世中常怀恶心，随逐如来欲为逆害，云何如来听其出家？’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为是王而说此偈：

“于他语言，随顺不逆，
亦不观他，作以不作。
但自观身，善不善行。

“佛告大王：‘汝今害父，已作逆罪最重无间，应当发露以求清净，何缘乃更见他过咎？’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为彼王而说是偈。复次，善男子，亦为护持不毁禁戒成就威仪见他过者，而说是偈。若复有人受他教诲，远离众恶，复教他人令远众恶，如是之人则我弟子。

尔时，世尊为文殊师利，复说偈言：

“一切畏刀杖， 无不爱寿命，
　恕己可为譬， 勿杀勿行杖。”

尔时，文殊师利复于佛前，而说偈言：

“非一切畏杖， 非一切爱命，
　恕己可为譬， 勤作善方便。

“如来说是法句之义，亦是未尽。何以故？如阿罗汉、转轮圣王、玉女象马、主藏大臣，若诸天人及阿修罗执持利剑能害之者，无有是处。勇士、烈女、马王、兽王，持戒比丘虽复对至而不恐怖。以是义故，如来说偈亦是有余。若言恕己可为譬者，是亦有余。何以故？若使罗汉以己喻彼，则有我想及以命想；若有我想及以命想则应拥护，凡夫亦应见阿罗汉悉是行人；若如是者即是邪见；若有邪见，命终应生阿鼻地狱。又阿罗汉设于众生生害心者，无有是处。无量众生亦复无能害罗汉者。”

佛言：“善男子，言我想者，谓于众生生大悲心无杀害想，谓阿罗汉平等之心。勿谓世尊无有因缘而逆说也。昔日于此王舍城中有大猎师，多杀群鹿，请我食肉。我于尔时虽受彼请，于诸众生生慈悲心如罗睺罗，而说偈言：

“当令汝长寿， 久久住于世，
　受持不害法， 犹如诸佛寿。

“是故我说此偈：

“一切畏刀杖， 无不爱寿命，
　恕己可为譬， 勿杀勿行杖。”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为诸菩萨摩诃萨故，咨问如来如是密教。”

尔时，文殊师利复说是偈：

“云何敬父母， 随顺而尊重？
　云何修此法， 堕于无间狱？”

于是如来复以偈答：

“若以贪爱母， 无明以为父，
　随顺尊重是， 则堕无间狱。”

尔时，如来复为文殊师利，重说偈言：

“一切属他， 则名为苦，
　一切由己， 自在安乐，
　一切憍慢， 势极暴恶，
　贤善之人， 一切爱念。”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说是亦不尽，唯愿如来复垂哀愍说其因缘。何以故？如长者子从师学时，为属师不？若属师者，义不成就；若不属者，亦不成就；若得自在，亦不成就。是故如来所说有余。复次，世尊，譬如王子无所综习，触事不成，是亦自在，愚闇常苦。如是王子若言自在，义亦不成；若言属他，义亦不成。以是义故，佛所说义名为有余。是故一切属他，不必受苦；一切自在，不必受乐。一切憍慢，势极暴恶，是亦有余。世尊，如诸烈女憍慢心故出家学道，护持禁戒，威仪成就，守摄诸根不令驰散，是故一切憍慢之结不必暴恶。贤善之人，一切爱念，是亦有余。如人内犯四重禁已，不舍法服坚持威仪，护持法者见已不爱，是人命终必堕地狱。若有善人犯重禁已，护持法者见即驱出，罢道还俗。以是义故，一切贤善不必悉爱。”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有因缘故，如来于此说有余义。又有因缘，诸佛如来而说是法。时王舍城有一女人，名曰善贤，还父母家，因至我所，归依于我及法、众僧，而作是言：‘一切女人势不自由，一切男子自在无碍。’我于尔时知是女心，即为宣说如是偈颂。文殊师利，善哉！善哉！汝今能为一切众生，问于如来如是密语。”

文殊师利复说偈言：

“一切诸众生， 皆依饮食存，
　一切有大力， 其心无嫉妒，
　一切因饮食， 而得诸病苦，
　一切修净行， 而得受安乐。

“如是，世尊，今受纯陀饮食供养，将无如来有恐怖耶？”

尔时，世尊复为文殊而说偈言：

“非一切众生， 尽依饮食存，
　非一切大力， 心皆无嫉妒，
　非一切因食， 而致诸病苦，
　非一切净行， 悉得受安乐。

“文殊师利，汝若得病，我亦如是应得病苦。何以故？诸阿罗汉及辟支佛、菩萨、如来实无所食，为欲化彼，示现受用无量众生所施

之物，令其具足檀波罗蜜，拔济地狱、畜生、饿鬼。若言如来六年苦行身羸瘦者，无有是处。诸佛世尊独拔诸有，不同凡夫，云何而得身羸劣耶？诸佛世尊精勤修习，获金刚身，不同世人危脆之身。我诸弟子亦复如是，不可思议，不依于食。一切大力无嫉妒者，亦有余义。如世间人终身永无嫉妒之心而无大力。一切病苦因食得者，亦有余义。亦见有人得客病者，所谓棘刺、刀剑、鉾槊。一切净行受安乐者，是亦有余。世间亦有外道之人，修于梵行多受苦恼。以是义故，如来所说一切有余，是名如来非无因缘而说此偈，有因故说。昔日于此优禅尼国，有婆罗门名羖羝德，来至我所，欲受第四八戒斋法，我于尔时为说是偈。”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何等名为无余义耶？云何复名一切义乎？”

“善男子，一切者，唯除助道常乐善法，是名一切，亦名无余。其余诸法亦名有余，亦名无余，欲令乐法诸善男子知此有余及无余义。”

迦葉菩萨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前白佛言：“甚奇！世尊，等视众生如罗睺罗。”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汝今所见微妙甚深。”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说是大乘《大涅槃经》所得功德。”

佛告迦葉：“善男子，若有得闻是经名字，所得功德非诸声闻、辟支佛等所能宣说，唯佛能知。何以故？不可思议，是佛境界，何况受持读诵通利书写经卷！”

尔时，诸天、世人及阿修罗，即于佛前异口同音，而说偈言：

“诸佛难思议， 法僧亦复然，
是故今劝请， 唯愿少停住。
尊者大迦葉， 及以阿难等，
二众之眷属， 不久须臾至。
并及摩竭主， 阿阇世大王，
至心敬信佛， 犹故未来此。
唯愿佛世尊， 少垂哀愍住，
于此大众中， 断我诸疑网。”

尔时，如来为诸大众而说偈言：

“我法最长子， 是名大迦葉，
阿难勤精进， 能断一切疑。
汝等当谛观， 阿难多闻士，

自然能解了， 是常及无常。
以是故不应， 心怀大忧恼。”

尔时，大众以种种物供养如来，供养佛已，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无边恒河沙数诸菩萨等得住初地。

尔时世尊与文殊师利、迦葉菩萨及与纯陀而受记莂，受记莂已，说如是言：“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举体皆痛。我今欲卧，如彼小儿及常患者。文殊汝等，当为四部广说大法，今以此法付嘱于汝；乃至迦葉、阿难等至，复当嘱付如是正法。”

尔时，如来说是语已，为欲调伏诸众生故，现身有疾，右胁而卧，如彼病人。

现病品第十八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已免一切疾病，患苦悉除，无复怖畏。世尊，一切众生有四毒箭则为病因。何等为四？贪欲、瞋恚、愚痴、憍慢。若有病因，则有病生，所谓爱热肺病，上气吐逆，肤体[疒＋習][疒＋習]，其心闷乱，下痢哕噎，小便麻沥，眼耳疼痛，腹背胀满，颠狂干消，鬼魅所著。如是种种身心诸病，诸佛世尊悉无复有。今日如来何缘顾命文殊师利，而作是言‘我今背痛，汝等当为大众说法’？有二因缘则无病苦。何等为二？一者、邻愍一切众生，二者、给施病者医药。如来往昔已于无量万亿劫中修菩萨道，常行爱语，利益众生，不令苦恼，施疾病者种种医药，何缘于今自言有病？

“世尊，世人有病，或坐或卧，不安其处，或索饮食，敕诫家属，修治产业。何故如来默然而卧，不教弟子声闻人等尸波罗蜜、诸禅解脱、三摩跋提、修诸正勤？何缘不说如是甚深大乘经典？如来何故不以无量方便教大迦葉，人中象王，诸大人等，令其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故不治诸恶比丘受畜一切不净物者？世尊实无有病，云何默然右胁而卧？

“诸菩萨等，凡所给施病者医药，所得善根悉施众生，而共回向一切种智，为除众生诸烦恼障、业障、报障。烦恼障者，贪欲、瞋恚、愚痴、忿怒、缠盖、焦恼、嫉妒、悭吝、奸诈、谀谄、无惭无愧，慢、慢慢、不如慢、增上慢、我慢、邪慢、憍慢，放逸贡高，怼恨诤讼，邪命谄媚，诈现异相，以利求利，恶求多求，无有恭敬，不随教诲，亲近恶友，贪利无厌，缠缚难解，欲于恶欲，贪于恶贪，身见、有见及以无见，频申喜睡，欠呿不乐，贪嗜饮食，其心瞢瞢，心缘异想，不善思惟，身口多恶，好喜多语，诸根闇钝，发言多虚，常为欲觉、恚觉、害觉之所覆盖，是名烦恼障。业障者，五无间罪重恶之病。报障者，生在地狱、畜生、饿鬼，诽谤正法及一阐提，是名报

障。如是三障名为大病。而诸菩萨于无量劫修菩提时，给施一切疾病医药，常作是愿：‘令诸众生永断如是三障重病。’

“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修菩提时，给施一切病者医药，常作是愿，愿令众生永断诸病，得成如来金刚之身；又愿一切无量众生作妙药王，断除一切诸恶重病；愿诸众生得阿伽陀药，以是药力能除一切无量恶毒；又愿众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退转，速得成就无上佛药，消除一切烦恼毒箭；又愿众生勤修精进，成就如来金刚之心，作微妙药疗治众病，不令有人生诤讼想；亦愿众生作大药树，疗治一切诸恶重病；又愿众生拔出毒箭，得成如来无上光明；又愿众生得入如来智慧大药微密法藏。世尊，菩萨如是已于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发是誓愿，令诸众生悉无诸病，何缘如来乃于今日唱言有病？

“复次，世尊，世有病者，不能坐起俯仰进止，饮食不御，浆水不下，亦复不能教诫诸子修治家业。尔时，父母、妻子、兄弟、亲属、知识，皆于是人生必死想。世尊，如来今日亦复如是，右胁而卧，无所论说。此阎浮提有诸愚人当作是念‘如来正觉必当涅槃’生灭尽想。而如来性实不毕竟入于涅槃。何以故？如来常住无变易故。以是因缘，不应说言我今背痛。

“复次，世尊，世有病者，身体羸损，若偃若侧卧著床褥。尔时，众人心生恶贱起必死想。如来今者亦复如是，当为外道九十五种之所轻慢生无常想。彼诸外道当作是言：‘不如我等。以我性人，自在时节微尘等法而为常住，无有变易。沙门瞿昙无常所迁，是变易法。’以是义故，世尊，今日不应默然右胁而卧。

“复次，世尊，世有病者，四大增损，互不调适，羸瘦乏极，是故不能随意坐起卧著床褥。如来四大无不和适，身力具足，亦无羸损。世尊，如十小牛力不如一大牛力，十大牛力不如一青牛力，十青牛力不如一凡象力，十凡象力不如一野象力，十野象力不如一二牙象力，十二牙象力不如一四牙象力，十四牙象力不如雪山一白象力，十雪山白象力不如一香象力，十香象力不如一青象力，十青象力不如一黄象力，十黄象力不如一赤象力，十赤象力不如一白象力，十白象力不如一山象力，十山象力不如一优钵罗象力，十优钵罗象力不如一波头摩象力，十波头摩象力不如一拘物头象力，十拘物头象力不如一分陀利象力，十分陀利象力不如人中一力士力，十人中力士力不如一钵健提力，十钵健提力不如一八臂那罗延力，十那罗延力不如一十住菩萨一节之力。一切凡夫身中诸节节不相到，人中力士节头相到，钵健提身诸节相接，那罗延身节头相拘，十住菩萨诸节骨解蟠龙相结，是故菩萨其力最大。世界成时，从金刚际起金刚座，上至道场菩提树下，菩萨坐已，其心即时逮得十力。如来今者不应如彼婴孩小儿。婴孩小儿愚痴无智，无所能说，以是义故，随意偃侧，无人讥诃。如来世尊有大智慧照明一切，人之大龙，具大威德，成就神通，无上仙人，永断疑网，已拔毒箭，进止安详，威仪具足，得无所畏。今者何

故右胁而卧，令诸人天悲愁苦恼？”

尔时，迦葉菩萨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瞿昙大圣德， 愿起演妙法，
不应如小儿， 病者卧床蓐。
调御天人师， 倚卧双树间，
下愚凡夫见， 当言必涅槃，
不知方等典， 甚深佛所行，
不见微密藏， 犹盲不见道。
唯有诸菩萨， 文殊师利等，
能解是甚深， 譬如善射人。
三世诸世尊， 大悲为根本，
如是大慈悲， 今为何所在？
若无大悲者， 是则不名佛，
佛若必涅槃， 是则不名常。
唯愿无上尊， 哀受我等请，
利益于众生， 摧伏诸外道。”

尔时，世尊大悲熏心，知诸众生各各所念，将欲随顺，毕竟利益，即从卧起，结跏趺坐，颜貌熙怡如融金聚，面目端严犹月盛满，形容清净无诸垢秽，放大光明充遍虚空。其光大盛过百千日，照于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诸佛世界，惠施众生大智之炬，悉令得灭无明黑闇，令百千亿那由他众生安止不退菩提之心。

尔时，世尊心无疑虑如师子王，以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于其身上一切毛孔，一一毛孔出一莲华。其华微妙，各具千叶，纯真金色，琉璃为茎，金刚为须，玫瑰为台，形大团圆犹如车轮。是诸莲华各出种种杂色光明，青黄赤白紫玻瓈色。

是诸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狱、想地狱、黑绳地狱、众合地狱、叫唤地狱、大叫唤地狱、焦热地狱、大焦热地狱。是八地狱其中众生，常为诸苦之所逼切，所谓烧煮、火炙、斫刺、[皮＋刂]剥，遇斯光已，如是众苦悉灭无余，安隐清凉，快乐无极。是光明中宣说如来秘密之藏，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乃至八种寒冰地狱，所谓阿波波地狱、阿吒吒地狱、阿罗罗地狱、阿娑娑地狱、优钵罗地狱、波头摩地狱、拘物头地狱、分陀利地狱。是中众生常为寒苦之所逼恼，所谓擘裂身体碎坏，互相残害，遇斯光已，如是等苦亦灭无余，即得调和温暖适身。是光明中亦说如来秘密之藏，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尔时，于此阎浮提界及余世界，所有地狱皆悉空虚无受罪者，除一阐提。

饿鬼众生饥渴所逼，以发缠身，于百千岁未曾得闻浆水之名，遇斯光已，饥渴即除。是光明中亦说如来微密秘藏，言诸众生皆有佛

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令诸饿鬼亦悉空虚，除谤大乘方等正典。

畜生众生互相杀害共相残食，遇斯光已恚心悉灭。是光明中亦说如来秘密之藏，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当尔之时，畜生亦尽，除谤正法。

是一一华各有一佛，圆光一寻，金色晃曜，微妙端严，最上无比，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是诸世尊，或有坐者，或有行者，或有卧者，或有住者，或震雷音，或澍洪雨，或放电光，或扇大风，或出烟焰，身如火聚，或复示现七宝、诸山、池泉河水、山林树木，或复示现七宝、国土、城邑聚落、宫殿屋宅，或复示现象、马、师子、虎、狼、孔雀、凤凰诸鸟，或复示现令阎浮提所有众生悉见地狱、畜生、饿鬼，或复示现欲界六天。复有世尊，或说阴、界、诸入多诸过患，或复有说四圣谛法，或复有说诸法因缘，或复有说诸业烦恼皆因缘生，或复有说我与无我，或复有说苦乐二法，或复有说常无常等，或复有说净与不净。复有世尊为诸菩萨演说所行六波罗蜜，或复有说诸大菩萨所得功德，或复有说诸佛世尊所得功德，或复有说声闻之人所得功德，或复有说随顺一乘，或复有说三乘成道。或有世尊，左胁出水，右胁出火；或有示现初生、出家，坐于道场菩提树下转妙法轮，入于涅槃。或有世尊作师子吼，令此会中有得一果、二果、三果至第四果，或复有说出离生死无量因缘。

尔时，于此阎浮提中，所有众生遇斯光已，盲者见色，聋者听声，哑者能言，拘躄能行，贫者得财，悭者能施，恚者慈心，不信者信。如是世界无一众生修行恶法，除一阐提。

尔时，一切天、龙、鬼、神、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罗刹健陀、忧摩陀、阿婆魔罗、人非人等，悉共同声唱如是言："善哉！善哉！无上天尊，多所利益。"说是语已踊跃欢喜，或歌或舞，或身动转，以种种华散佛及僧，所谓天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散陀那华、摩诃散陀那华、卢脂那华、摩诃卢脂那华、香华、大香华、适意华、大适意华、爱见华、大爱见华、端严华、第一端严华。复散诸香，所谓沉水多伽楼香、栴檀郁金和合杂香、海岸聚香。复以天上宝幢、幡盖，诸天伎乐筝笛笙瑟箜篌鼓吹，供养于佛而说偈言：

"我今稽首大精进， 无上正觉两足尊，
天人大众所不知， 唯有瞿昙乃能了。
世尊往昔为我故， 于无量劫修苦行，
如何一旦弃本誓， 而便舍命欲涅槃。
一切众生不能见， 诸佛世尊秘密藏，
以是因缘难得出， 轮转生死坠恶道。

如佛所说阿罗汉， 一切皆当至涅槃，
如是甚深佛行处， 凡夫下愚谁能知？
施诸众生甘露法， 为断除彼诸烦恼，
若有服此甘露已， 不复受生老病死。
如来世尊已疗治， 百千无量诸众生，
令其所有诸重病， 一切消灭无遗余。
世尊久已舍病苦， 故得名为第七佛，
唯愿今日雨法雨， 润渍我等功德种。
是诸大众及人天， 如是请已默然住。”

说是偈时，莲华台中一切诸佛，从阎浮提遍至净居，悉皆闻之。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具足如是甚深微妙智慧，不为一切诸魔外道之所破坏。善男子，汝已安住，不为一切诸恶邪风之所倾动。善男子，汝已成就乐说辩才，已曾供养过去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尊，是故能问如来正觉如是之义。善男子，我于往昔无量无边亿那由他百千万劫，已除病根，永离倚卧。

“迦葉，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上胜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为诸声闻说是大乘《大涅槃经》，开示分别显发其义。我于尔时，亦为彼佛而作声闻，受持如是大涅槃典，读诵通利，书写经卷，广为他人开示分别解说其义，以是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从是来，未曾有恶烦恼业缘，堕于恶道，诽谤正法，作一阐提，受黄门身、无根、二根，反逆父母、杀阿罗汉、破塔坏僧、出佛身血犯四重禁。从是已来，身心安隐，无诸苦恼。迦葉，我今实无一切疾病。所以者何？诸佛世尊久已远离一切病故。迦葉，是诸众生不知大乘方等密教，便谓如来真实有疾。

“迦葉，如言如来人中师子，而如来者实非师子，如是之言，即是如来秘密之教。迦葉，如言如来人中大龙，而我已于无量劫中舍离是业。迦葉，如言如来是人是天，而我真实非人非天，亦非鬼、神、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非我、非命、非可养育、非人士夫，非作非不作，非受非不受，非世尊非声闻，非说非不说，如是等语，皆是如来秘密之教。迦葉，如言如来犹如大海、须弥山王，而如来者实非碱味、同于石山，当知是语，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葉，如言如来如分陀利，而我实非分陀利也，如是之言，即是如来秘密之教。迦葉，如言如来犹如父母，而如来者实非父母，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葉，如言如来是大船师，而如来者实非船师，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葉，如言如来犹如商主，而如来者实非商主，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葉，如言如来能摧伏魔，而如来者实无恶心欲令他伏，如是之言，皆是如来秘密之

教。迦葉，如言如来能治痈疮，而我实非治痈疮师，如是之言，亦是如来秘密之教。迦葉，如我先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善能修治身口意业，舍命之时，虽有亲族取其尸骸，或以火烧，或投大水，或弃冢间，狐狼禽兽竞共食啖，然心意识即生善道，而是心法实无去来，亦无所至，直是前后相似相续相貌不异，如是之言，即是如来秘密之教。

“迦葉，我今言病亦复如是，亦是如来秘密之教。是故顾命文殊师利：‘吾今背痛，汝等当为四众说法。’迦葉，如来正觉，实无有病右胁而卧，亦不毕竟入于涅槃。迦葉，是大涅槃，即是诸佛甚深禅定；如是禅定，非是声闻、缘觉行处。

“迦葉，汝先所问：‘如来何故倚卧不起，不索饮食、诫敕家属、修治产业？’迦葉，虚空之性，亦无坐起、求索饮食、敕诫家属、修治产业，亦无去来、生灭老壮、出没伤破、解脱系缚，亦不自说亦不说他，亦不自解亦不解他，非安非病。善男子，诸佛世尊亦复如是，犹如虚空，云何当有诸病苦耶？

“迦葉，世有三人，其病难治：一、谤大乘，二、五逆罪，三、一阐提。如是三病，世中极重，悉非声闻、缘觉之所能治。善男子，譬如有病必死难治，若有瞻病、随意、医药，若无瞻病、随意、医药，如是之病定不可治，当知是人必死不疑。善男子，是三种人亦复如是，若有声闻、缘觉、菩萨，或有说法，或不说法，不能令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迦葉，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随意、医药，则可令差；若无此三，则不可差。声闻、缘觉亦复如是，从佛菩萨得闻法已，即便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非不闻法能发心也。

“迦葉，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随意、医药，若无瞻病、随意、医药，皆悉可差。有一种人亦复如是，或值声闻、不值声闻，或值缘觉、不值缘觉，或值菩萨、不值菩萨，或值如来、不值如来，或得闻法，或不闻法，自然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谓有人，或为自身，或为他身，或为怖畏，或为利养，或为谀谄，或为诳他，书写如是《大涅槃经》，受持读诵，供养恭敬，为他说者。

“迦葉，有五种人，于是大乘大涅槃典，有病行处，非如来也。何等为五？

“一、断三结得须陀洹果，不堕地狱、畜生、饿鬼，人天七返，永断诸苦，入于涅槃。迦葉，是名第一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八万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二人者，断三结缚，薄贪恚痴，得斯陀含果，名一往来，永断诸苦，入于涅槃。迦葉，是名第二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六万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三人者，断五下结，得阿那含果，更不来此，永断诸苦，入于涅槃。是名第三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四万劫，便当得成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四人者，永断贪欲、瞋恚、愚痴，得阿罗汉果，烦恼无余，入于涅槃，亦非麒麟独一之行。是名第四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二万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五人者，永断贪欲、瞋恚、愚痴，得辟支佛道，烦恼无余，入于涅槃，真是麒麟独一之行。是名第五人有病行处。是人未来过十千劫，便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迦葉，是名第五人有病行处，非如来也。”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

圣行品第十九之一

尔时，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应当于是《大般涅槃经》专心思惟五种之行。何等为五？一者、圣行，二者、梵行，三者、天行，四者、婴儿行，五者、病行。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常当修习是五种行。复有一行是如来行，所谓大乘《大涅槃经》。

“迦葉，云何菩萨摩诃萨所修圣行？菩萨摩诃萨若从声闻，若从如来，得闻如是《大涅槃经》，闻已生信，信已应作如是思惟：‘诸佛世尊有无上道，有大正法、大众正行，复有方等大乘经典。我今当为爱乐贪求大乘经故，舍离所爱妻子眷属、所居舍宅、金银珍宝、微妙璎珞、香华伎乐、奴仆给使、男女大小、象马车乘、牛羊鸡犬猪豕之属。’复作是念：‘居家逼迫犹如牢狱，一切烦恼由之而生。出家闲旷犹如虚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长。若在家居，不得尽寿净修梵行，我今应当剃除鬓发出家学道。’复作是念：‘我今定当出家修学无上正真菩提之道。’菩萨如是欲出家时，天魔波旬生大苦恼言：‘是菩萨复当与我兴大战诤。’善男子，如是菩萨云何当复与人战诤？是时菩萨即至僧坊，若见如来及佛弟子，威仪具足，诸根寂静，其心柔和清净寂灭，即至其所而求出家，剃除须发，服三法衣。既出家已，奉持禁戒，威仪不缺，进止安祥，无所触犯，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护戒之心犹如金刚。

“善男子，譬如有人带持浮囊欲渡大海，尔时海中有一罗刹，即从此人乞索浮囊。其人闻已，即作是念：‘我今若与，必定没死。’答言：‘罗刹，汝宁杀我，浮囊叵得。’罗刹复言：‘汝若不能全与我者，见惠其半。’是人犹故不肯与之。罗刹复言：‘汝若不能惠我半者，幸愿与我三分之一。’是人不肯。罗刹复言：‘若不能者，施我手许。’是人不肯。罗刹复言：‘汝今若复不能与我如手许者，我今饥穷众苦所逼，愿当济我如微尘许。’是人复言：‘汝今所索诚复不多，然我今日方当渡海，不知前道近远如何。若与汝者，气当渐出，大海之难，何由得过脱能？中路没水而死！’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护持禁戒亦复如是，如彼渡人护惜浮囊。菩萨如是守护戒时，常有烦恼诸恶罗刹语菩萨言：‘汝当信我，终不相欺。但破四禁，护持余戒，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尔时应作是言：‘我今宁持如是禁戒堕阿鼻狱，终不毁犯而生天上。’烦恼罗刹复作是言：‘汝若不能破四禁者，可破僧残，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亦应不随其语。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僧残者，亦可故犯偷兰遮罪，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尔时亦复不随。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偷兰遮，可犯舍堕，以是因缘，可得安隐，入于涅槃。’菩萨尔时亦复不随。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舍堕者，可破波夜提，以是因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菩萨尔时亦复不随。罗刹复言：‘卿若不能犯波夜提者，幸可毁破突吉罗戒，以是因缘，可得安隐，入于涅槃。’菩萨尔时心自念言：‘我今若犯突吉罗罪不发露者，则不能渡生死彼岸而得涅槃。’菩萨摩诃萨于是微小诸戒律中，护持坚固，心如金刚。菩萨摩诃萨持四重禁及突吉罗，敬重坚固，等无差别。菩萨若能如是坚持，则为具足五支诸戒，所谓具足菩萨根本业清净戒、前后眷属余清净戒、非诸恶觉觉清净戒、护持正念念清净戒、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戒。迦葉，是菩萨摩诃萨复有二种戒：一者、受世教戒，二者、得正法戒。菩萨若得正法戒者，终不为恶；受世戒者，白四羯磨然后乃得。

“复次，善男子，有二种戒：一者、性重戒，二者、息世讥嫌戒。性重戒者，谓四禁也。息世讥嫌戒者，不作贩卖轻秤小斗欺诳于人、因他形势取人财物、害心系缚、破坏成功、燃明而卧、田宅种植、家业坐肆，不畜象、马、车乘、牛、羊、驼驴、鸡、犬、猕猴、孔雀、鹦鹉、共命及拘枳罗，豺狼、虎、豹、猫狸、猪豕及余恶兽，童男、童女、大男、大女、奴婢、僮仆，金银、琉璃、玻瓈、真珠、砗磲、玛瑙、珊瑚、璧玉、珂贝诸宝，赤铜、白鑞、鍮石、盂器、氍毹毾[登＋毛]、拘执氀衣、一切谷米、大小麦豆、黍、粟、稻、麻、生熟食具；常受一食，不曾再食，若行乞食及僧中食，常知止足，不受别请；不食肉，不饮酒，五辛荤物悉不食之，是故其身无有臭秽，常为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趣足而食，终不长受；所受衣服，才足覆身，进止常与三衣钵具，终不舍离如鸟二翼；不畜根子、茎子、节子、接子、子子，不畜宝藏若金若银、饮食厨库、衣裳服饰；高广大床、象牙金床、杂色编织，悉不坐卧；不畜一切细软诸席，不坐一切象荐马荐，不以细软上妙衣服用敷床卧，其止息床不置二枕，亦不受畜妙好丹枕、安黄木枕；终不观视象斗、马斗、车斗、兵斗、若男若女牛羊鸡雉鹦鹉等斗，亦不故往观视军阵；亦不故听吹贝、鼓角、琴瑟筝笛、箜篌歌叫、伎乐之声，除供养佛；摴蒲围棋、波罗塞戏、师子象斗、弹棋六博、拍鞠掷石、投壶牵道、八道行成，一切戏笑悉不观作；终不瞻相手足面目，不以爪镜、芝草、杨枝、钵盂、髑髅而作卜筮，亦不仰观虚空星宿，除欲解睡；不作王家往返使

命，以此语彼，以彼语此，终不谀谄邪命自活，亦不宣说王臣、盗贼、斗诤、饮食、国土饥馑恐怖、丰乐安隐之事。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息世讥嫌戒。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坚持如是遮制之戒，与性重戒等无差别。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受持如是诸禁戒已，作是愿言：‘宁以此身投于炽然猛火深坑，终不毁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制禁戒，与刹利、婆罗门、居士等女而行不净。’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热铁周匝缠身，终不敢以破戒之身而受信心檀越衣服。’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此口吞热铁丸，终不敢以毁戒之口而食信心檀越饮食。’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卧此身大热铁上，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床卧敷具。’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此身受三百鉾，终不敢以毁戒之身而受信心檀越医药。’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此身投热铁镬，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房舍屋宅。’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铁椎打碎此身，从头至足令如微尘，不以破戒受诸刹利、婆罗门、居士恭敬礼拜。’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热铁挑其两目，不以染心视他好色。’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铁锥周遍刺身，不以染心听好音声。’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贪嗅诸香。’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利刀割裂其舌，不以染心贪著美味。’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愿：‘宁以利斧斩斫其身，不以染心贪著诸触。’何以故？以是因缘，能令行者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迦葉，是名菩萨摩诃萨护持禁戒。菩萨摩诃萨护持如是诸禁戒已，悉以施与一切众生，以是因缘，愿令众生护持禁戒，得清净戒、善戒、不缺戒、不析戒、大乘戒、不退戒、随顺戒、毕竟戒、具足成就波罗蜜戒。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持如是清净戒时，即得住于初不动地。云何名为不动地耶？菩萨住是不动地中，不动不堕，不退不散。善男子，譬如须弥山，随蓝猛风不能令动堕落退散；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不为色声香味所动，不堕地狱、畜生、饿鬼，不退声闻、辟支佛地，不为异见邪风所散而作邪命。复次，善男子，又不动者，不为贪欲恚痴所动；又不堕者，不堕四重；又不退者，不退还家；又不散者，不为违逆大乘经者之所散坏。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不为诸烦恼魔之所倾动，不为阴魔所堕，乃至坐于道场菩提树下，虽有天魔不能令其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复不为死魔所散。

“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修习圣行。善男子，云何名为圣行？圣行者，佛及菩萨之所行故，故名圣行。以何等故名佛菩萨为圣人耶？如是等人有圣法故，常观诸法性空寂故，以是义故，故名圣人；有圣戒故，故名圣人；有圣定慧故，故名圣人；有七圣财，所谓信、戒、惭、愧、多闻、智慧、舍离故，故名圣人；有七圣觉故，故名圣

人。以是义故，复名圣行。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圣行者，观察是身，从头至足，其中唯有发毛爪齿、不净垢秽、皮肉筋骨、脾肾心肺、肝胆肠胃、生熟二藏、大小便利、涕唾目泪、肪膏脑膜、骨髓脓血、脑髅诸脉。菩萨如是专念观时：‘谁有是我？我为属谁？住在何处？谁属于我？’复作是念：‘骨是我耶？离骨是耶？’菩萨尔时除去皮肉，唯观白骨，复作是念：‘骨色相异，所谓青黄白色、鸽色，如是骨相亦复非我。何以故？我者亦非青黄白色及以鸽色。’菩萨系心作是观时，即得断除一切色欲。

“复作是念：‘如是骨者从因缘生。依因足骨以拄踝骨，依因踝骨以拄[跳-兆＋専]骨，依因[跳-兆＋専]骨以拄膝骨，依因膝骨以拄髀骨，依因髀骨以拄髋骨，依因髋骨以拄腰骨，依因腰骨以拄脊骨，依因脊骨以拄肋骨；复因脊骨上拄项骨，依因项骨以拄颔骨，依因颔骨以拄牙齿，上有髑髅；复因项骨以拄肩骨，依因肩骨以拄臂骨，依因臂骨以拄腕骨，依因腕骨以拄掌骨，依因掌骨以拄指骨。’菩萨摩诃萨如是观时，身所有骨一切分离，得是观已即断三欲：一、形貌欲，二、姿态欲，三、细触欲。

“菩萨摩诃萨观青骨时，见此大地，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悉皆青相。如青色观，黄白鸽色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作是观时，眉间即出青黄赤白鸽等色光。菩萨于是一一诸光明中见有佛像，见已即问：‘如此身者，不净因缘和合共成，云何而得坐起行住、屈伸俯仰、视瞬喘息、悲泣喜笑？此中无主，谁使之尔？’作是问已，光中诸佛忽然不现。复作是念：‘或识是我，故使诸佛不为我说。’复观此识，次第生灭犹如流水，亦复非我。复作是念：‘若识非我，出息入息或能是我。’复作是念：‘是出入息直是风性，而是风性乃是四大，四大之中，何者是我？地性非我，水火风性亦复非我。’复作是念：‘此身一切悉无有我，唯有心风，因缘和合，示现种种所作事业。譬如咒力幻术所作，亦如箜篌随意出声。是故此身如是不净，假众因缘和合共成，当于何处而生贪欲？若被骂辱，复于何处而生瞋恚？如我此身三十六物不净臭秽，何处当有受骂辱者？’若闻其骂，即便思惟：‘以何音声而见骂耶？一一音声不能见骂，若一不能，众多亦尔，以是义故，不应生瞋。’若他来打，亦应思惟：‘如是打者，从何而生？’复作是念：‘因手刀杖及以我身故得名打。我今何缘横瞋于他？乃是我身自招此咎，以我受是五阴身故。譬如因的则有箭中，我身亦尔，有身有打。我若不忍，心则散乱；心若散乱，则失正念；若失正念，则不能观善不善义；若不能观善不善义，则行恶法；恶法因缘，则堕地狱、畜生、饿鬼。’菩萨尔时作是观已，得四念处；得四念处已，则得住于堪忍地中。菩萨摩诃萨住是地已，则能堪忍贪欲恚痴，亦能堪忍寒热饥渴、蚊虻蚤虱、暴风恶触、种种疾疫、恶口骂詈、挝打楚挞，身心苦恼一切能忍，是故名为住堪忍地。”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未得住不动地净持戒时，颇有因缘得破戒不？"

"善男子，菩萨未得住不动地，有因缘故可得破戒。"

迦葉言："唯然，世尊，何者是耶？"

佛告迦葉："若有菩萨知以破戒因缘，则能令人受持爱乐大乘经典，又能令其读诵通利，书写经卷，广为他说，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如是故故得破戒。菩萨尔时应作是念：'我宁一劫若减一劫，堕阿鼻地狱受此罪报，要令是人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迦葉，以是因缘，菩萨摩诃萨得毁净戒。"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萨摄取护持如是之人，令不退转菩提之心，为是毁戒，若堕阿鼻地狱，无有是处。"

尔时，佛赞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我念往昔，于阎浮提作大国王，名曰仙预，爱念敬重大乘经典，其心纯善，无有粗恶、嫉妒、悭吝，口常宣说爱语善语，身常摄护贫穷孤独，布施精进无有休废。时世无佛、声闻、缘觉。我于尔时爱乐大乘方等经典，十二年中事婆罗门供给所须。过十二年施安已讫，即作是言：'师等今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婆罗门言：'大王，菩提之性是无所有，大乘经典亦复如是。大王云何乃欲令人同于虚空？'善男子，我于尔时心重大乘，闻婆罗门诽谤方等，闻已即时断其命根。善男子，以是因缘，从是已来不堕地狱。善男子，拥护摄持大乘经典，乃有如是无量势力。

"复次，迦葉，又有圣行，所谓四圣谛，苦、集、灭、道。迦葉，苦者逼迫相，集者能生长相，灭者寂灭相，道者大乘相。复次，善男子，苦者现相，集者转相，灭者除相，道者能除相。复次，善男子，苦者有三相：苦苦相、行苦相、坏苦相；集者，二十五有；灭者，灭二十五有；道者，修戒、定、慧。复次，善男子，有漏法者有二种，有因有果；无漏法者亦有二种，有因有果。有漏果者，是则名苦；有漏因者，则名为集；无漏果者，则名为灭；无漏因者，则名为道。

"复次，善男子，八相名苦，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能生如是八苦法者，是名为集；无有如是八法之处，是名为灭；十力、四无所畏、三念处、大悲，是名为道。

"善男子，生者出相，所谓五种：一者、初出，二者、至终，三者、增长，四者、出胎，五者、种类生。

"何等为老？老有二种：一、念念老，二、终身老。复有二种：一、增长老，二、灭坏老。是名为老。

"云何为病？病谓四大毒蛇互不调适，亦有二种：一者、身病，二者、心病。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风，三者、因热，四

者、杂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强作，二者、忘误堕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心病亦有四种：一者、踊跃，二者、恐怖，三者、忧愁，四者、愚痴。复次，善男子，身心之病凡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业报，二者、不得远离恶对，三者、时节代谢。生如是等因缘、名字、受分别病。因缘者，风等诸病；名字者，心闷肺胀、上气嗽逆、心惊下痢；受分别者，头痛、目痛、手足等痛。是名为病。

“何等为死？死者，舍所受身。舍所受身亦有二种：一、命尽死，二、外缘死。命尽死者亦有三种：一者、命尽非是福尽，二者、福尽非是命尽，三者、福命俱尽。外缘死者亦有三种：一者、非分自害死，二者、横为他死，三者、俱死。又有三种死：一、放逸死，二、破戒死，三、坏命根死。何等名为放逸死？若有诽谤大乘方等般若波罗蜜，是名放逸死。何等名为破戒死耶？毁犯去来现在诸佛所制禁戒，是名破戒死。何等名为坏命根死？舍五阴身，是名坏命根死。如是名曰死为大苦。

“何等名为爱别离苦？所爱之物破坏离散。所爱之物破坏离散亦有二种：一者、人中五阴坏，二者、天中五阴坏。如是人天所爱五阴分别校计有无量种，是名爱别离苦。

“何等名为怨憎会苦？所不爱者而共聚集。所不爱者而共聚集亦有三种：所谓地狱、饿鬼、畜生。如是三趣分别校计有无量种，如是则名怨憎会苦。

“何等名为求不得苦？求不得苦亦有二种：一者、所希望处求不能得，二者、多用功力不得果报。如是则名求不得苦。

“何等名为五盛阴苦？五盛阴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是故名为五盛阴苦。

“迦葉，生之根本，凡有如是七种之苦，老苦乃至五盛阴苦。迦葉，夫衰老者，非一切有。佛及诸天，一向定无。人中不定，或有或无。迦葉，三界受身，无不有生，老不必定，是故一切生为根本。迦葉，世间众生颠倒覆心，贪著生相，厌患老死；菩萨不尔，观于初生，已见过患。

“迦葉，如有女人入于他舍。是女端正颜貌美丽，以好璎珞庄严其身。主人见已，即便问言：‘汝字何等？系属于谁？’女人答言：‘我身即是功德大天。’主人问言：‘汝所至处，为何所作？’女天答言：‘我所至处，能与种种金、银、琉璃、玻瓈、真珠、珊瑚、琥珀、砗磲、玛瑙、象马车乘、奴婢仆使。’主人闻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我今福德故令汝来至我舍宅。’即便烧香，散华供养，恭敬礼拜。复于门外更见一女，其形丑陋，衣裳弊坏，多诸垢腻，皮肤皴裂，其色艾白。见已问言：‘汝字何等？系属于谁？’女人答言：‘我字黑闇。’复问：‘何故名为黑闇？’女人答言：‘我所行处，能令其家所有财宝一切衰耗。’主人闻已，即持利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当断汝命。’女人

答言：‘汝甚愚痴，无有智慧。’主人问言：‘何故名我痴无智慧？’女人答言：‘汝家中者即是我姊，我常与姊进止共俱。汝若驱我，亦当驱姊。’主人还入问功德天：‘外有一女，云是汝妹，实为是不？’功德天言：‘实是我妹。我与此妹行住共俱，未曾相离。随所住处，我常作好，彼常作恶；我作利益，彼作衰损。若爱我者，亦应爱彼；若见恭敬，亦应敬彼。’主人即言：‘若有如是好恶事者，我皆不用，各随意去。’是时二女便共相将，还其所止。尔时，主人见其还去，心生欢喜，踊跃无量。是时，二女复共相随至一贫家。贫人见已，心生欢喜，即请之言：‘从今已往，愿汝二人常住我家。’功德天言：‘我等先已为他所驱，汝复何缘俱请我住。’贫人答言：‘汝今念我，我以汝故复当敬彼，是故俱请令住我家。’迦葉，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愿生天，以生当有老病死故，是以俱弃曾无受心。凡夫愚人不知老病死等过患，是故贪受生死二法。

“复次，迦葉，如婆罗门幼稚童子，为饥所逼，见人粪中有庵罗果即便取之。有智见已，呵责之言：‘汝婆罗门，种姓清净，何故取是粪中秽果？’童子闻已，赧然有愧，即答之言：‘我实不食，为欲洗净，还弃舍之。’智者语言：‘汝大愚痴，若还弃者，本不应取。’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于此生分不受不舍，如彼智者呵责童子。凡夫之人欣生恶死，如彼童子取果还弃。

“复次，迦葉，譬如有人四衢道头器盛满食，色香味具而欲卖之。有人远来，饥虚羸乏，见其饭食色香味具，即指问言：‘此是何物？’食主答言：‘此是上食，色香味具。若食此食，得色得力，能除饥渴，得见诸天；唯有一患，所谓命终。’是人闻已，即作是念：‘我今不用色、力、见天，亦不用死。’即作是言：‘食是食已若命终者，汝今何为于此卖之？’食主答言：‘有智之人终不肯买。唯有愚人，不知是事，多与我价，贪而食之。’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愿生天、得色、得力、见于诸天。何以故？以其不免诸苦恼故。凡夫愚痴，随有生处皆悉贪爱，以其不见老病死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毒树根能杀人，枝干、茎节、皮叶、华实悉亦能杀。善男子，二十五有受生之处，所受五阴亦复如是，一切能杀。

“复次，迦葉，譬如粪秽多少俱臭。善男子，生亦如是，设寿八万下至十岁，俱亦受苦。

“复次，迦葉，譬如崄岸，上有草覆，于彼岸边多有甘露，若有食者，寿天千年，永除诸病，安隐快乐。凡夫愚人贪其味故，不知其下有大深坑，即前欲取，不觉脚跌堕坑而死；智者知已，舍离远去。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尚不欲受天上妙食，况复人中？凡夫之人乃于地狱吞啖铁丸，况复人天上妙肴馔而能不食？

“迦葉，以如是譬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是生实为大苦。

“迦葉，是名菩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观于生苦。

“迦葉，云何菩萨摩诃萨于是大乘《大涅槃经》观于老苦？老者，能为嗽逆上气，能坏勇力、忆念进持、盛年快乐、憍慢贡高、安隐自恣，能作背偻、懈怠懒堕、为他所轻。

“迦葉，譬如池水，莲华满中，开敷鲜荣，甚可爱乐，值天降雹，悉皆破坏。善男子，老亦如是，悉能破坏盛壮好色。

“复次，迦葉，譬如国王，有一智臣善知兵法，有敌国王拒逆不顺，王遣此臣往讨伐之，即便擒获将来诣王；老亦如是，擒获壮色，将付死王。

“复次，迦葉，譬如折轴无所复用；老亦如是，无所复用。

“复次，迦葉，如大富家，多有财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有诸怨贼若入其家，即能劫夺悉令空尽。善男子，盛年好色亦复如是，常为老贼之所劫夺。

“复次，迦葉，譬如贫人，贪著上膳细软衣裳，虽复希望而不能得。善男子，老亦如是，虽有贪心欲受富乐，五欲自恣而不能得。

“复次，迦葉，如陆地龟，心常念水。善男子，人亦如是，既为衰老之所干枯，心常忆念壮时所受五欲之乐。

“复次，迦葉，犹如秋月所有莲华，皆为一切之所乐见，及其萎黄，人所恶贱。善男子，盛年壮色亦复如是，悉为一切之所爱乐，及其老至，众所恶贱。

“复次，迦葉，譬如甘蔗，既被压已，滓无复味；壮年盛色亦复如是，既被老压，无三种味：一、出家味，二、读诵味，三、坐禅味。

“复次，迦葉，譬如满月，夜多光明，昼则不尔。善男子，人亦如是，壮则端严形貌瑰玮，老则衰羸形神枯瘁。

“复次，迦葉，譬如有王，常以正法治国理民，真实无曲，慈愍好施。时为敌国之所破坏，流离逃迸，远至他土。他土人民见而愍之，咸作是言：‘大王往日正法治国，不枉万姓，如何一旦流离至此？’善男子，人亦如是，既为衰老所坏败已，常赞壮时所行事业。

“复次，迦葉，譬如灯炷，唯赖膏油，膏油既尽，势不久停。善男子，人亦如是，唯赖壮膏，壮膏既尽，衰老之炷，何得久停？

“复次，迦葉，譬如枯河，不能利益人及非人、飞鸟走兽。善男子，人亦如是，为老所枯，不能利益一切作业。

“复次，迦葉，譬如河岸临崄大树，若遇暴风必当颠坠。善男子，人亦如是，临老险岸，死风既至，势不得住。

“复次，迦葉，如车轴折，不任重载。善男子，老亦如是，不能咨受一切善法。

“复次，迦葉，譬如婴儿，为人所轻。善男子，老亦如是，常为一切之所轻毁。

“迦葉，以是等譬，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是老，实为大苦。

“迦葉，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老苦。

“迦葉，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病苦？所谓病者，能坏一切安隐乐事，譬如雹雨，伤坏谷苗。

“复次，迦葉，如人有怨，心常忧愁而怀恐怖。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常畏病苦心怀忧戚。

“复次，迦葉，譬如有人形貌端正，为王夫人欲心所爱，遣信逼唤与共交通。时王捕得，即便使人挑其一目，截其一耳，断一手足。是人尔时形容改异，人所恶贱。善男子，人亦如是，先虽端严耳目具足，既为病苦所缠逼已，则为众人之所恶贱。

“复次，迦葉，譬如芭蕉、竹苇及骡，有子则死。善男子，人亦如是，有病则死。

“复次，迦葉，如转轮王，主兵大臣常在前导，王随后行；亦如鱼王、蚁王、蠡王、牛王、商主在前行时，如是诸众悉皆随从无舍离者。善男子，死转轮王亦复如是，常随病臣不相舍离。鱼、蚁、蠡、牛、商主、病王亦复如是，常为死众之所随逐。

“迦葉，病因缘者，所谓苦恼愁忧、悲叹、身心不安，或为怨贼之所逼害，破坏浮囊，拔撤桥梁，亦能劫夺正念根本，复能破坏盛壮好色力势安乐除舍惭愧，能为身心焦热炽然。以是等譬，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病苦是为大苦。

“迦葉，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病苦。

“迦葉，云何菩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死苦？所谓死者，能烧灭故。

“迦葉，如火灾起，能烧一切，唯除二禅，力不至故。善男子，死火亦尔，能烧一切，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势不及故。

“复次，迦葉，如水灾起，一切漂没，唯除三禅，力不至故。善男子，死水亦尔，漂没一切，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

“复次，迦葉，如风灾起，能吹一切悉令散灭，唯除四禅，力不至故。善男子，死风亦尔，悉能吹灭一切所有，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彼第四禅，以何因缘，风不能吹，水不能漂，火不能烧？”

佛告迦葉：“善男子，彼第四禅，内外过患，一切无故。善男子，初禅过患，内有觉观，外有火灾；二禅过患，内有欢喜，外有水灾；三禅过患，内有喘息，外有风灾。善男子，彼第四禅，内外过患，一切悉无，是故诸灾不能及之。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安住大乘大般涅槃，内外过患一切皆尽，是故死王不能及之。

“复次，善男子，如金翅鸟，能啖能消一切龙、鱼、金银等宝，唯除金刚不能令消。善男子，死金翅鸟亦复如是，能啖能消一切众生，唯不能消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菩萨摩诃萨。

“复次，迦葉，譬如河岸所有草木，大水瀑涨，悉随漂流入于大海，唯除杨柳，以其软故。善男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悉皆随流入

于死海，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
“复次，迦葉，如那罗延，悉能摧伏一切力士，唯除大风。何以故？以无碍故。善男子，死那罗延亦复如是，悉能摧伏一切众生，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何以故？以无碍故。
“复次，迦葉，譬如有人，于怨憎中诈现亲善，常相追逐如影随形，伺求其便而欲杀之。彼怨谨慎，坚牢自备，故使是人不能得杀。善男子，死怨亦尔，常伺众生而欲杀之，唯不能杀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菩萨摩诃萨。何以故？以是菩萨不放逸故。
“复次，迦葉，譬如卒降金刚瀑雨，悉坏药木、诸树山林、土沙瓦石、金银琉璃一切之物，唯不能坏金刚真宝。善男子，金刚死雨亦复如是，悉能破坏一切众生，唯除金刚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
“复次，迦葉，如金翅鸟，能啖诸龙，唯不能啖受三归者。善男子，死金翅鸟亦复如是，能啖一切无量众生，唯除菩萨住三定者。何谓三定？空无相愿。
“复次，迦葉，如摩罗毒蛇，凡有所螫，虽有良咒、上妙好药，无如之何，唯阿竭多星咒能令除愈。善男子，死毒所螫亦复如是，一切医方无如之何，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咒。
“复次，迦葉，譬如有人，为王所瞋，其人若能以软善语，贡上财宝便可得脱。善男子，死王不尔，虽以软语、钱财、珍宝而贡上之，亦不得脱。
“善男子，夫死者，于险难处无有资粮，去处悬远而无伴侣，昼夜常行不知边际，深邃幽闇无有灯明，入无门户而有处所，虽无痛处不可疗治，往无遮止到不得脱，无所破坏见者愁毒，非是恶色而令人怖，敷在身边不可觉知。
“迦葉，以是等譬，及余无量无边譬喻，当知是死真为大苦。
“迦葉，是名菩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于死苦。
“迦葉，云何菩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观爱别离苦？爱别离苦能为一切众苦根本，如说偈言：

“因爱生忧， 因爱生怖。
若离于爱， 何忧何怖？

“爱因缘故，则生忧苦；以忧苦故，则令众生生于衰老爱别离苦，所谓命终。善男子，以别离故能生种种微细诸苦，今当为汝分别显示。
“善男子，过去之世人寿无量，时世有王，名曰善住。其王尔时，为童子身、太子治事及登王位各八万四千岁。时王顶上生一肉疱，其疱柔软如兜罗绵、细软劫贝，渐渐增长不以为患。足满十月，疱即开剖，生一童子，其形端正，奇异少双，色像分明，人中第一。父王欢喜，字曰顶生。时善住王即以国事委付顶生，弃舍宫殿、妻

子、眷属，入山学道满八万四千岁。

“尔时，顶生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即时东方有金轮宝，其轮千辐，毂辋具足，不由工匠自然成就而来应之。顶生大王即作是念：‘我昔曾闻五通仙说，若刹利王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若有金轮千辐不减，毂辋具足，不由工匠自然成就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即当得作转轮圣帝。’复作是念：‘我今当试。’即以左手擎此轮宝，右执香炉，右膝著地而发誓言：‘是金轮宝若实不虚，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法。’作是誓已，是金轮宝飞升虚空遍十方已，还来住在顶生左手。尔时，顶生心生欢喜，踊跃无量，复作是言：‘我今定作转轮圣王。’

“其后不久，复有象宝，状貌端严，如白莲华，七支拄地。顶生见已，复作是念：‘我昔曾闻五通仙说，若转轮王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若有象宝，状貌端严，如白莲华，七支拄地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即是圣帝。’复作是念：‘我今当试。’即擎香炉，右膝著地而发誓言：‘是白象宝若实不虚，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法。’作是誓已，是白象宝从旦至夕周遍八方，尽大海际，还住本处。尔时，顶生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复作是言：‘我今定是转轮圣王。’

“其后不久，次有马宝，其色绀艳，髦尾金色。顶生见已，复作是念：‘我昔曾闻五通仙说，若转轮王于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若有马宝，其色绀艳，髦尾金色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即是圣帝。’复作是念：‘我今当试。’即执香炉，右膝著地而发誓言：‘是绀马宝若实不虚，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道法。’作是誓已，是绀马宝从旦至夕周遍八方，尽大海际，还住本处。尔时，顶生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复作是言：‘我今定是转轮圣王。’

“其后不久，复有女宝，形容端正，微妙第一，不长不短，不白不黑；身诸毛孔出旃檀香；口气香洁如青莲华；其目远视见一由旬，耳闻鼻嗅亦复如是；其舌广大出能覆面，形色细薄如赤铜叶；心识聪哲有大智慧，于诸众生常有软语。是女以手触王衣时，即知王身安乐病患，亦知王心所缘之处。尔时，顶生复作是念：‘若有女人能知王心，即是女宝。’

“其后不久，于王宫内，自然而有宝摩尼珠，纯青琉璃，大如车毂，能于闇中照一由旬。若天降雨，渧如车轴，是珠势力能作大盖覆一由旬，遮此大雨不令下过。尔时，顶生复作是念：‘若转轮王得是宝珠，必是圣帝。’

“其后不久，有主藏臣自然而出，多饶财宝，巨富无量，库藏盈溢无所乏少。报得眼根，力能彻见一切地中所有伏藏，随王所念皆能办之。尔时，顶生复欲试之，即共乘船入于大海，告藏臣言：‘我今欲得珍异之宝。’藏臣闻已，即以两手挠大海水，时十指头出十宝藏，以奉圣王而白王言：‘大王所须，随意用之，其余在者，当投大海。’尔时，顶生心大欢喜，踊跃无量，复作念言：‘我今定是转轮圣王。’

“其后不久，有主兵臣自然而出，勇健猛略策谋第一，善知四兵，若任斗者则现圣王，若不任者退不令现，未摧伏者能令摧伏，已摧伏者力能守护。尔时，顶生复作是念：‘若转轮王得是兵宝，当知定是转轮圣王。’

“尔时，顶生转轮圣帝告诸大臣：‘汝等当知，此阎浮提，安隐丰乐。我今已有七宝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大王，东弗婆提犹未归德，王今应往。’尔时，圣王即与七宝一切营从，飞空而往东弗婆提。彼土人民欢喜归化。复告大臣：‘我阎浮提及弗婆提，安隐丰乐，人民炽盛，悉来归化，七宝成就，千子具足，复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大王，西瞿陀尼犹未归德。’尔时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飞空而往西瞿陀尼。王既至彼，彼土人民亦复归伏。复告大臣：‘我阎浮提及弗婆提，此瞿陀尼，安隐丰乐，人民炽盛，皆以归化，七宝成就，千子具足，复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大王，北郁单越犹未归化。’尔时，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飞空而往北郁单越。王既至彼，彼土人民欢喜归德。复告大臣：‘我四天下安隐丰乐，人民炽盛，咸已归德，七宝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圣王，三十三天，寿命极长，安隐快乐。彼天身形端严无比，所居宫殿床榻卧具悉是七宝，自恃天福未来归化，今应往讨，令其摧伏。’尔时，圣王复与七宝一切营从，飞腾虚空上忉利天。见有一树，其色青绿。圣王见已，即问大臣：‘此是何色？’大臣答言：‘此是波利质多罗树。忉利诸天，夏三月日，常于其下娱乐受乐。’又见白色犹如白云，复问大臣：‘彼是何色？’大臣答言：‘是善法堂，忉利诸天常集其中，论人天事。’于是天主释提桓因，知顶生王已来在外，即出迎逆，见已执手，升善法堂分座而坐。彼时二王形容相貌等无差别，唯有视眴为别异耳。是时圣王即生念言：‘我今宁可退彼王位，即住其中为天王不？’

“善男子，尔时帝释受持读诵大乘经典，开示分别，为他演说，唯于深义未尽通达。以是读诵受持分别为他广说因缘力故，有大威德。善男子，是顶生王于此帝释生恶心已，即便堕落还阎浮提，与所爱念人天离别生大苦恼，复遇恶病即便命终。尔时，帝释，迦葉佛是；转轮圣王，则我身是。善男子，当知如是爱别离者，极为大苦。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尚忆过去如是等辈爱别离苦，何况菩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而当不观现在之世爱别离苦？

“善男子，云何菩萨修行大乘《大涅槃经》观怨憎会苦？善男子，是菩萨摩诃萨，观于地狱、畜生、饿鬼、人中、天上，皆有如是怨憎会苦。譬如人观牢狱系闭枷锁杻械以为大苦；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观于五道一切受生，悉是怨憎合会大苦。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常畏怨家枷锁杻械，舍离父母、妻子、眷属、珍宝、产业而远逃避。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怖畏生死，具足修行六波罗蜜入于涅槃。迦葉，是名菩萨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观怨憎会苦。

“善男子，云何菩萨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观求不得苦？求者，一切尽求。尽求者有二种：一、求善法，二、求不善法。善法未得苦，恶法未离苦。是则略说五盛阴苦。

“迦葉，是名苦谛。

尔时，迦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五盛阴苦，是义不然。何以故？如佛往昔告释摩男：‘若色苦者，一切众生不应求色。若有求者，则不名苦。’如佛告诸比丘：‘有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如佛先为诸比丘说：‘若有人能修行善法，则得受乐。’又如佛说：‘于善道中，六触受乐，眼见好色是则为乐，耳鼻舌身意思好法亦复如是。’如佛说偈：

“持戒则为乐， 身不受众苦，
睡眠得安隐， 寤则心欢喜。
若受衣食时， 诵习而经行，
独处于山林， 如是为最乐。
若能于众生， 昼夜常修慈，
因是得常乐， 以不恼他故。
少欲知足乐， 多闻分别乐，
无著阿罗汉， 亦名为受乐。
菩萨摩诃萨， 毕竟到彼岸，
所作众事办， 是名为最乐。

“世尊，如诸经中所说乐相其义如是，如佛今说，云何当与此义相应？”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能咨问如来是义。善男子，一切众生，于下苦中横生乐想，是故我今所说苦相与本不异。”

迦葉菩萨白佛言：“如佛所说，于下苦中生乐想者，下生、下老、下病、下死、下爱别离、下求不得、下怨憎会、下五盛阴，如是等苦亦应有乐。世尊，下生者，所谓三恶趣；中生者，所谓人中；上生者，所谓天上。若复有人作如是问：‘若于下乐生于苦想，于中乐中生无苦乐想，于上乐中生于乐想。’当云何答？世尊，若下苦中生乐想者，未见有人，当受千罚，初一下时，已生乐想。若不生者，云何说言于下苦中而生乐想？”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以是义故，无有乐想。何以故？犹如彼人当受千罚，受一下已，即得脱者，是人尔时便生乐想。是故当知，于无乐中，妄生乐想。”

迦葉言：“世尊，彼人不以一下生于乐想，以得脱故而生乐想。”

“迦葉，是故我昔为释摩男说五阴中乐，实不虚也。迦葉，有三受、三苦。三受者，所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三苦者，所谓苦

苦、行苦、坏苦。善男子，苦受者名为三苦，所谓苦苦、行苦、坏苦；余二受者，所谓行苦、坏苦。善男子，以是因缘，生死之中，实有乐受。菩萨摩诃萨以苦乐性不相舍离，是故说言一切皆苦。善男子，生死之中实无有乐，但诸佛菩萨随顺世间说言有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诸佛菩萨若随俗说，是虚妄否？如佛所说：‘修行善者，则受乐报；持戒安乐，身不受苦；乃至众事已办，是为最乐。’如是等经所说乐受，是虚妄否？若是虚妄，诸佛世尊久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菩提道已离妄语。今作是说，其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如上所说诸受乐偈，即是菩提道之根本，亦能长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先于经中说是乐相。善男子，譬如世间所须资生，能为乐因，故名为乐。所谓女色、耽湎饮酒、上馔甘味、渴时得水、寒时遇火、衣服、璎珞、象马车乘、奴婢僮仆、金银琉璃、珊瑚、真珠、仓库谷米，如是等物世间所须，能为乐因，是名为乐。善男子，如是等物亦能生苦。因于女人生男子苦，忧愁悲泣乃至断命。因酒甘味乃至仓谷，亦能令人生大忧恼。以是义故，一切皆苦，无有乐相。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是八苦，解苦无苦。善男子，一切声闻、辟支佛等不知乐因，为如是人于下苦中说有乐相。唯有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乃能知是苦因、乐因。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二

圣行品第十九之二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察集谛？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此集谛是阴因缘。所谓集者，还爱于有。爱有二种：一、爱己身，二、爱所须。复有二种：未得五欲，系心专求；既求得已，堪忍专著。复有三种：欲爱、色爱、无色爱。复有三种：业因缘爱、烦恼因缘爱、苦因缘爱。出家之人有四种爱。何等为四？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复有五种？贪著五阴。随诸所须一切爱著，分别校计无量无边。善男子，爱有二种：一者、善爱，二、不善爱。不善爱者，凡愚之求；善法爱者，诸菩萨求。善法爱者，复有二种，不善与善。求二乘者，名为不善；求大乘者，是名为善。善男子，凡夫爱者，名之为集，不名为谛。菩萨爱者，名之实谛，不名为集。何以故？为度众生所以受生，不以爱故而受生也。”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于余经中，为诸众生说业为因缘，或说憍慢，或说六触，或说无明，为五盛阴而作因缘。今以何义，说四圣谛，独以爱性为五阴因？”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说。诸因缘者非为非

因，但是五阴要因于爱。善男子，譬如大王若出游巡，大臣眷属悉皆随从；爱亦如是，随爱行处，是诸结等亦复随行。譬如腻衣，随有尘著，著则随住；爱亦如是，随所爱处，业结亦住。复次，善男子，譬如湿地，则能生芽；爱亦如是，能生一切业烦恼芽。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是大乘大般涅槃深观此爱，凡有九种：一、如债有余，二、如罗刹女妇，三、如妙华茎有毒蛇缠之，四、如恶食性所不便而强食之，五、如淫女，六、如摩楼迦子，七、如疮中瘜肉，八、如暴风，九、如彗星。

“云何名为如债有余？善男子，譬如穷人负他钱财，虽偿欲毕，余未毕故，犹系在狱而不得脱；声闻、缘觉亦复如是，以有爱习之余气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如债有余。

“善男子，云何如罗刹女妇？善男子，譬如有人得罗刹女，纳以为妇。是罗刹女，随所生子，生已便食；食子既尽，复食其夫。善男子，爱罗刹女亦复如是，随诸众生生善根子，随生随食；善子既尽，复食众生，令堕地狱、畜生、饿鬼，唯除菩萨。是名如罗刹女妇。

“善男子，云何如妙华茎毒蛇缠之？譬如有人性爱好华，不见华茎毒蛇过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终；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贪五欲华，不见是爱毒蛇过患而便受取，即为爱蛇之所毒螫，命终即堕三恶道中，唯除菩萨。是名如妙华茎毒蛇缠之。

“善男子，云何所不便食而强食之？譬如有人所不便食而强食之，食已腹痛，患下而死；爱食如是，五道众生强食贪著，以是因缘，堕三恶道，唯除菩萨。是名所不便食而强食之。

“善男子，云何如淫女？譬如愚人与淫女通，而彼淫女巧作种种谄媚现亲，悉夺是人所有钱财，钱财既尽，便复驱逐；爱之淫女亦复如是，愚人无智与之交通，而是爱女夺其所有一切善法，善法既尽，驱逐令堕三恶道中，唯除菩萨。是名淫女。

“善男子，云何如摩楼迦子？譬如摩楼迦子，若鸟食已随粪堕地，或因风吹来在树下，即便生长，缠绕束缚尼拘罗树，令不增长，遂至枯死；爱摩楼迦子亦复如是，缠缚凡夫所有善法，不令增长，遂至枯灭，既枯灭已，命终之后堕三恶道，唯除菩萨。是名如摩楼迦子。

“善男子，云何如疮中瘜肉？如人久疮，中生瘜肉，其人要当勤心疗治莫生舍心。若生舍心，瘜肉增长，虫疽复生，以是因缘即便命终。凡夫愚人五阴疮痍亦复如是，爱于其中而为瘜肉，应当勤心治爱瘜肉。若不治者，命终即堕三恶道中，唯除菩萨。是名如疮中瘜肉。

“善男子，云何如暴风？譬如暴风，能偃山夷岳，拔于深根；爱欲暴风亦复如是，于父母所而生恶心，能拔大智舍利弗等无上深固菩提根本，唯除菩萨。是名如暴风。

“善男子，云何如彗星？譬如彗星出现天下，一切人民饥馑病瘦婴诸苦恼；爱之彗星亦复如是，能断一切善根种子，令凡夫人孤穷饥

馑，生烦恼病，流转生死受种种苦，唯除菩萨。是名如彗星。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察爱结如是九种。善男子，以是义故，诸凡夫人有苦无谛；声闻、缘觉有苦有苦谛而无真实；诸菩萨等解苦无苦，是故无苦而有真谛。诸凡夫人有集无谛；声闻、缘觉有集有集谛；诸菩萨等解集无集，是故无集而有真谛。声闻、缘觉有灭非真，菩萨摩诃萨有灭有真谛。声闻、缘觉有道非真，菩萨摩诃萨有道有真谛。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见灭、见灭谛？所谓断除一切烦恼。若烦恼断则名为常，灭烦恼火则名寂灭，烦恼灭故则得受乐。诸佛菩萨求因缘故，故名为净；更不复受二十五有，故名出世；以出世故，故名为我常；于色声香味触等、若男若女、若生住灭、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不取相貌故名毕竟寂灭真谛。善男子，菩萨如是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灭圣谛。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道圣谛？善男子，譬如闇中，因灯得见粗细之物；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因八圣道见一切法，所谓常无常、有为无为、有众生非众生、物非物、苦乐、我无我、净不净、烦恼非烦恼、业非业、实不实、乘非乘、知无知、陀罗骠非陀罗骠、求那非求那、见非见、色非色、道非道、解非解。善男子，菩萨如是住于大乘大般涅槃观道圣谛。”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八圣道是道圣谛，义不相应。何以故？如来或说：‘信心为道，能度诸漏。’或时说道，不放逸是：‘诸佛世尊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是菩萨助道之法。’或时说言：‘精进是道。’如告阿难：‘若有人能勤修精进，则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观身念处，若有系心精勤修习是身念处，则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正定为道。’如告大德摩诃迦葉：‘夫正定者真实是道，非不正定而是道也。若入正定，乃能思惟五阴生灭，非不入定能思惟也。’或说一法，若人修习能净众生，灭除一切忧愁苦恼逮得正法，所谓念佛三昧。或复说言：‘修无常想，是名为道。’如告比丘：‘有能多修无常想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说：‘空寂阿兰若处，独坐思惟，能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为人演法，是名为道。若闻法已，疑网即断；疑网断已，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持戒是道。’如告阿难：‘若有精勤修持禁戒，是人则度生死大苦。’或时说言：‘亲近善友，是名为道。’如告阿难：‘若有亲近善知识者，则安净戒。若有众生能亲近我，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或时说言：‘修慈是道。修学慈者，断诸烦恼，得不动处。’或时说言：‘智慧是道。’如佛昔为波阇波提比丘尼说：‘姊妹，如诸声闻以智慧刀能断诸流、诸漏烦恼。’或时如来说施是道，如佛往昔告波斯匿王：‘大王当知，我于往昔多行惠施，以是因缘，今日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若八

圣道是道谛者，如是等经岂非虚妄？若彼诸经非虚妄者，彼中何缘不说八道为道圣谛？若彼不说，如来往昔何故错谬？然我定知诸佛如来久离错谬。”

尔时，世尊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知菩萨大乘微妙经典所有秘密，故作是问。善男子，如是诸经悉入道谛。善男子，如我先说，若有信道，如是信道是信根本，是能佐助菩提之道，是故我说无有错谬。善男子，如来善知无量方便，欲化众生故作如是种种说法。

“善男子，譬如良医识诸众生种种病源，随其所患而为合药。并药所禁，唯水一种不在禁例，或服姜水、或甘草水、或细辛水、或黑石蜜水、或阿摩勒水、或尼婆罗水、或钵昼罗水、或服冷水、或服热水、或蒲萄水、或安石榴水。善男子，如是良医善知众生所患种种，药虽多禁，水不在例。如来亦尔，善知方便，于一法相，随诸众生分别广说种种名相。彼诸众生随所说受，受已修习除断烦恼，如彼病人随良医教所患得除。

“复次，善男子，如有一人，善解众语，在大众中。是诸大众，热渴所逼，咸发声言：‘我欲饮水！我欲饮水！’是人即时以清冷水随其种类说言是水，或言波尼，或言郁特，或言纱利蓝，或言婆利，或言婆耶，或言甘露，或言牛乳，以如是等无量水名为大众说。善男子，如来亦尔，以一圣道为诸声闻种种演说，从信根等至八圣道。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师，以一种金随意造作种种璎珞，所谓钳、锁、环、钏、钗、铛、天冠、臂印，虽有如是差别不同，然不离金。善男子，如来亦尔，以一佛道，随诸众生种种分别而为说之，或说一种，所谓诸佛一道无二。复说二种，所谓定、慧。复说三种，谓见、慧、智。复说四种，所谓见道、修道、无学道、佛道。复说五种，所谓信行道、法行道、信解脱道、见到道、身证道。复说六种，所谓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辟支佛道、佛道。复说七种，所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除觉分、定觉分、舍觉分。复说八种，所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复说九种，所谓八圣道及信。复说十种，所谓十力。复说十一种，所谓十力、大慈。复说十二种，所谓十力、大慈、大悲。复说十三种，所谓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复说十六种，所谓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及佛所得三正念处。复说二十道，所谓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念佛三昧、三正念处。善男子，是道一体，如来昔日为众生故种种分别。

“复次，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所燃故得种种名，所谓木火、草火、糠火、[麥＋弋]火、牛马粪火。善男子，佛道亦尔，一而无二，为众生故种种分别。

“复次，善男子，譬如一识，分别说六，若至于眼则名眼识，乃至意识亦复如是。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无二，如来为化诸众生故

种种分别。

“复次，善男子，譬如一色眼所见者则名为色，耳所闻者则名为声，鼻所嗅者则名为香，舌所尝者则名为味，身所觉者则名为触。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无二，如来为欲化众生故种种分别。

“善男子，以是义故，以八圣道分名道圣谛。善男子，是四圣谛，诸佛世尊次第说之，以是因缘，无量众生得度生死。”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昔佛一时在恒河岸尸首林中，尔时如来取小树叶告诸比丘：‘我今手中所捉叶多，一切因地草木叶多？’诸比丘言：‘世尊，一切因地草木叶多，不可称计，如来所捉少不足言。’‘诸比丘，我所觉了一切诸法，如因大地生草木等；为诸众生所宣说者，如手中叶。’世尊尔时说如是言。如来所了无量诸法，若入四谛则为已说，若不入者应有五谛。”

佛赞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所问，则能利益安隐快乐无量众生。善男子，如是诸法，悉已摄在四圣谛中。”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如是等法若在四谛，如来何故唱言不说？”

佛言：“善男子，虽复入中犹不名说。何以故？善男子，知四圣谛有二种智：一者、中，二者、上。中者，声闻、缘觉智；上者，诸佛、菩萨智。

“善男子，知诸阴苦名为中智；分别诸阴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竟不说之。

“善男子，知诸入者，名之为门，亦名为苦，是名中智；分别诸入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诸界者，名之为分，亦名为性，亦名为苦，是名中智；分别诸界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色坏相，是名中智；分别诸色有无量相悉是诸苦，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受觉相，是名中智；分别诸受有无量觉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想取相，是名中智；分别是想有无量取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行作相，是名中智；分别是行无量作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识分别相，是名中智；分别是识无量知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爱因缘能生五阴，是名中智；一人起爱无量无边，声闻、缘觉所不能知，能知一切众生所起如是等爱，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灭烦恼，是名中智；分别烦恼不可称计，灭亦如是不可称计，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是道相，能离烦恼，是名中智；分别道相无量无边，所离烦恼亦无量无边，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知世谛者，是名中智；分别世谛无量无边不可称计，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善男子，一切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灭，是第一义，是名中智；知第一义无量无边不可称计，非诸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义，我于彼经亦不说之。”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世尊，所说世谛、第一义谛，其义云何？世尊，第一义中有世谛不？世谛之中有第一义不？如其有者，即是一谛；如其无者，将非如来虚妄说耶？”

“善男子，世谛者，即第一义谛。”

“世尊，若尔者，则无二谛。”

佛言：“善男子，有善方便随顺众生说有二谛。善男子，若随言说则有二种：一者、世法，二者、出世法。善男子，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义谛；世人知者，名为世谛。善男子，五阴和合称言某甲，凡夫众生随其所称，是名世谛；解阴无有某甲名字，离阴亦无某甲名字，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义谛。

“复次，善男子，或复有法有名有实，或复有法有名无实。善男子，有名无实者，即是世谛；有名有实者，是第一义谛。善男子，如我、众生、寿命、知见、养育、丈夫、作者、受者，热时之炎、乾闼婆城、龟毛、兔角、旋火之轮，诸阴、界、入，是名世谛；苦集灭道，名第一义谛。

“善男子，世法有五种：一者、名世，二者、句世，三者、缚世，四者、法世，五者、执著世。善男子，云何名世？男女、瓶、衣、车乘、屋舍，如是等物是名名世。云何句世？四句一偈，如是等偈，是名句世。云何缚世？卷合系结，束缚合掌，是名缚世。云何法世？如鸣椎集，僧严鼓诫兵，吹贝知时，是名法世。云何执著世？如望远人有染衣者，生想执著，言是沙门非婆罗门；见有结绳横佩身上，便生念言：‘是婆罗门，非沙门也。’是名执著世。善男子，如是名为五种世法。善男子，若有众生于如是等五种世法，心无颠倒如实而知，是名第一义谛。

“复次，善男子，若烧、若割、若死、若坏，是名世谛；无烧、无割、无死、无坏，是名第一义谛。复次，善男子，有八苦相名为世谛；无生、无老、无病、无死、无爱别离、无怨憎会、无求不得、无五盛阴，是名第一义谛。复次，善男子，譬如一人，多有所能，若其

走时则名走者，若收刈时复名刈者，或作饮食名作食者，若治材木则名工匠，锻金银时言金银师。如是一人有多名字，法亦如是，其实是一，而有多名。依因父母和合而生，名为世谛；十二因缘和合生者，名第一义谛。”

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世尊，所言实谛，其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言实谛者名曰真法。善男子，若法非真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无颠倒，无颠倒者乃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无有虚妄，若有虚妄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名曰大乘，非大乘者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是佛所说，非魔所说。若是魔说，非佛说者，不名实谛。善男子，实谛者，一道清净，无有二也。善男子，有常、有乐、有我、有净，是则名为实谛之义。”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真实为实谛者，真实之法即是如来、虚空、佛性。若如是者，如来、虚空及与佛性无有差别。”

佛告文殊师利：“有苦有谛有实，有集有谛有实，有灭有谛有实，有道有谛有实。

“善男子，如来非苦非谛是实，虚空非苦非谛是实，佛性非苦非谛是实。文殊师利，所言苦者，为无常相，是可断相，是为实谛。如来之性，非苦、非无常、非可断相，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所言集者，能令五阴和合而生，亦名为苦，亦名无常，是可断相，是为实谛。善男子，如来非是集性，非是阴因，非可断相，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

“善男子，所言灭者，名烦恼灭，亦常无常。二乘所得，名曰无常；诸佛所得，是则名常，亦名证法，是为实谛。善男子，如来之性不名为灭，能灭烦恼，非常无常，不名证知，常住无变，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

“善男子，道者，能断烦恼，亦常无常，是可修法，是名实谛。如来非道，能断烦恼，非常无常，非可修法，常住不变，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言真实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实者即是虚空，虚空者即是真实；真实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真实。

“文殊师利，有苦、有苦因、有苦尽、有苦对。如来非苦乃至非对，是故为实，不名为谛。虚空、佛性亦复如是。苦者有为、有漏、无乐；如来非有为、非有漏、湛然安乐，是实非谛。”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不颠倒者名为实谛。若尔者，四谛之中有四倒不？如其有者，云何说言无有颠倒名为实谛？一切颠倒不名为实？”

佛告文殊师利：“一切颠倒皆入苦谛。如诸众生有颠倒心，名为颠倒。善男子，譬如有人不受父母尊长教敕，虽受不能随顺修行，如是人等名为颠倒。如是颠倒非不是苦，即是苦也。”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不虚妄者即是实谛。若尔者，当知虚妄则非实谛。"

佛言："善男子，一切虚妄皆入苦谛。如有众生欺诳于他，以是因缘，堕于地狱、畜生、饿鬼。如是等法名为虚妄，如是虚妄非不是苦，即是苦也。声闻、缘觉、诸佛、世尊，远离不行，故名虚妄。如是虚妄，诸佛、二乘所断除故，故名实谛。"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大乘是实谛者，当知声闻、辟支佛乘则为不实。"

佛言："文殊师利，彼二乘者亦实不实。声闻、缘觉断诸烦恼则名为实，无常不住是变易法名为不实。"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若佛所说名为实者，当知魔说则为不实。世尊，如魔所说，圣谛摄不？"

佛言："文殊师利，魔所说者二谛所摄，所谓苦、集。凡是一切非法非律，不能令人而得利益，终日宣说亦无有人见苦、断集、证灭、修道，是名虚妄。如是虚妄，名为魔说。"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一道清净无有二者。'诸外道等亦复说言：'我有一道清净无二。'若言一道是实谛者，与彼外道有何差别？若无差别，不应说言一道清净。"

佛言："善男子，诸外道等有苦集谛，无灭道谛。于非灭中而生灭想，于非道中而生道想，于非果中而生果想，于非因中而生因想。以是义故，彼无一道清净无二。"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有常、有我、有乐、有净是实义者，诸外道等应有实谛，佛法中无。何以故？

"诸外道辈亦复说言诸行是常。云何是常？可意、不可意诸业报等受不失故。可意者名十善报，不可意者十不善报。若言诸行悉皆无常，而作业者于此已灭，谁复于彼受果报乎？以是义故，诸行是常。杀生因缘，故名为常。世尊，若言诸行悉无常者，能杀、可杀二俱无常。若无常者，谁于地狱而受罪报？若言定有地狱受报者，当知诸行实非无常。世尊，系心专念亦名为常，所谓十年所念，乃至百年亦不忘失，是故为常。若无常者，本所见事谁忆谁念？以是因缘，一切诸行非无常也。世尊，一切忆想亦名为常，有人先见他人手足头项等相，后时若见便还识之。若无常者，本相应灭。世尊，诸所作业以久修习，若从初学，或经三年，或经五年，然后善知故名为常。世尊，算数之法，从一至二、从二至三乃至百千。若无常者，初一应灭，初一若灭，谁复至二？如是常一，终无有二，以一不灭故得至二乃至百千，是故为常。世尊，如读诵法，诵一阿含至二阿含乃至三四阿含，如其无常，所可读诵终不至四，以是读诵增长因缘，故名为常。世尊，瓶衣车乘，如人负债，大地形相，山河树林，药木草叶，众生治病，皆悉是常亦复如是。世尊，一切外道皆作是说：'诸行是常。'若是常者，即是实谛。

“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乐。云何知耶？受者定得可意报故。世尊，凡受乐者必定得之，所谓大梵天王、大自在天、释提桓因、毗纽天及诸人天，以是义故，名定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乐，能令众生生求望故，饥者求食，渴者求饮，寒者求温，热者求凉，极者求息，病者求差，欲者求色。若无乐者，彼何缘求？以有求者故知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作是言：‘施能得乐。世间之人，好施沙门、诸婆罗门、贫穷困苦，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象马车乘、末香涂香、众华屋宅、依止灯明，作如是等种种惠施，为我后世受可意报。是故当知决定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作是言：‘以因缘故当知有乐。所谓受乐者，有因缘故名为乐触。若无乐者，何得因缘？如无兔角，则无因缘。有乐因缘，则知有乐。’世尊，有诸外道复作是言：‘上中下故当知有乐。下受乐者，释提桓因；中受乐者，大梵天王；上受乐者，大自在天。以有如是上中下故，当知有乐。’

“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净。何以故？若无净者不应起欲，若起欲者当知有净。又复说言：‘金、银、珍宝、琉璃、玻瓈、砗磲、玛瑙、珊瑚、真珠、璧玉、珂贝，流泉、浴池、饮食、衣服，华香、末香、涂香、灯烛之明，如是等物悉是净法。复次有净，谓五阴者，即是净器，盛诸净物，所谓人、天、诸仙、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诸佛。以是义故，名之为净。’

“世尊，有诸外道复言有我，有所睹见能造作故。譬如有人入陶师家，虽复不见陶师之身，以见轮绳，定知其家必是陶师；我亦如是，眼见色已，必知有我。若无我者，谁能见色？闻声乃至触法亦复如是。复次有我，云何得知？因相故知。何等为相？喘息、视眴、寿命、役心，受诸苦乐，贪求瞋恚，如是等法悉是我相，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能别味故。有人食果，见已知味，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执作业故。执镰能刈，执斧能斫，执瓶盛水，执车能御，如是等事，我执能作，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即于生时欲得乳哺，乘宿习故，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和合利益他众生故。譬如瓶衣、车乘、田宅、山林树木、象马牛羊，如是等物若和合者则有利益；此内五阴亦复如是，眼等诸根有和合故则利益我，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有遮法故。如有物故则有遮碍，物若无者则无有遮。若有遮者则知有我，是故当知必定有我。复次有我，云何知耶？伴非伴故。亲与非亲非是伴侣，正法邪法亦非伴侣，智与非智亦非伴侣，沙门非沙门、婆罗门非婆罗门、子非子、昼非昼、夜非夜、我非我，如是等法为伴非伴，是故当知必定有我。

“世尊，诸外道等种种说有常乐我净，当知定有常乐我净。世尊，以是义故，诸外道等亦得说言：‘我有真谛。’”

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门、婆罗门有常、有乐、有净、有我者，是非沙门、非婆罗门。何以故？迷于生死，离一切智大导师故。

如是沙门、婆罗门等沉没诸欲，善法羸损故。是诸外道系在贪欲、瞋恚、痴狱，堪忍爱乐故。是诸外道虽知业果自作自受，而犹不能远离恶法。是诸外道非是正法正命自活。何以故？无智慧火不能消故。是诸外道虽欲贪著上妙五欲，贫于善法不勤修故。是诸外道虽欲往至正解脱中，而持戒足不成就故。是诸外道虽欲求乐，而不能求乐因缘故。是诸外道虽复憎恶一切诸苦，然其所行未能远离诸苦因缘。是诸外道虽为四大毒蛇所缠，犹行放逸，不能谨慎。是诸外道无明所覆，远离善友，乐在三界无常炽然大火之中而不能出。是诸外道遇诸烦恼难愈之病，而复不求大智良医。是诸外道方于未来当涉无边险远之路，而不知以善法资粮而自庄严。是诸外道常为淫欲灾毒所害，而反抱持五欲霜毒。是诸外道瞋恚炽盛，而复反更亲近恶友。是诸外道常为无明之所覆蔽，而反推求邪恶之法。是诸外道常为邪见之所诳惑，而反于中生亲善想。是诸外道希食甘果而种苦子。是诸外道已处烦恼闇室之中，而反远离大智炬明。是诸外道患烦恼渴，而复反饮诸欲碱水。是诸外道漂没生死无边大河，而复远离无上船师。是诸外道迷惑颠倒言诸行常，诸行若常，无有是处。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三

圣行品第十九之三

“善男子，我观诸行悉皆无常。云何知耶？以因缘故。若有诸法从缘生者则知无常。是诸外道无有一法不从缘生。

“善男子，佛性无生无灭、无去无来，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因所作非无因作，非作非作者，非相非无相，非有名非无名，非名非色，非长非短，非阴、界、入之所摄持，是故名常。善男子，佛性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法，法即是常。善男子，常者即是如来，如来即是僧，僧即是常。以是义故，从因生法不名为常。是诸外道无有一法不从因生。

“善男子，是诸外道不见佛性、如来及法，是故外道所可言说悉是妄语，无有真谛。诸凡夫人先见瓶衣、车乘、舍宅城郭、河水山林、男女、象马牛羊，后见相似便言是常，当知其实非是常也。善男子，一切有为皆是无常，虚空无为是故为常，佛性无为是故为常。虚空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无为，无为者即是常，常者即是法，法者即是僧，僧即无为，无为者即是常。

“善男子，有为之法凡有二种：色法、非色法。非色法者，心、心数法；色法者，地水火风。善男子，心名无常。何以故？性是攀缘，相应分别故。善男子，眼识性异乃至意识性异，是故无常。善男子，色境界异乃至法境界异，是故无常。善男子，眼识相应异乃至意识相应异，是故无常。善男子，心若常者，眼识应独缘一切法。善男

子，若眼识异乃至意识异，则知无常。以法相似念念生灭，凡夫见已计之为常。善男子，诸因缘相可破坏故亦名无常，所谓因眼、因色、因明、因思惟生于眼识，耳识生时所因各异，非眼识因缘，乃至意识异亦如是。

“复次，善男子，坏诸行因缘异故，心名无常，所谓修无常心异，修苦、空、无我心异。心若常者，应常修无常，尚不得观苦、空、无我，况复得观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外道法中不能摄取常乐我净。善男子，当知心法必定无常。

“复次，善男子，心性异故名为无常，所谓声闻心性异、缘觉心性异、诸佛心性异。一切外道心有三种：一者、出家心，二者、在家心，三者、在家远离心。乐相应心异，苦相应心异，不苦不乐相应心异，贪欲相应心异，瞋恚相应心异，愚痴相应心异，一切外道心相亦异，所谓愚痴相应心异，疑惑相应心异，邪见相应心异，进止威仪其心亦异。

“善男子，心若常者，亦复不能分别诸色，所谓青黄赤白紫色。善男子，心若常者，诸忆念法不应忘失。善男子，心若常者，凡所读诵不应增长。复次，善男子，心若常者，不应说言已作、今作、当作。若有已作、今作、当作，当知是心必定无常。善男子，心若常者，则无怨亲非怨非亲；心若常者，则不应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心若常者，虽有所作不应增长。善男子，以是义故，当知心性各各别异，有别异故，当知无常。

“善男子，我今于此非色法中演说无常，其义已显，复当为汝说色无常。是色无常，本无有生，生已灭故；内身处胎歌罗逻时，本无有生，生已变故；外诸芽茎，本亦无生，生已变故。是故当知，一切色法悉皆无常。

“善男子，所有内色随时而变，歌罗逻时异，安浮陀时异，伽那时异，闭手时异，诸疱时异，初生时异，婴孩时异，童子时异，乃至老时各各变异；所有外色亦复如是，芽异、茎异、枝异、叶异、华异、果异。复次，善男子，内味亦异，歌罗逻时乃至老时各各变异；外味亦尔，芽茎枝叶华果味异。歌罗逻时力异，乃至老时力异；歌罗逻时状貌异，乃至老时状貌亦异；歌罗逻时果报异，乃至老时果报亦异；歌罗逻时名字异，乃至老时名字亦异。所谓内色坏已还合故知无常；外诸树木亦坏已还合故知无常；次第渐生故知无常；次第生歌罗逻时乃至老时，次第生芽乃至果子故知无常；诸色可灭故知无常；歌罗逻灭时异，乃至老灭时异，芽灭时异，乃至果灭时异，故知无常。凡夫无知，见相似生计以为常。以是义故，名曰无常。若无常即是苦，若苦即是不净。善男子，我因迦葉先问是事，于彼已答。

“复次，善男子，诸行无我。善男子，总一切法，谓色、非色。色非我也。何以故？可破、可坏、可裂、可折、生增长故。我者，不可破、坏、裂、折、生长，以是义故，知色非我。非色之法亦复非

我。何以故？因缘生故。

“善男子，若诸外道以专念故知有我者，专念之性实非我也。若以专念为我性者，过去之事则有忘失，有忘失故，定知无我。

“善男子，若诸外道以忆想故知有我者，无忆想故定知无我。如说见人手有六指，即便问言：‘我先何处共相见耶？’若有我者不应复问，以相问故，定知无我。

“善男子，若诸外道以有遮故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有遮故定知无我。如言调达终不发言非调达也，我亦如是。若定是我，终不遮我，以遮我故，定知无我。若以遮故知有我者，汝今不遮，定应无我。

“善男子，若诸外道以伴非伴知有我者，以无伴故应无有我。有法无伴，所谓如来、虚空、佛性，我亦如是，实无有伴。以是义故，定知无我。

“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名字故知有我者，无我法中亦有我名。如贫贱人名字富贵；如言我死，若我死者，我则杀我，而我实不可杀，假名杀我；亦如短人名为长者。以是义故，定知无我。

“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生已求乳知有我者。善男子，若有我者，一切婴儿不应执持粪秽、火、蛇、毒药。以是义故，定知无我。

“复次，善男子，一切众生于三法中悉有等智，所谓淫欲、饮食、恐怖，是故无我。

“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相貌故知有我者。善男子，相故无我，无相故亦无我。若人睡时，不能进止、俯仰、视眴，不觉苦乐，不应有我。若以进止、俯仰、视眴知有我者，机关木人亦应有我。善男子，如来亦尔，不进不止、不俯不仰、不视不眴、不苦不乐、不贪不恚、不痴不行，如来如是，真实有我。

“复次，善男子，若诸外道以见他食果口中生涎知有我者。善男子，以忆念故，见则生涎，涎非我也，我亦非涎、非喜非悲、非哭非笑、非卧非起、非饥非饱。以是义故，定知无我。

“善男子，是诸外道痴如小儿无慧方便，不能了达常与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寿命非寿命、众生非众生、实非实、有非有，于佛法中取少许分，虚妄计有常乐我净，而实不知常乐我净。如生盲人不识乳色，便问他言：‘乳色何似？’他人答言：‘色白如贝。’盲人复问：‘是乳色者如贝声耶？’答言：‘不也。’复问：‘贝色为何似耶？’答言：‘犹稻米末。’盲人复问：‘乳色柔软如稻米末耶？稻米末者复何所似？’答言：‘犹如雨雪。’盲人复言：‘彼稻米末冷如雪耶？雪复何似？’答言：‘犹如白鹤。’是生盲人虽闻如是四种譬喻，终不能得识乳真色。是诸外道亦复如是，终不能识常乐我净。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佛法中有真实谛，非于外道。”

文殊师利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于今临般涅槃，方更转于无

上法轮，乃作如是分别真谛。”

佛告文殊师利：“汝今云何故于如来生涅槃想？善男子，如来实是常住不变不般涅槃。善男子，若有计‘我是佛’、‘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即是法，法是我所’、‘我即是道，道是我所’、‘我即世尊，世尊即是我所’‘我即声闻，声闻即是我所’‘我能说法，令他听受’、‘我转法轮，余人不能’，如来终不作如是计，是故如来不转法轮。

“善男子，若有人作如是妄计：‘我即是眼，眼即是我所’，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我即是色，色是我所’，乃至法亦如是；‘我即是地，地即是我所’，水火风等亦复如是。善男子，若有人言：‘我即是信，信是我所’、‘我是多闻，多闻即是我所’、‘我是檀波罗蜜，檀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尸波罗蜜，尸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羼提波罗蜜，羼提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毗梨耶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四念处，四念处即是我所’，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亦复如是。善男子，如来终不作如是计，是故如来不转法轮。

“善男子，若言常住无有变易，云何说言佛转法轮？是故汝今不应说言如来方便转于法轮。善男子，譬如因眼缘色、缘明、缘思惟，因缘和合得生眼识。善男子，眼不念言‘我能生识’，色乃至思惟终不念言‘我生眼识’，眼识亦复不作念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是等法，因缘和合得名为见。善男子，如来亦尔，因六波罗蜜、三十七助菩提之法，觉了诸法；复因咽喉舌齿唇口言语音声，为憍陈如初始说法，名转法轮。以是义故，如来不名转法轮也。善男子，若不转者即名为法，法即如来。

“善男子，譬如因燧、因钻、因手、因干牛粪而得生火。燧亦不言‘我能生火’，钻手牛粪各不念言‘我能生火’，火亦不言‘我能自生’。如来亦尔，因六波罗蜜乃至憍陈如名转法轮，如来亦复不生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若不生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名如来。

“善男子，譬如因酪、因水、因攒、因瓶、因绳、因人手捉而得出酥。酪不念言‘我能出酥’，乃至人手亦不念言‘我能出酥’，酥亦不言‘我能自出’，众缘和合故得出酥。如来亦尔，终不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若不出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

“善男子，譬如因子、因地、因水、因火、因风、因粪、因时、因人作业而芽得生。善男子，子亦不言‘我能生芽’，乃至作业亦不念言‘我能生芽’，芽亦不言‘我能自生’。如来亦尔，终不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若不作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

“善男子，譬如因鼓、因空、因皮、因人、因桴和合出声。鼓不念言‘我能出声’，乃至桴亦如是，声亦不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来亦尔，终不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转法轮者名为不作，不作者即

转法轮，转法轮者即是如来。善男子，转法轮者乃是诸佛世尊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善男子，虚空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来亦尔，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如来性，佛性亦尔，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

“善男子，诸佛世尊语有二种：一者、世语，二、出世语。善男子，如来为诸声闻、缘觉说于世语，为诸菩萨说出世语。

“善男子，是诸大众复有二种：一者、求小乘，二者、求大乘。我于昔日波罗奈城，为诸声闻转于法轮；今始于此拘尸那城，为诸菩萨转大法轮。

“复次，善男子，复有二人：中根、上根。为中根人，于波罗奈转于法轮；为上根人，人中象王迦葉菩萨等，今于此间拘尸那城转大法轮。善男子，极下根者，如来终不为转法轮。极下根者，即一阐提。

“复次，善男子，求佛道者复有二种：一、中精进，二、上精进。于波罗奈，为中精进转于法轮；今于此间拘尸那城，为上精进转大法轮。

“复次，善男子，我昔于彼波罗奈城初转法轮，八万天人得须陀洹果；今于此间拘尸那城，八十万亿人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善男子，波罗奈城，大梵天王稽首请我转于法轮；今于此间拘尸那城，迦葉菩萨稽首请我转大法轮。

“复次，善男子，我昔于彼波罗奈城转法轮时，说无常、苦、空、无我；今于此间拘尸那城转法轮时，说常、乐、我、净。

“复次，善男子，我昔于彼波罗奈城转法轮时，所出音声闻于梵天；如来今于拘尸那城转法轮时，所出音声遍于东方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诸佛世尊凡有所说，皆悉名为转法轮也。

“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未降伏者能令降伏，已降伏者能令安隐。善男子，诸佛世尊凡所说法亦复如是，无量烦恼未调伏者能令调伏，已调伏者令生善根。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则能消灭一切怨贼；如来演法亦复如是，能令一切诸烦恼贼皆悉寂静。复次，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上下回转；如来说法亦复如是，能令下趣诸恶众生上生人天乃至佛道。善男子，是故汝今不应赞言如来于此更转法轮。”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于此义非为不知。所以问者，为欲利益诸众生故。世尊，我已久知转法轮者，实是诸佛如来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及。”

尔时，世尊告迦葉菩萨：“善男子，是名菩萨住于大乘《大涅槃

经》所行圣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复以何义名为圣行？”

“善男子，圣名诸佛世尊，以是义故，名为圣行。”

“世尊，若是诸佛之所行者，则非声闻、缘觉菩萨所能修行。”

“善男子，是诸世尊安住于此大般涅槃，而作如是开示分别演说其义，以是义故，名曰圣行。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如是闻已则能奉行，故名圣行。善男子，是菩萨摩诃萨得是行已，则得住于无所畏地。善男子，若有菩萨得住如是无所畏地，则不复畏贪恚愚痴、生老病死，亦复不畏恶道地狱、畜生、饿鬼。

“善男子，恶有二种：一者、阿修罗，二者、人中。人中有三种恶：一者、一阐提，二者、诽谤方等经典，三者、犯四重禁。善男子，住是地中诸菩萨等，终不畏堕如是恶中，亦复不畏沙门、婆罗门、外道邪见、天魔波旬，亦复不畏受二十五有，是故此地名无所畏。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无畏地，得二十五三昧坏二十五有。善男子，得无垢三昧能坏地狱有，得无退三昧能坏畜生有，得心乐三昧能坏饿鬼有，得欢喜三昧能坏阿修罗有，得日光三昧能断弗婆提有，得月光三昧能断瞿耶尼有，得热炎三昧能断郁单越有，得如幻三昧能断阎浮提有，得一切法不动三昧能断四天处有，得难伏三昧能断三十三天处有，得悦意三昧能断炎摩天有，得青色三昧能断兜率天有，得黄色三昧能断化乐天有，得赤色三昧能断他化自在天有，得白色三昧能断初禅有，得种种三昧能断大梵王有，得双三昧能断二禅有，得雷音三昧能断三禅有，得澍雨三昧能断四禅有，得如虚空三昧能断无想有，得照镜三昧能断净居阿那含有，得无碍三昧能断空处有，得常三昧能断识处有，得乐三昧能断不用处有，得我三昧能断非想非非想处有。善男子，是名菩萨得二十五三昧断二十五有。

“善男子，如是二十五三昧名诸三昧王。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入如是等诸三昧王，若欲吹坏须弥山王，随意即能；欲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心之所念，亦悉能知；欲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内于己身一毛孔中，随意即能，亦令众生无迫迮想；若欲化作无量众生悉令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中者，亦能随意；欲分一身以为多身，复合多身以为一身。虽作如是，心无所著犹如莲华。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得入如是三昧王已，即得住于自在之地。菩萨得住是自在地，得自在力，随欲生处即得往生。善男子，譬如圣王领四天下，随意所行无能障碍；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一切生处若欲生者随意往生。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见地狱一切众生有可化令住善根者，菩萨即往而生其中。菩萨虽生，非本业果，菩萨摩诃萨住自在地力因缘故而生其中。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虽在地狱，不受炽然碎身等苦。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所可成就如是功德，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尚不可说，何况诸佛所有功德而当可说？”

尔时，众中有一菩萨，名曰无垢藏王，有大威德成就神通，得大总持，三昧具足，得无所畏。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长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佛菩萨所可成就功德智慧，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实不可说，我意犹谓故不如是大乘经典。何以故？因是大乘方等经力故，能出生诸佛世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时佛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诸大乘方等经典，虽复成就无量功德，欲比是经不得为喻，百倍、千倍、百千万亿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善男子，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众病皆除，所有诸药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从佛出生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醍醐。言醍醐者喻于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善男子，以是义故，说言如来所有功德无量无边不可称计。”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赞《大涅槃经》，犹如醍醐最上最妙。若有能服众病悉除，一切诸药悉入其中。我闻是已窃复思念，若有不能听受是经，当知是人为大愚痴，无有善心。世尊，我于今者实能堪忍，剥皮为纸，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折骨为笔，书写如是《大涅槃经》；书已读诵令其通利，然后为人广说其义。世尊，若有众生贪著财物，我当施财，然后以是《大涅槃经》劝之令读；若尊贵者，先以爱语而随其意，然后渐当以是大乘《大涅槃经》劝之令读；若凡庶者，当以威势逼之令读；若憍慢者，我当为其而作仆使，随顺其意令其欢喜，然后当以大般涅槃而教导之；若有诽谤大乘经者，当以势力摧之令伏，既摧伏已，然后劝令读大涅槃；若有爱乐大乘经者，我躬当往恭敬供养尊重赞叹。”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汝甚爱乐大乘经典，贪大乘经，受大乘经，味大乘经，信敬尊重供养大乘。善男子，汝今以此善心因缘，当得超越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大菩萨，在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汝亦不久复当如我广为大众演说如是大般涅槃如来佛性，诸佛所说秘密之藏。

“善男子，过去之世佛日未出，我于尔时作婆罗门修菩萨行，悉能通达一切外道所有经论，修寂灭行具足威仪，其心清净，不为外来能生欲想之所破坏，灭瞋恚火，受持常乐我净之法，周遍求索大乘经典，乃至不闻方等名字。我于尔时住于雪山，其山清净，流泉浴池，树林药木充满其地，处处石间有清流水，多诸香华周遍严饰，众鸟禽兽不可称计，甘果滋繁种别难计，复有无量藕根、甘根、青木香根。我于尔时独处其中，唯食诸果，食已系心思惟坐禅，经无量岁亦不闻有如来出世大乘经名。善男子，我修如是苦难行时，释提桓因等诸天人心大惊怪即共集会，各各相谓而说偈言：

‘各共相指示， 清净雪山中，
　寂静离欲主， 功德庄严王，
　以离贪瞋慢， 永断诸愚痴，
　口初未曾说， 粗恶等语言。

“尔时，众中有一天子，名曰欢喜，复说偈言：

‘如是离欲人， 清净勤精进，
　将不求帝释， 及以诸天耶？
　若是求道者， 修行诸苦行，
　是人多欲求， 帝释所坐处。

“尔时，复有一仙天子，即为帝释而说偈言：

‘天主憍尸迦， 不应生此虑，
　外道修苦行， 何必求帝处？

“说是偈已，复作是言：‘憍尸迦，世有大士，为众生故不贪己身，为欲利益诸众生故，而修种种无量苦行。如是之人，见生死中诸过咎故，设见珍宝满此大地诸山大海，不生贪著如视涕唾。如是大士，弃舍财宝、所爱妻子、头目髓脑、手足支节、所居舍宅、象马车乘、奴婢僮仆，亦不愿求生于天上，唯求欲令一切众生得受快乐。如我所解，如是大士清净无染，众结永尽，唯欲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释提桓因复作是言：‘如汝言者，是人则为摄取一切世间众生。大仙，若此世间有佛树者，能除一切诸天、世人及阿修罗烦恼毒蛇。是诸众生住是佛树阴凉中者，烦恼诸毒悉得消灭。大仙，是人若当未来世中作善逝者，我等悉当得灭无量炽然烦恼。如是之事实为难信。何以故？无量百千诸众生等，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见少微缘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便动转。如水中月水动则动，犹如画像难成易坏，菩提之心亦复如是，难发易坏。大仙，如有多人以诸铠仗牢自庄严欲前讨贼，临阵恐怖，则便退散；无量众生亦复如是，发菩提心牢自庄严，见生死过，心生恐怖，即便退散。大仙，我见如是无量众生发心之后皆生动转，是故我今虽见是人修于苦行，无恼无热，住于险道其行清净，未能信也。我今要当自往试之，知其实能堪任荷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重担不？大仙，犹如车有二轮则能载用，鸟有二翼堪任飞行。是苦行者亦复如是，我虽见其坚持禁戒，未知其人有深智不？若有深智，当知则能堪任荷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重担也。大仙，譬如鱼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如庵罗树，华多果少；众生发心乃有无量，及其成就，少不足言。大仙，我当与汝俱往试之。大仙，譬如真金，三种试已乃知其真，谓烧、打、磨；试彼苦行者亦当

如是。'

“尔时，释提桓因自变其身作罗刹像，形甚可畏，下至雪山，去其不远而便立住。是时，罗刹心无所畏，勇健难当，辩才次第，其声清雅，宣过去佛所说半偈：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说是半偈已便住其前，所现形貌甚可怖畏，顾眄遍视观于四方。是苦行者，闻是半偈心生欢喜，譬如估客于险难处夜行失伴，恐怖推索还遇同侣，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亦如久病，未遇良医、瞻病、好药，后卒得之；如人没海，卒遇船舫；如渴乏人遇清冷水；如为怨逐，忽然得脱；如久系人卒闻得出；亦如农夫炎旱值雨；亦如行人还得归家，家人见已生大欢喜。善男子，我于尔时闻是半偈，心中欢喜亦复如是。即从座起，以手举发，四向顾视而说是言：'向所闻偈，谁之所说？'尔时亦更不见余人，唯见罗刹。即说是言：'谁开如是解脱之门？谁能雷震诸佛音声？谁于生死睡眠之中而独觉寤，唱如是言？谁能于此示道生死饥馑众生无上道味？无量众生沉生死海，谁能于中作大船师？是诸众生常为烦恼重病所缠，谁能于中为作良医？说是半偈启悟我心，犹如半月渐开莲华。'

“善男子，我于尔时更无所见，唯见罗刹。复作是念：'将是罗刹说是偈耶？'覆生疑惑：'非其说耶。何以故？是人形容甚可怖畏。若有得闻是偈句者，一切恐怖丑陋即除，何有此人形貌如是能说此偈？不应火中出于莲华，非日光中出生冷水。善男子，我于尔时复作是念：'我今无智，而此罗刹或能得见过去诸佛，从诸佛所闻是半偈，我今当问。'即便前至是罗刹所，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于何处得是过去离怖畏者所说半偈？大士，复于何处而得如是半如意珠？大士，是半偈义，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之正道也。一切世间无量众生，常为诸见罗网所覆，终身于此外道法中，初不得闻如是出世十力世雄所说空义。'善男子，我问是已，即答我言：'大婆罗门，汝今不应问我是义。何以故？我不食来已经多日，处处求索了不能得，饥渴苦恼，心乱谬语，非我本心之所知也。我今力能飞行虚空，至郁单越乃至天上，处处求食亦不能得，以是义故我说是语。'

“善男子，我时即复语罗刹言：'大士，若能为我说是偈竟，我当终身为汝弟子。大士，汝所说者，名字不终，义亦不尽，以何因缘不欲说耶？夫财施者则有竭尽，法施因缘不可尽也。法施无尽，多所利益。我今闻此半偈法已，心生惊疑。汝今幸可为我除断，说此偈竟，我当终身为汝弟子。'罗刹答言：'汝智太过，但自忧身，都不见念今我定为饥苦所逼，实不能说。'我即问言：'汝所食者，为是何物？'罗刹答言：'汝不足问，我若说者令多人怖。'我复问言：'此中独处，更无有人，我不畏汝，何故不说？'罗刹答言：'我所食者唯人暖肉，其

所饮者唯人热血。自我薄福，唯食此食，周遍求索困不能得。世虽多人皆有福德，兼为诸天之所守护，而我无力不能得杀。’

“善男子，我复语言：‘汝但具足说是半偈，我闻偈已，当以此身奉施供养。大士，我设命终，如此之身无所复用，当为虎狼鸱枭雕鹫之所啖食，然复不得一毫之福。我今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不坚身以易坚身。’罗刹答言：‘谁当信汝如是之言，为八字故弃所爱身？’善男子，我即答言：‘汝真无智。譬如有人，施他瓦器得七宝器；我亦如是，舍不坚身得金刚身。汝言谁当信者？我今有证，大梵天王、释提桓因及四天王能证是事。复有天眼诸菩萨等，为欲利益无量众生修行大乘具六度者，亦能证知。复有十方诸佛世尊利众生者，亦能证我为八字故舍于身命。’罗刹复言：‘汝若如是能舍身者，谛听！谛听！当为汝说其余半偈。’

“善男子，我于尔时闻是事已，心中欢喜，即解己身所著鹿皮，为此罗刹敷置法座，白言：‘和尚，愿坐此座。’我即于前叉手长跪而作是言：‘唯愿和尚，善为我说其余半偈令得具足。’罗刹即说：

“‘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

“尔时，罗刹说是偈已，复作是言：‘菩萨摩诃萨，汝今已闻具足偈义，汝之所愿为悉满足。若必欲利诸众生者，时施我身。’

“善男子，我于尔时深思此义，然后处处若石若壁若树若道书写此偈。即便更系所著衣裳，恐其死后身体露现，即上高树。尔时，树神复问我言：‘善哉！仁者，欲作何事？’善男子，我时答言：‘我欲舍身，以报偈价。’树神问言：‘如是偈者，何所利益？’我时答言：‘如是偈句，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说开空法道，我为此法弃舍身命，不为利养、名闻、财宝、转轮圣王、四大天王、释提桓因、大梵天王人天中乐，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故舍此身。’

“善男子，我舍身时复作是言：‘愿令一切悭惜之人，悉来见我舍离此身。若有少施起贡高者，亦令得见我为一偈舍此身命，如弃草木。’我于尔时说是语已，寻即放身自投树下。下未至地时，虚空之中出种种声，其声乃至阿迦尼吒。尔时，罗刹还复释身，即于空中接取我身安置平地。尔时，释提桓因及诸天人、大梵天王稽首顶礼于我足下，赞言：‘善哉！善哉！真是菩萨，能大利益无量众生，欲于无明黑闇之中燃大法炬。由我爱惜如来大法，故相娆恼，唯愿听我忏悔罪咎！汝于未来必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见济度。’尔时，释提桓因及诸天众，顶礼我足，于是辞去，忽然不现。

“善男子，如我往昔为半偈故舍弃此身，以是因缘便得超越足十二劫，在弥勒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得如是无量功德，皆由供养如来正法。善男子，汝今亦尔，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则已超过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菩萨上。善男子，是名菩萨住于

大乘大般涅槃修于圣行。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四

梵行品第二十之一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梵行？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住七善法得具梵行。何等为七？一者、知法，二者、知义，三者、知时，四者、知足，五者、自知，六者、知众，七者、知尊卑。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知法？善男子，是菩萨摩诃萨知十二部经，谓修多罗、祇夜、授记、伽陀、优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阇陀伽、毗佛略、阿浮陀达摩、优波提舍。

“善男子，何等名为修多罗经？从‘如是我闻’乃至‘欢喜奉行’，如是一切名修多罗。

“何等名为祇夜经？佛告诸比丘：‘昔我与汝，愚无智慧，不能如实见四真谛，是故流转久处生死没大苦海。何等为四？苦、集、灭、道。’如佛昔日为诸比丘说契经竟，尔时复有利根众生，为听法故，后至佛所，即便问人：‘如来向者为说何事？’佛时知已，即因本经以偈颂曰：

“我昔与汝等， 不见四真谛，
是故久流转， 生死大苦海。
若能见四谛， 则得断生死，
生有既已尽， 更不受诸有。

“是名祇夜经。

“何等名为授记经？如有经律如来说时，为诸天人授佛记别：‘汝阿逸多，未来有王名曰蠰佉，当于是世而成佛道，号曰弥勒。’是名授记经。

“何等名为伽陀经？除修多罗及诸戒律，其余有说四句之偈，所谓：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 是诸佛教。

“是名伽陀经。

“何等名为优陀那经？如佛晡时，入于禅定，为诸天众广说法要。时诸比丘各作是念：‘如来今者为何所作？’如来明旦从禅定起，无有人问，以他心智即自说言：‘比丘当知，一切诸天寿命极长。汝诸

比丘，善哉为他，不求己利！善哉少欲！善哉知足！善哉寂静！’如是诸经无问自说，是名优陀那经。

“何等名为尼陀那经？如诸经偈，所因根本为他演说。如舍卫国有一丈夫，罗网捕鸟，得已笼系，随与水谷而复还放。世尊知其本末因缘而说偈言：

“莫轻小恶， 以为无殃
水滴虽微， 渐盈大器。

“是名尼陀那经。

“何等名为阿波陀那经？如戒律中所说譬喻，是名阿波陀那经。

“何等名为伊帝目多伽经？如佛所说：‘比丘当知，我出世时所可说者名曰戒经，鸠留秦佛出世之时名甘露鼓，拘那含牟尼佛时名曰法镜，迦葉佛时名分别空。’是名伊帝目多伽经。

“何等名为阇陀伽经？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罴、作獐、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是名阇陀伽。

“何等名为毗佛略经？所谓大乘方等经典，其义广大犹如虚空，是名毗佛略。

“何等名为未曾有经？如彼菩萨初出生时，无人扶持即行七步，放大光明，遍观十方。亦如猕猴手捧蜜器以献如来。如白项狗，佛边听法。如魔波旬变为青牛，行瓦钵间，令诸瓦钵互相振触无所伤损。如佛初生入天庙时，令彼天像起下礼敬。如是等经名未曾有经。

“何等名为优波提舍经？如佛世尊所说诸经，若作议论，分别广说辨其相貌，是名优波提舍经。

“菩萨若能如是了知十二部经，名为知法。

“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义？菩萨摩诃萨若于一切文字语言广知其义，是名知义。

“云何菩萨摩诃萨知时？善男子，菩萨善知如是时中任修寂静，如是时中任修精进，如是时中任修舍定，如是时中任供养佛，如是时中任供养师，如是时中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具足般若波罗蜜，是名知时。

“云何菩萨摩诃萨知足？善男子，菩萨摩诃萨知足，所谓饮食、衣药、行住坐卧、睡寤语默，是名知足。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自知？是菩萨自知我有如是信、如是戒、如是多闻、如是舍、如是慧、如是去来、如是正念、如是善行、如是问、如是答，是名自知。

“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众？善男子，是菩萨知如是等是刹利众、婆罗门众、居士众、沙门众，应于是众如是行来、如是坐起、如是说法、如是问答，是名知众。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人尊卑？善男子，人有二种：一者、信，二者、不信。菩萨当知，信者是善，其不信者不名为善。复次，信有二种：一者、常往僧坊，二者、不往。菩萨当知。其往者善，其不往者不名为善。往僧坊者复有二种：一者、礼拜，二、不礼拜。菩萨当知，礼拜者善，不礼拜者不名为善。其礼拜者复有二种：一者、听法，二者、不听。菩萨当知，听法者善，不听法者不名为善。其听法者复有二种：一、至心听，二、不至心。菩萨当知，至心听者是则名善，不至心者不名为善。至心听法复有二种：一者、思义，二、不思议。菩萨当知，思议者善，不思议者不名为善。其思议者复有二种：一、如说行，二、不如说行。如说行者是则为善，不如说行不名为善。如说行者复有二种：一、求声闻，不能利安饶益一切苦恼众生；二者、回向无上大乘，利益多人令得安乐。菩萨应知，能利多人得安乐者最上最善。善男子，如诸宝中，如意宝珠最为胜妙；如诸味中，甘露最上；如是菩萨于人天中，最胜最上不可譬喻。

“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住七善法。菩萨住是七善法已，得具梵行。

“复次，善男子，复有梵行，谓慈、悲、喜、舍。”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多修慈能断瞋恚，修悲心者亦断瞋恚，云何而言四无量心？推义而言则应有三。

“世尊，慈有三缘：一缘众生，二缘于法，三则无缘。悲、喜、舍心亦复如是。若从是义，唯应有三，不应有四。众生缘者，缘于五阴，愿与其乐，是名众生缘。法缘者，缘诸众生所须之物而施与之，是名法缘。无缘者，缘于如来，是名无缘。慈者多缘贫穷众生。如来大师永离贫穷受第一乐。若缘众生则不缘佛，法亦如是。以是义故，缘如来者，名曰无缘。世尊，慈之所缘，一切众生，如缘父母、妻子、亲属，以是义故，名众生缘。法缘者，不见父母、妻子、亲属，见一切法皆从缘生，是名法缘。无缘者，不住法相及众生相，是名无缘。悲、喜、舍心亦复如是，是故应三，不应有四。

“世尊，人有二种：一者、见行，二者、爱行。见行之人多修慈悲，爱行之人多修喜舍。是故应二，不应有四。

“世尊，夫无量者名曰无边，边不可得故名无量。若无量者，则应是一，不应言四。若言四者，何得无量？是故应一，不应四也。”

佛告迦葉：“善男子，诸佛如来为诸众生所宣法要，其言秘密，难可了知。或为众生说一因缘，如说何等为一因缘？所谓一切有为之法。善男子，或说二种，因之与果。或说三种，烦恼、业、苦。或说四种，无明、诸行、生与老死。或说五种，所谓受、爱、取、有及生。或说六种，三世因果。或说七种，谓识、名色、六入、触、受及以爱、取。或说八种，除无明、行及生、老死，其余八事。或说九种，如城经中，除无明、行、识，其余九事。或说十一，如为萨遮尼揵子说，除生一法，其余十一。或时具说十二因缘，如王舍城为迦葉

等具说十二无明乃至生、老病死。善男子，如一因缘，为众生故种种分别，无量心法亦复如是。善男子，以是义故，于诸如来深秘行处不应生疑。

“善男子，如来世尊有大方便，无常说常，常说无常；说乐为苦，说苦为乐；不净说净，净说不净；我说无我，无我说我；于非众生说为众生，于实众生说非众生；非物说物，物说非物；非实说实，实说非实；非境说境，境说非境；非生说生，生说非生；乃至无明说明，明说无明；色说非色，非色说色；非道说道，道说非道。善男子，如来以是无量方便为调众生，岂虚妄耶？善男子，或有众生贪于财货，我于其人自化其身作转轮王，于无量岁随其所须种种供给，然后教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贪著五欲，于无量岁以妙五欲充足其情，然后劝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荣豪自贵，我于其人无量岁中为作仆使，趋走给侍得其心已，即复劝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性悷，自是须人呵谏，我于无量百千岁中教诃敦喻令其心调，然后复劝令其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来如是于无量岁以种种方便，令诸众生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岂虚妄耶？诸佛如来虽处众恶，无所染污犹如莲华。

“善男子，应如是知四无量义。善男子，是无量心体性有四，若有修行，生大梵处。善男子，如是无量伴侣有四，是故名四。夫修慈者能断贪欲，修悲心者能断瞋恚，修喜心者能断不乐，修舍心者能断贪欲瞋恚众生。善男子，以是义故得名为四，非一二三。善男子，如汝所言，慈能断瞋，悲亦如是，应说三者，汝今不应作如是难。何以故？善男子，恚有二种：一、能夺命，二、能鞭挞。修慈则能断彼夺命，修悲能除彼鞭挞者。善男子，以是义故，岂非四耶？复次，瞋有二种：一、瞋众生，二、瞋非众生。修慈心者断瞋众生，修悲心者断瞋非众生。复次，瞋有二种：一、有因缘，二、无因缘。修慈心者断有因缘，修悲心者断无因缘。复次，瞋有二种：一者、久于过去修习，二者、于今现在修习。修慈心者能断过去，修悲心者断于现在。复次，瞋有二种：一、瞋圣人，二、瞋凡夫。修慈心者断瞋圣人，修悲心者断瞋凡夫。复次，瞋有二种：一上、二中。修慈断上，修悲断中。善男子，以是义故则名为四，何得难言应三非四？是故，迦葉，是无量心伴侣相对分别为四。复以器故，应名为四。器若有慈，则不得有悲喜舍心，以是义故，应四无减。善男子，以行分别故应有四，若行慈时，无悲喜舍，是故有四。

“善男子，以无量故亦得名四。夫无量者则有四种，有无量心有缘非自在，有无量心自在非缘，有无量心亦缘亦自在，有无量心非缘非自在。何等无量有缘非自在？缘于无量无边众生，而不能得自在三昧，虽得不定或得或失。何等无量自在非缘？如缘父母、兄弟、姊妹欲令安乐，非无量缘。何等无量亦缘亦自在？谓诸佛菩萨。何等无量

非缘非自在？声闻、缘觉不能广缘无量众生，亦非自在。善男子，以是义故名四无量，非诸声闻、缘觉所知，乃是诸佛如来境界。善男子，如是四事，声闻、缘觉虽名无量，少不足言；诸佛、菩萨则得名为无量无边。”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实如圣教。诸佛如来所有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及。世尊，颇有菩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得慈悲心，非是大慈大悲心不？”

佛言：“有。善男子，菩萨若于诸众生中三品分别：一者、亲人，二者、怨憎，三者、中人。于亲人中复作三品，谓上中下，怨憎亦尔。是菩萨摩诃萨于上亲中与增上乐，于中下亲亦复平等与增上乐；于上怨中与少分乐，于中怨所与中品乐，于下怨中与增上乐。菩萨如是转增修习，于上怨中与中品乐，于中下怨等与增上乐；转复修习于上中下等与上乐，若上怨中与上乐者，尔时得名慈心成就。菩萨尔时，于父母所及上怨中，得平等心无有差别。善男子，是名得慈，非大慈也。”

“世尊，何缘菩萨得如是慈，犹故不得名为大慈？”

“善男子，以难成故不名大慈。何以故？久于过去无量劫中，多集烦恼，未修善法，是故不能于一日中调伏其心。善男子，譬如豌豆干时，锥刺终不可著；烦恼坚硬亦复如是，虽一日夜系心不散，难可调伏。又如家犬不畏于人，山林野鹿见人怖走；瞋恚难去如守家狗，慈心易失如彼野鹿，是故此心难可调伏，以是义故，不名大慈。复次，善男子，譬如画石，其文常在，画水速灭，势不久住；瞋如画石，诸善根本如彼画水，是故此心难得调伏。如大火聚，其明久住，电光之明不得暂停；瞋如火聚，慈如电明，是故此心难得调伏，以是义故，不名大慈。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于初地，名曰大慈。何以故？善男子，最极恶者，名一阐提。初住菩萨修大慈时，于一阐提心无差别，不见其过故不生瞋，以是义故，得名大慈。善男子，为诸众生除无利益，是名大慈。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名大悲。于诸众生心生欢喜，是名大喜。无所拥护，名为大舍；若不见我法相己身，见一切法平等无二，是名大舍；自舍己乐施与他人，是名大舍。

“善男子，唯四无量能令菩萨增长具足六波罗蜜，其余诸行不必能尔。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先得世间四无量心，然后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次第方得出世间者。善男子，因世无量，得出世无量，以是义故，名大无量。”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除无利益与利乐者，实无所为。如是思惟即是虚观，无有实利。世尊，譬如比丘观不净时，见所著衣悉是皮相而实非皮，所可食啖皆作虫相而实非虫，观大豆羹作下汁想而实非粪，观所食酪犹如髓脑而实非脑，观骨碎末犹如麨相而实非麨；四无量心亦复如是，不能真实利益众生令其得乐，虽口发言与众生乐而

实不得，如是之观非虚妄耶？

“世尊，若非虚妄实与乐者，而诸众生何故不以诸佛菩萨威德力故一切受乐？若当真实不得乐者，如佛所说：‘我念往昔独修慈心，经此劫世七返成坏不来此生。世界成时生梵天中，世界坏时生光音天。若生梵天，力势自在无能摧伏，于千梵中最胜最上，名大梵王，有诸众生皆于我所生最上想。三十六返作忉利王释提桓因，无量百千作转轮王。’独修慈心乃得如是人天果报。若不实者，云何得与此义相应？”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真勇猛，无所畏惧。”即为迦葉而说偈言：

“若于一众生， 不生瞋恚心，
而愿与彼乐， 是名为慈善。
一切众生中， 若起于悲心，
是名圣种性， 得福报无量。
设使五通仙， 悉满此大地，
有大自在主， 奉施其所安，
象马种种物， 所得福报果，
不及修一慈， 十六分中一。

“善男子，夫修慈者，实非妄想，谛是真实。若是声闻、缘觉之慈，是名虚妄。诸佛菩萨真实不虚。云何知耶？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大涅槃者，观土为金、观金为土，地作水相、水作地相，水作火相、火作水相，地作风相、风作地相，随意成就，无有虚妄；观实众生为非众生，观非众生为实众生，悉随意成，无有虚妄。善男子，当知菩萨四无量心，是实思惟，非不真实。

“复次，善男子，云何名为真实思惟？谓能断除诸烦恼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断贪欲，修悲心者能断瞋恚，修喜心者能断不乐，修舍心者能断贪恚及众生相，以是故名真实思惟。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四无量心，能为一切诸善根本。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不得见贫穷众生，无缘生慈；若不生慈，则不能起惠施之心，以施因缘，令诸众生得安隐乐，所谓食饮、车乘、衣服、华香、床卧、舍宅、灯明。如是施时，心无系缚，不生贪著，必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心尔时，无所依止，妄想永断，不为怖畏、名称、利养，不求人天所受快乐，不生憍慢，不望返报，不为他诳故行布施，不求富贵。凡行施时，不见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识此非知识。施时不见是器非器，不择日时、是处非处，亦复不计饥馑丰乐，不见因果、此是众生此非众生、是福非福。虽复不见施者、受者及以财物，乃至不见断及果报，而常行施无有断绝。善男子，菩萨若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若不布施，则不具

足檀波罗蜜；若不具足檀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属欲令安隐，为除毒故，即命良医而为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触！我今当观，如是毒箭从何方来？谁之所射？为是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复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镞铁者何冶所出？刚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鸟翼？鸟鸱鹫耶？所有毒者，为从作生？自然而有？为是人毒？为蛇毒耶？’如是痴人竟未能知，寻便命终。善男子，菩萨亦尔，若行施时分别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若不能施，则不具足檀波罗蜜；若不具足檀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于诸众生慈心平等犹如子想。又行施时，于诸众生起悲愍心，譬如父母瞻视病子；行施之时，其心欢喜，犹如父母见子病愈；既施之后，其心放舍，犹如父母见子长大能自存活。是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食时，常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得大智食，勤进回向无上大乘。愿诸众生得善智食，不求声闻、缘觉之食。愿诸众生得法喜食，不求爱食。愿诸众生悉得般若波罗蜜食，皆令充满摄取无碍增上善根。愿诸众生悟解空相，得无碍身犹如虚空。愿诸众生常为受者，怜愍一切为众福田。’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慈心时，凡所施食应当坚发如是等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浆时，当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趣大乘河，饮八味水，速涉无上菩提之道，离于声闻、缘觉枯竭，渴仰志求无上佛乘，断烦恼渴渴仰法味，离生死爱爱乐大乘，大般涅槃具足法身，得诸三昧，入于甚深智慧大海。愿诸众生得甘露味，菩提出世，离欲寂静，如是诸味。愿诸众生具足无量百千法味，具法味已得见佛性，见佛性已能雨法雨，雨法雨已佛性遍覆犹如虚空。复令其余无量众生得一法味，所谓大乘，非诸声闻、辟支佛味。愿诸众生得一甜味，无有六种差别之味。愿诸众生唯求法味、无碍佛法所行之味，不求余味。’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浆时，应当坚发如是等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车乘时，应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普令众生成于大乘，得住大乘、不退于乘、不动转乘、金刚座乘、不求声闻辟支佛乘、向于佛乘、无能伏乘、无羸乏乘、不退没乘、无上乘、十力乘、大功德乘、未曾有乘、希有乘、难得乘、无边乘、知一切乘。’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车乘时，常应如是坚发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衣时，当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得惭愧衣、法界覆身裂诸见衣，衣服离身一尺六寸，得金色身，所受诸触柔软无碍，光色润泽，皮肤细软，常光无量，无色离色。愿诸众生皆悉普得无色之身，过一切色，得入无色，大般涅槃。’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布施衣

时，应当如是坚发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修慈中，布施华香、涂香、末香、诸杂香时，应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一切皆得佛华三昧，七觉妙鬘系其首顶。愿诸众生形如满月，所见诸色微妙第一。愿诸众生皆成一相，百福庄严。愿诸众生随意得见可意之色。愿诸众生常遇善友，得无碍香，离诸臭秽。愿诸众生具诸善根无上珍宝。愿诸众生相视和悦无有忧苦，众善各备不相忧念。愿诸众生戒香具足。愿诸众生持无碍戒，香气馚馥充满十方。愿诸众生得坚牢戒、无悔之戒、一切智戒，离诸破戒，悉得无戒、未曾有戒、无师戒、无作戒、无秽戒、无污染戒、竟已戒、究竟戒，得平等戒，于香涂身及以斫刺等无憎爱。愿诸众生得无上戒、大乘之戒，非小乘戒。愿诸众生悉得具足尸波罗蜜，犹如诸佛所成就戒。愿诸众生悉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智之所薰修。愿诸众生悉得成于大般涅槃微妙莲华，其华香气充满十方。愿诸众生纯食大乘大般涅槃无上香馔，犹蜂采华但取香味。愿诸众生悉得成就无量功德所薰之身。’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华香时，常当坚发如是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床敷时，应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得天中天所卧之床，得大智慧坐四禅处，卧于菩萨所卧之床，不卧声闻、辟支佛床，离卧恶床。愿诸众生得安乐卧离生死床，成大涅槃师子卧床。愿诸众生坐此床已，复为其余无量众生示现神通师子游戏。愿诸众生住此大乘大宫殿中，为诸众生演说佛性。愿诸众生坐无上床，不为世法之所降伏。愿诸众生得忍辱床，离于生死饥馑冻饿。愿诸众生得无畏床，永离一切烦恼怨贼。愿诸众生得清净床，专求无上正真之道。愿诸众生得善法床，常为善友之所拥护。愿诸众生得右胁卧床，依因诸佛所行之法。’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床敷时，应当坚发如是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舍宅时，当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处大乘舍，修行善友所行之行，修大悲行、六波罗蜜行、大正觉行、一切菩萨所行、道行、无边广大如虚空行。愿诸众生皆得正念，远离恶念。愿诸众生悉得安住常乐我净，永离四倒。愿诸众生悉皆受持出世文字。愿诸众生必为无上一切智器。愿诸众生悉得入于甘露屋宅。愿诸众生初中后心，常入大乘涅槃屋宅。愿诸众生于未来世常处菩萨所居宫殿。’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舍宅时，常当坚发如是誓愿。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灯明时，当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光明无量安住佛法。愿诸众生常得照明。愿诸众生得色微妙光泽第一。愿诸众生其目清净无诸翳网。愿诸众生得大智炬，善解无我、无众生相、无人、无

命。愿诸众生皆得睹见清净佛性犹如虚空。愿诸众生肉眼清净，彻见十方恒沙世界。愿诸众生得佛光明普照十方。愿诸众生得无碍眼，皆悉得见清净佛性。愿诸众生得大智明，破一切闇及一阐提。愿诸众生得无量光，普照无量诸佛世界。愿诸众生燃大乘灯，离二乘灯。愿诸众生所得光明，灭无明闇，过于千日并照之功。愿诸众生得大光明，悉灭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黑闇。愿诸众生具足五眼，悟诸法相成无师觉。愿诸众生无见无明。愿诸众生悉得大乘大般涅槃微妙光明，示悟众生真实佛性。’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施灯明时，常应勤发如是誓愿。

“善男子，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如来所有善根，慈为根本。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习慈心，能生如是无量善根，所谓不净、出息入息、无常生灭、四念处、七方便、三观处、十二因缘、无我等观、暖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见道、修道、正、勤、如意、诸根、诸力、七菩提分、八道、四禅、四无量心、八解脱、八胜处、十一切入、空无相愿无诤三昧、知他心智及诸神通、知本际智、声闻智、缘觉智、菩萨智、佛智。善男子，如是等法，慈为根本。善男子，以是义故，慈是真实，非虚妄也。若有人问：‘谁是一切诸善根本？’当言慈是。以是义故，慈是真实，非虚妄也。

“善男子，能为善者名实思惟，实思惟者即名为慈。慈即如来，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来，如来即慈。

“善男子，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者能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父母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者乃是不可思议诸佛境界，不可思议诸佛境界即是慈也，当知慈者即是如来。

“善男子，慈者即是众生佛性，如是佛性久为烦恼之所覆蔽，故令众生不得睹见。佛性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大空，大空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虚空，虚空即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是常，常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是乐，乐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是净，净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是我，我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即甘露，甘露即慈，慈即佛性，佛性即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者即是一切菩萨无上之道，道即是慈，慈即如来。

“善男子，慈者即是诸佛世尊无量境界，无量境界即是慈也，当知是慈即是如来。

“善男子，慈若无常，无常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是苦，苦即是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净，不净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无我，无我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妄想，妄想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名檀波罗蜜非檀之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

“善男子，慈若不能利益众生，如是之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入一相之道，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能觉了诸法，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能见如来性，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见法悉是有相，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有漏，有漏慈者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有为，有为之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不能住于初住非初住慈，当知即是声闻慈也。

“善男子，慈若不能得佛十力、四无所畏，当知是慈是声闻慈。

“善男子，慈若能得四沙门果，当知是慈是声闻慈也。

“善男子，慈若有无，非有非无，如是之慈非诸声闻、辟支佛等所能思议。

“善男子，慈若不可思议，法不可思议，佛性不可思议，如来亦不可思议。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般涅槃修如是慈，虽复安于睡眠之中而不睡眠，勤精进故；虽常觉悟亦无觉悟，以无眠故；于睡眠中诸天虽护亦无护者，不行恶故；眠不恶梦无有不善，离睡眠故；命终之后虽生梵天亦无所生，得自在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得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能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诸佛如来亦得成就如是无量无边功德。”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所有思惟悉是真实，声闻、缘觉非真实者，一切众生何故不以菩萨威力等受快乐？若诸众生实不得乐，当知菩萨所修慈心为无利益。”

佛言：“善男子，菩萨之慈非不利益。善男子，有诸众生或必受苦，或有不受。若有众生必受苦者，菩萨之慈为无利益，谓一阐提。若有受苦不必定者，菩萨之慈则为利益，令彼众生悉受快乐。善男子，譬如有人遥见师子、虎、豹、豺狼、罗刹鬼等自然生怖，夜行见机亦生怖畏。善男子，如是诸人自然怖畏，众生如是见修慈者自然受乐。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修慈是实思惟，非无利益。

“善男子，我说是慈有无量门，所谓神通。善男子，如提婆达教阿阇世欲害如来，是时我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阿阇世王即放护财狂

醉之象，欲令害我及诸弟子。其象尔时蹋杀无量百千众生，众生死已多有血气，是象嗅已狂醉倍常，见我翼从被服赤色谓呼是血而复见趣。我弟子中未离欲者四怖驰走，唯除阿难。尔时，王舍大城之中一切人民，同时举声啼哭号泣，作如是言：‘怪哉！如来今日灭没，如何正觉一旦散坏！’是时调达心生欢喜：‘瞿昙沙门灭没甚善！从今已往真是不现，快哉此计！我愿得遂。’善男子，我于尔时为欲降伏护财象故，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于五指出五师子。是象见已，其心怖畏，寻即失粪，举身投地敬礼我足。善男子，我于尔时，手五指头实无师子，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调伏。

“复次，善男子，我欲涅槃，始初发足向拘尸那城，有五百力士于其中路平治扫洒。中有一石，众欲举弃尽力不能。我时怜愍即起慈心，彼诸力士，寻即见我以足拇指举此大石，掷置虚空还以手接，安置右掌，吹令碎末，复还聚合，令彼力士贡高心息，即为略说种种法要，令其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如来尔时，实不以指举此大石在虚空中，还置右掌，吹令碎末，复合如本。善男子，当知即是慈善根力，令诸力士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此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罗。于是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卢至，为众导主，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植诸善本。善男子，彼大城中一切人民信伏邪道，奉事尼揵。我时欲度彼长者故，从王舍城至彼城邑。其路中间相去六十五由旬，步涉而往，为欲化度彼诸人故。彼众尼揵闻我欲至首波罗城，即作是念：‘沙门瞿昙若至此者，此诸人民便当舍我，更不供给。我等穷瘁，奈何自活？’诸尼揵辈各各分散，告彼城人：‘沙门瞿昙今欲来此，然彼沙门委弃父母东西驰骋，所至之处能令土地谷米不登，人民饥馑，死亡者众，病瘦相寻无可救解。瞿昙无赖，纯将诸恶罗刹鬼神以为侍从，无父无母孤穷之人而来咨启为作门徒，所可教诏纯说虚空，随其至处初无安乐。’彼人闻已即怀怖畏，头面敬礼尼揵子足白言：‘大师，我等今者当设何计？’尼揵答言：‘沙门瞿昙性好丛林流泉清水，外设有者宜应破坏。汝等便可相与出城，诸有之处斫伐令尽莫使有遗，流泉井池悉置粪尸，坚闭城门各严器仗，当壁防护勤自固守。彼设来者，莫令得前。若不前者，汝当安隐。我等亦当作种种术，令彼瞿昙复道还去。’彼诸人民闻是语已，敬诺施行，斩伐树木，污辱诸水，庄严器仗，牢自防护。善男子，我于尔时至彼城已，不见一切树木丛林，唯见诸人庄严器仗当壁自守。见是事已，寻生怜愍，慈心向之。所有树木还生如本，复更生长，其余诸树不可称计。河池泉井其水清净，盈满其中如青琉璃，生众杂华弥覆其上，变其城壁为绀琉璃。城内人民悉得彻见我及大众，门自开辟无能制者，所严器仗变成杂华。卢至长者而为上首，与其人民俱共相随往至佛所。我即为说种种法要，令彼诸人一切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化作种种树木、清净流水、盈满河池、变其本城为绀琉璃、令彼人民彻见于我，开其城门，

器仗为华。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能令彼人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舍卫城中，有婆罗门女，姓婆私吒，唯有一子，爱之甚重，遇病命终。尔时，女人愁毒入心，狂乱失性，裸身无耻，游行四衢，啼哭失声，唱言：‘子！子！汝何处去？’周遍城邑无有疲已。而是女人已于先佛植众德本。善男子，我于是女起慈愍心，是时女人即得见我，便生子想还得本心，前抱我身如爱子法。我时即告侍者阿难：‘汝可持衣与是女人。’既与衣已，便为种种说诸法要。是女闻法，欢喜踊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非彼子，彼非我母，亦无抱持。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波罗奈城有优婆夷，字曰摩诃斯那达多，已于过去无量先佛种诸善根。是优婆夷夏九十日，请命众僧奉施医药。是时众中有一比丘身婴重病，良医诊之当须肉药。若得肉者，病则可除；若不得肉，命将不全。时优婆夷闻医此言，寻持黄金遍至市里，唱如是言：‘谁有肉卖？吾以金买。若有肉者，当等与金。’周遍城市，求不能得。是优婆夷寻自取刀割其髀肉，切以为臛，下种种香，送病比丘。比丘服已，病即得差。是优婆夷患疮苦恼不能堪忍，即发声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于尔时在舍卫城闻其音声，于是女人起大慈心。是女寻见我持良药涂其疮上，还合如本。我即为其种种说法，闻法欢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往至波罗奈城持药涂是优婆夷疮。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调达恶人贪不知足，多服酥故，头痛腹满，受大苦恼，不能堪忍，发如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时住在优禅尼城，闻其音声即生慈心。尔时，调达寻便见我往至其所，手摩头腹，授与盐汤而令服之，服已平复。善男子，我实不往调婆达所，摩其头腹，授汤令服。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调婆达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憍萨罗国有诸群贼，其数五百，群党抄劫为害滋甚。波斯匿王患其纵暴，遣兵伺捕，得已挑目，遂著黑闇丛林之下。是诸群贼已于先佛植众德本，既失目已受大苦恼，各作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等今者无有救护。’啼哭号啕。我时住在祇洹精舍，闻其音声即生慈心，时有凉风吹香山中，种种香药满其眼眶，寻还得眼如本不异。诸贼开眼即见如来，住立其前而为说法，贼闻法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作风吹香山中种种香药，住其人前而为说法。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群贼见如是事。

“复次，善男子，琉璃太子以愚痴故，废其父王，自立为主。复念宿嫌，多害释种，取万二千释种诸女，刵劓耳鼻，断截手足，推之坑堑。时诸女人身受苦恼，作如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等今

者无有救护。’复大号啕。是诸女人已于先佛种诸善根。我于尔时在竹林中，闻其音声即起慈心。诸女尔时见我来至迦毗罗城，以水洗疮，以药涂之，苦痛寻除，耳鼻手足还复如本。我时即为略说法要，悉令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于大爱道比丘尼所出家，受具足戒。善男子，如来尔时，实不往至迦毗罗城，以水洗疮，涂药止苦。善男子，当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得如是事，悲喜之心亦复如是。

“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修慈思惟，即是真实，非虚妄也。善男子，夫无量者不可思议，菩萨所行不可思议，诸佛所行亦不可思议，是大乘典《大涅槃经》亦不可思议。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五

梵行品第二十之二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慈悲喜已，得住极爱一子之地。善男子，云何是地名曰极爱？复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见子安隐，心大欢喜；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视诸众生同于一子，见修善者生大欢喜，是故此地名曰极爱。

“善男子，譬如父母见子遇患，心生苦恼，愍之愁毒，初无舍离；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见诸众生为烦恼病之所缠切，心生愁恼，忧念如子，身诸毛孔血皆流出，是故此地名为一子。

“善男子，如人小时，拾取土块、粪秽、瓦石、枯骨、木枝置于口中，父母见已，恐为其患，左手捉头，右手挑出；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见诸众生法身未增，或行身口意业不善，菩萨见已，则以智手拔之令出，不欲令彼流转生死受诸苦恼，是故此地复名一子。

“善男子，譬如父母所爱之子舍而终亡，父母愁恼，愿与并命；菩萨亦尔，见一阐提堕于地狱，亦愿与俱生地狱中。何以故？是一阐提若受苦时，或生一念改悔之心，我即当为说种种法，令彼得生一念善根，是故此地复名一子。

“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其子睡寤行住坐卧，心常念之，若有罪咎，善言诱谕，不加其恶；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见诸众生若堕地狱、畜生、饿鬼，或人天中，造作善恶，心常念之，初不放舍，若行诸恶，终不生瞋，以恶加之，是故此地复名一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其言秘密，我今智浅，云何能解？若诸菩萨住一子地能如是者，云何如来昔为国王行菩萨道时，断绝尔所婆罗门命？若得此地，则应护念。若不得者，复何因缘不堕地狱？若使等视一切众生同于子想如罗睺罗，何故复向提婆达多说如是言：‘痴人无羞，食人涕唾。’令彼闻已，生于瞋恨，起不善心出佛身血。提婆达多造是恶已，如来复记当堕地狱一劫受罪。世尊，如是

之言，云何于义不相违背？

“世尊，须菩提者，住虚空地，凡欲入城求乞饮食要先观人。若有于己生嫌嫉心则止不行，乃至极饥犹不行乞。何以故？是须菩提常作是念：‘我忆往昔，于福田所生一恶念，由是因缘堕大地狱受种种苦。我今宁饥，终日不食，终不令彼于我起嫌，堕于地狱受苦恼也。’复作是念：‘若有众生嫌我立者，我当终日端坐不起。若有众生嫌我坐者，我当终日立不移处。行卧亦尔。’是须菩提护众生故尚起是心，何况菩萨！菩萨若得一子地者，何缘如来出是粗言，使诸众生起重恶心？”

“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难言，佛如来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蚊嘴能尽海底，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令大地悉为非色，水为干相，火为冷相，风为住相，三宝佛性及以虚空作无常相，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毁犯四重禁罪及一阐提谤正法者，现身得成十力、无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声闻、辟支佛等常住不变，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十住诸菩萨等犯四重禁、作一阐提、诽谤正法，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一切无量众生丧灭佛性，如来究竟入般涅槃，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掷罥能系缚风，齿能破铁，爪坏须弥，如来终不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宁与毒蛇同共一处，内其两手饿师子口，佉陀罗炭用洗浴身，不应发言：‘如来世尊为诸众生作烦恼因缘。’善男子，如来真实能为众生断除烦恼，终不为作烦恼因也。

“善男子，如汝所言，如来往昔杀婆罗门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乃至蚁子尚不故杀，况婆罗门？菩萨常作种种方便，惠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夫施食者则为施命；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时，常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修不杀戒得寿命长；菩萨摩诃萨行尸波罗蜜时，则为施与一切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慎口无过得寿命长；菩萨摩诃萨行羼提波罗蜜时，常劝众生莫生怨想、推直于人、引曲向己，无所诤讼得寿命长，是故菩萨行羼提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精勤修善得寿命长；菩萨摩诃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常劝众生勤修善法，众生行已得无量寿命，是故菩萨行毗梨耶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修摄心者得寿命长；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时，劝诸众生修平等心，众生行已得寿命长，是故菩萨行禅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于诸善法不放逸者得寿命长；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劝诸众生于诸善法不生放逸，众生行已以是因缘得寿命长，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已施众生无量寿命。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终无夺命。

“善男子，汝向所问，杀婆罗门时，得是地不？善男子，时我已得，以爱念故断其命根，非恶心也。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爱

之甚重，犯官宪制，是时父母以怖畏故若摈若杀，虽有摈杀，无有恶心；菩萨摩诃萨为护正法亦复如是，若有众生谤大乘者，即以鞭挞苦加治之，或夺其命，欲令改往，遵修善法。菩萨常当作是思惟：‘以何因缘能令众生发起信心？随其方便要当为之。’诸婆罗门命终之后，生阿鼻地狱则有三念：一者、自念我从何处而来生此，即自知从人道中来；二者、自念我今所生为是何处，即便自知是阿鼻狱；三者、自念乘何业缘而来生此，即便自知乘谤方等大乘经典不信因缘，为国主所杀而来生此。念是事已，即于大乘方等经典生信敬心，寻时命终生甘露鼓如来世界，于彼寿命具足十劫。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于往昔乃与是人十劫寿命，云何名杀？

“善男子，有人掘地、刈草、斫树、斩截死尸、骂詈鞭挞，以是业缘堕地狱不？”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应堕地狱。何以故？如佛昔为声闻说法：‘汝诸比丘，于诸草木莫生恶心。何以故？一切众生因恶心故堕于地狱。’”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应善受持。善男子，若因恶心堕地狱者，菩萨尔时实无恶心。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生，乃至虫蚁，悉生怜愍利益心故。所以者何？善知因缘诸方便故，以方便力欲令众生种诸善根。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于尔时，以善方便，虽夺其命而非恶心。

“善男子，婆罗门法，若杀蚁子满足十车，无有罪报。蚊、虻、蚤、虱、猫、狸、师子、虎、狼、熊、罴，诸恶虫兽，及余能为众生害者，杀满十车，鬼、神、罗刹、拘槃茶、迦罗、富单那颠狂干枯诸鬼神等，能为众生作娆害者，有夺其命，悉无罪报。若杀恶人则有罪报，杀已不悔则堕饿鬼。若能忏悔，三日断食，其罪消灭无有遗余。若杀和尚，害其父母、女人及牛，无数千年在地狱中。

“善男子，佛及菩萨知杀有三，谓下中上。下者，蚁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萨示现生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愿因缘示受畜生，是名下杀。以下杀因缘，堕于地狱、畜生、饿鬼，具受下苦。何以故？是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杀者具受罪报，是名下杀。中杀者，从凡夫人至阿那含，是名为中。以是业因，堕于地狱、畜生、饿鬼，具受中苦，是名中杀。上杀者，父母乃至阿罗汉、辟支佛、毕定菩萨，是名为上。以是业因缘故，堕于阿鼻大地狱中，具受上苦，是名上杀。善男子，若有能杀一阐提者，则不堕此三种杀中。善男子，彼诸婆罗门等一切皆是一阐提也。譬如掘地、刈草、斫树、斩截死尸、骂詈鞭挞无有罪报，杀一阐提亦复如是，无有罪报。何以故？诸婆罗门乃至无有信等五法，是故虽杀不堕地狱。

“善男子，汝先所言，如来何故骂提婆达多痴人食唾？汝亦不应作如是问。何以故？诸佛世尊凡所发言不可思议。善男子，或有实语为世所爱，非时非法，不为利益，如是之言我终不说。善男子，或复

有言粗犷虚妄，非时非法，闻者不爱，不能利益我亦不说。善男子，若有语言虽复粗犷，真实不虚，是时是法，能为一切众生利益，闻虽不悦，我要说之。何以故？诸佛世尊应正遍知知方便故。

“善男子，如我一时游彼圹野聚落丛树。在其林下，有一鬼神即名圹野，纯食肉血，多杀众生，复于其聚日食一人。善男子，我于尔时为彼鬼神广说法要，然彼暴恶愚痴无智不受教法，我即化身为大力鬼，动其宫殿令不安所。彼鬼于时将其眷属出其宫殿，欲来拒逆。鬼见我时即失心念，惶怖躄地，迷闷断绝犹如死人。我以慈愍手摩其身，即还起坐，作如是言：‘快哉！今日还得身命。是大神王具大威德，有慈愍心赦我愆咎。’即于我所生善信心。我即还复如来之身，复更为说种种法要，令彼鬼神受不杀戒。即于是日圹野村中，有一长者次应当死，村人已送付彼鬼神，鬼神得已即以施我。我既受已，便为长者更立名字，名手长者。尔时，彼鬼即白我言：‘世尊，我及眷属，唯仰血肉以自存活，今以戒故，当云何活？’我即答言：‘从今当敕声闻弟子，随有修行佛法之处，悉当令其施汝饮食。’善男子，以是因缘为诸比丘制如是戒：‘汝等从今常当施彼圹野鬼食。若有住处不能施者，当知是辈非我弟子，即是天魔徒党眷属。’善男子，如来为欲调伏众生故，示如是种种方便，非故令彼生怖畏也。

“善男子，我亦以木打护法鬼。又于一时，在一山上，推羊头鬼令堕山下。复于树头扑护猕猴鬼，令护财象见五师子，使金刚神怖萨遮尼揵，亦以针刺箭毛鬼身。虽作如是，亦不令彼诸鬼神等有灭没者，直欲令彼安住正法故，示如是种种方便。善男子，我于尔时实不骂辱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亦不愚痴食人涕唾，亦不生于恶趣之中阿鼻地狱受罪一劫，亦不坏僧、出佛身血，亦不违犯四重之罪、诽谤正法大乘经典，非一阐提，亦非声闻、辟支佛也。善男子，提婆达多者，实非声闻、缘觉境界，唯是诸佛之所知见。善男子，是故汝今不应难言：‘如来何缘呵啧骂辱提婆达多？’汝于诸佛所有境界，不应如是生于疑网。”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譬如甘蔗，数数煎煮得种种味；我亦如是，从佛数闻多得法味，所谓出家味、离欲味、寂灭味、道味。世尊，譬如真金，数数烧打，融消炼冶，转更明净调和柔软，光色微妙，其价难量，然后乃为人天宝重。世尊，如来亦尔，郑重咨问，则得闻见甚深之义，令深行者受持奉修，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为诸人天所宗恭敬供养。”

尔时，佛赞迦葉菩萨：“善哉！善哉！菩萨摩诃萨为欲利益诸众生故，咨启如来如是深义。善男子，以是义故，我随汝意，说于大乘方等甚深秘密之法，所谓极爱如一子地。”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诸菩萨修慈悲喜得一子地者，修舍心时，复得何地？”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善知时，知我欲说，汝则咨问。菩萨摩诃萨修舍心时，则得住于空平等地如须菩提。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空平等地，则不见有父母、兄弟、姊妹、儿息、亲族、知识、怨憎中人，乃至不见阴、界、诸入、众生、寿命。善男子，譬如虚空无有父母、兄弟、妻子，乃至无有众生、寿命；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父母乃至寿命。菩萨摩诃萨见一切法亦复如是，其心平等如彼虚空。何以故？善能修习诸空法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空？"

"善男子，空者，所谓内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无始空、性空、无所有空、第一义空、空空、大空。

"菩萨摩诃萨云何观于内空？是菩萨摩诃萨观内法空。是内法空，谓无父母、怨亲中人、众生、寿命、常乐我净、如来法僧、所有财物。是内法中虽有佛性，而是佛性非内非外。所以者何？佛性常住无变易故。是名菩萨摩诃萨观于内空。外空者亦复如是，无有内法。内外空者亦复如是。善男子，唯有如来、法、僧、佛性不在二空。何以故？如是四法常乐我净，是故四法不名为空。是名内外俱空。

"善男子，有为空者，有为之法悉皆是空，所谓内空、外空、内外空、常乐我净空、众生寿命如来法僧第一义空。是中佛性非有为法，是故佛性非有为法空。是名有为空。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无为空？是无为法悉皆是空，所谓无常、苦、不净、无我、阴、界、入、众生寿命相、有为、有漏、内法、外法。无为法中佛等四法，非有为非无为，性是善故非无为，性常住故非有为。是名菩萨观无为空。

"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无始空？是菩萨摩诃萨见生死无始皆悉空寂。所谓空者，常乐我净皆悉空寂无有变易，众生、寿命、三宝、佛性及无为法。是名菩萨观无始空。

"云何菩萨观于性空？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本性皆空，谓阴、界、入、常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观如是等一切诸法不见本性。是名菩萨摩诃萨观于性空。

"云何菩萨摩诃萨观无所有空？如人无子言舍宅空，毕竟观空无有亲爱。愚痴之人言诸方空，贫穷之人言一切空，如是所计或空或非空。菩萨观时，如贫穷人一切皆空。是名菩萨摩诃萨观无所有空。

"云何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空？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时，是眼生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去无所至，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推其实性，无眼无主。如眼无性，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何等名为第一义空？有业有报，不见作者，如是空法名第一义空。是名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空。

"云何菩萨摩诃萨观于空空？是空空中，乃是声闻、辟支佛等所迷没处。善男子，是有是无，是名空空；是是非是，是名空空。善男子，十住菩萨尚于是中通达少分犹如微尘，况复余人！善男子，如是

空空，亦不同于声闻所得空空三昧。是名菩萨观于空空。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观于大空？善男子，言大空者，谓般若波罗蜜。是名大空。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得如是空门，则得住于虚空等地。善男子，我今于是大众之中，说如是等诸空义时，有十恒河沙等菩萨摩诃萨，即得住于虚空等地。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是地已，于一切法中无有滞碍系缚拘执，心无迷闷。以是义故，名虚空等地。善男子，譬如虚空，于可爱色不生贪著，不爱色中，不生瞋恚；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于好恶色心无贪恚。善男子，譬如虚空广大无对，悉能容受一切诸法；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广大无对，悉能容受一切诸法。以是义故，复得名为虚空等地。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于一切法亦见亦知。若行、若缘、若性、若相、若因、若缘、若众生心、若根、若禅定、若乘、若善知识、若持禁戒、若所施，如是等法一切知见。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知而不见。云何为知？知自饿法，投渊赴火，自坠高岩，常翘一脚，五热炙身，常卧灰土、棘刺、编椽、树叶、恶草、牛粪之上，衣粗麻衣、冢间所弃粪扫氀褐钦婆罗衣、獐鹿皮、革刍草衣裳，茹菜啖食藕根、油滓、牛粪、根果；若行乞食限从一家，主若言无即便舍去，设复还唤终不回顾；不食盐肉五种牛味，常所饮服糠汁沸汤；受持牛戒、狗鸡雉戒，以灰涂身，长发为相；以羊祠时，先咒后杀；四月事火，七日服风；百千亿华供养诸天，诸所欲愿因此成就。如是等法，能为无上解脱因者，无有是处。是名为知。云何不见？菩萨摩诃萨不见一人行如是法得正解脱，是名不见。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见亦知。何等为见？见诸众生行是邪法必堕地狱，是名为见。云何为知？知诸众生从地狱出生于人中，若能修行檀波罗蜜，乃至具足诸波罗蜜，是人必得入正解脱，是名为知。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有亦见亦知。云何为见？见常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是名为见。云何为知？知诸如来定不毕竟入于涅槃，知如来身金刚无坏，非是烦恼所成就身，又非臭秽腐败之身，亦复能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名为知。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有亦知亦见。云何为知？知是众生信心成就，知是众生求于大乘，是人顺流，是人逆流，是人正住，知是众生已到彼岸。顺流者谓凡夫人，逆流者从须陀洹乃至缘觉，正住者谓菩萨等，到彼岸者所谓如来应正遍知。是名为知。云何为见？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涅槃典修梵行心，以净天眼见诸众生造身口意三业不善，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见诸众生修善业者，命终当生天上人中；见诸众生从闇入闇，有诸众生从闇入明，有诸众生从明入闇，有诸众生从明入明。是名为见。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有亦知亦见。菩萨摩诃萨知诸众

生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是人今世恶业成就，或因贪欲、瞋恚、愚痴，是业必应地狱受报；是人直以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现世轻受不堕地狱。云何是业能得现报？忏悔发露所有诸恶，既悔之后更不敢作，惭愧成就故，供养三宝故，常自呵责故。是人以是善业因缘不堕地狱现世受报，所谓头痛、目痛、腹痛、背痛、横罗死殃、呵责骂辱、鞭杖闭系、饥饿困苦，受如是等现世轻报。是名为知。云何为见？菩萨摩诃萨见如是人不能修习身戒心慧，造少恶业，此业因缘应现受报；是人少恶不能忏悔，不自呵责，不生惭愧，无有怖惧，是业增长地狱受报。是名为见。

“复有知而不见。云何知而不见？知诸众生皆有佛性，为诸烦恼之所覆蔽不能得见，是名知而不见。

“复有知而少见。十住菩萨摩诃萨等知诸众生皆有佛性见不明了，犹如闇夜所见不了。

“复有亦见亦知，所谓诸佛如来亦见亦知。

“复有亦见亦知、不见不知。亦见亦知者，所谓世间文字言语、男女、车乘、瓶盆、舍宅、城邑、衣裳、饮食、山河园林、众生寿命，是名亦知亦见。云何不见不知？圣人所有微密之语，无有男女乃至园林，是名不见不知。

“复有知而不见。知所惠施，知所供处，知于受者，知因果报，是名为知。云何不见？不见所施供处、受者及以果报，是名不见。

“菩萨摩诃萨知有八种，即是如来五眼所知。”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得何等利？”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得四无碍：法无碍、义无碍、辞无碍、乐说无碍。法无碍者，知一切法及法名字。义无碍者，知一切法所有诸义，能随诸法所立名字而为作义。辞无碍者，随字论、正音论、阐陀论、世辩论。乐说无碍者，所谓菩萨摩诃萨凡所演说无有障碍，不可动转，无所畏省，难可摧伏。善男子，是名菩萨能如是见知，即得如是四无碍智。

“复次，善男子，法无碍者，菩萨摩诃萨遍知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之法。义无碍者，乘虽有三，知其归一，终不谓有差别之相。辞无碍者，菩萨摩诃萨于一法中作种种名，经无量劫说不可尽；声闻、缘觉能作是说，无有是处。乐说无碍者，菩萨摩诃萨于无量劫为诸众生演说诸法，若名若义种种异说不可穷尽。

“复次，善男子，法无碍者，菩萨摩诃萨虽知诸法而不取著。义无碍者，菩萨摩诃萨虽知诸义而亦不著。辞无碍者，菩萨摩诃萨虽知名字亦不取著。乐说无碍者，菩萨摩诃萨虽知乐说如是最上而亦不著。何以故？善男子，若取著者，不名菩萨。”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不取著则不知法，若知法者则是取著，若知不著则无所知，云何如来说言知法而不取著？”

佛言：“善男子，夫取著者不名无碍，无所取著乃名无碍。善男

子，是故一切诸菩萨等有取著者则无无碍，若无无碍不名菩萨，当知是人名为凡夫。何故取著名为凡夫？一切凡夫取著于色乃至著识，以著色故则生贪心，生贪心故为色系缚，乃至为识之所系缚，以系缚故则不得免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是故取著名为凡夫。以是义故，一切凡夫无四无碍。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知见法相，以知见故则知其义，以见法相及知义故，而于色中不生系著，乃至识中亦复如是。以不著故，菩萨于色不生贪心，乃至识中亦不生贪；以无贪故，则不为色之所系缚，乃至不为识之所缚；以不缚故，则得脱于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以是义故，一切菩萨得四无碍。

“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为弟子十二部中说系著者名为魔缚，若不著者则脱魔缚。譬如世间有罪之人为王所缚，无罪之人王不能缚；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有系著者为魔所缚，无系著者魔不能缚。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而无所著。

“复次，善男子，法无碍者，菩萨摩诃萨善知字持而不忘失。所谓持者，如地、如山、如眼、如云、如人、如母，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义无碍者，菩萨虽知诸法名字而不知义，得义无碍则知于义。云何知义？谓地持者，如地普持一切众生及非众生，以是义故名为地持。善男子，谓山持者，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何故名山而为持耶？山能持地令无倾动，是故名持。何故复名眼为持耶？眼能持光，故名为持。何故复名云为持耶？云名龙气，龙气持水，故名云持。何故复名人为持耶？人能持法及以非法，故名人持。何故复名母为持耶？母能持子，故名母持。’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名字句义亦复如是。辞无碍者，菩萨摩诃萨以种种辞演说一义，亦无有义，犹如男女、舍宅、车乘、众生等名。何故无义？善男子，夫义者，乃是菩萨、诸佛境界；辞者，凡夫境界。以知义故，得辞无碍。乐说无碍者，菩萨摩诃萨知辞知义，故于无量阿僧祇劫说辞说义而不可尽，是名乐说无碍。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修行世谛，以修行故，知法无碍；复于无量阿僧祇劫修第一义谛故，得义无碍；亦于无量阿僧祇劫习毗伽罗那论故，得辞无碍；亦于无量阿僧祇劫修习说世谛论故，得乐说无碍。善男子，声闻、缘觉若有得是四无碍者，无有是处。善男子，九部经中，我说声闻、缘觉之人有四无碍，声闻、缘觉真实无有。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为度众生故，修如是四无碍智。

“缘觉之人修寂灭法，志乐独处，若化众生但现神通，终日默然，无所宣说，云何当有四无碍智？何故默然而无所说？缘觉不能说法度人使得暖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菩萨摩诃萨，不能令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善男子，缘觉出世，世间无有九部经典，是故缘觉无辞无碍、乐说无碍。善男子，缘觉之人虽知诸法，无法无碍。何以故？法无碍者名为知字，缘觉之人虽知文字，无字无碍。何以故？不知常

住二字法故，是故缘觉不得法无碍。虽知于义，无义无碍。真知义者，知诸众生悉有佛性。佛性义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缘觉之人不得义无碍。是故缘觉一切无有四无碍智。

“云何声闻无四无碍？声闻之人无有三种善巧方便。何等为三？一者、必须软语然后受法，二者、必须粗语然后受化，三者、不软不粗然后受化。声闻之人无此三故，无四无碍。

“复次，声闻、缘觉不能毕竟知辞知义，无自在智知于境界，无有十力、四无所畏，不能毕竟渡于十二因缘大河，不能善知众生诸根利钝差别，未能永断二谛疑心，不知众生种种诸心所缘境界，不能善说第一义空，是故二乘无四无碍。”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诸声闻、缘觉之人一切无有四无碍者，云何世尊说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揵连神通第一，摩诃拘絺罗四无碍第一？如其无者，如来何故作如是说？”

尔时，世尊赞迦葉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譬如恒河有无量水，辛头大河水亦无量，博叉大河水亦无量，悉陀大河水亦无量，阿耨达池水亦无量，大海之中水亦无量，如是诸水虽同无量，然其多少其实不等；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四无碍智亦复如是，善男子，若说等者无有是处。善男子，我为凡夫说摩诃拘絺罗四无碍智为最第一，汝所问者，其义如是。善男子，声闻之人或有得一，或有得二，若具足四，无有是处。”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梵行品中，菩萨知见得四无碍者，菩萨知见则无所得，亦无有心言无所得。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实无所得。若使菩萨心有得者，则非菩萨，名为凡夫。云何如来说言菩萨而有所得？”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我将欲说而汝复问。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实无所得，无所得者名四无碍。善男子，以何义故，无所得者名为无碍？若有得者则名为碍，有障碍者名四颠倒。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无四倒故，故得无碍，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则名为慧，菩萨摩诃萨得是慧故，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无明，菩萨永断无明闇故，故无所得，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大涅槃，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大涅槃中，不见一切诸法性相，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二十五有，菩萨永断二十五有，得大涅槃，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为大乘，菩萨摩诃萨不住诸法故得大乘，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声闻、辟支佛道，菩萨永断二乘道故，得于佛道，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方等经，菩萨读诵如是经故得大涅槃，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十一部经，菩萨不修，纯说方等大乘经典，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有者名为虚空，世间无物名为虚空，菩萨得是虚空三昧无所见故，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生死轮，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菩萨永断一切生死，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无所得者名常乐我净，菩萨摩诃萨见佛性故得常乐我净，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无常、无乐、无我、无净，菩萨摩诃萨断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第一义空，菩萨摩诃萨观第一义空悉无所见，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五见，菩萨永断是五见故得第一义空，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复次，善男子，无所得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悉无所见，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声闻、缘觉菩提，菩萨永断二乘菩提，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善男子，汝之所问亦无所得，我之所说亦无所得。若说有得，是魔眷属，非我弟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为我说是菩萨无所得时，无量众生断有相心。以是事故，我敢咨启无所得义，令如是等无量众生离魔眷属，为佛弟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先于娑罗双树间，为纯陀说偈：

“本有今无， 本无今有，
三世有法， 无有是处。

“世尊，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为化度诸众生故而作是说，亦为声闻、辟支佛故而作是说，亦为文殊师利法王子故而作是说，不但正为纯陀一人说是偈也。时文殊师利将欲问我，我知其心而为说之。我既说已，文殊师利即得解了。”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文殊等，讵有几人能了是义？惟愿如来更为大众广分别说。”

“善男子，谛听！谛听！今当为汝重敷演之。言本有者，我昔本有无量烦恼，以烦恼故，现在无有大般涅槃。言本无者，本无般若波罗蜜，以无般若波罗蜜故，现在具有诸烦恼结。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烦恼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有父母和合之身，是故现在无有金刚微妙法身。言本无者，我身本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本无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故，现在具有四百四病。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病苦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以有无常、无我、无乐、无净故，现在无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言本无者，本不见佛性，以不见故无常乐我净。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无常乐我净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本有凡夫修苦行心，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事故现在不能破坏四魔。言本无者，我本无有六波罗蜜，以本无有六波罗蜜故，修行凡夫苦行之心，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苦行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杂食之身，以有食身故，现在无有无边之身；言本无者，本无三十七助道法，以无三十七助道法故，现在具有杂食之身。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有杂食身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一切法中取著之心，以是事故，现在无有毕竟空定。言本无者，我本无有中道实义，以无中道真实义故，于一切法则有著心。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说一切法是有相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有诸钝根声闻弟子，以有钝根声闻弟子故，不得演说一乘之实。言本无者，本无利根人中象王迦葉菩萨等，以无利根迦葉等故，随宜方便开示三乘。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毕竟演说三乘法者，无有是处。

“复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说言却后三月于娑罗双树当般涅槃，是故现在不得演说大方等典大般涅槃。言本无者，本昔无有文殊师利大菩萨等，以无有故，现在说言如来无常。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说言如来去来现在是无常者，无有是处。

“善男子，如来普为诸众生故，虽知诸法，说言不知；虽见诸法，说言不见；有相之法说言无相，无相之法说言有相；实有无常说言有常，实有有常说言无常，我乐净等亦复如是；三乘之法说言一乘，一乘之法随宜说三；略相说广，广相说略；四重之法说偷兰遮，偷兰遮法说为四重，犯说非犯，非犯说犯，轻罪说重，重罪说轻。何以故？如来明见众生根故。

“善男子，如来虽作是说，终无虚妄。何以故？虚妄之语即是罪过，如来悉断一切罪过，云何当有虚妄语耶？善男子，如来虽无虚妄之言，若知众生因虚妄说得法利者，随宜方便则为说之。

“善男子，一切世谛若于如来即是第一义谛。何以故？诸佛世尊为第一义故说于世谛，亦令众生得第一义谛。若使众生不得如是第一义者，诸佛终不宣说世谛。善男子，如来有时演说世谛，众生谓佛说

第一义谛；有时演说第一义谛，众生谓佛说于世谛。是则诸佛甚深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知。善男子，是故汝先不应难言菩萨摩诃萨无所得也。菩萨常得第一义谛，云何难言无所得耶？”

迦葉复言：“世尊，第一义谛亦名为道，亦名菩提，亦名涅槃。若有菩萨言有得道、菩提、涅槃，即是无常。何以故？法若常者，则不可得。犹如虚空，谁有得者？世尊，如世间物，本无今有名为无常；道亦如是，道若可得，则名无常。法若常者，无得无生，犹如佛性无得无生。世尊，夫道者，非色非不色，不长不短，非高非下，非生非灭，非赤非白，非青非黄，非有非无，云何如来说言可得？菩提、涅槃亦复如是。”

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道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菩提之相亦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涅槃亦尔，外道道者名为无常，内道道者名之为常。声闻、缘觉所有菩提名为无常，菩萨诸佛所有菩提名之为常。外解脱者名为无常，内解脱者名之为常。善男子，道与菩提及以涅槃悉名为常，一切众生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无慧眼故不能得见；而诸众生为欲见故修戒、定、慧，以修行故见道、菩提及以涅槃，是名菩萨得道、菩提及涅槃也。道之性相实不生灭，以是义故不可捉持。

“善男子，道者，虽无色像可见、称量可知，而实有用。善男子，如众生心，虽非是色，非长非短，非粗非细，非缚非解，非是见法，而亦是有。以是义故，我为须达说言：‘长者，心为城主。长者，若不护心则不护身口，若护心者则护身口。以不善护是身口故，令诸众生到三恶趣。护身口者，则令众生得人天涅槃，得名真实；其不得者，名不真实。’

“善男子，道与菩提及以涅槃亦复如是，亦有亦常。如其无者，云何能断一切烦恼？以其有故，一切菩萨了了见知。善男子，见有二种：一、相貌见，二、了了见。云何相貌见？如远见烟名为见火，实不见火，虽不见火亦非虚妄；见空中鹤便言见水，虽不见水亦非虚妄；如见华叶便言见根，虽不见根亦非虚妄；如人遥见篱间牛角便言见牛，虽不见牛亦非虚妄；如见女人怀妊便言见欲，虽不见欲亦非虚妄；如见树生叶便言见水，虽不见水亦非虚妄；又如见云便言见雨，虽不见雨亦非虚妄；如见身业及以口业便言见心，虽不见心亦非虚妄。是名相貌见。云何了了见？如眼见色。善男子，如人眼根清净不坏，自观掌中阿摩勒果；菩萨摩诃萨了了见道、菩提、涅槃亦复如是。虽如是见，初无见相。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于往昔告舍利弗：‘一切世间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所不知不见不觉，惟有如来悉知见觉，及诸菩萨亦复如是。舍利弗，若诸世间所知见觉，我与菩萨亦知见觉。世间众生之所不知不见不觉，亦不自知不知见觉。世间众生所知见觉，便自说言我知见觉。舍利弗，如来一切悉知见觉，亦不自言我知见觉，一切菩萨亦复如是。何以故？

若使如来作知见觉相，当知是则非佛世尊，名为凡夫，菩萨亦尔。’”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六

梵行品第二十之三

迦葉菩萨言：“如佛世尊为舍利弗说：‘世间知者，我亦得知。世间不知，我亦悉知。’其义云何？”

“善男子，一切世间不知不见不觉佛性。若有知见觉佛性者，不名世间，名为菩萨。世间之人亦复不知不见不觉十二部经、十二因缘、四倒、四谛、三十七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般涅槃。若知见觉者，不名世间，当名菩萨。善男子，是名世间不知见觉。云何世间所知见觉？所谓梵天、自在天、八臂天、性时微尘法及非法、是造化主、世界终始、断常二见，说言初禅至非非想名为涅槃。善男子，是名世间所知见觉。菩萨摩诃萨于如是事亦知见觉。菩萨如是知见觉已，若言不知不见不觉，是为虚妄。虚妄之法则为是罪，以是罪故堕于地狱。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沙门、若婆罗门，说言无道、菩提、涅槃，当知是辈名一阐提、魔之眷属，名为谤法。如是谤法，名谤诸佛。如是之人不名世间，不名非世间。”

尔时，迦葉闻是事已，即以偈颂而赞叹佛：

“大慈愍众生， 故今我归依，
善拔众毒箭， 故称大医王。
世医所疗治， 虽差还复生，
如来所治者， 毕竟不复发。
世尊甘露药， 以施诸众生，
众生既服已， 不死亦不生。
如来今为我， 演说大涅槃，
众生闻秘藏， 即得不生灭。”

迦葉菩萨说是偈已，即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世间不知见觉，菩萨悉能知见觉者。若使菩萨是世间者，不得说言世间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能知见觉。若非世间，有何异相？”

佛言：“善男子，言菩萨者，亦是世间，亦非世间。不知见觉者名为世间，知见觉者不名世间。汝言有何异者，我今当说。

“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有初闻是涅槃经，即生敬信，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则名为世间。菩萨一切世间不知见觉，如是菩萨亦同世间不知见觉。菩萨闻是涅槃经已，知有世间不知见觉，应是菩萨所知见觉，知是事已即自思惟：‘我当云何方便修习得知见觉？’覆自

念言：‘唯当深心修持净戒。’善男子，菩萨尔时以是因缘，于未来世在在生处戒常清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戒净故，在在生处，常无憍慢邪见疑网，终不说言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是名菩萨修持净戒。戒既清净，次修禅定。以修定故在在生处正念不忘，所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十二部经，诸佛世尊常乐我净，一切菩萨安住方等《大涅槃经》悉见佛性，如是等事忆而不忘，因修定故得十一空，是名菩萨修清净定。戒定已备，次修净慧。以修慧故，初不计著身中有我、我中有身、是身是我、非身非我，是名菩萨修习净慧。以修慧故，所受持戒牢固不动。

“善男子，譬如须弥，不为四风之所倾动；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为四倒之所倾动。善男子，菩萨尔时自知见觉所受持戒无有倾动，是名菩萨所知见觉，非世间也。善男子，菩萨见所持戒牢固不动，心无悔恨；无悔恨故，心得欢喜；得欢喜故，心得悦乐；得悦乐故，心则安隐；心安隐故，得无动定；得无动定故，得实知见；实知见故，厌离生死；厌离生死故，便得解脱；得解脱故，明见佛性。是名菩萨所知见觉，非世间也。善男子，是名世间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

迦葉复言：“云何菩萨修持净戒，心无悔恨，乃至明了，见于佛性？”

佛言：“善男子，世间戒者不名清净。何以故？世间戒者，为于有故，性不定故，非毕竟故，不能广为一切众生，以是义故，名为不净；以不净故，有悔恨心；以悔恨故，心无欢喜；无欢喜故，则无悦乐；无悦乐故，则无安隐；无安隐故，无不动定；无不动定故，无实知见；无实知见故，则无厌离；无厌离故，则无解脱；无解脱故，不见佛性；不见佛性故，终不能得大般涅槃。是名世间戒不清净。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清净戒者，戒非戒故，非为有故，定毕竟故，为众生故，是名菩萨戒清净也。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净戒中，虽不欲生无悔恨心，无悔恨心自然而生。善男子，譬如有人执持明镜，不期见面，面像自现；亦如农夫种之良田，不期生芽而芽自生；亦如燃灯，不期灭闇而闇自灭。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坚持净戒，无悔恨心自然而生亦复如是，以净戒故心得欢喜。

“善男子，如端正人自见面貌，心生欢喜；持净戒者亦复如是。善男子，破戒之人见戒不净心不欢喜，如形残者自见面貌不生喜悦，破戒之人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牧牛，有二女人，一持酪瓶，一持浆瓶，俱共至城而欲卖之。于路脚跌，二瓶俱破，一则欢喜，一则愁；持戒、破戒亦复如是，持净戒者心则欢喜，心欢喜故则便思惟：‘诸佛如来于涅槃中说，有能持清净戒者则得涅槃，我今修习如是净戒亦应得之。’以是因缘，心则悦乐。”

迦葉复言：“喜之与乐有何差别？”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不作恶时名为欢喜，心净持戒名之为乐。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于生死则名为喜，见大涅槃名之为乐。下名为喜，上名为乐。离世共法名之为喜，得不共法名之为乐。以戒净故，身体轻柔，口无粗过。菩萨尔时，若见若闻，若嗅若尝，若触若知，悉无诸恶；以无恶故，心得安隐；以安隐故，则得静定；得静定故，得实知见；实知见故，厌离生死；厌生死故，则得解脱；得解脱故，得见佛性；见佛性故，得大涅槃。是名菩萨清净持戒非世间戒。何以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所受净戒，五法佐助。云何为五？一、信，二、惭，三、愧，四、善知识，五、宗敬戒。离五盖故，所见清净；离五见故，心无疑网；离五疑故——一者、疑佛，二者、疑法，三者、疑僧，四者、疑戒，五者、疑不放逸——菩萨尔时即得五根，所谓信、念、精进、定、慧；得五根故，得五种涅槃，谓色解脱乃至识解脱。是名菩萨清净持戒，非世间也。善男子，是名世间之所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

“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大涅槃经》有破戒者，有人呵责轻贱毁辱而作是言：‘若佛秘藏《大涅槃经》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毁所受戒？’若人受持是《涅槃经》毁禁戒者，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虽复读诵为无利益。缘是轻毁《涅槃经》故，复令无量无边众生堕于地狱。受持是经而毁戒者，则是众生恶知识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属。如是之人，我亦不听受持是典，宁使不受不持不修，不以毁戒受持修习。

“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涅槃经》者，当正身心，慎莫调戏轻躁举动。身为调戏，心为轻动。求有之心名为轻动，身造诸业名为调戏。若我弟子求有造业，不应受持是大乘典《大涅槃经》。若有如是受持经者，人当轻呵而作是言：‘若佛秘藏《大涅槃经》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求有造业？若持经者求有造业，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虽复受持为无利益。’缘是轻毁涅槃经故，复令无量无边众生堕于地狱。受持是经求有造业，则是众生恶知识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属。

“复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大涅槃经》，莫非时说，莫非国说，莫不请说，莫轻心说，莫处处说，莫自叹说，莫轻他说，莫灭佛法说，莫炽然世法说。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经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法说者，人当轻呵而作是言：‘若佛秘藏《大涅槃经》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法而说？若持经者作如是说，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虽复受持为无利益。’缘是轻毁涅槃经故，令无量众生堕于地狱。受持是经非时而说，乃至炽然世法而说，则是众生恶知识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属。

“善男子，若欲受持者，说大涅槃者，说佛性者，说如来秘藏者，说大乘者，说方等经者，说声闻乘者，说辟支佛乘者，说解脱者、见佛性者，先当清净其身；以身净故，则无呵责；无呵责故，令无量人于大涅槃生清净信；信心生故，恭敬是经；若闻一偈一句一

字，及说法者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知是人则是众生真善知识，非恶知识，是我弟子，非魔眷属，是名菩萨，非世间也。善男子，是名世间之所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

“复次，善男子，云何复名一切世间所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所谓六念处。何等为六？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善男子，云何念佛？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常不变易，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大师子吼，名大沙门、大婆罗门、大净，毕竟到于彼岸，无能胜者，无见顶者，无有怖畏，不惊不动，独一无侣，无师自悟，疾智、大智、利智、深智、解脱智、不共智、广普智、毕竟智，智宝成就，人中象王、人中牛王、人中龙王、人中丈夫、人中莲华分陀利华，调御人师，为大施主、大法之师。以知法故名大法师，以知义故名大法师，以知时故名大法师，以知足故名大法师，以知我故名大法师，知大众故名大法师，以知众生种种性故名大法师，以知诸根利钝中故名大法师，说中道故名大法师。

“云何名如来？如过去诸佛所说不变。云何不变？过去诸佛为度众生说十二部经，如来亦尔，故名如来。诸佛世尊从六波罗蜜、三十七品、十一空来至大涅槃，如来亦尔，是故号佛为如来也。诸佛世尊为众生故，随宜方便开示三乘，寿命无量不可称计，如来亦尔，是故号佛为如来也。

“云何为应？世间之法悉名怨家，佛应害故，故名为应。夫四魔者是菩萨怨，诸佛如来为菩萨时，能以智慧破坏四魔，是故名应。复次，应者名为远离，为菩萨时应当远离无量烦恼，故名为应。复次，应者名乐，过去诸佛为菩萨时，虽于无量阿僧祇劫为众生故受诸苦恼，终无不乐而常乐之，如来亦尔，是故名应。又复应者，一切人天应以种种香华、璎珞、幢幡、伎乐而供养之，是故名应。

“云何正遍知？正者名不颠倒，遍知者于四颠倒无不通达。又复正者名为苦行，遍知者知因苦行定有苦果。又复正者名世间中，遍知者毕竟定知修习中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正者名为可数、可量、可称，遍知者不可数、不可量、不可称，是故号佛为正遍知。善男子，声闻、缘觉亦有遍知，亦不遍知。何以故？遍知者名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声闻、缘觉亦得遍知，是名遍知。云何不遍知？善男子，假使二乘于无量劫观一色阴不能尽知，以是义故，声闻、缘觉无有遍知。

“云何明行足？明者名得无量善果，行名脚足，善果者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脚足者名为戒慧，乘戒慧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为明行足也。又复明者名咒，行者名吉，足者名果。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咒者名为解脱，吉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者名为大般涅槃，是故名为明行足也。又复明者名光，行者名业，足者名

果。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光者名不放逸，业者名六波罗蜜，果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明者名为三明：一、菩萨明，二、诸佛明，三、无明明。菩萨明者即是般若波罗蜜，诸佛明者即是佛眼，无明明者即毕竟空。行者于无量劫为众生故修诸善业，足者明见佛性，以是义故名明行足。

“云何善逝？善者名高，逝名不高。善男子，是名世间义。高者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高者即如来心也。善男子，心若高者不名如来，是故如来名为善逝。又复善者名为善知识，逝者善知识果。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善知识者即初发心，果者名为大般涅槃，如来不舍最初发心得大涅槃，是故如来名为善逝。又复善者名好，逝者名有。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好者名见佛性，有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涅槃之性实非有也，诸佛世尊因世间故说言是有。善男子，譬如世人实无有子说言有子，实无有道说言有道；涅槃亦尔，因世间故说言为有，诸佛世尊成大涅槃故名善逝。

“善男子，云何世间解？善男子，世间者名为五阴，解者名知，诸佛世尊善知五阴故名世间解。又世间者名为五欲，解名不著，不著五欲故名世间解。又世间解者，东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一切声闻、独觉不知不见不解，诸佛悉知悉见悉解，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是故号佛为世间解。又世间者一切凡夫，解者知诸凡夫善恶因果，非是声闻、缘觉所知，唯佛能知，是故号佛为世间解。又世间者名曰莲华，解名不污。善男子，是名世间义。莲华者即是如来，不污者如来，不为世间八法之所染污，是故号佛为世间解。又世间解者，诸佛菩萨名世间解。何以故？诸佛菩萨见世间故，故名世间解。善男子，如因食得命，名食为命；诸佛菩萨亦复如是，见世间故，故名世间解。

“云何无上士？上士者名之为断，无所断者名无上士，诸佛世尊无有烦恼故无所断，是故号佛为无上士。又上士者名为诤讼，无上士者无有诤讼，如来无诤，是故号佛为无上士。又上士者名语可坏，无上士者语不可坏，如来所言一切众生所不能坏，是故号佛为无上士。又上士者名为上座，无上士者名无上座，三世诸佛更无过者，是故号佛为无上士。上者名新，士者名故，诸佛世尊体大涅槃无新无故，是故号佛为无上士。

“云何调御丈夫？自既丈夫，复调丈夫。善男子，言如来者，实非丈夫、非不丈夫，因调丈夫故名如来为丈夫也。善男子，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则名丈夫。何等为四？一、善知识，二、能听法，三、思惟义，四、如说修行。善男子，若男若女具是四法则名丈夫。善男子，若有男子无此四法，则不得名为丈夫也。何以故？身虽丈夫，行同畜生。如来调伏若男若女，是故号佛调御丈夫。复次，善男子，如御马者凡有四种：一者、触毛，二者、触皮，三者、触肉，四者、触骨。随其所触称御者意。如来亦尔，以四种法调伏众生：一、为说生令受

佛语，如触其毛随御者意；二、说生老便受佛语，如触毛皮随御者意；三者、说生及以老病便受佛语，如触毛皮肉随御者意；四者、说生及老病死便受佛语，如触毛皮肉骨随御者意。善男子，御者调马无有决定；如来世尊调伏众生必定不虚，是故号佛为调御丈夫。

“云何天人师？师有二种：一者、善教，二者、恶教。诸佛菩萨常以善法教诸众生。何等善法？谓身口意善。诸佛菩萨教诸众生作如是言：‘善男子，汝当远离身不善业。何以故？以身恶业是可远离得解脱故，是故我以此法教汝。若是恶业不可远离得解脱者，终不教汝令远离也。若诸众生离恶业已堕三恶者，无有是处。以远离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大涅槃。’是故诸佛菩萨常以此法教化众生，口意亦尔，是故号佛为无上师。复次，昔未得道今已得之，以所得道为众生说；从本已来未修梵行今已修竟，以己所修为众生说；自破无明，复为众生破坏无明；自得净目，复为众生破除盲冥令得净眼；自知二谛，复为众生演说二谛；既自解脱，复为众生说解脱法；自渡无边生死大河，复令众生皆悉得渡；自得无畏，复教众生令无怖畏；自既涅槃，复为众生演大涅槃。是故号佛为无上师。天者名昼，天上昼长夜短，是故名天。又复天者名无愁恼，常受快乐，是故名天。又复天者名为灯明，能破黑闇而为大明，是故名天；亦以能破恶业黑闇，得诸善业而生天上，是故名天。又复天者名吉，以吉祥故得名为天。又复天者名曰日，有光明故名曰为天。以是义故名为天也。人者名曰能多恩义，又复人者身口柔软，又复人者名有憍慢，又复人者能破憍慢。善男子，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然经中说为天人师。何以故？善男子，诸众生中唯天与人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能修十善业道，能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号佛为天人师。

“云何为佛？佛者名觉，既自觉悟，复能觉他。善男子，譬如有人觉知有贼，贼无能为；菩萨摩诃萨能觉一切无量烦恼，既觉了已，令诸烦恼无所能为，是故名佛。以是觉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名佛。

“婆伽婆者，婆伽名破，婆名烦恼，能破烦恼故名婆伽婆。又能成就诸善法故，又能善解诸法义故，有大功德无能胜故，有大名闻遍十方故，又能种种大慧施故，又于无量阿僧祇劫吐女根故。

“善男子，若男若女能如是念佛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若昼若夜，若明若闇，常得不离见佛世尊。

“善男子，何故名为如来、应、正遍知乃至婆伽婆，而有如是无量功德大名称耶？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昔无量阿僧祇劫，恭敬父母、和尚诸师、上座长老，于无量劫常为众生而行布施，坚持禁戒，修习忍辱，勤行精进、禅定、智慧，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故今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金刚之身。又复菩萨于昔无量阿僧祇劫，修习信、念、进、定、慧根，于诸师长恭敬供养，常为法利，不为食利。菩萨

若持十二部经若读若诵，常为众生令得解脱安隐快乐，终不自为。何以故？菩萨常修出世间心及出家心、无为之心、无诤讼心、无垢秽心、无系缚心、无取著心、无覆盖心、无无记心、无生死心、无疑网心、无贪欲心、无瞋恚心、无愚痴心、无憍慢心、无秽浊心、无烦恼心、无苦心、无量心、广大心、虚空心、无心、无无心、调心、不护心、无覆藏心、无世间心、常定心、常修心、常解脱心、无报心、无愿心、善愿心、无误心、柔软心、不住心、自在心、无漏心、第一义心、不退心、无常心、正直心、无谄曲心、纯善心、无多少心、无坚心、无凡夫心、无声闻心、无缘觉心、善知心、界知心、生界知心、住界知心、自在界心，是故今得十力、四无所畏、大悲三念处、常乐我净，是故得称如来乃至婆伽婆。是名菩萨摩诃萨念佛。

“云何菩萨摩诃萨念法？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思惟诸佛所可说法最妙最上，因是法故，能令众生得现在果。唯此正法无有时节，法眼所见，非肉眼见，然不可以譬喻为比，不生不出，不住不灭，不始不终，无为无数，无舍宅者为作舍宅，无归作归，无明作明，未到彼岸令到彼岸，为无香处作无碍香，不可见见，不动不转，不长不短，永断诸乐而安隐乐毕竟微妙，非色断色而亦是色，乃至非识断识而亦是识，非业断业，非结断结，非物断物而亦是物，非界断界而亦是界，非有断有而亦是有，非入断入而亦是入，非因断因而亦是因，非果断果而亦是果；非虚非实，断一切实而亦是实；非生非灭，永断生灭而亦是灭；非相非非相，断一切相而亦是相；非教非不教而亦是师；非怖非安，断一切怖而亦是安；非忍非不忍，永断不忍而亦是忍，非止非不止，断一切止而亦是止；一切法顶，悉能永断一切烦恼，清净无相永脱诸相，无量众生毕竟住处，能灭一切生死炽火，乃是诸佛所游居处，常不变易。是名菩萨念法。

“云何念僧？诸佛圣僧如法而住，受正直法随顺修行，不可睹见，不可捉持，不可破坏，无能娆害，不可思议，一切众生良祐福田。虽为福田，无所受取，清净无秽，无漏无为，广普无边，其心调柔平等无二，无有娆浊，常不变易。是名念僧。

“云何念戒？菩萨思惟有戒不破不漏，不坏不杂，虽无形色而可护持，虽无触对善修方便，可得具足无有过咎，诸佛菩萨之所赞叹，是大方等大涅槃因。善男子，譬如大地、船舫、璎珞、大姓、大海、灰汁、舍宅、刀剑、桥梁、良医妙药阿伽陀药、如意宝珠、脚足眼目、父母、阴凉，无能劫盗，不可娆害，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大山梯蹬，诸佛菩萨妙宝胜幢。若住是戒得须陀洹果，我亦有分，然我不须。何以故？若我得是须陀洹果，不能广度一切众生。若住是戒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亦有分，是我所欲。何以故？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为众生广说妙法而作救护。是名菩萨摩诃萨念戒。

“云何念施？菩萨摩诃萨深观此施，乃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诸佛菩萨亲近修习如是布施，我亦如是亲近修习。若不惠施，不

能庄严四部之众。施虽不能毕竟断结而能除破现在烦恼。以施因缘故，常为十方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世界众生之所称叹。菩萨摩诃萨施众生食则施其命，以是果报，成佛之时常不变易，以施乐故成佛之时则得安乐。菩萨施时，如法求财不侵彼施，是故成佛得清净涅槃。菩萨施时，令诸众生不求而得，是故成佛得自在。我以施因缘令他得力，是故成佛获得十力。以施因缘令他得语，是故成佛得四无碍。诸佛菩萨修集是施为涅槃因，我亦如是，修习布施为涅槃因。广说如《杂华》中。

“云何念天？有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若有信心得四天王处，我亦有分。若戒、多闻、布施、智慧得四天王处，乃至得非想非非想处，我亦有分，然非我欲。何以故？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皆是无常，以无常故生老病死，以是义故非我所欲。譬如幻化诳于愚夫，智慧之人所不惑著。如幻化者即是四天王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愚者即是一切凡夫。我则不同凡夫愚人，我曾闻有第一义天，谓诸佛菩萨常不变易，以常住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我为众生精勤求于第一义天。何以故？第一义天能令众生除断烦恼，犹如意树。若我有信乃至有慧，则能得是第一义天，当为众生广分别说第一义天。’是名菩萨摩诃萨念天。

“善男子，是名菩萨，非世间也。是为世间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善男子，若我弟子谓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十二部经，及以受持读诵书写敷演解说《大涅槃经》等无差别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一切诸佛世尊甚深秘藏，以是诸佛甚深秘藏是则为胜。善男子，以是义故，《大涅槃经》甚奇甚特不可思议。”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亦知是《大涅槃经》甚奇甚特不可思议，佛、法、众僧不可思议，菩萨、菩提、大般涅槃亦不可思议。世尊，以何义故复言菩萨不可思议？”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无有教者而能自发菩提之心，既发心已勤修精进，正使大火焚烧身首，终不求救舍念法心。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常自思惟：‘我于无量阿僧祇劫，或在地狱、饿鬼、畜生、人中、天上，为诸结火之所烧燃，初不曾得一决定法。决定法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护惜身心与命。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使碎身犹如微尘，终不放舍勤精进也。何以故？勤进之心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善男子，如是菩萨未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能如是不惜身命，况复见已！是故菩萨不可思议。

“又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所见生死无量过患，非是声闻、缘觉所及，虽知生死无量过恶，为众生故于中受苦不生厌离，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虽在地狱受诸苦恼如三禅乐，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譬如长者，其家失火，长者见已从舍而出，诸子在后

未脱火难，长者尔时定知火害，为诸子故旋还赴救不顾其难；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知生死多诸过恶，为众生故处之不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无量众生发菩提心，见生死中多诸过恶，心即退没，或为声闻，或为缘觉。若有菩萨闻是经者，终不退失菩提之心而为声闻、辟支佛也，如是菩萨虽复未阶初不动地，而心坚固无有退没，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若有人言：‘我能浮渡大海之水。’如是之言可思议不？”

“世尊，如是之言，或可思议，或不可思议。何以故？若人渡者则不可思议，阿修罗渡则可思议。”

“善男子，我亦不说阿修罗也，正说人耳。”

“世尊，人中亦有可思议者、不可思议者。世尊，人亦二种：一者、圣人，二者、凡夫。凡夫之人则不可思议，贤圣之人则可思议。”

“善男子，我说凡夫，不说圣人。”

“世尊，若凡夫人，实不可思议。”

“善男子，凡夫之人实不能渡大海水也。如是菩萨实能渡于生死大海，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若有人能以藕根丝悬须弥山，可思议不？”

“不也，世尊。”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一念顷，悉能称量一切生死，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常观生死无常、无我、无乐、无净，而为众生分别演说常乐我净，虽如是说然非邪见，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善男子，如人入水，水不能溺，入大猛火，火不能烧，如是之事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处生死不为生死之所恼害，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人有三品，谓上中下。下品之人初入胎时作是念言：‘我今处厕众秽归处，如死尸间，众棘刺中，大黑闇处。’初出胎时复作是念：‘我今出厕，出众秽处，乃至出于大黑闇处。’中品之人作是念言：‘我今入于众树林中，清净河中，房室舍宅。’出时亦尔。上品之人作是念言：‘我升殿堂，在华林间，乘马乘象，登陟高山。’出时亦尔。菩萨摩诃萨初入胎时自知入胎，住时知住，出时知出，终不生于贪瞋之心，而未得阶初住地也，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不可以譬喻为比。善男子，心亦不可以方喻为比而皆可说。菩萨摩诃萨无有师咨受学之处，而能得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是法已，心无悭吝，常为众生而演说之，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有身远离非口，有口远离非身，有非身非口而亦远离。身远离者，谓离杀、盗、淫，是名身远离非口。口远离

者，谓离妄语、两舌、恶口、无义语，是名口远离非身。非身非口是远离者，所谓远离贪欲、瞋恚、邪见，善男子，是名非身非口而是远离。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不见一法是身、是业及与离主而亦有离，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口亦如是。善男子，从身离身，从口离口，从慧远离非身非口。善男子，实有此慧，然不能令菩萨远离。何以故？善男子，无有一法能坏能作，有为法性异生异灭，是故此慧不能远离。善男子，慧不能破，火不能烧，水不能烂，风不能动，地不能持，生不能生，老不能老，住不能住，坏不能坏，贪不能贪，瞋不能瞋，痴不能痴，以有为性异生异灭故。菩萨摩诃萨终不生念‘我以此慧破诸烦恼’而自说言‘我破烦恼’，虽作是说非是虚妄，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迦葉复言：“世尊，我今始知菩萨摩诃萨不可思议，佛、法、众僧、《大涅槃经》及受持者、菩提、涅槃不可思议。世尊，无上佛法当久近住？几时而灭？”

“善男子，若《大涅槃经》乃至有是五行，所谓圣行、梵行、天行、病行、婴儿行。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读诵书写演说其义，为诸众生之所恭敬、尊重、赞叹、种种供养，当知尔时佛法未灭。善男子，若《大涅槃经》具足流布，当尔之时，我诸弟子多犯禁戒，造作众恶，不能敬信如是经典；以不信故，不能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其义，不为众人之所恭敬乃至供养；见受持者轻毁诽谤：‘汝是六师，非佛弟子。’当知佛法将灭不久。”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亲从佛闻如是义：‘迦葉佛法，住世七日，然后灭尽。’世尊，迦葉如来有是经不？如其有者，云何言灭？如其无者，云何说言《大涅槃经》是诸如来秘密之藏？”

佛言：“善男子，我先说言，唯有文殊乃解是义，今当重说，至心谛听！

“善男子，诸佛世尊有二种法：一者、世法，二者、第一义法。世法可灭，第一义法则不坏灭。复有二种：一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二者常乐我净。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则有坏灭，常乐我净则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二乘所持，二者、菩萨所持。二乘所持则有坏灭，菩萨所持则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外，二者、内。外法者则有坏灭，内法者则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之法则有坏灭，无为之法无有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可得，二者、不可得。可得之法则有坏灭，不可得者无有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共法，二者、不共。共法坏灭，不共之法无有坏灭。复有二种：一者、人中，二者、天中。人中坏灭，天无坏灭。复有二种：一者、十一部经，二者、方等经。十一部经则有坏灭，方等经典无有坏灭。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书写解说方等经典，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当知尔时佛法不灭。

“善男子，汝向所问，迦葉如来有是经不者。善男子，《大涅槃经》悉是一切诸佛秘藏。何以故？诸佛虽有十一部经，不说佛性，不

说如来常乐我净，诸佛世尊永不毕竟入于涅槃，是故此经名为如来秘密之藏。十一部经所不说故，故名为藏。如人七宝，不出外用，名之为藏。善男子，是人所以藏积此物，为未来事故。何等未来事？所谓谷贵、贼来侵国、值遇恶王、为用赎命、道路急难、财难得时乃当出用。善男子，诸佛如来秘密之藏亦复如是，为未来世诸恶比丘，畜不净物，为四众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读诵世典，不敬佛经，如是等恶现于世时，如来为欲灭是诸恶，令得远离邪命利养，如来则为演说是经。若是经典秘密之藏灭不现时，当知尔时佛法则灭。

“善男子，《大涅槃经》常不变易，云何难言迦葉佛时有是经不？善男子，迦葉佛时，所有众生贪欲微薄，智慧滋多，诸菩萨摩诃萨等调柔易化有大威德，总持不忘如大象王，世界清净，一切众生悉知如来终不毕竟入于涅槃，常住不变，虽有是典，不须演说。善男子，今世众生多诸烦恼，愚痴喜忘无有智慧，多诸疑网信根不立，世界不净，一切众生咸谓如来无常迁变毕竟入于大般涅槃，是故如来演说是典。善男子，迦葉佛法实亦不灭。何以故？常不变故。

“善男子，若有众生我见无我、无我见我，常见无常、无常见常，乐见无乐、无乐见乐，净见不净、不净见净，灭见不灭、不灭见灭，罪见非罪、非罪见罪，轻罪见重、重罪见轻，乘见非乘、非乘见乘，道见非道、非道见道，实是菩提见非菩提、实非菩提谬见菩提，苦见非苦、集见非集、灭见非灭、实见非实，实是世谛见第一义谛、第一义谛见是世谛，归见非归、非归见归，以真佛语名为魔语、实是魔语以为佛语，如是之时，诸佛乃说《大涅槃经》。

“善男子，宁说蚊嘴尽大海底，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口吹须弥散坏，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言以索系缚猛风，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言佉陀罗火中生莲华，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阿伽陀药而为毒药，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不可说言如来法灭；宁说四大各舍己性，不可说言如来法灭。

“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未有弟子解甚深义，彼佛世尊便涅槃者，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佛虽涅槃，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虽有弟子解甚深义，无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便涅槃，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多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虽涅槃，当知佛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虽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诸弟子演说经法，贪为利养，不为涅槃，佛复灭度，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

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凡所演说，不贪利养，为求涅槃，佛虽灭度，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虽有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诸弟子多起诤讼，互相是非，佛复涅槃，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修和敬法，不相是非，互相尊重，佛虽涅槃，当知是法久住不灭。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虽有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为大涅槃而演说法，互相恭敬，不起诤讼，然畜一切不净之物，复自赞言我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佛复涅槃，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解甚深义，复有笃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诸弟子为大涅槃演说经法，善修和敬，互相尊重，不畜一切不净之物，亦不自言得须陀洹乃至得阿罗汉，彼佛世尊虽复灭度，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乃至不畜不净之物，又不自言得须陀洹至阿罗汉，各执所见种种异说而作是言：‘长老，诸佛所制四重之法，乃至七灭诤法，为众生故或遮或开，十二部经亦复如是。何以故？佛知国土时节各异，众生不同利钝差别，是故如来或遮或开有轻重说。善男子，譬如良医为病服乳，为病遮乳，热病听服，冷病则遮；如来亦尔，观诸众生烦恼病根亦开亦遮。长老，我亲从佛闻如是义，唯我知义，汝不能知；唯我解律，汝不能解；我知诸经，汝不能知。’彼佛复灭，当知是法不久住世。复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有诸弟子乃至不言我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亦不说言诸佛世尊为众生故或遮或开，‘长老，我亲从佛闻如是义、如是法、如是律。长老，当依如来十二部经。此义若是，我当受持。如其非者，我当弃舍。’彼佛世尊虽复涅槃，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善男子，我法灭时，有声闻弟子，或说有神，或说神空；或说有中阴，或说无中阴；或说有三世，或说无三世；或说有三乘，或说无三乘；或言一切有，或言一切无；或言众生有始有终，或言众生无始无终；或言十二因缘是有为法，或言因缘是无为法；或言如来有病苦行，或言如来无病苦行；或言如来不听比丘食十种肉，何等为十？人、蛇、象、马、驴、狗、师子、猪、狐、猕猴，其余悉听，或言一切不听；或言比丘不作五事，何等为五？不卖生口、刀、酒、酪、沙胡麻油等，其余悉听；或言不听入五种舍，何等为五？屠儿、淫女、酒家、王宫、旃陀罗舍，余舍悉听；或言不听憍奢耶衣，余一切听；或言如来听诸比丘受畜衣食卧具，其价各值十万两金，或言不听；或言涅槃常乐我净，或言涅槃直是结尽更无别法名为涅槃，譬如织缕名

之为衣，衣既坏已名之无衣，实无别法名无衣也，涅槃之体亦复如是。善男子，当尔之时我诸弟子，正说者少，邪说者多；受正法少，受邪法多；受佛语少，受魔语多。

“善男子，尔时，拘睒弥国有二弟子：一者、罗汉，二者、破戒。破戒徒众凡有五百，罗汉徒众其数一百。破戒者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我亲从佛闻如是义。如来所制四重之法，若持亦可，犯亦无罪。我今亦得阿罗汉果、四无碍智，而阿罗汉亦犯如是四重之法。四重之法若是实罪，阿罗汉者终不应犯。如来在世制言坚持，临涅槃时皆悉放舍。’时阿罗汉比丘言：‘长老，汝不应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我知如来常不变易，如来在世及涅槃后，犯四重禁，罪无差别。若言罗汉犯四重禁，是义不然。何以故？须陀洹人尚不犯禁，况阿罗汉？若长老言‘我是罗汉’，阿罗汉者终不生想‘我得罗汉’。阿罗汉者唯说善法，不说不善。长老所说纯是非法。若有得见十二部经，定知长老非阿罗汉。’

“善男子，尔时，破戒比丘徒众即共断是阿罗汉命。善男子，是时魔王因是二众忿恚之心，悉共害是六百比丘。尔时，凡夫各共说言：‘哀哉！佛法于是灭尽。’而我正法实不灭也。尔时，其国有十二万诸大菩萨善持我法，云何当言我法灭耶？当于尔时，阎浮提内无一比丘为我弟子。尔时，波旬悉以大火焚烧一切所有经典。其中或有遗余在者，诸婆罗门即共偷取，处处采拾安置己典。以是义故，诸小菩萨佛未出时，率共信受婆罗门语。诸婆罗门虽作是说‘我有斋戒’，而诸外道真实无也。诸外道等虽复说言有我乐净，而实不解我乐净义，直以佛法一字二字一句二句，说言我典有如是义。”

尔时，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无量无边阿僧祇众闻是语已，悉共唱言：“世间虚空！世间虚空！”

迦葉菩萨告诸大众：“汝等且莫忧愁啼哭！世间不空，如来常住无有变易，法、僧亦尔。”

尔时，大众闻是语已，啼哭即止，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七

梵行品第二十之四

尔时，王舍大城阿阇世王，其性弊恶，喜行杀戮；具口四恶，贪恚愚痴；其心炽盛，唯见现在，不见未来；纯以恶人而为眷属，贪著现世五欲乐故，父王无辜横加逆害。因害父已，心生悔热，身脱璎珞伎乐不御；心悔热故，遍体生疮，其疮臭秽不可附近。寻自念言：“我今此身已受华报，地狱果报将近不远。”

尔时，其母字韦提希，以种种药而为涂之，其疮遂增无有降损。王即白母：“如是疮者，从心而生，非四大起。若言众生有能治者，

无有是处。”

时有大臣，名曰月称，往至王所，在一面立，白言：“大王，何故愁悴颜容不悦？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答臣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父无辜，横加逆害。我从智者曾闻是义，世有五人不脱地狱，谓五逆罪。我今已有无量无边阿僧祇罪，云何身心而得不痛？又无良医治我身心。”

臣言：“大王，莫大愁苦。”即说偈言：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 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 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有五人不脱地狱，谁往见之来语王耶？言地狱者，直是世间多智者说。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医名富兰那，一切知见，得自在定，毕竟修习清净梵行，常为无量无边众生演说无上涅槃之道。为诸弟子说如是法：‘无有黑业，无黑业报；无有白业，无白业报；无黑白业，无黑白业报；无有上业及以下业。’是师今在王舍城中，唯愿大王屈驾往彼，可令是师疗治身心。’

时王答言：“审能如是灭除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曰藏德，复往王所而作是言：“大王，何故面貌憔悴、唇口干燋、音声微细？犹如怯人见大怨敌，颜色𢥞变，将何所苦？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云何不痛？我之痴盲无有慧目，近诸恶友而为亲善，随提婆达恶人之言，正法之王横加逆害。我昔曾闻智人说偈：

“若于父母， 佛及弟子，
生不善心， 起于恶业，
如是果报， 在阿鼻狱。

“以是事故，今我心怖生大苦恼，又无良医而见救疗。”

大臣复言：“唯愿大王，且莫愁怖。法有二种：一者、出家，二者、王法。王法者，谓害其父则王国土，虽云是逆，实无有罪。如迦罗罗虫要坏母腹然后乃生，生法如是，虽破母身实亦无罪，骡怀妊等亦复如是；治国之法，法应如是，虽杀父兄，实无有罪。出家法者，乃至蚊蚁，杀亦有罪。唯愿大王，宽意莫愁。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 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 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末伽梨拘舍离子，一切知见，怜愍众生犹如赤子，已离烦恼能拔众生三毒利箭。一切众生于一切法无知见觉，唯是一人独知见觉。如是大师常为弟子说如是法：‘一切众生身有七分。何等为七？地、水、火、风、苦、乐、寿命。如是七法非化非作，不可毁害如伊师迦草，安住不动如须弥山，不舍不作犹如乳酪，各不诤讼若苦若乐、若善不善，投之利刀无所伤害。何以故？七分空中无妨碍故，命亦无害。何以故？无有害者及死者故，无作无受，无说无听，无有念者及以教者。常说是法，能令众生灭除一切无量重罪。’是师今在王舍大城，唯愿大王往至其所。王若见者，众罪消灭。”

时王答言：“审能如是除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曰实得，复到王所即说偈言：

“大王何故， 身脱璎珞，
首发蓬乱， 乃至如是？
王身何故， 颤慄不安，
犹如猛风， 吹动华树？

“王今何故容色愁悴？犹如农夫，下种之后，天不降雨，愁苦如是。为是心痛？为身痛耶？”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父先王，慈爱流恻，特见矜念，实无辜咎，往问相师，相师答言：‘是儿生已，定当害父。’虽闻是语，犹见瞻养。曾闻智者作如是言：‘若人通母及比丘尼，偷僧祇物，杀发无上菩提心者，及害其父，如是之人毕定当堕阿鼻地狱。’我今身心岂得不痛？”

大臣复言：“唯愿大王，且莫愁苦。如其父王修解脱者，害则有罪；若治国法，杀则无罪。大王，非法者名为无法，无法者名为无罪。譬如无子名为无子，又如恶子亦名无子，虽言无子实非无子。如食无盐名为无盐，食若少盐亦名无盐。如河无水名为无水，若有少水亦名无水。如念念灭亦言无常，虽住一劫亦名无常。如人受苦名为无乐，虽受少乐亦名无乐。如不自在名之无我，虽少自在亦名无我。如闇夜时名之无日，云雾之时亦言无日。大王，虽言少法名为无法，实非无法。愿王留神听臣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余业，以业缘故数受生死。若使先王有余业者，今王杀之竟有何罪？唯愿大王，宽意莫愁。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 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 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删阇耶毗罗胝子，一切知见，其智渊深犹如大海，有大威德具大神通，能令众生离诸疑网。一切众生不知见觉，唯是一人独知见觉。今者近在王舍城住，为诸弟子说如是法：‘一切众中若是王者，自在随意造作善恶，虽为众恶悉无有罪。如火烧物，无净不净；王亦如是，与火同性。譬如大地净秽普载，虽为是事初无瞋喜；王亦如是，与地同性。譬如水性，净秽俱洗，虽为是事亦无忧喜；王亦如是，与水同性。譬如风性，净秽等吹，虽为是事亦无忧喜；王亦如是，与风同性。如秋髡树，春则还生，虽复髡斫实无有罪；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此间命终，还此间生，以还生故，当有何罪？一切众生苦乐果报，悉皆不由现在世业，因在过去，现在受果。现在无因，未来无果。以现果故，众生持戒，勤修精进遮现恶果，以持戒故则得无漏，得无漏故尽有漏业，以尽业故众苦得尽，众苦尽故，故得解脱。’唯愿大王，速往其所，令其疗治身心苦痛。王若见者，众罪则除。”

王即答言：“审有是师能除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悉知义，即至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形不端严？如失国者，如泉枯涸，池无莲华，树无华叶，破戒比丘身无威德。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无痛？我父先王慈恻流念，然我不孝不知报恩；常以安乐安乐于我，而我背恩反断其乐。先王无辜，横兴逆害。我亦曾闻智者说言：‘若有害父，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受大苦恼。’我今不久必堕地狱，又无良医救疗我罪。”

大臣即言：“唯愿大王，放舍愁苦。王不闻耶？昔者有王，名曰罗摩，害其父已得绍王位。跋提大王、毗楼真王、那睺沙王、迦帝迦王、毗舍佉王、月光明王、日光明王、爱王、持多人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得绍王位，然无一王入地狱者。于今现在，毗琉璃王、优陀那王、恶性王、鼠王、莲华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悉无一王生愁恼者。虽言地狱、饿鬼、天中，谁有见者？大王，唯有二有：一者、人道，二者、畜生。虽有是二，非因缘生，非因缘死。若非因缘，何有善恶？唯愿大王，勿怀愁怖。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 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 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身心者，今有大师名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一切知见，观金与土平等无二，刀斫右胁，左涂栴檀，于此二人心无差别，等视怨亲心无异相。此师真是世之良医，若行若立若坐若

卧，常在三昧，心无分散。告诸弟子作如是言：‘若自作、若教他作，若自斫、若教他斫，若自炙、若教他炙，若自害、若教他害，若自偷、若教他偷，若自淫、若教他淫，若自妄语、若教他妄语，若自饮酒、若教他饮酒，若杀一村一城一国，若以刀轮杀一切众生，若恒河已南布施众生，恒河已北杀害众生，悉无罪福，无施戒定。’今者近在王舍城住，愿王速往。王若见者，众罪除灭。”

王言：“大臣，审能如是除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大臣，名曰吉德，复往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面无光泽？如日中灯，如昼时月，如失国君，如荒败土。大王今者四方清夷，无诸怨敌，而今何故如是愁苦？为身苦耶？为心苦乎？有诸王子常生此念：‘我今何时当得自在？’大王今者已果所愿，自在王领摩伽陀国，先王宝藏具足而得，唯当快意纵情受乐，如是愁苦何用经怀？”

王即答言：“我今云何得不愁恼？大臣，譬如愚人，但贪其味，不见利刀，如食杂毒不见其过，我亦如是。如鹿见草不见深井，如鼠贪食不见猫狸；我亦如是，见现在乐，不见未来不善苦果。曾从智者闻如是言：‘宁于一日受三百矛，不于父母生一念恶。’我今已近地狱炽火，云何当得不愁恼耶？”

大臣复言：“谁来诳王言有地狱？如刺头利，谁之所造？飞鸟色异，复谁所作？水性润渍，石性坚硬，如风动性，如火热性，一切万物自死自生，谁之所作？言地狱者，直是智者文辞造作。言地狱者，为有何义？臣当说之，地者名地，狱者名破，破于地狱无有罪报，是名地狱。又复地者名人，狱者名天，以害其父故到人天。以是义故，婆薮仙人唱言：‘杀羊得人天乐，是名地狱。’又复地者名命，狱者名长，以杀生故得寿命长，故名地狱。大王，是故当知实无地狱。大王，如种麦得麦、种稻得稻，杀地狱者还得地狱，杀害于人应还得人。大王，今当听臣所说，实无杀害。若有我者，实亦无害。若无我者，复无所害。何以故？若有我者，常不变易，以常住故，不可杀害，不破不怀，不系不缚，不瞋不喜，犹如虚空，云何当有杀害之罪？若无我者，诸法无常，以无常故念念坏灭，念念灭故，杀者死者皆念念灭。若念念灭，谁当有罪？大王，如火烧木，火则无罪；如斧斫树，斧亦无罪；如镰刈草，镰实无罪；如刀杀人，刀实非人，刀既无罪，人云何罪？如毒杀人，毒实非人，毒药无罪，人云何罪？一切万物皆亦如是，实无杀害，云何有罪？唯愿大王，莫生愁苦。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 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 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治恶业者，今有大师名迦罗鸠驮迦旃延，一切知见，明了三世，于一念顷能见无量无边世界，闻声亦尔，能令众生远离过恶。犹如恒河，若内若外所有诸罪皆悉清净；是大良师亦复如是，能除众生内外众罪。为诸弟子说如是法：‘若人杀害一切众生，心无惭愧，终不堕恶，犹如虚空不受尘水；有惭愧者即入地狱，犹如大水润湿于地。一切众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众生安乐；自在天瞋，众生苦恼。一切众生若罪若福，乃是自在天之所为，云何当言人有罪福？譬如工匠作机关木人，行住坐卧，唯不能言，众生亦尔。自在天者喻如工匠，木人者喻众生身，如是造化谁当有罪？’如是大师今者近在王舍城住，唯愿速往。如其见者，众罪消灭。”

王即答言：“审有是人能灭我罪，我当归依。”

复有一臣名无所畏，往至王所说如是言：‘大王，世有愚人，一日之中百喜百愁、百眠百寤、百惊百哭，有智之人斯无是事。大王何故忧愁如是？如失侣客，如堕深泥无救拔者，如人渴乏不得浆水，犹如迷人无有导者，如困病人无医救疗，如海船破无救接者。大王今者为身痛耶？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岂得不痛？我近恶友，不观口过，先王无辜横兴逆害。我今定知当入地狱，复无良医而见救济？”

臣即白言：“唯愿大王，莫生愁毒。夫刹利者，名为王种。若为国土，若为沙门及婆罗门，为安人民，虽复杀害，无有罪也。先王虽复恭敬沙门，不能承事诸婆罗门，心无平等，无平等故则非刹利。大王今者为欲供养诸婆罗门杀害先王，当有何罪？大王，实无杀害。夫杀害者，杀害寿命，命名风气，风气之性不可杀害，云何害命而当有罪？唯愿大王，莫复愁苦。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长，
如人喜眠， 眠则滋多，
贪淫嗜酒， 亦复如是。

“如王所言，世无良医而疗治者，今有大师名尼乾陀若提子，一切知见，怜愍众生，善知众生诸根利钝，达解一切，随宜方便，世间八法所不能污，寂静修习清净梵行。为诸弟子说如是言：‘无施无善，无父无母，无今世后世，无阿罗汉，无修无道。一切众生经八万劫，于生死轮自然得脱，有罪无罪悉亦如是。如四大河，所谓辛头、恒河、博叉、私陀，悉入大海无有差别；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得解脱时悉无差别。’是师今在王舍城住，唯愿大王速往其所。若得见者，众罪消除。”

王即答言：“审有是师能除我罪，我当归依。”

尔时，大医名曰耆婆，往至王所白言：“大王，得安眠不？”王以偈答言：

“若有能永断， 一切诸烦恼，
不贪染三界， 乃得安隐眠。
若得大涅槃， 演说甚深义，
名真婆罗门， 乃得安隐眠。
身无诸恶业， 口离于四过，
心无有疑网， 乃得安隐眠。
身心无热恼， 安住寂静处，
获致无上乐， 乃得安隐眠。
心无有取著， 远离诸怨仇，
常和无诤讼， 乃得安隐眠。
若不造恶业， 心常怀惭愧，
信恶有果报， 乃得安隐眠。
敬养于父母， 不害一生命，
不盗他财物， 乃得安隐眠。
调伏于诸根， 亲近善知识，
破坏四魔众， 乃得安隐眠。
不见吉不吉， 及以苦乐等，
为诸众生故， 轮转于生死，
若能于是者， 乃得安隐眠。
谁得安隐眠？ 所谓诸佛是，
深观空三昧， 身心安不动。
谁得安隐眠？ 所谓慈悲者，
常修不放逸， 视众如一子。
众生无明冥， 不见烦恼果，
常造诸恶业， 不得安隐眠。
若为于自身， 及以他人身，
造作十恶业， 不得安隐眠。
若言为乐故， 害父无过咎，
随是恶知识， 不得安隐眠。
若食过节度， 冷饮而过差，
如是则病苦， 不得安隐眠。
若于王有过， 邪念他妇女，
及行圹路者， 不得安隐眠。
持戒果未熟， 太子未绍位，
盗者未获财， 不得安隐眠。

“耆婆，我今病重，于正法王兴恶逆害，一切良医妙药、咒术善

巧、瞻病所不能治。何以故？我父法王如法治国，实无辜咎，横加逆害。如鱼处陆，当有何乐？如鹿在弶，初无欢心，如人自知命不终日，如王失国逃迸他土，如人闻病不可疗治，如破戒者闻说罪过。我昔曾闻智者说言：‘身口意业若不清净，当知是人必堕地狱。’我亦如是，云何当得安隐眠耶？今我又无无上大医演说法药，除我病苦。”

耆婆答言：“善哉！善哉！王虽作罪，心生重悔而怀惭愧。大王，诸佛世尊常说是言：‘有二白法能救众生，一惭、二愧。’惭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惭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惭愧。无惭愧者不名为人，名为畜生。有惭愧故则能恭敬父母师长，有惭愧故说有父母、兄弟、姊妹。

“善哉！大王，具有惭愧。大王且听，臣闻佛说：‘智者有二：一者、不造诸恶，二者、作已忏悔。愚者亦二：一者、作罪，二者、覆藏。虽先作恶，后能发露，悔已惭愧更不敢作。犹如浊水置之明珠，以珠威力，水即为清；如烟云除，月则清明；作恶能悔亦复如是。’王若忏悔怀惭愧者，罪即除灭，清净如本。大王，富有二种：一者、象马种种畜生，二者、金银种种珍宝。象马虽多，不敌一珠。大王，众生亦尔：一者、恶富，二者、善富。多作诸恶，不如一善。臣闻佛说：‘修一善心破百种恶。’大王，如少金刚能坏须弥，亦如少火能烧一切，如少毒药能害众生；少善亦尔能破大恶，虽名少善其实是大。何以故？破大恶故。大王，如佛所说：‘覆藏者漏，不覆藏者则无有漏，发露悔过是故不漏。若作众罪不覆不藏，以不覆故，罪则微薄。若怀惭愧，罪则消灭。’大王，如水渧虽微，渐盈大器；善心亦尔，一一善心能破大恶。若覆罪者，罪则增长；发露惭愧，罪则消灭。是故诸佛说有智者不覆藏罪。

“善哉！大王能信因果、信业、信报。唯愿大王，莫怀愁怖。若有众生造作诸罪，覆藏不悔，心无惭愧，不见因果及以业报，不能咨启有智之人，不近善友，如是之人，一切良医乃至瞻病所不能治。如迦摩罗病，世医拱手，覆罪之人亦复如是。云何罪人？谓一阐提。一阐提者，不信因果，无有惭愧，不信业报，不见现在及未来世，不亲善友，不随诸佛所说教诫。如是之人名一阐提，诸佛世尊所不能治。何以故？如世死尸，医不能治；一阐提者亦复如是，诸佛世尊所不能治。大王今者非一阐提，云何而言不可救疗？

“如王所言无能治者。大王当知，迦毗罗城净饭王子，姓瞿昙氏，字悉达多，无师觉悟自然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具足十力、四无所畏、一切知见、大慈大悲，怜愍一切如罗睺罗，随善众生如犊逐母，知时而说，非时不语，实语、净语、妙语、义语、法语、一语，能令众生永离烦恼。善知众生诸根心性，随宜方便无不通达。其智高大如须弥山，深邃广远犹如大海。是佛世尊有金刚智，能破众生一切恶罪，若言不能无有是处。今者去此十二由旬，在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而为无量阿僧祇等诸菩萨僧演

种种法，若有若无、若有为若无为、若有漏若无漏、若烦恼果若善法果、若色法若非色法若非色非非色法、若我若非我若非我非非我、若常若非常若非常非非常、若乐若非乐若非乐非非乐、若相若非相若非相非非相、若断若非断若非断非非断、若世若出世若非世非出世、若乘若非乘若非乘非非乘、若自作自受若自作他受若无作无受。大王，若当于佛所闻无作无受，所有重罪即当消灭。

“王今且听，释提桓因命将欲终有五相现：一者、衣裳垢腻，二者、头上华萎，三者、身体臭秽，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乐本座。时天帝释或于静处，若见沙门若婆罗门，即至其所生于佛想。尔时，沙门及婆罗门见帝释来，深自庆幸，即说是语：‘天主，我今归依于汝。’释闻是已乃知非佛，复自念言：‘彼若非佛，不能治我五退没相。’是时御臣名般遮尸，语帝释言：‘憍尸迦，乾闼婆王名敦浮楼，其王有女，字须跋陀。王若能以此女见与，臣当示王除衰相处。’释即答言：‘善男子，毗摩质多阿修罗王，有女舍脂，是吾所敬。卿若必能示吾消灭恶相处者，犹当相与，况须跋陀！’‘憍尸迦，有佛世尊，字释迦牟尼，今者在于王舍大城。若能往彼咨禀未闻，衰没之相必得除灭。’‘善男子，若佛世尊审能灭者，便可回驾至其住处。’御臣奉命即回车乘，到王舍城耆阇崛山，至于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天人之中，谁为系缚？’‘憍尸迦，悭贪嫉妒。’又言：‘悭贪嫉妒因何而生？’答言：‘因无明生。’又言：‘无明复因何生？’答言：‘因放逸生。’又言：‘放逸复因何生？’答言：‘因颠倒生。’又言：‘颠倒复因何生？’答言：‘因疑心生。’‘世尊，颠倒之法因疑生者，实如圣教。何以故？我有疑心，以疑心故则生颠倒，于非世尊生世尊想。我今见佛，疑网即除，疑网除故颠倒亦尽，颠倒尽故无有悭心乃至妒心。’佛言：‘汝言无有悭妒心者，汝今已得阿那含耶？阿那含者无有贪心。若无贪心，云何为命来至我所？如阿那含，实不求命，’‘世尊，有颠倒者则有求命，无颠倒者则不求命。然我今者实不求命，所欲求者，唯佛法身及佛智慧。’‘憍尸迦，求佛法身及佛智慧，将来之世必当得之。’尔时，帝释闻佛说已，五衰没相即时消灭，便起作礼绕佛三匝，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死即生，失命得命，又闻佛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更生，为更得命。世尊，一切人天云何增益？复以何缘而致损减？’‘憍尸迦，斗诤因缘，人天损减；善修和敬，则得增益。’‘世尊，若以斗诤而损减者，我从今日更不复与阿修罗战。’佛言：‘善哉！善哉！憍尸迦，诸佛世尊说忍辱法，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尔时，释提桓因即前礼佛于是还去。大王，如来以能除诸恶相，是故称佛不可思议。王若往者，所有重罪必当得除。

“大王且听，有婆罗门子，字曰不害，以杀无量诸众生故，名鸯崛魔。复欲害母，恶心起时身亦随动，身心动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必堕地狱。后见佛时，身心俱动复欲生害，身心动者即五逆因，五逆

因故当入地狱。是人得遇如来大师，即时得灭地狱因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称佛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复有须毗罗王子，其父瞋之，截其手足，推之深井。其母矜愍，使人牵出，将至佛所。寻见佛时，手足还具，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以见佛故得现果报，是故称佛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如恒河边有诸饿鬼，其数五百，于无量岁初不见水。虽至河上，纯见流火，饥渴所逼，发声号哭。尔时，如来在其河侧郁昙钵林坐一树下。时诸饿鬼来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我等饥渴，命将不远。’佛言：‘恒河流水，汝何不饮？’鬼即答言：‘如来见水，我则见火。’佛言：‘恒河清流，实无火也。以恶业故，心自颠倒，谓为是火。我当为汝除灭颠倒，令汝见水。’尔时，世尊广为诸鬼说悭贪过，诸鬼即言：‘我今渴乏，虽闻法言都不入心。’佛言：‘汝若渴乏，先入河水恣意饮之。’是诸鬼等以佛力故即得饮水；既饮水已，如来复为种种说法；既闻法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舍饿鬼形得于天身。大王，是故称佛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舍婆提国群贼五百，波斯匿王挑出其目，盲无前导，不能得往至于佛所。佛怜愍故，即至贼所慰喻之言：‘善男子，善护身口，更勿造恶。’诸贼即时闻如来音微妙清彻，寻还得眼，即于佛前合掌礼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知佛慈心普覆一切众生，非独人天。’尔时，如来即为说法，既闻法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如来真是世间无上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舍婆提国有旃陀罗，名曰气嘘，杀无量人，见佛弟子大目揵连，即时得破地狱因缘，而得上生三十三天。以有如是圣弟子故，称佛如来为无上医，非六师也。

“大王，波罗捺城有长者子，名阿逸多，淫匿其母，以是因缘，杀戮其父。其母复与外人共通，子既知已，便复杀之。有阿罗汉是其知识，于此知识复生愧耻，即便杀之。杀已即到祇桓精舍求欲出家，时诸比丘具知此人有三逆罪无敢听者，以不听故倍生瞋恚，即于其夜大放猛火，焚烧僧坊多杀无辜。然后复往王舍城中，至如来所求哀出家。如来即听，为说法要，令其重罪渐渐轻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称佛为世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王本性暴恶，信受恶人提婆达多，放大醉象欲令践佛。象既见佛即时醒悟，佛便伸手摩其顶上，复为说法，悉令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畜生见佛，犹得破坏畜生业果，况复人耶？大王当知，若见佛者，所有重罪必当得灭。

“大王，世尊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魔与无量无边眷属至菩萨所。菩萨尔时以忍辱力，坏魔恶心，令魔受法，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有如是大功德力。

“大王，有圹野鬼多害众生。如来尔时为善贤长者，至圹野村为

其说法，时圹野鬼闻法欢喜，即以长者授于如来，然后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波罗奈国有屠儿，名曰广额，于日日中杀无量羊。见舍利弗，即受八戒，经一日夜，以是因缘，命终得为北方天王毗沙门子。如来弟子尚有如是大功德果，况复佛也！

“大王，北天竺有城，名曰细石。其城有王，名曰龙印，贪国重位，戮害其父。害其父已，心生悔恨，即舍国政，来至佛所求哀出家。佛言善来，即成比丘，重罪消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当知，佛有如是无量无边大功德果。

“大王，如来有弟提婆达多，破坏众僧，出佛身血，害莲华比丘尼，作三逆罪。如来为说种种法要，令其重罪寻得微薄。是故如来为大良医，非六师也。

“大王，若能信臣语者，唯愿速往至如来所。若不见信，愿善思之。大王，诸佛世尊大悲普覆不限一人，正法弘广无所不包，怨亲平等，心无憎爱，终不偏为一人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余人不得。如来非独四部之师，普是一切天人龙鬼、地狱、畜生、饿鬼等师。一切众生亦当视佛如父母想。

“大王当知，如来不但独为豪贵之人跋提迦王而演说法，亦为下贱优波离等；不独偏受须达多阿那邠坻所奉饭食，亦受贫人须达多食；不但独为舍利弗等利根说法，亦为钝根周梨槃特；不但独听大迦葉等无贪之性出家求道，亦听大贪难陀出家；不但独听烦恼薄者优楼频螺迦葉等出家求道，亦听烦恼深厚造重罪者波斯匿王弟优陀耶出家求道；不以莎草恭敬供养拔其瞋根，鸯崛摩罗恶心欲害舍而不救；不但独为有智男子而演说法，亦为极愚牉合智者女人说法；不但独令出家之人得四道果，亦令在家得三道果；不但独为富多罗等舍诸匆务闲寂思惟而说法要，亦为频婆娑罗王等统领国事理王务者而说法要；不但独为断酒之人，亦为耽酒郁伽长者荒醉者说；不但独为入禅定者离婆多等，亦为丧子乱心婆罗门女婆私吒说；不但独为己之弟子，亦为外道尼乾子说；不但独为盛壮之年二十五者，亦为衰老八十者说；不但独为根熟之人，亦为善根未熟者说；不但独为末利夫人，亦为淫女莲华女说；不但独受波斯匿王上馔甘味，亦受长者尸利鞠多杂毒之食。大王当知，尸利鞠多往昔亦作逆罪之因，以遇佛闻法，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假使一月常以衣食供养恭敬一切众生，不如有人一念念佛所得功德十六分一。大王，假使锻金为人车马载宝，其数各百以用布施，不如有人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大王，假使复以象车百乘载大秦国种种珍宝，及其女人身佩瓔珞，数亦满百持用布施，犹故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复置是事，若以四事供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犹亦不如发心向佛举足一步。复置是事，若使大王供养恭敬恒河沙等无量众生，不如一往娑罗双树到如来所诚心听法。”

尔时，大王答言："耆婆，如来世尊性已调柔，故得调柔以为眷属。如栴檀林纯以栴檀而为围绕，如来清净所有眷属亦复清净。犹如大龙纯以诸龙而为眷属；如来寂静，所有眷属亦复寂静；如来无贪，所有眷属亦复无贪；佛无烦恼，所有眷属亦无烦恼。吾今既是极恶之人，恶业缠裹，其身臭秽，系属地狱，云何当得至如来所？吾设往者，恐不顾念接叙言说。卿虽劝吾令往佛所，然吾今日深自鄙悼，都无去心。"

尔时，虚空寻出声言："无上佛法将欲衰殄，甚深法河于是欲涸，大法明灯将灭不久，法山欲颓，法船欲沉，法桥欲坏，法殿欲崩，法幢欲倒，法树欲折，善友欲去，大怖将至，法饿众生将至不久，烦恼疫病将欲流行，大闇时至，渴法时来，魔王欣庆解释甲胄，佛日将没大涅槃山。大王，佛若去世，王之重恶更无治者。

"大王，汝今已造阿鼻地狱极重之业，以是业缘必受不疑。大王，阿者言无，鼻者名间，间无暂乐故名无间。大王，假使一人独堕是狱，其身长大八万由旬，遍满其中间无空处。其身周匝受种种苦。设有多人，身亦遍满不相妨碍。大王，寒地狱中暂遇热风以之为乐，热地狱中暂遇寒风亦名为乐，有地狱中设命终已若闻活声即便还活，阿鼻地狱都无此事。大王，阿鼻地狱四方有门，一一门外各有猛火，东西南北交过通彻八万由旬。周匝铁墙铁网弥覆，其地亦铁，上火彻下，下火彻上。大王，若鱼在鏊，脂膏焦然，是中罪人亦复如是。大王，作一逆者则便具受如是一罪，若造二逆罪即二倍，五逆具者罪亦五倍。大王，我今定知王之恶业必不得免。唯愿大王速往佛所，除佛世尊余无能救，我今愍汝故相劝导。"

尔时，大王闻是语已，心怀怖惧，举身颤慄，五体掉动如芭蕉树，仰而答曰："汝为是谁？不现色像而但有声？"

"大王，吾是汝父频婆娑罗。汝今当随耆婆所说，莫随邪见六臣之言。"

时王闻已，闷绝躄地，身疮增剧，臭秽倍前，虽以冷药涂而治之，疮烝毒热但增无损。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

梵行品第二十之五

尔时，世尊在双树间，见阿阇世闷绝躄地，即告大众："我今当为是王，住世至无量劫不入涅槃。"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当为无量众生不入涅槃，何故独为阿阇世王？"

佛言："善男子，是大众中无有一人谓我毕定入于涅槃，阿阇世

王定谓我当毕竟永灭，是故闷绝自投于地。善男子，如我所言，为阿阇世不入涅槃，如是密义，汝未能解。何以故？我言为者，一切凡夫。阿阇世者，普及一切造五逆者。又复为者，即是一切有为众生。我终不为无为众生而住于世。何以故？夫无为者，非众生也。阿阇世者，即是具足烦恼等者。又复为者，即是不见佛性众生。若见佛性，我终不为久住于世。何以故？见佛性者，非众生也。阿阇世者，即是一切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又复为者，即是阿难、迦葉二众。阿阇世者，即是阿阇世王后宫妃后及王舍城一切妇女。又复为者，名为佛性。言阿阇者，名为不生，世者名怨。以不生佛性故则烦恼怨生，烦恼怨生故不见佛性；以不生烦恼故则见佛性，以见佛性故则得安住大般涅槃。是名不生，是故名为为阿阇世。

“善男子，阿阇者名不生，不生者名涅槃，世名世法，为者名不污，以世八法所不污故，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入涅槃，是故我言为阿阇世无量亿劫不入涅槃。善男子，如来密语不可思议，佛、法、众僧亦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亦不可思议，《大涅槃经》亦不可思议。”

尔时，世尊大悲导师，为阿阇世王入月爱三昧，入三昧已放大光明。其光清凉往照王身，身疮即愈，郁蒸除灭。王觉疮愈，身体清凉，语耆婆言：“曾闻人说，劫将欲尽，三月并现，当是之时，一切众生患苦悉除。时既未至，此光何来照触吾身，疮苦除愈，身得安乐？”

耆婆答言：“此非劫尽三月并照，亦非火日星宿药草宝珠天光。”

王又问言：“此光若非三月并照宝珠明者，为是谁光？”

“大王当知，是天中天所放光明。是光无根、无有边际、非热非冷、非常非灭、非色非无色、非相非无相、非青非黄非赤非白，欲度众生故使可见、有相可说、有根有边、有热有冷、青黄赤白。大王，是光虽尔，实不可说，不可睹见，乃至无有青黄赤白。”

王言：“耆婆，彼天中天以何因缘放斯光明？”

耆婆答言：“今是瑞相将为大王。以王先言世无良医疗治身心，故放此光先治王身，然后及心。”

王言：“耆婆，如来世尊亦见念耶？”

耆婆答言：“譬如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子遇病，父母之心非不平等，然于病子心则偏多。大王，如来亦尔，于诸众生非不平等，然于罪者心则偏重，于放逸者佛则慈念，不放逸者心则放舍。何等名为不放逸者？谓六住菩萨。大王，诸佛世尊于诸众生，不观种姓、老少中年、贫富、时节、日月星宿、工巧下贱、僮仆婢使，唯观众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则便慈念。大王当知，如是瑞相，即是如来入月爱三昧所放光明。”

王即问言：“何等名为月爱三昧？”

耆婆答言：“譬如月光，能令一切优钵罗华开敷鲜明；月爱三昧

亦复如是，能令众生善心开敷，是故名为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欢喜；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修习涅槃道者心生欢喜，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初一日至十五日，形色光明渐渐增长；月爱三昧亦复如是，令初发心诸善根本渐渐增长，乃至具足大般涅槃，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渐渐损减；月爱三昧亦复如是，光所照处，所有烦恼能令渐减，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大王，譬如盛热之时，一切众生常思月光，月光既照，郁热即除；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除贪恼热。大王，譬如满月，众星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乐；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诸善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乐，是故复名月爱三昧。”

王语耆婆：“我闻如来不与恶人同止坐起语言谈论，犹如大海不宿死尸，如鸳鸯鸟不住圊厕，释提桓因不与鬼住，鸠翅罗鸟不栖枯树，如来亦尔，我当云何而得往见？设其见者，我身将不陷入地耶？我观如来，宁近醉象、师子、虎、狼、猛火绝焰，终不近于重恶之人。是故我今思忖是已，当有何心往见如来？”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渴人速赴清泉，饥者求食，怖者求救，病求良医，热求荫凉，寒者求火，王今求佛亦应如是。大王，如来尚为一阐提等演说法要，何况大王非一阐提，而当不蒙慈悲救济？”

王言耆婆：“我昔曾闻，一阐提者，不信不闻，不能观察，不得义理，何故如来而为说法？”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有人身遇重病，是人夜梦升一柱殿，服酥油脂及以涂身，卧灰食灰，攀上枯树；或与猕猴游行坐卧，沉水没泥，堕坠楼殿，高山树木，象马牛羊，身著青黄赤黑色衣，喜笑歌舞；或见乌鹫狐狸之属，齿发堕落，裸形枕狗，卧粪秽中；复与亡者行住坐起携手食啖，毒蛇满路而从中过；或复梦与被发女人共相抱持，多罗树叶以为衣服，乘坏驴车正南而游。是人梦已，心生愁恼，以愁恼故身病愈增，以病增故诸家亲属遣使命医。所可遣使，形体缺短，根不具足，头蒙尘土，著弊坏衣，载故坏车，语彼医言：‘速疾上车。’

“尔时，良医即自思惟：‘今见是使相貌不吉，当知病者难可疗治。’复作是念：‘使虽不吉，复当占日为可治不？若四日、六日、八日、十二日、十四日，如是日者，病亦难治。’复作是念：‘日虽不吉，复当占星为可治不？若是火星、金星、昴星、阎罗王星、湿星、满星，如是星时，病亦难治。’复作是念：‘星虽不吉，复当观时。若是秋时、冬时及日入时、夜半时、月入时，当知是病亦难可治。’复作是念：‘如是众相，虽复不吉，或定不定。当观病人，若有福德，皆可疗治；若无福德，虽吉何益？’思惟是已，寻与使俱。在路复念：‘若彼病者，有长寿相则可疗治，短寿相者则不可治。’即于前路见二小儿，相牵斗诤，捉头拔发，瓦石刀杖共相撩打，见人持火自然殄灭，

或见有人斫伐树木，或复见人手曳皮革随路而行，或见道路有遗落物，或见有人执持空器，或见沙门独行无侣，复见虎、狼、乌鹫、野狐。见是事已，复作是念：‘所遣使人乃至道路所见诸相悉皆不祥，当知病者定难疗治。’复作是念：‘我若不往则非良师，如其往者不可救疗。’复更念言：‘如是众相虽复不祥，且当舍置，往至病所。’思惟是已，复于前路闻如是声，所谓亡失、死丧、崩破、坏折、剥脱、堕坠、焚烧、不来、不可疗治、不能拔济。复闻南方有飞鸟声，所谓乌鹫、舍利鸟声，若狗、若鼠、野狐、猪、兔。闻是声已，复作是念：‘当知病者难可疗治。’

“尔时，即入病人舍宅，见彼病人数寒数热，骨节疼痛，目赤流泪，耳声闻外，咽喉结痛，舌上裂破，其色正黑，头不自胜，体枯无汗，大小便利拥隔不通，身卒肥大红赤异常，语声不均或粗或细，举体斑驳异色青黄，其腹胀满言语不了。医见是已，问瞻病言：‘病者昨来意志云何？’答言：‘大师，其人本来敬信三宝及以诸天，今者变异，敬信情息；本喜惠施，今者悭吝；本性少食，今则过多；本性敝恶，今则和善；本性慈孝恭敬父母，今于父母无恭敬心。’医闻是已，，即前嗅之，优钵罗香、沉水杂香、毕迦多香、多伽罗香、多摩罗跋香、郁金香、栴檀香，炙肉臭、蒱桃酒臭、烧筋骨臭、鱼臭、粪臭；知香臭已即前触身，觉身细软犹如缯绵劫贝纱华，或坚如石，或冰如冷，或热如火，或涩如沙。尔时，良医见如是等种种相已，定知病者必死不疑，然不定言是人当死，语瞻病者：‘吾今遽务，明当更来。随其所须，恣意勿遮。’即便还家。明日使到，复语使言：‘我事未讫，兼未合药。’智者当知，如是病者必死不疑。

“大王，世尊亦尔，于一阐提辈善知根性而为说法。何以故？若不为说，一切凡夫当言如来无大慈悲。有慈悲者，名一切智。若无慈悲，云何说言一切智人？是故如来为一阐提而演说法。大王，如来世尊见诸病者常施法药，病者不服，非如来咎。大王，一阐提辈分别有二：一者、得现在善根，二者、得后世善根。如来善知一阐提辈能于现在得善根者，则为说法；后世得者，亦为说法，今虽无益，作后世因。是故如来为一阐提演说法要。一阐提者复有二种：一者、利根，二者、中根。利根之人于现在世能得善根，中根之人后世则得。诸佛世尊不空说法。大王，譬如净人坠堕圊厕，有善知识见而愍之，寻前捉发而拔出之；诸佛如来亦复如是，见诸众生堕三恶道，方便救济令得出离。是故如来为一阐提而演说法。”

王语耆婆：“若使如来审如是者，明当选择良日吉星然后乃往。”

耆婆白王：“大王，如来法中无有选择良日吉星。大王，如重病人犹不看日时节吉凶，唯求良医；王今病重，求佛良医，不应选择良时好日。大王，如栴檀火及伊兰火，二俱烧相无有异也；吉日凶日亦复如是，若到佛所俱得灭罪。唯愿大王，今日速往。”

尔时，大王即命一臣名曰吉祥，而告之言：“大臣当知，吾今欲

往佛世尊所，速办所须供养之具。”

臣言：“大王，善哉！善哉！所须供具一切悉有。”

阿阇世王与其夫人，严驾车乘一万二千，姝壮大象其数五万，一一象上各载三人，赍持幡盖华香伎乐，种种供具无不备足，导从马骑有十八万。摩伽陀国所有人民，寻从王者其数足满五十八万。尔时，拘尸那城所有大众满十二由旬，悉皆遥见阿阇世王与其眷属寻路而来。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一切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近因缘者，莫先善友。何以故？阿阇世王若不随顺耆婆语者，来月七日必定命终堕阿鼻狱，是故近因莫若善友。”

阿阇世王复于前路，闻舍婆提毗流离王乘船入海遇火而死，瞿伽离比丘生身入地至阿鼻狱，须那刹多作种种恶到于佛所众罪得灭。闻是语已，语耆婆言：“吾今虽闻如是二言，犹未审定。汝来耆婆，吾欲与汝同载一象。设我当入阿鼻地狱，冀汝捉持不令我堕。何以故？吾昔曾闻得道之人不入地狱。”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阿阇世王犹有疑心，我今当为作决定心。”

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持一切，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一切诸法皆无定相，所谓色无定相，乃至涅槃亦无定相。如来今者，云何而言为阿阇世作决定心？”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今定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何以故？若王疑心可破坏者，当知诸法无有定相，是故我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当知是心为无决定。善男子，若彼王心是决定者，王之逆罪云何可坏？以无定相，其罪可坏，是故我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

尔时，大王即到娑罗双树间，至于佛所，仰瞻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犹如微妙真金之山。

尔时，世尊出八种声告言：“大王。”

时阿阇世左右顾视：“此大众中谁为大王？我既罪逆，又无福德，如来不应称为大王。”

尔时，如来即复唤言：“阿阇世大王。”

时王闻已心大欢喜，即作是言：“如来今日顾命语言，真知如来于诸众生大悲怜愍等无差别。”白佛言：“世尊，我今疑心永无遗余，定知如来真是众生无上大师。”

尔时，迦葉菩萨语持一切菩萨言：“如来已为阿阇世王作决定心。”

尔时，阿阇世王即白佛言：“世尊，假使我今得与梵王、释提桓因坐起饮食犹不欣悦，得遇如来一言顾命深以欣庆。”

尔时，阿阇世王即以所持幡盖、香华、伎乐供养，前礼佛足，右绕三匝，礼敬毕已，却坐一面。

尔时，佛告阿阇世王言：“大王，今当为汝说正法要，汝当一心，谛听！谛听！凡夫常当系心观身有二十事：一、谓我此身中空无无漏；二、无诸善根本；三、我此生死未得调顺；四、堕坠深坑，无处不畏；五、以何方便得见佛性；六、云何修定得见佛性；七、生死常苦，无常我净；八、八难之难，难得远离；九、恒为怨家之所追逐；十、无有一法能遮诸有；十一、于三恶趣未得解脱；十二、具足种种诸恶邪见；十三、亦未造立渡五逆津；十四、生死无际未得其边；十五、不作诸业，不得果报；十六、无有我作他人受果；十七、不作乐因，终无乐果；十八、若有造业，果终不失；十九、因无明生，亦因而死；二十、去来现在常行放逸。大王，凡夫之人常于此身当作如是二十种观，作是观已不乐生死，不乐生死则得止观。尔时，次第观心生相、住相、灭相，次第观心生住灭相，定、慧、进、戒亦复如是；观生住灭已，知心相乃至戒相，终不作恶，无有死畏、三恶道畏。若不系心观察如是二十事者，心则放逸，无恶不造。”

阿阇世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我从昔来，初未曾观是二十事故造众恶，造众恶故则有死畏、三恶道畏。世尊，自我招殃造兹重恶，父王无辜，横加逆害，是二十事设观不观，必定当堕阿鼻地狱。”

佛告大王：“一切诸法，性相无常，无有决定，王云何言必定当堕阿鼻地狱？”

阿阇世王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无定相者，我之杀罪亦应不定。若杀定者，一切诸法则非不定。”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诸佛世尊说一切法悉无定相，王复能知杀亦不定，是故当知杀无定相。大王，如汝所言，父王无辜，横加逆害者，何者是父？但于假名众生五阴妄生父想。于十二入、十八界中，何者是父？若色是父，四阴应非；若四是父，色亦应非；若色、非色合为父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色与非色，性无合故。大王，凡夫众生于是色阴妄生父想，如是色阴亦不可害。何以故？色有十种，是十种中，唯色一种，可见可持、可称可量、可牵可缚。虽可见缚，其性不住；以不住故，不可得见，不可捉持，不可称量，不可牵缚。色相如是，云何可杀？若色是父可杀可害获罪报者，余九应非。若九非者，则应无罪。大王，色有三种，过去、未来、现在。过去、现在则不可害。何以故？过去过去故，现在念念灭故。遮未来故，名之为杀。如是一色，或有可杀，或不可杀。有杀不杀，色则不定；若色不定，杀亦不定；杀不定故，报亦不定，云何说言定入地狱？

“大王，一切众生所作罪业凡有二种：一者、轻，二者、重。若心、口作，则名为轻；身、口、心作则名为重。大王，心念口说，身不作者，所得报轻。大王昔日口不敕杀，但言刖足。大王若敕侍臣立斩王首，坐时乃斩犹不得罪，况王不敕，云何得罪？王若得罪，诸佛

世尊亦应得罪。何以故？汝父先王频婆娑罗，曾于诸佛种诸善根，是故今日得居王位。诸佛若不受其供养则不为王；若不为王，汝则不得为国生害。若汝杀父当有罪者，我等诸佛亦应有罪。若诸佛世尊无得罪者，汝独云何而得罪耶？

“大王，频婆娑罗往有恶心，于毗富罗山游行猎鹿，周遍圹野悉无所得，唯见一仙五通具足。见已即生瞋恚恶心：‘我今游猎所以不得，正坐此人！’驱逐令去，即敕左右而令杀之。其人临终生瞋恶心，退失神通而作誓言：‘我实无辜！汝以心口横加戮害，我于来世亦当如是还以心口而害于汝。’时王闻已，即生悔心，供养死尸。是王如是，尚得轻受不堕地狱，况王不尔，而当地狱受果报耶？先王自作还自受之，云何令王而得杀罪？如王所言父王无辜者，大王云何言无？夫有罪者则有罪报，无恶业者则无罪报。汝父先王若无辜罪，云何有报？频婆娑罗于现世中，亦得善果及以恶果，是故先王亦复不定；以不定故，杀亦不定；杀不定故，云何而言定入地狱？

“大王，众生狂惑凡有四种：一者、贪狂，二者、药狂，三者、咒狂，四者、本业缘狂。大王，我弟子中有是四狂，虽多作恶，我终不记是人犯戒。是人所作不至三恶，若还得心，亦不言犯。王本贪国，逆害父王，贪狂心作，云何得罪？大王，如人酒醉逆害其母，既醒寤已，心生悔恨，当知是业亦不得报。王今贪醉，非本心作。若非本心，云何得罪？

“大王，譬如幻师，四衢道头，幻作种种男女、象、马、璎珞、衣服，愚痴之人谓为真实，有智之人知非真有；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譬如山间响声，愚痴之人谓之实声，有智之人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有怨诈来亲附，愚痴之人谓为实亲，智者了达，乃知虚诈；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执镜自见面像，愚痴之人谓为真面，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热时炎，愚痴之人谓之是水，智者了达，知其非水；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乾闼婆城，愚痴之人谓为真实，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梦中受五欲乐，愚痴之人谓之为实，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杀法、杀业、杀者、杀果及以解脱，我皆了之则无有罪。王虽知杀，云何有罪？大王，譬如有人主知典酒，如其不饮则亦不醉，虽复知火亦不烧燃；王亦如是，虽复知杀，云何有罪？大王，有诸众生于日出时作种种罪，于月出时复行劫盗，日月不出则不作罪，虽因日月令其作罪，然此日月实不得罪；杀亦如是，虽复因王，王实无罪。

“大王，如王宫中常敕屠羊，心初无惧，云何于父独生惧心？虽复人畜尊卑差别，宝命、重死二俱无异，何故于羊心轻无惧，于父先

王生重忧苦？大王，世间之人，是爱僮仆，不得自在，为爱所使而行杀害。设有果报乃是爱罪，王不自在，当有何咎？大王，譬如涅槃，非有非无而亦是有；杀亦如是，虽非有无而亦是有。惭愧之人则为非有，无惭愧者则为非无。受果报者名之为有，空见之人则为非有，有见之人则为非无。有有见者亦名为有。何以故？有有见者得果报故，无有见者则无果报。常见之人则为非有，无常见者则为非无，常常见者不得为无。何以故？常常见者有恶业果故，是故常常见者不得为无。以是义故，虽非有无而亦是有。

“大王，夫众生者名出入息，断出入息故名为杀，诸佛随俗亦说为杀。大王，色是无常，色之因缘亦是无常，从无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识是无常，识之因缘亦是无常，从无常因生识云何常？以无常故苦，以苦故空，以空故无我。若是无常、苦、空、无我，为何所杀？杀无常者得常涅槃，杀苦得乐，杀空得实，杀于无我而得真我。大王，若杀无常、苦、空、无我者，则与我同，我亦杀于无常、苦、空、无我，不入地狱，汝云何入？”

尔时，阿阇世王如佛所说观色乃至观识，作是观已，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色是无常，乃至识是无常。我本若能如是知者则不作罪。世尊，我昔曾闻，诸佛世尊常为众生而作父母。虽闻是语，犹未审定，今则定知。世尊，我亦曾闻，须弥山王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玻瓈，若有众鸟随所集处则同其色。虽闻是言，亦不审定。我今来至佛须弥山则与同色，与同色者则知诸法无常、苦、空、无我。世尊，我见世间从伊兰子生伊兰树，不见伊兰生栴檀树，我今始见从伊兰子生栴檀树。伊兰子者，我身是也；栴檀树者，即是我心无根信也。无根者，我初不知恭敬如来，不信法僧，是名无根。世尊，我若不遇如来世尊，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在大地狱受无量苦。我今见佛，以是见佛所得功德，破坏众生所有一切烦恼恶心。”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我今知汝必能破坏众生恶心。”

“世尊，若我审能破坏众生诸恶心者，使我常在阿鼻地狱，无量劫中为诸众生受大苦恼不以为苦。”

尔时，摩伽陀国无量人民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如是等无量人民发大心故，阿阇世王所有重罪即得微薄。王及夫人、后宫婇女悉皆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阿阇世王语耆婆言：“耆婆，我今未死，已得天身，舍于短命而得长命，舍无常身而得常身。令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天身、长命、常身，即是一切诸佛弟子。”说是语已，即以种种宝幢、幡盖、香华、璎珞、微妙伎乐而供养佛，复以偈颂而赞叹言：

“实语甚微妙， 善巧于句义，
甚深秘密藏， 为众故显示。

所有广博言，为众故略说，
具足如是语，善能疗众生。
若有诸众生，得闻是语者，
若信及不信，定知是佛说。
诸佛常软言，为众故说粗，
粗语及软语，皆归第一义。
是故我今者，归依于世尊。
如来语一味，犹如大海水，
是名第一谛，故无无义语。
如来今所说，种种无量法，
男女大小闻，同获第一义。
无因亦无果，无生及无灭，
是名大涅槃，闻者破诸结。
如来为一切，常作慈父母，
当知诸众生，皆是如来子。
世尊大慈悲，为众故苦行，
如人著鬼魅，狂乱多所作。
我今得见佛，所得三业善，
愿以此功德，回向无上道。
我今所供养，佛法及众僧，
愿以此功德，三宝常在世。
我今所当得，种种诸功德，
愿以此破坏，众生四种魔。
我遇恶知识，造作三世罪，
今于佛前悔，愿后更莫造。
愿诸众生等，悉发菩提心，
系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
复愿诸众生，永破诸烦恼，
了了见佛性，犹如妙德等。”

尔时，世尊赞阿阇世王：“善哉！善哉！若有人能发菩提心，当知是人则为庄严诸佛大众。大王，汝昔已于毗婆尸佛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从是已来至我出世，于其中间未曾堕于地狱受苦。大王当知，菩提之心乃有如是无量果报。大王，从今已往常当勤修菩提之心。何以故？从是因缘当得消灭无量恶故。”

尔时，阿阇世王及摩伽陀举国人民，从座而起绕佛三匝辞退还宫。

天行品者如《杂华》说。

婴儿行品第二十一

“善男子，云何名婴儿行？善男子，不能起、住、来、去、语言，是名婴儿，如来亦尔。不能起者，如来终不起诸法相。不能住者，如来不著一切诸法。不能来者，如来身行无有动摇。不能去者，如来已到大般涅槃。不能语者，如来虽为一切众生演说诸法，实无所说。何以故？有所说者名有为法，如来世尊非是有为，是故无说。又无语者，犹如婴儿言语未了，虽复有语，实亦无语；如来亦尔，语未了者即是诸佛秘密之言，虽有所说，众生不解，故名无语。

“又婴儿者，名物不一，未知正语。虽名物不一，未知正语，非不因此而得识物；如来亦尔，一切众生方类各异所言不同，如来方便随而说之，亦令一切因而得解。

“又婴儿者，能说大字；如来亦尔，说于大字，所谓婆啝——啝者有为，婆者无为——是名婴儿。啝者名为无常，婆者名为有常。如来说常，众生闻已，为常法故断于无常，是名婴儿行。

“又婴儿者，不知苦乐、昼夜、父母；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为众生故不见苦乐，无昼夜相，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故无父母亲疏等相。

“又婴儿者，不能造作大小诸事；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菩萨不造生死作业，是名不作大事。大事者，即五逆也。菩萨摩诃萨终不造作五逆重罪。小事者，即二乘心。菩萨终不退菩提心而作声闻、辟支佛乘。

“又婴儿行者，如彼婴儿啼哭之时，父母即以杨树黄叶而语之言：‘莫啼！莫啼！我与汝金。’婴儿见已，生真金想便止不啼，然此杨叶实非金也。木牛、木马、木男、木女，婴儿见已，亦复生于男女等想即止不啼。实非男女，以作如是男女想故，名曰婴儿。如来亦尔，若有众生欲造众恶，如来为说三十三天常乐我净，端正自恣，于妙宫殿受五欲乐，六根所对无非是乐。众生闻有如是乐故，心生贪乐，止不为恶，勤作三十三天善业。实是生死，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为度众生方便说言常乐我净。

“又婴儿者，若有众生厌生死时，如来则为说于二乘，然实无有二乘之实。以二乘故，知生死过，见涅槃乐；以是见故，则能自知有断不断、有真不真、有修不修、有得不得。

“善男子，如彼婴儿于非金中而生金想；如来亦尔，于不净中而说为净，如来已得第一义故则无虚妄。如彼婴儿于非牛马作牛马想；若有众生于非道中作真道想，如来亦说非道为道；非道之中实无有道，以能生道微因缘故，说非道为道。如彼婴儿于木男女生男女想；如来亦尔，知非众生说众生相，而实无有众生相也。若佛如来说无众生，一切众生则堕邪见，是故如来说有众生。于众生中作众生相者，则不能破众生相也。若于众生破众生相者，是则能得大般涅槃。以得如是大涅槃故，止不啼哭，是名婴儿行。

“善男子，若有男女受持读诵书写解说是五行者，当知是人必定

当得如是五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我亦定当得是五行。”

佛言：“善男子，不独汝得如是五行；今此会中九十三万人，亦同于汝，得是五行。”

南本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第十九卷～第二十七卷）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九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二十二之一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大涅槃经》，得十事功德，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不可思议，闻者惊怪，非内非外、非难非易、非相非非相、非是世法，无有相貌，世间所无。何等为十？

"一者、有五。何等为五？一者、所不闻者而能得闻，二者、闻已能为利益，三者、能断疑惑之心，四者、慧心正直无曲，五者、能知如来密藏，是为五事。

"何等不闻而能得闻？所谓甚深微密之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法、众僧无有差别，三宝性相常乐我净；一切诸佛无有毕竟入涅槃者，常住无变；如来涅槃，非有非无、非有为非无为、非有漏非无漏、非色非不色、非名非不名、非相非不相、非有非不有、非物非不物、非因非果、非待非不待、非明非闇、非出非不出、非常非不常、非断非不断、非始非终、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阴非不阴、非入非不入、非界非不界、非十二因缘非不十二因缘。如是等法甚深微密，昔所不闻而能得闻。复有不闻，所谓一切外道经书，四毗陀论、毗伽罗论、卫世师论、迦毗罗论，一切咒术，医方伎艺，日月薄蚀星宿运变，图书谶记。如是等经，初未曾闻秘密之义，今于此经而得知之。复有十一部经，除毗佛略，亦无如是深密之义，今因此经而得知之。善男子，是名不闻而能得闻。

"闻已利益者，若能听受是《大涅槃经》，悉能具知一切方等大乘经典甚深义味。譬如男女于明净镜，见其色像了了分明；大涅槃镜亦复如是，菩萨执之，悉得明见大乘经典甚深之义。亦如有人在闇室中，执大炬火悉见诸物；大涅槃炬亦复如是，菩萨执之，得见大乘深奥之义。亦如日出有千光明，悉能照了诸山幽闇，令一切人远见诸物；是大涅槃清净慧日亦复如是，照了大乘深邃之处，令二乘人远见佛道。所以者何？以能听受是大涅槃微妙经故。善男子，若有菩萨摩诃萨听受如是《大涅槃经》，得知一切诸法名字；若能书写读诵通利，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知一切诸法义理。善男子，其听受者，唯知名字，不知其义。若能书写受持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能知义。复次，善男子，听是经者，闻有佛性，未能得见；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得见之。听是经者，闻有檀名，未能得见檀波罗蜜；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能得见檀波罗蜜。

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能听是《大涅槃经》，则知法知义，具二无碍；于诸沙门、婆罗门等，若天魔梵，一切世中，得无所畏；开示分别十二部经，演说其义无有差违，不从他闻而能自知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闻已能为利益。

“断疑心者，疑有二种：一者、疑名，二者、疑义。听是经者，断疑名心；思惟义者，断疑义心。复次，善男子，疑有五种：一者、疑佛定涅槃不？二者、疑佛是常住不？三者、疑佛是真乐不？四者、疑佛是真净不？五者、疑佛是实我不？听是经者，疑佛涅槃则得永断；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四疑永断。复次，善男子，疑有三种：一疑、声闻为有为无？二疑、缘觉为有为无？三疑、佛乘为有为无？听是经者，如是三疑永灭无余。书写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则能了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不闻如是《大涅槃经》，疑心甚多，所谓若常无常、若乐不乐、若净不净、若我无我、若命非命、若众生非众生、若毕竟不毕竟、若他世若过世、若有若无、若苦若非苦、若集若非集、若道若非道、若灭若非灭、若法若非法、若善若非善、若空若非空。听是经者，如是诸疑悉得永断。复次，善男子，若有不闻如是经者，复有种种众多疑心，所谓色是我耶？受想行识是我耶？眼能见耶？我能见耶？乃至识能知耶？我能知耶？色受报耶？我受报耶？乃至识受报耶？我受报耶？色至他世耶？我至他世耶？乃至识亦如是？生死之法有始有终耶？无始无终耶？听是经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断。复有人疑：一阐提人、犯四重禁、作五逆罪、谤方等经，如是等辈有佛性耶？无佛性耶？听是经者，如是等疑悉得永断。复有人疑：世间有边耶？世间无边耶？有十方世界耶？无十方世界耶？听是经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断。是名能断疑惑之心。

“慧心正直无邪曲者，心若有疑则所见不正。一切凡夫若不得闻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所见邪曲，乃至声闻、辟支佛人所见亦曲。云何名为一切凡夫所见邪曲？于有漏中见常乐我净，于如来所见无常、苦、不净、无我，见有众生寿命知见，计非有想非无想处以为涅槃，见自在天有八圣道，有见、断见，如是等见名为邪曲。菩萨摩诃萨若得闻是《大涅槃经》，修行圣行，则得断除如是邪曲。云何名为声闻、缘觉邪曲见耶？见于菩萨从兜率下，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净饭，母曰摩耶，迦毗罗城处胎满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释捧接，难陀龙王及婆难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执持宝盖随后侍立，地神化华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满足七步，至于天庙令诸天像悉起承迎；阿私陀仙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伤当终不睹佛兴；诣师学书、算计、射御、图谶伎艺；处在深宫，六万婇女娱乐受乐，出城游观至迦毗罗园，道见老人乃至沙门法服而行，还至宫中见诸婇女形体状貌犹如枯骨，所有宫殿冢墓无异，厌恶出家，夜半踰城；至郁陀伽、阿罗逻等大仙人所，闻说识处及非有想非无想处，既闻是已，谛

观是处是非常、苦、不净、无我，舍至树下，具修苦行满足六年，知是苦行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复到阿夷罗跋提河中洗浴，受牧牛女所奉乳糜；受已转至菩提树下，破魔波旬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波罗奈为五比丘初转法轮，乃至于此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如是等见，是名声闻、缘觉曲见。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听受如是《大涅槃经》，悉得断除如是等见。若能书写读诵通利，为他演说，思惟其义，则得正直无邪曲见。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大涅槃经》，谛知菩萨无量劫来不从兜率降神母胎乃至拘尸那城入般涅槃，是名菩萨摩诃萨正直之见。

“能知如来深密义者，所谓即是大般涅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忏四重禁，除谤法心，尽五逆罪，灭一阐提，然后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甚深秘密之义。复次，善男子，云何复名甚深之义？虽知众生实无有我，而于未来不失业果；虽知五阴于此灭尽，善恶之业终不败亡；虽有诸业，不得作者；虽有至处，无有去者；虽有系缚，无受缚者；虽有涅槃，亦无灭者。是名甚深秘密之义。”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闻不闻义，是义不然。何以故？法若有者便应定有，法若无者便应定无。无不应生，有不应灭。如其闻者是则为闻，若不闻者则为不闻，云何而言闻所不闻？世尊，若不可闻是为不闻，若已闻者则更不闻。何以故？已得闻故，云何而言闻所不闻？譬如去者，到则不去，去则不到，亦如生已不生，不生不生，得已不得，不得不得；闻已不闻，不闻不闻，亦复如是。

“世尊，若不闻闻者，一切众生未有菩提即应有之，未得涅槃亦应得之，未见佛性应见佛性，云何复言十住菩萨虽见佛性未得明了？世尊，若不闻闻者，如来往昔从谁得闻？若言得闻，何故如来于阿含中复言无师？若不闻不闻，如来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一切众生不闻不闻，亦应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若当不闻如是《大涅槃经》见佛性者，一切众生不闻是经亦应得见。世尊，凡是色者，或有可见，或不可见；声亦如是，或是可闻，或不可闻。是大涅槃非色非声，云何而言可得见闻？世尊，过去已灭则不可闻，未来未至亦不可闻，现在听时则不名闻，闻已声灭更不可闻。是大涅槃亦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说，若不可说则不可闻，云何而言菩萨修是《大涅槃经》闻所不闻？”

尔时，世尊赞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知一切诸法如幻、如焰，如乾闼婆城、画水之迹，亦如泡沫、芭蕉之树，空无有实，非命非我，无有苦乐，如十住菩萨之所知见。”

时大众中忽然之顷有大光明，非青见青，非黄见黄，非赤见赤，非白见白，非色见色，非明见明，非见而见。尔时，大众遇斯光已身

心快乐，譬如比丘入师子王定。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今此光明，谁之所放？”尔时，如来默然不说。

迦葉菩萨复问文殊师利：“何因缘故，有此光明照于大众？”文殊师利默然不答。

尔时，无边身菩萨复问迦葉菩萨：“今此光明，谁之所有？”迦葉菩萨默然不说。

净住王子菩萨复问无边身菩萨：“何因缘故，是大众中有此光明？”无边身菩萨默然不说。

如是五百菩萨皆亦如是，虽相咨问，然无答者。

尔时，世尊问文殊师利言：“文殊师利，何因缘故，是大众中有此光明？”

文殊师利言：“世尊，如是光明名为智慧，智慧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无有因缘，云何佛问何因缘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名大涅槃，大涅槃者则名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佛问何因缘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光明者名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者名为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光明者即是念佛，念佛者是名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光明者即是一切声闻、缘觉不共之道，声闻、缘觉不共之道即名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云何如来问于因缘？世尊亦有因缘，因灭无明则得炽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灯。”

佛言：“文殊师利，汝今莫入诸法甚深第一义谛，应以世谛而解说之。”

文殊师利言：“世尊，于此东方过二十恒河沙等世界，有佛世界名曰不动。其佛住处纵广正等足满一万二千由旬。其地七宝，无有土石，平正柔软，无诸沟坑。其诸树木四宝所成，金、银、琉璃及以玻瓈，华果茂盛无时不有。若有众生闻其华香，身心安乐，譬如比丘入第三禅。周匝复有三千大河，其水微妙八味具足。若有众生在中浴者，所得喜乐，譬如比丘入第二禅。其河多有种种诸华，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香华、大香华、微妙香华、常华、一切众生无遮护华。其河两岸亦有众华，所谓阿提目多伽华、占婆华、波吒罗华、婆师罗华、摩利迦华、大摩利迦华、新摩利迦华、须摩那华、由提迦华、檀□迦利华、常华、一切众生无遮护华。底布金沙，有四梯陛，金、银、琉璃、杂色玻瓈。多有众鸟游集其中，复有无量虎狼师子诸恶鸟兽，其心相视犹如赤子。彼世界中一切无有犯重禁者、诽谤正法及一阐提、五逆等罪。其土调适，无有寒热饥渴苦恼，无贪欲恚放逸嫉妒，无有日月昼夜时节，犹如第二忉利天上。其土人民等有光明，各各无有憍慢之心，一切悉是菩萨大士，皆得神通具大功德。其心悉皆尊重正法，乘于大乘，爱念大乘，贪乐大乘，护

惜大乘，大慧成就，得大总持，心常怜愍一切众生。其佛号曰满月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随所住处有所讲宣，其土众生无不得闻。

“为琉璃光菩萨摩诃萨讲宣如是《大涅槃经》，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能修行《大涅槃经》，所不闻者皆悉得闻。’彼琉璃光菩萨摩诃萨问满月光明佛，亦如此间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所问等无有异。彼满月光明佛即告琉璃光菩萨言：‘善男子，西方去此二十恒河沙佛土，彼有世界名曰娑婆。其土多有山陵、堆阜、土沙砾石，荆棘恶刺周遍充满，常有饥渴寒热苦恼。其土人民不能恭敬沙门、婆罗门、父母师长，贪著非法，欲于非法，修行邪法，不信正法，寿命短促，有行奸诈。王者治之，王虽有国不知满足，于他所有生贪利心，兴师相伐，枉死者众。王者修行如是非法，四天善神心无欢喜故降灾旱，谷米不登，人民多病苦恼无量。彼中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大悲纯厚愍众生故，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为诸大众敷演如是《大涅槃经》。彼有菩萨名光明遍照高贵德王，已问斯事如汝无异。佛今答之，汝可速往自当得闻。’世尊，彼琉璃光菩萨闻是事已，与八万四千菩萨摩诃萨欲来至此，故先现瑞。以是因缘有此光明，是名因缘，亦非因缘。”

尔时，琉璃光菩萨与八万四千诸菩萨俱，持诸幡盖、香华、璎珞、种种伎乐倍胜于前，俱来至此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以己所持供养之具供养于佛，头面礼足，合掌恭敬，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问彼菩萨：“善男子，汝为到来，为不到来？”

琉璃光菩萨言：“世尊，到亦不来，不到亦不来，我观是义都无有来。世尊，诸行若常亦复不来，若是无常亦无有来。若人见有众生性者，有来不来。我今不见众生定性，云何当言有来不来？有憍慢者见有去来，无憍慢者则无去来；有取行者见有去来，无取行者则无去来；若见如来毕竟涅槃则有去来，不见如来毕竟涅槃则无去来；不闻佛性则有去来，闻佛性者则无去来；若见声闻、辟支佛人有涅槃者则有去来，不见声闻、辟支佛人有涅槃者则无去来；若见声闻、辟支佛人常乐我净则有去来，若不见者则无去来；若见如来无常乐我净则有去来，若见如来常乐我净则无去来。世尊，且置斯事，欲有所问，唯垂哀愍，少见听许。”

佛言：“善男子，随意所问，今正是时，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所以者何？诸佛难值如优昙华，法亦如是难可得闻，十二部中方等复难，是故应当专心听受。”

时琉璃光菩萨摩诃萨既蒙听许，兼被诫敕，即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有能修行《大涅槃经》闻所不闻？”

尔时，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尽如是大乘大涅槃海，正复值我能善解说。汝今所有疑网毒箭，我为大医能善拔出。汝于佛性犹未明了，我有慧炬能为照明。汝今欲渡生死大河，我能为汝作大船师。汝于我所生父母想，我亦于汝生赤子心。汝心今者贪正法宝，值我多有能相惠施。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宣释。

"善男子，欲听法者，今正是时。若闻法已当生敬信，至心听受恭敬尊重，于正法所莫求其过，莫念贪欲、瞋恚、愚痴，莫观法师种姓好恶。既闻法已，莫生憍慢，莫为恭敬名誉利养，当为度世甘露法利。亦莫生念：'我听法已，先自度身然后度人，先自解身然后解人，先自安身然后安人，先自涅槃然后令人而得涅槃。'于佛法僧应生等想，于生死中生大苦想，于大涅槃应生常乐我净之想，先为他人然后为身，当为大乘莫为二乘，于一切法当无所住，亦莫专执一切法相，于诸法中莫生贪想，常生知法见法之想。善男子，汝能如是至心听法，是则名为闻所不闻。

"善男子，有不闻闻，有不闻不闻，有闻不闻，有闻闻。善男子，如不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生生，如不到到、不到不到、到不到、到到。"

"世尊，云何不生生？"

"善男子，安住世谛初出胎时，是名不生生。"

"云何不生不生？"

"善男子，是大涅槃无有生相，是名不生不生。"

"云何生不生？"

"善男子，世谛死时，是名生不生。"

"云何生生？"

"善男子，一切凡夫是名生生。何以故？生生不断故，一切有漏念念生故，是名生生。四住菩萨名生不生。何以故？生自在故，是名生不生。善男子，是名内法。云何外法？未生生、未生未生、生未生、生生。善男子，譬如种子未生芽时，得四大和合，人功作业然后乃生，是名未生生。云何未生未生？譬如败种及未遇缘，如是等辈名未生未生。云何生未生？如芽生已而不增长，是名生未生。云何生生？如芽增长，若生不生则无增长，如是一切有漏，是名外法生生。"

琉璃光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若有生者，为是常耶？是无常乎？生若是常，有漏之法则无有生；生若无常，则有漏是常。世尊，若生能自生，生无自性；若能生他，以何因缘不生无漏？世尊，若未生时有生者，云何于今乃名为生？若未生时无生者，何故不说虚空为生？"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不生生不可说，生生亦不可说，生不生亦不可说，不生不生亦不可说，生亦不可说，不生亦不可说，

有因缘故亦可得说。云何不生生不可说？不生名为生，云何可说？何以故？以其生故。云何生生不可说？生生故生，生生故不生亦不可说。云何生不生不可说？生即名为生，生不自生，故不可说。云何不生不生不可说？不生者名为涅槃，涅槃不生故不可说。何以故？以修道得故。云何生亦不可说？以生无故。云何不生不可说？以有得故。云何有因缘故亦可得说？十因缘法为生作因，以是义故亦可得说。

“善男子，汝今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大众钝故。善男子，有为之法，生亦是常，以住无常，生亦无常；住亦是常，以生生故，住亦无常；异亦是常，以法无常，异亦无常；坏亦是常，以本无今有故，坏亦无常。善男子，以性故，生、住、异、坏皆悉是常，念念灭故不可说常，是大涅槃能断灭故，故名无常。善男子，有漏之法未生之时，已有生性故生能生；无漏之法本无生性，是故生不能生。如火有本性遇缘则发，眼有见性，因色、因明、因心故见；众生生法亦复如是，由本有性，遇业因缘，父母和合则便有生。”

尔时，琉璃光菩萨摩诃萨及八万四千菩萨摩诃萨闻是法已，踊在虚空高七多罗树，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蒙如来殷勤教诲，因大涅槃始得悟解闻所不闻，亦令八万四千菩萨深解诸法不生生等。世尊，我今已解，断诸疑网。然此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无畏，复欲咨禀，唯垂听许。”

尔时，世尊告无畏菩萨：“善男子，随意问难，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尔时，无畏菩萨与八万四千诸菩萨等，俱从座起，更整衣服，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此土众生当造何业而得生彼不动世界？其土菩萨云何而得智慧成就，人中象王有大威德，具修诸行利智捷疾闻则能解？”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不害众生命， 坚持诸禁戒，
受佛微妙教， 则生不动国。
不夺他人财， 常施惠一切，
造招提僧坊， 则生不动国。
不犯他妇女， 自妻不非时，
施持戒卧具， 则生不动国。
不为自他故， 求利及恐怖，
慎口不妄语， 则生不动国。
莫坏善知识， 远离恶眷属，
口常和合语， 则生不动国。
如诸菩萨等， 常离于恶口，
所说人乐闻， 则生不动国。

乃至於戏笑，不说非时语，
谨慎常时语，则生不动国。
见他得利养，常生欢喜心，
不起嫉妒结，则生不动国。
不恼于众生，常生于慈心，
不生方便恶，则生不动国。
邪见言无施，父母及去来，
不起如是见，则生不动国。
旷路作好井，种植果树林，
常施乞者食，则生不动国。
若于佛法僧，供养一香灯，
乃至献一华，则生不动国。
若为恐怖故，利养及福德，
书是经一偈，则生不动国。
若为希利福，能于一日中，
读诵是经典，则生不动国。
若为无上道，一日一夜中，
受持八戒斋，则生不动国。
不与犯重禁，同共一处住，
呵谤方等者，则生不动国。
若能施病者，乃至于一果，
欢喜而瞻视，则生不动国。
不犯僧鬘物，善守于佛物，
涂扫佛僧地，则生不动国。
造像若佛塔，犹如大拇指，
常生欢喜心，则生不动国。
若为是经典，自身及财宝，
施于说法者，则生不动国。
若能听书写，受持及读诵，
诸佛秘密藏，则生不动国。”

尔时，无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已知所造业缘得生彼国。是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普为怜愍一切众生，先所咨问。如来若说，则能利益安乐人、天、阿修罗、乾闼婆、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

尔时，世尊即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于此当至心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有因缘故未到不到，有因缘故不到到，有因缘故到不到，有因缘故到到。

“何因缘故未到不到？善男子，夫不到者，是大涅槃。凡夫未到，以有贪欲、瞋恚、愚痴故，身业、口业不清净故，及受一切不净

物故，犯四重故，谤方等故，一阐提故，五逆罪故，以是义故未到不到。

“善男子，何因缘故不到到？不到者，名大涅槃。何义故到？永断贪欲、瞋恚、愚痴、身口恶故，不受一切不净物故，不犯四重故，不谤方等经故，不作一阐提故，不作五逆罪故，以是义故名不到到。须陀洹者八万劫到，斯陀含者六万劫到，阿那含者四万劫到，阿罗汉者二万劫到，辟支佛者十千劫到，以是义故名不到到。

“善男子，何因缘故名到不到？到者名为二十五有，一切众生常为无量烦恼诸结之所覆蔽，往来不离犹如轮转，是名为到；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已得永离，故名不到，为欲化度诸众生故示现在中，亦名为到。

“善男子，何因缘故名为到到？到者即是二十五有，一切凡夫、须陀洹乃至阿那含，烦恼因缘故，名到到。

“善男子，闻所不闻亦复如是，有不闻闻，有不闻不闻，有闻不闻，有闻闻。云何不闻闻？善男子，不闻者，名大涅槃。何故不闻？非有为故，非音声故，不可说故。云何亦闻？得闻名故，所谓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名不闻闻。”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大涅槃者不可得闻，云何复言常乐我净而可得闻？何以故？世尊，断烦恼者名得涅槃，若未断者名为不得，以是义故，涅槃之性本无今有。若世间法本无今有则名无常。譬如瓶等，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故名无常；涅槃若尔，云何说言常乐我净？

“复次，世尊，凡因庄严而得成者，悉名无常。涅槃若尔，应是无常。何等因缘？所谓三十七品、六波罗蜜、四无量心、观于骨相、阿那波那、六念处、破析六大，如是等法，皆是成就涅槃因缘，故名无常。

“复次，世尊，有名无常。若涅槃是有，亦应无常。如佛昔于阿含中说：‘声闻、缘觉、诸佛世尊皆有涅槃。’以是义故，名为无常。

“复次，世尊，可见之法名为无常。如佛先说：‘见涅槃者，则得断除一切烦恼。’

“复次，世尊，譬如虚空，于诸众生等无障碍，故名无常。若使涅槃是常等者，何故众生有得、不得？涅槃若尔于诸众生不平等者，则不名常。

“世尊，譬如百人共有一怨，若害此怨，则多人受乐。若使涅槃是平等法，一人得时应多人得，一人断结应多人亦断。若不如是，云何名常？譬如有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国王、王子、父母、师长则得利养，是不名常；涅槃亦尔，不名为常。何以故？如佛昔于阿含经中告阿难言：‘若有人能恭敬涅槃，则得断结，受无量乐。’以是义故，不名为常。世尊，若涅槃中有常乐我净名者，不名为常。如其无者，云何可说？”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涅槃之体，非本无今有。若涅槃体本无今有者，则非无漏常住之法。有佛无佛，性相常住，以诸众生烦恼覆故，不见涅槃便谓为无。菩萨摩诃萨以戒、定、慧熏修其心，断烦恼已便得见之。当知涅槃是常住法，非本无今有，是故为常。善男子，如闇室中井种种七宝，人亦知有，闇故不见。有智之人善知方便，燃大明灯持往照了，悉得见之。是人于此终不生念：'水及七宝本无今有。'涅槃亦尔，本自有之，非适今也。烦恼闇故，众生不见，大智如来以善方便燃智慧灯，令诸菩萨得见涅槃常乐我净，是故智者于此涅槃不应说言本无今有。

"善男子，汝言因庄严故得成涅槃应无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涅槃之体，非生非出，非实非虚，非作业生，非是有漏有为之法，非闻非见，非堕非死，非别异相亦非同相，非往非还，非去来今，非一非多，非长非短，非圆非方，非尖非斜，非有相非无相，非名非色，非因非果，非我、我所。以是义故，涅槃是常，恒不变易。是以无量阿僧祇劫修集善法以自庄严，然后乃见。善男子，譬如地下有八味水，一切众生而不能得，有智之人施功穿掘则便得之，涅槃亦尔。譬如盲人不见日月，良医疗之则便得见，而是日月非是本无今有；涅槃亦尔，先自有之，非适今也。善男子，如人有罪系之囹圄，久乃得出还家得见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涅槃亦尔。

"善男子，汝言因缘故涅槃之法应无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因有五种。何等为五？一者、生因，二者、和合因，三者、住因，四者、增长因，五者、远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业烦恼等及外诸草木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因？如善与善心和合，不善与不善心和合，无记与无记心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则不堕，山河树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内有四大无量烦恼众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长因？因缘衣服饮食等故，令众生增长；如外种子，火所不烧，鸟所不食，则得增长；如诸沙门、婆罗门等，依因和尚善知识等而得增长；如因父母，子得增长，是名增长因。云何远因？譬如因咒，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凭国王，无有盗贼；如芽依因地水火风等；如水攒及人，为酥远因；如明色等为识远因；父母精血为众生远因；如时节等，悉名远因。善男子，涅槃之体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当言是无常因？

"复次，善男子，复有二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师轮绳，是名作因。如灯烛等照闇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从作因而有，唯从了因。了因者，所谓三十七助道法、六波罗蜜，是名了因。善男子，布施者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檀波罗蜜乃得名为大涅槃因。三十七品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助菩提法，乃得名为大涅槃因。"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布施

不得名为檀波罗蜜？云何布施而得名之檀波罗蜜？乃至般若云何不得名为般若波罗蜜？云何得名为般若波罗蜜？云何名涅槃？云何名大涅槃？”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闻布施，不见布施；不闻檀波罗蜜，不见檀波罗蜜；乃至不闻般若，不见般若；不闻般若波罗蜜，不见般若波罗蜜；不闻涅槃，不见涅槃；不闻大涅槃，不见大涅槃。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知见法界，解了实相空无所有，无有和合觉知之相，得无漏相、无所作相、如幻化相、热时炎相、乾闼婆城虚空之相。菩萨尔时得如是相，无贪恚痴不闻不见，是名菩萨摩诃萨真实之相、安住实相。菩萨摩诃萨自知此是檀、此是檀波罗蜜，乃至此是般若、此是般若波罗蜜，此是涅槃、此是大涅槃。

“善男子，云何是施，非波罗蜜？见有乞者，然后乃与，是名为施，非波罗蜜；若无乞者，开心自施，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时时施，是名为施，非波罗蜜；若修常施，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施他已还生悔心，是名为施，非波罗蜜；施已不悔，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菩萨摩诃萨于财物中生四怖心，王、贼、水、火，欢喜施与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望报施，是名为施，非波罗蜜；施不望报，是则名为檀波罗蜜。若为恐怖、名闻利养、家法相续、天上五欲，为憍慢故，为胜慢故，为知识故，为来报故，如市易法，善男子，如人种树为得荫凉、为得华果及以材木，若人修行如是等施，是名为施，非波罗蜜。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大涅槃者，不见施者、受者、财物，不见时节，不见福田及非福田，不见因、不见缘、不见果报，不见作者、不见受者，不见多、不见少，不见净、不见不净，不轻受者、己身、财物，不见见者、不见不见者，不计己他，唯为方等大般涅槃常住法故修行布施，为利一切诸众生故而行布施，为断一切众生烦恼故行于施，为诸众生不见受者、施者、财物故行于施。

“善男子，譬如有人堕大海水，抱持死尸则得度脱；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布施时，亦复如是，如彼死尸。善男子，譬如有人闭在深狱，门户坚牢，唯有厕孔，便从中出，到无碍处；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布施时，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贵人恐怖急厄，更无恃怙依旃陀罗；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于布施，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病人，为除病苦得安乐故，服食不净；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于布施，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婆罗门值谷踊贵，为寿命故食啖狗肉；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于布施亦复如是。

“善男子，大涅槃中如是之事，从无量劫来不闻而闻，尸罗、尸罗波罗蜜乃至般若、般若波罗蜜，如《杂华经》中广说。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不闻而闻？十二部经，其义深邃，昔来不闻；今因是经，得具足闻。先虽得闻，唯闻名字，而今于此《大涅槃经》乃得闻义。声闻、缘觉唯闻十二部经名字，不闻其义，今于此经具足得闻，是名不闻而闻。善男子，一切声闻、缘觉经中，不曾闻佛有常

乐我净、不毕竟灭，三宝佛性无差别相，犯四重罪、谤方等经、作五逆罪及一阐提悉有佛性，今于此经而得闻之，是名不闻而闻。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二十二之二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若犯重禁、谤方等经、作五逆罪、一阐提等有佛性者，是等云何复堕地狱？世尊，若使是等有佛性者，云何复言无常乐我净？世尊，若断善根名一阐提者，断善根时所有佛性云何不断？佛性若断，云何复言常乐我净？如其不断，何故名为一阐提耶？世尊，犯四重禁名为不定，谤方等经、作五逆罪及一阐提悉名不定，如是等辈若决定者，云何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须陀洹乃至辟支佛亦名不定，若须陀洹至辟支佛是决定者，亦不应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若犯四重不决定者，须陀洹乃至辟支佛亦不决定。如是不定，诸佛如来亦复不定。若佛不定，涅槃体性亦复不定，至一切法亦复不定。云何不定？若一阐提除一阐提则成佛道，诸佛如来亦应如是，入涅槃已，亦应还出，不入涅槃。若如是者，涅槃之性则为不定；不决定故，当知无有常乐我净。云何说言一阐提等当得涅槃？"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为欲利益无量众生令得安乐，怜愍慈念诸世间故，为欲增长发菩提心诸菩萨故，作如是问。善男子，汝已亲近过去无量诸佛世尊，于诸佛所种诸善根；久已成就菩提功德，降伏众魔令其退散；已教无量无边众生，悉令得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久已通达诸佛如来所有甚深秘密之藏，已问过去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尊如是甚深微密之义。我都不见一切世间若人、若天、沙门、婆罗门、若魔、若梵，有能咨问如来是义。今当诚心，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演说。

"善男子，一阐提者亦不决定。若决定者，是一阐提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不决定，是故能得。如汝所言，佛性不断，云何一阐提断善根者？善男子，善根有二种：一者、内，二者、外。佛性非内非外，以是义故，佛性不断。复有二种：一者、有漏，二者、无漏。佛性非有漏非无漏，是故不断。复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若是断者则应还得，若不还得则名不断，若断已得名一阐提。犯四重者亦是不定，若决定者，犯四重禁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谤方等经亦复不定，若决定者，谤正法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五逆罪亦复不定，若决定者，五逆之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色与色相二俱不定，香味触相、生相至无明相、阴入界相、二十五有相，四生乃至一切诸

法，皆亦不定。

“善男子，譬如幻师在大众中，化作四兵车步象马，作诸璎珞严身之具、城邑聚落、山林树木、泉池河井。而彼众中有诸小儿，无有智慧，睹见之时，悉以为实。其中智人知其虚诳，以幻力故惑人眼目。善男子，一切凡夫乃至声闻、辟支佛等，于一切法见有定相亦复如是。诸佛菩萨于一切法不见定相。

“善男子，譬如小儿于盛夏月，见热时焰谓之为水。有智之人于此热焰，终不生于实水之想，但是虚焰诳人眼目，非实是水。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见一切法，亦复如是悉谓是实。诸佛菩萨于一切法不见定相。

“善男子，譬如山涧，因声有响。小儿闻之，谓是实声。有智之人，解无定实，但有声相诳于耳识。善男子，一切凡夫、声闻、缘觉，于一切法亦复如是见有定相。诸菩萨等解了诸法悉无定相，见无常相、空寂等相、无生灭相。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见一切法是无常相。

“善男子，亦有定相。云何为定？常乐我净。在何处耶？所谓涅槃。善男子，须陀洹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八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斯陀含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六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那含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四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罗汉果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二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辟支佛道亦复不定，不决定故，经十千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善男子，如来今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示现倚卧师子之床欲入涅槃，令诸未得阿罗汉果众弟子等及诸力士生大忧苦，亦令天、人、阿修罗、乾闼婆、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迦等大设供养，欲使诸人以千端氎缠裹其身，七宝为棺，盛满香油，积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烧：一者、儭身，二、最在外。为诸众生分散舍利以为八分。一切所有声闻弟子咸言如来入于涅槃，当知如来亦不毕定入于涅槃。何以故？如来常住不变易故。以是义故，如来涅槃亦复不定。

“善男子，当知如来亦复不定。如来非天。何以故？有四种天：一者、世间天，二者、生天，三者、净天，四者、义天。世间天者，如诸国王。生天者，从四天王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净天者，从须陀洹至辟支佛。义天者，十住菩萨摩诃萨等。以何义故，十住菩萨名为义天？以能善解诸法义故。云何为义？见一切法是空义故。

“善男子，如来非王，亦非四天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从须陀洹至辟支佛、十住菩萨。以是义故，如来非天。然诸众生亦复称佛为天中天，是故如来非天非非天、非人非非人、非鬼非非鬼、非地狱畜生饿鬼非非地狱畜生饿鬼、非众生非非众生、非法非非法、非色非非色、非长非非长、非短非非短、非相非非相、非心非非心、非有漏非

无漏、非有为非无为、非常非无常、非幻非非幻、非名非非名、非定非非定、非有非无、非说非非说、非如来非不如来。以是义故，如来不定。

“善男子，何故如来不名世天？世天者即是诸王，如来久于无量劫中已舍王位，是故非王。非非王者，如来生于迦毗罗城净饭王家，是故非非王。

“非生天者，如来久已离诸有故，是故非生天。非非生天。何以故？升兜率天下阎浮提故，是故如来非非生天。

“亦非净天。何以故？如来非是须陀洹乃至非辟支佛，是故如来非是净天。非非净天。何以故？世间八法所不能染，犹如莲华不受尘水，是故如来非非净天。

“亦非义天。何以故？如来非是十住菩萨故，是故如来非义天也。非非义天。何以故？如来常修十八空义故，是故如来非非义天。

“如来非人。何以故？如来久于无量劫中离人有故，是故非人。亦非非人。何以故？生于迦毗罗城故，是故非非人。

“如来非鬼。何以故？不害一切诸众生故，是故非鬼。亦非非鬼。何以故？亦以鬼像化众生故，是故非非鬼。

“如来亦非地狱、畜生、饿鬼。何以故？如来久离诸恶业故，是故非地狱、畜生、饿鬼。亦非非地狱、畜生、饿鬼。何以故？如来亦复现受三恶诸趣之身化众生故，是故非非地狱、畜生、饿鬼。

“亦非众生。何以故？久已远离众生性故，是故如来非众生。亦非非众生。何以故？或时演说众生相故，是故如来非非众生。

“如来非法。何以故？诸法各各有别异相，如来不尔，唯有一相，是故非法。亦非非法。何以故？如来法界故，是故非非法。

“如来非色。何以故？十色入所不摄故，是故非色。亦非非色。何以故？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故，是故非非色。

“如来非长。何以故？断诸色故，是故非长。亦非非长。何以故？一切世间无有能见顶髻相故，是故非非长。

“如来非短。何以故？久已远离憍慢结故，是故非短。亦非非短。何以故？为瞿师罗长者示三尺身故，是故非非短。

“如来非相。何以故？久已远离诸相相故，是故非相。亦非非相。何以故？善知诸相故，是故非非相。

“如来非心。何以故？虚空相故，是故非心。亦非非心。何以故？有十力心法故，亦能知他众生心故，是故非非心。

“如来非有为。何以故？常乐我净故，是故非有为。亦非无为。何以故？有来去坐卧示现涅槃故，是故非无为。

“如来非常。何以故？身有分故，是故非常。云何非常？以有知故。常法无知犹如虚空，如来有知，是故非常。云何非常？有言说故。常法无言亦如虚空，如来有言，是故无常。有姓氏故名曰无常，无姓之法乃名为常，虚空常故无有姓氏，如来有姓，姓瞿昙氏，是故

无常。有父母故名曰无常，无父母者乃名曰常，虚空常故无有父母，佛有父母，是故无常。有四威仪名曰无常，无四威仪乃名曰常，虚空常故无四威仪，佛有四仪，是故无常。常住之法无有方所，虚空常故无有方所，如来出在东天竺地，住舍婆提或王舍城，是故无常。以是义故，如来非常。亦非非常。何以故？生永断故。有生之法名曰无常，无生之法乃名为常，如来无生，是故为常。常法无性，有性之法名曰无常，如来无生无性，无生无性故常。有常之法遍一切处，犹如虚空无处不有，如来亦尔遍一切处，是故为常。无常之法，或言此有，或言彼无，如来不尔，不可说言是处有、彼处无，是故为常。无常之法有时是有、有时是无，如来不尔有时是有、有时是无，是故为常。常住之法无名无色，虚空常故无名无色，如来亦尔无名无色，是故为常。常住之法无因无果，虚空常故无因无果，如来亦尔无因无果，是故为常。常住之法三世不摄，如来亦尔三世不摄，是故为常。

“如来非幻。何以故？永断一切虚诳心故，是故非幻。亦非非幻。何以故？如来或时分此一身为无量身，无量之身复为一身，出壁直过无有障碍，履水如地，入地如水，行空如地，身出烟焰如大火聚，云雷震动其声可畏，或为城邑、聚落舍宅、山川树木，或作大身，或作小身、男身、女身、童男童女身，是故如来亦非非幻。

“如来非定。何以故？如来于此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示现入于般涅槃故，是故非定。亦非非定。何以故？常乐我净故，是故如来亦非非定。

“如来非有漏。何以故？断三漏故，故非有漏。三漏者，欲界一切烦恼，除无明，是名欲漏；色、无色界一切烦恼，除无明，是名有漏；三界无明，名无明漏。如来永断，是故非漏。复次，一切凡夫不见有漏。云何凡夫不见有漏？一切凡夫于未来世悉有疑心，未来世中当得身耶？不得身耶？过去世中身本有耶？为本无耶？现在世中是身有耶？是身无耶？若有我者，是色耶？非色耶？色非色耶？非色非非色耶？想耶？非想耶？想非想耶？非想非非想耶？是身属他耶？不属他耶？属不属耶？非属非不属耶？有命无身耶？有身无命耶？有身有命耶？无身无命耶？身之与命有常耶？无常耶？常无常耶？非常非无常耶？身之与命自在作耶？时节作耶？无因作耶？世性作耶？微尘作耶？法非法作耶？士夫作耶？烦恼作耶？父母作耶？我住心耶？住眼中耶？遍满身中耶？从何来耶？去何至耶？谁生耶？谁死耶？我于过去是婆罗门姓耶？是刹利姓耶？是毗舍姓耶？是首陀罗姓耶？当于未来得何姓耶？我此身者过去之时，是男身耶？是女身耶？畜生身耶？若我杀生，当有罪耶？当无罪耶？乃至饮酒，当有罪耶？当无罪耶？我自作耶？为他作耶？我受报耶？身受报耶？如是疑见无量烦恼覆众生心，因是疑见生六种心：决定有我，决定无我，我见我，我见无我，无我见我，我作、我受、我知，是名邪见。如来永拔如是无量见漏根本，是故非漏。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于大涅槃修圣行者，亦得永

断如是诸漏。诸佛如来常修圣行，是故无漏。

“善男子，凡夫不能善摄五根则有三漏，为恶所牵至不善处。善男子，譬如恶马，其性佷悷，能令乘者至险恶处；不能善摄此五根者亦复如是，令人远离涅槃善道至诸恶处。譬如恶象，心未调顺，有人乘之不随意去，远离城邑至空旷处；不能善摄此五根者亦复如是，将人远离涅槃城邑，至于生死旷野之处。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恶；五根佞臣亦复如是，常教众生造无量恶。善男子，譬如恶子，不受师长父母教敕，则无恶不造；不调五根亦复如是，不受师长善言教敕，无恶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摄五根，常为地狱、畜生、饿鬼之所贼害，亦如怨盗害及善人。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摄五根，驰骋五尘。譬如牧牛，不善守护，犯人苗稼。凡夫之人不摄五根，常在诸有多受苦恼。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行圣行时，常能善调守摄五根，怖畏贪欲、瞋恚、愚痴、憍慢、嫉妒，为得一切诸善法故。善男子，若能善守此五根者则能摄心，若能摄心则摄五根。譬如有人，拥护于王则护国土，护国土者则护于王；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若得闻是《大涅槃经》则得智慧，得智慧故则得专念。五根若散，念则能止。何以故？是念慧故。善男子，如善牧者，设牛东西啖他苗稼，则便遮止不令犯暴；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念慧因缘故，守摄五根不令驰散。

“菩萨摩诃萨有念慧者，不见我相，不见我所相，不见众生及所受用。见一切法同法性相，生于土石瓦砾之相，譬如屋舍，从众缘生，无有定性。见诸众生，四大五阴之所成立，推无定性。无定性故，菩萨于中不生贪著。一切凡夫见有众生故起烦恼。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有念慧故，于诸众生不生贪著。

“复次，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经》者，不著众生相、作种种法相。善男子，譬如画师，以众杂彩画作众像，若男若女若牛若马，凡夫无知见之则生男女等相，画师了知无有男女；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于法异相观于一相，终不生于众生之相。何以故？有念慧故。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或时睹见端正女人，终不生于贪著之心。何以故？善观相故。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知五欲法，无有欢乐，不得暂停，如犬啮枯骨，如人持火逆风而行，如箧毒蛇，梦中所得，路边果树多人所掷，亦如段肉众鸟竞逐，如水上泡、画水之迹，如织经尽，如囚趣市，犹如假借，势不得久。观欲如是，多诸过恶。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为色香味触因缘故，从昔无数无量劫来常受苦恼。一一众生一劫之中，所积身骨如王舍城毗富罗山，所饮乳汁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复多四海水，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命终哭泣所出目泪多四大海。尽地草木斩以为筹，以数父母亦不能尽。无量劫来，或在地狱、畜生、饿鬼所受行苦不可称计。凡

此大地犹如枣等易可穷极，生死无量不可得尽。菩萨摩诃萨如是深观，一切众生欲因缘故受苦无量。菩萨观是生死行苦故，不失念慧。

“善男子，譬如世间，有诸大众满二十五里。王敕一臣持一油钵，经由中过莫令倾覆：‘若弃一渧，当断汝命。’复遣一人，拔刀在后，随而怖之。臣受王教，尽心坚持，经历尔所大众之中，虽见可意五邪欲等，心常念言：‘我若放逸著彼邪欲，当弃所持，命不全济。’是人以是怖因缘故，乃至不弃一渧之油。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于生死中不失念慧；以不失故，虽见五欲，心不贪著。若见净色，不生色相，唯观苦相；乃至识相亦复如是，不作生相，不作灭相，不作因相，观和合相。菩萨尔时五根清净，根清净故，护根戒具。一切凡夫五根不净，不能善持，名曰根漏；菩萨永断，是故无漏；如来拔出永断根本，是故非漏。

“复次，善男子，复有离漏。菩萨摩诃萨欲为无上甘露佛果故，离于恶漏。云何为离？若能修行《大涅槃经》，书写受持，读诵解说，思惟其义，是名为离。何以故？善男子，我都不见十二部经能离恶漏如此方等《大涅槃经》。善男子，譬如良师教诸弟子，诸弟子中有受教者，心不造恶；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心不造恶。善男子，譬如世间有善咒术，若有一闻，却后七年不为一切毒药所中，蛇不能螫；若有诵者，乃至命尽，无有众恶。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复如是，若有众生一经耳者，却后七劫不堕恶道；若有书写读诵，解说思惟其义，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净见佛性，如彼圣王得甘露味。

“善男子，是大涅槃有如是等无量功德。善男子，若有人能书写是经，读诵解说，为他敷演，思惟其义，当知是人真我弟子，善受我教，是我所见，我之所念。是人谛知我不涅槃，随如是人所住之处，若城邑聚落、山林旷野、房舍田宅、楼阁殿堂，我亦在中常住不移。我于是人常作受施，或作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婆罗门、梵志、贫穷乞人。云何当令是人得知如来受其所施之物。善男子，是人或于夜卧梦中，梦见佛像，或见天像、沙门之像、国主圣王师子王像、莲华形像、优昙华像，或见大山或大海水，或见日月，或见白象及白马像，或见父母，得华得果、金银琉璃玻瓈等宝、五种牛味。尔时当知，即是如来受其所施。寤已喜乐，寻得种种所须之物，心不念恶，乐修善法。善男子，是大涅槃，悉能成就如是无量阿僧祇等不可思议无边功德。

“善男子，汝今应当信受我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见我者，欲恭敬我，欲同法性而见于我，欲得空定，欲见实相，欲得修习首楞严定、师子王定，欲破八魔——八魔者，所谓四魔、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欲得人中天上乐者，见有受持《大涅槃经》，书写读诵，为他解说，思惟义者，当往亲近，依附咨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为洗手足，布置床席，四事供给令无所乏。若从远来，应十

由延路次奉迎。为是经故，所重之物应以奉献，如其无者，应自卖身。何以故？是经难遇，过优昙华。

“善男子，我念过去无量无边那由他劫，尔时世界名曰娑婆，有佛世尊，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为诸大众宣说如是《大涅槃经》。我于尔时从善友所，转闻彼佛当为大众说大涅槃。我闻是已，其心欢喜，欲设供养。居贫无物，欲自卖身，薄福不售。即欲还家，路见一人，而便语言：‘吾欲卖身，君能买不？’其人答曰：‘我家作业，人无堪者。汝设能为，我当买汝。’我即问言：‘有何作业，人无堪能？’其人答言：‘吾有恶病，良医处药，应当日服人肉三两。卿若能以身肉三两日日见给，便当与汝金钱五枚。’我时闻已，心中欢喜。我复语言：‘汝与我钱，假我七日，须我事讫，便还相就。’其人答言：‘七日不可，审能尔者，当许一日。’善男子，我于尔时即取其钱，还至佛所，头面礼足，尽其所有而以奉献，然后诚心听受是经。我时闇钝，虽得闻经，唯能受持一偈文句：

“如来证涅槃， 永断于生死，
若有至心听， 常得无量乐。

“受是偈已，即便还至彼病人家。善男子，我时虽复日日与三两肉，以念偈因缘故不以为痛，日日不废足满一月。善男子，以是因缘，其病得差，我身平复，亦无疮痍。我时见身具足完具，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偈之力，尚能如是，何况具足受持读诵！我见此经有如是利，复倍发心：‘愿于未来成得佛道，字释迦牟尼。’善男子，以是一偈因缘力故，令我今日于大众中为诸天人具足宣说。

“善男子，以是因缘，是大涅槃不可思议，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乃是诸佛如来甚深秘密之藏。以是义故，能受持者，断离恶漏。所谓恶者，恶象、恶马、恶牛、恶狗、毒蛇住处、恶刺土地、悬崖崄岸、瀑水洄澓、恶人、恶国、恶城、恶舍、恶知识等。如是等辈，若作漏因，菩萨即离，若不能作则不远离；若增有漏则便离之，若不增长则不远离；若作恶法则便离之，若能作善则不远离。云何为离？不持刀杖，常以正慧方便而远离之，是故名为正慧远离，为生善法则离恶法。菩萨摩诃萨自观其身，如病、如疮、如痈、如怨、如箭入体，是大苦聚，悉是一切善恶根本。是身虽复不净如是，菩萨犹故瞻视将养。何以故？非为贪身，为善法故；为于涅槃，不为生死；为常乐我净，不为无常、无乐我净；为菩提道，不为有道；为于一乘，不为三乘；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微妙之身，不为乃至非有想非无想身；为法轮王，不为转轮王。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常当护身。何以故？若不护身，命则不全；命若不全，则不能得书写是经，受持读诵，为他广说，思惟其义。是故菩萨应善护身。以是义故，菩萨得离一切恶漏。

“善男子，如欲渡水善护船筏，临路之人善护良马，田夫种植善护粪秽，如为差毒善护毒蛇，如人为财护旃陀罗，为坏贼故养护健将，亦如寒人爱护于火，如癞病者求于毒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见是身无量不净具足充满，为欲受持《大涅槃经》故，犹好将护，不令乏少。菩萨摩诃萨观于恶象及恶知识，等无有二。何以故？俱坏身故。菩萨摩诃萨于恶象等心无怖惧，于恶知识生畏惧心。何以故？是恶象等唯能坏身，不能坏心，恶知识者二俱坏故。是恶象等唯坏一身，恶知识者坏无量善身、无量善心。是恶象等唯能破坏不净臭身，恶知识者能坏净身及以净心。是恶象等能坏肉身，恶知识者坏于法身。为恶象杀，不至三趣；为恶友杀，必至三趣。是恶象等，但为身怨；恶知识者，为善法怨。是故菩萨常当远离诸恶知识。如是等漏，凡夫不离，是故生漏；菩萨离之，则不生漏。菩萨如是尚无有漏，况于如来？是故非漏。

“云何亲近漏？一切凡夫受取衣食、卧具、医药，为身心乐，求如是物，造种种恶，不知过失，轮回三趣，是故名漏。菩萨摩诃萨见如是过则便远离，若须衣时即便受取，不为身故，但为于法；不长憍慢，心常卑下；不为严饰，但为羞耻障诸寒暑、恶风恶雨、恶虫蚊虻、蝇蚤蝮螫。虽受饮食，心无贪著，不为身故，常为正法；不为肤体，但为众生；不为憍慢，为身力故；不为怨害，为治饥疮。虽得上味，心无贪著。受取房舍亦复如是，贪慢之结不令居心，为菩提舍遮止结贼，障恶风雨故受屋舍。求医药者，心无贪慢，但为正法；不为寿命，为常命故。善男子，如人病疮，为苏麨涂，以衣裹之，为出脓血苏麨涂傅，为疮愈故以药坌之，为恶风故在深屋中；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观身是疮故以衣覆，为九孔脓求索饮食，为恶风雨受取房舍，为四毒发求觅医药。菩萨受取四种供养，为菩提道，非为寿命。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作是思惟：‘我若不受是四供养，身则磨灭不得坚牢，若不坚牢则不忍苦，若不忍苦则不能得修习善法；若能忍苦则得修习无量善法。我若不能堪忍众苦，则于苦受生瞋恚心，于乐受中生贪著心，若求乐不得则生无明。’是故凡夫于四供养生于有漏，菩萨摩诃萨能深观察不生于漏，是故菩萨名为无漏，云何如来当名有漏？是故如来不名有漏。

“复次，善男子，一切凡夫虽善护身心，犹故生于三种恶觉。以是因缘，虽断烦恼得生非想非非想处，犹故还堕三恶道中。善男子，譬如有人渡于大海，垂至彼岸，没水而死；凡夫之人亦复如是，垂尽三有，还堕三塗。何以故？无善觉故。何等善觉？所谓六念处。凡夫之人，善心羸劣，不善炽盛；善心羸故，慧心薄少；慧心薄故，增长诸漏。菩萨摩诃萨慧眼清净见三觉过，知是三觉有种种患，常与众生作三乘怨。三觉因缘乃令无量凡夫众生不见佛性，无量劫中生颠倒心，谓佛世尊无常乐我，唯有一净，如来毕竟入于涅槃。

“一切众生无常、无乐、无我、无净，颠倒心故言有常乐我净；

实无三乘，颠倒心故言有三乘；一实之道真实不虚，颠倒心故言无一实——是三恶觉，常为诸佛及诸菩萨之所呵责。是三恶觉，常害于我，或亦害他。有是三觉，一切诸恶常来随从。是三觉者，即是三缚，连缀众生无边生死。

“菩萨摩诃萨常作如是观察三觉。菩萨或时有因缘故，应生欲觉，默然不受。譬如端正净洁之人，不受一切粪秽不净；如热铁丸，人无受者；如婆罗门性，不受牛肉；如饱满人，不受恶食；如转轮王，不与一切旃陀罗等同坐一床。菩萨摩诃萨恶贱三觉，不受不味亦复如是。何以故？菩萨思惟：‘众生知我是良福田，我当云何受是恶法？若受恶觉，则不任为众生福田。我自不言是良福田，众生见相，便言我是。我今若起如是恶觉，则为欺诳一切众生。我于往昔以欺诳故，无量劫中流转生死堕三恶道。我若恶心受人信施，一切天人及五通仙悉当证知而见呵责。我若恶觉受人信施，或令施主果报减少或空无报。我若恶心受檀越施，则与施主而为怨仇。一切施主恒于我所起赤子想，我当云何欺诳于彼而生怨想？何以故？或令施主不得果报或少果报故。我常自称为出家人，夫出家者不应起恶，若起恶者则非出家。出家之人身口相应，若不相应则非出家。我弃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知识，出家修道，正是修习诸善觉时，非是修习不善觉时。譬如有人入海求宝，不取真珠，直取水精；亦如有人弃妙音乐，游戏粪秽；如舍宝女，爱念卑陋；如弃金器，而用瓦盂；如弃甘露，服食毒药；如舍亲旧贤善良医，反从怨憎求药自疗。我亦如是，舍离大师如来世尊甘露法味，而服魔怨种种恶觉。人身难得如优昙华，我今已得；如来难值过优昙华，我今已值；清净法宝难得见闻，我今已闻。犹如盲龟值浮木孔，人命不停过于山水，今日虽存，明亦难保，云何纵心令住恶法？壮色不停犹如奔马，云何恃怙而生憍慢？犹如恶鬼伺求人过，四大恶鬼亦复如是，常来伺求我之过失，云何当令恶觉发起？譬如朽宅垂崩之屋，我命亦尔，云何起恶？我名沙门，沙门之人名学善觉，我今乃起不善之觉，云何当得名沙门也？我名出家，出家之人名修善道，我今行恶，云何当得名为出家？我今名为真婆罗门，婆罗门者名修净行，我今乃行不净恶觉，云何当得名婆罗门？我今亦名刹利大姓，刹利姓者能除怨敌，我今不能除恶怨敌，云何当得名刹利姓？我名比丘，比丘之人名破烦恼，我今不破恶觉烦恼，云何当得名为比丘？世有六处难可值遇，我今已得，云何当令恶觉居心？何等为六？一、佛世难遇，二、正法难闻，三、怖心难起，四、中国难生，五、人身难得，六、诸根难具。如是六事难得已得，是故不应起于恶觉。’菩萨尔时修行如是《大涅槃经》，常勤观察是诸恶心。一切凡夫不见如是恶心过患故受三觉，名为受漏。菩萨见已，不受不著，放舍不护，依八圣道推之令去，斩之令断，是故菩萨无有受漏，云何当言如来有漏？以是义故，如来世尊非是有漏。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一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二十二之三

“复次，善男子，凡夫若遇身心苦恼起种种恶，若得身病，若得心病，令身口意作种种恶；以作恶故，轮回三趣具受诸苦。何以故？凡夫之人无念慧故，是故生于种种诸漏，是名念漏。菩萨摩诃萨常自思惟：‘我从往昔无数劫来，为是身心造种种恶，以是因缘流转生死，在三恶道具受众苦，遂令我远三乘正路。’菩萨以是恶因缘故，于己身心生大怖畏，舍离众恶，趣向善道。

“善男子，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箧，令人养食，瞻视卧起，摩洗其身。‘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当准法，戮之都市。’尔时，其人闻王切令，心生惶怖，舍箧逃走。王时复遣五旃陀罗拔刀随之。其人回顾，见后五人，遂疾舍去。是时五人以恶方，藏所持刀，密遣一人诈为亲善而语之言：‘汝可还来。’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隐匿。既入聚中，窥视诸舍都不见人，执诸瓨器悉空无物。既不见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闻空中声：‘咄哉！男子，此聚空旷无有居民，今夜当有六大贼来。汝设遇者，命将不全，汝当云何而得免之？’尔时，其人恐怖遂增，复舍而去。路值一河，河水漂急，无有船筏，以怖畏故，即取种种草木为筏。复更思惟：‘我设住此，当为毒蛇、五旃陀罗、一诈亲者及六大贼之所危害。若渡此河，筏不可依当没水死。宁没水死，终不为彼蛇贼所害。’即推草筏置之水中，身倚其上，运手动足，截流而去。既达彼岸，安隐无患，心意泰然，恐怖消除。

“菩萨摩诃萨得闻受持《大涅槃经》，观身如箧，地水火风如四毒蛇——见毒、触毒、气毒、啮毒。一切众生遇是四毒故丧其命。众生四大亦复如是，或见为恶，或触为恶，或气为恶，或啮为恶，以是因缘远离众善。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四毒蛇有四种姓，所谓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是四大蛇亦复如是有四种性：坚性、湿性、热性、动性。是故菩萨观是四大与四毒蛇同其种性。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是四大如四毒蛇。云何为观？是四毒蛇常伺人便，何时当视，何时当触，何时当嘘，何时当啮；四大毒蛇亦复如是，常伺众生求其短缺。若为四蛇之所杀者，终不至于三恶道中；若为四大之所杀害，必至三恶定无有疑。是四毒蛇虽复瞻养亦欲杀人；四大亦尔，虽常供给，亦常牵人造作众恶。是四毒蛇若一瞋者，则能杀人；四大之性亦复如是，若一大发亦能害人。是四毒蛇虽同一处，四心各异；四大毒蛇亦复如是，虽同一处，性各别异。是四毒蛇虽复恭敬难可亲近；四大毒蛇亦复如是，虽复恭敬亦难亲近。是四毒蛇若害人时，或有沙门、婆罗门等，若以咒药则可疗治；四大杀人，虽有沙门、婆罗门等神咒良药，皆不能治。如自喜人，闻四毒蛇气臭可恶则便远离；诸佛菩萨亦复如是，闻四大臭即便远离。尔时，菩萨复更思

惟四大毒蛇，生大怖畏，背之驰走，修八圣道。

“五旃陀罗即是五阴。云何菩萨观于五阴如旃陀罗？旃陀罗者，常能令人恩爱别离、怨憎集会；五阴亦尔，令人贪近不善之法，远离一切纯善之法。复次，善男子，如旃陀罗种种器仗以自庄严，若刀、若楯、若弓、若箭、若铠、若槊，能害于人；五阴亦尔，以诸烦恼牢自庄严，害诸痴人令堕诸有。善男子，如旃陀罗，有过之人得便害之；五阴亦尔，有诸结过常能害人。是故菩萨深观五阴如旃陀罗。复次，菩萨观察五阴如旃陀罗，旃陀罗人无慈愍心，怨亲俱害；五阴亦尔，无慈愍心，善恶俱害。如旃陀罗恼一切人；五阴亦尔，以诸烦恼常恼一切生死众生。是故菩萨观于五阴如旃陀罗。复次，菩萨观察五阴如旃陀罗，旃陀罗人常怀害心；五阴亦尔，常怀诸结恼害之心。如人无足刀杖侍从，当知必为旃陀罗人之所杀害；众生亦尔，无足无刀，无有侍从，则为五阴之所贼害。足名为戒，刀名为慧，侍从名为善知识也。无此三事故，为五阴之所贼害。是故菩萨观于五阴如旃陀罗。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察五阴过旃陀罗。何以故？众生若为五旃陀罗之所杀者不堕地狱，为阴杀者则堕地狱。以是义故，菩萨观阴过旃陀罗。作是观已，而作愿言：‘我宁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亲近五阴。旃陀罗者唯能害于欲界痴人，是五阴贼遍害三界凡夫众生。旃陀罗人唯能杀戮有罪之人，是五阴贼不问众生有罪无罪悉能害之。旃陀罗人不害衰老妇女稚小，是五阴贼不问众生老小女弱一切悉害。’是故菩萨深观此阴过旃陀罗，是故发愿：‘宁当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亲近五阴。’

“复次，善男子，旃陀罗者，唯害他人，终不自害；五阴之贼自害、害他。旃陀罗人可以善言、钱财、宝货求而得脱；五阴不尔，不可强以善言诱喻、钱财、宝货求而得脱。旃陀罗人于四时中不必常杀；五阴不尔，常于念念害诸众生。旃陀罗人唯在一处，可有逃避；五阴不尔，遍一切处，无可逃避。旃陀罗人虽复害人，害已不随；五阴不尔，杀众生已，随逐不离。是故菩萨宁以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亲近五阴。有智之人以善方便得脱五阴。善方便者，即八圣道、六波罗蜜、四无量心。以是方便而得解脱，身心不为五阴所害。何以故？身如金刚，心如虚空，是故身心难可沮坏。以是义故，菩萨观阴成就种种诸不善法，生大怖畏，修八圣道；亦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涉路而去，无所顾留。

“诈亲善者，名为贪爱。菩萨摩诃萨深观爱结如怨诈亲。若知实者，则无能为；若不能知，必为所害。贪爱亦尔，若知其性，则不能令众生轮转生死苦中；如其不知，轮回六趣具受众苦。何以故？爱之为病，难舍离故。如怨诈亲，难可远离，怨诈亲者常伺人便，令爱别离怨憎合会；爱亦如是，令人远离一切善法，近于一切不善之法。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深观贪爱如怨诈亲，见不见故，闻不闻故。如凡

夫人见生死过，虽有智慧，以痴覆故后还不见；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虽见不见，虽闻不闻。何以故？以爱心故。所以者何？见生死过，不能疾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观此爱结如怨诈亲。云何名为怨诈亲相？如怨不实，诈现实相；不可亲近，诈现近相；实是不善，诈现善相；实是不爱，诈为爱相。何以故？常伺人便，欲为害故。爱亦如是，常为众生非实诈实、非近诈近、非善诈善、非爱诈爱，常诳一切轮回生死。以是义故，菩萨观爱如怨诈亲。怨诈亲者，但见身口不睹其心，是故能诳；爱亦如是，唯为虚诳实不可得，是故能惑一切众生。怨诈亲者，有始有终，易可远离；爱不如是，无始无终，难可远离。怨诈亲者，远则难觉，近则易知；爱不如是，近尚难知，况复远耶！以是义故，菩萨观爱过于诈亲。一切众生以爱结故，远大涅槃，近于生死；远常乐我净，近无常、苦、无我、不净。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为三垢，于现在事以无明故，不见过患，不能舍离。爱怨诈亲，终不能害有智之人。是故菩萨深观此爱，生大怖畏，修八圣道；犹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及一诈亲，涉路不回。

“空聚落者，即内六入。菩萨摩诃萨观是六入，空无所有犹如空聚。如彼怖人既入聚已，乃至不见有一居人，遍捉瓨器不得一物；菩萨亦尔，谛观六入空无所有，不见众生一物之实，是故菩萨观内六入空无所有如彼空聚。善男子，彼空聚落，群贼远望，终不生于空虚之想；凡夫之人亦复如是，于六入聚不生空想，以其不能生空想故，轮回生死受无量苦。善男子，群贼既至，乃生空想；菩萨亦尔，观此六入常生空想，生空想故则不轮回生死受苦。菩萨摩诃萨于此六入常无颠倒，无颠倒故，是故不复轮回生死。复次，善男子，如有群贼，入此空聚则得安乐；烦恼诸贼亦复如是，入此六入则得安乐。如贼住空聚，心无所畏；烦恼群贼亦复如是，住是六入亦无所畏。如彼空聚，乃是师子虎狼种种恶兽之所住处；是内六入亦复如是，一切众恶烦恼恶兽之所住处。是故菩萨深观六入空无所有，纯是一切不善住处。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观内六入空无所有如彼空聚。何以故？处诳不实故，空无所有作有想故，实无有乐作乐想故，实无有人作人想故。内六入者亦复如是，空无所有而作有想，实无有乐而作乐想，实无有人而作人想。唯有智人乃能知之，得其真实。复次，善男子，如空聚落，或时有人，或时无人；六入不尔，一向无人。何以故？性常空故。智者所知，非是眼见。是故菩萨观内六入多诸怨害，修八圣道不休不息；犹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一诈亲善及六大贼，怖著正路。

“六大贼者，即外六尘。菩萨摩诃萨观此六尘如六大贼。何以故？能劫一切诸善法故。如六大贼能劫一切人民财宝；是六尘贼亦复如是，能劫一切众生善财。如六大贼若入人舍，则能劫夺现家所有不择好恶，令巨富者忽尔贫穷；是六尘贼亦复如是，若入人根则能劫夺

一切善法，善法既尽，贫穷孤露作一阐提，是故菩萨谛观六尘如六大贼。复次，善男子，如六大贼欲劫人时要因内人，若无内人则便中还；是六尘贼亦复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内有众生知见常乐我净不空等相。若内无有如是等相，六尘恶贼则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内无是相，凡夫则有，是故六尘常来侵夺善法之财，不善护故为其所劫。护者名慧，有智之人能善防护故不被劫。是故菩萨观是六尘如六大贼等无差别。复次，善男子，如六大贼能为人民身心苦恼；是六尘贼亦复如是，常为众生身心苦恼。六大贼者，唯能劫人现在财物；是六尘贼常劫众生三世善财。六大贼者夜则欢乐；六尘恶贼亦复如是，处无明闇则得欢乐。是六大贼，唯有诸王乃能遮止；六尘恶贼亦复如是，唯佛菩萨乃能遮止。是六大贼凡欲劫夺，不择端正、种姓、聪哲、多闻、博学、豪贵、贫贱；六尘恶贼亦复如是，欲劫善法不择端正乃至贫贱。是六大贼虽有诸王截其手足，犹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尘恶贼亦复如是，虽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截其手足，亦不能令不劫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贼；诸佛菩萨亦复如是，乃能摧伏六尘恶贼。譬如有人，多诸种族，宗党炽盛，则不为彼六贼所劫；众生亦尔，有善知识，不为六尘恶贼所劫。是六大贼若见人物则能偷劫；六尘不尔，若见、若知、若闻、若嗅、若触、若觉，皆悉能劫。六大贼者，唯能劫夺欲界人财，不能劫夺色、无色界；六尘恶贼则不如是，能劫三界一切善宝。是故菩萨谛观六尘过彼六贼，作是观已，修八圣道直往不回；如彼怖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一诈亲善及六大贼，舍空聚落，涉路而去。

“路值一河者，即是烦恼。云何菩萨观此烦恼犹如大河？如彼驶河能漂香象；烦恼驶河亦复如是能漂缘觉，是故菩萨深观烦恼犹如驶河。深难得底故名为河，边不可得故名为大，其中多有种种恶鱼。烦恼大河亦复如是，唯佛菩萨能得底故，故名极深；唯佛菩萨得其边故，故名广大；常害一切痴众生故，故名恶鱼。是故菩萨观此烦恼犹如大河。如大河水能长一切草木丛林；烦恼大河亦复如是，能长众生二十五有。是故菩萨观此烦恼犹如大河。譬如有人堕大河水无有惭愧；众生亦尔，堕烦恼河无有惭愧。如堕河者，未得其底，即便命终；堕烦恼河亦复如是，未尽其底，周回轮转二十五有。所言底者，名为空相。若有不修如是空相，当知是人不得出离二十五有。一切众生不能善修空无相故，常为烦恼驶河所漂。如彼大河唯能坏身，不能漂没一切善法；烦恼大河则不如是，能坏一切身心善法。彼大暴河唯能漂没欲界中人，烦恼大河乃能漂没三界人天。世间大河，运手动足则到彼岸；烦恼大河，唯有菩萨因六波罗蜜乃能得渡。如大河水难可得渡；烦恼大河亦复如是，难可得渡。云何名为难可得渡？乃至十住诸大菩萨，犹故未能毕竟得渡，唯有诸佛乃毕竟渡，是故名为难可得渡。譬如有人为河所漂，不能修习毫厘善法；众生亦尔，为烦恼河所漂没者，亦复不能修习善法。如人堕河为水所漂，余有力者则能拔

济；堕烦恼河为一阐提，声闻、缘觉乃至诸佛不能拔济。世间大河，劫尽之时，七日并照能令枯涸；烦恼大河则不如是，声闻、缘觉虽修七觉犹不能干，是故菩萨观诸烦恼犹如暴河。

“譬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罗、一诈亲善及六大贼，舍空聚落，随路而去，既至河上，聚草为筏；菩萨亦尔，畏四大蛇、五阴旃陀罗、爱诈亲善、六入空聚、六尘恶贼，至烦恼河，修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以为船筏，依乘此筏渡烦恼河，到于彼岸常乐涅槃。菩萨修行大涅槃者，作是思惟：‘我若不能忍受如是身苦、心苦，则不能令一切众生渡烦恼河。’以是思惟，虽有如是身心苦恼，默然忍受；以忍受故，则不生漏。菩萨如是尚无诸漏，况佛如来而当有漏？是故诸佛不名有漏。云何如来非无漏耶？如来常行有漏中故。有漏即是二十五有。是故声闻、凡夫之人言佛有漏，诸佛如来真实无漏。

“善男子，以是因缘诸佛如来无有定相。善男子，是故犯四重禁、谤方等经及一阐提悉皆不定。”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如是，如是，诚如圣教，一切诸法悉皆不定。以不定故，当知如来亦不毕竟入于涅槃。如佛先说，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闻不闻中，有涅槃、大涅槃。云何涅槃？云何大涅槃？”

尔时，佛赞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若有菩萨得念总持，乃能如汝之所咨问。

“善男子，如世人言，有海、大海，有河、大河，有山、大山，有地、大地，有城、大城，有众生、大众生，有王、大王，有人、大人，有天、天中天，有道、大道；涅槃亦尔，有涅槃，有大涅槃。云何涅槃？善男子，如人饥饿，得少饭食名为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病得差则名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人怖畏，得归依处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贫穷人，获七宝物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人观骨，不起贪欲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如是涅槃不得名为大涅槃也。何以故？以饥渴故、病故、怖故、贫故、生贪著故，是名涅槃，非大涅槃。善男子，若凡夫人及以声闻，或因世俗，或因圣道，断欲界结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不得名为大涅槃也；能断初禅乃至能断非想非非想处结则得安乐，如是安乐亦名涅槃，不得名为大涅槃也。何以故？还生烦恼有习气故。云何名为烦恼习气？声闻、缘觉有烦恼气，所谓我身、我衣、我去、我来、我说、我听，诸佛如来入于涅槃，涅槃之性无我无乐唯有常净，是则名为烦恼习气。佛、法、众僧有差别相，如来毕竟入于涅槃，声闻、缘觉、诸佛如来所得涅槃等无差别，以是义故，二乘所得非大涅槃。何以故？无常乐我净故。常乐我净乃得名为大涅槃也。

“善男子，譬如有处能受众水，名为大海；随有声闻、缘觉、菩

萨、诸佛如来所入之处，名大涅槃；四禅、三三昧、八背舍、八胜处、十一切处，随能摄取如是无量诸善法者，名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有河，第一香象不能得底，则名为大。声闻、缘觉至十住菩萨不见佛性，名为涅槃，非大涅槃。若能了了见于佛性，则得名为大涅槃也。是大涅槃，唯大象王能尽其底。大象王者，谓诸佛也。

“善男子，若摩诃那伽及钵揵陀大力士等，经历多时所不能上，乃名大山；声闻、缘觉及诸菩萨，摩诃那伽大力士等所不能见，如是乃名大涅槃也。

“复次，善男子，随有小王之所住处名为小城，转轮圣王所住之处乃名大城；声闻、缘觉，八万、六万、四万、二万、一万住处，名为涅槃；无上法主圣王住处，乃得名为大般涅槃。以是故名大般涅槃。

“善男子，譬如有人见四种兵不生怖畏，当知是人名大众生；若有众生于三恶道烦恼恶业不生怖畏，而能于中广度众生，当知是人得大涅槃。若有人能供养父母，恭敬沙门及婆罗门，修治善法，所言诚实，无有欺诳，能忍诸恶，惠施贫乏，名大丈夫；菩萨亦尔，有大慈悲怜愍一切，于诸众生犹如父母，能度众生于生死河，普示众生一实之道，是则名为大般涅槃。

“善男子，大名不可思议。若不可思议，一切众生所不能信，是则名为大般涅槃。唯佛菩萨之所见故名大涅槃。以何因缘复名为大？以无量因缘然后乃得故名为大。善男子，如世间人以多因缘之所得者，则名为大；涅槃亦尔，以多因缘之所得故，故名为大。云何复名为大涅槃？有大我故，名大涅槃。涅槃无我，大自在故，名为大我。云何名为大自在耶？有八自在，则名为我。何等为八？

“一者、能示一身以为多身，身数大小犹如微尘，充满十方无量世界。如来之身实非微尘，以自在故现微尘身。如是自在，则为大我。

“二者、示一尘身满于三千大千世界。如来之身实不满于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以无碍故，直以自在故满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三者、能以满此三千大千世界之身，轻举飞空过于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而无障碍。如来之身实无轻重，以自在故能为轻重。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四者、以自在故而得自在。云何自在？如来一心安住不动，所可示化无量形类各令有心。如来有时或造一事，而令众生各各成办。如来之身常住一土，而令他土一切悉见。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五者、根自在故。云何名为根自在耶？如来一根亦能见色、闻声、嗅香、别味、觉触、知法，如来六根亦不见色、闻声、嗅香、别味、觉触、知法。以自在故，令根自在。如是自在，名为大我。

“六者、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如来之心亦无得想。何以故？无所得故。若是有者，可名为得。实无所有，云何名得？若使如来计有得想，是则诸佛不得涅槃。以无得故，名得涅槃。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得诸法故，名为大我。

“七者、说自在故。如来演说一偈之义，经无量劫，义亦不尽，所谓若戒、若定、若施、若慧。如来尔时都不生念‘我说彼听’，亦复不生一偈之想。世间之人四句为偈，随世俗故说名为偈。一切法性亦无有说，以自在故，如来演说；以演说故，名为大我。

“八者、如来遍满一切诸处犹如虚空。虚空之性不可得见，如来亦尔实不可见，以自在故，令一切见。如是自在，名为大我。如是大我，名大涅槃。以是义故，名大涅槃。

“复次，善男子，譬如宝藏，多诸珍异，百种具足故名大藏；诸佛如来甚深奥藏亦复如是，多诸奇异具足无缺，名大涅槃。复次，善男子，无边之物乃名为大；涅槃无边，是故名大。复次，善男子，有大乐故，名大涅槃；涅槃无乐。以四乐故，名大涅槃。何等为四？

“一者、断诸乐故。不断乐者则名为苦，若有苦者不名大乐。以断乐故则无有苦，无苦无乐乃名大乐。涅槃之性无苦无乐，是故涅槃名为大乐。以是义故，名大涅槃。复次，善男子，乐有二种：一者、凡夫，二者、诸佛。凡夫之乐，无常败坏，是故无乐。诸佛常乐，无有变异，故名大乐。复次，善男子，有三种受：一者、苦受，二者、乐受，三者、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是亦为苦，涅槃虽同不苦不乐，然名大乐，以大乐故名大涅槃。

“二者、大寂静故，名为大乐。涅槃之性是大寂静。何以故？远离一切愦闹法故。以大寂故，名大涅槃。

“三者、一切知故，名为大乐。非一切知，不名大乐。诸佛如来一切知故名为大乐。以大乐故，名大涅槃。

“四者、身不坏故，名为大乐。身若可坏，则不名乐。如来之身金刚无坏，非烦恼身、无常之身，故名大乐。以大乐故，名大涅槃。

“善男子，世间名字，或有因缘，或无因缘。有因缘者，如舍利弗，母名舍利，因母立字，故名舍利弗；如摩鍮罗道人，生摩鍮罗国，因国立名，故名摩鍮罗道人；如目揵连，目揵连者即是姓也，因姓立名，故名目揵连；如我生于瞿昙种姓，因姓立名，称为瞿昙；如毗舍佉道人，毗舍佉者即是星名，因星为名名毗舍佉；如有六指，因六指故名六指人；如佛奴天奴，因佛因天故名佛奴天奴；因湿生故，故名湿生；如因声故，名为迦迦罗，名究究罗、呾呾罗。如是等名，是因缘名。无因缘者，如莲华、地水火风、虚空；如曼陀婆，一名二实——一名殿堂、二名饮浆，堂不饮浆，亦复得名为曼陀婆；如萨婆车多，名为蛇盖，实非蛇盖。是名无因，强立名字。如坻罗婆夷名为食油，实不食油，强为立名，名为食油，是名无因，强立名字。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复如是，无有因缘，强为立名。

“善男子，譬如虚空，不因小空名为大也；涅槃亦尔，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善男子，譬如有法，不可称量，不可思议，故名为大；涅槃亦尔，不可称量，不可思议，故得名为大般涅槃。以纯净故，名大涅槃。云何纯净？净有四种。何等为四？

“一者、二十五有名为不净，能永断故得名为净。净即涅槃，如是涅槃亦得名有，而是涅槃实非是有，诸佛如来随世俗故说涅槃有。譬如世人，非父言父，非母言母，实非父母而言父母；涅槃亦尔，随世俗故说言诸佛有大涅槃。

“二者、业清净故。一切凡夫业不清净，故无涅槃。诸佛如来业清净故，故名大净，以大净故名大涅槃。

“三者、身清净故。身若无常，则名不净。如来身常，故名大净，以大净故名大涅槃。

“四者、心清净故。心若有漏名曰不净，佛心无漏故名大净，以大净故名大涅槃。

“善男子，是名善男子、善女人修行如是《大涅槃经》具足成就初分功德。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二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二十二之四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二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昔所不见而今见之，昔所不闻而今闻之，昔所不到而今得到，昔所不知而今知之。

“云何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谓神通昔所不得而今乃得。通有二种：一者、内，二者、外。所言外者与外道共。内复有二：一者、二乘，二者、菩萨。菩萨修行《大涅槃经》所得神通，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云何名为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二乘所作神通变化，一心作一，不得众多；菩萨不尔，于一心中则能具足现五趣身。所以者何？以得如是《大涅槃经》之势力故。是则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

“又复云何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谓身得自在，心得自在。何以故？一切凡夫所有身心不得自在，或心随身，或身随心。云何名为心随于身？譬如醉人，酒在身中，尔时身动，心亦随动；亦如身懒，心亦随懒，是则名为心随于身。又如婴儿，其身稚小，心亦随小；大人身大，心亦随大；又如有人，身体粗涩，心常思念欲得膏油润渍令软，是则名为心随于身。云何名为身随于心？所谓去来坐卧，修行施、戒、忍辱、精进，愁恼之人身则羸悴，欢喜之人身则肥鲜，恐怖之人身体战动，专心听法身则怡悦，悲泣之人涕泪横流，是则名为身随于心。菩萨不尔，于身心中俱得自在，是则名为昔所不得而今得

之。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所现身相犹如微尘，以此微身悉能遍至无量无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无所障碍，而心常定，初不移动，是则名为心不随身，是亦名为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何故复名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声闻、辟支佛等所不能到，菩萨能到，是故名为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声闻、辟支佛等，虽以神通，不能变身如细微尘遍至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声闻、缘觉身若动时，心亦随动。菩萨不尔，心虽不动，身无不至，是名菩萨心不随身。复次，善男子，菩萨化身犹如三千大千世界，以此大身入一尘身，其心尔时亦不随小。声闻、缘觉虽能化身令如三千大千世界，而不能以如此大身入微尘身，于此事中尚自不能，况能令心而不随动？是名菩萨心不随身。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一音声，能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闻，心终不念‘令是音声遍诸世界，使诸众生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而是菩萨亦初不言‘我令众生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菩萨若言‘因我说法，令诸众生不闻闻’者，当知是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众生不闻我为说者，如此之心是生死心。一切菩萨是心已尽，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所有身心不相随逐。善男子，一切凡夫身心相随；菩萨不尔，为化众生故虽现身小，心亦不小。何以故？诸菩萨等所有心性常广大故。虽现大身，心亦不大。云何大身？身如三千大千世界。云何小心？行婴儿行。以是义故，心不随身。菩萨摩诃萨已于无量阿僧祇劫，远酒不饮而心亦动；心无悲苦，身亦流泪；实无恐怖，身亦颤慄。以是义故，当知菩萨身心自在不相随逐。菩萨摩诃萨唯现一身，而诸众生各各见异。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菩萨摩诃萨先取声相，所谓象声、马声、车声、人声、贝鼓箫笛歌哭等声，而修习之；以修习故，能闻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狱音声；复转修习得异耳根，异于声闻、缘觉天耳。何以故？二乘所得清净耳根，若依初禅净妙四大，唯闻初禅，不闻二禅，乃至四禅亦复如是。虽可一时得闻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音声，而不能闻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世界音声。以是义故，菩萨所得，异于声闻、缘觉耳根。以是异故，昔所不闻而今得闻。虽闻音声，而心初无闻声之相，不作有相、常相、乐相、我相、净相、主相、依相、作相、因相、定相、果相。以是义故，诸菩萨等昔所不闻而今得闻。”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若佛所说，不作定相，不作果相，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来先说，若人闻是《大涅槃经》一句一字，必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于今云何复言无定无果？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是定相，即是果相，云何而言无定无果？闻恶声故则生恶心，生恶心故则至三塗，若至三塗则是定果，云何而言无定无果？”

尔时，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能作是问。若使诸佛

说诸音声有定果相者，则非诸佛世尊之相，是魔王相、生死之相、远涅槃相。何以故？一切诸佛凡所演说无定果相。善男子，譬如刀中照人面像，竖则见长，横则见广。若有定相，云何而得竖则见长、横则见广？以是义故，诸佛世尊凡所演说无定果相。

“善男子，夫涅槃者，实非声果。若使涅槃是声果者，当知涅槃非是常法。善男子，譬如世间从因生法，有因则有果，无因则无果，因无常故，果亦无常。所以者何？因亦作果，果亦作因。以是义故，一切诸法无有定相。若使涅槃从因生者，因无常故，果亦无常，而是涅槃不从因生，体非是果，是故为常。善男子，以是义故，涅槃之体无定无果。善男子，夫涅槃者，亦可言定，亦可言果。云何为定？一切诸佛所有涅槃常乐我净，是故为定；无生老坏，是故为定；一阐提等，犯四重禁、诽谤方等、作五逆罪，舍除本心必定得故，是故为定。

“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人闻我说大涅槃一字一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汝于是义犹未解了。汝当谛听，吾当为汝更分别之。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闻相，不作佛相，不作说相，如是义者名无相相，以无相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如汝所言，闻恶声故至三途者，是义不然。何以故？非以恶声而至三途，当知是果乃是恶心。所以者何？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虽闻恶声，心不生恶，是故当知非因恶声生三趣中；而诸众生因烦恼结，恶心滋多生三恶趣，非因恶声。若声有定相，诸有闻者，一切悉应生于恶心。或有生者，有不生者，是故当知声无定相。以无定故，虽复因之，不生恶心。”

“世尊，声若无定，云何菩萨昔所不闻而今得闻？”

“善男子，声无定相，昔所不闻令诸菩萨而今得闻，以是义故，我作是说，昔所不闻而今得闻。

“善男子，云何昔所不见而今得见？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先取明相，所谓日月星宿、庭燎灯烛、珠火之明、药草等光，以修习故得异眼根，异于声闻、缘觉所得。云何为异？二乘所得清净天眼，若依欲界四大眼根不见初禅，若依初禅不见上地，乃至自眼犹不能见，若欲多见极至三千大千世界。菩萨摩诃萨不修天眼见妙色身悉是骨相，虽见他方恒河沙等世界色相，不作色相，不作常相、有相、物相、名字等相，作因缘相，不作见相，不言是眼微妙净相，唯见因缘、非因缘相。云何因缘？色是眼缘。若使是色非因缘者，一切凡夫不应生于见色之相。以是义故，色名因缘。非因缘者，菩萨摩诃萨虽复见色，不作色相，是故非缘。以是义故，菩萨所得清净天眼，异于声闻、缘觉所得。以是异故，一时遍见十方世界现在诸佛，是名菩萨昔所不见而今得见。以是异故，能见微尘声闻、缘觉所不能见。以是异故，虽见自眼，初无见相，见无常相，见凡夫身三十

六物不净充满，如于掌中观阿摩勒果。以是义故，昔所不见而今得见。若见众生所有色相，则知其人大小乘根；一触衣故，亦知是人善恶诸根差别之相。以是义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一见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此知故，昔所不见而今得见。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萨摩诃萨虽知凡夫贪恚痴心，初不作心及心数相，不作众生及以物相，修第一义毕竟空相。何以故？一切菩萨常善修习空性相故。以修空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云何为知？知无有我、无有我所，知诸众生皆有佛性，以佛性故，一阐提等舍离本心，悉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此皆是声闻、缘觉所不能知，菩萨能知。以是义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

“复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念过去世一切众生所生种姓、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知识怨憎，于一念中得殊异智，异于声闻、缘觉智慧。云何为异？声闻、缘觉所有智慧，念过去世所有众生种姓、父母乃至怨憎，而作种姓至怨憎相；菩萨不尔，虽念过去种姓、父母乃至怨憎，终不生于种姓、父母、怨憎等相，常作法相、空寂之相，是名菩萨昔所不知而今得知。

“复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得他心智，异于声闻、缘觉所得。云何为异？声闻、缘觉以一念智知人心时，则不能知地狱、畜生、饿鬼、天心；菩萨不尔，于一念中遍知六趣众生之心，是名菩萨昔所不知而今得知。复次，善男子，复有异知，菩萨摩诃萨于一心中，知须陀洹初心次第至十六心。以是义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是为菩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二功德。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舍慈得慈，得慈之时不从因缘。云何名为舍慈得慈？善男子，慈名世谛，菩萨摩诃萨舍世谛慈得第一义慈，第一义慈不从缘得。复次，云何舍慈得慈？慈若可舍，名凡夫慈；慈若可得，即名菩萨无缘之慈，舍一阐提慈、犯重禁慈、谤方等慈、作五逆慈，得怜愍慈，得如来慈、世尊之慈、无因缘慈。云何复名舍慈得慈？舍黄门慈、无根二根女人之慈、屠脍猎师畜养鸡猪如是等慈，亦舍声闻、辟支佛慈，得诸菩萨无缘之慈，不见已慈、不见他慈，不见持戒、不见破戒，虽自见悲不见众生，虽有苦受不见受者。何以故？以修第一真实义故。是名菩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有十种事。何等为十？一者、根深难可倾拔，二者、自身生决定想，三者、不观福田及非福田，四者、修净佛土，五者、灭除有余，六者、断除业缘，七者、修清净身，八者、了知诸缘，九者、离诸怨敌，十者、断除二边。

“云何根深难可倾拔？所言根者名不放逸，不放逸者为是何根？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善男子，一切诸佛诸善根本皆不放逸，不放逸故，诸余善根展转增长；以能增长诸善根故，于诸善中最为殊胜。善男子，如诸迹中，象迹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最为殊胜。善男子，如诸明中，日光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最为殊胜。善男子，如诸王中，转轮圣王为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第一。善男子，如诸流中，四河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上为最。善男子，如诸山中，须弥山王为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第一。善男子，如水生华中，青莲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陆生华中，婆利师华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诸兽中，师子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飞鸟中，金翅鸟王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大身中，罗睺阿修罗王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如一切众生若二足、四足、多足、无足中，如来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善法中为最为上。善男子，如诸众中，佛僧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善法中为最为上。善男子，如佛法中，大涅槃法为最为上；不放逸法亦复如是，于诸善法为最为上。善男子，以是义故，不放逸根深固难拔。云何不放逸故而得增长？所谓信根、戒根、施根、慧根、忍根、闻根、进根、念根、定根、善知识根，如是诸根不放逸故而得增长，以增长故深固难拔。以是义故，名为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根深难拔。

“云何于身作决定想？于自身所生决定心：‘我今此身，于未来世，定当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器。’心亦如是，不作狭小，不作变易，不作声闻、辟支佛心，不作魔心及自乐心、乐生死心，常为众生求慈悲心，是名菩萨于自身中生决定心：‘我于来世当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器。’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于自身中生决定想。

“云何菩萨不观福田及非福田？云何福田？外道持戒上至诸佛，是名福田。若有念言：‘如是等辈是真福田。’当知是心则为狭劣。菩萨摩诃萨悉观一切无量众生无非福田。何以故？以善修习异念处故。有异念处善修习者，观诸众生无有持戒及以毁戒，常观诸佛世尊所说：‘施虽四种，俱得净报。’何等为四？一者、施主清净，受者不净；二者、施主不净，受者清净；三者、施受俱净；四者、二俱不净。云何施净、受者不净？施主具有戒闻智慧，知有惠施及以果报；受者破戒，专著邪见无施无报，是名施净、受者不净。云何名为受者清净，施主不净？施主破戒，专著邪见，言无惠施及以果报；受者持戒，多闻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报，是名施主不净、受者清净。云何名为施受俱净？施者、受者俱有持戒，多闻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报，是名施受二俱清净。云何名为二俱不净？施者、受者破戒邪见，言：‘无有施及施果报。若如是者，云何复言得净果报？以无施无报故

名为净。'善男子，若有不见施及施报，当知是人不名破戒专著邪见。若依声闻，言不见施及施果报，是则名为破戒邪见。若依如是《大涅槃经》，不见惠施及施果报，是则名为持戒正见。菩萨摩诃萨有异念处，以修习故，不见众生持戒、破戒、施者、受者及施果报，是故得名持戒正见。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不观福田及非福田。

“云何名为净佛国土？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杀害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众生得寿命长，有大势力，获大神通。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得寿命长，有大势力，获大神通。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偷盗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国土地所有纯是七宝，众生富足所欲自恣。以此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所得国土纯是七宝，众生富足，所欲自恣。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淫欲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无有贪欲、瞋恚、痴心，亦无饥渴苦恼之患。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众生远离贪淫、瞋恚、痴心，一切无有饥渴苦恼。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妄语心。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常有茂林华果香树，所有众生得妙音声。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所有国土常有茂林华果香树，其中众生悉得清净上妙音声。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两舌。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常共和合讲说正法。以是誓愿因缘力故，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悉共和合讲论法要。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恶口。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地平如掌，无有石沙荆蕀恶刺，所有众生其心平等。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所得国土地平如掌，无有石沙荆蕀恶刺，所有众生其心平等。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离无义语。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无有苦恼。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无有苦恼。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贪嫉。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一切众生无有贪嫉恼害邪见。以此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悉无贪嫉恼害邪见。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恼害。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悉共修习大慈大悲得一子地。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世界所有一切众生悉共修习大慈大悲得一子地。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

涅槃微妙经典，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众生故，远离邪见。以此善根，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愿诸佛土所有众生悉得摩诃般若波罗蜜。以是誓愿因缘力故，于未来世成佛之时，世界众生悉得受持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名菩萨修净佛土。

“云何菩萨摩诃萨灭除有余？有余有三：一者、烦恼余报，二者、余业，三者、余有。善男子，云何名为烦恼余报？若有众生习近贪欲，是报熟故，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鸽、雀、鸳鸯、鹦鹉、耆婆耆婆、舍利伽鸟、青雀、鱼、鳖、猕猴、獐鹿；若得人身，受黄门形、女人、二根、无根、淫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余报。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以殷重心，习近瞋恚，是报熟故，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毒蛇具四种毒——见毒、触毒、啮毒、嘘毒，师子、虎、狼、熊罴、猫、狸、鹰、鹞之属；若得人身，具足十六诸恶律仪；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余报。复次，善男子，若有修习愚痴之人，是报熟时，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象、猪、牛、羊、水牛、蚤、虱、蚊、虻、蚁子等形；若得人身，聋盲喑哑癃残背偻，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诸根闇钝，喜犯重戒乃至五钱，是名余报。复次，善男子，若有修习憍慢之人，是报熟时，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粪虫、驼驴、犬、马；若生人中，受奴婢身，贫穷乞丐；或得出家，常为众生之所轻贱，破第四戒，是名余报。如是等名烦恼余报。如是余报，菩萨摩诃萨以能修习大涅槃故悉得除灭。云何余业？谓一切凡夫业、一切声闻业、须陀洹人受七有业、斯陀含人受二有业、阿那含人受色有业，是名余业。如是余业，菩萨摩诃萨以能修习大涅槃故，悉得断除。云何余有？阿罗汉得阿罗汉果，辟支佛得辟支佛果，无业无结而转二果，是名余有。如是三种有余之法，菩萨摩诃萨修习大乘《大涅槃经》故得灭除。是名菩萨摩诃萨灭除有余。

“云何菩萨修清净身？菩萨摩诃萨修不杀戒有五种心，谓下、中、上、上中、上上，乃至正见亦复如是。是五十心名初发心，具足决定成五十心，是名满足。如是百心名百福德，具足百福成于一相，如是展转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名清净身。所以复修八十种好，世有众生事八十神。何等八十？十二日、十二大天、五大星、北斗、马天、行道天、婆罗堕跋阇天、功德天、二十八宿、地天、风天、水天、火天、梵天、楼陀天、因提天、拘摩罗天、八臂天、摩醯首罗天、半阇罗天、鬼子母天、四天王天、造书天、婆薮天，是名八十。为此众生修八十好以自庄严，是名菩萨清净之身。何以故？是八十天，一切众生之所信伏，是故菩萨修八十好其身不动，令彼众生随其所信各各得见，见已宗敬，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修于净身。善男子，譬如有人欲请大王，要当庄严所有舍宅极令清净，办具种种百味肴膳，然后王乃就其所请；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欲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轮王故，先当修身极令清净，无上法王乃

当处之。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要当修于清净之身。善男子，譬如有人，欲服甘露，先当净身；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欲服无上甘露法味般若波罗蜜，要当先以八十种好清净其身。善男子，譬如妙好金银宝器，盛之净水，中表俱净；菩萨摩诃萨其身清净亦复如是，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水，中表俱净。善男子，如波罗捺素白之衣易受染色。何以故？性白净故。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以身净故，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修于净身。

“云何菩萨摩诃萨了知诸缘？菩萨摩诃萨不见色相，不见色缘，不见色体，不见色生，不见色灭，不见一相，不见异相，不见见者，不见相貌，不见受者。何以故？了因缘故。如色，一切法亦如是。是名菩萨了知诸缘。

“云何菩萨坏诸怨敌？一切烦恼是菩萨怨，菩萨摩诃萨常远离故，是名菩萨坏诸怨敌。五住菩萨视诸烦恼不名为怨。所以者何？因烦恼故，菩萨有生，以有生故，故能展转教化众生，以是义故不名为怨。何等为怨？所谓诽谤方等经者。菩萨随生，不畏地狱、畜生、饿鬼，唯畏如是谤方等者。一切菩萨有八种魔名为怨家，远是八魔名离怨家。是名菩萨离诸怨敌。

“云何菩萨远离二边？言二边者，谓二十五有及爱烦恼。菩萨常离二十五有及爱烦恼，是名菩萨远离二边。是名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四功德。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如佛所说，若有菩萨修大涅槃，悉作如是十事功德，如来何故唯修九事，不修净土？”

佛言：“善男子，我于往昔亦常具修如是十事。一切菩萨及诸如来，无有不修是十事者。若使世界不净充满，诸佛世尊于中出者，无有是处。善男子，汝今莫谓诸佛出兴不净世界，当知是心不善狭劣。汝今当知，我实不出阎浮提界。譬如有人说言：‘此界独有日月，他方世界无有日月。’如是之言无有义理。若有菩萨发如是言：‘此佛世界秽恶不净，他方佛土清净庄严。’亦复如是。善男子，西方去此娑婆世界，度三十二恒河沙等诸佛国土，彼有世界名曰无胜。彼土何故名曰无胜？其土所有庄严之事皆悉平等无有差别，犹如西方安乐世界，亦如东方满月世界。我于彼土出现于世。为化众生故，于此界阎浮提中现转法轮。非但我身独于此中现转法轮，一切诸佛亦于此中而转法轮。以是义故，诸佛世尊非不修行如是十事。善男子，慈氏菩萨以誓愿故，当来之世令此世界清净庄严。以是义故，一切诸佛所有世界无不严净。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五功德，有五事果。何等为五？一者、诸根完具，二者、不生边地，三者、诸天爱念，四者、常为天、魔、沙门、刹利、婆罗门等之所恭敬，五者、得宿命智。菩萨以是《大涅槃经》因缘力故，具足如是五事功德。”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言："如佛所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于布施，则得具成五事功德，今云何言因大涅槃得是五事？"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之事，其义各异，今当为汝分别解说。施得五事，不定、不常、不净、不胜、不异，非无漏，不能利益安乐怜愍一切众生。若依如是《大涅槃经》所得五事，是定、是常、是净、是胜、是异，是无漏，则能利益安乐怜愍一切众生。善男子，夫布施者得离饥渴，《大涅槃经》能令众生悉得远离二十五有渴爱之病；布施因缘令生死相续，《大涅槃经》能令生死断不相续；因布施故受凡夫法，因大涅槃得作菩萨；布施因缘能断一切贫穷苦恼，《大涅槃经》能断一切贫善法者；布施因缘有分有果，因大涅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分无果。是名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六功德？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得金刚三昧，安住是中，悉能破散一切诸法，见一切法皆是无常，皆是动相，恐怖因缘，病苦劫盗，念念灭坏，无有真实，一切皆是魔之境界，无可见相。菩萨摩诃萨住是三昧，虽施众生乃至不见一众生实，为众生故精勤修习尸波罗蜜，乃至修习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菩萨若见有一众生，不能毕竟具足成就檀波罗蜜乃至具足般若波罗蜜。善男子，譬如金刚所拟之处，无不碎坏，而是金刚无有折损；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所拟之法无不碎坏，而是三昧无有折损。

"善男子，如诸宝中，金刚最胜；菩萨所得金刚三昧亦复如是，于诸三昧为最第一。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修是三昧，一切三昧悉来归属。善男子，如诸小王悉来归属转轮圣王；一切三昧亦复如是，悉来归属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有人为国怨仇，人所厌患，有人杀之，一切世人无不称赞是人功德；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菩萨修习能坏一切众生怨敌，是故常为一切三昧之所宗敬。善男子，譬如有人其力盛壮人无当者，复更有人力能伏之，当知是人世所称美；金刚三昧亦复如是，力能摧伏难伏之法，以是义故，一切三昧悉来归属。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浴，当知是人已用诸河泉池之水；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修习如是金刚三昧，当知已为修习诸余一切三昧。善男子，如香山中有一泉水名阿耨达，其泉具足八味之水，有人饮之，无诸病苦；金刚三昧亦复如是，具八正道，菩萨修习，断诸烦恼疮疣重病。善男子，如人供养摩醯首罗，当知是人已为供养一切诸天；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有人修习，当知已为修习一切诸余三昧。

"善男子，若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见一切法无有障碍，如于掌中观阿摩勒果。菩萨虽复得如是见，终不作想'见一切法'。善男子，譬如有人坐四衢道，见诸众生来去坐卧；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见一切法生灭出没。善男子，譬如高山，有人登之，远望诸方，皆悉明了；金刚定山亦复如是，菩萨登之，远望诸法，无不明了。善男子，

譬如春月，天降甘雨，其渧微致，间无空处，明眼之人见之明了；菩萨亦尔，得金刚定清净之目，远见东方所有世界，其中或有国土成坏，一切皆见，明了无障，乃至十方亦复如是。善男子，如由乾陀山，七日并出，其山所有树木丛林一切烧尽；菩萨修习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所有一切烦恼丛林即时消灭。善男子，譬如金刚，虽能摧破一切有物，终不生念'我能摧破'；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菩萨修已能破烦恼，终不生念'我能坏结'。善男子，譬如大地能持万物，终不生念'我力能持'，火亦不念'我能烧物'，水亦不念'我能润渍'，风亦不念'我能动物'，空亦不念'我能容受'，涅槃亦复不生念言'我令众生而得灭度'；金刚三昧亦复如是，虽能灭除一切烦恼，而初无心言'我能灭'。

“若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于一念中变身如佛其数无量，遍满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而是菩萨虽作是化，其心初无憍慢之想。何以故？菩萨常念：'谁有是定，能作是化？唯有菩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乃能作耳。'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于一念中遍到十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还其本处，虽有是力，亦不念言'我能如是'。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缘力故。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金刚三昧，于一念中能断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众生所有烦恼，而心初无断诸众生烦恼之想。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缘力故。菩萨住是金刚三昧，以一音声有所演说，一切众生各随种类而得解了；示现一色，一切众生各各皆见种种色相；安住一处，身不移易，能令众生随其方面各各而见；演说一法若界若入，一切众生各随本解而得闻之。菩萨安住如是三昧，虽见众生而心初无众生之相，虽见男女无男女相，虽见色法无有色相，乃至见识亦无识相，虽见昼夜无昼夜相，虽见一切无一切相，虽见一切烦恼诸结亦无一切烦恼之相，见八圣道无圣道相，虽见菩提无菩提相，见于涅槃无涅槃相。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诸法本无相故。菩萨以是三昧力故，见一切法如本无相。

“何故名为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金刚，若在日中，色则不定；金刚三昧亦复如是，在于大众，色亦不定，是故名为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金刚，一切世人不能评价；金刚三昧亦复如是，所有功德一切人天不能评量，是故复名金刚三昧。善男子，譬如贫人得金刚宝，则得远离贫穷困苦、恶鬼邪毒；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得是三昧，则能远离烦恼诸苦、诸魔邪毒，是故复名金刚三昧。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六功德。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三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二十二之五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作是思惟：'何法能

为大般涅槃而作近因？’菩萨即知有四种法为大涅槃而作近因。若言勤修一切苦行是大涅槃近因缘者，是义不然。所以者何？若离四法得涅槃者，无有是处。何等为四？一者、亲近善友，二者、专心听法，三者、系念思惟，四者、如法修行。

“善男子，譬如有人，身遇众病，若热若冷、虚劳下疟、众邪鬼毒，到良医所，良医即为随病说药。是人至心善受医教，随教合药，如法服之，服已病愈，身得安乐。有病之人，譬诸菩萨；大良医者，譬善知识；良医所说，譬方等经；善受医教，譬善思惟方等经义；随教合药，譬如法修行三十七助道之法；病除愈者，譬灭烦恼；得安乐者，喻得涅槃常乐我净。

“善男子，譬如有王，欲如法治，令民安乐，咨诸智臣，其法云何？诸臣即以先王旧法而为说之。王既闻已，至心信行，如法治国，无诸怨敌，是故令民安乐无患。善男子，王者，譬诸菩萨；诸智臣者，譬善知识；智臣为王所说治法，譬十二部经；王既闻已，至心信行，譬诸菩萨系心思惟十二部经所有深义；如法治国，譬诸菩萨如法修行所谓六波罗蜜；以能修习六波罗蜜故，无诸怨敌，譬诸菩萨已离诸结烦恼恶贼；得安乐者，譬诸菩萨得大涅槃常乐我净。

“善男子，譬如有人，遇恶癞病，有善知识而语之言：‘汝若能到须弥山边，病可得差。所以者何？彼有良药，味如甘露，若能服者，病无不愈。’其人至心信是事已，即往彼山采服甘露，其病除愈，身得安乐。恶癞病者，譬诸凡夫；善知识者，譬诸菩萨摩诃萨等；至心信受，譬四无量心；须弥山者，譬八圣道；甘露味者，譬于佛性；癞病除愈，譬灭烦恼；得安乐者，譬得涅槃常乐我净。

“善男子，譬如有人，畜诸弟子聪明大智，是人昼夜常教不惓；诸菩萨等亦复如是，一切众生有信不信，而常教化无有疲厌。善男子，善知识者，所谓佛、菩萨，辟支佛、声闻人中信方等者。何故名为善知识耶？善知识者，能教众生远离十恶，修行十善，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复次，善知识者，如法而说，如说而行。云何名为如法而说，如说而行？自不杀生，教人不杀，乃至自行正见，教人正见，若能如是，则得名为真善知识；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义故，名善知识；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闻、智慧，亦能教人信、戒、布施、多闻、智慧，复以是义，名善知识。善知识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乐，常为众生而求安乐，见他有过不说其短，口常宣说纯善之事，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善男子，如空中月，从初一日至十五日渐渐增长；善知识者亦复如是，令诸学人渐远恶法，增长善法。

“善男子，若有亲近善知识者，本未有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则得增广。何以故？以其亲近善知识故。因是亲近，复得了达十二部经甚深之义。若能听是十二部经甚深义者，名为听法；听法者则是大乘方等经典；听方等经名真听法；真

听法者即是听受《大涅槃经》；大涅槃中闻有佛性，如来毕竟不般涅槃，是故名为专心听法；专心听法名八圣道，以八圣道能断贪欲、瞋恚、愚痴故名听法。夫听法者名十一空，以此诸空于一切法不作相貌。夫听法者名初发心乃至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因初心得大涅槃，不以闻故得大涅槃，以修习故得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病人，虽闻医教及药名字，不能愈病，要以服故，乃得除差；虽听十二深因缘法，不能断灭一切烦恼，要以系念善思惟故能得除断，是名第三系念思惟。复以何义名系念思惟？所谓三三昧——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空者于二十五有不见一实，无作者于二十五有不作愿求，无相者无有十相，所谓色相、声相、香相、味相、触相、生相、住相、灭相、男相、女相。修习如是三三昧者，是名菩萨系念思惟。

“云何名为如法修行？如法修行即是修行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知阴、入、界真实之相，亦知声闻、缘觉、诸佛同于一道而般涅槃。法者即是常乐我净，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饥不渴，不苦不恼，不退不没。善男子，解大涅槃甚深义者，则知诸佛终不毕竟入于涅槃。

“善男子，第一真实善知识者，所谓菩萨、诸佛世尊。何以故？常以三种，善调御故。何等为三？一者、毕竟软语，二者、毕竟呵责，三者、软语呵责。以是义故，菩萨诸佛即是真实善知识也。复次，善男子，佛及菩萨为大医故名善知识。何以故？知病知药，应病授药故。譬如良医，善八种术，先观病相。相有三种，何等为三？谓风、热、水。有风病者授之酥油，热病之人授之石蜜，水病之人授之姜汤。以知病根，授药得差，故名良医。佛及菩萨亦复如是，知诸凡夫病有三种：一者、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痴。贪欲病者教观骨相，瞋恚病者观慈悲相，愚痴病者观十二缘相，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

“善男子，譬如船师，善渡人故，名大船师；诸佛菩萨亦复如是，渡诸众生生死大海，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复次，善男子，因佛菩萨令诸众生具足修得善法根故。善男子，譬如雪山，乃是种种微妙上药根本之处；佛及菩萨亦复如是，悉是一切善根本处，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善男子，雪山之中有上香药，名曰娑呵。有人见之，得寿无量，无有病苦，虽有四毒不能中伤。若有触者增长寿命满百二十。若有念者得宿命智。何以故？药势力故。诸佛菩萨亦复如是，若有见者即得断除一切烦恼，虽有四魔不能干乱。若有触者，命不可夭，不生不死，不退不没。所谓触者，若在佛边听受妙法。若有念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善男子，如香山中有阿耨达池，由是池故有四大河，所谓恒河、辛头、私陀、博叉。世间众生常作是言：‘若有罪者浴此四河，众罪得灭。’当知此言虚妄不实。除此已往何等为实？诸佛菩萨是乃为实。所以者何？若人亲近则

得灭除一切众罪，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复次，善男子，譬如大地所有药木、一切丛林、百谷、甘蔗、华果之属，值天炎旱，将欲枯死，难陀龙王及婆难陀怜愍众生，从大海出降澍甘雨，一切丛林百谷草木滋润还生；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所有善根将欲消灭，诸佛菩萨生大慈悲，从智慧海降甘露雨，令诸众生具足还得十善之法。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善男子，譬如良医善八种术，见诸病人，不观种姓、端正丑陋、钱财宝货，悉为治之，是故世称为大良医；诸佛菩萨亦复如是，见诸众生有烦恼病，不观种姓、端正丑陋、钱财宝货，生慈愍心，悉为说法，众生闻已，烦恼病除。以是义故，诸佛菩萨名善知识。以是亲近善友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

“云何菩萨听法因缘而得近于大般涅槃？一切众生以听法故则具信根，得信根故乐行布施、戒、忍、精进、禅定、智慧，得须陀洹果乃至佛果。是故当知，得诸善法，皆是听法因缘势力。善男子，譬如长者唯有一子，遣至他国市易所须，示其道路通塞之处，而复诫之：‘若遇淫女，慎莫亲爱。若亲爱者，丧身殒命及以财宝。弊恶之人亦莫交游。’其子敬顺父之教敕，身心安隐，多获宝货。菩萨摩诃萨为诸众生敷演法要亦复如是，示诸众生及四部众诸道通塞。是诸众等以闻法故，远离诸恶，具足善法。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明镜，照人面像，无不明了；听法明镜亦复如是，有人照之，则见善恶，明了无翳。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商人，欲至宝渚不知道路，有人示之，其人随语即至宝渚，多获诸珍不可称计；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欲至善处采取道宝，不知其路通塞之相，菩萨示之，众生随已得至善处，获得无上大涅槃宝。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醉象，狂逸暴恶，多欲杀害，有调象师以大铁钩钩斫其顶，即时调顺，恶心都尽；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贪欲、瞋恚、愚痴醉故欲多造恶，诸菩萨等以闻法钩斲之令住，更不得起造诸恶心。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我弟子专心听受十二部经，则离五盖，修七觉分，以是修习七觉分故，则得近于大般涅槃。以听法故，须陀洹人离诸恐怖。所以者何？须达长者身遭重病，心大愁怖，闻舍利弗说须陀洹有四功德、十种慰喻，闻是事已，恐怖即除。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何以故？开法眼故。世有三人：一者、无目，二者、一目，三者、二目。言无目者，常不闻法；一目之人，虽暂闻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专心听受，如闻而行。以听法故，得知世间如是三人。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善男子，如我昔于拘尸那城，时舍利弗身遇病苦，我时顾命阿难比丘广为说法。时舍利弗闻是事已告四弟子：‘汝举我床往至佛所，我欲听法。’时四弟子奉命举往，既得闻法，闻法力故，所苦除差，身得安隐。以是义故，听法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

“云何菩萨思惟因缘而得近于大般涅槃？因是思惟，心得解脱。

何以故？一切众生常为五欲之所系缚，以思惟故，悉得解脱。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一切众生常为常乐我净四法之所颠倒，以思惟故，得见诸法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如是见已，四倒即断。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一切诸法有四种相。何等为四？一者、生相，二者、老相，三者、病相，四者、灭相。以是四相，能令一切凡夫众生至须陀洹生大苦恼。若能系念善思惟者，虽遇此四，不生众苦。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一切善法无不因是思惟而得。何以故？有人虽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专心听法，若不思惟，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信佛法僧无有变易而生恭敬，当知皆是系念思惟因缘力故，因得断除一切烦恼。以是义故，思惟因缘则得近于大般涅槃。

“云何菩萨如法修行？善男子，断诸恶法，修习善法，是名菩萨如法修行。复次，云何如法修行？见一切法空无所有，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以是见故，宁舍身命，不犯禁戒，是名菩萨如法修行。复次，云何如法修行？修有二种：一者、真实，二者、不实。不实者不知涅槃、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等相，是名不实。云何真实？能知涅槃、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等相，是名真实。

“云何名为知涅槃相？涅槃之相凡有八事。何等为八？一者、尽、二、善性、三、实、四、真、五、常、六、乐、七、我、八、净，是名涅槃。复有八事。何等为八？一者、解脱，二者、善性，三者、不实，四者、不真，五者、无常，六者、无乐，七者、无我，八者、无净。复有六相：一者、解脱，二者、善性，三者、不实，四者、不真，五者、安乐，六者、清净。若有众生，依世俗道断烦恼者，如是涅槃则有八事解脱不实。何以故？以不常故，以无常故则无有实，无有实故则无有真，虽断烦恼以还起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是名涅槃解脱八事。云何六相？声闻、缘觉断烦恼故，名为解脱；而未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名为不实；以不实故，名为不真；未来之世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名无常；以得无漏八圣道故，名为净乐。善男子，若如是知，是知涅槃，不名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

“云何菩萨知于佛性？佛性有六。何等为六？一、常、二、净、三、实、四、善、五、当见、六、真。复有七事？一者、可证，余六如上。是名菩萨知于佛性。云何菩萨知如来相？如来即是觉相善相，常乐我净解脱真实示道可见，是名菩萨知如来相。云何菩萨知于法相？法者，若善不善、若常不常、若乐不乐、若我无我、若净不净、若知不知、若解不解、若真不真、若修不修、若师非师、若实不实，是名菩萨知于法相。云何菩萨知于僧相？僧者，若常乐我净。是弟子

相、可见之相，善真不实。何以故？一切声闻得佛道故。何故名真？悟法性故。是名菩萨知于僧相。云何菩萨知于实相？实相者，若常无常、若乐无乐、若我无我、若净无净、若善不善、若有若无、若涅槃非涅槃、若解脱非解脱、若知不知、若断不断、若证不证、若修不修、若见不见，是名实相，非是涅槃、佛性、如来、法、僧、虚空。是名菩萨因修如是大涅槃，故知于涅槃、佛性、如来、法、僧、实相、虚空等法差别之相。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不见虚空。何以故？佛及菩萨虽有五眼所不见故，唯有慧眼乃能见之。慧眼所见，无法可见，故名为见。若见无物名虚空者，如是虚空乃名为实；以是实故，则名常无；以常无故，无乐我净。善男子，空名无法，无法名空。譬如世间无物名空，虚空之性亦复如是，无所有故名为虚空。善男子，众生之性，与虚空性，俱无实性。何以故？如人说言：‘除灭有物，然后作空。’而是虚空实不可作。何以故？无所有故。以无有故，当知无空。是虚空性，若可作者，则名无常；若无常者，不名虚空。善男子，如世间人说言：‘虚空无色无碍，常不变易。’是故世称虚空之法为第五大。善男子，而是虚空实无有性。以光明故，故名虚空，实无虚空。犹如世谛，实无其性，为众生故说有世谛。

“善男子，涅槃之体亦复如是，无有住处，直是诸佛断烦恼处，故名涅槃。涅槃即是常乐我净。涅槃虽乐，非是受乐，乃是上妙寂灭之乐。诸佛如来有二种乐：一、寂灭乐，二、觉知乐。实相之体有三种乐：一者、受乐，二、寂灭乐，三、觉知乐。佛性一乐，以当见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名菩提乐。”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若烦恼断处是涅槃者，是事不然。何以故？如来往昔初成佛道，至尼连禅河边。尔时，魔王与其眷属，到于佛所而作是言：‘世尊，涅槃时到，何故不入？’佛告魔王：‘我今未有多闻弟子善持禁戒，聪明利智能化众生，是故不入。’若言烦恼断处是涅槃者，诸菩萨等于无量劫已断烦恼，何故不得称为涅槃？俱是断处，何缘独称诸佛有之，菩萨无耶？若断烦恼非涅槃者，何故如来昔告生名婆罗门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如来又时在毗舍离国，魔复启请如来：‘昔以未有弟子多闻持戒，聪明利智能化众生，不入涅槃。今已具足，何故不入？’如来尔时即告魔言：‘汝今莫生悒迟之想，却后三月吾当涅槃。’世尊，若使灭度非涅槃者，何故如来自期三月当般涅槃？世尊，若断烦恼是涅槃者，如来往昔初在道场菩提树下，断烦恼时便是涅槃，何故复言却后三月当般涅槃？世尊，若使尔时是涅槃者，云何方为拘尸那城诸力士等，说言后夜当般涅槃？如来诚实，云何发是虚妄之言？”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言如来得广长舌，当知如来于无量劫已离妄语。一切诸佛及诸菩萨，凡所发言，诚谛无虚。善男子，如汝所言，波旬往昔启请于我入涅槃

者。善男子，而是魔王真实不知涅槃定相。何以故？波旬意谓不化众生，默然而住，便是涅槃。善男子，譬如世人，见人不言，无所造作，便谓是人如死无异；魔王波旬亦复如是，意谓如来不化众生，默无所说，便谓如来入般涅槃。善男子，如来不说佛、法、众僧无差别相，唯说常住、清净二法无差别耳。善男子，佛亦不说佛及佛性、涅槃无差别相，唯说常恒不变无差别耳。善男子，佛亦不说涅槃、实相无差别相，唯说常有实不变易无差别耳。

“善男子，尔时我诸声闻弟子生于诤讼，如拘睒弥诸恶比丘，违反我教，多犯禁戒，受不净物，贪求利养，向诸白衣而自赞叹‘我得无漏，谓须陀洹果’，乃至‘我得阿罗汉果’，毁辱他人，于佛、法、僧、戒律、和尚不生恭敬，公于我前言：‘如是物，佛所听畜。如是等物，佛不听畜。’我亦语言：‘如是等物，我实不听。’复反我言：‘如是等物，实是佛听。’如是恶人不信我言，为是等故，我告波旬：‘汝莫悒迟，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因如是等恶比丘故，令诸声闻受学弟子不见我身，不闻我法，便言如来入于涅槃。唯诸菩萨能见我身，常闻我法，是故不言我入涅槃。声闻弟子虽复发言如来涅槃，而我实不入于涅槃。善男子，若我所有声闻弟子说言如来入涅槃者，当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伴党，邪见恶人，非正见也。若言如来不入涅槃，当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伴党，正见之人，非恶邪也。

“善男子，我初不见弟子之中，有言如来不化众生，默然而住，名般涅槃也。善男子，譬如长者，多有子息，舍至他方，未得还顷，诸子咸谓父已长逝，而是长者实不终没，诸子颠倒皆生没想；声闻弟子亦复如是，不见我故，便谓如来已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而般涅槃，而我实不般涅槃也，声闻弟子生涅槃想。善男子，譬如明灯，有人覆之，余不知者，谓灯已灭，而是明焰实亦不灭，以不知故生于灭想；声闻弟子亦复如是，虽有慧眼，以烦恼覆，令心颠倒不见真身，而便妄生灭度之想，而我实不毕竟灭度。善男子，如生盲人不见日月，以不见故不知昼夜明闇之相，以不知故便说无有日月之实，实有日月，盲者不见，以不见故而生倒想言无日月；声闻弟子亦复如是，如彼生盲不见如来，便谓如来入于涅槃，如来实不入于涅槃，以倒想故生如是心。善男子，譬如云雾覆蔽日月，痴人便言无有日月，日月实有，直以覆故，众生不见；声闻弟子亦复如是，以诸烦恼覆智慧眼不见如来，便言如来入于灭度。善男子，直是如来现婴儿行，非灭度也。

“善男子，如阎浮提日入之时，众生不见，以黑山障故，而是日性实无没入，众生不见生没入想；声闻弟子亦复如是，为诸烦恼山所障故不见我身，以不见故便于如来生灭度想，而我实不毕竟永灭。是故我于毗舍离国告波旬言：‘却后三月，我当涅槃。’善男子，如来玄见迦葉菩萨却后三月善根当熟，亦见香山须跋陀罗竟安居已当至我所，是故我告魔王波旬：‘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有诸力

士，其数五百，终竟三月亦当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为是故告波旬言：‘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如纯陀等及五百梨车庵罗果女，却后三月无上道心善根成熟，为是等故我告波旬：‘却后三月，当般涅槃。’善男子，须那刹多亲近外道尼乾子等，我为说法满十二年，彼人邪见不信不受，我知是人邪见根栽却后三月定可拔断，我为是故告波旬言：‘却后三月，当般涅槃。’

“善男子，何因缘故，我于往昔尼连河边告魔波旬‘我今未有多智弟子，是故不得入涅槃’者？我时欲为五比丘等于波罗奈转法轮故，次复欲为五比丘等，所谓耶奢、富那、毗摩罗阇、憍梵波提、须婆睺，次复欲为郁伽长者等五十人，次复欲为摩伽陀国频婆娑罗王等无量人天，次复欲为优楼频螺、迦葉门徒五百比丘，次复欲为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兄弟二人及五百弟子，次复欲为舍利弗、大目揵连等二百五十比丘转妙法轮，是故我告魔王波旬不般涅槃。

“善男子，有名涅槃非大涅槃。云何涅槃非大涅槃？不见佛性而断烦恼，是名涅槃，非大涅槃。以不见佛性故，无常无我，唯有乐净，以是义故，虽断烦恼，不得名为大般涅槃也。若见佛性能断烦恼，是则名为大般涅槃；以见佛性故，得名为常乐我净。以是义故，断除烦恼，亦得称为大般涅槃。善男子，涅者言不，槃者言灭，不灭之义名为涅槃；槃又言覆，不覆之义乃名涅乐；槃言去来，不去不来乃名涅槃；槃者言取，不取之义乃名涅槃；槃言不定，定无不定乃名涅槃；槃言新故，无新故义乃名涅槃；槃言障碍，无障碍义乃名涅槃。善男子，有优楼迦迦毗罗弟子等言，槃者名相，无相之义乃名涅槃。善男子，槃者言有，无有之义乃名涅槃；槃名和合，无和合义乃名涅槃；槃者言苦，无苦之义乃名涅槃。善男子，断烦恼者不名涅槃，不生烦恼乃名涅槃。善男子，诸佛如来烦恼不起，是名涅槃。所有智慧，于法无碍，是为如来。如来非是凡夫、声闻、缘觉、菩萨，是名佛性。如来身心智慧遍满无量无边阿僧祇土无所障碍，是名虚空。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名曰实相。以是义故，如来实不毕竟涅槃。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除断五事，远离五事，成就六事，修习五事，守护一事，亲近四事，信顺一实，心善解脱，慧善解脱。

“善男子，云何菩萨断除五事？所谓五阴，色、受、想、行、识。所言阴者，其义何谓？能令众生生死相续，不离重担，分散聚合，三世所摄，求其实义了不可得，以是诸义故名为阴。菩萨摩诃萨虽见色阴，不见其相。何以故？于十色中推求其性悉不可得，为世界故说言为阴。受有百八，虽见受阴，初无受相。何以故？受虽百八，理无定实，是故菩萨不见受阴。想、行、识等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深见五阴是生烦恼之根本也，以是义故，方便令断。

“云何菩萨远离五事？所谓五见。何等为五？一者、身见，二者、边见，三者、邪见，四者、戒取，五者、见取。因是五见，生六十二见。因是诸见生死不绝，是故菩萨防护不近。

“云何菩萨成就六事？诸六念处。何等为六？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念天，五者、念施，六者、念戒。是名菩萨成就六事。

“云何菩萨修习五事？所谓五定：一者、知定，二者、寂定，三者、身心受快乐定，四者、无乐定，五者、首楞严定。修习如是五种定心，则得近于大般涅槃，是故菩萨勤心修习。

“云何菩萨守护一事？谓菩提心。菩萨摩诃萨常勤守护是菩提心。犹如世人守护一子，亦如瞎者护余一目，如行旷野守护导者，菩萨守护菩提之心亦复如是。因护如是菩提心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常乐我净具足而有，即是无上大般涅槃。是故菩萨守护一法。

“云何菩萨亲近四事？谓四无量心。何等为四？一者、大慈，二者、大悲，三者、大喜，四者、大舍。因是四心，能令无量无边众生发菩提心，是故菩萨系心亲近。

“云何菩萨信顺一实？菩萨了知一切众生皆归一道，一道者谓大乘也，诸佛菩萨为众生故分之为三，是故菩萨信顺不逆。

“云何菩萨心善解脱？贪恚痴心永断灭故，是名菩萨心善解脱。

“云何菩萨慧善解脱？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知无障碍，是名菩萨慧善解脱。因慧解脱昔所不闻而今得闻，昔所不见而今得见，昔所不到而今得到。”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世尊，如佛所说，心解脱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心本无系。所以者何？是心本性不为贪欲、瞋恚、愚痴诸结所缚。若本无系，云何而言心善解脱？

“世尊，若心本性不为贪结之所系者，何等因缘而能得系？如人搆角，本无乳相，虽加功力，乳无由出。搆于乳者则不如是，加功虽少，乳则多出。心亦如是，本无贪者，今云何有？若本无贪后方有者，诸佛菩萨本无贪相，今悉应有。世尊，譬如石女，本无子相，虽加功力无量因缘，子不可得；心亦如是，本无贪相，虽造众缘，贪无由生。世尊，如钻湿木，火不可得；心亦如是，虽复钻求，贪不可得，云何贪结能系于心？世尊，譬如压沙，油不可得；心亦如是，虽复压之，贪不可得。当知贪、心二理各异，设复有之，何能污心？世尊，譬如有人，安橛于空终不得住；安贪于心亦复如是，种种因缘不能令贪系缚于心。

“世尊，若心无贪名解脱者，诸佛菩萨何故不拔虚空中刺？世尊，过去世心不名解脱，未来世心亦无解脱，现在世心不与道共，何等世心名得解脱？世尊，如过去灯不能灭闇，未来世灯亦不灭闇，现在世灯复不灭闇。何以故？明之与闇二不并故。心亦如是，云何而言

心得解脱？世尊，贪亦是有。若贪无者，见女相时不应生贪。若因女相而得生者，当知是贪真实而有，以有贪故堕三恶道。世尊，譬如有人，见画女像亦复生贪，以生贪故得种种罪。若本无贪，云何见画而生于贪？若心无贪，云何如来说言菩萨心得解脱？若心有贪，云何见相然后方生，不见相者则不生耶？我今现见有恶果报，当知有贪。瞋恚、愚痴亦复如是。

“世尊，譬如众生有身无我，而诸凡夫横计我想，虽有我想不堕三趣，云何贪者于无女相而起女想堕三恶道？世尊，譬如钻木而生于火，然是火性众缘中无，以何因缘而得生耶？世尊，贪亦如是，色中无贪，香味触法亦复无贪，云何于色香味触法而生贪耶？若众缘中悉无贪者，云何众生独生于贪，诸佛菩萨而不生耶？

“世尊，心亦不定。若心定者，无有贪欲、瞋恚、愚痴。若不定者，云何而言心得解脱？贪亦不定。若不定者，云何因之生三恶趣？贪者、境界二俱不定。何以故？俱缘一色，或生于贪，或生于瞋，或生愚痴，是故贪者及与境界二俱不定。若俱不定，何故如来说言菩萨修大涅槃心得解脱？”

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心亦不为贪结所系、亦非不系，非是解脱、非不解脱，非有非无，非现在、非过去、非未来。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诸法无自性故。

“善男子，有诸外道作如是言：‘因缘和合则有果生。若众缘中本无生性而能生者，虚空不生，亦应生果。虚空不生非是因故，以众缘中本有果性，是故合集而得生果。所以者何？如提婆达欲造墙壁则取泥土，不取彩色；欲造画像则集彩色，不取草木；作衣取缕，不取泥木；作舍取泥，不取缕綖。以人取故，当知是中各能生果；以能生果故，当知因中必先有性。若无性者，一物之中应当出生一切诸物。若是可取可作可出，当知是中必先有果。若无果者，人则不取不作不出。唯有虚空无取无作故，能出生一切万物。以有因故，如尼拘陀子住尼拘陀树，乳有醍醐，缕中有布，泥中有瓶。’善男子，一切凡夫无明所盲作是定说：‘色有著义，心有贪性。’复言：‘凡夫心有贪性，亦解脱性。遇贪因缘，心则生贪；若遇解脱，心则解脱。’虽作此说，是义不然。有诸凡夫复作是言：‘一切因中悉无有果，因有二种：一者、微细，二者、粗大。细即是常，粗则无常。从微细因转成粗因，从此粗因转复成果。粗无常故，果亦无常。’善男子，有诸凡夫复作是言：‘心亦无因，贪亦无因，以时节故则生贪心。’如是等辈以不能知心因缘故，轮回六趣具受生死。善男子，譬如枷犬系之于柱，终日绕柱，不能得离；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被无明枷系生死柱，绕二十五有不能得离。善男子，譬如有人堕于圊厕，既得出已，而复还入；如人病差，还为病因；如人涉路值空旷处，既得过已，而复还来；又如净洗，还涂泥土；一切凡夫亦复如是，已得解脱无所有处，唯未得脱非

非想处，而复还来至三恶趣。何以故？一切凡夫唯观于果，不观因缘。如犬逐块，不逐于人；凡夫之人亦复如是，唯观于果，不观因缘，以不观故，从非想退还三恶趣。

“善男子，诸佛菩萨终不定说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及有无果、非有非无果。若言因中先定有果及定无果、定有无果、定非有非无果，当知是等皆魔伴党，系属于魔，即是爱人。如是爱人，不能永断生死系缚，不知心相及以贪相。

“善男子，诸佛菩萨显示中道。何以故？虽说诸法，非有非无，而不决定。所以者何？因眼、因色、因明、因心、因念，识则得生。是识决定不在眼中、色中、明中、心中、念中，亦非中间，非有非无，从缘生故名之为有，无自性故名之为无。是故如来说言诸法非有非无。

“善男子，诸佛菩萨终不定说心有净性及不净性。净不净心无住处故，从缘生贪故说非无，本无贪性故说非有。善男子，从因缘故，心则生贪；从因缘故，心则解脱。善男子，因缘有二：一者、随于生死，二者、随大涅槃。善男子，有因缘故，心共贪生、共贪俱灭，有共贪生、不共贪灭，有不共贪生、共贪俱灭，有不共贪生、不共贪灭。云何心共贪生、共贪俱灭？善男子，若有凡夫未断贪心修习贪心，如是之人，心共贪生，心共贪灭。一切众生不断贪心，心共贪生，心共贪灭。如欲界众生，一切皆有初地味禅，若修不修，常得成就，遇因缘故即便得之。言因缘者，谓火灾也。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若修不修，心共贪生，心共贪灭。何以故？不断贪故。云何心共贪生、不共贪灭？声闻弟子有因缘故生于贪心，畏贪心故修白骨观，是名心共贪生、不共贪灭。复有心共贪生、不共贪灭，如声闻人未证四果，有因缘故生于贪心，证四果时，贪心得灭，是名心共贪生、不共贪灭。菩萨摩诃萨得不动地时，心共贪生、不共贪灭。云何不共贪生、共贪俱灭？若菩萨摩诃萨断贪心已，为众生故示现有贪，以示现故能令无量无边众生咨受善法具足成就，是名不共贪生、共贪俱灭。云何不共贪生、不共贪灭？谓阿罗汉、缘觉、诸佛、除不动地其余菩萨，是名不共贪生、不共贪灭。以是义故，诸佛菩萨不决定说心性本净、性本不净。

“善男子，是心不与贪结和合，亦复不与瞋痴和合。善男子，譬如日月，虽为烟尘云雾及阿修罗之所覆蔽，以是因缘令诸众生不能得见，虽不可见，日月之性终不与彼五翳和合；心亦如是，以因缘故生于贪结，众生虽说心与贪合，而是心性实不与合。若是贪心即是贪性，若是不贪即不贪性，不贪之心不能为贪，贪结之心不能不贪。善男子，以是义故，贪欲之结不能污心。诸佛菩萨永破贪结，是故说言心得解脱。一切众生从因缘故，生于贪结；从因缘故，心得解脱。

“善男子，譬如雪山悬峻之处，人与猕猴俱不能行；或复有处，猕猴能行，人不能行；或复有处，人与猕猴二俱能行。善男子，人与

猕猴能行处者，如诸猎师，纯以黐胶置之案上，用捕猕猴。猕猴痴故往手触之，触已粘手，欲脱手故以脚蹋之，脚复随著，欲脱脚故以口啮之，口复粘著，如是五处悉无得脱。于是猎师以杖贯之，负还归家。雪山崄处，譬佛菩萨所得正道；猕猴者，譬诸凡夫；猎师者，喻魔波旬；黐胶者，譬贪欲结。人与猕猴俱不行者，譬诸凡夫、魔王波旬俱不能行。猕猴能行，人不能行者，譬诸外道有智慧者，诸恶魔等虽以五欲不能系缚。人与猕猴俱能行者，一切凡夫及魔波旬，常处生死不能修行。凡夫之人，五欲所缚，令魔波旬自在将去，如彼猎师擒捕猕猴负之归家。

“善男子，譬如国王，安住己界，身心安乐，若至他界则得众苦；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能自住于己境界则得安乐，若至他界则遇恶魔受诸苦恼。自境界者，谓四念处；他境界者，谓五欲也。云何名为系属于魔？有诸众生，无常见常、常见无常，苦见于乐、乐见于苦，不净见净、净见不净，无我见我、我见无我，非实解脱妄见解脱、真实解脱见非解脱，非乘见乘、乘见非乘，如是之人，名系属魔。系属魔者，心不清净。复次，善男子，若见诸法真实是有总别定相，当知是人若见色时便作色相，乃至见识亦作识相，见男男相，见女女相，见日日相，见月月相，见岁岁相，见阴阴相，见入入相，见界界相，如是见者，名系属魔。系属魔者，心不清净。复次，善男子，若见我是色、色中有我、我中有色、色属于我，乃至见我是识、识中有我、我中有识、识属于我，如是见者，系属于魔，非我弟子。

“善男子，我声闻弟子远离如来十二部经，修习种种外道典籍，不修出家寂灭之业，纯营世俗在家之事。何等名为在家之事？受畜一切不净之物，奴婢、田宅、象、马、车乘、驼、驴、鸡、犬、猕猴、猪、羊、种种谷麦，远离师僧，亲附白衣，违反圣教，向诸白衣作如是言：‘佛听比丘受畜种种不净之物。’是名修习在家之事。有诸弟子，不为涅槃，但为利养亲近听受十二部经，招提僧物及僧鬘物，衣著贪啖如自己有，悭惜他家，及以称誉亲近国王及诸王子，卜筮吉凶，推步盈虚，围棋六博，摴蒱投壶，亲比丘尼及诸处女，畜二沙弥，常游屠猎酤酒之家及旃陀罗所住之处，种种贩卖，手自作食，受使邻国通致信命。如是之人，当知即是魔之眷属，非我弟子。以是因缘，心共贪生，心共贪灭，乃至痴心共生共灭亦复如是。

“善男子，以是因缘，心性不净，亦非不净，是故我说心得解脱。若有不受不畜一切不净之物，为大涅槃受持读诵十二部经，书写解说，当知是等真我弟子，不行恶魔波旬境界，即是修习三十七品。以修习故，不共贪生，不共贪灭。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四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二十二之六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九功德？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初发五事，悉得成就。何等为五？一者、信，二者、直心，三者、戒，四者、亲近善友，五者、多闻。

“云何为信？菩萨摩诃萨信于三宝，施有果报；信于二谛一乘之道，更无异趣，为诸众生速得解脱，诸佛菩萨分别为三；信第一义谛；信善方便。是名为信。如是信者，若诸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梵，一切众生所不能坏。因是信故，得圣人性。修行布施若多若少，悉得近于大般涅槃不堕生死。戒、闻、智慧亦复如是。是名为信。虽有是信而亦不见，是为菩萨修大涅槃成就初事。

“云何直心？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作质直心。一切众生若遇因缘则生谄曲，菩萨不尔。何以故？善解诸法悉因缘故。菩萨摩诃萨虽见众生诸恶过咎，终不说之。何以故？恐生烦恼，若生烦恼则堕恶趣。如是菩萨若见众生有少善事，则赞叹之。云何为善？所谓佛性。赞佛性故，令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摩诃萨赞叹佛性，令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来初开涅槃经时，说有三种：一者、若有病人得良医药及瞻病者，病则易差，如其不得则不可愈；二者、若得不得，悉不可差；三者、若得不得，悉皆可差。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妙法，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其不遇则不能发，所谓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二者、虽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妙法亦不能发，若其不遇亦不能发，谓一阐提；三者、若遇不遇，一切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菩萨。若言遇与不遇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如来今者云何说言，因赞佛性令诸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世尊，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妙法，及以不遇，悉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知是义亦复不然。何以故？如是之人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一阐提辈以佛性故，若闻不闻，悉亦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世尊，如佛所说，何等名为一阐提耶？谓断善根，如是之义亦复不然。何以故？不断佛性故。如是佛性理不可断，云何佛说断诸善根？如佛往昔说十二部经，善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常者不断，无常者断。无常可断故堕地狱，常不可断，何故不遮？佛性不断非一阐提，如来何故作如是说言一阐提？

“世尊，若因佛性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何故如来广为众生说十二部经？世尊，譬如四河出阿耨达池，若有天人诸佛世尊，说言是河不入大海，当还本源，无有是处；菩提之心亦复如是，有佛性

者，若闻不闻、若戒非戒、若施非施、若修不修、若智非智，悉皆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如优陀延山，日从中出至于正南，日若念言‘我不至西还东方’者，无有是处；佛性亦尔，若不闻、不戒、不施、不修、不智、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无有是处。

“世尊，诸佛如来说因果性非有非无，如是之义是亦不然。何以故？如其乳中无酪性者则无有酪，尼拘陀子无五丈者则不能生五丈之质，若佛性中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树者，云何能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树？以是义故，所说因果非有非无，如是之义云何相应？”

尔时，世尊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世有二人，甚为希有如优昙华：一者、不行恶法，二者、有罪能悔。如是之人甚为希有。复有二人：一者、作恩，二者、念恩。复有二人：一者、咨受新法，二者、温故不忘。复有二人：一者、造新，二者、修故。复有二人：一、乐闻法，二、乐说法。复有二人：一、善问难，二、善能答。善问难者，汝身是也；善能答者，谓如来也。善男子，因是善问，即得转于无上法轮，能枯十二因缘大树，能渡无边生死大河，能与魔王波旬共战，能摧波旬所立胜幢。

“善男子，如我先说，三种病人，值遇良医、瞻病、好药，及以不遇，病悉得差，是义云何？若得不得，谓定寿命。所以者何？是人已于无量世中修三种善，谓上中下，以修如是三种善故得定寿命，如郁单越人寿命千年。有遇病者若得良医、好药、瞻病，及以不得，悉皆得差。何以故？得定命故。善男子，如我所说，若有病人得遇良医、好药、瞻病，病得除差；若不遇者，则不得差。是义云何？善男子，如是之人寿命不定。命虽不尽，有九因缘能夭其寿。何等为九？一者、知食不安而反食之；二者、多食；三者、宿食未消而复更食；四者、大小便利不随时节；五者、病时不随医教；六者、不随瞻病教敕；七者、强耐不吐；八者、夜行，以夜行故，恶鬼打之；九者、房室过差。以是缘故，我说病者，若遇医药，病则可差；若不遇者，则不可愈。善男子，如我先说，若遇不遇，俱不差者，是义云何？有人命尽，若遇不遇，悉不可差。何以故？以命尽故。以是义故，我说病人，若遇医药及以不遇，悉不得差。

“众生亦尔，发菩提心者，若遇善友诸佛菩萨咨受深法，若不遇之，皆悉当成。何以故？以其能发菩提心故，如郁单越人得定寿命。如我所说，从须陀洹至辟支佛，若闻善友诸佛菩萨所说深法，则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若不值遇诸佛菩萨闻说深法，则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不定命，以九因缘，命则中夭。如彼病人，值遇医药，病则得差；若不遇者，病则不差。是故我说遇佛菩萨闻说深法，则能发心；若不值遇，则不能发。如我先说，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深法，若不值遇，俱不能发，是义云何？善男子，一阐提辈，若遇善友诸佛菩萨闻说深法，及以不遇，俱不得离一阐提心。何以故？断善法故。一阐提辈亦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若能发于

菩提之心，则不复名一阐提也。善男子，以何缘故，说一阐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阐提辈，实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命尽者，虽遇良医、好药、瞻病，不能得差。何以故？以命尽故。

“善男子，一阐名信，提名不具，不具信故名一阐提。佛性非信，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善方便，提名不具，修善方便不具足故名一阐提。佛性非是修善方便，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进，提名不具，进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进，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念，提名不具，念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念，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定，提名不具，定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定，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慧，提名不具，慧不具故名一阐提。佛性非慧，众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断？一阐名无常善，提名不具，以无常善不具足故名一阐提。佛性非无常、非善、非不善。何以故？善法要从方便而得，而是佛性非方便得，是故非善。何故复名非不善耶？能得善果故。善果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善法者生已得故，而是佛性非生已得，是故非善。以断生得诸善法故，名一阐提。

“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一阐提有佛性者，云何不遮地狱之罪？善男子，一阐提中无有佛性。善男子，譬如有王闻箜篌音，其声清妙，心即耽著，喜乐爱念，情无舍离，即告大臣：‘如是妙音，从何处出？’大臣答言：‘如是妙音，从箜篌出。’王复语言：‘持是声来。’尔时，大臣即持箜篌置于王前，而作是言：‘大王当知，此即是声。’王语箜篌：‘出声！出声！’而是箜篌声亦不出。尔时，大王即断其弦，声亦不出，取其皮木悉皆折裂，推求其声，了不能得。尔时，大王即瞋大臣：‘云何乃作如是妄语？’大臣白王：‘夫取声者法不如是，应以众缘善巧方便声乃出耳。’众生佛性亦复如是，无有住处，以善方便故得可见；以可见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阐提辈不见佛性，云何能遮三恶道罪？善男子，若一阐提信有佛性，当知是人不至三趣，是亦不名一阐提也；以不自信有佛性故即堕三趣，堕三趣故名一阐提。

“善男子，如汝所说，若乳无酪性不应出酪，尼拘陀子无五丈性则不应有五丈之质。愚痴之人作如是说，智者终不发如是言。何以故？以无性故。善男子，如其乳中有酪性者，不应复假众缘力也。善男子，如水乳杂，卧至一月终不成酪。若以一渧颇求树汁，投之于中即便成酪。若本有酪，何故待缘？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假众缘故则便可见，假众缘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待众缘然后成者，即是无性；以无性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常赞人善，不讼彼缺，名质直心。

“复次，善男子，云何菩萨质直心耶？菩萨摩诃萨常不犯恶，设有过失即时忏悔，于师同学终不覆藏，惭愧自责不敢复作，于轻罪中生极重想。若人诘问，答言：‘实犯。’复问：‘是罪为好不好？’答

言：‘不好。’复问：‘是罪为善不善？’答言：‘不善。’复问：‘是罪是善果耶？不善果耶？’答言：‘是罪实非善果。’又问：‘是罪谁之所造，将非诸佛法僧所作？’答言：‘非佛法僧，我所作也。乃是烦恼之所构集。’以直心故信有佛性，信佛性故则不得名一阐提也。以直心故名佛弟子，若受众生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种各千万，不足为多。是名菩萨质直心也。

“云何菩萨修治于戒？菩萨摩诃萨受持禁戒，不为生天，不为恐怖，乃至不受狗戒、鸡戒、牛戒、雉戒，不作破戒，不作缺戒，不作瑕戒，不作杂戒，不作声闻戒；受持菩萨摩诃萨戒、尸罗波罗蜜戒，得具足戒不生憍慢，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具第三戒。

“云何菩萨亲近善友？菩萨摩诃萨常为众生说于善道，不说恶道，说于恶道非善果报。善男子，我身即是一切众生真善知识，是故能断富伽罗婆罗门所有邪见。善男子，若有众生亲近我者，虽有应生地狱因缘即得生天。如须那刹多等应堕地狱，以见我故，即得断除地狱因缘生于色天。虽有舍利弗、目揵连等，不名众生真善知识。何以故？生一阐提心因缘故。善男子，我昔住于波罗奈国时，舍利弗教二弟子，一观白骨，一令数息，经历多年皆不得定。以是因缘即生邪见，言：‘无涅槃无漏之法。若其有者，我应得之。何以故？我能善持所受戒故。’我于尔时见是比丘生此邪心，唤舍利弗而呵啧之：‘汝不善教，云何乃为是二弟子颠倒说法？汝二弟子，其性各异，一主浣衣，一是金师。金师之子应教数息，浣衣之人应教骨观。以汝错教，令是二人生于恶邪。’我于尔时，为是二人如应说法，二人闻已得阿罗汉果。是故我为一切众生真善知识，非舍利弗、目揵连等。若使众生有极重结得遇我者，我以方便即为断之。如我弟难陀有极重欲，我以种种善巧方便而为除断。鸯掘魔罗有重瞋恚，以见我故，瞋恚即断。阿阇世王有重愚痴，以见我故，痴心即灭。如婆熙伽长者，于无量劫积集成就极重烦恼，以见我故，即便断灭。设有弊恶厮下之人，亲近于我作弟子者，以是因缘，一切人天恭敬爱念。尸利鞠多邪见炽盛，因见我故，邪见即灭；因见我故，断地狱因作生天缘。如气嘘旃陀罗，命垂终时，因见我故，还得寿命。如憍尸迦，狂心错乱，因见我故，还得本心。如瘦瞿昙弥，屠家之子，常作恶业，以见我故，即便舍离。如阐提比丘，因见我故，宁舍身命，不毁禁戒如草系比丘。以是义故，阿难比丘说半梵行名善知识，我言不尔，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识。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具足第四亲善知识。

“云何菩萨具足多闻？菩萨摩诃萨为大涅槃十二部经，书写读诵，分别解说，是名菩萨具足多闻。除十一部，唯毗佛略，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亦名菩萨具足多闻。除十二部经，若能受持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书写读诵，分别解说，是名菩萨具足多闻。除是经典具足全体，若能受持一四句偈；复除是偈，若能受持如来常住，性无变易，是名菩萨具足多闻。复除是事，若知如来常不说法，亦名菩萨具

足多闻。何以故？法无性故。如来虽说一切诸法，常无所说。是名菩萨修大涅槃成就第五具足多闻。

“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大涅槃具足成就如是五事，难作能作，难忍能忍，难施能施。云何菩萨难作能作？若闻有人食一胡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信是语故乃至无量阿僧祇劫常食一麻；若闻入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于无量劫在阿鼻狱入炽火聚，是名菩萨难作能作。云何菩萨难忍能忍？若闻受苦手杖刀石斫打因缘得大涅槃，即于无量阿僧祇劫，身具受之不以为苦，是名菩萨难忍能忍。云何菩萨难施能施？若闻能以国城、妻子、头目髓脑惠施于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于无量阿僧祇劫，以其所有国城、妻子、头目髓脑惠施于人，是名菩萨难施能施。菩萨虽复难作能作，终不念言是我所作，难施能施亦复如是。

“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爱之甚重，以好衣裳、上妙甘膳随时将养，令无所乏。设令其子于父母所起轻慢心，恶口骂辱，父母爱故不生瞋恨，亦不念言：‘我与是儿衣服饮食。’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视诸众生犹如一子。若子遇病，父母亦病，为求医药勤加救疗，病既差已终不生念：‘我为是儿疗治病苦。’菩萨亦尔，见诸众生遇烦恼病，生爱念心而为说法，以闻法故诸烦恼断，烦恼断已终不念言：‘我为众生断诸烦恼。’若生此念，终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作是念：‘无一众生我为说法令断烦恼。’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不瞋不喜。何以故？善能修习空三昧故。菩萨若修空三昧者，当于谁所生瞋生喜？善男子，譬如山林猛火所焚，若人斫伐，或为水漂，而是林木当于谁所生瞋生喜？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于诸众生无瞋无喜。何以故？修空三昧故。”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一切诸法性自空耶？空空故空。若性自空者，不应修空然后见空，云何如来言以修空而见空耶？若性自不空，虽复修空，不能令空。”

“善男子，一切诸法性本自空。何以故？一切法性不可得故。善男子，色性不可得。云何色性？色性者，非地水火风不离地水火风，非青黄赤白不离青黄赤白，非有非无，云何当言色有自性？以性不可得故说为空。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以相似相续故，凡夫见已，说言诸法性不空寂。菩萨摩诃萨具足五事，是故见法性本空寂。善男子，若有沙门及婆罗门，见一切法性不空者，当知是人非是沙门，非婆罗门，不得修习般若波罗蜜，不得入于大般涅槃，不得现见诸佛菩萨，是魔眷属。

“善男子，一切诸法性本自空，亦因菩萨修习空故见诸法空。善男子，如一切法性无常故，灭能灭之；若非无常，灭不能灭。有为之法有生相故，生能生之；有灭相故，灭能灭之。一切诸法有苦相故，苦能令苦，善男子，如盐性碱能碱异物，石蜜性甘能甘异物，苦酒性

酢能酢异物，姜本性辛能辛异物，呵梨勒苦能苦异物，庵罗果淡能淡异物，毒性能害令异物害，甘露之性令人不死，若合异物亦能不死；菩萨修空亦复如是，以修空故，见一切法性皆空寂。”

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复作是言：“世尊，若盐能令非碱作碱，修空三昧若如是者，当知是定非善非妙，其性颠倒。若空三昧唯见空者，空是无法，为何所见？”

“善男子，是空三昧见不空法能令空寂，然非颠倒。如盐非碱作碱，是空三昧亦复如是不空作空。善男子，贪是有性，非是空性。贪若是空，众生不应以是因缘堕于地狱。若堕地狱，云何贪性当是空耶？善男子，色性是有。何等色性？所谓颠倒，以颠倒故众生生贪。若是色性非颠倒者，云何能令众生生贪？以生贪故，当知色性非不是有。以是义故，修空三昧非颠倒也。

“善男子，一切凡夫若见女人即生女相；菩萨不尔，虽见女人不生女相，以不生相，贪则不生，贪不生故，非颠倒也。以世间人见有女故，菩萨随说言有女人。若见男时说言是女，则是颠倒。是故我为阇提说言：‘汝婆罗门，若以昼为夜，是即颠倒；以夜为昼，是亦颠倒。昼为昼相，夜为夜相，云何颠倒？’善男子，一切菩萨住九地者见法有性，以是见故不见佛性；若见佛性，则不复见一切法性。以修如是空三昧故不见法性，以不见故则见佛性。诸佛菩萨有二种说：一者、有性，二者、无性。为众生故说有法性，为诸贤圣说无法性。为不空者见法空故，修空三昧令得见空，无法性者亦修空故空，以是义故，修空见空。

“善男子，汝言见空，空是无法，为何见者？善男子，如是，如是，菩萨摩诃萨实无所见，无所见者即无所有，无所有者即一切法。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于一切法悉无所见。若有见者，不见佛性，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不得入于大般涅槃，是故菩萨见一切法性无所有。善男子，菩萨不但因见三昧而见空也，般若波罗蜜亦空，禅波罗蜜亦空，毗梨耶波罗蜜亦空，羼提波罗蜜亦空，尸波罗蜜亦空，檀波罗蜜亦空，色亦空，眼亦空，识亦空，如来亦空，大般涅槃亦空，是故菩萨见一切法皆悉是空。是故我在迦毗罗城告阿难言：‘汝莫愁恼悲泣啼哭。’阿难即言：‘如来世尊，我今亲属悉皆殄灭，云何当得不悲泣耶？如来与我俱生此城，俱同释种亲戚眷属，云何如来独不愁恼，光颜更显？’善男子，我复告言：‘阿难，汝见迦毗真实是有，我见空寂悉无所有。汝见释种悉是亲戚，我修空故悉无所见。以是因缘，汝生愁苦，我身容颜益更光显。’诸佛菩萨修习如是空三昧故不生愁恼。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成就具足第九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最后第十功德？善男子，菩萨修习三十七品，入大涅槃常乐我净，为诸众生分别解说《大涅槃经》显示佛性。若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信是语者，悉得入于大般涅槃。若不信者，轮回生死。”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何等众生于是经中不生恭敬？"

"善男子，我涅槃后，有声闻弟子愚痴破戒，喜生斗诤，舍十二部经，读诵种种外道典籍文颂手笔，受畜一切不净之物言是佛听。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贸易凡木，以金易鍮石、银易白镴、绢易氀褐，以甘露味易于恶毒。云何栴檀贸易凡木？如我弟子为供养故，向诸白衣演说经法，白衣情逸不喜听闻；白衣处高，比丘在下，兼以种种肴膳饮食而供给之犹不肯听，是名栴檀贸易凡木。云何以金贸易鍮石？鍮石譬色声香味触，金以譬戒，我诸弟子以色因缘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贸易鍮石。云何以银易于白镴？银譬十善，镴譬十恶，我诸弟子放舍十善，行十恶法，是名以银贸易白镴。云何以绢贸易氀褐？氀褐以譬无惭无愧，绢譬惭愧，我诸弟子放舍惭愧，习无惭愧，是名以绢贸易氀褐。云何甘露贸易毒药？毒药以譬种种利养，甘露以譬诸无漏法，我诸弟子为利养故，向诸白衣若自举赞言得无漏，是名甘露贸易毒药。以如是等恶比丘故，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广行流布于阎浮提。当是之时，有诸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是经，广说流布，当为如是诸恶比丘之所杀害。是恶比丘相与聚会，共立严制：'若有受持《大涅槃经》，书写读诵，分别说者，一切不得共住共坐谈论语言。何以故？涅槃经者，非佛所说，邪见所造。邪见之人即是六师，六师所说非佛经典。所以者何？一切诸佛悉说诸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若言诸法常乐我净，云何当是佛所说经？诸佛菩萨听诸比丘畜种种物，六师所说不听弟子畜一切物，如是之义，云何当是佛之所说？诸佛菩萨不制弟子断牛五味及以食肉，六师不听食五种盐、五种牛味及以脂血，若断是者，云何当是佛之正典？诸佛菩萨演说三乘，而是经中纯说一乘谓大涅槃，如此之言，云何当是佛之正典？诸佛毕竟入于涅槃，是经言佛常乐我净不入涅槃，是经不在十二部数，即是魔说，非是佛说。'善男子，如是之人虽我弟子，不能信顺是涅槃经。善男子，当尔之时，若有众生信此经典乃至半句，当知是人真我弟子，因如是信，即见佛性入于涅槃。"

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来今日善能开示《大涅槃经》。世尊，我因是事即得悟解《大涅槃经》一句半句，以解一句至半句故见少佛性。如佛所说，我亦当得入大涅槃。"

"是名菩萨修大涅槃微妙经典具足成就第十功德。"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五

师子吼菩萨品第二十三之一

尔时，佛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汝等若疑有佛无佛、有法无

法、有僧无僧、有苦无苦、有集无集、有灭无灭、有道无道、有实无实、有我无我、有乐无乐、有净无净、有常无常、有乘无乘、有性无性、有众生无众生、有有无有、有真无真、有因无因、有果无果、有作无作、有业无业、有报无报者，今恣汝问，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我实不见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沙门、若婆罗门，有来问我不能答者。

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师子吼，即从座起，敛容整服，前礼佛足，长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适欲问，如来大慈，复垂听许。"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诸善男子，汝等今当于是菩萨深生恭敬尊重赞叹，应以种种香华、伎乐、璎珞、幡盖、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房舍殿堂而供养之迎来送去。所以者何？是人已于过去诸佛深种善根福德成就，是故今于我前欲师子吼。

"善男子，如师子王，自知身力，牙爪锋芒，四足据地，安住岩穴，振尾出声。若有能具如是诸相，当知是则能师子吼。真师子王，晨朝出穴，频申欠呿，四向顾望，发声震吼，为十一事。何等十一？一、为欲坏实非师子，诈作师子故；二、为欲试自身力故；三、为欲令住处净故；四、为诸子知处所故；五、为群辈无怖心故；六、为眠者得觉悟故；七、为一切放逸诸兽不放逸故；八、为诸兽来依附故；九、为欲调诸香象故；十、为教告诸子息故；十一、为欲庄严自眷属故。一切禽兽闻师子吼，水性之属潜没深渊，陆行之类藏伏窟穴，飞者堕落，诸大香象怖走失粪。诸善男子，如彼野干，虽逐师子至于百年，终不能作师子吼也。若师子子，始满三年，则能哮吼如师子王。

"善男子，如来正觉，智慧牙爪，四如意足，六波罗蜜满足之身，十力雄猛大悲为尾，安住四禅清净窟宅，为诸众生而师子吼，摧破魔军示众十力，开佛行处为诸邪见作归依所，安抚生死怖畏之众，觉悟无明睡眠众生，行恶法者为作悔心，开示邪见一切众生令知六师非师子吼故，破富兰那等憍慢心故，为令二乘生悔心故，为教五住诸菩萨等生大力心故，为令正见四部之众于彼邪见四部徒众不生怖畏故，从圣行、梵行、天行窟宅频申而出，为欲令彼诸众生等破憍慢故欠呿，为令诸众生等生善法故四向顾望，为令众生得四无碍故四足据地，为令众生具足安住尸波罗蜜故，故师子吼。师子吼者，名决定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善男子，声闻、缘觉虽复随逐如来世尊无量百千阿僧祇劫，而亦不能作师子吼。十住菩萨若能修行是三行处，当知是则能师子吼。诸善男子，是师子吼菩萨摩诃萨，今欲如是大师子吼，是故汝等应当深心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尔时，世尊告师子吼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汝若欲问，今可随意。"

师子吼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为佛性？以何义故名为佛性？何故复名常乐我净？若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何故不见一切众生

所有佛性？十住菩萨住何等法不了了见？佛住何等法而了了见？十住菩萨以何等眼不了了见？佛以何眼而了了见？”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若有人能为法咨启，则为具足二种庄严：一者、智慧，二者、福德。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知佛性，亦复解知名为佛性，乃至能知十住菩萨以何眼见，诸佛世尊以何眼见。”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云何名为智慧庄严？云何名为福德庄严？”

“善男子，慧庄严者，谓从一地乃至十地，是名慧庄严；福德庄严者，谓檀波罗蜜乃至般若，非般若波罗蜜。复次，善男子，慧庄严者，所谓诸佛菩萨；福德庄严者，谓声闻、缘觉、九住菩萨。复次，善男子，福德庄严者，有为、有漏、有有、有果报、有碍非常，是凡夫法；慧庄严者，无为、无漏、无有、无果报、无碍常住。善男子，汝今具足是二庄严，是故能问甚深妙义。我亦具足是二庄严，能答是义。”

师子吼菩萨摩诃萨言：“世尊，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不应问一种二种，云何世尊说言能答一种二种？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一二种，一种二种者是凡夫相。”

佛言：“善男子，若有菩萨无二种庄严，则不能知一种二种。若有菩萨具二庄严，则能解知一种二种。若言诸法无一二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无一二，云何得说一切诸法无一无二？善男子，若言一二是凡夫相，是乃名为十住菩萨，非凡夫也。何以故？一者、名为涅槃，二者、名为生死。何故一者名为涅槃？以其常故。何故二者名为生死？爱无明故。常涅槃者非凡夫相，生死二者亦非凡夫相，以是义故，具二庄严者能问能答。

“善男子，汝问云何为佛性者？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智者见空及与不空、常与无常、苦之与乐、我与无我。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谓大涅槃；乃至无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谓大涅槃。见一切空，不见不空，不名中道；乃至见一切无我、不见我者，不名中道。中道者名为佛性。以是义故，佛性常恒无有变易，无明覆故令诸众生不能得见。声闻、缘觉见一切空，不见不空，乃至见一切无我，不见于我，以是义故不得第一义空，不得第一义空故不行中道，无中道故不见佛性。

“善男子，不见中道者凡有三种：一、定乐行，二、定苦行，三者、苦乐行。定乐行者，所谓菩萨摩诃萨怜愍一切诸众生故，虽复处在阿鼻地狱，如三禅乐。定苦行者，谓诸凡夫。苦乐行者，谓声闻、缘觉，声闻、缘觉行于苦乐作中道想，以是义故，虽有佛性而不能见。如汝所问，以何义故名佛性者？善男子，佛性者，即是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道种子。

“复次，善男子，道有三种，谓下上中。下者，梵天无常，谬见是常。上者，生死无常，谬见是常；三宝是常，横计无常。何故名上？能得最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中者，名第一义空，无常见无常，常见于常。第一义空，不名为下。何以故？一切凡夫所不得故。不名为上。何以故？即是上故。诸佛菩萨所修之道不上不下，以是义故，名为中道。

“复次，善男子，生死本际，凡有二种：一者、无明，二者、有爱。是二中间，则有生老病死之苦，是名中道。如是中道能破生死，故名为中。以是义故，中道之法名为佛性。是故佛性常乐我净，以诸众生不能见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佛性实非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善男子，譬如贫人，家有宝藏，是人不见，以不见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有善知识而语之言：‘汝舍宅中有金宝藏，何故如是贫穷困苦，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即以方便令彼得见，以得见故，是人即得常乐我净。佛性亦尔，众生不见，以不见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有善知识诸佛菩萨，以方便力种种教告令彼得见，以得见故，众生即得常乐我净。

“复次，善男子，众生起见，凡有二种：一者、常见，二者、断见。如是二见不名中道，无常无断乃名中道。无常无断即是观照十二缘智，如是观智是名佛性。二乘之人虽观因缘，犹亦不得名为佛性。佛性虽常，以诸众生无明覆故不能得见。又未能渡十二缘河，犹如兔马。何以故？不见佛性故。善男子，是观十二因缘智慧，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种子。以是义故，十二因缘名为佛性。善男子，譬如胡瓜，名为热病。何以故？能为热病作因缘故。十二因缘亦复如是。善男子，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有因者即十二因缘，因因者即是智慧，有果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果者即是无上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无明为因，诸行为果，行因识果，以是义故，彼无明体亦因亦因因，识亦果亦果果，佛性亦尔。善男子，以是义故，十二因缘不出不灭、不常不断、非一非二、不来不去、非因非果。善男子，是因非果如佛性；是果非因如大涅槃；是因是果如十二因缘所生之法；非因非果名为佛性，非因果故常恒无变。以是义故，我经中说十二因缘其义甚深，无知无见，不可思惟，乃是诸佛菩萨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及。以何义故甚深甚深？众生业行不常不断而得果报，虽念念灭而无所失，虽无作者而有作业，虽无受者而有果报，受者虽灭果不败亡，无有虑知和合而有。一切众生虽与十二因缘共行而不见知，不见知故无有终始。十住菩萨唯见其终，不见其始。诸佛世尊见始见终，以是义故，诸佛了了得见佛性。

“善男子，一切众生不能见于十二因缘，是故轮转。善男子，如蚕作茧，自生自死；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不见佛性故，自造结业流转生死，犹如拍毱。善男子，是故我于诸经中说，若有人见十二缘者即是见法，见法者即是见佛，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切诸佛以此为

性。

“善男子，观十二缘智凡有四种：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智观者，不见佛性，以不见故得声闻道；中智观者，不见佛性，以不见故得缘觉道；上智观者，见不了了，不了了故住十住地；上上智观者，见了了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以是义故，十二因缘名为佛性，佛性者即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中道，中道者即名为佛，佛者名为涅槃。”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若佛与佛性无差别者，一切众生何用修道？”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问，是义不然。佛与佛性虽无差别，然诸众生悉未具足。善男子，譬如有人恶心害母，害已生悔，三业虽善，是人故名地狱人也。何以故？是人定当堕地狱故。是人虽无地狱阴、界、诸入，犹故得名为地狱人。善男子，是故我于诸经中说，若见有人，修行善者名见天人，修行恶者名见地狱。何以故？定受报故。善男子，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切众生真实未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是义故，我于此经而说是偈：

“本有今无， 本无今有，
三世有法， 无有是处。

“善男子，有者凡有三种：一、未来有，二、现在有，三、过去有。一切众生未来之世当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一切众生现在悉有烦恼诸结，是故现在无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众生过去之世有断烦恼，是故现在得见佛性。以是义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乃至一阐提等亦有佛性。一阐提等无有善法，佛性亦善，以未来有故，一阐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阐提等，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家有乳酪，有人问言：‘汝有酥耶？’答言：‘我有。’酪实非酥，以巧方便定当得故，故言有酥。众生亦尔，悉皆有心，凡有心者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毕竟有二种：一者、庄严毕竟，二者、究竟毕竟；一者、世间毕竟，二者、出世毕竟。庄严毕竟者，六波罗蜜；究竟毕竟者，一切众生所得一乘，一乘者名为佛性。以是义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切众生悉有一乘，以无明覆故不能得见。善男子，如郁单曰、三十三天，果报覆故，此间众生不能得见；佛性亦尔，诸结覆故，众生不见。

“复次，善男子，佛性者即首楞严三昧，性如醍醐，即是一切诸佛之母。以首楞严三昧力故，而令诸佛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首楞严三昧，以不修行故不得见，是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

男子，首楞严三昧者有五种名：一者、首楞严三昧，二者、般若波罗蜜，三者、金刚三昧，四者、师子吼三昧，五者、佛性。随其所作处处得名。善男子，如一三昧得种种名，如禅名四禅、根名定根、力名定力、觉名定觉、正名正定、八大人觉名为定觉，首楞严定亦复如是。善男子，一切众生具足三定，谓上中下。上者，谓佛性也，以是故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中者，一切众生具足初禅，有因缘时则能修习，若无因缘则不能修。因缘二种，一谓火灾，二谓破欲界结，以是故言一切众生悉具中定。下定者，十大地中心数定也，以是故言一切众生悉具下定。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烦恼覆故不能得见。十住菩萨虽见一乘，不知如来是常住法，以是故言十住菩萨虽见佛性而不明了。善男子，首楞者名一切毕竟，严者名坚，一切毕竟而得坚固，名首楞严，以是故言首楞严定名为佛性。

“善男子，我于一时住尼连禅河，告阿难言：‘我今欲洗，汝可取衣及以澡豆。’我既入水，一切飞鸟水陆之属悉来观我。尔时，复有五百梵志来在河边，因到我所各相谓言：‘云何而得金刚之身？若使瞿昙不说断见，我当从其启受斋法。’善男子，我于尔时以他心智，知是梵志心之所念，告梵志言：‘云何谓我说于断见？’彼梵志言：‘瞿昙先于处处经中，说诸众生悉有无我，既言无我，云何而言非断见耶？若无我者，持戒者谁？破戒者谁？’佛言：‘我亦不说一切众生悉有无我，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者，岂非我耶？以是义故，我不说断。一切众生不见佛性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如是则名说断见也。’时诸梵志闻说佛性即是我故，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寻时出家修菩提道。一切飞鸟水陆之属亦发无上菩提之心，既发心已，寻得舍身。

“善男子，是佛性者实非我也，为众生故说名为我。善男子，如来有因缘故说无我为我，真实无我，虽作是说，无有虚妄。善男子，有因缘故，说我为无我而实有我；为世界故，虽说无我而无虚妄。佛性无我，如来说我，以是常故；如来是我而说无我，得自在故。”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金刚力士者，以何义故，一切众生不能得见？”

佛言：“善男子，譬如色法，虽有青黄赤白之异长短质像，盲者不见。虽复不见，亦不得言无青黄赤白长短质像。何以故？盲虽不见，有目见故。佛性亦尔，一切众生虽不能见，十住菩萨见少分故，如来全见。十住菩萨所见佛性如夜见色，如来所见如昼见色。善男子，譬如瞎者见色不了，有善良医而为治目，以药力故得了了见；十住菩萨亦复如是，虽见佛性不能明了，以首楞严三昧力故能得明了。善男子，若有人见一切诸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见非一切法，亦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如是之人不见佛性。一切者名为生死，非一切者名为三宝。声闻、缘觉见一切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非一切法，亦见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以是义故不见佛

性。十住菩萨见一切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非一切法分见常乐我净，以是义故，十分之中得见一分。诸佛世尊见一切法无常、无我、无乐、无净，非一切法见常乐我净，以是义故，见于佛性如观掌中阿摩勒果。以是义故，首楞严定名为毕竟。善男子，譬如初月，虽不可见，不得言无；佛性亦尔，一切凡夫虽不得见，亦不得言无佛性也。

“善男子，佛性者，所谓十力、四无所畏、大悲三念处。一切众生悉有三种，破烦恼故然后得见。一阐提等破一阐提，然后能得十力、四无所畏、大悲三念处。以是义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十二因缘，一切众生等共有之，亦内亦外。何等十二？过去烦恼名为无明，过去业者则名为行，现在世中初始受胎是名为识，入胎五分四根未具名为名色，具足四根未名触时是名六入，未别苦乐是名为触，染习一爱是名为受，习近五欲是名为爱，内外贪求是名为取，为内外事起身口意业是名为有，现在世识名未来生，现在名色、六入、触、受名未来世老病死也，是名十二因缘。善男子，一切众生虽有如是十二因缘，或有未具，如歌罗逻时死则无十二，从生乃至老死得具十二。色界众生无三种受、三种触、三种爱，无有老病，亦得名为具足十二。无色众生无色乃至无有老死，亦得名为具足十二。以定得故，故名众生平等具有十二因缘。善男子，佛性亦尔，一切众生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善男子，雪山有草名为忍辱，牛若食者则出醍醐。更有异草，牛若食者则无醍醐。虽无醍醐，不可说言雪山之中无忍辱草。佛性亦尔，雪山者名为如来，忍辱草者名大涅槃，异草者十二部经，众生若能听受咨启大般涅槃则见佛性。十二部中虽不闻有，不可说言无佛性也。

“善男子，佛性者，亦色非色，非色非非色；亦相非相，非相非非相；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非常非断，非非常非非断；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亦尽非尽，非尽非非尽；亦因亦果，非因非果；亦义非义，非义非非义；亦字非字，非字非非字。云何为色？金刚身故。云何非色？十八不共非色法故。云何非色非非色？色非色无定相故。云何为相？三十二相故。云何非相？一切众生相不现故。云何非相非非相？相非相不决定故。云何为一？一切众生悉一乘故。云何非一？说三乘故。云何非一非非一？无数法故。云何非常？从缘见故。云何非断？离断见故。云何非非常非非断？无终始故。云何为有？一切众生悉皆有故。云何为无？从善方便而得见故。云何非有非无？虚空性故。云何名尽？得首楞严三昧故。云何非尽？以其常故。云何非尽非非尽？一切尽相断故。云何为因？以了因故。云何为果？果决定故。云何非因非果？以其常故。云何为义？悉能摄取，义无碍故。云何非义？不可说故。云何非义非非义？毕竟空故。云何为字？有名称故。

云何非字？名无名故。云何非字非非字？断一切字故。云何非苦非乐？断一切受故。云何非我？未能具得八自在故。云何非非我？以其常故。云何非我非非我？不作不受故。云何为空？第一义空故。云何非空？以其常故。云何非空非非空？能为善法作种子故。

“善男子，若有人能思惟解了《大涅槃经》如是之义，当知是人则见佛性。佛性者不可思议，乃是诸佛如来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善男子，佛性者，非阴、界、入，非本无今有，非已有还无，从善因缘众生得见。譬如黑铁入火则赤，出冷还黑，而是黑色非内非外，因缘故有；佛性亦尔，一切众生烦恼火灭则得闻见。善男子，如种灭已，芽则得生，而是芽性非内非外，乃至华果亦复如是，从缘故有。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典，成就具足无量功德；佛性亦尔，悉是无量无边功德之所成就。”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诃萨言：“世尊，菩萨具足成就几法，得见佛性而不明了？诸佛世尊成就几法，得了了见？”

“善男子，菩萨具足成就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云何为十？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寂静，四者、精进，五者、正念，六者、正定，七者、正慧，八者、解脱，九者、赞叹解脱，十者、以大涅槃教化众生。”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少欲、知足有何差别？”

“善男子，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之时心不悔恨。少欲者，少有所欲；知足者，但为法事心不愁恼。善男子，欲者有三：一者、恶欲，二者、大欲，三者、欲欲。恶欲者，若有比丘心生贪欲，欲为一切大众上首，‘令一切僧随逐我后，令诸四部悉皆供养恭敬赞叹尊重于我，令我先为四众说法，皆令一切信受我语，亦令国王大臣长者皆恭敬我，令我大得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上妙屋宅。’为生死欲，是名恶欲。云何大欲？若有比丘生于欲心，‘云何当令四部之众，悉皆知我得初住地乃至十住，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阿罗汉果乃至须陀洹果，我得四禅乃至四无碍智？’为于利养，是名大欲。欲欲者，若有比丘欲生梵天、魔天、自在天、转轮圣王、若刹利、若婆罗门皆得自在，为利养故是名欲欲。若不为是三种恶欲之所害者，是名少欲。欲者名为二十五爱，无有如是二十五爱，是名少欲。不求未来所欲之事是名少欲，得而不著是名知足。不求恭敬是名少欲，得不积聚是名知足。

“善男子，亦有少欲不名知足，有知足不名少欲，有亦少欲亦知足，有不知足不少欲。少欲者谓须陀洹，知足者谓辟支佛，少欲知足者谓阿罗汉，不少欲不知足者所谓菩萨。善男子，少欲知足复有二种：一者、善，二者、不善。不善者所谓凡夫，善者圣人菩萨。一切圣人虽得道果不自称说，不称说故心不恼恨，是名知足。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习大乘《大涅槃经》欲见佛性，是故修习少欲知足。

“云何寂静？寂静有二：一者、心静，二者、身静。身寂静者，

终不造作身三种恶；心寂静者，亦不造作意三种恶，是则名为身心寂静。身寂静者，不亲近四众，不预四众所有事业；心寂静者，终不修习贪欲恚痴，是则名为身心寂静。或有比丘，身虽寂静，心不寂静；有心寂静，身不寂静；有身心寂静；又有身心俱不寂静。身寂静、心不寂静者，或有比丘坐禅静处，远离四众，心常积集贪欲瞋痴，是名身寂静、心不寂静。心寂静、身不寂静者，或有比丘亲近四众、国王、大臣，断贪恚痴，是名心寂静、身不寂静。身心寂静者，谓佛菩萨。身心不寂静者，谓诸凡夫。何以故？凡夫之人身心虽静，不能深观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以是义故，凡夫之人不能寂静身口意业。一阐提辈、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如是之人亦不得名身心寂静。

“云何精进？若有比丘欲令身口意业清净，远离一切诸不善业，修习一切诸善业者，是名精进。是勤进者，系念六处，所谓佛、法、僧、戒、施、天，是名正念。具正念者，所得三昧，是名正定。具正定者，观见诸法犹如虚空，是名正慧。具正慧者，远离一切烦恼诸结，是名解脱。得解脱者为诸众生称美解脱，言是解脱常恒不变，是名赞叹解脱。解脱即是无上大般涅槃，涅槃者即是烦恼诸结火灭。又涅槃者，名为屋宅。何以故？能遮烦恼恶风雨故。又涅槃者，名为归依。何以故？能过一切诸怖畏故。又涅槃者，名为洲渚。何以故？四大暴河不能漂故。何等为四？一者、欲暴，二者、有暴，三者、见暴，四、无明暴。是故涅槃名为洲渚。又涅槃者，名毕竟归。何以故？能得一切毕竟乐故。若有菩萨摩诃萨成就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出家之人有四种病，是故不得四沙门果。何等四病？谓四恶欲：一、为衣欲，二、为食欲，三、为卧具欲，四、为有欲。是名四恶欲。是出家病，有四良药能疗是病，谓粪扫衣能治比丘为衣恶欲，乞食能破为食恶欲，树下能破卧具恶欲，身心寂静能破比丘为有恶欲。以是四药除是四病，是名圣行。如是圣行，则得名为少欲知足。寂静者有四种乐。何等为四？一者、出家乐，二、寂静乐，三、永灭乐，四、毕竟乐。得是四乐，名为寂静。具四精进，故名精进。具四念处，故名正念。具四禅故，故名正定。见四圣实故，故名正慧。永断一切烦恼结故，故名解脱。呵说一切烦恼过故，故名赞叹解脱。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安住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闻是经已亲近修习，远离一切世间之事，是名少欲。既出家已，不生悔心，是名知足。既知足已，近空闲处，远离愦闹，是名寂静。不知足者不乐空闲，夫知足者常乐空寂，于空寂处常作是念：‘一切世间悉谓我得沙门道果，然我今者实未能得，我今云何诳惑于人？’作是念已，精勤修习沙门道果，是名精进。亲近修习大涅槃者，是名正念。随顺天行，是名正定。安住是定正见正知，是名正慧。正见知者能得远离烦恼结缚，是名解脱。十住

菩萨为众生故，称美涅槃，是则名为赞叹解脱。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安住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夫少欲者，若有比丘住空寂处，端坐不卧，或住树下，或在冢间，或在露处，随有草地而坐其上，乞食而食随得为足，或一坐食，不过一食，唯畜三衣粪衣毳衣，是名少欲。既行是事，心不生悔，是名知足。修空三昧，是名寂静。得四果已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休息，是名精进。系心思惟如来常恒无有变易，是名正念。修八解脱，是名正定。得四无碍，是名正慧。远离七漏，是名解脱。称美涅槃无有十相，名赞叹解脱。十相者，谓生、老、病、死、色、声、香、味、触、无常。远离十相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安住具足如是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复次，善男子，为多欲故，亲近国王、大臣、长者、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自称我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为利养故，行住坐卧乃至大小便利，若见檀越犹行恭敬接引语言。破恶欲者，名为少欲。虽未能坏诸结烦恼，而能同于如来行处，是名知足。善男子，如是二法，乃是念定近因缘也，常为师宗同学所赞，我亦常于处处经中称美赞叹如是二法。若能具足是二法者，则得近于大涅槃门及五种乐，是名寂静。坚持戒者，名为精进。有惭愧者，名为正念。不见心相，名为正定。不求诸法性相因缘，是名正慧。无有相故，烦恼则断，是名解脱。称美如是《大涅槃经》，名赞解脱。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安住十法，虽见佛性而不明了。

“善男子，如汝所问，十住菩萨以何眼故，虽见佛性而不了了？诸佛世尊以何眼故，见于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见故不得明了，佛眼见故故得明了；为菩提行故则不了了，若无行故则得了了；住十住故虽见不了，不住不去故得了了；菩萨摩诃萨智慧因故见不了了，诸佛世尊断因果故见则了了。一切觉者名为佛性，十住菩萨不得名为一切觉故，是故虽见而不明了。

“善男子，见有二种：一者、眼见，二者、闻见。诸佛世尊眼见佛性，如于掌中观阿摩勒。十住菩萨闻见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萨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善男子，复有眼见，诸佛如来、十住菩萨眼见佛性；复有闻见，一切众生乃至九地闻见佛性。菩萨若闻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心不生信，不名闻见。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六

师子吼菩萨品第二十三之二

“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见如来，应当修习十二部经，受持读诵，书写解说。”

师子吼菩萨摩诃萨言："世尊，一切众生不能得知如来心相，当云何观而得知耶？"

"善男子，一切众生实不能知如来心相。若欲观察而得知者，有二因缘：一者、眼见，二者、闻见。若见如来所有身业，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眼见。若观如来所有口业，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若见色貌一切众生无与等者，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眼见。若闻音声微妙最胜，不同众生所有音声，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若见如来所作神通，为为众生？为为利养？若为众生，不为利养，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眼见。若观如来以他心智观众生时，为利养说？为众生说？若为众生，不为利养，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云何如来而受是身，何故受身，为谁受身，是名眼见。若观如来云何说法，何故说法，为谁说法，是名闻见。以身恶业加之不瞋，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眼见。以口恶业加之不瞋，当知是则为如来也，是名闻见。若见菩萨初生之时，于十方面各行七步，摩尼跋陀、富那跋陀鬼神大将执持幡盖，震动无量无边世界，金光晃曜弥满虚空，难陀龙王及跋难陀以神通力浴菩萨身，诸天形像承迎礼拜，阿私陀仙合掌恭敬，盛年舍欲如弃涕唾，不为世乐之所迷惑，出家修道乐于闲寂，为破邪见六年苦行，于诸众生平等无二，心常在定初无散乱，相好严丽庄饰其身，所游之处丘墟皆平，衣服离身四寸不堕，行时直视不顾左右，所食之物物无完过，坐起之处草不动乱，为调众生故往说法心无憍慢，是名眼见。若闻菩萨行七步已唱如是言：'我今此身最是后边。'阿私陀仙合掌而言：'大王当知，悉达太子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在家作转轮王。何以故？相明了故。转轮圣王相不明了，悉达太子身相炳著，是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见老病死复作是言：'一切众生甚可怜愍，常与如是生老病死共相随逐而不能观，常行于苦，我当断之。'从阿罗逻五通仙人受无想定，既成就已后说其非。从郁陀仙受非有想非无想定，既成就已说非涅槃，是生死法。六年苦行无所克获，即作是言：'修是苦行，空无所得。若是实者，我应得之。以虚妄故，我无所得。是名邪术，非正道也。'既成道已，梵天劝请：'惟愿如来当为众生广开甘露说无上法。'佛言：'梵王，一切众生常为烦恼之所障覆，不能受我正法之言。'梵王复言：'世尊，一切众生凡有三种，所谓利根、中根、钝根。利根能受，惟愿为说。'佛言：'梵王，谛听！谛听！我今当为一切众生开甘露门。'即于波罗奈国转正法轮宣说中道：'一切众生不破诸结非不能破，非破非不破故名中道。不度众生非不能度，是名中道。非一切成亦非不成，是名中道。凡有所说，不自言师，不言弟子，是名中道。说不为利，非不得果，是名中道。'正语、实语、时语、真语，言不虚发，微妙第一，如是等法，是名闻见。善男子，如来心相实不可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见如来，应当依是二种因缘。"

尔时，师子吼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先所说，庵罗果喻

四种人等：有人行细，心不正实；有人心细，行不正实；有人心细，行亦正实；有人心不细，行不正实。是初二种云何可知？如佛所说，唯依是二，不可得知。”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庵罗果喻二种人等，实难可知。以难知故，我经中说，当与共住；住若不知，当与久处；久处不知，当以智慧；智慧不知，当深观察，以观察故，则知持戒及以破戒。善男子，具是四事——共住、久处、智慧、观察，然后得知持戒、破戒。

“善男子，戒有二种，持者亦二：一、究竟，二、不究竟。有人以因缘故受持禁戒，智者当观，是人持戒，为为利养？为究竟持？善男子，如来戒者，无有因缘，是故得名为究竟戒。以是义故，菩萨虽为诸恶众生之所伤害，不生恚碍，是故如来得名成就毕竟持戒、究竟持戒。善男子，我昔一时与舍利弗及五百弟子俱，共止住摩伽陀国瞻婆大城。时有猎师追逐一鸽。是鸽惶怖，至舍利弗影，犹故颤慄如芭蕉树；至我影中，身心安隐，恐怖得除。是故当知，如来世尊毕竟持戒，乃至身影犹有是力。善男子，不究竟戒尚不能得声闻、缘觉，何况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二种：一、为利养，二、为正法。为利养故受持禁戒，当知是戒不见佛性及以如来，虽闻佛性及如来名，犹不得名为闻见也。若为正法受持禁戒，当知是戒能见佛性及以如来，是名眼见，亦名闻见。复有二种：一者、根深难拔，二者、根浅易动。若能修习空无相愿，是名根深难拔。若不修习是三三昧，虽复修习为二十五有，是名根浅易动。复有二种：一、为自身，二、为众生。为众生者，能见佛性及以如来。持戒之人复有二种：一者、性自能持，二者、须他教敕。若受戒已，经无量世初不漏失，或值恶国遇恶知识、恶时、恶世，闻邪恶法邪见同止，尔时虽无受戒之法，修持如本无所毁犯，是名性自能持。若遇师僧白四羯磨然后得戒，虽得戒已，要凭和尚、诸师、同学、善友诲喻乃知进止，听法说法备诸威仪，是名须他教敕。善男子，性能持者，眼见佛性及以如来，亦名闻见。戒复有二：一、声闻戒，二、菩萨戒。从初发心乃至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戒。若观白骨乃至证得阿罗汉果，是名声闻戒。若有受持声闻戒者，当知是人不见佛性及以如来。若有受持菩萨戒者，当知是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见佛性如来涅槃。”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何因缘故受持禁戒？”

佛言：“善男子，为心不悔故。何故不悔？为受乐故。何故受乐？为远离故。何故远离？为安隐故。何故安隐？为禅定故。何故禅定？为实知见故。何故为实知见？为见生死诸过患故。何故为见生死过患？为心不贪著故。何故为心不贪著？为得解脱故。何故为得解脱？为得无上大涅槃故。何故为得大般涅槃？为得常乐我净法故。何故为得常乐我净？为得不生不灭故。何故为得不生不灭？为见佛性故。是故菩萨性自能持究竟净戒。善男子，持戒比丘虽不发愿求不悔

心，不悔之心自然而得。何以故？法性尔故。虽不求乐远离安隐禅定知见，见生死过，心不贪著，解脱、涅槃、常乐我净、不生不灭、见于佛性而自然得。何以故？法性尔故。”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因持戒得不悔果，因于解脱得涅槃果者，戒则无因，涅槃无果。戒若无因，则名为常；涅槃有因，则是无常。若尔者，涅槃则为本无今有。若本无今有，是为无常，犹如燃灯。涅槃若尔，云何得名我乐净耶？”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汝以曾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能问如来如是深义。善男子，不失本念乃如是问也。我忆往昔过无量劫，波罗奈城有佛出世，号曰善得。尔时，彼佛三亿岁中演说如是《大涅槃经》。我时与汝俱在彼会。我以是事咨问彼佛，尔时如来为众生故，三昧正受，未答此义。善哉！大士，乃能忆念如是本事。谛听！谛听！当为汝说。

“戒亦有因，谓听正法；听正法者是亦有因，谓近善友；近善友者是亦有因，所谓信心；有信心者是亦有因，因有二种：一者、听法，二、思惟义。善男子，信心者因于听法，听法者因于信心，如是二法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譬如尼乾立拒举瓶，互为因果不得相离。善男子，如无明缘行，行缘无明，是无明、行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乃至生缘老死，老死缘生，是生、老死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生能生法不能自生，不自生故由生生生，生生不自生赖生故生，是故二生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善男子，信心、听法亦复如是。

“善男子，是果非因，谓大涅槃。何故名果？是上果故，沙门果故，婆罗门果故，断生死故，破烦恼故，是故名果。为诸烦恼之所呵责，是故涅槃名果。烦恼者，名为过过。善男子，涅槃无因而体是果。何以故？无生灭故，无所作故，非有为故，是无为故，常不变故，无处所故，无始终故。善男子，若涅槃有因，则不得称为涅槃也。槃者言因，般涅言无，无有因故故称涅槃。”

师子吼菩萨言：“如佛所说，涅槃无因，是义不然。若言无者，则合六义：一者、毕竟无故名之为无，如一切法无我、无我所；二者、有时无故名之为无，如世人言‘河池无水’、‘无有日月’；三者、少故名之为无，如世人言‘食中少碱名为无碱’、‘甘浆少甜名为无甜’；四者、无受故名之为无，如旃陀罗不能受持婆罗门法，是故名为无婆罗门；五者、受恶法故名之为无，如世人言‘受恶法者不名沙门及婆罗门，是故名为无有沙门及婆罗门’；六者不对故名之为无，譬如无白名之为黑，无有明故名之无明。世尊，涅槃亦尔，有时无因故名涅槃。”

佛言：“善男子，汝今所说如是六义，何故不引毕竟无者以喻涅槃，乃取有时无耶？善男子，涅槃之体毕竟无因，犹如无我及无我所。善男子，世法、涅槃终不相对，是故六事不得为喻。善男子，一

切诸法悉无有我，而此涅槃真实有我。以是义故，涅槃无因而体是果。是因非果名为佛性，非因生故是因非果，非沙门果故名非果。何故名因？以了因故。善男子，因有二种：一者、生因，二者、了因。能生法者是名生因，灯能了物故名了因。烦恼诸结是名生因，众生父母是名了因。如谷子等是名生因，地水粪等是名了因。复有生因，谓六波罗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了因，谓佛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了因，谓六波罗蜜、佛性。复有生因，谓首楞严三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了因，谓八正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生因，所谓信心、六波罗蜜。”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见于如来及以佛性，是义云何？世尊，如来之身，无有相貌，非长非短，非白非黑，无有方所，不在三界，非有为相，非眼识识，云何可见？佛性亦尔。”

佛言：“善男子，佛身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无常者，为欲度脱一切众生方便示现，是名眼见；常者，如来世尊解脱之身，亦名眼见，亦名闻见。佛性亦二：一者、可见，二、不可见。可见者，十住菩萨、诸佛世尊；不可见者，一切众生。眼见者，谓十住菩萨、诸佛如来眼见众生所有佛性；闻见者，一切众生、九住菩萨闻有佛性。如来之身复有二种：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如来解脱；非色者，如来永断诸色相故。佛性二种：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非色者，凡夫乃至十住菩萨，十住菩萨见不了了，故名非色。善男子，佛性者复有二种：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谓佛菩萨；非色者，一切众生。色者，名为眼见；非色者，名为闻见。佛性者，非内非外，虽非内外，然非失坏，故名众生悉有佛性。”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乳中有酪，金刚力士诸佛佛性如清醍醐，云何如来说言佛性非内非外？”

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说乳中有酪。酪从乳生，故言有酪。”

“世尊，一切生法各有时节。”

“善男子，乳时无酪，亦无生酥、熟酥、醍醐，一切众生亦谓是乳，是故我言乳中无酪。如其有者，何故不得二种名字？如人二能，言金铁师。酪时无乳、生酥、熟酥及以醍醐，众生亦谓是酪非乳，非生熟酥及以醍醐，乃至醍醐亦复如是。善男子，因有二种：一者、正因，二者、缘因。正因者，如乳生酪；缘因者，如醪暖等。从乳生故，故言乳中而有酪性。”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乳无酪性，角中亦无，何故不从角中生耶？”

“善男子，角亦生酪。何以故？我亦说言缘因有二：一醪，二暖。角性暖故，亦能生酪。”

师子吼言：“世尊，若角能生酪，求酪之人，何故求乳而不取角？”

佛言："善男子，是故我说正因、缘因。"

师子吼菩萨言："若使乳中本无酪性今方有者，乳中本无庵摩罗树，何故不生？二俱无故。"

"善男子，乳亦能生庵摩罗树。若以乳灌，一夜之中增长五尺。以是义故，我说二因。善男子，若一切法一因生者，可得难言乳中何故不能出生庵摩罗树？善男子，犹如四大为一切色而作因缘，然色各异差别不同。以是义故，乳中不生庵摩罗树。"

"世尊，如佛所说，有二种因：正因、缘因。众生佛性为是何因？"

"善男子，众生佛性亦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缘因。正因者谓诸众生，缘因者谓六波罗蜜。"

师子吼言："世尊，我今定知乳有酪性。何以故？我见世间求酪之人，唯取于乳，终不取水，是故当知乳有酪性。"

"善男子，如汝所问，是义不然。何以故？譬如有人欲见面像，即便取刀。"

师子吼言："世尊，以是义故，乳有酪性。若刀无面像，何故取刀？"

佛言："善男子，若此刀中定有面像，何故颠倒，竖则见长，横则见阔？若是自面，何故见长？若是他面，何得称言是己面像？若因己面见他面者，何故不见驴马面像？"

师子吼言："世尊，眼光到彼，故见面长。"

佛言："善男子，而此眼光实不到彼。何以故？近远一时俱得见故，不见中间所有物故。善男子，光若到彼而得见者，一切众生悉见于火，何故不烧？如人远见白物，不应生疑：'鹄耶？幡耶？人耶？树耶？'若光到者，云何得见水精中物、渊中鱼石？若不到见，何故得见水精中物，而不得见壁外之色？是故若言眼光到彼而见长者，是义不然。

"善男子，如汝所言乳有酪者，何故卖乳之人，但取乳价，不责酪值？卖草马者，但取马价，不责驹值？善男子，世间之人无子息故，故求娉妇。妇若怀妊不得言女。若言是女有儿性故，故应娉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有儿性，亦应有孙，若有孙者则是兄弟。何以故？一腹生故。是故我言女无儿性。若其乳中有酪性者，何故一时不见五味？若树子中有尼拘陀五丈质者，何故一时不见芽茎枝叶华果形色之异？善男子，乳色时异、味异、果异，乃至醍醐亦复如是，云何可说乳有酪性？善男子，譬如有人明当服酥今已患臭，若言乳中定有酪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有笔纸墨和合成字，而是纸中本无有字，以本无故假缘而成。若本有者，何须众缘？譬如青黄合成绿色，当知是二本无绿性。若本有者，何须合成？善男子，譬如众生因食得命，而此食中实无有命。若本有命，未食之时，食应是命。善男子，一切诸法本无有性。以是义故，我说是偈：

“本无今有， 本有今无，
三世有法， 无有是处。

“善男子，一切诸法，因缘故生，因缘故灭。善男子，若众生内有佛性者，一切众生应有佛身如我今也。众生佛性不破不坏、不牵不捉、不系不缚，如众生中所有虚空。一切众生悉有虚空，无挂碍故，各不自见有此虚空。若使众生无虚空者，则无去来行住坐卧，不生不长。以是义故，我经中说，一切众生有虚空界，虚空界者是名虚空。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十住菩萨少能见之如金刚珠。善男子，众生佛性，诸佛境界，非是声闻、缘觉所知。一切众生不见佛性，是故常为烦恼系缚流转生死；见佛性故，诸结烦恼所不能系，解脱生死，得大涅槃。”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一切众生有佛性，性如乳中酪性。若乳无酪性，云何佛说有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缘因？缘因者，一醪、二暖。虚空无性，故无缘因。”

佛言：“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何须缘因？”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以有性故，故须缘因。何以故？欲明见故。缘因者，即是了因。世尊，譬如闇中先有诸物，为欲见故，以灯照了。若本无者，灯何所照？如泥中有瓶故须人水轮绳杖等而为了因，如尼拘陀子须地水粪而作了因，乳中酵暖亦复如是，须作了因。是故虽先有性，要假了因然后得见。以是义故，定知乳中先有酪性。”

“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即是了因。若是了因，复何须了？善男子，若是了因，性是了者，常应自了。若自不了，何能了他？若言了因有二种性，一者自了，二者了他，是义不然。何以故？了因一法，云何有二？若有二者，乳亦应二。若使乳中无二相者，云何了因而独有二？”

师子吼言：“世尊，如世人言我共八人，了因亦尔，自了了他。”

佛言：“善男子，了因若尔，则非了因。何以故？数者能数自色他色故得言八，而此色性自无了相，无了相故，要须智性乃数自他，是故了因不能自了，亦不了他。善男子，一切众生有佛性者，何故修习无量功德？若言修习是了因者，已同酪坏；若言因中定有果者，戒、定、智慧则无增长。我见世人本无禁戒、禅定、智慧，从师受已渐渐增益。若言师教是了因者，当师教时，受者未有戒、定、智慧。若是了者，应了未有，云何乃了戒、定、智慧令得增长？”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了因无者，云何得名有乳有酪？”

“善男子，世间答难凡有三种：一者、转答。如先所说：‘何故名戒？以不悔故，乃至为得大涅槃故。’二者、默然答。如有梵志来问我言：‘我是常耶？’我时默然。三者、疑答。如此经中，若了因有二，乳中何故不得有二？善男子，我今转答，如世人言有乳酪者，以定得

故，是故得名有乳有酪；佛性亦尔，有众生有佛性以当见故。”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是义不然。过去已灭，未来未到，云何名有？若言当有名为有者，是义不然。如世间人，见无儿息便言无儿。一切众生无佛性者，云何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佛言：“善男子，过去名有，譬如种橘，芽生子灭，芽亦甘甜；乃至生果，味亦如是，熟已乃醋。善男子，而是醋味，子、芽乃至生果悉无，随本熟时，形色相貌则生醋味，而是醋味本无今有。虽本无今有，非不因本。如是本子虽复过去故得名有，以是义故，过去名有。云何复名未来为有？譬如有人种植胡麻，有人问言：‘何故种此？’答言：‘有油。’实未有油。胡麻熟已，取子熬蒸捣压乃得。当知是人非虚妄也。以是义故，名未来有。

“云何复名过去有耶？善男子，譬如有人私屏骂王，经历年岁，王乃闻之。闻已即问：‘何故见骂？’答言：‘大王，我不骂也。何以故？骂者已灭。’王言：‘骂者、我身二俱存在，云何言灭？’以是因缘丧失身命。善男子，是二实无而果不灭，是名过去有。云何复名未来有耶？譬如有人往陶师所问：‘有瓶不？’答言：‘有瓶。’而是陶师实未有瓶。以有泥故，故言有瓶。当知是人非妄语也。乳中有酪，众生佛性亦复如是。欲见佛性应当观察时节形色。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实不虚妄。”

师子吼言：“一切众生无佛性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正因故，故令众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正因？所谓佛性。世尊，若尼拘陀子无尼拘陀树者，何故名为尼拘陀子，而不名为佉陀罗子？世尊，如瞿昙姓不得称为阿坻耶姓，阿坻耶姓亦复不得称瞿昙姓，尼拘陀子亦复如是，不得称为佉陀罗尼子，佉陀罗尼子不得称为尼拘陀子。犹如世尊不得舍离瞿昙种姓，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义故，当知众生悉有佛性。”

佛言：“善男子，若言子中有尼拘陀者，是义不然。如其有者，何故不见？善男子，如世间物，有因缘故不可得见。云何因缘？谓远不可见，如空中鸟迹；近不可见，如人眼睫；坏故不见，如根败者；乱想故不见，如心不专一；细故不见，如小微尘；障故不见，如云表星；多故不见，如稻聚中麻；相似故不见，如豆在豆聚。尼拘陀树不同如是八种因缘，如其有者，何故不见？若言细障故不见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树相粗故。若言性细，云何增长？若言障故不可见者，常应不见。本无粗相，今则见粗，当知是粗本无见性。本无见性，今则可见，当知是见亦本无性。子亦如是，本无有树，今则有之，当有何咎？”

师子吼言：“如佛所说有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了因。尼拘陀子以地水粪作了因故，令细得粗。”

佛言：“善男子，若本有者，何须了因？若本无性，了何所了？若尼拘陀中本无粗相，以了因故乃生粗者，何故不生佉陀罗树？二俱

无故。善男子，若细不见者，粗应可见。譬如一尘则不可见，多尘和合则应可见，如是子中粗应可见。何以故？是中已有芽茎华果，一一果中有无量子，一一子中有无量树，是故名粗，有是粗故故应可见。善男子，若尼拘陀子有尼拘陀性而生树者，眼见是子为火所烧，如是烧性亦应本有。若本有者，树不应生。若一切法本有生灭，何故先生后灭不一时耶？以是义故，当知无性。”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尼拘陀子本无树性而生树者，是子何故不出于油？二俱无故。”

“善男子，如是子中亦能出油。虽本无性，因缘故有。”

师子吼言：“何故不名胡麻油耶？”

“善男子，非胡麻故。善男子，如火缘生火，水缘生水，虽俱从缘，不能相有；尼拘陀子及胡麻油亦复如是，虽俱从缘，各不相生。尼拘陀子性能治冷，胡麻油者性能治风。善男子，譬如甘蔗，因缘故生石蜜、黑蜜。虽俱一缘，色相各异，石蜜治热，黑蜜治冷。”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其乳中无有酪性，麻无油性，尼拘陀子无有树性，泥无瓶性，一切众生无佛性者，如佛先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故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人天无性，以无性故，人可作天，天可作人。以业缘故，不以性故，菩萨摩诃萨以业因缘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诸众生有佛性者，何因缘故，一阐提等断诸善根堕于地狱？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阐提等不应能断。若可断者，云何得言佛性是常？若非常者，不名佛性。若诸众生有佛性者，何故名为初发心耶？云何而言是毗跋致、阿毗跋致？毗跋致者，当知是人无有佛性。

“世尊，菩萨摩诃萨一心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慈大悲见生老死烦恼过患，观大涅槃无生老死烦恼诸过，信于三宝及业果报，受持禁戒，如是等法名为佛性。若离是法有佛性者，何须是法而作因缘？世尊，如乳不假缘必当成酪，生酥不尔要待因缘，所谓人功、水、瓶、攒绳；众生亦尔，有佛性者，应离因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定有者，行人何故见三恶苦、生老病死而生退心？亦不须修六波罗蜜，即应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乳非缘而得成酪，然非不因六波罗蜜而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当知众生悉无佛性。如佛先说僧宝是常，如其常者则非无常，非无常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僧若常者，云何复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世尊，若使众生从本已来无菩提心，亦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后方有者，众生佛性亦应如是本无后有。以是义故，一切众生应无佛性。”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佛性之义，为众生故作如是问。一切众生实有佛性。汝言众生若有佛性不应言有初发心者，善男子，心非佛性。何以故？心是无常，佛性常故。汝言何故有退心者，实无退心。心若有退，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迟得故名之为退。此菩提心实非佛性。何以故？一阐提等断于善根堕地狱

故。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阐提辈则不得名一阐提也，菩提之心亦不得名为无常也。是故定知菩提之心实非佛性。

“善男子，汝言众生若有佛性，不应假缘如乳成酪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言五缘成于生酥，当知佛性亦复如是。譬如众石有金、有银、有铜、有铁，俱禀四大，一名一实，而其所出各各不同，要假众缘众生福德、炉冶、人功然后出生。是故当知，本无金性。众生佛性不名为佛，以诸功德因缘和合，得见佛性然后得佛。汝言众生悉有佛性，何故不见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以诸因缘未和合故。善男子，以是义故，我说二因，正因、缘因。正因者名为佛性，缘因者发菩提心，以二因缘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石出金。

“善男子，汝言僧常一切众生无佛性者。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有二：一者、世和合，二者、第一义和合。世和合者名声闻僧，义和合者名菩萨僧。世僧无常，佛性是常。如佛性常，义僧亦尔。复次，有僧谓法和合，法和合者谓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常，是故我说法僧是常。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者名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中亦有佛性，十二因缘常，佛性亦尔，是故我说僧有佛性。又复僧者诸佛和合，是故我说僧有佛性。

“善男子，汝言众生若有佛性，云何有退、有不退者？谛听！谛听！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有十三法，则便退转。何等十三？一者、心不信；二者、不作心；三者、疑心；四者、吝惜身财；五者、于涅槃中生大怖畏，云何乃令众生永灭；六者、心不堪忍；七者、心不调柔；八者、愁恼；九者、不乐；十者、放逸；十一者、自轻己身；十二者、自见烦恼无能坏者；十三者、不乐进趣菩提之法。善男子，是名十三法，令诸菩萨退转菩提。复有六法坏菩提心。何等为六？一者、吝法，二者、于诸众生起不善心，三者、亲近恶友，四者、不勤精进，五者、自大憍慢，六者、营务世业。如是六法则能破坏菩提之心。

“善男子，有人得闻诸佛世尊是人天师，于众生中最上无比，胜于声闻、辟支佛等，法眼明了，见法无碍，能渡众生于大苦海，闻已即复发大誓愿：‘如其世间有如是人，我亦当得。’以是因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或复为他之所教诲发菩提心。或闻菩萨阿僧祇劫修行苦行然后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闻已思惟：‘我今不堪如是苦行，云何能得？’是故有退。善男子，复有五法退菩提心。何等为五？一者、乐在外道出家，二者、不修大慈之心，三者、好求法师过恶，四者、常乐处在生死，五者、不喜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是名五法退菩提心。复有二法退菩提心。何等为二？一者、贪乐五欲，二者、不能恭敬尊重三宝。以如是等众因缘故退菩提心。

“云何复名不退之心？有人闻佛能度众生生老病死，不从师咨自然修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菩提道是可得者，我当修习，必令得之’，以是因缘发菩提心，所作功德若多若少悉以回向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作是誓愿：‘愿我常得亲近诸佛及佛弟子，常闻深法，五情完具，若遇苦难不失是心。’复愿：‘诸佛及诸弟子，常于我所生欢喜心具五善根。若诸众生斫伐我身，斩截手足头目支节，当于是人生大慈心，深自喜庆，如是诸人为我增长菩提因缘。若无是者，我当何缘而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发是愿：‘莫令我得无根、二根、女人之身，不系属人，不遭恶主，不属恶王，不生恶国。若得好身，种姓真正，多饶财宝，不生憍慢。令我常闻十二部经受持读诵书写解说。若为众生有所演说，愿令受者敬信无疑，常于我所不生恶心。宁当少闻多解义味，不愿多闻于义不了。愿作心师，不师于心，身口意业不与恶交。能施一切众生安乐，身戒心慧不动如山。为欲受持无上正法，于身命财不生悭吝。不净之物不为福业，正命自活，心无邪谄，受恩常念，小恩大报。善知世中所有事艺，善解众生方俗之言。读诵书写十二部经，不生懈怠懒堕之心。若诸众生不乐听闻，方便引接令彼乐闻，言常柔软，口不宣恶。不和合众能令和合，有忧怖者令离忧怖，饥馑之世令得丰足。疾病之世作大医王，病药所须，财宝自在，令疾病者悉得除愈。刀兵之劫有大力势，断其残害令无遗余，能断众生种种怖畏，所谓死畏、闭系、打掷、水火、王贼、贫穷、破戒、恶名、恶道，如是等畏悉当断之。父母师长深生恭敬，怨憎之中生大慈心。常修六念、空三昧门、十二因缘、生灭等观、出息入息、天行、梵行及以圣行、金刚三昧、首楞严定。无三宝处，令我自得寂静之心。若其身心受大苦时，莫失无上菩提之心，莫以声闻、辟支佛心而生知足。无三宝处，常在外道法中出家，为破邪见不习其道，得法自在，得心自在。于有为法，了了见过，令我怖畏二乘道果，如惜命者怖畏舍身。为众生故乐处三恶，如诸众生乐忉利天，为一一人于无量劫，受地狱苦心不生悔。见他得利不生妒心，常生欢喜如自得乐。若值三宝，当以衣服、饮食、卧具、房舍、医药、灯明、华香、伎乐、幡盖、七宝供养。若受佛戒，坚固护持，终不生于毁犯之想。若闻菩萨难行苦行，其心欢喜，不生悔恨。自识往世宿命之事，终不造作贪瞋痴业，不为果报而集因缘，于现在乐不生贪著。’善男子，若有能发如是愿者，是名菩萨终不退失菩提之心，亦名施主，能见如来明了佛性，能调众生度脱生死，善能护持无上正法，能得具足六波罗蜜。善男子，以是义故，不退之心不名佛性。

“善男子，汝不可以有退心故，言诸众生无有佛性。譬如二人俱闻他方有七宝山，山有清泉其味甘美，有能到者永断贫穷，服其水者增寿万岁，唯路悬远崄阻多难。时彼二人俱欲共往，一人庄严种种行具，一则空往无所赍持。相与前进，路值一人，多赍宝货，七珍具足。二人便前问言：‘仁者，彼土实有七宝山耶？’其人答言：‘实有不虚，我已获宝，饮服其水。唯患路险，多有盗贼，沙砾棘刺，乏于水草。往者千万，达者甚少。’闻是事已，一人即悔，寻作是言：‘路既悬远，艰难非一，往者无量，达者无几，而我云何当能到彼？我今产

业粗自供足，若涉斯路或失身命，身命不全，长寿安在？’一人复言：‘有人能过，我亦能过。若得果达，则得如愿采取珍宝，饮服甘水。如其不达，以死为期。’是时二人，一则悔退；一则前进到彼山所，多获财宝，如愿服水，多赍所有，还其所止，奉养父母，供给宗亲。时悔还者见是事已，心中生热：‘彼去已还，我何为住？’即便庄严涉道而去。七宝山者喻大涅槃，甘美之水喻于佛性，其二人者喻二菩萨初发心者，险恶道者喻于生死，所逢人者喻佛世尊，有盗贼者喻于四魔，沙砾棘刺喻诸烦恼，无水草者喻不修习菩提之道，一人还者喻退转菩萨，其直往者喻不退菩萨。

“善男子，众生佛性常住不变。犹彼崄道，不可说言，人悔还故令道无常，佛性亦尔。善男子，菩提道中终无退者。善男子，如向悔者，见其先伴获宝而还，势力自在，供养父母，给足宗亲，多受安乐，见是事已，心中生热，即复庄严复道还去，不惜身命堪忍众难，遂便到彼七宝山中，退转菩萨亦复如是。善男子，一切众生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我经中说，一切众生乃至五逆、犯四重禁及一阐提悉有佛性。”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萨有退不退？”

“善男子，若有菩萨修习如来三十二相业因缘者，得名不退，得名菩萨摩诃萨也，名不动转，名为怜愍一切众生，名胜一切声闻、缘觉，名阿毗跋致。

“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持戒不动，施心不移，安住实语如须弥山，以是业缘得足下平如奁底相。若菩萨摩诃萨于父母所，和尚、师长乃至畜生，以如法财供养供给，以是业缘得成足下千辐轮相。若菩萨摩诃萨不杀不盗，于父母师长常生欢喜，以是业缘得成三相：一者、手指纤长，二者、足跟长，三者、其身方直。如是三相同一业缘。若菩萨摩诃萨修四摄法摄取众生，以是业缘得网缦指如白鹅王。若菩萨摩诃萨，父母师长若病苦时，自手洗拭捉持按摩，以是业缘得手足软。若菩萨摩诃萨持戒闻法惠施无厌，以是业缘得节踝佣满，身毛上靡。若菩萨摩诃萨专心听法演说正教，以是业缘得鹿王腨。若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不生害心，饮食知足，常乐惠施，瞻病给药，以是业缘其身圆满如尼拘陀树，立手过膝，顶有肉髻无见顶相。若菩萨摩诃萨见怖畏者为作救护，见裸跣者施与衣服，以是业缘得阴藏相。若菩萨摩诃萨亲近智者远离愚人，善喜问答，扫治行路，以是业缘皮肤细软，身毛右旋。若菩萨摩诃萨常以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香华、灯明施人，以是业缘得身金色，常光明曜。若菩萨摩诃萨行施之时，所珍之物能舍不吝，不观福田及非福田，以是业缘得七处满相。若菩萨摩诃萨布施之时心不生疑，以是业缘得柔软声。若菩萨摩诃萨如法求财以用布施，以是业缘得缺骨充满、师子上身、臂肘［月＋庸］纤。若菩萨摩诃萨远离两舌、恶口、恚心，以是业缘得四十齿白净齐密。若菩萨摩诃萨于诸众生修大慈悲，以是业缘得二牙相。若

菩萨摩诃萨常作是愿，有来求者随意给与，以是业缘得师子颊。若菩萨摩诃萨随诸众生所须饮食悉皆与之，以是业缘得味中上味。若菩萨摩诃萨自修十善兼以化人，以是业缘得广长舌。若菩萨摩诃萨不讼彼短，不谤正法，以是业缘得梵音声。若菩萨摩诃萨见诸怨憎生于喜心，以是业缘得目睫绀色。若菩萨摩诃萨不隐他德称扬其善，以是业缘得白毫相。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修习如是三十二相业因缘时，则得不退菩提之心。

“善男子，一切众生不可思议，诸佛境界、业果、佛性亦不可思议。何以故？如是四法皆悉是常，以是常故不可思议。一切众生烦恼覆障故名为常，断常烦恼故名无常。若言一切众生常者，何故修习八圣道分为断众苦？众苦若断则名无常，所受之乐则名为常。是故我言，一切众生烦恼覆障不见佛性，以不见故不得涅槃。”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七

师子吼菩萨品第二十三之三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诸法有二种因：一者、正因，二者、缘因。以是二因应无缚解。是五阴者念念生灭，如其生灭，谁缚谁解？世尊，因此五阴生后五阴，此阴自灭不至彼阴，虽不至彼能生彼阴；如因子生芽，子不至芽，虽不至芽而能生芽；众生亦尔，云何缚解？”

“善男子，谛听！谛听！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如人舍命受大苦时，宗亲围绕号哭懊恼，其人惶怖莫知依救，虽有五情无所觉知，肢节战动不能自持，身体虚冷暖气欲尽，见先所修善恶报相。善男子，如日垂没，山陵堆阜影现东移，理无西逝；众生业果亦复如是，此阴灭时，彼阴续生，如灯生闇灭，灯灭闇生。善男子，如蜡印印泥，印与泥合，印灭文成，而是蜡印不变在泥，文非泥出不余处来，以印因缘而生是文；现在阴灭，中阴阴生，是现在阴终不变为中阴五阴，中阴五阴亦非自生不从余来，因现阴故生中阴阴。如印印泥，印坏文成，名虽无差，而时节各异。是故我说，中阴、五阴非肉眼见，天眼所见。是中阴中有三种食：一者、思食，二者、触食，三者、意食。中阴二种：一、善业果，二、恶业果。因善业故得善觉观，因恶业故得恶觉观。父母交会判合之时，随业因缘一向受生处，于母生爱，于父生瞋，父精出时谓是已有，见已心悦而生欢喜，以是三种烦恼因缘，中阴阴坏生后五阴，如印印泥，印坏文成。生时诸根有具不具，具者见色则生于贪，生于贪故则名为爱，狂故生贪是名无明。贪爱、无明二因缘故，所见境界皆悉颠倒，无常见常，无我见我，无乐见乐，无净见净。以四倒故作善恶行，烦恼作业，业作烦恼，是名系缚。以是义故，名五阴生。是人若得亲近于佛及佛弟子、

诸善知识，便得闻受十二部经，以闻法故观善境界，观善境界故得大智慧，大智慧者名正知见，得知见故于生死中而生悔心，生悔心故不生欢乐，不生欢乐故能破贪心，破贪心故修八圣道，修八圣道故得无生死，无生死故名得解脱。如火不遇薪名之为灭，灭生死故名为灭度，以是义故名五阴灭。”

师子吼言：“空中无刺，云何言拔？阴无系者，云何系缚？”

佛言：“善男子，以烦恼锁系缚五阴，离五阴已无别烦恼，离烦恼已无别五阴。善男子，如柱持屋，离屋无柱，离柱无屋；众生五阴亦复如是，有烦恼故名为系缚，无烦恼故名为解脱。善男子，如拳、合掌、系缚等三，合散生灭更无别法；众生五阴亦复如是，有烦恼故名为系缚，无烦恼故名为解脱。善男子，如说名色系缚众生，名色若灭则无众生，离名色已无别众生，离众生已无别名色，亦名名色系缚众生，亦名众生系缚名色。”

师子吼言：“世尊，如眼不自见，指不自触，刀不自割，受不自受，云何如来说言名色系缚名色？何以故言名色者即是众生，言众生者即是名色？若言名色系缚众生，即是名色系缚名色。”

佛言：“善男子，如二手合时，更无异法而来合也；名之与色亦复如是。以是义故，我言名色系缚众生。若离名色则得解脱，是故我言众生解脱。”

师子吼言：“世尊，若有名色是系缚者，诸阿罗汉未离名色，亦应系缚。”

“善男子，解脱二种：一者、子断，二者、果断。言子断者名断烦恼，阿罗汉等已断烦恼，众结烂坏，是故子结不能系缚。未断果故名果系缚，诸阿罗汉不见佛性，以不见故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义故可言果系，不得说言名色系缚。善男子，譬如燃灯，油未尽时，明则不灭；油若尽者，灭则无疑。善男子，所言油者喻诸烦恼，灯喻众生。一切众生烦恼油故不入涅槃，若得断者则入涅槃。”

师子吼言：“世尊，灯之与油，二性各异。众生烦恼则不如是，众生即是烦恼，烦恼即是众生；众生名五阴，五阴名众生；五阴名烦恼，烦恼名五阴。云何如来喻之于灯？”

佛言：“善男子，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先后喻，八者、遍喻。

“云何顺喻？如经中说，天降大雨，沟渎皆满，沟渎满故小坑满，小坑满故大坑满，大坑满故小泉满，小泉满故大泉满，大泉满故小池满，小池满故大池满，大池满故小河满，小河满故大河满，大河满故大海满；如来法雨亦复如是，众生戒满，戒满足故不悔心满，不悔心满故欢喜满，欢喜满故远离满，远离满故安隐满，安隐满故三昧满，三昧满故正知见满，正知见满故厌离满，厌离满故呵啧满，呵责满故解脱满，解脱满故涅槃满。是名顺喻。

“云何逆喻？大海有本所谓大河，大河有本所谓小河，小河有本所谓大池，大池有本所谓小池，小池有本所谓大泉，大泉有本所谓小泉，小泉有本所谓大坑，大坑有本所谓小坑，小坑有本所谓沟渎，沟渎有本所谓大雨；涅槃有本所谓解脱，解脱有本所谓呵责，呵责有本所谓厌离，厌离有本所谓正知见，正知见有本所谓三昧，三昧有本所谓安隐，安隐有本所谓远离，远离有本所谓喜心，喜心有本所谓不悔，不悔有本所谓持戒，持戒有本所谓法雨。是名逆喻。

“云何现喻？如经中说，众生心性犹若猕猴，猕猴之性舍一取一；众生心性亦复如是，取著色声香味触法无暂住时。是名现喻。

“云何非喻？如我昔告波斯匿王：‘大王，有亲信人从四方来，各作是言：“大王，有四大山从四方来欲害人民。”王若闻者，当设何计？’王言：‘世尊，设有此来无逃避处，唯当专心持戒布施。’我即赞言：‘善哉！大王，我说四山即是众生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常来切人，云何大王不修戒施？’王言：‘世尊，持戒布施得何等果？’我言：‘大王，于人天中多受快乐。’王言：‘世尊，尼拘陀树持戒布施，亦于人天受安乐耶？’我言：‘大王，尼拘陀树不能持戒修行布施，如其能者则受无异。’是名非喻。

“云何先喻？我经中说，譬如有人贪著妙华，采取之时为水所漂；众生亦尔，贪著五欲，为生老死之所漂没。是名先喻。

“云何后喻？如《法句经》说：

“莫轻小恶， 以为无殃，
水滴虽微， 渐盈大器。

“是名后喻。

“云何先后喻？譬如芭蕉，生果则死，愚人得养亦复如是。如骡怀妊，命不久全。

“云何遍喻？如经中说，三十三天有波利质多树，其根入地深五由延，高百由延，枝叶四布五十由延，叶熟则黄。诸天见已，心生欢喜，是叶不久必当堕落；其叶既落复生欢喜，是枝不久必当变色；枝既变色复生欢喜，是色不久必当生疱；见已复喜，是疱不久必当生嘴；见已复喜，是嘴不久必当开敷。开敷之时，香气周遍五十由延，光明远照八十由延，尔时诸天夏三月时在下受乐。善男子，我诸弟子亦复如是。叶色黄者，喻我弟子念欲出家；其叶落者，喻我弟子剃除须发；其色变者，喻我弟子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初生疱者，喻我弟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嘴者，喻于十住菩萨得见佛性；开敷者，喻于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香者，喻于十方无量众生受持禁戒；光者，喻于如来名号无碍周遍十方；夏三月者，喻三三昧；三十三天受快乐者，喻于诸佛在大涅槃得常乐我净。是名遍喻。

“善男子，凡所引喻不必尽取，或取少分，或取多分，或复全

取。如言如来面如满月，是名少分。善男子，譬如有人初不见乳，转问他言：‘乳为何类？’彼人答言：‘如水、蜜、贝。’水则湿相，蜜则甜相，贝则色相，虽引三喻未即乳实。善男子，我言灯喻喻于众生亦复如是。善男子，离水无河；众生亦尔，离五阴已无别众生。善男子，如离箱舆、轮辐、轴辋，更无别车，众生亦尔。善男子，若欲得合彼灯喻者，谛听！谛听！我今当说。炷者喻于二十五有，油者喻爱，明喻智慧，除破黑闇喻破无明，暖喻圣道。如灯油尽，明焰则灭；众生爱尽，则见佛性，虽有名色不能系缚，虽复处在二十五有，不为诸有之所污染。”

师子吼言：“世尊，众生五阴空无所有，谁有受教修习道者？”

佛言：“善男子，一切众生皆有念心、慧心、发心、勤精进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虽念念生灭，犹故相似相续不断，故名修道。”

师子吼言：“世尊，如是等法皆念念灭，是念念灭亦相似相续，云何修习？”

佛言：“善男子，如灯虽念念灭，而有光明除破闇冥，念等诸法亦复如是。善男子，如众生食，虽念念灭，亦令饥者而得饱满；譬如上药，虽念念灭，亦能愈病；日月光明，虽念念灭，亦能增长树林草木。善男子，汝言念念灭云何增长者，心不断故，名为增长。善男子，如人诵书，所诵字句不得一时，前不至中，中不至后，人之与字及以心想俱念念灭，以久修故而得通利。善男子，譬如金师，从初习作至于皓首，虽念念灭，前不至后，以积习故所作遂妙，是故得称善好金师；读诵经书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种子，地亦不教汝当生芽，以法性故芽则自生，乃至华亦不教汝当作果，以法性故而果自生；众生修道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数法，一不至二，二不至三，虽念念灭而至千万；众生修道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灯念念灭，初灭之焰不教后焰：‘我灭汝生，当破诸闇。’善男子，譬如犊子生便求乳，求乳之智实无人教，虽念念灭而初饥后饱，是故当知不应相似，若相似者不应异生；众生修道亦复如是，初虽未增，以久修故，则能破坏一切烦恼。”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须陀洹人得果证已，虽生恶国犹故持戒，不杀、盗、淫、两舌、饮酒，须陀洹阴即此处灭不至恶国；修道亦尔，不至恶国。若相似者，何故不生净妙国土？若恶国阴非须陀洹阴，云何而得不作恶业？”

佛言：“善男子，须陀洹者虽生恶国，终不失于须陀洹名。阴不相似，是故我引犊子为喻。须陀洹人虽生恶国，以道力故不作恶业。善男子，譬如香山有师子王，是故一切飞鸟走兽，绝迹此山无敢近者。有时是王至雪山中，一切鸟兽犹故不住。须陀洹人亦复如是，虽不修道，以道力故不作诸恶。

“善男子，譬如有人服食甘露，甘露虽灭，以其力势，能令是人

不生不死。善男子，如须弥山有上妙药名楞伽利，有人服之，虽念念灭，以药力故不遇患苦。善男子，如转轮王所坐之处，王虽不在，无人敢近。何以故？王威力故。须陀洹人亦复如是，虽生恶国，不修习道，以道力故不作恶业。

“善男子，须陀洹阴于此而灭虽生异阴，犹故不失须陀洹阴。善男子，譬如众生为果实故，于种子中多役作业，粪治溉灌，未得果实，而子复灭，亦得名为因子得果；须陀洹阴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资产巨富，唯有一子先已终殁，其子有子复在他土。其人忽然奄便终亡，孙闻是已还收产业，虽知财货非其所作，然其收取无遮护者。何以故？以姓一故。须陀洹阴亦复如是。”

师子吼言：“如佛说偈：

“比丘若修习， 戒定及智慧，
当知是不退， 亲近大涅槃。

“世尊，云何修戒？云何修定？云何修慧？”

佛言：“善男子，若有人受持禁戒，但为自利人天受乐，不为度脱一切众生，不为护持无上正法，但为利养畏三恶道，为命、色、力、安、无碍辩，畏惧王法、恶名、秽称，为世事业，如是护戒则不得名修习戒也。善男子，云何名为真修习戒？受持戒时，若为度脱一切众生，为护正法，度未度故，解未解故，归无归故，未入涅槃令得入故，如是修时，不见戒，不见戒相，不见持者，不见果报，不观毁犯。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则名为修习戒也。

“云何复名修习三昧？修三昧时，为自度脱，为于利养，不为众生，不为护法，为见贪欲秽食等过、男女等根、九孔不净、斗讼打刺互相杀害，若为此事修三昧者，是则不名修习三昧。善男子，云何复名真修三昧？若为众生修习三昧，于众生中得平等心，为令众生得不退法，为令众生得圣心故，为令众生得大乘故，为欲护持无上法故，为令众生不退菩提故，为令众生得首楞严故，为令众生得金刚三昧故，为令众生得陀罗尼故，为令众生得四无碍故，为令众生见佛性故，作是行时，不见三昧，不见三昧相，不见修者，不见果报。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则名为修习三昧。

“云何复名修于智慧？若有修者作是思惟：‘我若修习如是智慧，则得解脱度三恶道。谁能利益一切众生？谁能度人于生死道？佛出世难如优昙华。我今能断诸烦恼结必得解脱，是故我当勤修智慧，速断烦恼，早得度脱。’如是修者，不得名为修习智慧。云何名为修习智慧者？若观生老死苦，一切众生无明所覆，不知修习无上正道，‘愿我此身悉代众生受大苦恼，众生所有贫穷下贱、破戒之心、贪瞋痴业，愿皆悉来集于我身。愿诸众生不生贪取，不为名色之所系缚。愿诸众生

早度生死，令我一身处之不厌。愿令一切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修时，不见智慧，不见智慧相，不见修者，不见果报，是则名为修习智慧。

“善男子，修习如是戒、定、智慧，是名菩萨；不能如是修戒、定、慧，是名声闻。

“复次，善男子，云何复名修习于戒？若能破坏一切众生十六恶律仪。何等十六？一者、为利养食羔羊，肥已转卖；二者、为利买已屠杀；三者、为利养食猪豚，肥已转卖；四者、为利买已屠杀；五者、为利养食牛犊，肥已转卖；六者、为利买已屠杀；七者、为利养鸡令肥，肥已转卖；八者、为利买已屠杀；九者、钓鱼；十者、猎师；十一、劫夺；十二、魁脍；十三、网捕飞鸟；十四、两舌；十五、狱卒；十六、咒龙。能为众生永断如是十六恶业，是名修戒。

“云何修定？能断一切世间三昧。所谓无身三昧，能令众生生颠倒心谓是涅槃。又无边心三昧、净聚三昧、世边三昧、世断三昧、世性三昧、世丈夫三昧、非想非非想三昧，如是等定，能令众生生颠倒心谓是涅槃。若能永断如是三昧，是则名为修习三昧。

“云何复名修习智慧？能破世间所有恶见。一切众生悉有恶见，所谓色即是我，亦是我所，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乃至识亦如是；色即是我，色灭我存；色即是我，色灭我灭。复有人言：‘作者名我，受者名色。’复有人言：‘作者名色，受者名我。’复有人言：‘无作无受，自生自灭，悉非因缘。’复有人言：‘无作无受，悉是自在之所造作。’复有人言：‘无有作者，无有受者，一切悉是时节所作。’复有人言：‘作者、受者悉无所有，地等五大名为众生。’善男子，若能破坏一切众生如是恶见，是则名为修习智慧。

“善男子，修习戒者为身寂静，修习三昧为心寂静，修习智慧为坏疑心。坏疑心者为修习道，修习道者为见佛性，见佛性者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为得无上大涅槃故，得大涅槃者为断众生一切生死、一切烦恼、一切诸有、一切诸界、一切诸谛故，断于生死乃至断谛，为得常乐我净法故。”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说，若不生灭名大涅槃，生亦如是不生不灭，何故不得名为涅槃？”

“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是生虽复不生不灭，而有始终。”

“世尊，是生死法亦无始终，若无始终则名为常，常即涅槃，何故不名生死为涅槃耶？”

“善男子，是生死法悉有因果，有因果故，不得名之为涅槃也。何以故？涅槃之体无因果故。”

师子吼言：“世尊，夫涅槃者亦有因果。如佛所说：

“从因故生天， 从因堕恶道，

从因故涅槃，是故皆有因。

“如佛往昔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沙门道果。言沙门者，谓能具修戒、定、智慧；道者，谓八圣道；沙门果者，所谓涅槃。’世尊，涅槃如是，岂非果耶？云何说言涅槃之体无因无果？”

佛言：“善男子，我所宣说涅槃因者，所谓佛性。佛性之性不生涅槃，是故我言涅槃无因。能破烦恼故名大果，不从道生故名无果，是故涅槃无因无果。”

师子吼言：“世尊，众生佛性为悉共有，为各各有？若共有者，一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众生亦应同得。世尊，如二十人同有一怨，若一人能除，余十九人皆亦同除；佛性若尔，一人得时，余亦应得。若各各有，则是无常。何以故？可算数故。然佛所说众生佛性不一不二。若各各有，不应说言诸佛平等，亦不应说佛性如空。”

佛言：“善男子，众生佛性不一不二，诸佛平等犹如虚空，一切众生同共有之。若有能修八圣道者，当知是人则得明见。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则成醍醐，众生佛性亦复如是。”

师子吼言：“如佛所说，忍辱草者，一耶？多耶？如其一者，牛食则尽。如其多者，云何而言众生佛性亦如是耶？如佛所说，若有修习八圣道者则见佛性，是义不然。何以故？道若一者，如忍辱草，则应有尽；如其有尽，一人修已，余则无分。道若多者，云何得言具足修习？亦不得名萨婆若智。”

佛言：“善男子，如平坦路，一切众生悉于中行无障碍者，中路有树其阴清凉，行人在下憩驾止息，然其树阴常住不移，亦不消坏，无持去者。路喻圣道，阴喻佛性。善男子，譬如大城唯有一门，虽有多人经由入出，都无有能作障碍者，亦复无人破坏毁落而赍持去。善男子，譬如桥梁行人所由，亦无有人遮止障碍毁坏持去。善男子，譬如良医遍疗众病，亦无有能遮止是医，治此舍彼。圣道佛性亦复如是。”

师子吼言：“世尊，所引诸喻义不如是。何以故？先者在路，于后则妨，云何而言无有障碍？余亦皆尔。圣道佛性若如是者，一人修时应妨余者。”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说义不相应，我所喻道是少分喻，非一切也。善男子，世间道者则有障碍，此彼之异无有平等；无漏道者则不如是，能令众生无有障碍，平等无二，无有方处此彼之异。如是正道，能为一切众生佛性，而作了因，不作生因，犹如明灯照了于物。善男子，一切众生皆同无明因缘于行，不可说言一人无明因缘行已，其余应无。一切众生悉有无明因缘于行，是故说言十二因缘一切平等。众生所修无漏正道亦复如是，等断众生烦恼四生诸界有道，以是义故名为平等。其有证者，彼此知见，无有障碍，是故得名萨婆若

智。”

师子吼言：“一切众生身不一种，或有天身，或有人身，畜生、饿鬼、地狱之身。如是多身，差别非一，云何而言佛性为一？”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置毒乳中，乃至醍醐皆悉有毒。乳不名酪，酪不名乳，乃至醍醐亦复如是。名字虽变，毒性不失，遍五味中皆悉如是。若服醍醐亦能杀人，实不置毒于醍醐中。众生佛性亦复如是，虽处五道受别异身，而是佛性常一无变。”

师子吼言：“世尊，十六大国有六大城，所谓舍婆提城、婆枳多城、瞻婆城、毗舍离城、波罗奈城、王舍城。如是六城，世中最大，何故如来舍之，在此边地弊恶极陋隘小拘尸那城，入般涅槃？”

“善男子，汝不应言拘尸那城边地弊恶，最陋隘小，应言是城微妙功德之所庄严。何以故？诸佛菩萨所行处故。善男子，如贱人舍，王若过者则应赞叹：‘是舍严丽，福德成就，乃令大王回驾临顾。’善男子，如人重病服秽弊药，服已病愈，即应欢喜赞叹：‘是药最上最妙，能愈我病。’善男子，如人乘船在大海中，其船卒坏，无所依倚，因倚死尸得到彼岸，到彼岸已，应大欢喜赞叹：‘是尸我赖相遇而得安隐。’拘尸那城亦复如是，乃是诸佛菩萨行处，云何而言边地弊恶、隘陋小城？

“善男子，我念往昔过恒河沙劫，劫名善觉。时有圣王，姓憍尸迦，七宝成就，千子具足。其王始初造立此城，周匝纵广十二由延，七宝庄严，土多有河。其水清净，柔软甘美，所谓尼连禅河、伊罗跋提河、熙连禅河、伊搜末堆河、毗婆舍那河，如是等河，其数五百。此河彼岸，树木繁茂，华果鲜洁。尔时，人民寿命无量。时转轮圣王过百年已，作是唱言：‘如佛所说，一切诸法皆悉无常。若能修习十善法者，能断如是无常大苦。’人民闻已，咸共奉修十善之法。我于尔时，闻佛名号，受持十善，思惟修习，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是心已，复以是法，转教无量无边众生，言一切法无常变坏。是故我今续于此处，亦说诸法无常变坏，唯说佛身是常住法。我忆往昔所行因缘，是故今来在此涅槃，亦欲酬报此地往恩。以是义故我经中说，我眷属者受恩能报。

“复次，善男子，往昔众生寿无量时，尔时此城名拘舍跋提，周匝纵广五十由延。时阎浮提居民邻接，鸡飞相及。有转轮王名曰善见，七宝成就，千子具足，王四天下。第一太子思惟正法得辟支佛。时转轮王见其太子成辟支佛，威仪庠序，神通希有，见是事已，即舍王位如弃涕唾，出家在此娑罗树间，八万岁中修习慈心，悲喜舍心各八万岁。善男子，欲知尔时，善见圣王则我身是，是故我今常乐游止如是四法，是四法者名为三昧。以是义故，如来之身常乐我净。善男子，以是因缘，今来止此拘尸那城娑罗树间三昧正受。

“善男子，我念往昔过无量劫，此城尔时名迦毗罗卫。其城有王名曰白净，其王夫人名曰摩耶，王有一子名悉达多。尔时，王子不由

师教，自然思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大目揵连，给侍弟子名曰阿难。尔时，世尊在双树间演说如是《大涅槃经》。我时在会，得预斯事，闻诸众生悉有佛性，闻是事已即于菩提得不退转。寻自发愿：‘愿未来世成佛之时，父母、国土、名字、弟子、侍使之人、说法教化，如今世尊等无有异。’以是因缘，今来在此敷扬演说《大涅槃经》

“善男子，我初出家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频婆娑罗王遣使而言：‘悉达太子，若为圣王，我当臣属。若不乐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愿先来至此王舍城说法度人，受我供养。’我时默然，已受彼请。

“善男子，我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向竭阇国，时伊连禅河有婆罗门，姓迦葉氏，与五百弟子在彼河侧求无上道，我为是人故往说法。迦葉言：‘瞿昙，我今年迈已百二十，摩伽陀国所有人民，及其大王频婆娑罗，咸谓我已证罗汉果。我今若当在于汝前听受法者，一切人民或生倒心，大德迦葉非罗汉耶？幸愿瞿昙速往余处。若此人民定知瞿昙功德胜我，我等无由复得供养。’我时答言：‘迦葉，汝若于我不生殷重，大瞋恨者，见容一宿，明当早去。’迦葉言：‘瞿昙，我心无他，深相爱重，但我住处有一毒龙，其性暴急，恐相危害。’我言：‘迦葉，毒中之毒，不过三毒，我今已断。世间之毒，我所不畏。’迦葉复言：‘苟能不畏，善哉听住！’善男子，我于尔时故为迦葉现十八变，如经中说。尔时，迦葉及其眷属五百等辈，见闻是已证罗汉果。是时，迦葉复有二弟，一名伽耶迦葉，二名那提迦葉，师徒眷属复有五百，亦皆证得阿罗汉果。时王舍城六师之徒闻是事已，即于我所生大恶心。我时赴信，受彼王请诣王舍城，未至中路，王与无量百千之众悉来奉迎，我为说法。时闻法已，欲界诸天八万六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频婆娑罗王所将营从十二万人得须陀洹果，无量众生成就忍心。既入城已，度舍利弗、大目揵连及其眷属二百五十，令舍本心，出家学道。我即住彼受王供养，外道六师相与聚集诣舍卫城。

“时彼城中有一长者名须达多，为儿娉妇诣王舍城。既达彼城，寄止长者珊檀那舍。时此长者中夜而起，告诸眷属：‘仁等可起，速共庄严扫治宅舍，办具肴膳。’须达闻已，寻自思惟：‘将非欲请摩伽王耶？为有婚姻欢乐会乎？’思惟是已，寻前问言：‘大士，欲请摩伽陀王频婆娑罗耶？为有婚姻欢乐会乎？匆务不安，乃如是耶？’长者答言：‘不也，居士，我明请佛无上法王。’须达长者初闻佛名，身毛皆竖，寻复问言：‘何等名佛？’长者答言：‘汝不闻耶？迦毗罗城有释种子，字悉达多，姓瞿昙氏，父名白净。其生未久相师占之，定当得作转轮圣王，如庵罗果已在手中。心不愿乐，舍之出家，无师自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贪恚痴尽，常住无变，不生不灭无有忧畏，于诸众生其心平等，犹如父母等视一子，所有身心众中最胜，虽胜一切

而无憍慢，涂割二事其心无二，智慧通达于法无碍，具足十力、四无所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处，故号为佛。明受我请，是故匆匆未暇相瞻。’须达多言：‘善哉！大士，所言佛者，功德无上，今在何处？’长者答言：‘今在此间王舍大城，住迦兰陀竹林精舍。’

“时须达多一心念佛所有功德、十力、无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处。作是念时忽然大明，其明猛盛犹如白日。即寻光出至城门下，佛神力故，门自然开。既出门已，路有天祠，须达经过礼拜致敬，寻还黑闇，心生惶怖，复欲还返所止之处。时彼城门有一天神告须达言：‘仁者，若往如来所者，多获善利。’须达多言：‘云何善利？’天言：‘长者，假使有人真宝交珞、骏马百匹、香象百头、宝车百乘，铸金为人其数复百，端正女人身佩璎珞众宝厕填，上妙宫宅殿堂屋字雕文刻镂，金盘银粟银盘金粟，数各一百以施一人，如是展转尽阎浮提所得功德，不如有人发意一步诣如来所。’须达多言：‘善男子，汝是谁耶？’天言：‘长者，我是胜相婆罗门子，是汝往昔善知识也。我因往日见舍利弗、大目揵连心生欢喜，舍身得作北方天王毗沙门子，专知守护此王舍城。我因礼拜舍利弗等生欢喜心，尚得如是妙好之身，况当得见如来大师礼拜供养！’

“须达长者闻是事已，即还复道，来诣我所，到已头面敬礼我足，我时即为如应说法。长者闻已得须陀洹果，既获果证复请我言：‘如来大慈，惟愿临顾，至舍卫城受我微供。’我即问言：‘卿舍卫城颇有精舍相容受不？’须达多言：‘若佛哀愍必见垂顾，便当自竭营办成立。’善男子，我于尔时默然受请。须达长者已蒙听许，即白我言：‘我从昔来未为斯事，惟愿如来遣舍利弗指授仪则。’我即顾命敕令营佐。时舍利弗与须达多，共载一车往舍卫城，我神力故经一日夜便到所止。时须达多白舍利弗：‘大德，此大城外何处有地，不近不远多饶泉池，有好林树，华果郁茂，清净闲旷？我当于中为佛世尊及比丘僧造立精舍。’舍利弗言：‘祇陀园林，不近不远，清净寂寞，多有泉流，树木华果随时而有，此处最胜，可立精舍。’

“时须达多闻是语已，即往祇陀大长者所，告祇陀言：‘我今欲为无上法王造立僧坊，唯仁园地可以造立。吾今欲买，能见与不？’祇陀答言：‘设以真金遍布其地，犹不相与。’须达多言：‘善哉！祇陀，林地属我，汝便取金。’祇陀答言：‘我园不卖，云何取金？’须达多言：‘若意不了，当共往诣断事人所。’时二长者即共俱往，断事者言：‘园属须达，祇陀取金。’须达长者即时使人车马载负随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遍。祇陀言曰：‘长者若悔，随意听止。’须达多言：‘吾不悔也，自念当出何藏金足。’祇陀念言：‘如来法王真实无上，所说妙法清净无染，故使斯人轻宝乃尔。’即语须达：‘余未遍者，不复须金，请以见与。我自为佛造立门楼，常使如来经由出入。’祇陀长者自造门坊，须达长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间，禅坊静处六十三所，冬屋夏堂各各别异，厨坊、浴室、洗脚之处、大小圊

厕无不备足。所设已讫，即执香炉，向王舍城遥作是言：‘所设已办，惟愿如来慈哀怜愍，为诸众生受是住处。’我时玄知是长者心，即与大众发王舍城，譬如壮士屈伸臂顷，至舍卫城祇陀园林须达精舍。我既到已，须达长者以其所设奉施于我，我时受已即住其中。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八

师子吼菩萨品第二十三之四

“是时六师心生嫉妒，悉来集诣波斯匿王，作如是言：‘大王当知，王之土境清夷闲静，真是出家住止之处，是故我等为斯事故而来至此。大王以正法治，为民除患。沙门瞿昙年既幼稚，学日又浅，道术无施，此国先有耆旧宿德，自怙王种不生恭敬。若是王种，法应治民。如其出家，应敬宿德。大王善听，沙门瞿昙真实不生王种之中，瞿昙沙门若有父母，何由劫夺他人父母？大王，我经中说，过千岁已有一妖祥幻化物出，所谓沙门瞿昙是也。是故当知，沙门瞿昙无父无母。若有父母，云何说言诸法无常、苦、空、无我、无作无受？以幻术故诳惑众生，愚者信受，智者舍之。大王，夫人王者，天下父母，如秤、如地、如风、如火、如道、如河、如桥、如灯、如日、如月，如法断事不择怨亲。沙门瞿昙不听我活，随我去处追逐不舍。唯愿大王，听我与彼捔其道力。若彼胜我，我当属彼；我若胜彼，彼当属我。’王言：‘大德，汝等各各自有行法，止住之处亦各不同。我今定知，如来世尊于汝无妨。’六师答言：‘云何无妨？沙门瞿昙以幻术法，诱诳诸人及婆罗门归伏已尽。王若听我与捔道力，王之善名流布八方。如其不者，恶声盈路。’王言：‘大德，汝等未知如来道力威神巍巍，故求捔试。若定知者，恐不能也。”大王，汝今已受瞿昙幻耶？唯愿大王，留神听察，莫轻我等，构之虚言不如验之以实。’王言：‘善哉！善哉！’六师之徒欢喜而出。

“时波斯匿王即敕严驾来至我所，头面礼敬，右绕三匝，退坐一面，而白我言：‘世尊，六师向来求捔道力，我不量度，敢已许之。’佛言：“大王，善哉！善哉！但当更于此国处处造立僧坊。何以故？我若与彼捔其神力，彼众之中受化者多，此处狭小，云何容受？’善男子，我于尔时为六师故，从初一日至十五日，现大希有神通变化。当是时也，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众生于三宝所生信不疑，六师徒众其数无量破邪见心正法出家，无量众生于菩提中得不退心，无量众生得陀罗尼诸三昧门，无量众生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尔时，六师内心惭愧，相与围绕至婆枳多城，教彼人民信受邪法：‘瞿昙沙门但说空事。’

“善男子，我时为母处忉利天波利质多树安居说法。是时六师心大欢喜，唱言：‘善哉！瞿昙幻术今已灭没。’复教无量无数众生增长邪见。尔时，频婆娑罗、波斯匿王及四部众白目连言：‘大德，此阎浮

提邪见增长，众生可愍行大黑闇。惟愿大德至彼天上，稽首世尊，如我言曰：“譬如犊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无疑，我等众生亦复如是。惟愿如来，哀愍众生还来住此。”’时目揵连默然而许，如大力士屈伸臂顷，往彼天上，至世尊所白佛言：‘阎浮提中所有四众渴仰如来，思见闻法。频婆娑罗、波斯匿王及四众等稽首足下：“此阎浮提所有众生邪见增长，行大黑闇，甚可怜愍。譬如犊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不疑，我等亦尔。惟愿如来为众生故，还来在此阎浮提中。”’佛告目连：‘汝今速还至阎浮提，告诸国王及四部众，却后七日，我当还下，为六师故复当至彼婆枳多城。’过七日已，佛与释天、梵天、魔天、无量天子及首陀会一切天人，前后围绕至婆枳多城，大师子吼作如是言：‘唯我法中独有沙门及婆罗门，一切诸法无常无我，涅槃寂静离诸过患。若言他法亦有沙门及婆罗门，有常有我有涅槃者，无有是处。’尔时，无量无边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时，六师各相谓言：‘若我法中实无沙门、婆罗门者，云何而得世间供养？’于是六师复相集聚诣毗舍离。

“善男子，我于一时住毗舍离庵罗林间。时庵罗女知我在中欲来我所。我于尔时，告诸比丘：‘当观念处，善修智慧，随所修习，心莫放逸。云何名为观于念处？若有比丘观察内身，不见于我及以我所，观察外身及内外身，不见于我及以我所，观受心法亦复如是，是名念处。云何名为修习智慧？若有比丘真实而见苦集灭道，是名比丘修习智慧。云何名为心不放逸？若有比丘，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是名比丘心不放逸。’时庵罗女即至我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坐一面。善男子，我于尔时为庵罗女如应说法，是女闻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时彼城中有梨车子，其数五百，来至我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坐一面。我时复为诸梨车子如应说法：‘诸善男子，夫放逸者有五事果。何等为五？一者、不得自在财利，二者、恶名流布无外，三者、不乐惠施穷乏，四者、不乐见于四众，五者、不得诸天之身。诸善男子，因不放逸能生世法、出世间法。若有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当勤修不放逸法。夫放逸者复得十三果报。何等十三？一者、乐为世间作业，二者、乐说无益之言，三者、常乐久寝睡眠，四者、乐说世间之事，五者、常乐亲近恶友，六者、懈怠懒惰，七者、常为他人所轻，八者、虽有所闻寻复忘失，九者、乐处边地，十者、不能调伏诸根，十一者、食不知足，十二者、不乐空寂，十三者、所见不正。是名十三。善男子，夫放逸者，虽得近佛及佛弟子，犹故为远。’诸梨车子言：‘我等自知是放逸人。何以故？如其我等不放逸者，如来法王当出我土。’时大会中有婆罗门子，名曰无胜，语诸梨车：‘善哉！善哉！如汝所言，频婆娑罗王已获大利，如来世尊出其国土。犹如大池生妙莲华，虽生在水，水不能污。诸梨车子，佛亦如是，虽生彼国，不为世法之所滞碍。诸佛世尊无出无入，为众生

故出现于世，不为世法之所滞碍。仁等自迷，耽荒五欲，不知亲近往如来所，是故名为放逸之人，非佛出于摩伽陀国名放逸也。何以故？如来世尊犹彼日月，非为一人二人出世。’时诸梨车闻是语已，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复作是言：‘善哉！善哉！无胜童子，快说如是善妙之言。’时诸梨车各各脱身所著一衣以施无胜，无胜受已转以奉我，复作是言：‘世尊，我从梨车得是衣物。唯愿如来，哀愍众生，受我所献。’我于尔时愍彼无胜即为纳受。时诸梨车同时合掌作如是言：‘唯愿如来，于此土地一时安居，受我微供。’我时默然受梨车请。

“是时六师闻是事已，师宗相与诣波罗奈。尔时，我复往波罗奈住波罗河边。时波罗奈有长者子，名曰宝称，耽荒五欲不知非常，以我到故自然而得白骨观法，见其殿舍宫人婇女悉为白骨，心生怖惧，如刀毒蛇、如贼、如火，即出其舍，来诣我所，随路告言：‘瞿昙沙门，我今如为贼所追逐，甚大怖惧，愿见救济。’佛言：‘善男子，佛、法、众僧安隐无惧。’长者子言：‘若三宝中无所畏者，我今亦当得无所畏。’我即听其出家为道。时长者子复有同友其数五十，遥闻宝称厌离出家，即共和顺相与出家。

“六师闻已展转复诣瞻婆大城。时瞻婆国一切人民，悉共奉事六师之徒，初未曾闻佛法僧名，多有诸人作极恶业。我于尔时，为众生故往瞻婆城。时彼城中有大长者无有继嗣，供事六师以求子息。于后不久，其妇怀妊，长者知已，往六师所欢喜而言：‘我妇怀妊，男耶？女耶？’六师答言：‘生必是女。’长者闻已，心生愁恼。复有知识来谓长者：‘何故愁恼乃如是耶？’长者答言：‘我妇怀妊，未知男女故问六师。六师见语，如我相法生必是女。我闻是语，自惟年老，财富无量，如其非男，无所付嘱，是故我愁。’知识复言：‘汝无智慧，先不闻耶？优楼频螺、迦葉兄弟为谁弟子？佛耶？六师耶？六师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舍之为佛弟子。又舍利弗、目揵连等，及诸国王频婆娑罗等，诸王夫人末利夫人等，诸国长者须达多等，如是诸人非佛弟子耶？旷野鬼神，阿阇世王，护财醉象，鸯掘摩罗恶心炽盛欲害其母，如是等辈，斯非如来所调伏耶？长者，如来世尊于一切法知见无碍故名为佛，发言无二故名如来，断烦恼故名阿罗诃。世尊所说终无有二，六师不尔，云何可信？如来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实知，当诣佛所。’尔时长者即与是人来诣我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合掌长跪，而作是言：‘世尊于诸众生平等无二，怨亲一相。我为爱结之所系缚，于怨亲中未能无二。我今欲问如来世事，深自愧惧，未敢发言。世尊，我妇怀妊，六师相言，生必是女，是事云何？’佛言：‘长者，汝妇怀妊，是男无疑。其儿生已，福德无比。’尔时，长者闻是语已，生大欢喜，便退还家。尔时，六师闻我玄记，生者必男有大福德，心生嫉妒，以庵罗果和合毒药，持往其家语长者言：‘快哉！瞿昙善说其相。汝妇临月可服此药，服此药已，儿则端正，产者无患。’长者欢

喜，受其毒药与妇令服，服已寻死。六师欢喜，周遍城市高声唱言：‘沙门瞿昙，记彼长者，妇当生男，其儿福德天下无胜。今儿未生，母已丧命。’尔时，长者复于我所生不信心，即依世法殡殓棺盖送至城外，多积干薪以火焚之。我以道眼明见此事，顾命阿难：‘取我衣来，吾欲往彼摧灭邪见。’时毗沙门天告摩尼跋陀大将言：‘如来今欲诣彼冢间，卿可速往平治扫洒安师子座，求妙香华庄严其地。’尔时，六师遥见我往，各相谓言：‘瞿昙沙门至此冢间，欲啖肉耶？’尔时，多有未得法眼诸优婆塞，各怀愧惧而白我言：‘彼妇已死，愿不须往。’尔时，阿难语诸人言：‘且待须臾，如来不久当广开阐诸佛境界。’我时到已坐师子座。长者难言：‘所言无二可名世尊，母已终亡，云何生子？’我言：‘长者，卿于尔时，都不见问母命修短，但问所怀为是男女。诸佛如来发言无二，是故当知，定必得子。’是时死尸火烧腹裂，子从中出端坐火中，犹如鸳鸯处莲华台。六师见已复作是言：‘妖哉！瞿昙，善为幻术。’长者见已，心复欢喜，呵啧六师：‘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于尔时，寻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儿来。’耆婆欲往，六师前牵语耆婆言：‘瞿昙沙门所作幻术未必常尔，或能不能，如其不能脱能烧害，汝今云何信受其言？’耆婆答言：‘如来使入阿鼻地狱，所有猛火尚不能烧，况世间火？’尔时，耆婆前入火聚，犹入清凉大河水中，抱持是儿还诣我所，授儿与我。我受儿已，告长者言：‘一切众生寿命不定如水上泡。众生若有重业果报，火不能烧，毒不能害。是儿业报，非我所作。’时长者言：‘善哉！世尊，是儿若得尽其天命，唯愿如来为立名字。’佛言：‘长者，是儿生于猛火之中，火名树提，应名树提。’尔时，会中见我神化，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六师周遍六城不得停足，惭愧低头，复来至此拘尸那城。既至此已，唱如是言：‘诸人当知，沙门瞿昙是大幻师，诳惑天下遍六大城。譬如幻师幻作四兵，所谓车兵、马兵、象兵、步兵，又复幻作种种璎珞、城郭宫宅、河池树木；沙门瞿昙亦复如是，幻作王身为说法故，或作沙门婆罗门身、男身、女身、小身、大身，或作畜生、鬼神之身，或说无常，或说有常，或时说苦，或时说乐，或说有我，或说无我，或说有净，或说无净，或时说有，或时说无，所为虚妄故名为幻。譬如因子随子得果；瞿昙沙门亦复如是，摩耶所生，母既是幻，子不得非？沙门瞿昙无实知见。诸婆罗门经年积岁，修习苦行，护持禁戒，尚言未有真实知见，何况瞿昙年少学浅，不修苦行，云何而有真实知见？若能具满七年苦行，见犹不多，况所修习不满六年？愚人无智，信受其教，如大幻师诳惑愚者，沙门瞿昙亦复如是。’善男子，如是六师于此城中，大为众生增长邪见。善男子，我见是事心生怜愍，以其神力请召十方诸大菩萨，云集此林周遍弥满四十由旬，今于此中大师子吼。善男子，虽于空处多有所说，则不得名师子吼也；于此智人大众之中，真得名为大师子吼。师子吼者，说一切

法悉无常、苦、无我、不净，唯说如来常乐我净。

“尔时，六师复作是言：‘若瞿昙有我，我亦有我。所言我者，见者名我。瞿昙，譬如有人向中见物，我亦如是，向喻于眼，见者喻我。’佛告六师：‘若言见者名我，是义不然。何以故？汝所引喻因向见者，人在一向，六根俱用。若定有我因眼见者，何不如彼一根之中俱伺诸尘。若一根中不能一时闻见六尘，当知无我。所引向喻，虽经百年，见者因之，所见无异。眼根若尔，年迈根熟，亦应无异。人向异故见内见外，眼根若尔，亦应内外一时俱见。若不见者，云何有我？’六师复言：‘瞿昙，若无我者，谁能见耶？’佛言：‘有色、有明、有心、有眼，是四和合，故名为见。是中实无见者、受者，众生颠倒言有见者及以受者。以是义故，一切众生所见颠倒，诸佛菩萨所见真实。六师若言色是我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色实非我。色若是我，不应而得丑陋形貌，何故复有四姓差别，不悉一种婆罗门耶？何故属他不得自在，诸根缺陋生不具足？何故不作诸天之身，而受地狱、畜生、饿鬼种种诸身？若不能得随意作者，当知必定无有我也。以无我故名为无常，无常故苦，苦故为空，空故颠倒，以颠倒故，一切众生轮转生死。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六师，如来世尊永断色缚乃至识缚，是故名为常乐我净。复次，色者即是因缘，若因缘者则名无我，若无我者名为苦空。如来之身非是因缘，非因缘故则名有我，若有我者即常乐净。’六师复言：‘瞿昙，色亦非我，乃至识亦非我。我者，遍一切处犹如虚空。’佛言：‘若遍有者则不应言我初不见，若初不见则知是见本无今有，若本无今有是名无常，若无常者云何言遍？若遍有者，五道之中应具有身，若有身者应各受报，若各受报，云何而言转受人天？汝言遍者，一耶？多耶？我若一者，则无父子怨亲中人；我若多者，一切众生所有五根悉应平等，所有业慧亦应如是，若如是者，云何说言根有具足、不具足者，善业、恶业，愚智差别？’“瞿昙，众生我者无有边际，法与非法则有分齐。众生修法则得好身，若行非法则得恶身。以是义故，众生业果不得无差。’佛言：‘六师，法与非法若如是者，我则不遍。我若遍者则应悉到，如其到者，修善之人亦应有恶，行恶之人亦应有善。若不尔者，云何言遍？’“瞿昙，譬如一室燃百千灯，各各自明不相妨碍；众生我者亦复如是，修善行恶不相杂合。’“汝等若言我如灯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彼灯之明从缘而有，灯增长故，明亦增长，众生我者则不如是。明从灯出住在异处，众生我者不得如是从身而出住在异处。彼灯光明与闇共住。何以故？如闇室中燃一灯时照则不了，及至多灯乃得明了。若初灯破闇，则不须后灯；若须后灯，当知初明与闇共住。’“瞿昙，若无我者，谁作善恶？’佛言：‘若我作者，云何名常？如其常者，云何而得有时作善，有时作恶？若言有时作善恶者，云何复得言我无边？若我作者，何故而复习行恶法？如其我是作者、知者，何故生疑众生无我？以是义故，外道法中定无有我。若言我者，则是如来。何以故？身无边

故，无疑网故。不作不受故名为常，不生不灭故名为乐，无烦恼垢故名为净，无有十相故名为空，是故如来常乐我净，空无诸相。’诸外道言：‘若言如来常乐我净，无相故空，当知瞿昙所说之法则非空也。是故我今当顶戴受持。’尔时，外道其数无量，于佛法中信心出家。

“善男子，以是因缘故，我于此娑罗双树大师子吼，师子吼者名大涅槃。善男子，东方双者破于无常获得于常，乃至北方双者破于不净而得于净。善男子，此中众生为双树故护娑罗林，不令外人取其枝叶斫截破坏；我亦如是，为四法故，令诸弟子护持佛法。何等为四？常乐我净。此四双树四王典掌，我为四王护持我法，是故于中而般涅槃。善男子，娑罗双树华果常茂，常能利益无量众生；我亦如是，常能利益声闻、缘觉。华者喻我，果者喻乐。以是义故，我于此间娑罗双树入大寂定，大寂定者名大涅槃。”

师子吼言：“世尊，如来何故二月涅槃？”

“善男子，二月名春。春阳之月，万物生长，种植根栽，华果敷荣，江河盈满，百兽孚乳。是时众生多生常想，为破众生如是常心，说一切法悉是无常，唯说如来常住不变。善男子，于六时中，孟冬枯悴，众不爱乐；阳春和液，人所贪爱。为破众生世间乐故，演说常乐。我净亦尔，如来为破世我世净，故说如来真实我净。言二月者，喻于如来二种法身；冬不乐者，智者不乐如来无常入于涅槃；二月乐者，喻于智者爱乐如来常乐我净；种植者，喻诸众生闻法欢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种诸善根；河者，喻于十方诸大菩萨来诣我所，咨受如是大涅槃典；百兽孚乳者，喻我弟子生诸善根；华喻七觉；果喻四果。以是义故，我于二月入大涅槃。”

师子吼言：“如来初生、出家、成道、转妙法轮，皆以八日，何故涅槃独十五日？”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十五日，月无亏盈；诸佛如来亦复如是，入大涅槃，无有亏盈。以是义故，于十五日入般涅槃。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盛满时，有十一事。何等十一？一、能破闇，二、令众生见道非道，三、令众生见道邪正，四、除郁蒸得清凉乐，五、能破坏萤火高心，六、息一切贼盗之想，七、除众生畏恶兽心，八、能开敷优钵罗华，九、合莲华，十、发行人进路之心，十一、令诸众生乐受五欲多获快乐。善男子，如来满月亦复如是：一者、破坏无明大闇，二者、演说正道邪道，三者、开示生死邪崄、涅槃平正，四者、令人远离贪欲瞋恚痴热，五者、破坏外道光明，六者、破坏烦恼结贼，七者、除灭畏五盖心，八者、开敷众生种善根心，九者、覆盖众生五欲之心，十者、发起众生进修趣向大涅槃行，十一者、令诸众生乐修解脱。以是义故，于十五日入大涅槃，而我真实不入涅槃。我弟子中愚痴恶人，定谓如来入于涅槃。譬如母人多有诸子，其母舍行至他国土，未还之顷，诸子各言：‘我母已死。’而是母人实不死也。”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何等比丘能庄严此娑罗双树？”

“善男子，若有比丘受持读诵十二部经，正其文句，通达深义，为人解说初中后善，为欲利益无量众生演说梵行，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阿难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难比丘受持读诵十二部经，为人开说正语正义。犹如泻水置之异器，阿难比丘亦复如是，从佛所闻，如闻传说。”

“善男子，若有比丘得净天眼，见于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如观掌中庵摩勒果，如是比丘亦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阿尼楼驮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尼楼驮天眼见于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乃至中阴，悉能明了，无障碍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少欲知足，心乐寂静，勤行精进，念定慧解，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迦葉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迦葉比丘善修少欲知足等法。”

“善男子，若有比丘为益众生，不为利养，修习通达无诤三昧、圣行、空行，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须菩提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须菩提者善修无诤、圣行、空行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善修神通，一念之中能作种种神通变化，一心一定能作二果，所谓水、火，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目连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目揵连者，善修神通无量变化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善修大智、利智、庄严智、解脱智、甚深智、广智、无边智、无胜智、实智，具足成就如是慧根，于怨亲中心无差别，若闻如来涅槃无常心无忧戚，若闻常住不入涅槃不生欣庆，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舍利弗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舍利弗者善能成就具足如是大智慧故。”

“善男子，若有比丘能说众生悉有佛性，得金刚身无有边际，常乐我净，身心无碍，得八自在，如是比丘则能庄严娑罗双树。”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唯有如来是其人也。何以故？如来之身金刚无边，常乐我净，身心无碍，具八自在故。世尊，唯有如来乃能庄严娑罗双树，如其无者则不端严。惟愿大慈，为庄严故，常住于此娑罗树林。”

佛言：“善男子，一切诸法性无住住，汝云何言愿如来住？善男子，凡言住者，名为色法，从因缘生故名为住，因缘无处故名无住。如来已断一切色缚，云何当言如来住耶？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善男子，住名憍慢，以憍慢故不得解脱，不得解脱故名为住。谁有憍慢？从何处来？是故得名为无住住。如来永断一切憍慢，云何

而言愿如来住？住者名有为法，如来已断有为之法，是故不住。住名空法，如来已断如是空法，是故获得常乐我净，云何而言愿如来住？住者名为二十五有，如来已断二十五有，云何而言愿如来住？住者即是一切凡夫，诸圣无去无来无住，如来已断去来住相，云何言住？夫无住者，名无边身，身无边故，云何而言惟愿如来住娑罗林？若住此林则是有边身，若有边则是无常，如来是常，云何言住？夫无住者名曰虚空，如来之性同于虚空，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金刚三昧，金刚三昧坏一切住，金刚三昧即是如来，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则名为幻，如来同幻，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无始终，如来之性无有始终，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无边法界，无边法界即是如来，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首楞严三昧，首楞严三昧知一切法而无所著，以无著故名首楞严，如来具足首楞严定，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处非处力，如来成就处非处力，云何言住？又无住者名檀波罗蜜，檀波罗蜜若有住者，则不得至尸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以是义故檀波罗蜜名为无住。如来乃至不住般若波罗蜜，云何愿言如来常住娑罗树林？又无住者名修四念处，如来若住四念处者，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不住住。又无住者名无边众生界，如来悉到一切众生无边界分而无所住。又无住者名无屋宅，无屋宅者名为无有，无有者名为无生，无生者名为无死，无死者名为无相，无相者名为无系，无系者名为无著，无著者名为无漏，无漏即善，善即无为，无为者即大涅槃常，大涅槃常者即我，我者即净，净者即乐，常乐我净即是如来。善男子，譬如虚空不住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如来亦尔，不住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

“善男子，若有说言，身口意恶得善果者，无有是处；身口意善得恶果者，亦无是处。若言凡夫得见佛性、十住菩萨不得见者，亦无是处。一阐提辈、犯五逆罪、谤方等经、毁四重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亦无是处。六住菩萨烦恼因缘堕三恶道，亦无是处。菩萨摩诃萨以真女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亦无是处。一阐提常，三宝无常，亦无是处。如来住于拘尸那城，亦无是处。善男子，如来今于此拘尸那城，入大三昧深禅定窟，众不见故，名大涅槃。”

师子吼言：“如来何故入禅定窟？”

“善男子，为欲度脱诸众生故，未种善根令得种故，已种善根得增长故，善果未熟令得熟故，为已熟者说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轻贱善法者令生尊贵故，诸有放逸者令离放逸故，为与文殊师利等诸大香象共论议故，为欲教化乐读诵者深爱禅定故，为以圣行、梵行、天行化众生故，为观不共深法藏故，为欲呵责放逸弟子故。如来常寂犹尚乐定，况汝等辈烦恼未尽而生放逸？为欲呵责诸恶比丘受畜八种不净之物及不少欲、不知足故，为令众生尊重所闻禅定法故，以是因缘入禅定窟。”

师子吼言：“世尊，无相定者名大涅槃，是故涅槃名为无相，以

何因缘名为无相？”

“善男子，无十相故。何等为十？所谓色相、声相、香味触相、生住坏相、男相、女相，是名十相。无如是相，故名无相。善男子，夫著相者则能生痴，痴故生爱，爱故系缚，系缚故受生，生故有死，死故无常。不著相者则不生痴，不生痴故则无有爱，无有爱故则无系缚，无系缚故则不受生，不受生故则无有死，无有死故则名为常。以是义故，涅槃名常。”

师子吼言：“世尊，何等比丘能断十相？”

佛言：“善男子，若有比丘时时修习三种相者，则断十相。时时修习三昧定相，时时修习智慧之相，时时修习舍相，是名三相。”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名为定、慧、舍相？定是三昧者，一切众生皆有三昧，云何方言修习三昧？若心在一境则名三昧，若更余缘则不名三昧。如其不定，非一切智，非一切智云何名定？若以一行得三昧者，其余诸行亦非三昧，若非三昧则非一切智，若非一切智云何名三昧？慧、舍二相亦复如是。”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缘于一境得名三昧，其余诸缘不名三昧，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是余缘亦一境故，行亦如是。又言众生先有三昧不须修者，是亦不然。所以者何？言三昧者，名善三昧，一切众生真实未有，云何而言不须修习？以住如是善三昧中观一切法，名善慧相。不见三昧智慧异相，是名舍相。

“复次，善男子，若取色相，不能观色常无常相，是名三昧；若能观色常无常相，是名慧相；三昧、慧等观一切法，是名舍相。善男子，如善御驾驷迟疾得所，迟疾得所故名舍相；菩萨亦尔，若三昧多者则修习慧，若慧多者则修习三昧，三昧、慧等则名为舍。善男子，十住菩萨智慧力多、三昧力少，是故不得明见佛性。声闻、缘觉三昧力多、智慧力少，以是因缘不见佛性。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见佛性了了无碍，如观掌中庵摩勒果。见佛性者名为舍相。奢摩他者名为能灭，能灭一切烦恼结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调，能调诸根恶不善故。又奢摩他者名曰寂静，能令三业成寂静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远离，能令众生离五欲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清，能清贪欲、瞋恚、愚痴三浊法故。以是义故，故名定相。毗婆舍那名为正见，亦名了见，名为能见，名曰遍见，名次第见，名别相见，是名为慧。忧毕叉者名曰平等，亦名不诤，又名不观，亦名不行，是名为舍。

“善男子，奢摩他者有二种：一者、世间，二、出世间。复有二种：一者、成就，二、不成就。成就者，所谓诸佛菩萨；不成就者，所谓声闻、辟支佛等。复有三种，谓下中上，下者谓诸凡夫，中者声闻、缘觉，上者诸佛菩萨。复有四种：一、退，二、住，三、进，四、能大利益。复有五种，所谓五智三昧。何等为五？一、无食三昧，二、无过三昧，三、身意清净一心三昧，四、因果俱乐三昧，五、常念三昧。复有六种：一、观骨三昧，二、慈三昧，三、观十二

因缘三昧，四、阿那婆那三昧，五、念觉观三昧，六、观生灭三昧。复有七种，所谓七觉分：一、念觉分，二、择法觉分，三、精进觉分，四、喜觉分，五、除觉分，六、定觉分，七、舍觉分。复有七种：一、须陀洹三昧，二、斯陀含三昧，三、阿那含三昧，四、阿罗汉三昧，五、辟支佛三昧，六、菩萨三昧，七、如来觉知三昧。复有八种，谓八解脱三昧：一、内有色相，外观色解脱三昧；二、内无色相，外观色解脱三昧；三、净解脱身证三昧；四、空处解脱三昧；五、识处解脱三昧；六、无所有处解脱三昧；七、非有想非无想处解脱三昧；八、灭尽定解脱三昧。复有九种，所谓九次第定：四禅、四空及灭尽定三昧。复有十种，所谓十一切处三昧。何等为十？一者、地一切处三昧，二者、水一切处三昧，三者、风一切处三昧，四者、青一切处三昧，五者、黄一切处三昧，六者、赤一切处三昧，七者、白一切处三昧，八者、空一切处三昧，九者、识一切处三昧，十者、无所有一切处三昧。复有无数种，所谓诸佛菩萨。善男子，是名三昧相。

“善男子，慧有二种：一者、世间，二、出世间。复有三种：一者、般若，二者、毗婆舍那，三者、阇那。般若者名一切众生，毗婆舍那者一切圣人，阇那者诸佛菩萨。又般若者名为别相，毗婆舍那者名为总相，阇那者名为破相。复有四种，所谓观四真谛。

“善男子，为三事故修奢摩他。何等为三？一者、不放逸故，二者、庄严大智故，三者、得自在故。复次，为三事故修毗婆舍那。何等为三？一者、为观生死恶果报故，二者、为欲增长诸善根故，三者、为破一切诸烦恼故。”

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九

师子吼菩萨品第二十三之五

师子吼言：“世尊，如经中说，若毗婆舍那能破烦恼，何故复修奢摩他耶？”

佛言：“善男子，汝言毗婆舍那破烦恼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有智慧时则无烦恼，有烦恼时则无智慧，云何而言毗婆舍那能破烦恼？善男子，譬如明时无闇，闇时无明。若有说言明能破闇，无有是处。善男子，谁有智慧，谁有烦恼，而言智慧能破烦恼？如其无者，则无所破。善男子，若言智慧能破烦恼，为到故破？不到故破？若不到破者，凡夫众生则应能破。若到故破者，初念应破；若初念不破，后亦不破；若初到便破，是则不到，云何说言智慧能破？若言到与不到而能破者，是义不然。复次，毗婆舍那破烦恼者，为独能破？为伴故破？若独能破，菩萨何故修八正道？若伴故破，当知独则不能破也。若独不能，伴亦不能。如一盲人不能见色，虽伴众盲亦不能见，

毗婆舍那亦复如是。

“善男子，如地坚性、火热性、水湿性、风动性，而地坚性乃至风动性，非因缘作，其性自尔。如四大性，烦恼亦尔，性自是断。若是断者，云何而言智慧能断？以是义故，毗婆舍那决定不能破诸烦恼。善男子，如盐性碱令异物碱，蜜本性甘令异物甘，水本性湿令异物湿；智慧性灭令异法灭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法无灭，云何智慧强能令灭？若言盐碱令异物碱，慧灭亦尔能令异法灭者，是亦不然。何以故？智慧之性念念灭故，若念念灭，云何而言能灭他法？以是义故，智慧之性不破烦恼。

“善男子，一切诸法有二种灭：一者、性灭，二者、毕竟灭。若性灭者，云何而言智慧能灭？若言智慧能灭烦恼，如火烧物，是义不然。何以故？如火烧物，则有遗烬；智慧若尔，应有余烬。如斧伐树，破处可见，智慧若尔，有何可见？慧若能令烦恼离者，如是烦恼应余处现，如诸外道离六大城拘尸城现。若是烦恼不余处现，则知智慧不能令离。

“善男子，一切诸法性若自空，谁能令生？谁能令灭？生异灭异，无造作者。善男子，若修习定，则得如是正智正见。以是义故，我经中说，若有比丘修习定者，能见五阴生灭之相。善男子，若不修定，世间之事尚不能了，况于出世？若无定者，平处颠坠，心缘异法，口宣异言，耳闻异声，心解异义，欲造异字，手书异文，欲行异路，身涉异径。若有修习三昧定者，则大利益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具足二法能大利益：一定、二智。善男子，如刈菅草，执急则断，菩萨摩诃萨修是二法亦复如是。善男子，如拔坚木，先以手动，后则易出；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善男子，如浣垢衣，先以灰汁，后以清水，衣则鲜洁，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先读诵，后则解义，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勇人，先以铠仗牢自庄严，然后御阵，能坏怨贼，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工匠甘鬲盛金，自在随意挠搅融消，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明镜照了面像，菩萨定慧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先平地，然后下种，先从师受，后思惟义，菩萨定慧亦复如是。以是义故，菩萨摩诃萨修是二法能大利益。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是二法，调摄五根，堪忍众苦，所谓饥渴寒热、打掷骂辱、恶兽所啮、蚊虻所螫，常摄其心不令放逸，不为利养行于非法，客尘烦恼所不能污，不为诸邪异见所惑，常能远离诸恶觉观，不久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欲成就利众生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修是二法，四倒暴风不能吹动，如须弥山虽为四风之所吹鼓不能令动；不为外道邪师所拔，如帝释幢不可移转，众邪异术不能诳惑；常受微妙第一安乐，能解如来深秘密义，受乐不欣，逢苦不戚，诸天世人恭敬赞叹，明见生死及非生死，善能了知法界法性，

身有常乐我净之法，是则名为大涅槃乐。

“善男子，定相者名空三昧，慧相者名无愿三昧，舍相者名无相三昧。善男子，若有菩萨摩诃萨善知定时、慧时、舍时及知非时，是名菩萨摩诃萨行菩提道。”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萨知时非时？”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因于受乐生大憍慢，或因说法而生憍慢，或因精勤而生憍慢，或因解义善问答时而生憍慢，或因亲近恶知识故而生憍慢，或因布施所重之物而生憍慢，或因世间善法功德而生憍慢，或因世间豪贵之人所恭敬故而生憍慢，当知尔时，不宜修智，宜应修定，是名菩萨知时非时。若有菩萨勤修精进，未得利益涅槃之乐，以不得故生于悔心，以钝根故不能调伏五情诸根，诸垢烦恼势力盛故自疑戒律，有羸损故，当知尔时，不宜修定，宜应修智，是名菩萨知时非时。善男子，若有菩萨定慧二法不平等者，当知尔时，不宜修舍，二法若等则宜修之，是名菩萨知时非时。善男子，若有菩萨修习定慧起烦恼者，当知尔时，不宜修舍，宜应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舍，是名修舍。善男子，若有菩萨修习如是三法相者，以是因缘得无相涅槃。”

师子吼言：“世尊，无十相故名大涅槃。为无相者，复以何缘，名为无生、无出、无作、屋宅、洲、归、安隐、灭度、涅槃、寂静、无诸病苦、无所有耶？”

佛言：“善男子，无因缘故，故名无生；以无为故，故名无出；无造业故，故名无作；不入五见，故名屋宅；离四瀑水，故名为洲；调众生故，故名归依；坏结贼故，故名安隐；诸结火灭，故名灭度；离觉观故，故名涅槃；远愦闹故，名曰寂静；永断必死，故名无病；一切无故，名无所有。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作是观时，即得明了见于佛性。”

师子吼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成就几法，能见如是无相涅槃至无所有？”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十法，则能明见涅槃无相至无所有。何等为十？

“一者、信心具足。云何名为信心具足？深信佛、法、众僧是常，十方诸佛方便示现，一切众生及一阐提悉有佛性。不信如来生老病死及修苦行，提婆达多真实破僧、出佛身血，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正法灭尽。是名菩萨信心具足。

“二者、净戒具足。云何名为净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萨自言戒净，虽不与彼女人和合，见女人时或共嘲调、言语戏笑，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复有菩萨自言戒净，虽不与彼女人身合、嘲调、戏笑，于壁障外，遥闻女人璎珞环钏种种诸声，心生爱著，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复有菩萨自言戒净，虽复

不与女人和合、言语、嘲调、听其音声，然见男子随逐女时，或见女人随逐男时，便生贪著，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复有菩萨自言戒净，虽复不与女人和合、言语、嘲调、听其音声、见男女相随，然为生天受五欲乐，如是菩萨成就欲法，毁破净戒，污辱梵行，令戒杂秽，不得名为净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萨清净持戒，而不为戒，不为尸罗波罗蜜，不为众生，不为利养，不为菩提，不为涅槃，不为声闻、辟支佛，唯为最上第一义故护持禁戒。善男子，是名菩萨净戒具足。

“三者、亲近诸善知识。善知识者，若有能说信、戒、多闻、布施、智慧，令人受行，是名菩萨善知识也。

“四者、乐于寂静。寂静者，所谓身心寂静，观察诸法甚深法界，是名寂静。

“五者、精进。精进者，所谓系心观四正谛，设头火燃终不放舍，是名精进。

“六者、念具足。念具足者，所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舍，是名念具足。

“七者、软语。软语者，所谓实语、妙语、先意问讯时语、真语，是名软语。

“八者、护法。护法者，所谓爱乐正法，常乐演说，读诵书写，思惟其义，广宣敷扬，令其流布。若见有人书写解说、读诵赞叹、思惟义者，为求资生而供养之，所谓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为护法故不惜身命，是名护法。

“九者、菩萨摩诃萨见有同学同戒有所乏少，转从他乞熏钵、染衣、瞻病所须、衣服、饮食、卧具、房舍而供给之。

“十者、具足智慧。智慧者，所谓观于如来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观法二相，所谓空不空、常无常、乐无乐、我无我、净不净，异法可断异法不可断、异法从缘生异法从缘见、异法从缘果异法非缘果，是名具足智慧。

“善男子，是名菩萨具足十法即能明见涅槃无相。”

师子吼言：“世尊，如佛先告纯陀：‘汝今已得见于佛性，得大涅槃，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义云何？

“世尊，如经中说，若施畜生得百倍报，施一阐提得千倍报，施持戒者百千倍报，若施外道断烦恼者得无量报，施四道向及以四果至辟支佛得无量报，施不退菩萨及最后身诸大菩萨、如来世尊，所得福报无量无边、不可称计、不可思议。纯陀大士若受如是无量报者，是报无尽，何时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经中复说，若人重心造善恶业必得果报，若现世受、若次生受、若后世受。纯陀善业重心作故，当知是业必定受报。若定受报，云何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复得见于佛性？

“世尊，经中复说，施三种人果报无尽：一者、病人，二者、父

母，三者、如来。世尊，经中复说，佛告阿难，一切众生如其无有欲界业者，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色、无色业亦复如是。世尊，如法句偈，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间，无有地方所，脱之不受业。又阿尼楼驮言：‘世尊，我忆往昔以一食施，八万劫中不堕三恶。’世尊，一食之施尚得是报，何况纯陀信心施佛，具足成就檀波罗蜜！世尊，若善果报不可尽者，谤方等经、犯五逆罪、毁四重禁、一阐提罪云何可尽？若不可尽，云何能得见于佛性，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唯有二人能得无量无边功德，不可称计，不可宣说，能竭生死漂流瀑河，降魔怨敌，摧魔胜幢，能转如来无上法轮：一者、善问，二者、善答。善男子，佛十力中，业力最深。善男子，有诸众生于业缘中心轻不信，为度彼故作如是说。

“善男子，一切作业有轻有重，轻重二业复各有二：一者、决定，二、不决定。善男子，或有人言：‘恶业无果。若言恶业定有果者，云何气嘘旃陀罗而得生天？鸯掘摩罗得解脱果？以是义故，当知作业有定得果、不定得果。’我为除断如是邪见故于经中说如是语：‘一切作业无不得果。’

“善男子，或有重业可得作轻，或有轻业可得作重，非一切人，唯有愚智。是故当知，非一切业悉定得果，虽不定得，亦非不得。善男子，一切众生凡有二种：一者、智人，二者、愚人。有智之人以智慧力，能令地狱极重之业现世轻受；愚痴之人，现世轻业地狱重受。”

师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则不应求清净梵行及解脱果。”

佛言：“善男子，若一切业定得果者，则不应求梵行解脱；以不定故，则修梵行及解脱果。

“善男子，若能远离一切恶业则得善果，若远善业则得恶果。若一切业定得果者，则不应求修习圣道，若不修道则无解脱。一切圣人所以修道，为坏定业得轻报故，不定之业无果报故。若一切业定得果者，则不应求修习圣道。若人远离修习圣道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不得解脱得涅槃者，亦无是处。

“善男子，若一切业定得果者，一世所作纯善之业，应当永已常受安乐；一世所作极重恶业，亦应永已受大苦恼。业果若尔，则无修道、解脱、涅槃。人作人受，婆罗门作婆罗门受，若如是者，则不应有下姓下有，人应常人，婆罗门应常婆罗门。小时作业应小时受，不应中年及老时受；老时作恶生地狱中，地狱初身不应便受，应待老时然后乃受。若老时不杀，不应壮年得寿，若无壮寿，云何至老？业无失故。业若无失，云何而有修道、涅槃？

“善男子，业有二种，定以不定。定业有二：一者、报定，二者、时定。或有报定而时不定，缘合则受。或三时受，所谓现受、生受、后受。善男子，若定心作善恶等业，作已深生信心欢喜，若发誓愿供养三宝，是名定业。善男子，智者善根深固难动，是故能令重业

为轻；愚痴之人不善深厚，能令轻业而作重报。以是义故，一切诸业不名决定。菩萨摩诃萨无地狱业，为众生故发大誓愿生地狱中。

“善男子，往昔众生寿百年时，恒沙众生受地狱报。我见是已即发大愿受地狱身，菩萨尔时实无是业，为众生故受地狱果。我于尔时在地狱中经无量岁，为诸罪人广开分别十二部经。诸人闻已，坏恶果报令地狱空，除一阐提。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复次，善男子，是贤劫中无量众生，堕畜生中受恶业果。我见是已复发誓愿，为欲说法度众生故，或作獐、鹿、罴、鸽、猕猴、龙、蛇、金翅、鱼、鳖、狐、兔、牛、马之身。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实无如是畜生恶业，以大愿力为众生故现受是身。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复次，善男子，是贤劫中复有无量无边众生生饿鬼中，或食吐汁、脂肉、脓血、屎尿涕唾，寿命无量百千万岁，初不曾闻浆水之名，况复眼见而得饮也？设遥见水，生意往趣，到则变成猛火脓血。或时不变，则有多人手执矛槊，遮护捉持不令得前。或天降雨，至身成火。是名恶业果报。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实无如是诸恶业果，为化众生令得解脱故，发誓愿受如是身。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于贤劫生屠脍家，畜养鸡猪牛羊，弶猎罗网，渔捕旃陀罗舍，作贼劫盗。菩萨实无如是恶业，为度众生令得解脱，以大愿力受如是身。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是贤劫中复生边地，多作贪欲、瞋恚、愚痴，习行非法，不信三宝后世果报，不能恭敬父母亲老耆旧长宿。善男子，菩萨尔时实无是业，为令众生得解脱故，以大愿力而生其中。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是贤劫中，复受女身、恶身、贪身、瞋身、痴身、妒身、悭身、幼身、诳身、缠盖之身。善男子，菩萨尔时亦无是业，但为众生得解脱故，以大愿力愿生其中。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于贤劫受黄门身、无根、二根及不定根。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实无如是诸恶身业，为令众生得解脱故，以大愿力愿生其中。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于贤劫复习外道尼乾子法，信受其法，无施、无祠、无施祠报、无善恶业、无善恶报、无现在世及未来世、无此无彼、无有圣人、无变化身、无道涅槃。善男子，菩萨实无如是恶业，但为众生令得解脱，以大愿力受是邪法。是名菩萨摩诃萨非现生后受是恶业。

“善男子，我念往昔与提婆达多俱为商主，各各自有五百贾人，为利益故至大海中采取珍宝，恶业缘故，路遇暴风，吹破船舫，伴党死尽。尔时，我与提婆达多不杀果报长寿缘故，为风所吹俱至陆地。

时提婆达多贪惜宝货，生大忧苦，发声啼哭。我时语言：‘提婆达多，不须啼哭。’提婆达多即语我言：‘谛听！谛听！譬如有人贫穷困苦，至冢墓间手捉死尸，而作是言：愿汝今者施我死乐，我当施汝贫穷寿命。尔时，死尸即便起坐，语贫人言：“善男子，贫穷寿命汝自受之，我今甚乐如是死乐，实不欣汝贫穷而生。然我今日既无死乐，兼复贫穷，云何而得不啼哭耶？”’我复慰喻：‘汝且莫愁，今有二珠，价值无数，当分一枚以相惠施。’我即分与，复语之言：‘有命之人能得此宝，如其无命，谁能得耶？’我时疲弊，诣一树下止息眠卧。提婆达多贪心炽盛，为余一珠即生恶心，刺坏我目，劫夺我珠。我时患疮，发声呻号。时有一女来至我所而问我言：‘仁者何故呻号如是？’我即为其广说本事。女人闻已复重问我：‘汝名字何？’我即答言：‘名为实语。’女言：‘云何知汝为实语耶？’我即立誓：‘若我今于提婆达多有恶心者，目当如是永为盲瞎。如其无者，当还得眼。’言已其目平复如故。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说现世报。

“善男子，我念往昔生南天竺富单那城婆罗门家。是时有王，名迦罗富，其性暴恶，憍慢自大，年壮色美，耽著五欲。我于尔时为度众生，在彼城外寂默禅思。尔时，彼王春木华敷，与其眷属宫人婇女出城游观，在树林下五欲自娱。其诸婇女舍王游戏遂至我所。我时欲为断彼贪故而为说法。时王寻来，即见我时便生恶心，而问我言：‘汝今已得罗汉果耶？’我言：‘不得。’复言：‘获得不还果耶？’我言：‘不得。’复作是言：‘汝今若未得是二果，则为具足贪欲烦恼，云何自恣观我女人？’我即答言：‘大王当知，我今虽未断贪欲结，然其内心实无贪著。’王言：‘痴人，世有诸仙服气食果，见色犹贪，况汝盛年未断贪欲，云何见色而当不著？’我言：‘大王，见色不著，实不因于服气食果，皆由系心无常不净。’王言：‘若有轻他而生诽谤，云何得名修持净戒？’我言：‘大王，若有妒心则有诽谤，我无妒心，云何言谤？’王言：‘大德，云何名戒？’‘大王，忍名为戒。’王言：‘若忍是戒者，当截汝耳！若能忍者，知汝持戒。’即截其耳。时我被截颜色不变。时王群臣见是事已，即谏王言：‘如是大士不应加害。’王告诸臣：‘汝等云何知是大士？’诸臣答言：‘见受苦时容色不变。’王复语言：‘我当更试知变不变？’即劓其鼻，刖其手足。尔时，菩萨已于无量无边世中，修习慈悲愍苦众生。时四天王心怀瞋忿，雨沙砾石。王见是已，心大怖畏，复至我所长跪而言：‘唯愿哀愍，听我忏悔。’我言：‘大王，我心无瞋，亦如无贪。’王言：‘大德，云何得知心无瞋恨？’我即立誓：‘我若真实无瞋恨者，令我此身平复如故。’发是愿已，身即平复。是名菩萨摩诃萨说现世报。

“善男子，善业生报、后报，及不善业，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诸业悉得现报。不善恶业得现报者，如王作恶，天降恶雨，亦如有人示猎师罴处及宝色鹿，其手堕落，是名恶业现受果报。生报者，如一阐提、犯四重禁及五逆罪。后报者，

如持戒人深发誓愿：‘愿未来世常得如是净戒之身。若有众生寿百年时、八十年时，于中当作转轮圣王教化众生。’

“善男子，若业定得现世报者，则不能得生报、后报。菩萨摩诃萨修三十二大人相业，则不能得现世报也。若业不得三种报者，是名不定。善男子，若言诸业定得报者，则不得有修习梵行、解脱、涅槃。当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眷属。若言诸业有定不定，定者，现报、生报、后报；不定者，缘合则受，不合不受，以是义故，应有梵行、解脱、涅槃。当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眷属。

“善男子，一切众生不定业多，决定业少。以是义故，有修习道；修习道故，决定重业可使轻受，不定之业非生报受。善男子，有二种人：一者、不定作定报，现报作生报，轻报作重报，应人中受在地狱受；二者、定作不定，应生受者回为现受，重报作轻，应地狱受人中轻受。如是二人，一愚二智，智者为轻，愚者令重。善男子，譬如二人于王有罪，眷属多者其罪则轻，眷属少者应轻更重；愚智之人亦复如是，智者善业多故重则轻受，愚者善业少故轻则重受。善男子，譬如二人，一则肥壮，一则羸瘦，俱没深泥，肥壮能出，羸者则没。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服毒，一有咒力及阿伽陀，一者无有，有咒药者毒不能伤，无咒药者服时即死。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多饮浆，一火势盛，一则微弱，火势多者则能消化，火势弱者则为其患。善男子，譬如二人为王所系，一有智慧，一则愚痴，其有智者则能得脱，愚痴之人无有脱期。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涉险路，一则有目，一则盲瞽，有目之人直过无患，盲者坠落堕深坑险。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饮酒，一则多饮，一则少饮，其多饮者饮则无患，其少饮者饮则成患。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敌怨阵，一则铠仗具足庄严，一则自身，其有仗者能破怨敌，其自身者不能自勉。复有二人粪秽污衣，一觉寻浣，一觉不浣，其寻浣者衣则净洁，其不浣者垢秽日增。复有二人俱共乘车，一有辐轴，一无辐轴，有辐轴者随意而去，无辐轴者则不移处。复有二人俱行旷路，一有资粮，一则空往，有资粮者则得度险，其空往者则不能过。复有二人为贼所劫，一有宝藏，一则无藏，有宝藏者心无忧戚，其无藏者心则愁恼。愚智之人亦复如是，有善藏者重业轻受，无善藏者轻业重受。”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非一切业悉得定果，亦非一切众生定受。世尊，云何众生令现轻报地狱重受，地狱重报现世轻受？”

佛言：“一切众生凡有二种：一者、有智，二者、愚痴。若能修习身、戒、心、慧，是名智者；若不能修身、戒、心、慧，是名愚痴。云何名为不修习身？若不能摄五情诸根，名不修身；不能受持七种净戒，名不修戒；不调心故，名不修心；不修圣行，名不修慧。复次，不修身者，不能具足清净戒体；不修戒者，受畜八种不净之物；不修心者，不能修习三种相故；不修慧者，不修梵行故。复次，不修

身者，不能观身，不能观色及观色相，不观身相，不知身数，不知是身从此到彼，于非身中而生身相，于非色中而作色相，是故贪著我身身数，名不修身；不修戒者，若受下戒不名修戒，受持边戒，为自利戒，为自调戒，不能普为安乐众生，非为护持无上正法，为生天上受五欲乐，不名修戒；不修心者，若心散乱，不能专一守自境界，自境界者谓四念处，他境界者所谓五欲，若不能修四念处者，名不修心；于恶业中不善护心，名不修慧。复次，不修身者，不能深观是身无常，无住危脆，念念灭坏，是魔境界；不修戒者，不能具足尸波罗蜜；不修心者，不能具足禅波罗蜜；不修慧者，不能具足般若波罗蜜。复次，不修身者，贪著我身及我所身，我身常恒无有变易；不修戒者，为自身故作十恶业；不修心者，于恶业中不能摄心；不修慧者，以不摄心不能分别善恶等法。复次，不修身者，不断我见；不修戒者，不断戒取；不修心者，作贪瞋业趣向地狱；不修慧者，不断痴心。复次，不修身者，不能观身，虽无过咎而常是怨。

“善男子，譬如男子，有怨常逐伺求其便，智者觉已系心慎护，若不慎护则为所害；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常以饮食冷暖将养，若不如是将护守慎即当散坏。善男子，如婆罗门奉事火天，常以香华、赞叹、礼拜、供养承事期满百年，若一触时寻烧人手，是火虽得如是供养，终无一念报事者恩；一切众生身亦如是，虽于多年以好香华、璎珞、衣服、饮食、卧具、病瘦医药而供给之，若遇内外诸恶因缘即时灭坏，都不忆念往日供给衣食之恩。善男子，譬如有王，畜四毒蛇置之一箧，以付一人仰令瞻养，是四蛇中设一生瞋则能害人，是人恐怖常求饮食随时守护；一切众生四大毒蛇亦复如是，若一大瞋则能坏身。善男子，如人久病，应当至心求医疗治，若不勤救必死不疑；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常应摄心不令放逸，若放逸者即便灭坏。善男子，譬如坏瓶，不耐风雨、打掷、捶压；一切众生身亦如是，不耐饥渴、寒热、风雨、打系恶骂。善男子，如痈未熟，常当善护不令人触，设有触者即大苦痛；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骡怀妊自害其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内有风冷，身即受苦。善男子，譬如芭蕉生实则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善男子，亦如芭蕉内无坚实，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蛇鼠狼，各各相于常生怨心，众生四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鹅王，不乐冢墓；菩萨亦尔，于身冢墓亦不贪乐。善男子，如旃陀罗，七世相继不舍其业，是故为人之所轻贱；是身种子亦复如是，种子精血究竟不净，以不净故诸佛菩萨之所轻呵。善男子，是身不如摩罗耶山生于栴檀，亦不能生优钵罗华、芬陀利华、瞻婆华、摩差迦华、婆师迦华，九孔常流脓血不净，生处臭秽丑陋可恶，常与诸虫共在一处。善男子，譬如世间，虽有上妙清净园林，死尸至中则为不净，众共舍之不生爱著；色界亦尔，虽复净妙，以有身故，诸佛菩萨悉共舍之。善男子，若有不能作如是观，名不修身。

“不修戒者，善男子，若不能观，戒是一切善法梯橙，亦是一切

善法根本；如地悉是一切树木所生之本，是诸善根之导首也；如彼商主导众商人，戒是一切善法胜幢；如天帝释所立胜幢，戒能永断一切恶业及三恶道，能疗恶病犹如药树；戒是生死险道资粮；戒是摧结破贼铠仗；戒是灭结毒蛇良咒；戒是度恶业行桥梁。若有不能如是观者，名不修戒。

“不修心者，不能观心，轻躁动转难捉难调，驰骋奔逸如大恶象，念念迅速如彼电光，躁扰不住犹如猕猴，如幻如炎，乃是一切诸恶根本，五欲难满如火获薪，亦如大海吞受诸流，如曼陀山草木滋多；不能观察生死虚妄，耽惑致患如鱼吞钩，常先引导诸业随从，犹如贝母引导诸子，贪著五欲，不乐涅槃，如驼食蜜乃至于死不顾刍草；深著现乐，不观后过，如牛贪苗不惧杖楚，驰骋周遍二十五有，犹如疾风吹兜罗茸；所不应求，求无厌足，如无智人求无热火；常乐生死，不乐解脱，如纴婆虫乐纴婆树；迷惑爱著生死臭秽，犹如狱囚乐狱卒女，亦如厕猪乐处不净。若有不能如是观者，名不修心。

“不修慧者，不观智慧有大势力，如金翅鸟能坏恶业，坏无明闇犹如日光，能拔阴树如水漂物，焚烧邪见犹如猛火。慧是一切善法根本，佛菩萨母之种子也。若有不能如是观者，不名修慧。

“善男子，第一义中，若见身、身相、身因、身果、身聚、身一身二、此身彼身、身灭身等、身修修者，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身。善男子，若见戒、戒相、戒因、戒果、上戒、下戒、戒聚、戒一戒二、此戒彼戒、戒灭、戒等、戒修修者、戒波罗蜜，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戒。若见心、心相、心因、心果、心聚、心及心数、心一心二、此心彼心、心灭、心等、心修修者、上中下心、善心、恶心，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心。善男子，若见慧、慧相、慧因、慧果、慧聚、慧一慧二、此慧彼慧、慧灭、慧等、上中下慧、钝慧、利慧、慧修修者，若有如是见者，名不修慧。

“善男子，若有不修身、戒、心、慧，如是之人，于小恶业得大恶报。以恐怖故，常生是念：‘我属地狱，作地狱行。’虽闻智者说地狱苦，常作是念：‘如铁打铁、石还打石、木自打木、火虫乐火，地狱之身还似地狱，若似地狱，有何苦事？’譬如苍蝇，为唾所粘不能得出；是人亦尔，于小罪中不能自出，心初无悔，不能修善，覆藏瑕疵，虽有过去一切善业，悉为是罪之所垢污。是人所有现受轻报，转为地狱极重恶果。善男子，如小器水置盐一升，其味碱苦，难可得饮，是人罪业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负他一钱，不能偿故，身被系缚多受众苦，是人罪业亦复如是。”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是人何故令现轻报转地狱受？”

佛言：“善男子，一切众生若具五事，令现轻报转地狱受。何等为五？一者、愚痴故，二者、善根微少故，三者、恶业深重故，四者、不忏悔故，五者、不修本善业故。复有五事：一者、修习恶业故，二者、无戒财故，三者、远离诸善根故，四者、不修身戒心慧

故，五者、亲近恶知识故。善男子，是故能令现世轻报地狱重受。”

师子吼言：“世尊，何等人能转地狱报现世轻受？”

“善男子，若有修习身、戒、心、慧，如先所说，能观诸法同如虚空，不见智慧，不见智者，不见愚痴，不见愚者，不见修习及修习者，是名智者。如是之人则能修习身、戒、心、慧，是人能令地狱果报现世轻受。是人设作极重恶业，思惟观察能令轻微，作是念言：‘我业虽重，不如善业。’譬如叠华虽复百斤，终不能敌真金一两；如恒河中投一升盐，水无碱味，饮者不觉；如巨富者，虽多负人千万宝物，无能系缚令其受苦；如大香象能坏铁锁自在而去。智慧之人亦复如是，常思惟言：‘我善力多，恶业羸弱。我能发露忏悔除恶，能修智慧，智慧力多，无明力少。’如是念已，亲近善友，修习正见，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见有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之者，心生恭敬，兼以衣食、房舍、卧具、病药、华香而供养之，赞叹尊重，所至到处称说其善，不说其短，供养三宝，敬信方等《大涅槃经》、如来常恒无有变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人能令地狱重报现世轻受。善男子，以是义故，非一切业悉有定果，亦非一切众生定受。”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

师子吼菩萨品第二十三之六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若一切业不定得果，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应当修习八圣道者，何因缘故，一切众生悉不得是大般涅槃？世尊，若一切众生有佛性者，即当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须修习八圣道耶？世尊，如此经中说有病人，若得医药及瞻病人随病饮食，若使不得，皆悉除差；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若遇声闻及辟支佛、诸佛菩萨、诸善知识，若闻说法修习圣道，若不遇不闻不修习道，悉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譬如日月无有能遮令不得至頞多山边，四大河水不至大海，一阐提等不至地狱；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无有能遮令不得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以是义故，一切众生不须修道，以佛性力故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修习圣道力故。世尊，若一阐提、犯四重禁、五逆罪等，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须修习，以因佛性定当得故，非因修习然后得也。世尊，譬如磁石，去铁虽远，以其力故铁则随著；众生佛性亦复如是，是故不须勤修习道。”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恒河边有七种人，若为洗浴，恐畏寇贼，或为采华，则入河中。第一人者，入水则没。何以故？羸无势力，不习浮故。第二人者，虽没还出，出已复没。何以故？身力大故则能还出，不习浮故出已还没。第三人者，没已即出，出更不没。何以故？身重故没，力大故出，先习浮故出已即住。第四人者，

入已便没，没已还出，出已即住，遍观四方。何以故？重故则没，力大故还出，习浮则住，不知出处故观四方。第五人者，入已即没，没已还出，出已即住，住已观方，观已即去。何以故？为怖畏故。第六人者，入已即去，浅处则住。何以故？观贼近远故。第七人者，既至彼岸，登上大山无复恐怖，离诸怨贼受大快乐。

“善男子，生死大河亦复如是，有七种人畏烦恼贼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出家剃发，身被法服。既出家已亲近恶友，随顺其教，听受邪法，所谓众生身者即是五阴，五阴者即名五大，众生若死永断五大，断五大故，何须修习善恶诸业？是故当知无有善恶及善恶报，如是则名一阐提也。一阐提者名断善根，断善根故，没生死河不能得出。何以故？恶业重故，无信力故，如恒河边第一人也。善男子，一阐提辈有六因缘，没三恶道不能得出。何等为六？一者、恶心炽盛故，二者、不见后世故，三者、乐习烦恼故，四者、远离善根故，五者、恶业障隔故，六者、亲近恶知识故。复有五事没三恶道。何等为五？一者、于比丘边作非法故，二者、比丘尼边作非法故，三者、自在用僧祇物故，四者、母边作非法故，五者、于五部僧互生是非故。复有五事没三恶道。何等为五？一者、常说无善恶果故，二者、杀发菩提心众生故，三者、喜说法师过失故，四者、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故，五者、为求法过而听受故。复有三事没三恶道。何等为三？一、谓如来无常永灭，二、谓正法无常迁变，三、谓僧宝可灭坏故。是故常没三恶道中。

“第二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没不能出。所言出者，亲近善友则得信心。信心者，信施施果，信善善果，信恶恶果，信生死苦无常败坏，是名为信。以得信心，修习净戒，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常行惠施，善修智慧。以钝根故复遇恶友，不能修习身、戒、心、慧，听受邪法。或值恶时，处恶国土，断诸善根。断善根故常没生死，如恒河边第二人也。

“第三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沉没。亲近善友，得名为出。信于如来是一切智常恒无变，为众生故说无上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非灭，法僧亦尔无有灭坏；一阐提等不断其法，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当远离然后乃得。以信心故，修习净戒，修净戒已，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诸众生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如恒河边第三人也。

“第四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沉没。亲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为出。得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遍观四方。四方者，四沙门果。如恒河边第四人也。

“第五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沉没。亲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为出。以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

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无退转已即便前进。前进者谓辟支佛，虽能自渡，不及众生，是名为去，如恒河边第五人也。

“第六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沉没。亲近善友，获得信心，得信心故名之为出。以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无退转已即复前进遂到浅处，到浅处已即住不去。住不去者所谓菩萨，为欲度脱诸众生故住观烦恼，如恒河边第六人也。

“第七人者，发意欲渡生死大河，断善根故，于中沉没。亲近善友，获得信心，得信心已是名为出。以信心故，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为众生故广宣流布，乐于惠施，修习智慧。以利根故，坚住信慧，心无退转，无退转已即便前进，既前进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离诸恐怖，多受安乐。善男子，彼岸山者；喻于如来；受安乐者，喻佛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

“善男子，是恒河边如是诸人，悉具手足而不能渡。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实有佛宝、法宝、僧宝，如来常说诸法要义，有八圣道、大般涅槃，而诸众生悉不能得。此非我咎，亦非圣道众生等过，当知悉是烦恼过恶。以是义故，一切众生不得涅槃。善男子，譬如良医知病说药，病者不服，非医咎也。善男子，如有施主以其所有施一切人，有不受者，非施主咎。善男子，譬如日出，幽冥皆明，盲瞽之人不见道路，非日过也。善男子，如恒河水能除渴乏，渴者不饮，非水咎也。善男子，譬如大地，普生果实平等无二，农夫不种，非地过也。善男子，如来普为一切众生广开分别十二部经，众生不受，非如来咎。善男子，若修道者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汝言众生悉有佛性，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磁石者。善哉！善哉！以有佛性因缘力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言不须修圣道者，是义不然。善男子，譬如有人行于旷野，渴乏遇井，其井极深，虽不见水，当知必有，是人方便求觅罐绠汲取则见；佛性亦尔，一切众生虽复有之，要须修习无漏圣道然后得见。善男子，如有胡麻则得见油，离诸方便则不得见，甘蔗亦尔。善男子，如三十三天、北郁单越，虽是有法，若无善业神通道力则不能见，地中草根及地下水，以地覆故，众生不见；佛性亦尔，不修圣道故不得见。

“善男子，如汝所说，世有病人，若遇瞻病、良医、好药、随病饮食，及以不遇，悉得差者。善男子，我为六住诸菩萨等说如是义。善男子，譬如虚空，于诸众生非内非外，非内外故亦无挂碍，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财在异方，虽不现前随意受用，有人问之则言我许。何以故？以定有故。众生佛性亦复如是，非此非彼，以定得故言一切有。善男子，譬如众生造作诸业，若善若恶，非内非外，如是业性非有非无，亦复非是本无今有，非无因出，非此作此

受、此作彼受、彼作彼受、无作无受，时节和合而得果报；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亦复非是本无今有，非内非外、非有非无、非此非彼，非余处来，非无因缘，亦非一切众生不见，有诸菩萨时节因缘和合得见。时节者，所谓十住菩萨摩诃萨修八圣道，于诸众生得平等心，尔时得见，不名为作。

“善男子，汝言如磁石者，是义不然。何以故？石不吸铁。所以者何？无心业故。善男子，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无有作者，无有坏者。善男子，犹如猛火不能焚薪，火出薪坏名为焚薪。善男子，譬如葵藿随日而转，而是葵藿亦无敬心，无识无业，异法性故而自回转。善男子，如芭蕉树因雷增长，是树无耳、无心意识，异法有故异法增长，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如阿叔迦树，女人摩触，华为之出，是树无心，亦无觉触，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如橘得尸，果则滋多，而是橘树无心无触，异法有故异法滋多，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如安石榴，塼骨粪故，果实繁茂，安石榴树亦无心触，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善男子，磁石吸铁亦复如是，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坏。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不能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无明不能吸取诸行，行亦不能吸取识也，亦得名为无明缘行，行缘于识。有佛无佛，法界常住。

“善男子，若言佛性住众生中者。善男子，常法无住，若有住处即是无常。善男子，如十二因缘无定住处，若有住处，十二因缘不得名常；如来法身亦无住处，法界、法入、法阴、虚空悉无住处，佛性亦尔，都无住处。善男子，譬如四大，力虽均等，有坚、有热、有湿、有动、有重、有轻、有赤、有白、有黄、有黑，而是四大亦无有业，异法界故各不相似；佛性亦尔，异法界故时至则现。善男子，一切众生不退佛性故名之为有，阿毗跋致故，以当有故，决定得故，定当见故，是故名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譬如有王告一大臣：‘汝牵一象以示盲者。’尔时，大臣受王敕已，多集众盲，以象示之。时彼众盲各以手触，大臣即还而白王言：‘臣已示竟。’尔时，大王即唤众盲，各各问言：‘汝见象耶？’众盲各言：‘我已得见。’王言：‘象为何类？’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莱茯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善男子，如彼众盲不说象体亦非不说，若是众相悉非象者，离是之外更无别象。善男子，王喻如来应正遍知，臣喻方等《大涅槃经》，象喻佛性，盲喻一切无明众生。是诸众生闻佛说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虽灭，次第相续，是故获得无上如来三十二相如来色常。如来色者常不断故，是故说色名为佛性。譬如真金，质虽迁变，色常不异，或时作钏、作钗、作盘，然其黄色初无改易；众生佛性亦复如是，质虽无常而色是常。以是故说色为佛性。’或

有说言：‘受是佛性。何以故？受因缘故获得如来真实之乐。如来受者，谓毕竟受、第一义受。众生受性虽复无常，然其次第相续不断，是故获得如来常受。譬如有人姓憍尸迦，人虽无常而姓是常，经千万世无有改易，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受为佛性。’又有说言：‘想是佛性。何以故？想因缘故获得如来真实之想。如来想者，名无想想。无想想者，非众生想，非男女想，亦非色受想、行识想，非想断想。众生之想虽复无常，以想次第相续不断故，得如来常恒之想。善男子，譬如众生十二因缘，众生虽灭而因缘常，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想为佛性。’又有说言：‘行为佛性。何以故？行名寿命，寿因缘故，获得如来常住寿命。众生寿命虽复无常，而寿次第相续不断，故得如来真实常寿。善男子，譬如十二部经，听者说者虽复无常，而是经典常存不变，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行为佛性。’又有说言：‘识为佛性。识因缘故获得如来平等之心。众生意识虽复无常，而识次第相续不断故，得如来真实常心。如火热性，火虽无常，热非无常，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识为佛性。’又有说言：‘离阴有我，我是佛性。何以故？我因缘故获得如来八自在我。’有诸外道说言：‘去来见闻悲喜语说为我。’如是我相虽复无常，而如来我真实是常。善男子，如阴、入、界，虽复无常而名是常，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说象，虽不得实，非不说象；说佛性者亦复如是，非即六法，不离六法。善男子，是故我说众生佛性，非色不离色乃至非我不离我。

“善男子，有诸外道，虽说有我而实无我。众生我者即是五阴，离阴之外，更无别我。善男子，譬如茎叶须台合为莲华，离是之外，更无别华，众生我者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墙壁草木和合名之为舍，离是之外，更无别舍；如佉陀罗树、波罗奢树、尼拘陀树、郁昙钵树和合为林，离是之外，更无别林；譬如车兵、象马步兵和合为军，离是之外，更无别军；譬如五色杂綖和合名之为绮，离是之外，更无别绮；如四姓和合名为大众，离是之外，更无别众；众生我者亦复如是，离五阴外，更无别我。善男子，如来常住则名为我，如来法身无边无碍，不生不灭，得八自在，是名为我。众生真实无如是我及以我所，但以必定当得毕竟第一义空，故名佛性。

“善男子，大慈大悲名为佛性。何以故？大慈大悲，常随菩萨如影随形，一切众生必定当得大慈大悲，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慈大悲者名为佛性，佛性者名为如来。大喜大舍名为佛性。何以故？菩萨摩诃萨若不能舍二十五有，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诸众生必当得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喜大舍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大信心。何以故？以信心故，菩萨摩诃萨则能具足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一切众生必定当得大信心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信心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一子地。何以故？以一子地因缘故，菩萨则于一切众生

得平等心；一切众生必定当得一子地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子地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第四力。何以故？以第四力因缘故，菩萨则能教化众生；一切众生必定当得第四力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第四力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十二因缘。何以故？以因缘故如来常住；一切众生定有如是十二因缘，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十二因缘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四无碍智，以四无碍因缘故说字义无碍，字义无碍故能化众生。四无碍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佛性者名顶三昧，以修如是顶三昧故，则能总摄一切佛法，是故说言顶三昧者名为佛性。十住菩萨修是三昧未得具足，虽见佛性而不明了；一切众生必定得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善男子，如上所说种种诸法，一切众生定当得故，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善男子，我若说色是佛性者，众生闻已则生邪倒，以邪倒故命终则生阿鼻地狱。如来说法为断地狱，是故不说色是佛性，乃至说识亦复如是。

“善男子，若诸众生了佛性者则不须修道，十住菩萨修八圣道少见佛性，况不修者而得见耶？善男子，如文殊师利诸菩萨等，已无量世修习圣道了知佛性，云何声闻、辟支佛等能知佛性？若诸众生欲得了了知佛性者，应当一心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涅槃经，见有受持乃至赞叹如是经者，应当以好房舍、衣服、饮食、卧具、病瘦医药而供给之，兼复赞叹礼拜问讯。善男子，若有已于过去无量无边世中，亲近供养无量诸佛深种善根，然后乃得闻是经名。善男子，佛性不可思议，佛法僧宝亦不可思议，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而不能知，是亦不可思议，如来常乐我净之法亦不可思议，一切众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经》亦不可思议。”

师子吼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一切众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经》不可思议者。世尊，是大众中有八万五千亿人，于是经中不生信心。是故有能信是经者，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如是诸人于未来世，亦当定得信是经典，见于佛性，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师子吼言：“世尊，云何不退菩萨自知决定有不退心？”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当以苦行自试其心，日食一胡麻，经一七日，粳米、绿豆、麻子、粟[序-予＋禾]及以白豆亦复如是。各一七日食一麻时，作是思惟：‘如是苦行都无利益，无利益事尚能为之，况有利益而当不作？于无利益，心能堪忍，不退不转，是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等日修苦行时，一切皮肉消瘦皱减，如断生瓠置之日中，其目却陷如井底星，肉尽肋出如朽草屋，脊骨连现如重线塼，所坐之处如马蹄迹，欲坐则伏，欲起则偃。虽受如是无利益苦，然不退于菩提之心。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为破众苦施安乐故，乃至能舍内外财物及其身命如弃刍草。若能不惜是身命者，如是菩萨自知必定有不

退心：‘我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菩萨为法因缘，剜身为灯，氎缠皮肉，酥油灌之，烧以为炷。菩萨尔时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于地狱苦，百千万分犹未及一。汝于无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恼都无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轻苦，云何而能于地狱中救苦众生？’菩萨摩诃萨作是观时，身不觉苦，其心不退不动不转。菩萨尔时应深自知：‘我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菩萨尔时具足烦恼未有断者，为法因缘能以头目髓脑手足血肉施人，以钉钉身，投岩赴火。菩萨尔时，虽受如是无量众苦，若心不退不动不转，菩萨当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为破一切众生苦恼，愿作粗大畜生之身，以身血肉施于众生。众生取时，复生怜愍，菩萨尔时闭气不喘示作死相，令彼取者不生杀害疑网之想。菩萨虽受畜生之身，终不造作畜生之业。何以故？善男子，菩萨既得不退心已，终不造作三恶道业。菩萨摩诃萨若未来世有微尘等恶业果报不定受者，以大愿力为众生故而悉受之。譬如病人为鬼所著藏隐身中，以咒力故即时相现，或语、或喜、或瞋、或骂、或啼、或哭，菩萨摩诃萨未来之世三恶道业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受熊身时，常为众生演说正法；或受迦宾阇罗鸟身，为诸众生说正法故；受瞿陀身、鹿身、兔身、象身、羖羊、猕猴、白鸽、金翅鸟、龙蛇之身，受如是等畜生身时，终不造作畜生恶业，常为其余畜生众生演说正法，令彼闻法速得转离畜生身故。菩萨尔时虽受畜身，不作恶业，当知必定有不退心。

“菩萨摩诃萨于饥馑世见饿众生，作龟鱼身无量由旬，复作是愿：‘愿诸众生取我肉时，随取随生，因食我肉离饥渴苦，一切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发愿：‘若有因我离饥渴者，未来之世速得远离二十五有饥渴之患。’菩萨摩诃萨受如是苦心不退者，当知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菩萨于疾疫世见病苦者，作是思惟：‘如药树王，若有病者，取根、取茎、取枝、取叶、取华、取果、取皮、取肤，悉得愈病。愿我此身亦复如是，若有病者闻声触身，服食血肉乃至骨髓，病悉除愈。愿诸众生食我肉时，不生恶心，如食子肉。我治病已常为说法，愿彼信受，思惟转教。’复次，善男子，菩萨具足烦恼虽受身苦，其心不退不动不转，当知必定得不退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为鬼所病，菩萨见已即作是言：‘愿作鬼身、大身、健身、多眷属身，使彼闻见，病得除愈。’菩萨摩诃萨为众生故，勤修苦行，虽有烦恼不污其心。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虽复修行六波罗蜜，亦复不求六度之果。修行无上六波罗蜜时，作是愿言：‘我今以此六波罗蜜施一一众生，一一众生受我施已，悉令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亦自为六波罗蜜勤修苦行，受诸苦恼。当受苦时，愿我不退菩提之心。’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作是愿时，是名不退菩提之相。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不可思议。何以故？菩萨摩诃萨深知生死多诸罪过，观大涅槃有大功德，为诸众生处在生死，受种种苦，心无退转，是名菩萨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无有因缘而生怜愍，实不受恩而常施恩，虽施于恩而不求报，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善男子，或有众生为自利益修诸苦行；菩萨摩诃萨为利他故修行苦行，是名自利，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具足烦恼，为坏怨亲，所受诸苦修平等心，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若见诸恶不善众生，若呵责、若软语、若驱摈、若纵舍，有恶性者现为软语，有憍慢者现为大慢，而其内心实无憍慢，是名菩萨方便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具足烦恼，少财物时来求者多，心不迮小，是名菩萨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于佛出时知佛功德，为众生故，于无佛处受边地身，如盲、如聋、如跛、如癖，是名菩萨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深知众生所有罪过，为度脱故，常与共行，虽随其意，罪垢不污，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了了知见无众生相，无烦恼污，无修习道离烦恼者，虽为菩提无菩提行，亦无成就菩提行者，无有受苦及破苦者，而亦能为众生坏苦行菩提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复次，菩萨受后边身处兜率天，是亦名为不可思议。何以故？兜率陀天欲界中胜，在下天者其心放逸，在上天者诸根闇钝，是故名胜。修施、修戒得上下身，修施、戒、定得兜率身。一切菩萨毁呰诸有，破坏诸有，终不造作兜率天业受彼天身。何以故？菩萨若处其余诸有，亦能教化成就众生。实无欲心而生欲界，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生兜率天，有三事胜：一者、命，二者、色，三者、名。菩萨摩诃萨实不求于命、色、名称，虽无求心而所得胜。菩萨摩诃萨深乐涅槃，然有因亦胜，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如是三事虽胜诸天，而诸天等于菩萨所，终不生于瞋心、妒心、憍慢之心，常生喜心。菩萨于天亦不憍慢，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不造命业，而于彼天毕竟寿命，是名命胜。亦无色业而妙色身光明遍满，是名色胜。菩萨摩诃萨处彼天宫，不乐五欲，唯为法事，是故名称充满十方，是名名胜，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下兜率天，是时大地六种震动，是故复名不可思议。何以故？菩萨下时，欲、色诸天悉来侍送，发大音声赞叹菩萨，以口风气故令地动。复有菩萨人中象王，人中象王名为龙王，龙王初入胎时，有诸龙王在此地下或怖或寤，是故大地六种震动，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菩萨摩诃萨知入胎时、住时、出时，知父知母，不净不污，如帝释发青色宝珠，是故复名不可思议。

“善男子，《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不可思议。善男子，譬如大海有八不思议。何等为八？一者、渐渐转深，二者、深难得底，三者、同一碱味，四者、潮不过限，五者、有种种宝藏，六者、大身众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尸，八者、一切万流大雨投之不增不减。善男子，渐渐转深有三事。何等为三？一、众生福力，二者、顺风而行，三者、河水入故。乃至不增不减亦各有三。是大涅槃微妙经典亦复如是，有八不可思议：

“一、渐渐深。所谓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菩萨戒，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是涅槃经说是等法是名渐渐深，是故此经名渐渐深。

“二者、深难得底。如来世尊不生不灭，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转法轮，不食不受，不行惠施，是故名为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非色不离于色，非受想行识乃至不离于识，是常可见，了因非作因。须陀洹乃至辟支佛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烦恼，亦无住处，虽无烦恼不名为常，是故名深。复有甚深，于是经中，或时说我、或说无我，或时说常、或说无常，或时说净、或说不净，或时说乐、或时说苦，或时说空、或说不空，或说一切有、或说一切无，或说三乘、或说一乘，或说五阴即是佛性、金刚三昧及以中道、首楞严三昧、十二因缘、第一义空。慈悲平等于诸众生，顶智信心知诸根力，一切法中无挂碍智，虽有佛性不说决定，是故名深。

“三者、一味。一切众生同有佛性，皆同一乘，同一解脱，一因一果，同一甘露，一切当得常乐我净，是名一味。

“四者、潮不过限。如是经中制诸比丘，不得受畜八不净物。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分别是大涅槃微妙经典，宁失身命，终不犯之，是名潮不过限。

“五、有种种宝藏。是经即是无量宝藏，所言宝者，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分、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婴儿行、圣行、梵行、天行，诸善方便，众生佛性，菩萨功德、如来功德、声闻功德、缘觉功德，六波罗蜜、无量三昧、无量智慧，是名宝藏。

“六者、大身众生所居住处。大身众生者谓佛菩萨，大智慧故名大众生，大身故，大心故，大庄严故，大调伏故，大方便故，大说法故，大势力故，大徒众故，大神通故，大慈悲故，常不变故，一切众生无挂碍故，容受一切诸众生故，是名大身众生所居之处。

“七者、不宿死尸。死尸者，谓一阐提、犯四重禁、五无间罪、诽谤方等，非法说法，法说非法，受畜八种不净之物，佛物僧物随意而用，或于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事，是名死尸。是涅槃经离如是等，是故名为不宿死尸。

“八者、不增不减。无边际故，无始终故，非色故，非作故，常住故，不生灭故，一切众生悉平等故，一切法性同一性故，是名无增减。

“是故此经如彼大海有八不思议。”

师子吼言：“世尊，若言如来不生不灭名为深者，一切众生有四种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是四种生，人中具有。如施婆罗比丘、优婆施婆罗比丘、弥迦罗长者母、尼拘陀长者母、半阇罗长者母，各五百子同于卵生，当知人中则有卵生。湿生者如佛所说，我于往昔作菩萨时，作顶生王及手生王；如今所说，庵罗树女、迦不多树女，当知人中则有湿生。劫初之时，一切众生皆悉化生。如来世尊得八自在，何因缘故不化生耶？”

佛言：“善男子，一切众生四生所生，得圣法已，不得如本卵生、湿生。善男子，劫初众生皆悉化生，当尔之时佛不出世。善男子，若有众生遇病苦时，须医须药；劫初之时众生化生，虽有烦恼，其病未发，是故如来不出其世。劫初众生身心非器，是故如来不出其世。善男子，如来世尊所有事业胜诸众生，所谓种姓、眷属、父母，以殊胜故，凡所说法，人皆信受，是故如来不受化生。善男子，一切众生父作子业，子作父业，如来世尊若受化身则无父母，若无父母，云何能令一切众生作诸善业？是故如来不受化身。善男子，佛正法中有二种护：一者、内，二者、外。内护者所谓禁戒，外护者族亲眷属。若佛如来受化身者则无外护，是故如来不受化身。善男子，有人恃姓而生憍慢，如来为破如是慢故，生在贵姓，不受化身。善男子，如来世尊有真父母，父名净饭，母名摩耶，而诸众生犹言是幻，云何当受化生之身？若受化身，云何得有碎身舍利？如来为益众生福德故碎其身而令供养，是故如来不受化身。一切诸佛悉无化生，云何独令我受化身？”

尔时，师子吼菩萨合掌长跪，右膝著地，以偈赞佛：

“如来无量功德聚， 我今不能广宣说，
今为众生演一分， 唯愿哀愍听我说。
众生无明闇中行， 具受无边百种苦，
世尊能令远离之， 是故世称为大悲。
众生往返生死绳， 放逸迷荒无安乐，
如来能施众安乐， 是故永断生死绳。
佛能施众安乐故， 自于己乐不贪乐，
为诸众生修苦行， 是故世间兴供养。
见他受苦身战动， 处在地狱不觉痛，
为诸众生受大苦， 是故无胜无有量。
如来为众修苦行， 成就具足满六度，
心处邪风不倾动， 是故能胜世大士。
众生常欲得安乐， 而不知修安乐因，
如来能教令修习， 犹如慈父爱一子。
佛见众生烦恼患， 心苦如母念病子，

常思离病诸方便，是故此身系属他。
一切众生行诸苦，其心颠倒以为乐，
如来演说真苦乐，是故称号为大悲。
世间皆处无明[縠-禾＋卵]，无有智嘴能破之，
如来智嘴能啄坏，是故名为最大子。
不为三世所摄持，无有名字及假号，
觉知涅槃甚深义，是故称佛为大觉。
有河洄澓没众生，无明所盲不知出，
如来自渡能渡彼，是故称佛大船师。
能知一切诸因果，亦复通达尽灭道，
常施众生病苦药，是故世称大医王。
外道邪见说苦行，因是能得无上乐，
如来演说真乐行，能令众生受快乐。
如来世尊破邪道，开示众生正真路，
行是道者得安乐，是故称佛为导师。
非自非他之所作，亦非共作无因作，
如来所说苦受事，胜于一切诸外道。
成就具足戒定慧，亦以此法教众生，
以法施时无妒吝，是故称佛无缘悲。
无所造作无因缘，获得无因无果报，
是故一切诸智者，称说如来不求报。
常共世间放逸行，而身不为放逸污，
是故名为不思议，世间八法不能污。
如来世尊无怨亲，是故其心常平等，
我师子吼赞大悲，能吼无量师子吼。”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一

迦葉菩萨品第二十四之一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怜愍一切众生，不调能调，不净能净，无归依者能作归依，未解脱者能令解脱，得八自在，为大医师，作大药王。善星比丘是佛菩萨时子，出家之后受持读诵分别解说十二部经，坏欲界结获得四禅，云何如来记说善星是一阐提、厮下之人、地狱劫住不可治人？如来何故不先为其演说正法，后为菩萨？如来世尊若不能救善星比丘，云何得名有大慈愍、有大方便？”

佛言：“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三子：其一子者，有信顺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于世间事能速了知；其第二子，不敬父母，无信顺心，利根智慧，于世间事能速了知；其第三子，不敬父母，无信顺心，钝根无智。父母若欲教告之时，应先教谁？先亲爱谁？当先教谁

知世间事？”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应先教授有信顺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知世事者。其次第二，乃及第三。而彼二子虽无信顺恭敬之心，为慈念故，次复教之。”

“善男子，如来亦尔。其三子者，初喻菩萨，中喻声闻，后喻一阐提。如十二部经修多罗中微细之义，我先已为诸菩萨说；浅近之义，为声闻说；世间之义，为一阐提、五逆罪说，现在世中虽无利益，以怜愍故，为生后世诸善种子。善男子，如三种田：一者、渠流便易，无诸沙卤、瓦石、棘刺，种一得百；二者、虽无沙卤、瓦石、棘刺，渠流险难，收实减半；三者、渠流险难，多有沙卤、瓦石、棘刺，种一得一，为藁草故。善男子，农夫春月，先种何田？”

“世尊，先种初田，次第二田，后及第三。初喻菩萨，次喻声闻，后喻一阐提。”

“善男子，譬如三器：一者、完，二者、漏，三者、破。若欲盛置乳酪酥水，先用何者？”

“世尊，应用完者，次用漏者，后及破者。其完净者喻菩萨僧，漏喻声闻，破喻一阐提。”

“善男子，如三病人俱至医所：一者、易治，二者、难治，三、不可治。善男子，医若治者，当先治谁？”

“世尊，应先治易，次及第二，后及第三。何以故？为亲属故。其易治者喻菩萨僧；其难治者喻声闻僧；不可治者喻一阐提，现在世中虽无善果，以怜愍故，为种后世诸善种子故。”

“善男子，譬如大王有三种马：一者、调壮大力；二者、不调，齿壮大力；三者、不调，羸老无力。王若乘御，当先何者？”

“世尊，应当先乘调壮大力，次乘第二，后及第三。”

“善男子，调壮大力喻菩萨僧；其第二者喻声闻僧；其第三者喻一阐提，现在世中虽无利益，以怜愍故，为种后世诸善种子故。善男子，如大施时有三人来：一者、贵族，聪明持戒；二者、中姓，钝根持戒；三者、下姓，钝根毁戒。善男子，是大施主应先施谁？”

“世尊，应先贵姓，利根持戒，次及第二，后及第三。第一喻菩萨僧，第二喻声闻僧，第三喻一阐提。”

“善男子，如大师子，杀香象时皆尽其力，杀兔亦尔，不生轻想；诸佛如来亦复如是，为诸菩萨及一阐提，演说法时功用无二。

“善男子，我于一时住王舍城，善星比丘为我给使。我于初夜为天帝释演说法要，弟子之法应后师眠。尔时，善星以我久坐，心生恶念。时王舍城小男小女若啼不止，父母则语：‘汝若不止，当将汝付薄拘罗鬼。’尔时，善星反被拘执而语我言：‘速入禅室，薄拘罗来。’我言：‘痴人，汝常不闻如来世尊无所畏耶？’尔时，帝释即语我言：‘世尊，如是人等亦复得入佛法中耶？’我即语言：‘憍尸迦，如是人者得入佛法，亦有佛性，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虽为是善星说法，

而彼都无信受之心。

“善男子，我于一时在迦尸国尸婆富罗城，善星比丘为我给使。我时欲入彼城乞食，无量众生虚心渴仰欲见我迹，善星比丘寻随我后而毁灭之，既不能灭而令众生生不善心。我入城已，于酒家舍见一尼乾，踡脊蹲地，餐食酒糟。善星比丘见已而言：‘世尊，世间若有阿罗汉者，是人最胜。何以故？是人所说无因无果。’我言：‘痴人，汝常不闻阿罗汉者，不饮酒、不害人、不欺诳、不盗、不淫。如是之人杀害父母，食啖酒糟，云何而言是阿罗汉？是人舍身必定当堕阿鼻地狱。阿罗汉者永断三恶，云何而言是阿罗汉？’善星即言：‘四大之性犹可转易，欲令是人必堕阿鼻，无有是处。’我言：‘痴人，汝常不闻诸佛如来诚言无二？’我虽为是善星说法，而彼绝无信受之心。

“善男子，我于一时与善星比丘住王舍城。尔时，城中有一尼乾名曰苦得，常作是言：‘众生烦恼无因无缘，众生解脱亦无因缘。’善星比丘复作是言：‘世尊，世间若有阿罗汉者，苦得为上。’我言：‘痴人，苦得尼乾实非罗汉，不能解了阿罗汉道。’善星复言：‘何故罗汉于阿罗汉而生嫉妒？’我言：‘痴人，我于罗汉不生嫉妒，而汝自生恶邪见耳！若言苦得是罗汉者，却后七日当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于食吐鬼中，其同学辈当舆其尸置寒林中。’尔时，善星即往苦得尼乾子所语言：‘长老，汝今知不？沙门瞿昙记汝七日当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于食吐鬼中，同学同师当舆汝尸置寒林中。长老，好善思惟，作诸方便，当令瞿昙堕妄语中。’尔时，苦得闻是语已即便断食，从初一日乃至六日，满七日已便食黑蜜，食黑蜜已复饮冷水，饮冷水已腹痛而终，终已同学舆其尸丧置寒林中，即受食吐饿鬼之形在其尸边。善星比丘闻是事已至寒林中，见苦得身受食吐形，在其尸边踡脊蹲地。善星语言：‘大德死耶？’苦得答言：‘我已死矣！’‘云何死耶？’答言：‘因腹痛死。’‘谁出汝尸？’答言：‘同学。’‘出置何处？’答言：‘痴人，汝今不识是寒林耶？’‘得何等身？’答言：‘我得食吐鬼身。善星谛听，如来善语、真语、时语、义语、法语。善星，如来口出如是实语，汝于尔时云何不信？若有众生不信如来真实语者，彼亦当受如我此身。’尔时，善星即还我所，作如是言：‘世尊，苦得尼乾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我言：‘痴人，阿罗汉者无有生处，云何而言苦得生于三十三天？’‘世尊，实如所言，苦得尼乾实不生于三十三天，今受食吐饿鬼之身。’我言：‘痴人，诸佛如来诚言无二。若言如来有二言者，无有是处。’善星即言：‘如来尔时虽作是说，我于是事都不生信。’善男子，我亦常为善星比丘说真实法，而彼绝无信受之心。

“善男子，善星比丘虽复读诵十二部经获得四禅，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义。亲近恶友退失四禅，失四禅已生恶邪见，作如是说：‘无佛、无法、无有涅槃。沙门瞿昙善知相法，是故能得知他人心。’我于尔时告善星言：‘我所说法初中后善，其言巧妙，字义真正，所说无杂，具足成就清净梵行。’善星比丘复作是言：‘如来虽复

为我说法，而我真实谓无因果。’善男子，汝若不信如是事者，善星比丘今者近在尼连禅河可共往问。”

尔时，如来即与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遥见佛来，见已即生恶邪之心，以恶心故，生身陷入堕阿鼻狱。

“善男子，善星比丘虽入佛法无量宝聚，空无所获，乃至不得一法之利，以放逸故、恶知识故。譬如有人虽入大海，多见众宝而无所得，以放逸故。又如入海，虽见宝聚，自戮而死，或为罗刹恶鬼所杀。善星比丘亦复如是，入佛法已，为恶知识罗刹大鬼之所杀害。善男子，是故如来以怜愍故，常说善星多诸放逸。善男子，若本贫穷，于是人所虽生怜愍，其心则薄；若本巨富，后失财物，于是人所生于怜愍，其心则厚。善星比丘亦复如是，受持读诵十二部经获得四禅，然后退失甚可怜愍。是故我说善星比丘多诸放逸，多放逸故断诸善根。我诸弟子有见闻者，于是人所无不生于重怜愍心，如初巨富后失财者。我于多年常与善星共相随逐，而彼自生恶邪之心，以恶邪故不舍恶见。

“善男子，我从昔来见是善星，若有善根如毛发许，终不记彼断绝善根，是一阐提、厮下之人、地狱劫住。以其宣说无因无果、无有作业，尔乃记彼永断善根，是一阐提、厮下之人、地狱劫住。善男子，譬如有人没圊厕中，有善知识以手挠之，若得头发便欲拔出，久求不得，尔乃息意；我亦如是，求觅善星微少善根便欲拔济，终日求之，乃至不得如毛发许，是故不得拔其地狱。”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来何故记彼当堕阿鼻地狱？”

“善男子，善星比丘多有眷属，皆谓善星是阿罗汉，是得道果。我欲坏彼恶邪心故，记彼善星以放逸故堕于地狱。善男子，汝今当知，如来所说真实无二。何以故？若佛所记当堕地狱，若不堕者，无有是处。声闻、缘觉所记莂者，则有二种，或虚或实。如目揵连在摩伽陀国遍告诸人，却后七日天当降雨，时竟不雨；复记牸牛当生白犊，及其产时乃产驳犊；记生男者，后乃产女。善男子，善星比丘常为无量诸众生等，宣说一切无善恶果，尔时永断一切善根，乃至无有如毛发许。善男子，我久知是善星比丘当断善根，犹故共住满二十年畜养共行。我若远弃不近左右，是人当教无量众生造作恶业。是名如来第五解力。”

“世尊，一阐提辈以何因缘无有善法？”

“善男子，一阐提辈断善根故。众生悉有信等五根，而一阐提辈永断灭故。以是义故，杀害蚁子犹得杀罪，杀一阐提无有杀罪。”

“世尊，一阐提者终无善法，是故名为一阐提耶？”

佛言：“如是，如是。”

“世尊，一切众生有三种善，所谓过去、未来、现在。一阐提辈亦不能断未来善法，云何说言断诸善法名一阐提耶？”

“善男子，断有二种：一者、现在灭，二者、现在障于未来。一

阐提辈具是二断，是故我言断诸善根。善男子，譬如有人没圊厕中，唯有一发毛头未没，虽复一发毛头未没，而一毛头不能胜身；一阐提辈亦复如是，虽未来世当有善根，而不能救地狱之苦，未来之世虽可救拔，现在之世无如之何，是故名为不可救济。以佛性因缘则可得救。佛性者，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是故佛性不可得断。如朽败子不能生芽，一阐提辈亦复如是。”

“世尊，一阐提辈不断佛性，佛性亦善，云何说言断一切善？”

“善男子，若诸众生现在世中有佛性者，则不得名一阐提也。如世间中众生我性，佛性是常，三世不摄，三世若摄名为无常。佛性未来以当见故，故言众生悉有佛性。以是义故，十住菩萨具足庄严，乃得少见。”

迦葉菩萨言：“世尊，佛性者常犹如虚空，何故如来说言未来？如来若言一阐提辈无善法者，一阐提辈于其同学、同师、父母、亲族、妻子，岂当不生爱念心耶？如其生者，非是善乎？”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快发斯问。佛性者犹如虚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一切众生有三种身，所谓过去、未来、现在。众生未来具足庄严清净之身得见佛性，是故我言佛性未来。善男子，我为众生或时说因为果，或时说果为因，是故经中说命为食，见色为触，未来身净故说佛性。”

“世尊，如佛所说义如是者，何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众生佛性，虽现在无不可言无；如虚空性，虽无现在不得言无。一切众生虽复无常，而是佛性常住无变。是故我于此经中说，众生佛性非内非外，犹如虚空非内非外。如其虚空有内外者，虚空不名为一为常，亦不得言一切处有。虚空虽复非内非外，而诸众生悉皆有之，众生佛性亦复如是。如汝所言，一阐提辈有善法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一阐提辈若有身业、口业、意业、取业、求业、施业、解业，如是等业悉是邪业。何以故？不求因果故。善男子，如呵梨勒果根茎枝叶华实悉苦，一阐提业亦复如是。

“善男子，如来具足知诸根力，是故善能分别众生上中下根，能知是人转下作中，能知是人转中作上，能知是人转上作中，能知是人转中作下。是故当知，众生根性无有决定。以无定故，或断善根，断已还生。若诸众生根性定者，终不先断，断已复生，亦不应说一阐提辈堕于地狱寿命一劫。善男子，是故如来说，一切法无有定相。”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具足知诸根力，定知善星当断善根，以何因缘听其出家？”

佛言：“善男子，我于往昔初出家时，吾弟难陀，从弟阿难、调婆达多，子罗睺罗，如是等辈皆悉随我出家修道。我若不听善星出家，其人次当得绍王位，其力自在当坏佛法，以是因缘，我便听其出家修道。善男子，善星比丘若不出家，亦断善根于无量世都无利益。今出家已，虽断善根能受持戒，供养恭敬耆旧长宿有德之人，修习初

禅乃至四禅，是名善因。如是善因能生善法，善法既生能修习道，既修习道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听善星出家。善男子，若我不听善星比丘出家受戒，则不得称我为如来具足十力。

“善男子，佛观众生具足善法及不善法。是人虽具如是二法，不久能断一切善根具不善根。何以故？如是众生不亲善友，不听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行，以是因缘，能断善根具不善根。善男子，如来复知是人现世若未来世少壮老时，当近善友听受正法苦集灭道，尔时则能还生善根。善男子，譬如有泉去村不远，其水甘美具八功德，有人热渴欲往泉所，边有智者观是渴人，必定无疑当至水所。何以故？无异路故。如来世尊观诸众生亦复如是，是故如来名为具足知诸根力。”

尔时，世尊取地少土置之爪上，告迦葉言：“是土多耶？十方世界地土多乎？”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爪上土者不比十方所有土也。”

“善男子，有人舍身还得人身，舍三恶身得受人身，诸根完具生于中国，具足正信能修习道，修习道已能得解脱，得解脱已能入涅槃，如爪上土；舍人身已得三恶身，舍三恶身得三恶身，诸根不具生于边地，信邪倒见修习邪见，不得解脱常乐涅槃，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男子，护持禁戒精勤不懈，不犯四重，不作五逆，不用僧鬘物，不作一阐提，不断善根，信如是等涅槃经典，如爪上土；毁戒懈怠，犯四重禁，作五逆罪，用僧鬘物，作一阐提，断诸善根，不信是经，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男子，如来善知众生如是上中下根，是故称佛具知根力。”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具足是知根力，是故能知一切众生上中下根利钝差别，知现在世众生诸根，亦知未来众生诸根。如是众生于佛灭后作如是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或不毕竟入于涅槃；或说有我，或说无我；或有中阴，或无中阴；或说有退，或说无退；或言如来身是有为，或言如来身是无为；或有说言十二因缘是有为法，或说因缘是无为法；或说心是有常，或说心是无常；或有说言，受五欲乐能障圣道，或说不遮；或说世第一法唯是欲界，或说三界；或说布施唯是意业，或有说言即是五阴；或有说言有三无为，或有说言无三无为；复有说言或有造色，复有说言或无造色；或有说言有无作色，或有说言无无作色；或有说言有心数法，或有说言无心数法；或有说言有五种有，或有说言有六种有；或有说言八戒斋法，优婆塞戒具足受得，或有说言不具受得；或说比丘犯四重已比丘戒在，或说不在；或有说言须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罗汉人皆得佛道，或言不得；或说佛性即众生有，或说佛性离众生有；或有说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一阐提等皆有佛性，或说言无；或有说言有十方佛，或有说言无十方佛。如其如来具足成就知根力者，何故今日不决定

说？”

佛告迦葉菩萨：“善男子，如是之义非眼识知，乃至非意识知，乃是智慧之所能知。若有智者，我于是人终不作二，是亦谓我不作二说。于无智者作不定说，而是无智亦复谓我作不定说。善男子，如来所有一切善行悉为调伏诸众生故，譬如医王所有医方悉为疗治一切病苦。

“善男子，如来世尊为国土故，为时节故，为他语故，为人故，为众根故，于一法中作二种说，于一名法说无量名，于一义中说无量名，于无量义说无量名。云何一名说无量名？犹如涅槃，亦名涅槃，亦名无生，亦名无出，亦名无作，亦名无为，亦名归依，亦名窟宅，亦名解脱，亦名光明，亦名灯明，亦名彼岸，亦名无畏，亦名无退，亦名安处，亦名寂静，亦名无相，亦名无二，亦名一行，亦名清凉，亦名无闇，亦名无碍，亦名无诤，亦名无浊，亦名广大，亦名甘露，亦名吉祥，是名一名作无量名。云何一义说无量名？犹如帝释，亦名帝释，亦名憍尸迦，亦名婆蹉婆，亦名富兰陀罗，亦名摩佉婆，亦名因陀罗，亦名千眼，亦名舍脂夫，亦名金刚，亦名宝顶，亦名宝幢，是名一义说无量名。云何于无量义说无量名？如佛如来名为如来，义异名异亦名阿罗呵，义异名异亦名三藐三佛陀，义异名异亦名船师，亦名导师，亦名正觉，亦名明行足，亦名大师子王，亦名沙门，亦名婆罗门，亦名寂静，亦名施主，亦名到彼岸，亦名大医王，亦名大象王，亦名大龙王，亦名施眼，亦名大力士，亦名大无畏，亦名宝聚，亦名商主，亦名得脱，亦名大丈夫，亦名天人师，亦名大分陀利，亦名独无等侣，亦名大福田，亦名大智慧海，亦名无相，亦名具足八智，如是一切义异名异。善男子，是名无量义中说无量名。复有一义说无量名，所谓如阴，亦名为阴，亦名颠倒，亦名为谛，亦名四念处，亦名四食，亦名四识住处，亦名为有，亦名为道，亦名为时，亦名众生，亦名为世，亦名第一义，亦名三修谓身、戒、心，亦名因果，亦名烦恼，亦名解脱，亦名十二因缘，亦名声闻、辟支佛，亦名地狱、饿鬼、畜生、人、天，亦名过去、现在、未来，是名一义说无量名。

“善男子，如来世尊为众生故广中说略、略中说广，第一义谛说为世谛，说世谛法为第一义谛。云何名为广中说略？如告比丘：‘我今宣说十二因缘。云何名为十二因缘？所谓因果。’云何名为略中说广？如告比丘：‘我今宣说苦集灭道：苦者所谓无量诸苦，集者所谓无量烦恼，灭者所谓无量解脱，道者所谓无量方便。’云何名为第一义谛说为世谛？如告比丘：‘吾今此身有老病死。’云何名为世谛说为第一义谛？如告憍陈如：‘汝得法故，名阿若憍陈如。’是故随人、随意、随时，故名如来知诸根力。善男子，我若当于如是等义作定说者，则不得称我为如来具知根力。

“善男子，有智之人当知香象所负，非驴所胜。一切众生所行无

量，是故如来种种为说无量之法。何以故？众生多有诸烦恼故。若使如来说于一行，不名如来具足成就知诸根力。是故我于余经中说，五种众生不应还为说五种法，为不信者不赞正信，为毁禁者不赞持戒，为悭贪者不赞布施，为懈怠者不赞多闻，为愚痴者不赞智慧。何以故？智者若为是五种人说是五事，当知说者不得具足知诸根力，亦不得名怜愍众生。何以故？是五种人闻是事已，生不信心、恶心、瞋心，以是因缘于无量世受苦果报，是故不名怜愍众生具知根力。是故我先于余经中，告舍利弗：‘汝慎无为利根之人广说法语，钝根之人略说法也。’舍利弗言：‘世尊，我但为怜愍故说，非是具足根力故说。’善男子，广略说法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善男子，如汝所言，佛涅槃后，诸弟子等各异说者，是人皆以颠倒因缘不得正见，是故不能自利利他。善男子，是诸众生非唯一性、一行、一根、一种国土、一善知识，是故如来为彼种种宣说法要。以是因缘，十方三世诸佛如来，为众生故开示演说十二部经。善男子，如来说是十二部经，非为自利，但为利他，是故如来第五力者名为解力。是二力故，如来深知是人现在能断善根，是人后世能断善根，是人现在能得解脱，是人后世能得解脱，是故如来名无上力士。

“善男子，若言如来毕竟涅槃、不毕竟涅槃，是人不解如来意故作如是说。善男子，是香山中有诸仙人五万三千，皆于过去迦葉佛所修诸功德未得正道，亲近诸佛听受正法。如来欲为是等人故，告阿难言：‘过三月已，吾当涅槃。’诸天闻已，其声展转乃至香山，诸仙闻已即生悔心，作如是言：‘云何我等得生人中不亲近佛？诸佛如来出世甚难如优昙华，我今当往至世尊所听受正法。’善男子，尔时五万三千诸仙即来我所，我时即为如应说法：‘诸大士，色是无常。何以故？色之因缘是无常故。无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识亦如是。’尔时诸仙闻是法已，即时获得阿罗汉果。

“善男子，拘尸那竭有诸力士三十万人，无所系属，自恃憍恣色力命财狂醉乱心。善男子，我为调伏诸力士故，告目连言：‘汝当调伏如是力士。’时目揵连敬顺我教，于五年中种种教化，乃至不能令一力士受法调伏。是故我复为彼力士告阿难言：‘过三月已，吾当涅槃。’善男子，时诸力士闻是语已，相与集聚平治道路。过三月已，我时便从毗舍离国至拘尸那城，中路遥见诸力士辈，即自化身为沙门像往力士所，作如是言：‘诸童子，作何事耶？’力士闻已，皆生瞋恨，作如是言：‘沙门，汝今云何谓我等辈为童子耶？’我时语言：‘汝今大众三十万人，尽其身力，不能移此微小之石，云何不名为童子乎？’诸力士言：‘汝若谓我为童子者，当知汝即是大人也。’善男子，我于尔时以足二指掘出此石。是诸力士见是事已，即于己身生轻劣想，复作是言：‘沙门，汝今复能移徙此石，令出道不？’我言：‘童子，何因缘故严治此道？’诸力士言：‘沙门，汝不知耶？释迦如来当由此路至娑罗林入于涅槃，以是因缘我等平治。’我时赞言：‘善哉！童子，汝等

已发如是善心，吾当为汝除去此石。’我时以手举掷高至阿迦尼吒。时诸力士见石在空，皆生惊怖寻欲四散。我复告言：‘诸力士等，汝今不应生恐怖心各欲散去。’诸力士言：‘沙门，若能救护我者，我当安住。’尔时，我复以手接石置之右掌。力士见已心生欢喜，复作是言：‘沙门，是石常耶？是无常乎？’我于尔时以口吹之，石即散坏犹如微尘，力士见已唱言：‘沙门，是石无常。’即生愧心而自考责：‘云何我等恃怙自在色力命财而生憍慢？’我知其心即舍化身，还复本形而为说法。力士见已，一切皆发菩提之心。

“善男子，拘尸那竭有一工巧，名曰纯陀。是人先于迦葉佛所发大誓愿：‘释迦如来入涅槃时，我当最后奉施饮食。’是故我于毗舍离国，顾命比丘优婆摩那：‘善男子，过三月已，吾当于彼拘尸那竭娑罗双树入般涅槃，汝可往告纯陀令知。’

“善男子，王舍城中有五通仙，名须跋陀，年百二十，常自称是一切智人，生大憍慢，已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我亦为欲调伏彼故，告阿难言：‘过三月已，吾当涅槃。须跋闻已，当来我所生信敬心，我当为彼说种种法，其人闻已当得尽漏。’

“善男子，罗阅耆王频婆娑罗，其王太子名曰善见，业因缘故生恶逆心，欲害其父而不得便。尔时，恶人提婆达多亦因过去业因缘故，复于我所生不善心欲害于我，即修五通不久获得，与善见太子共为亲厚。为太子故现作种种神通之事，从非门出，从门而入，从门而出，非门而入，或时示现象马牛羊男女之身。善见太子见已，即生爱心、喜心、敬信之心，为是事故严设种种供养之具而供养之，又复白言：‘大师圣人，我今欲见曼陀罗华。’时提婆达多即便往至三十三天，从彼天人而求索之，其福尽故都无与者。既不得华，作是思惟：‘曼陀罗树无我、我所，我若自取，当有何罪？’即前欲取便失神通，还见己身在王舍城，心生惭愧，不能复见善见太子。复作是念：‘我今当往至如来所求索大众，佛若听者，我当随意教诏敕使舍利弗等。’尔时，提婆达多便来我所作如是言：‘唯愿如来，以此大众付嘱于我，我当种种说法教化令其调伏。’我言：‘痴人，舍利弗等，聪明大智，世所信伏，我犹不以大众付嘱，况汝痴人食唾者乎？’时提婆达复于我所倍生恶心，作如是言：‘瞿昙，汝今虽复调伏大众，势亦不久当见磨灭。’作是语已，大地即时六返震动。提婆达多寻时躄地，于其身边出大暴风，吹诸尘土而污坌之。提婆达多见恶相已，复作是言：‘若我此身现世必入阿鼻地狱，我要当报如是大怨。’时提婆达多寻起往至善见太子所，善见见已即问：‘圣人，何故颜容憔悴，有忧色耶？’提婆达言：‘我常如是，汝不知乎？’善见答言：‘愿说其意，何因缘尔？’提婆达言：‘我今与汝极成亲爱，外人骂汝，以为非理，我闻是事岂得不忧？’善见太子复作是言：‘国人云何骂辱于我？’提婆达言：‘国人骂汝为未生怨。’善见复言：‘何故名我为未生怨？谁作此名？’提婆达言：‘汝未生时，一切相师皆作是言，是儿生已当杀其

父，是故外人皆悉号汝为未生怨。一切内人护汝心故，谓为善见。韦提夫人闻是语已，既生汝身，于高楼上弃之于地，坏汝一指，以是因缘，人复号汝为婆罗留枝。我闻是已，心生愁愦，而复不能向汝说之。’提婆达多以如是等种种恶事教令杀父：‘若汝父死，我亦能杀瞿昙沙门。’善见太子问一大臣名曰雨行：‘大王何故为我立字作未生怨？’大臣即为说其本末，如提婆达所说无异。善见闻已，即与大臣收其父王，闭之城外，以四种兵而守卫之。韦提夫人闻是事已即至王所，所守王人遮不听入。尔时，夫人生瞋恚心便呵骂之。时诸守人即告太子：‘大王，夫人欲见父王，不审听不？’善见闻已，复生瞋嫌，即往母所，前牵母发，拔刀欲斫。尔时，耆婆白言：‘大王，有国已来，罪虽极重不及女人，况所生母？’善见太子闻是语已，为耆婆故即便放舍，遮断父王衣服、卧具、饮食、汤药，过七日已，王命便终。善见太子见父丧已，方生悔心，雨行大臣复以种种恶邪之法而为说之：‘大王，一切业行都无有罪，何故今者而生悔心？’耆婆复言：‘大王，当知如是业者罪兼二重：一者、杀父王，二者、杀须陀洹。如是罪者，除佛更无能除灭者。’善见王言：‘如来清净无有秽浊，我等罪人云何得见？’善男子，我知是事故告阿难：‘过三月已，吾当涅槃。善见闻已即来我所，我为说法，重罪得薄，获无根信。’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故作是言：‘如来定说毕竟涅槃。’

“善男子，菩萨二种：一者、实义，二者、假名。假名菩萨闻我三月当入涅槃，皆生退心而作是言：‘如其如来无常不住，我等何为为是事故，无量世中受大苦恼。如来世尊成就具足无量功德，尚不能坏如是死魔，况我等辈当能坏耶？’善男子，是故我为如是菩萨，而作是言：‘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定言：‘如来终不毕竟入于涅槃。’

“善男子，有诸众生生于断见，作如是言：‘一切众生身灭之后，善恶之业无有受者。’我为是人作如是言：‘善恶果报实有受者。’云何知有？善男子，过去之世拘尸那竭，有王名曰善见，作童子时经八万四千岁，作太子时八万四千岁，及登王位亦八万四千岁，于独处坐作是思惟：‘众生薄福，寿命短促，常有四怨而随逐之，不自觉知，犹故放逸，是故我当出家修道，断绝四怨生老病死。’即敕有司，于其城外作七宝堂，作已便告群臣百官、宫内妃后、诸子眷属：‘汝等当知，我欲出家，能见听不？’尔时，大臣及其眷属各作是言：‘善哉！大王，今正是时。’时善见王将一使人独往堂上，复经八万四千年修习慈心。是慈因缘，于后八万四千世，次第得作转轮圣王，三十世中作释提桓因，无量世中作诸小王。善男子，尔时善见岂异人乎？莫作斯观，即我身是。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有我及有我所。’又我一时为诸众生说言：‘我者，即是性也。所谓内外因缘、十二因缘、众生、五阴、心界、世间、功德、业行、自在天世，即名为我。’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有我。’

“善男子，复于异时有一比丘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云何名我？谁是我耶？何缘故我？’我时即为比丘说言：‘比丘，无我、我所。眼者即是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其生之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亦无所至。虽有业果，无有作者，无有舍阴及受阴者。如汝所问，云何我者？我即期也。谁是我者？即是业也。何缘我者？即是爱也。比丘，譬如二手相拍，声出其中；我亦如是，众生、业、爱三因缘故名之为我。比丘，一切众生色不是我，我中无色，色中无我，乃至识亦如是。比丘，诸外道辈虽说有我，终不离阴；若说离阴别有我者，无有是处。一切众生行如幻化、热时之焰。比丘，五阴皆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善男子，尔时多有无量比丘观此五阴无我、我所，得阿罗汉果。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无我。’

“善男子，我于经中复作是言：‘三事和合得受是身：一父、二母、三者中阴。是三和合得受是身。’或时复说：‘阿那含人现般涅槃，或于中阴入般涅槃。’或复说言：‘中阴身根具足明了，皆因往业如净醍醐。’善男子，我或时说：‘弊恶众生所受中阴，如世间中粗涩氀褐。纯善众生所受中阴，如波罗奈所出白氎。’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中阴。’

“善男子，我复为彼逆罪众生，而作是言：‘造五逆者，舍身直入阿鼻地狱。’我复说言：‘昙摩留枝比丘，舍身直入阿鼻地狱，于其中间无止宿处。’我复为彼犊子梵志说言：‘梵志，若有中阴，则有六有。’我复说言：‘无色众生无有中阴。’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定无中阴。’

“善男子，我于经中复说有退。何以故？因于无量懈怠懒惰诸比丘等不修道，故说退五种：一者、乐于多事，二者、乐说世事，三者、乐于睡眠，四者、乐近在家，五者、乐多游行。以是因缘令比丘退。说退因缘复有二种：一内、二外。阿罗汉人虽离内因，不离外因，以外因缘故则生烦恼，生烦恼故则便退失。复有比丘名曰瞿坻，六返退失，退已惭愧，复更进修，第七即得，得已恐失，以刀自害。我复或说有时解脱，或说六种阿罗汉等。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有退。’

“善男子，经中复说：‘譬如焦炭，不还为木，亦如瓶坏，更无瓶用；烦恼亦尔，阿罗汉断，终不还生。’亦说：‘众生生烦恼因，凡有三种：一者、未断烦恼，二者、不断因缘，三者、不善思惟。而阿罗汉无二因缘，谓断烦恼，无不善思惟。’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无退。’

“善男子，我于经中说：‘如来身凡有二种：一者、生身，二者、法身。言生身者，即是方便应化之身，如是身者可得言是生老病死、长短黑白、是此是彼、是学无学。’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佛身是有为法。”法身即是常乐我净，永离一切生老病

死，非白非黑，非长非短，非此非彼，非学非无学，若佛出世及不出世，常住不动，无有变易。’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定说佛身是无为法。’

“善男子，我经中说：‘云何名为十二因缘？从无明生行，从行生识，从识生名色，从名色生六入，从六入生触，从触生受，从受生爱，从爱生取，从取生有，从有生生，从生则有老死忧苦。’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十二缘定是有为。’我又一时告喻比丘而作是言：‘十二因缘，有佛无佛，性相常住。善男子，有十二缘不从缘生，有从缘生非十二缘，有从缘生亦十二缘，有非缘生亦非十二缘。有十二缘非缘生者，谓未来世十二支也。有从缘生非十二缘者，谓阿罗汉所有五阴。有从缘生亦十二缘者，谓凡夫人所有五阴、十二因缘。有非缘生非十二缘者，谓虚空、涅槃。’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十二缘定是无为。’

“善男子，我经中说：‘一切众生作善恶业，舍身之时，四大于此即时散坏。纯善业者，心即上行。纯恶业者，心即下行。’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心定常。’

“善男子，我于一时为频婆娑罗王而作是言：‘大王当知，色是无常。何以故？从无常因而得生故。是色若从无常因生，智者云何说言是常？若色是常，不应坏灭生诸苦恼。今见是色散灭破坏，是故当知色是无常，乃至识亦如是。’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心定断。’

“善男子，我经中说：‘我诸弟子受诸香华、金银、宝物、妻子、奴婢百不净物获得正道，得正道已，亦不舍离。’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定言：‘如来说受五欲不妨圣道。’又我一时复作是说：‘在家之人得正道者，无有是处。’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受五欲定遮正道。’

“善男子，我经中说：‘远离烦恼未得解脱，犹如欲界修习世间第一法也。’善男子，我诸弟子闻作是说，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第一法唯是欲界。’又复我说：‘暖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在于初禅至第四禅。’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如是法在于色界。’又复我说：‘诸外道等先已得断四禅烦恼，修习暖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观四真谛得阿那含果。’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第一法在无色界。’

“善男子，我经中说：‘四种施中有三种净：一者、施主信因、信果、信施，受者不信；二者、受者信因、果、施，施主不信；三者、施主、受者二俱有信；四者、施主、受者二俱不信。是四种施，初三种净。’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施唯意。’

“善男子，我于一时复作是说：‘施者施时以五事施。何等为五？一者、施色，二者、施力，三者、施安，四者、施命，五者、施辩。

以是因缘，施主还得五事果报。’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施即五阴。’

“善男子，我于一时宣说：‘涅槃即是远离，烦恼永尽灭无遗余。犹如灯灭更无法生，涅槃亦尔。言虚空者即无所有，譬如世间无所有故名为虚空。非智缘灭即无所有，如其有者应有因缘，有因缘故应有尽灭，以其无故，无有尽灭。’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无三无为。’

“善男子，我于一时为目揵连而作是言：‘目连，夫涅槃者，即是章句，即是足迹，是毕竟处，是无所畏，即是大师，即是大果，是毕竟智，即是大忍无碍三昧，是大法界，是甘露味，即是难见。目连，若说无涅槃者，云何有人生诽谤者堕于地狱？’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涅槃。’复于一时，我为目连而作是说：‘目连，眼不牢固，至身亦尔皆不牢固。不牢固故名为虚空，食下回转消化之处，一切音声皆名虚空。’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决定说有虚空无为。’复于一时为目连说：‘目连，有人未得须陀洹果住忍法时，断于无量三恶道报，当知不从智缘而灭。’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决定说有非智缘灭。’

“善男子，我又一时为跋波比丘说：‘若比丘观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近若远、若粗若细，如是等色非我、我所。若有比丘如是观已，能断色爱。’跋波又言：‘云何名色？’我言：‘四大名色，四阴名名。’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决定说言色是四大。’

“善男子，我复说言：‘譬如因镜则有像现，色亦如是，因四大造，所谓粗细、涩滑、青黄赤白、长短、方圆、斜角、轻重、寒热、饥渴、烟云、尘雾，是名造色，犹如响像。’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四大则有造色，或有四大无有造色。’

“善男子，往昔一时，菩提王子作如是言：‘若有比丘护持禁戒，若发恶心，当知是时失比丘戒。’我时语言：‘菩提王子，戒有七种，从于身口有无作色。以是无作色因缘故，其心虽在恶无记中，不名失戒，犹名持戒。以何因缘名无作色？非异色因不作异色果。’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有无作色。’

“善男子，我于余经作如是言：‘戒者，即是遮制恶法。若不作恶，是名持戒。’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决定宣说无无作色。’

“善男子，我于经中作如是说：‘圣人色阴乃至识阴，皆是无明因缘所出。一切凡夫亦复如是，从无明生爱，当知是爱即是无明；从爱生取，当知是取即无明、爱；从取生有，是有即是无明、爱、取；从有生受，当知是受即是行有；从受因缘生于名色、无明、爱、取、有、行、受、触、识、六入等，是故受者即十二支。’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无心数。’

“善男子，我于经中作如是说：‘从眼、色、明、恶欲四法则生眼识。言恶欲者，即是无明。欲性求时即名为爱，爱因缘取，取名为业，业因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想。受、爱、信、精进、定、慧，如是等法，因触而生，然非是触。’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心数。’

“善男子，我或时说唯有一有，或说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至二十五，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有五有，或言六有。

“善男子，我往一时住迦毗罗卫尼拘陀林，时释摩男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云何名为优婆塞也？’我即为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诸根完具，受三归依，是则名为优婆塞也。’释摩男言：‘世尊，云何名为一分优婆塞？’我言：‘若受三归及受一戒，是名一分优婆塞也。’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优婆塞戒不具受得。’

“善男子，我于一时住恒河边。尔时，迦旃延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教众生令受斋法，或一日、或一夜、或一时、或一念，如是之人成斋不耶？’我言：‘比丘，是人得善，不名得斋。’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八戒斋具受乃得。’

“善男子，我于经中作如是说：‘若有比丘犯四重已，不名比丘，名破比丘、亡失比丘，不复能生善芽种子。譬如焦种不生果实，如多罗树头若断坏则不生果，犯重比丘亦复如是。’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诸比丘，犯重禁已，失比丘戒。’

“善男子，我于经中为纯陀说四种比丘：一者、毕竟到道，二者、示道，三者、受道，四者、污道。犯四重者即是污道。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诸比丘，犯四重已不失禁戒。’

“善男子，我于经中告诸比丘：‘一乘、一道、一行、一缘。如是一乘乃至一缘，能为众生作大寂静，永断一切系缚愁苦、苦及苦因，令一切众到于一有。’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须陀洹乃至阿罗汉皆得佛道。’

“善男子，我于经中说：‘须陀洹，人间天上七返往来便般涅槃。斯陀含人，一受人天便般涅槃。阿那含人，凡有五种，或有中间般涅槃者，乃至上流般涅槃者。阿罗汉人凡有二种，一者现在，二者未来，现在亦断烦恼五阴，未来亦断烦恼五阴。’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如来说须陀洹至阿罗汉不得佛道。’

“善男子，我于此经说言：‘佛性具有六事：一常、二实、三真、四善、五净、六可见。’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说言：‘众生佛性犹如虚空。虚空者，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内非外，非是色声香味触摄，佛性亦尔。’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复说：‘众生佛性，犹如贫女宅中宝藏，力士额上

金刚宝珠，转轮圣王甘露之泉。’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复说：‘犯四重禁、一阐提人、谤方等经、作五逆罪皆有佛性。如是众生都无善法，佛性是善。’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众生佛性离众生有。’

“善男子，我又复说：‘众生者即是佛性。何以故？若离众生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与波斯匿王说于象喻，如盲说象，虽不得象，然不离象；众生说色乃至说识是佛性者亦复如是，虽非佛性，非不佛性。如我为王说箜篌喻，佛性亦尔。’善男子，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作种种说，如盲问乳。佛性亦尔，以是因缘或有说言，犯四重禁、谤方等经、作五逆罪、一阐提等悉有佛性，或说言无。

“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言：‘一人出世多人利益，一国土中二转轮王，一世界中二佛出世，无有是处。一四天下八四天王，乃至二他化自在天，亦无是处。’然我乃说从阎浮提、阿鼻地狱上至阿迦腻吒天。我诸弟子闻是说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说无十方佛。’我亦于诸大乘经中说有十方佛。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二

迦葉菩萨品第二十四之二

“善男子，如是诤讼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若人于是生疑心者，犹能摧坏无量烦恼如须弥山。若于是中生决定者，是名执著。”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执著？”

佛言：“善男子，如是之人若从他闻，若自寻经，若他故教，于所著事不能放舍，是名执著。”

迦葉复言：“世尊，如是执著，为是善耶？是不善乎？”

“善男子，如是执著不名为善。何以故？不能摧坏诸疑网故。”

迦葉复言：“世尊，如是人者，本自不疑，云何说言不坏疑网？”

“善男子，夫不疑者，即是疑也。”

“世尊，若有人谓须陀洹人不堕三恶，是人亦当名著、名疑。”

“善男子，是可名定，不得名疑。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先见人树，后时夜行遥见机根，便生疑想：‘人耶？树耶？’善男子，如人先见比丘、梵志，后时于路遥见比丘，即生疑想：‘是沙门耶？是梵志乎？’善男子，如人先见牛与水牛，后遥见牛，便生疑想：‘彼是牛耶？是水牛乎？’善男子，一切众生先见二物后便生疑。何以故？心不了故。我亦不说须陀洹人有堕三恶、不堕三恶，是人何故生于疑心？”

迦葉言："世尊，如佛所说，要先见已然后疑者。有人未见二种物时亦复生疑。何等是耶？所谓涅槃。世尊，譬如有人路遇浊水，然未曾见而亦生疑：'如是水者，深耶？浅耶？'是人未见，云何生疑？"

"善男子，夫涅槃者即是断苦，非涅槃者即是苦也。一切众生见有二种，见苦、非苦。苦非苦者，即是饥渴、寒热、瞋喜、病瘦安隐、老壮生死、系缚解脱、恩爱别离、怨憎聚会。众生见已即便生疑：'当有毕竟远离如是苦恼事不？'是故众生于涅槃中而生疑也。汝意若谓是人先来未见浊水云何疑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是人先于余处见已，是故于此未曾到处而复生疑。"

"世尊，是人先见深浅处时已不生疑，于今何故而复生疑？"

佛言："善男子，本未行故所以生疑，是故我言不了故疑。"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疑即是著，著即是疑，为是谁耶？"

"善男子，断善根者。"

迦葉言："世尊，何等人辈能断善根？"

"善男子，若有聪明黠慧利根能善分别，远离善友，不听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住，如是之人能断善根，离是四事，心自思惟：'无有施物。何以故？施者即是舍于财物。若施有报，当知施主常应贫穷。何以故？子果相似故。'是故说言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是则名为断善根也。复作是念：'施主、受者及以财物，三事无常，无有停住。若无停住，云何说言此是施主、受者、财物？若无受者，云何得果？以是义故，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复作是念：'施者施时有五事施，受者受已或时作善或作不善，而是施主亦复不得善不善果。如世间法，从子生果，果还作子，因即施主，果即受者，而是受者不能以此善不善法令施主得，以是义故，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复作是念：'无有施物。何以故？施物无记。若是无记，云何而得善果报耶？无善恶果即是无记。财若无记，当知即无善恶果报，是故无施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复作是念：'施者即意。若是意者，无见无对非是色法。若非是色，云何可施？是故无施无因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复作是念：'施主若为佛像、天像、命过父母而行施者，即无受者。若无受者，应无果报。若无果报，是为无因。若无因者，是为无果。'若如是说无因无果，当知是人能断善根。

"复作是念：'无父无母。若言父母是众生因生众生者，理应常生，无有断绝。何以故？因常有故。然不常生，是故当知无有父母。'复作是念：'无父无母。何以故？若众生身因父母有，一人应具男女二根。然无具者，当知众生非因父母。'复作是念：'非因父母而生众生。何以故？眼见众生不似父母，谓身色心威仪进止，是故父母非众生因。'复作是念：'一切世间有四种无：一者、未生名无，如泥

团时，未有瓶用；二者、灭已名无，如瓶坏已，是名为无；三者、各异互无，如牛中无马，马中无牛；四者、毕竟名无，如兔角龟毛。众生父母亦复如是，同此四无。若言父母众生因者，父母死时，子不必死，是故父母非众生因。’复作是念：‘若言父母众生因者，应因父母常生众生，然而复有化生、湿生，是故当知非因父母生众生也。’复作是念：‘自有众生非因父母而得生长，譬如孔雀闻雷震声而便得娠，又如青雀饮雄雀泪而便得娠，如命命鸟见雄者舞即便得娠。’作是念时，如其不遇善知识者，当知是人能断善根。

“复作是念：‘一切世间无善恶果。何以故？有诸众生具十善法，乐于惠施，勤修功德，是人亦复疾病集身，中年夭丧，财物损失，多诸忧苦。有行十恶，悭贪嫉妒，懒惰懈怠，不修诸善，身安无病，终保年寿，多饶财宝，无诸愁苦。是故当知无善恶果。’复作是念：‘我亦曾闻诸圣人说，有人修善，命终多堕三恶道中；有人行恶，命终生于人天之中。是故当知无善恶果。’复作是念：‘一切圣人有二种说，或说杀生得善果报，或说杀生得恶果报，是故当知圣说不定。圣若不定，我云何定？是故当知无善恶果。’复作是念：‘一切世间无有圣人。何以故？若言圣人应得正道，一切众生具烦恼时修正道者，当知是人正道烦恼一时俱有。若一时有，当知正道不能破结。若无烦恼而修道者，如是正道为何所作？是故具烦恼者，道不能坏；不具烦恼，道则无用。是故当知一切世间无有圣人。’

“复作是念：‘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是十二因缘，一切众生等共有之。八圣道者，其性平等亦应如是，一人得时一切应得，一人修时应一切苦灭。何以故？烦恼等故。而今不得，是故当知无有正道。’复作是念：‘圣人皆有同凡夫法，所谓饮食、行住坐卧、睡眠喜笑、饥渴寒热、忧愁恐怖。若同凡夫如是事者，当知圣人不得圣道。若得圣道，应当永断如是等事。如是等事如其不断，当知无道。’复作是念：‘圣人有身受五欲乐，亦复骂辱挝打于人、嫉妒憍慢，受于苦乐作善恶业，是因缘故知无圣人。若有道者应断是事，是事不断，当知无道。’复作是念：‘多怜愍者名为圣人。何因缘故名为圣人？道因缘故名为圣人。若道性怜愍，便应愍念一切众生，不待修已然后方得。如其无愍，何故圣人因得圣道能怜愍耶？是故当知世无圣道。’复作是念：‘一切四大不从因生。众生等有是四大性，不观众生是边应到，彼不应到。若有圣道，性应如是，然今不尔，是故当知世无圣人。’复作是念：‘若诸圣人有一涅槃，当知是则无有圣人。何以故？不可得故。常住之法，理不可得，不可取舍。若诸圣人涅槃多者，是则无常。何以故？可数法故。涅槃若一，一人得时，一切应得。涅槃若多，是则有边。如其有边，云何名常？若有说言涅槃体一，解脱是多，如盖是一，牙舌是多，是义不然。何以故？一一所得非一切得，亦有边故是应无常。若无常者，云何得名为涅槃耶？涅槃若无，谁为圣人？是故当知无有圣人。’复作是念：‘圣人之道，非因缘得。若圣人道非因缘

得，何故一切不作圣人？若一切人非圣人者，当知是则无有圣人及以圣道。’复作是念：‘圣说正见有二因缘：一者、从他闻法，二者、内自思惟。是二因缘若从缘生，所从生者复从缘生，如是展转有无穷过。若是二事不从缘生，一切众生何故不得？’作是观时能断善根。

“善男子，若有众生，深见如是无因无果，是人能断信等五根。善男子，断善根者非是下劣愚钝之人，亦非天中及三恶道，破僧亦尔。”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之人何时当能还生善根？”

佛言：“善男子，是人二时还生善根，初入地狱，出地狱时。善男子，善有三种，过去、现在、未来。若过去者，其性自灭，因虽灭尽，果报未熟，是故不名断过去果。断三世因，故名为断。”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断三世因名断善根，断善根人即有佛性。如是佛性，为是过去？为是现在？为是未来？为遍三世？若过去者，云何名常？佛性亦常，是故当知非过去也。若未来者，云何名常？何故佛说一切众生必定当得？若必定得，云何言断？若现在者，复云何常？何故复言必定可见？如来亦说佛性有六：一常、二真、三实、四善、五净、六可见。若断善根有佛性者，则不得名断善根也。若无佛性，云何复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若言佛性亦有亦断，云何如来复说是常？”

佛言：“善男子，如来世尊为众生故有四种答：一者、定答，二者、分别答，三者、随问答，四者、置答。

“善男子，云何定答？若问：‘恶业得善果耶？不善果乎？’是应定答：‘得不善果。’善亦如是。若问：‘如来一切智不？’是应定答：‘是一切智。’若问：‘佛法是清净不？’是应定答：‘必定清净。’若问：‘如来弟子如法住不？’是应定答：‘有如法住。’是名定答。

“云何分别答？如我所说，四真谛法。云何为四？苦集灭道。何谓苦谛？有八苦故，名曰苦谛。云何集谛？五阴因故，名为集谛。云何灭谛？贪欲瞋痴毕竟尽故，名为灭谛。云何道谛？三十七助道法，名为道谛。是名分别答。

“云何随问答？如我所说：‘一切法无常。’复有问言：‘如来世尊为何法故说于无常？’答言：‘如来为有为法故说无常，无我亦尔。’如我所说：‘一切法烧他。’又问言：‘如来世尊为何法故说一切烧？’答言：‘如来为贪瞋痴说一切烧。’

“善男子，‘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三念处，首楞严等八万亿诸三昧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五智印等三万五千诸三昧门，金刚定等四千二百诸三昧门，方便三昧无量无边，如是等法是佛佛性。如是佛性则有七事：一常、二我、三乐、四净、五真、六实、七善。’是名分别答。善男子，‘后身菩萨佛性有六：一常、二净、三真、四实、五善、六少见。’是名分别答。如汝先问，断善根人有佛性者，‘是人亦有如来佛性，亦有后身佛性。是二佛性障未来故得名为

无，毕竟得故得名为有。’是名分别答。‘如来佛性，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后身佛性，现在未来少可见故得名现在，未具见故名为未来。如来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则不尔，有是三世，有非三世。后身菩萨，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如是。’是名分别答。‘九住菩萨，佛性六种：一常、二善、三真、四实、五净、六可见。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如是。’是名分别答。‘八住菩萨，下至六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实、三净、四善、五可见。佛性因故，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如是。’是名分别答。‘五住菩萨下至初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实、三净、四可见、五善不善。’善男子，是五种佛性、六种佛性、七种佛性，断善根人必当得故，故得言有，是名分别答。若有说言断善根者，定有佛性、定无佛性，是名置答。”

迦葉菩萨言：“世尊，我闻不答乃名置答，如来今者何因缘答而名置答？”

“善男子，我亦不说置而不答乃说置答。善男子，如是置答，复有二种：一者、遮止，二者、莫著。以是义故，得名置答。”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云何名因亦是过去、现在、未来，果亦过去、现在、未来，非是过去、现在、未来？”

佛言：“善男子，五阴二种：一者、因，二者、果。是因五阴是过去、现在、未来，是果五阴亦是过去、现在、未来，亦非过去、现在、未来。善男子，一切无明烦恼等结悉是佛性。何以故？佛性因故。从无明行及诸烦恼得善五阴，是名佛性，从善五阴乃至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于经中先说，众生佛性如杂血乳，血者即是无明行等一切烦恼，乳者即是善五阴也。是故我说从诸烦恼及善五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众生身皆从精血而得成就，佛性亦尔。须陀洹人、斯陀含人断少烦恼，佛性如乳；阿那含人，佛性如酪；阿罗汉人，犹如生酥；从辟支佛至十住菩萨，犹如熟酥；如来佛性，犹如醍醐。善男子，现在烦恼为作障故，令诸众生不得睹见。如香山中有忍辱草，非一切牛皆能得食，佛性亦尔。是名分别答。”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五种、六种、七种佛性，若未来有者，云何说言断善根人有佛性耶？”

佛言：“善男子，如诸众生，有过去业，因是业故，众生现在得受果报；有未来业，以未生故，终不生果有现在烦恼。若无烦恼，一切众生应当了了现见佛性。是故断善根人，以现在世烦恼因缘能断善根，未来佛性力因缘故还生善根。”

迦葉言：“世尊，未来云何能生善根？”

“善男子，犹如灯日，虽复未生，亦能破闇。未来之生能生众生，未来佛性亦复如是。是名分别答。”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言五阴是佛性者，云何说言众生佛性非内非外？”

佛言："善男子，何因缘故如是失意？我先不说众生佛性是中道耶？"

迦葉言："世尊，我实不失意，直以众生于此中道不能解故，故发斯问。"

"善男子，众生不解即是中道，或时有解，或有不解。善男子，我为众生得开解故，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何以故？凡夫众生或言佛性住五阴中如器中有果，或言离阴而有犹如虚空，是故如来说于中道，众生佛性非内六入、非外六入，内外合故名为中道。是故如来宣说：'佛性即是中道，非内非外故名中道。'是名分别答。

"复次，善男子，云何名为非内非外？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外道。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于无量劫，在外道中断诸烦恼，调伏其心，教化众生，然后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外道。'或言：'佛性即是内道。何以故？菩萨虽于无量劫中修习外道，若离内道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内道。'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名内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别答。

"复次，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如来金刚之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以故？不虚诳故。'或言：'佛性即是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及三念处、首楞严等一切三昧。何以故？因是三昧生金刚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故。'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名内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别答。

"复次，善男子，或有说言：'佛性即是内善思惟。何以故？离善思惟则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佛性即是内善思惟。'或有说言：'佛性即是从他闻法。何以故？从他闻法则能内善思惟，若不闻法则无思惟，是以佛性即是从他闻法。'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名内外，是名中道。'

"复次，善男子，复有说言：'佛性是外，谓檀波罗蜜，从檀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以说言檀波罗蜜即是佛性。'或有说言：'佛性是内，谓五波罗蜜。何以故？离是五事，当知则无佛性因果，是以说言五波罗蜜即是佛性。'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内亦外，是名中道。'

"复次，善男子，或有说言：'佛性在内，譬如力士额上宝珠。何以故？常乐我净如宝珠故，是以说言佛性在内。'或有说言：'佛性在外，如贫宝藏。何以故？方便见故。佛性亦尔，在众生外，以方便故而得见之。'是故如来遮此二边，说言：'佛性非内非外，亦内亦外，是名中道。'

"善男子，众生佛性非有非无。所以者何？佛性虽有，非如虚空。何以故？世间虚空虽以无量善巧方便不可得见，佛性可见，是故虽有，非如虚空。佛性虽无，不同兔角。何以故？龟毛兔角，虽以无量善巧方便不可得生，佛性可生，是故虽无，不同兔角。是故佛性非

有非无，亦有亦无。云何名有？一切悉有，是诸众生不断不灭犹如灯焰，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有。云何名无？一切众生现在未有一切佛法常乐我净，是故名无。有无合故即是中道，是故佛说众生佛性非有非无。

“善男子，若有人问：‘是种子中有果无果耶？’应定答言：‘亦有亦无。何以故？离子之外不能生果，是故名有；子未出芽，是故名无。以是义故亦有亦无。所以者何？时节有异，其体是一。’众生佛性亦复如是，若言众生中别有佛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众生即佛性，佛性即众生，直以时异，有净不净。善男子，若有问言：‘是子能生果不？是果能生子不？’应定答言：‘亦生不生。’”

“世尊，如世人说乳中有酪，是义云何？”

“善男子，若有说言，乳中有酪是名执著，若言无酪是名虚妄，离是二事应定说言亦有亦无。何故名有？从乳生酪，因即是乳，果即是酪，是名为有。云何名无？色味各异，服用不同，热病服乳，冷病服酪，乳生冷病，酪生热病。善男子，若言乳中有酪性者，乳即是酪，酪即是乳，其性是一，何因缘故，乳在先出，酪不先生？若有因缘，一切世人何故不说？若无因缘，何故酪不先出？若酪不先出，谁作次第乳、酪、生酥、熟酥、醍醐？是故知酪先无今有，若先无今有，是无常法。善男子，若有说言，乳有酪性能生于酪，水无酪性故不生酪，是义不然。何以故？水草亦有乳酪之性。所以者何？因于水草则出乳酪。若言乳中定有酪性，水草无者，是名虚妄。何以故？心不等故，故言虚妄。善男子，若言乳中定有酪者，酪中亦应定有乳性，何因缘故，乳中出酪，酪不出乳？若无因缘，当知是酪本无今有。是故智者应言：‘乳中非有酪性、非无酪性。’善男子，是故如来于是经中说如是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是名为著，若无佛性是名虚妄，智者应说众生佛性亦有亦无。’

“善男子，四事和合生于眼识。何等为四？眼、色、明、欲。是眼识性，非眼、非色、非明、非欲，从和合故便得出生。如是眼识，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是故当知无有本性。乳中酪性亦复如是，若有说言，水无酪性故不出酪，是故乳中定有酪性，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诸法异因异果，亦非一因生一切果，非一切果从一因生。善男子，如从四事生于眼识，不可复说从此四事应生耳识。善男子，离于方便，乳中得酪、酪出生酥不得如是，要须方便。善男子，智者不可见离方便从乳得酪，谓得生酥亦应如是离方便得。善男子，是故我于是经中说，因生故法有，因灭故法无。善男子，如盐性碱，能令非碱使碱。若非碱物先有碱性，世人何故更求盐耶？若先无者，当知先无今有，以余缘故而得碱也。若言一切不碱之物皆有碱性，微故不知，由此微性，盐能令碱，若本无性，虽复有盐，不能令碱。譬如种子自有四大，缘外四大而得增长芽茎枝叶，盐性亦尔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不碱之物先有碱性者，盐亦应有微不碱性。是盐若有如

是二性，何因缘故，离不碱物不可独用？是故知盐本无二性。如盐，一切不碱之物亦复如是。若言外四大种力能增长内四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次第说故。不从方便乳中得酪、生酥，乃至一切诸法皆不如是非方便得，四大亦复如是。若说从外四大增内四大，不见从内四大增外四大，如尸利沙果先无形质，见昴星时果则出生足长五寸，如是果者实不因于外四大增。

“善男子，如我所说十二部经，或随自意说，或随他意说，或随自他意说。

“云何名为随自意说？如五百比丘问舍利弗：‘大德，佛说身因，何者是耶？’舍利弗言：‘诸大德，汝等亦各得正解脱，自应识之，何缘方作如是问耶？’有比丘言：‘大德，我未获得正解脱时，意谓无明即是身因，作是观时，得阿罗汉果。’复有说言：‘大德，我未获得正解脱时，谓爱无明即是身因，作是观时，得阿罗汉果。’或有说言，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饮食五欲即是身因。尔时，五百比丘各各自说己所解已，共往佛所，稽首佛足，右绕三匝，礼拜毕已，却坐一面，各以如上己所解义向佛说之。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是诸人谁是正说？谁不正说？’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一一比丘无非正说。’舍利弗言：‘世尊，佛意云何？’佛言：‘舍利弗，我为欲界众生说言，父母即是身因。’如是等经名随自意说。

“云何名为随他意说？如巴吒罗长者，来至我所作如是言：‘瞿昙，汝知幻不？若知幻者即大幻人，若不知者非一切智。’我言：‘长者，知幻之人名幻人耶？’长者言：‘善哉！善哉！知幻之人即是幻人。’佛言：‘长者，舍卫国内，波斯匿王有旃陀罗，名曰气歔，汝知不耶？’长者答言：‘瞿昙，我久知之。’佛言：‘汝久知者，可得即是旃陀罗不？’长者言：‘瞿昙，我虽知是旃陀罗，然我此身非旃陀罗。’佛言：‘长者，汝得是义，知旃陀罗非旃陀罗，我今何故不得知幻而非幻乎？长者，我实知幻、知幻人、知幻果报、知幻伎术，我知杀、知杀人、知杀果报、知杀解脱，乃至知邪见、知邪见人、知邪见果报、知邪见解脱。长者，若说非幻之人名为幻人，非邪见人说邪见人，得无量罪。’长者言：‘瞿昙，如汝所说，我得大罪。我今所有悉以相上，幸莫令彼波斯匿王知我此事。’佛言：‘长者，是罪因缘不必失财，乃当因是堕三恶道。’是时长者闻恶道名，心生恐怖，白佛言：‘圣人，我今失意，获得大罪。圣人今者是一切智，应当了知获得解脱，我当云何得脱地狱、饿鬼、畜生？’尔时，我为说四真谛，长者闻已得须陀洹果，心生惭愧，向佛忏悔：‘我本愚痴，佛非幻人而言是幻，我从今日归依三宝。’佛言：‘善哉！善哉！长者。’是名随他意说。

“云何名为随自他说？如我所说，如一切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智者说无，我亦说无。世间智人说五欲乐有无常、苦、无我可断，我亦说有。世间智人说五欲乐有常我净，无有是处，我亦如是说无是处。是名随自他说。

“善男子，如我所说，十住菩萨少见佛性，是名随他意说。何故名少见？十住菩萨得首楞严等三昧三千法门，是故了了自知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见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说十住菩萨少分见佛性。善男子，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名随自意说。一切众生不断不灭，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随自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烦恼覆故不能得见，我说如是，汝说亦尔，是名随自他意说。

“善男子，如来或时为一法故说无量法。如经中说，一切梵行因善知识，一切梵行因虽无量，说善知识则已摄尽。如我所说，一切恶行，邪见为因，一切恶行因虽无量，若说邪见则已摄尽。或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心为因，是菩提因虽复无量，若说信心则已摄尽。善男子，如来虽说无量诸法以为佛性，然不离于阴、入、界也。

“善男子，如来说法为众生故，有七种语：一者、因语，二者、果语，三者、因果语，四者、喻语，五者、不应说语，六者、世流布语，七者、如意语。

“云何名因语？现在因中说未来果。如我所说：‘善男子，汝见众生乐杀乃至乐行邪见，当观是人即地狱人。善男子，若有众生不乐杀生乃至邪见，当观是人即是天人。’是名因语。

“云何果语？现在果中说过去因。如经中说：‘善男子，如汝所见，贫穷众生颜貌丑陋不得自在，当知是人定有破戒、妒心、瞋心、无惭愧心。若见众生多财巨富，诸根完具，威德自在，当知是人定有戒、施、精勤、惭愧，无有妒瞋。’是名果语。

“云何因果语？如经中说：‘善男子，众生现在六入触因是名过去业果，如来亦说名之为业，是业因缘得未来果。’是名因果语。

“云何喻语？如说师子王者即喻我身，大象王、大龙王、波利质多罗树、七宝聚、大海、须弥山、大地、大雨、船师、导师、调御丈夫、力士、牛王、婆罗门、沙门、大城、多罗树，如是喻经，名为喻语。

“云何不应语？我经中说，天地可合，河不入海；如为波斯匿王说四方山来；如为鹿母优婆夷说，若娑罗树能受八戒，则得受于人天之乐；如说十住菩萨有退转心，不说如来有二种语；宁说须陀洹人堕三恶道，不说十住有退转心。是名不应语。

“云何世流布语？如佛所说，男女、大小、去来坐卧、车乘、房舍、瓶衣、众生、常乐我净、军林、城邑、幻化合散，是名世流布语。

“云何如意语？如我呵责毁禁之人，令彼自责护持禁戒。如我赞叹须陀洹人，令诸凡夫生于善心。赞叹菩萨，为令众生发菩提心。说三恶道所有苦恼，为令修习诸善法故。说一切烧，唯为一切有为法故，无我亦尔。说诸众生悉有佛性，为令一切不放逸故。是名如意语。

“善男子，如来复有随自意语，如来佛性则有二种：一者、有，二者、无。有者，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力、四无所畏、三念处、大慈大悲、首楞严等无量三昧、金刚等无量三昧、方便等无量三昧、五智印等无量三昧，是名为有。无者，所谓如来过去诸善、不善、无记业、因果报、烦恼、五阴、十二因缘，是名为无。善男子，如有无，善不善、有漏无漏、世间非世间、圣非圣、有为无为、实不实、寂静非寂静、诤非诤、界非界、烦恼非烦恼、取非取、受记非受记、有非有、三世非三世、时非时、常无常、我无我、乐无乐、净无净、色受想行识非色受想行识、内入非内入、外入非外入、十二因缘非十二因缘，是名如来佛性有无，乃至一阐提佛性有无亦复如是。

“善男子，我虽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众生不解佛如是等随自意语。善男子，如是语者，后身菩萨尚不能解，况于二乘其余菩萨？善男子，我往一时在耆阇崛山，与弥勒菩萨共论世谛，舍利弗等五百声闻于是事中都不识知，何况出世第一义谛？善男子，或有佛性，一阐提有，善根人无；或有佛性，善根人有，一阐提无；或有佛性，二人俱有；或有佛性，二人俱无。善男子，我诸弟子若解如是四句义者，不应难言一阐提人定有佛性、定无佛性。若言众生悉有佛性，是名如来随自意语。如来如是随自意语，众生云何一向作解？

“善男子，如恒河中有七众生：一者、常没，二者、暂出还没，三者、出已则住，四者、出已遍观四方，五者、遍观已行，六者、行已复住，七者、水陆俱行。言常没者，所谓大鱼，受大恶业，身重处深，是故常没。暂出还没者，如是大鱼受恶业故，身重处浅，暂见光明，因光暂出，重故还没。出已即住者，谓坻弥鱼，身处浅水，乐见光明故出已住。遍观四方者，所谓[魚＋昔]鱼，为求食故，遍观四方，是故观方。观已行者，谓是[魚＋昔]鱼，遥见余物谓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观已行。行已复住者，是鱼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复住。水陆俱行者，即是龟也。

“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河，其中亦有七种众生，从初常没乃至第七，或入或出。言常没者，有人闻是《大涅槃经》，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常乐我净，终不毕竟入于涅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谤方等经、作五逆罪、犯四重禁必当得成菩提之道，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等必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闻是语已，生不信心，即作是念。作是念已，便作是言：‘是涅槃典，即外道书，非是佛经。’是人尔时，远离善友，不闻正法。虽时得闻不能思惟，虽复思惟不思惟善，不思善故如恶法住。恶法住者则有六种：一者、恶，二者、无善，三者、污法，四者、增有，五者、恼热，六、受恶果。是名为没。何故名没？无善心故，常行恶故，不修对治故，是名为没。所言恶者，圣人呵责故，心生怖畏故，善人远离故，不益众生故，是名为恶。言无善者，能生无量恶果报故，常为无明所缠绕故，乐与恶人为等侣故，无有修善诸方便故，其心颠倒常错谬

故，是名无善。言污法者，常污身口故，污净众生故，增不善业故，远离善法故，是名污法。言增有者，如上三人所行之法，能增地狱、畜生、饿鬼，不能修习解脱之法，身口意业不厌诸有，是名增有。言恼热者，是人具行如上四事，能令身心二事烦热，远离寂静，则名为热，受地狱报故名为热，烧诸众生故名为热，烧诸善法故名为热。善男子，信心清凉，是人不具，是故名热。言受恶果者，是人具足行上五事，死堕地狱、饿鬼、畜生。善男子，有三恶事复名恶果：一者、烦恼恶，二者、业恶，三者、报恶。是名受恶果报。善男子，是人具足如上六事，能断善根，作五逆罪，能犯四重，能谤三宝，用众僧物，能作种种非法之事。是因缘故，沉没在于阿鼻地狱，所受身形纵广八万四千由延，是人身口心业重故不能得出。何以故？其心不能生善法故。虽有无量诸佛出世，不闻不见，故名常没，如恒河中大鱼。

“善男子，我虽复说一阐提等名为常没，复有常没非一阐提。何者是耶？如人为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没。善男子，有四善事获得恶果。何等为四？一者、为胜他故读诵经典，二者、为利养故受持禁戒，三者、为他属故而行布施，四者、为于非想非非想处故系念思惟。是四善事得恶果报。若人修集如是四事，是名没已还出，出已还没。何故名没？乐三有故。何故名出？以见明故。明者，即是闻戒施定。何故还没？增长邪见生憍慢故。是故我于经中说偈：

“若有众生乐诸有， 为有造作善恶业，
是人遂失涅槃道， 是名暂出还复没。
行于黑闇生死海， 虽得解脱杂烦恼，
是人还受恶果报， 是名暂出还复没。

“善男子，如彼大鱼，因见光故暂得出水，其身重故还复沉没，如上二人亦复如是。善男子，或复有人乐著三有，是名为没。得闻如是《大涅槃经》生于信心，是名为出。何因缘故名之为出？闻是经已，远离恶法，修习善法，是名为出。是人虽信亦不具足。何因缘故信不具足？是人虽信大般涅槃常乐我净，言如来身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如来则有二种涅槃：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涅槃无常乐我净，无为涅槃有常乐我净。虽信佛性是众生有，不必一切皆悉有之，是故名为信不具足。

“善男子，信有二种：一者、信，二者、求。如是之人虽复有信，不能推求，是故名为信不具足。信复有二：一、从闻生，二、从思生。是人信心从闻而生，不从思生，是故名为信不具足。复有二种：一、信有道，二、信得者。是人信心唯信有道，都不信有得道之人，是故名为信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信正，二者、信邪。言有因果，有佛法僧，是名信正；言无因果，三宝性异，信诸邪语富兰那等，是名信邪。是人虽信佛法僧宝，不信三宝同一性相；虽信因果，

不信得者，是故名为信不具足。

“是人成就不具足信，所受禁戒亦不具足。何因缘故名不具足？因不具故，所得禁戒亦不具足。复何因缘名不具足？戒有二种：一、威仪戒，二、从戒戒。是人唯具威仪等戒，不具从戒戒，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作戒，二者、无作戒。是人唯具作戒，不具无作戒，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从身口得于正命，二、从身口不得正命。是人虽从身口，不得正命，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求戒，二者、舍戒。是人唯具求有之戒，不得舍戒，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随有，二者、随道。是人唯具随有之戒，不具随道，是故名为戒不具足。复有二种：一者、善戒，二者、恶戒。身口意善是名善戒，牛戒、狗戒是名恶戒。是人深信是二种戒俱有善果，是故名为戒不具足。

“是人不具信、戒二事，所修多闻亦不具足。云何名为闻不具足？如来所说十二部经，唯信六部，不信六部，是故名为闻不具足。虽复受持是六部经，不能读诵为他解说，无所利益，是故名为闻不具足。又复受是六部经已，为论议故，为胜他故，为利养故，为诸有故，持读诵说，是故名为闻不具足。善男子，我于经中说闻具足。云何具足？若有比丘身口意善，先能供养和尚诸师有德之人，是诸师等于是人所生爱念心，以是因缘教授经法。是人至心受持诵习，持诵习已获得智慧，得智慧已能善思惟如法而住，善思惟已则得正义，得正义已身心寂静，身心寂已则生喜心，喜心因缘心则得定，因得定故得正知见，正知见已于诸有中心生厌悔，悔诸有故能得解脱。是人无有如是等事，是故名为闻不具足。

“是人不具如是三事，施亦不具。施有二种：一者、财施，二者、法施。是人虽复行于财施，为求有故，虽行法施亦不具足。何以故？秘不尽说，畏他胜故，是故名为施不具足。财法二施，各有二种：一者、圣，二者、非圣。圣者施已不求果报，非圣施已求于果报。圣者法施为增长法，非圣法施为增诸有。如是之人为增财故而行财施，为增有故而行法施，是故名为施不具足。复次，是人受六部经，见受法者而供给之，不受法者则不供给，是故名为施不具足。

“是人不具如上四事，所修智慧亦不具足。智慧之性性能分别，是人不能分别如来是常无常。如来于此涅槃经中说言：‘如来即是解脱，解脱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涅槃，涅槃即是解脱。’于是义中不能分别。‘梵行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即是解脱，解脱即是涅槃，涅槃即是慈悲喜舍。’于是义中不能分别，是故名为智不具足。复次，不能分别佛性。‘佛性即是如来，如来即是一切不共之法，不共之法即是解脱，解脱即是涅槃，涅槃即是不共之法。’于是义中不能分别，是故名为智不具足。复次，不能分别四谛苦集灭道，不能分别四真谛故不知圣行，不知圣行故不知如来，不知如来故不知解脱，不知解脱故不知涅槃，是故名为智不具足。

“是人不具如是五事，则有二种：一、增善法，二、增恶法。云何名为增长恶法？是人不见己不具足，自言具足而生著心，于同行中自谓为胜，是故亲近同己恶友，既亲近已复得更闻不具足法，闻已心喜其心染著，起于憍慢多行放逸，因放逸故亲近在家，亦乐闻说在家之事，远离清净出家之法，以是因缘增长恶法，增恶法故身口意等起不净业，三业不净故增长地狱、畜生、饿鬼，是名暂出还没。暂出还没者，我佛法中其谁是耶？谓提婆达多、瞿伽离比丘、惋手比丘、善星比丘、低舍比丘、满宿比丘、慈地比丘尼、旷野比丘尼、方比丘尼、慢比丘尼、净洁长者、求有优婆塞、舍勒释种、象长者、名称优婆夷、光明优婆夷、难陀优婆夷、军优婆夷、铃优婆夷，如是等人名为暂出还没，譬如大鱼见明故出，身重故没。

“第二之人，深自知见行不具足，不具足故求近善友，近善友故乐咨未闻，闻已乐受，受已乐善思惟，善思惟已能如法住，如法住故增长善法，增善法故终不复没，是名为住。我佛法中，其谁是耶？谓舍利弗、大目揵连、阿若憍陈如等五比丘，耶舍等五百比丘，阿□楼陀、童子迦葉、摩诃迦葉、十力迦葉、瘦瞿昙弥比丘尼、波吒罗华比丘尼、胜比丘尼、实义比丘尼、意比丘尼、跋陀比丘尼、净比丘尼、不退转比丘尼、频婆娑罗王、郁伽长者、须达多长者、释摩男、贫须达多、鼠狼长者子、名称长者、具足长者、师子将军、优波离长者、刀长者、无畏优婆夷、善住优婆夷、爱法优婆夷、勇健优婆夷、天得优婆夷、善生优婆夷、具身优婆夷、牛得优婆夷、旷野优婆夷、摩诃斯那优婆夷，如是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名为住。云何为住？常乐睹见善光明故。以是因缘，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等人终不造恶，是名为住。如低弥鱼，乐见光明不沉不没，如是等众亦复如是。是故我于经中说偈：

“若人善能分别义，至心求于沙门果，
若能呵责一切有，是人名为如法住。
若能供养无量佛，则能无量世修道，
若受世乐不放逸，是人名为如法住。
亲近善友听正法，内善思惟如法住，
乐见光明修习道，获得解脱安隐住。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三

迦葉菩萨品第二十四之三

“善男子，智不具足，凡有五事。是人知已，求近善友。如是善友，当观是人贪欲、瞋恚、愚痴、思觉，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贪欲多者，即应为说不净观法，瞋恚多者为说慈悲，思觉多者教令数息，著

我多者当为分析十八界等。是人闻已至心受持，心受持已如法修行，如法行已次第获得四念处观身、受、心、法，得是观已次第复观十二因缘，如是观已次得暖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悉有暖法。何以故？如佛所说，三法和合名为众生：一寿、二暖、三识。若从是义，一切众生应先有暖，云何如来说言暖法因善友生？”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问有暖法者，一切众生至一阐提皆悉有之。如我今者所说暖法，要因方便然后乃得，本无今有。以是义故，非诸众生一切先有。是故汝今不应难言，一切众生皆有暖法。善男子，如是暖法，是色界法，非欲界有。若言一切众生有者，欲界众生亦皆应有。欲界无故，当知一切不必悉有。何以故？我弟子有，外道则无。以是义故，一切众生不必悉有。善男子，一切外道唯观六行，我诸弟子具足十六行。是十六行，一切众生不必悉有。”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所言暖法，云何名暖？为自性暖？为他故暖？”

佛言：“善男子，如是暖法，自性是暖，非他故暖。”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来先说马师满宿无有暖法。何以故？于三宝所无信心故，是故无暖。当知信心即是暖法。”

“善男子，信非暖法。何以故？因于信心后得暖故。善男子，夫暖法者即是智慧。何以故？观四谛故，是故名之为十六行，行即是智。善男子，如汝所问，何因缘故名为暖者？善男子，夫暖法者，即是八圣道之火相，故名为暖。善男子，譬如攒火，先有暖气，次有火生，后则烟出；是无漏道亦复如是，暖者即是十六行也，火者即是须陀洹果，烟者即是修道断结。”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暖法，亦是有法，亦是有为。是法报得色界五阴，是故名有。是因缘故复名有为。若是有为，云何能为无漏道相？”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男子，如是暖法虽是有为有法，还能破坏有为有法，是故能为无漏道相。善男子，如人乘马亦爱亦策；暖心亦尔，爱故受生，厌故观行。是故虽复有法有为，而能与彼正道作相。得暖法人，七十三种，欲界十种，是人具足一切烦恼。从断一分至于九分，如欲界初禅乃至无所有处亦复如是，是名七十三种。

“如是等人得暖法已，则不复能断于善根作五逆罪、犯四重禁。是人二种：一、遇善友，二、遇恶友。遇恶友者暂出还没，遇善友者遍观四方。观四方者即是顶法。是法虽复性是五阴，亦缘四谛，是故得名遍观四方。得顶法已，次得忍法。是忍亦尔，性亦五阴，亦缘四谛。是人次得世第一法。是法虽复性是五阴，亦缘四谛。是人次第得苦法忍。忍性是慧，缘于一谛。如是忍法缘一谛已，乃至见断烦恼得须陀洹果，是名第四遍观四方。四方者即是四谛。”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说，须陀洹人所断烦恼，犹如纵广四十里水，其余在者如一毛渧，此中云何说断三结名须陀洹：一者、我见，二者、非因见因，三者、疑网？世尊，何因缘故名须陀洹遍观四方？复何因缘名须陀洹？复何因缘说须陀洹喻以[魚＋昔]鱼？"

佛言："善男子，须陀洹人虽复能断无量烦恼，此三重故亦摄一切须陀洹人所断结故。善男子，譬如大王出游巡时，虽有四兵，世人俱言王来王去。何以故？世间重故。是三烦恼亦复如是。何因缘故名之为重？一切众生常所起故，微难识故，故名为重。如是三结难可断故，能为一切烦恼因故，是三对治之怨敌故，谓戒、定、慧。善男子，有诸众生闻须陀洹能断如是无量烦恼，则生退心。便作是言：'众生云何能断如是无量烦恼？'是故如来方便说三。

"如汝所问，何因缘故，须陀洹人喻观四方？善男子，须陀洹人观于四谛获得四事：一者、住坚固道，二者、能遍观察，三者、能如实见，四者、能坏大怨。坚固道者，是须陀洹所有五根无能动者，是故名为住坚固道。能遍观者，悉能呵责内外烦恼。如实见者即是忍智。坏大怨者谓四颠倒。

"如汝所问，何因缘故，名须陀洹者？善男子，须名无漏，陀洹名修习，修习无漏故名须陀洹。善男子，复有须者名流，流有二种：一者、顺流，二者、逆流。以逆流故名须陀洹。"

迦葉菩萨言："世尊，若从是义，何因缘故，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罗汉人不得名为须陀洹耶？"

"善男子，从须陀洹乃至诸佛，亦得名为须陀洹。若斯陀含乃至诸佛无须陀洹，云何得名斯陀含乃至佛？一切众生名有二种：一者、旧，二者、客。凡夫之时有世名字，既得道已更为立名，名须陀洹。以先得故名须陀洹，以后得故名斯陀含，是人亦名须陀洹，亦名斯陀含，乃至佛亦复如是。善男子，流有二种：一者、解脱，二者、涅槃。一切圣人皆有是二，亦可得名须陀洹，亦名斯陀含，乃至佛亦复如是。善男子，须陀洹者亦名菩萨。何以故？菩萨者即是尽智及无生智，须陀洹人亦复求索如是二智，是故当知须陀洹人得名菩萨。须陀洹人亦得名觉。何以故？正觉见道断烦恼故，正觉因果故，正觉共道及不共道故。斯陀含乃至阿罗汉亦复如是。善男子，是须陀洹凡有二种：一者、利根，二者、钝根。钝根之人人天七返，是钝根人复有五种，或有六返五四三二；利根之人，现在获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

"善男子，如汝所问，何因缘故须陀洹人喻以[魚＋昔]鱼？善男子，[魚＋昔]鱼有四事：一者、骨细故轻，二者、有翅故轻，三者、乐见光明，四者、衔物坚持。须陀洹人亦有四事，言骨细者喻烦恼微，言有翅者喻奢摩他、毗婆舍那，乐见光明喻于见道，衔物坚持喻闻如来说无常、苦、无我、不净坚持不舍。犹如魔王化作佛像，首罗长者见已心惊。魔见长者其心动已，即语长者：'我先所说四真谛者，是说不真。今当为汝更说五谛、六阴、十三入、十九界。'长者闻已，

寻观法相都无此理，是故坚持其心不动。”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是须陀洹，先得道故名须陀洹，以初果故名须陀洹。若先得道名须陀洹者，得苦法忍时，何故不得名须陀洹，乃名为向？若以初果名须陀洹，外道之人先断烦恼至无所有处，修无漏道得阿那含果，何故不名为须陀洹？”

“善男子，以初果故名须陀洹。如汝所问，外道之人先断烦恼至无所有处，修无漏道得阿那含，何故不名须陀洹者？善男子，以初果故名须陀洹，是人尔时具足八智及十六行。”

迦葉言：“世尊，得阿那含人亦复如是，亦得八智，具十六行，何故不得名须陀洹？”

“善男子，有漏十六行有二种：一者、共，二者、不共。无漏十六行亦有二种：一者、向果，二者、得果。八智亦二：一者、向果，二者、得果。须陀洹人舍共十六行，得不共十六行，舍向果八智，得果八智。阿那含人即不如是，是故初果名须陀洹。善男子，须陀洹人缘于四谛，阿那含人唯缘一谛，是故初果名须陀洹，以是因缘喻以[魚＋昔]鱼。遍观已行者即是斯陀含，系心修道，为断贪欲、瞋、痴、憍慢；如彼[魚＋昔]鱼遍观方已，为食故行。行已复住，喻阿那含得食已住。是阿那含凡有二种：一者、现在得阿那含，进修即得阿罗汉果；二者、贪著色界、无色界中寂静三昧，是人不受欲界身故名阿那含。是阿那含复有五种：一者、中般涅槃，二者、受身般涅槃，三者、行般涅槃，四者、无行般涅槃，五者、上流般涅槃。复有六种：五种如上，六、现在般涅槃。复有七种：六种如上，七、无色界般涅槃。行般涅槃复有二种：或受二身，或受四身。若受二身，是名利根；若受四身，是名钝根。复有二种：一者、精进无自在定，二者、懈怠有自在定。复有二种：一者、具精进、定，二者、不具是二。善男子，欲、色众生有二种业：一者、作业，二、受生业。中涅槃者，唯有作业，无受生业，是故于中而般涅槃；舍欲界身，未至色界，以利根故于中涅槃。是中涅槃阿那含人有四种心：一者、非学非无学，二者、学，三者、无学，四者、非学非无学。入于涅槃，云何复名中般涅槃？善男子，是阿那含四种心中，二是涅槃，二非涅槃，是故名为中般涅槃。受身涅槃复有二种：一者、作业，二者、生业。是人舍欲界身，受色界身，精勤修道，尽其寿命入于涅槃。”

迦葉菩萨言：“世尊，若言尽命入涅槃者，云何而言受身涅槃？”

佛言：“善男子，是人受身然后乃断三界烦恼，是故名为受身涅槃。善男子，行般涅槃者常修行道，以有为三昧力故，能断烦恼入于涅槃，是名行般涅槃。无行般涅槃者，是人定知当得涅槃是故懈怠，亦以有为三昧力故，寿尽则得入于涅槃，是名无行般涅槃。上流般涅槃者，若有人得第四禅已，是人生于初禅爱心，以是因缘退生初禅。是有二流：一、烦恼流，二者、道流。以道流故，是人寿尽生二禅爱，以爱因缘生于二禅，至第四禅亦复如是。是四禅中复有二种：一

者、入无色界，二者、入五净居。如是二人，一乐三昧，二乐智慧。乐智慧者入五净居，乐三昧者入无色界。如是二人：一者、修第四禅有五阶差，二者、不修。云何为五？下、中、上、上中、上上。修上上者处无小天，修上中者处善见天，修上品者处善可见天，修中品者处无热天，修下品者处少广天。如是二人，一乐论议，二乐寂静。乐寂静者入无色界，乐论议者处五净居。复有二种：一者、修熏禅，二者、不修熏禅。修熏禅者入五净居，不修熏禅者生无色界，尽其寿命而般涅槃，是名上流般涅槃。若欲入于无色界者，即不能修四禅五差。若修五差，则能呵责无色界定。”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中涅槃者则是利根。若利根者，何不现在入涅槃耶？何故欲界有中涅槃，色界则无？”

佛言：“善男子，是人现在四大羸劣不能修道。虽有比丘四大康健，无有房舍、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众缘不具，是故不得现在涅槃。善男子，我昔一时在舍卫国阿那邠低精舍，有一比丘来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常修道，而不能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我时即告阿难言：‘汝今当为是比丘具诸所须。’尔时，阿难将是比丘至祇陀林，与好房舍。是时比丘语阿难言：‘大德，唯愿为我庄严房舍，净洁修治，七宝严丽，悬缯幡盖。’阿难言：‘世间贫者乃名沙门，我当云何能办是事？’是比丘言：‘大德，若能为我作者善。若不能者，我当还往至世尊所。’尔时，阿难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向者比丘，从我求索种种庄严七宝幡盖，不审是事当云何耶？’我于尔时复告阿难：‘汝今还去，随比丘意，所须之物为办具之。’尔时，阿难即还房中，为是比丘事事具办。比丘得已，系念修道，不久即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善男子，无量众生应入涅槃，以所乏故，妨乱其心，是故不得。善男子，复有众生多喜教化，其心匆务不能得定，是故不得现在涅槃。

“善男子，如汝所问，何因缘故，舍欲界身有中涅槃，色界无者？善男子，是人观于欲界烦恼因缘有二：一者、内，二者、外。而色界中无外因缘。欲界复有二种爱心：一者、欲爱，二者、食爱。观是二爱至心呵责，既呵责已得入涅槃。是欲界中能得呵责诸粗烦恼，所谓悭贪、瞋、妒、无惭无愧，以是因缘能得涅槃。又欲界道其性勇健。何以故？得四果故。是故欲界有中涅槃，色界中无。

“善男子，中涅槃者凡有三种，谓上中下。上者，舍身未离欲界，便得涅槃。中者，始离欲界，未至色界，便得涅槃。下者，离欲界已，至色界边，乃得涅槃。喻以[魚＋昔]鱼得食已住，是人亦尔。云何名住？处在色界及无色界得受身故，是故名住。不受欲界人、天、地狱、畜生、饿鬼，是故名住。已断无量诸烦恼结余少在故，是故名住。复何因缘名之为住？终不造作共凡夫事，是故名住。自无所畏，不令他畏，是故名住。远离二爱、悭贪、瞋恚，是故名住。

“善男子，到彼岸者喻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犹如神龟水

陆俱行。何因缘故喻之以龟？善藏五根故。是阿罗汉乃至诸佛亦复如是，善覆五根，是故喻龟。言水陆者，水喻世间，陆喻出世。是诸圣等亦复如是，能观一切恶烦恼故到于彼岸，是故喻以水陆俱行。

“善男子，如恒河中七种众生，虽有鱼龟之名，不离于水；如是微妙大涅槃中，从一阐提上至诸佛虽有异名，然亦不离于佛性水。善男子，是七众生，若善法、若不善法、若方便道、若解脱道、若次第道、若因若果，悉是佛性。是名如来随自意语。”

迦葉菩萨言：“世尊，若有因则有果，若无因则无果。涅槃名果，常故无因，若无因者，云何名果？而是涅槃，亦名沙门，名沙门果，云何沙门？云何沙门果？”

“善男子，一切世间有七种果：一者、方便果，二者、报恩果，三者、亲近果，四者、余残果，五者、平等果，六者、果报果，七者、远离果。方便果者，如世间人秋多收谷，咸相谓言得方便果。方便果者名业行果，如是果者有二种因：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所谓种子，远因者谓水粪人功。是名方便果。报恩果者，如世间人供养父母，父母咸言：‘我今已得恩养之果。’子能报恩，名之为果。如是果者，因亦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者即是父母过去纯善之业，远者即是所生孝子。是名报恩果。亲近果者，譬如有人亲近善友，或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是人唱言：‘我今已得亲近果报。’如是果者，因有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者信心，远者善友。是名亲近果。余残果者，如因不杀，得第三身，延年益寿，是名残果。如是果者有二种因：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者即是身口意净，远者即是延年益寿。是名残果。平等果者，谓世界器。如是果者亦二种因：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所谓众生修十善业，远因者所谓三灾。是名平等果。果报果者，如人获得清净身已，修身口意清净之业，是人便说我得果报果。如是果者，因有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因者所谓现在身口意净，远因者所谓过去身口意净。是名果报果。远离果者即是涅槃，离诸烦恼一切善业。是涅槃因，复有二种：一者、近因，二者、远因。近者即是三解脱门，远因者即无量世所修善法。

“善男子，如世间法或说生因，或说了因；出世之法亦复如是，亦说生因，亦说了因。善男子，三解脱门、三十七品，能为一切烦恼作不生生因，亦为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远离烦恼则得了了见于涅槃，是故涅槃唯有了因，无有生因。

“善男子，如汝所问，云何沙门？云何沙门果者？善男子，沙门那者，即八正道；沙门果者，从道毕竟永断一切贪瞋痴等，是名沙门、沙门果。”

迦葉菩萨言：“世尊，何因缘故八正道者名沙门那？”

“善男子，世言沙门，名乏那者名道。如是道者，断一切乏，断一切道，以是义故，名八正道为沙门那。从是道中获得果故，名沙门

果。善男子，又沙门那者，如世间人有乐静者亦名沙门；如是道者亦复如是，能令行者离身口意恶邪命等得乐寂静，是故名之为沙门那。善男子，如世下人能作上人，是名沙门；如是道者亦复如是，能令下人作上人故，是故得名为沙门那。

“善男子，阿罗汉人修是道者得沙门果，是故得名到于彼岸。阿罗汉果者即是无学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因是五分得到彼岸，是故名为到于彼岸。到彼岸故而自说言：‘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有。’善男子，是阿罗汉永断三世生因缘故，是故自说‘我生已尽’；亦断三界五阴身故，是故复言‘我生已尽’；所修梵行已毕竟故，是故唱言‘梵行已立’；又舍学道亦名已立，如本所求今日已得，是故唱言‘所作已办’；修道得果亦言已办，获得尽智、无生智故，唱言‘我生已尽，尽诸有结’。以是义故，名阿罗汉得到彼岸。如阿罗汉，辟支佛亦复如是。菩萨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罗蜜名到彼岸。是佛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名为具足六波罗蜜。何以故？得六波罗蜜果故，以得果故名为具足。

“善男子，是七众生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不能修习如是四事，则能造作五逆重罪，能断善根、犯四重禁、谤佛法僧，是故得名为常沉没。善男子，是七人中有能亲近善知识者，至心听受如来正法，内善思惟，如法而住，精勤修习身戒心慧，是故得名渡生死河到于彼岸。若有说言一阐提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是名染著；若言不得，是名虚妄。善男子，是七种人，或有一人具七，或有七人各一。

“善男子，若有心口异想异说，言一阐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知是人谤佛法僧；若人心口异想异说，言一阐提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谤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说言，八圣道分，凡夫所得，是人亦名谤佛法僧；若有说言，八圣道分，非凡夫得，是人亦名谤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说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定无佛性，是人亦名谤佛法僧。

“善男子，是故我于契经中说，有二种人谤佛法僧：一者、不信，瞋恚心故；二者、虽信，不解义故。善男子，若人信心，无有智慧，是人则能增长无明；若有智慧，无有信心，是人则能增长邪见。善男子，不信之人瞋恚心故，说言无有佛法僧宝；信者无慧颠倒解义，令闻法者谤佛法僧。善男子，是故我说，不信之人瞋恚心故，有信之人无智慧故，是人能谤佛法僧宝。

“善男子，若有说言：‘一阐提等未生善法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谤佛法僧；若复有言：‘一阐提人舍一阐提，于异身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谤佛法僧。若复说言：‘一阐提人能生善根，生善根已相续不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言一阐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是人不谤三宝。

“善男子，若有人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常乐我净，不作不

生，烦恼因缘故不可见。’当知是人谤佛法僧。若有说言：‘一切众生都无佛性，犹如兔角，从方便生，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当知是人谤佛法僧。若有说言：‘众生佛性非有如虚空，非无如兔角。何以故？虚空常故，兔角无故。是故得言亦有亦无，有故破兔角，无故破虚空。’如是说者不谤三宝。

“善男子，夫佛性者，不名一法，不名十法，不名百法，不名千法，不名万法。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一切善、不善、无记，尽名佛性。如来或时因中说果，果中说因，是名如来随自意语。随意语故名为如来，随意语故名阿罗呵，随意语故名三藐三佛陀。”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众生佛性犹如虚空，云何名为如虚空耶？”

“善男子，虚空之性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佛性亦尔。善男子，虚空非过去。何以故？无现在故。法若现在可说过去，以无现在故无过去。亦无现在。何以故？无未来故。法若未来可说现在，以无未来故无现在。亦无未来。何以故？无现在、过去故。若有现在、过去则有未来，以无现在、过去故则无未来。以是义故，虚空之性，非三世摄。善男子，以虚空无故无有三世，不以有故无三世也。如虚空华，非是有故无有三世；虚空亦尔，非是有故无有三世。善男子，无物者即是虚空，佛性亦尔。善男子，虚空无故非三世摄，佛性常故非三世摄。善男子，如来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有佛性一切佛法常无变易，以是义故，无有三世犹如虚空。善男子，虚空无故非内非外，佛性常故非内非外，故说佛性犹如虚空。善男子，如世间中无挂碍处名为虚空；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于一切佛法无有挂碍，故言佛性犹如虚空。以是因缘，我说佛性犹如虚空。”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佛性、涅槃非三世摄而名为有，虚空亦非三世所摄，何故不得名为有耶？”

佛言：“善男子，为非涅槃名为涅槃，为非如来名为如来，为非佛性名为佛性。云何名为非涅槃耶？所谓一切烦恼有为之法，为破如是有为烦恼，是名涅槃。非如来者，谓一阐提至辟支佛，为破如是一阐提等至辟支佛，是名如来。非佛性者，所谓一切墙壁瓦石无情之物，离如是等无情之物，是名佛性。善男子，一切世间无非虚空对于虚空。”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世间亦无，非四大对，而犹得名四大是有。虚空无对，何故不得名之为有？”

佛言：“善男子，若言涅槃非三世摄，虚空亦尔者，是义不然。何以故？涅槃是有可见可证，是色足迹章句、是有、是相、是缘、是归依处，寂静光明，安隐彼岸，是故得名非三世摄。虚空之性，无如是法，是故名无。若有离于如是等法更有法者，应三世摄。虚空若同是有法者，不得非是三世所摄。善男子，如世人说：‘虚空名为无色无对，不可睹见。’若无色无对不可见者即心数法。虚空若同心数法者，

不得不是三世所摄。若三世摄即是四阴，是故离四阴已无有虚空。

“复次，善男子，诸外道言：‘夫虚空者，即是光明。’若是光明即是色法，虚空若尔是色法者即是无常，是无常故三世所摄，云何外道说非三世？若三世摄则非虚空，亦可说言虚空是常。善男子，复有人言：‘虚空者即是住处。’若有住处即是色法，而一切处皆是无常三世所摄，虚空亦常非三世摄，若说处者，知无虚空。复有说言：‘虚空者即是次第。’若是次第即是数法，若是可数即三世摄，若三世摄，云何言常？善男子，若复说言：‘夫虚空者不离三法：一者空，二者实，三者空、实。’若言空是，当知虚空是无常法。何以故？实处无故。若言实是，当知虚空亦是无常。何以故？空处无故。若空、实是，当知虚空亦是无常。何以故？二处无故。是故虚空名之为无。善男子，如说虚空是可作法，如说去树去舍而作虚空，平作虚空，覆于虚空，上于虚空，画虚空色如大海水，是故虚空是可作法。一切作法皆是无常犹如瓦瓶，虚空若尔应是无常。善男子，世间人说一切法中无挂碍处名虚空者，是无碍处于一法所，为具足有、为分有耶？若具足有，当知余处则无虚空。若分有者，则是彼此可数之法，若是可数，当知无常。

“善男子，若有人说虚空无碍与有并合，又复说言虚空在物如器中果，二俱不然。何以故？若言并合，则有三种：一、异业合，如飞鸟集树；二、共业合，如两羊相触；三、已合共合，如二双指合在一处。若言异业共合，异则有二：一、是物业，二、虚空业。若空业合物，空则无常；若物业合空，物则不遍，如其不遍，是亦无常。若言虚空是常，其性不动，与动物合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虚空若常，物亦应常；物若无常，空亦无常；若言虚空亦常无常，无有是处。若共业合，是义不然。何以故？虚空名遍，若与业合，业亦应遍，若是遍者应一切遍，若一切遍应一切合，不应说有合与不合。若言已合共合，如二双指合，是义不然。何以故？先无有合，后方合故。先无后有，是无常法。是故不得说言虚空已合共合。如世间法先无后有是物无常，虚空若尔亦应无常。若言虚空在物如器中果，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是虚空先无器时，在何处住？若有住处，虚空则多，如其多者，云何言常、言一、言遍？若使虚空离空有住，有物亦应离虚空住，是故当知无有虚空。善男子，若有说言指住之处名为虚空，当知虚空是无常法。何以故？指有四方，若有四方当知虚空亦有四方。一切常法都无方所，以有方故，虚空无常。若是无常，不离五阴，要离五阴，是无所有。

“善男子，有法若从因缘住者，当知是法名为无常。善男子，譬如一切众生树木因地而住，地无常故，因地之物次第无常。善男子，如地因水，水无常故，地亦无常；如水因风，风无常故，水亦无常；风依虚空，虚空无常故，风亦无常。若无常者，云何说言虚空是常，遍一切处？虚空无故，非是过去、未来、现在；亦如兔角是无物故，

非是过去、未来、现在。是故我说佛性常故非三世摄，虚空无故非三世摄。善男子，我终不与世间共诤。何以故？世智说有，我亦说有；世智说无，我亦说无。”

迦葉菩萨言：“世尊，菩萨摩诃萨具足几法，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

佛言：“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具足十法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何等为十？一者、信心，二者、有戒，三者、亲近善友，四者、内善思惟，五者、具足精进，六者、具足正念，七者、具足智慧，八者、具足正语，九者、乐于正法，十者、怜愍众生。善男子，菩萨具足如是十法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如优钵罗华。”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世智说有，我亦说有；世智说无，我亦说无。何等名为世智有无？”

佛言：“善男子，世智若说色是无常、苦、空、无我，乃至识亦如是。善男子，是名世智说有，我亦说有。善男子，世智说色无有常乐我净，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善男子，是名世智说无，我亦说无。”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世间智者，即佛菩萨一切圣人。若诸圣人，色是无常、苦、空、无我，云何如来说佛色身常恒无变？世间智者所说无法，云何如来说言是有？如来世尊作如是说，云何复言不与世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如来已离三种颠倒，所谓想倒、心倒、见倒。应说佛色实是无常，今乃说常，云何得名远离颠倒不与世诤？”

佛言：“善男子，凡夫之色从烦恼生，是故智说色是无常、苦、空、无我；如来色者，远离烦恼，是故说是常恒无变。”

迦葉菩萨言：“世尊，云何为色从烦恼生？”

“善男子，烦恼三种，所谓欲漏、有漏、无明漏。智者应当观是三漏所有罪过。所以者何？知罪过已则能远离。譬如医师先诊病脉，知病所在，然后授药。善男子，如人将盲，至蕀林中舍之而还，盲人于后甚难得出，设得出者，身体坏尽；世间凡夫亦复如是，不能知见三漏过患则随逐行，如其见者则能远离，知罪过已，虽受果报，果报轻微。善男子，有四种人：一、作业时重，受报时轻；二、作业时轻，受报时重；三、作业时重，受报亦重；四、作业时轻，受报亦轻。善男子，若人能观烦恼罪过，是人作业受果俱轻。

“善男子，有智之人作如是念：‘我应远离如是等漏，又复不应作如是等鄙恶之事。何以故？我今未得脱于地狱、饿鬼、畜生、人、天报故。我若修道。当因是力破坏诸苦。’是人观已，贪欲、瞋恚、愚痴微弱。既见贪欲瞋痴轻已，其心欢喜，复作是念：‘我今如是皆由修道因缘力故，令我得离不善之法，亲近善法。是故现在得见正道，应当勤加而修习之。’是人因是勤修道力，远离无量诸恶烦恼，及离地狱、饿鬼、畜生、人、天果报。是故我于契经中说，当观一切有漏烦恼及有漏因。何以故？有智之人若但观漏，不观漏因，则不能断诸烦恼

也。何以故？智者观漏，从是因生，我今断因，漏则不生。善男子，如彼医师，先断病因，病则不生；智者先断烦恼因者，亦复如是。有智之人先当观因，次观果报，知从善因生于善果，知从恶因生于恶果，观果报已远离恶因。观果报已，复当次观烦恼轻重；观轻重已，先离重者；既离重已，轻者自去。

“善男子，智者若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是人尔时精勤修道，不息不悔，亲近善友，至心听法，为灭如是诸烦恼故。善男子，譬如病者，自知病轻必可除差，虽得苦药服之不悔；有智之人亦复如是，勤修圣道，欢喜不愁，不息不悔。善男子，若人能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为除烦恼故勤修圣道，是人不从烦恼生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若不能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不勤修习，是人则从烦恼生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善男子，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为断烦恼修行道者，即是如来。以是因缘，如来色常乃至识常。善男子，不知烦恼、烦恼因、烦恼果报、烦恼轻重，不能修道即是凡夫。是故凡夫色是无常，受想行识悉是无常。善男子，世间智者、一切圣人、菩萨诸佛说是二义，我亦如是说是二义，是故我说不与世间智者共诤，不为世法之所沾污。”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三有漏者，云何名为欲漏、有漏、无明漏耶？”

佛言：“善男子，欲漏者，内恶觉观，因于外缘生于欲漏。是故我昔在王舍城告阿难言：‘阿难，汝今受此女人所说偈颂，是偈乃是过去诸佛之所宣说。是故一切内恶觉观，外诸因缘，名之为欲。’是名欲漏。有漏者，色、无色界内诸恶法外诸因缘，除欲界中外诸因缘内诸觉观，是名有漏。无明漏者，不能了知我及我所不别内外，名无明漏。善男子，无明即是一切诸漏根本。何以故？一切众生无明因缘，于阴、入、界忆想作相，名为众生，是名想倒、心倒、见倒，以是因缘生一切漏。是故我于十二部经，说无明者，即是贪因、瞋因、痴因。”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来昔于十二部经说言，不善思惟因缘生于贪欲瞋痴，今何因缘乃说无明？”

“善男子，如是二法，互为因果，互相增长。不善思惟生于无明，无明因缘生不善思惟。善男子，其能生长诸烦恼者，皆悉名为烦恼因缘。亲近如是烦恼因缘，名为无明、不善思惟。如子生芽，子是近因，四大远因，烦恼亦尔。”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无明即漏，云何复言因无明故生于诸漏？”

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说无明漏者，是内无明。因于无明生诸漏者，是内外因。若说无明漏，是名内倒，不识无常、苦、空、无我。若说一切烦恼因缘，是名不知外我、我所；若说无明漏，是名无

始无终，从无明生阴、入、界等。”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有智之人知于漏因。云何名为知于漏因？”

“善男子，智者当观，何因缘故生是烦恼？造作何行生此烦恼？于何时中生此烦恼？共谁住时生此烦恼？何处止住生此烦恼？观何事已生于烦恼？受谁房舍、卧具、饮食、衣服、汤药而生烦恼？何因缘故，转下作中、转中作上、下业作中、中业作上？菩萨摩诃萨作是观时，则得远离生漏因缘。如是观时，未生烦恼遮令不生，已生烦恼便得除灭。是故我于契经中说，智者当观生烦恼因。”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众生一身云何能起种种烦恼？”

佛言：“善男子，如一器中有种种子，得水雨已各各自生；众生亦尔，器虽是一，爱因缘故，而能生长种种烦恼。”

迦葉菩萨言：“世尊，智者云何观于果报？”

“善男子，智者当观，诸漏因缘，能生地狱、饿鬼、畜生。是漏因缘，得人天身，即是无常、苦、空、无我。是身器中得三种苦、三种无常。是漏因缘，能令众生作五逆罪受诸恶报，能断善根、犯四重禁、诽谤三宝。智者当观：‘我既受得如是之身，不应生起如是烦恼受诸恶果。’”

迦葉菩萨言：“世尊，有无漏果，复言智者断诸果报，无漏果报在断中不？诸得道人有无漏果，如其智者求无漏果，云何佛说一切智者应断果报？若其断者，今诸圣人云何得有？”

“善男子，如来或时因中说果，果中说因。如世间人说泥即瓶，缕即是衣，是名因中说果。果中说因者，牛即水草，人即是食。我亦如是因中说果，先于经中作是说言：‘我从心身，因心运心故，言身心至梵天边。’是名因中说果。果中说因，此六入者名过去业，是名果中说因。善男子，一切圣人真实无有无漏果报，一切圣人修道果报更不生漏，是故名为无漏果报。善男子，有智之人如是观时，即得永灭烦恼果报。善男子，智者观已，为断如是烦恼果报修习圣道。圣道者即空无相愿，修是道已，能灭一切烦恼果报。”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四

迦葉菩萨品第二十四之四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皆从烦恼而得果报。言烦恼者，所谓恶也，从恶烦恼所生烦恼亦名为恶。如是烦恼则有二种：一因、二果。因恶故果恶，果恶故子恶。如纴婆果，其子苦故，华果茎叶一切皆苦。犹如毒树，其子毒故，果亦是毒。因亦众生，果亦众生。因亦烦恼，果亦烦恼。烦恼因果即是众生，众生即是烦恼因果。若从是义，云何如来先喻雪山亦有毒草、微妙药王？若言烦恼即是众

生，众生即是烦恼，云何而言众生身中有妙药王？”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无量众生咸同此疑。汝今能为启请求解，我亦能断。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雪山喻者即是众生，言毒草者即是烦恼，妙药王者即净梵行。善男子，若有众生能修如是清净梵行，是名身中有妙药王。”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众生有清净梵行？”

“善男子，犹如世间从子生果，是果有能与子作因，有不能者。有能作者，是名果子；若不能作，唯得名果，不得名子。一切众生亦复如是，皆有二种：一者、有烦恼果是烦恼因；二者、有烦恼果非烦恼因。是烦恼果非烦恼因，是则名为清净梵行。

“善男子，众生观受，知是一切漏之近因，所谓内外漏。受因缘故，不能断绝一切诸漏，亦不能出三界牢狱。众生因受，著我、我所，生于心倒、想倒、见倒。是故众生先当观受，如是受者，为一切爱而作近因，是故智者欲断爱者，当先观受。善男子，一切众生十二因缘所作善恶皆因受时，是故我为阿难说言：‘阿难，一切众生所作善恶皆是受时。’是故智者先当观受；既观受已，复当更观如是受者何因缘生？若因缘生，如是因缘复从何生？若无因生，无因何故不生无受？复观是受，不因自在天生，不因士夫生，不因微尘生、非时节生，不因想生，不因性生，不从自生，不从他生，非自他生，非无因生。是受皆从缘合而生，因缘者即是爱也。是和合中，非有、受非无受，是故我当断是和合，断和合故则不生受。善男子，智者既观因已，次观果报。众生因受受于地狱、饿鬼、畜生乃至三界无量苦恼，受因缘故受无常乐，受因缘故断于善根，受因缘故获得解脱。作是观时，不作受因。云何名为不作受因？谓分别受，何等受能作爱因，何等爱能作受因。善男子，众生若能如是深观爱因、受因，则便能断我及我所。

“善男子，若人能作如是等观，则应分别爱之与受在何处灭，即见爱受有少灭处，当知亦应有毕竟灭，尔时即于解脱生信；生信心已，是解脱处何由而得？知从八正，即便修习。云何名为八正道耶？是道观受有三种相：一者、苦，二者、乐，三者、不苦不乐。如是三种俱能增长身之与心。何因缘故能增长耶？触因缘也。是触三种：一者、无明触，二者、明触，三者、非明无明触。言明触者即八正道，其余二触增长身心及三种受，是故我应断二种触因缘，触断不生三受。善男子，如是受者，亦名为因，亦名为果，智者当观亦因亦果。云何为因？因受生爱，名之为因。云何名果？因触生故，名之为果。是故此受亦因亦果。智者如是观是受已，次复观爱。受果报故，名之为爱。智者观爱复有二种：一者、杂食，二者、无食。杂食爱者，因生老病死一切诸有；无食爱者，断生老病死一切诸有，贪无漏道。智者复当作如是念：‘我若生是杂食之爱，则不能断生老病死。我今虽贪无漏之道，不断受因则不能得无漏道果，是故应当先断是触。’触既断

已，受则自灭；受既灭已，爱亦随灭，是名八正道。善男子，若有众生能如是观，虽有毒身，其中亦有微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善男子，如是众生虽从烦恼而得果报，而是果报更不复为烦恼作因，是即名为清净梵行。

“复次，善男子，智者当观受、爱二事何因缘生？知因想生。何以故？众生见色亦不生贪，及观受时亦不生贪。若于色中生颠倒想，谓色即是常乐我净，受是常恒无有变易，因是倒想生贪恚痴。是故智者应当观想。云何观想？当作是念：‘一切众生未得正道皆有倒想。云何倒想？于非常中生于常想，于非乐中生于乐想，于非净中生于净想，于空法中生于我想，于非男女大小昼夜岁月衣服房舍卧具生于男女乃至卧具想。’是想三种：一者、小，二者、大，三者、无边。小因缘故生于小想，大因缘故生于大想，无量缘故生无量想。复有小想，谓未入定；复有大想，谓已入定；复有无量想，谓十一切入。复有小想，所谓欲界一切想等；复有大想，所谓色界一切想等；复有无量想，谓无色界一切想等。三想灭故，受则自灭，想、受灭故，名为解脱。”

迦葉菩萨言：“世尊，灭一切法名为解脱，如来云何说想、受灭名解脱耶？”

佛言：“善男子，如来或时因众生说，闻者解法；或时因法说于众生，闻者亦解说于众生。云何名为因众生说，闻者解法？如我先为大迦葉说：‘迦葉，众生灭时，善法则灭。’是名因众生说，闻者解法。云何因法说于众生，闻者亦解说于众生？如我先为阿难说言：‘我亦不说亲近一切法，亦复不说不亲近一切法。若法近已，善法衰羸，不善炽盛，如是法者不应亲近。若法近已，不善衰灭，善法增长，如是法者是应亲近。’是名因法说于众生，闻者亦解说于众生。善男子，如来虽说想、受二灭，则已总说一切可断。智者既观如是想已，次观想因，是无量想因何而生？知因触生，是触二种：一者、因烦恼触，二者、因解脱触。因无明生名烦恼触，因明生者名解脱触。因烦恼触生于倒想，因解脱触生不倒想。观想因已，次观果报。”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烦恼之想生于倒想，一切圣人实有倒想而无烦恼，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云何圣人而有倒想？”

迦葉菩萨言：“世尊，一切圣人牛作牛想，亦说是牛；马作马想，亦说是马；男女大小舍宅车乘去来亦尔，是名倒想。”

“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种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圣人唯有世流布想，无有著想。一切凡夫恶觉观故，于世流布生于著想。一切圣人善觉观故，于世流布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为倒想，圣人虽知，不名倒想。智者如是观想因已，次观果报：‘是恶想果在于地狱、饿鬼、畜生、人、天中受。如我因断恶觉观故，无明触断，是故想断；因想断故，果报亦断。’智者为断如是想因，修八正

道。善男子，若有能作如是等观，则得名为清净梵行。善男子，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

“复次，善男子，智者观欲。欲者即是色、声、香、味、触。善男子，即是如来因中说果。从此五事生于欲耳，实非欲也。善男子，愚痴之人贪求受之，于是色中生颠倒想，乃至触中亦生倒想，倒想因缘便生于受，是故世间说因倒想生十种想。欲因缘故，在于世间受恶果报，以恶加于父母、沙门、婆罗门等，所不应作而故作之不惜身命。是故智者观是恶想因缘故生欲心，智者如是观欲因已，次观果报。是欲多有诸恶果报，所谓地狱、饿鬼、畜生、人中、天上，是名观果报。若是恶想得除灭者，终不生于此欲心也，无欲心故不受恶受，无恶受故则无恶果。是故我应先断恶想，断恶想已，如是等法自然而灭。’是故智者为灭恶想修八正道，是则名为清净梵行。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

“复次，善男子，智者如是观是欲已，次当观业。何以故？有智之人当作是念：‘受想触欲即是烦恼，是烦恼者能作生业，不作受业。’如是烦恼与业共行则有二种：一、作生业，二、作受业。是故智者当观于业，是业三种，谓身口意。善男子，身口二业，亦名为业，亦名业果；意唯名业，不名为果，以业因故则名为业。善男子，身口二业名为外业，意业名内。是三种业共烦恼行故作二种业：一者、生业，二者、受业。善男子，正业者即意业也，期业者谓身口业。先发故名意业，从意业生名身口业，是故意业得名为正。智者观业已，次观业因。业因者即无明触，因无明触，众生求有，求有因缘即是爱也，爱因缘故造作三种身口意业。善男子，智者如是观业因已，次观果报。果报有四：一者、黑黑果报，二者、白白果报，三者、杂杂果报，四者、不黑不白不黑不白果报。黑黑果报者，作业时垢，果报亦垢；白白果报者，作业时净，果报亦净；杂杂果报者，作业时杂，果报亦杂；不白不黑不白不黑果报者，名无漏业。”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先说无漏无有果报，今云何言不白不黑果报耶？”

佛言：“善男子，是义有二：一者、亦果亦报，二者、唯果非报。黑黑果报，亦名为果，亦名为报。黑因生故得名为果，能作因故复名为报。净杂亦尔。无漏果者，因有漏生故名为果，不作他因不名为报，是故名果，不名为报。”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是无漏业非是黑法，何因缘故不名为白？”

“善男子，无有报故不名为白，对治黑故故名为白，我今乃说受果报者名之为白。是无漏业不受报故，不名为白，名为寂静。如是业者，有定受报处，如十恶法，定在地狱、饿鬼、畜生；十善之业，定在人天。十不善法有上中下。上因缘故受地狱身，中因缘故受畜生身，下因缘故受饿鬼身。人业十善复有四种：一者、下，二者、中，

三者、上，四者、上上。下因缘故生郁单越，中因缘故生弗婆提，上因缘故生瞿陀尼，上上因缘生阎浮提。有智之人作是观已，即作是念：‘我当云何断是果报？’复作是念：‘是业因缘，无明、触生。我若断除无明与触，如是业果则灭不生。’是故智者为断无明、触因缘故修八正道，是则名为清净梵行。善男子，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

“复次，善男子，智者观业、观烦恼已，次观是二所得果报。是二果报即是苦也。既知是苦则能舍离一切受生。智者复观烦恼因缘生于烦恼，业因缘故亦生烦恼，烦恼因缘复生于业，业因缘生苦，苦因缘故生于烦恼，烦恼因缘生有，有因缘生苦，有因缘生有，有因缘生业，业因缘生烦恼，烦恼因缘生苦，苦因缘生苦。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观，当知是人能观业苦。何以故？如上所观，即是生死十二因缘。若人能观如是生死十二因缘，当知是人不造新业，能坏故业。善男子，有智之人观地狱苦，观一地狱乃至一百三十六所，一一地狱有种种苦，皆是烦恼业因缘生；观地狱已，次观饿鬼、畜生等苦；作是观已，复观人天所有诸苦，如是众苦皆从烦恼业因缘生。善男子，天上虽无大苦恼事，然其身体柔软细滑，见五相时极受大苦，如地狱苦等无差别。善男子，智者深观三界诸苦皆从烦恼业因缘生。善男子，譬如坏器即易破坏，众生受身亦复如是，既受身已是众苦器。譬如大树华果繁茂，众鸟能坏，如多干草，小火能焚，众生受身为苦所坏亦复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观苦八种如圣行中，当知是人能断众苦。

“善男子，智者深观是八苦已，次观苦因。苦因者即爱无明，是爱无明则有二种：一者、求身，二者、求财。求身、求财二俱是苦，是故当知，爱无明者即是苦因。善男子，是爱无明则有二种：一者、内，二者、外。内能作业，外能增长；又复内能作业，外作业果。断内爱已，业则得断；断外爱已，果则得断。内爱能生未来世苦，外爱能生现在世苦。智者观爱即是苦因，既观因已，次观果报。苦果报者即是取也，爱果名取，是取因缘即内外爱则有爱苦。善男子，智者当观爱因缘取，取因缘爱，若我能断爱、取二事，则不造业受于众苦，是故智者为断受苦修八正道。善男子，若有人能如是观者，是则名为清净梵行。是名众生毒身之中有妙药王，如雪山中虽有毒草亦有妙药。”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清净梵行？”

佛言：“善男子，一切法是。”

迦葉菩萨言：“世尊，一切法者，义不决定。何以故？如来或说是善不善，或时说为四念处观，或说是十二入，或说是善知识，或说是十二因缘，或说是众生，或说是正见、邪见，或说十二部经，或说即是二谛，如来今乃说一切法为净梵行，悉是何等一切法耶？”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经》，乃是一切善法宝藏。譬如大海是众宝藏，是涅槃经亦复如是，即是一切字义

秘藏。善男子，如须弥山众药根本；是经亦尔，即是菩萨戒之根本。善男子，譬如虚空是一切物之所住处；是经亦尔，即是一切善法住处。善男子，譬如猛风无能系缚；一切菩萨行是经者亦复如是，不为一切烦恼恶法之所系缚。善男子，譬如金刚无能坏者；是经亦尔，虽有外道恶邪之人不能破坏。善男子，如恒河沙无能数者；如是经义亦复如是，无能数者。

“善男子，是经典者，为诸菩萨而作法幢如帝释幢。善男子，是经即是趣涅槃城之商主也，如大导师引诸商人趣向大海。善男子，是经能为诸菩萨等作法光明，如世日月能破诸闇。善男子，是经能为病苦众生作大良药，如香山中微妙药王能治众病。善男子，是经能为一阐提杖，犹如羸人因之得起。善男子，是经能为一切恶人而作桥梁，犹如世桥能渡一切。善男子，是经能为行三有者，遇烦恼热而作阴凉，如世间盖遮覆暑热。善男子，是经即是大无畏王，能坏一切烦恼恶魔，如师子王降伏众兽。善男子，是经即是大神咒师，能坏一切烦恼魔鬼，如世咒师能去魍魉。善男子，是经即是无上霜雹，能坏一切生死果报，如世雹雨坏诸果实。善男子，是经能为坏戒目者作大良药，犹如世间安阇陀药善疗眼痛。善男子，是经能住一切善法，如世间地能住众物。善男子，是经即是毁戒众生之明镜也，如世间镜见诸色像。善男子，是经能为无惭愧者而作衣服，如世衣裳障蔽形体。善男子，是经能为贫善法者作大财宝，如功德天利益贫者。善男子，是经能为渴法众生作甘露浆，如八味水充足渴者。善男子，是经能为烦恼之人而作法床，如世乏人遇安隐床。善男子，是经能为初地菩萨至十地菩萨，而作璎珞、香华、涂香、末香、烧香，清净种性具足之乘，过于一切六波罗蜜受妙乐处，如忉利天波利质多罗树。善男子，是经即是金刚利斧，能伐一切烦恼大树，即是利刀能割习气，即是勇健能摧魔怨，即是智火焚烦恼薪，即因缘藏出辟支佛，即是声闻藏生声闻人，即是一切诸天之眼，即是一切人之正道，即是一切畜生依处，即是饿鬼解脱之处，即是地狱无上之尊，即是一切十方众生无上之器，即是十方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之父母也。

“善男子，是故此经摄一切法，如我先说。此经虽摄一切诸法，我说梵行即是三十七助道法。善男子，若离如是三十七品，终不能得声闻正果，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不见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缘，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颠倒，能坏颠倒；性非恶见，能坏恶见；性非怖畏，能坏怖畏；性是净行，能令众生毕竟造作清净梵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亦复能作无漏法因，如来何故不说有漏为净梵行？”

“善男子，一切有漏即是颠倒，是故有漏不得名为清净梵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世第一法为是有漏、是无漏耶？”

佛言：“善男子，是有漏也。”

“世尊，虽是有漏，性非颠倒，何故不名清净梵行？”

“善男子，世第一法，无漏因故，似于无漏向无漏故，不名颠倒。善男子，清净梵行，发心相续乃至毕竟。世第一法唯是一念，是故不得名净梵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众生五识亦是有漏，非是颠倒，复非一念，何故不名清净梵行？”

“善男子，众生五识虽非一念，然是有漏，复是颠倒，增诸漏故名为有漏，体非真实著想故倒。云何名为体非真实著想故倒？非男女中生男女想，乃至舍宅、车乘、瓶衣亦复如是，是名颠倒。善男子，三十七品性无颠倒，是故得名清净梵行。善男子，若有菩萨于三十七品，知根、知因、知摄、知增、知主、知导、知胜、知实、知毕竟者，如是菩萨则得名为清净梵行。”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为知根乃至知毕竟耶？”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菩萨发问为于二事：一者、为自知故，二者、为他知故。汝今已知，但为无量众生未解启请是事，是故我今重赞叹汝。善哉！善哉！善男子，三十七品，根本是欲，因名明触，摄取名受，增名善思，主名为念，导名为定，胜名智慧，实名解脱，毕竟名为大般涅槃。善男子，善欲即是初发道心，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根本也，是故我说欲为根本。善男子，如世间说，一切苦恼，爱为根本；一切疾病，宿食为本；一切断事，斗诤为本；一切恶事，虚妄为本。”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先于此经中说，一切善法，不放逸为本，今乃说欲，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若言生因，善欲是也；若言了因，不放逸是。如世间说，一切果者，子为其因；或复有说子为生因，地为了因。是义亦尔。”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来先于余经中说，三十七品，佛是根本，是义云何？”

“善男子，如来先说众生初知三十七品，佛是根本；若自证得，欲为根本。”

“世尊，云何明触名之为因？”

“善男子，如来或时说明为慧，或说为信。善男子，信因缘故，亲近善友，是名为触；亲近因缘，得闻正法，是名为触；因闻正法，身口意净，是名为触；因三业净获得正命，是名为触；因正命故得净根戒，因净根戒乐寂静处，因乐寂静能善思惟，因善思惟得如法住，因如法住得三十七品，能坏无量诸恶烦恼，是名为触。善男子，受名摄取，众生受时能作善恶，是故名受为摄取也。善男子，受因缘故生诸烦恼，三十七品能破坏之，是故以受为摄取也。因善思惟能破烦恼，是故名增。何以故？勤修习故得如是等三十七品。若观能破诸恶烦恼要赖专念，是故以念为主。如世间中，一切四兵随主将意；三十

七品亦复如是，皆随念主。善男子，既入定已，三十七品能善分别一切法相，是故以定为导。是三十七品分别法相，智为最胜，是故以慧为胜。如是智慧知烦恼已，智慧力故烦恼消灭。如世间中，四兵坏怨或一或二，勇健者能；三十七品亦复如是，智慧力故能坏烦恼，是故以慧为胜。善男子，虽因修习三十七品获得四禅神通安乐，亦不名实；若坏烦恼证解脱时，乃名为实。是三十七品发心修道，虽得世乐及出世乐、四沙门果及以解脱，亦不得名为毕竟也；若能断除三十七品所行之事是名涅槃，是故我说毕竟者即大涅槃。

“复次，善男子，善爱念心，即是欲也。因善爱念，亲近善友，故名为触，是名为因。因近善友，故名为受，是名摄取。因近善友，能善思惟，故名为增。因是四法能生长道，所谓欲、念、定、智，是即名为主、导、胜也。因是三法得二解脱，除断爱故得心解脱，断无明故得慧解脱，是名为实。如是八法，毕竟得果，名为涅槃，故名毕竟。

“复次，善男子，欲者即是发心出家。触者即是白四羯磨，是名为因。摄者即是受二种戒：一者、波罗提木叉戒，二者、净根戒。是名为受，是名摄取。增者即是修习四禅。主者即是须陀洹果、斯陀含果。导者即是阿那含果。胜者即是阿罗汉果。实者即是辟支佛果。毕竟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

“复次，善男子，欲名为识，触名六入，摄名为受，增名无明，主名名色，导名为爱，胜名为取，实名为有，毕竟者名生老病死。”

迦葉菩萨言：“世尊，根本、因、增，如是三法，云何有异？”

“善男子，所言根者即是初发，因者即是相似不断，增者即是灭相似已能生相似。复次，善男子，根即是作，因即是果，增即可用。善男子，未来之世虽有果报，以未受故名之为因，及其受时是名为增。复次，善男子，根即是求，得即是因，用即是增。善男子，是经中根即是见道，因即修道，增者即是无学道也。复次，善男子，根即正因，因即方便因，从是二因获得果报，名为增长。”

迦葉菩萨言：“世尊，如佛所说，毕竟者即是涅槃，如是涅槃云何可得？”

“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能修十想，当知是人能得涅槃。云何为十？一者、无常想，二者、苦想，三者、无我想，四者、厌离食想，五者、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六者、死想，七者、多过罪想，八者、离想，九者、灭想，十者、无爱想。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修习如是十种想者，是人毕竟定得涅槃，不随他心，自能分别善不善等。是名真实称比丘义，乃至得称优婆夷义。”

迦葉菩萨言：“世尊，云何名为菩萨乃至优婆夷等修无常想？”

“善男子，菩萨二种：一、初发心，二、已行道。无常想者亦复二种：一粗、二细。初心菩萨观无常想时，作是思惟：‘世间之物凡有

二种：一内、二外。如是内物无常变异，我见生时、小时、大时、壮时、老时、死时，是诸时节各各不同，是故当知内物无常。'复作是念：'我见众生，或有肥鲜具足色力，去来进止自在无碍；或见病苦，色力毁悴，颜貌羸损，不得自在；或见财富库藏盈溢；或见贫穷触事斯乏；或见成就无量功德；或见具足无量恶法，是故定知内法无常。'复观外法：'子时、芽时、茎时、叶时、华时、果时，如是诸时各各不同。如是外法，或有具足，或不具足，是故当知一切外物定是无常。'既观见法是无常已，复观闻法：'我闻诸天具足成就极妙快乐，神通自在，亦有五相，是故当知即是无常。'复闻劫初有诸众生，各各具足上妙功德，身光自照不假日月，无常力故，光灭德损。复闻昔有转轮圣王统四天下，成就七宝得大自在，而不能坏无常之相。复观大地，往昔之时安处布置无量众生，间无空处如车轮许，具足生长一切妙药，丛林树木果实滋茂，众生薄福令此大地无复势力，所生之物遂成虚耗。是故当知，内外之法一切无常，是则名为粗无常也。

"既观粗已，次观细者。云何名细？菩萨摩诃萨观于一切内外之物乃至微尘，在未来时已是无常。何以故？具足成就破坏相故。若未来色非无常者，不得言色有十时差别。云何为十？一者、膜时，二者、泡时，三者、胞时，四者、肉团时，五者、肢时，六者、婴孩时，七者、童子时，八者、少年时，九者、盛壮时，十者、衰老时。菩萨观膜，若非无常不应至胞，乃至盛壮非无常者终不至老。若是诸时非念念灭，终不渐长，应当一时成长具足。无是事故，是故当知，定有念念微细无常。复见有人诸根具足，颜色暐晔，后见枯悴。复作是念：'是人定有念念无常。'复观四大及四威仪，复观内外各二苦因饥渴寒热，复观是四若无念念微细无常，亦不得说如是四苦。若有菩萨能作是念，是名菩萨观细无常。如内外色，心法亦尔。何以故？行六处故。行六处时，或生喜心，或生瞋心，或生爱心，或生念心，展转异生不得一种。是故当知，一切色法及非色法悉是无常。

"善男子，菩萨若能于一念中见一切法生灭无常，是名菩萨具无常想。善男子，智者修习无常想已，远离常慢、常倒、想倒。次修苦想。何因缘故有如是苦？深知是苦因于无常，因无常故受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因缘故名为无常，无常因缘故受内外苦。饥渴寒热，鞭打骂辱，如是等苦，皆因无常。复次，智者深观此身即无常器，是器即苦，以器苦故，所受盛法亦复是苦。

"善男子，智者复观，生即是苦，灭即是苦，苦生灭故即是无常，非我、我所，修无我想。智者复观苦即无常，无常即苦，若苦无常，智者云何说言有我？苦非是我，无常亦尔。如是五阴亦苦无常，众生云何说言有我？复次，观一切法有异和合，不从一和合生一切法，亦非一法是一切和合果，一切和合皆无自性，亦无一性，亦无异性，亦无物性，亦无自在。诸法若有如是等相，智者云何说言有我？复作是念：'一切法中，无有一法能为作者。若使一法不能作者，众法

和合亦不能作。一切诸法性终不能独生独灭，和合故灭，和合故生。是法生已，众生倒想，言是和合，从和合生。众生想倒无有真实，云何而有真实我耶？’是故智者观于无我。又复谛观：‘何因缘故众生说我？是我若有，应一、应多？我若一者，云何而有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人、天、地狱、饿鬼、畜生、大小老壮？是故知我非是一也。我若多者，云何说言众生我者是一、是遍、无有边际？若一若多，二俱无我。’

“智者如是观无我已，次复观于厌离食想。作是念言：‘若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云何为食起身口意三种恶业？若有众生为贪食故起身口意三种恶业，所得财物众皆共之，后受苦果无共分者。’善男子，智者复观：‘一切众生为饮食故身心受苦。若从众苦而得食者，我当云何于是食中而生贪著？是故于食不生贪心。’复次，智者当观：‘因于饮食，身得增长。我今出家受戒修道为欲舍身，今贪此食，云何当得舍此身耶？’如是观已，虽复受食，犹如旷野食其子肉，其心厌恶都不甘乐，深观抟食有如是过。次观触食，如被剥牛为无量虫之所唼食。次观思食，如大火聚。识食犹如三百钻矛。善男子，智者如是观四食已，于食终不生贪乐想。若犹生贪，当观不净。何以故？为离食爱故。于一切食善能分别不净之想，随诸不净令与相似。如是观已，若得好食及以恶食，受时犹如涂痈疮药，终不生于贪爱之心。善男子，智者若能如是观者，是名成就厌离食想。”

迦葉菩萨言：“世尊，智者观食作不净想，为是实观、虚解观耶？若是实观，所观之食实非不净。若是虚解，是法云何名为善想？”

佛言：“善男子，如是观者，亦是实观，亦是虚解。能坏贪食故名为实，非虫见虫故名虚解。善男子，一切有漏皆名为虚，亦能得实。善男子，若有比丘发心乞食，预作是念：‘我当乞食，愿得好者，莫得粗恶；愿必多得，莫令鲜少；亦愿速得，莫令迟晚。’如是比丘不名于食得厌离想，所修善法日夜衰耗，不善之法渐当增长。善男子，若有比丘欲乞食时，先当愿言：‘令诸乞者悉得饱满，其施食者得无量福。我若得食，为疗毒身，修习善法，利益施主。’作是愿时，所修善法日夜增长，不善之法渐当消灭。善男子，若有比丘能如是修，当知是人不空食于国中信施。

“善男子，智者具足如是四想，能修世间不可乐想，作是念言：‘一切世间，无处不有生老病死，而我此身无处不生。若世间中，无有一处当得离于生老病死，我当云何乐于世间？一切世间，无有进得而不退失，是故世间定是无常。若是无常，云何智人而乐于世？一一众生，周遍经历一切世间具受苦乐，虽复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终还堕三恶道中；虽为四王乃至他化自在天身，命终生于畜生道中，或为师子、虎、兕、豺狼、象、马、牛、驴。’次观转轮圣王之身，统四天下豪贵自在，福尽贫困，衣食不供。智者深观如是事

已，生于世间不可乐想。智者复观世间有法，所谓舍宅、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香华、璎珞、种种伎乐、财物宝货，如是等事皆为离苦。而是等物体即是苦，云何以苦欲离于苦？善男子，智者如是观已，于世间物不生爱乐而作乐想。善男子，譬如有人，身婴重病，虽有种种音乐、倡伎、香华、璎珞，终不于中生贪爱乐；智者观已，亦复如是。善男子，智者深观：'一切世间非归依处、非解脱处、非寂静处、非可爱处、非彼岸处、非是常乐我净之法。若我贪乐如是世间，我当云何得离是法？如人不乐处闇，而求光明，还复归闇。闇即世间，明即出世。若我乐世，增长黑闇，远离光明。闇即无明，光即智明。是智明因，即是世间不可乐想。一切贪结虽是系缚，然我今者贪于智明，不贪世间。'智者深观如是法已，具足世间不可乐想。

"善男子，有智之人已修世间不可乐想，次修死想。观是寿命，常为无量怨仇所绕，念念损减无有增长，犹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势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如牵牛羊诣于屠所。"

迦葉菩萨言："世尊，云何智者观念念灭？"

"善男子，譬如四人皆善射术，聚在一处各射一方，俱作是念：'我等四箭俱发俱堕。'复有一人作是念言：'如是四箭及其未堕，我能一时以手接取。'善男子，如是之人可说疾不？"

迦葉菩萨言："如是，世尊。"

佛言："善男子，地行鬼疾复速是人，有飞行鬼复速地行，四天王疾复速飞行，日月神天复速四王，行坚疾天复速日月，众生寿命复速坚疾。善男子，一息一眴，众生寿命四百生灭。智者若能观命如是，是名能观念念灭也。善男子，智者观命系属死王，我若能离如是死王，则得永断无常寿命。复次，智者观是寿命，犹如河岸临峻大树，亦如有人作大逆罪及其受戮无怜惜者，如师子王大饥困时，亦如毒蛇吸大风时，犹如渴马护惜水时，如大恶鬼瞋恚发时，众生死王亦复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观，是则名为修习死想。

"善男子，智者复观：'我今出家，设得寿命七日七夜，我当于中精勤修道，护持禁戒，说法教化利益众生。'是名智者修于死想。复以七日七夜为多，'若得六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一时，乃至出息入息之顷，我当于中精勤修道，护持禁戒，说法教化利益众生。'是名智者善修死想。智者具足如上六想，即七想因。何等名七？一者、常修想，二者、乐修想，三者、无瞋想，四者、无妒想，五者、善愿想，六者、无慢想，七者、三昧自在想。善男子，若有比丘具足七想，是名沙门、名婆罗门，是名寂静，是名净洁，是名解脱，是名智者，是名正见、名到彼岸、名大医王，是大商主，是名善解如来秘密，亦知诸佛七种之语名正见知，断七种语中所生疑网。善男子，若人具足如上六想，当知是人能呵三界，远离三界，灭除三界，于三界中不生爱著，是名智者具足十想。若有比丘具足十想，即得称可沙门之相。"

尔时，迦葉菩萨即于佛前，以偈赞佛：

“怜愍世间大医王，身及智慧俱寂静，
无我法中有真我，是故敬礼无上尊。
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先心难，
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礼初发心。
初发已为人天师，胜出声闻及缘觉，
如是发心过三界，是故得名最无上。
世救要求然后得，如来无请而为师，
佛随世间如犊子，是故得名大悲牛。
如来功德满十方，凡下无智不能赞，
我今赞叹慈悲心，为报身口二种业。
世间常乐自利益，如来终不为是事，
能断众生世果报，是故我礼自他和。
世间逐亲作益厚，如来利益无怨亲，
佛无是相如世人，是故其心等无二。
世间说异作业异，如来如说业无差，
凡所修行断诸行，是故得名为如来。
先已了知烦恼过，示现处之为众生，
久于世间得解脱，乐处生死慈悲故。
虽现天身及人身，慈悲随逐如犊子，
如来即是众生母，慈心即是小犊子。
自受众苦念众生，愍悲念时心不悔，
怜愍心盛不觉苦，故我稽首拔苦者。
如来虽作无量福，身口意业恒清净，
常为众生不为己，是故我礼清净业。
如来受苦不觉苦，见众生苦如己苦，
虽为众生处地狱，不生苦想及悔心。
一切众生受异苦，悉是如来一人苦，
觉已其心转坚固，故能勤修无上道。
佛具一味大慈心，愍念众生如子想，
众生不知佛能救，故谤如来及法僧。
世间虽具众烦恼，亦有无量诸过恶，
如是众结及罪过，佛初发心已能坏。
唯有诸佛能赞佛，除佛无能赞叹者，
我今唯以一法赞，所谓慈心游世间。
如来是慈大法聚，是慈亦能度众生，
即是无上真解脱，解脱即是大涅槃。”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五

憍陈如品第二十五之一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色是无常，因灭是色，获得解脱常住之色；受想行识亦是无常，因灭是识，获得解脱常住之识。憍陈如，色即是苦，因灭是色，获得解脱安乐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即是空，因灭空色，获得解脱非空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无我，因灭是色，获得解脱真我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不净，因灭是色，获得解脱清净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生老病死之相，因灭是色，获得解脱非生老病死相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无明因，因灭是色，获得解脱非无明因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乃至色是生因，因灭是色，获得解脱非生因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者即是四颠倒因，因灭倒色，获得解脱非四倒因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无量恶法之因，所谓男女等身、食爱、欲爱、贪、瞋、嫉妒、恶心、悭心、抟食、识食、思食、触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五欲、五盖，如是等法皆因于色，因灭色故，获得解脱无如是等无量恶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即是缚，因灭缚色，获得解脱无缚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即是流，因灭流色，获得解脱非流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非归依，因灭是色，获得解脱归依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是疮疣，因灭是色，获得解脱无疮疣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憍陈如，色非寂静，因灭是色，获得涅槃寂静之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憍陈如，若有人能如是知者，是名沙门、名婆罗门，具足沙门、婆罗门法。憍陈如，若离佛法，无有沙门，无婆罗门，亦无沙门、婆罗门法。一切外道虚假诈称都无实行，虽复作相言有是二，实无是处。何以故？若无沙门、婆罗门法，云何而言有沙门、婆罗门？我常于此大众之中作师子吼，汝等亦当在大众中作师子吼。"

尔时，外道有无量人闻是语已，心生瞋恶："瞿昙今说我等众中无有沙门及婆罗门，亦无沙门、婆罗门法，我当云何广设方便语瞿昙言，我等众中亦有沙门，有沙门法，有婆罗门，有婆罗门法？"

时彼众中有一梵志，唱如是言："诸仁者，瞿昙之言，如狂无异，何可检校？世间狂人或歌、或舞、或哭、或笑、或骂、或赞，于怨亲所不能分别。沙门瞿昙亦复如是，或说我生净饭王家，或言不生；或说生已行至七步，或说不行；或说从小习学世事，或说我是一切智人；或时处宫受乐生子，或时厌患呵责恶贱；或时亲修苦行六年，或时呵责外道苦行；或言从彼郁头蓝弗、阿罗逻等禀承未闻，或时说其无所知晓；或时说言菩提树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时说言我不至树无所克获；或时说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或言身灭乃是涅槃。瞿昙所说如狂无异，何故以此而愁愦耶？"

诸婆罗门即便答言："大士，我等今者何得不愁？沙门瞿昙先出

家已，说无常、苦、空、无我、不净，我诸弟子闻生恐怖，云何众生无常、苦、空、无我、不净？不受其语。今者瞿昙复来至此娑罗林中，为诸大众说有常乐我净之法，我诸弟子闻是语已，悉舍我去受瞿昙语。以是因缘，生大愁苦。”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作如是言：“诸仁者，谛听！谛听！瞿昙沙门名修慈悲，是言虚妄，非真实也。若有慈悲，云何教我诸弟子等自受其法？慈悲果者随顺他意，今违我愿，云何言有？若有说言沙门瞿昙不为世间八法所染，是亦虚妄。若言瞿昙少欲知足，今者云何夺我等利？若言种姓是上族者，是亦虚妄。何以故？从昔已来，不见不闻大师子王残害小鼠。若使瞿昙是上种姓，如何今者恼乱我等？若言瞿昙具大势力，是亦虚妄。何以故？从昔已来，亦不见闻金翅鸟王与乌共诤。若言力大，复以何事与我共斗？若言瞿昙具他心智，是亦虚妄。何以故？若具此智，以何因缘不知我心？诸仁者，我昔曾从先旧智人闻说是事，过百年已，世间当有一妖幻出，即是瞿昙。如是妖惑，今于此处娑罗林中将灭不久，汝等今者不应愁恼。”

尔时，复有一尼揵子答言：“仁者，我今愁苦，不为自身弟子供养，但为世间痴闇无眼，不识福田及非福田，弃舍先旧智婆罗门，供养年少，以为愁耳！瞿昙沙门大知咒术，因咒术力能令一身作无量身，令无量身还作一身，或以自身作男女像、牛羊象马。我力能灭如是咒术，瞿昙沙门咒术既灭，汝等当还多得供养受于安乐。”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作如是言：“诸仁者，瞿昙沙门成就具足无量功德，是故汝等不应与诤。”

大众答言：“痴人，云何说言沙门瞿昙具大功德？其生七日，母便命终，是可得名福德相耶？”

婆罗门言：“骂时不瞋，打时不报，当知即是大福德相。其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量神通，是故当知是福德相。心无憍慢，先意问讯，言语柔软初无粗犷，年志俱盛，心不卒暴，王国多财无所爱恋，舍之出家如弃涕唾，是故我说沙门瞿昙成就具足无量功德。”

大众答言：“善哉！仁者，瞿昙沙门实如所说成就无量神通变化，我不与彼捔试是事。瞿昙沙门受性柔软，不堪苦行，生长深宫不综外事，唯可软语，不知伎艺书籍论议，请共详辩正法之要。彼若胜我，我当给事；我若胜彼，彼当事我。”

尔时，多有无量外道和合共往摩伽陀王阿阇世所。王见便问：“诸仁者，汝等各各修习圣道是出家人，舍离财货及在家事，我国人民皆共供养，敬心瞻视，无相犯触，何故和合而来至此？诸仁者，汝等各受异法异戒，出家不同，亦复各各自随戒法出家修道，何因缘故，今者一心而共和合，犹如叶落旋风所吹聚在一处，说何因缘而来至此？我常拥护出家之人，乃至不惜身之与命。”

尔时，一切诸外道众咸作是言：“大王谛听！大王今者，是大法

桥，是大法砺，是大法秤，即是一切功德之器，一切功德真实之性，正法道路，即是种子之良田也，一切国土之根本也，一切国土之明镜也，一切诸天之形像也，一切国人之父母也。大王，一切世间功德宝藏即是王身。何以故名功德藏？王断国事不择怨亲，其心平等如地水火风，是故名王为功德藏。大王，现在众生虽复寿短，王之功德如昔长寿安乐时王，亦如顶生善见忍辱那睺沙王、耶耶帝王、尸毗王、一叉鸠王，如是等王具足善法，大王今者亦复如是。大王，以王因缘，国土安乐，人民炽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乐此国，持戒精勤，修习正道。大王，我经中说，若出家人随所住国，持戒精进，勤修正道，其王亦有修善之分。

“大王，一切盗贼，王已整理，出家之人都无畏惧。今者唯有一大恶人瞿昙沙门，王未检校，我等甚畏。其人自恃豪族种姓，身色具足，又因过去布施之报多得供养，恃此众事生大憍慢，或因咒术而生憍慢，以是因缘不能苦行，受畜细软衣服卧具。是故一切世间恶人，为利养故往集其所，而为眷属不能苦行。咒术力故，调伏迦葉及舍利弗、目揵连等。今复来至我所住处娑罗林中，宣说是身常乐我净诱我弟子。大王，瞿昙先说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我能忍之；今乃宣说常乐我净，我实不忍。惟愿大王，听我与彼瞿昙论议。”

王即答言：“诸大士，汝等今者，为谁教导而令其心狂乱不定，如水涛波、旋火之轮、猿猴掷树？是事可耻，智人若闻即生怜愍，愚人闻之即生嗤笑。汝等所说非出家相。汝若病风黄水患者，吾悉有药能疗治之；如其鬼病，家兄耆婆善能去之。汝等今者欲以手爪刨须弥山，欲以口齿齰啮金刚。诸大士，譬如愚人见师子王饥时睡眠而欲悟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触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复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师子吼，犹如蚊子共金翅鸟捔行迟疾，如兔渡海欲尽其底，汝等今者亦复如是。汝若梦见胜瞿昙者，是梦狂惑未足可信。诸大士，汝等今者兴建是意，犹如飞蛾投大火聚。汝随我语，不须更说。汝虽赞我平等如秤，勿令外人复闻此语。”

尔时，外道复作是言：“大王，瞿昙沙门所作幻术到汝边耶？乃令大王心疑不信是等圣人。大王，不应轻蔑如是大士。大王，是月增减、大海碱味、摩罗延山，如是等事，谁之所作？岂非我等婆罗门耶？大王，不闻阿竭多仙十二年中恒河之水停耳中耶？大王，不闻瞿昙仙人大现神通，十二年中变作释身，并令释身作羝羊形作千女根在释身耶？大王，不闻耆□仙人一日之中饮四海水，令大地干耶？大王，不闻婆薮仙人为自在天作三眼耶？大王，不闻罗逻仙人变迦富罗城作卤土耶？大王，婆罗门中有如是等大力诸仙现可检校，大王云何见轻蔑耶？”

王言：“诸仁者，若不见信故欲为者，如来正觉今者近在娑罗林中，汝等可往随意问难，如来亦当为汝分别，称汝意答。”

尔时，阿阇世王与诸外道徒众眷属往至佛所，头面作礼，右绕三匝，修敬已毕，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是诸外道欲随意问难，唯愿如来随意答之。”

佛言：“大王且止，我自知时。”

尔时，众中有婆罗门名阇提首那，作如是言：“瞿昙，汝说涅槃是常法耶？”

“如是，如是，大婆罗门。”

婆罗门言：“瞿昙，若说涅槃常者，是义不然。何以故？世间之法，从子生果相续不断，如从泥出瓶、从缕得衣。瞿昙常说修无常想获得涅槃，因是无常，果云何常？瞿昙又说，解脱欲贪即是涅槃，解脱色贪及无色贪即是涅槃，灭无明等一切烦恼即是涅槃。从欲乃至无明烦恼皆是无常，因是无常，所得涅槃亦应无常。瞿昙又说，从因故生天，从因故堕地狱，从因得解脱，是故诸法皆从因生，若从因故得解脱者，云何言常？瞿昙亦说，色从缘生故名无常，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是解脱若是色者当知无常，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若离五阴有解脱者，当知解脱即是虚空。若是虚空，不得说言从因缘生。何以故？是常是一，遍一切处。瞿昙亦说，从因生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云何复说解脱是乐？瞿昙又说，无常即苦，苦即无我。若是无常、苦、无我者，即是不净。一切从因所生诸法，皆无常、苦、无我、不净，云何复说涅槃即是常乐我净？若瞿昙说，亦常无常、亦苦亦乐、亦我无我、亦净不净，如是岂非是二语耶？我亦曾从先旧智人闻说是语，佛若出世，言则无二。瞿昙今者说于二语，复言佛即我身是也，是义云何？”

佛言：“婆罗门，如汝所说，我今问汝，随汝意答。”

婆罗门言：“善哉！瞿昙。”

佛言：“婆罗门，汝性常耶？是无常乎？”

婆罗门言：“我性是常。”

“婆罗门，是性能作一切内外法之因耶？”

“如是，瞿昙。”

佛言：“婆罗门，云何作因？”

“瞿昙，从性生大，从大生慢，从慢生十六法，所谓地、水、火、风、空五知根，眼、耳、鼻、舌、身五业根，手、脚、口声、男女二根，心平等根，是十六法从五法生色、声、香、味、触。是二十一法，根本有三：一者、染，二者、粗，三者、黑。染者名爱，粗者名瞋，黑名无明。瞿昙，是二十五法，皆因性生。”

“婆罗门，是大等法，常无常耶？”

“瞿昙，我法性常，大等诸法悉是无常。”

“婆罗门，如汝法中，因常，果无常；然我法中，因虽无常，果是常者，有何等过？婆罗门，汝等法中有二因不？”

答言：“有。”

佛言："云何为二？"
婆罗门言："一者、生因，二者、了因。"
佛言："云何生因？云何了因？"
婆罗门言："生因者，如泥出瓶。了因者，如灯照物。"
佛言："是二种因，因性是一。若是一者，可令生因作于了因，可令了因作生因不？"
"不也，瞿昙。"
佛言："若使生因不作了因，了因不作生因，可得说言是因相不？"
婆罗门言："虽不因作，故有因相。"
"婆罗门，了因所了，即同了不？"
"不也，瞿昙。"
佛言："我法虽从无常获得涅槃，而非无常。婆罗门，从了因得故常乐我净，从生因得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是故如来所说有二，如是二语，无有二也。是故如来名无二语。如汝所说，曾从先旧智人边闻：'佛出于世，无有二语。'是言善哉！一切十方三世诸佛所说无差，是故说言佛无二语。云何无差？有同说有，无同说无，故名一义。婆罗门，如来世尊虽名二语，为了一语故。云何二语了于一语？如眼色二语生识一语，乃至意法亦复如是。"
婆罗门言："瞿昙善能分别如是语义，我今未解所出二语了于一语。"
尔时，世尊即为宣说四真谛法："婆罗门，言苦谛者，亦二亦一，乃至道谛亦二亦一。"
婆罗门言："世尊，我已知已。"
佛言："善男子，云何知已？"
婆罗门言："世尊，苦谛，一切凡夫二，是圣人一，乃至道谛亦复如是。"
佛言："善哉已解！"
婆罗门言："世尊，我今闻法已得正见。今当归依佛法僧宝，唯愿大慈听我出家。"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汝当为是阇提首那，剃除须发，听其出家。"
时憍陈如即受佛敕，为其剃发。即下手时有二种落：一者、须发，二者、烦恼。即于坐处得阿罗汉果。

复有梵志，姓婆私吒，复作是言："瞿昙所说涅槃常耶？"
"如是，梵志。"
婆私吒言："瞿昙，将不说无烦恼为涅槃耶？"
"如是，梵志。"
婆私吒言："瞿昙，世间四种名之为无：一者、未出之法名之为

无，如瓶未出泥时，名为无瓶；二者、已灭之法名之为无，如瓶坏已，名为无瓶；三者、异相互无名之为无，如牛中无马、马中无牛；四者、毕竟无故名之为无，如龟毛兔角。瞿昙，若以除烦恼已名涅槃者，涅槃即无，若是无者，云何言有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如是涅槃，非是先无同泥时瓶，亦非灭无同瓶坏无，亦非毕竟无如龟毛兔角，同于异无。善男子，如汝所言，虽牛中无马，不可说言牛亦是无；虽马中无牛，亦不可说马亦是无。涅槃亦尔，烦恼中无涅槃，涅槃中无烦恼，是故名为异相互无。”

婆私吒言：“瞿昙若以异无为涅槃者，夫异无者无常乐我净，瞿昙云何说言涅槃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说，是异无者有三种无：牛马悉是先无后有，是名先无；已有还无，是名坏无；异相无者，如汝所说。善男子，是三种无，涅槃中无，是故涅槃常乐我净。如世病人：一者、热病，二者、风病，三者、冷病。是三种病，三药能治。有热病者，酥能治之；有风病者，油能治之；有冷病者，蜜能治之，是三种药能治如是三种恶病。善男子，风中无油，油中无风，乃至蜜中无冷，冷中无蜜，是故能治。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有三种病：一者、贪，二者、瞋，三者、痴。如是三病有三种药，不净观者能为贪药，慈心观者能为瞋药，观因缘智能为痴药。善男子，为除贪故作非贪观，为除瞋故作非瞋观，为除痴故作非痴观，三种病中无三种药，三种药中无三种病。善男子，三种病中无三药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三种药中无三种病，是故得称常乐我净。”

婆私吒言：“世尊，如来为我说常无常，云何为常？云何无常？”

佛言：“善男子，色是无常，解脱色常；乃至识是无常，解脱识常。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观色乃至识是无常者，当知是人获得常法。”

婆私吒言：“世尊，我今已知常无常法。”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常无常法？”

婆私吒言：“世尊，我今知我色是无常，得解脱常，乃至识亦如是。”

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哉！已报是身。”告憍陈如：“是婆私吒已证阿罗汉果，汝可施其三衣钵器。”

时憍陈如如佛所敕，施其衣钵。时婆私吒受衣钵已，作如是言：“大德憍陈如，我今因是弊恶之身得善果报。唯愿大德，为我屈意，至世尊所具宣我心。我既恶人，触犯如来称瞿昙姓，唯愿为我忏悔此罪。我亦不能久住毒身，今入涅槃。”

时憍陈如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婆私吒比丘生惭愧心，自言顽嚚，触犯如来尔瞿昙姓，不能久住是毒蛇身，今欲灭身，寄我忏悔。”

佛言：“憍陈如，婆私吒比丘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成就善根。今受

我语如法而住，如法住故获得正果，汝等应当供养其身。”
尔时，憍陈如从佛闻已，还其身所而设供养。
时婆私吒于焚身时作种种神足。诸外道辈见是事已，高声唱言：“是婆私吒已得瞿昙沙门咒术，是人不久复当胜彼瞿昙沙门。”

尔时，众中复有梵志，名曰先尼，复作是言：“瞿昙，有我耶？”如来默然。
“瞿昙，无我耶？”如来默然。
第二、第三亦如是问，佛皆默然。
先尼言：“瞿昙，若一切众生有我、遍一切处、是一作者，瞿昙，何故默然不答？”
佛言：“先尼，汝说是我遍一切处耶？”
先尼答言：“瞿昙，不但我说，一切智人亦如是说。”
佛言：“善男子，若我周遍一切处者，应当五道一时受报。若有五道一时受报，汝等梵志何因缘故，不造众恶为遮地狱，修诸善法为受天身？”
先尼言：“瞿昙，我法中我则有二种：一、作身我。二者、常身我。为作身我，修离恶法不入地狱，修诸善法生于天上。”
佛言：“善男子，如汝说我遍一切处，如是我者若作身中，当知无常。若作身无，云何言遍？”
“瞿昙，我所立我，亦在作中，亦是常法。瞿昙，如人失火烧舍宅时，其主出去，不可说言舍宅被烧、主亦被烧；我法亦尔，而此作身虽是无常，当无常时我则出去，是故我我亦遍亦常。”
佛言：“善男子，如汝说我亦遍亦常，是义不然。何以故？遍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无常。复有二种：一、色，二、无色。是故若言一切有者，亦常亦无常，亦色亦无色。若言舍主得出不名无常，是义不然。何以故？舍不名主，主不名舍，异烧异出故得如是。我则不尔。何以故？我即是色，色即是我，无色即我，我即无色，云何而言色无常时我则得出？善男子，汝意若谓一切众生同一我者，如是即违世出世法。何以故？世间法名父母子女，若我是一，父即是子，子即是父，母即是女，女即是母，怨即是亲，亲即是怨，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是故若说一切众生同一我者，是即违背世出世法。”
先尼言：“我亦不说一切众生同于一我，乃说一人各有一我。”
佛言：“善男子，若言一人各有一我，是为多我，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汝先说我遍一切，若遍一切，一切众生业根应同，天得见时佛得亦见，天得作时佛得亦作，天得闻时佛得亦闻，一切诸法皆亦如是。若天得见非佛得见者，不应说我遍一切处。若不遍者，是即无常。”
先尼言：“瞿昙，一切众生我遍一切，法与非法不遍一切。以是义故，佛得作异，天得作异。是故瞿昙不应说言，佛得见时，天得应

见；佛得闻时，天得应闻。”

佛言：“善男子，法与非法非业作耶？”

先尼言：“瞿昙，是业所作。”

佛言：“善男子，若法非法是业作者，即是同法，云何言异？何以故？佛得业处有天得我，天得业处有佛得我，是故佛得作时天得亦作，法与非法亦应如是。善男子，是故一切众生法与非法若如是者，所得果报亦应不异。善男子，从子出果，是子终不思惟分别：‘我唯当作婆罗门果，不与刹利、毗舍、首陀而作果也。’何以故？从子出果，终不障碍如是四姓。法与非法亦复如是，不能分别：‘我唯当与佛得作果，不与天得作果；作天得果，不作佛得果。’何以故？业平等故。”

先尼言：“瞿昙，譬如一室有百千灯，炷虽有异，明则无差。灯炷别异，喻法、非法；其明无差，喻众生我。”

佛言：“善男子，汝说灯明以喻我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室异灯异，是灯光明亦在炷边、亦遍室中。汝所言我若如是者，法非法边俱应有我，我中亦应有法非法。若法非法无有我者，不得说言遍一切处。若俱有者，何得复以炷明为喻？善男子，汝意若谓炷之与明真实别异，何因缘故，炷增明盛，炷枯明灭？是故不应以法非法喻于灯炷，光明无差喻于我也。何以故？法、非法、我，三事即一。”

先尼言：“瞿昙，汝引灯喻，是事不吉。何以故？灯喻若吉，我已先引。如其不吉，何故复说？”

“善男子，我所引喻都亦不作吉，以不吉随汝意说。是喻亦说离炷有明，即炷有明。汝心不等，故说灯炷喻法非法，明则喻我。是故责汝，炷即是明，离炷有明；法即有我，我即有法，非法即我，我即非法。汝今何故，但受一边，不受一边？如是喻者于汝不吉，是故我今还以破汝。善男子，如是喻者即是非喻，是非喻故于我即吉、于汝不吉。善男子，汝意若谓若我不吉，汝亦不吉，是义不然。何以故？见世间人自刀自害，自作他用，汝所引喻亦复如是，于我则吉，于汝不吉。”

先尼言：“瞿昙，汝先责我心不平等，今汝所说亦不平等。何以故？瞿昙，今者以吉向己，不吉向我，以是推之，真是不平。”

佛言：“善男子，如我不平能破汝不平，是故汝平、我之不平即是吉也。我之不平破汝不平，令汝得平，即是我平。何以故？同诸圣人得平等故。”

先尼言：“瞿昙，我常是平，汝云何言坏我不平？一切众生平等有我，云何言我是不平耶？”

“善男子，汝亦说言，当受地狱，当受饿鬼，当受畜生，当受人、天。我若先遍五道中者，云何方言当受诸趣？汝亦说言，父母和合然后生子。若子先有，云何复言和合已有？是故一人有五趣身。若是五处先有身者，何因缘故为身造业？是故不平。善男子，汝意若谓我是作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我作者，何因缘故自作苦事？然今

众生实有受苦，是故当知我非作者。若言是苦非我所作不从因生，一切诸法亦当如是不从因生，何因缘故说我作耶？善男子，众生苦乐实从因缘，如是苦乐能作忧喜，忧时无喜，喜时无忧，或喜或忧，智人云何说是常耶？善男子，汝说我常。若是常者，云何说有十时别异？常法不应有歌罗逻时乃至老时，虚空常法尚无一时，况有十时？善男子，我者非是歌罗逻时乃至老时，云何说有十时别异？善男子，若我作者，是我亦有盛时衰时，众生亦有盛时衰时，若我尔者云何是常？善男子，我若作者，云何一人有利有钝？善男子，我若作者，是我能作身业、口业、意业。若是我所作者，云何口说无有我耶？云何自疑有耶？无耶？善男子，汝意若谓离眼有见，是义不然。何以故？若离眼已别有见者，何须此眼，乃至身根亦复如是。汝意若谓我虽能见，要因眼见，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有人言：‘须曼那华能烧大村。云何能烧？因火能烧。’汝立我见，亦复如是。”

先尼言：“瞿昙，如人执镰则能刈草，我因五根见闻至触亦复如是。”

“善男子，人镰各异，是故执镰能有所作。离根之外更无别我，云何说言我因诸根能有所作？善男子，汝意若谓执镰能刈，我亦如是，是我有手耶？为无手乎？若有手者，何不自执？若无手者，云何说言我是作者？善男子，能刈草者即是镰也，非我非人。若我人能，何故因镰？善男子，人有二业：一则执草，二者执镰。是镰唯有能断之功，众生见法亦复如是，眼能见色从和合生。若从因缘和合见者，智人云何说言有我？善男子，汝意若谓身作我受，是义不然。何以故？世间不见天得作业，佛得受果。若言不是身作，我非因受，汝等何故从于因缘求解脱耶？汝先是身非因缘生，得解脱已，亦应非因而更生身。如身，一切烦恼亦应如是。”

先尼言：“瞿昙，我有二种：一者、有知，二者、无知。无知之我能得于身，有知之我能舍离身。犹如坏瓶，既被烧已，失于本色更不复生；智者烦恼亦复如是，既灭坏已更不复生。”

佛言：“善男子，所言知者，智慧知耶？我能知乎？若智慧知，何故说言我是知耶？若我知者，何故方便更求于智？汝意若谓我因智知，同华喻坏。善男子，譬如刺树，性自能刺，不得说言树执刺刺；智亦如是，智自能知，云何说言我执智知？善男子，如汝法中，我得解脱，无知我得，知我得耶？若无知得，当知犹故具足烦恼。若知得者，当知已有五情诸根。何以故？离根之外别更无知。若具诸根，云何复名得解脱耶？若言是我其性清净离于五根，云何说言遍五道有？以何因缘为解脱故修诸善法？善男子，譬如有人拔虚空刺，汝亦如是。我若清净，云何复言断诸烦恼？汝意若谓不从因缘获得解脱，一切畜生何故不得？”

先尼言：“瞿昙，若无我者，谁能忆念？”

佛告先尼：“若有我者，何缘复忘？善男子，若念是我者，何因

缘故，念于恶念，念所不念，不念所念？”

先尼复言：“瞿昙，若无我者，谁见谁闻？”

佛言：“善男子，内有六入，外有六尘，内外和合生六种识，是六种识因缘得名。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木得故名为木火，因草得故名为草火，因糠得故名为糠火，因牛粪得名牛粪火；众生意识亦复如是，因眼、因色、因明、因欲名为眼识。善男子，如是眼识，不在眼中乃至欲中，四事和合故生是识，乃至意识亦复如是。若是因缘和合故生，智不应说见即是我乃至触即是我。善男子，是故我说眼识乃至意识，一切诸法即是幻也。云何如幻？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善男子，譬如酥面、蜜、姜、胡椒、荜茇、蒲萄、胡桃、石榴、桵子，如是和合名欢喜丸，离是和合无欢喜丸；内外六入是名众生、我、人、士夫，离内外入无别众生、我、人、士夫。”

先尼言：“瞿昙，若无我者，云何说言我见、我闻、我苦、我乐、我忧、我喜？”

佛言：“善男子，若言我见我闻名有我者，何因缘故世间复言，汝所作罪，非我见闻？善男子，譬如四兵和合名军，如是四兵不名为一，而亦说言我军勇健、我军胜彼；是内外入和合所作亦复如是，虽不是一，亦得说言我作、我受、我见、我闻、我苦、我乐。”

先尼言：“瞿昙，如汝所言，内外和合，谁出声言我作我受？”

佛言：“先尼，从爱无明因缘生业，从业生有，从有出生无量心数，心生觉观，觉观动风，风随心触喉舌齿唇，众生想倒声出说言我作、我受、我见、我闻。善男子，如幢头铃，风因缘故便出音声，风大声大，风小声小，无有作者。善男子，譬如热铁，投之水中出种种声，是中真实无有作者。善男子，凡夫不能思惟分别如是事故，说言有我及有我所、我作、我受。”

先尼言：“如瞿昙说无我、我所，何缘复说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说内外六入及六识意常乐我净，我乃宣说灭内外入所生六识名之为常，以是常故名之为我，有常我故名之为乐，常我乐故名之为净。善男子，众生厌苦断是苦因，自在远离是名为我，以是因缘，我今宣说常乐我净。”

先尼言：“世尊，唯愿大慈为我宣说，我当云何获得如是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一切世间从本已来，具足大慢、能增长慢，亦复造作慢因、慢业，是故今者受慢果报，不能远离一切烦恼得常乐我净。若诸众生欲得远离一切烦恼，先当离慢。”

先尼言：“世尊，如是，如是，诚如圣教。我先有慢，因慢因缘故称如来尔瞿昙姓。我今已离如是大慢，是故诚心启请求法，云何当得常乐我净？”

佛言：“善男子，谛听！谛听！今当为汝分别解说。善男子，若能非自、非他、非众生者，远离是法。”

先尼言："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已解已得正法眼？"

"世尊，所言色者，非自、非他、非诸众生，乃至识亦复如是。我如是观，得正法眼。世尊，我今甚乐出家修道，愿见听许。"

佛言："善来比丘。"即时具足清净梵行，证阿罗汉果。

外道众中复有梵志，姓迦葉氏，复作是言："瞿昙，身即是命，身异命异。"如来默然。第二、第三亦复如是。

梵志复言："瞿昙，若人舍身，未得后身，于其中间岂可不名身异命异？若是异者，瞿昙何故默然不答？"

"善男子，我说身命，皆从因缘，非不因缘。如身命，一切法亦如是。"

梵志复言："瞿昙，我见世间有法不从因缘。"

佛言："梵志，汝云何见世间有法不从因缘？"

梵志言："我见大火焚烧榛木，风吹绝焰堕在余处，是岂不名无因缘耶？"

佛言："善男子，我说是火亦从因生，非不从因。"

梵志言："瞿昙，绝焰去时不因薪炭，云何而言因于因缘？"

佛言："善男子，虽无薪炭，因风而去，风因缘故，其焰不灭。"

"瞿昙，若人舍身，未得后身，中间寿命，谁为因缘？"

佛言："梵志，无明与爱而为因缘，是无明、爱二因缘故，寿命得住。善男子，有因缘故，身即是命，命即是身；有因缘故，身异命异。智者不应一向而说身异命异。"

梵志言："世尊，唯愿为我分别解说，令我了了得知因果。"

佛言："梵志，因即五阴，果亦五阴。善男子，若有众生不燃火者，是则无烟。"

梵志言："世尊，我已知已，我已解已。"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云何解？"

"世尊，火即烦恼，能于地狱、饿鬼、畜生人天烧燃。烟者即是烦恼果报，无常不净，臭秽可恶，是故名烟。若有众生不作烦恼，是人则无烦恼果报。是故如来说，不燃火则无有烟。世尊，我已正见，唯愿慈矜，听我出家。"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听是梵志出家受戒。"

时憍陈如受佛敕已，和合众僧听其出家受具足戒，经五日已得阿罗汉果。

外道众中复有梵志，名曰富那，复作是言："瞿昙，汝见世间是常法已，说言常耶？如是义者，实耶？虚耶？常、无常、亦常无常、非常非无常，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是身是命、身异命异，如来灭后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

如去？”

佛言：“富那，我不说世间常、虚、实，常、无常、亦常无常、非常非无常，有边、无边、亦有边无边、非有边非无边，是身是命、身异命异，如来灭后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

富那复言：“瞿昙，今者见何罪过不作是说？”

佛言：“富那，若有人说世间是常，唯此为实，余妄语者，是名为见。见所见处，是名见行，是名见业，是名见著，是名见缚，是名见苦，是名见取，是名见怖，是名见热，是名见缠。富那，凡夫之人为见所缠，不能远离生老病死，回流六趣受无量苦，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亦复如是。富那，我见是见有如是过，是故不著，不为人说。”

“瞿昙，若见如是罪过不著不说。瞿昙，今者何见何著何所宣说？”

佛言：“善男子，夫见著者名生死法，如来已离生死法故，是故不著。善男子，如来名为能见能说，不名为著。”

“瞿昙，云何能见？云何能说？”

佛言：“善男子，我能明见苦集灭道，分别宣说如是四谛。我见如是故能远离一切见、一切爱、一切流、一切慢，是故我具清净梵行，无上寂静获得常身，是身亦非东西南北。”

富那言：“瞿昙，何因缘故常身非是东西南北？”

佛言：“善男子，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善男子，如于汝前燃大火聚，当其燃时，汝知燃不？”

“如是，瞿昙。”

“是火灭时，汝知灭不？”

“如是，瞿昙。”

“富那，若有人问：‘汝前火聚，燃从何来？灭何所至？’当云何答？”

“瞿昙，若有问者，我当答言：‘是火生时，赖于众缘。本缘已尽，新缘未至，是火则灭。’”

“若复有问：‘是火灭已，至何方面？’复云何答？”

“瞿昙，我当答言：‘缘尽故灭，不至方所。’”

“善男子，如来亦尔，若有无常色乃至无常识因爱故燃，燃者即受二十五有，是故燃时可说是火东西南北；现在爱灭，二十五有果报不燃，以不燃故不可说有东西南北。善男子，如来已灭无常之色至无常识，是故身常。身若是常，不得说有东西南北。”

富那言：“请说一喻，唯愿听采。”

佛言：“善哉！善哉！随意说之。”

“世尊，如大村外有娑罗林，中有一树，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时林主，灌之以水随时修治，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唯贞实在。如来亦尔，所有陈故悉已除尽，唯有一切真实法在。世尊，我今

甚乐出家修道。”

佛言：“善来比丘。”说是语已，即时出家漏尽证得阿罗汉果。

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六

憍陈如品第二十五之二

复有梵志名净，作如是言：“瞿昙，一切众生不知何法，见世间常、无常、亦常无常、非有常非无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善男子，不知色故，乃至不知识故，见世间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梵志言：“瞿昙，众生知何法故，不见世间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佛言：“善男子，知色故乃至知识故，不见世间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梵志言：“世尊，唯愿为我分别解说世间常无常。”

佛言：“善男子，若人舍故，不造新业，是人能知常与无常。”

梵志言：“世尊，我已知见。”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见？汝云何知？”

“世尊，故名无明与爱，新名取有，若人远离是无明、爱，不作取有，是人真实知常无常。我今已得正法净眼归依三宝，唯愿如来听我出家。”

佛告憍陈如：“听是梵志出家受戒。”

时憍陈如受佛敕已，将至僧中为作羯磨令得出家，十五日后诸漏永尽得阿罗汉果。

犊子梵志复作是言：“瞿昙，我今欲问，能见听不？”如来默然。第二、第三亦复如是。

犊子复言：“瞿昙，我久与汝共为亲友，汝之与我，义无有二。我欲咨问，何故默然？”

尔时，世尊作是思惟：“如是梵志，其性儒雅，纯善质直，常为知故而来咨启，不为恼乱。彼若问者，当随意答。”佛言：“犊子，善哉！善哉！随所疑问，吾当答之。”

犊子言：“瞿昙，世有善耶？”

“如是，梵志。”

“有不善耶？”

“如是，梵志。”

“瞿昙，愿为我说，令我得知善不善法。”

佛言：“善男子，我能分别广说其义，今当为汝简略说之。善男子，欲名不善，解脱欲者名之为善，瞋恚、愚痴亦复如是；杀名不

善，不杀名善，乃至邪见亦复如是。善男子，我今为汝已说三种善不善法，及说十种善不善法。若我弟子能作如是分别三种善不善法，乃至十种善不善法，当知是人能尽贪欲、瞋恚、愚痴、一切诸漏，断一切有。”

梵志言：“瞿昙，是佛法中，颇有一比丘能尽如是贪欲、瞋、痴、一切诸漏、一切有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比丘等，能尽如是贪欲、恚、痴、一切诸漏、一切诸有。”

“瞿昙，置一比丘，是佛法中颇有一比丘尼，能尽如是贪欲、瞋、痴、一切诸漏、一切有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比丘尼，能断如是贪欲、瞋、痴、一切诸漏、一切诸有。”

犊子言：“瞿昙，置一比丘、一比丘尼，是佛法中颇有一优婆塞，持戒精勤，梵行清净，度疑彼岸，断于疑网不？”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优婆塞，持戒精勤，梵行清净，断五下结得阿那含，度疑彼岸，断于疑网。”

犊子言：“瞿昙，置一比丘、一比丘尼、一优婆塞，是佛法中颇有一优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净，度疑彼岸，断疑网不？”

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优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净，断五下结得阿那含，度疑彼岸，断于疑网。”

犊子言：“瞿昙，置一比丘、一比丘尼尽一切漏；一优婆塞、一优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净，断于疑网。是佛法中颇有优婆塞，受五欲乐，心无疑网不？”

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无量诸优婆塞，断于三结得须陀洹，薄贪恚痴得斯陀含。如优婆塞，优婆夷亦如是。”

“世尊，我于今者乐说譬喻。”

佛言：“善哉！善哉！乐说便说。”

“世尊，譬如难陀、婆难陀龙王等降大雨，如来法雨亦复如是，平等雨于优婆塞、优婆夷。世尊，若诸外道欲来出家，不审如来几月试之？”

佛言：“善男子，皆四月试，不必一种。”

“世尊，若不一种，唯愿大慈听我出家。”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听是犊子出家受戒。”

时憍陈如受佛敕已，立众僧中为作羯磨，于出家后满十五日得须陀洹果。既得果已，复作是念：“若有智慧从学得者，我今已得堪任见佛。”即往佛所，头面作礼，修敬已毕，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诸有智慧从学得者，我今已得。唯愿为我重分别说，令我获得无

学智慧。”

佛言：“善男子，汝勤精进修习二法：一、奢摩他，二、毗婆舍那。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须陀洹果，亦当勤修如是二法。若复欲得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亦当修习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四禅、四无量心、六神通、八背舍、八胜处、无诤智、顶智、毕竟智、四无碍智、金刚三昧尽智、无生智，亦当修习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欲得十住地、无生法忍、无相法忍、不可思议法忍、圣行、梵行、天行、菩萨行、虚空三昧、智印三昧、空无相无作三昧、地三昧、不退三昧、首楞严三昧、金刚三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行，亦当修习如是二法。”

犊子闻已，礼拜而出，在娑罗林中修是二法，不久即得阿罗汉果。

是时复有无量比丘欲往佛所，犊子见已，问言：“大德，欲何所至？”

诸比丘言：“欲往佛所。”

犊子复言：“诸大德，若至佛所，愿为宣启：‘犊子梵志修二法已，得无学智。今报佛恩，入般涅槃。’”

时诸比丘至佛所已白佛言：“世尊，犊子比丘寄我等语：‘世尊，犊子梵志修习二法，得无学智。今报佛恩，入于涅槃。’”

佛言：“善男子，犊子梵志得阿罗汉果，汝等可往供养其身。”

时诸比丘受佛敕已，还其尸所，大设供养。

纳衣梵志复作是言：“如瞿昙说，无量世中作善不善，未来还得善不善身，是义不然。何以故？如瞿昙说，因烦恼故获得是身。若因烦恼获得身者，身为在先？烦恼在先？若烦恼在先，谁之所作？住在何处？若身在先，云何说言因烦恼得？是故若言烦恼在先，是则不可。若身在先，是亦不可。若言一时，又亦不可。先后一时，义皆不可。是故我说一切诸法皆有自性，不从因缘。

“复次，瞿昙，坚是地性，湿是水性，热是火性，动是风性，无所挂碍是虚空性，是五大性非因缘有。若使世间有一法性非因缘有，一切法性亦应如是非因缘有。若有一法从因缘有，何因缘故，五大之性不从因缘？瞿昙，众生善身及不善身获得解脱，皆是自性，不从因缘。是故我说一切诸法自性故，有非因缘生。

“复次，瞿昙，世间之法有定用处。譬如工匠，云如是木任作车舆，如是任作门户床机。亦如金师所可造作，在额上者名之为鬘，在颈下者名之为璎，在臂上者名之为钏，在指上者名之为环。用处定故，名为定性。瞿昙，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有五道性故有地狱、饿鬼、畜生、人、天。若如是者，云何说言从于因缘？

“复次，瞿昙，一切众生其性各异，是故名为一切自性。瞿昙，如龟陆生自能入水，犊子生已能自饮乳，鱼见钩饵自然吞食，毒蛇生

已自然食土，如是等事，谁有教者？如刺生已自然头尖，飞鸟毛羽自然色别。世间众生亦复如是，有利、有钝，有富、有贫，有好、有丑，有得解脱、有得不有。是故当知，一切法中各有自性。

“复次，如瞿昙说：‘贪欲、瞋、痴从因缘生，如是三毒因缘五尘。’是义不然。何以故？众生睡时远离五尘，亦复生于贪欲、瞋、痴。在胎亦尔，初出胎时未能分别五尘好丑，亦复生于贪欲、瞋、痴。诸仙贤圣处闲寂处无有五尘，亦能生于贪欲、瞋、痴。亦复有人因于五尘生于不贪、不瞋、不痴。是故不必从于因缘生一切法，以自性故。

“复次，瞿昙，我见世人，五根不具，多饶财宝，得大自在；有根具足，贫穷下贱，不得自在，为人仆使。若有因缘，何故如是？是故诸法各有自性，不由因缘。

“复次，瞿昙，世间小儿亦复未能分别五尘，或笑或啼，笑时知喜，啼时知愁。是故当知，一切诸法各有自性。

“复次，瞿昙，世法有二：一者、有，二者、无。有即虚空，无即兔角。如是二法，一是有故不从因缘，二是无故亦非因缘。是故诸法有自性故，不从因缘。”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五大性，一切诸法亦应如是，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汝法中以五大是常，何因缘故一切诸法悉不是常？若世间物是无常者，是五大性何因缘故不是无常？若五大常，世间之物亦应是常。是故汝说五大之性有自性故，不从因缘，令一切法同五大者，无有是处。

“善男子，汝言用处定故有自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皆从因缘得名字故。若从因得名，亦从因得义。云何名为从因得名？如在额上名之为鬘，在颈名璎，在臂名钏，在车名轮，火在草木名草木火。善男子，木初生时无箭槊性，从因缘故工造为箭，从因缘故工造为槊，是故不应说一切法有自性也。

“善男子，汝言如龟陆生性自入水，犊子生已性能饮乳，是义不然。何以故？若言入水非因缘者，俱非因缘，何不入火？犊子生已性能嗽乳不从因缘，俱非因缘，何不嗽角？善男子，若言诸法悉有自性，不须教习，无有增长，是义不然。何以故？今见有教，缘教增长，是故当知无有自性。

“善男子，若一切法有自性者，诸婆罗门一切不应为清净身，杀羊祠祀。若为身祠，是故当知无有自性。

“善男子，世间语法凡有三种：一者、欲作，二者、作时，三者、作已。若一切法有自性者，何故世中有是三语？有三语故，故知一切无有自性。

“善男子，若言诸法有自性者，当知诸法各有定性。若有定性，甘蔗一物，何缘作浆，作蜜石蜜酒、苦酒等？若有一性，何缘乃出如是等味？若一物中出如是等，当知诸法不得一定各有一性。

“善男子，若一切法有定性者，圣人何故饮甘蔗浆，石蜜黑蜜酒时不饮，后为苦酒复还得饮？是故当知无有定性。若无定性，云何不因因缘而有？

“善男子，汝说一切法有自性者，云何说喻？若有喻者，当知诸法无有自性。若有自性，当知无喻。世间智者皆说譬喻，当知诸法无有自性，无有一性。

“善男子，汝言身为在先、烦恼在先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我当说身在先者，汝可难言：‘汝亦同我，身不在先。’何因缘故而作是难？善男子，一切众生身及烦恼，俱无先后，一时而有。虽一时有，要因烦恼而得有身，终不因身有烦恼也。汝意若谓如人二眼一时而得，不相因待，左不因右，右不因左，烦恼及身亦如是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世间眼见炷之与明，虽复一时，明要因炷，终不因明而有炷也。善男子，汝意若谓身不在先，故知无因，是义不然。何以故？若以身先无因缘故名为无者，汝不应说，一切诸法皆有因缘。若言不见故不说者，今见瓶等从因缘出，何故不说？如瓶，身先因缘亦复如是。善男子，若见不见，一切诸法皆从因缘，无有自性。

“善男子，若言一切法悉有自性，无因缘者，汝何因缘说于五大？是五大性即是因缘。善男子，五大因缘虽复如是，亦不应说诸法皆同五大因缘；如世人说，一切出家精勤持戒，旃陀罗等亦应如是精勤持戒。善男子，汝言五大有定坚性，我观是性转故不定。善男子，酥蜡胡胶，于汝法中名之为地。是地不定，或同于水，或同于地，故不得说自性故坚。善男子，白鑞铅锡铜铁金银，于汝法中名之为火。是火四性，流时水性，动时风性，热时火性，坚时地性，云何说言定名火性？善男子，水性名流。若水冻时，不名为地，故名水者，何因缘故，波动之时不名为风？若动不名风，冻时亦应不名为水。若是二义从因缘者，何故说言一切诸法不从因缘？

“善男子，若言五根性能见闻觉知触故，皆是自性，不从因缘，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自性之性，性不可转。若言眼性见者常应能见，不应有见、有不见时，是故当知从因缘见，非无因缘。

“善男子，汝言非因五尘生贪、解脱，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生贪、解脱，虽复不因五尘因缘，恶觉观故则生贪欲，善觉观故则得解脱。善男子，内因缘故生贪、解脱，外因缘故则能增长。是故汝言一切诸法各有自性，不因五尘生贪、解脱，无有是处。

“善男子，汝言具足诸根，乏于财物，不得自在；诸根残缺，多饶财宝，得大自在。因此以明有自性故，不从因缘者，是义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众生从业而有果报。如是果报则有三种：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贫穷巨富，根具不具，是业各异。若有自性，具诸根者应饶财宝，饶财宝者应具诸根。今则不尔，是故定知无有自性，皆从因缘。

“善男子，如汝所言，世间小儿未能分别五尘因缘亦啼亦笑，是故一切有自性者，是义不然。何以故？若自性者，笑应常笑，啼应常啼，不应一笑一啼。若一笑一啼，当知一切悉从因缘。是故不应说一切法有自性故不从因缘。”

梵志言：“世尊，若一切法从因缘有，如是身者从何因缘？”

佛言：“善男子，是身因缘，烦恼与业。”

梵志言：“世尊，如其是身从烦恼、业，是烦恼、业可断不耶？”

佛言：“如是，如是。”

梵志复言：“世尊，唯愿为我分别解说，令我闻已，不移是处，悉得断之。”

佛言：“善男子，若知二边，中间无碍，是人则能断烦恼业。”

“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

佛言：“汝云何知？”

“世尊，二边即色及色解脱，中间即是八正道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知二边，断烦恼业。”

“世尊，唯愿听我出家受戒。”

佛言：“善来比丘。”

即时断除三界烦恼得阿罗汉果。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名曰弘广，复作是言：“瞿昙，知我今所念不？”

佛言：“善男子，涅槃是常，有为无常，曲即邪见，直即圣道。”

婆罗门言：“瞿昙，何因缘故，作如是说？”

“善男子，汝意每谓乞食是常，别请无常，曲是户钥，直是帝幢。是故我说涅槃是常，有为无常，曲谓邪见，直谓八正。非如汝先所思惟也。”

婆罗门言：“瞿昙，实知我心，是八正道悉令众生得尽灭不？”

尔时，世尊默然不答。

婆罗门言：“瞿昙，已知我心。我今所问，何故默然而不见答？”

时憍陈如即作是言：“大婆罗门，若有问世有边无边，如来常尔默然不答。八圣是直，涅槃是常。若修八圣即得灭尽，若不修习则不能得。大婆罗门，譬如大城，其城四壁都无孔窍，唯有一门。其守门者，聪明有智能善分别，可放则放，可遮则遮，虽不能知出入多少，定知一切有入出者皆由此门。善男子，如来亦尔，城喻涅槃，门喻八正，守门之人喻于如来。善男子，如来今者虽不答汝尽与不尽，其有尽者要当修习是八正道。”

婆罗门言：“善哉！善哉！大德憍陈如，如来善能说微妙法，我今实欲知城知道，自作守门。”

憍陈如言：“善哉！善哉！汝婆罗门，能发无上广大之心。”

佛言："止！止！憍陈如，是婆罗门非适今日发是心也。乃往过去过无量劫，有佛世尊，名普光明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人先已于彼佛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贤劫中当得作佛，久已通达了知法相，为众生故现处外道示无所知。以是因缘，汝憍陈如，不应赞言：'善哉！善哉！汝今能发如是大心。'"

尔时，世尊知已，即告憍陈如言："阿难比丘今为所在？"

憍陈如言："世尊，阿难比丘在娑罗林外，去此大会十二由旬，而为六万四千亿魔之所娆乱。是诸魔众悉自变身为如来像，或有宣说一切诸法从因缘生，或有说言一切诸法不从因生；或有说言一切因缘皆是常法，从缘生者悉是无常；或有说言五阴是实，或说虚假，入、界亦尔；或有说言有十二缘，或有说言正有四缘；或说诸法如幻、如化、如热时焰；或有说言因闻得法，或有说言因思得法，或有说言因修得法；或复有说不净观法，或复有说出息入息，或复有说四念处观，或复有说三种观义、七种方便，或复有说暖法、顶法、忍法、世间第一法、学无学地、菩萨初住乃至十住，或有说空无相无作，或复有说修多罗、祇夜、毗伽罗那、伽陀、忧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阇陀伽、毗佛略、阿浮陀达摩、优波提舍，或说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或说内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无始空、性空、远离空、散空、自相空、无相空、阴空、入空、界空、善空、不善空、无记空、菩提空、道空、涅槃空、行空、得空、第一义空、空空、大空；或有示现神通变化，身出水火，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左胁在下，右胁出水，右胁在下，左胁出水，一胁震雷，一胁降雨；或有示现诸佛世界；或复示现菩萨初生，行至七步，处在深宫受五欲时，初始出家修苦行时，往菩提树坐三昧时，坏魔军众转法轮时，示大神通入涅槃时。

"世尊，阿难比丘见是事已，作是念言：'如是神变，昔来未见，谁之所作？将非世尊释迦作耶？'欲起欲语都不从意。阿难比丘入魔罥故，复作是念：'诸佛所说各各不同，我于今者当受谁语？'世尊，阿难今者极受大苦。虽念如来无能救者。以是因缘，不来至此大众之中。"

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此大众中有诸菩萨，已于一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至无量生发菩提心，已能供养无量诸佛，其心坚固，具足修行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成就功德，久已亲近无量诸佛，净修梵行，得不退转菩提之心，得不退忍、不退转持，得如法忍、首楞严等无量三昧。如是等辈，闻大乘经终不生疑，善能分别宣说三宝同一性相常住不变，闻不思议不生惊怪，闻

种种空心不怖懅，了了通达一切法性，能持一切十二部经广解其义，亦能受持无量诸佛十二部经，何忧不能受持如是大涅槃典？何因缘故，问憍陈如、阿难所在？”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谛听！谛听！善男子，我成佛已，过二十年住王舍城。尔时，我告诸比丘言：‘诸比丘，今此众中，谁能为我受持如来十二部经，供给左右所须之事，亦使不失自身善利？’时憍陈如在彼众中来白我言：‘我能受持十二部经，供给左右，不失所作自利益事。’我言：‘憍陈如，汝已朽迈，当须使人，云何方欲为我给使？’时舍利弗复作是言：‘我能受持佛一切语，供给所须，不失所作自利益事。’我言：‘舍利弗，汝已朽迈，当须使人，云何方欲为我给使？’乃至五百诸阿罗汉皆亦如是，我悉不受。尔时，目连在大众中作是思惟：‘如来今者不受五百比丘给使，佛意为欲令谁作耶？’思惟是已即便入定，观见如来心在阿难，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见是事已，即从定起，语憍陈如：‘大德，我见如来欲令阿难给事左右。’

“尔时，憍陈如与五百阿罗汉往阿难所，作如是言：‘阿难，汝今当为如来给使，请受是事。’阿难言：‘诸大德，我实不堪给事如来。何以故？如来尊重如师子王、如龙、如火，我今秽弱，云何能办？’诸比丘言：‘阿难，汝受我语给事如来，得大利益。’第二、第三亦复如是。阿难言：‘诸大德，我亦不求大利益事，实不堪任奉给左右。’时目揵连复作是言：‘阿难，汝今未知。’阿难言：‘大德，唯愿说之。’目揵连言：‘如来先日僧中求使，五百罗汉皆求为之，如来不听。我即入定，见如来意欲令汝为，汝今云何反更不受？’阿难闻已，合掌长跪，作如是言：‘诸大德，若有是事，如来世尊与我三愿，当顺僧命给事左右。’目揵连言：‘何等三愿？’阿难言：‘一者、如来设以故衣赐我，听我不受；二者、如来设受檀越别请，听我不往；三者、听我出入无有时节。如是三事佛若听者，当顺僧命。’时憍陈如五百比丘还来我所，作如是言：‘我等已劝阿难比丘，唯求三愿，若佛听者当顺僧命。’

“文殊师利，我于尔时赞阿难言：‘善哉！善哉！阿难比丘具足智慧，预见讥嫌。何以故？当有人言，汝为衣食奉给如来，是故先求不受故衣，不随别请。憍陈如，阿难比丘具足智慧，入出有时即不能得广作利益四部之众，是故求欲出入无时。憍陈如，我为阿难开是三事，随其意愿。’时目揵连还阿难所，语阿难言：‘吾已为汝启请三事，如来大慈，皆已听许。’阿难言：‘大德，若佛听者，请往给侍。’

“文殊师利，阿难事我二十余年，具足八种不可思议。何等为八？一者、事我已来二十余年，初不随我受别请食。二者、事我已来，初不受我陈故衣服。三者、自事我来，至我所时终不非时。四者、自事我来，具足烦恼，随我入出诸王刹利、豪贵大姓，见诸女人及天龙女不生欲心。五者、自事我来，持我所说十二部经，一经于耳曾不再问，如泻瓶水置之一瓶，唯除一问。善男子，琉璃太子杀诸释氏，坏迦毗罗城。阿难尔时，心怀愁恼，发声大哭，来至我所，作如

是言：‘我与如来俱生此城，同一释种，云何如来光颜如常，我则憔悴？’我时答言：‘阿难，我修空定，故不同汝。’过三年已，还来问我：‘世尊，我往于彼迦毗罗城，曾闻如来修空三昧，是事虚实？’我言：‘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六者、自事我来，虽未获得知他心智，常知如来所入诸定。七者、自事我来，未得愿智，而能了知如是众生到如来所，现在能得四沙门果，有后得者，有得人身，有得天身。八者、自事我来，如来所有秘密之言，悉能了知。善男子，阿难比丘具足如是八不思议，是故我称阿难比丘为多闻藏。

“善男子，阿难比丘具足八法，能具足持十二部经。何等为八？一者、信根坚固，二者、其心质直，三者、身无病苦，四者、常勤精进，五者、具足念心，六者、心无憍慢，七者、成就定慧，八者、具足从闻生智。文殊师利，毗婆尸佛侍者弟子，名阿叔迦，亦复具足如是八法。尸弃如来侍者弟子，名差摩迦罗；毗舍浮佛侍者弟子，名忧波扇陀；迦罗鸠村驮佛侍者弟子，名曰跋提；迦那含牟尼佛侍者弟子，名曰苏坻；迦葉佛侍者弟子，名叶婆蜜多，皆亦具足如是八法。我今阿难亦复如是具足八法，是故我称阿难比丘为多闻藏。

“善男子，如汝所说，此大众中虽有无量无边菩萨，是诸菩萨皆有重任，所谓大慈大悲。如是慈悲之因缘故，各各匆务，调伏眷属，庄严自身。以是因缘，我涅槃后不能宣通十二部经。若有菩萨或时能说，人不信受。文殊师利，阿难比丘是吾之弟，给事我来二十余年，所可闻法具足受持，喻如泻水置之一器。是故我今顾问阿难为何所在，欲令受持是涅槃经。

“善男子，我涅槃后，阿难比丘所未闻者，弘广菩萨当能流布。阿难所闻，自能宣通。文殊师利，阿难比丘今在他处，去此会外十二由旬，而为六万四千亿魔之所恼乱。汝可往彼，发大声言：‘一切诸魔，谛听！谛听！如来今说大陀罗尼，一切天、龙、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与非人，山神、树神、河神、海神、舍宅等神，闻是持名，无不恭敬受持之者。是陀罗尼，十恒河沙诸佛世尊所共宣说，能转女身，自识宿命。若受五事：一者、梵行，二者、断肉，三者、断酒，四者、断辛，五者、乐在寂静。受五事已，至心信受读诵书写是陀罗尼，当知是人即得超越七十七亿弊恶之身。”

尔时，世尊即便说之：

“阿摩隶　毗摩隶　涅磨隶　瞢伽隶　醯摩罗　若竭鞞　三慢那跋提　娑婆他娑檀尼　婆罗磨他娑檀尼　磨那斯　阿拙啼　毗罗祇　庵罗赖坻　婆岚弥　婆岚摩莎隶　富泥　富那摩奴赖绨”

尔时，文殊师利从佛受是陀罗尼已，至阿难所在魔众中，作如是言：“诸魔眷属，谛听！我说所从佛受陀罗尼咒。”魔王闻是陀罗尼

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舍于魔业，即放阿难。文殊师利与阿难俱来至佛所。阿难见佛，至心礼敬，却住一面。

佛告阿难："是娑罗林外，有一梵志，名须跋陀，年百二十，虽得五通未舍憍慢，获得非想非非想定，生一切智起涅槃想。汝可往彼，语须跋言：'如来出世如优昙华，于今中夜当般涅槃，若有所作可及时作，莫于后日而生悔心。'阿难，汝之所说，彼定信受。何以故？汝曾往昔，五百世中作须跋陀子，其人爱心习犹未尽，以是因缘信受汝语。"

尔时，阿难受佛敕已，往须跋所作如是言："仁者当知，如来出世如优昙华，于今中夜当般涅槃，欲有所作可及时作，莫于后日生悔心也。"

须跋言："善哉！阿难，我今当往至如来所。"

尔时，阿难与须跋陀还至佛所。时须跋陀到已问讯，作如是言："瞿昙，我今欲问，随我意答。"

佛言："须跋，今正是时，随汝所问，我当方便，随汝意答。"

"瞿昙，有诸沙门、婆罗门等作如是言：'一切众生受苦乐报，皆随往日本业因缘。是故若有持戒精进，受身心苦，能坏本业；本业既尽，众苦尽灭；众苦尽灭，即得涅槃。'是义云何？"

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门、婆罗门等作是说者，我为怜愍，常当往来如是人所。既至彼已，我当问之：'仁者，实作如是说不？'彼若见答：'我如是说。何以故？瞿昙，我见众生习行诸恶，多饶财宝，身得自在；又见修善，贫穷多乏，不得自在；又见有人，多役力用，求财不得；又见不求，自然得者；又见有人，慈心不杀，反更中夭；又见喜杀，终保年寿；又见有人，净修梵行精勤持戒有得解脱，有不得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受苦乐报，皆由往日本业因缘。'须跋，我复当问：'仁者，实见过去业不？若有是业，为多少耶？现在苦行，能破多少耶？能知是业，已尽不尽耶？是业既尽，一切尽耶？'彼若见答：'我实不知。'我便当为彼人引喻：'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家眷属为请医师令拔是箭，既拔箭已，身得安隐。其后十年，是人犹忆了了分明，是医为我拔出毒箭以药涂敷，令我得差，安隐受乐。仁既不知过去本业，云何能知现在苦行，定能破坏过去业耶？'彼若复言：'瞿昙，汝今亦有过去本业，何故独责我过去业？瞿昙经中亦作是说，若见有人豪贵自在，当知是人先世好施。如是不名过去业耶？'我复答言：'仁者，如是知者，名为比知，不名真知。我佛法中，或有由因知果，或有从果知因。我佛法中，有过去业，有现在业。汝则不尔，唯有过去业，无现在业。汝法不从方便断业；我法不尔，从方便断。汝业尽已，则得苦尽；我即不尔，烦恼尽已，业苦则尽。是故我今责汝过去业。'彼人若言：'瞿昙，我实不知，从师受之。师作是说，我实无咎。'

“我言：‘仁者，汝师是谁？’彼若见答：‘是富兰那。’我复语言：‘汝昔何不一一咨问：“大师实知过去业不？”汝师若言我不知者，汝复云何受是师语？若言我知，复应问言：“下苦因缘受中上苦不？中苦因缘受下上苦不？上苦因缘受中下苦不？”若言不者，复应问言：“师云何说，苦乐之报，唯过去业，非现在耶？”复应问言：“是现在苦，过去有不？若过去有，过去之业悉已都尽。若都尽者，云何复受今日之身？若过去无，唯现在有，云何复言众生苦乐皆过去业？”仁者，若知现在苦行能坏过去业，现在苦行复以何破？如其不破，苦即是常。苦若是常，云何说言得苦解脱？若更有行坏苦行者，过去已尽，云何有苦？仁者，如是苦行能令乐业受苦果不？复令苦业受乐果不？能令无苦无乐业作不受果不？能令现报作生报不？能令生报作现报不？令是二报作无报不？能令定报作无报不？能令无报作定报不？’彼若复言：‘瞿昙，不能。’我复当言：‘仁者，如其不能，何因缘故受是苦行？仁者当知，定有过去业，现在因缘。是故我言，因烦恼生业，因业受报。仁者当知，一切众生有过去业，有现在因。众生虽有过去寿业，要赖现在饮食因缘。仁者，若说众生受苦受乐定由过去本业因缘，是事不然。何以故？仁者，譬如有人为王除怨，以是因缘多得财宝，因是财宝受现在乐，如是之人现作乐因，现受乐报。譬如有人杀王爱子，以是因缘丧失身命，如是之人现作苦因，现受苦报。仁者，一切众生现在因于四大时节土地人民受苦受乐，是故我说，一切众生不必尽因过去本业受苦乐也。仁者，若以断业因缘力故得解脱者，一切圣人不得解脱。何以故？一切众生过去本业无始终故。是故我说，修圣道时，是道能遮无始终业。仁者，若受苦行便得道者，一切畜生悉应得道。是故先当调伏其心，不调伏身。以是因缘，我经中说，斫伐此林，莫斫伐树。何以故？从林生怖，不从树生。欲调伏身，先当调心。心喻于林，身喻于树。’”

须跋陀言：“世尊，我已先调伏心。”

佛言：“善男子，汝今云何能先调心？”

须跋陀言：“世尊，我先思惟，欲是无常、无乐、无净，观色即是常乐清净；作是观已，欲界结断，获得色处，是故名为先调伏心。次复观色，色是无常，如痈、如疮、如毒、如箭，见无色常，清净寂静；如是观已，色界结尽，得无色处，是故名为先调伏心。次复观想即是无常、痈、疮、毒、箭；如是观已，获得非想非非想处。是非想非非想即一切智，寂静清净，无有堕坠，常恒不变，是故我能调伏其心。”

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能调伏心耶？汝今所得非想非非想定，犹名为想。涅槃无想，汝云何言获得涅槃？善男子，汝已先能呵责粗想，今者云何爱著细想？不知呵责如是非想非非想处，故名为想，如痈、如疮、如毒、如箭。善男子，汝师郁头蓝弗利根聪明，尚不能断如是非想非非想处受于恶身，况其余者？”

“世尊，云何能断一切诸有？”

佛言：“善男子，若观实相，是人能断一切诸有。”

须跋陀言：“世尊，云何名为实相？”

“善男子，无相之相，名为实相。”

“世尊，云何名为无相之相？”

“善男子，一切法无自相、他相及自他相，无无因相，无作相，无受相，无作者相，无受者相，无法非法相，无男女相，无士夫相，无微尘相，无时节相，无为自相，无为他相，无为自他相，无有相，无无相，无生相，无生者相，无因相，无因因相，无果相，无果果相，无昼夜相，无明闇相，无见相，无见者相，无闻相，无闻者相，无觉知相，无觉知者相，无菩提相，无得菩提者相，无业相，无业主相，无烦恼相，无烦恼主相。善男子，如是等相，随所灭处名真实相。

“善男子，一切诸法皆是虚假，随其灭处是名为实，是名实相，是名法界，名毕竟智，名第一义谛，名第一义空。善男子，是相、法界、毕竟智、第一义谛、第一义空，下智观故得声闻菩提，中智观故得缘觉菩提，上智观故得无上菩提。

说是法时，十千菩萨得一生实相。万五千菩萨得二生法界。二万五千菩萨得毕竟智。三万五千菩萨悟第一义谛。是第一义谛，亦名第一义空，亦名首楞严三昧。四万五千菩萨得虚空三昧。是虚空三昧亦名广大三昧，亦名智印三昧。五万五千菩萨得不退忍。是不退忍，亦名如法忍，亦名如法界。六万五千菩萨得陀罗尼。是陀罗尼，亦名大念心，亦名无碍智。七万五千菩萨得师子吼三昧。是师子吼三昧，亦名金刚三昧，亦名五智印三昧。八万五千菩萨得平等三昧。是平等三昧，亦名大慈大悲。无量恒河沙等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量恒河沙等众生发缘觉心，无量恒河沙等众生发声闻心，人女、天女二万亿人现转女身得男子身。须跋陀罗得阿罗汉果。

大般涅槃经后分二卷

大般涅槃经后分卷上

憍陈如品之末

尔时，须跋陀罗从佛闻说大般涅槃甚深妙法，而得法眼，见法清净，爱护正法，已舍邪见，于佛法中深信坚固，即从如来欲求出家。

佛言："善哉！善哉！须跋陀罗，善来比丘，悦可圣心，善入佛道。"

于是须跋陀罗欢喜踊跃，忻庆无量，即时须发自落而作沙门。法性智水灌注心源，无复缚著，漏尽意解，得罗汉果。

须跋陀罗既证果已，即前佛所，瞻仰尊颜，头面礼足，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长跪合掌，悲喜交流，深自悔责在昔罪咎，而白佛言："世尊，恨我毒身，久劫已来，常相欺惑，令我长没无明邪见，沦溺三界外道法中。痛哉！苦哉！为害滋甚！今大喜庆，蒙如来恩，得入正法。世尊智能大海，慈愍无量，窃自惟忖，累劫碎躯，未能报此须臾之恩。"

须跋陀罗说是语已，悲泣流泪，不能自裁，复白佛言："世尊，我年老迈，余命无几，未脱众苦，行苦迁逼，唯愿世尊少住教诫，哀愍救护，莫般涅槃。"

尔时，世尊默然不许。

须跋陀罗不果所请，愁忧热恼，高声唱曰："苦哉！苦哉！世间虚空！世间虚空！如何于今大怖即至，热恼流行。哀哉！哀哉！众生福尽，正慧眼灭。"复更流泪，悲号哽咽，遍体血现，发声大哭，于如来前举身投地，慌乱浊心，昏迷闷绝，久乃苏醒，涕泪哽咽，而白佛言："世尊，我今不忍见于如来入般涅槃，中心痛切，难任裁抑。我自何能，与此坏器毒身共住？今前宁可先自速灭，唯愿世尊，后当涅槃。"

尔时，须跋陀罗说是语已，悲恋哽咽，于是时顷，即入涅槃。

尔时，不可说不可说无数亿恒河沙诸大菩萨、比丘、比丘尼，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同声唱言："苦哉！苦哉！如何正觉一旦舍离，无主无归，无依无趣。"追思恋慕，悲感号泣，互相执手，捶胸闷绝，迷失诸方，哀恸三千大千世界。

尔时，世尊出八种声，普告大众："莫大号哭，犹如婴儿！各相裁抑，勿自乱心。汝等于此行苦生死大海，勤修净心，莫失念慧，疾求正智，速出诸有。三界受身，苦轮无际，无明郎主，恩爱魔王，役使身心策为僮仆，遍缘境界造生死业，贪恚狂痴念念伤害，无量劫来

常受苦恼，何有智者不反斯源？汝等当知，我旷劫来已入大寂，无阴、界、入，永断诸有，金刚宝藏，常乐我净。我今于此显难思议，现方便力入大涅槃示同世法，欲令众生知身如电生恋慕心。生死瀑河漂流速疾，诸行轮转，法应如是。如来涅槃，甚深甚深，不可思议，乃是诸佛菩萨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佛复告诸大众：“是须跋陀罗，已曾供养恒河沙佛，于诸佛所深种善根。以本愿力，常在尼乾外道法中出家修行；以方便慧，诱进邪见失道众生令入正智。须跋陀罗乘本愿力，今得遇我最后涅槃得闻正法，既闻正法得罗汉果，既得果已复入涅槃。自我得道度阿若憍陈如，最后涅槃度须跋陀罗，吾事究竟，无复施为。设我久住，无异今也。”

尔时，世尊说是语已，即嘘长叹，唱言：“善哉！善哉！须跋陀罗为报佛恩，汝等大众，应当供养其尸，安立塔庙。”

尔时，大众惆怅惨结，掩泪裁抑，即依佛教，以香木酥油荼毗其尸。须跋陀罗当焚尸时，即于火中放大光明，现十八变，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右胁出火，左胁出水，小复现大，大复现小，满虚空中。尔时，无量大众及诸外道邪见众生，发菩提心，得入正见。须跋陀罗现神变已，还复火中，荼毗已讫。是时大众悲感伤悼，收取舍利，起塔供养。

遗教品第一

尔时，佛告阿难普及大众：“吾灭度后，汝等四众，当勤护持我大涅槃。我于无量万亿阿僧祇劫，修此难得大涅槃法，今已显说。汝等当知，此大涅槃，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金刚宝藏，常乐我净，周圆无缺。一切诸佛于此涅槃而般涅槃，最后究竟，理极无遗。诸佛于此放舍身命，故名涅槃。汝等欲得决定真报佛恩，疾得菩提，诸佛摩顶，世世所生不失正念，十方诸佛常现其前，昼夜守护，令一切众得出世法，当勤修习此涅槃典。”

佛复告阿难：“吾未成佛，示入郁头蓝弗外道法中，修学四禅八定，受行其教。吾成佛来，毁呰其法，渐渐诱进，最后须跋陀罗皆入佛道。如来以大智炬烧邪见幢，如干草叶投大火焰。

“阿难，今我亲戚诸释种子，吾甚忧念。我涅槃后，汝当精勤，以善教诫我诸眷属，授与妙法，深心诲诱：勿得调戏放逸散心，入诸境界受行邪法；未脱三界世间痛苦，早求出离于此五浊爱欲之中，应生忧畏无救护想；一失人身，难可追复，毕此一形常须警察，无常大鬼情求难脱；怜愍众生，莫相杀害，乃至蠢动应施无畏，身业清净常生妙土，口业清净离诸过恶，莫食肉，莫饮酒，调伏心蛇，令入道果；深思行业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此生空过，后悔无追。涅槃时至，示教如是。”

尔时，阿难闻佛语已，身心战动，情识忙然，悲哽喑咽，深没忧海，举体迷闷，昏乱浊心，投如来前，犹如死人。

尔时，阿泥楼豆安慰阿难，轻其愁心而语之言："咄哉！何为愁苦？如来涅槃时至，今日虽有，明旦则无。汝依我语，咨启如来如是四问：佛涅槃后，六群比丘，行污他家，恶性车匿，云何共住，而得示教？如来在世，以佛为师，世尊灭后，以何为师？若佛在世，依佛而住，如来既灭，依何而住？如来灭后，结集法藏，一切经初，安何等语？"

尔时，阿难如从梦中，闻阿泥楼豆安慰其心，令致四问，渐得醒悟，哀不自胜，具陈上问而以白佛。

佛告阿难："何为忧苦悲哀乃尔？诸佛化周，施为已讫，法归是处。善哉！善哉！阿难，汝致四问，为最后问，能大利益一切世间。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阿难："如汝所问，佛涅槃后，六群比丘，恶性车匿，行污他家，云何共住，而得示教？阿难，车匿比丘，其性鄙恶，我涅槃后渐当调伏，其心柔和舍本恶性。阿难，我弟难陀具极重欲，其性鄙恶。如来以善方便示教利喜，知其根性，以般若慧为说十二因缘，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乃至老死忧悲苦恼，皆是无明。憎爱丛林，一切行苦，弥满三界，遍流六道，大苦根本，无明所起。以般若慧，示以性净，谛观根本，即断诸有过患无明，根本灭故无明灭，无明灭则行灭，乃至老死忧悲苦恼皆灭。得此观时，摄心定住即入三昧，以三昧力得入初禅，渐渐次第入第四禅。继心正念，如是修习，然后自当得证上果离三界苦。阿难，尔时难陀比丘深生信心，依我教法勤心修习，不久即得阿罗汉果。

"阿难，我涅槃后，汝当依我教法正观，教示六群车匿比丘，深心依此清净正法，不久自当得证上果。阿难，当知皆因无明增长三界生死大树。飘没爱河，众苦长夜，黑暗崖下绕生死柱，六识为枝，妄念为本。无明波浪，心识策使，游戏六尘，种苦恼芽，无能制者自在如王。是故我言，无明郎主念念伤害，众生不觉轮转生死。阿难，一切众生为此无明起诸爱结。我见覆蔽八万四千烦恼郎主，役使其身，身心破裂，不得自在。阿难，无明若灭，三界都尽，以是因缘，名出世人。阿难，若能谛观十二因缘，究竟无我，深入本净，即能远离三界大火。阿难，如来是真语者，说诚实言最后付嘱，汝当修行。

"阿难，如汝所问，佛去世后，以何为师者？阿难，尸波罗蜜戒，是汝大师，依之修行，能得出世甚深定慧。

"阿难，如汝所问，佛涅槃后，依何住者？阿难，依四念处，严心而住。观身性相，同于虚空，名身念处；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名受念处；观心但有名字，名字性离，名心念处；观法不得善

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处。阿难，一切行者，应当依此四念处住。
“阿难，如汝所问，如来灭后，结集法藏，一切经初，安何等语者？阿难，如来灭后，结集法藏，一切经初，当安：‘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某方某处，与诸四众而说是经。’”

尔时，阿难复白佛言：“若佛在世，若涅槃后，有信心檀越，以金银、七宝、一切乐具奉施如来，云何举置？”
佛告阿难：“若佛现在，所施佛物，僧众应知。若佛灭后，一切信心所施佛物，应用造佛形像，及造佛衣、七宝幡盖，买诸香油、宝华以供养佛。除供养佛，余不得用，用者即犯盗佛物罪。”
阿难复白佛言：“若佛现在，若复有人，以金银、七宝、房舍殿堂、妻子奴婢、衣服饮食、一切乐具，深心恭敬礼拜供养如来。佛涅槃后，若复有人，以金银、七宝、妻妾奴婢、衣服饮食、一切乐具，供养如来形像，深心恭敬，礼拜供养。世尊，如是二人深心供养所得福德，何者为多？”
佛告阿难：“如是二人，皆以深心供养，所得福德，其福无异。何以故？虽佛灭后，法身常存，是以深心供养，其福正等。”
阿难复白佛言：“若佛现在，若复有人，还以深心如上供养恭敬如来。佛涅槃后，若复有人，还以深心如上供养恭敬全身舍利。世尊，如是二人所得福德，何者为多？”
佛告阿难：“如是二人得福正等，功德广大，无量无边，乃至毕苦，其福不尽。”
阿难复白佛言：“若佛现在，若复有人，如上深心一切供养恭敬如来。佛涅槃后，若复有人，如上深心供养恭敬半身舍利。世尊，如是二人所得福德，何者为多？”
佛告阿难：“如是二人深心供养得福无异，所得福德无量无边。阿难，若佛灭后，若复有人深心供养如来舍利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恒河沙分之一，乃至如芥子许，皆以深心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若佛现在，若复有人，深心供养恭敬如来。如是二人所得福德皆悉无异，其福无量，不可称计。阿难当知，若佛现在，若涅槃后，若复有人深心恭敬供养，礼拜尊重赞叹，如是二人所得福德无二无别。”
佛告阿难及诸大众：“我涅槃后，天上人间一切众生，得我舍利，悲喜交流，哀感欣庆，恭敬礼拜，深心供养，得无量无边功德。阿难，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见佛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僧，见僧即见涅槃。阿难当知，以是因缘，三宝常住，无有变易，能为众生作归依处。”
阿难复白佛言：“佛涅槃后，一切大众依何法则，荼毗如来而得舍利，深心供养？”
佛告阿难：“我般涅槃，汝等大众当依转轮圣王荼毗方法。”

阿难复白：“转轮圣王荼毗法则，其事云何？”

佛告阿难：“转轮圣王命终之后，经停七日，乃入铁棺。既入棺已，即以微妙香油注满棺中，闭棺令密。复经七日，从棺中出，以诸香水灌洗沐浴。既灌洗已，烧众名香而以供养。以兜罗绵遍体儭身，然后即以无价上妙白氎千张，次第相重遍缠王身。既已缠讫，以众香油满铁棺中，圣王之身尔乃入棺。密闭棺已，载以香木七宝车上，其车四面垂诸璎珞，一切宝绞庄严其车，无数华幡、七宝幢盖、一切妙香、一切天乐，围绕供养。尔乃纯以众妙香木表里文饰，微妙香油荼毗转轮圣王之身。荼毗已讫，收取舍利，于都城内四衢道中，起七宝塔。塔开四门，安置舍利。一切世间所共瞻仰。

“阿难，其转轮王以少福德绍此王位，未脱诸有，具足五欲、妻妾、婇女，恶见、三毒、一切烦恼、诸结使等未断一毫，命终之后，世间犹乃如是法则，起塔供养一切瞻仰。阿难，何况如来已于无量无边无数阿僧祇劫，永舍五欲、妻妾、婇女，于世间法已作霜雹，难勤能勤，难行能行；一切菩萨出世苦行勤苦修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行之道，甚深微妙清净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六波罗蜜无不具足；修习如来十力、大悲、四无所畏、三解脱门、十八大空、六通、五眼、三十七品、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诸佛寿命，一切净佛国土，一切成就众生，一切难行苦行，一切摄善法戒，一切摄众生戒，一切摄律仪戒，一切功德，一切智能，一切庄严，一切大愿，一切方便，如是等不可思议福德智能，皆已成就，无不具足；断除一切不善，断除一切烦恼，断除一切烦恼余习，通达四谛、十二因缘，于菩提树降伏四魔成就种智，如是妙法悉修习已，尔乃一切诸佛唱言善哉善哉，同以法性智水灌法身顶，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缘，我今号天人师、十力种觉、至极世尊，天上人间无与等者。等视众生如罗睺罗，故名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怜愍世间，化缘周毕，为众生故，今入涅槃。随世间法，如转轮王，为令众生普得供养。

“阿难，我入涅槃，如转轮王经停七日，乃入金棺。以妙香油注满棺中，密盖棺门，其棺四面，应以七宝间杂庄严，一切宝幢、香华供养。经七日已，复出金棺。既出棺已，应以一切众妙香水灌洗沐浴如来之身。既灌洗已，以上妙兜罗绵遍体缠身，次以微妙无价白氎千张，复于绵上缠如来身，又入金棺。复以微妙香油盛满棺中，闭棺令密。尔乃纯以微妙牛头栴檀、沉水一切香木成七宝车，一切众宝以为庄严，载以宝棺至荼毗所。无数宝幢，无数宝盖，无数宝衣，无数天乐，无数香华，周遍虚空，悲哀供养。一切天人，无数大众，应各以栴檀、沉水、微妙香油，荼毗如来，哀号恋慕。荼毗已讫，天人四众收取舍利，盛七宝瓶，于都城内四衢道中，起七宝塔供养舍利，能令众生得大功德，离三有苦，至涅槃乐。

“阿难当知，一切四众起佛舍利七宝塔已，应当更起三塔供养，所谓辟支佛塔、阿罗汉塔、转轮王塔，为令世间，知归依故。”

阿难白佛言：“如来出世，悲愍众生，显示十力、大悲、四无所畏、十二因缘、四谛之法、三解脱门，八种梵音雷震三界，五色慈光遍照六道，随顺众生心业所转，或得四果三乘所行，或证无漏无为缘觉之道，或入无灭无生菩萨之地，或得无量诸陀罗尼，或得五眼，或得六通，或脱三恶，或出八难，或离人天三界之苦。如来慈力清净，如来解脱法门不可思议，乃至涅槃，一切世间人天四众起七宝塔供养舍利得大功德，能令众生脱三界苦，入正解脱。以是因缘，佛般涅槃，一切世间人天大众，报佛甚深无量慈恩，起七宝塔供养舍利，理应如是。世尊，其余三塔，于诸众生，得何等利，而令起立，恭敬供养？”

佛告阿难：“其辟支佛，悟法因缘，入深法性，已脱诸有一切过患，能为人天而作福田，以是因缘，起塔供养，所得福德，次于如来，能令众生皆得妙果。阿难，其阿罗汉，于三界中生分已尽，不受后有，梵行已立，能为世间而作福田，是故应当起塔供养，所得福德，次辟支佛，亦令众生皆得解脱。阿难，其转轮王，虽未解脱三界烦恼，福德力故治四天下，而以十善化育群生，是诸众生之所尊敬。以是四众起塔供养，所得福德亦复无量。”

阿难白佛言：“佛般涅槃，一切四众，当于何所荼毗如来得收舍利？唯愿示教。”

佛告阿难：“佛般涅槃，一切四众，若于拘尸城内荼毗如来，其城中人皆绍王位，则相讨伐，诤讼无量，亦令一切得福阶差。阿难，一切四众可于城外荼毗如来，为令世间得福等故。”

阿难白佛言：“佛入涅槃，荼毗已讫，一切四众收取舍利，安置宝瓶，当于何所起七宝塔，一切皆得深心供养？唯愿示教。”

佛告阿难：“佛般涅槃，荼毗既讫，一切四众收取舍利，置七宝瓶，当于拘尸那伽城内，四衢道中，起七宝塔，高十三层。上有相轮，一切妙宝间杂庄严，一切世间众妙华幡而严饰之，四边栏楯七宝合成，一切装饺靡不周遍。其塔四面，面开一门，层层间次，窗牖相当，安置宝瓶。如来舍利，天人四众，瞻仰供养。阿难，其辟支佛塔应十一层，亦以众宝而严饰之。阿难，其阿罗汉塔成以四层，亦以众宝而严饰之。阿难，其转轮王塔，亦七宝成，无复层级。何以故？未脱三界诸有苦故。”

尔时，阿泥楼豆白佛言：“佛涅槃后，荼毗已讫，一切天人，四部大众，如何分布如来舍利而得供养？”

尔时，佛告阿泥楼豆：“我般涅槃，汝等天人取佛舍利，以平等心，分布三界一切六道世间供养。”

尔时，释提桓因白佛：“我今从佛敬请如来半身舍利，而我深心愿供养故。”

佛告天帝："如来等视众生如罗睺罗，汝不应请半身舍利。何以故？平等利佑诸众生故。"

佛告天帝："我今与汝右边上颔一牙舍利，可于天上起塔供养，能令汝得福德无尽。"

尔时，天人一切大众，悲哀流泪，不能自裁。

尔时，世尊普告四众："佛般涅槃，汝等天人莫大愁恼。何以故？佛虽涅槃，而有舍利常存供养，复有无上法宝，修多罗藏、毗那耶藏、阿毗达磨藏。以是因缘，三宝四谛常住于世，能令众生深心归依。何以故？供养舍利即是佛宝，见佛即见法身，见法即见贤圣，见贤圣故即见四谛，见四谛故即见涅槃。是故当知三宝常住，无有变易，能为世间作归依故。"

佛复告诸大众："汝等莫大愁苦，我今于此垂欲涅槃，若戒若归、若常无常、三宝、四谛、六波罗蜜、十二因缘，有所疑者，当速发问，为究竟问。佛涅槃后，无复疑悔。"三过告众。

尔时，四众忧悲苦恼，哽咽流泪，痛切中心，追思恋慕，愁毒闷绝，佛神力故，掩泪寂然，无发问者。何以故？一切四众，已于戒归、三宝、四谛通达晓了，无有疑故。

尔时，世尊知诸四众无复余疑，叹言："善哉！善哉！汝等四众，已能通达三宝四谛，无有疑也。犹如净水洗荡身垢，汝等当勤精进，早得出离，莫生愁恼迷闷乱心。"

尔时，世尊于师子座，以真金手，却身所著僧伽梨衣，显出紫磨黄金师子胸臆，普示大众告言："汝等一切天人大众，应当深心看我紫磨黄金色身。"

尔时，四众一切瞻仰大觉世尊真金色身，目不暂舍，悉皆快乐，譬如比丘入第三禅，难生是中。

尔时，世尊以黄金身示大众已，即放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大涅槃光，普照十方一切世界。日月所照，无复光明。放是光已，复告大众："当知如来为汝等故，累劫勤苦，截身手足，尽修一切难行苦行。大悲本愿，于此五浊，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此金刚不坏紫磨色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量光明普照一切，见形遇光，无不解脱。"

佛复告诸大众："佛出世难，如优昙华，希有难见！汝等大众，最后遇我，为于此身不生空过。我以本誓愿力生此秽土，化缘周毕，今欲涅槃。汝等以至诚心，看我紫磨黄金色身，汝当修习如是清净之业，于未来世得此果报。"

尔时，世尊如是三反，殷勤三告，以真金身示诸大众，即从七宝师子大床，上升处空，高一多罗树，一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众，看我紫磨黄金色身。"如是展转，高七多罗树，七反告言："我欲

涅槃，汝等大众，应当深心，看我紫磨黄金色身。”从空中下坐师子床，复告大众：“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黄金色身。”

尔时，世尊从师子床复升虚空，高一多罗树，复告大众：“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黄金色身。”如是展转，高七多罗树，七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众，看我紫磨黄金色身。”从空中下坐师子床，复告大众：“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黄金色身。”

尔时，世尊从师子床复升虚空，高一多罗树，复告大众：“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黄金色身。”如是展转，高七多罗树，七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黄金色身。”从空中下坐师子床，复告大众：“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黄金色身。”

尔时，世尊显出如来紫磨黄金色身，普示大众，如是三反，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三反从空中下，坐师子床。如是殷勤二十四反，告诸大众：“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金刚坚固不坏紫磨黄金无畏色身，如优昙华难可值遇。汝等当知，我欲涅槃，汝等应当以至诚心看我紫磨黄金色身，如热渴人遇清冷水，饮之令饱，无复余念。汝等大众，亦复如是。我欲涅槃，汝等大众，应当深心瞻仰为是最后见于如来。自此见已，无复再睹。汝等大众，瞻仰令足，无复后悔。”

佛复告诸大众：“我涅槃后，汝等大众，应广修行，早出三有，勿复懈怠散心放逸。”

尔时，一切世界天人四众，遇涅槃光瞻仰佛者，一切三塗、八难、世间人天所有烦恼、四重五逆极恶罪咎，永灭无余，皆得解脱。

尔时，世尊显出紫磨黄金色身，殷勤相告示大众已，还举僧伽梨衣，如常所披。

应尽还源品第二

佛复告诸大众：“我今时至，举身疼痛。”说是语已，即入初禅，以涅槃光，遍观世界，入寂灭定。

尔时，世尊所言未讫，即入初禅；从初禅出，入第二禅；从二禅出，入第三禅；从三禅出，入第四禅；从四禅出，入虚空处；从空处出，入无边识处；从识处出，入不用处；从不用出，入非想非非想处；从非非想处出，入灭尽定；从灭尽定出，还入非想非非想处；从非非想出，入不用处；从不用出，入无边识处；从无边识处出，入虚空处；从空处出，入第四禅；从四禅出，入第三禅；从三禅出，入第二禅；从二禅出，入第一禅。

尔时，世尊如是逆顺入诸禅已，普告大众：“我以甚深般若，遍观三界一切六道，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离，毕竟寂灭同虚空相，无名无识永断诸有，本来平等无高下想，无见无闻，无觉无知，不可系缚，不可解脱，无众生，无寿命，不生不起，不尽不灭，非世间、非非世间，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二际平等等诸法故，闲

居静住无所施为，究竟安置必不可得，从无住法法性施为，断一切相，一无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汝等大众，应断无明灭生死始。”

尔时，世尊说是语已，复入超禅；从初禅出，入第三禅；从三禅出，入虚空处；从虚空出，入无所有处；从无所有出，入灭尽想定；从灭尽定出，次第还入至非想非非想处；从非非想出，入无边识处；从识处出，入第四禅；从四禅出，入第二禅；从二禅出，入于初禅。

如是逆顺入超禅已，复告大众：“我以摩诃般若，遍观三界有情无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无系缚者，无解脱者，无主无依，不可摄持，不出三界，不入诸有，本来清净，无垢无烦恼，与虚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尽诸动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真见此法，名为解脱。凡夫不知，名曰无明。”

作是语已，复入超禅；从初禅出，乃至入灭尽定；从灭尽定出，乃至入初禅。如是逆顺入超禅已，复告大众：“我以佛眼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明本际，性本解脱，于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无故，所因枝叶皆悉解脱；无明解脱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脱。以是因缘，我今安住常寂灭光，名大涅槃。”

尔时，阿难无极悲哀，忧愁痛苦，心狂慌乱，情识昏迷，如重醉人都无知觉，不见四众，不知如来已入涅槃，为未涅槃？

尔时，世尊如是三过，从超入诸禅定，遍观法界，普为大众三反说法。如来如是展转二十七反，入诸禅定。阿难以不知故，佛入一禅，即致一问，如是二十七反，问阿泥楼豆：“佛已涅槃，为未涅槃？”阿泥楼豆深知如来入诸禅定，二十七反，皆答阿难：“佛未涅槃。”尔时，一切大众皆悉慌乱，都不觉知如来涅槃，为未涅槃？

尔时，世尊三反入诸禅定，三反示诲众已，于七宝床右胁而卧，头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后背东方。其七宝床微妙璎珞以为庄严。娑罗树林四双八只，西方一双在如来前，东方一双在如来后，北方一双在佛之首，南方一双在佛之足。尔时，世尊娑罗林下寝卧宝床，于其中夜入第四禅，寂然无声，于是时顷便般涅槃。

大觉世尊入涅槃已，其娑罗林东西二双合为一树，南北二双合为一树，垂覆宝床，盖于如来。其树即时惨然变白，犹如白鹤，枝叶华果皮干悉皆爆裂堕落，渐渐枯悴，摧折无余。

尔时，十方无数万亿恒河沙普佛世界，一切大地皆大震动，出种种音，唱言：“苦哉！苦哉！世界空虚。”演出无常苦空哀叹之声。尔时，十方世界一切诸山，目真邻陀山、摩诃目真邻陀山、铁围山、大铁围山，诸须弥山、香山、宝山、金山、黑山，一切大地所有诸山，一时震裂，悉皆崩倒，出大音声，震吼世界，唱言：“苦哉！苦哉！如何一旦世间孤露，慧日灭没大涅槃山，一切众生丧真慈父，失所敬天无瞻仰者。”

尔时，十方世界一切大海悉皆混浊，沸涌涛波，出种种音，唱言："苦哉！苦哉！正觉已灭，众生罪苦，长夜久流，生死大海，迷失正路，何由解脱？"

尔时，一切江河、溪涧、沟壑、川流泉源、渠井、浴池悉皆倾覆，水尽枯涸。尔时，十方世界大地虚空寂然大闇，日月精光悉无复照，黑闇愁恼弥布世界，于是时间忽然黑风鼓怒惊振，吹扇尘沙弥闇世界。尔时，大地一切卉木、药草诸树、华果枝叶悉皆摧折，碎落无遗。于是时顷，十方世界一切诸天，遍满虚空，哀号悲叹，震动三千大千世界，雨无数百千种种上妙天香天华，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积高须弥，供养如来，于上空中复雨无数天幢、天幡、天璎珞、天轩盖、天宝珠，遍满虚空，变成宝台，四面珠璎、七宝绞络、光明华彩，供养如来。于上空中复奏无数微妙天乐，鼓吹弦歌，出种种音，唱言："苦哉！苦哉！佛已涅槃，世界空虚，群生眼灭，烦恼罗刹大欲流行，行苦相续，痛轮不息。"

尔时，阿难心慌迷闷都不觉知，不识如来已入涅槃、未入涅槃，唯见非恒境界。复问楼豆："佛涅槃耶？"楼豆答言："大觉世尊已入涅槃。"尔时，阿难闻是语已，闷绝躄地，犹如死人寂无气息，冥冥不晓。

尔时，楼豆以清冷水洒阿难面，扶之令起，以善方便而慰喻之，语阿难言："哀哉！哀哉！痛苦奈何!奈何！莫大愁毒，热恼乱心。如来化缘周毕，一切人天无能留者。苦哉！苦哉！奈何！奈何！何期今日人天之师为事究竟，无能留者。奈何我与汝等且共裁抑！"复慰喻言："阿难，佛虽涅槃，而有舍利无上法宝，常住于世，能为众生而作归依。我与汝等当勤精进，以佛法宝授与众生，令脱众苦，报如来恩。"

尔时，阿难闻慰喻已，渐得醒悟，哽咽流泪，悲不自胜。其拘尸那城娑罗林间纵广三十二由旬，天人大众皆悉遍满，尖头针锋受无量众，间无空缺，不相障蔽。

尔时，无数亿菩萨一切大众，悉皆迷闷，昏乱浊心，都不觉知如来涅槃及未涅槃，唯见非恒变动。一时同问楼豆："佛涅槃耶？"尔时，楼豆告诸大众一切天人："大觉世尊已入涅槃。"

尔时，无数一切大众闻是语已，一时昏迷，闷绝躄地，苦毒入心，瘂声不出。其中或有随佛灭者，或失心者，或身心战掉者，或互相执手哽咽流泪者，或常捶胸大叫者，或举手拍头自拔发者，或有唱言痛哉痛哉荼毒苦者，或有唱言如来涅槃一何疾哉，或有唱言失我所敬天者，或有叹言世界空虚众生眼灭者，或有叹言烦恼大鬼已流行者，或有叹言众生善芽种子灭者，或有叹言魔王欣庆解甲胄者，或自呵责身心无常观者，或有正观得解脱者，或有伤叹无归依者，中有遍体血现流洒地者。如是异类殊音，一切大众哀声普震一切世界。

尔时，娑婆世界主尸弃大梵天王知佛已入涅槃，与诸天众即从初禅飞空而下，举声大哭，流泪悲咽，投如来前，闷绝躄地，久乃苏醒，哀不自胜，即于佛前以偈悲叹：

“世尊往昔本誓愿，为我等故居忍土，
乃隐无量自在力，贫所乐法度众生。
方便逐宜随应说，众生无不受安乐，
诱进令出三有苦，究竟皆至涅槃道。
如来慈母育众生，普饮众生大悲乳，
何期一旦忽舍离，人天孤露无所依。
痛哉众生善种芽，无天甘露令增长，
善芽渐渐衰灭已，罪业相牵堕恶道。
奈何世界悉空虚，众生正慧眼已灭，
既行无明黑暗中，堕落三有沦溺苦。
奈何众生罪无救，愿依舍利得解脱，
劝请如来大悲力，救护令我脱苦地。
何其痛哉此恶世，如来弃我入涅槃！”

尔时，释提桓因与诸大众从空而下唱言：“苦哉！苦哉！”发声大哭，悲泣流泪，投如来前，闷绝躄地，久乃苏醒，悲哀哽咽，胡跪佛前，说偈哀叹：

“如来历劫行苦行，普为我等群生故，
得成无上正觉道，等育众生如一子。
施法药中为上药，疗病医中为胜医，
大慈悲云荫众生，甘露慧雨雨一切。
慧日光照无明暗，无明众生见圣道，
圣月慈光照六趣，三有蒙光脱众苦。
何期于今舍大慈，已入涅槃众不见，
本誓大悲今何在，弃舍众生如涕唾？
我等一切诸众生，如犊失母必当死，
四众互相执手哭，捶胸大哀动三界。
苦哉苦哉诸有人，如何一旦尽孤露，
我等福尽苦何甚，善芽燋燃无复润。
唯愿法宝舍利光，照我令脱三有苦，
哀哉痛哉我等众，几何重得见如来？”

尔时，楼豆悲哀号泣，伤悼无量，胡跪佛前，以偈悲赞：

“正觉法王育我等，饮我法乳长法身，
众生法身未成立，又复慧命少资粮。

应以八音常演畅，令众闻已悉悟道，
常放大慈五色光，令众蒙光皆解脱。
如何今日永涅槃，行苦众生何依趣，
苦哉世尊舍大悲，我等孤穷必当死。
虽知世尊现方便，我等无能不悲哀，
四众迷闷昏失心，哀动天地震三界。
世尊独处大安乐，众生大苦欲何之，
世尊往昔为我等，众劫舍头截手足。
得成无上正觉道，不久住世即涅槃，
我及四众处无明，魔王欣庆舍甲胄。
哀哉世尊愿大悲，舍利慈光摄我等，
伏请世尊愍四众，法宝流润愿不穷。
我等不能即殒灭，苟存余命能几何，
苦哉痛切难堪忍，重见世尊无复期！”

尔时，阿难闷绝渐醒，举手拍头，捶胸哽咽，悲泣流泪，哀不自胜，长跪佛前，以偈悲叹：

“我昔与佛誓愿力，幸共同生释种中，
如来得成正觉道，我为侍者二十载。
深心敬养情未足，一旦见弃入涅槃，
痛哉哀哉荼毒苦，无极长夜痛切心。
我身未脱诸有网，无明之彀未出离，
世尊慧觜未啄破，如何见舍疾涅槃。
我如初生之婴儿，失母不久必当死，
世尊如何见放舍，独出三界受安乐。
我今忏悔于世尊，侍佛已来二十年，
四威仪中多懈堕，不能悦可大圣心。
愿正觉尊大慈悲，施我甘露令安乐，
我愿穷尽未来际，常觐世尊为侍者。
唯愿世尊大慈光，一切世界摄受我，
痛哉痛哉不可说，喑咽何能陈圣恩！”

尔时，无数亿恒河沙菩萨，一切世间天人大众，互相执手，悲泣流泪，哀不自胜，各相裁抑。即皆自办无数微妙香华、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无数天上人间海岸栴檀、沉水，百千万种和香，无数香泥、香水、宝盖、宝幢、宝幡、真珠、璎珞，遍满虚空，投如来前，悲哀供养。

尔时，拘尸城内男女大小一切人众悲哀流泪，各办无数微妙香华幡盖等，倍胜于前，投如来所，悲哀供养。

尔时，四天王与诸天众悲哀流泪，各办无数香华一切供养等三倍于前，悲泣流泪来诣佛所，投如来前，悲哀供养。五天如是，倍胜于前。色界、无色界诸天亦如是，倍胜供养。

大般涅槃经后分卷下

机感荼毗品第三

尔时，拘尸城内一切男女悲泣流泪，不知荼毗法则云何，问阿难言："如来涅槃，如何法则可以荼毗？"

尔时，帝释具陈上事而以答言："如佛所说，依轮王法。"

尔时，拘尸城内一切人民悲泣流泪，匆入城中，即作金棺，七宝庄严，即办微妙无价白氎千张，无数细软妙兜罗绵，办无数微妙栴檀沉水，百千万种和香、香泥、香水，一切缯盖幡华等，如云遍满在于空中，积高须弥。既办已讫，悲哀流泪，将至佛所，投如来前，悲咽不胜而伸供养。尔时，拘尸城内一切人民及诸大众重复悲哀，哽咽流泪，复持无量香华幡盖一切供具，如云遍满空中，互相执手，捶胸哽咽，涕泣盈目，哀震大千，投如来前，悲哀供养。尔时，大众悲哽喑咽，深重敬心，各以细妙白氎障手，扶于如来入金棺中，注满香油，棺门即闭。

尔时，拘尸城内一切士女，贪福善心，相欲摄取如来功德，不令天人一切大众同举佛棺。即共详议，遣四力士，壮大无双，脱其所著璎珞衣服，期心请举如来圣棺，欲入城内，自伸供养。尽其神力，都不能胜。尔时，城内复遣八大力士，至圣棺所，脱所著衣，共擎佛棺，皆尽其神力，都亦不得。拘尸城内复遣十六极大力士，来至棺所，脱所著衣，共举佛棺，亦不能胜。

尔时，楼豆语力士言："纵使尽城内人男女大小，举如来棺，欲入城内，亦不能得，何况汝等而能胜耶？汝等当请大众及诸天力助汝举棺，乃得入城。"楼豆所言未讫，尔时，帝释即持微妙大七宝盖，无数香华、幢幡、音乐，与诸天众悲泣流泪，垂在空中，供养圣棺。至第六天及色界天，皆如帝释供养圣棺。

尔时，世尊大悲普覆，令诸世间得平等心，得福无异，于娑罗林即自举棺，升虚空中高一多罗树。拘尸城内一切人民及诸世间人天大众等，共不得举佛圣棺。

尔时，帝释及诸天众，即持七宝大盖四柱宝台，四面庄严七宝璎珞，垂虚空中，覆佛圣棺，无数香华、幢幡、璎珞，音乐微妙杂彩，空中供养。至第六天色界诸天，倍前帝释，覆佛圣棺及所供养。尔时，拘尸城内一切人民，见佛圣棺升在空中，捶胸大哭，悲咽懊恼。

尔时，一切天人于大圣尊宝棺前路，遍散七宝、真珠、香华，璎珞微妙杂彩，缤纷如云，地及虚空悉皆遍满，哀泣流泪，供养如来七

宝灵棺。同声唱言："苦哉！苦哉！我等无福，举佛圣棺遂不能得。我等孤露，何有善根？"

尔时，世尊大圣金棺于娑罗林虚空之中，徐徐乘空，从拘尸城西门而入。尔时，拘尸城内一切士女，无数菩萨、声闻、天人大众，地及虚空悉皆遍满，随从如来大圣灵棺，互相执手号声大哭，捶胸叫唤喑咽流泪。各持无数香华、宝幢、幡盖，地及虚空悉皆遍满，悲号哀叹供养灵棺。其拘尸那城一面纵广四十八由旬，尔时，如来七宝金棺，徐徐乘空从拘尸城东门而出，乘空右绕入城南门，渐渐空行从北门出，乘空左绕还从拘尸西门而入，如是展转绕三匝已，乘空徐徐还入西门，乘空而行从东门出，空行左绕入城北门，渐渐空行从南门出，乘空右绕还入西门，如是展转绕经四匝。如是左右绕拘尸城经于七匝。

尔时，七宝圣棺当入城时，一切大众悲号哽咽，各持无数微妙香木、栴檀、沉水，一切宝香，文理香洁，普熏世界。复持无数宝幢、幡盖、香华、璎珞，至荼毗所，悲哀供养。尔时，四天王及诸天众悲泣流泪，各持天上上妙栴檀、沉水，表里香洁，芬馥周遍，各五百根，大如车轮。复持一切宝香、宝幢、宝盖、妙华、璎珞，至荼毗所，悲哀供养。第二天各一千根，第三天各二千，第四天各三千，第五天各四千，第六天各五千及幡华，至荼毗所，悲哀供养。尔时，色界、无色诸天惟有香华，至荼毗所，悲哀供养。尔时，一切世间大众各持微妙栴檀、沉水、香华、幡盖，至荼毗所，悲哀供养。

尔时，楼豆涕泣盈目，哀悼无极，从诸天人乞妙香木、栴檀、沉水，足六千根，文理香洁，芬馥周遍，至荼毗所，悲哀供养。阿耨达池四面纵广二百由旬，出四大河。佛初成道恒河北岸，一树栴檀随佛而生，大如车轮，高七多罗树，香气普熏，供养如来。其香树神与树俱生，常取此香供养于佛。佛入涅槃，此一檀树即随佛灭。皮叶俱落，神亦随死。有诸异神取此香树，送荼毗所，悲哀供养。其地乃是三世诸佛荼毗之处，大觉世尊乘本愿力，亦于是处荼毗。是处有诸往古诸佛无量宝塔，金刚不坏坚固之处。

尔时，如来大圣宝棺渐渐空行，至荼毗所，徐徐垂空，下安七宝床上。其床一切众妙璎珞无价杂彩以为庄严。于是时顷，复经七日，尔时，拘尸城内一切士女，无数菩萨、声闻，三十三天，一切大众，悲哀哽咽，持诸幡盖、宝幢、香华，随从佛棺经于七日。以佛神力，一切天人无饥渴想，一无思食，唯见哀泣恋慕如来。既满七日，大圣如来将欲出棺。尔时，拘尸城内一切士女无数大众，复大哀泣，震动世界。复持香华，无数幢盖，微妙天乐，投佛棺前，哀咽供养。是时大众悲哽流泪，各以细微白氎自障其手，深重敬心，从宝棺中，扶于如来紫磨黄金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坚固不坏金刚之身，安详而出，置七宝床。

尔时，大众重大悲哀，声震十方，普佛世界。复持一切香华、缯

盖、音乐，深心供养，闷绝哽咽，投如来前。是时大众复更悲咽，盈目流泪，各持无数香水香泥，深重敬心，从头至足，灌洗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量福德智能庄严金刚坚固紫磨黄金不坏色身。复洗宝棺，微妙清净。既灌洗已，是时大众复大号哭，悲哀哽咽，烧微妙香，散七宝华。无数宝幢、幡盖，地及虚空悉皆遍满，悲哀号泣，供养如来。是时大众咸哀唁咽，即持无数妙兜罗绵，从头至足缠裹如来金刚色身。既缠身已，复以上妙无价白氎千张，于兜罗上次第相重缠如来身。缠身已讫，是时大众重大悲哀，号哭闷绝。复持香华、幡盖、宝幢、音乐，哽咽供养。是时大众哀泣流泪，深重敬心，各以白氎障手，唁咽悲哽，共扶如来入宝棺中，注满香油，棺门寻闭。

尔时，大众重大悲哀，声震世界，复持香华、幡盖、音乐，号恸悲泣，供养宝棺。尔时，一切大众所集微妙香木，积高须弥，芬馥香气，普熏世界，相重密次，成大香楼，四面七宝庄严，幢盖幡华，璎珞杂彩，遍空如云以为庄严，人天音乐悲哀供养。是时天人大众，将欲举棺置香楼上。复大悲哀，捶胸大叫，声震大千。复持幢盖、香华、音乐，悲哀供养。是时大众哀悼悲结，深重敬心，各以白氎障手，共举如来大圣宝棺，置于庄严妙香楼上。复大号泣，绝而复苏，唱言："苦哉！苦哉！何期孤露无有依恃！"悲咽流泪，复散香华、宝幢、幡盖、音乐、杂彩，一切尽心，悲哀供养。

尔时，如来大圣宝棺既上微妙宝香楼已，将欲举火，荼毗如来。是时大众复大号哭，惊震大千，复更深重悲哀供养大圣宝棺及妙香楼。尔时，一切大众哀泣盈目，各持七宝香烛大如车轮，焰彩光明遍照世界。一时大哭，荼毗香楼，哀震大千一切世界，复以香华遍满供养。是时宝烛至香楼所，自然殄灭。是时一切诸天复持无上七宝大烛，焰光普照，悲哀流泪投香楼所，皆悉殄灭。尔时，一切海神持海中火，七宝大烛，无数光焰，投香楼所，亦皆殄灭。是时大众长时号哭，一切供养，不知如来何缘未毕，投火香楼，荼毗不燃。

尔时，世尊大悲普润，待迦葉众来至乃燃。时大迦葉与五百弟子在耆阇崛山，去拘尸城五十由旬，身心寂然，入于三昧，于正受中倏尔心惊，举身颤慄，从定中出，见诸山地皆大震动，即知如来已入涅槃。告诸弟子："我佛大师入般涅槃，时经七日，已入棺中。苦哉！苦哉！应当疾往至如来所，恐已荼毗，不得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真净色身。"

迦葉以敬佛故，不敢飞空往如来所，即将弟子寻路疾行，悲哀速往，正满七日，至拘尸城。

城东路首，迦葉遇见一婆罗门执一天华随路而来。

迦葉问言："仁者何来？"

答曰："佛般涅槃，我于荼毗所来。"

复问："此是何华？"

答言：“于荼毗所得此天华。”

迦葉就乞。

答言：“不得，我期将归，拟示六亲，家中供养。”

迦葉就借著其顶上，便即闷绝，昏迷躄地，喑咽悲哽，良久乃苏，即自惟忖：“于此号泣，不见如来八十种好紫磨色身，何所追益？”即与弟子疾共前进，至拘尸城，北门而入，于其城中入一僧坊。

见诸比丘丛聚一处，语迦葉言：“汝等远来，深劳苦耶？安坐待食。”

迦葉答言：“我之大师已入涅槃，我有何情，安此待食？”

诸比丘言：“汝师是谁？”

答言：“汝不知耶？哀哉痛苦！大觉世尊今已涅槃。”

比丘闻已，各大欢喜而作是言：“快哉！快哉！如来在世，禁制我等，戒律严峻，我等甚不堪忍，不能依行。今已涅槃，严峻禁戒，已应放舍。汝且待食，有何急耶？”

佛神力故，掩诸天耳及大迦葉诸弟子等，皆悉不闻恶比丘语，唯有迦葉独自闻之。于是迦葉即将弟子悲泣流泪，疾往佛所。

是时迦葉与诸弟子窃共思念：“我等如何得诸供物，将至佛所供养如来？”

迦葉复言：“我自生长在此城中，乞供养物，亦应可得。”将诸弟子即就城内，次第告乞，得妙白氎，足满千张。复得无数妙兜罗绵，复得无量宝华、香泥、香水、香油、宝幢、幡盖、音乐弦歌、璎珞杂彩，悉皆具足。迦葉与诸弟子悲哀流泪，即持疾往，出城西门。

尔时，迦葉即闻荼毗之所，一切大众悲咽号哭，共问帝释：“已供养讫，如何得火，燃此香楼，荼毗如来？”

帝释答言：“人众且待，摩诃迦葉即时而至。”释言未讫，一切大众正于哀中，即见迦葉与诸弟子寻路悲来。众即停哀，便为开路。

迦葉前进，遥见佛棺，将诸弟子一时礼拜，号哭哽咽，闷绝躄地，昏浊乱心，良久乃醒。流泪不胜，渐渐前行，问大众言：“如何得开大悲圣棺？”

大众答言：“佛入涅槃，已经二七，恐有损坏，如何得开？”

迦葉答言：“如来之身，金刚坚固，常乐我净，不可沮坏，德香芬馥若栴檀山。”作是语已，涕泗交流，至佛棺所。

尔时，如来大悲平等，为迦葉故，棺自然开。白氎千张及兜罗绵，皆即解散，显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真金紫磨坚固色身。

迦葉与诸弟子见已，闷绝躄地，喑咽哀哽，良久乃苏，涕泣盈目，与诸弟子徐上香楼，近佛棺边，复更喑咽，号哭悲哽。即以所得香华、幡盖、宝幢、璎珞、音乐弦歌，哀号供养。即以香泥、香水灌洗如来金色之身，烧香散华，哀泣供养。灌洗已讫，迦葉与诸弟子持

其所得妙兜罗绵，缠于如来紫磨色身，次以旧绵缠新绵上。兜罗缠已，复以所得白氎千张，次第相重，于兜罗上缠如来身。缠白氎已，复持旧氎，著新氎上，次第相缠。总缠已讫，棺门即闭，七宝瓔珞，一切庄严。

尔时，迦葉复重悲哀，与诸弟子右绕七匝，盈目流泪，长跪合掌，说偈哀叹：

“苦哉苦哉大圣尊，我今荼毒苦切心，
世尊灭度一何速，大悲不能留待我。
我于崛山禅定中，遍观如来悉不见，
又观见佛已涅槃，倏尔心战大震惊。
忽见暗云遍世界，复睹山地大震动，
即知如来已涅槃，故我疾来已不见。
世尊大悲不普我，令我不见佛涅槃，
不蒙一言相教告，我今孤露何所依！
世尊我今大痛苦，情乱迷闷昏浊心，
我今为礼世尊顶，为复哀礼如来胸，
为复敬礼大圣手，为复悲礼如来腰，
为复敬礼如来脐，为复深心礼佛足，
何苦不见佛涅槃，惟愿示我敬礼处！
如来在世众安乐，今入涅槃皆大苦，
哀哉哀哉深大苦，大悲示教所礼处。”

尔时，迦葉哽咽悲哀，说是偈已，世尊大悲，即现二足千辐轮相，出于棺外，回示迦葉。从千辐轮放千光明，遍照十方一切世界。

尔时，迦葉与诸弟子见佛足已，一时礼拜千辐轮相，即更闷绝，昏迷躄地，良久乃醒，与诸弟子哀号哽咽，右绕七匝。绕七匝已，复礼佛足，悲哀哭泣，声震世界。复更说偈，哀叹佛足：

“如来究竟大悲心，平等慈光无二照，
众生有感无不应，示我二足千辐轮。
我今深心归命礼，千辐轮相二尊足，
千辐轮中放千光，遍照十方普佛刹。
我今归依头面礼，千辐轮相长光照，
众生遇光皆解脱，三塗八难皆离苦。
我复归依头面礼，轮光普救诸恶趣，
世尊往昔无数劫，为我等故修苦行。
今证得此金刚体，足下由放千光明，
悲哀稽首归命礼，安于众生千辐轮。
佛修众德为一切，修道树日降四魔，

四魔降已伏外道，众生因此得正见。
稽首归依头面礼，众生正见光明足，
佛为一切真慈父，足光平等度众生。
我复归依头面礼，平等离苦轮足光，
我遇千辐光明足，悲喜交流哀切心。
我复悲哀头面礼，有感千辐轮光相，
稽首归依轮足光，乘究竟乘出三界。
敬礼天人归依足，轮光普照三有苦，
众生未得脱苦门，皆悉归命轮光足。
我等轮回未出离，如何轮足见放舍，
哀哉哀哉诸众生，长夜莫睹轮足光。
悔过世尊大慈悲，示敬千辐轮光足，
哀哉今遇轮光相，自此当何复再睹。”

尔时，迦葉与诸弟子说是偈已，复重闷绝，昏迷躄地，良久渐醒，悲哀哽咽，不能自裁。大觉世尊千辐轮相，金刚双足，还自入棺，封闭如故。尔时，城内一切士女天人大众，见大迦葉复重号哭，捶胸大叫，哀震大千无量世界，各将所持，悲哽供养。

尔时，拘尸城内有四力士，璎珞严身，持七宝炬，大如车轮，焰光普照，以焚香楼，荼毗如来。炬投香楼，自然殄灭。迦葉告言：“大圣宝棺，三界之火所不能烧，何况汝力而能烧耶？”城内复有八大力士，更持七宝大炬光焰，一切将投棺所，亦皆殄灭。城内复有十六极大力士，各持七宝大炬来投香楼，亦悉殄灭。城内复有三十六极大力士，各持七宝大炬来投，亦皆殄灭。

尔时，迦葉告诸力士一切大众：“汝等当知，纵使一切天人所有炬火，不能荼毗如来宝棺。汝等不须劳苦，强欲为作。”

尔时，城内士女天人大众复重悲哀，各以所持，号泣供养。一时礼拜右绕七匝，悲号大哭，声震三千。尔时，如来以大悲力，从心胸中，火踊棺外，渐渐荼毗，经于七日，焚妙香楼，尔乃方尽。尔时，城内士女天人大众，于七日间悲号哭泣，哀声不断，各以所持供养不歇。

尔时，四天王各作是念：“我以香水注火令灭，急收舍利，天上供养。”作是念已，即持七宝金瓶盛满香水，复将须弥四埵，四大香洁出甘乳树，树各千围高百由旬，随四天王同时而下，至荼毗所。树流甘乳，注泻香瓶，一时注火。注已，火势转高，都无灭也。尔时，海神、莎伽罗龙王及江神、河神，见火不灭，各作是念：“我取香水注火令灭，急收舍利，住处供养。”作是念已，各持宝瓶盛取无量香水，至荼毗所，一时注火。注已，火势如故，都亦不灭。

尔时，楼豆语诸四天王及海神等：“汝注香水令火灭者，可不欲取舍利，还本所居而供养耶？”

答言：“实尔。”
楼豆语四天王言：“汝大贪心。汝居天上，舍利随汝。若在天宫，地居之人如何得往而供养耶？”
复语海神：“汝等住在大海江河，如来舍利汝收取者，地居之人如何得往而供养耶？”
尔时，四天王即皆忏悔，悔已各还天宫。尔时，大海江河神等皆亦忏悔：“诚如圣言。”悔已各还。

圣躯廓润品第四

尔时，帝释持七宝瓶及供养具，至荼毗所。其火一时自然灭尽。帝释即开如来宝棺，欲请佛牙。
楼豆即问：“汝何为耶？”
答言：“欲请佛牙，还天供养。”
楼豆言：“莫辄自取，可待大众，尔乃共分。”
释言：“佛先与我一牙舍利，是以我来，火即自灭。”
帝释说是语已，即开宝棺，于佛口中右畔上颔取牙舍利，即还天上，起塔供养。
尔时，有二捷疾罗刹，隐身随释，众皆不见，盗取一双佛牙舍利。
尔时，城内一切士女一切大众，即一时来，欲争舍利。
楼豆告言：“大众当知，待且安详。如佛所说，应当如法共分供养。”

尔时，城内士女一切大众不闻楼豆所言，乃各执持矛矟、弓箭、刀剑、罥索，一切战具，各自庄严，欲取舍利。
尔时，城内人众即开佛棺，兜罗白氎，宛然不烧。大众见已，复大号哭，流泪盈目，各将所持，悲哀供养。深心礼拜，流泪长跪，同说偈赞：

“如来以大自在力，于一切世得自在，
大悲本愿处斯土，周旋苦海度众生。
无量智能神通力，出没生死无挂碍，
能以一身为多身，多身一身为无量。
神变普应咸皆见，无缘即现入涅槃，
我等福尽无应缘，故乃如来见放舍。
佛于娑罗宝棺中，大力士举皆不起，
大悲之力自轻举，升空高一多罗树，
乘虚徐绕拘尸城，七日大圣绕七匝，
绕已自临荼毗所，不共神力所施为。

一切天人莫能测，佛于大般涅槃中，
金刚不坏力自在，一切荼毗火不燃，
自于心中出慈火，焚烧七日示现尽。
人天不能灭此火，如来大悲示应力，
帝释来至火便灭。妙兜罗绵缠佛身，
大火焚烧都不燃，白氎随佛宝棺内，
火中俨然而不烧，方知如来自在力，
于法自在为法王。敬礼大悲三界尊，
敬礼圣中无畏者，敬礼普覆大慈力，
敬礼神变自在者。我等从今离世尊，
没苦无能见救护，哀哉哀哉大圣尊，
方今长别何由见！”

尔时，大众说是偈已，重复悲泣，各以所持，尽哀供养。尔时，楼豆普为天人一切大众，与城内人共于棺所，徐举白氎及兜罗绵。其迦葉等白氎千张，火全不烧。其城内人白氎千张，除外一重，余者灰烬，其兜罗绵宛然如故。尔时，楼豆取此白氎及兜罗绵，细破分之，与诸大众令起宝塔而供养之。楼豆复取氎灰，亦细分众，令起宝塔而供养之。其余烬灰，无复得分，众各自取，起塔供养。其城内人先已遣匠，造八金坛，八师子座，各以七宝而为庄严。其七宝坛，各受一斛，各置七宝师子座上。其八师子七宝之座，座别各有三十二力士，各严七宝璎珞杂彩缠身，共举七宝八师子座。座上复各有八婇女，身严七宝璎珞杂彩，持七宝坛。座上复各有八婇女，严身璎珞执七宝盖，覆金坛上。座上复各有八婇女，身严璎珞，持七宝剑，卫七宝坛。座上复各有八婇女，身严璎珞，执雉毛纛，竖坛四面。座别各有无量人众，持妙音乐、幢幡、宝盖、香华、璎珞，围绕供养。座各复有无量人众，各持弓箭、矛矟、罥索、长钩一切战具而围绕之，从拘尸城前后围绕，向荼毗所。其八师子七宝之座，出城去后，城内人众即持无数香泥香水，寻力士后，平治涂地，作香泥路，广博严事，向荼毗所。其路两边无数宝幢、幡盖、香华、真珠、璎珞、众妙杂彩、音乐弦歌，严饰路边，俨然供养，待大圣尊舍利而还。其诸力士持八师子七宝之座，围绕至荼毗所，即大哀泣，号哭哽咽，声震大千，各以所持，深心供养。

尔时，世尊大悲力故，碎金刚体成末舍利，惟留四牙不可沮坏。尔时，大众既见舍利，复重悲哀，以其所持，流泪供养。尔时，楼豆与城内人涕泣盈目，收取舍利，著师子座七宝坛中，满八金坛，舍利便尽。尔时，一切天人大众，见佛舍利入金坛中，重更悲哭，涕泣流泪，各将所持，深心供养。尔时，城内诸大力士及诸士女，将欲持佛舍利金坛向拘尸城。尔时，大众复重悲哀，各将所持，流泪供养。尔时，城内诸大力士及围绕众并城内人，悲咽流泪，举八师子七宝之

座，随香泥路，回向拘尸。尔时，一切人天大众复大悲哀，声震世界，各将所持，随从舍利，哀号供养。如来舍利至城内已，置四衢道中。尔时，拘尸城人，即严四兵，无数军众，身著甲铠，各执战具，绕拘尸城，四面周匝。无数重兵，俨然而住，拟防外人来抄掠故。虽为仪式，无战诤心。复有五百大咒术师，守城四门，为遮难故。复有无数宝幢幡盖，微妙庄严，大雉毛纛，于城四维，俨然供养，为标式故。尔时，城内一切士女天人大众复大悲哀，各将所持，深心供养。其舍利坛置师子座，经于七日。于七日中，一切大众日夜悲号，哀声不断，尽以所持，深心供养。其八师子七宝之座，各有五百大咒术师各共持之，遮有天、龙、夜叉、神鬼来欺夺故，经七日间。

尔时，如来本生眷属，迦毗罗国王诸释种等，佛神力故，都不觉知佛入涅槃，佛涅槃后经三七日尔乃方知。时彼国王诸释种等，悲哭号泣，即共疾来，至拘尸城，见诸兵众无数千人围绕城外，复见宝幢幡盖列城四维映蔽国界，复见大咒术师守城四门。

王及释等问咒师言："佛涅槃耶？"

答云："佛涅槃来，过四七日，荼毗已竟，将分舍利。"

王言："我等是佛所生眷属，佛神力故，令我不知如来涅槃。我今欲见如来舍利，卿可开路，令我得入。"

咒师兵众闻是语已，即听入城。王及释种得入城已，见佛舍利在师子座，悲号哽咽，涕泪交流，右绕七匝。绕七匝已，收泪而言："我今欲请如来舍利一分，将还供养。"

大众答曰："虽知汝是释种眷属，然佛世尊先已有言，分布舍利，未见及汝。各有请主，汝如何得？汝可还耶？"

尔时，王及释种不果所请，号哭悲哀，闷绝躄地，良久乃醒，悲不自胜，语众人言："如来世尊是我释种，愍汝等故，于此涅槃。汝等如何见有欺忽，乃不分我一分舍利？"作是语讫，各礼舍利，右绕七匝，悲泣流泪，生忿恨心，慨悼还家。

尔时，摩迦陀主阿阇世王，害父王已，深生悔恨，身生恶疮，既遇世尊月爱光触，身疮渐愈，来诣佛所，求哀忏悔。世尊大悲，即以甘露微妙法药，洗荡身疮，极重罪灭。即还本宫，都不觉知如来涅槃。于涅槃夜，梦见月落，日从地出，星宿云雨，缤纷而陨，复有烟气从地而出，见七彗星现于天上。复梦天上有大火聚，遍空炽然，一时堕地。梦已寻觉，心大惊战，即召诸臣，具陈斯梦："此何祥耶？"

臣答王言："是佛涅槃，不祥之相。佛灭度后，三界众生，六道有识，烦恼横起，故现大火从天落地。佛入灭度，月爱慈光，慧云普润，悉皆灭没，即云月落。星落地者，佛涅槃后，八万律仪一切戒法，众生违反，不依佛教，乃行邪法，堕于地狱。日出地者，佛涅槃后，三塗恶道，苦聚日光，出现世间，故感斯梦。"

王闻是语，将诸臣从，夜半即来。至拘尸城，见诸无数四兵之众，防卫拘尸，无量重数。复见城门有咒术师，防止外难。

王见是已，即问咒师："佛涅槃耶？"

咒师答言："佛涅槃来，已经四七，当今大众，将分舍利。"

王言："佛入涅槃，我都不知。我于夜梦见不祥事，以问诸臣，方知如来入大涅槃。我欲入城礼拜如来金刚舍利，汝为通路。"

咒师闻已，即听前入。王至城内四衢道中，见师子座舍利金坛，复睹大众悲哀供养。王与徒众一时礼拜，悲泣流泪，右绕七匝，哀惨供养。尔时，王就大众请求如来一分舍利，还国供养。大众答言："何晚至耶？佛已先说分布方法，舍利皆已各有所请，无有仁分，仁可还宫。"

阿阇世王不果所请，愁忧不乐，即礼舍利，惆怅而还。

尔时，毗离外道名王，佛涅槃后，经三七已，尔乃方知，即将臣从，疾往拘尸。既至拘尸，即见无数四兵之众，防卫拘尸，绕无量重。尔时，阿勒伽罗王，佛涅槃后，经三七已，尔乃方知，即将臣从，疾往拘尸。既至拘尸，即见无数四兵之众，防卫拘尸，绕无量重。尔时，毗耨队不畏王，佛入涅槃，经三七已，尔乃方知。尔时，遮罗伽罗国王，佛入涅槃，经三七已，尔乃方知。尔时，师伽那王，佛入涅槃，经三七已，尔乃方知。尔时，波肩罗外道名王，佛入涅槃，经三七已，尔乃方知，即将臣从，疾往拘尸。既至拘尸，即见无数四兵之众，防卫拘尸，绕无量重，复见城门有大咒师，防止外难。

王问咒师："佛涅槃耶？"

答言："佛涅槃来，已经四七，当今大众将分舍利。"

王语咒师："佛入涅槃，我都不知，故今晚至。我欲入城礼拜供养如来舍利，汝可开路。"

咒师闻已，即听前入，至四衢道，见师子座七宝庄严，安置七宝舍利金坛，复见大众悲哀供养。王将从众一时礼拜，悲哀流泪，右绕七匝，各以所持，凄惨供养。

王语众言："佛入涅槃，我都不知，一何苦哉！不得见佛，请众与我一分舍利，还国供养。"

众言："汝何来晚？佛已先说分布法轨，舍利皆已各有所请，无有仁分，仁可还宫。"

王及臣众不果所请，愁忧不乐，即礼舍利，悲恋而还。

尔时，诸菩萨及声闻众，天、人、龙、鬼、国王、长者、大臣、人民，一切大众，悲号涕泣，捶胸大哭，五体投地，作礼而去。

佛说方等般泥洹经二卷

佛说方等般泥洹经卷上

哀泣品第一

闻如是：一时，佛游鸠夷那竭国双树间力士所生处。时佛欲般泥洹，告贤者阿难言："多陀竭出于山间，般泥洹时，本瑞云何？如今日宁见闻丛树间感应不乎？答吾所问。"

尔时，阿难以偈答佛言：

"愿听我所梦， 其色近可怪，
忆夜之所见， 心窃为危惧。
梦此阎浮提， 有树生甚奇，
七宝杂校成， 华实常丰茂；
覆盖佛世界， 其荫清且凉，
开发踊跃意， 灭除众忧病；
上行高无极， 姿好亦无数，
见者眼清净， 闻者耳彻听。
树出无量音， 清净之法音，
具足空寂灭， 则令一切安。
其树奋大光， 遍照东方刹，
其数如恒沙， 诸佛之国土；
亦照于十方， 蠕动荷救护，
一切蒙光者， 安隐难思议。
树出众名香， 器有百种分，
其有闻香者， 终不归恶道，
地狱以畜生， 及在饿鬼路，
于彼闻是香， 疾得生善处。
大树德如是， 苞润众生类，
忽然于树间， 没于力士地。
于时无数千， 群萌不可计，
悲泣悉哀慕， 如盲失其目，
不复听其声， 亦不见树形，
犹不闻其香， 虚劣若饥人。
恐惧衣毛竖， 畏怖情使然，
于夜梦如是， 愿尊为解说。"

尔时，净居天子、释、梵、四天王、魔子导师，各与八十那术之

众，俱到力士所生处丛树间，前诣佛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同时举声为贤者阿难说偈言：

“尊天今灭度， 阿难岂知耶？
鸣呼感恋毒， 佛将般泥洹！
大铠翳无明， 佛今欲灭度，
世尊般泥洹， 违远于拥护。”

于是佛为诸天子、释、梵、四天王、魔子导师，说偈言：

“汝等勿愁忧， 所梦无有异，
我于双树间， 今当般泥洹。
树中之最树， 奇妙难可量，
光香甚殷盛， 没于丛树下。
世尊譬大树， 复在丛树中，
寝处无有识， 如火得水消。
万物皆无常， 法起当有灭，
世雄之所了， 是故为人说。
阿难知之乎， 佛尊犹泥曰，
造迦利比丘， 智通度彼岸。
阿难汝今往， 告敕释须檀，
尊者阿那律， 彻视度无极。
阿难行告语， 拘絺迦旃延，
分褥文陀弗， 菩提及摩夷，
须菩提面王， 善来觉薄拘，
难陀罗云停， 度知际马师，
一切诸比丘， 来度恐畏者，
疾去悉告语， 令知我泥曰。”

尔时，阿难以偈答世尊言：

“我身已疲极， 譬如饥羸人，
闻佛泥曰故， 愁惨不自胜。
其身无有力， 口亦不能言，
志意加怯劣， 世眼云何行？
不任告尊者， 今世不可念，
适见便不现， 永失于拥护。
无护甚勤苦， 何忍任往告？
尊老闻此问， 安能堪惶懅！
世间大光明， 灭尽为甚疾，
弃世亦何速， 厄难遂盲冥。

不任诣长老， 陈此酸毒事，
正觉愿更遣， 无有愁戚者。”

于是佛为阿难说偈：

“阿难巨亿大， 啼泣感悲哀，
宫殿难檀庐， 空虚无人天。
宣告诸比丘， 侍者之常业，
泥曰后来者， 得无益哀酷。”

尔时，贤者阿那律于须弥山顶，为忉利诸天广讲法语，见诸大尊神妙天子，各从宫殿遑遑不安。阿那律心念言：“此诸天子，何故弃舍天妓之娱，扰扰上下或飞或走，眷属离散，其处空虚忽不复现？”时阿那律从须弥顶，遥见宝积山下之地。于是阿那律立须弥顶，举声以偈赞叹佛言：

“导利于群黎， 施世之安隐，
正觉为众祐， 云何便泥曰？
呜呼世尊喻父母， 为世之眼除诸冥，
为世良医疗众病， 今世尊雄便泥曰。
见淫怒人如放逸， 觉悟愚痴断生死，
为法尊上伤悭贪， 令离瞋诤立大道。
天中天尊右金臂， 抆拭一切授正戒，
佛动是国六震地， 周遍世界闻大音。
如大石山一旦崩， 其音宣广闻者悸，
世雄如是今泥曰， 音畅遐方闻摧悴。
魔兵兴恶若干变， 金刚器械不可数，
有戴大山或持火， 世雄威光毛不动，
降伏怒害魔官属， 得甘露迹无忧惧，
便转法轮解四谛， 今日尊雄便泥曰。
世尊见化无数种， 三千世界如一毛，
能令众生无毁害， 今日尊雄便泥曰。
今天中天为来入， 至于力士所生地，
五百眷属围绕佛， 于双树间便泥曰。
佛天中天百世来， 奉行四禅开度人，
所修行道阐甘露， 我最后见佛泥曰。
所游往来无生死， 其惠布施无悔恨，
其奉正戒无谀谄， 我最后见佛泥曰。
于亿劫中那术数， 所为精进无过者，
忍辱无量譬若地， 我今后见佛泥曰。
佛天中尊所生处， 供养诸觉亿那术，

致甘露迹志惟壹， 我今后见佛泥曰。
佛天中尊所生处， 智慧第一了三达，
十方世雄无挂碍， 今我后见佛泥曰。
大力有十等一切， 通无与等立金刚，
求比难比无殊者， 我今后见佛泥曰。
十力世雄相严身， 所周旋处光巍巍，
进止所历如金模， 我今后见佛泥曰。
化亿那术立道证， 消尽诸欲无尘垢，
济人生死烧勤苦， 我今后见佛泥曰。
天亿那术立虚空， 雨种种色拘文华，
雨杂名香天芬薰， 我今后见佛泥曰。
佛人中尊行住立， 若入都邑蹈门阃，
盲者得眼睹诸色， 我今后见佛泥曰。
佛人中尊蹈门时， 病者得愈怀喜踊，
一切安隐脱勤苦， 我今后见佛泥曰。
佛入城时拘闭解， 长得安隐自欢娱，
愁苦休除慧最上， 我今后见佛泥曰。
身不知老无死忧， 已脱众碍智无双，
为人泰祖无过佛， 我今后见佛泥曰。
十力世尊上忉利， 度母摩耶立妙道，
化那术天不可计， 我今后见佛泥曰。
第七梵天住众疑， 佛刹其罔授道真，
彼王自投来稽首， 我今后见佛泥曰。
有凶暴贼罪力强， 降立害者甘露道，
纳邪术人无央数， 我今后见佛泥曰。
调达怀毒凶恚盛， 驱作醉象力难当，
佛于大城令调伏， 我今后见佛泥曰。
佛于众会法导人， 能动天地震山陵，
大海波荡水居扰， 我今后见佛泥曰。”

是时，阿那律说此偈已，应时佛放威神，令阎浮提所在比丘，除大迦葉眷属，余尽来会。三千大千世界诸天、龙、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众等，共到力士生地，诣佛所稽首作礼，皆大啼哭举声呼佛，思慕崩绝如丧父母，各各相牵共悲泣者，还顾相视共泪出者，或手相搏拍膑拍头，或开目闭目诸根变异，面颊憔悴肥色困皱，或有却行右膝著地，呼嗟抆眼涕泣交横，悲哀叹佛皆言毒痛：“呜呼世雄！呜呼大医！呜呼师子！呜呼法王！呜呼日月王！呜呼觉正觉！呜呼大光明施甘露！”无量迹如是号啕，或有自扑而擗地者，或有覆面拍地者。

尔时，阿难从座起下，胡跪累膝，两手据地，仰向视佛，而说偈

言：

“见人众号慕， 皆与悲毒俱，
各各号哭哀， 益令我酸毒。
譬如贾客行， 中道逢剧贼，
逢见大火光， 若草惧焦然。
因见炽火故， 其心为恐惶，
意以怀悚栗， 拜天从求哀。
我情勤无极， 忧郁焉可胜，
又见承庶人， 悲叫举两臂。
惟虑去来事， 愿佛住一劫，
今日何忍见， 尊人般泥曰！
我常行求佛， 不见天中天，
祇洹用丘空， 但睹于余人，
若入维耶离， 豪右问讯佛，
无上尊所生， 我当云何答？
无央数千人， 泣涕泪流面，
无上释师子， 仁今使安在？
诸人哀哭摧， 无不思见佛，
云何入大城， 违远人中尊？
当立于谁后？ 当为谁持钵？
为谁掌衣被？ 谁当亲劝我？
谁当为我说？ 闻持是何谓？
谁解我疑言？ 阿难知如海，
从谁闻正法？ 深奥难解句，
我当从何受， 无量兴妙法？”

尔时，佛告阿难：“汝为如来于双树间敷师子床。所以者何？多罗竭于夜半时乃般泥洹，与本愿合故也。”于是阿难啼从座起，于力士地双树下敷师子床，令北首敷已，说此偈言：

“今为大神通， 最后敷此床，
终始不能得， 复安清净座。
我当何忍人， 于是双树间，
光明今灭度， 远离于至尊？”

于是阿那律为阿难说偈言：

“佛从本已说， 万物尽无常，
独不得自在， 于是何为啼？”

尔时，阿难以偈答阿那律言：

“云何说是谈， 仁便答我意？
见尊般泥洹， 仁岂无忧耶？”

于是阿那律以偈答阿难言：

“我见人哀危， 动与忧恼俱，
我泪流满目， 悲涕潺横流，
我亦察天人， 以天眼涕泣，
我亦用是故， 悲叫憎悒毒。
不用啼哭故， 便可有所得，
是故勉喻人， 莫啼亦勿愁。”

四童现生品第二

尔时，世尊从座起入双树间，于师子床上右胁倚卧卧已。应时东方去此百亿万佛国有佛，号师子向作如来，今现在说法，其世界名解脱华。佛告阿难：“彼之世界何故名曰解脱华乎？常以七宝华遍布满地无有空缺，其华柔软，色甚鲜好，出一切香。有七宝树以宝合成，有栴檀树以诸栴檀共相装校，其色妙绝种种无数，有树常出伎乐之音，音节和雅无量调合，有树常出七宝之器种种具足，有树常出众宝瓔珞无量之饰。其国土有无数宝园，以众七宝转杂相成。如天所有所止宫殿，以诸如意摩尼天珠，紫磨黄金校镂相成，譬如第六天上所居宫殿。其菩萨大士生彼佛国者，皆离世会，专尚法讲，神通大圣度于无极，得诸佛法高明之慧，所问能答及离世间，所语所念常志法事，以善方便现于内明，远诸谀谄得法会离，诸想得智慧度无极，度彼岸已具足学善权方便，常供事诸佛离于世语，但说不退转菩萨法事。是诸菩萨不乐余话，但议菩萨陀邻尼金刚行法三品清净、佛功德力无所畏。是故彼界名解脱华。”

彼有菩萨名善思义，忽迁神命生阎浮提罗阅祇国，为王阿阇世作子。适生即便结跏趺坐，而说偈言：

“吾今所以从， 师子向刹来，
欲见释师子， 正觉为在不？”

于是有他天为童子说此偈言：

“今日人中尊， 释师子垂衣，
当于双树间， 寂然定泥曰。”

尔时，童子以偈答天言：

“吾从东方来， 经百亿万刹，
至于释师子， 欲听闻上法。
今日人中尊， 当寂取泥曰，
至此吾有缘， 不以无缘到。
今日吾来至， 佛当般泥曰，
天上及世间， 当忧何况我！
发意顷不住， 即欲往见佛，
吾来至于此， 有益不唐举。
佛兴难可值， 故启大王言，
无得为放逸， 当诣多陀竭。
亿百千劫中， 时有一佛起，
于德化当知， 无枉众庶民。
今日于大王， 谏寤国之尊，
放意从欲故， 云何绝父命？
习近恶知识， 调达则大贼，
王从受彼教， 断绝父之命，
起于吾我想， 痴欲造逆害。
王父为法行， 则佛之子孙。
王已得其罪， 为犯于逆事，
以故堕沉冥， 阿鼻摩地狱。
喜意净信佛， 便当得解脱，
然后为人尊， 即可得正觉。
佛般泥曰已， 正觉虽复见，
但能得供养， 于无我舍利。
吾不以欲故， 来到于此国，
大王见忍从， 我欲往见佛。
今日夜半时， 世尊当泥曰，
吾从师子向， 闻佛说如是。
我欲见佛故， 故至此忍界，
敬谢中外亲， 诸家且自安。
我当往觐佛， 神通生死尽，
欲见佛者俱， 前侍尊泥曰。”

于是王阿阇世以偈告子言：

“子汝且忍于是夜， 我当求勇并力往，
力士之土去此远， 不可便以车乘至。”

尔时，童子以偈答父王阿阇世言：

“我精进力甚众多， 发意之顷便能来，
　是夜能越无数劫， 我不懈怠如大王。
　我今日夜所从来， 亦不可计甚长远，
　超越中间无数国， 力士之处何足言！”

尔时，童子从座下步，行出罗阅祇大城，便说偈言：

“其欲生天离地狱， 欲得名闻为尊雄，
　可疾随我后从来， 当前诣佛最泥曰。”

童子适出罗阅祇大城说此偈已，应时城中二万人，无数亿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来会于是，与若干之众围绕，共到力士生地双树间至佛所。

尔时，佛于师子床上右胁倚卧。时南方去此五十万佛国有佛，号宝积示现如来，今现在说法，其世界名宝种。彼有菩萨名曰喜信净，忽迁神命生阎浮提舍卫大城，为师子长者作子。适生即便结跏趺坐，说此偈言：

“所以手足施， 及用耳与鼻，
　至于亿世中， 忍以头为惠。
　勇惠施无惧， 妻妇及男女，
　欲度一切故， 释尊岂在不？
　所以亿劫中， 肌肉施于人，
　欲度众生故， 世眼为在不？”

于是师子长者即恐惧，衣毛为竖，以偈问子言：

“为天揵沓和， 鬼神真陀罗？
　婴孩能赞叹， 辩才说妙言。
　中外皆怪怖， 小大驰四散，
　吾用闻佛声， 是故独不去。”

尔时，童子以偈答父言：

“我为天亦龙， 亦鬼真陀罗，
　我为天中天， 亦为人长者。”

于是师子长者以偈问子言：

“用闻是语故， 子益令我疑，
　所叹乃如是， 使我增恐惧。

云何为天龙？ 何鬼揵沓和？
何谓天中天？ 何谓子为人？”

尔时，童子以偈答父言：

“南方有佛名， 宝积如来尊，
我从彼刹来， 今至此佛国。
怒害我为释， 为六天亦然，
若苦则为梵， 亦作转轮王，
于彼咸龙像， 为神至于此，
鬼色揵沓和， 长者当了是。
我当为一切， 哀伤设拥护，
致得天人尊， 觉则为上度。
我所化亦久， 从劫至亿劫，
终无有尽时， 长者我欲去。”

童子白父言：“宝积示现如来所说当学，不当习诸入之事，所修当念行广大之业。菩萨有三法行，疾得阿惟越致无上正真道。何等为三？一者、种种深觉，二者、入无数意，三者、念要句三昧。是为三法行，菩萨疾得阿惟越致无上正真道。”

于时师子长者告子言：“我未知是处。”

童子以偈现说其处：

“深慧难晓亦难了， 世间皆疑于是句，
一切了知是义者， 唯独有佛多陀竭。
佛所解句无瑕秽， 已有无想为上智，
其无思念清净道， 不行想行是谓智。
无央数意无有意， 心之所入志寂定，
无所入者是谓意， 此意则为见一切。
金刚三昧得上觉， 于是之句无入句，
我立于信妙金刚， 此之句迹谓上要。
彼断要者不为信， 佛赞信法为持最，
是一切法为如空， 习行三昧得为佛。
一切所知无有智， 一切所行无有行，
一切所学无有学， 一切所说无有说，
深入慧者无法想， 入于寂定无寂想，
虽成觉道无觉想， 度脱人民无人想。
是之勇猛离见罔， 皆觉了究深道事，
入于一切生死海， 度脱群萌诸起灭。”

于是童子说此偈已，师子长者及二百人，具足发无上正真道意，

应时得不起法忍。八亿天发无上正真道意，即立不退转地，成无上正真道。四那术人远尘离垢，得诸法眼净。

尔时，童子便说偈言：

“吾不徒尔来， 有劝释尊教，
度脱无亿数， 令发佛道意。
于释师子法， 怀来宣善义，
立人于忍地， 无得不退转。
我立父兄弟， 诸家于佛道，
八亿诸天人， 皆命悉大乘。
我为一切人， 除其贫窭行，
我为得法利， 难计难思议。”

尔时，童子说此偈已，与父母及百千亿人，无数亿天、龙、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眷属，围绕往到力士生地诣佛所。

是时，佛于师子床上右胁倚卧。时西方去此八十亿万佛国有佛，号妙乐如来，今现在说法，其世界名乐园。彼有菩萨名曰空无，忽迁神命生阎浮提，于波罗奈城为须福长者作子。适生便结跏趺坐，说此偈言：

“法本为空无， 欲有则为著，
不得脱勤苦， 常立于愦恼。
法为不可得， 是谓为定止，
亦尽亦无尽， 彼为悉无有。
空者不智习， 亦不无有习，
彼若无因缘， 何从有所缘？
彼所可说法， 深寂亦难解，
释师子人尊， 正觉为在不？
大师子震吼， 梵音无起灭，
今日于树间， 光日没不现。
佛于众僧中， 譬如月盛满，
诸人不复见， 世雄说法时。
佛于众僧中， 如踞须弥顶，
世尊不复乐， 出入于城中。
为天世吼道， 说空无我法，
一切不复得， 闻服大音声。
离吾无有我， 赞唱于空法，
今世尊泥曰， 寝疾于树间。”

尔时，童子说此偈已，应时波罗奈大城中十万人，同时举声俱赞叹言："未曾有也！此幼童子乃能有是深智慧意、智慧入、智慧光明、智慧清净、智慧高明，说上妙偈生而逮忍向慧、权慧，其处难及所未尝有。其身未长乃有大力，譬如目见如来正觉。愿令我等智慧如是。"

童子曰："仁等，真愿是智慧，当愿如佛之智慧，微妙无合会寂无与等者，离诸所有高明无损，致诸行法一切善本。一切诸佛力无所畏，立于大慈大哀。仁等，当愿得此智慧。我今与仁当共发无上正真道意！"应时大众俱发无上正真道意，寻为说法皆立不退转，成无上正真道。"仁等，已发大道意，便可共往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

于是童子与父母及十万人，无数亿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眷属围绕，到力士生地诣佛所。

是时，佛于师子床上右胁倚卧。时北方去此六十四万亿佛国有佛，号觉迹如来，今现在说法，其世界名华迹。彼界及树华实，昼夜常出觉华行之音。诸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其闻音者，皆立觉迹之道行。彼如来有是德，其有人见觉迹行光明者，皆得不退转无上正真道，彼如来本愿之所致。

佛语阿难："觉迹如来华迹世界无求二道者，亦不教人求，亦不为弟子、缘觉之乘也；但学大乘，亦教劝人。"

佛言："觉迹如来作佛已来六十万四千劫，无弟子、缘觉众，唯有菩萨众。譬如转轮圣王，其子众多，以子为臣，子为门监，子为侍者；觉迹如来国亦如是，唯以诸菩萨为辅弼，以诸菩萨为元首，以诸菩萨为珍宝。以是故，其佛国诸菩萨充满具足为佛境界。阿难，觉迹如来世界所有，丰植炽盛，安隐快乐。菩萨辐凑周遍清净，无不神通者也。以诸金刚为财物，合会所闻闻无疑结，其会所闻皆精进行，以法意会皆勤力行，勉修定意一切尊习，诸总持门积于智慧平等之要。"

彼有菩萨名神通华，忽迁神命生阎浮提维耶离大城中，为师子主兵臣作子。适生便结跏趺坐，说此偈言：

"于释释中尊， 善说上妙法，
度脱亿亿人， 正觉为在不？
法意所随起， 其意不可得，
三界无与等， 正觉为在不？
无世尊无色， 于人无所比，
无有与等者， 明眼为在不？
精进度无极， 一心禅三昧，
智慧譬如海， 正觉为在不？"

于是觉迹如来化作天象童子说偈言：

“正觉住一劫， 当复过是数，
　正觉后故在， 可住自娱乐。
　童子且习欲， 是为大王家，
　鼓乐弦清曲， 箫成以自娱。”

尔时，童子以天意想说偈报觉迹如来言：

“其有随欲者， 此人则为痴，
　不了解正觉， 及佛之教诫。
　猪马及骆驼， 狐狼之与驴，
　是辈为习欲， 非佛子所行。
　盲聋无所知， 喑哑不能言，
　是辈为习欲， 非佛子所行。
　飞蛾蜜蜂蝇， 马畜不自知，
　是辈为习欲， 非佛子所行。
　假使阎浮利， 合满其中火，
　宁堕于其中， 不习于欲事。
　乐欲以为上， 于欲何足习，
　其有称誉欲， 是为不知法。
　不以贪欲故， 彼蒙见识别，
　佛化来问我， 我谓为是天。
　我从佛所闻， 法王说如见，
　今日夜半时， 世尊当泥洹。
　我当往见佛， 神通无起灭，
　欲往可共俱， 诣于尊泥洹。
　觉迹天中天， 人中尊说尔，
　得善度无极， 以光导御人。
　于百千劫中， 所建功德事，
　不如泥洹曰， 世尊之所度。
　矜覆一切者， 是世为拥护，
　今佛当泥洹， 众生复勤苦。
　佛为一切眼， 今日当泥洹，
　是世当更遇， 值于大闇冥。
　医王灭众病， 今日当泥洹，
　已无人中尊， 世间甚勤苦。
　能断一切疑， 今日当泥洹，
　是世狐疑者， 当复转盛火。
　佛除淫怒痴， 今日当泥洹，

是世当复值，三火之兴炽。
为一切所敬，天人所钦奉，
今没是树间，众庶永无见。”

四童子品第三

是时，佛于师子床上右胁倚卧。应时四方有四童子，以大功德而自庄严，动为感应往诣佛所。此四童子所至郡国、城郭、县邑，一切人民无远无近，皆倾侧瞻仰，无不欣戴。此四童子经行之时，上诸天众从四方来，雨于天华遍满其地，于虚空中鼓亿那术百千伎乐。

佛尔时于四面现四师子座。于时，阿难见大变化在所色像，以偈问佛言：

“世间之光明，谁于是四方，
右敷师子座？愿尊为我说。
世间之光明，谁于是四面，
震动一切地，名山及大海？
世间之光明，谁于是四方，
四童子之来，为僧那大铠？
世间之光明，谁于是四面，
譬如夜半时，月出奋其耀？
世间之光明，谁于是四方，
人物一切动，江河水波荡？
世间之光明，谁于是四面，
一切之音声，皆随四童后？
世间之光明，谁与天神俱，
譬如日月住，在于虚空中？”

佛告阿难：“汝宁见四方四童来不？其威德光类面貌殊妙，神明照耀端正无量。其行具足有四种梵音，入深施义有愧吉祥，常自羞惭以自勉成。其所至到辄度人民，有智黠眼，有威神德，有布施、戒、忍、精进、一心、智慧，神通诸度无极，皆起一切戒善法义，譬如优昙钵华，亿那术百千劫难值难见。奉行无数诸佛之行，于无量亿那术百千佛所植诸德本，各从四方诸异佛刹天中所来生。此阎浮提闻我身当般泥洹，欲见我般泥洹，今日夜半如来当于力士所生地般泥洹，定般泥洹。”

佛告阿难：“见此童子从东方来者不乎？姿颜温雅光色闲妙，与无数亿那术百千之众眷属围绕，为亿天所供养天华伎乐来诣如来者。阿难，此童子于师子向作如来国来，常于彼国作转轮王与主千世界，

为一切天人讲说法事，以神通慧圣贤之智，往来周旋曾无断绝，治国积十八亿岁；于十八亿岁中教授十八亿那术菩萨，令始发意立无所从生法忍，应时舍家行学；八十一亿岁常修梵清净之行；八十一亿岁未曾知坐；八十一亿岁未曾睡卧，未曾念欲，未曾念诤说，未曾念毁害，亦无欲想，亦无事想，无毁害想，亦无地水火风想，亦无说想，亦无虚空想，亦无男子想，亦无女人想，亦无饥想，亦无渴想，亦无树想，亦无我想，亦无我人想，亦无城郭想，亦无起灭想。所以者何？是菩萨大士得灭诸想三昧空无相无愿，得无起行三昧、无灭三昧，得一切菩萨三昧，得越一切陀邻尼门三昧，皆得一切善权方便，得神通智慧度无极，得一切菩萨大慈哀行，于一切世界转法轮，立一切人于无上正真道所，愿转于不退转法轮。如是于一切有大哀令一切安隐，童子之德无数具足如是。为复精进更行上二法。何等为二？离于肉眼行彼亦无离行，说于法会行亦无说之想。如是之比曾无杂言，但咏菩萨法品，于八十亿岁教授八十亿那术菩萨，立于无上正真道，皆始发意悉立于不起法忍。应时八十一亿那术菩萨，各各去至他方佛国天中天所。是诸佛一等以今日夜半同时于师子床上右胁倚卧，是诸世尊皆名释迦文，皆于五浊恶世作佛，是诸佛天中天今日中夜皆于力士生地双树间当般泥洹。

“阿难，如来皆知皆见，不以肉眼见也。复过见无央数，不啻一切弟子、缘觉所不及也。阿难，若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人非人，其有闻是经法欢喜信一发意顷，胜于供养那术佛终竟那术劫也。阿难，此童子其智慧意如是。今日于我法中，一夜所开度蠕动之类，胜舍利弗及一切弟子从本已来所教授，若一劫寿说法所不能及也。此童子所度人民功德无量乃如是。”

佛告阿难：“宁见此童子从南方来者不乎？譬如夏日之光照于水中；如月盛满有盛明也；如持宝杖捶地已出大音；譬如良工作金银钵，其形圆好，无有瑕秽，已离于垢，出五品具足音、十品因缘音、离六十二尘音、百一品具足音、五十种具足音、十品手具足音、十品眼清净音、奉行十六善音、八部具足音、十二事具足音、千品金银清净音、所信所生辄胜音、寂生金色音、离一切诸瑕音、以香作成音、所作广生音、六品男子清净微妙音、其种具足音、五亿柔软音、有安隐想除勤苦音、念如来如欢喜想音、降伏魔力音、坏见罔音、灭诸尘劳音、有踊跃于佛想音、安隐无生想音、不退转法轮音、安隐寂音觉音、一心法门三昧三摩越音、十力无畏音、大慈大哀音、出十向音，宝杖捶地出是辈声。

“阿难，南方去是五十万佛国有佛，名宝积示现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今现在说法，其世界名宝种。彼世界所以名宝种，其国无众邪异道，皆审发无上正真道真人国也。其国不闻秽浊尘劳之名也，亦不闻

三念名谓淫、怒、痴念也，亦无男女想。所以者何？皆修清净梵行。彼国不以揣食养身，其人唯有二食。何等为二？乐欢喜说一切智以为食；彼亦无说二事弟子、缘觉乘也，但说一切智事。如是专行一行菩萨法品，天人亦讽诵此事。阿难，彼世界以是名宝种。若他方世界菩萨生彼佛国者，适生即立不退转地及无上正真道，见无央数那术菩萨，说如来一切事，广议菩萨法句；适生一切佛国，皆闻今日某菩萨生此佛国。

“阿难，我若一劫、亿那术劫，说宝种世界一一人所行功德尚未竟，亦不可以喻说尽也。我但粗略为汝说宝种世界之德耳！喜信净菩萨于彼神变生阎浮提土，欲见我般泥洹时，亦欲叹其本国功德，宣彼佛之名字，为诸求菩萨道者，故来自观意无想也。阿难，是喜信净菩萨，本行菩萨道时，于提桓竭如来世时，转轮圣王名秪世多，从日出至早食时，授教开度三十六亿菩萨，皆令发意立不起法忍。提桓竭般泥曰已后，出下须发，具足千岁中转法轮度无数人，然后日欲入时开导具足，六十亿菩萨令初发意立不起法忍，应时令七十那术人漏尽意解。

“阿难，般泥洹经所益义如是。我若为汝说喜信净菩萨之功德，那术劫尚未竟也。汝为喜信净菩萨于我前敷座。所以者何？此童子行道已久，心不疲厌。其有闻喜净信菩萨名，欢喜者如值佛世，何况面自见踊跃者！阿难，其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人非人，闻是经能一发意顶戴欢喜，如来皆见是辈。吾预记是等，皆当见宝种示现如来，及宝种世界诸菩萨。阿难，默持是经，勿妄轻传。所以者何？阎浮提人未曾闻是经，未畅菩萨无限之法故也。”

佛告阿难：“宁见此童子从西方来者不乎？舞其两足駊騀其身，地为二反大震动，见者肃然，衣毛为竖，降伏一切众邪外道，尽却一切诸魔官属坏诸往见，令一切安除诸勤苦，令一切欢喜消诸地狱、饿鬼、畜生，度脱一切令归善道，以大音救济众生。又见西方大香交露帐来不？”

“唯然，天中天，已见。”

“阿难，从西方来香交露者，是谓导御一切菩萨之香也。汝岂复闻西方有大音声出不？空声、光明声、寂定声、佛声？”

“唯，天中天，已闻。”

“阿难，此之所出四大音者，是空无菩萨缘身毛孔之所出也。四大音声，柔软可意，微妙无瑕。出是声时，令六十八亿那术百千人漏尽意解，六十八亿那术百千人立不起法忍，九亿人立不退转地为无上正真道，使诸佛国各二那术天远尘离垢诸法法眼净。阿难，西方去此八十亿万佛刹，有佛名妙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今现在说法，其世界名乐园。阿难，彼世界所以名乐园？一切皆以佛法为乐。珍宝为人光

明清净，不退转菩萨大士所居，清净诸菩萨无数，无有弟子、缘觉二乘也，唯学一切智乘，但行佛道。诸天皆立一切智，其得音安谛，解知一切法界往来，供养诸佛天中天以万种物，降伏众魔力化堕见人，灭尽一切尘劳，裂坏一切魔罗网，志于法品令一切立不退转地，不说余说但讲一切智事。转菩萨法品，超诸尘劳之界，无复魔行，意无恚怒，行慈悲喜护一切，一一诸毛孔出此六百不退转法声。菩萨法品之义得三脱门，过于弟子、缘觉之事，度于三界行一切法界。于彼世界住皆见诸佛，越一切总持法门，得诸佛之觉智，得诸菩萨之三昧，离诸恶智，断诸疑结，得诸佛身智之智，得神通度无极，离于谀谄，所愿转得供养诸佛，立一切人于无上正真道，令多愿人得无起度无极智。当来劫菩萨之行所立无瑕秽，发意顷现生一切诸佛前，无复生老病死啼哭愁忧，已得寂善权现三十二相装校其色，已得法身现于凡身，供养奉事一切诸佛，心意踊跃娱乐，智慧度于无极，乐此之乐令余人亦然。其世界诸菩萨所行所乐如是，以故名曰乐园。复次，其乐园世界，有八种交道、七宝浴池，中有八味水满其池。其水底有七宝沙，中有四种莲华，青曰优钵，红曰波昙，黄曰拘文，白曰分陀利，其光色具好有无数耀。其国有八重宝树，金树、银树、琉璃树、水精树、砗磲树、码瑙树、象瑙宝树、吉祥宝树、觉转宝树、舍罗塞宝树、碧英宝树、月光宝树、踰日月宝树、杂玉宝树、阿牟勒宝树、鸠弥勒味宝树、赤青白色真珠树，赤栴檀、青栴檀、黄栴檀、蒲萄酒栴檀、乐会天栴檀、作味栴檀、污勒栴檀树，蜜香黑妙，香树根香茎节，技叶华实各各炽盛。有果树、器树、衣树、璎珞装饰树、伎乐树。其枝叶华实各亦炽盛，树香之气芬馥甚美，如天上所有。阿难，其世界如是，以金为交露，出柔软音声，其余不可计功德亦出柔软音。世界是故名乐园。空无菩萨于彼神变，来生于此阎浮提，欲见我般泥洹，适生度无央数人，以为佛事转于法轮。空无菩萨从无数劫来，身体诸毛出是四大音，柔软可意，微妙无瑕。”

佛言：“阿难，乃往去世有佛名无垢眼，尔时有比丘名慧乐，其比丘从佛闻四大音义，无数慧句、勤力句、处处句、眼句、天句、音句、信句、佛句、法句、僧句、师子句、金刚句、乐慧句、因缘句、导御句、远现句、苦谛句、苦习句、苦尽句、向道句。彼于七夜常念不离是句，远于异讲，心念四义，无所舍，无所起，清净志观坏诸见，从亿数佛受是四大无数义句，住于法说至诸郡国县邑，在人家六年于众中讲法度无数人。阿难，尔时有魔名曰耆陀，化作龙象其众无数，雨浇金刚堕此比丘身上令其命过。阿难，其慧乐比丘者，空无菩萨是也。用彼精进多智，六年于众会中说法，故从无数劫已来，毛孔出此柔软可意微妙无瑕四大音声，其一一毛度无数人。阎浮提人其闻空无菩萨名者，为得大利善庆，何况面见欢喜者！空无菩萨得无数诸度无极，故来欲见如来般泥洹。阿难，汝为空无菩萨于我前敷座，从是当得大智慧尊。”

于是阿难即受教，于佛前为空无菩萨敷座。佛言：“汝用敷是座故，我般泥洹后汝于座上，当一心得六通。福若不志为现清净行者，数座之福可得恒沙之数转轮圣王，一作圣王当一见佛，得为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其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鬼、神、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及余含气蠕动之类，闻是大清净法，若今日见现在如来，若如来般泥洹后，为法师比丘敷座，适敷当得十座功德。何等十？一者、尊者座；二者、转轮圣王座；三者、释座；四者、梵座；五者、第六天座；六者、法师比丘座；七者、在所座处当得法座；八者、菩萨大士诣佛树下时当得佛座；九者、得转法轮度脱无数亿天人，一切世界普闻音座；十者、作如是般泥洹时，天龙鬼神、揵沓和等眷属围绕，然后得如来师子座。是为十。阿难，汝为空无菩萨叉十指，说是偈言：

“其离根为寂定， 空无出大光明，
我为勇猛叉手， 为师子大吼礼。
志一心及精进， 积智慧以具足，
我为真善叉手， 礼无有与等者。”

于是佛为贤者阿难说偈言：

“为空无菩萨， 汝一心叉手，
所当得福者， 且听我所说。”

佛告阿难：“汝用是叉手福德，我般泥洹已后六月中，当独作佛。天上天下人，皆当稽首向汝作礼。若行道入郡国若住精舍，男子、女人、小男、小女，诸邪异道、沙门、梵志，诸王大臣，讲堂交露及鼓山谷，师子、虎、野牛、象、骆驼、牛、马、驴、猕猴，揵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天、龙、鬼、神、女鬼，树木枝叶华实诸药草，有想者无想者，皆当揖让恭敬礼汝。”

佛告阿难：“譬如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得佛道之门时，诸树乐树有想无想者，皆揖让低仰向佛树。阿难，其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鬼神、揵沓和等，及余含气有命之类，有说是大清净法语者，如来今现在若泥洹后，以宣心无谀谄之意，一心叉手向说法者，诸佛天中天，皆当授其决。及少功德者，皆当具足得是法，何况乐喜无瑕秽者！佛所语无异，闻是大清净法语，少有欢喜信者，多不乐闻。其有闻说信欢喜，如来已豫见知其人，不于一佛所植诸德本，为悉于亿那术佛所积累功德皆见。我说是大般泥洹会，当复供养弥勒如来，见弥勒佛来下作佛时，当复闻说大般泥洹经，当复见空无菩萨身毛孔出音大音声，当复得方等经，当复闻见四童子。尔时说是经，天、人、阿须伦，诸世间人，当复恭敬揖让叉手作礼，亦当得师子座。”

于是佛告贤者阿那律："汝宁见四十亿天于虚空中闻是经法叉手向我者不？"

对曰："唯然，天中天，已见。"

佛告阿那律："是四十亿天用是叉手福，亿阿僧祇劫不归三恶道，各各当一恒沙数更作转轮圣王。一一作圣王常值见佛，更是数已然后得作佛，号愿寂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同一字。"

尔时，于众会中有力士，一名那尼，二名罗提，三名首罗颰，四名叉摩迦楼，五名覆呿速，六名波囚遮，七名阿比他，八名维那提，九名优多罗，十名浮浮楼遮，十一名和利前，十二名醯梨阇，十三名醯梨陀楼，十四名叉摩遮。一一力士与五百之众俱悲啼哭，往诣佛所，稽首作礼，泣下交横，白佛言："唯世尊，我等为空无菩萨、善思议菩萨、喜信净菩萨、神通华菩萨，及大会诸菩萨，及此大经诸大弟子众，叉手揖让恭敬作礼，持是功德求无上正真道。"时佛便笑。

贤者阿难以偈问佛言：

"佛为世光明， 今何因缘笑？
善为我等解， 无数亿人疑。"

于是佛为阿难说偈言：

"阿难汝为见， 诸力士之众，
各五百眷属， 发大道意不？
为我叉手恭， 及空无童子，
一切诸菩萨， 于是经尊法，
劝助大道意， 哀念于一切，
各与五百众， 皆当得佛道。
无央数亿劫， 终不归恶道，
观于叉手者， 其福乃如是。
我忍住一劫， 及数亿百劫，
诸佛得道时， 其国甚快乐。
所行至辄尊， 其国则丰盛，
我忍住一劫， 说得未能竟。
阿难我今日， 于夜中半时，
汝为最后说， 见佛人中尊。"

佛告阿难："汝宁见此童子从北方来，有大金光耀来者不？其威神照于北方，草木、药树、树木、茎节、枝叶、华实、宫殿、交露、山陵、溪谷，及人非人皆同现为金色。"

对曰："唯然，天中天，已见。"

"阿难，汝见北方七宝交露精舍来不？"

对曰："唯然，天中天，已见。"

“阿难，汝见金交露中结跏趺坐者不？”

对曰：“唯然，天中天，已见。”

佛告阿难：“北方去此六十四亿万佛国，有佛名觉迹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今现在说法。神通华菩萨于彼神变，来生此阎浮提，欲见我般泥洹，时光明所照谓是如来光明威神。其七宝交露谓华迹世界，其七宝金交露帐中坐童子谓如来也。自然作是世界坐，此七宝金交露帐中，令无央数人具足于德本。阿难，此佛国有无央数亿百千人，与此童子植众德本。是童子适生于是佛国，悉当令其同辈之众漏尽意解得住学地，于无上正真道得不退转。”

于是四菩萨往诣佛所，同一时前稽首佛足。佛告阿难：“如来所当作者，及如来弟子以令一切具足得其所。是神通华菩萨，以此金交露之变化，令七十亿人得阿罗汉，七十亿那术人住学地，七十亿百人立无上正真道，七十亿那术人得不起法忍立，无数人当值弥勒时。”

佛说方等般泥洹经卷下

嘱累品第四

尔时，贤者阿难白佛言：“唯世尊住一劫复过一劫。所以者何？唯天中天，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于世者，是诸正士来至此，我等得见跪拜承事。如来般泥洹已后，我曹永绝于三处。何等为三？佛、法、僧。是等正士为离三处。”于是阿难说此语已啼泣躄地。

于时善思义菩萨为阿难说此偈言：

“阿难仁莫啼， 万物皆无常，
合会有别离， 况人焉可常！
于是空无法， 阿难何为啼？
咸有聚会者， 诸会难得久。
佛道亦无得， 阿难何为悲？
所合会为空， 慧慧亦复空。
若念若不念， 一切法无念，
无获空无有， 譬若如野马。
又如化象马， 园果树木华，
巧幻师所现， 佛弟子如是。”

于是阿难以偈答善思义菩萨言：

“实然如仁言， 诸法无所念，
我今日当离， 违远于世尊。
云何入舍卫， 彼问以何答？

正觉为在不？ 法眼当来不？
若入香积山， 不见人中尊，
但见其空座， 何忍住于彼。
若出香积山， 入迦利精舍，
人中尊在中， 广说于四谛。
见迦利罗空， 无世雄光神，
若入音声园， 于中独啼哭。
用不见正觉， 驰走趣四方，
其泪充满目， 何忍住于彼？”

尔时，喜信净菩萨为贤者阿难说偈言：

“若亿岁愁忧， 安可有所得，
阿难且观是， 法界甚难得。
譬如芭蕉树， 叶叶分解之，
获之无所得， 万物皆如是。
譬如天雨时， 水中之有泡，
适起便复漂， 万物亦如是。
譬如水之沫， 但可以眼观，
获之不可得， 四种亦如是。
譬如明镜净， 影现不可得，
三界亦如是， 阿难何为啼？”

于是阿难以偈答喜信净菩萨言：

“非为不知是， 不为不见是，
三界无所有， 经常载说此。
见是亿人众， 泪下皆交流，
至我所愁泣， 用是益感戚。
今世尊当去， 人上忽不现，
当于何求索， 谁复为我护？
当从谁闻法， 深奥难解句？
当入何所难， 呜呼佛难值！”

尔时，空无菩萨为阿难说偈言：

“阿难起莫忧， 观于法非法，
法为不可得， 何缘当有灭？
如诸佛生时， 得道亦如是，
如佛转法轮， 泥洹亦如是。
生不生于生， 佛道亦无灭，

于无生之法， 阿难何为啼？
观我身毛孔， 诸所讲说业，
佛说空无有， 法界亦如是。”

于是阿难以偈答空无菩萨言：

“仁等各当去， 于诸界无忧，
当见亿诸佛， 讲说上妙法。
我等及亿天， 周匝相围绕，
比丘比丘尼， 共举举吁嗟，
或从数千里， 皆来至我所，
号呼声远闻， 释师子所在，
忉利及焰天， 兜术泥摩罗，
世尊为至梵， 何时当来下？
在闲居三月， 人中尊一心，
世雄何时起， 当复击法鼓？”

尔时，神通华菩萨为阿难说偈言：

“我为以知是， 自期于三月，
示现于仁前， 阿难可勿啼。
我当故为汝， 启白于如来，
令转第一法， 用离释尊故。
诸佛有大哀， 当来至人所，
阿难勿得悲， 人中尊以起。
诸天龙尚忧， 何况于汝身？
如是之光明， 乃于世灭尽。
佛为以说是， 面从世尊闻，
虽住于亿劫， 诸会犹别离。”

于是阿难起住佛前三举声，说此偈言：

“佛为一切护， 今日当泥洹，
世间当复冥， 为以失眼明。
国王及尊者， 畀褫国勤苦，
何忍闻是言， 佛当般泥洹。
力士力士妻， 力士子俱来，
悲哀皆啼泣， 最后见世尊。
诸天龙之类， 周匝五由旬，
涕流至于膝， 除余诸人民，
难头和难龙， 六十亿龙俱，

皆来共啼哭， 最后见世尊。
和陵摩奈龙， 娑竭有大力，
泪啼一由旬， 往诣于佛所。
阿耨达龙王， 百亿众围绕，
泪涕如车轮， 往至于佛所。
伊隶钵龙王， 化作大身来，
啼泣发洪音， 往到于佛所。
千亿诸鬼神， 及百那术众，
前稽首佛足， 最后见世尊。
诸释有亿千， 其众百那术，
前行礼佛足， 明眼莫泥洹。
于是亿梵天， 明照是天地，
前礼于佛足， 愿尊住一劫。
魔子于彼来， 导师自言在，
哀念一切故， 愿尊住一劫。”

尔时，空无菩萨为释、梵、天、龙、鬼、神、揵沓和、魔子导师，说偈言：

“汝等皆无知， 但作强法语，
已为放逸行， 于今甫啼泣。
譬如诸嵩貔， 所住于无黠，
若人以刀击， 即便懅悲唤。
卿等亦如是， 一切皆啼泣，
若正觉在者， 故行放逸行。
今日光当去， 其智譬如海，
卿等当何作， 释尊已泥洹。”

是时，佛告贤者阿那律、大迦旃延、分耨文陀尼弗、鸠摩迦葉、须菩提、目呵罗耶、大拘絺：“汝等，皆伸臂授如来掌。”应时十万比丘伸臂授世尊掌。佛以左手授诸比丘掌，右手持阿难、罗云掌，著诸比丘手中：“我所以亲敬阿难、罗云嘱累汝等。”尔时即如其像有大自然音，其音遍告一佛国。其千比丘闻所嘱累，欲放身命言：“我等当先没泥洹，不忍见世雄般泥洹时也。”于是佛伸臂向北方，应时他方世界五百佛，伸手授佛掌。佛便持阿难、罗云手，著诸佛掌中：“我持所亲阿难及子罗云累诸世雄。”
尔时，佛便说偈言：

“我持子罗云， 及侍者阿难，
面以此嘱累， 诸佛之世尊。
谁为无护者， 能为作拥护？

独诸佛世尊，其智无挂碍。
今日之夜半，天龙世人民，
在阎浮提者，不复得见我。
遍观诸世界，无量难思议，
都不见一人，当为住度者。
无央数亿劫，譬如恒边沙，
能以一人故，忍住尔所劫。
其奉敬佛法，我义度此人，
以无恭恪者，亿佛不能疗。”

尔时，五百佛各欲还其国土，授阿难、罗云掌已，便说偈言：

“其奉敬诸佛，佛义度此人，
所示现济脱，辄广弘法鼓。
释师子世尊，涤除诸忧患，
饱满亿数人，如天雨润地。”

于是阿难、罗云为诸佛跪啼泣悲诉，说偈言：

“愿诸大勇猛，劝尊住一劫，
诸佛之威神，令明住一劫，
令无数亿人，得义住正谛，
天龙诸鬼神，皆发大道意。”

尔时，五百佛各各还其世界已，告贤者阿难、罗云言：“止，阿难、罗云，无忧无悲！诸佛天中天法伸臂者，为已竟。若放光明及来若住，是为诸佛之示现也。”

度地狱品第五

于是佛便三昧，右足大指放亿那术百千光明，一一光明端化作亿百千莲华，一一莲华上化作亿百千座，一一座上有一化如来坐说法，一一如来令亿那术百千人立不起灭地。时佛复以左足大指放亿那术百千光明，十足指放十亿那术百千光明，十手指放十亿那术百千光明，两膝放二亿那术百千光明，两膑放二亿那术百千光明，阴马藏放亿那术百千光明，脐中放亿那术百千光明，两肩肘放二亿那术百千光明，脑户放亿那术百千光明，左右胁放二亿那术百千光明，四十齿放四十亿那术百千光明，面放亿那术百千光明，顶相放亿那术百千光明，三十二大人相放三十二亿那术百千光明，两眉间相放亿那术百千光明，八十种好一一好各放亿那术百千光明。一一光明端有化亿那术百千莲华，一一莲华上有化亿那术百千座，一一座上各有坐如来说法。是诸

佛世尊不讲异义，但咏菩萨法品总持金刚行三品清净力无所畏。一一化如来令亿那术百千人立不退转法。

佛尔时便于双树间更化作佛，往至先儒大泥犁放光明，其光遍照思想大狱中。佛尔时便说偈言：

“是诸人已解脱， 复数数有思想，
用习起思想故， 令其生于苦恼。
于世间有得道， 佛世尊放光明，
其所说于正法， 令灭尽诸苦恼。
无所尽无所得， 无有起亦无灭，
其有知是法者， 终不归于恶道。”

佛适说是偈竟已，应时具足亿那术百千人于思想地狱得脱，即生忉利天上。时佛便复往忉利天上，便重说此偈言：

“是诸人已解脱， 复数数有思想，
用习思想之故， 令其生苦痛中。
于世间有得道， 佛世尊放光明，
其所说于正法， 令灭尽诸苦恼。
无所尽无所得， 无有灭亦无起，
其有知是法者， 终不归于恶道。”

世尊说是偈适竟，应时具足亿那术百千人，闻是法得须陀洹道。得神通已，便说此偈言：

“无有起亦无尽， 无有生亦无灭，
吾之等解于法， 得忍道之灭度。
其智慧如光明， 照知人诸根本，
现因缘为解脱， 辄于彼脱人民。
灭愁苦得大智， 疗治于一切人，
诸一切佛所疗， 终不归于恶道。
大光明为甚疾， 于世间而灭尽，
亿人民被烧炙， 令度脱想地狱。”

于是佛复至烧炙、炰煮、叫唤、雨黑沙、烧人四大地狱中，施金色光明遍于一切光明。于佛之光明柔软可意，以哀眼视一切，施眼令安隐，慧戒使清凉，作寂定光明皆遍其中。其威神尊清净第一，于垢无所染远离于垢，施与于智行大慈念大哀，施无限安乐，施慧无碍之眼，施戒之香照于一切，施于法味达于一切已示现于法身，施法心之眼，断一切不善之本，授与一切清白之法，悉坏魔力悉令怖惧，使邪异道皆断诸见，令众一切得安隐想，开于天门闭塞于恶户，以无尽之

德代诸勤苦，一心精进行慈悲喜护，常导众人于大无为，施眼耳鼻口身意身，一切诸毛孔放大光明。说经法柔软可意，悲哀口说尊语：

“我为施安于世， 我为脱诸苦痛，
我为众勤劳者， 除若干之苦尘。
我之所可说法， 照尊光清净安，
一切人闻是法， 皆弃捐诸恶道。
其有人归命佛， 彼则为得大利，
于亿劫生死数， 终不堕诸恶道。”

佛说是偈已，应时大地狱一一地狱具足各各亿那术百千人得脱，生兜率天上。用闻是法故，悉得阿那含道。得神通已，便说此偈言：

“譬如在厄道， 有智慧导师，
令大众贾人， 度怨贼鬼神。
佛所度如是， 以光明为道，
免脱亿人民， 离厄淫怒痴。
我等归命佛， 导师放光明，
已发慈悲意， 得济诸勤苦。
当归命于法， 抚养于我身，
僧为尊重宝， 其德难思议。”

尔时，佛往诣合会、大合会、不可意三地狱中，放金色五百万亿那术种光明遍照其中。以寂定无人、无有万物、无起无灭，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诸度无极，用大慈、大悲、大喜、大护，以四恩行，用如来十力、四无所畏、诸佛十八法不共、如来尊行世慧、神足变化、说法变化、教授变化，以用大慧，以根、力、觉、意、三昧、三摩越，用一切菩萨之行，以无碍佛慧，以无碍佛眼，以无碍法眼，以无碍慧眼，以无碍天眼，以无碍肉眼，以大慈大哀，于一切用一切佛法无上之德，用一切如来觉法，于彼八亿那术百千有命之类，悉蒙五百万亿那术种光音，除诸勤苦皆得安隐，出彼合会、大合会、不可意地狱，得生波罗尼蜜和耶越天。闻是法已，著志得阿那含道。于是佛便住于梵天，说偈言：

“诸人无勤苦， 则为第一安，
为说勤苦应， 诸想无有念。
一切无所想， 如于此所说，
在三界岂安？ 数数有生死。
其有解空空， 彼空乃为空，
其说深缚者， 彼能解于空。
空者无有起， 思想无有界，

已见非我法，则为佛之子。
是法为非吾，亦不可得我，
已无吾我者，于何复有喜？”

佛说是偈已，应时彼亿那术百千人闻法者心，悉断一切尘劳，生死已尽得阿罗汉证，便放身命般泥洹：“我等不忍见世尊般泥洹时。”

现诸佛品第六

尔时，佛于梵天忽然不现，即住双树间。佛心念言：“今日夜半，如来于是当般泥洹。人民最后见佛终竟，我聊复令众庶欢悦，得安隐想，断诸秽毒，令念如来作大善本想，离大众恼得无极庆，发大慈大悲弃诸魔事，怀来诸佛法，皆除裂诸见网，悉灭诸尘劳，悉舍诸谀谄，悉损诸大见，来诸度无极，叹咏菩萨之行。现诸如来令一切目见，作大变化说于佛法。”

于是，世尊于师子床上右胁倚卧，如师子无恐惧。大尊雄周观十方，以足指按地六返震动十方境界。佛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一一毛孔出恒边沙等数之光明，一一光明照恒沙等佛国，一一光明终不相错。以是之数，一切诸毛孔各各放恒边沙数之光明。放已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令一切人眼还得佛眼，皆见诸佛国土所有。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宁见东方纵广上下各十万由旬满其中尘，东方诸佛其数如此尘，一尘为一佛，皆右胁倚卧，所见变化亦如是；一切诸佛其所教度皆已周毕，悉入力士生地双树间；皆名为释迦文，一切皆于师子床上卧，皆当于今日夜半般泥洹？汝等宁见东方不可计、不可数、不可思议、无有量诸菩萨行具足往诣佛树下？宁复见无央数得佛道者不？宁复见余无央数转法轮者不？复见余无央数说法者不？复见无有量放寿命者不？复见无有限右胁倚卧于师子床上如我卧者不？”

众会对曰：“已见，不知其数。”

佛言：“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十三天，下尽地际，满其中尘。于汝等意云何？宁能有知是尘数者不？”

“唯天中天，不可计、不可量、不可称、不可数。”

佛言：“譬如是三千大千世界，更有如是比亿百千三千大千世界满其中尘，有如此尘数东方佛国菩萨名释迦文，来诣佛树下得佛道者数亦如是，转法轮者数亦如是，教授说法者数亦如是，放身命者数亦如是，如我右胁倚卧者数亦如是，无起余于泥洹界般泥洹者其数如是，皆名为释迦文，母名摩邪，父名悦头檀，其国名迦维罗卫，其世名忍界，舍利弗、摩诃目揵连尊弟子，阿难为侍者，如东方之所有，九方亦如是，皆为释迦文，如释迦之数，名提桓竭者亦如是，名曰提名多罗者亦如是，名维卫者亦如是，名式者亦如是，名随叶者亦如

是，名拘楼秦者亦如是，名拘那含者亦如是，名迦葉者亦如是。是诸佛天中天，如是柔软微妙为名号，出柔软音声，皆同一号为释迦文。如来皆以具足肉眼见是尚不足言，其所见广大过此无央数。其有居家修道，若出家学道，令一佛国诸菩萨皆得作佛，具足一劫供养此诸佛名；复有闻是说现诸佛经品，闻已须臾乐欢信，胜于三千大千世界人民皆得佛共供养具足。一切诸菩萨已慧解如是，疾近无上正真道。”

说是经时，六十二亿菩萨得难具足法，如是得护不可思议，意不退转立于无上正真道。十那术菩萨初发大道意，立不退转地无上正真道。三十二亿菩萨得不起法忍。恒沙数等人断一切尘劳，灭生死证说。无央数人当与弥勒会。

于时，弊魔怀毒恨心垂泪白佛：“唯世尊，我本愿欲使如来早般泥洹，欲令人民不出我界。如来无著等正觉，所度遂益多。若住其寿命令至一劫，所度之数不能复过今日之所度也。今天中天已空我界。”

于是佛以手两指，取地土用著爪上，告弊魔言：“于汝意云何？如来爪上土多？大地土多？”

魔白佛言：“如来爪上土少，大地土多不可计也。”

佛言：“波旬，我之所度立于无为，其数如爪上之土。其从汝之教者，复多于大地土。汝当欢喜怡怿，人之种如是不可尽无有数。”

佛告波旬：“汝欲求人种如求空，于是波旬卿所当作者便为之，今日夜半如来当般泥洹。”

尔时，佛告诸比丘：“置是诸佛世尊之数，置是诸佛世尊国土所有快乐，置是诸菩萨之兴盛。”

对曰：“唯然，天中天，悉在耳。”

佛告阿难：“若我从一劫至那术劫，作譬合会校计说譬喻法，讲义说诸佛，无有竟时，不可竟也。无央数诸佛天中天，现在者如是，如来皆以具足肉眼见复过是，所见不可限。”

于是佛告诸比丘：“如来为一切所当为者以度一切矣，无有不度之想名如毛发。所以者何？故告汝等。”

尔时，佛即如其像三昧现神足，令是诸佛世尊所说经，悉使此刹人闻。闻是法者，恒沙等人立于三乘，十亿百千人得无上正真道，十亿千人立缘觉道，其余者皆放身命。

佛国净品第七

尔时，佛以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好，及八千种好、十亿声、六十亿那术百千种语，无限亿那术百千种具足音，受持诸佛法之相，如来寂定、如来十力、如来四无所畏、如来四神足、如来四解智、诸佛

十八法不共、如来世上行，悉令面见诸法。于是佛所说法即现是三千大千之世界，平等如掌无沙砾石，但有摩尼、真珠、琉璃、琥珀、砗磲、金银。三千大千世界周匝有诸宝殿，无央数宫珍宝交露，摩尼宫殿交露。遍有明月珠树、明月珠盖、明月珠幢幡、明月珠舍、明月珠座，具足三千大千世界。周遍八方有八交道，以金银、琉璃、水精、砗磲、玛瑙、象瑙、琥珀宝、赤车釭宝、吉祥福宝、月光明宝、踰日宝、阿牟勒宝、鸠弥勒宝、味宝、碧英宝，以此众宝转相庄校，为树为盖幢幡。其树根茎节枝叶华实炽盛，幡盖丽妙有器树、衣树、璎珞庄饰被服果树，满无空缺。有赤栴檀、红栴檀、汁勒栴檀、蜜香黑妙音，有曼陀勒华、大曼陀勒华、巾迦勒华、大巾迦勒华、粗华、大粗华、柔软华、大柔软华、度昼华、大度昼华、波罗犁华、大波罗犁华、善优波罗犁华、月华、大月华、周遍月华、摸华、大摸华、周遍摸华、善敬摸华、盖华大盖华、周遍盖华、惧生华、大惧生华、周遍惧生华，周匝遍满是三千大千世界无空缺，皆有珍宝莲华。有九十九亿那术百千殿舍，青琉璃、黄金、琥珀、玛瑙以为殿舍，吉祥福宝、摩尼宝以为车，有软妙衣垂桂车上，周匝遍是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有敷自然师子之座，一切树下皆有自然师子座，以好綩綖锦绣绫绮上妙衣服以为座具。有杂色网幔，其文交错状如绶纷，或以黄金焰光摩尼以为庄校。一切诸师子座，有坐菩萨三十二相严饰其身。是三千大千世界周匝遍布赤珠、青珠、白珠，有赤栴檀之瓣香、蜜香、黑妙香，散以粟金。

　　于是三千大千世界上虚空中，遍有摩尼珠网幔，出天之伎乐音声。以珠桂诸幔上，以妙贯珠宝贯珠、师子赖珠、飚蹉赖买珠，以金缕交错为系，以金种种庄严为宝帐幔，以纯金为帐幔。是三千大千世界，周匝下尽地际上至三十三天，以摩尼宝遍以紫磨金周匝为庄严。从黄金帐出无央数亿那术百千之好音声，空无相无愿声、非常苦空非身之声、寂定戒三昧智慧解脱度知见声、调损忍辱惭愧声、慈悲喜护安详奉行声、布施声布施度无极声、持戒声持戒度无极声、忍辱声忍辱度无极声、精进声精进度无极声、一心声一心度无极声、智慧声智慧度无极声、神通声神通度无极声、菩萨行声、怀来菩萨使至不退转地声、菩萨得不起法忍声、一切诸佛法声。如须摩提国阿弥陀佛光明，如阿插佛世尊及与香王国所有为上妙，如宝香天中天，如法焰光佛国土之世雄，如摩尼王世尊，如日宝藏又若日宝藏，如音响王佛，如善觉佛，如须弥劫正觉佛国兴盛安乐，释师子国土兴乐亦如是，用哀一切故示现般泥洹。人得知无疑世尊刹贫穷，用哀是等故示现国快乐。如一切诸佛尊行佛道事，释师子刹如是，毛发无异无增无减。又若一切佛国土之快乐严净好，释师子刹如是，毛发而不差异。

天菩萨品第八

尔时，贤者阿那律啼泣悲哀，便说是偈言：

“好如月盛住虚空， 若日柔软千光明，
譬火摩尼照一切， 世尊不复入教授。
谁当复护诸世间？ 无央数人流生死，
一切世间复盲冥， 用世尊入树间故。
一切三界群生类， 诸所得安及快乐，
悉蒙佛法及尊僧， 用荷哀伤得抚养。
善释师子巧医王， 疗治忧苦度彼岸，
勉济一切诸勤苦， 法王入于双树间。
一切世间当狂乱， 用不见佛释师子，
除无央数淫怒痴， 人民眄眩顿躄地。
天中之天灭生死， 金翅龙鸟皆归命，
鬼阿须伦摩睺勒， 世尊去后皆堕冥。
无有淫欲离慢尘， 照四方明为已灭，
一切世间当大冥， 佛般泥洹当奈何！”

阿那律说此偈已，应时有诸异天，乘车来者、独乘者、乘象者、乘马车者、在交露车者、在座上者、在殿上者、在窗牖者、在父露帐者、在户上者、在半月上者、在梯陛上者，各从所乘，各从在所下，下已啼泣呼嗟，往诸力士所生地。到佛所稽首佛足，或有天散优钵青莲黄白诸华，或有散杂栴檀，或有天自取宝冠、宝珥、手著之宝及以天衣，持散佛上供养于佛。

于是贤者罗云啼泣悲哀，说偈言：

“功德特异慧无量， 为众所奉开迷乱，
除一切恶勤劳忧， 入于力士所生地。
佛为福地众所仰， 尊为医王灭诸病，
尊相好好如莲华， 尊今寝卧于树间。
佛踰日月诸世间， 无量之曜消天光，
佛为法主过须弥， 度脱亿人勤苦恼，
佛入空法寂无有， 第一无想度彼岸，
尊弃一切世间愿， 法王已入诸树间。
世尊之眼灭世冥， 三达无碍去来今，
佛为导师度生死， 佛用哀故寝树间。
尊师子吼出妙声， 佛所语明如月照，
佛软音响众喜乐， 佛用哀故寝树间。
贤者罗云赞十力， 即便眄眩寻躄地，
于地婉转自擗扑， 法王加哀莫泥洹。”

尊者罗云说此偈已，应时东方不可议无央数不可称无崖际世界诸

佛天中天国，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有限诸菩萨，启辞诸佛来至此刹，欲见如来般泥洹及诸大会菩萨，欲见如来稽首跪拜承事供养。诸菩萨来所经世界无数无量，一切天宫天伎乐不鼓自鸣，雨于天香天华。彼诸世界诸天子，有大德学大乘者，及诸天王、龙王、鬼神阿须伦王、迦留罗王、甄陀罗王、摩睺勒王，皆侍从诸菩萨来供养者。菩萨以诸宝自庄校来者，或以天子被服来者，或以第六天子被服来者，或以梵天被服来者，或以自在天子被服来者，或以善化天子被服来者，或以兜术天子被服来者，或以天帝释被服来者，或以日天子被服来者，或以月王被服来者。有菩萨入摩尼宝殿舍中结跏趺坐来者，或入摩尼宝宫中坐来者，或入摩尼宝交露帐中坐来者。复有菩萨入香殿香宫香交露帐中，结跏趺坐来者，或入紫磨金殿，或入一切宝殿，或入一切宝交露帐中，结跏趺坐来者。复有菩萨入赤栴檀殿，入一切栴檀殿舍中，结跏趺坐来者。复有菩萨入七宝华殿，或入月光焰明踰日月摩尼宝殿，或入如意宝珠殿，或入如意宝珠宫，或入如意摩尼宝交露帐中，结跏趺坐来者。

诸菩萨以三十二相庄严其身，有无数光明不可思议之光曜，无数广大光明。其光明除一切人勤苦，令一切得善想光明，除一切地狱、饿鬼、畜生光明，将一切诣善道光明，令身有福功德相，端正姝好见者欢喜，爱其色则无与等者，其色为一切所观视，有梵声柔软音响、令诸道欢喜音、恐诸魔音、益一切人音、出诸法诸福德音、灭除一切恶出无量法明音。彼有菩萨大士，雨诸宝天华遍三千大千世界，往诣如来或雨衣者、或雨璎珞庄饰者、或雨盖者、或雨幡彩者、或雨杂栴檀者、或雨紫磨金者、或雨莲华者、或雨如意珠者、或雨踰天所有诸宝者，遍三千大千世界下诣如来。或有菩萨化作诸宝庄饰盖如三千大千世界，踰诸天宝用供养如来。或有菩萨以诸璎珞庄严如三千大千世界，化作莲华、细根、青琉璃、砗磲、琥珀、吉祥藏宝，以为车如意珠车皆悉周遍，焰光珠摩尼黄金以一切为庄饰。或有化作一宫殿如三千大千世界，或有化作踰天诸宝交露帐如三千大千世界，以焰光珠黄金一切为庄校。或有化作清净处，如三千大千世界甚大，不可计、无央数、不可思议、无有量、无崖底，所化乃如是，以供养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八方上下来如是，不可计、不可数、不可思议、无有量诸菩萨来供养佛。

是诸菩萨皆同时前，稽首佛足绕世尊三匝。各从其所方来，化作大莲华师子座，诸宝焰光珠黄金为庄校座。一一菩萨各为佛于双树间化作师子座，以无量清净踰天衣敷其上，以无央数种种色、无量色、不可计色、不可计亿那术百千色，踰天上诸所有以为庄校，焰光珠、黄金诸宝、紫磨金以为帐而庄严，踰天上香而为芬熏，令诸恶道为善本想，令一切欢喜怡怿。如一菩萨所作庄饰，诸菩萨皆亦如是。一一菩萨各各所化不相杂错。所以者何？寂定无谀谄，于诸法无所著。譬如如意珠于诸尘垢无所染污，学善权方便于诸法所念清净，得诸尊慧

法，如身所行口亦如是，为大布施主住于法无所著。是诸菩萨皆叹如来本求道，不可计、无央数、不可量、不可称勤苦行，以义示现。

如来化说法品第九

尔时，贤者阿难以偈赞佛言：

“眼明净好如月满， 十力神足慧无尘，
为天龙王所供事， 今日世尊入树间。
若佛众匆入大城， 世雄以足蹈门阃，
则动天地至六返， 放其光明遍佛国，
琴瑟箫鼓诸乐器， 不鼓自出柔软音。
师子虎鹿及野牛， 诸龙大象止雪山，
哮吼咆陆心欢喜， 皆有慈意向如来。
其声可乐胜众宝， 诸牛那术及百千，
见佛光明皆踊跃， 得安无量乐无数。
鶁鸭鸬鹚雁拘逸， 又罗瞻无无数众，
于铁围山鸟鹦鹉， 鸣喜欣欣至佛所。
人本所失诸宝藏， 皆还得之至世尊，
诸瞋恚者悉慈心， 以清净意奉事佛。
天住虚空雨天华， 又罗莲华有千叶，
诸宫采女及天子， 各为供养于世尊。
色净如是当不现， 佛今泥洹当奈何！
譬如犊子断母乳， 断绝拥护为甚剧。
十方从本无尘垢， 已离生死为众祐，
诸世雄界为自在， 其受得住不减劫。
谁为光王踰日月？ 谁当有力踰铁围？
谁当忍辱等如地？ 世尊导人使离尘，
当以精进及一心， 智慧示现度一切。
若子亿世与母离， 暂得一会便复别，
子愁思亲四方求， 世尊泥洹我亦尔。
愁忧勤苦无复乐， 见佛经行及坐处，
及见讲堂以精舍， 奈何断无吉祥得！
赞叹十方法施人， 无量勤苦贤释子，
即便躄地蓬婉转， 我最意见月善月。”

尔时，世尊以一切持句三昧、正受作安隐行现三昧、善说三昧、雷雨三昧、师子响三昧、光耀响三昧、威神光明三昧、放光明三昧、微妙句三昧、力三昧、力句三昧、无量力三昧、意持照明三昧、起世有三昧、鼓响三昧、月三昧、大月三昧、周匝月三昧、月响三昧、上

月三昧、藏三昧、谛藏三昧、琉璃藏三昧、观视三昧、无量观视三昧、遍照一切十方三昧、除一切疑光明三昧、至诚三昧、谛至诚三昧、至语三昧、说一切行三昧、所说谛至诚三昧、无量三昧、寂定三昧、寂定句三昧、谛寂定语三昧、布施三昧、谛布施三昧、大布施士三昧、光明三昧、善光明三昧、大光明三昧、无量光明三昧、照明句三昧、断一切疑光明三昧、说诸善本三昧、除说诸疑结三昧、谛说见三昧、于是断疑三昧、善施废解三昧、作诸佛三昧、现说一切行三昧、善说一切行三昧、善说转法轮三昧、善开度其处三昧，以是善说现在诸佛慧三昧，正受所住处，一一毛出不可计、不可议、不可称、不可量、无崖底亿那术百千光明，一一光端化无央数不可计议无量浴池，一一浴池化作不可计议无数无限亿那术百千莲华，一一莲华上化作不可计议无数无限亿那术百千座，一切诸座上皆有如来坐说法。一一化如来所开导人，使立不退转地住于佛法，其数如莲华上所坐化佛。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一一各如是缘觉之数，及不退转立善本者，其数亦尔。生天上者数亦如是，不复随苦。诸浴池际各有四宝树，无数茎节枝叶华实，一一茎节枝叶华实上，化作无数不可计议不可称量如来，化出坐师子座上说法度脱一切。其数如化树上如来之数开度一切已，便说此偈言：

“众祐人中尊， 谛觉于一切，
人见欢喜者， 皆弃捐恶道。
其久有神通， 世雄难得值，
如优昙钵华， 其色可意好。
其欲供养佛， 及奉事我身，
彼闻是经法， 其心当欢喜。
其欲见现在， 世尊人中上，
世光明威神， 当信乐吉祥。
其当来诸佛， 以光导御人，
欲见是世尊， 当信是吉祥。
其有求大乘， 彼则有大利，
闻是经法已， 则奉侍于佛。
其目得清净， 及耳鼻之根，
身口意诸根， 为断无所受。
三昧戒清净， 智慧解脱净，
解脱示现智， 脱现为至诚。
解于一切法， 于我无所起，
所知无所灭， 即不忧诸响。”

诸化如来说此偈已，应时不可计人立于三乘，无数世界人民皆得一心，无数佛国诸地狱皆灭尽，诸畜生皆脱勤苦，饿鬼皆得安隐。

尔时，佛入量宝三昧正受。如来住是三昧者，随一切人所欲得宝则如其意。见佛国宝皆悉在前，见诸佛树以宝庄饰，随意所好所欲。见色则见诸郡国县邑及国人民即如意见满诸佛国尽形寿，见所欲庄饰则如意见男子、女人、小男、小女璎珞庄饰，亦复见诸天、龙、鬼、神、揵陀罗、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所欲服饰，所欲食饮，所欲舍宅，如意所好皆见皆得。

佛告阿难："有三昧名慧行，诸佛世尊住是三昧，随人所欲得三昧，如意即见一切人愿。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无量过度三昧，吉祥威神随人所欲，得万物即如意在前，得万物已供养如来。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眼，住是三昧时，令一切人不复习欲，乐道德欲，于淫欲不净想不复习也，于梦中亦不乐。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意惭愧，住是三昧时，令诸佛国中人民皆有愧心，无恚乱意。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目主，住是三昧盲者得目。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无忧主，住是三昧时，若入城，令一切人无复忧患。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神通主，住是三昧，令无神通者飞行虚空，神足能高七树。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世光耀，住是三昧时，盲者得见世尊。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受清净，住是三昧时足蹈门阃，令诸天、龙、鬼、神、揵陀罗王、阿须伦王、迦留罗王、真陀罗王、摩睺勒王、释梵于彼稽首礼佛。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过师子英，住是三昧时，诸外异道适见如来威神，皆降伏自归。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金刚光明，住是三昧足蹈地时，三千大千诸铁围大铁围山、须弥山王及黑山、诸沟坑溪谷山林及地皆正，高者为卑，丘墟为平，其地柔软譬如好衣。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伏诸魔力，住是三昧时，令诸魔恐惧怖懅不安，各各不乐其宫舍怖懅不止，至于见佛归命如是稽首佛足。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无恐惧，住是三昧时，令一切人无伤害意，相向无诸恐惧亦无憍慢。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妙句，住是三昧时，令诸世界人无有食者得诸无数种种之味。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颜色，住是三昧时，令一切人得好妙色不复多病。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为他故令无衣者得自然衣，住是三昧时，拘闭狱者皆得解脱，诸在厄难者令免难苦得诸安乐，悭贪者喜布施，恶戒者住净戒，恚怒者立忍辱，懈怠者使精进，断诸不善法习增

善法，乱意者令得一心，恶智者得净智慧。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说无意行善说句，住是三昧时，诸忧愁者悉令喜踊。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二光，住是三昧时，于去来今诸法无所挂碍，无有不等示现智慧。

“阿难，诸佛世尊有三昧，名于诸法无谀谄便去，住是三昧时，令诸菩萨大士得不起法忍。”

佛说如是，贤者阿难，诸尊弟子，十方诸会菩萨，诸天龙神世间人民，为佛作礼而去。

大悲经五卷

大悲经卷第一

梵天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娑罗双树间。尔时，世尊临般涅槃，告慧命阿难言：“汝可于娑罗双树间安置敷具，如师子王右胁卧法，吾今后夜当般涅槃。阿难，我已究竟涅槃，断除一切有为言说。我已作佛事，已说甘露，无有窟宅寂灭定甚深微妙难见难觉难可测量，明智所知诸贤圣法。我已三转无上法轮，若有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人，以世共法无能转者。我已击法鼓，吹法蠡，建法幢，置法船，作法桥，降法雨。我已光照三千大千世界灭除大闇，开示众生解脱正道充益天人，所应度者皆悉已度。我已降伏一切外道及诸异论，动魔宫殿，摧魔势力，大师子吼作诸佛事，建丈夫业满本誓愿，护持法眼教大声闻授菩萨记，为于未来佛眼不断故。阿难，我今于后更无所作唯般涅槃。”

尔时，阿难闻是语已，为忧箭所射极大愁恼，悲泣流泪白佛言：“世尊，婆伽婆，涅槃太速！修伽陀，涅槃太速！世间眼灭，世间孤独，世间无救，无有导师。”

尔时，佛告慧命阿难：“止莫忧悲！阿难，生法、有法、有为法、坏法，若不灭者，无有是处。我昔告汝，一切所爱称意等事，必有离散。阿难，汝已慈心不二，心无恶心，及与身业孝养随顺而无限量侍养于我。阿难，若复天、人、阿修罗等，给侍供养声闻、缘觉，若减一劫若满一劫；若复给侍供养如来，于一念顷其福多彼。汝已供养大神通佛乃至般涅槃，当得大福广大功德，犹如甘露、第一甘露、最后甘露，究竟涅槃。是故，阿难，汝莫忧悲。”

尔时，阿难忧悲抆泪，即为如来于双树间，犹如师子右胁卧法安置敷具。即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树木药草丛林，皆向如来涅槃方所，有欲倒者，有伛偻者，有欲至地者，有躄地者。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流大河小河泉池陂湖，佛神力故止不流动。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禽兽，佛神力故默然而住不鸣不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日月星宿、火光、明珠乃至荧火，佛神力故皆不显现，无有光明不能照曜。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猛火，佛神力故皆悉止息，不燃不热不能烧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地狱猛火，佛神力故皆悉清凉，彼诸地狱所有众生于刹那顷，佛神力故皆得安乐。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畜生，一切皆起慈心愍心，不相瞋恼加害断命。一切饿鬼皆不饥渴。一切众生佛神力故，身心踊悦离苦得倚，具足称意第一安乐。

当于世尊右胁卧时，三千大千世界于中所有须弥山王，铁围山、大铁围山、目真邻陀山、香山、雪山及诸黑山，大地大海一切皆悉六种震动，所谓动、踊、起、震、吼、觉。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风轮皆不鼓动。一切众生于刹那顷，舍诸作业得倚而住，离于睡眠心无散乱，欲作皆息默然无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梵天、释天、护世王等，佛神力故各见宫殿床座园林皆悉闇昧，无复威光不生爱乐，彼等眷属忧烦不乐。

千世界主梵天王、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高心自恃，作如是念，作如是解，念："此世界及诸众生，是我所作，是我所化。"彼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佛神力故见己宫殿及床座等，闇昧无光不生爱乐。摩醯首罗、净居天等亦复如是。尔时，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作如是念："是谁力故而现此相，令我不乐宫殿床座？"是时，大梵天王遍观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中，造作富贵大自在主，如来应供正遍知，今日后夜当般涅槃，是故现此神力变化不可思议未曾有事，此之神力正是如来入涅槃相。时大梵王作是念已，忧愁不乐，战悚毛竖，极疾匆匆梵众围绕共诣佛所。其三千大千世界诸余梵天，皆悉已曾信受圣法，安住圣法。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到佛所已，头面作礼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教敕于我，云何而住？云何修行？"

作是语已，如来即问大梵王言："梵天，汝今实作如是念言'我是大梵天，我能胜他，他不如我，我是智者，我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大自在主，我造作众生、化作众生，我造作世界、化作世界'不？"

大梵天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

佛言："梵天，汝复为谁所作，为谁所化？"

时彼梵天默然而住，佛见梵天默然住故，而复问言："梵天，有时三千大千世界为劫火焚烧炎炽洞燃。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耶？"

时大梵天而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言："梵天，如此大地依水聚住，水依风住，风依虚空。如是大地，厚六百八十万由旬，不裂不散。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梵天，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流转之时。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化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梵天，有时日月天子不在宫殿，宫殿空虚。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梵天，如是春秋冬夏时节。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梵天，如是水镜、苏油、摩尼、玻瓈，及余净器现诸色像，所谓大地、山河、树林、园苑、宫殿、舍宅、聚落、城邑、驼、驴、象、马、獐、鹿、鸟、兽、日月星宿、声闻、缘觉、菩萨、如来、释、梵、护世、人非人等种种色像。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梵天，如是山崖、深谷、大小诸鼓、歌舞等戏、獐鹿、鸟、兽、人非人等所出音声。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梵天，如诸众生于其梦中，见种种色，闻种种声，嗅种种香，尝种种味，觉种种触，知种种法，作种种戏、种种啼哭、呻号、怖畏、苦乐等受。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梵天，如四姓人端正丑陋、贫穷巨富、福德多少、善戒恶戒、善慧恶慧。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梵天，一切众生所有怖畏苦切恼害，所谓水、火、刀、风、崖岸、毒药、恶兽、怨仇、人非人畏及以种种加害，于他常有怖畏。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梵天，众生所有种种疾病，所谓风冷热病及诸杂病，时节代谢，四大相违，若他所作，若先业报，所谓眼耳鼻舌身病，若复众生种种心意热恼等苦。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众生所有旷野崄贼水灾等难，或复中劫刀兵疫病及以饥馑。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众生所有爱别离苦，所谓父母、兄弟、姊妹、宗亲、善友离别之苦。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众生所作种种恶业，所谓贩卖生口、酒麴、紫矿、押油之具。若入大海旷野崄处游行诸方。若诸仙方术及余种种断事之法。

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众生所作种种业道，以是业因，受于地狱、畜生、饿鬼、人、天之报。众生所有若身口意善行恶行，及世间所有十恶业道，于诸众生都无慈愍，作诸苦恼不利益事堕恶道因缘，所谓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瞋、邪见。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众生所有种种苦事，所谓斩首、截其手足、刵劓耳鼻、节节支解、热油所灌、火灸熬煮、刀剑鉾槊、斫刺鞭打、系闭牢狱、斗诤言讼。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众生所作淫欲邪行，或淫母女、姊妹、净持戒者，及余恶业。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众生所有种种杀害，厌虫起尸、咒术方药、鬼魅所著，及余种种恶业方便断命因缘。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世间所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无常法、尽法、变易法，于四姓人无所忌难，能令一切所爱无厌，种种之物败坏离散。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众生所有贪瞋痴障、结使缠缚及余种种苦恼所缚，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坚著瞋怒，迷惑心故造作无量种种业行。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所有三恶趣——地狱、畜生、饿鬼，其处众生为种种事受诸苦恼。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一切所有若种子生、无种子生，树木药草若水陆生，华果香树种种胜味、甘苦碱辛酸涩之味，随诸众生所喜不喜作损益者。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
佛言：“五道流转生死成坏，所有众生无明覆盖与爱结相应，驰走流转始终难知，及未来生死流转不断其处。人、天、若魔、若梵、沙门、婆罗门，此等世间如乱丝缠缚，常驰流转彼此往来，此诸众生于流转中不知求出。梵天，于意云何？是汝所作，是汝所化，是汝所加耶？”
梵天言：“不也，婆伽婆。”

佛言："汝从何因作是念言：'此诸众生，是我所作，是我所化，是我所加。所有世界，是我所作，是我所化，是我所加耶'？"

梵天言："世尊，我以无智邪见未断颠倒心故，常于如来所说正法不听受故，我本曾作如是恶见、如是恶说：'此诸众生，是我所作，是我所化。所有世界，是我所作，是我所化。'世尊，我今还复问佛此义，所有世界，是谁所作，是谁所化？一切众生，是谁所作，是谁所化，是谁所加，是谁力生？"

佛言："所有世界是业所作，是业所化。一切众生，是业所作，是业所化，业力所生。何以故？梵天，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故有如是大苦聚集。梵天，无明灭乃至忧悲苦恼灭，更无作者、使作者、安置者，唯有业、有法，和合因缘故有众生。若能离此业法和合，当知是人则能远离生死流转。梵天，如是世间业尽，烦恼尽、苦尽、苦息，如是出离，是名得于寂定涅槃。

"梵天，于彼谁得涅槃？若业是业尽，若烦恼是烦恼离，若苦是苦息，如是等法，以诸佛神力故，诸佛所加故有。何以故？梵天，若非诸佛出世显说，则不闻有如是等法。梵天，若诸佛世尊出兴世时，得有显说如是寂定甚深难觉光明法门。若诸众生得闻生法，从生得解脱，得闻老病死忧悲苦恼法，从彼老病死忧悲苦恼法而得解脱。梵天，是故诸佛现作是加。

"梵天，诸佛作是开示显说，所谓诸行犹如光影，无常、动转不定、不究竟、尽法、变易法。假使诸佛灭度之后，正法隐没亦复如是，示现所加，所谓诸行犹如光影。若佛不现，一切诸行于刹那顷如光影者，则不应说一切诸行犹如光影、如梦、如响。梵天，诸佛以知一切诸行犹如光影、如梦、如响，无常、动转、尽法、变易法故，说言诸行犹如光影、如梦、如响。智者于彼观其相已，以其相、以其攀缘因缘义故，得知诸行无常、动转、尽法、变易法，破坏离散，时节代谢，于刹那顷乃至日夜、半月，乃至一月、一岁乃至百岁，一劫乃至百劫一切尽坏，有大火聚燃已还灭，有大水聚流已还止，有大猛风吹已还息，世界大地有已还无，有诸大山所谓铁围山、大铁围山、须弥山及诸黑山等有已还无，日月星宿及诸眷属有已还无，不明不照而复堕落，诸天宫殿有已还灭，诸有王都、城邑、聚落、树林、园池可乐之事生已还灭，诸天人等生已还灭，灭已复生。诸有智者见其相已心生厌离，以此诸行无常、离坏、变易、尽故，以平等信心舍家出家，得知诸行犹如光影、如梦、如响，及见水中日月星宿等诸光影已，以彼相、以彼攀缘因缘义故得到菩提。有诸智士蒙佛教敕及善友教授，或自思惟得知诸行犹如光影、如梦、如响，生于信心舍家出家，或有得证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若大乘人或得初忍或得第二第三忍，及能得到无上菩提。假使诸佛灭度之后，于世间中亦复如是说法流行。若诸众生得闻法已，于三乘得度，所谓

声闻、辟支佛乘、一切种智无上大乘。

“梵天，汝应当知此法次第，亦是诸佛之所加也。是故智者见其相已心生厌离，能知诸行是无常苦、动转不定、尽法、变易法，犹如光影、如梦、如响。梵天，此等亦是诸佛境界、诸佛所加。有诸众生已曾修行因成就者，得闻如是正法声已，于如来所思念敬信，一切诸行无常坏灭，犹如光影、如梦、如响。有诸众生于诸佛所曾修梵行者，或有在家受禁戒者，以是因缘解知如是一切诸行无常坏灭，犹如光影、如梦、如响，知已生信舍家出家。诸佛世尊虽未出世，以有如是诸佛加故，以诸佛所种善根故，得到菩提。梵天，应如是知，此等皆是诸佛境界、诸佛所加。

“梵天，此三千大千世界非梵刹土，亦非外道六师刹土，唯是我等诸佛刹土！梵天，我昔于此无量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劫修菩萨行，无量阿僧祇诸如来所种无量阿僧祇善根，净持禁戒，苦修梵行，及修无量百千亿那由他难行苦行，摄此佛土修治令净。如诸众生所修善根，随其所堪而清净者，随其时器应得度者，我于长夜以四摄事摄此众生，所谓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彼等以我誓愿力故，生此佛土，闻我说法即能信解，不复归信梵、释、护世诸天王等。梵天，应如是知，此是佛土，非是梵、释、护世刹土，亦非外道六师刹土。”

尔时，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及百千梵众，现忧愁相作如是言：“诸佛世尊通达希有胜妙之法。”是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于如来所生希有心：“诸佛希有，乃有无量不可思议无尽境界。”大梵天王即时归依为佛弟子，于世尊所请求教敕作如是言：“婆伽婆是我大师，修伽陀是我大师。唯愿世尊，教敕于我，云何而住？云何修行？”

佛告梵天：“此三千大千世界是我佛土，我今以此付嘱于汝，汝当顺我，勿使真道善眼令有断绝，无上佛眼、法眼、僧眼令有断绝，莫作末后灭法人也。梵天，当有长子童真弥勒菩萨摩诃萨，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大悲怜愍，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欲令得乐，欲令安隐，彼亦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如法补处，如我居此等无有异。汝既现在随顺我教，亦应顺彼，勿令如是真道法母、佛眼、法眼、僧眼而有断绝。何以故？梵天，乃至如是法母不断者，随其时节佛眼、法眼、僧眼得不断绝，释梵天眼、人眼、解脱眼乃至涅槃眼得不断绝。梵天，是故我今付嘱于汝我此佛土三千大千世界。梵天，我已教敕，汝应随顺，莫作末后灭法人也。”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梵天、大梵天，彼等一切先于圣法已得正信。彼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即时于圣法中深得正信。

商主品第二

尔时，有魔子名曰商主，已于佛所深得敬信。闻佛涅槃，心怀忧恼，战悚毛竖，速诣佛所。到已顶礼，退住一面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怜愍众生，安乐众生，救护世间，怜愍利益诸天人故，住世一劫莫入涅槃！我亦怜愍诸天人故如是劝请。世尊，勿使众生盲冥太速，无有说者、无导、无救、无依、无趣。"

尔时，商主作是语已，佛即告言："商主，汝父波旬，先已请我令入涅槃作如是言：'婆伽婆，入般涅槃。修伽陀，入般涅槃。婆伽婆，今者正是入涅槃时。'商主，汝父波旬如是请我，我随彼意许入涅槃。商主，以是因缘，我今时至，称其所许，故入涅槃。"

商主复言："世尊，是魔波旬非是我父、非我善友，常求杀害，是我怨家、大恶知识，常欲令我不得乐事和合安隐，但作毁坏不欲利益。世尊，是魔于我极欲作恶，毁谤天人作大怨仇，常于如是慧炬、慧光、大智明灯求欲灭之。世尊，若有正实语人作如是言，诸天人中有一极毒恶人出于世者，当知即是魔波旬也。世尊，若有正实语人作如是言，有人不为益己身故、不益他故、不益多众生故而发心者，当知即是魔波旬也。世尊，若复有正实语人作如是言，有人不为怜愍利益天、人、魔、梵、阿修罗、沙门、婆罗门一切世间故，又不欲令和合安隐故，欲令退落受苦恼故而发心者，当知即是魔波旬也。世尊，我亲从佛闻如是说，有二种人：一者、如法，二者、非法。当知世尊所许波旬入涅槃者，是不如法。唯愿世尊，于此所许莫生坚著，但为怜愍利益安乐诸天人等一切众生，舍此所许住世一劫。若佛久住，诸天人等利益安乐，是故世尊莫速涅槃。"

佛告商主："善哉！善哉！若令众生得利益者，正应如是。商主，若人供给灌顶登位刹利大王，或有供给王子、大臣，或有防护国土、城邑、聚落等者，是人从其刹利王所，得大荣爵受于福禄。其刹利王常于此人及其子孙亲友眷属，亦宠福禄拥护荫覆。商主，汝今若于如来、应供、正遍知、无上法王所心生净信，以净信故，如来则当慰喻于汝与汝福报。我今慰喻汝者，以汝佛所心生净信种善根故。如是应知，商主，汝当以此净信善根，于我灭后未来世中作辟支佛，名曰悲愍商主。我涅槃后正法灭已，是魔波旬得大喜悦，以喜悦故坠落魔宫，堕于阿鼻大地狱中，具受无量种种苦恼。何以故？以魔波旬于是大胜慧灯慧光隐灭之时生大喜故。商主，若有正实语人作如是言，有人为自害故、为自坏故、与己作恶故而发心者，当知即是魔波旬也。何以故？商主，我灭度后乃至有是正法住世，随其时节是魔波旬得住魔宫；我法灭已，是魔极大喜踊欣庆得大称意，于刹那顷坠落魔宫堕阿鼻地狱。商主，譬如有人上于大树，其树华果悉以具足，是人取其称意华果，既受用已，还复折其所住之枝。商主，于意云何？是人尔时住彼折枝得住树不？又于其树受安乐已还折其枝，可名有智不？"

商主言："不也，婆伽婆。不也，修伽陀。"

佛言："商主，魔亦如是，常希如来应供正遍知入涅槃故，常乐隐灭如来所说正法毗尼故。商主，乃至正法住世，是魔波旬于其时节得住魔宫；我法灭时，其魔波旬生大踊悦喜庆称意，故坠落魔宫堕阿鼻地狱。商主，喻如彼人于其树上而自害故勤作是事，魔亦如是，为自害故、为害他故而勤发心。商主，魔于后时堕阿鼻地狱受大苦痛，如夺命苦，为苦触已，当念我言：'如来应供正遍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异语者、不虚语者。如是善说，善哉身律仪、善哉口律仪、善哉意律仪。是身善行、是口善行、是意善行，获得可乐、可欲、可爱、称意果报。是身恶行、是口恶行、是意恶行，获得不可乐、不可欲、不可爱、不称意果报。我昔与彼身恶行相应、口恶行相应、意恶行相应，以是业报今堕地狱，受如是等极痛、极切、极苦、极恼、极不可忍如临死之苦。'是魔波旬当于尔时，忆我所说得净信心，得净信已即时于彼地狱命终生三十三天。何以故？商主，若其恶心于如来所作诸过失，身坏命终堕大地狱。若复慈心供养如来不求过者，身坏命终得生善道天人之中。彼以善根得值诸佛，值诸佛已复种善根，种善根已次第当得无漏涅槃。

"商主，汝于如来应供正遍知心得净信，以此善根，弥勒出世当得值遇；值弥勒已，则能觉悟睡眠放逸诸众生等，作如是言：'诸众生辈应当勇猛勤作善业。如来、应供、正遍知出世甚难，如忧昙华时乃一现，如来亦尔时乃一出，无窟宅涅槃。时有说者人身难得、八难难离，得值佛世生于中国亦复甚难，是故汝等慎莫放逸，当勤修行于后莫悔。'商主，汝于弥勒佛所禀受法教，摄彼弥勒无上法王国土人民，常以慈心、无恶心、无怨仇心、愍心、乐心、普覆心护持养育，以此善根，于魔宫殿次补魔处，具大富贵，为自在主。

"商主，若有众生于如来所种诸善根，乃至得发一念净心，彼等众生以此善根得近甘露、第一甘露、最后甘露。商主，汝以善根于彼广受人天报已，经八十劫，于末后身作辟支佛名曰悲愍。何以故？商主，以汝闻我涅槃声已，便于我所生净信心，于众生所生悲愍心，为诸众生得安乐故，求请我住不般涅槃。汝复于彼弥勒法中悲愍众生，觉悟睡眠放逸众生，令得忆念而不放逸，教以善法，以是因缘得辟支佛记。商主，我当与汝如是善报，应当深心喜悦称意。商主，此等是汝劝请如来善根因缘，如来即以法施荫覆报汝善根。"

尔时，商主复白佛言："世尊，若佛不受我所劝请入涅槃者，愿我从今乃至法住，离于五欲专持孝道，不乐游戏，不著异衣，不用华鬘、涂香、末香，及不受用诸天胜报。何以故？如是世尊众生之宝明，当与我别离异处，更不合会，更不复有，毕竟不可见。世尊，我有何乐，有何戏笑，有何可乐，有何称意？如是最大慧炬、慧灯、大智光明若隐灭者，我当有何踊悦称意喜庆等事？是大智日有无量百千光炎眷属，灭除无明大黑闇者，作大智明者，如是灭没，我当有何踊悦称意，有何可乐，有何戏笑？我于如是众生之宝有别离故，测量众

生、不缺减众生、与明众生、无罪众生、无痴众生、无上众生、最上众生、无似众生、无等众生、无等等众生、能救一切众生、众生妙众生、众生所供众生、共乘众生、调伏众生者，怜愍众生者、真语者、实语者、时语者、应时语者、不异语者、如说修行者、住大慈悲者、于诸众生心无挂碍者、于诸众生平等心者、无戏论者、无我我所者、无积聚者、无窟宅者、无依倚者、无荒崄者、无垢者、救济者、引导者、化度者、预备者、解缚者、养育者、令众生忆念者、令惺悟者、教诲者、于战斗胜者、拔镞者、医王治心者、施大良药者、究竟度苦者、说法者、商主将去者、示浅处者、持梢尾者、持炬者、作明者、作光者、照曜者、施目者、示导者、令到安隐国土者、远离一切荒崄垢者、无渴爱者、离诸使者、离诸结者、离贪瞋痴者、离诸烦恼者、离憍慢怒者，如是大丈夫、妙丈夫、极丈夫、健丈夫、猛丈夫、莲华丈夫、芬陀利丈夫、龙丈夫、师龙丈夫、师子丈夫、上首丈夫、凶丈夫、雄丈夫、象丈夫、无上丈夫、无上调御丈夫，共乘者、具一切力者、具十力者、得四无所畏者、具十八不共法者、得大福智力者、满足无量法藏者、无嫉妒者、悦豫一切众生者、无上大施主最胜施主、心无嫌恨者、得大禅定者、得诸禅三昧三摩跋提境界者、无量慧者、无障慧者、得无等慧境界者、摧魔幢者、渡淤泥者、到彼岸者、住彼岸者、到无畏处者、除一切众生怖畏者、安慰一切众生者、大众生坚固者，于今后夜当有别离更不可见。世尊，如来常于诸大众中，正师子吼更不得闻，我当有何踊悦称意？世尊，譬如有人，于其灌顶刹利王所得福禄者，王命终后生大忧苦，知王恩养，念王恩养，赏王恩养。彼诸众生为其王故专持孝道，或一日、二日乃至七日，若半月乃至一月忆念流泪。世尊，我亦如是，如来灭后乃至正法住世，随其时节舍离五欲专持孝道，不乐戏笑，不著异衣，不用华鬘、涂香、末香，及不受用诸天果报。”

帝释品第三

尔时，释提桓因往诣佛所，到已顶礼退住一面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教敕于我云何修行？世尊，昔于一时，四大阿修罗王，严驾著铠，将诸眷属，来诣三十三天所欲共斗战。当于尔时圣者目连仍住在世，如是诸天共阿修罗对阵之时，圣者目连到四阿修罗所，以如法伏之。如是诸天及诸阿修罗悉得安隐，无复斗战之苦共相违反毁呰诤论。世尊，是大目连既已灭度，如来今复欲般涅槃，我等如是于后数数当复斗战共相违反。愿垂教敕，若四阿修罗王与我战时，我于彼等作何方计？”

佛告释提桓因言：“憍尸迦，止莫忧悲，莫愁莫虑！若持戒者所愿必成，唯净戒者成，非不净戒，梵行者非不梵行，离欲者非不离欲，离瞋者非不离瞋，离痴者非不离痴，智慧者非不智慧，而得成

也。憍尸迦，我从今后当作加被。憍尸迦，乃至我之正法未灭，若有诸天、阿修罗等共相斗战，随其时节称我名故诸天得胜。”

尔时，四大阿修罗王，闻佛说是加护声已，其心忿恨毛竖怖畏来诣佛所，到已顶礼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何故如来作是加护？”

佛告四大阿修罗言：“汝等莫忧莫虑！有时汝等得大自在，过彼三十三天，无复斗战，无诤无竞无相违反。是故汝等，慎莫斗战，莫相毁呰，莫相诤论，勿作违反心，当作慈心、愍心，得众欲具足。诸仁者，命不久停，为自在主亦复无常。诸仁者，世间所有具足合会必归离散。诸仁者，当观如来穷无常际，于诸众生无所怨仇，无违无竞常为和合，一切众生平等发心。何况汝等薄少善根，彼此迭相乐斗诤者！诸仁者，若有发心恼害他者，是人长夜还得恼害。诸仁者，若人喜杀，是人还得短寿之报。若喜斗诤，是人常有怖畏死报，不具大眷属，无大势力。诸仁者，善恶二业终不败亡，是故汝等，从今已后各住慈心，住身业慈、口业慈、意业慈，莫斗、莫竞、莫相毁呰。以是因缘，汝等长夜得利益安乐，后则不悔。”

作是语已，四阿修罗王白佛言：“世尊，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我等如是依如来教，如是修，如是住。世尊，我从今后，一切当舍斗战之具，各修慈心。”

尔时，释提桓因闻佛涅槃，为忧箭所射极大愁恼，悲泣流泪而白佛言：“世尊，我从今日乃至法住，不受五欲，不入内宫，不著异衣。大德婆伽婆，譬如家长丧亡，是人知识得恩养者，心生苦恼忆念旧恩，念恩养故悲泣流泪专持孝道。世尊，我亦如是乃至法住，随其时节悲泣流泪专持孝道，不行五欲，不入内宫，不著异衣。何以故？无上导师明当别离，不可得见，更不合会。”释提桓因作是语已，即便伏面啼哭而住。

大悲经卷第二

罗睺罗品第四

尔时，大德罗睺罗作如是念：“我今有何喜悦，有何称意，有何欣庆，而能堪忍面见世尊入般涅槃？”作是念已，东北方去此十佛国土，彼有世界名摩离支，佛号难胜如来应正遍知。尔时，慧命罗睺罗从拘尸城力士生地没，向东北方难胜如来应正遍知所，到已稽首作礼，却住一面，忧愁不乐。

尔时，难胜如来告罗睺罗言：“罗睺罗，汝莫忧悲。罗睺罗，一切所爱称意等事，有为和合必皆离散。罗睺罗，凡是事法尔，诸佛世尊作佛事讫皆般涅槃。罗睺罗，汝可还彼，今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

知，力士生地娑罗双树间，如师子王右胁而卧，今日后夜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罗睺罗，汝必须往。若佛如来入涅槃后，汝必忧悔。”

作是语已，时罗睺罗白难胜佛言：“世尊，我不忍闻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知入涅槃声，况能忍见彼佛世尊入般涅槃？是故我不堪忍往彼。”

尔时，罗睺罗答彼难胜佛已，即于彼没，往诣上方过九十九世界到第百世界，彼有如来应正遍知，号曰商主，今现在世。尔时，罗睺罗到已，头面作礼，悲泣流泪，忧愁啼哭，却住一面。住一面已，时商主佛告罗睺罗言：“止，罗睺罗，汝莫忧悲！罗睺罗，一切诸法，生者不生，老者不老，病者不病，死者不死，尽者不尽，无有是处。罗睺罗，过去诸佛、声闻、缘觉寂灭离而般涅槃，未来诸佛、声闻、缘觉寂灭离而般涅槃，现在诸佛、声闻、缘觉寂灭离而般涅槃。罗睺罗，假使如来住世一劫若百劫，必当如是入般涅槃。罗睺罗，诸佛世尊更无余法，唯是究竟寂灭涅槃。罗睺罗，究竟寂灭者，是究竟定、究竟清凉、究竟尽、究竟乐、究竟安隐，所谓无窟宅涅槃界。罗睺罗，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爱别离、怨憎合会、所求不得、五阴重担，如是皆苦。罗睺罗，唯涅槃是乐。罗睺罗，汝亦不久当般涅槃。罗睺罗，汝及释迦牟尼佛入涅槃处，无生，无老，无病，无死，无爱别离，无怨憎会，无不适意。罗睺罗，汝莫悲恋，莫忧莫愁。罗睺罗，汝当思惟，谁是生者，谁是老者，谁是死者，谁是流转，谁复还生？罗睺罗，皆是虚妄颠倒取著。未闻圣法诸凡夫等，未见诸圣、未信圣法、未学圣法、未解圣法、未知圣法、未住圣法故，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以颠倒故生，生故老，老故死，死已还生，驰走流转，枯焦败坏，爱恋忧愁，椎胸号哭。罗睺罗，一切圣人唯以此法毗尼息一切行，于上更无所作。罗睺罗，如是导师所作已讫，声闻弟子所作者已作，于上更无所作。罗睺罗，汝莫悲恋，莫忧莫愁。罗睺罗，彼释迦牟尼佛，无上法王于释种中尊，汝当往彼最后礼拜供养恭敬，若涅槃后汝必忧悔。罗睺罗，彼释迦牟尼佛，今在力士生地娑罗林间，如师子王右胁而卧，思欲见汝罗睺罗，汝必须往。”

作是语已，慧命罗睺罗白商主佛言：“世尊，我不忍闻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知入涅槃声，况能忍见彼佛世尊入般涅槃？”作是语已，身心闷绝不自胜持，复作是言：“而彼世尊释迦牟尼，于释种中尊，无上法王，众生中宝，我今何能忍见彼佛入般涅槃？怜愍一切世间者，一切世间形相无与等者，与一切世间作灯者，与一切世间作眼目者，与一切世间作慧炬者，照曜一切世间者，明日离散，当无所有。”作是语已，时商主如来告罗睺罗言：“止，罗睺罗，汝莫忧悲！罗睺罗，汝可不闻彼佛世尊说如是法‘一切行无常，一切行苦，一切法无我，寂灭涅槃’？罗睺罗，彼佛世尊说如是偈：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已还灭，灭彼为乐。”

罗睺罗言：“如是，世尊。”

佛告罗睺罗：“彼佛世尊昔可不作如是说也。一切所爱称意等事，必归磨灭，不久离散，假使久住会亦有离。”

罗睺罗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

佛言：“罗睺罗，有为诸法、生法、有法、觉知法、分别起法，从因缘生。若不灭者，无有是处。”

尔时，罗睺罗忆念己父释迦牟尼如来应正遍知已，流泪而言：“我于明日更不见佛诸比丘众围绕说法，如大海中须弥山王，众相庄严起光明照，犹如满月众星围绕，如日千光处空照曜，如深大海无量众宝所藏积处，如转轮王无量眷属而共围绕，如雪山王根力觉华之所开敷，如铁围山一切恶风所不能动。如是，世尊，一切外道诸论议风不能倾动，犹如莲华处在池中，不为世法之所能染，犹如大梵具梵眷属，犹如帝释有千眼目，如师子王坐师子座无所恐惧，离诸怖畏能师子吼，我于明日更不得见。”时罗睺罗作是语已，默然悲泣思惟而住。

尔时，商主如来告罗睺罗言：“汝今速可诣彼佛所，彼佛如来思欲见汝。罗睺罗，汝当速去，莫更重问致有稽留，慎莫劳扰彼佛世尊。罗睺罗，汝必须往。何以故？罗睺罗，诸佛法尔，佛以慈悲思欲见汝，不入涅槃。”

尔时，罗睺罗头面礼彼商主佛已，譬如壮士屈伸臂顷，复如伸臂屈顷时，罗睺罗即于彼没，诣拘尸城力士生地娑罗双树间，到如来所亦复如是。到已头面礼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忧愁悲泣，合掌流泪。

尔时，世尊告罗睺罗言：“罗睺罗，汝莫悲恋，忧愁啼哭，心生热恼。罗睺罗，汝于父所作父事讫，我亦汝所作子事讫。罗睺罗，汝莫生恋，忧愁悲悔。罗睺罗，我与汝等俱为一切众生，得无畏故发勤精进，不作怨仇、不作恼害故发大精进。罗睺罗，我今般涅槃已，更不与他作父。罗睺罗，汝亦当般涅槃，更不与他作子。罗睺罗，我与汝等二俱，不作恼乱，不作怨仇。”

尔时，罗睺罗白佛言：“世尊，婆伽婆莫般涅槃，修伽陀莫般涅槃！唯愿世尊，住世一劫，为于多众安隐乐故，怜愍世间故，利益安乐诸天人故。”

作是语已，佛告罗睺罗言：“罗睺罗，如来应正遍知尽知诸法，于世间中得名为佛。罗睺罗，然彼佛法，不消不尽，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成不坏，不坐不卧，不合不散。何以故？罗睺罗，如是法住，毕竟不生，毕竟不灭，毕竟空，毕竟无自性，寂定涅槃不入众数

无窟宅，不可说非语言道。此是诸佛法，所谓毕竟住故，毕竟灭故，毕竟寂灭故，毕竟离故，毕竟离欲故，毕竟不和合故，毕竟不作故，毕竟尽故。罗睺罗，我随宜说此法，假使诸佛若出世若不出世，如是诸法住，诸法如法尔故，法不变易故，法离欲故，法无自性故。罗睺罗，如是如来不将戒聚入般涅槃，不将定聚、慧聚、解脱聚、解脱知见聚入般涅槃。罗睺罗，汝莫悲恋，莫忧莫愁。罗睺罗，一切诸行无常无定，无所希望，无常、尽、变易法。罗睺罗，乃至息一切行厌舍不著，唯求解脱。罗睺罗，此是我之教法。”

佛为罗睺罗说此见实谛品时，大德比丘六十人皆尽诸漏心得解脱，二十五比丘尼亦心解脱得尽诸漏，无量天人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六万八千诸菩萨得无生法忍。一切皆悉欢喜踊跃，叹言佛法不可思议，彼等皆悉以优波罗华、波头摩华、拘牟头华、芬陀利华，而散佛上各作是言：“我于来世，亦当如是作天人师出兴于世，说如是法世间无上无相涅槃，如是以大涅槃而般涅槃。”彼诸菩萨作是语已，默然而住。

迦葉品第五

尔时，阿难在佛床边，悲啼流泪闷绝躄地，犹如临崖斫断大树，作如是言：“婆伽婆，涅槃太速！修伽陀，涅槃太速！众生中宝大慈悲者，隐没太速！世间大灯、世间大炬、天人中最，隐没太速！众生芬陀利于世间中，隐没太速！众生龙象善自调者，复调众生未调者令调，隐没太速！无上导师能示世间安隐道者，隐没太速！世间慧眼大光普照能示世间，隐没太速！世间盲冥无引导者，众生父母于世间中，隐没太速！世间孤独无所恃怙，众生中宝，云何明日我更不见，唯有名在？”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止，阿难，莫忧悲！我曾告汝，一切所爱称意等事，和合之法，必有离散。阿难，有为诸法、生法、有法、觉知法、因缘法、灭坏法，若不坏者，无有是处；彼若得住，亦无是处。阿难，假使久住，法当如是，必亦有离。是故，阿难，汝莫忧悲。”

尔时，阿难瞻仰尊颜，目不暂舍，思惟是已，亦复躄地，犹如临崖斫断大树。佛复告言：“阿难，止莫忧悲！不以忧悲令我住世。阿难，我曾告汝，一切所爱称意等事，有为和合，必当别离；假使久住，会亦当灭，诸行法尔。阿难，汝以身口慈孝如来，无量安乐心无有二，无瞋无恨，无有怨仇。”

尔时，阿难从地而起，抆泪而言：“世尊，我何得不愁，何得不悲？我与如是大慈悲者，出一切世间者，怜愍一切世间者，一切世间所爱惜者，一切世间所归趣者，导引一切世间者，利益一切世间者，安乐一切世间者，如是大宝众生明当别难。”

尔时，阿难大号哭已，抆泪而言：“奇哉！奇哉！诸行是尸而作欺陵，能令如是大灯、大炬、大日光明、无量光炎，百千亿那由他炎幢眷属，普现世间见知念慧境界，普照大宝众生，隐没太速！大智慧者，大光明者，今于世间，隐没太速！世间孤独作覆护者，隐没太速！如来具足神通变化，今于世间，隐没太速！世尊，我何得不愁，何得不悲？

“世尊，我今自怪心不破裂以为百分。世尊，我亦自怪不于佛前而取命终，必是世尊神力加我，以是义故不取命终。何以故？我于佛所亲承面受，八万四千诸法宝藏受持不忘，未广流布在于十方诸天人故。世尊，我为如来神力所加，以是义故我不命终。世尊，我何得不愁，何得不悲？

“世尊，我到迦毗罗城世尊生处，释种集时作何等语，可言日种、释迦牟尼佛、释种中尊、无上法王般涅槃耶？我到王舍城毗提希子阿阇世王所，作何等语，可言大师佛日隐没，能拔世间无间业箭医王去耶？我到舍婆提城，作何等语，可言大悲怜愍世间者隐没去耶？我到祇陀林，给孤独长者而问我言，如来何时来住祇陀林给孤独园，作何言答？我到毗舍离城诸离车子前，当作何言，可言怜愍世间最大尊师，隐没去耶？诸方所有善男子、善女人来问义者，作何言答，可言是大智人、世间智者、断一切疑者，隐没去耶？诸方所有诸比丘众，为欲见佛供养礼拜，问讯世尊为布萨故，来问法者，来问义者，我更不见不闻彼说得上人法？世尊灭后，有如是等神通变化修梵行者，隐没于世，我何得不愁，何得不悲？”

作是语已，佛告阿难言：“阿难，止，汝莫忧愁！我之梵行当广流布，久住世间利益天人。阿难，我灭度后过四百年，迦葉共汝及诸弟子，展转相承作神通变化，修行梵行利益天人。阿难，汝莫忧悲，我之正法当广流布，久住世间利益天人。阿难，我涅槃后，迦葉比丘共汝发心，令我阿僧祇亿那由他劫所集无上三藐三菩提法，增益诸善使不退失。何以故？阿难，是迦葉比丘，少欲知足远离精进，乐不忘念，乐不戏论，定慧现前。阿难，迦葉比丘，能于大众示教利喜，于诸梵行说法不惓犹如父母。阿难，迦葉比丘，于诸四众所见悬远怜愍世间，为欲利益安乐众生诸天人故，发如是心。”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迦葉比丘，如是发心，利益安乐几许诸天人众？”

佛言：“阿难，迦葉比丘，入涅槃时作是誓愿：‘愿我灭后，以我神力所加持故，令我身衣不变不坏，发毛肤色诸根支节亦不变坏，乃至弥勒如来应正遍知出兴世时，令我此身见彼世尊，共作初会；如是第二、第三大会，以我愿力所加持故，当令多百众生、多千众生、多千万众生、多百千亿那由他众生，得圣道果。若弥勒佛见我身衣不变不坏，三会声闻亦见我身不变不坏诸根支节及袈裟已，然后我身住在空中，以己身火阇维其身，阇维身已，灰炭不现。’阿难，是为迦葉发

心利益安乐众生。阿难，迦葉比丘，如是愿力所加持故，成熟如是诸众生已而般涅槃。

“阿难，迦葉比丘般涅槃已，有四石山当来到迦葉所，覆障其身合成为一。阿难，是迦葉身在彼四石山中身不变坏，至弥勒佛出兴于世，随尔许时迦葉比丘身住不坏，及袈裟衣亦住不坏。何以故？阿难，持净戒者，修梵行者，有智慧者，所愿能成；非戒、不净、不修梵行、无智有欲所能成也。阿难，迦葉比丘，先以愿力所加持故入般涅槃，入涅槃已，彼迦葉身常不变坏，发毛血肉诸根支节及以衣服亦不变坏，身亦不臭，乃至弥勒。

“阿难，彼弥勒佛出兴世时，共彼初会九十六亿诸比丘众到迦葉所。阿难，是弥勒佛，以迦葉身示彼九十六亿诸比丘众，作如是言：‘诸比丘，此迦葉比丘，于释迦牟尼如来法中，作大声闻住胜头陀，少欲知足远离精进，乐不妄念，乐不戏论，定慧现前，能于多众示教利喜，于诸梵行说法不倦犹如父母。诸比丘，是迦葉比丘，于诸四众所见悬远，毕竟无疑随顺多众。诸比丘，汝观迦葉怜愍世间，为欲利益安乐一切诸人天故发如是心。’阿难，弥勒如来应正遍知，第二会时共九十四亿诸声闻众来到其所，第三会时共九十二亿诸声闻众亦来到迦葉所。阿难，彼弥勒佛，示彼九十二亿比丘众言：‘此迦葉比丘，于释迦牟尼如来法中，最大声闻住胜头陀，少欲知足乃至发心，为欲利益安乐一切诸天人故。’阿难，弥勒如来当于彼时，舒金色右手摩迦葉顶，观察诸比丘言：‘诸比丘，是迦葉比丘，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广持正法。而此众中，无有一人于我灭后广能如是持我正法如迦葉者。’阿难，是迦葉比丘，于彼第三大会，以本愿力所加持故，住虚空中现种种神通、种种变化已，以己身火阇维其身，阇维身已，灰炭不现。时弥勒佛当于彼时发起迦葉已，为彼九十二亿诸比丘众数数说法，多百、多千、多亿那由他百千天人，得圣道果。阿难，迦葉比丘发心利益多众生故，汝亦发心利益安乐多众生故。如是，阿难，迦葉比丘及汝发心故，过四百年能持我之正法，及作神通种种变化修行梵行，各能增益诸天人众。”

持正法品第六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汝莫忧悲，我之梵行当广流布，各能增益诸天人众。阿难，我灭度后摩偷罗城优楼蔓茶山，有僧伽蓝名那驰迦，于彼当有比丘名毗提奢，有大神通具大威力，正智得道，多闻无畏，持修多罗，持毗尼，持摩多罗迦，于诸梵行示教利喜说法不倦。彼亦当作神通变化修行梵行，广行流布我之正法增益天人。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还于优楼蔓茶山，那驰迦僧伽蓝，当有比丘名提知迦，有大神通具大威力，于诸梵行说法不倦，能令我法广行流布增益天人。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还于优楼蔓茶山傍，有山名优尸罗，彼有四万比丘集会，有大神通，有大威力多所堪能，正智得道，多闻无畏，持修多罗，持毗尼，持摩多罗迦，各能于诸梵行示教利喜说法不倦。彼等比丘神通变化修行梵行，令我正法广行流布，各能增益诸天人众。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还于优楼蔓茶山傍，当有比丘名优波鞠多，有大神通具大威力，乃至亦能神通变化修行梵行，令我正法广行流布增益天人。于彼当有千阿罗汉，集八万八千诸比丘众，共一布萨作一羯磨，心不欺诈共相授记。彼等皆能神通变化修行梵行，令我正法广行流布，各能增益诸天人众。阿难，汝莫忧悲，是优波鞠多及诸弟子，各各能令我之正法广行流布，于诸天人能正显说。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于波离弗城，有僧伽蓝名跋多尼。彼有比丘名阿轮婆鞠多，三明六通具八解脱，禅智二分解脱自在，有大神通具大威力，乃至彼等亦能神通变化修行梵行，令我正法广行流布增益天人。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还于波离弗城，有僧伽蓝名鸠鸠吒，当有比丘名郁多罗，有大神通具大威力，乃至亦能神通变化修行梵行，广行流布我之正法增益天人。阿难，汝莫忧悲，我之梵行当广流布，各能增益诸天人众。

“阿难，我灭度后于鸯伽国，当有我诸声闻作般遮跋瑟伽会，彼处当有过一万三千阿罗汉集。彼等一切有大神通，具大威力有多堪能，乃至于诸梵行说法不倦。彼有上座名设陀沙茶，有大神通具大威力有多堪能，于诸梵行说法不倦。彼等亦能神通变化修行梵行，令我正法广行流布，各能增益诸天人众。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金钵悉陀城，当有二比丘，于婆罗门种中出家，一名毗头罗，二名删阇耶。各有神通具大威力有多堪能，乃至亦能神通变化修行梵行，令我正法广行流布增益天人。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婆鸡多城，当有比丘名大精进，有大神通具大威力，乃至亦能神通变化修行梵行，令我正法广行流布于诸天人。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当有比丘名末田提，三明六通具八解脱，禅智二分解脱自在，有大神通具大威力，乃至于诸梵行说法不倦。北天竺国罽宾川中，当有无量诸龙、夜叉、乾闼婆等，具大身力依住彼川。是末田提比丘到于彼处，为彼诸龙、夜叉、乾闼婆等来共斗诤。是末田提比丘神通变化，以法降伏诸龙、夜叉、乾闼婆等令得敬信，得敬信已令人住在彼罽宾川，建立诸僧伽蓝，多有声闻，多百、多千声闻众集。阿难，是末田提比丘，于一切时令彼住处具诸善事。阿难，我若具足称扬广说彼末田提所有功德，不能穷尽。阿难，是末田提比丘，具诸功德能令我法毗尼神通梵行，于诸天人广行流布。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于北天竺乾陀罗国，当有比丘名曰迦葉，有大神通具大威力有多堪能，正智得道，多闻无畏，持修多罗，持毗尼，持摩多罗迦，乃至亦能令我正法广行流布。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北天竺国，有城名得叉尸罗。彼有长者名阇知迦，名震诸方，具大豪富，多饶财宝，具足功德智慧相称，端正可爱相好第一。彼阇知迦长者，深信于我及诸声闻，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次第积集菩提善根，于未来世满千劫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号普光，劫名造贤，世界名具大庄严。阿难，彼阇知迦长者，于诸天人广行流布我之正法。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北天竺国，当有王都名富迦罗跋帝，人民炽盛丰乐安隐。彼处多有诸婆罗门、长者、居士，随顺修多罗，深信于我及诸声闻，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彼有无量声闻弟子，有大神通具大威力有多堪能。阿难，于彼多有长者、居士，正智得道，多闻无畏，具大智慧。阿难，彼富迦罗跋帝王都，所有在家诸白衣等，彼命终已生兜率天，诸出家者悉堕地狱。何以故？彼不住戒、不住律仪故。阿难，彼富迦罗跋帝王都，所有婆罗门、长者、居士等，当作是念：‘释迦牟尼佛之正法必当隐没。何以故？诸比丘等，于诸利养增上贪求，多毁禁戒，其心散乱，不乐闲林舍离禅乐，与诸四众数相往来破戒违道，共诸婆罗门、长者、居士等，亲友交通不相敬重，饮食华果迭相赠遗，不依律仪无有惭愧淫彼女妇。’彼诸婆罗门、长者、居士等，见闻彼诸比丘作非法已，生大惊怖心甚忧恼，作如是言：‘佛之正法可隐没耶？’当于彼时还于富迦罗跋帝王都，当有优婆塞名曰法增，有大神通，具大威力，有大福德，正智得道，多闻无畏，持修多罗、摩多罗迦善巧方便。是优婆塞，为欲令彼婆罗门、长者、居士等生敬信故，上升虚空示教利喜，而作是言：‘汝等诸人，慎莫怖畏！莫疑莫虑！彼释迦牟尼佛之正法犹住在世，汝可发勤精进作诸善业，未得者令得，未证者令证，未达者令达。圣法今在，宜可速求！’时婆罗门、长者、居士等，心皆喜悦而行布施作诸功德，于我舍利装饰严持；及诸声闻勤作供养，听受读诵转为他说，受持禁戒，勤修禅定。彼诸婆罗门、长者、居士等，为彼法增示教利喜，皆趣善道及涅槃道。阿难，彼优婆塞，亦能令我正法广行流布增益天人。如是，阿难，于我灭后亦当多有俗人，于我法中深得敬信，曾于过去供养多百多千无量诸佛植诸善根，于我舍利勤修庄严，及诸声闻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阿难，彼等亦令我之正法，广行流布增益天人。

“阿难，我灭度后于未来世北天竺国，当有比丘名祁婆迦出兴于世，曾于过去无量百佛植诸善根，供养恭敬深信具足安住大乘，为欲怜愍利益安乐诸众生故，发如是心多闻持菩萨藏，称扬大乘，显发大乘。是比丘，见我舍利形像塔庙有破坏者装校修治，以金庄严竖立幢幡，宝盖铃网出微妙音，兴造如来无量形像及诸塔庙。其诸塔庙皆以半月师子庄严，能令诸天人众心生信乐，为欲满足菩提善根故，怜愍

众生故，护持养育故，摄受我法故，为不敬信者令敬信增修故，亦令多众种善根故，作般遮跋瑟迦会。阿难，当于尔时多有比丘，不持禁戒多作非法，不乐闲林舍离禅乐，破戒违道共相言讼，贪惜积聚独占一房，与诸俗人互相往来舍离佛法，于诸梵行不生敬重形似沙门。当于尔时有少比丘，发勤精进远离愦闹，系念现前定慧一心，安住善法少欲知足乐修乞食，安住圣种多闻无畏，持修多罗，持毗尼，持摩多罗迦。当于尔时，祁婆迦比丘，令诸比丘著袈裟者，其心柔软，诸根无缺，具足深信第一敬重。于彼所有著袈裟者，起持戒想，作福田想，而行布施修诸善根。彼祁婆迦比丘，修集无量种种最胜菩提善根已而取命终，生于西方过亿百千诸佛世界无量寿国。于彼佛所种诸善根，复经八十亿诸如来所修诸梵行，以此善根于未来世过九十九亿劫而成正觉，佛号无垢光，世界名一切功德庄严。阿难，彼祁婆迦比丘，令我正法于诸天人广行流布。阿难，汝莫忧悲，我之梵行当广流布天人信乐。

“阿难。我灭度后于未来世，当有边国名曰舍摩，彼有国王名曰大施，而于我法心生净信，于我舍利及诸声闻，勤修供养称扬赞叹。阿难，彼大施王于舍摩国，集我声闻诸比丘众尊重供养。于彼当有过三千阿罗汉，皆有神通功德威力，乃至于诸梵行说法不倦。阿难，彼等亦能令我正法于诸天人广行流布。

“阿难，汝莫忧悲，我灭度后北天竺国，有城名兴渠末但那，彼得我舍利尊重供养，当以华鬘、涂香、末香、音声伎乐、幢幡宝盖、衣服卧具、众宝金银以用庄严。阿难，时彼精舍当有多人以信出家，受持禁戒修行善法，诸俗人等修行善法亦复无量。阿难，彼有持戒多闻有智，于我法中深得净信，于我声闻及我舍利，勤修装饰严治供养，于佛法僧供养加护，以此善根于天人中受福报已，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有得缘觉乘者，有得声闻乘而涅槃者。阿难，彼以如是种种供养，当得如是神通威力。阿难，是等诸人开示演说，令我正法于诸人天广行流布。

“阿难，汝莫忧悲，我之正法当广流布增益天人。阿难，我之舍利及我形像遍阎浮提，何况人不见处所谓天、龙、夜叉、罗刹、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鸠槃茶等宫殿之中所造形像。阿难，汝莫忧悲，我法毗尼于诸天人当广流布。”

舍利品第七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我灭度后，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在家、若出家，乃至供养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谦下供养，我说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当得涅槃果，尽涅槃际。阿难，若我灭后，所有善男子、善女人心生敬信，为我造立形像塔庙。阿难，应生深信慎莫疑惑，我说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当得涅槃果，尽涅槃际。阿难，

且置现在供养我者，且置我灭度后供养如芥子等舍利者，且置为我造立形像及塔庙者。阿难，若有信心念佛功德，乃至一华散于空中，我说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当得涅槃果，尽涅槃际。阿难，若复有人见佛世尊神通威力，为供养故，乃至一华散于空中，犹能得涅槃果，何况亲承如来而供养者，及我灭后供养舍利者！阿难，诸佛境界不可思议，若复有人能供养者，所得福德亦不可思议。阿难，若人念佛乃至一华散于空中，我以佛智见知是人所得果报不可思议。汝应当信，何况未来所有佛子，深得敬信思惟佛功德求佛智者！”

尔时，阿难闻佛语已，心怀踊跃生大欢喜而白佛言：“希有婆伽婆！希有修伽陀！今正是时，唯愿世尊，说其念佛乃至一华散于空中而供养者所得果报。诸比丘等从佛所闻读诵受持，以是当得怜愍世间，利益安乐诸天人故。于现在世及未来世，所有众生从彼闻者，复得数数种诸善根，心生敬信得大称意，彼作是念：‘释迦牟尼，于释种中无上法王大慈悲者，怜愍世间者，劝喻我等，令我生念发大精进。’”

作是语已，佛告阿难：“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所得果报。”

阿难白言：“如是，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阿难：“若有众生以念佛故，乃至一华散于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报不可穷尽。阿难，如是众生，从前际来劫数长远生死流转不可得知，于未来际亦复如是。若有众生以至诚心念佛功德，乃至一华散于空中，于未来世当得释天王、梵天王、转轮圣王，于其福报亦不能尽。以其善根福报边际不可尽故，要当入般涅槃。何以故？阿难，施佛福田不以有为果报所能尽边，我说是人必得涅槃尽涅槃际。

“阿难，且置亲承供养我者，且置供养我如芥子等舍利者，且置为我造立形像及诸塔庙而供养者，且置以念佛故乃至一华散于空中而供养者，若复有人，在于室内以念佛故，乃至一华散于空中。阿难，我说是人当得涅槃，得第一涅槃、尽涅槃际、最胜涅槃、妙涅槃、清净涅槃、安住涅槃。阿难，以是因缘，诸福田中，佛为最，佛为王。何以故？施佛田者，非谓世间果报所能尽也。以是因缘，于佛福田为最第一。阿难，诸佛如来顺正道者，能作无上究竟福田，于佛福田所有施者，必穷尽涅槃际，得第一涅槃。

“阿难，且置如是以华散佛所得功德，若复有人但心念佛一生敬信，我说是人亦当得涅槃果，尽涅槃际。阿难，且置人中念佛功德，若有畜生于佛世尊能生念者，我亦说其善根福报当得涅槃尽涅槃际。阿难，汝今当观诸佛世尊，与诸众生作福田者，能令众生当得如是神通威力。是故，阿难，汝莫忧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至畜生诸众生等于佛生信，当得如是神通果报广大功德，譬如甘露、第一甘露、尽甘露际。

“阿难，汝以身口慈孝如来，无量安乐心无有二，无瞋无恨，无

有怨仇。阿难，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如甘蔗、竹苇、若麻、若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一劫若减一劫，以诸称意一切乐具，恭敬尊重谦下供养。阿难，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

阿难言：“甚多，婆伽婆！甚多，修伽陀！”

佛言：“阿难，若复有人，于诸佛所，但一合掌、一称名，如是福德比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数分不及一，迦罗分不及一。何以故？阿难，以佛如来诸福田中为最无上，是故施佛成大功德神通威力。

“阿难，且置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声闻阿罗汉等，若复三千大千世界满中辟支佛，如甘蔗、竹苇、若麻、若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一劫若减一劫，以诸称意一切乐具，恭敬尊重谦下供养彼辟支佛，若辟支佛灭度后起七宝塔。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至尽形以诸香华、涂香、末香、衣服、卧具、宝幢、幡盖，恭敬尊重谦下供养。阿难，于意云何？是人于彼所得福德宁为多不？”

阿难言：“甚多，婆伽婆！甚多，修伽陀！”

佛言：“阿难，若复有人，于如来所，起一净信思惟信解，作如是言：‘诸佛智慧不可思议。’以此信解善根功德，比前供养彼辟支佛所得功德，迦罗分不及一，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不及一。何以故？阿难，诸佛世尊，无量大慈、无量大悲、无量戒、无量定、无量慧、无量解脱、无量解脱知见、无量修集、无量达证。阿难，诸佛世尊智慧不可思议，诸佛境界亦不可思议。若有供养不可思议者，当得不可思议报。

“阿难，汝莫忧悲，汝当得大神通功德利益。何以故？阿难，汝以身口意慈，供养我来过二十年，受持如来八万四千诸法宝聚，于诸多闻最为第一，巧言辩慧问答中最，正智得道，多闻无畏，持修多罗，持毗尼，持摩多罗迦，于诸四众说法不倦。阿难，我灭度后，汝共大德摩诃迦葉，当作第一最大导师大作佛事。阿难，汝莫忧悲，汝当得大神通功德利益。”

大悲经卷第三

礼拜品第八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若有众生闻佛名者，我说是人毕定当得入般涅槃。阿难，若有称言南无佛者，此有何义？”

阿难白言：“佛是一切诸法之本，佛是眼目能引导者，佛是演说一切法者。善哉！世尊，愿为比丘解释此义，我今亲承得闻持受。”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尔时，阿难闻佛语已，而白佛言：“愿乐欲闻。”

佛言：“阿难，所言南无佛者，此是决定诸佛世尊名号音声。阿难，以是决定诸佛名号音声义故，称言南无诸佛。阿难，我为是义故说譬喻，令诸众生于此法中增益信心，复令一切诸善男子、善女人，闻佛世尊名号音声深得敬信。

“阿难，曾于过去有大商主，将诸商人入于大海，到彼海已，其船卒为摩竭大鱼欲来吞噬。阿难，尔时商主及诸商人，心惊毛竖，忧愁不乐，恐命不济，无救无护无归无趣，各皆悲泣呻号忧悔，种种悲叹呜呼痛哉：‘彼阎浮提，如是可乐，如是希有，世间人身如是难得！我今当与父母离别，兄弟、姊妹、妇儿、亲戚、朋友别离，我更不见，亦不得见佛、法、众僧。’极大悲哭，忧悲不乐，各皆祈请诸尊神天欲求自济。阿难，尔时商主正见明远，于佛法僧心得净信，更不信事诸余天神。尔时，商主告诸商人：‘诸人当知，若欲存济免此危难得解脱者，汝等应当一时同声随我所说。假令我等不得解脱，后生善道。’时彼商人闻此语已，各言商主：‘我当从教，唯愿速说。’阿难，尔时商主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住于船上，一心念佛合掌礼拜，高声唱言：‘南无诸佛，得大无畏者，大慈悲者，怜愍一切众生者！’如是三称。时诸商人亦复同时合掌礼拜，异口同音唱言：‘南无诸佛，能施无畏者，大慈悲者，怜愍一切众生者！’如是三称。尔时，彼摩竭鱼闻佛名号礼拜音声，生大爱敬得不杀心，时摩竭鱼闻即闭口。阿难，尔时商主及诸商人，皆悉安隐得免鱼难，船及商人所愿得称，安隐而还到阎浮提。时摩竭鱼闻佛音声心生喜乐，更不啖食余诸众生，因是命终。彼命终已得生人中，生人中已于其佛所闻法毗尼，深得净信舍家出家，得出家已近善知识，谦下供养得阿罗汉道，具足六通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阿难，汝观彼鱼生，生畜生道得闻佛名，闻佛名已得生人道，因生人道便得出家，得出家已即便得证阿罗汉果，得阿罗汉已便般涅槃。阿难，汝观诸佛神力如是，彼鱼闻已获得神通，名号称誉毕定利益，何况有人得闻佛名听闻正法，亲于佛所种诸善根，而不毕定利益？

“阿难，如我昔说，作少善根得少分报，满分善根得满分报。阿难，所言少分善根者，是人为欲速成熟故，种声闻种子作声闻乘，以是善根得满声闻地，种缘觉种子作缘觉乘，以是善根得满缘觉地。阿难，以是因缘我说少分行。阿难，言满分行者，是人从无始来，于诸佛所种佛种子，一切善根久远修行，以是善根因缘力故得值诸佛，值诸佛已为欲积集满足菩提诸善根故，满足菩提诸善根已得成佛道，所谓如来、应供、正遍知，声震于世，是名满分行。阿难，此满分行，如我诸经昔已广说。如是次第，汝应当知，若少分行得少分果，若满分行得满分果。

“阿难，如我经中亦复说言，乃至受持四句偈等。如是说者，我为钝根薄德少智诸众生故，随宜而说。阿难，我为一切无归众生为作

归趣，无舍众生为作舍宅，无护众生为作救护，无明众生为作灯明，盲无目者为作眼目。阿难，一切外道痴冥无智不能自救，何能救他正作归趣？阿难，我为一切天人教师，怜愍一切诸众生者。于当来世法欲灭时，当有比丘、比丘尼于我法中得出家已，手牵儿臂而共游行，从酒家至酒家，于我法中作非梵行。彼等虽为以酒因缘，于此贤劫一切皆当得般涅槃。

“阿难，何故名为贤劫？阿难，此三千大千世界，劫欲成时尽为一水。时净居天，以天眼观见此世界唯一大水，见有千枚诸妙莲华，一一莲华各有千叶，金色金光大明普照，香气芬薰甚可爱乐。彼净居天因见此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而赞叹言：‘奇哉！奇哉！希有！希有！如此劫中当有千佛出兴于世。’以是因缘，遂名此劫号之为贤。

“阿难，我灭度后此贤劫中，当有九百九十六佛出兴于世。拘留孙如来为首，我为第四，次后弥勒当补我处，乃至最后卢遮如来，如是次第汝应当知。阿难，于我法中，但使性是沙门污沙门行，自称沙门形似沙门，当有被著袈裟衣者，于此贤劫弥勒为首，乃至最后卢遮如来，彼诸沙门如是佛所，于无余涅槃界次第当得入般涅槃，无有遗余。何以故？阿难，如是一切诸沙门中，乃至一称佛名一生信者，所作功德终不虚设。阿难，我以佛智测知法界，非不测知。阿难，所有白业得白报，黑业得黑报。若有净心诸众生等，作是称言南无佛者，阿难，彼人以是善根必定涅槃，得近涅槃，流注相续入涅槃际。何况值佛在世，亲承恭敬，谦下迎送，尊重供养；及佛灭后，供养舍利者！阿难，彼沙门性污辱沙门，自谓沙门形似沙门者，乃至应有一称佛名，何况余心能生敬信种诸善根！

“阿难，我为是义说如是偈：

“诸佛如是不思议， 佛之正法亦复然，
若能敬信不思议， 必当获得不思报。
过去一切诸如来， 能作光明悲愍者，
亦曾供养大势佛， 悟胜菩提不可数。
我昔与檀常相应， 布施愍济诸众生，
净信根深勤精进， 以勤精进化一切，
爱重众生如父母， 兄弟亲戚诸知识，
于诸亲戚无瞋恨， 悟胜菩提不可数。
我求安乐菩提时， 于无量劫行布施，
悲心怜愍众生故， 舍身头目肌肉血，
亦舍无量重王位， 所爱妻妾及男女，
无量宝乘象马车； 为求最胜菩提故，
无量千万亿劫时， 数数精勤而驰走，
净心无量行布施； 为求此胜菩提故，
忍受无量众苦恼， 冰寒毒热及饥渴，

发勤精进死不舍； 为求最胜菩提故，
我若百年及一劫， 说其行相不可尽。
悲愍一切众生故， 为求安乐胜菩提，
轮回生死常值遇， 百千亿数诸如来。
彼诸如来大势力， 常以金华而奉献，
肴膳饮食及衣服， 涂香末香众华鬘，
多亿宝幢胜幡盖， 供养如是诸如来。
无量多亿诸众生， 轮回生死无有边，
我常到彼而安慰， 胜檀广益一切众，
尸罗羼提勤精进， 禅定三昧慧方便，
身等念处四正勤， 善修习行四神足，
亦修五根及五力， 七菩提分八圣道，
一切助道我修习， 希求此胜菩提故。
我以正智修诸业， 无有一切诸不善，
常不放逸修诸行， 曾无一毫之过恶。”

善根品第九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若有众生于诸佛所一发信心，如是善根终不败亡，何况复作诸余善根！阿难，我为众生知彼义故而作譬喻，诸有智者以喻得解。

“阿难，譬如有人析破一毛以为百分，取一分毛沾一渧水，持至我所而作是言：‘瞿昙，我以此水寄付瞿昙，莫令此水而有增减，亦复莫令风日飘曝干竭此水，不令鸟兽饮之令尽，勿使异水而有和杂，以器盛持莫置在地。’如来尔时即受彼寄，受彼寄已置恒河中，不令入回，亦复不令余物揩突。如是水渧在大河中随流而去，使不入回复无遮碍，诸鸟兽等亦不饮尽。如是水渧不增不减一等如故，共大水聚渐入大海。若是水渧，毗岚风起坏世界时，假使是人住世一劫，我亦如是得住一劫。彼人尔时至劫尽时，而来我所作如是言：‘瞿昙，我本寄水，今有无耶？’阿难，如来尔时知彼水渧在大海中见知住处，不与余水共相和杂，不增不减平等如故，持还彼人。阿难，如是如来应正遍知，有大神通，有大威力，有多堪能清净大智，不可量智无碍知见，如是等事明了无障，于受寄人中最尊最胜。若于佛所寄付如是微细水渧，经于久远而不亏损，此义应知。阿难，细毛端者，喻心意识；恒河者，喻生死流；一渧水者，喻一发心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来应正遍知；所寄人者，喻彼清信婆罗门、长者、居士等；住一劫者，喻佛如来受彼寄水终不亏损，亦如彼人寄彼水渧经于久远不亏一毫。如是，阿难，若于佛所一发信心善根不失，何况诸余胜妙善根！我说是人一切悉是趣涅槃果，乃至尽涅槃际。

“阿难，设复有人于如来所，得一发心一生敬信，以余不善恶业

障故，堕在地狱、畜生、饿鬼，以本造业自作自受。若大慈悲诸佛世尊出兴于世，以无障碍智，知此众生本作善根，以余不善恶业障故堕在地狱。佛知是已，从彼地狱拔之令出，安置岸上无所畏处。安置岸已，复令众生忆念往昔所作善事，而教之言：‘善男子，汝等应当忆念往昔所种善根。如是善根，在于某时某世界中，于某佛所修行种植。’彼诸人等，承佛威力即得忆念，得忆念已作如是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佛复告言：‘善男子，汝等昔于诸如来所种少善根，不亏不损于彼得利，所谓息一切苦得一切乐。善男子，汝得来此是佛境界，汝于长夜行非境界，从无始来生死流转，汝于佛所种少善根终不亏损。’譬如王子若王大臣，设有余过闭在牢狱，说本事缘令其改悔，放之令出。如是，阿难，彼诸众生本于如来所种善根，设作余恶不善业故，若堕地狱、畜生、饿鬼诸恶道中，若大慈悲诸佛世尊出兴于世，本以发心善根因缘所加持者，佛皆见知于地狱中拔之令出，安置涅槃清凉岸上无所畏处。置无畏处已，令其忆念而教之言：‘善男子，汝当忆念，以本造作善根因缘得如是报。’彼诸众生作如是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我等承佛威神加故，如是忆知。’”

布施福德品第十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汝应当知，如是等辈，作少善根终不虚设；乃至发心生一念信，我说是人皆得涅槃尽涅槃际。以是义故，故作譬喻，令诸清信男子、女人深得净信，转复敬重生大爱乐欢喜踊跃。阿难，如捕鱼师，为得鱼故，在大池水安置钩饵令鱼吞食，鱼吞食已，虽在池中不久当出。何以故？如是等鱼为彼坚牢钩绳所中，虽复在水，当知是鱼必在岸上。何以故？如是钩绳系岸树故。时捕鱼师，来到其所即知得鱼，便牵钩绳安置岸上随意所用。如是，阿难，一切众生于诸佛所得生敬信，种诸善根修行布施，乃至发心得一念信，虽复为余恶不善业之所覆障，堕在地狱、畜生、饿鬼及诸难处。若佛世尊出兴于世，以佛眼观见诸众生行菩萨乘、若缘觉乘、若声闻乘，此诸众生种诸善根，此诸众生断诸善根，此诸众生堕在退分，此诸众生在胜进分，此诸众生种诸种子置贤圣地，于佛福田乃至发心，一生敬信修行布施，以此善根，诸佛世尊以佛眼观见此众生发心胜故，从于地狱拔之令出，既拔出已置涅槃岸，置涅槃已令其忆念本于某佛种诸善根。彼忆念已作如是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佛言：‘善男子，汝等以此善根，得大果报，得大利益，以于佛所修行布施种善根故。善男子，如是寄者终不亏损，假使久远乃至百千亿那由他劫，彼一善根必得涅槃尽涅槃际。’阿难，所言鱼者，喻诸凡夫；池者，喻生死海；钩喻佛所植一善根；绳喻四摄；捕鱼师者，喻佛如来；随意用鱼，喻诸如来安置众生于涅槃果。阿难，如是次

第，汝应当知。若施佛田，假使久远终不败亡，终无穷尽，无有边际，必当趣涅槃果。

“阿难，我今当复更作譬喻，若施佛田得第一涅槃，尽涅槃际。阿难，若有众生贪世间报，行世间行，爱乐世间，希求世间，于诸佛所修行布施，以此善根回向希求人天善道。复有众生于诸佛所种诸善根，作如是言：‘以此善根愿我世世莫入涅槃。’阿难，是等众生以此善根不入涅槃，无有是处。何以故？阿难，如是诸佛无上福田，无诸荒秽，亦无棘刺，离欲垢过，极甚清净。如是田中，种少善根福德种子，于余田中不生长者，于三种菩提能作种子，若无上菩提、若缘觉菩提、若声闻菩提。彼诸善根终不差失，以是布施心生敬信增上因缘，得趣善道及清净法必入涅槃。

“阿难，譬如长者营田之时，地不荒秽，无诸荆棘及以瓦砾，粪坏肥良，垦治调柔，以新种子盛以宝器不腐不败，依于时节下种田中，随时溉灌锄治料理，于一切时常善护持。阿难，若是长者营田之士，于余时中到彼田所，住在田畔作如是言：‘咄哉！种子，汝莫作种，莫生莫长，我不求利，亦不求报。’阿难，于意云何？可以田夫语故，种子不生不作种也？”

阿难言：“不也，婆伽婆。不也，修伽陀。彼必作果，非无果实。”

佛言：“如是，如是。阿难，若有众生乐著生死三有爱果，于佛福田种善根者作如是言：‘以此善根愿我莫般涅槃。’阿难，是人若不涅槃，无有是处。阿难，是人虽不乐求涅槃，然于佛所种诸善根，我说是人必得涅槃尽涅槃际；乃至佛所得一发心，一生敬信种善根者，一切皆当得般涅槃尽涅槃际。

“阿难，于当来世有边地王，彼虽不解佛法功德，见佛精舍及见形像心生信者。我昔曾于五道之中处处受生，修行一切菩萨行时，以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摄彼边王。阿难，彼边地王，见我精舍及见形像心生敬信，以此善根必得涅槃尽涅槃际。阿难，彼边地王，当有群臣并诸王子、大臣辅佐、亲戚骨血及诸伴侣，于我灭度后见我精舍及见形像，虽不解知诸佛功德及佛正法，少修善根心生信者。我本修行菩萨行时，亦曾以四摄法摄护彼等，以是善根所加持故，当得涅槃尽涅槃际。阿难，我于长夜怜愍众生，以四摄法长夜摄受，以诸佛法利益养育。

“阿难，汝观如来在路行时，能令大地高处令下，下者令高，高下诸处悉得平正，如来过后地辄还复；一切树林倾侧向佛，树神现身低头礼拜，如来过后树辄还复；丘陵、坑坎、屏厕臭秽、荆棘丛林、一切瓦砾皆悉扫除，严治平正清净无秽，馨香芬烈甚可爱乐，众华布地庄严光丽，如来足履蹈上而过。阿难，汝观如来本所修行诸善功德在路行时，无有众生而不倾侧稽首礼者，无情诸物大地山崖树林药草，于佛行处无不倾侧。何以故？阿难，我本修行菩萨行时，于诸师

所倾侧礼拜，亦于父母第一尊重倾侧礼拜，耆年长宿、中年少年、亲友骨血无不倾侧，于佛菩萨善知识所，声闻、缘觉及以外道五通诸仙、沙门、婆罗门，如是一切应受供人，诸佛菩萨及善知识，声闻、缘觉、外道诸仙、沙门、婆罗门，父母、兄弟、亲友骨血及余耆年、中年、少年同师等侣，无不倾侧谦下礼敬。阿难，我以如是善业报故，于无上菩提得成佛已，彼诸事物有情无情，如来行时无不倾侧低头礼拜。阿难，我本曾以清净微妙称意资产，至心自手施诸师长及余众生。阿难，以是业报，如来行时大地平正，扫洒严治清净无泥，又无瓦砾。阿难，我于无量诸如来所，菩萨、知识、声闻、缘觉、外道诸仙在路行时，我昔曾与扫治道路，泥治房舍。若行若住于佛精舍，我以慈心、平等心、无高下心、无谄曲心、清净心扫治令净，于一切时常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众生故，安乐一切众生故，怜愍一切众生故，利益安乐诸天人故。阿难，以是善根，若佛如来在在处处，若行、若住、若坐、若思惟念欲行来路首，自然街巷清净地平如掌。

“阿难，如来所有身业功德，殊胜难知不可得边。阿难，我今为欲满此义故，当有清信善男子、善女人，于如来所深生敬信得未曾有。阿难，须弥山王高八万四千由旬，在大海中亦八万四千由旬。阿难，假使我灭度时，如此坚固高大山王无不倾侧，何况诸余黑山药草丛林！若不倾者，无有是处。阿难，且置坚固须弥山王，所有铁围山高十六万八千由旬，彼等亦是金刚坚固，佛涅槃时无不倾侧低头礼敬。若欲远避不倾侧者，亦无是处。何以故？阿难，我本修行菩萨行时，一切众生所作事业终不别离。若有众生瞋恚乖张我令和合，昔不和者能令和合，坚固安住具足不坏，各生慈心愍心。阿难，以是善根因缘力故，如来获得不可坏身，亦令眷属坚固不坏。

“阿难，如来复获眷属坚固不可坏法，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阿难，此三十七助菩提法，是佛如来大眷属，所有诸佛、声闻、缘觉安住其中，一切世间诸天人众所不能坏。何以故？阿难，佛以是法，一切世间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及诸眷属，天、人、阿修罗，及须弥山、大铁围山、大地草木，佛涅槃时，无不低头倾侧而向。何能破坏？若有坏者，无有是处。何以故？阿难，如来身者不可破坏，佛之舍利亦不可坏。

“阿难，如来怜愍一切众生，以本愿故，碎此舍利令如芥子，为令佛法增广流布。阿难，如来本修菩萨行时发如是愿：‘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正觉已，般涅槃后令我舍利增广流布。’阿难，以本愿故，我灭度后，令此舍利增广流布。彼诸众生见佛如来般涅槃故得圣道果，佛为怜愍彼等众生，分此舍利令如芥子。阿难，如来应正遍知临般涅槃时，怜愍世间诸众生故，入如是三昧分此舍利令如芥子，然如来身不受苦痛。一切支节分散解时，能令舍利犹如芥子，时佛如来

无有苦痛。乃至如是怜愍摄受彼诸众生，及摄未来诸众生故，令得安隐诸善道故。供养舍利，尊重迎送谦下供养，种种庄严，种种华香、涂香、末香、衣服、幢幡，及众宝盖歌舞音乐，我说彼等当得涅槃果乃至尽涅槃际。

“阿难，我灭度后一百年中于波离弗城，当有国王名阿输迦，于孔雀户种姓中生，以法治世。彼于我法当得敬信，得敬信已令我舍利增广流布，一日一时起八万四千塔安我舍利。阿难，汝莫忧愁，我之舍利于天人中当广流布。阿难，且置现在供养如来，且置我灭度后供养舍利如芥子者。阿难，若有梦中见佛精舍，心生敬信，我说彼人以此善根当得涅槃，得第一涅槃，尽涅槃际。

“阿难，于未来世所有诸佛出兴于世，是诸如来无不称我功德行者，亦如我今称赞过去诸佛功德，未来诸佛称我名字亦复如是。阿难，我说法时，凡诸众生远尘离垢得法眼者。阿难，彼诸众生，我本修行菩萨行时，一切皆悉先已成熟。阿难，若施僧田功德有尽，施四方僧功德亦尽，施辟支佛所作功德于中不尽，若于佛所作功德者不可穷尽。复次，阿难，如我前说，诸福田所作功德者，皆悉当得涅槃果，尽涅槃际。

“阿难，且置亲承供养我者，且置我灭度后供养我舍利者。阿难，若有念佛，乃至一华散于空中，我以佛智见彼善根，不可量不可说。阿难，彼等众生所作善根，以念佛心，乃至一华散空中者。尽此劫来驰走流转，从初至末不可得知。于流转时，于如来所奉散一华，所得果报不可称说，或作梵天王、释天王、转轮圣王，以其善根不可尽故，必得涅槃，尽涅槃际。何以故？阿难，如是诸佛大神通所奉施一华，得如是等无量福报广大利益大功德聚，不可称量无有边际，必当趣涅槃界。

“阿难，若于佛所作功德者，当得如是不可称量无边福报；乃至佛所得一发心生一念信者，我说是人梵行究竟，安隐究竟、尽究竟际。是故，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梵天王、转轮圣王、护世四天王、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及余诸天、诸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一切世间主得自在者，应当如是尊重迎送恭敬供养诸佛世尊。若欲希求声闻地者、辟支佛地者，及求无上三藐三菩提者，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亦应如是恭敬尊重谦下供养。

“阿难，我昔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于无量佛无量百佛无量百千佛，乃至无量亿那由他百千佛所，恭敬尊重谦下供养，衣服、饮食、床座、卧具、病瘦因缘、所须汤药，若行若住若坐若卧，以诸华鬘、涂香、末香、栴檀、沉水、憧幡、宝盖供养彼佛。彼佛灭后起立塔庙种种庄严，以诸香华、涂香、末香、歌舞嬉戏、百千伎乐，恭敬尊重谦下供养，怜愍世间诸众生故，利益安乐诸天人故，未得度者欲令得度，未解脱者令得解脱，未安隐者令得安隐，未涅槃者令得涅

槃故。

“阿难，我以五茎优波罗华散燃灯佛，于彼即悟无生法忍，如是善根是少分报。阿难，我以燃灯如来应正遍知所散五茎华，及余善根少分福报，汝欲知不？”

阿难白言：“如是，世尊，愿乐欲闻！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今正是时，唯愿世尊分别显示，于燃灯佛种少善根所得果报。”

尔时，世尊舒金色右臂，以一小指放天优波罗华香，遍满三千大千诸佛世界，百亿日月所流行处无不周遍。尔时，世尊于诸天、人、阿修罗中，现此奇特未曾有法，于诸佛所种少善根，所得福报示现不虚不亏损故。

尔时，世尊而说此偈：

“诸佛不思议， 如来法亦然，
能信不思者， 必获不思报。
有想无想等， 一切诸众生，
无量百亿劫， 一切悉供养，
所有辟支佛， 无漏阿罗汉，
不可思议劫， 供养彼一切；
正觉若住世， 若佛涅槃后，
乃至一合掌， 此福胜于前。
佛戒无缺漏， 三昧得自在，
于法无疑惑， 佛眼无不了。
若于善逝修慈者， 若昼若夜少时间，
如是供养福无量， 三界无等无有比。
过去阿僧祇劫中， 于诸世间导师所，
诸天人中作光明， 修诸善业不可数，
阿僧祇劫流转时， 受彼福报不可尽，
我以彼福为因缘， 能得如是胜菩提。
我昔怜愍众生故， 无量百千亿佛所，
世世常修胜供养， 佛不与我授记莂，
彼佛世尊人中上， 知我善根未纯熟，
虽行诸善不得记， 以我无是胜忍故。
我又见彼燃灯佛， 奉散五茎优波罗，
布发淹泥令佛蹈， 即悟无生胜法忍，
时彼导师燃灯佛， 即授我记升虚空，
汝于来世阿僧祇， 当得成佛号释迦。
从此生死流转来， 修行无量诸善业，
愍众生故受诸苦， 为求如是胜菩提。
我见世间孤独苦， 悲心怜愍常布施，

彼福无限无有量， 导师广说不能尽。
我为菩萨修行时， 于诸善逝佛世雄，
昼夜称名而供养， 无量亿劫不可数，
一二三四五至十， 二十三十略称名，
愍诸众生故修行， 最胜佛本所供养。
如我本修苦行时， 无量众苦我忍受，
世世不舍菩提心， 一切诸佛无能比。
我于世世流转时， 弃舍百千万亿头，
舍宝国土及王位， 为求闻法多善说。
我为无上正法时， 深心乐求不可量，
布施持戒及忍辱， 精进觉悟胜菩提。
诸佛势力不思议， 以诸功德所建立，
能演正法不思者， 亦能显示胜菩提。”

植善根品第十一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言：“我从燃灯佛来，次复值佛名莲华上，我以金华奉散彼佛，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次复值佛名一切世间最胜自在，我以银华奉散彼佛，为求如是一切种智。次复值佛名极高行，我把宝钱奉献彼佛，为求如是不可知智。次复值佛名曰上誉，我把众宝奉献彼佛，为求如是无障碍智。次复值佛号释迦牟尼，我以杂华散彼佛上，为求如是无上菩提。次复值佛名曰帝沙，我以赤旃檀末涂散彼佛，亦复为求无障碍智。次复值佛名曰弗沙，我以深信七日七夜目不暂瞬，以无量偈赞彼世尊。次复值佛名毗婆尸，我复以豆散彼世尊。次复值佛名曰尸弃，我以无价宝衣奉上彼佛。次复值佛名毗舍浮，我以肴膳饮食供养彼佛世尊。

“阿难，此贤劫初次有佛兴名拘留孙，我于彼所净修梵行，为求如是自然智故。次复值佛名拘那含牟尼，我于彼佛修行梵行。次复有佛名曰迦葉，时我于彼亦修梵行。我于是等一切佛所，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自度亦为度未度者，自得解脱亦为未解脱者令得解脱，自得涅槃亦为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汝今观我供养尔许无量阿僧祇诸佛世尊，恭敬尊重谦下供养，具足无量诸善功德，为求如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阿难，如是次第，汝应当知，虽于佛所种少善根，当得如是大神通、大利益、广大功德。阿难，我于佛所种植如是不可思议菩提善根，今得如是不思议报，无等无敌，无有边际，汝应当信。”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我于燃灯两足尊， 值遇修行菩萨行，
五茎青莲散彼佛， 即时记我无上道。

次有佛名莲华上， 我时亦复得值遇，
以金宝华散彼佛， 为求最胜菩提故。
次复有佛大导师， 名诸世间最自在，
极高上行及上誉， 释迦帝沙弗沙佛，
毗婆尸弃毗舍浮， 拘留孙佛拘那含，
迦葉佛等皆供养， 为求最上胜菩提。
此等及余过去佛， 我皆修行胜供养，
悲愍一切众生故， 为求无上胜菩提。
彼佛千亿皆供养， 积集善根已满足，
降魔势力及眷属， 获得无忧安隐道。
我转无上大法轮， 为众生故显正法，
天人龙等紧那罗， 应菩提器我度竟。
我已显示安隐道， 未来诸佛及声闻，
若欲救度诸苦者， 应当修习我德行。”

大悲经卷第四

以诸譬喻付嘱正法品第十二之一

尔时，世尊复告慧命阿难言：“且置我今得菩提时功德利益，若我本行菩萨道时功德利益，缘觉尚无，何况声闻及余众生？阿难，我菩萨时久修苦行，弃舍王位、妇儿、妻子及诸婇女、身命手足、头目耳鼻、血肉骨髓，及受种种无量苦痛。彼等一切悉为汝等，希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阿难，一切难舍我悉已舍，所受众苦悉为众生。阿难，此等功德，若我广说则不可尽，如有闻者心则迷闷，况有说者！阿难，若有众生起一念心悲愍：‘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本昔修行菩萨苦行作如是言，为我等故具受无量种种苦痛难为之事。’阿难，我说彼等一发心者，必定当得最后涅槃，何况我所种善根者！阿难，或有愚人漫捍无信，闻我本修菩萨苦行，乃至不生一念悲心，不言如来有大利益，亦不敬信是故所有殊胜行者能得涅槃。阿难，如是功德利益胜法，缘觉所无，何况一切声闻凡夫所能有也！阿难，诸有修行菩萨行者所得大悲，亦非缘觉所能有也。阿难，若有如我修菩萨行者得于大悲，得大悲已悉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此法大慈大悲之所摄也。以是因缘，缘觉所无，以是义故，彼不得作如来应供正遍知，不具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

“阿难，我知本昔修菩萨行推求善法，于彼生死心常惊怖，于诸众生修大悲心，而于梦中见大铁围有崩倒处，世界中间有诸众生在大地狱，为彼狱卒之所逼切，身体碎坏，周遍炽然犹如火聚，受大苦切如夺命苦。我诣其所，彼诸众生合掌礼拜而作是言：‘仁者，汝今受乐，我等今受地狱之苦，楚毒难忍如夺命苦，无救无护无归无趣。大

丈夫，若欲救我，如是苦者必定堪能。’阿难，我时于彼地狱众生起大悲心，即于梦中悲泣流泪如恒河水。我时安慰彼众生言：‘诸仁者，莫生怖畏！我令汝等脱是苦聚。’阿难，我时令彼地狱众生集在一处，以其右手普摩其顶而告之曰：‘诸仁者，莫生怖畏！我当必定救度汝等。’作是语已，地狱火聚即时得灭，其诸众生于刹那顷得受安乐。阿难，我于尔时从梦悟已，振衣取泪以器盛置。阿难，我本如是具大悲法修菩萨行，何况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汝应当知如是之法，亦非缘觉所能有也，何况声闻凡夫人等！阿难，若有此法者，是修菩萨行。阿难，当观如来本昔所修菩萨行时，于诸众生具足如是怜愍利益大悲之心。如是功德，若我具以口业宣说不得边际。

“阿难，过去之世，有大商主为采宝故，将诸商人入于大海。彼所乘船众宝悉满，至海中间其船卒坏。时彼商人，心怀怖畏极生忧恼，其中或有得船板者，或有浮者、有命终者。阿难，我于尔时作彼商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隐而渡。时有五人呼商主言：‘大士商主，唯愿惠施我等无畏。’说是语已，尔时商主即告之言：‘诸丈夫，勿生怖畏！我令汝等从此大海安隐得渡。’阿难，彼时商主身带利剑而作是念：‘大海之法不居死尸，如其我今自舍身命，此诸商人必能得渡大海之难。’作是念已，即唤商人置己身上令善捉持，彼诸商人有骑背者、有抱肩者、有捉髀者。尔时，商主为欲施彼无怖畏故，大悲修心起大勇猛励身心力，即以利剑断己命根速取命终。于时大海漂其死尸置之岸上，时五商人便得渡海安隐受乐，平吉无难还阎浮提。阿难，彼时商主岂异人乎？我身是也。五商人者，今五比丘是也。是五比丘，昔于大海而得渡脱，今复于此生死大海而得渡脱，安置无畏涅槃彼岸。

“阿难，汝今当观修何苦行具足，云何无量功德得为菩萨摩诃萨也。阿难，如是功德次第应知，亦非缘觉所能有也。阿难，如诸菩萨功德如是，诸辟支佛无此法故，不作如来应供正遍知，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以能如是修诸苦行，得为菩萨大悲怜愍一切众生。阿难，复有愚人于我佛所不生敬信，以是因缘不得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本种子，亦不得证无上涅槃。彼若于我心生敬信，即便得作菩提种子，能证涅槃。阿难，修少分行得少分功德，修满足行得满分功德。阿难，我当更说余行决定。若有众生乃至能发一念敬信，以此善根得为种子，何况复种胜上善根！阿难，若于佛所种善根者，乃至一念发心念佛，我说彼等犹如甘露、最后甘露。阿难，行者应当以一切种而念如来，所谓念于如来所念，念如来善根，念如来姓日，姓不相似以甘蔗种上姓生故，姓日者，为离诸闇而作光明。阿难，我生释种故种姓清净。阿难，当念如来生，念如来种族，念如来姓，念如来积财具足，念如来端正，念如来所生国土，念如来相，念如来随形好，念如来十力，念如来四无所畏，念如来十八不共法，念如来所生具足，念如来可美，念如来无愚痴，念如来本行具足，念如来愿具足，念如来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具足，念如来慈悲喜舍具

足，念如来威仪具足。阿难，若有人随所念佛彼彼功德，得大神通、大利益、广大功德，犹如甘露、第一甘露、最后甘露。阿难，我于往昔为菩萨时行檀波罗蜜，我以佛智观彼功德不得边际，何况所修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如是等诸余功德！若彼菩萨未得授记所有功德，佛智观察不得边际，何况授记所有功德，乃至何况得成佛时一切功德，于百千亿那由他劫观察宣说不得边际！何以故？如来应供正遍知功德无量。阿难，我以实智观此利益如是说也。若有忆念我菩萨时功德利益心生敬信，以此善根悉皆当得后际涅槃。是故，阿难，汝莫忧悲，我为令汝与诸天人，作大利益，作大摄受已说道法，令彼得向无上安隐后际涅槃。汝等于此勤修方便，慎莫放逸。”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吾今后夜当般涅槃，汝等今者最后见我，最后受化，最后合会。汝等从今更不见我，我亦不复见于汝等。汝诸比丘，止莫忧悲！一切所爱称意之物皆当离散。诸比丘，生法、有法、有为法、差别法、觉知法、因缘所生败坏之法，若不灭者，无有是处。诸比丘，假使久住，会当去矣！诸比丘，凡有生者无不有死，一切诸行无有常定究竟不变。诸比丘，生死是苦，涅槃是乐。汝若欲令未得者得，未达者达，未证者证，当勤求之。诸比丘，勤修方便慎莫放逸。诸佛世尊以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余一切助道善法，是故汝等当受我化。”

尔时，大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释天、梵天、四天王等，得闻如是最后教已，愁苦不乐，为忧箭所射啼哭流泪，极大号叫作如是言：“婆伽婆入槃涅槃，一何驶哉！修伽陀入般涅槃，一何驶哉！世间眼灭，世间盲冥，一何疾哉！我今云何与众生宝别离太速！”

尔时，阿难闻是语已，瞻仰如来目不暂瞬，即便思惟悲号啼哭放身投地，犹如斫倒临峻大树。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止莫忧悲！我向岂不如是语汝，一切称意所爱之事皆当别离，生法、有法、有为法、差别法、觉知法、因缘所生败坏之法，若不灭者，无有是处。”

慧命阿难闻是语已，即白佛言：“婆伽婆，我何得不愁？修伽陀，我何得不悲？我与如是众生之宝、众生共乘、众生导师、世间所求、世间归趣、天人大师，当有别离。是故，婆伽婆，我何得不愁？修伽陀，我何得不悲？世尊，我与如是大悲怜愍一切众生世间亲友，一切世间眼目之宝作光明者当有别离，而我自怪心不破裂以为百分。世尊，我复自怪而得住此不取命终。世尊，又我自怪身不破坏犹如麦[麦＋弋]。世尊，我复思惟，今得如是不命终者，皆由如来神力加故。婆伽婆，我那得不愁？修伽陀，我那得不悲？今者如是众生共乘

世间导师怜愍世者，明当不住，更不可见。”

尔时，佛告慧命阿难言：“汝爱我耶？”

阿难言：“甚爱，婆伽婆！甚爱，修伽陀！”

佛言：“阿难，云何爱我？”

阿难言：“我爱世尊，非以口业言说可尽，亦不可以喻况能尽？婆伽婆，我爱如是。修伽陀，我爱如是。世尊，我为如来弃舍身命亦无吝惜。婆伽婆，我爱如是。修伽陀，我爱如是。世尊，我爱如来唯佛证知。婆伽婆，我爱如是。修伽陀，我爱如是。”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汝若爱我，伸汝右手来。”

尔时，阿难即舒右手，于时世尊以金色右手，其掌柔软，色如紫矿，执阿难手而作是言：“阿难，汝若爱我，应当为我而作爱事。何者为我所作爱事？我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法宝藏，付嘱于汝。汝当随顺如我所转，当如是转令得广行而不断绝，莫作中间灭法人也。阿难，我今为汝当作护持，令佛所说正法毗尼而得增长，不退减故，不失坏故。我今说喻，诸有智者从喻得解。譬如贵族巨富长者，豪富饶财，多诸库藏，所须之物无不具足，如是财宝不共他有，种姓具足籍胄渊远，所生因缘悉亦具足。如是长者生育一子，子既长大，勤教令学历算书印，及余种种深密工巧、深密智慧。子既学已，后时长者语其子言：‘我今于汝所作已竟，汝既学得历算、书印、深密工巧、深密智慧，今日是我最后教敕。一切财宝是我所有，我今悉当付嘱于汝。汝从今日当学三事，可得存我门族旧业。何等为三？一者、欲，二者、精进，三、不放逸。’如是豪贵巨富长者，如是善巧教其一子。而彼一子狂惑放逸，父母财产费用皆尽。阿难，于意云何？彼长者子受父教不？”

阿难言：“不也，婆伽婆。不也，修伽陀。”

佛言：“阿难，如是长者，为与其子作父事不？”

阿难言：“作也，婆伽婆。作也，修伽陀。”

佛言：“阿难，如来则为世间之父，汝如一子，今日是我最后教诫付嘱于汝。我此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无上法宝库藏，汝等亦应学于三事。何等为三？一者、欲，二者、精进，三、不放逸。如是汝等若住三事，我此阿僧祇劫所习无上法宝库藏则得久住，未达善法者令得通达，已通达者令不退失。是故汝等，应当坚持我此阿僧祇劫所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宝库藏，未住三事者令住三事，未达善法令得通达，已通达者令不退失。何以故？我为慈悲怜愍利益诸世间故，为令彼等得安乐故。阿难，我与世间已作父事、亲友事竟，我于汝等应作已作。

“复次，阿难，我于阿僧祇劫所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三事因缘当有隐没。何等为三？一者、无信，二者、不住决定之行，三者、不忏悔。是故，阿难，今当护持正法宝藏，为住深信、决定、忏悔，应作欲、进、不放逸等三事方便。如是汝等，于我法尊世间之

父，如其子事应作已作。阿难，以是义故，我复说喻，令此无上正法宝藏，而得成就增上付嘱。以此喻故，诸有智者闻说得解，复得增上深爱敬信便生念言：‘彼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为我等故临涅槃时，以其右手执阿难手，付嘱于此阿僧祇劫所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譬如商主远游道路，所应作者皆已作讫。阿难，于意云何？而彼商主，为当还家，为在道住？”

阿难言：“世尊，彼来还家，不在道住。”

“阿难，如是如来世间之父、世间亲友、世间导师，是大商主，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智所应作者皆已作讫，更无佛事而可作也。一切众生所应度者皆已度竟，所应度者无不善调。阿难，有于三事不满不得，如来应供正遍知不般涅槃。何等为三？

“所谓菩萨摩诃萨未得住于不退转法。若于如来无上正法隐没之时，或经一劫、百劫、千劫，或百千劫、百千亿那由他劫，未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佛世尊虽涅槃时至，见此菩萨善根未熟，为令成熟住不退故，以神通力加其自身住世不灭。待此菩萨得不退已，即时授其次第补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是佛，如来然后入于无余涅槃。是故我今与弥勒等，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摩诃萨，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令其住于阿毗跋致。此是诸佛怜愍众生应作已作。

“复次，阿难，若诸众生，应于如来当得解脱而未度者，如来终不入于涅槃。若佛世尊知彼无量百千亿劫，余佛世尊未出于世若自世界若余世界，于五道中所有众生，或经一岁，或百岁、千岁，或百千岁，或百千亿那由他岁，乃至一劫若过一劫，是等于我应得度脱，不于一切声闻、缘觉而得度脱，以佛智慧如是知已，彼佛世尊虽涅槃时至，怜愍彼故，以神通力加其自身住世不灭，乃至令彼得成熟已然后度脱。阿难，此是第二诸佛世尊应作已作，然后入于无余涅槃。

“复次，阿难，如来所说，若修多罗、若毗尼、若摩得勒伽，所有深义，非学无学声闻大众共议能知。于其众中设有比丘生疑欲问，敬重佛故恐畏恼乱不敢辄问，于是如来应供正遍知佛智知已，化作一比丘至如来所问言：‘世尊，此所作事云何而作？’佛即告彼化比丘言：‘比丘，此所作事应如是作。’

“阿难，此是三事诸佛世尊必定须作，其事不满不入涅槃。彼等一切，我于今者已作已满，更无所作更无所说。阿难，我今已为诸声闻说，修学毗尼、波罗提木叉，为尽苦故示于正道，说行决定正作其事。是故，阿难，汝等从今，我不说者，慎莫说之；我所说者，勿令断绝。阿难，如我所说，应如是学，应如是作，慎莫放逸乐，不放逸故则得道果。以是义故，教敕汝等莫忧莫悲。

“阿难，吾今后夜当般涅槃，我今当舍己之国土、己之境界，更不复来至此世界，亦复不到他世界也(他世界者后世生处)。汝等从今更不见我，我亦不复见于汝等。阿难，我当入于无余涅槃。如是涅槃，寂静清凉，无尘离垢，一切苦息舍于窟宅，无生无老无病无死，

无忧无悲无苦无恼，无不称意，无诸悔恨，无怨憎会，无爱别离。如恒河沙等诸佛世尊，及与一切声闻、缘觉，皆悉已去、今去、当去。阿难，汝今当观，我犹爱彼无余涅槃。有诸愚痴凡夫之人，而不爱彼胜妙寂静安乐涅槃，亦复不能一念发心随顺解脱。是人若能一念发心，以是因缘即为种子当得涅槃。

“阿难，一切凡夫何有是力？一切凡夫羸劣无力。阿难，我观一切愚痴凡夫犹如麦[麥＋弋]。是故，阿难，愚痴凡夫，何得有力？何得有安？所有不能一念发心顺解脱者，若能发心，决定得为涅槃种子。阿难，一切愚痴凡夫之人，无有戒力、定力、慧力。阿难，我已具足无量佛力，具足阿僧祇不可思议无量无等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力，惭力、愧力、久积集力、智力、舍力、福力、慧力、根力、加力，具足十力，犹故爱彼无余涅槃。阿难，有诸凡夫，闇钝无智少于知法，乐著生死牢狱缠缚，乃至不能一念发心随顺解脱，当令彼等得为涅槃根本种子。阿难，如是如来所赞所说，诸修多罗留在未来。若佛灭后未来世中，有人得闻闻已发心，则便得入正法宝藏无余涅槃界。

“阿难，我当说喻令得增上深解其义。阿难，譬如商主将诸商人，涉于广大旷野崄路，免诸贼难到无畏城。其中有人失伴在后，极甚怖畏寻迹而去，逐诸商人甚大苦恼，得过崄路见诸商伴。阿难，如是如来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演说如是诸修多罗留在未来。于佛灭后，有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得听闻，闻已发心，到我所留正法宝城无余涅槃界，到正法城已思惟忆念，护持显说我法宝藏。阿难，我为一人尚当付此无上正法令汝坚持，何况无量百千众生！是故我今以此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法宝藏付嘱于汝，汝等应当善诵坚持，为诸净信四部大众开示分别，莫作中间灭法人也。

“阿难，当来之世有诸众生，不闻如是修多罗义而生退没。是故，阿难，我当说喻。譬如豪贵巨富长者，多饶财宝，库藏盈满，资生所须皆悉具足。然彼长者唯有一子，远行他方。时彼长者，身遇重病，痛苦极甚，临命终时，以多宝物摩尼、真珠、琉璃、珂贝、金银钱财，寄余长者作如是言：‘汝应当知，我子既已远行他方，然我今者身遇重病，不久命终。为我子故，以是无量库藏财宝寄付于汝。如其我子他方来还，为我教之令莫放逸，当令坚住不放逸法，然后付此库藏宝物。当付宝时应作是言：“童子，汝父往日临命终时，为于汝故以此宝物寄付于我。今我还汝，是汝己物，应当领受，慎莫放逸，坚持守护勿令损失。”’尔时，豪贵巨富长者作是语已，即以所有众多宝物而寄付之，彼余长者即便领受。受已不久，其长者子他方而还，彼余长者所受寄物悉不还之。阿难，于意云何？是谁过也？”

慧命阿难白佛言：“世尊，受寄者过，非余人也。何以故？其受寄者，亲自受彼豪贵长者众多宝物，不还彼子故。”

佛言：“阿难，豪贵长者，喻如来也；临命终者，喻于如来欲入

涅槃；言一子者，喻未来世有诸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远行他方者，喻流转五道；大宝藏者，喻于如来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无上大法宝藏；受寄长者，喻于汝等诸大声闻、菩萨摩诃萨护正法者。阿难，如是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无上大法宝藏，为未来世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寄付于汝及大迦葉、弥勒等诸大菩萨。汝等若能顺我付嘱，彼未来世所有受化净信佛子，应以法宝而授与之。何以故？阿难，有诸众生是我往昔为菩萨时所成熟者，以恶业故堕于地狱、畜生、饿鬼。如是众生如来灭后，得出恶道生于人中，所有诸根增长成熟故，于我法中以少因缘能生敬信。其中或有得出家者，闻我所说诸修多罗当发胜行，或于声闻乘、或于缘觉乘、或于大乘而般涅槃。阿难，我为未来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付嘱于汝我此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无上大法宝藏，令彼得闻。何以故？彼等众生，若不闻此真道正法，当有退没。是故我今为彼未来善男子等付嘱于汝大法宝藏，若彼得闻则无有退。以是因缘我复说喻，阿难，譬如转轮王广开库藏，敕诸典臣：‘诸丈夫，汝当布施一切沙门、婆罗门、贫穷乞人及行路者，随其所须，求食与食，须饮与饮，须乘与乘，及以华鬘、涂香、末香、衣服、卧具、清净房舍、活命之具。’诸库藏臣得王敕已而不行施。阿难，于意云何？是谁过也？”

阿难言：“大德婆伽婆，诸藏臣过，非轮王也。”

佛言：“阿难，如是，如是。我为法王，于亿那由他阿僧祇劫，广集如是大法库藏，自觉悟已，欲令增广，于天人中开示显说，乃至为汝所开示者，为诸敬信沙门、婆罗门、一切凡夫求法义者悉令得闻。是故，阿难，我今以此大法宝藏，已广开显付嘱于汝。汝若不为净信沙门、婆罗门、长者、居士，及诸凡夫乐法义者广宣分别，则于如来当有过失。何以故？阿难，我为无上法转轮王，多有法宝功德库藏，多诸助道七觉法财，十力无畏皆悉具足，于诸法中而得自在故名法王。汝持我此八万四千正法宝藏，为诸净信沙门、婆罗门、长者、居士，净信凡夫诸法师等求法义者，具足演说勿生分别，莫作中间灭法人也。是故，阿难，汝若以我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法宝，能为四众而显说者，则于如来无诸过失。若不说者，有大过也。

“复次，阿难，若漏尽阿罗汉比丘，证无为故不能为他分别显说，是人不益如来导师，亦不护持我之正法，是故我今付嘱汝法。何以故？阿难，譬如有人于大黑闇执持草炬还归舍宅，复有多人欲度黑闇，其执炬者依此草炬得度黑闇到己舍宅，到已除灭而不与他。阿难，于意云何？是人既知草炬未尽，及知大众皆欲度闇，自用此炬而不与他，可名正作为好不也？”

阿难言：“不也，婆伽婆。不也，修伽陀。”

佛言：“如是，如是。阿难，若有比丘得阿罗汉果，证无为法已，亦知大众度生死闇，而不为他分别显说我阿僧祇劫所习法宝令得

增广，是人不名利益导师，不名摄受我之正法。是故，阿难，我今以此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法宝付嘱于汝，乃至坚持为他广说，勿令断绝如是真道，莫作末后灭法人也。阿难，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此法宝自安住已，必能为他分别显说我此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法宝，应付彼等当与其分。是故，阿难，我此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善法，第二付嘱为于未来诸众生故，勿令如是诸众生等不得听闻而有退失。

“复次，阿难，譬如豪贵巨富长者多诸库藏，摩尼、真珠、珊瑚、珂贝，资生所须皆悉具足。时有怨家烧其库藏，如是长者，复有诸怨及怨亲友，于长者所心常乐作不利益者，有不乐彼得喜乐者，有不乐彼得安隐者。如是诸怨，见其大火烧库藏时，舍之默住不灭此火。而彼长者，复有亲善常欲怜愍利益心者，欲令安隐者，见其火已舍而默住不欲灭之。阿难，于意云何？如是亲友，可名正发随顺理不？”

阿难言：“不也，婆伽婆。不也，修伽陀。”

佛言：“阿难，彼等亲友，见其大火焚烧库藏，舍而不救故复加增炽，尽烧一切库藏不耶？”

阿难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

佛言：“如是，如是。阿难，我于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无上善根法宝坏灭之时，有诸比丘心无敬信，毁破净戒习行恶法，于歌舞处能为上首，不乐离欲修行禅定，心多散乱懈怠懒惰，少于闻法不乐读诵，何能为他分别显说，令人得闻住持法宝？

“复次，阿难，譬如灌顶刹利大王，唯有一子远行不在。其刹利王身遇重病，既得病已，以诸宝藏种种杂物，持往寄付大臣长者，作如是言：‘若我子还，汝当置立令绍王位，以诸库藏悉皆付之。’诸臣长者，各各别受彼王所寄，既受寄已王便命终，王命终已其子行还即绍王位，既登位已具得自在。诸臣长者而不还彼宝藏财物，作如是言：‘善哉！大王正法治化，以此宝物赐与我等。’阿难，于意云何？其所受寄大臣长者，于彼王所有过不耶？”

阿难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彼有过也。”

佛言：“阿难，其远行者，喻五道众生；病者，喻佛欲入涅槃；多宝藏者，喻三十七助道善法；大臣长者，喻诸阿罗汉；付宝物者，喻我以此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法宝付嘱于汝，乃至如是为彼未来诸弟子故。阿难，当来之世有诸众生，我于往昔所成熟者，以恶业故生于地狱、畜生、饿鬼。我灭度后于彼命终得生人中，所有诸根增长成熟，于我法中心生敬信，有得出家者，有在家者，有得须陀洹者，乃至有得阿罗汉者，有于学地而命终者，有于佛地发深信者，有种人天诸善根者，如是当得具足利益，有得如是敬信心者，作如是言：‘彼世间父善付我等，复得生于增上敬信。’阿难，我为彼故，以此法宝付嘱于汝，乃至令彼得闻如是法宝藏故。是故，阿难，汝当以我大法宝

藏，令彼净信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而得闻也。阿难，若不令彼而得闻者，汝于如来则为有过。何以故？阿难，彼善男子、善女人等，若闻如是大法宝藏，或有得成殊胜之行，或有得生大爱乐心，或有闻时流泪毛竖。阿难，若复有人闻是法门，念佛功德流泪毛竖者，我记彼等，以此善根皆得涅槃。

大悲经卷第五

以诸譬喻付嘱正法品第十二之二

“复次，阿难，若有比丘受持如是诸法门已，有诸清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乐闻法故有来听者不为演说，是人则为如来怨仇。何以故？是诸人等应为法器，乐欲闻法，不为说故，彼不得闻；以不闻故，即便退失己之善根，亦复退失他人善根。所以者何？是人不知应可为说、不可为说。阿难，我以是义，欲令明了故说譬喻。犹如商人多赍宝货，至大旷野崄难路中，开诸宝货布之在地，唤诸群贼而告之言：‘我此宝货希有难得，汝与我价，我以此宝当卖与汝。’阿难，时彼群贼，即于旷野执持刀杖，打诸商人夺其众宝。阿难，于意云何？是诸商人，可于旷野布众宝物，唤诸群贼言买物不？”

阿难白言：“是诸商人，犹尚不应旷野崄路开诸宝货，况唤群贼？世尊，如是商人，应自牢藏众珍宝物，著铠持仗以自防卫，于旷野处安隐而度，此事应尔。”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复有商人，亦持诸宝从远方来，到诸城邑王都聚落，到已开诸宝物布之在地。彼有好人来买宝物，是诸商人方执刀仗，共买宝者而共斗战。阿难，于意云何？是诸商人得名黠不？”

阿难白言：“不也，婆伽婆。不也，修伽陀。世尊，是诸商人应作是言：‘我此宝物希有难得，汝与我价，当卖与汝。’世尊，是诸商人应当如是，不应布诸宝已，著铠持仗共相御逆。”

佛言：“阿难，有诸比丘，受持流通诸法宝藏，所谓修多罗、祇夜、伽陀、毗耶迦罗那、优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毗利多迦、阇多迦、毗弗略、阿浮陀达磨、优波提舍。而于彼等应为法器，不为说故，彼不得闻；以不闻故，信等乐欲善心不生；以不生故，不得种诸善根修殊胜行而般涅槃。彼诸不应为法器者而为演说，彼得闻已，信等乐欲善心不生；以不生故，不得解脱。是人便生诽谤毁呰，作诸罪业堕三恶道。阿难，犹如彼愚痴商人，应开宝处而不为开，不应开处而便强开，应可与处而不肯与，不应与处而便强与。阿难，若有清信善男子、善女人，善心清净乐欲闻法，应为法器来听法者，应可为说而不为说，不应为说而便强说。是故，阿难，若有如是堪为法器，深信乐欲，求涅槃者，应当为说。若有不堪为法器者，无信乐

欲，求其过失，破戒恶行伺求他过，为欲违反佛正法眼，不随顺故不应为说。何以故？勿令彼诸愚痴人等，闻此法已生增上过。是故，阿难，当如是学：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应为法器乐闻法者，勤心为说；诸有听者，亦复应当摄心专听。阿难，彼若如是，俱能广生无量阿僧祇大功德聚。阿难，于意云何？所有地界及众生界，何者为多？”

阿难白言：“如我解佛所说义，众生界多，非地界也。”

佛言：“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众生界多，非彼地界，亦非水火等界。阿难，及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有可见闻、有不可见闻，是等一切于一刹那、一罗婆、一摩睺多顷，假使俱时得作人身悉成男子，于一刹那、一罗婆、一摩睺多顷，皆悉得成缘觉菩提。阿难，乃至无量无边诸世界中所有地土，是诸地土边际不可知，如是地土悉作微尘，彼诸微尘假使皆悉得作人身悉成男子，彼作人已于一刹那、一罗婆、一摩睺多顷，皆悉得成缘觉菩提。阿难，若复无量无边诸世界中，有须弥山、铁围山、大铁围山、雪山、香山及余黑山，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药草、树木、丛林悉为微尘，有可知者、不可知者，有可见闻、有不可见闻，皆得人身悉成男子，于一刹那、一罗婆、一摩睺多顷，假使一时皆悉得成缘觉菩提。阿难，彼诸缘觉假使寿命从过去际尽未来际，寿命住世不可得知。彼众生中惟有一人，独不得成缘觉菩提。然彼一人为大长者，亦从过去尽未来际，于中住寿不可得知。时彼长者亦随住寿，供养尔数诸辟支佛，饮食、衣服、床座、卧具、病瘦汤药，一切供身称意乐具，恭敬尊重谦下供养彼辟支佛。若辟支佛般涅槃后起七宝塔，以诸天人宝幢幡盖，种种华鬘、涂香、末香及以烧香，衣服歌舞音声伎乐，尽天人中最上供具，恭敬尊重谦下供养。阿难，于意云何？彼大长者得福多不？”

阿难白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若能供养恭敬尊重一辟支佛，所得福德尚多无量、不可算数、无等无限、不可思议，何况供养尔许辟支佛随其住寿，若灭度后恭敬尊重谦下供养！”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我今以实告汝，彼辟支佛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聚，受彼长者种种供养。有一如来应正遍知出兴于世，不受长者衣服、饮食、床座、卧具、病瘦汤药，亦不说法，然彼长者但见如来应正遍知，凡常威仪示现于世，所得福德多于供养彼辟支佛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者，百千亿那由他倍，不及长者见佛如来凡常威仪示现于世所得福德。何以故？以佛如来具足无量阿僧祇不可思议大功德故。阿难，诸佛如来但以威仪福德善根，犹尚不能穷其边际，何况如来所有无量诸善功德！

“阿难，若于辟支佛所修行布施所得福德无量阿僧祇，若于佛所修行布施所得福德亦复无量无有限者，有何差别？阿难，彼所布施非无差别。阿难，譬如有人为求利故诣于他方，彼得利已即便回还。阿难，若施辟支佛所得福德，比佛如来亦复如是。阿难，若复有人于诸

佛所修行布施，所得福德不可为譬。何以故？阿难，若于佛所修行布施，所得福德无量阿僧祇、不可思议、无等无匹、无有边际、不可穷尽。

“阿难，若于佛所修行布施所得福德，我当为汝而作譬喻，诸有智者以喻得解。阿难，譬如画师画虽精好，其中犹有少许鄙拙不端严处，复有画师所作端正转更胜前。如是，阿难，若于辟支佛所修行布施所得福德，比于佛所修行布施所得福德，亦复如是。何以故？阿难，彼辟支佛，以其智故得名辟支佛。此辟支佛智皆从如来智慧而生，诸佛如来一切种智转更胜前。是故，阿难，若于佛所乃至尽形，衣服、饮食、床座、卧具、病瘦汤药，恭敬尊重谦下供养，所得福德宁为多不？”

阿难白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若于佛所乃至尽形恭敬供养，所得福德甚多无量。世尊，若于佛所乃至发心一生敬信，所得福德尚多无量、不可思议、不可算数，何况有人于如来所乃至尽形，恭敬尊重谦下供养！”

作是语已，佛告阿难：“且置供养一佛如来以一切乐具乃至尽形而供养者，且置供养二、三、四、五乃至十佛，若二十、三十乃至百佛、千佛、百千佛、亿佛、百亿佛、千亿佛、百千亿佛，亿那由他、百亿那由他、千亿那由他、百千亿那由他乃至遍满阎浮提如来应正遍知。尽四天下千世界、二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其中百亿日月、百亿须弥山、百亿铁围山、百亿大海、百亿阎浮提、百亿郁单越、百亿弗婆提、百亿瞿陀尼、八万州渚并诸眷属，百亿四天下、百亿四天王天、百亿三十三天、百亿须夜摩天、百亿兜率陀天、百亿化乐天、百亿他化自在天、百亿梵天乃至阿迦贰吒天，此名三千大千世界，彼悉满中诸佛如来应正遍知，譬如甘蔗、若竹、若苇、若佉陀利林、若迦赊林。彼诸如来，寿命长远如恒河沙劫。时有长者，寿命住世亦复如是，乃至尽形衣服、饮食、床座、卧具、病瘦汤药，恭敬尊重谦下供养彼诸如来。若佛灭后起七宝塔，以天幢幡诸妙宝盖，种种香华、涂香、末香，一切华鬘诸妙莲华、优波罗华、拘牟头华、芬陀利华，一切歌舞种种音乐，以如是等一切乐具，恭敬尊重谦下供养。阿难，于意云何？彼大长者，所得福德宁为多不？”

阿难白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彼大长者，于一如来以诸肴膳饮食供养，所得福德尚多无量不可算数，何况如是于诸佛所住恒河沙劫，而设供具恭敬尊重谦下供养！彼佛灭后起七宝塔种种供养，所得福德不可为譬。”

作是语已，佛告阿难：“我今以实告汝，若彼长者，于诸佛所随其寿命，恭敬尊重谦下供养，彼佛灭后起七宝塔，以诸胜妙种种供养所得福德。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诸如来分别演说菩提道时，信解乐欲具足深信，法是善说、僧是发心善修行者，信解诸行一切无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法无我，寂灭涅槃。阿难，以此信解

所得福德转复胜前。阿难，若复有人信解如是诸法宝藏转为他说，所得福德如是广大，如是无量，如是阿僧祇，如是不可思议，如是无等，如是无限。何以故？阿难，如是法宝，无上法藏，初中后善。若有修行如是布施所得功德，比此法藏犹如草芥，应如是知。何以故？阿难，如是布施，世间有漏，是生死法。阿难，我此无量阿僧祇亿那由他劫所集法藏，断除生死离诸杂食流转故有。阿难，若有众生闻此法藏，从此生法而得解脱，乃至老死忧悲苦恼法而得解脱。阿难，我观此义故作是说，有二种人得大福德：一者、勤心为说，二者、至心专听。”

作是语已，慧命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深信具足，如实修行，分别诸法信解乐欲，法是善说、僧是发心善修行者，信解一切诸行无常、若苦、若空，一切法无我，寂灭涅槃，如是善思深正念者得几许福？”

佛言：“阿难，若复有人，但知法是善说、僧是发心善修行者，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深正思惟摄心专听，得闻法已乃至一弹指顷，深正思惟法是善说、僧是发心善修行者，是人于彼所得福德无量无边；何况善男子、善女人深正思惟摄心专听，听闻法已乃至一弹指顷如实修行，解知诸行一切无常、一切苦、一切空，诸法无我，寂灭涅槃！

“阿难，若于无量无边诸世界中，所有一切诸众生界，于一刹那、一罗婆、一摩睺多顷，假使一时俱得人身；彼得人已于一刹那、一罗婆、一摩睺多顷，假使一时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等正觉。彼诸如来假使寿命从过去际不可得知，于未来际亦复如是。阿难，假使是等诸众生中惟有一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成正觉。然彼一人为大长者，亦随寿命从过去际不可得知，于未来际亦复如是。尔时，长者乃至尽形，恭敬尊重谦下供养彼诸如来，以诸乐具、衣服、饮食、床座、卧具、病瘦汤药而以供养。彼诸如来入涅槃后起七宝塔，起宝塔已宝幢幡盖，一切华鬘、涂香、末香，尽世所有恭敬尊重谦下供养。阿难，于意云何？时彼长者，所得福德宁为多不？”

阿难白言：“若彼长者，恭敬尊重谦下供养一佛如来，所得福德甚多无量，不可算数、不可思议、无等无限，何况如是于诸佛所，随其寿命恭敬尊重谦下供养，所得福德不可思量！”

佛言：“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如是长者，所得福德不可思议。是故，阿难，我今以实告汝，若彼长者于诸佛所随其寿命，恭敬尊重谦下供养所得福德；若复有人深正思惟摄心专听，得闻法已乃至一弹指顷，信解乐欲，法是善说、僧是发心善修行者，信解诸行一切无常、一切苦、一切空，诸法无我，寂灭涅槃，所得福德不可譬类所能知也。阿难，如我先说，有二种人得福甚多：一者、至心为说，二者、专心勤听。”

尔时，世尊说是偈言：

“为于二种义， 应听佛所说，
一切漏行尽， 近圣成菩提。
若有说法者， 及听佛正法，
二俱得福多， 能建诸仙幢。”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有二种人共魔波旬极大战诤。何者为二？一者、至心为说，二者、专心勤听。何以故？阿难，如是梵行得满足者，谓善知识及善等侣、善心流注。何以故？阿难，若有众生遇善知识，遇知识已从生得解脱，乃至老病死忧悲苦恼法而得解脱。阿难，此事我昔告诸声闻，有二因缘能生正见：一者、从他闻法，二者、内正思惟。从他闻者当知从佛所闻，内正思惟者亦从佛知。何以故？阿难，如诸凡夫佛未出时，自无内正思惟，佛出世已，教诸凡夫作如是事。阿难，我观是义故作是说，内正思惟亦从佛生。”

尔时，世尊说是偈言：

“善哉妙丈夫， 得见增诸智，
若有断疑者， 令凡得明慧。
见圣者得乐， 共居亦得乐，
不见诸凡愚， 如常有乐者。

“是故，阿难，我为是义随宜演说，梵行满足者，诸善知识及善等侣，能生善心相续流注。何以故？阿难，若有众生遇善知识得生善心，生善心已心则得信，心得信已所作皆善，所作善已则得善法，得善法已安住善法，住善法已于佛世尊深得敬重，于法僧所亦深敬重，当得圣所爱戒、自在戒、智所赞戒、趣涅槃戒。阿难，如云降雨小坑满，小坑满已大坑满，大坑满已小河满，小河满已大河满，大河满已大海满。如是，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诸佛所，闻佛说已得善根力，得善根已近善知识，近善知识已得善等侣，得善等侣已得善流注，得善流注已得最胜善，得最胜善已得善心，得善心已乃至如法顺法发心修行，究竟转、究竟无垢、究竟梵行、究竟最后。

“阿难，汝观如是一切外物同时生长，华果成时无有违失，何况汝等所作善行岂有违失？若有违失，无有是处。是故，阿难，汝等应当修行善行。无有众生修行善行，而不得果有违失者。阿难，我亦曾修一切善行，无有违失。阿难，我本修行菩萨行时，所修一切诸善功德，所得果报，无有违失。阿难，汝观如来所行道路，于彼所有丘陵坑坎，高下平正；屏厕臭处，清净香洁；株杌荆棘薮林丛草，秽恶隐没，善好低首，树神现身倾侧礼拜。城邑巷路所有众生，见佛如来随佛而行，如来过后，各还如故。阿难，汝观如来于过去世诸佛菩萨善知识所，声闻、缘觉、师僧、父母、耆年长宿、沙门、婆罗门，倾侧稽首获得如是最胜果报，一切外物见诸佛已应低首者即便低首，高者

令下，下者令高，高下诸处皆悉平正。阿难，汝观一切愚痴凡夫，于诸尊长不修恭敬，亦不礼拜憍慢自恃，为慢所害，为慢所缠。

“阿难，汝观如来网缦手足，一切皆以善行所得。阿难，汝观如来本修善行，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以此善行摄护众生，不作分别此是我父、此是我母、兄弟姊妹、亲戚善友。阿难，我于众生一味平等，心无差别。阿难，我于久远无有众生而不摄受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如是摄护愚痴凡夫，然彼不知以已善根福德因缘，生死本际受诸果报。阿难，我于众生与其善根所得福乐，多于自身修诸善业所得果报。阿难，一切世间所有乐具，皆悉无常，是变易法。如此乐具是无常故，我本修行菩萨行时，为诸凡愚成熟佛道，令得无为圣无漏乐。是无漏乐，常不变易，更不败坏。是故，阿难，如是圣智当修诸业，如是圣智修诸业者，是名正业。如是，阿难，我本亦曾以此圣智修诸善业。

“阿难，我亦更说诸余善行，若有众生为涅槃故，乃至发心作少善根种诸种子，闻佛如来说诸妙法，深解义趣忆念如来，心生爱敬有拭泪者、长叹者、毛竖者，若堕地狱、畜生、饿鬼，无有是处，若于菩提不得究竟，亦无是处。阿难，复有众生忆念如来，于法觉悟有流泪者、毛竖者、叹息者。阿难，莫作异观，彼诸众生堕于恶道地狱、畜生、饿鬼中者，无有是处。是故，阿难，汝莫放逸，应勤方便修诸善业。阿难，诸佛世尊以不放逸得证菩提，及助道法亦以不放逸故得。阿难，若有如是善受教者、求利益者、求安乐者、求怜愍者，起悲愍心，应如是作。所应作者我已作竟，汝等今者亦应当作，勿令如是真道断绝，又复勿令佛正法眼而有隐没。阿难，汝应如是令佛法眼使得久住，各于人天广行流布。阿难，我今以是正法宝藏，付嘱于汝勿令毁灭，应如是作，是我教法。”

问教品第十三

尔时，慧命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云何修行法眼？若我修行佛正法眼，云何久住于诸天人广行流布？世尊，我复云何结集法眼？云何显说？”

作是语已，佛告阿难：“我灭度后，有诸大德、诸比丘众集法毗尼时，彼大德摩诃迦葉最为上首。阿难，时彼大德诸比丘众，当如是问：‘世尊何处说大阿波陀那？何处说摩诃尼陀那？何处说大集法？何处说五三法？何处诸天来问？何处天帝释问？何处诸天来下？何处说梵网经？’如是次第，彼诸比丘复当问汝：‘阿难，佛在何处说修多罗？何处说祇夜？何处说毗耶迦罗那？何处说伽陀？何处说优陀那？何处说尼陀那？何处说伊帝毗利多迦？何处说阇多迦？何处说毗弗略？何处说阿波陀那？何处说阿浮陀达磨？何处说忧波提舍？阿难，佛在何处说声闻藏？佛在何处说缘觉藏？佛在何处说菩萨藏？’

“阿难，时彼比丘如是问已，汝应如是答：‘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伽陀国菩提树下初成正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伽耶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伽陀国，阿阇波罗尼拘陀树下修苦行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捺仙人住处鹿野苑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耆阇崛山。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富罗山。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伽陀国鞞提诃山。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仙人山中大黑方石。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舍离城庵罗树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舍离猕猴池边，大林精舍重阁讲堂。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瞻波城竭伽池边。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伽耶城伽耶山顶。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娑枳多城阿踰阇园迦罗迦林。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释种住处迦毗罗城尼拘陀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离弗城鸠鸠吒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偷罗城频陀林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利罗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阿难，以如是次第在在处处佛所说法，在在处处大众所集，随其时节，随其句义，随其因缘，随其问答发起因缘，随所为人，随所为事，为欲分别显其智故，随其名味句义次第种种演说，随彼由绪有因有缘，善义善味广为人说，佛说经已，一切大众皆大欢喜，顶戴奉行。阿难，汝应如是结集法眼，如是分别种种显说。”

如来应供正遍知说如是语，如是我闻一时已，大地极恶六种震动，甚大可畏令人毛竖。当于尔时，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现十八相，东踊西没、西踊东没、南踊北没、北踊南没、中踊边没、边踊中没。十八相者，动遍、动等、遍动、踊遍、踊等、遍踊、震遍、震等、遍震、吼遍、吼等、遍吼、起遍、起等、遍起、觉遍、觉等、遍觉。

当于尔时，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释、梵、护世、人非人等，悲啼流泪作如是言：“婆伽婆，涅槃太速！修伽陀，涅槃太速！世间眼目，隐没太速！世间盲冥，无目太速！”

慧命阿难悲啼流泪亦作是言：“婆伽婆，涅槃太速！修伽陀，涅槃太速！世间眼目，隐没太速！世间盲冥，无目太速！世间导师，隐没太速！”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汝莫忧悲，一切有为生法、有法、分别法、觉知法、因缘生法、灭坏法，若不坏者，无有是处。阿难，汝于长夜以身口意慈孝如来，无量安乐，心无有二，无瞋无恨，无有怨嫌。阿难，汝以如是当得大神通、大功德，广大无量犹如甘露、第一甘露、尽甘露际。是故，阿难，汝于梵行亦复应当以身口意恭敬供养，亦当如我应如是学。何以故？

“阿难，我灭度后于未来世，法欲尽时最后五百年，持戒朋党、正法朋党将欲尽灭，破戒非法朋党炽盛，诽谤正法，寿命短促，众生

坏时、法灭坏时、比丘僧坏时。阿难，当于尔时惊畏恐惧，有诸比丘不修身、不修心、不修戒、不修慧。彼等不修身、戒、心、慧者，贪著六处。何等为六？一者、贪著钵，二者、贪著衣，三者、贪著食，四者、贪著床座，五者、贪著房舍，六者、病瘦因缘贪著汤药。彼等贪求胜妙衣钵，乃至上好众味药故，更共斗诤迭相言讼，上至官司口如刀剑，互相诽谤迭共憎嫉，如是为彼衣钵、饮食、床座、房舍、汤药因缘，共相憎嫉，心不纯熟，浊心相向。是故，阿难，汝于梵行身口意慈，当好供给具足供养，于诸梵行若见若闻、若粗若细、若信若行，当于彼所莫起恼乱，应如是学。何以故？阿难，当于尔时极大怖畏，命浊、劫浊、众生浊、见浊、烦恼浊，俗人尔时极受诸苦，为苦所中，为苦所恼，为极饥馑，为极病疫，为贼所恼亢旱水灾，为诸蠡虫种种恼触。阿难，时彼婆罗门、长者、居士，虽复如是为苦所恼，为苦所切，犹有净信恭敬尊重于佛法僧，数数得生具足深信。彼以信佛法僧因缘，于一比丘亦生深信，修行布施作诸功德，受持禁戒，读诵受持，为人解说。有听受者得闻法已，心生爱敬欢喜踊悦，如法修行种诸善根，以此善根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天人中。

“阿难，汝观如是诸恶比丘，当以信心舍家出家，得出家已贪著衣钵，六种因缘堕三恶道；在家俗人为苦所恼尚生敬信，以信善根得生善道。是故，阿难，应正身律仪、口律仪、意律仪，当作是念：‘愿我敬信速得具足！愿我深心正直具足！愿我身心具善思惟！’何以故？阿难，身口意业不善思惟，有五种过。何者为五？一者、妄语；二者、两舌；三者、绮语；四者、贪欲；五者、身坏命终，堕三恶道生地狱中。阿难，善思惟者，当得五种功德利益。何者为五？一者、不妄语；二者、不两舌；三者、不绮语；四者、不贪欲；五者、身坏命终，得生善道诸天人中。

“复次，阿难，若人斗诤毁呰、言讼违竞相对，心不调柔、浊心变坏者，有五过失：一者、妄语；二者、两舌；三者、于诸持戒不生敬信；四者、昼夜忧苦恶意而住；五者、身坏命终，堕三恶道生地狱中。阿难，若复有人心住慈善，当得十一种功德利益。何者十一？一者、睡眠得安隐，悟则心欢喜；二者、不见恶梦；三者、人非人爱；四者、诸天拥护；五者、毒不能害；六者、刀箭不伤；七者、火所不烧；八者、水所不溺；九者、常得好衣、肴膳饮食、床座卧具、病瘦汤药；十者、得上人法；十一者、身坏命终得生梵天。阿难，心住慈善，得此十一功德利益。

“是故，阿难，若我现在及灭度后，自燃法灯，自作法归，莫求他灯，莫求他归。阿难，云何比丘自燃法灯，自作法归，不求他灯，不求他归？阿难，若有比丘观内身，循身观勤精进，系念一心除世贪忧，如是观内身，循身观，观内受、内心、内法，勤精进，系念一心除世贪忧。阿难，是为比丘自燃法灯，自作法归，不求他灯，不求他归。是故，阿难，我为导师，于诸声闻所应作者，我已作竟。汝等今

者应如是作，此是我之教法，当于阿兰若处，冢间树下，空舍露地，应当一心勤修止观，思灭苦本，慎莫放逸。汝若放逸，后必忧悔。”

尔时，世尊说是偈言：

“我已说正道， 拔诸无智箭，
汝今应勤修， 诸佛所说法。
为净诸见故， 除此更无道，
修者得解脱， 能断诸魔缚。
若能修此行， 如佛之所说，
能度一切苦， 得满诸佛愿。”

尔时，世尊说是经已，慧命阿难及诸比丘、诸来大众，及诸天、人、阿修罗、乾闼婆、一切世间，闻佛说已随顺悲喜，举手拍头椎胸号叫，悲啼流泪顶戴奉行。

大般涅槃经三卷

大般涅槃经卷上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耶离大林中重阁讲堂，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世尊而与阿难，于晨朝时，著衣持钵，入城乞食，还归所止，食竟洗漱，收摄衣钵，告阿难言："汝可取我尼师坛来，吾今当往遮波罗支提入定思惟。"作此言已，即与阿难俱往彼处。既至彼处，阿难即便敷尼师坛，于是世尊结跏趺坐，寂然思惟。阿难尔时去佛不远，亦于别处，端坐入定。

世尊须臾从定而觉，告阿难言："此毗耶离优陀延支提、瞿昙支提、庵罗支提、多子支提、娑罗支提、遮波罗支提，此等支提甚可爱乐。阿难，四神足人，尚能住寿满于一劫若减一劫；如来今者有大神力，岂当不能住寿一劫若减一劫？"

尔时，世尊既开如是可请之门以语阿难，阿难默然而不觉知。世尊乃至殷勤三说，阿难茫然，犹不解悟，不请如来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利益世间诸天人民。所以者何？其为魔王所迷惑故。

尔时，世尊三说此语，犹见阿难心不开悟，即便默然。

尔时，魔王来至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所以者何？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劝请世尊入般涅槃，世尊尔时而见答言：'我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犹未具足，又未降伏诸余外道，所以未应入般涅槃。'世尊今者四部之众无不具足，又已降伏诸余外道，所为之事皆悉已毕，今者宜应入般涅槃。"

于时魔王如是三请，如来即便答言："善哉！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已自许汝，以四部众未具足故所以至今。今已具足，却后三月，当般涅槃。"

是时魔王，闻佛此语，欢喜踊跃，还归天宫。

尔时，世尊即便舍寿，而以神力住命三月。是时大地十八相动，天鼓自鸣，以佛力故，空中唱言："如来不久当般涅槃。"诸天人众忽闻此声，心大悲恼，遍体血现。

是时，世尊即于彼处，而说偈言：

"一切诸众生， 皆随有生死，
我今亦生死， 而不随于有，
一切造作行， 我今欲弃舍。"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默然而住。是时，阿难见大地动，心大惊怖，而自念言："今者何故忽有是相？如此之事非为小缘，我今当往咨问世尊。"作此念已，即从座起，到于佛前，头面礼足白言："世尊，我向于彼别处思惟，忽见大地十八相动，又闻空中天鼓之声，心大怖惧，不知此相是何因缘？"

佛言："阿难，大地震动，有八因缘：一者、大地依于水住，又此大水依风轮住，又此风轮依虚空住，空中有时猛风大起，吹彼风轮，风轮既动，彼水亦动，彼水既动，大地乃动；二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有修神通始成就者，欲自试验故大地动；三者、菩萨在兜率天，将欲来下，降神母胎，故大地动；四者、菩萨初生，从右胁出，故大地动；五者、菩萨舍于王宫，出家学道，成一切种智，故大地动；六者、如来成道，始为人天转妙法轮，故大地动；七者、如来舍寿，以神通力住命而住，故大地动；八者、如来般涅槃时，故大地动。阿难，当知地动因缘，有此八事。

"阿难，有八部众：一者、刹利，二者、婆罗门，三者、长者居士，四者、沙门，五者、四天王，六者、忉利天，七者、魔王，八者、梵王。此八部众，我观其根应得度者，随所现形而为说法，彼亦不知是我所说。

"阿难，有八胜处：一者、内有色想，外观色少境界；二者、内有色想，外观色无量境界；三者、内无色想，外观色少境界；四者、内无色想，外观色无量境界；五者、观一切色青；六者、观一切色黄；七者、观一切色赤；八者、观一切色白。此是行者上胜之法。

"复次，阿难，有八解脱：一者、内有色想，外观色；二者、内无色想，外观色不净思惟；三者、净解脱；四者、空处解脱；五者、识处解脱；六者、无所有处解脱；七者、非想非非想处解脱；八者、灭尽定解脱。此亦复是行者胜法。若能究竟此等法者，即于诸法自在无碍。

"阿难知不？我于往昔初成道时，度优楼频螺迦葉在尼连禅河侧。尔时，魔王来至我所，而请我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应度者皆悉解脱，今者正是般涅槃时。'如是三请，我即答言：'今者未是般涅槃时。所以者何？我四部众未具足故。所应度者皆未究竟，诸外道众又未降伏。'如是三答。魔王闻已，心怀愁恼，即还天宫。向者又来，而请我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所以者何？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劝请世尊而般涅槃，世尊尔时即答我言："我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犹未具足，又未降伏诸余外道，是以未应入般涅槃。"世尊，今者四部之众无不具足，又已降伏诸余外道，所为之事皆悉已毕，今者宜应入般涅槃。'魔王乃至如是三请，我即答言：'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已自许汝，以四部众未具足故所以至今。今已具足，却后三月，当般涅槃。'魔王闻我作此语已，欢喜踊跃还归天宫。我既

于此受魔请已，即便舍寿，住命三月，以是因缘，大地震动。”

尔时，阿难闻佛此语，心大悲恼遍体血现，涕泣流泪，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哀愍我等，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利益世间诸天人民。”如是三请。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非是请如来时。所以者何？我已许魔，却后三月，当般涅槃。汝今云何而请住耶？阿难，汝侍我来，颇曾闻我说二言不？”

阿难白佛：“实不曾闻天人之师有二言也。我于往昔曾闻，世尊为四部众而说法言，四神足人则能住寿，满足一劫若减一劫，况复如来，无量神力自在之王，今更不能住寿一劫若减一劫，而便舍寿，住命三月？唯愿世尊，哀愍我等，住寿一劫若减一劫。”

尔时，世尊答阿难言：“我今所以便舍寿者，正由汝故。所以者何？我前于此向汝说言：‘四神足人尚能住寿，满足一劫若减一劫；如来今者有大神力，岂当不能住寿一劫若减一劫？’乃至如是殷勤三说，开劝请门，而汝默然，曾不请我住寿一劫若减一劫，是故我今住命三月。汝今云何方请我住？”

尔时，阿难闻佛此语，决定知佛入般涅槃不可劝请，心生苦痛，闷绝懊恼，泣涕流连，不能自胜。

尔时，世尊既见阿难生大苦恼，而以梵音安慰之言：“阿难，汝今勿生忧悲，有为之法皆悉如是，一切合会无不别离。”

世尊即便而说偈言：

“一切有为法， 皆悉归无常，
恩爱和合者， 必归于别离，
诸行法如是， 不应生忧恼。”

于是阿难流泪而言：“天人之师，无上大尊，不久应当入般涅槃，我今云何而不忧恼？”即便拍头高声唱言：“呜呼苦哉！世间眼灭！众生不久失于慈父。”

尔时，世尊又告阿难：“汝今不应生于忧恼，设住一劫若减一劫，会亦当灭。有为之法，性相如是，汝勿于我独生苦也。我今欲还重阁讲堂，汝可取我尼师坛来。”

于是，世尊即与阿难俱，共还归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可语，此大林中重阁讲堂诸比丘众，皆悉令往大集讲堂。”阿难奉敕，即便普语诸比丘众：“世尊皆令往大集堂。”比丘集已，阿难白佛：“诸比丘众悉皆已集，唯愿如来，自知其时。”

尔时，如来从重阁讲堂，往大集堂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我昔为汝所说诸法，常思惟之，诵习勿废，净修梵行，护持禁戒，福利世

间诸天人民。诸比丘，我昔为汝说何等法，汝思惟之，勿生懈怠？三十七道品法，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圣道分，汝应修习精勤思惟，此法能令到解脱处。复次，比丘，一切诸法皆悉无常，身命危脆犹如惊电，汝等不应生于放逸。汝等当知，如来不久，却后三月，当般涅槃。”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我欲弃捐此， 朽故之老身，
今已舍于寿， 住命留三月。
所应化度者， 皆悉已毕竟，
是故我不久， 当入般涅槃。
我所说诸法， 则是汝等师，
顶戴加守护， 修习勿废忘。
汝等勤精进， 如我在无异，
生死甚危脆， 身命悉无常，
常求于解脱， 勿造放逸行，
正念清净观， 善护持禁戒，
定意端思惟， 摄情于外境。
若能如此者， 是则护正法，
自到解脱处， 利益诸天人。”

尔时，诸比丘闻佛此语，心大苦痛，涕泣交流，遍体血现，迷闷懊恼，而白佛言：“世尊，唯愿住寿，勿般涅槃，利益众生，增长人天。唯愿住寿，勿般涅槃，开诸众生智慧之眼。一切众生堕于黑暗，唯愿如来，为作明照。一切众生皆悉漂没生死大海，唯愿如来，为作舟航。”举手拍头，捶胸大叫：“呜呼苦哉！如来不久当般涅槃，一切众生何所归依？”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诸法皆悉无常，恩爱合会无不别离。汝等不应请我住世。何以故？今者非是劝请我时。向为汝等略说法要，当善奉持如我无异。”日既晚暮，世尊即与阿难俱共还归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既至明旦著衣持钵，而与阿难入城乞食，既得食已，即便还归重阁讲堂。食讫澡漱，与诸比丘往干荼村，路经毗耶离城。世尊回顾，向城而笑。阿难即便头顶礼足，而问佛言：“无上大尊，非无因缘而妄笑也。”

佛即答言：“阿难，我今所以向城笑者，正为最后见此城故。”当于如来说此言时，虚空之中，无云而雨。

于是，阿难复白佛言：“世尊，甚为奇特！虚空清净，无有气翳，忽然而降如此密雨。”

佛告阿难：“汝知之不？虚空诸天，闻我说言最后见于毗耶离城，心大懊恼，悲感涕泣。此是天泪，非为雨也。”

尔时，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此语，心复悲恼，闷绝躃地，而白佛言：“今者天人，极大苦痛，世尊云何而欲委舍般涅槃耶？”

尔时，如来即以梵音而安慰之：“汝等不应生于忧苦。”

诸比丘言：“世尊今者最后见于毗耶离城，不久便当入般涅槃，我等云何而不忧苦？”如是展转，人人相告，乃至声彻诸离车等。

时诸离车，闻此语已，心怀悲恼，遍体血现，举手拍头，捶胸大叫：“呜呼苦哉！世间眼灭，众生于今无所归依。”互相语言：“我等今者，应往佛所劝请世尊，住毗耶离，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利益世间诸天人民。”即便严驾疾往佛所，既出城门遥睹如来，又见阿难及诸比丘，涕泣流连，闷绝懊恼。

诸离车等倍增悲恸，前诣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欲般涅槃，一切众生失智慧眼，方当在于黑暗之中，云何能见所应行处？唯愿世尊，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如是三请，佛即答言：“有为之法，皆悉无常，设住一劫若减一劫，亦归无常。”

尔时，如来即说偈言：

“须弥虽高广， 终归于消磨，
大海虽渊旷， 会亦还枯竭，
日月虽明朗， 不久则西没，
大地虽坚固， 能负荷一切，
劫尽业火燃， 亦复归无常，
恩爱合会者， 必归于别离。
过去诸如来， 金刚不坏身，
亦为无常迁， 今我岂独异？
诸佛法如是， 汝等不应请，
勿偏于我上， 而更生忧恼。”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诸离车：“汝等可止啼泣之情，谛听如来最后所说。”

诸离车言：“善哉！世尊，愿乐欲闻。”

于是，如来敷尼师坛，结跏趺坐，诸比丘众及以离车，强自抑忍，各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离车言：“汝等当知，有七种法，日就增进，而不减损：一者、欢悦和同，无相违逆；二者、共相晓悟，讲论善业；三者、护持禁戒，及持礼仪；四者、恭敬父母及余尊长；五者、亲戚和睦，各相承顺；六者、国内支提，修理供养；七者、奉持佛法，亲敬比丘及比丘尼，爱护优婆塞及优婆夷。如是七法，若受行者，令人威德日就增进，国土炽盛，人民丰乐。汝等从今至尽形寿，当奉持之，

无得懈怠。”

时诸离车即白佛言：“我等若于此七法中修行一事，尚能令我威德增进，况复具足修行七法！善哉！世尊，我等今者便得福利，当尽形寿奉持不忘。”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从今亦当修习七法之行：一者、欢悦和谐，犹如水乳；二者、常共集会，讲论经法；三者、护持禁戒，不生犯想；四者、恭敬于师及以上座；五者、料理爱敬阿练比丘；六者、劝化檀越，修营三宝所止住处；七者、勤加精进，守护佛法。汝等当知，若有比丘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进。

“复次，比丘，更有七法，汝等当修：一者、不如白衣营资生业；二者、不作戏论调谑之言；三者、不乐睡眠废于精勤；四者、不论世间无益之事；五者、远恶知识，近于善友；六者、正念，不生邪想；七者、若于佛法有所得者，更求胜进。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长。

“复次，比丘，更有七法，汝等当行：一者、于佛法僧生坚固信；二者、有惭；三者、有愧；四者、心常乐于多闻；五者、心不轻躁；六者、乐闻经义；七者、乐修智慧。汝等若能修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长。

“复次，比丘，更有七觉意法，汝等当行：一者、择法；二者、精进；三者、喜；四者、念；五者、定；六者、猗；七者、舍。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长。

“复次，比丘，更有七法：一者、观于无常；二者、观于无我；三者、观于不净；四者、观苦；五者、不乐世间；六者、不著五欲；七者、勤修寂灭。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长。

“复次，比丘，更有七法，汝等当行：一者、身常行慈；二者、口常行慈；三者、意常行慈；四者、若有檀越种种布施，平等分与无使有偏；五者、于深妙法乐说不厌；六者、不以世间典籍而教于人；七者、见非同学不生憎嫉。汝等若能修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长。

“复次，比丘，更有七法，汝等当行：一者、于九部法善能分别；二者、善解其义；三者、行道诵习，皆得其时；四者、行住坐卧，善得仪中；五者、为人说法，并自量忖，以其所长而以教人；六者、若婆罗门、刹利、长者、居士，来欲听法，当善筹量，随根为说；七者、善别愚智。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长，则能守护我之正法。”

尔时，国中诸离车妻，闻佛不久当般涅槃，今者最后见毗耶离，心大懊恼，悲泣流连，各与五百眷属，各办五百乘车，载供养具，种种庄严，车牛白者悬素幡盖，如是玄黄各随牛色，次第出城，往至佛所。

尔时，世尊遥见彼来，告诸比丘：“汝等见此诸离车妻，前后导

从，极严丽不？”

比丘答言：“唯然见之。”

佛告比丘：“此毗耶离、离车长者及以其妻，出入之仪，甚为光饰，与忉利天等无异也。”

时离车妻既到佛所，头面礼足，悲泣流连，不能自胜，以诸供具而供养佛，白言：“世尊，唯愿住寿教化众生。世尊，今若般涅槃者，我等盲瞑，永无开悟。受生薄福为此女身，恒有限碍不得自在，无缘而数亲近世尊，世尊便欲般涅槃者，我等善根日就减损。”

尔时，如来而答之言：“汝等从今至尽形寿，精勤持戒，如人护眼，意念端直，勿生谄嫉，此便即是常得见我。”

诸离车妻闻佛此语，倍增悲绝，不能自胜，却坐一面。

尔时，庵婆罗女，颜容端正世界第一，闻佛不久当般涅槃，最后见于毗耶离城，心怀悲懊，涕泣交流，即与五百眷属，严五百乘车，次第出城，往诣佛所。

尔时，世尊遥见彼来，告诸比丘：“庵婆罗女，今来诣我，形貌殊绝，举世无双。汝等皆当端心正念，勿生著意。比丘当观此身，有诸不净，肝、胆、肠、胃、心、肺、脾、肾、屎尿、脓血充满其中，八万户虫居在其内，发毛爪齿、薄皮覆肉、九孔常流，无一可乐。又复此身，根本始生，由于不净。此身所可往来之处，皆悉能令不净流溢。虽复饰以雕彩，熏以名香，譬如宝瓶中藏臭秽。又其死时，膖胀腐烂，节节支解，身中有虫而还食之，又为虎狼鸱枭雕鹫之所吞噬。世人愚痴，不能正观，恋著恩爱，保之至死，横于其中而生贪欲。何有智者而乐此耶？”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虽复佩璎珞， 香华自严饰，
屎尿及唾洟， 不净藏其内。
众生保惜之， 迷惑不觉悟，
犹如灰覆火， 愚人蹈其上。
智者当远离， 勿生染著心。”

尔时，庵婆罗女到于佛前，头面礼足，以诸供具而供养佛，衔泪呜咽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住寿住世，不般涅槃，利益世间诸天人民。世尊若定般涅槃者，一切众生无复奖导，犹如婴儿失于慈母。”

尔时，世尊而告之言：“一切诸行，性相如是，汝今不应生于悲恼。”世尊即便普为来众而说法言：“汝等从今护持禁戒，勿得亏犯。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人不喜见；若在众中独无威德，诸善鬼神不复守护；临命终时，心识怖惧，设有微善悉不忆念；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

如是转转无解脱期。比丘持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恭敬，美声流布，闻彻世间；处大众中威德明盛，诸善鬼神常随守护；临命终时正念分明，死即生于清净之处。”

当于如来说此法时，六万八千那由他天人八部，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六十比丘漏尽意解成阿罗汉。

尔时，世尊告诸离车及与其妻，并庵婆罗女：“我今欲进干荼村中，汝等可各还归所止。当知诸行皆悉无常，但当修行我所说法，勿如婴儿涕泣悲恼。”世尊即便从座而起。

时诸离车及与其妻、庵婆罗女，闻佛此言，捶胸拍头，号啕大叫，缘路随佛不肯旋返。世尊既见恋慕情深，非是言辞所可安慰，即以神力化作河水，涯岸深绝，波流迅疾。

时诸离车及以眷属、庵婆罗女，既见如来与比丘众在彼河岸，倍增悲恸，闷绝躃地，而以微声共相谓言：“是处那忽有此大河，而复乃尔波湍惊急？当是如来见于我等随从不舍，而故作此，绝行道耳。”

时诸离车及以其妻、庵婆罗女，既不得渡，心倍踊跃，俯仰哽咽，绝望乃还。

尔时，如来至干荼村北林中住，告诸比丘：“汝等当知，有四种法：一戒、二定、三慧、四解脱。若不闻知此四法者，斯人长夜在生死海。我于往昔若不闻知此四法者，不能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于是，世尊即说偈曰：

“戒定慧解脱， 我若不久闻，
不能疾得证， 无上正真道。
汝等宜精进， 修习此四法，
能断生死苦， 天人上福田。”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为诸比丘分别广说此四法义。当于如来说此法时，千二百比丘即于诸法，漏尽意解成阿罗汉。

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即从座起，趣于象村、庵婆罗村、阎浮村乃至到于善伽城。到彼城已，与诸比丘，前后围绕，在一处坐。

于是，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当勤观察：一者、苦谛，二者、集谛，三者、灭谛，四者、道谛。比丘，苦谛者，所谓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所求不得苦，六、怨憎会苦，七、爱别离苦，八、五受阴苦。汝等当知，此八种苦，及有漏法，以逼迫故，谛实是苦。集谛者，无明及爱，能为八苦而作因本，当知此集，谛是苦因。灭谛者，无明爱灭绝于苦因，当知此灭，

谛实是灭。道谛者，八正道——一、正见，二、正念，三、正思惟，四、正业，五、正精进，六、正语，七、正命，八、正定。此八法者，谛是圣道。若人精勤，观此四法，速离生死，到解脱处。汝等比丘，若于此法已究竟者，亦当精勤为他解说。我若灭后，汝等亦应勤思修习。”

当于如来说此法时，五百比丘漏尽意解成阿罗汉，虚空诸天其数四万，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决定说：

“一者、若有比丘乐欲说法，作如是言：‘我亲从佛闻如是法，善解其义，受持读诵，极自通利。汝等宜应请之令说，应随所闻善自思惟，为修多罗，为是毗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耶？若修多罗及以毗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应受持，称赞善哉。若修多罗及以毗尼、法相之中，无此法者，不应受持，亦勿称赞。’当知此法非我所说。

“二者、若有比丘乐欲说法，作如是言：‘我于某处比丘僧众闻如是法，善解其义，受持读诵，极自通利。汝等宜应请之令说，随所闻法善自思惟，为修多罗，为是毗尼，为是法相有此法耶？若修多罗及以毗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应受持，称赞善哉。若修多罗及以毗尼、法相之中，无此法者，不应受持，亦勿称赞。’当知此法非我所说，亦复非彼比丘众说。

“三者、若有比丘乐欲说法，作如是言：‘我亲从彼某僧伽蓝、某阿练若住处，众多上座比丘，悉皆多闻，聪明智慧，闻如是法，善解其义，受持读诵，极自通利。汝等宜应请之令说，应随所闻，善思惟之，为修多罗，为是毗尼，为是法相中有此法耶？若修多罗及以毗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应受持，称赞善哉。若修多罗及以毗尼、法相之中，无此法者，不应受持，亦勿称赞。’当知此法非我所说。

“四者、若有比丘乐欲说法，作如是言：‘我亲从某僧伽蓝、某阿练若住处，有一上座比丘，智慧多闻，闻如是法，善解其义，受持读诵，极自通利。汝等宜应请之令说，应随所闻，善思惟之，为修多罗，为是毗尼，为法相中有此法耶？若修多罗及以毗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应受持，称赞善哉。若修多罗及以毗尼、法相之中，无此法者，不应受持，亦勿称赞。’当知此法非我所说。

“汝等宜应善分别此四决定说，又亦以此分别说法传授余人。设我在世及般涅槃，虚伪真实，以此知之。”

时诸比丘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等从今当能分别佛说、魔说。”

尔时，世尊与诸比丘从座而起，趣鸠娑村。到彼村已，与比丘众前后围绕，坐一树下。时彼村中，诸婆罗门、长者、居士闻佛至已，

皆悉驰竞，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今者与诸比丘故来此村，别有余趣？"

于是，如来即答之言："我却后三月，当般涅槃。从毗耶离城遍历村邑，次第到此。"

尔时，诸人闻佛此语，悲泣懊恼，闷绝躃地，举手拍头，捶胸大叫，唱如是言："呜呼苦哉！世间眼灭！我等不久，失所归导。"垂涕白言："唯愿世尊，住寿一劫若减一劫。"

尔时，世尊而答之言："汝等不应生此悲恼。所以者何？有为之法，性相如是。汝等可舍忧恼之情，静心听我最后所说。"于是诸人强自抑忍，低头默听。

时彼座中，有一婆罗门，名弗波育帝，聪明智慧，博闻强记。尔时，如来即告之言："汝等当知，在家之人有四种法，宜应修习：一者、恭敬父母，尽心孝养；二者、恒以善法，训导妻子；三者、愍念僮仆，知其有无；四者、近善知识，远离恶人。汝等若恒行此四法，现世为人之所爱敬，将来所生常在善处。

"复次，弗波育帝，在家之人有四乐法：一者、不负他财，无惭愧色；二者、极大巨富，自惜不用，父母、妻子、亲戚、眷属皆不给与，又不供养沙门、婆罗门；三者、极大巨富，身著丽服，口恣上味，供养父母、亲戚、眷属皆悉给与，奉事沙门及婆罗门；四者、身口意业，并不为恶，聪明智慧，乐欲多闻。汝等当知，在家之人，虽复有此四种之乐，而不负他债及以悭贪，此法名为最下之乐；好行布施，名为中乐；身口意业不造于恶，聪明智慧，乐于多闻，此法名为上胜之乐。"

尔时，如来而说偈言：

"不负债及悭，斯名为下乐；
有财行布施，此名为中乐；
身口意业净，智慧乐多闻，
此则为上乐，慧者之所行。
汝等从今日，乃至尽形寿，
长幼互相教，行此中上法。"

大般涅槃经卷中

尔时，弗波育帝等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从今以中上法，互相开导。"

于是，弗波育帝等五百人，即于佛前，受三归依并及五戒。弗波育帝等重白佛言："唯愿世尊，及比丘僧，明受我供。"

于时，如来默然许之。弗波育帝等知佛许已，即从座起，与其来众，礼佛而退。还到其舍，通夕办好香美饮食。既至明日，食时将

到，遣信白言："唯愿世尊，自知其时。"于是如来与比丘僧，前后围绕，往诣其舍，次第而坐。

弗波育帝见佛及僧悉安坐已，便起行水，手自斟酌诸美饮食。余婆罗门、长者、居士，有五百人，各赍美馔，亦在其舍，共供养佛。时诸比丘，当于食上，有不善摄身威仪者，诸婆罗门、长者、居士既见之已，心不欢喜。

尔时，世尊知众人心，而普告言："汝等当知，如来正法，深旷如海，不可测量。又复大海，有诸众生，身体极大，长万六千踰阇那，或复身长八千踰阇那，或复身长四千踰阇那，或复身长千踰阇那，或复身长一寸半寸，乃至极微。如来法海亦复如是，其中或有得阿罗汉，具足三明及以六通，有大威德福天人者，其中亦有得阿那含者、斯陀含者、须陀洹者，亦复有得四果向者，乃至亦有凡夫之人未得法利者。是故汝勿于法海中而生碍心。"

于是，世尊而说偈言：

"一切众川流，皆悉归大海，
若饭佛及僧，福归己亦然。"

尔时，如来说此偈已，又为众人说种种法。于时，弗波育帝等五百人，于诸法中远尘离苦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与比丘僧从座而起，更复前行，趣波波城。弗波育帝等五百人，悲号啼泣，奉送如来，徘徊顾慕，绝望乃返。

尔时，世尊既至彼城。彼城之中，有工巧子，名曰淳陀。其人有园，极为闲静。如来即便与诸比丘，前后围绕，往住彼园。是时，淳陀闻佛及僧来其园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与其同类俱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不审世尊，何缘来此？有他趣耶？"

尔时，世尊即答之言："我今所以来至此者，不久应当入般涅槃，是以故来最后相见。"

是时，淳陀及其同类闻佛此语，心大悲恼，闷绝于地良久，微声而白佛言："世尊今者舍诸众生，不慈念耶？云何便欲入般涅槃？唯愿世尊，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即又拍头捶胸大叫，作如是言："呜呼苦哉！世间眼灭！一切众生从今以后，没生死海，未有出期。所以者何？无上导师般涅槃故。"

尔时，世尊告淳陀言："汝今不应生苦恼也。一切诸行，法皆如是，悉为无常之所迁变，合会恩爱，必有别离，是故汝今勿生忧恼。"

尔时，淳陀即白佛言："我今亦知诸行无常，合会恩爱，皆悉别离。然无上尊当般涅槃，我今云何而不悲恼？"

尔时，世尊即为淳陀说种种法，淳陀闻已，忧悲小歇，便从座

起，整身威仪，偏袒右肩，顶礼佛足白言：“世尊，唯愿明日受我薄供。”世尊即便默然许之。

尔时，淳陀知佛许已，礼足而退。淳陀还舍，通夕办于多美饮食。至明食时，遣信白佛：“唯愿世尊，自知其时。”

于是，如来与诸比丘，前后围绕，往诣其舍，次第就坐。是时，淳陀见佛坐已，即便行水，手自斟酌，下诸精馔。世尊及僧食竟洗钵，还归本坐，淳陀亦坐。

尔时，世尊告淳陀言：“汝今已作希有之福，最后供饭佛、比丘僧，如此果报无有穷尽。一切众生所种诸福，无有能得等于汝者，宜应自生欣庆之心。我今最后受汝请讫，更不复受他余供饭。”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汝今已建立， 希有之功德，
最后得供饭， 佛及比丘僧。
功德日增长， 永无穷竭时，
汝今宜自应， 深生欣庆心，
一切所造福， 无有等汝者。”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即语阿难：“我今身痛，欲疾往彼鸠尸那城。”

尔时，阿难与诸比丘并及淳陀，闻佛此语，生大苦痛，号泣流连，不能自胜。于是，世尊即从座起，与诸比丘前后围绕，趣向彼城。

尔时，淳陀亦与眷属随从如来，世尊中路止一树下，语阿难言：“我于今者，极患腹痛。”即将阿难去树不远，而便下血，既还树下，而敕阿难：“汝可取我僧伽梨衣，四叠敷地，我欲坐息，不堪复前。”

阿难受敕，世尊即便坐息树下，又告阿难：“我今患渴，汝可往至迦屈嗟河，取净水来。”

阿难答言：“向有商人，五百乘车，从河而过，其水必浊，恐不堪饮。”如是再三敕于阿难，阿难然后持钵而去。既到河上，见水澄清，心大怖惧，身毛皆竖，而自念言：“我于向者，见诸商人五百乘车，经此水过，意谓犹浊，不言便清，致令屡逆如来之敕。”即持水归而以供奉，作如是言：“甚奇世尊！向见商人五百乘车，从河而渡妨于前后，十日之中犹未应清。世尊神力，俄尔之顷，而便澄洁。”世尊即便受水饮之。

尔时，有一满罗仙人之子，名弗迦娑，是彼迦兰仙人弟子，从鸠尸那诣波波城。忽于中路而见如来坐息树下，合掌问讯却坐一面，而白佛言：“夫出家法，坐禅之业最为第一，调伏情根，使心不乱，专

精寂静，莫能惊恐。所以者何？忆念往昔随从我师迦兰仙人，行于道路，既患疲乏，近于路侧，止息树下，我师即便坐禅思惟。当尔之时，有诸商人乘五十乘车从前而过，我师尔时犹故寂默，身不动摇，如是良久方从禅起。我即便往而白师言：‘尊向在此坐禅之时，有诸商人五十乘车经前而过，声如雷震，不审尊向为见之不？’师答我言：‘都无所见。’又复问言：‘闻其声不？’亦答：‘不闻。’即复白言：‘尊今衣上所以有此尘土污者，是彼车过故致尔耳。’我于尔时，深生奇特，知坐禅法极可敬重，善摄情根无能乱者。”

尔时，世尊答弗迦娑：“汝向所说，非为奇特。所以者何？若复有人，非是熟眠，亦复不入于灭尽定，端心坐禅，五百乘车从其前过，此人于时不觉不闻，如是乃可名为奇特。复次，弗迦娑，斯亦未足为大奇特。若复有人正念坐禅，遇天霹雳雷电震曜，时有耕者兄弟二人，闻此惊怖应声而死，又有四牛亦皆顿绝，而坐禅者不觉不闻，斯可得名为奇特不？”

弗迦娑言：“五百乘车从前而过，不觉不闻已为奇特，况复霹雳震曜动地而不闻觉！极为希有！”

尔时，世尊告弗迦娑：“我于往昔在阿车摩村，于一树下端坐思惟。时有商人五百乘车经我前过，而我禅思不觉不闻。诸商人等经过良久，我方出定。时彼商人遥见我起，皆悉竞来，见我身上尘坌污衣，即便拂之，而问我言：‘我等向者，五百乘车从此而过，世尊见不？’即便答言：‘我不见也。’彼复问言：‘世尊自可闭目不视，为闻声不？’我又答言：‘亦不闻声。’商人又问：‘世尊为眠，为是入于灭尽定耶？’我又答言：‘我向不眠，亦非入定，但在禅思，故无闻见。’彼诸商人闻我此言，极生奇特叹未曾有，而作是言：‘坐禅之力，乃能如此。’我即为其说种种法，时彼商众悉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复次，弗迦娑，我于往日在彼村侧，田间独坐寂默禅思，不久忽然天大霹雳，雷电风雨震动天地。时有耕者兄弟二人，忽闻此声同共怖死，又有四牛亦复顿绝。时彼村人，闻有耕者二人怖死，或是父母、妻子、知识，合村相随，涕泣来看。我于尔时方从禅觉，见地泥水，又有众人集聚号哭。有一人来，我即问言：‘何故人众聚此悲泣？’彼人答言：‘世尊，向者不觉雷电霹雳声耶？我村之中，兄弟二人在此而耕，同时为于霹雳所杀，及以四牛亦皆俱死。云何世尊而不觉知？如来向者为是得眠？为是入于灭尽定耶？’即答之言：‘我向不眠，亦不入定，端寂坐禅，故不闻耳。’是时彼人闻佛此语，深生奇特叹未曾有，心自念言：‘坐禅乃有如此之力。’我即为其种种说法，既闻法已，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时弗迦娑闻佛此言，生希有心，而白佛言：“本见我师坐禅之时，五十车过而不闻知，谓为奇特。今者如来说此二事，百千万倍不可为比，如来禅力不可思议。”即便从佛受三归依。如来为说种种妙法，其闻法已，心开意悟，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即语侍人：“汝可取

我金色劫贝二张持来，我欲上佛。”侍人奉敕，即取将来。

时弗迦娑手执劫贝，长跪佛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奉上世尊，唯愿哀愍，即赐纳受。”

尔时，世尊答弗迦娑：“我今为汝受取一张，可以一张施于阿难。所以者何？阿难日夜亲侍我侧，且又今日看我疾病。若有施主，施于病人及看病者，斯则名为满足大施。”

时弗迦娑闻佛此语，欢喜踊跃，即以一张置佛足下，又持一张至阿难所，长跪白言：“我今以此奉施尊者，唯愿纳受。”

阿难答言：“善哉！善哉！汝今能信天人师言，令汝长夜永得安乐，我为汝受。”

于是，弗迦娑还至佛所，如来即复为说诸法，其闻法已，得阿那含果。

时弗迦娑复白佛言：“我今欲于佛法出家。”佛即唤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门，得阿罗汉。

尔时，如来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玻瓈红色。于是阿难顶礼佛足，长跪叉手，而白佛言：“不审世尊，有何因缘，而现此瑞？”

佛即答言：“阿难，当知我有二时放大光明：一者、在菩提树欲成佛时放大光明；二者、欲般涅槃放大光明。阿难知不？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于夜分般涅槃时，亦复如是。汝今当知，我于今者后夜分尽，在鸠尸那城力士生地，熙连河侧娑罗双树间，入般涅槃。”说此语已，诸比丘众，虚空诸天，悲号啼泣不能自胜。

尔时，世尊与比丘众到迦屈蹉河。世尊即便入河洗浴，洗浴讫已，共比丘僧坐于河侧。

尔时，淳陀心自咎责：“世尊因受我之供饭，而患腹痛，欲般涅槃。”

尔时，世尊知淳陀心，告阿难言：“汝今当知，一切众生勿自责言，如来因受我之供饭，致使身患而般涅槃。所以者何？如来出世，有二种人，获福最上：一者、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而来奉施；二者、如来临欲般涅槃时，最后供饭。此二人福正等无异，所获果报不可称计。如此二施难可值遇，如优昙钵华时时乃有。”

尔时，世尊即告淳陀：“汝今心意正有此念，不应自生如此悔责，已获无上难得之宝，宜应自生庆幸之情。百千万劫，佛名难闻；虽得闻名，见佛又难；虽得见佛，供养又难；虽得供养，在此二施，亦又甚难。汝今已果，不久当获辩才、智慧、色、力、寿命。”

尔时，淳陀闻佛此语，心生欢喜不能自胜，而白佛言：“快哉！世尊，我今已得如此大利。”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布施者获福， 慈心者无怨，

为善者消恶， 离欲者无恼，
若行如此行， 不久般涅槃。”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淳陀言：“汝今应以最后施福，广为人说，令得闻者长夜获安。”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我今欲进鸠尸那城力士生地，熙连河侧娑罗双树间。”

阿难白言：“唯然，世尊。”

于是，如来与诸比丘前后围绕，而便进路渡熙连河，住鸠尸那城力士生地娑罗林外，语阿难言：“汝可往至娑罗林中，见有双树，孤在一处，洒扫其下，使令清净，安处绳床，令头北首。我今身体极苦疲极。”

尔时，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此语，倍增悲绝。阿难流泪奉敕而去，至彼树下洒扫敷施，皆悉如法，还归白言：“洒扫敷施，皆悉已毕。”

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入娑罗林，至双树下，右胁著床，累足而卧，如师子眠，端心正念。

尔时，双树忽然生华，堕如来上。世尊即便问阿难言：“汝见彼树非时生华供养我不？”阿难答言：“唯然，见之。”

尔时，诸天龙神八部，于虚空中雨众妙华、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而散佛上，又散牛头栴檀等香，作天伎乐歌呗赞叹。佛告阿难：“汝见虚空诸天八部供养我不？”

阿难白言：“唯然，已见。”

世尊又复告阿难言：“欲供养我报于恩者，不必以此香华伎乐。净持禁戒，读诵经典，思惟诸法深妙之义，斯则名为供养我也。”

尔时，有一比丘，名优波摩那，如来昔日未取阿难为侍者时，其恒执事看视如来。时优波摩那，既见如来卧双树下，心大苦恼，在佛前立。

尔时，世尊而告之言：“汝今不须当我前倚。”优波摩那即却一面。

尔时，阿难心生疑念：“我侍佛来经历年载，未曾见佛作如此语。今日何故不听前立？如来今者不久便当入般涅槃，而复不听在前悲泣。”

于是，阿难即礼佛足，长跪叉手白言：“世尊，我从昔来侍佛至今，数数在于世尊前立，而未曾闻令我却退。今者何故语优波摩那使避前耶？”

佛言：“阿难，诸天龙神八部之众，闻我在于娑罗双树右胸而卧，皆悉竞来瞻视于我，从虚空中累至于地，四面充满，各三十二踰阇那。此优波摩那比丘，当我前立，天龙八部生不喜心，作如是

念：‘如来今者在双树间，不久便当入般涅槃，我等最后瞻视之时，而此比丘当佛前立。’以是因缘故令之却。阿难知不？今此八部，或有悲泣不能自胜，或有懊恼迷闷欲绝，或有以手自拔头发，或有牵绝严身具者，悉皆同声唱如是言：‘如来今者入般涅槃，何其速哉！如来出世难可值遇，如优昙钵华时时乃现，而今不久入般涅槃。呜呼苦哉！世间眼灭！我等从今谁为归导。’离欲诸天皆悉叹言：‘呜呼世间极为无常，无有受生不归灭者！’又彼诸天共相谓言：‘世尊昔日或在毗耶离城，或在王舍城，或在舍卫国并及余处，安居讫已，诸比丘众从四方来，问讯世尊。我等因此，得于路侧见诸比丘，礼拜供养，听受经法，长获福利。世尊今者既般涅槃，诸比丘僧安居竟已，无复问讯，游行处所。我等不复得于路侧见诸比丘，礼拜供养，听受经法，从今永失如此福利。’”

尔时，如来告阿难言：“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我灭后，能故发心往我四处，所获功德不可称计，所生之处常在人天，受乐果报无有穷尽。何等为四？一者、如来为菩萨时，在迦比罗旆兜国蓝毗尼园所生之处；二者、于摩竭提国，我初坐于菩提树下，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处；三者、波罗奈国鹿野苑中，仙人所住转法轮处；四者、鸠尸那国力士生地，熙连河侧娑罗林中双树之间，般涅槃处。是为四处。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并及余人外道徒众，发心欲往到彼礼拜，所获功德悉如上说。”

尔时，阿难闻佛此语白言：“世尊，我从今者当普宣告诸四部众知此四处，若往礼拜功德如是。”

尔时，阿难复白佛言：“若有善心诸优婆夷，善持戒行，乐听经法，欲见比丘，我等从今当云何耶？”

佛言：“汝等从今勿与相见。”

阿难言：“若脱遇会与之相逢，当复云何？”

佛言：“勿与共语。”

阿难言：“若不共语，其脱咨请，欲闻经法，当复云何？”

佛言：“应为说法，但当善摄汝身口意。”

尔时，阿难而白佛言：“我等从今如是奉行。”

尔时，阿难而白佛言：“世尊，入于般涅槃后，供养之法，当云何耶？”

佛言：“汝今不应逆忧此事，但自思惟，于我灭后护持正法，以昔所闻，乐为人说。所以者何？诸天自当供养我身，又婆罗门及以诸王、长者、居士，此等自当供养我身。”

阿难言：“虽复天人自兴供养，然我不知应依何法？”

佛言：“阿难，供养我身，依转轮圣王。”

阿难又问：“供养转轮圣王，其法云何？”

佛言："阿难，供养转轮圣王之法，用新净绵及以细氎合缠其身，如是乃至积满千重。内金棺中，又作银棺盛于金棺，又作铜棺盛于银棺，又作铁棺盛于铜棺，然后灌以众妙香油。又复棺内，以诸香华而用涂散，作众伎乐歌呗赞颂，然后下盖。造大宝舆，极令高广，轩盖栏楯，众妙庄严，以棺置上。又于城中作阇维处，扫洒四面极令清净，以好栴檀及诸名香，聚为大[卄/積]。又于[卄/積]上，敷舒缯氎，施大宝帐，以覆其上。然后舆举，至阇维处，烧香散华，伎乐供养。绕彼香[卄/積]，周回七匝，然后以棺置香[卄/積]上，而用香油以浇洒之。燃火之法，从下而起。阇维既竟，收取舍利内金瓶中，即于彼处而起兜婆，表刹庄严，悬缯幡盖。诸人民等，恒应日日烧香散华种种供养。

"阿难当知，供养转轮圣王之法，其事如是。阇维我身，亦与王等。然起兜婆，有异于王，表刹庄严，应悬九伞。若有众生悬缯幡盖，烧香散华，及燃灯烛，礼拜赞叹我兜婆者，此人长夜获大福利。将来不久，他人亦复起大兜婆，供养其身。

"阿难当知，一切众生皆无兜婆，唯有四人得立兜婆：一者、谓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慈愍众生，堪为世间作上福田，应起兜婆；二者、谓辟支佛，思惟诸法自觉悟道，亦能福利世间人民，应起兜婆；三者、谓阿罗汉，随所闻法思惟漏尽，亦能福利世间人民，应起兜婆；四者、谓转轮圣王，宿植深福，有大威德，王四天下，七宝具足，自行十善，又复劝于四天下人亦行十善，应起兜婆。阿难，当知若有众生以诸供具，而以供养此兜婆者，其所得福，渐次差降。"

尔时，阿难闻佛此语，心生懊恼，悲号啼泣，隐于佛后，相去不远，而以微声，作如是言："我今犹是学地之人，于诸法中未得深味，而天人师一旦舍我入般涅槃，我当何时践解脱路？"即便举手攀一树枝，捶胸拍头，闷绝懊恼。

尔时，世尊问余比丘："阿难即时为在何处？"

比丘答言："阿难今者在如来后，于一树下，啼泣懊恼。"

又告比丘："汝可往彼语阿难言，天人之师，今欲见汝。"比丘便往，说如来旨。阿难既闻，即便来还，至于佛所，头面礼足，倚立一面。

世尊于是问阿难言："我于近日已为汝说，一切诸行皆悉无常，合会恩爱必归别离，汝今何故犹生悲恼？复次，阿难，汝从往昔侍我至今，左右执事进止去来，及通宾客皆得宜节。又复见汝身口及意，皆悉清净无有瑕秽，汝获福利不可称计。"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阿难不应作此悲恼。所以者何？不久当得到解脱处。比丘当知，过去诸佛皆有侍者如今阿难，未来诸佛亦复如是。比丘当知，今此阿难，智慧深妙聪明利根，我从昔来所说法

藏，阿难皆悉忆持不忘。

“复次，比丘，阿难善知进止时节。若有人客欲来见我，阿难即先思量其时，世尊或应某时见诸比丘，或应某时见比丘尼，或应某时见优婆塞，或应某时见优婆夷，或应某时见婆罗门，或应某时见于刹利，或应某时见长者、居士，或应某时见诸外道。如是等众，若来见我及闻说法，皆悉多获功德福利。所以者何？悉是阿难通进见我，得其善根成熟时故。

“复次，比丘，转轮圣王有四奇特希有之法：一者、若婆罗门来至转轮圣王之所，既到见王，颜容端正，威德高显，心生欢喜；次闻王语，音辞清彻，亦生欢喜；乃至见王，默然无言，又怀踊跃；及与王辞，还归所止，回恋顾慕，步步怅快，如饥渴人不得饱满。二者、诸小刹利，三者、毗舍，四者、首陀罗，亦复如是。此为转轮圣王四奇特事。当知阿难亦有此四奇特之事：一者、若诸比丘从远方来，欲问讯我，次见阿难，皆生欢喜；闻其说法及见默然，亦复欣悦；辞别而退，恋德情深，不能有已。二者、比丘尼，三者、优婆塞，四者、优婆夷，亦复如是。汝等当知，阿难有此四奇特事。”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不应自生苦恼而作是言：‘天人之师将般涅槃，我今无复解脱之期。’所以者何？凡我所说一切法藏，于我灭后，思惟奉持，勤行精进，不久自当得于解脱。”

尔时，阿难既得如来梵音安慰，忧恼小除，而白佛言：“我今心意，如小醒悟，欲有所请，唯愿哀愍。”

佛即答言：“欲请何事？”

阿难言：“此鸠尸那城，比余大国，极为边狭，人民又复不能炽盛。唯愿世尊，往余大国，王舍城、毗耶离城、舍卫国城、婆罗奈城、阿踰阇城、瞻波城、俱睒弥城、德叉尸罗城。如是诸城，所处正中，人民炽盛，国土丰乐，皆多信心，智慧聪明。唯愿世尊，往彼诸城而般涅槃，广利其中诸众生等。”

尔时，世尊答阿难言：“汝今不应作是请我言，此鸠尸那城为边狭也。汝当谛听，今为汝说。阿难，过去久远，此鸠尸那城有转轮圣王，名大善见，七宝具足，王有千子能伏怨敌，皆以正法化诸人民。尔时，此城名鸠尸婆帝城，东西二门，其间相去十二踰阇那；南北二门，其间相去八踰阇那。其城四面，周匝七重，其内一重淳以黄金，其第二重淳以白银，其第三重淳以琉璃，其第四重淳以玻瓈，其第五重淳以砗磲，其第六重淳以玛瑙，其第七重杂以众宝。其城楼橹皆悉七层，窗牖栏楯七宝雕饰，悬众宝铃网罗上，其间相去尽一箭道。其城四门，门各九重，庄校严饰，光丽悦目。七重城外各有堑水，其水澄洁具八功德，皆以七宝而为阶陛，诸杂类鸟鸾凰、孔雀、凫雁、鸳鸯，翻羯飞舞，鸣集其中。其水复有鸠牟头华、郁波罗华、分陀利华，青黄赤白杂色莲华。又其岸上，有七行宝树行各异宝，微风徐起

吹彼树枝，条叶相触，音如天乐。城中人民皆悉盈满，安隐丰乐极为炽盛，诸五欲具如忉利天。道路之中悬诸明珠，人民行止，初无昼夜。此城恒有十种音声：一者、象声，二者、马声，三者、车声，四者、鼓声，五者、螺声，六者、琴瑟等声，七者、歌声，八者、扣钟击磬设大会声，九者、赞叹持戒人声，十者、互共说法语论之声。大善见王有诸威德，端正第一，众人见者无不爱敬，长寿欢乐身无小疾。王性慈仁，愍念一切，犹如慈父怜爱其子，一切人民亲敬于王亦复如父。

“阿难，大善见王别于一时，欲出园林游观嬉戏，严四种兵各八万四千。又复后宫夫人婇女，亦严八万四千乘车，欲随游看。时王又复敕于国中诸婆罗门、长者、居士，令随出游。严驾办已，时主兵臣入白王言：‘四兵已办，愿王知时。’时王即便升白象舆，与婆罗门、长者、居士、大臣眷属及以四兵，前后围绕，出往园中，象行骏疾，犹如风驰。尔时，诸臣及婆罗门、长者、居士，共谏王言：‘大王久在深宫之中，外诸人民无缘见王。今者既往园林游观，诸人民众充塞路侧，皆悉瞻仰欲见大王。以是事故，愿敕御者，不须迅速。’王闻此语，即敕御者，令徐徐行。路边人民，恣意瞻仰，如子见父。尔时彼王见诸衢巷，无不平坦，又七宝树罗列荫映而无池水，即敕一臣，夹诸路侧，造七宝池，其间相去皆一百弓。又令栽植种种名华，又复敕令一一池间给诸侍人，有来浴者供以香华，又与饮食，恣意取足，如是供给不舍昼夜。又敕彼臣，自今已后，四远人民有来求乞，随须给与。既到园林，与婆罗门、长者、居士并余大臣，游观嬉戏，乃至日暮，珠光明曜，如昼无异，不见日影乃知是夜。时王与诸婆罗门、众长者、居士并余臣民，嬉戏讫已，还归宫城。别于他日，时婆罗门、长者、居士及与大臣，持众名宝，共来献王。王即语言：‘我于近日园林游戏，敕于某臣，自今已去，有来求索，随意给与。我之布施乃至如是，卿等云何反以众宝而来献我？’时王即便心自思惟：‘此诸人等，所以持宝来献我者，皆缘国中富贵之故。如此之事，由民贫来。’即敕藏臣，出诸珍宝及资生具，置四衢道，捶钟击鼓，唱令四远：‘大善见王，今开宝藏以用布施。若有所须，随意来取。’王恒如是广行布施，利益众生不舍昼夜。

“尔时，国中诸婆罗门、长者、居士及以大臣而白王言：‘大王，常可所居宫殿极为褊狭，我等每来问讯王时，诸侍从者不相容受。唯愿大王，开拓令广。’王闻此语，默然许之，心自念言：‘我今宜应开阔住处。’时天帝释知王心念，呼一天子，名毗首建磨，极为妙巧，无事不能，而语之言：‘今阎浮提转轮圣王，名大善见，其今欲更开拓宫城。汝便可下为作监匠，使其居处严丽雕饰如我无异。’彼天奉敕即便来下，犹如壮士屈伸臂顷，到阎浮提，当王前立。时王既见彼天子形，风姿端正必知非凡，而问之言：‘汝是何神而忽来下？’天即答言：‘大王当知，我天帝释之大臣也，名毗首建磨，极闲工巧。大王心

欲开广宫殿故，天帝释遣我来下，为作监匠以助于王。’王闻此言，心怀欢喜。时彼天子，即便经始，开廓宫城。城之四门，其间相去二十四踰阇那。为王起殿，高下纵广各八踰阇那，七宝严丽如帝释宫。其殿凡有八万四千间隔住处，皆有七宝床帐卧具。又复为王起说法殿，高下纵广亦八踰阇那，七宝庄严无异于前。其殿四面，有七宝树，及以名华，列植荫映。又造宝池，其水清洁，具八功德。其殿中央，施师子座，七宝庄严，极为高广，覆以宝帐，垂七宝。又为四远来听法者，设四宝座，黄金、白银、琉璃、玻瓈，其数凡有八万四千。毗首建磨既为彼王造作宫城皆悉竟已，与王辞别，忽然不现，还归天上。

“时大善见王既见宫城皆悉修立，即敕击鼓唱令国界：‘大善见王，却后七日，当为一切说种种法。若欲乐闻，皆可来集说法殿上。’时婆罗门、长者、居士、大臣、人民，闻此唱令，至于其日，皆悉来集。时王即便上说法殿，登师子座，一切来众亦皆坐于四宝之座。尔时，彼王先为诸人说十善法，然后又为开余法门，乃至经于万二千岁。其国众生，若有曾闻彼王法者，命终生天，不堕三塗。

“阿难，彼王恒作如此利益一切众生。阿难，时大善见王于静室中，心自念言：‘我过去世，有何行业，修何善根，生世尊贵，有大威德，色力寿命人无等者？正当由于过去世中，广修布施、忍辱、慈悲故，今获得如此报耳！我今宜应更修进胜。’而便思惟，不久之间即得初禅，乃至得于第四禅，复更修习四无量心。阿难，大善见王又教夫人及以婇女，令修四禅。

大般涅槃经卷下

“尔时，雪山有八万四千白象，日日来到列王殿前。时王心念：‘此诸白象恒来我所，经由道路践籍众生。’即便敕语主兵臣言：‘自今已后，不须此象日来我所，经一千岁可令一来，但令四万二千便足，不必其满八万四千。’

“王玉女宝名曰善贤，与余夫人及以婇女八万四千人，于静室中坐禅思惟经四万岁，共相谓言：‘我等在此坐禅思惟经四万岁，不见大王，今者宜应礼拜问讯。’作此言已，即便相随，到于王所。其余宫人，入白王言：‘善贤今与八万四千女人，来问讯王。’时王闻已，即便往于说法殿上，升师子座。俄尔之顷，善贤等至，王即唤前。时善贤等相随而进，到于王所，头面礼足，次第而坐，即作是言：‘我等共在静室之中，坐禅思惟经四万岁，不见王久，故来问讯。欲有所说，唯愿听许。’王即答言：‘善哉随意！’

“善贤即便而白王言：‘此阎浮提、西瞿耶尼、北郁单越、东弗婆提，四方人民极为炽盛，富乐安隐，皆行十善，并是大王德化力也。此阎浮提，如鸠尸婆帝城者，其数凡有八万四千。此诸城等国王、臣民及婆罗门，皆悉来此，欲见大王。而王坐禅经多年岁，来朝谒者皆

不相见，譬如孝子不见慈父。又四天下，不见大王游历甚久。唯愿大王，善将时宜，抚接民人。我等女弱，于国无益，所以坐禅适意久远。大王处贵统摄内外，一切人民莫不宗仰，岂得如我女人所行！白象车马，其数各有八万四千，大王宜应乘之游观。大王昔日恒为一切说种种法，授以十善，顷来坐禅斯事顿废。’于时善贤以如此事种种谏王，大善见王闻此语已而答之言：‘汝于前后每以善事而谏劝我，今闻汝言，殊乖昔意。’尔时，善贤闻王此诲，心生懊恼，垂涕念言：‘我向所以谏大王者，正以所见，谓为得中，不图乃复更生罪咎！’即从座起顶礼王足，而白王言：‘今我愚痴不识正理，乃以此事而用上谏。唯愿大王，听我忏悔。’

“尔时，大善见王答善贤言：‘一切诸行皆悉无常，恩爱合会亦复别离。此四天下虽尔炽盛，我亦不久当舍弃之。我于往昔八万四千岁而为婴儿，八万四千岁而为童子，八万四千岁为灌顶太子，八万四千岁为灌顶王，然后得成转轮圣王，领四天下，七宝具足，八万四千岁统理民务，八万四千岁为诸人民讲说诸法，八万四千岁坐禅思惟。从尔已来，五十八万八千岁，虽复如此寿命延长，会归于尽。我今已老，死时将至，古昔诸王尊贵快乐如我不异，亦复迁谢归于无常。鸠尸婆帝城及余八万四千大城会亦磨灭，不应于此独生爱著长放逸心。我今所以获此尊胜，皆由往昔积诸善业，今者宜应广植诸善造来生因，是故坐禅经积年岁。’

“尔时，善贤等闻王此言，心大欢喜，顶礼王足，退还所住。如是不久，王得笃疾，自知命尽，即立太子而以为王，集余大臣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以四海水灌太子顶。事既毕竟，王即命终，上生梵天。

“阿难，大善见王，王四天下，而其所居，唯阎浮提大城。虽有八万四千，而其所处，唯鸠尸婆帝。雪山之中有八万四千白象之宝，而王所乘，不过一象。虽有八万四千骏马，而王所骑，不过一匹。虽有八万四千七宝之车，而王常驾，不过一乘。虽有八万四千夫人，王之所爱，唯在一人。雕饰宝殿八万四千，王之所处，不过一室。身之所须，饱足而已，而王役虑四方，缠心物务，徒劳精神，于身无益。

“阿难，大善见王，岂异人乎？我身是也。我于往昔获此尊贵，所居国城即在于此。我于此城作转轮王不可称数，成就利益无量众生。今者诸天充满虚空，皆是我昔为王之时，以诸善法教化所成。其于今日复在此城见般涅槃，当令其获般涅槃果。

“阿难，以是事故，汝云何言此鸠尸那城为边狭耶？我今决定住于此城而般涅槃。”

当于如来说此事时，诸天及人亿那由他，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即共同声而白佛言：“世尊，往昔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以诸善法利益我等，今又于此以般涅槃乐安立于我。”即散名华，并作天乐，歌呗赞叹，供养如来。

尔时，阿难而白佛言："奇哉！世尊，此鸠尸那城，过去乃有斯奇特事！我今不复生小心也。"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可入鸠尸那城语诸力士道，我今日于后夜分入般涅槃，皆悉令来与我相见。若有所疑，恣意请问，莫令于我般涅槃时不及相见，后生悔恨。"

尔时，阿难闻佛言已，垂泣懊恼，顶礼佛足，摄身威仪，与一比丘俱共入城。时鸠尸那城诸力士等，男女大小，始共集聚，论叙如来当般涅槃，各各皆欲往诣佛所。会见阿难，即便问言："我闻世尊在双树间将般涅槃，正共言论欲至佛所。"于是阿难具以如来所敕之辞告诸力士，力士闻已，悲号懊恼，闷绝躃地，互共微声而相谓言："呜呼苦哉！世间眼灭！我等从今何所归依？犹如婴儿失于慈母，从今已去，人天转减，三恶道趣日就增盛。"白阿难言："我等眷属，今欲相随往至佛所。"

是时，阿难还白佛言："以世尊语入城宣示，诸力士众莫不惊绝涕泣歔欷，皆悉当来瞻奉世尊。"诸力士等，男女大小，一切相随，流泪呜咽，缘路而进。是时，阿难见诸力士人数甚多，心自念言："若此人众一一礼佛无有竟时，我今当令家家一时礼。"诸力士众至佛所已，阿难即便普语之言："汝等来众为不少，若人人礼佛不卒得竟，今可家家一时礼也。"力士奉旨即便礼佛，退住一面，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住寿一劫若减一劫，不般涅槃，利益一切诸天人民。今诸众生无有慧眼，唯愿世尊，为作开导。"

尔时，如来告力士言："汝今不应作此请我。所以者何？一切诸行皆悉无常，恩爱合会必归别离，设我住世若满一劫，会亦当灭。我所说法但当忆持诵念勿忘，此则不异我在世也。"诸力士等闻佛此言，不果所请，心怀愁悴，悲泣懊恼，默然而住。

尔时，鸠尸那城有一外道，年百二十，名须跋陀罗，聪明多智，诵四毗陀经，一切书论无不通达，为一切人之所宗敬。其闻如来在娑罗林双树之间将般涅槃，心自思惟："我诸书论，说佛出世极为难遇，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其今在于娑罗林中，我有所疑，试往请问。瞿昙若能决我疑者，便是实得一切种智。"作此念已，往到佛所，在于林外，逢见阿难，即语之言："我书论中说佛兴世极难值遇，亿千万劫时时乃出，如优昙钵华不可数睹。在世教化，我初不见，今闻在此娑罗林中当般涅槃。我有所疑，欲往请问，汝可为我白世尊言，道我今者欲希相见。"

尔时，阿难闻其此语，心自思惟："世尊今者四大不和，接对来久，已自增恶。若复与此外道相见，必有言论，容致损剧。"即答之言："世尊今者四大不和，寝卧林中极苦身痛。汝今不须见如来也！莫临世尊般涅槃时而作障碍。"须跋陀罗如是三请，阿难亦复如是三

答。

尔时，世尊以净天耳，闻须跋陀罗请阿难声，又观其根，是可度时，即以梵音告阿难言："汝莫于我最后弟子独作留碍，听须跋陀罗前来，我欲见之。此人质直聪慧易悟，所以来进欲决疑难，非为故来论胜负也。"于是阿难即承佛教，语须跋陀罗："世尊今已敕听汝前。"须跋陀罗闻佛许前，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而心念言："沙门瞿昙，决定是得一切种智。"即前佛所，互相问讯坐于一面，而白佛言："瞿昙，欲有所问，唯愿听许。"佛言："善哉！善哉！须跋陀罗，恣汝所问。"

须跋陀罗即问佛言："今者世间沙门、婆罗门，外道六师富兰那迦葉、末伽利拘赊梨子、删阇夜毗罗视子、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迦罗鸠驮迦旃延、尼揵陀若提子等，各各自说是一切智，以余学者名为邪见，言其所行是解脱道，说他行者是生死因，互相是非，云何而得知其虚实？何师应得沙门之称？何师定是解脱之因？"

尔时，如来即答之曰："善哉！善哉！须跋陀罗，乃能问我如此之义。谛听！谛听！吾为汝说。须跋陀罗，诸法之中若不见有八圣道法，当知无有一沙门名，二及三四亦复不有；既无沙门，亦无解脱；解脱既无，非一切种智。须跋陀罗，若诸法中，有八圣道法，当知必有四沙门名；有沙门名，则有解脱；既有解脱，是一切种智。须跋陀罗，唯我法中，有八圣道，有四沙门名，是解脱道，是一切种智。彼诸外道富兰那迦葉等，其说法中，无八圣道，无沙门名，非是解脱及一切种智。若言有者，当知必是虚诳之说。须跋陀罗，一切众生，闻我所说，信受思惟，当知其人必不空闻要得解脱。须跋陀罗，我在王宫未出家时，一切世间皆为六师之所迷醉，初未见有沙门之实。须跋陀罗，我年二十有九，出家学道；三十有六，于菩提树下，思八圣道究竟源底，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一切种智；即往波罗捺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为阿若憍陈如等五人，转四谛法轮，其得道迹，尔时始有沙门之称，出于世间福利众生。须跋陀罗，当知我法能得解脱，如来实是一切种智。"

尔时，须跋陀罗既闻如来说八圣道，心生欢喜，举身毛竖，渴仰欲闻八圣道义，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为我分别八圣道义。"于是世尊即便为其分别广说，须跋陀罗既闻佛说八圣道义，心意开朗，豁然大悟，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即白佛言："我今欲于佛法出家。"于是世尊即便唤之："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门。世尊又为广说四谛，即获漏尽，成阿罗汉。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当知，我于道场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初说法度阿若憍陈如等五人，今日在于娑罗林中临般涅槃，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诸天及人，无复更应闻我说法而得度者。若有善根应得解脱，当来皆是我之弟子，展转相教。阿难，须跋陀罗，虽

是外道，而其善根应成熟时，唯有如来能分别知。我般涅槃后，若有外道欲于我法求出家者，汝等不应便听许之。先令四月诵习经典，观其意性为虚为实。若见其行质直柔软，于我法中实有深乐，然后方可听其出家。阿难，所以然者？汝等小智，不能分别众生之根，是故令汝先观之耳。”

尔时，须跋陀罗而白佛言：“我于向者，欲求出家，世尊若令先于佛法四十年中赞诵经典，然后听我而出家者，我亦能尔，岂况四月！”

尔时，世尊即告之言：“如是，如是，须跋陀罗。我观汝意，于我法中殷勤渴仰，今作此言，非为虚设。”

尔时，须跋陀罗前白佛言：“我不今忍见天人尊入般涅槃，我于今日欲先世尊入般涅槃。”佛言：“善哉！”时须跋陀罗即于佛前，入火界三昧而般涅槃。

尔时，如来告阿难言：“汝勿见我入般涅槃便谓正法于此永绝。何以故？我昔为诸比丘，制戒波罗提木叉，及余所说种种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师，如我在世，无有异也。阿难，我般涅槃后，诸比丘等，各依次第，大小相敬，不得呼姓，皆唤名字，互相伺察，无令众中有犯大戒，不应窥求觅他细过。车匿比丘，应与重罚。”

阿难问佛：“与何重罚？”

佛言：“阿难，与重罚者，一切比丘勿与共语。”于是阿难如教奉行。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今者若有疑难，恣意请问，莫我灭后生悔恨言：‘如来近在娑罗林中，我于尔时不往咨决，致令今日情有所滞。’我今虽复身体有疾，犹堪为汝等解释疑惑。若欲于我般涅槃后奉持正法利益天人，今宜速来决所疑也。”世尊乃至如是三告，诸比丘等默然无有求决疑者。

尔时，阿难即白佛言：“奇哉！世尊，如是三诲，而此众中无有疑者。”

佛言：“如是，如是，阿难。今此众中，五百比丘未得道者，我般涅槃后，未来世中，当得尽漏。汝亦当在此中数也。”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若见我身口意脱相犯触，汝当语我。”

时诸比丘闻佛此语，流泪懊恼而白佛言：“如来岂当有身口意微细过耶？”

于是如来即便说偈：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

尔时，如来说此偈已，告诸比丘："汝等当知，一切诸行皆悉无常。我今虽是金刚之体，亦复不免无常所迁。生死之中极为可畏，汝等宜应勤行精进，速求离此生死火坑，此则是我最后教也。我般涅槃，其时已至。"时诸比丘及余天人，闻佛此诲，悲号涕泣，闷绝躃地。如来即便普告之言："汝等不应生此悲恼，诸行性相，皆悉如是。"于是，如来即入初禅，出于初禅入第二禅，出于二禅入第三禅，出于三禅入第四禅，出第四禅入于空处，出于空处入于识处，出于识处入无所有处，出无所有处入于非想非非想处，出于非想非非想处入灭尽定。

尔时，阿难既见如来湛然不言，身体肢节不复动摇，即便流泪而作是言："世尊今已入般涅槃。"尔时阿□楼驮语阿难言："如来即时未般涅槃。所以湛然身不动者？正是入于灭尽定耳。"

尔时，世尊出灭尽定，更还入于非想非非想处，乃至次第入于初禅，复出初禅入第二禅，出于二禅入第三禅，出于三禅入第四禅，即于此地入般涅槃。尔时，阿□楼驮语阿难言："世尊已于第四禅地入般涅槃。"

于是阿难及四部众，闻阿□楼驮作此言已，悲号呜咽，闷绝躃地。其中或有举手拍头捶胸大叫，共相谓言："世间眼灭，一何速哉！一切众生，从今已去，谁为导者？人天方减，恶道日增。"时虚空中天龙八部，涕泣滂沱犹如骤雨，互相谓言："我等从今谁为归依？犹若婴儿失于慈母，三恶道径日就开阔，解脱之门方巨重关，一切众生沉沦苦海，亦如病人远于良医，又似盲者失所牵导。我等既去无上法王，烦恼之贼日见侵逼。"唱此言已，闷绝懊恼不能自禁。时鸠尸那城诸力士众，皆悉勇健，犹如香象，既见如来入般涅槃，神情憔悴，如病新起。当于尔时，大地震动，天鼓自鸣，四大海水波浪翻倒，须弥山王自然倾摇，狂风奋发，林木摧折萧索枯悴，骇异于常。

尔时，大梵天王即说偈言：

"过去与未来， 及以今现在，
无有诸众生， 不归无常者。
如来天人尊， 金刚身坚固，
犹不免无常， 而况于余人？
一切诸众生， 爱惜保其身，
薰余以香华， 不知当毁灭。
如来金色身， 相好以庄严，
会亦皆弃舍， 应入般涅槃。
永断诸烦恼， 成一切种智，
犹尚不得免， 况余结累者？"

尔时，天帝释即说偈言：

“一切诸行性， 实是生灭法，
两足最胜尊， 亦复归于尽。
三毒炽然火， 恒烧诸众生，
无有大悲云， 谁能雨令灭？”

尔时，阿□楼驮即说偈言：

“如来于今日， 诸根不摇动，
心意会诸法， 而弃于此身。
恬然绝思虑， 亦复无诸受，
如灯尽光灭， 如来灭亦然。”

尔时，阿难即说偈言：

“大地忽震动， 狂风四激起，
海水波翻倒， 须弥宝山摇，
天人心悲痛， 泣泪犹如雨，
皆悉大恐怖， 如被非人执，
由佛般涅槃， 故有如此事。”

尔时，众中有未得道比丘人天，既见如来已般涅槃，心生懊恼，宛转于地；已得道者，深叹世间无常之苦，悲号啼泣不能自胜。是时，阿□楼驮语诸比丘及以天人：“汝等不应生大忧恼。如来前已为汝等说，诸行性相，法皆如是，云何犹故而悲泣耶？”

尔时，阿难即便普语四远来众：“如来今已入般涅槃。”

尔时，众人闻阿难言，悲号啼泣闷绝懊恼，而以微声语阿难言：“今此人众极为阗塞，三十二喻阇那皆悉充满。唯愿尊者，各令我等次第得前亲见如来，最后瞻仰礼拜供养。如来出世难可值遇，如优昙钵华时时乃现。今者亲在此般涅槃，愿必哀愍，令我得见。”

尔时，阿难闻众人言，心自思惟：“如来出世，极为难值，最后供养亦复甚难。我今当令谁在于先供养佛者？今者宜使诸比丘尼及优婆夷，得在前来供养佛身。所以然者？斯等女弱，昔来之时，不必得到如来之所，以是因缘故宜在先。”作此念已，即便普唱诸比丘尼及优婆夷，皆听前于如来身所。诸比丘尼及与无量优婆夷等，俱到佛所，既见如来已般涅槃，啼泣懊恼，围绕礼拜，种种供养。

尔时，有一贫穷优婆夷，年一百岁，见诸婆罗门，并及刹利、长者、居士、力士妻女长幼大小，以妙香华种种供养，自伤贫乏独绝此愿，心自思惟：“如来出世极为难值，最后供养复为甚难，而今穷罄无以自表。”作此念已，倍增悲恸，临佛足上心大懊恼，涕泣流连污如来足：“愿我将来所生之处，常得见佛。”诸比丘尼及优婆夷，供养毕已，即还本处。

尔时，阿难又复普告诸余人言：“诸比丘尼及优婆夷供养已毕，汝等可前次第供养。”时诸人众以次而来到佛身所，既见如来已般涅槃，号泣宛转心大悲恼，以诸供具而用供养。

尔时，诸力士众皆悉集聚，共相谓言：“我等今者，云何阇维如来之身？世尊临欲般涅槃时，应有遗敕。”即便共往，问阿难言：“我等今者欲共阇维如来之身，其法云何？世尊临可般涅槃时，当有遗旨，唯愿见告。”

尔时，阿难语力士言：“如来遗敕阇维之法，令与转轮圣王等无有异。”阿难即便具说佛向所敕之事。诸力士等闻阿难言，皆共严办阇维之具，先造宝舆雕镂庄丽，以如来身置宝舆上，烧香散华，作众伎乐，歌颂赞叹，于音乐中而说苦、空、无常、无我、不净之法。

时诸力士白阿难言：“如来今者既般涅槃，最后供养极为难遇。我等请留如来之身，七日七夜恣意供养，令诸天人长夜获安。”阿难即便以力士言问阿□楼驮，阿□楼驮答阿难言：“善哉随意！”阿难尔时告诸力士：“听留佛身七日七夜恣意供养。”时诸力士闻阿难言，心大悲庆，即于林中种种供养。满七日已，时诸力士以新净绵及以细氎缠如来身，然后内以金棺之中，其金棺内散以牛头栴檀香屑及诸妙华，即以金棺内银棺中，又以银棺内铜棺中，又以铜棺内铁棺中，又以铁棺置宝舆上，作诸伎乐歌呗赞叹。诸天于空，散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并作天乐，种种供养，然后次第下诸棺盖。

时力士等共相谓言：“七日之期今者已满，我等宜应举如来棺，周匝绕城，令诸人民恣意供养，然后往于城南阇维。”作此言已，即便共举如来之棺，尽其身力而不能起，各共惊怪不知何故，而以问于阿□楼驮：“我等诸人欲举佛棺，周匝绕城，还趣南门供养阇维，尽竭身力而不能举，不知此是何等事相？唯愿尊者为我说之。”时阿□楼驮语众人言：“所以然者？虚空诸天欲令佛棺周匝绕城，从北门入住于城中，听诸天人种种供养。然后应从东门而出，往于宝冠支提之所而阇维之。”彼诸力士闻此语已，共相谓言：“诸天意尔，宜应顺从。”即举佛棺，绕城一匝，从北门入，住城之中，听诸天人恣意供养，作妙伎乐，烧香散华，歌呗赞叹。诸天于空，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并作天乐，种种供养。供养讫已，即便从城东门而出，往于宝冠支提之所。既到彼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八部，感结悲哽不能自胜，而便聚积牛头栴檀及诸杂香。又于[廾/積]上，敷舒缯氎，施大宝帐以覆其上，举举宝棺，绕彼香[廾/積]周回七匝，烧香散华，作众伎乐，而以宝棺置香[廾/積]上，取妙香油周浇洒之。

时四部众并诸天人，恋慕懊恼不能自胜，即便以火从下烧之，火不肯燃，乃至再三亦复不燃。时诸人众不知所以，即以此事问阿□楼

驮：“三烧香[卄/積]，何故不燃？”阿□楼驮言：“所以然者？尊者摩诃迦葉在铎叉那耆利国，闻于如来欲般涅槃，与五百比丘从彼国来，欲见世尊，是以如来不令火燃。”尔时大众闻此语已，深叹奇特。

尔时，摩诃迦葉在铎叉那耆利国，遥闻如来在鸠尸那城欲般涅槃，心大悲恋，与五百比丘缘路而来。去城不远，身患疲极在于路边，与诸比丘坐于树下。见一外道，手执曼陀罗华，迦葉问言：“汝从何来？”答言：“我从鸠尸那城来。”迦葉又问：“汝知我师应正遍知不？”其即答言：“识。汝大师在鸠尸那城娑罗林中双树之间，已般涅槃，得今七日。即时正在宝冠支提，将欲阇维。天人充满，互竞供养故，我于彼得此天华。”

尔时，迦葉闻此言已，悲号哽咽，诸比丘众闷绝躃地，而以微声共相谓言：“呜呼苦哉！世间眼灭。”于是迦葉而安慰之：“汝等不应作此苦恼，诸行性相皆悉如是，如来天尊犹尚不免，况复余人而得脱耶？宜应精进求离世苦，今可速起，前于宝冠支提之所礼拜瞻仰。”尔时，众中有余比丘，晚暮出家，愚痴无智，共相谓言：“佛在世时，禁呵我等不得纵意，既般涅槃，何其快哉！”是时迦葉与诸比丘，进鸠尸那城，到于宝冠支提之所，见如来棺在香[卄/積]上。悲泣流泪围绕七匝，而登香[卄/積]，至宝棺所，在于足处号啕呜咽，头面作礼。

尔时，如来于宝棺内而出双足，迦葉见此倍增悲惊。时诸天人既睹奇特希有之事，莫不嗟叹，深生苦恋。尔时，迦葉见佛足上而有点污，即便回顾，问阿难言：“如来足上何缘有此？”阿难答言：“如来初可般涅槃时，四众充满。我时思惟，若令大众同时进者，女人羸弱，不必得前，即便先听诸比丘尼及优婆夷到如来所礼拜供养。尔时，有一贫穷优婆夷，年一百岁，见诸婆罗门及以刹利、长者、居士、力士、妻女、长幼大小，以妙香华种种供养，自伤贫乏无以表心，作此念已，倍增悲恸，临佛足上，心大懊恼，涕泣流连，污如来足。”

尔时，迦葉既闻此语，心怀惆怅，怪责阿难曾不呵止致此点污，即以香华供养佛棺，礼拜赞叹，皆悉毕已，于是双足自然还入。迦葉即便还下于地，以佛力故香[卄/積]自燃，四面火起，经历七日，宝棺融尽。于时诸天雨火令灭，诸力士众收取舍利，以千张氎缠佛身者，最里一张及外一重，如本不燃，犹裹舍利。

当尔之时，虚空诸天雨众妙华，并作伎乐，歌呗赞叹，供养舍利。时诸来众及以力士，皆悉各设种种供养。诸力士众即以金罂收取舍利，置宝舆上，烧香散华，作众伎乐，还归入城，起大高楼而以舍利置于楼上。即严四兵，防卫守护，唯听比丘及比丘尼，得入礼拜，种种供养。其余国王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民，皆不听前。

尔时，韦提希子阿阇世王，闻彼力士收佛舍利置高楼上，而严四

兵防卫守护，心大悲恼，又复忿怒诸力士辈，即便遣信，语力士言："世尊在世，亦是我师。般涅槃时，恨不临见。我之族姓及与世尊，皆是刹利，汝今云何独收舍利置高楼上，而严四兵防卫守护，不分余人？汝便可以一分与我，我欲于国起妙兜婆，兴诸供养。若能见许，永通国好。不见许者，兴兵伐汝。"余七国王及毗耶离、诸离车等，遣使之法，皆亦如是。时婆罗门、长者、居士，亦各遣信，白力士言："世尊亦是我等之师，愿能哀愍，赐舍利分。"时诸国使到力士所，具宣王意。力士闻已，深怀不平，答诸使言："佛来我国而般涅槃，舍利自然应属我等，欲于国界兴造兜婆庄严供养，此不可得。若兜婆成，恣汝等意，快共来此供养礼拜。若欲兴兵而见向者，此国军众，亦足相拟。"时彼诸使各归本国，人人向王说如此事，诸王闻已益怀瞋忿，各严四兵而往攻伐。时诸力士亦严战具，以拟来敌。

鸠尸那城中，有一婆罗门，名徒卢那，聪明多智，深信三宝，心自思惟："彼八国王及诸离车，身力壮健，军众精锐，又且力士勇猛难当，若交战者必无两全。"而即便语诸力士言："汝等虽复勇锐果敢，彼八国王齐力同心，人众云集，军阵猛盛。若战斗者，理无两全，锋刃既交，必有伤害。如来在世教人行慈，而于今日，忽相杀戮。汝等不应吝惜舍利，宜分诸国及离车等，各于其界造立兜婆，称于世尊往昔之训，又使汝等普获福利。"诸力士众闻此语已，心意解悟，即答之言："汝之所说，实得于理，听如汝言。"彼婆罗门见力士众皆悉解甲，即便出城，语诸王言："汝今为法何故兴兵？"诸王答言："我为法故远求舍利，而见拒逆不肯分与，是以今者兴兵共来。"时婆罗门复语王言："我已相为和，诸力士皆悉与汝舍利之分，可取宝瓶，为汝分之。"八王欢喜，奉授金瓶。彼婆罗门受诸金瓶，持以还归，于高楼上而分舍利以与八王。于时八王既得舍利，踊跃顶戴，还于本国各起兜婆。彼婆罗门从诸力士，乞分舍利瓶自起兜婆。诸力士等取其一分，于阇维处合余灰炭而起兜婆，如是凡起十处兜婆。如来从始欲般涅槃，及般涅槃后至于阇维，起诸兜婆其事如是。其后迦葉共于阿难及诸比丘，于王舍城结集三藏。

佛说方等泥洹经二卷

佛说方等泥洹经卷上

闻如是：一时，佛游于王舍鹞山，从大众比丘，比丘千二百五十。

时摩竭王阿阇世，与越祇不相得，众臣议言："越祇自恃国富民众，地沃野丰，多出珍宝，不首伏我，当往攻伐。"国贤大臣名曰雨舍，梵志种也。王命使行，稽首佛足，敬问消息，兴居轻强，气力游步，德化日升。言阿阇世与越祇有憾，众臣之议，欲往攻伐，愿闻众祐，有以教之。

大臣受命，即严车五百乘、骑二千、步人二千，行诣鹞山。到小道口，下车步进，见佛欢喜，貌色恭辞，气重揖让毕长跪言："摩竭王阿阇世，稽首佛足，敬问消息，兴居轻强，气力游步，德化日升。"

佛言："甚善！王与国人及汝皆安不？"

雨舍白言："王与越祇有憾。众臣之议，以彼自恃国富民众，地沃野丰，多出珍宝，不首伏我，欲往伐之。愿闻佛教。"

佛报大臣："昔吾一时曾游越祇止躁神舍，见其国人皆多谨敕。我时为说治国七法不危之道，其能行者，日当兴盛，未之衰也。"即叉手言："愿闻七法，盖何施行？"

佛言："谛听。"对曰："受教。"

时贤者阿难住后扇佛，佛言："阿难，汝宁不闻越祇国人数相聚会，讲论政事，修备自守？"对曰："闻其数相聚会，讲论政事，修备自守。"

佛言："如是，彼为不衰。汝闻越祇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转相承用？"对曰："闻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转相承用。"

"汝闻越祇奉法相率，无取无愿，不敢有过？"对曰："闻其奉法相率，无取无愿，不敢有过。"

"汝闻越祇礼化谨敬，男女有别，长幼相事？"对曰："闻其礼化谨敬，男女有别，长幼相事。"

"汝闻越祇孝于父母，逊悌师长，受识教诲？"对曰："闻其孝于父母，逊悌师长，受识教诲。"

"汝闻越祇承天则地，敬畏鬼神，敬顺四时？"对曰："闻其承天则地，敬畏鬼神，敬顺四时。"

"汝闻越祇尊奉道德，国有沙门应真及四方来者，供养衣食、卧床、疾药？"对曰："闻其尊奉道德，国有沙门应真及四方来者，供养衣食、卧床、疾药。"

佛言："夫有国者，行此七法，难可得危。"雨舍对曰："使越祇人持一者，尚不可攻，何况有七！国事多故，当还。"请辞。

佛言："可置知是时。"即从座起，礼佛而去。

是时，佛敕贤者阿难，请鹞山中诸倚行比丘，令会讲堂。即请悉会，稽首毕，一面坐，佛告诸比丘："听我所言，善念行之。"皆曰："受教。"

佛言："比丘有七教，则法不衰。何等七教？一当数会，讲诵经道，无有懈怠；二当和顺，忠正相教，转相承用；三当无取，无愿于他，唯乐山泽；四当绝淫，长幼先后，相事以礼；五当慈孝，承事师长，受识教诲；六当奉法，敬畏经戒，以修梵行；七当遵道，供养圣众，开解童蒙，来学者受给施衣食、卧床、疾药。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守，则法不衰，当善念行：一守清净，不乐有为；二守无欲，不贪利养；三守忍辱，无所诤讼；四守空行，不入众聚；五守法意，不起众想；六守一心，坐禅定意；七守约损，衣食粗疏，草蓐为床。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敬，则法不衰，当善念行：一为敬佛，善心礼事，无他倚行；二为敬法，志在道意，无他倚行；三为敬众，依受教令，无他倚行；四为敬学，事持戒者，无他倚行；五为敬闻，事讲授者，无他倚行；六为敬净无欲，无他倚行；七为敬定，事坐禅寂，无他倚行。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财，则法不衰，当善念行：一当有信，见正喜乐；二当有戒，慎护不犯；三当有惭，改过自悔；四当有愧，顺所言行；五当多闻，讽诵无厌；六当智慧，深行微妙；七当法施，勿望礼赂。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觉意，则法不衰，当善念行：一志念觉，倚净无淫，寂分散意；二法解觉，倚净无淫，舍分散意；三精进觉，倚净无淫，舍分散意；四爱喜觉，倚净无淫，舍分散意；五一向觉，倚净无淫，舍分散意；六惟定觉，倚净无淫，舍分散意；七行护觉，倚净无淫，舍分散意。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知，则法不衰，当善念行：一当知法，佛十二部经，谛受诵论；二当知议，求诸法慧，博解其要；三当知时，可诵、可步、可禅、可卧，无失时宜；四当自知，所入法行，多少深浅，熟与初始，志当日胜；五当知节，勿贪美妙，适身节食，无以自病；六当知众，入比丘众，梵志、圣人、君子及士民众，分别知可敬、可住、可坐、可默、可语；七当知人，观其所好，察其志能，随意劝导，令知圣化。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有七惟，则法不衰，当善念行：一惟经道，当如人念父母，父母生子，思极一世，惟法活人，无数世度人生死；二惟人生无

不有苦，忧念妻之家属所有，死各离散不知所堕，若身有罪，亲不能解，知此非常，当念行道；三惟精进，端身口意，取道不难；四惟谦虚，无自憍大，承事明哲，矜诲未闻，愍伤教之；五惟降意，不驰六情，抑淫怒痴态，无有邪行；六惟躯中，但盛臭秽，风寒热血，无可贪者；七惟自观形如粪土，日当念死，天地开辟生民以来无不死者，世间如梦，所见欢爱不知为化，悟乃觉空，当知是幻，勿以目欺。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又比丘复有六重法，当善念行，可得久住：一为修身，以起慈心，依圣旬通诸清净者行此重任，和一爱敬施于同学，无取无诤，勉共守行行；二为修口，善行以起慈心；三为修意，善行以起慈心；四为所见法际，若得衣食、应器余物，终不爱藏；五为持戒不犯，不以摸质，能用劝人；六为若从正见得出正要，受道苦尽度知见了，行此重任，皆以圣旬通清净用和爱敬施于同道，无取无诤，转相建立，共守道行。

“又复比丘，当为愍伤，一切蠕动，至于虮虱，必加慈心。人之死亡，当为悲哀。彼得为人，如不闻道，家室啼哭，亦不知死，魂神所趣。唯得道者，能知之耳。佛为是故敷陈经法，经不可不学，道不可不行。天下多道，王道为大；佛道如是，最为其上。譬数十人，俱共射准，有前中者，有后中者，要射不止，必复中准。又如天下众流不息皆归于海。比丘如此，行道不止，会得解脱。如佛法教，转相承用，讽咏佛语，常用时诲。四辈弟子，展转相教，如是佛经，可得久住。”

彼时佛请贤者阿难，俱之巴连弗邑，即受教行。佛摄衣钵，历王舍城，去行半道所，顿止王园。佛告诸比丘：“皆听！其为道者，当知四谛。凡人不知，故走长塗，宛转生死，无休止时。吾是以启汝意。何等四？一曰知苦苦，是谓真谛；二曰苦由习生，是谓真谛；三曰苦习尽灭，是谓真谛；四曰苦习尽受道，是谓真谛。于苦不慧不知，故走长塗，生死不休，当以知此苦谛。苦者，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以要言之，五盛阴苦。已觉斯苦，能断爱习，是谓得眼，为极是生，后不复有苦。犹习者，从爱苦习都尽，受道之谛，得眼见证，为尽是生，后不复有。已见真谛，得道眼者，无复生死，长塗永绝。

“如是比丘，又当复知，道得八行。何等八？一以专心受佛经法；二弃爱欲，与世无诤；三终不为杀盗淫行；四不欺谗、佞饰、恶骂；五不嫉妒、贪餮、不信；六念非常、苦、空、非身；七观形中臭秽不净；八不贪身，知当归土。诸往古佛，皆见此四谛。诸当来佛，亦见此四谛。其有贪慕家居恩爱及乐世间荣名之寿者，终不得是度世之道。道从心生，心净者乃得道。其次心端，不犯五戒，可得上天。其次信道，好学经法，后可得作人。若都欲断绝地狱、畜生、饿鬼道

者，当以一心奉行经戒。今佛为天下解脱生死，开现正道，其欲学者，当谛思惟。”

佛与贤者阿难，前到巴连弗，止城外神树下。诸梵志、居士，闻佛从诸弟子来，皆出城外，欲覲见供养佛。有持席荐，有持毾[登+毛]，有持水浆及锭灯者，行诣佛所，稽首毕，一面坐。佛告诸梵志、居士：“人在世间，好贪欲恣意者，有五消耗：一自放恣，财产日减；二自放恣，危身失道；三自放恣，众人不敬，死时有悔；四自放恣，丑名恶声，周闻天下；五自放恣，身死魂神堕三恶道。人能降心不放恣者，有五丰德：一自检摄，财产日增；二自检摄，得近道意；三自检摄，众人所敬，至死无悔；四自检摄，好名善誉，周闻天下；五自检摄，身死神生天上福地。人不自恣，有此五善，宜思念之。”佛为众人，说法正化若干要语，无不欢喜，皆前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于是佛起，到阿卫聚坐一树下，持神心道眼见上诸天，使贤神守护此地。贤者阿难，从宴坐起，稽首毕，一面住。佛问阿难：“谁图此巴连弗起城郭者？”对曰：“是摩竭大臣雨舍所建，所其欲以遏绝越祇。”

佛言：“善哉！善哉！雨舍之贤，乃知图此。吾见忉利诸神妙天共持此地。其有土地为天神所护，必安且贵。又此地者，近天之中。主此地神，名曰人意。人意所护，其国久而益胜，必多圣贤、仁智、豪俊，余国弗及，亦莫能坏。此城久久，如欲坏时，当以三事：一者、大火，二者、大水，三者、中人与外人谋，乃坏此城。”

雨舍闻佛与众弟子俱游到此，即乘王威严车五百乘，出城欲覲见供养佛。到即下车，步入园门，见佛欢喜，貌色恭辞，气重揖让毕，一面坐。佛为说法正化若干要语，雨舍欢喜，乃避座言：“欲设微食，愿与圣众俱屈威神。”佛以默如可之。即起稽首，绕佛三匝而归。大臣归乃通夜，具作好食，严室内施床座。早行白佛：“食具已办，唯圣知时。”佛即摄衣持钵，与众弟子俱到其舍，就高座于众前坐。

雨舍手自斟酌腆美，奉钵致浆，行澡水毕，住白佛言：“已所施福，愿佛咒愿：此国土民，一切天人，使长得安。”

佛咒愿言：“佛助尔喜，为天人供养，土民作导。饭佛、比丘僧，称誉正法，受道慧语，奉行经戒，都咒愿此。可敬知敬，可事知事，博施兼爱，有慈哀心，使汝一切常获福利，得见正道。”大臣欢喜。

佛复言：“汝于今世，虽有官事，缘由此福，后必解脱。若人得饭佛及真贤持戒者，沙门咒愿，终不徒弃。又当以知，若欲在官及居位者，不可有贪心，不可侈心，不可憍心，不可虐心，不可快心。去此五者，后无咎悔，死得上天，除恶道罪。”

佛说已从坐起，出东城门。雨舍追侍曰：“当名此门为瞿昙门。”佛度津渚，又追名之，为瞿昙津。

是时人民，有乘舫舟渡者，有乘小船，或乘竹箄及木桴渡，渡者甚众。佛坐定意自思：“往昔未作佛时，身所更来，乘此桴舡，不可复数。今以解脱，不复乘此，亦使我诸弟子得离是。”佛从定觉，自说颂曰：

“佛为海船师， 法桥渡河津，
大乘道之典， 一切渡天人。
亦为自解脱， 度岸得升仙，
都使诸弟子， 缚解致泥洹。”

彼时，佛请贤者阿难俱之拘利邑，受教皆行，到坐树下。佛告诸比丘：“皆听当持净戒，当思定意，当解慧行。此三者，禅誉既丰，又得离于淫怒痴垢，是谓正度欲疾。望此当力自解，用尽是生，入清净行。务如应作，而知一心，以善其性，与世无净。已知世事，宜自忧身，静居内思，意志即明，三垢已除，便自得道，心不复走，亦无所著。譬如国王为万姓主，比丘自思惟能万端皆心为主。”

佛与阿难俱，到喜豫邑，止河水边揵祇树下。诸弟子且入城，乞食已，澡洗毕，还礼佛住，白佛言：“是国多疫疠，有死者。朝所共闻，有清信士，玄黜、时仙、初动、或震、叔良、快贤、伯宗、兼笃、德称、净高，十人皆死。是辈丧身，当趣何道？”

佛告诸比丘：“此十人者，已断自然魂神，上生十八天上，到不还地，不复来下受世间法。又是国死，非但此也，佛天眼见五百清信士，悉如难提等离三垢，五道断死，皆上生不还之地，止取泥洹。又有三百清信士，已断三结，无淫怒痴，升频来地，后来下生，当见苦际。复有五百清信女，皆得四喜，三结尽，得沟港，离三恶道，生天人中，不过七世当得应真。”

于是佛谓诸比丘：“汝说彼死者，为挠扰佛也。然吾为佛，不复受此，亦当何惧？微哉妙矣，生死有时！夫诸佛兴，虽曰生于世，不住法情矣！何则如来法情已止？无所不觉，已了是生。现说分明，所谓妙者，从有是令得是，无有是不得是，从是起令是生，是灭者乃都灭。所以者何？用有欲求故为不明，缘不明、行，缘行、识，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入，缘六入、更乐，缘更乐、痛，缘痛、爱，缘爱、受，缘受、有，缘有、生，缘生、老死忧悲苦懑恼。致是具足苦性，习有生死之本，转如车轮，行无休息。从痴不明故有生死，假令不明无余无欲以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更乐灭，更乐灭则痛灭，痛灭则爱灭，爱灭则受灭，受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懑恼。致是具足苦性、

习有为都灭矣！故先为若说，痴者有生死，慧者持道不复生死。当思念此，挫其心乃不持复更生死之道。又欲近道，当有四喜，宜善念行：一曰念佛，意喜不离；二曰念法，意喜不离；三曰念众，意喜不离；四曰念戒，意喜不离。念此四喜，必令具足，而自了见，当望正度求解身要，可以除断地狱、畜生、鬼神之道，以致沟港，不堕恶地。虽往来走天上人中，不过七生，自得苦际。”

彼时，佛请贤者阿难，俱之维耶离国，即受教行。佛乐拘利历城中去，到止城外故望女奈氏园。奈女闻佛从诸弟子自越祇来，即严车衣服，从五百女弟子，俱出城诣奈园，欲跪拜侍觐。佛遥见其五百女来，敕诸比丘：“见是皆当低头内观，自端汝心。彼好庄衣，譬如画瓶，虽表彩色，中但屎尿。当知好女，皆尽画瓶辈也。夫为道者，不当惑彼，故当健制、志惟、分别。是奈女来，亦从我教。何谓健制？已生恶法，能即断却，治性精进，自摄意端；未生恶法，能令不起，治性精进，自摄意端；未生善法，意能发生，治性精进，自摄意端；已生善法，志立弗忘，能使增广，治性精进，自摄意端。是以当为，宁破筋骨，自碎身体，不随心而为恶。是为健制。何谓志惟？惟内身循身观，惟外身循身观，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惟内痛循痛观，惟外痛循痛观，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惟内意循意观，惟外意循意观，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惟内法循法观，惟外法循法观，以内外观思念分别断不使意。是为志惟。何谓分别？知可行、不可行，从其正能别行，是为分别。夫能健制、志惟、分别，乃为有力。非谓壮士多力而为健也，能去恶就善，是谓最健。自吾求佛与心诤以来，其劫无数，用不听邪心故，今得为若世间作佛亦可休止。汝意久在不净之中，可自拔擢，免斯众苦。见是女来，当如我教。”

于是奈女到，稽首毕，一面坐，佛问言：“今汝诸女意何如？”对曰：“受佛大恩，得闻法教，愚痴醒悟，夙夜自敕，不敢邪心。”

佛告奈女：“好邪淫者，有五自妨：一者、多声不好，二者、王法所疾，三者、怀异多疑，四者、死入地狱，五者、地狱罪竟受畜生形。皆欲所致。能自灭心不邪淫者，有五增福：一者、多人称誉，二者、不畏县官，三者、身得安隐，四者、死上天生，五者、从立清净泥洹道。是以当自患厌，母人生病，月期不净，拘绊捶杖，不得自在。受行经戒，可得如佛清净之道。”佛为奈女，说法正化若干要语。

奈女欢喜，避坐长跪白言：“欲设微食，愿佛圣众。”俱屈威神，佛以默然可之，即作礼而去。

去未久，维耶离豪姓，有诸离车，闻佛从诸弟子来，去城七里，即乘王威严四色车，出欲见佛。诸离车中，有乘青马、青车，青衣、青盖、青幢、青幡，官属皆青；有乘黄马、黄车，黄衣、黄盖、黄

幢、黄幡，官属皆黄；有乘赤马、赤车，衣盖幢幡官属皆赤；有乘白马、白车，衣盖幢幡官属皆白。

佛见车骑数十万众填路而来，即告诸比丘："汝欲见忉利天上天帝苑中侍从出入者，如此无异耶！"诸离车到，皆下车步，入奈园作礼毕，一面坐。

佛为大众说法正化，有人字并暨，避坐起，整衣服，向佛自陈言："每闻佛功德，巍巍甚大！天上天下，无不倾动。常从在所，夙夜敬仰，服重清化，不敢有恼。"

佛语并暨："天下睿哲乃知敬佛。夫敬佛者，自得其福，死皆上天，不堕恶道。"

于是并暨说颂赞曰：

"敬谒法王来， 心正道力安，
最胜号为佛， 名显若雪山。
譬华净无疑， 得喜如近香，
方身观无厌， 光若露耀明。
唯佛智高妙， 明盛无瑕尘，
愿奉清信戒， 自归于三尊。"

是时坐中五百豪姓，各解身上衣，以授并暨。并暨持衣，前白佛言："是诸尊者，闻善言喜，共以五百上衣，奉献世尊，愿哀受之。"

佛受已告言："传士当知，佛为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已、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祐，出兴于世，有五难有自然之法。何等五？佛出教化天下，释、梵、沙门、梵志、龙、神、帝王，以自然慧，为世现证，开说真道，上语亦善，中语亦善，下语亦善，至要义具，清净究畅，一切敷演，是一难有自然法也。佛说经于天下，闻者皆乐，信学讽诵，端身口意，去邪入正，是二难有自然之法也。天下人民，闻佛经道，意去开解，深之思惟，皆得明慧，是三难有自然之法也。天下人民，闻佛教诫，多以爱敬，出三恶道，生天人中获大利，是四难有自然之法也。天下人民，闻佛道奥深妙法言，解本生死缘之事，断情绝欲，皆得出要，第一精进得应真道，第二精进得不还道，第三精进得频来道，第四精进得沟港道，是五难有自然之法也。凡人于佛，而有反复之心，以施少善者皆得大福，不唐弃也。是故并暨，当自勖勉，以学此得。"

佛说已，诸离车从座起，整衣服叉手言："本欲请佛，而奈女以夺我先。愿须后日，我等多务，欲还请辞。"佛言："可当知时。"时即皆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奈女通夜作浓美食，严饰室内，晨施床座，行白佛言："食具足辨，唯圣知时。"佛与众弟子，俱到其舍，就高座于众前坐。奈女手

自斟酌，奉钵致浆，行澡水毕，取小床坐佛前欲问法。

佛言："我代若喜好布施者，后无怨畏，多得称誉，善名日增，众人爱敬。人能无悭，仁慧为智，如是无垢安隐，生天上诸天相娱乐。"佛为奈女，说法正化若干要说已皆欢喜。

佛请贤者阿难，俱至竹芳邑，止城北林树下。是岁，竹芳邑饥馑，谷糴腾贵。佛告诸比丘："是间饥馑，乞求难得。汝等宜分部行，别到维耶及越祇诸聚邑，可以无乏，受教当行。"

佛言："比丘，当知自损，得善无喜，得恶勿忧。食取支身，勿贪求美。但坐嗜味，爱求之故，生死不绝。夫知节身能自损者，可得定意。"佛为说法正化若干要语，皆欢喜礼佛去，各分部行到诸国邑。佛独与阿难俱，到卫沙聚。

是时佛身疾，举躯皆痛。佛念痛甚，而弟子皆不在，当须众来，乃取泥洹。宜为是疾自力精进，以受不念众想之定，即如其像正受三昧，思惟不念众想之定，以是忍意而自得闻。

贤者阿难从一树下起，诣佛稽首毕，一面住，问佛消息："疾宁瘳损？闻圣体疾，实用忧惧。世尊得无欲取泥洹？愿有教令。"

于众弟子，佛报阿难："佛岂与众相违远乎？吾亦恒在比丘众中，所当施为教诫，以具前后所说皆在众所，但当精进案经行之。向吾疾生，举躯痛甚，即思不念众想之定，意不著疾故，忍中正要者。

"阿难，我所说法，中外备悉。佛为法师，无所遗忘，所当施行，自足可知。我亦已老，年且八十，形如故车，无牢无强。吾本说，生死有时，无生不终极。上有天名不想入，其寿八十四千万劫，彼亦有死。是以佛起经于天下，咸示泥洹大道，以断生死之本。我今都为有身作锭令身自归，为法教锭令法自归。彼何谓锭？何谓自归？谓是专心在四志惟：一惟观身，二惟观痛，三惟观意，四惟观法。健制思念，断不使意，是为一切作法教锭，当以自归。吾为此已重说，如欲解者，当精进行中外戒法，必使如常。其有自归，觉佛经道，皆佛子孙。今我委弃转轮王位，为天下作佛，忧度三界。汝等亦宜自忧其身，以断众苦。"

彼避雨时，补缮衣毕，佛请贤者阿难，俱至维耶离。受教即行，既到止猿猴馆，行乞食毕，涤钵澡洗，又与阿难俱，到急疾神地。

佛言："阿难，维耶离乐，越祇亦乐。今此天下，十六大国，其诸郡邑皆乐。熙连然河，多出黄金。阎浮提地，五色如画。人生于世，以寿为乐。若比丘、比丘尼，知四神足，是为拔苦，多修习行，当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不啻。如是，阿难，佛四神足，已多习行，专念不忘，在意所欲，如来可止一劫有余。"佛重说是至再三。时阿难意没在边想，为魔所蔽，曚曚不悟，默而不对。

佛言："阿难，汝去到一树下，静意自思。"即受教，一处坐。

时魔波旬来曰："佛意无欲可般泥洹。教诲已周、已讫，可灭度矣！昔者佛游伛留河上，解说诸老曰：'吾为佛，虽得自在，不贪久住。'非谓今也？所度亦毕，可般泥洹。"

佛报波旬："吾所以至于是未灭度者，须我众比丘及比丘尼，令皆智慧承用经戒，劝请未入，使学者成。亦以须我请清信士及清信女，令得智慧承用经戒，未入者入，受法者成。如是，波旬，吾以待此四辈弟子，皆得法意，展转相教，解诸童蒙，使学成就，是以至今未灭度耳。"

魔曰："可足，时已毕矣！"

佛言："汝默，如来不久，是后三月，当取泥洹。"

魔心乃悦，欢喜而去。佛即正坐，定意自思，于三味中，不住性命，弃余寿行。当此之时，地为大动，空中清净，佛之光明彻照无穷，诸天神来侧满虚空。佛从定觉，自说偈曰：

"无量众德行， 有为吾今舍，
近远应度者， 已度应度者。"

贤者阿难，心惊毛竖，疾行诣佛，稽首毕，一面住，白佛言："甚哉！世尊，地动乃尔，是何因缘？"

佛语阿难："凡世地动，有八因缘。何等八？天下、地在、水上，水止于风，风止于空，空中大风，有时自起则大水扰，大水扰则普地动，是为一也。有时得道沙门，及神妙天，戒德隆盛，欲自试力，手按少地，则普地动，是为二也。若始菩萨，从第四天，下入母胎，明哲慈意，欲见道化，开发愚曚，乃放神光，震动天地，令梵、释、魔、沙门、梵志一切见明，是为三也。若菩萨生出母胎时，德感诸天，净无云曀，神光远照，则普地动，是为四也。至于菩萨得无上道，正真佛时，普地大动，天神四布，称扬佛名，是为五也。及已作佛，初大会时，法轮三转，天人则解，此彼菩萨升成大道，光明远照，时普地动，是为六也。佛教将毕，欲弃寿行，不住性命，乃大放光，劝发天人，则普地动，是为七也。如佛众祐，临当弃身般泥洹时，明无不照，天神参至则地普动，是为八也。"

阿难言："今佛已为舍性命耶？"

佛言："已舍。"

阿难曰："昔闻佛说，若有弟子知四神足，多修习行，专念不忘，在意所欲，可止不死一劫有余。而佛道德，过殊于此，亦不可久止乎？"

佛报阿难："今汝言之，岂不过耶？吾与汝言，四神足者，乃至再三。而若径默，没在暗昧，不发明想，为魔所蔽，而复何云？具佛所说，言一出口，宁自违乎？"

对曰："不也。"

"如是，阿难，夫不智者既自发言，而追违之，我无是也。"

阿难垂涕曰："亦何驶哉！佛取泥洹！一何疾哉！世间眼灭！"

彼时，佛敕贤者阿难，请维耶离国倚行比丘。受教即请，悉会讲堂，稽首毕，一面住。佛告诸比丘："世间无常，无有牢固，皆当离散。无常在者，心识所行，但为自欺。恩爱合会，其谁得久？天地须弥，尚有崩坏，况于人物，而欲长存？生死忧苦，可厌已矣。佛后三月，当般泥洹。勿怪勿忧！

"且夫一切去来现佛，皆从法得。经法且存，但当自勉勤学力行，持清净心，趣得度脱。心识情休，则不死不复生，亦不复走于五道舍一身受一身也。五阴已断，乃无饥渴、寒热、忧悲、苦恼之患。人知正心，天上诸天皆代人喜。当以降心柔弱自损，勿随心行，心之行无不为得。道者亦心也，心作天，心作人，心作鬼神、畜生、地狱，皆心所为也。从心行得起诸法，心作识，识作意，意转入心。心者最为长，心志为行，行作为命，贤愚在行，寿夭在命。夫志行命三者，相须所作好恶，身自当之。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今佛为天上天下所尊敬者，皆志所为，是故当以正心行法。唯行法者，能现世得休，现世得安。宜善取持谛受讽诵，静意思惟。然则我清净法，可得久住，可以愍度世间众苦，道利绥宁诸天人民。

"比丘当知，何等为法？谓是四志惟、四意端、四神足、四禅行、五根、五力、七觉、八道谛。如受行可得解脱，令法不衰。

"彼何谓四志惟？惟内身循身观，惟外身循身观，以内外观分别思念断痴惑意。惟痛之观，及意与法，皆如初说。

"何谓为四意端？已生恶法，能即断却，治性精进，自摄意端；未生恶法，制使不起，治性精进，自摄意端；未生善法，即能发生，治性精进，自摄意端；已生善法，志立不忘，能使增踰，精进意端。

"何谓为四神足？思惟欲定，以灭众行，具念神足，其欲不邪，不取无舍，常守清行。惟精进定，惟意志定，惟戒习定，皆同文如初说。

"何谓四禅？弃欲恶法，但念但行，志乐无为成一禅行；念行已灭，内守一心，志在恬静，成二禅行；惟观无淫，心安体正，分别见真，成三禅行；已断苦乐，无忧喜想，意已清净，成四禅行。

"何谓五根？一为信根，意向四喜；二为精进根，治四意端；三为念根，念四志惟；四为定根，思四禅行；五为智根，见四真谛。

"何谓五力？一为信力，喜意不坏；二为精进力，常能健制；三为念力，得志惟观；四为定力，禅意不乱；五为智力，以道自证。

"何谓七觉志？念觉意，法解觉意，精进觉意，爱喜觉意，一向觉意，惟定觉意，行护觉意。

"何谓八道？正见、正思、正言、正行、正命、正治、正志、正

定。

“是为度世清净之法。”

彼时，佛请贤者阿难，俱至拘利邑。即受教行，佛乐维耶，过国中出城门，回身右转视门而笑。贤者阿难即整衣服，右膝著地，长跪问曰：“自我得侍二十余年，未曾见佛行以无缘，如回身视门而笑。是何因缘？”

佛言：“如是，如是。阿难，佛之仪法，不妄回身虚而笑也。是我最后见维耶离故视笑耳。”

于是佛自颂曰：

“是吾之最后， 游观维耶离，
将游彼泥洹， 不复受有身。”

有异比丘，亦赞颂曰：

“佛称此末后， 身行极于斯，
若遂沦清虚， 于何睹圣来？”

佛与阿难，俱到拘利止城北林树下，告诸比丘：“当护净戒，当思定意，当解智慧。夫以守戒、有定慧者，成大德致丰誉，永离贪淫、瞋恚、愚痴，可得应真。欲以现世望正度者，当加自解令尽是生入清净道，已如应行乃自知身后不复受。”

佛复请贤者阿难，俱之犍持邑，止城北树下坐，告诸比丘：“当守净戒，思惟定意，求解智慧。守净戒者不随三态，惟定意者心不放散，已解慧者去离受欲，行无挂碍，有戒、定、慧，德大丰誉，又离三垢终得应真。欲以是身望得正度，当勤求解，令尽是生入清净道，作如应行乃自知灭后不复受。”

佛又与阿难俱，过掩满邑，及出金邑、授手邑、华氏邑，至善净邑，处处为弟子说此三要：曰当护戒，当思定，当解慧。守此三者，德丰誉大，消淫怒痴，是谓正度。已有戒心则定心成，定心已成则智心明，如染净洁受色明好，有此三心则道易得。但当一意勤身求解，令尽是生已入清净，行如应者自知极此不复受生。若不能具戒、定、慧行，欲度世难。有此三者意自开解，坐而思惟便见五道——天上、人中、地狱、畜生、鬼神，分明悉知众生意志所念。譬如溪水清，其中沙砾，青黄白黑所有皆见；得道之人但心清故，所视悉见，欲得道者当净其中心。如水浑浊，则无所见；持心不净不得度世。师所见说，弟子当行。师同不入弟子心中，就正其念，念意端者道自得矣。”

佛已乐善净，又请贤者阿难俱之夫延邑，止城北树下坐。脯时，阿难从宴坐起，到佛所稽首毕，叉手问曰：“仓卒欲知地动几事？”

佛语阿难："有三因缘：一为地倚水上，水倚于风，风倚于空，大风起则水扰，水扰则地动；二为得道沙门及神妙天，欲现感应故以地动；三为佛力，自我作佛前后已动，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无不感发，天人鬼神多得闻解。"

阿难叹曰："妙哉！佛为无伦，以自然法无不感动，至德至道巍巍乃尔。"

佛言："如是，如是。阿难，佛德不小，乃从无数劫积累功德，奉行诸善自致作佛，有是神妙自然法化、一切知、一切见、无不入、无不化。忆念我昔以慈悲心，若干百千人，天下诸王君子众，化住相见，随其像貌为安慰说经道，周流教化使得善意。如是现化遍于八方，随其国俗服饰语言，相其人行何法知何经，而为演说授以正道。乐义言者为设典教，解道理者为说上要，坚立其志已而舍没。设王君子莫知我谁，后皆耽味敬承法化。是为佛之清妙自然法也。

"又我阿难，得佛力遍入现化，以佛仪法入沙门众为之师导，已后化入梵志之众；又居士、儒林、异学，随其被服声音语言，授与经道一切成就，为厝模法已而舍殁，子曹皆受我教而莫我知。是佛之难有自然法也。佛亦上入第一四天王，遍上第二忉利天、第三焰天、第四兜术天、第五不憍乐天、第六化应声天周帀魔界，又上第七梵天、第八梵众天、第九梵辅天、第十大梵天、第十一水行天、第十二水微天、第十三水无量天、第十四水音天、第十五约净天、第十六遍净天、第十七清明天、第十八守妙天、第十九玄妙天、第二十福德天、第二十一惒淳天、第二十二近天、第二十三快见天、第二十四无结爱天。我皆周遍若干百千人，是诸天随形貌与相见，乐清净者为说清净，达道意者劝使布化，在清人者立以大其解法情即授以要，诱劝导利化使得道讫辄舍殁，彼诸天辈莫知我谁。是佛之难有自然法也。上余四天皆无形声故佛不往，第二十五空慧入天、第二十六识慧入天、第二十七不用慧入天、第二十八不想入天。

"如是，阿难，佛恩广大无不成济。然而难值，佛出世间如沤波罗华时时有耳！佛所说法亦难闻闻，已闻经法当受护持。护持云何？我灭度后若有比丘言：'我见佛，口受是法、是律、是教。'然其言说不近不经而亏损法，当持法句经所言律所见为解说之。若经不入与法意比，则当谏曰：'贤者且听，佛不说是。吾子妄受与法意违，非法非律不如佛教，当知弃是。'若有比丘言：'我所止得，依圣众有法戒者，面受是法、是律、是教。'然其言说不近不经亏损正法，当持法句经义律语为解说之。若经不入与法意诤，则当谏谓：'贤者且听，比丘众者知法晓律，此非法律。吾子妄受不应于经与法意违，不如佛教，当知弃是。'若有比丘言：'我面从耆旧长老者，口受是法、是律、是教。'然其言教不近不经亏损正法，当持法句经义语为解说之。若经不入与法意违，则当谏谓：'贤者且听，耆旧长老知法晓律，此非法律。吾子妄受不应于经与法意违，不如律教，当知弃是。'若有比丘

言：‘我得近贤才高明智达福慧众，所宗事面从受是经法律教。’然其言说不近不经亏损正法，当持法句义解说之。若经不入与法意诤，则当谏谓：‘正贤者且听，贤哲高明晓法律，此非法律。吾子妄受不应于经与法意违，不如佛教，当知弃是。’

“又复阿难，若有言：‘我得从佛受是法语。’而其言谬不合经法。若有言：‘我从依圣众奉法者受。’而其言谬不合经法。若复言：‘我口从耆旧长老受是。’其言错谬不合经法。若言：‘我从贤才高明智大福慧，面受是语。’而其言非不合经法。当举佛语以解晓之，趣使其人入经承律，以为详说佛经法教圣众所承、长老所明、贤才所识、贤者谛受，如律教无得诤，当知持是四。若彼阿难，有是四暗亏损正法，当为分别令弃邪媚受四正意，是为受持护法者也。其不承经戒者，众比丘当黜之。稊稗不去害善谷苗，弟子不善坏我道法，当相检校，无得以佛去故不承用教。世有沙门，奉行经戒，则天下得福，天神皆喜。若闻在所有明经比丘、长老比丘，新人学者当从咨受。如是则清信之士、清信之女，乐供衣食、床卧、疾药。比丘同道，不可不和。其堕地狱三恶道者，皆不和故耳！比丘不可转相形笑言：‘我知经多，汝知经少。’知多知少，各自行之。言说应经者用，不合者弃。是佛所说，比丘所受，必善持之。若令如后，凡讲论经，当言：‘闻如是：一时，佛在某国某处，与某比丘俱说是经。’若其经是，不得苟言非佛所说。相承用如是者，比丘法可得久住。”

彼时，佛请贤者阿难，俱之波旬国，弟子皆行。佛以乐夫延历城中，去到止城外禅头园中。波旬豪姓有诸华氏，闻佛来到皆出作礼，稽首毕，一面坐。佛告诸华氏：“智者居家，恭俭节用，所奉有四，用得欢喜：一为供养父母妻子；二为瞻视人客奴婢；三为给施亲属知友；四为奉事君天、正神、沙门、道士。是谓知生全身安家，得力得色，富足名闻，死得上天。”

佛为诸华氏，说法正化若干要语，皆欢喜去。有华氏子淳，独留起整衣服，长跪白佛：“欲设微食，愿与圣众，俱屈威神。”佛以慈哀默而可之。淳喜为礼而归，调作浓美，严饰室内。晨敷床座毕，行白佛：“食具已办，唯圣知时。”佛与弟子俱到其舍，就高座于众前坐，淳手自斟酌，奉钵致浆。有恶比丘，已欲取器，佛知之。淳念圣思，善意供养，行澡水毕，取小床坐佛前，说颂问曰：

“请贤圣慈智， 已度到彼岸，
法御为折疑， 将几沙门辈？”

佛告淳：“沙门有四，当识别之：一曰、行道殊胜；二曰、达道能言；三曰、依道生活；四曰、为道作秽。何谓殊胜？佛所说法，不可称量，能行无比，降心能度，忧畏为法，御导世间，是辈沙门为最

殊胜。何谓能言？佛所称贵微妙之法，体解其情，行之不疑，亦能为人演说道迹，是辈沙门为愍能言。何谓依道？念在自守，勤综学业，一向不回，孜孜无倦，以法自养，是辈沙门为知生活。何谓作秽？恣意所乐，依恃种姓，专为秽行，为众致议，不敬佛语，亦不畏罪，是辈沙门为道作秽。凡人见闻，将谓在道学净智者，如此而已。当知是中，有真有伪，有善有恶，不可齐同以为一也。彼不善者，为贤致谤，是故佛律黜夫恶者。譬如苗中生草、不去害禾，世多此辈，内怀秽浊，外如清净。若知福者，信心奉道，终不为彼起恨想也。识善之人，修己远恶除欲怒痴，故得道疾。”佛说已，淳欢喜。

佛说方等泥洹经卷下

彼时，佛请贤者阿难，俱之拘夷邑。已乐波旬历城中，度行半道所，佛疾生身背痛，止树下坐。敕贤者阿难，持钵到拘遗河取水，则受教行。是时五百乘车，历渡上流，水浊未清。阿难行取水，还往白佛言：“向群车过，水浊未清适可澡洗。有熙连河，去此不远，请取可饮。”

佛取钵水，澡面洗足，于是以忍疾。又得间时，诸华大臣，字福罽，行遥见佛，诸根寂默，得上调意之灭净，具颜色明好，心欢喜前礼佛，揖让毕，一面住。佛问福罽：“汝于何得法喜？”对曰：“由于比丘力蓝。昔我行道，见力蓝坐树下。是时道上，五百乘车过。有人后到，下车问比丘：‘见前群车不？’答言：‘不见。’又曰：‘宁闻车声不？’答言：‘不闻。’曰：‘时卧耶？’言：‘我不卧，自思道耳。’其人叹言：‘车声轰轰，觉而不闻，用心何专，难有乃尔！五百车声，尚且不闻，岂他闻哉？’即施之以一染布衣。我时闻此，甚加其志，遂得法喜，至于今日。”

佛问福罽：“汝知雷电霹雳孰与五百车声？”对曰：“正使千车疾驰同响，犹不能暨。”佛言：“曩昔一时，吾游阿沉，其日晡时，天暴雷雨，震电霹雳杀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人众大聚，声亦讙嗷，我定意觉，彷徉经行。一人来稽首作礼，随我而步。吾问：‘是何匆匆？’其人言：‘向者霹雳，杀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世尊独不闻乎？’吾言：‘不闻。’曰：‘时卧耶？’答言：‘不卧，自三昧耳。’其人亦叹言：‘希闻得定如佛者也，夫名霹雳声聒天地，而得寂定不闻者哉！’其人心悦，亦得法喜。”

福罽赞曰：

“遇哉睹佛者， 何人不得喜？
福愿与时会， 令我获法利。”

佛答颂言：

“爱法者卧安， 得喜志念清，
真人所说法， 贤者常乐行，
法护行法者， 如雨之润生。”

于是大臣敕其仆，归取新织成黄金氎，手奉献曰：“知佛不用，愿哀纳之。”佛受其氎，为说法之正化若干要语。福罽避坐言：“从今日始，身自归佛，自归道法，自归圣众，受清信戒，身不杀，不妄取，不淫劮，不欺伪，不饮酒，不啖肉，不敢有犯。国事多故，当还请辞。”即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佛敕贤者阿难：“取福罽黄金织成氎来。”受教奉进，佛取被身。

阿难见佛，光颜从容，舒怿明好，殊紫金色，长跪白言：“自我得侍，二十余年，不识有如今日佛面光润颜色发明，愿闻其意。”

佛言：“阿难，有二因缘佛色发明。何等二？谓初夜得佛无上正真之道妙正觉时，及至终夜弃所受余无为之情取灭度时。吾今夜半，当般泥洹，故色发明。”

阿难啼言：“何其驶哉！佛取泥洹！何其疾哉！世间眼灭！”

于是，佛请贤者阿难至熙连河。佛到河边，著衣入水，两手举衣，自澡浴身已，乃渡河于彼岸住。整衣服告阿难：“朝从弟子淳饭，夜当灭度。汝解淳意，佛从汝饭，即夜灭度。天下有二难得值，若得遭值，面供养者，既解疑畏，且有正报。何等二？一为若施饭食，令彼得以食之气力，成无上正真，为至圣佛；二为若施饭食，令彼得以食之气力，弃所受余无为之情而灭度者。今淳饭佛，当得长寿、得无欲、得大富、得极贵、得官属，终生天上。获此五福，语淳勿忧，宜用欢喜。汝一饭佛而获多报，当知佛者不可不敬，经法不可不学，圣众不可不事。”

阿难白佛：“如[怡-台＋延]比丘，性弊悷急，好骂数说，佛泥曰后当如之何？”

佛语阿难：“我泥曰后，为[怡-台＋延]比丘，作梵檀罚，令众默屏，莫复与语，彼当为惭而自改悔。”

彼时，佛敕贤者阿难：“施床枕，我背疾。”即施床枕。佛倚右胁，屈膝累脚卧，思至真正智之道。

于是佛请贤者阿难，令说七觉意。阿难言：“唯，昔从佛闻：一、志念之觉，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二、法解之觉，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三、精进之觉，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四、爱喜之觉，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五、一向之觉，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六、惟定之觉，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意；七、行护之觉，佛用自觉成无比圣倚无为止不淫舍分散

意。”

佛言：“阿难已能言之，宜必精进。”对曰：“唯。”

“能言者当精进。如是，阿难，仂行者得道疾。”佛起基坐，思惟法意。

有比丘说颂曰：

“甘露化从佛出， 疾如听弟子陈，
教以此劝后学， 七觉妙宜咨贤。
由佛兴使我得， 清白行无玷缺，
学当知正志念， 爱喜法精进入。
一白专护定意， 如法解为净智，
有疾者宜闻斯， 觉微想除邪思。
是疾者为法王， 道宝出自此源，
彼犹尚请聆法， 况凡夫而替闻？
胜上首明弟子， 来问疾务听真，
在圣哲犹不厌， 何况余欲废闻？
若过时闻道备， 起他想心乖异，
如彼为非爱喜， 佛之教无杂思。
爱喜者一向法， 为无为心行寂，
已正止无闻想， 是名为法解觉。
众行灭智已淳， 自归此三世尊，
愿一切人天神， 共学慈大道真。
今圣师灭度后， 众贤必绍教明，
尊时讲诵法言， 愿神骨助化行。”

彼时，佛敕贤者阿难：“汝于苏连双树间，施蝇床令北首。我夜半当灭度。”受教即施，还白已具。佛到双树，就绳床侧右胁而卧。阿难在床后，垂头啼忼忾言：“一何驶哉！佛取泥洹！一何疾哉！世间眼灭！我诸同志，从四方来欲见佛者，望绝已矣。佛难复睹，难复得侍，来而不见，皆当悲慕，子何心哉？”

佛问比丘：“阿难胡为？”对曰：“在后悲泣。”

佛谓阿难：“汝莫啼也！何则自汝侍佛已来，身行常慈，口行亦慈，心行亦慈，恕以施安，念虑详审，有心于佛。虽彼往昔过佛侍者，为最供养不得踰汝。亦彼当来，及现在佛之有侍者，尽心供养不得踰汝。何者？汝达于佛，而知宜适。若众比丘每诣佛时，可通见者常得时宜。若比丘尼及清信士、清信女辈，每诣佛时，可通见者常得时宜。每众异学及诸梵志、居士之辈，来诣请现，可通见者常得时宜。”

佛告诸比丘：“天下极贵，转轮圣王，有四难及自然之德。何等四？若其属国诸刹利王来亲诣朝觐者，圣王欢喜，现为说法，皆乐听

受，遵承奉行，是一德也。若诸奉道梵志之辈，来亲诣朝觐者，欢喜引现，为之说法，皆乐听受，遵承奉行，是二德也。若诸理家居士之辈，来亲诣朝觐者，欢喜引现，为之说法，皆乐听受，遵承奉行，是三德也。若彼儒林异学之徒，来亲诣朝觐者，圣王辄现，为之说法，皆乐听受，遵承奉行，是四德也。

“又此比丘贤者阿难，亦有四美难及之德。何等四？若诸比丘诣阿难所，即欢喜与相见，为说经法，无不开解乐受奉行；诸比丘尼、诸清信士、诸清信女诣阿难所，即欢喜与相见，为说经法，无不开解乐受奉行，是其第一四德。复有四，贤者阿难，为诸比丘、比丘尼、诸清信士、诸清信女，说经法时，心端言正，无有二意，闻者恭肃，寂然听受，以寂静故，阿难博识，无所忘忽，是其第二四德。复有四，若诸比丘、诸比丘尼、诸清信士、诸清信女，有不解经及法律义，以问阿难，阿难即分别说，皆得解释，出后无不誉阿难者，是其第三四德。复有四，佛所说十二部经，贤者阿难，皆讽诵念识，传为四辈弟子说，如所闻无所增减，亦未曾倦，是为阿难第四四德。为难可及，世间无此！”

是时，有化比丘当佛前住。佛言：“比丘，避莫当吾前。”

贤者阿难白佛言：“我得奉侍二十五载，不自识有如此比丘，无所关启而直前者。”

佛言：“阿难，是化比丘，又若干劫为大遵天，致神妙有威德，忧畏已除，知佛期在夜半。所以来者？自今已后，永不见佛故。”

阿难言：“独是天知佛当灭度耶？”

佛言：“从拘夷城东西南北纵广四百八十里，诸天侧塞无空缺处，皆忧叹骚扰不安，其心念言佛灭度疾。”

贤者阿难问佛言：“近此左右，有闻物大国、王舍大国、满罗大国、维耶大国，佛不于彼般泥洹，何正于此褊陋小城？”

佛言：“阿难，无谓此城为褊陋也。所以者何？古者是国，名拘那越，大王之都。城长四百八十里，广二百八十里，严好如画。城垣七重，下基四层，起高八寻，上广三寻，皆作黄金、白银、水精、琉璃四宝瓦甓。其壁牒尉雕文克镂，地集[番＋瓦]瓳，及民室屋皆四宝成。侠道自生长多邻树，树亦四宝。其金树者，银叶华实。其银树者，金叶华实。水精琉璃树，亦如是。微风动树，常出五音，其声濡悲，如五弦琴。树间浴池，池边集甓，步渚相承。中四宝台，台陛栏楯，屋壁床机，一切四宝。池中常有杂种莲华，青莲沤钵、紫莲拘恬、黄莲文那、红莲芙蓉，四顾成行。其边道上，又有七种奇华，香气馥芬，冬夏常生，五色光明。其国常闻十二种声，象声、马声、牛声、车声、螺声、钟声、铃声、鼓声、舞声、歌声、诸弦乐声、诵仁义声、叹诸佛尊行声。

“时有转轮圣王，名大快见，主四天下，以正法治，自然七宝：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理家宝、七圣导宝。王有四神德：为童儒时八万四千岁，为太子时八万四千岁，为转轮王八万四千岁，退服法衣八万四千岁，凡寿三十三万六千岁，是其一神德也；王能飞行，游四天下，七宝导从，所至臣属，是其二神德也；端正美色，强健少疾，身中和适，不寒不热，是其三神德也；威神殊胜，心常和悦，明见正道，以法化民，是其四神德也。王每出游，布施兴福，恣人所欲，求浆与浆，求食与食，衣被、车马、华香、钱宝不逆人意，慈于民物如父爱子，士民慕王如子仰父。王每出游，敕御徐行，使国士民久得视见。体性淳仁，四方太平，又是其至德也。

“所部诸国，凡八万四千。小王每朝觐，时王大快见，皆请上殿，欢喜安慰，为说正法，问国所乏。诸王答：‘让受天重赐，自足为乐。’王又敕使：‘各严所治，令如我殿，以正法化，勿枉天民。’辄赐诸王，衣冠、履靺、车舆、宝物。受诏辞出，莫不欢喜。是时大王所治法殿，长四十里，层陛四重，悉黄金、白银、水精、琉璃，屋壁、栏楯、柱梁、楣栌、枌橑、栋宇，其上覆及下地，床座机筵，皆是四宝。又法殿上，有八万四千交露，舆枰悉施斗帐金交露枰，前施银蹬，银枰金蹬，水精琉璃，枰蹬亦然。其交露间，垂华悬果，四宝杂厕。所覆帐上，金银织成赤罽文绣绫绮杂色，四角珊瑚，交露中施四宝。独座其殿，四面浴池，各纵广一由延。侠池生多邻树，八万四千株，长一由延。诸交露枰，大王出者，即以驾象。

“彼时快见，以其所有，施福甚众，日旦当请沙门梵志上殿饭食。王自思念：‘日月流逝，而吾将老，当用是五所欲宝馆作等，欲自约损，修清净行。’即但与一侍士，俱升法殿，入金交露，坐银御床，思惟天下，贪淫无奇，生者要死，形骸归土，所有万物一切无常。王起入银交露，坐金御床，念合会者皆当别离，恋慕无益，当弃恩爱。净修梵行已，又起之水精交露，坐琉璃床，自念当与老病死竞，改心易行，除淫怒痴。思无为道已，又起入琉璃交露，坐水精床，专精自思，当弃世间贪欲恶法，思无为道，守惟清净，成一禅行。如是至久，周遍诸枰。

“于是八万四千玉女共白第一玉女宝言：‘天后所知，我等闻者，未复亲侍。守情执敬，愿欲朝见。’答言：‘诸弟还自严饰，当俱朝见。’即告圣导：‘我等妇女，久未亲侍。敬仰之心，皆欲朝见。’导臣即驾八万四千象，犀甲金饰，络用宝珠，白象王朱鬣尾为第一；八万四千马，犀甲金饰，络用宝珠，力马王绀青身朱鬣尾为第一；八万四千车，犀革之甲，饰用四宝，圣导臣为第一；八万四千女，女载一车，玉女宝为第一。诸王导从，诣法殿下，侍士白言：‘诸象、马车、夫人、小王，皆来欲见。’王敕侍士，施床殿下。王下法殿，见八万四千女，服饰靡丽。时民叹曰：‘是难言也。王者严女，乃至于此！’玉

女对曰：‘我等久违，不得亲侍，故严服来，愿得朝见。’

“于是王坐，诸女皆前，稽首毕，一面坐。玉女宝前白言：‘今是一切诸象、马车、玉女、小王，自天所有，愿小顾意留心娱志。又八万四千国，天王都为第一，八万四千枰，大正枰为第一，愿天留意，以养性命。’王答曰：‘弟，吾所以宿夜约己自损，正心行慈者，但欲远离此贪欲耳！何则女人嫉妒之态，殃及吾身，是以舍欲，愿离斯咎。’玉女宝垂泣言：‘天王何为独割爱欲，谓我为弟？离弃恩情，绝群女望。愿闻天王，所以戒之正心行慈。为之奈何！我等亦愿，相率修之。’王曰：‘慈心正行，不堕诸漏，弃损贪欲，修德守净，念生日少而命逝疾，人物辈非常，唯道为真！吾是以于诸象马、舆秤、郡国、小王、妇女、爱欲，一切远离，不复系意。欲自忧身，观天地间，无生不终。诸弟各宜正心行慈，无以放恣堕诸漏也！’玉女宝乃抆泪言：‘今天王约己自损，不欲堕漏，念生日少而命逝疾，潜居忧身，守修清净，计诸人物，无生不终，违远所有，不以污意。愿奉明戒，不敢有忘。’王以慈心答谢诸女：‘皆遣去还。’升法殿入金交露枰，坐念慈心，都忘怨恨，无所嫉恶，进思大道，无量德行，普慈世间，而自约省己。复起入银交露枰，坐念悲心，都忘怨恨，无所嫉恶，进思大道，无量德行，普悲世间，而自约省己。复起入水精交露枰，坐念喜心，都忘怨恨，无所嫉恶，进思大道，无量德行，普和世间，而自约省己。复起入琉璃交露枰，坐念护心，都忘怨恨，无所嫉恶，进思大道，无量德行，一切欲护，而自约省。以惟行此四大梵行，却爱欲意，多修清净。王行如是，便得自在，死时安隐，身无痛痒。譬如力士美饭一餐之顷，魂神逝生第七梵天。

“时转轮王大快见者，则故世我身也。如是，阿难，谁能知此，昔我宿命，作转轮王自然七宝，行正法有四德，常能不贪？彼时拘夷城傍，行四百八十里，皆在天王城中。吾前是时，又为刹利王，已六投骨于此地中，并彼为七。今得作佛，已断生死，从是已后，不复造身。我亦一切皆已周竟，现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随方教化，三月辄移，终措骨此。”

贤者阿难白佛言：“佛灭度后，当作何葬？”

佛言：“汝默，梵志、居士自乐为之。”

又问：“梵志、居士为葬法当云何？”

佛言：“当如转轮王法。用新劫波锦缠身体已，以五百张氎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麻油泽膏毕。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众香积上，而阇维之。讫收舍利，于四衢道，立塔起庙，表刹悬缯，奉施华香，拜谒礼事。是为转轮王之葬法也。”

佛敕阿难：“汝行入城，告诸华氏，佛中夜当灭度。所欲施作，当勉时为，无从后悔。欲面从佛得开解者，宜及是时。”即受教行，

入拘夷城，见五百诸华氏，慕会议语。

阿难报诸尊者：“佛夜半当灭度，所欲施作，当勉时为，无从后悔。欲面从佛得开解者，宜及时行。”

众人皆惊，而悲叹言：“何其大驶，佛取泥洹！何其大疾，世间眼灭！”哀恸之声闻于宫中。王遣太子并诸华氏，各将家属俱诣双树，到白阿难，欲前礼问。

阿难入启：“太子阿晨与诸豪姓家属，俱来受三自归，不远是夜。”佛请入，即皆前稽首毕，一面坐。

太子言：“佛身灭度，何其太疾！”

佛报言：“吾本已说，世间非真，无可乐者。凡人贪寿，思恋五欲，惑而无利，但增生死，更苦无量。今我为佛，以得自然无欲，于此又宜自勉。天下智者，常愿见佛，乐闻经法。已有是意，当务立信、立戒、布施、多闻、广学智慧。建此五志以离垢悭，然则世世当受富贵，名誉远闻，生天安乐，可得泥洹。”佛说已，太子及诸华氏皆作礼去。

于是王与国中男女大小十四万众，以人定时，出诣双树，到白阿难，请见受诲，前启佛请入。王将国中贤善者，进稽首毕，一面坐。前无灯火，佛放顶光照二千里。佛言：“劳苦，大王与群臣来。”

王曰：“佛当灭度，有何敕诫？”

佛报王：“自我得佛四十九岁，所说经戒一切具悉，王国贤才皆已采取。”王与群臣，惨然皆悲。

佛告王：“自古已来，天神人物，无生不死、死而不灭，唯泥洹快！王胡为啼，但当念善，改往修来，以政治国，无加卒暴，厚待贤良，赦宥小过，务行四恩，以绥众心。何等四？一当布施，给护不足；二当仁爱，视民如子；三当利人，化以善正；四当同利，与下共欢。王如是者常得其福。我宿命时，行此四恩，积无数世，故得作佛。初得佛已，见泥洹喜，自说颂曰：

“今觉佛极尊， 舍淫净无漏，
智为天人导， 从者得喜豫。
夫福报至快， 妙愿志皆成，
勇疾得上脱， 吾将逝泥洹。”

王与来者，皆起礼佛，绕三匝而去。

是时，城中有老异学，年百二十，名曰须跋，闻佛夜半当取灭度，自念：“吾有法望之疑，常愿瞿昙一解，我意当及。”是时即起，自力行到双树，白阿难言：“吾闻瞿昙，斯在夜半，请见决疑。”阿难言：“止！止！须跋，无扰佛也。”须跋固请至再三曰：“吾闻，佛为如来、至真、正谛觉、明行成已、善逝、世间解、无上士、导法御、天

人师，号佛众祐，甚难遭值，如沤昙华，百千万世时时一有。愿一见，折所疑！”阿难以为劳扰如来，故不欲通。

佛神心彻听，清净过人，从里知之，即敕阿难：“勿禁止听使入，是为最后，当度异学须跋者也。”

须跋得入，忻然悦豫，善心生焉，见佛欢喜，礼问恭辞，气重揖让毕，一面住，白佛言：“欲有所问，岂有闲暇，一决其疑？”

佛言：“便问，恣汝所欲，闻可得解。”

须跋问曰：“今世学者，各自称师，有古龟氏，有无失氏，有志行氏，有白鹭子氏，有延寿氏，有计金樊氏，有多积愿氏，有尼揵子。彼八子者，有所述乎，自知之也。”

佛告须跋：“彼与佛异，子曹自作贪生倚想，以邪之道。一曰邪见，不知今世后世，所作自得，好以卜占享祀求福。二曰邪思，念在爱欲，有诤怒心。三曰邪言，虚伪谄谀，佞谗绮语。四曰邪行，杀生贪取，有淫劮意。五曰邪命，求利衣食，不以正道。六曰邪治，恶不能止，善不能行。七曰邪志，志贪常乐，痛身谓净。八曰邪定，专意所望，不见出要。

“如是，须跋，昔我出家，十有二年，道成得佛，开说经法，但五十载。自从舍家，有戒、有定、有慧、有解，得度知见，说正道者，唯佛沙门，非凡异也。吾本所履，有八真道，第一沙门亦从是得，二三至四皆从是成。若不见此八真道者，彼为不得沙门四道。所谓八真道者？一为正见，见今世后世，作善有福，为恶得殃，知苦知习，灭行得道。二为正思，思乐出家，去诤怒心。三为正言，言谛至诚，柔软忠信。四为正行，不杀不邪，无有淫心。五为正命，求利衣食，以道不邪。六为正治，抑制恶行，发起善意。七为正志，志惟四观身痛意法，解非常、苦、非身、非净。八为正定，一向无为，成四禅行。沙门、梵志履此八正，乃成四道，能师子吼。我贤弟子，行无放逸，世间意灭，故得罗汉。”

于是，须跋谓阿难言：“快哉贤者！是利弘美，实未曾有。盖上弟子得值此者，不亦妙乎！今受圣恩，乃闻是法，愿得舍家，受成就戒。”

阿难白佛：“异学须跋，愿受众祐自然法律，舍家就戒沙门之行。”

佛以可其就戒之志曰：“是吾末后得证见净者，异学须跋也。”即授戒为比丘，一心受不放逸，以健制、以志惟、以断却，如所欲下须发被袈裟，以家之信离家，为道得法，意具净行，自知作证成解究畅，为行如应已意通知。

贤者须跋已度世得应真，坐自念：“吾不能待佛般泥洹，便先灭度，而佛后焉。”

彼时，佛告诸比丘：“我灭度后，傥有如此外学他术在异生辈，

欲弃束发来践法渚，沐浴清化，舍家就戒，当听可彼以为沙门。何则用彼有大意故？当先诫之三月，知能自损用心与不。若言行相应者，为能舍罪，先授十戒；三年无失，乃与二百五十戒。其十戒为本，二百四十戒为礼节威仪，能行此者，诸天代喜。又凡希望受律就戒作沙门者，有四因缘，皆有慕乐近道之意。我灭度后，或离县官求作沙门，或年老耆求作沙门，或贫困劣求作沙门，或习正行求作沙门。若夫贤才习正、耆老贫困，及离县官，来为道者，其于衣食，趣得而已。受诵法言，如有梵行，可得久住。犹为从是令多人安多人得度，世间得依，利诸天人。是故曰从法者，现世得安，现世得解，当善谛受。彼为何法令现世安得解度者？谓佛所说十二部经：一文、二歌、三记、四颂、五譬喻、六本记、七事解、八生传、九广博、十自然、十一道行、十二两现。是名为法。若以奉持护如法者，即现世安，可得解度。但当谛受，护持讽诵，正心思惟，令清净道得以久住。

“汝诸弟子，当自勖勉，无以懈慢，谓佛已去，莫可归也。必承法教，常用半月望晦讲戒，六斋之日高座诵经，归心于经，令如佛在。又族姓子、族姓女，所当追念，为有四事：一曰、佛为菩萨初下生时；二曰、佛始得道妙正觉时；三曰、上头说经转法轮时；四曰、弃所受余无为之情般泥洹时。当论思此，念佛生时福德如是，佛得道时神力如是，转法轮时度人如是，将灭度时遗法如是。次中末时，有思念此，起意行者，皆生天上。若以受此，而有疑望非意在佛及法圣众、苦集尽道，汝诸比丘，当解所问令如我在。为以是语面所问佛，亦真弟子，自所问告及从我解说之。”

贤者阿难在后扇佛，应曰：“唯诺，皆已愿乐。无一比丘有疑非意于佛法众、四谛者也。”

佛语阿难：“其已愿乐如来正化，于佛法众、苦集尽道无所疑者，当弃贪欲慢悷之心，遵承佛教，以精进受默惟道行。是为最后佛之遗令，必共顺之。汝诸比丘，观佛仪容，难复得睹。却后一亿四千余岁，乃当复有弥勒佛耳！难常遇也。天下有沤昙钵，不华而实；若其生华，则世有佛。佛为世间日，恒忧除众冥。自我为圣师，年至七十九，所应作者亦已究畅。汝其勉之，夜已半矣。”

于是，佛作一禅之思惟，通第一禅；又起二禅之思惟，通第二禅；又起三禅之思惟，通第三禅；又起四禅之思惟，通第四禅；又起空无际之思惟，通空无际；又起识无量之思惟，通识无量；又起无所用之思惟，通无所用；又起不想入之思惟，通不想入；又起想知灭之思惟，通想知灭。

是时，阿难问阿那律：“佛已灭度耶？”答言：“未也，佛方思念想知灭之思惟。”

阿难言：“昔闻佛说，从四禅思惟，至于无知弃所受余无为之情，乃般泥曰。”

时佛舍想知灭还思不想入，舍不想入思无所用，舍无所用思识无量，舍识无量思空无际，舍空无际思第四禅，舍于四禅思第三禅，舍于三禅思第二禅，舍于二禅思第一禅，从一禅思复至三禅，便从四禅反于无知弃所受余泥洹之情，便般泥洹。当此之时，地大震动，诸天龙神侧塞空中，散华如雨，莫不叹慕，而来供养。

时第二天帝释，下说颂曰：

“阴行无有常， 但为兴衰法，
生者无不死， 佛灭之为乐。”

第七梵天下说颂曰：

“妙哉佛已弃， 一切世间倚，
广遗清净教， 三界中无比，
神真力无畏， 光明灭于兹。”

贤者阿那律说颂曰：

“佛已无为住， 不用出入息，
本由自然来， 灵耀于是没。
意净无所著， 为人受斯疾，
施惠教已遍， 乃退归寂灭。
惟兹遇佛者， 莫不蒙恩泽，
今已沦清虚， 求了时复出。”

是时，诸比丘皆骚扰徘徊呼言：“驶哉！佛般泥曰！一何疾哉！世间眼灭！”中有忧叹自悲，念世间苦不得是道。中有尸视惟心倚有从因缘起，以作复作，受非常苦，生辄有死，死则复生，生死往来，精神不灭，莫致是处。

贤者阿那律言：“止！止！阿难，晓众比丘，上天见此以为荒迷，安有舍家入自然律而不能用法利自解？”

阿难拭泪而问：“上有几天？”

答曰：“从威耶越至沤荼庙，及熙连河四百八十里，诸天充满，无有空缺。徘徊骚扰皆言：‘驶哉！佛般泥曰！亦大疾哉！世间眼灭！’中有忧叹自悲念世间苦贪欲所蔽不见斯道，或相晓言，佛说生死本从缘起，意作复作，受非常苦，生辄有死，死则复生，识随行走，莫知泥洹。佛已度世，宜各精进。”

夜至过半，阿那律令阿难入告城中，佛已灭度，所欲施作，宜及时为。阿难入告城中，诸华闻之，莫不惊愕，踊躃悲言：“何其驶乎，佛般泥曰！何其疾乎，世间眼灭！”举城中相会聚，奉持华香，诣佛舍利，稽首作礼，承事供养。

共问阿难："葬法云何？"

答："如教说转轮王法，佛当复胜。"

诸豪姓言："宁可僻期七日，欲奉伎乐、华香、灯烛，展我曹心。"

阿难答言："恣听所欲。"

诸华即共作黄金罂、黄金舆床、黄金棺，为铁椁，具新劫波锦、五百张氎。是时四面人众，周满四百八十里中，皆赍伎乐、华香，来诣双树，共举佛身，置黄金床上，而以伎乐礼事供养。

于是，诸华选众童男，使扶持舆床，欲至沤荼神地，如阇维之。而诸童子不能得前近佛举床，又复更进，至于再三，了不得持。

贤者阿那律语阿难言："所以不得举佛床者，是诸天意。欲使诸华童子，倚床左面，诸天右面，国人随后，共举床入东城门。过往城中，施天乐供养讫，出西城门，置沤荼地，累积众香乃阇维之。"

阿难言："诺，敬如天愿。"以告诸华，皆曰敬从。即使诸僮左面属若干种缯，系床左角；天于右面属诸天缯，系床右角而綍之。余无数天于虚空中，散天杂华，而雨泽香。

是时，婆贤大臣与拘夷大臣议，欲以人乐、赞绍天乐俱送舍利。即如所议，徐行入东城门，周遍城中。四衢道里巷处处住，施华香伎乐。出西城门，到沤荼地，持劫波锦缠佛身体，五百张氎次缠千过。麻油泽膏，灌满金棺，已内佛身。举黄金棺，置铁椁中。库藏既殡，积众香毕，沤苏大臣执火而欲燃佛，积火至辄灭，三进不燃。

贤者阿那律语阿难言："火所以不燃者，是诸天意。见大迦葉将五百众，从波旬来，已在半道，欲面礼佛故，使火不燃耳。"

阿难言："诺，敬如天愿。"

是时，有异道士名阿夷维，见佛灭度，得天曼那罗华，去至半道。迦葉见之就车问："子知我所事圣师佛乎？"即答言："我举知之，般泥曰已七日，天人普会供养其身。吾从彼来，得此天华。"于是迦葉怅然不乐，五百比丘中，有徘徊骚扰仰天呼怨："佛般泥曰，一何巨疾！世间眼灭。"中有忧叹悲伤，念世间苦，为恩爱缚，不见斯道。

迦葉晓言："诸贤者释忧，当知有身皆从缘起，心作复作，致非常苦。生者辄死，死则有生，五道无安，唯泥洹乐。未得道者，当求法利，舍有为无所会则得矣。摄衣疾行可见佛身。"

其众中有名檀头者，亦释家子，与佛同出，止诸比丘言："何为复忧！我曹从今已得自在。彼老常言当应行是，不应行是。今彼长逝，不甚佳耶！"

迦葉不悦，行到双树至睹佛积，谓阿难言："及未阇维，请见佛身。"

阿难对曰：“佛身已缠，淹用麻油，藏在金棺，外积众香，匝灌泽膏。虽未阇维，固已难见。”

迦葉请至三，阿难答如初，以为佛身难复得见。于是佛尸从重棺里双出两足，一切见者莫不欢喜。

迦葉稽首作礼，见佛足上而有异色，仰问阿难：“佛身金色，是何故异？”

阿难答言：“有羸老母，稽首佛足，堕泪其上，故异色耳。”

大迦葉又不悦，乃喟然赞颂曰：

“彼为灭不生，不复受老死，
亦为不复会，无有相逢憎，
本已舍恩爱，不为别离忧，
当为求方便，令致得是处。
佛为五阴净，已断不复有，
亦又不为为，有受是五阴，
苦为已毕尽，有本亦已除，
当勤求方便，令得如是安。
佛已断世间，爱欲一切解，
亦为悉能忍，得离诸患难，
为已自安隐，亦致天下安，
当为稽首是，永得度三界。
佛所说经戒，为世间最明，
已广现正道，审谛无所疑，
亦遍活天下，令得度老死，
诸得值佛者，谁不受弘恩？
譬月照于夜，为除阴冥闇，
如日照于昼，能使天下明，
亦如电光现，为暂照厚云，
佛明一时出，都已明三界。
一切所名河，无过昆仑河，
一切名大水，亦为无过海，
一切星宿中，月为第一明，
佛为世间导，天上天下尊。
佛所以度世，福施已周匝，
所说教戒行，在在悉分明，
亦以法流布，弟子乐受行，
令天人鬼神，龙敬承行礼。”

迦葉说已，稽首佛足，绕积三匝，却住一面。诸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天龙鬼神王、天乐神、质谅神、金翅鸟神、爱欲

神、蛇躯神，各前稽首佛足，绕积三匝，一面住毕。于是佛积不烧自燃。贤者阿难时说颂曰：

“佛以中外净， 为梵世之身，
本乘精神下， 而今厝于是。
锦缠氎千过， 不用衣著躯，
亦不以浣濯， 如一净鲜明。”

至终其夜，佛积烧尽，自然生四树，苏禅尼树、迦维屠树、阿世鞮树、尼拘类树。国诸豪姓，共捡佛骨，盛满黄金罂，置于舆床，举入城中著大殿上，共作伎乐，散华烧香礼事供养。

时波旬国诸华氏，可乐国诸拘邻，有衡国诸满离，神州国诸梵志，维耶国诸离揵，闻佛止双树般泥曰，各严四种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到拘夷止城外，遣使者言：“闻佛众祐止此灭度。彼亦我师，敬慕之心，并来从君请佛骨分，欲还本土立起塔庙。”

拘夷王言：“佛自来此，我当供养。远苦诸君，舍利分不可得。”

赤泽国诸释氏，亦严四兵，来到报言：“闻佛众祐止此灭度。是释圣雄，出自我亲，实我诸父，敬慕之心，来请骨分，还立塔庙。”

王答如初，不肯与分。

摩竭王阿阇世，又严四兵，度河津来，使梵志毛蹶入问消息，致殷勤言：“吾本宿夜，信心友汝，无取无诤。今佛众祐止此灭度，是三界尊实我所天，敬慕之心，来请骨分。汝其与我，则我与汝所有重宝，愿终共之。”

王答曰：“佛自来此，我当供养。谢汝大王，舍利分不可得也。”

于是，毛蹶聚众人作颂告言：

“今各撰躬， 远来拜首，
谦逊求分， 如我不与，
举止动众， 四兵在此，
义言不用， 必命相抵。”

拘夷国人，亦答颂曰：

“远劳诸君， 辱屈拜手，
佛来遗形， 不敢相许。
如欲举众， 吾斯亦有，
俱命相抵， 则未为恐。”

梵志毛蹶晓众人言：“诸君皆宿夜承佛严教，日诵法言，心服仁化。一切众生尚念欲安，且佛大慈故，烧形遗骨，欲广祐天下，何宜

当为毁本慧意？舍利现在但当分耳。”众咸称善，皆诣舍利，稽首毕，一面住，乃共使毛蹶分之。

于是毛蹶持一罂受石许，蜜涂其里，分为八分已，白众言：“吾既敬佛，亦嘉众意，愿得著罂舍利，归起塔庙。”皆言：“智哉！是为知时。”即共听与。

又有梵志，名温违，白众人言：“窃慕善意，乞地燋炭，归起塔庙。”皆言与之。后有衡国异道士，求得地灰。于时八国得佛八分舍利，各还起塔，皆甚严好。梵志毛蹶，种邑道人大温违，还俾贲邑，衡国道士得地灰，归皆起塔庙。舍利八分有八塔，第九罂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

佛从四月八日生，四月八日舍家出，四月八日得佛道，四月八日般泥洹，皆以佛星出时，此时百草华英，树木繁盛。佛已般泥洹，天下光明灭。十方诸天神，莫不自归佛。

既分舍利，又为远方诸四辈弟子，未悉闻故，留九十日，乃起塔庙。诸来国王、豪姓人民、家属仆从，皆斋戒九十日。

在所远方，四辈弟子众，普会拘夷，共问阿难：“于何起塔？”

阿难答言：“当出去城四十里，于卫致乡四衢道中作塔庙。”

拘夷豪姓，共作[番＋瓦]瓳石甓，纵广三尺，集用作塔，高及纵广，皆丈五尺。藏黄金罂，舍利于其中置。立长表法轮，槃盖悬缯，燃灯华香伎乐，礼事供养。举国人民，得共兴福。大迦葉、阿那律、众比丘会共议。一日三十万众，及诸国豪姓群臣，得值佛时，敬意行福，终皆当生第四天上，与弥勒会而得解脱。拘夷国王当生第十二水音天上，至弥勒作佛时，当下为佛造立精舍，胜今给孤独园。

阿难问大迦葉：“拘夷王何以不于弥勒佛求应真道？”

答言：“是王未厌生死苦故。未厌生苦者不得应真。”

阿难言：“我已患厌身苦，不得离世间，奚不得道？”

迦葉答言：“汝但持戒，不行身观，坐倚生死有饭食想，而生死行未休故也。”

至九十日，大迦葉、阿那律、众比丘会共议。佛十二部经，有四阿含，独阿难侍佛久，佛之所说，阿难志讽，当从书受。恐其未得道，尚有贪心，欲持旧事诘责阿难。与设高座，三上三下，如是者，可得诚实。皆言大善。

众会坐定，值事比丘逐阿难出。须臾又请，阿难入礼众僧，未得道者皆为之起。值事比丘处著中央高座，于是让言：“此非阿难座。”众比丘言：“用佛经故，处汝高座，欲有所问。”阿难就座。众僧问曰：“汝有大过，宁自知不？昔者佛言，阎浮提乐，汝奚不对。”值事比丘敕阿难下，即下对言：“佛为不得自在，当须我言耶？”众僧默然。值事比丘又令阿难上，众复问曰：“佛为汝说，得四禅足者，可

止一劫有余，汝何以默？”阿难下言：“佛说弥勒，当下作佛。始入法者，应从彼成。设自留者，如弥勒何？”僧又默然。阿难心怖。众比丘言：“贤者当如法意具说佛经。”对曰：“唯然。”如是三上。

阿难最后上言：“闻如是：一时，”座中未得道者，皆垂泣言：“佛适说经，今何以疾？”

大迦葉即选众中四十应真，从阿难受得四阿含：一中阿含、二长阿含、三增一阿含、四杂阿含。此四文者，一为贪淫作，二为喜怒作，三为愚痴作，四为不孝不师作。四阿含文各六十疋素。

众比丘言：“用写四文，当兴行于天下。”故佛阇维处，自生四树，遂相捡斂，分别书佛十二部经、戒律法具。其在千岁中，持佛经戒者，后皆会生弥勒佛所，当从彼解度生死履。

佛说大般泥洹经六卷

大般泥洹经卷第一

序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夷那竭国力士生地，熙连河侧坚固林双树间，与八百亿比丘前后围绕，二月十五日临般泥洹。时诸众生各各悦乐，自计清净无疑厌想，忽然自觉悟：“今日如来应供等正觉，哀愍世间，覆护世间，为世间归，等观众生如视一子，恬淡寂灭大牟尼尊，告诸众生今当灭度，诸有疑难皆应来问，为最后问。”如是觉已，各怀忧戚。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玻瓈红色，明耀殊特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一切佛土。六趣众生其蒙光者，罪垢诸恼皆悉除灭，咸皆悲恸泪下如雨，更相谓言：“怪哉！仁者，世间虚空！怪哉！仁者，众生福尽！怪哉！仁者，苦法增长！如来不久当般泥洹。一何驶哉！世间虚空！何其驶哉！世间眼灭！我等当共疾往诣佛礼拜供养，劝请世尊不般泥洹，住寿一劫若过一劫。若佛泥洹，谁为我等亲善慈导？谁为我等救诸厄难？是故仁等有所不了，当诣如来咨决所疑。”

尔时，大地六种震动。时八百亿比丘，皆阿罗汉，心得自在，所作已办，离诸烦恼，降伏诸根譬如大龙，成就空慧逮得己利，如栴檀林以为眷属，功德具足为佛真子。其名曰：尊者迦旃延、尊者薄拘罗、尊者优波难陀等。是诸比丘晨用杨枝澡漱清净，时有妙光来照其身。如日初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此诸比丘亦复如是，举身支节一切毛孔血流如雨，心大苦痛，哀愍安乐诸众生故，欲发大乘方便密教故，教化因缘故，疾澡漱讫来诣佛所，稽首礼足绕百千匝，恭敬问讯于一面住。

复有二十五亿比丘尼，皆阿罗汉，心得自在，所作已办，离诸烦恼，降伏诸根譬如大龙，成就空慧逮得己利。其名曰：拘邻女须跋陀罗比丘尼、优婆难陀比丘尼、海智比丘尼等。如日初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此诸比丘尼亦复如是，举身支节一切毛孔血流如雨，心大苦痛，哀愍安乐诸众生故，欲发大乘方便密教故，教化因缘故，来诣佛所，稽首礼足绕百千匝，恭敬问讯于一面住。

复有诸比丘尼，皆是菩萨，人中雄猛得十地行，教化因缘故现为女身，游四无量能现为佛种种变化。

复有一恒河沙菩萨摩诃萨，人中雄猛，一切功德皆已具足，以方便身深乐大乘，正向大乘、饥虚大乘，贪求大乘、渴仰大乘，善能随

顺一切世间，未度者度，未脱者脱，于无数劫修习净戒度脱众生，于无数劫修习净戒安慰众生，于无数劫修习净戒兴隆三宝，于无数劫修习净戒转正法轮，于无数劫修习净戒成大庄严，于无数劫修习净戒行处坚固，如是等无量功德皆悉成就，等观众生如视一子。其名曰：海德菩萨、无尽智菩萨等。如日初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此诸菩萨亦复如是，举身支节一切毛孔血流如雨，心大苦痛，愍念安乐诸众生故，欲发大乘方便密教故，教化因缘故，来诣佛所，稽首礼足绕百千匝，恭敬问讯于一面住。

复有二恒河沙五戒优婆塞，深乐一切诸对治法——苦乐、常无常、我非我、空非空、依无依、众生非众生、恒非恒、吉非吉、有为无为、泥洹非泥洹，深乐如是对治之法，欲闻妙义阐扬大法，于无数劫净修梵行而无毁失，欲行大乘为人广说，修习净戒欲学坚固大乘，欲学随顺世间，欲学度脱世间，欲学兴隆三宝，欲学转法轮，欲学大庄严，如是无量功德具足，等观众生如视一子。其名曰：光无垢称王优婆塞、善德优婆塞。如是等二恒河沙优婆塞，于晨朝时为供养如来故，人人各作五千栴檀床帐、沉水床帐、众宝床帐、天香床帐、郁金香华床帐等。其诸床帐悉以牛头栴檀香薰，庄严种种奇妙七宝，校饰金绳罗网以覆其上，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红色红光、玻瓈色玻瓈光、如意珠色如意珠光，以如是等杂色庄严，殊胜希有周匝障幔，皆以七宝罗网罗覆其上，周回四面悬众宝幡，种种杂香以涂其上，金镂织成以为垂带。其宝帐内种种异色庄严如上，七宝织成以为茵蓐，柔软香薰以敷其内。一一床帐各载以宝车，其车严好七宝庄严，前后皆有宝幢幡盖。一一幡盖皆以七宝罗网，青黄赤白七宝庄严，及四种华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亦以七宝校饰如前，结众杂宝以为华鬘，鲜好白氎图画如来本生之像，表现菩萨从初发意至于成佛，中间受身种种苦行无不记列。夹道两边作众伎乐，其诸乐器皆用七宝，其音和雅皆出无常、苦、空之音，咸言怪哉世间虚空，悲号泣泪声振天地。为供养故各赍名华、细末杂香，又办种种上味之食，用山涧水，燃以香薪，令食细软香味具足。又于坚固林内外扫洒，布七宝沙，香薰宝衣以覆其上。周回敷置三十二行师子之座，皆以七宝庄严，雕纹刻镂，五色晃曜，众妙杂香用薰其座，七宝茵蓐以敷其上。众事办已而作是念：“一切众生有所须欲，我悉施与。衣服、饮食、财物、珍宝、国城、妻子、头目、髓脑、血肉、肌体，贫富贵贱随其所须各令充足，唯除色欲、毒药及害生等不净之施。”是诸优婆塞发菩萨心而作是念：“我等持是床帐、宝车、众物供具，施佛及僧是为最后供养大施。”各作是念：“佛及大众受我供已，今日如来当般泥洹。”作是念已，其心悲乱。譬如日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诸优婆塞亦复如是，举身毛孔血流如雨，身心毒痛悲泣流泪。又于坚固林侧，施大帐幔七宝庄校，高广严好上际虚空。于其帐内立七宝舍，馔具毕已，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幢盖供养遍满虚空，

烧香散华犹如云雨，咸皆悲慕哀动天地，抚臆号叫泪下如雨，更相谓言：“怪哉！仁者，世间虚空！一何驶哉！世间眼灭！”头面著地同声请佛：“愿佛及僧哀愍我等，与诸大众俱受我请，受我请已当般泥洹，令我等饭佛大众得最后施福。”世尊知时默然不受，如是三请，佛亦默然。时诸优婆塞一切望绝，愁忧苦恼。犹如慈父唯有一子，卒病命终，送殡而还，愁忧苦恼；诸优婆塞愁忧苦恼，亦复如是，作礼而起于一面住。

复有三恒河沙优婆夷，皆持五戒功德具足，现为女像化度众生，呵责己身犹如四蛇，八万户虫侵食其体。是身嗅秽贪欲所惑，譬如死尸无一可乐，是身不净九孔常漏，血肉筋骨共相依假以为伪城，手足支节以为却敌，爪齿耳目以为寮孔，幻伪心法以为寮障，放逸调慢以为楼观，恶贼意王居其城内，贪利荡逸驰骋六境。如此贼城，诸佛所弃，愚夫所乐，贪欲、瞋恚、愚痴、罗刹依止其中。如伊兰丛林无可爱乐，聚沫、芭蕉无有坚固，电光、野马、呼声之响、水月、幻、化，如海涛波驶流立草须臾不住，丘冢丛林秽恶充满，狐狼雕鹫鸟鸱饿狗，诸恶虫辈竞止其中，如此秽身安可堪处？若以一毛滴大海水尚可知数，此毒树身四百四病，无量众秽不可称计。如世尊说譬喻，天下草木斩以为筹，大地土石末为微尘犹可知数，此身不净无量杂恶其数过是。是身暴害灭诸善法，是等优婆夷能舍此身犹如弃唾，习行空行、无相、无作，深乐大乘常为人说。其名曰：耆婆尸利优婆夷、胜鬘优婆夷、毗舍佉优婆夷等。于晨朝时，光明照已即觉斯瑞，便各疾办众供养具倍胜于前，来诣佛所，头面著地，请佛及僧。世尊不受，愁忧苦恼在一面住。

复有四恒河沙诸离车童子，在毗舍离城内并外来者，及阎浮提边国诸王大臣，俱乐正法淳修戒行，众德成就伏诸异学及乱法者，普能惠施无畏之法，为众演说无尽法藏，悉能修习诸佛所说甘露妙法，摧伏众魔外道邪论，自持律行令持戒僧得力安隐，自持律行乐听大乘为人广说，普慈愍伤一切众生德皆如上。其名曰：净离垢藏离车童子、常快净离车童子、恒水离垢净离车童子等。是诸离车各办八十四亿栴檀床帐、沉水床帐、郁金床帐、柏木床帐、兜楼香木床帐，亦各八十四亿雕文刻镂，七宝庄严，五色光耀，严饰如前。各办八万四千宝马，八万四千大象王，八万四千四马宝车，悉以神珠明宝绞络庄饰，端严姝妙行如疾风。又办八万四千明月神珠昼夜常明，幢盖幡华大宝帐幔，白叠图像次第如前。其宝华盖广一由旬，彩画细叠以为图像三十二由旬，其幔高显各百由旬，其幡各长一千由旬，七宝庄校严饰如前，其饭香气薰一由旬。敷置床座，于坚固林供具悉备，来诣佛所，稽首请佛，头面礼讫于一面住。

复有阎浮提内大长者五恒河沙，深乐正法，淳修戒行，众德成就，伏诸异学及乱法者，深乐大乘。其名日：月光王薝卜华首长者、法首长者。如是等长者子及长者女五恒河沙，于晨朝时，承佛威神，

办众供具倍复胜前，来诣佛所，稽首请佛，头面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毗舍离王内外眷属，及阎浮提主大小城邑聚落野人君主，除阿阇世，其余诸王月离垢藏王、日离垢王等，六恒河沙各将一百八十万亿眷属，皆悉勇健，力如龙象，行如疾风，深乐正法，淳修戒行，众德成就，伏诸异学及乱法者，所作供具转倍胜前，来诣佛所，稽首请佛，头面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阎浮提主大小诸王夫人、婇女七恒河沙，除阿阇世王夫人、婇女，皆厌患女身，修行空行，深乐大乘，广为人说，所修功德悉如前说。诸优婆夷其名曰：三界妙夫人、念德夫人等。所作供具倍复胜前。于晨朝时，来诣佛所，稽首请佛，头面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八恒河沙诸天众俱，普明天子等，皆乐大乘，广为人说，修行净戒，渴仰大乘；诸众生类乐大乘者，以大乘法断其渴仰；修行净戒，贪乐大乘、坚固大乘、觉悟大乘，于大乘法不起嫉慢；伏诸异学及乱法者，护持正法，修行净戒；随顺世间，未度者度，未脱者脱；欲转法轮，欲兴隆三宝永使不绝，欲建大庄严。如是等无量功德皆悉具足，等慈众生犹如一子。是诸天等于晨朝时，光明照已觉斯瑞相，咸作是念：“如来不久当般泥洹。”来诣佛所，见众供具，各相谓言：“汝等观彼人间供养，庄严殊特与天无异。供养如来为最后供，种种饭食供佛及僧最后大施，而今世尊悉皆不受。诸仁者，我等今日亦当为佛及僧并诸眷属，为最后施，成大施度！如来及僧并诸眷属，哀受我等最后供施当般泥洹。佛世难值，最后施度倍复甚难。怪哉！仁者，世间虚空！一何驶哉！世间眼灭！”是诸天众咸作是念：“我等亦当供养如来。”即办供具倍胜人间，床帐、车乘、幢幡、华盖、图像、帐幔，悉以天香、天缯、天宝庄严校饰。供具办已，来诣佛所，稽首礼足绕百千匝，恭敬问讯于一面住。

复有九恒河沙诸龙王从四方来。其名曰：和修吉龙王、难头优钵难陀龙王等。众德具足，哀愍世间，于晨朝时光明照已，各作是念：“如来不久当般泥洹。”办众供具倍胜人天，来诣佛所，稽首请佛，绕百千匝于一面住。

复有十恒河沙诸鬼神王，毗沙门等。一切鬼王所作供养悉皆如前，来诣佛所，稽首请佛，绕百千匝于一面住。

复有二十恒河沙伽留罗王，龙怨伽留罗王等；三十恒河沙揵闼婆王，那罗达揵闼婆王等；四十恒河沙紧那罗王，快见紧那罗王等；五十恒河沙摩睺罗伽王，大快见摩睺罗伽王等；六十恒河沙阿修罗王，游空阿修罗王等；七十恒河沙陀那婆王，法水离垢胜王等；八十恒河沙罗刹王，广怖畏罗刹王等；九十恒河沙丛林主王，乐香丛林主王等；千恒河沙持咒王，大幻持咒王等；一亿恒河沙欲色众，善现欲色等；百亿恒河沙天女，众蓝婆天女等；千亿恒河沙负多王，宿君柢负多王等；百千亿恒河沙天子，四天王等；百千亿恒河沙风神王；一亿恒河沙乐云雨神王；一切世间寂静云雨王。是诸王等于晨朝时，明照

已觉斯瑞相，各作是念：“如来不久当般泥洹。”雨众供具倍胜人天，来诣佛所，稽首请佛，绕百千匝于一面住。

复有二十恒河沙香象王，金色绀眼象王等。是诸象王随其力能于雪山中取众香药草，及诸名华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华等大如车轮，及山川水陆所生诸华，以用庄严床帐供具，悲鸣号吼声震天地：“一何驶哉！世间虚空！一何驶哉！世间眼灭！”来诣佛所，头面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三恒河沙师子王，大震吼师子王等，皆于众生普施无畏。及诸鸟王，迦兰陀鸟、迦陵频伽鸟王等，所作供养悉如象王。复有诸牛羊王，诣坚固林出好香乳，一切坑池乳皆流溢。复有诸蜜蜂王皆以香蜜盈满其中。如是等比数如恒河沙，悉诣佛所，头面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万恒河沙五通神仙，与四天下一切众仙俱，忍辱仙人等作种种神力，所作供养悉倍胜前，来诣佛所，以发布地，稽首佛足于一面住。

尔时，十六大国比丘、比丘尼，唯除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难二众，余者悉集满一由旬，悉皆如前。比丘、比丘尼众于晨朝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于一面住。

复有万恒河沙诸小山神王、大山神王，世界中间诸鬼神王、须弥山神王，食诸树叶华果种种生类，皆有神力放大光明，来诣佛所，稽首礼足于一面住。

复有百千万恒河沙八大河大海大地诸神天子，大小诸王皆有神力，放大光明蔽于日月，于坚固林出甘露水，满熙连河微流清彻，处处皆作七宝阶道，令诸会众饮之无厌。

尔时，力士生地北面南向，有自然善法重阁讲堂，文饰刻画，七宝庄严，五色光耀，清泉浴池华果园林亦自化成，譬如忉利天欢喜之园甚可爱乐。其诸天、人、阿修罗悉睹如来泥洹之相，咸皆悲感愁忧叹息。

复有一亿阿僧祇四天王诸天子皆悉来会，各相谓言：“汝等观此天、人、阿修罗，为最后供养如来故，作此胜妙殊特供具种种饮食，佛与大众受彼施已当般泥洹。我等亦当办众供具倍胜于彼。”皆用天华、天香、天食、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迦拘罗华、摩诃迦拘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散多那华、摩诃散多那华，如是等种种天华及诸天香，以成供具来诣佛所，稽首请佛于一面住。

释提桓因与阿僧祇三十三天众所作供养，乃至第六天王与诸眷属所作供养转倍胜前。除四无色及色有无想天，其余诸天亦办供具转倍胜前。

尔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与诸梵天子无量眷属，各放身光遍四天下，欲界人天身诸光明皆蔽不现，普雨天衣及天名华供办天食，一一天幢、天幡、天盖，从坚固林上至梵天，办众具已，来诣佛所，稽首请佛于一面住。

复有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与无量阿修罗眷属俱，放身光明遍四天下，释提桓因及诸梵王身诸光明皆蔽不现，亦办饭食及众供具，其诸宝盖悉皆弥覆小千世界。办众供已，来诣佛所，稽首请佛于一面住。

尔时，天魔波旬与无量魔天女众俱，即以神力普开一切诸地狱门，随彼地狱众生有所愿乐皆给济之。又复普告地狱众生言：“汝等当念如来应供等正觉作最后随喜！此是汝等力所堪能修行福利，当令汝等长获安乐，永得解脱地狱楚毒。”以如来威神故，令魔波旬心转调伏，与眷属俱皆悉庄严兵仗、刀剑、弓箭、金锤、钺斧、罥索、长钩、斗战众具，地狱众生长夜痴冥，远离正法受诸苦痛，城郭门户盛火炽然，兴云大雨令火悉灭。尔时，地狱众生离苦获安。离苦获安已，一一诸魔与其眷属，办众供具倍胜于前，来诣佛所，稽首请佛：“唯愿世尊，哀受我供！受我供已，其有善男子、善女人，称摩诃衍名者若真若伪，我等皆当为是人等作无畏之护。”而说是咒：

“咃翅吒吒罗（一） 咃翅（二） 鲁楼丽（三） 摩诃鲁楼丽（四） 阿罗（五） 摩罗（六） 多罗（七） 悉波呵（八）

“是咒能令诸乱心者得深妙定，是咒能令诸恐怖者离诸恐怖，是咒能令为法师者辩才无断，是咒悉能降伏外道。诸有能护正法者，为是咒所护如佩神剑。我此咒术所说诚谛，其有人能持此咒者，若在旷野、凶害、毒兽、水火难等，若持若说，众难悉除如龟藏六。我等今日皆悉以离诸魔谄曲。惟愿世尊，哀受我供，愿并印可所说神咒。”

尔时，世尊即告魔言：“我不受汝饭食供养，为安隐一切众生故，今当受汝神咒法施。”如是三请，世尊亦三默然不受。

时魔波旬及魔天女，稽首佛足于一面住。

复有大自在天王，与无量大力诸天子俱，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梵释诸天乃至阿修罗众身诸光明悉蔽不现。办众供具倍胜于前，华盖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悉如聚墨光明不现。

大身菩萨品第二

东方去此无数阿僧祇恒河沙佛土微尘佛刹，有世界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应供等正觉，在世教授告第一声闻菩萨名曰大身：“善男子，西方有世界名曰娑婆，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等正觉，临当灭度。持此国土满钵香饭，香彻三千大千世界，并以我心现彼大众，彼如来受我饭已当般泥洹。又持众宝床帐供具献彼如来。汝等并自请决所疑。”是时，大身菩萨稽首佛足，右绕讫，合掌受教，与无数阿僧祇菩萨摩诃萨俱，来向此娑婆世界。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地普大动。时会大众释、梵、四天王、魔

王、阿修罗，及大力诸天见此地动，举身毛竖，各自见身光明不现悉如聚墨。尔时，大众一切惊起。文殊师利童子告诸释、梵、护世、魔王、诸天王言："汝等勿怖！汝等勿怖！东方去此无数阿僧祇恒河沙国土微尘佛刹，有世界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应供等正觉，告第一声闻菩萨：'汝行诣娑婆世界，有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等正觉临当灭度，供饭彼佛及比丘僧。汝等并自请决所疑。'即时大身菩萨稽首佛足，右绕讫，合掌受教，与无央数阿僧祇菩萨摩诃萨俱来诣此娑婆世界，放身光明故令汝等光明悉蔽不现。彼虚空等如来应供等正觉，供养世尊故遣菩萨来，汝等皆当一心随喜。"时，释、梵、天王及诸大众即复叹曰："何其怪哉！世间虚空！如来不久当般泥洹。一何驶哉！世间眼灭！"皆悉举声哀号悲哭。

时彼大身菩萨摩诃萨，与无量阿僧祇诸菩萨俱，从意乐美音佛土，各各遍身放大光明来诣娑婆世界。其大身菩萨举身毛孔光明，化为无量杂种莲华。一一华上各有七百八十万城，高广严好。其城七重，城各七宝，阎浮檀金以为却敌。其却敌上列植宝树。其树悉生众宝莲果，皆以金绳连绵树间，以七宝网重罗树外。微风吹动作五音声，其音和雅犹如天乐，人民安隐快乐自在。其城外有七宝池周匝围绕，八功德水湛然充满，不冷不热，微流清净，皆生四种七宝莲华，大如车轮，青黄赤白五色光耀，乘七宝船游戏其中。又其城内亦有浴池，四种莲华大如车轮，五色严好。其池四边，以黄金、白银、琉璃、玻璨，面各一宝互相映发，玫瑰为底，布以金沙。一一浴池各有十八黄金梯陛，种种杂宝校饰庄严梯陛，中间皆以阎浮檀金，为芭蕉树列植道侧。天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华，大如车轮遍覆池上，异类众鸟游戏其中。其浴池上悉有种种天香华树，四方风吹遍散池上。其水香净如天栴檀。其城内外有八万四千大王，一一诸王各有无量夫人婇女五欲自娱。人民舍宅各四由旬，垣墙七重悉皆七宝，亦各自有园观浴池，五欲快乐随意游居无有适主。其地柔软，散五色华，薰以天香。又复彼处，无有声闻、缘觉之名，淳一大乘。一一华上皆有大王，处师子座宝机承足，众宝帐幔弥覆其上，以大乘法化度众生。其诸众生悉在华上听受大乘，书持诵念如说修行。大身菩萨毛孔光明神通变化，其余菩萨亦复如是。时诸众生无有欲乐，但有忧恼悲泣，随路渐渐行诣拘夷大城，各相谓言："汝等观此天人供养殊特之事，诸来菩萨亦办供具，众味饭食鲜洁香美，无可为喻。"大身菩萨与诸眷属，从身毛孔出宝莲华，所赍饭食供佛及僧。其饭香气普薰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闻者一切烦恼皆悉除灭。莲华、宝帐、幢幡、华盖，一切供具无可为喻。从其本国来向此土，乘虚而至犹若高台，一切众生无不悉见。大身菩萨及诸眷属设众供养倍过诸天。唯除如来光明，梵、释、诸天光蔽不现。彼诸菩萨其身毛孔皆雨莲华，其华香薰普遍三千大千世界。诸闻香者，罪垢消除，发菩提心。大身菩萨身大无量遍满虚空，自舍如来余无能测，稽首奉献饭食众供于一面住。

南方世界诸来菩萨，其身毛孔出宝莲华，如阎浮提从莲华上起七宝城倍胜东方。西方世界诸来菩萨，毛孔莲华如四天下，城等众具转倍胜前。北方世界诸来菩萨，毛孔莲华如小千世界，城郭、浴池亦倍胜前。乃至十方世界无量阿僧祇诸来菩萨，皆如大身菩萨身满虚空，毛孔莲华犹如三千大千世界，雨种种华及众供具，自舍如来其身光明悉蔽众会，稽首奉献于一面住。

尔时，坚固林侧为大吉祥地，周回敷座三十二行。其处狭小而诸菩萨身大无量，诸天世人皆悉云集而不迫窄。有座如针锋处者，有座如毛端处者，有座如毫芒处者，有座如微尘处者，随身大小各得安立而不苦患。乃至十方微尘数世界六种大动，神通变化现希有相，各各随力设供如前。时阎浮提，唯除尊者大迦葉眷属、尊者阿难眷属、阿阇世王眷属，其余众生无不来会。

尔时，虺蛇、毒螫诸恶虫类，魔鬼、罗刹、杂咒蛊道，皆生慈心，不相侵害如视一子，唯除一阐提辈。

尔时，佛威神故，此三千大千世界地皆柔软，无有丘墟、沙砾、荆棘、毒草，众宝庄严犹如西方极乐国土。时会天、人、阿修罗众，尽见十方微尘数世界，其中所有悉在目前如观镜像。

尔时，如来从其面门出种种光明耀殊特，诸来会者其身光明皆蔽不现，一切众生稽首劝请，所应作已还从口入。时诸天、人、阿修罗等，即大恐怖，身毛皆竖，各相谓言："如来光明遍照十方无量世界，所应作已还从口入更无余事，必是最后泥洹之相。天人奉献皆悉不受，何其怪哉！四功德牙一旦废舍，圣慧日光从今永灭，慈悲宝船于斯沉没。"呜呼痛哉！众生望绝，悲号啼哭，血泪如雨。譬如大云普雨世界，时诸大众啼哭流泪，亦复如是。

长者纯陀品第三

尔时，会中有拘夷城长者，名曰纯陀，与五百长者子俱威仪庠序，观察众会皆已来集，更整衣服为佛作礼，心怀忧戚。如日初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时彼长者亦复如是，举身血出，泪下如雨，绕百千匝合掌白佛："唯愿世尊，与诸大众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当令我及一切众生悉蒙解脱。譬如田家贫子，仲春之节，耕田下种，仰希天雨；今我如是身口意患烦恼众垢，始蒙少习厌离之想，唯愿世尊，当惠法雨与诸大众，哀受我请，枯旱之田得蒙慈泽。"

尔时，世尊一切种智知一切时，告纯陀言："如来应供等正觉与诸大众，当受汝请最后供养。"

时诸天、人、阿修罗，闻如来应供等正觉受长者纯陀最后供养，一切大众内怀欢喜，异口同声叹未曾有："善哉！善哉！纯陀长者，德愿满足。甚奇！纯陀，生人道中难得之利，汝今已得。如优昙钵

华，世间希有；佛出于世难值于此，信心难得，闻法亦难，佛临泥洹最后供养复难于彼。又复纯陀，譬如春月十五日夜，纯净圆满无诸云翳，一切众生莫不瞻仰；汝亦如是，如来应供等正觉，与诸大众受汝最后檀波罗蜜。善哉！纯陀，是故说汝如月盛满，一切众生无不瞻仰。奇哉！纯陀，为佛真子，虽生人道，今皆谓汝为天中天，是故我等当稽首礼。”咸共举声，而赞颂曰：

“虽生人道中， 天相悉具足，
我及一切众， 今当稽首请。
今若哀许者， 当宣微心愿，
若欲度众生， 唯应速劝请，
今日天中天， 人中调御士，
圆应神通眼， 无量功德相，
为众生哀请， 舍涅槃方便。
天中天住世， 广说甘露法，
久远生死苦， 从是获安隐。”

尔时，纯陀长者欢喜踊跃。犹如有人卒丧父母忧悲顿至，临送墓所忽然还活，瞻奉悲喜倍增敬情；纯陀长者及诸眷属，欢喜踊跃亦复如是，五体投地，叉手合掌，以偈颂曰：

“快哉我今得大利， 人中妙果悉已获！
快哉我今得大利， 永闭泥犁恶趣门！
快哉我今得大利， 生世得值无上果！
犹如沙中求妙宝， 忽遇金刚大欢喜。
快哉我今得善离， 在在处处畜生惑！
快哉我今得大利， 优昙钵华坚固信！
快哉我今得善离， 饿鬼悭贪饥渴苦！
快哉我今得大利， 难得施度到彼岸！
从今永闭诸恶趣， 阿修罗王究竟离。
快哉我今得大利， 如来出世甚难遇！
优昙钵华今得值， 亦如芥子投针锋。
快哉我今得善离， 四天大王计常想！
快哉我今得大利， 法王大宝今悉见！
乃至欲天十生处， 谛了分明不染著。
快哉我今得大利， 世雄难遇今奉觐！
犹如芥子投针锋， 值佛甚难复过是，
尽三界源二十五， 针锋为喻亦复然。
快哉我今得大利， 值遇如来愿满足！
摧灭一切诸凶恶， 无量痴冥无知贼。

快哉我今得大利，生值离垢莲华尊！
快哉我今永得离，弥沦涛波生死海！
快哉生世值如来，如海盲龟遇浮木！
快哉我今永得离，生死大海盲龟惑！
快哉我今得大利，世未曾有无伦匹！
天人哀请悉不受，难请之宝我今得。
快哉我今得大利，天人修罗所尊奉！
快哉今得现法果，大仙受我最后请！
快哉我今得大利，与诸天人俱劝请，
舍彼天人上妙馔，哀愍受我粗涩供！
快哉我今得大利，天人献供愿不果，
我供粗涩如伊兰，如来大慈哀愍受！
诸天人民阿修罗，愁忧号泣稽首请，
如来大悲普慈愍，等视众生如一子，
假令不受众饭供，愿哀天人不灭度。
彼诸天人无余求，唯愿如来永住世！
犹如须弥处大海，时金刚轮安不动，
山水映发端严好，如来如是处大会，
法王威光曜四众，犹如重云举世闇，
日光显出除众冥。今诸天人亦如是，
久远忧悲痴冥闇，唯愿如来久住世，
圣慧日光悉除灭。愿长住世大智尊，
愿长住世大雄士，令我等心离忧怖，
犹若须弥安不动。”

尔时，世尊告纯陀曰：“如是，纯陀，佛兴于世甚难得值，犹如海沙一金刚粟；人身难得又复过是；具足信心，亦复甚难；犹如盲龟值浮木孔，得遇如来临般泥洹，最后所供檀波罗蜜复难于彼，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汝今纯陀，莫生忧恼，应大欢喜。所以者何？当作是念：‘今日如来与诸大众受我最后大施供养，以是善利故应欢喜。’汝今纯陀，勿请如来长住此世。当观世间皆悉无常，一切众行性亦如是。”

尔时，世尊即为纯陀，而说偈言：

“正使久在世，终归会当灭，
虽生长寿天，命亦要之尽。
事成皆当败，有者悉磨灭，
壮为老所坏，强者病所困。
人生皆有死，无常安可久，
无色无强力，亦无有寿命。

妻子及象马， 钱财悉复然，
世间诸亲戚， 眷属皆别离。
三界大恐怖， 乃至恶道苦，
斯等悉归灭， 安可不厌患？
有有生老相， 所谓惭耻法，
计常所侵欺， 而谓为长存。
清凉殊胜法， 远离于恐怖，
亦得离生老， 病死之大患。
乱心愚痴垢， 此等谓皆度，
无量无有余， 妙胜之寂灭。
其义实无常， 亦非荫护法，
但是众苦聚， 虚伪非坚固。
无堪无所忍， 亦非可常保，
斯等如蚕虫， 结网而自缠。
轮回三界中， 无一可乐处，
唯有生老苦， 病死之大患。
知义者能见， 寿命日夜流，
衰减欺诳法， 恐怖无暂欢。
疾病忧悲恼， 诸非义盈满，
欲火轮炽然， 众难竞来集。
智者永不住， 受斯大苦痛，
晓了五欲患， 是非功德利。
离欲无所贪， 明了见真实，
是为解脱观。 舍除诸生者，
呵责害结怨， 究竟弃诸有。
从此疾离一切数， 犹如薪尽盛火灭，
妙色湛然常安隐， 不为衰老所灭磨。
无量疾苦不逼迫， 寿命长存无终极，
无边苦海悉已度， 不随时节劫数迁。
快哉如来超三界， 生死轮回不复惑，
汝莫观我永灭度， 犹如须弥跱大海。
纯陀我今当泥洹， 平等正法永安乐，
诸明智者闻斯义， 谛了分明不忧戚。
莫以生死危脆身， 微浅智慧测量佛，
我身真实处安隐， 唯是天尊能谛了。”

尔时，纯陀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我等凡劣得知如来泥洹不可思议。世尊，我今便得与彼大人诸菩萨众及诸罗汉等无有异。如文殊师利童子及阿罗汉，此等众中若有最初受戒，即受戒曰得在僧数；我今凡劣亦复如是，蒙佛威神得同斯等大贤众数。唯然，世尊，

愿使如来长存于世，不愿泥洹如燋败种。”

文殊师利语纯陀言：“莫作是愿！所以者何？当作是观，有为行法，性自如是。如是观者，空慧具足，欲求正法当作是觉。”

纯陀答曰：“文殊师利，夫如来者，是人中尊，为天中天，名为应供，岂是行耶？若是行者，为生灭法。譬如水泡速起速灭，往来流转犹如车轮；若使如来是行数者，终不得出人天之上，非天中天，亦非应供。

“复次，文殊师利，汝岂不闻有天长寿？而今如来不满百岁，云何生死之法，称人天上，为天中天，名曰应供？文殊师利，譬如有人作聚落主，随其功勋渐渐迁转得为高位，众人所敬，财力自在；受福既尽，还为贫贱，人不齿录。若使如来是行数者，亦复如是，非人中上，非天中天，亦非应供，转为下劣。所以者何？起灭法故。是故，文殊师利，莫作是观，如来应供等正觉是行数也。

“复次，文殊师利，为知而说，为不知而说，如何妄想而谓如来是行数耶？若如来是行数者，不名三界自在法王。所以者何？譬如有王，勇猛多力，一人当千，时人号名千力士王，以能降伏千力士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降伏烦恼魔、阴魔、死魔、自在天魔，如是诸魔力士憍慢悉伏，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得为三界自在法王。若使如来是死法者，无实功德如千力士王也。是故，文殊师利，汝莫于如来起行数妄想。

“复次，文殊师利，譬如巨富长者唯生一子，相师占子有短寿相，父母闻之，心大愁戚：‘我等薄相，居门不吉，生短寿子不复爱重。所以者何？夫天、人、婆罗门中有短寿者，斯等同辈自不爱敬，以短寿故。’如是，文殊师利，若当如来同世人寿者，亦如世人不为父母之所爱敬。如来应供等正觉是行数者，亦复不为人、天、阿修罗之所爱敬，现见转变故。所以者何？同一切法退败知见，而为众生说解脱教，如是义者何名正觉？是故，文殊师利，莫于如来起行数妄想也。

“复次，文殊师利，如贫女人，无有居止，加复疾病，游行乞丐，止他客舍寄生一子。其客舍主驱遣令出，抱儿随道向丰乐国。于路困乏，蚊虻毒虫唼食其身。经由恒水抱子而渡，水流漂急不放其子，遂至没溺，母子俱死。由是慈心救子功德，身坏命终生净妙天。所以者何？以不惜命救护子故。文殊师利，菩萨如是欲护正法者，不于如来而造行观。造行观者，当知是人盲无慧眼。于世尊所，应正观察不可思议，当知如来非有为法，以是现化安乐众生。彼贫女人救护其子，不惜身命故生净妙天；护法菩萨亦复如是，能知如来非有为法，是长存法，是久住法，因此护法得现法果速成解脱。

“复次，文殊师利，譬如丈夫远行，寄止他舍疲极而卧，大火卒起焚烧此家，惊觉见火烧逼其身欲出火难，衣服烧尽自愧裸身，不出火宅遂至烧死。以惭愧功德故，身坏命终，八十千返为三十三天王，

复百千返为梵天王，来生人中常为转轮圣王，不堕恶趣永处安乐，因惭愧故如是。文殊师利，当知如来是方便行，应如彼丈夫惭愧而死。宁同外道玩习邪见，不为持戒比丘于无为如来作有为想知而妄语！若于如来作有为想者，当知是人阿鼻地狱常为室宅，是故莫于如来作有为数。能于如来作无为想者，从是得度智慧大海，不为死尸之所迷惑，是为甚深智度成就，以此智果疾逮如来具足相好。”

尔时，文殊师利谓纯陀言："善哉！善男子，应如是知，如来常住无为，非变易法。汝善男子，有是智者亦能如佛隐覆有为方便示现，汝今不久当成佛道。如此胜妙奇特功德，唯佛世尊乃能叹说。复次，纯陀，应时施及法施，出于一切众施之上应时施者。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远行来，若在道路，随其力能疾应所须，是檀波罗蜜种子生大果报。纯陀，汝今随其力能为佛及僧施最后供，宜知是时，世尊灭度垂至。”

纯陀答曰："文殊师利，何烦催此垢秽食为？如来宁当待此食耶？如来六年在道树下难行苦行，日食麻米犹自支持，况今须臾岂不能耶？汝谓如来食此食乎？如来法身非秽食身。”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纯陀所说真实说也。”又语纯陀："汝成大智，明解大乘。”

文殊师利谓纯陀言："汝今便为称可如来，为佛所念。”

纯陀答言："如来岂偏念耶？一切众生悉平等念。汝莫作此颠倒想说。念、可念者，是二悉无，当作是行。夫爱念者，譬如乳牛，虽复饥渴行求水草，若足未足忽念其子便疾还归；诸佛世尊无此苦念，视一切众生皆如一子，是智慧念，诸佛境界。又文殊师利，譬如象马宝车迟速不同；如是我等九部之乘，不能等问如来智慧。又文殊师利，譬如金翅鸟王陵虚而飞，经由大海影现水中其身长大，水性之类莫能测量其形大小，如婴儿病不堪大药。”

文殊师利言："如纯陀所说。然我为诸菩萨故，于甚深功德而立此论。”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复放种种色光。文殊师利童子见此光明，知如来泥洹时至，便告长者纯陀言："汝为如来临般泥洹施最后供，其时已到，宜应速设。纯陀，当知如来不以无事而放光明，其义有以宜速宜速，莫令失时如过采之华。”长者纯陀默然而住。

佛告纯陀："如来须臾泥洹，汝供养僧今正是时。”如是再三。

纯陀怅恨举声叹曰："何其怪哉！世间虚空！如来长逝！”悲号流泪，而复启请愿哀久住。

世尊告曰："纯陀，汝莫啼哭自乱其心，当正思惟修野马观，芭蕉、梦、幻、电光、坏器等无有坚实，当知有为为灾患宅。”

纯陀白佛："如来不哀住世，世间虚空！我等焉得而不啼哭？"

佛言："纯陀，今我哀汝及一切众生而般泥洹，诸佛法尔，有为之法性亦复然。汝于一切诸有为行，当思我昔说无常偈、苦偈、空偈、非我之偈、我说此身为灾患偈、如水上泡生灭之偈，莫但忧悲如凡人法！"

纯陀白佛："如是，世尊。诚知如来方便泥洹，我故悲恼不能自持。"

佛告纯陀："善哉！善哉！善男子，应知如来方便泥洹，当知佛经如涉大海，长寿非长寿、起法灭法、幻法方便法、时非时、性非性，如是等尽应知。纯陀，汝欲疾度三有海者，可速设供诸天、人、阿修罗所赍供具，今当得为最后供养，令一切众生从我得不动快乐。汝及余人值良福田，汝于如来等正觉所设檀波罗蜜，不留难者亦当自成如来福田。"

时纯陀长者欲度一切众生故，低头泣泪犹如雨下。譬如日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纯陀长者亦复如是，血泪俱下而白佛言："唯然，世尊，今当从教。然如来泥洹甚深之义，非我凡细所能测量，亦非声闻、缘觉所知，唯佛世尊智慧境界。"

尔时，纯陀与诸眷属，为度一切众生故，稽首佛足右绕毕，烧香散华供养世尊，并复供养文殊师利，以供办饭故，还归其家。

大般泥洹经卷第二

哀叹品第四

是时，普地六种震动，其中聚落城邑山海，乃至十方皆悉大动。时诸众生各大恐怖，天、人、阿修罗举声悲叹，稽首礼足供养毕，咸皆同时以偈颂曰：

"稽首人中雄， 哀我今孤露，
投身尊足下， 眷仰妙功德。
听我说生死， 种种无量苦，
诸天人闻者， 莫不生厌离。
譬如孤茕子， 困病自婴身，
虽遇良医治， 其疾犹未差，
而医忽中道， 舍之适他方。
我等及一切， 穷苦亦如是，
始蒙方便治， 众邪烦恼见，
世尊大医王， 忽当舍我去，
便如穷病子， 失医无所怙。
呜呼此世间， 从今永虚空！

亦如国荒乱， 复失贤明主，
哀哉诸天人， 皆当罗刹患！
犹如谷贵劫， 民遭饥馑苦，
哀哉诸天人， 永失甘露味！
譬如盛火起， 众生皆烧死，
哀哉诸天人， 恶道永炽然！
哀哉诸天人， 长夜受大苦！
轮转生死流， 如象溺深泥。
哀哉今天人， 血流从身出！
忧悲增苦恼， 恋慕心如是，
世尊犹灭度， 行业难复测。
日月隐重云， 慧光从此灭，
哀哉天人众， 长夜处幽冥！
是故怀忧苦， 非物所能喻，
视身无可乐， 欲舍如弃唾。
不欲常在世， 闻佛泥洹声，
唯愿大智尊， 住世说甘露。
云除日光显， 重冥皆悉灭，
如来慧日光， 永消生死障。”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比丘，莫如凡夫、诸天人辈愁忧啼哭，当勤精进，奉持如来所说实法，专念守行。”时诸天、人、阿修罗等，闻佛为诸比丘说法已，愿请望断，忍割悲恋；譬如孝子，慈母新丧，祖送丘墓，长诀而还，哀感懊恼强自抑止。

于是，世尊而说偈言：

“汝等当开意， 诸佛法应尔，
各各还复坐， 谛听我所说。
摄心莫放逸， 守持于净戒，
定诸乱意想， 善自护其心。

“复次，诸比丘，若有疑惑今皆当问。若空不空、常无常、归无归、依无依、恒无恒、众生非众生、实不实、谛不谛、泥洹非泥洹、密不密、二法不二法，如是等种种法中，诸有疑惑今皆应问，当为汝等随顺说之，当为汝等开不死门然后灭度。是故汝今现心所疑，各各当问。所以者何？佛兴难值，人身难得，得信亦难，离八难处及持戒具足，此复益难，犹恒沙求金粟，亦如优昙华。

“复次，比丘，百谷药木及诸珍宝皆从地出，一切众生依得生长。如来如是出生妙善诸甘露法，众生因此长养法身。是故比丘当问所疑，如来悉为说决定义然后泥洹，安乐一切诸众生故。”

时诸比丘闻如来决定泥洹已，心怀悲怖，身毛皆竖。如日初出照青树叶，赤脉悉现；其身如是举体支节血泪交流。稽首佛足，右绕毕，白佛言：“善哉！世尊，快说非常、苦、空之教。如一切众生迹，象迹为上；如是，世尊，说无常想，于诸想中最为第一，精勤修习能离一切欲界贪爱、色爱、有爱，无明憍慢从此永灭。又复世尊，譬如田夫于秋月时，草实未熟深耕其地，春植五谷，草秽不生；行者如是深念无常想精勤修习，能离一切欲界贪爱、色爱、有爱，无明憍慢永不复生。夫田家子以秋耕为上，世尊，法中以无常想为第一。又如帝王知命将终，恩赦天下狱囚闭系，悉蒙解脱然后命终；今日世尊亦复如是，临欲灭度说甘露法惠利众生，贪爱牢狱皆悉解脱然后泥洹。如人为恶鬼所持，遭遇咒师便得解脱；如是众生为贪爱罗刹所持，幸蒙如来圣慧大咒，得脱众邪恩爱罗刹。如人疟病遇良医药，苦患悉除；我等亦然，无量身病邪见烦恼，得世尊法药皆蒙除愈。如人醉酒，不识亲疏尊卑长幼，寻后醒悟，心怀惭愧深自克责；我等如是于无边生死中，醉于情欲，迷于邪见，始蒙醒悟。犹如芦草及伊兰树无有坚实；此身如是，我、人、寿命等无有坚固。”

佛告比丘：“汝等如是修无我想耶？”

诸比丘答曰：“唯然，世尊，我等常修无我想，余人亦修无常、苦、空、非我之想。世尊，如人言日月星宿山地转，此非为转，但众生眩惑谓之为转。如是人言无常、苦、空、非我，当知此等众生亦是世俗眩惑。我等所修是平等修。”

佛告比丘：“如汝说喻，此譬喻中说味说义，汝犹未解，我当更说。如人言日月山地转，此非为转，但眩惑谓之为转，如是众生愚痴颠倒计我、计常、计乐、计净。然彼佛者是我义，法身是常义，泥洹是乐义，假名诸法是净义。汝等比丘，莫眩惑想而言我于一切法，修无常、苦、空、不净想也。”

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亦修三种修净。”

佛告比丘：“此三种修，于我法中亦无实义，修性升降故。苦乐想颠倒、乐苦想颠倒，无常常想颠倒、常无常想颠倒，非我我想颠倒、我非我想颠倒，不净净想颠倒、净不净想颠倒，如是四颠倒想者，不识平等，于此所修非为正修。苦不苦修、无常常修、非我我修、不净净修，此四种修是世间乐、常、我、净，离世间亦有四种乐、常、我、净。汝等当知，名味者，世间法；义者，出世间法。”

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当云何如世尊教，修三想见四颠倒者？唯愿如来住世一劫若过一劫，如世尊教，我当修行！若当如来不住世者，我等何能久与毒蛇同其窟宅永违如来？谁当住世任持正法？当随如来入于泥洹。”

佛告比丘：“莫作是语！莫作是语！比丘当知，如来正法付大迦葉。大迦葉者，当为汝等作归依处，亦普救护一切众生如佛无异。比

丘当知，譬如大王典领诸国，若欲游行余国，要立一大臣兼知国事如王在时；我亦如是，于此世界寻当安立摩诃迦葉。但汝等比丘，先所修习无常、苦、空、非我想者，非真实修。譬如春月，诸商人辈至欢会时游戏水边，众中一人有失琉璃堕深水底。时诸商人各各入水为求宝故，或得瓦石沉木谓为是宝，欢喜持出乃知非真。彼琉璃珠故在水中，光色彻照明踰日月。众人见光知是名宝，叹其奇特各欲求取，时有一人巧智方便取得真宝。如是比丘，汝于一切苦、空、无常、不净，作尽想受言我修习，犹如彼人手执非宝而自欺诳。汝等比丘，莫如彼人空自欺诳，当如商人有黠慧者。比丘当知，有我、有常、有乐、有净。汝等所修一切摄受皆是颠倒，如彼不识琉璃宝珠。汝等比丘，修真实法如得宝珠，于不真实法修无常想。”

诸比丘言：“如世尊说：‘一切诸法皆悉无我，当如是修。如是修时，我想即灭；我想灭已，正向泥洹。’此有何义？唯愿世尊哀故更说。”

佛言：“善哉！善哉！诸比丘，汝等欲除吾我惑者，应如是问。譬如有王闇钝少智，时有药师亦不明了，欺诳天下受王奉禄，唯知乳药复不善解，而常以此疗治，国人又复不知风痰唌唾病之所宜，而闇钝王谓为上医。时有明医晓八种术，从远方来语旧医言：‘汝为我师，我为弟子，当从汝学。’旧医言：‘善哉！当教汝不死药法。汝当勤学四十八年，令汝尽知无上医术。’便将后医出入王宫，是闇钝王亦相爱乐。彼后医便白王言：‘大王，应当学诸技艺。’王大欢喜便从受学，智慧渐增，乃知旧医无智欺诳，驱令出国，加敬后医。彼后医知时已至，复白王言：‘欲有所请，当随我意。’王答言尔。医言：‘大王，先医乳药毒害危险不复可服，应舍此法。’王即从教普下国内：‘自今已后，服乳药者当重罚之。’尔时，后医以五种药，甘、酢、碱、苦、辛等五味用疗一切。时王得病，请医治之。医观王病应用乳药，便白王言：‘唯有乳药能令不死。’王语医言：‘汝今狂耶？先言是毒令我驱彼，而今复言应服乳药。’后医答言：‘不也，大王，此言有意。譬如板木有虫食迹似王名字，不善书者谓是真字，其善书者乃知非真。先医如是虽合乳药，不知分别时节所应。当知乳药有能杀人，亦不杀人。不杀人者，养乳牛时，放在旷野无毒草处，择水而饮，不加杖捶，出入以时，构彼乳时泡沫不起，当知此乳救一切病，为不死药。’王言：‘大善！’便服乳药。时国人民闻王服乳皆悉惊怖，来诣王所咸言：‘此师将非鬼耶？先言杀人，今令大王还服乳药。’时王即为人民广说乳之升降，王及人民增加恭敬供养后医，奉用其法常服乳药。

“比丘当知，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为大医王出兴于世。为坏外道邪医术故，与众生王渐相习近，知爱乐已，便教令舍外道邪受而语之言：‘无有吾我、众生、寿命。’似彼虫食为书，诸异道辈受吾我故而

言无我。一切众生承如来言，展转相教皆说无我。此是如来知时方便济众生故，说一切法其性无我。非如世间所受吾我故，说一切法其性无我。时复说我，如彼良医明乳药法，当知我者是实，我者常住、非变易法、非磨灭法，我者是德，我者自在。如善乳药医，如来亦然为诸众生说真实法。一切四众当如是学。”

尔时，世尊复告比丘：“于诸法律若有疑惑当问如来。”

诸比丘言：“唯然，世尊，我等已修诸修之上，解知身相皆悉空寂。”

佛告比丘：“汝等莫如一切智说而言：‘我修一切身相皆悉空寂。’”复告比丘：“汝于法律犹有疑惑应当更问。”

诸比丘言：“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平等之义，非我境界岂敢重问？诸佛所说不可思议，诸佛所行不可思议，是故我等及诸众会，皆悉不堪重问如来。世尊，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身婴长疾萎在床蓐。有一丈夫无有智慧，财富无量，来诣其所就彼床上，执病人手而语之言：‘善男子，汝当取我珍宝库藏。我欲余行远至他国，或经十年或二十年，我后还时悉当归我。’时彼病人无有子息又无眷属，病转增笃遂便命终，所寄财物皆悉散失，财主后还欲往求索，不知所在。如是世尊告我等言：‘于诸法律若有所疑今皆当问。’若使声闻问如来者，恐此正法不得久住。又复不知何者应问，能令一切众生咸蒙其庆。是故，世尊，我等今者不堪重问。如有士夫，相师占之，年百二十，眷属成就，财富无量。复有人来语士夫言：‘我有财宝今以寄汝，汝当为我出入息利，或经十年或二十年还悉归我。彼时士夫即取财物为其生利，主后来索，悉皆还之。如是，世尊，尊者阿难诸声闻等，护持如来所说法藏，欲令长存无有是处。所以者何？以声闻乘故。唯诸菩萨摩诃萨、迦葉等应令咨受，百千万劫堪任奉持如来法藏，一切众生悉当蒙庆。是故，世尊，当令菩萨为众生故请决所疑，非是我等凡品所堪。”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比丘，得无漏法成阿罗汉，故能作此真实之说深解我意。有二因缘当令菩萨任持正法，能使大乘法藏久住，又使一切众生悉蒙其庆。”

长寿品第五

尔时，世尊普告大会：“诸善男子、善女人，于三法中及诸律教有所疑者，今皆应问。”如是至三。

尔时，座中有那罗聚落菩萨，姓迦葉氏，婆罗门种，承佛威神从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右膝著地，以天香华供养毕，白佛言：“世尊，欲有所问，唯愿世尊慈愍敷演。”

佛告迦葉菩萨摩诃萨言：“如来应供等正觉，恣汝所问，当为汝

说。”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所问者皆承如来威神力故，亦因一切众生善根故。今日如来四大贤众以为眷属，诸大师子以为眷属，诸金刚士以为眷属，妙智大海以为眷属，其会菩萨皆悉成就无量功德，如是等众以为眷属。我等凡劣欲有所问，不蒙如来神力加助不能发问。是故我今敢有所问，当知皆是如来神力。”即于佛前，以偈问曰：

“何因得长寿， 金刚不坏身？
云何受持此， 契经甚深义？
菩萨化众生， 说法有几种？
何等人能堪， 名为真实依，
虽非阿罗汉， 量与罗汉等？
天魔如来说， 云何能分别？
云何知平等， 四圣真谛义，
及四颠倒相， 苦空非我行？
云何见菩萨， 如来难见性？
云何得具足， 晓了半字义？
云何善化现， 如雁鹤舍利？
云何得智慧， 如日月宿王？
云何为菩萨， 愿哀决定说？
如此诸法门， 无量甚深义，
我等所应知， 故能发斯问。
岂敢问如来， 诸佛之境界！”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渐阶如来一切种智，乃能问斯甚深经义。一一方面阿僧祇恒沙诸佛，从本已来自于世界坐道树下成等正觉其数无量，本为菩萨得菩提道次第开觉，皆悉因问如来深法藏故。汝等今日亦复如是，能以一切种智境界而问于我，安乐一切众生。”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请问世尊一切种智境界。譬如蚊蚋，不能飞过虚空大海彼岸，亦复不能悉饮海水；我亦如是，不堪世尊虚空大海甚深智慧而得无畏。世尊，又如大王髻中明珠，其守藏者增加守护如护其顶；我亦如是今问如来甚深正法，如来广说决其疑网。”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今当说长寿之业。菩萨摩诃萨行此业者，为等觉因。汝等谛听，善思念之，听彼行本，广为人说，因生等觉。善男子，我亦因行彼业广为人说，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譬如大王，其子犯罪闭在牢狱，为其子故普赦诸囚以救其子；如是菩萨修长寿业，一切众生如一子想，于诸众生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受持净戒不害众生，立一切众生于五戒十善业迹，随其力能济诸地狱、饿鬼、畜生，为断一切恶趣业缘，未脱者脱，未度者度，志念坚强成方便智，因此业行得依果报果，长寿无极成大妙智无畏自在，菩萨如是永离死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菩萨摩诃萨等视众生犹如一子，此有何义？若言菩萨摩诃萨等视众生如一子者，无有是处。所以者何？于佛法中或有犯戒、作五逆罪、诽谤正法，于是众生皆当修习一子想耶？”

世尊告曰：“如是，迦葉，我视一切众生如罗睺罗。”

迦葉白佛：“若当尔者，云何一时月十五日布萨大会众僧清净，有一未受具足戒者，盗入听律，时金刚力士瞻佛神旨，持金刚杵碎令如尘？云何一切等视如子？”

佛告迦葉：“莫作是语！彼童子者，是化作耳！欲明正法，犯罪应弃，以肃将来，令怀盗心者及一阐提辈恶心潜伏。如王大臣执犯法者，随罪治之；佛亦如是，有坏法人以理惩罚，令犯恶者自见罪报。如来常以自身光明安慰众生不恐不害，虽有众生不蒙光明而至死者，如来于彼不舍大悲。

“复次，迦葉，汝等若能善解如来微密义者，今当更说。譬如，迦葉，他方有诸比丘，持戒清净，道德淳一，威仪具足。彼方如来已般泥洹，诸比丘众无任持者。以彼众僧无大师故，无道之人恼诸比丘。时有国王好乐佛法，害彼恶人或逐出国，以逐彼恶人安立正法故获福无量。所以者何？罚其重过立大法故。又如人家生诸毒树应速翦灭，如是法中犯戒乱法，如害主奴皆应逐出。若不逐出，当知是辈去我法远；若逐出者，是我弟子。”

迦葉菩萨白佛言：“以是义故，不等众生同一子也。塗割等观，此言乖矣！若言如来治坏法人，何有此义？”

佛告迦葉：“如王、大臣、长者、居士，生子端正，聪明黠慧，举世无双，众所爱重。父将其子往诣师门学诸技艺，白彼师言：‘我虽生此子福德端正，未学技艺，为我教学必令成就，若不如法勤加杖策。我有四子皆就君学，正使三子由杖而死，余有一子故当苦治要令成就，我犹不恨。”

佛告迦葉：“于意云何？父母及师苦教其子乃至失命，父母及师犯杀罪耶？”

迦葉白佛：“不也，世尊。爱念子故欲令成就，虽加杖楚无憎害意，其福无量无有杀罪。如是，善男子，如来亦然，其有坏法犯戒之人，等视如子慈愍教诫，欲令成就坏法犯戒，应当苦治无有过也。是故当知，菩萨摩诃萨等视众生如一子想，修习如是平等三昧，心不怀害，是为菩萨长寿之业智慧自在。”

迦葉菩萨白佛言：“一切众生如一子想，菩萨摩诃萨修行此想得长寿耶？”

佛言："如是。"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唯愿世尊，勿说此义，如戏儿法两种语也。世尊，譬如戏儿于大会中，叹说种种供养父母，自还其家反逆不孝，恼乱二亲不报恩养；世尊亦复如是，言菩萨摩诃萨视一切众生如一子想，缘是功德便得长寿，智慧自在常住不死。而今世尊同人间寿，得无世尊无数劫中，常于一切众生怀刀剑想耶？怪哉！世尊，受斯短寿害众生果，同其世人百岁寿命，尚非菩萨，况复如来？"

佛告迦葉："莫于如来应供等正觉前发斯粗言。汝善男子，当知如来长寿无量，当知如来是常住法，当知如来非变易法，当知如来非磨灭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云何得知如来长寿？"

佛告迦葉："如阎浮提八大河及诸泉流悉归于海无有尽极，当知大海泉流之器；如来亦然，诸天世人一切寿命，皆归如来寿命大海。以是义故，当知如来其寿无量。又复迦葉，譬如虚空常住不变，如来常住亦复如是。亦如醍醐清凉之药能除热恼，如来应供等正觉常以清凉醍醐法药，广为众生除诸患难。是故如来常住清凉，无诸患恼。"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当如来长寿无量，又欲安乐一切众生者；今日世尊，应当住世一劫若过一劫，以清凉法水普雨众生。唯愿世尊，哀愍住世。"

佛告迦葉："莫于如来作尽灭想。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外道尚有五德，能住寿一劫若过一劫，经行虚空坐卧自在，左胁出火，右胁出水，从身出烟，能令自身大而无极、细入无间。有此五德便得如是自在神力，岂况如来成就一切无量功德，而力不能住世一劫若过一劫？是故当知如来常住，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当知此身非秽食身。于此世界应化之身如毒药树，今当舍之。是故，迦葉，当知如来法身常住，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广为人说。"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世间者、出世间者，有何等异？"

佛言："如来常住，世人亦言常住：'我迦葉种说，先师梵天其神有常周游往来。'若如来常住者，世间法、离世间法未见其异。"

佛告迦葉："譬如长者，有一乳牛付牧牛者，令其养饲别放旷野无毒草处，不与群牛共系一厩，爱护饲养欲得好酥以给眷属。如是不久，其人命终，彼牧牛者寻后复死。时有野人游行泽中得此乳牛，便构其乳以自给活，欲作酪酥不知法用，盛以弊器冷暖不适，竟不成酪，亦不得酥，复坏乳味坏乳凝浊谓是酪酥，作酪酥想而取食之。众生愚痴亦复如是，正法淳泽深广妙义，佛既灭度如牛主死。彼诸众生在生死旷泽如彼野人，以世俗智于佛正法淳泽律仪作颠倒想，言有众生、我、人、寿命，此是解脱，此是常生。是诸众生邪惑所覆，不识解脱，不识常住，习诸异见不得出要，远离真谛律仪行处，不知如来是常住法；如愚野人不得牛乳五种时味，自谓食酥，而实不得五种味中一种味也。但著世俗梵天造化，言是常、是众生、是解脱，因求梵

天修少梵行离邪淫故，孝养父母故，少得生天自然乐食，如彼野人食其坏乳。善男子，世俗梵行供养父母，不知三归，当知此果岂有常也？供养父母、不邪淫等，可得如佛所化。无常糠糩世俗法耳！唯有如来常住不灭。是故，善男子，当作方便离诸狐疑，勤思如来是常住法。

“复次，善男子，是时野人畜彼乳牛，会遇转轮圣王出兴于世。转轮王法应有乳牛，王德力故令彼野人舍牛，余行牛自然往转轮圣王主藏臣所，主宝藏臣知此乳牛必出五时精味之乳，定是圣王福德感应。佛为法王出世之时亦复如是，如彼乳牛世间所受常法音声，迁为如来常法之音，凡俗野人摧伏破散舍牛而去常法乳牛之音，便往如来、弟子、宝臣前住，众生福力故令常法乳牛出常香乳。是故，善男子，当知如来常法，非变易法，世间凡愚所不能了，皆因如来常住音声故得知耳。彼诸世间应作是念：‘夫常法音，即是如来常法音也。从此音声，当知如来无数无量。’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若持如来常住二字历劫修习，是等众生不久当成等正觉道如我无异。汝善男子，慎勿放逸，常修二字坚固受持。今日如来当般泥洹，此是一切诸佛定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何等为法？法有何义？愿闻定法其性云何？”

佛告迦葉：“汝今欲闻法性耶？”

迦葉白佛：“愿闻广说。”

佛告迦葉：“法性者舍身。”

迦葉白佛：“舍身者增疑论。”

佛告迦葉：“莫作是观，谓如来舍身更受身也。”

迦葉白佛：“不问受身。”

佛告迦葉：“莫作是说诸法断也。复次，迦葉，如非想天彼无色阴，其诸众生云何住、云何死、云何现，彼诸心想云何回转；是佛境界汝应当问，亦应当问我更受身。若人问汝，彼无想众生形想住处受乐云何，以何答乎？但非声闻、缘觉、菩萨境界所及，唯是如来境界行处。又善男子，如来身者，方之于彼倍复难知，非诸声闻、缘觉、菩萨境界所及。如来为何处住、云何现，如来不可思议方便身，非汝境界。善男子，汝于我所但作是念：‘如来常住，法、僧亦然。此三事者非无常法，常住不变，清凉真实，离诸恼患。’若不尔者，彼善男子、善女人清净三归悉不成就。应如是修不可思议常住之法。善男子，譬如有此树者必有此影，若无彼树亦无彼影。若不见树而言见影，无有是处。如是既有如来，必为一切常作大树，覆护众生为众生依。若使如来是无常者，不名应供为诸天人作最上依。”

迦葉白佛言：“云何，世尊，夜闇冥中，树影现耶？”

佛言：“有影既有。其树云何无影？但非肉眼所能见耳！是故当知，既有如来则为常住，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如彼树影，闇冥之

中，肉眼不见；佛泥洹已常住不变，肉眼不见亦复如是，而彼妄想于如来所作无常念。若善男子，汝等父母及所尊重，于佛法僧作非常想者，悉于三归皆不清净。汝今当以三法常住而劝教之，令于三法得成菩萨三归之名。”

迦葉白佛：“唯然，世尊，我从今日始当以佛、法、僧三法常住，启悟父母乃至七世，皆令奉持常住之法。奇哉！世尊，三法常住，我当受学，广为人说。若彼不受此真妙教，当知是等无常惑者，然我当日日三时为说令其亲近。”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护持正法应当如是，亦常修习不害慈心。彼不害果，便得菩萨长寿无极、智慧自在。”

金刚身品第六

尔时，世尊复告迦葉：“善男子，如来身者，是常住身，是不坏身，是金刚身，非穢食身，是则法身，当作是观。”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非我凡品所能观也。所以者何？若当如来般泥洹者，便是破坏身、尘土身、穢食身。若当如来永不泥洹，应当随顺修平等观。”

佛告迦葉：“善男子，莫谓我身与世人同危脆破坏，长夜劫数轮转生死。如来身者，是不坏身，非世人身，亦非天身，非穢食身，是非身身，亦不生亦不灭，不集起，不流转，无边际无足，非智非行，本性清净，无所有，无所受，无来去，不住不动，不味不触，无识无思，无等无上，非趣趣趣，永断非断法，非事非实，非觉非想，非始造非终成，非建立，非盈满，非方处，非舍宅，非止息，非寂静，广净离诸烦恼，非取非染著，非诤离诤，常住非住故不伏不死，非法非非法，非田非非田，非可尽，非比丘非非比丘，离名字，离赞叹，离言说，离修习，离思愿，非和合非不和合，非量非非量，非到非不到，非通非碍，非相离相相相庄严，非持非有离有，能为福田，实不可见、不可示，如如真实，度一切众生而无所度，脱一切众生而无所脱，净一切众生而无所净，覆一切众生而无所覆，教授众生而无有二，无等无等等，无量等、虚空等、无处等、无生等、无所有等、无等、离等，寂灭非断行，不转转究竟，一切摄受断甚深妙，现不二教不舍自性，非成、非长、非短，非阴、非界、非入，非有为相、非无为处、非长养，不高不下，非藏积非非藏积，非地非非地。如是无量不可思议功德为如来身，无有知者，无有见者，无有说者，无有论者，非世间所摄受，非因非无因。一切妄想取相言泥洹无以为比，如是无量功德成就名如来身。如是，迦葉，如来身相者，作声闻、辟支佛所知。如是成就如来身者，是为法身，非穢食身，云何当有若病、若恼、若坏如坏器耶？随受化者现老病死，如来法身金刚难坏。迦葉，汝从今日当作是知，如来身者非穢食身，广为人说，从妙因生则

为法身、为金刚身、为淳厚身，当作是知常住法也。”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功德具足如是，云何当有若病若死？我从今日当观如来法身常住，非变易法，善胜寂灭，为人广说。唯然，世尊，如来法身金刚不坏，而未能知所因云何？”

佛告迦葉：“护持正法功德为因。”

迦葉白佛：“云何护法？”

佛告迦葉：“其护法者，非为五戒，亦非习行贤者律仪。于恶世中不惜身命，执持利器防护法师、诸持戒者，是为护法。”

迦葉白佛：“比丘与彼持器仗人共俱行止，将无非比丘耶？”

佛言：“不也。”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此则剃头居士耳。”

佛告迦葉：“莫作是语。所以者何？若有独处闲居修行头陀九法，乞食、少欲、静默、禅思、观身经行，亦为人说施戒修德行业因果，而不能广宣无畏，亦复不能降化诈伪恶人，当知是人不能自度亦不度彼，修持梵行独善而已。若复比丘行头陀法兼得无畏，广宣九部——修多罗、祇夜、授记、伽陀、因缘、如是语、本生、方广、未曾有，以化众生自度度彼。又为人说契经要句，言某经所说不畜奴婢、牛马畜生及不应法物，若当畜者非出家法，是人犯制罢道驱出。诸犯戒者闻作是说，群党瞋恚害彼法师，彼虽命终犹能自度亦能度彼。是故，迦葉，诸优婆塞、若王大臣当护持法，亦当降伏剃头居士。

“复次，迦葉，过去久远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名难提跋檀如来应供等正觉出兴于世，亦常于此拘夷城住。时此世界广博严净，譬如西方极乐国土。其诸众生皆悉安乐无饥渴想，纯诸菩萨。彼佛在世无量亿劫而般泥洹，遗法住世亦复无量亿劫。如是余四十年佛法未灭，时有比丘名佛度达多，出于世间，大众眷属前后围绕，成就无畏而为说法，以九部经教诸比丘言：‘其契经说，不得畜养奴婢、畜生及不应法物。’诸犯戒者便起瞋恚，群党相助欲害法师。时彼国王名婆伽达多，闻彼恶人欲害法师，为护法故即执利器，与共苦斗摧灭恶人。王身被疮诣法师所，法师为王说护法功德，王闻法已寻便命终生阿閦佛国。时王眷属共护法者，命终次第皆得往生阿閦佛国，发心随喜者皆成菩提。佛度达多寻复命终，亦生彼国为阿閦佛第一弟子，婆伽达多王为第二弟子。”

佛告迦葉：“时国王者，岂异人乎？我身是也。时法师者，迦葉佛是。迦葉，当知护持正法功德无量。我本以不惜身命护正法故，得此金刚不坏法身。”

迦葉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如来法身真实常住，非磨灭法，我意谛信犹如画石。”

佛告迦葉：“是故，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当勤方便护持正法，亦当广说护法果报。又复迦葉，夫为法师持净戒者常应自护，无自防具勿轻举动。若优婆塞不受具戒而学大乘，

为护法故持器仗者，当依是等以为伴侣。”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已说与持杖俱，为非律仪。”

佛告迦葉：“我般泥洹后浊世之中，因谷贵疾疫，诈形利养众多无数。时有法师持戒持律威仪具足，为彼驱逐若害若杀。当尔之时持戒法师，游诸城邑险难旷野，我听与彼国王、大臣、野人、居士、旃陀罗等，不受具戒能护法者以为伴侣。彼诸人等虽不受戒，护法功德果报无量胜受戒者。其法师者，奉持戒行清净威仪，深乐大乘为人广说，能以香油、幡华、供具，与诸国王、大臣、长者更相献遗，而不毁失沙门法行，是名法师持戒者。自身摄持真实之法犹如大海，威仪具足是名持戒。若复持戒，不乐快乐，不喜名誉，厌恶利养，常为人说少欲知足，如是等比，己利损减，眷属不悦，不名法师。于自徒众起厌惓想，自坏眷属，亦名坏僧。

“僧有三种：犯戒僧、童蒙僧、清净僧。于三种中，坏犯戒僧及童蒙僧，不坏清净僧。犯戒僧者，愚騃凡夫顺犯戒者不相检察，为贪浊故而共和合，是名犯戒僧。正使自身能持戒者，亦复名为犯戒数也。如是等僧不应行而行，若能化此诸非法者，名为法师。童蒙僧者，习行无事钝根愚痴，设得利养自供眷属，各各修立不共和合，自恣布萨亦复不与犯戒者同。若能化此愚痴非法，是名法师。如法律僧者，如是等僧，众魔百千不能沮坏。菩萨僧者常自清净，彼二种僧名为犯戒法师者也。

“持律师者善教化，知时、知重、知轻，不断非律亦不断当。如法律者，云何名为善教化知时？所教化者，或是菩萨，或是童蒙。若菩萨教者为护法故，亦不观察时非时、余无余，若开若制随其所应，聚落冢间自在游止，护法心故无所违犯。唯除伎儿、寡妇、淫女、诸童女家、学声闻处所不应行，余一切处，护法菩萨来往周旋终日无过，是名法师知时教化。知重者，若见如来制戒初始所因起事，轻慢心犯及四重法不名出家，是名知重。知轻者，若见比丘一一缘起所犯轻戒，心亦不重或自忆念，如如来戒犯事不满，是名知轻。不断有余律者，若畜奴等诸不净物，于律有残不应断当，常不欲与犯戒者诤，是名非律不应断当。虽非戒律，余经中说与戒律同者，是亦名律不应断当。随言说者，是名守文，不解一字。若能解者，三世诸佛所说经中心得无畏。如是佛教深广无量能护持者，逮成如来法王不可思议。”

于是迦葉菩萨白佛言：“唯然，世尊，如来法王不可思议。如来常住，非变易法，我当奉持广为人说。”

佛言：“善哉！善哉！迦葉，奉持金刚不坏法身，欲学等观如来身者，当修金刚不坏法观。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者，便得等观无上法身。”

受持品第七

“复次，善男子，持此甚深契经功德，我今当说。其有众生闻是经者，生生不堕四趣之中，在所生处常近诸佛。”

迦葉菩萨白佛言：“当何名斯经？云何奉持？”

佛告迦葉：“是经名为《大般泥洹》，初语亦善，中语亦善，后语亦善，善义善味淳一满净，金刚宝藏我今当说。善男子，如阎浮提八大河水皆归大海，其水无尽；大般泥洹亦复如是，灭烦恼降众魔，背生死舍离化身，故名泥洹，一切诸佛同此妙法无有尽极。又如医法有微密术者名为大医，一切方药悉入其中；如来所说微密法藏亦复如是，一切九部悉入其中，故名大般泥洹。譬如夏月，耕田下种常有希望，既收其实众望都息；行者如是，于一切经修习禅定常有希望，学此经已，速成解脱超三界有。

“复次，善男子，如人重病，如服醍醐，次服八种甘味之药，其药最良；如是众生于佛密教有惑乱病，渐以大乘经而教化之，然后为说大般泥洹八味法药。八种味者，常住法、寂灭法、不老、不死、清凉、虚通、不动、快乐，是八种味名大般泥洹。若有菩萨住此大般泥洹者，常能处处示现泥洹，是故名为大般泥洹。若善男子欲于大般泥洹而般泥洹者，当作是学如来常住，法、僧亦然。其有善男子、善女人，行此《大般泥洹经》者，当于如来作常住学。”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法身不可思议，所说妙法不可思议，众僧功德不可思议，此经不可思议。我从今日，其诸众生心刚强者，当为彼灭长夜生死无知余冥。”

大般泥洹经卷第三

四法品第八

佛告迦葉：“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能为人说《大般泥洹经》。何等为四？能自专正，能正他人，能随问答，善解因缘，是为四法。

“自专正者，闻佛切教，能随厌怖，身毛皆竖。如佛所说，宁抱炽然枯树举身焦烂，不于如来方便密教其心未悟，闻说有常便起诽谤而言魔教世论，歌颂说无常者而谓真实。宁以舌舐炽然枯树，不说如来真实无常。若闻他说辄便惊怖，于说法者而起悲念，深信如来法身长存，老病死法所不能坏，当知世尊不可思议，教法亦然。如我所说，枯树经等善自执持，是为菩萨能自专正。

“能正人者。如世尊说法，有一女人乳养婴儿，来诣佛所，稽首佛足，有所顾念，在于一面思惟而住。尔时，世尊知其所念，即以其子为喻而说法言：‘譬如母人善养其子，初以指爪而含凝酥，令其消已渐复更增。’时彼女人心即开解，便白佛言：‘世尊，大圣知我心念而作是说。我今晨朝多与儿酥，将无损寿？’佛言：‘不也，此儿已大，

堪食无患。’女人欢喜而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说随顺消不消法。为受化者先说无常、苦、空、不净。若当众生信心未固，便为彼说常住法者，坏彼信根，常酥不消。’佛言：‘善哉！善女人，应如是学，初养子法，渐与易消柔软之食；年既长大，与坚实者能消无患。我亦如是，为诸弟子先说不净、无常、苦、空柔软之食，道心既增堪受大乘，然后为说此摩诃衍大般泥洹，甜、苦、辛、酢、咸、淡六味坚实之食，以苦酢味、无常碱味、非我苦味、悦乐甜味、吾我淡味、常法辛味，以烦恼薪燃幻行火，熟大般泥洹甘露法食。复次，善女人，譬如姊妹有诸缘事舍家出行，诣他聚落或久不还。汝有二子，一者纯善，一者弊恶。临欲行时，珍宝秘藏不语恶子而付善子？’女人白佛：‘实尔，世尊。’佛问女人：‘何故宝藏不语恶子？’女人白佛：‘彼恶子者，所作非义，为放逸行，食用无度，是故不语。其善子者，能立门户荣显宗族，是以付之。’佛言：‘应尔。我法亦然，欲入方便般泥洹时，如来宝藏秘密法要悉付弟子，不授犯戒诸邪见者。汝今于我为作灭想，为作常想？’女人白佛：‘我于如来作常住想。’佛言：‘姊妹，如汝所说，应作是观，莫作灭想。当知如来是常住法，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其有众生于如来所修常住想者，当知是等家家有佛，是名能正他人。’

“能随问答者，犹若有人来问如来：‘我当云何得大施之名流闻天下而不舍财？’佛告族姓子：‘唯有清素不畜童仆修持梵行，而乐施彼奴婢妻妾；断除肉味，而乐施以肉；避酒不饮，而乐劝以酒；常习时食，而施以非时；离诸香华严具器物，悉以香华庄严之具而施与之。如是等类，随其所施皆悉归已，为大施主。若如是者，便得大施名闻天下，未曾损己一毫之费。’如是比说，能随问答。”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不食肉者而以肉施，其食肉者得无大过？岂不增长外道邪见，是故应立不食肉法。”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察佛意，护法菩萨法应如是。善男子，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听食肉。设得余食，常当应作食子肉想，云何弟子而听食肉？诸佛所说其食肉者断大慈种。”

迦葉菩萨白佛言：“云何世尊听食三种净肉？”

佛告迦葉：“此三种肉，随事渐制故作是说。”

迦葉复问何因，佛言：“有九种受，离十种肉。”

佛告迦葉：“此亦渐制，当知则现不食肉也。”

迦葉菩萨又白佛言：“云何世尊称叹鱼肉以为美食？”

佛告迦葉：“我不说鱼肉以为美食，我说甘蔗、粳米、石蜜及诸甘果以为美食。如我称叹种种衣服为庄严具，又叹三种坏色之服，当知鱼肉随顺贪欲腥秽食耳。”

迦葉菩萨白佛言：“若世尊制不食肉者，彼五种乳、麻油、缯绵、珂贝、皮革亦不应受。”

佛言：“异想莫作外道尼揵子见。”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今当云何？”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听食三种净肉，及离九种受十种肉，乃至自死一不得食。所以者何？其食肉者，若行住坐卧，一切众生见皆怖畏。闻其杀气如人食兴蕖及蒜，若入众会悉皆憎恶。其食肉者亦复如是，一切众生闻其杀气恐怖畏死，水陆空行有命之类见皆驰走。是故菩萨未曾食肉，为化众生随时现食，其实不食。

“复次，善男子，我般泥洹后久远世时，当有比丘虽为学道而自贡高言：‘我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于恶世中流离贫乏困苦出家，种种妄解名字比丘，为利养故恭敬白衣，形状憔悴如放牧者，身著袈裟如猎师像，希望世利如猫捕鼠，病瘦疥癞身体不净，而被牟尼贤圣被服，形如饿鬼贫穷寒悴，非真沙门为沙门像。于当来世正法坏时，于我所制法律行处、经典正论皆悉违反，各各自造经、论、戒律，言我戒律食肉清净是佛所说，自造颂论各相违反，皆称沙门释迦弟子。

“复次，善男子，我说教法，受生谷米及食鱼肉、自手作食则非清净。习压油业，学诸技术、工巧、木匠、皮革之师，往来国王，观星历，造医方，学音声论、巧世文辞，畜奴婢，聚钱财、金银、珊瑚、珂贝、玉石、真珠、宝物，畜养师子、虎豹、鼬鼠、猫狸，居毒药持咒术，作画师造书牒，茂罗业起蛊道，歌舞幻惑捔力，染齿香熏涂身，著华鬘治形体，及余种种非法像类、非法器服，我说斯等非清净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国土多食肉者，一切乞食皆悉杂肉。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云何于中应清净命？”

佛告迦葉：“善男子，若食杂肉，应著水中食与肉别，然后可食，非越毗尼。”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若食与肉不可分者，此当云何？”

佛告迦葉：“善男子，若常食肉国一切食皆有肉现，我听却肉去汁坏其本味然后可食。若鱼鹿肉等自分可知，食者得罪。我今日说有因缘者制不食肉，无因缘者因说大般泥洹，亦复制令不应食肉，是名能随问答、善解因缘者。若比丘、优婆塞问如是义：‘云何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初出世时不为弟子一一制戒，不一一说如是法门，不究竟说波罗提木叉者，其义云何？布萨、毗尼有何义？’

“善男子，听我分别波罗提木叉义。波罗提木叉者，少欲知足成就威仪，不多受畜离诸染著。于一切净命堕四恶趣泥犁烧煮，彼威仪少欲不多受畜一切净命随说言非堕者，堕阿鼻泥犁中是名为堕。布萨者，长养二种义，波罗提木叉者，离于邪说，是名布萨。毗尼者，微细教诫调伏威仪，又不受非法物亦不施人，是名毗尼。其中有犯四重法者，有犯十三有余法，有犯三十舍堕法，有犯九十一堕法，有犯四

悔过法，有犯众学法，有犯二不定法，有犯七灭诤法，有谤毁经教及一阐提辈。有是等罪不向明者发露悔过，一向覆藏如龟藏六，犯戒之罪日夜增长。云何世尊知有是罪而不结戒，令彼众生堕恶趣中？犹如有人将多人众欲至他方示其要路，其中有人迷失正道堕非道行，彼黠慧者追唤令还得本正路；如来教法亦复如是，初说直道，若诸比丘多作诸过，然后为说犯罪果报，为其制戒。如是世尊示真谛路，为众生说十善功德。天中之天正法之王，普哀众生说十善功德，等观众生如视一子。若一众生在地狱中，为度其人免地狱故，在地狱中住寿一劫若过一劫，云何令彼犯戒比丘长堕恶道？譬如织师织成新衣，后破坏已复更补治。譬如转轮圣王初以十善教化人民，众生后时恶行转增，复因自在金轮神宝，往制法律令其调伏。世尊亦复如是，初时未结波罗提木叉戒，后诸比丘犯罪转增，然后以犯戒因缘为根本已而为制戒。其诸众生乐修法者，见彼所起因缘为证信心增长，乃至等观四谛甚深微妙之义。如转轮王金轮自在，诸佛法轮亦复如是。是则无量诸佛教法，是诸佛不可思议，所说教法不可思议，闻此法者不可思议，能信此经亦不可思议。是名善解因缘，是为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能为人说般泥洹经，说现因缘及大般泥洹因缘，是《大般泥洹经》因是为善解因缘。

“自专正者，说已诚向自己，专向此《大般泥洹经》，当知是名能自专正。能正他者，知诸比丘意所诚向，而为说此《大般泥洹经》，言如来长存，当知是为能正他人。随问答者，如我为汝迦葉说，菩萨摩诃萨微妙利智，种种秘要方便密教，非诸声闻、缘觉所测，所谓《大般泥洹经》，当知是名能随问答。随彼众生心想所应，而为说法非为虚妄。譬如有人说虚空多名，为空、为虚、为无所有、为无数，如是等说皆非虚妄；如来说法亦复如是，《大般泥洹经》四种说者，悉有所应，非为虚妄。”

迦葉菩萨白佛言：“若当如来长存者，与佛所说契经相违。

“譬如烧铁丸， 投之于冷水，
热势渐消灭， 莫知所归处。
如是等解脱， 度诸生死渊，
安快永不动， 莫知其所之。”

佛告迦葉：“汝善男子，莫于此偈而作妄解，于如来所起永灭想。非铁丸投水，热势渐灭，诸佛如来泥洹永灭亦复如是。如铁丸投水，热势消灭；如来亦然，无量烦恼结患消灭。如铁丸投水，火势虽灭，铁性犹存；如是如来无量劫数烦恼盛火皆悉消灭，如来金刚其性常在，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如是等解脱度诸生死渊者，彼无量劫生死烦恼河，如来已度入于泥洹，诸趣永灭处不可知。是故说言：

“如是等解脱，度诸生死渊，
安快永不动，莫知其所之。”

迦葉菩萨白佛言：“云何，世尊，如铁丸投水，热势消灭，犹可更使入于火中；如来泥洹其实常住，更为众生入于无量生死盛火，断除一切众生结患。善哉！世尊，如来长存为决定说。”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善男子，譬如转轮圣王入后宫中婇女娱乐，须臾复游园观浴池快乐自在，宫中不现莫呼永失；诸佛世尊舍阎浮提示现无常，亦复如是莫呼永灭。如彼国王舍于深宫，游戏园林快乐自在；如来亦然，舍于无量烦恼深宫，入总持园七觉华池游观快乐，乘方便智自在现化，无量结患久已消灭。”

迦葉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无量无数劫生死烦恼患，如来悉磨灭已渡五欲海。何故如来为菩萨时，在于深宫婇女自娱为罗睺罗父？是故当知，不尽结患度诸欲海。”

佛告：“善男子，莫于如来应供等正觉而作是言。所以名大般泥洹者，能建大义，汝今谛听，广为人说，勿生疑怪。菩萨摩诃萨住是大般泥洹者，能以须弥山王入一粟糩，其诸众生依须弥山住者无所娆害，来去住止不知谁为。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安置须弥在粟糩中然后还复。住大般泥洹菩萨摩诃萨境界如是。

“复次，善男子，住大般泥洹菩萨摩诃萨，取此三千大千世界大地置粟糩中，其中众生无所娆害，各不自知谁持来去、谁安在此。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取此三千大千世界置粟糩中然后还复。

“复次，善男子，住是大般泥洹菩萨，复取三千大千世界安置己身一毛孔中，于彼众生而无娆害，各不自知谁持来去、谁安在此。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取此三千大千世界置于自身毛孔之中然后还复。

“复次，善男子，住大般泥洹菩萨，住此世界能举十方诸佛国土置于针锋，如以针锋擎持枣叶，徙著他方异佛国土，于诸众生无所娆害，各不自知谁持来去、谁安在此。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神力所为。

“复次，善男子，住大般泥洹菩萨持十方国土，置其右掌如陶家轮，掷著他方微尘世界，于诸众生无所娆害，各不自知谁持来去、谁安在此。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神力所为。

“复次，善男子，住大般泥洹菩萨者，取十方世界内一尘处，于诸众生无所娆害，各不自知谁持来去、谁安在此。其余众生有知见者，知是住大般泥洹菩萨力之所为。

“如是，善男子，住此大般泥洹菩萨摩诃萨，有大神力种种示现，是故名为大般泥洹。住大般泥洹菩萨在所为作，一切众生不能测量。汝今云何能知如来习近五欲为罗睺罗父？

“复次，善男子，我住此大般泥洹能为大事。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百亿阎浮提，种种现化如首楞严三昧所说。于三千大千世界阎浮提，以大般泥洹示现泥洹，而无毕竟般泥洹者。

“复于阎浮提五欲之中现受胎生，其诸父母谓我为子，而我过去无数劫来爱欲永尽，无染污身，无秽食身，清净法身诸生已断。以方便智随顺世间，于阎浮提生现为童子，北行七步而自称言：‘我于天、人、阿修罗为无上尊。’父母欢喜举声叹曰：‘我生童子堕地行七步，世未曾有。’时诸众生皆言奇特。而我未曾为童子也，无数劫来离婴儿行，清净法身非为骨肉秽食所长，法身示现而为童子随顺世间。南行七步现为一切无上福田。西行七步现究竟断生老病死，于一切众生为最后边。东行七步现为一切众生前导。向于四维行七步者，现断众邪烦恼魔行，自在天子皆悉降伏，当成应供等正觉道。上方蹑虚行七步者，现如虚空无能染者。又向下方行七步者，现灭一切泥犁盛火，兴大法云霆大法雨安乐众生，雨大法雹破诸恶戒。生阎浮提现遗顶发，欲令众生知此童子顶发俱生诸天世人无能执刀临其顶上为剃发者，于无数劫已离顶发现有顶发。随顺世间现入天祠，大力天神、释、梵、护世稽首奉敬归命礼足，于无数劫为天人尊，现入天祠随顺世间。于阎浮提或现穿耳，实无有人敢穿其耳。垂发右旋如师子发，一切人民皆见童子垂师子发，于无数劫已离垂发，现垂右旋师子之发随顺世间。于阎浮提现入书堂，于三界中莫能为师，唯我应为天人作师，是故名为一切种智，于无数劫已曾学书，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现行学书随顺世间。现乘象马宝车，畜诸宝藏，身处深宫婇女自娱，领理国事实无染著，久已舍离犹如弃唾。现受五欲领理国事为转轮王王阎浮提，于无数劫已舍王位，能转无上甘露法轮，现转轮王随顺世间。

“于阎浮提现老病死，弃舍中宫种种欲乐出家学道，众人皆见童子出家，为度人故而现出家随顺世间。现为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四沙门果，九次正受修四真谛，众生悉见而我疾成无上罗汉，已无数劫究竟罗汉，为度人故示现初成。往诣树下现坐草蓐，降伏众魔成无上道，于无数劫众魔诸恼皆已降伏得甘露法。现出入息大小便利，清净法身无此诸患，现于人法随顺世间。现受饮食为众生故，其实无有饥渴之想，为现饮食随顺世间。于无数劫常得甚深诸波罗蜜，不随时节现居舍宅，其实无有睡眠、唠患、欠呿、频申、身诸苦痛，现依舍宅随顺世间。示现坐卧经行、瞻视、顾眄、屈伸、俯仰，真实法身无此形类。示现洗浴、麻油涂身、杨枝澡漱、著明目药，斯非清净法身所须。手足柔软如莲华叶，口气香洁如优钵罗，其目清净犹如明月，示现此法随顺世间。现行少欲、乞食粗疏、著粪扫衣，于无量劫沙门苦行悉已究竟。现处人间为罗睺罗父、净饭王子，其母摩耶，眷属成就能厌世乐，出家学道处林树间。现欲之优劣乐之差降，舍王太子瞿昙大姓，现行出家度众生故，非为如来染著五欲为罗睺罗父。现有父母随顺世间，其诸众生谓为世人，其实如来非天非

人。

“复于阎浮提现般泥洹而不毕竟入于泥洹，众生皆谓如来永灭，而今如来法身常住，非变易法，非磨灭法，诸佛常法示现泥洹。又为比丘犯四重法众人悉见，其实不为懈怠之行。或复现为一阐提行或现破僧，众人悉见作无间业，其实无有坏僧之心，亦无有僧而可坏者。于阎浮提护持正法，众生悉见护法大士，此则诸佛菩萨常法。于阎浮提现为天魔众生悉见，其实不为众魔之业。于阎浮提现为女像，众生见已悉皆叹曰：‘奇哉！今日女人作佛。’其实如来非为女身，称彼所欲各随因缘，现男女像随顺世间。于阎浮提现生四种畜生趣中，众生皆谓真实畜生，其实不为彼畜生行，现入畜生随顺世间。入梵天中现为梵天而作师长，其诸众生事梵天者，方便诱进使入正法不习彼业，现梵天像随顺世间。现入淫舍度诸淫种不兴欲想，心如莲华尘水不污，庄严其身游诸四衢，方便诱化染心众生。入诸妓舍现为女人化以正法，入学书堂现为师长化诸童蒙，或入酒会博弈戏处，为教化故不同彼业，往诣冢间度诸鸟兽不取见想，入诸长者授以正法，入大臣中教令正治，入诸王子化令护法，入诸王者化以先王正法治国。现疾疫劫为之设药，令诸病者厌离身苦导以正法，众生谓是真疾疫劫。现谷贵劫，饥乏众生施甘露食导以正法，众生谓是真谷贵劫。现刀兵劫，众生各各共相伤害，化令和同导以正法，众生谓是真刀兵劫。现为劫烧，计常众生示无常相，众生谓是真实劫烧。于一切众生各同其语，音声微妙胜彼彼类，乐音众生因而得度。现为四种地、水、火、风，一一随种染著众生因斯得度。现为药树救疗众生因斯得度。入诸邪道而现出家，各为彼众而作导师，于无数劫已离外道，示现出家导以正法。现为工巧、医方、咒术，一切众生及诸外道各怀憍慢，故于其中种种现化，降伏众邪憍慢贡高导以正法，众生见已谓为世人。

“如来常住离世间法，乃至现为下贱仆使随类度人，于阎浮提种种异业无不现化。其实如来不与同事，现为其像随顺世间。北郁单曰、西拘耶尼、东弗于逮、二十五处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于中现化随顺世间，如首楞严三昧广说。如来成就大方便智，一切所为无不现化，是故名曰大般泥洹。菩萨摩诃萨住是功德，悉能随类种种变化自在无畏，不应复疑罗睺罗父。当知如来于无数劫，已离生死爱欲大海，是故如来为常住法，非变易法，非磨灭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若使如来是常住法，非磨灭法，非变易法者，云何如来称叹泥洹？譬如灯灭，其所至处，莫能知者。”

佛告迦葉：“我现此喻非如是说。善男子，譬如器盛酥油燃灯，酥油既尽名为灯灭，其器犹存；如来亦然，酥油烦恼炽然悉灭，如来灯器常存不灭。若当酥油与器俱尽者，如来泥洹亦当俱尽；灯灭器存，是故如来，不殁不生，泥洹快乐。复次，善男子，我说灯灭喻阿罗汉，非谓泥洹。阿罗汉者得增上果，世间秽食贪欲悉灭，究竟欲食譬如灯灭。阿那含者，其义亦然。故我方便说微密教，非说泥洹。”

迦葉菩萨白佛言："阿那含者，有何等义？"

佛告迦葉："不还受身名阿那含。"

迦葉菩萨白佛言："云何，世尊，如来亦有隐秘之法如幻师耶？"

佛言："不也。我所说法譬如秋月盛满之时，离淫怒痴无诸障蔽亦无隐秘。又如长者钱财巨亿，唯有一子情所爱重，将诣师门教学半字，时节未久惧不速成，父自追还，昼夜殷勤教学半字。云何，善男子，其父教子学半字时，宁能悉知一切记论不？若能悉知一切记论，其父云何教学半字？岂于爱子有所隐覆不教记论耶？"

迦葉答曰："不也，世尊。其子童蒙未能知论故不教学。若当秘吝，名为隐覆；虚心劝励，随力渐教，不名隐覆。"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说，恚恨悭惜而秘吝者名为隐覆。我于一切众生慈心爱念如一子想，以其童蒙未堪深法故不为说。如彼教子初学半字，我亦如是说九部经，十种智力、四真谛法、八圣道分、甚深记论、方等大乘悉不为说。

"复次，善男子，譬如长者教其爱子，先学半字，半字既正，次第教学甚深记论令子成就；我亦如是，但为弟子说九部经，知其堪受然后为说大乘记论、如来长存非变易法，令诸众生慧眼开广。又善男子，譬如夏时，兴云雷电必雨大雨，百谷草木悉蒙润泽；如来今日亦复如是，兴大泥洹微密法云震大法音，必雨甘露法雨安乐众生。"

迦葉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无所藏积，晓了抟食；如鸟飞空，足迹难寻。'此有何义？"

佛告迦葉："积者，聚积义，受取增益义。藏者，库藏义。藏有所受，故曰藏积。藏积有二种：有为藏积、无为藏积。有为藏积者谓声闻，无为藏积者谓如来。僧有二种：等僧、无等僧。等僧者，声闻僧。声闻僧者，亦无藏积，而今云何受畜僮仆、钱财、仓库？麻油盐等尚不藏积，如来岂听畜僮仆等？作是说言如来听者，世世当堕拔舌地狱。声闻等僧无藏积者，能了抟食，不怀抟食贪味之想，斯等至处足迹难寻，速成无上等正觉道，足迹难寻故名如来。若有为僧尚不藏积，况无为僧？无为僧者诸佛如来，诸佛如来岂有隐密？若有隐密便是藏积。其难寻者，谓是不动快乐泥洹，无彼虚空、日月、云雨、地水火风、生老病死烦恼诸相，常住不变快乐不动，故名泥洹。因得泥洹故，名如来大般泥洹。其为大者办大事故，所谓大者有为数名。若有一人寿命无量，名为大人。人能行法为人中大，若复成就八大人念，是名大人。是故大者有为数名，泥洹者离诸疮疣故名泥洹。譬如有人身被毒箭遭大苦痛，得遇良医为治疮患苦痛悉除。其善男子得离疮疣，复游诸国普为众生疗治疮患。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阎浮提中一切众生，于无量劫淫怒痴等烦恼毒痛，为说大乘甘露法药疗治疮患。于此众生离疮患已，复现余国为诸众生疗治众病，是故名为大般泥洹。真实之义及方便义，皆悉名曰大般泥洹。现入诸趣及入解脱，随彼受化于处处现，此为要义，是故名曰大般泥洹。"

迦葉菩萨白佛言："云何世尊为良医法能治一切疮患，差已复现余方治诸病耶？"

佛言："如是，善男子，能疗一切悉令离病，唯除重病不可治者。诸佛世尊亦复如是，除一阐提，诸余一切众病悉治。"

迦葉复问："解脱者为何等类？"

佛告迦葉："其解脱者色、无色，无色者声闻、缘觉解脱，色者如来解脱。解脱虽色不说是色。何以故？如非想非非想行天色无色亦不是色有。问非想非非想天色无色亦不是色，云何住，云何乐，此事应说，是佛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

迦葉菩萨白佛言："唯愿世尊，重说如来大般泥洹解脱之义。"

佛告迦葉："其解脱者，于一切缚和合悉离，离和合者不生之生。如因父母而生其子是名为生，其解脱者则不如是，犹如醍醐本性清净，不因父母爱欲长养，度众生故示现有生，是故解脱不生之生。又其生者，譬如种谷而生萌芽，其解脱者则不如是，是故说曰解脱不生。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不生之生，非作所作。其实作者，如城郭楼观有人造作，其实解脱则不如是，是故解脱无有作者。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当知如来非作，是名无为。其有为者，譬如陶家埏埴作器有作有坏，其实解脱则不如是，亦无有作，亦无有坏，是故解脱无作无坏。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当知如来不生不死，是故如来是无为法，故说如来入大泥洹无衰老相。形枯、体瘦、发白、齿落是为老相，其实解脱则不如是，永离一切老毁变故名为解脱。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衰老相，故曰无病。其名病者，有四百四病，其余横疾数不可称，离此诸患故名解脱。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法身清净无病，是故说曰如来无病，以无病故无死。众生常死，无解脱故有尽有死，永离死名故说解脱。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成就如是无量上妙功德，言有死者无有是处。金刚法身清净不坏，岂有无常变坏之相？是故不死离诸垢秽。譬如鲜好白叠酥油所污，其实解脱则不如是。犹白莲华清净无垢，如来解脱亦复如是，永离爱欲诸尘垢秽，是故如来名曰无垢，离诸限碍。如有主制，谓之限碍，其实解脱无诸限碍。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碍清凉。清凉处者，世俗天庙谓为清凉，是则妄说，唯解脱者真实清凉。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清凉安隐。其安隐者，譬如道路无诸盗贼谓之安隐，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其性无畏谓之安隐。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安隐无畏，离诸恐畏。其恐畏者，譬如国王常畏怨敌，真解脱者永无此畏。譬如转轮圣王无诸恐畏，真解脱者亦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法王转无上轮无诸怨敌，是故如来无

畏无忧。其忧畏者，譬如国王有谋逆者，不能降伏常怀忧畏，真解脱者无此忧畏，譬如国王降伏怨家无忧快乐。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无忧离诸尘秽。其尘秽者，譬如春风起诸尘坌，真解脱者离诸尘坌，如转轮王髻中明珠无诸尘垢。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离诸尘秽，离诸虚伪。其虚伪者喻如坏瓶，真解脱者则不如是，犹如金刚无有虚伪。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诸虚伪，离不自在。不自在者，如贫穷人负他财物，财主制持不得自在，真解脱者则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自在无碍，无诸侵患。诸侵患者，如人春时涉热、夏时饮酒、冬日涉寒，则伤其身自生侵患，真解脱者则不如是，无诸侵患。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诸侵患，离诸滓浊。譬如虚空无诸滓浊，真解脱者亦复如是无诸滓浊。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诸滓浊，无诸缠绵。其缠绵者朋友眷属，真解脱者无此缠绵，如转轮王独善无侣。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独善奇特。如水莲华此非奇特，火生莲华乃为奇特众人爱乐，真解脱者亦复如是众人爱乐。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希有奇特无能为者。譬如婴儿，其齿未出不能令生，真解脱者亦复如是，非时得者，无有是处。如一阐提懈怠懒惰，尸卧终日言当成佛，若成佛者，无有是处。假使信法诸优婆塞，欲求解脱度彼岸者，亦无是处，况彼尸卧？所以者何？性非他成故。是故解脱无能为者。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能为者。无量无数，譬如大海尚可知量，真解脱者无数无量。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量最胜。其最胜者莫能为比，譬如大海无以为比。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最胜高显。其高显者，譬如虚空无有过者。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高显众圣中王。譬如师子为诸兽王，真解脱者诸法之王，解脱光明照一切法。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为最为上。譬如诸方，以郁单曰为上，解脱最上亦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最上无上。譬如诸方，郁单曰最为无上，解脱无上亦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无上常法。如诸天人死为常法，解脱常法则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常住坚固。芭蕉、泡沫无有坚固，真解脱者则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弊漏。夫朽墙者蚊蚋所止，其解脱者则不如是。譬如画墙无能止者，解脱如是一切恶法所不能染。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有边际。如聚落国土而有边际，真解脱者则不如是，譬如虚空无边快乐。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微妙不现。如鸟飞空足迹不现，解脱不现亦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甚深难测。父母生养恩德甚深无能测者，真解脱者亦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甚深难见。如诸众生各各自身有如来性微密难见，真解脱者微密难见亦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能见者。犹如顶相无能见者，解脱如是非诸声闻、缘觉所见。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有窟宅。其窟宅者所居止处屋舍名称，真解脱者则不如是，譬如虚空二十五处生死所居永不可得。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有所取。其名取者，犹如手执阿摩勒果，真解脱者则不如是，犹如幻师所作变化无能取者。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杂秽。其杂秽者，犹如杂色疥癞牛皮以为衣服，真解脱者则不如是。犹如时乳一色一味，真解脱者微妙一相亦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清净。淤泥浊水谓不清净，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如空中雨一味清净。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真妙。犹如满月无诸云曀，解脱如是无垢真妙。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真妙恬静。如救头燃则不恬静，其解脱者永灭炽然烦恼灾患。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平等。其不等者，如二狂夫其性不等，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其性平等犹如母子。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寂灭，得最上处，无余求想。犹如饥人得香美食，饱足意满无余求想，真解脱者亦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已断。譬如钩饵钩绳已断，真解脱者亦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度于彼岸。譬如河流有彼此岸，无量生死名为此岸，真解脱者名为彼岸。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清净渊渟。其渊渟者，非诸河水犹如大海，其解脱者亦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味淳美。如种居舍子其味转苦，真解脱者则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放逸。其放逸者耽乐五欲，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其性清净离淫怒痴。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伏诸渴爱。爱有二种，有念爱，有法爱。法爱者哀念众生，真解脱者无有念爱离我、我所。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灭尽。一切生死习气钩锁悉灭，是名

解脱。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为世间舍。度一切有为作覆荫。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为世间依。犹如国王游诸国邑，真解脱者则不如是，不动快乐是名解脱。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处常安。譬如旷野险难恐怖，真解脱者则不如是，犹师子王于诸兽类无诸恐怖。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逼迫。犹如有人为恶兽所迫，无诸救护令度厄难，真解脱者则不如是，犹如船师得牢坚船能度大海。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滓浊。譬如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唯有醍醐自性清净离诸滓秽，解脱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伏诸高慢。譬如国王高慢自大谓无与等，其解脱者则不如是，离诸高慢，无我、我所。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灭除无明。譬如乳酪展转相生乃至醍醐，其醍醐者离诸滓秽自性明净，解脱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欲闲静，无有伦匹二法等者。独行独步如空野象，解脱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欺诳，解脱我所入如来藏。其诸天、人、阿修罗身无有坚实，犹如伊兰、芦苇、芭蕉，无有坚实离如来藏，真解脱者入如来藏，离诸虚伪断一切有，解脱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入佛正法。非正法者如百叶华，真解脱者则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入于一性。种种性者，一切众生性，种种寿者，一切众生寿，真解脱者则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入于一处。于诸入门无有我所，解脱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是为善法。譬如孝子孝于父母，解脱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出于世间。于一切法出过其上，一切味中真解脱味为最第一。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湛然不动。其名动者如海涌波，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如因陀罗幢四方风吹不能动摇。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升于法堂。世间堂者如王殿堂，真解脱堂则不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光明照曜。如炼真金，解脱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止息快乐。譬如国王，敌国新伏身心快乐，真解脱者舍诸苦阴泥洹快乐。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余毕竟，离诸结缚生死牢狱。譬如囚徒罪毕出狱，解脱如是。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诸结毒。无量烦恼毒蛇结患悉已解脱，

息一切有，离一切苦，得一切乐，长息解脱。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淫怒痴。一切烦恼永已除尽，拔三毒根无余解脱。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一切有。一切诸有于斯永灭，入于泥洹究竟解脱。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超越诸阴。超越一切诸不善法，长处解脱。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于自在。离诸我所世俗非我，真实无我佛性显现。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性虚空。其虚空者，所有、无所有皆不可得。如尼揵等有无所有，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又其空者如酥蜜瓶，无酥蜜故名为空瓶，其实不空。因无物故，形色犹存当知非空。解脱不空亦复如是，有形有色，故说不空，无量烦恼、二十五有、生死轮转、世界行处往来永绝。如无酥蜜名为空瓶，灭诸过患，故名为空。如瓶色像，离世间法周旋行处，不动快乐常住不变。然彼瓶色是无常法，真解脱者常住不变，是故名曰不空之空。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离处所著。处所著者，乐为帝释、大力梵王。觉慧成满，是诸爱著皆悉解脱。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无贪灭尽。一切有求贪欲永尽，脱诸习著是名为灭。其灭尽者即是解脱。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泥洹快乐。其泥洹者，譬如群鹿遇诸猎师危怖殆死，逃走山野值仙人窟，便得苏息安隐快乐。苏息快乐是名泥洹，其泥洹者非为尽灭，于一切有、无量生死、颠倒烦恼、怨家解脱，方便逃避得入正法仙人窟宅，牟尼止处第三归依，苏息快乐无量众生。苏息快乐名为泥洹，非为尽灭。若诸众生得三归依名为泥洹，岂况如来一切种智，永舍此身而非泥洹安隐快乐？入泥洹者，如人迷醉，有人来问：‘为安乐不？’彼醉解已答言：‘安乐。’如是众生于无数劫迷醉生死二十五有，得正觉时泥洹快乐，安隐常住不动解脱，非为灭尽。

“其解脱者即是如来。”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不生不起即是解脱，是如来耶？”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善男子，不生不起即是解脱，亦是如来。”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彼虚空性不生不起，亦是如来耶？”

佛告迦葉：“究竟解脱，非如虚空。复次，善男子，如加陵毗伽及命命鸟，其声清彻宁同鸱枭？”

迦葉白佛：“不也，世尊。其声各异，不可为比，有因缘故诸佛如来方便说喻。”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解音声甚深之义。是故解脱即是如来，其如来者即是解脱。其解脱者无可为喻，诸天、世人、阿修罗等一切无能非喻为喻。唯有如来，为教化者能方便说，非喻为喻说解脱喻。所以者何？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其如来者即是解脱，无二无异。所谓非喻为喻者，面如满月，其大白象犹如雪山；诸佛世尊亦复如是，说诸非喻为解脱喻，化众生故方便说法及说实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以何等故，二种说法？”

佛告迦葉：“善男子，譬如有人于如来所起瞋恚心，便以刀剑加害如来，然其如来无有痛想。云何，善男子，彼人当成无间罪不？”

迦葉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于长养身不伤坏者无无间罪。如来无有长养之身，名自在法身，云何伤害？以彼发心恶方便故得无间罪，是名方便法性真实。”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所说法亦复如是。复次，善男子，如有恶人欲害其母，其母觉已远离本处，其人不知来诣本处，加其刀杖谓为已死，其实不死。云何，善男子，此人宁得无间罪不？”

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若杀事满足名无间罪，而今其母阴、界、诸入无所伤损非无间罪，应得相似无间罪报亦名无间，是名方便法之真实。”

迦葉菩萨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善说方便应以不应。”

佛告迦葉：“有因缘故宣说解脱，有因缘故广说诸喻，如是无量功德成就，名为泥洹，亦名如来，是则趣彼大般泥洹。今日如来当入泥洹，以是义故，名大般泥洹。”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是为如来不趣灭尽，当知如来其寿无尽。”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护持正法应当如是灭诸狐疑学决定智。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善说方等般泥洹经。”

大般泥洹经卷第四

四依品第九

佛复告迦葉：“有四种人，于此《大般泥洹经》，能趣正法、护持正法，能为四依，多所度脱，多所饶益，出于世间。何等为四？一者、凡夫，未离烦恼出于世间，多所度脱，多所饶益；二者、得须陀洹、斯陀含果；三者、得阿那含；四者、得阿罗汉。是四种人为真实依，多所度脱，多所饶益。

“彼凡夫人者，自持戒德，威仪具足，为护法城，于如来所听受正法，诵持义味，广为人说，能自少欲，复为人说大人八念，化诸犯戒悉令悔过，善知众生种种语言，习行菩萨护法功德，是名第一凡夫菩萨。此诸凡夫，未为如来之所记别，为菩萨位。

“彼须陀洹、斯陀含者，已得正法离诸疑惑，不为人说非法经书、离佛契经、世间歌颂文饰记论、畜养奴婢非法等物，是名须陀洹菩萨。虽未得第二、第三菩萨住地，已为诸佛面前授记。

“阿那含者，已得正法离诸狐疑，不为人说非法典籍、离佛契经、世间歌颂文饰记论、受畜奴婢非法等物，未起诸结能即觉知，过去诸结永不复缚，有所说法不断佛性，德行清净身无外病，四大毒蛇依起诸病所不能中，善说非我度我见者，离世间我而行方便随顺世间，常大乘化不说余道，身中无有八万户虫无量灾患，心离爱欲，无恶梦想，离一切有生死恐怖。行如是者，是为第三阿那含人，不复还有名阿那含，习诸德本久远过恶所不能染名阿那含，是名阿那含菩萨发心受决。发心受决者，其人不久当成佛道。

“阿罗汉者，烦恼已尽离诸重担，所作已作具足十地，已得记别甚深法忍，一切色像悉能化现，于诸方面随意所欲，为如来应供等正觉。如是功德皆悉具足，名阿罗汉。

“是为四种人，于此《大般泥洹经》，多所度脱，多所饶益，出于世间为天人师，如诸如来。是四种人为真实依。”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是四种人为真实依，不可信也。所以者何？如世尊为长者瞿师罗说：‘若天、魔、梵现身为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圆光一寻、现眉间相，来诣汝者，汝当觉知令彼降伏，我今听汝伏彼弊魔。所以然者？非阿罗汉而自称罗汉故。若使弊魔坐卧空中，左胁出火，右胁出水，或举身洞燃而出烟云种种变化，又复能说九部契经犹不可信，是故汝当伏彼弊魔莫生疑惑。譬如有人，于夜冥中贼狗入舍，其人觉知贼狗入舍，便即骂言贼狗出去，莫令我今须臾杀汝，于是贼狗便疾走出不敢复还。弊魔波旬亦复如是变化来者，汝当以我五系之法而系缚之，被五系已弊魔波旬驰走恐怖，譬如贼狗。’如是佛为瞿师罗长者说：‘汝今若能降弊魔者渐近泥洹。’以何等故，世尊，今日说四种人为真实依？是故我今不生信心。”

佛告迦葉：“如是，善男子，我说是法皆因声闻诸肉眼辈说应降伏，非为受行摩诃衍者。诸声闻中虽有天眼，我说是等为肉眼数。正使肉眼信摩诃衍者，我说是等为佛眼数。所以者何？是人能持摩诃衍经为佛乘故。

“复次，善男子，犹如大将善知兵法，教怯劣者学其武术，语其人言：‘汝应如是执持刀剑斗战之具，当正其心如火炽然慎莫反顾，及至临阵各执器仗攘臂大呼犹如猛火，贼兵必退。’世雄导师为三界将，教诸声闻降伏众魔亦复如是。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种性勇猛，承习战法无有怯劣，于诸战士最为先首。如是，善男子，习学大乘闻摩诃衍甚深契经微密之教不生恐怖，当知是人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受学大乘信根坚固，亿百千魔种种现化终无恐怖，亦不于彼起毫发想，而彼魔众见有人学摩诃衍者，则生恐怖如怯劣夫。譬如毒蛇见诸咒药则生恐怖，天魔波旬亦复

如是，亿百千魔得闻如是摩诃衍经音声香气光明所照，离诸憍慢贡高自大。

“复次，善男子，犹如有人若见恶龙、毒蛇、师子、虎、豹、豺狼皆悉恐怖，或闻其声亦生恐怖，或复有人能伏恶兽如彼丈夫。见彼恶兽生恐怖者，当知一切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若见诸魔便生恐畏，则为诸魔之所得便。如彼丈夫能伏恶兽，当知是学摩诃衍者亦复如是，能伏众魔，既降伏已而为说法。如彼毒兽，魔波旬辈心已调伏，便作是言：‘我从今日于佛正法生信乐心，不复娆乱。’当知声闻故有烦恼习气恐怖，摩诃衍者恐怖永断，摩诃衍者大精进力，是故我说诸声闻辈应当降伏莫生恐怖。

“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大般泥洹经》甚为希有！若闻是经如来长存，能信受者奇哉希有！如优昙钵华难得值遇，此大乘经亦复如是，奇哉希有！我泥洹已遇此大乘经，亦复如是奇哉希有！我泥洹已，诸众生等闻此经者，亦甚希有！何其怪哉！善男子，当来之世，当有众生谤斯经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久如当有诸众生等谤斯经者，为何等人于当来世护持此法？”

佛告迦葉：“我灭度后四十年中此法流布，然后便没。善男子，譬如世间甘蔗、粳米、酥油、乳酪以为饮食，有诸众生服食此食而更生病，反食粗涩草木果实。如彼粳粮、酥油、美食等，摩诃衍经不欲听闻，反食粗涩草木果实，诸声闻乘永舍如是大般泥洹经法美食不欲听闻。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王居深山中，无有粳粮酥油等食，其诸人民有诸美食皆送奉王，自食粗涩草木果实。其有诸人亲近王者，承王力故，初未曾见斯等食比而得食之。如是，善男子，彼四种人于佛法中为勇猛将。彼诸菩萨摩诃萨中，若有一人出兴于世，在所至处以大般泥洹摩诃衍经教化众生，便自书持，若教人书，书其经卷施诸众生，或有众生于彼菩萨摩诃萨边，闻般泥洹大乘法食，皆是菩萨光明神力故，使得闻此未曾有法文字句义乃至一字，如彼众生蒙王力故得诸美食。是故，善男子，大般泥洹摩诃衍经在所至处，当知此地悉为金刚。其有众生闻此法者，书持诵说乃至一字，当知举身亦是金刚。其诸众生薄德少福，而此大乘摩诃衍经，于自国土正法流布而不听受，如彼众生自国土出种种上味而不得食。哀哉众生，闻真实义而不听受！”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四十年中此法兴世，然后便没，其后久如复当流布。”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后正法欲没之余八十年在，此大乘经当复流布于阎浮提，经四十年此经复没。”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如世尊说，此《大般泥洹经》，法欲灭时当复兴世。当尔之时，持戒者少，犯戒者多，正法欲灭，正趣损减，

何等人能听受此法、能持、能读、能诵、能供养、能解说、能自书、能教人书？唯愿世尊分别解说，令一切众生因此得度。有诸菩萨乐学深法，闻世尊说当随其教。”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若有众生于熙连河沙等数诸如来所发菩提心，是等众生能于正法欲没之时起菩萨心，虽未决定于无上道，能不诽谤此方等经。一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此方等不起诽谤得信乐心，而未能为众生广说。二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身自受学，亦复未能为人广说。三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说、能书，而未能解义。四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说，解深法义十六分之一。五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说、能书、能持，解深法义八分之一。六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说、能书、能持，解深法义四分之一。七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说、能书、教人书、能持，解深法义二分之一。八恒河沙诸如来所发菩提心，能于正法欲灭之时，于方等经不起诽谤，能受、能书、教人书、能持、能读诵说、能转、能善隐密，亦能守护，亦能显示，哀愍世间，普令恭敬供养经卷，转教他人令其供养，智慧满足解深要义，善知如来是常住法，非变易法，非磨灭法，安隐快乐，善解众生各各自分有如来性，普为开发。是诸菩萨历事过去无量诸佛，故能护持如来正法。若复今日发菩提心者，彼于来世亦当堪能护持正法。此等及余诸众生辈，汝善男子，当作是观，于今现在及未来世，其有乐法发菩提心，当知是人为护法者。

“又善男子，有诸外道，为利养故，闻佛泥洹，呼谓长死而不忧戚反更欢喜。有当来世假被袈裟，于我法中出家学道懒惰懈怠，诽谤斯等方等契经，当知此等皆是今日诸异道辈。如是无量功德成就，信此方等大般泥洹乐深法者，正使是善男子过去曾作无量诸罪种种恶业，是诸罪报头痛则除，或被轻易，或形状丑陋、衣服不足、饮食粗疏、求财不利、生贫贱家及邪见家，或遭王难及余种种人间苦报，现世轻受，斯由护法功德力故。善男子，譬如霜雪，日未出时凝积不减，日光既出皆悉消尽；如是众生造无量恶，此《大般泥洹经》日光未出，无量恶报凝积不减，此《大般泥洹》日光出已，无量恶报皆悉消灭。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出家学道，虽不持戒，得与如来大众共俱，在在处处假被袈裟受人供养，名字得入如来僧数。如是，善男子，若有菩萨摩诃萨十地成满，及诸外道能信受此摩诃衍经一言历耳，斯等皆入如来菩萨大众之数。正使利养为名誉故，读诵此经但不诽谤，如是等辈，皆悉当成如来应供等正觉道。是故我说彼四种人为

真四依。彼四人中但使一人能自决定，不以世俗外道记论名如来说，是故名为真实四依，当加供养受学护法。云何供养？若有此人于摩诃衍经能受持者，应随是人尽其形寿受学护法，从其学已增加供养。是故，我说此偈：

“若知正法者， 不问其长幼，
尽心加供养， 如人事火法。
若人知法者， 不问其长幼，
尽心恭敬礼， 如天奉帝释。”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于诸师长应加恭敬礼事供养，假使长老从少者学，亦应恭敬为作礼不？若复长老虽知经法不持禁戒，年少弟子能持戒行，当敬礼不？又复白衣善知经法，出家之人从其受学恭敬承事，法应云何？”

佛告迦葉：“其出家人于白衣所不应礼拜，非福田故。其出家人，凡是长老一切福田应当敬礼，若犯戒者是所不应。所以者何？长养草稗害谷苗故。”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如世尊说，尽心恭敬，礼如天奉帝释，如是二偈与义相违。若当一切礼敬长老者，诸持戒比丘多有犯罪，云何世尊而说是偈？又复如来于此契经说犯戒者应当降伏。”

佛告迦葉：“我为当来菩萨故说，至心恭敬，礼如天奉帝释。此二偈说，为菩萨故，非为声闻。善男子，我般泥洹后，如来正法欲灭之时，持戒众减，犯戒众增，其诸清净得解脱者皆悉潜隐，诸出家者受非法财、畜养奴婢。当尔之时四种人中，若有一人出兴于世，信家非家出家学道，亦现同彼受非法财、畜养奴婢，然是人者自能分别是法非法、是律非律，悉知他人不持戒行，亦知自己所犯轻重，能知如来所应行处，解知时节方土法用。诵读如来九部经典时，有诵习九部经典犯戒违律，是人虽知彼犯重罪，为护法故方便默然不说其过，而自谦卑从彼受学，于护法心而无所坏，当知是人为护法故出现于世。

“善男子，譬如有国，其王命终，王子幼弱未能治国，有一野人旃陀罗种，以强力故为彼国王。时诸长者、婆罗门等而作是念：‘今旃陀罗主领此国，我等何缘往返承顺。’便舍逃走外奔他国。彼旃陀罗王遣人追逐断其径路。旃陀罗王击鼓宣令，告诸长者、婆罗门等：‘汝等莫去，我当与汝分国半治。’国中人民有不走者，王复语言：‘诸婆罗门，汝等各各转相告语言：却后七日，婆罗门等及诸士人，为旃陀罗王施设大会，当共相与往诣王所，与彼国王及其亲族旃陀罗辈饮食宿止。若有一人不从教者，我当苦治。’又复语言：‘我家中有三十三天甘露之药，其服食者能令不死，并有方论当持相与。’尔时，有一縈发梵志，专修净行，闻王教已来诣王所，头面礼足而白王言：‘大王，当知能行不忍天下大恶则我是也。王当与我官爵奉禄，我能唱令。’王即

听许。时彼梵志，即受王命唱令国内。是时国中诸婆罗门，皆悉瞋恚呵责骂之，然其梵志犹与彼王共知国事。至于后时，大臣梵志便白王言：‘我与大王共同国事至于今日，犹未体信而不见教学一术法。’王告梵志：‘我当徐徐教汝术法。今我家有先王之余甘露味药，当共汝食。’即便以此甘露味药，并其方术与彼梵志。梵志大臣得此甘露及方术已，为彼王合随食之药，王服彼药即便命终。时梵志大臣即立先王太子还绍王位，护持先王正法治化。如是梵志大臣，非舍婆罗门法习旃陀罗法，故是梵志修行菩萨拯济之业。国土人民叹言：‘善哉！此婆罗门护持王法。’是时菩萨持正法故，为婆罗门作诸方便，立彼王子以为国王，宫中内外及诸大臣皆受正法。旃陀罗王妻子眷属，皆与毒药令其迷闷，然后驱出。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现犯戒相、畜养奴婢、受非法财，诣彼犯戒恶比丘所，承事受学书其经卷，书经卷已转来教授持戒者故，与彼恶人同其止宿，周旋饮食、自手作食、人不授食，护正法故便作方便，以诸八种非法之事而降伏之令其迷闷，不复与彼同其自恣布萨和合。降伏一切诸犯戒者，与诸清净和合之众布萨自恣，以摩诃衍方等术法广为人说，安隐济度无量众生。是为菩萨护持正法，我为是等而说斯偈。若有比丘闻我所说无护法心，而欲方便效彼菩萨起诸过者，佛所不听。自言菩萨而实宽纵作过恶者，我说是等为懈怠辈。我此方便微密之教，为护法菩萨故说此偈：

“若知正法者， 不问其长幼，
尽心加供养， 如人事火法。
若人知法者， 不问其长幼，
尽心恭敬礼， 如天奉帝释。”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是菩萨慢纵懈怠，于具足戒得清净不？”

佛告迦葉：“善男子，彼具足戒若忏悔者，当言清净。善男子，譬如坡塘破坏，其水流出。所以者何？不勤修故。然善男子，坡塘破坏更修治者，其水还复。彼懈怠者亦复如是，于具足戒布萨自恣所破坏处戒水流出。所以者何？精进损减，懈怠增故。然是比丘戒行损减应更修治，从彼护法诸菩萨所，改励忏悔令得清净。”

迦葉菩萨白佛言：“犹如世尊阿摩勒果喻经所说，持戒、犯戒其相难知，云何分别？”

佛告迦葉：“善男子，持戒、犯戒欲知其相，依《大般泥洹经》能善分别。善男子，譬如田夫种植五谷，除粗草秽名为净田，故有[禾＋秀]稗似善谷苗，至其成实草谷各异，后后方知真伪有别。护法菩萨亦复如是修田之法，先除八种粗恶罪行，除粗过已名为肉眼清净众僧。良福田数乃至圣果，肉眼之外名清净僧。但除八种毒蛇大过，名为众僧良福田数，虽未都净，已为天人之所供养，为良福田，况复

终成贤圣妙果清净福田，出彼肉眼所见之表？

“复次，善男子，譬如国中有二果树，一名迦留，二名沾牟。迦留树者是苦果树，沾牟树者是甜果树，华叶果实状类相似。有人不识，杂取其果，诣市卖之，食者多死。时有智人疑是毒果，便往问之：‘汝等何处取是果来？’答言某方，便语彼人：‘此必杂毒，故多杀人，宜速弃之。’如是，善男子，懈怠之僧成就八恶，时有持戒在其中者，如彼甜果在毒树林，护法菩萨教令弃舍，不令信心诸弟子等，礼拜供养恭敬亲近，断慧命根堕地狱中。是故信心优婆塞等当善分别，莫见形服便相习近，当悉问之：‘彼为成就八种法不？自恣布萨为和合不？’若彼已离八种恶法，如是等僧，世尊亦受哀众生故，于祇桓林与共和合如真金聚，当知是等所应供养。若言不受不共和合布萨自恣，当知是等非是天人所应供养，是诸比丘不应与共布萨自恣。若其问讯犹不能知，当依如来真实契经而分别之。若使愚夫不善分别而便恭敬，供施所须与相习近，我说是等当堕恶道。

“复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好甜药，时诸商人合持诸药游行而卖。时有一人不识诸药，问彼商人：‘汝有雪山甜药草不？’答言：‘我有。’便从其买，而彼商人辄与苦药，其买药者求甜药故反得苦药。清净众者如雪山药，与彼懈怠犯戒比丘而共和合。其信心者供养礼事，当知是等肉眼凡夫，犹如彼人不识甜药。清净、犯戒其相难知，凡夫肉眼不能分别，唯天眼者乃能别知。是故成就八种恶法，虽著法服，不应受人礼拜供养。若能改悔除八种过，名清净僧。”

迦葉菩萨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快说斯法，我当顶受是金刚宝。”

尔时，迦葉菩萨复白佛言：“如世尊说，告诸比丘有四依法。何等为四？依于法不依人，依决定说不依未定，依于智慧不依于识，依于义不依文字。我等信此为四种依，不信四人为真实依。”

佛告迦葉：“其名法者，即是如来大般泥洹，一切诸佛皆同此法。诸佛如来得此法已，常住不变，非磨灭法。若于如来作无常想者，我说斯等非知法人，为不可信。如我所说四种人者，善解如来方便密教，知诸如来是常住法，非变易法，非磨灭法，诸佛如来亦复在彼。四种人数及余众生，于如来常住方便密教善解其义，我说斯等为根本依，当知可信。以是义故，说四种人为真实依。依于法者，是诸声闻大德智慧，于正法中心不失念。其正法者，如来常住，于此正法精勤方便。名为依法不依人者，若当此人犯戒贪浊，复说如来是无常法，彼非可信。是故我说不依于人依决定义。

“决定义者，是菩萨也。诸声闻等于此如来方便密教疑惑不信，大乘智海令其决定离诸疑惑。又决定者，是大乘智永离诸碍。碍者是声闻智。其诸菩萨能以决定大乘智慧，解诸如来是常住法，是故菩萨所言可信。未决定者，是声闻智，言诸如来秽食之身、泥洹灭尽，譬

如火灭则不可信。所以如来说斯等经方便教化如惑二道诸众生辈声闻智者，是则有余为非决定，是故诸声闻名不决定数。以彼智慧不了如来大圣尊说，是故说彼为不可信。是故佛说决定义者，是真四依依于智慧。

“其智慧者，即是如来法身可信，方便身者则不可信。云何但见如来方便身已，而谓实有阴、界、诸入？若其无者，为何处来？而今现有舍利积聚，以有舍利现于世故，谓其法身是秽食身，妄作是想。以是之故，识不可信，识不可信故作识想者，当知其人亦不可信。

“依于义者，义者正义，正者满义，满者不消减义，不消减者如来常义，如来常者是法常义，其法常者众僧常义，是则佛说名为依义。若有谄曲凡夫，得蒙如来慈心荫覆，出家学道而便懈怠，放舍禁戒言：‘佛听我受畜奴婢诸非法财。’若饥俭时言：‘我诸弟子莫自苦困，我听受畜奴婢、钱财、金银宝物、牛马、谷米、买卖生利。’彼作如是种种文辞，说经律者皆不可信。信是说者当知其人亦不可信，以是义故说名依义。其非义者，言此三法是皆无常、变易磨灭，是名非义，是名文字。是故说言依义不依文字。正使外道所说经义合摩诃衍者，是皆可信非为文字。是故四依乃至肉眼四种人数为真实依。

“善男子，是为四依，当作是学。”

分别邪正品第十

佛告迦葉：“有四种法，有魔说经，有佛说经；有诸众生随魔教者，随佛教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当云何而分别知？愿欲闻之。”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般泥洹七百岁后，如来教法从此渐灭，魔作比丘坏乱正法，为猎师相而自覆藏，作比丘像、比丘尼像、优婆塞像、优婆夷像、须陀洹像、斯陀含像、阿那含像、阿罗汉像及作佛像。

“是魔波旬，作离俗相而行俗法坏乱我教。波旬说言：‘如来从兜率天没，降神来下净饭王家，摩耶夫人爱欲和合而从彼生。若言不从爱欲生者，无有是处。同人间法，而为诸天、世人、阿修罗等恭敬供养。所以者何？以其宿世植众德本，自身妻子种种施与，故得为佛。’如是相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所以者何？如来应供等正觉，化众生故出现于世，非为如来从其父母习爱欲生，现斯相行随顺世间。如是相貌，当知是为佛说经律。若有众生于魔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若于如来所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又说如来出生于世，周向十方各行七步，非为示现，言示现者是不可信，是等经律当知魔说。若言如来初生于世，周向十方各行七步，是则如来方便示现，是等经律经知佛说。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又说如来往诣天庙恭敬礼拜，非是天神礼拜菩萨。所以者何？天神在前，如来在后故，如是当知魔说经律。如来方便现入天庙，诸天释梵皆悉恭敬礼侍菩萨，如是相貌为如来说。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又说如来为王太子，宫人婇女五欲自娱，当知是为魔说经律。言彼如来现处深宫婇女娱乐，如弃涕唾舍家学道，如是说者，当知是为如来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又说如来应供等正觉，在于祇树给孤独园，受畜钱财、金银、宝物、奴婢、象、马、牛、羊、鸡、狗、猫狸、鼬鼠、铜铁、琉璃、真珠、珂贝、金银、宝玉、珊瑚、琥珀、种种杂物、种种田宅，种种贩卖，畜养男女，积聚谷米，如此诸物哀愍世间故皆悉受之，如是像类，当知魔说。如来应供等正觉，哀愍一切诸众生类，住那罗林为弥罗耆罗婆罗门及波斯匿王说言：‘大王，我诸弟子受非法物，无有是处。若畜金银、奴婢、象、马、牛、羊、鸡、狗、猫狸、鼬鼠，铜铁、琉璃、金银、真珠、珂贝、玉石、珊瑚、琥珀、种种杂物、种种田宅，种种贩卖，畜养男女，积聚谷米，自熟教熟学相、学咒、学众鸟语，推步盈虚日月薄蚀，仰观历数，学结华鬘工巧木作，学书占梦六十四术，服诸消食治唇齿药，华鬘涂身谄曲徐步，现知足相而实无厌，戏笑谈话，贪味饮食鱼肉肴膳，合诸毒药，合诸香油，作诸乐器、革屣、伞盖，竹作织作刻画文绣，服种种药合和诸香，学造王家谈语坐起言笑宴默，学作女人华严饰具，调戏语言杂色衣服，造金楼阁，入酒会处及淫女家，如是种种非法之物，或作、或受、或持施人，如是大王，是诸像类我所不听。所以者何？此等非法，犹如草稗害善谷苗，我听苦治驱摈令出。’如是说者，当知是为如来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又言如来不能示现入于天庙，亦复不能降伏于彼诸天人辈，亦复不能于九十六种道中出家，不能现劫成败，不学一切诸医方术，亦不能现为人仆使男女、药树、若王大臣。若使如来为是事者，非为如来，是邪见辈。如来平等，塗割处中无怨无爱，亦非有此。如是相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现入一切诸天神庙，于九十六种而现出家，现劫成败，入诸咒术学书之堂，现为仆使为男为女，或为药草、国王、大臣，现入淫舍，或为长者、居士、梵志、贫穷男女及诸不男，周遍一切二十五有种种现化，不为彼彼之所惑乱，犹如莲华不著尘水，当知化度诸众生故随顺世间。如是相貌，当知如来所说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言：‘我经律世尊所说，是罪、是恶、是轻、是重、是名粗罪、是为性罪、是为制罪，我说戒律为是真实。汝说为实，宁舍我说，取汝说乎？汝谓此律世俗论耶？我此经律如来所说，九部契经已印封竟。九部印中，我未曾闻有方等经一句一字片言之音，如来说经有十

部耶？方等经者其部无量，当知皆是调达所作，坏一切义而作虚说。'言：'方等经出意妄造，我所不信。'"

佛告迦葉："如是说者，乱我法教，诽谤如来方等契经。如是说者，当知是为魔说经律。当来之世有如是辈，各各自言'我有经律'，邪说经律而共诤论。有诸比丘于九部经，表知我别说此摩诃衍方等大经有信向心，不于戒律执著邪见，不净威仪悉能舍离，于我法律清净具足犹如满月，知一一经、一一法律、一一戒行，其数恒沙不可称计，真实之义、种种之义皆是佛说。若言我经律无有是戒，当知是戒非佛所说。言我限数持是戒者，当知是等为犯戒人。其有经说少欲清素合于佛语，当知此义皆是摩诃衍经之所宣说。若言如来安隐济度一切众生，故说如此大乘泥洹方等经者，当知此等是我弟子。其有异者，我非彼师，不于我所出家学道，皆是邪见外道弟子。如是相貌，当知是为佛说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若于如来所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如来成就无量功德得空无慧，为众生说苦、空、非我，今已无常入于泥洹，亦不示现随顺世间，如是说者当知魔教。当知如来不可思议，无量无数功德成就为佛世尊，是常住法，非变易法。非是一切如截多罗树，而世尊说四不度法如截多罗树，复说一一不度犹如断石。说过人法者无间等上，是过人法未得言得故。有一比丘，少欲知足又多知识，若王、大臣及余世人，见皆恭敬，而说偈颂赞彼比丘种种功德，言是尊者舍此身已当成佛道。比丘闻已便作是言：'汝等莫于未得果人以道果赞叹，是多欲名字佛所不许。汝等默然，莫尽形寿为我乐法之人作多欲名字。未得道果，我自知之。'而彼国王及诸大臣语比丘言：'今汝尊者便为是佛，举世悉闻，皆从汝学律经记论。'当知彼王及诸大臣，偈颂赞叹功德无量。然彼比丘修持梵行无所违犯，非为不度不犯自称得过人法。复有比丘，广说如来藏经，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于身中无量烦恼悉除灭已，佛便明显，除一阐提。时有国王及诸大臣问比丘言：'汝当作佛、不作佛耶？''汝等身中皆有佛性。'彼比丘言。'不知我当得作佛不？''然我身中实有佛性。'复语比丘：'汝今莫作一阐提辈，而自计数我当作佛。'比丘言：'尔，但我身中实有佛性。'然彼比丘虽作是说，非为自称得过人法，实有佛性施戒生故。复有比丘作是思惟：'我当成佛决定无疑。'作是思惟，虽未得道果，其福无量。以是义故，一切比丘皆应修行是思惟法。所以者何？八十亿种不清净法从是得离，清净少欲悉得成就，如来真性由斯显现，逮得百千诸法宝藏，大悲世尊而作是说。如是相貌，当知如来所说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又复说言：'亦无四堕、十三僧残、三十舍法、九十一堕法、众多学法、四悔过法、二不定法、七灭诤法，无越毗尼，亦无粗罪，亦无五逆，无谤经法，无一阐提，亦无犯此诸戒果报堕泥犁中。其诸比

丘及与外道皆当生天，然佛世尊恐怖人故说斯戒律。若欲恣心极世乐者，当舍法服还受五欲，厌五欲已悔过修善。如来在世亦有比丘，受习五欲得生天上亦得解脱。古今有是，非我独造。犯四堕法乃至五戒，及诸一切不净律仪，受非法物皆得解脱。’若作是说越毗尼罪，如忉利天日月岁数，八万四千岁堕泥犁中，诸余篇罪差降转重。是诸律师虚诳妄说，假称佛教是不可信。如是相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越毗尼罪最为微细，若有比丘犯此一一微细律仪，知而藏覆如龟藏六，当知是辈不可习近。如我说偈：

“若犯微细罪， 默然妄语者，
不计于后世， 无恶而不为。

“斯等皆是如来教诫决定之说，况犯粗罪！戒无粗细当坚固持，为佛性故。若言九部不说众生皆有佛性，又方等经亦说非我，是为诽谤九部契经，云何不起众生见耶？九部经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未所曾闻，我当何取？或能自称说过人法。当知是等如言大海无种种宝，彼虽受学九部契经，方等要藏摩诃衍海种种法宝非彼境界。然佛所说法非为一切声闻、缘觉，悉非其境界。见佛所说因缘相貌，亦复能知一切众生有如来性，不坏吾我寿命之相，心存中道言：‘我身中皆有佛性，我当得佛，我今但当尽诸烦恼。’如是说者是我声闻。若异此者名为自称有过人法，又复说言：‘我已作佛，我已见法住于佛地。’是为自说得过人法。其不尔者，是等不久当成佛道。如是决定甚深佛教，而诸比丘于中自说得过人法，为利养故谄曲徐步，现行乞食愚痴犯戒，未得道果而言得果向人称说，普共闻知恭敬承事，转增贪著伺望供养，不修法念示现威仪取悦人意，我说是辈为自称说得过人法。复有比丘，护持正法故现求利养，贪著名声，作是思惟：‘当令一切人所知识，称叹善哉恭敬承事，我当因是降伏外道诸犯戒者，光扬如来天尊之德，广宣方等般泥洹经，开导众生善解如来所说经律及律眷属，长养自身如来种子，速令佛性开发显现，无量结患一时除灭。’告诸众生：‘汝等皆成如来之性。’灭诸烦恼，心在护法而作是说，我说斯等为菩萨也！以护法故，无有自称得过人法越毗尼罪，如忉利天数八万四千岁在泥犁中，何况粗罪？其摩诃衍有粗罪者皆当驱出。有所取者便是粗罪，人所受护塔物取如芥子，及不问主而取经卷者皆是粗罪，贼心坏塔亦犯粗罪，悉应驱出。若王大臣有故塔寺，欲作供养为舍利故，或恭敬故立一比丘为经营，王付其钱物，而彼比丘辄取自用令主呵责，是等比丘亦应驱出。正使不男及二根者皆应驱出。所以者何？越五戒故。乃至蚊子皆当慈心施以无畏，是沙门法。设有酒香亦随远离，是沙门法。正使梦中犹不妄语，是沙门法。梦中不与女人同处，是沙门法。若于梦中与共同处，虽不犯戒，如香华等令人宽纵心起放逸，皆由昼见心随生故则有梦想。彼梦觉已亦增乱念，以食子想而行

乞食，云何而令恣心得生？梦中生心应速除灭。如是相貌，当知是为如来经律。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言如来听受大人坐法，行止威仪受不言法，投岩饮毒，断食杀生，系缚众生自治身体，作茂罗业咒术蛊道，旃陀罗等、不男、二根、支节不具皆听出家；愍众生故，乳蜜、绵缯、珂贝、皮革、诸谷米等悉不服食，于诸草木作寿命想；慈悲心故，泥洹长灭。如是相貌，当知是为魔说经律。除大人坐四种威仪，若言我听饮毒、入火、断食、投岩、残杀众生，作茂罗业咒术蛊道，乳蜜、绵缯、珂贝、谷米作熟肉想，一切草木作寿命想，如是说者，我所不听。作是说者，当知是辈外道弟子。随我所听而能行者，是我弟子。不说四大有寿命想，如是说者，当知是为佛说经律。如是比说众多无量。魔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是辈为随魔教。佛说经律从而信者，当知菩萨。

“善男子，如是所说是为魔所说经。佛所说经差别之相，当分别知。”

迦葉菩萨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等今日始解如来甚深之说。”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当作是学，是为黠慧。”

大般泥洹经卷第五

四谛品第十一

尔时，佛告迦葉：“善男子，若使是苦名苦谛者，地狱、畜生皆有苦谛。名苦谛者，谓知如来常住法身，非秽食身。众生不得如来尊智知苦故，以非法为法，久远痴爱烦恼结缚，弥劫生死苦轮常转。假使如来常住二字暂经耳者，欲生天上及求解脱，必得圣果自然快乐。智者自知，皆由如来常住之音暂经耳故得此妙果。久远以来不知如来常住法故，往返无量生死苦惑。如是知苦为知苦谛，若异此者非知苦谛。

“苦集谛者，诸法之实。不知实故增其爱集，畜养奴婢诸非法物，非法为法而生妄取，正法则灭，以无智故长处生死轮转苦惑。当知是等为坏正法，终不得果生天解脱。不知苦集真实相故为坏正法，妄说之报亦复长夜生死苦恼。如是知者为知集谛，若异此者不名知集。

“苦灭谛者，若修行空一切尽灭坏如来性，若修行空名灭谛者，彼诸外道相违义者，亦修行空得灭谛耶？当知一切皆有如来常住之性，灭诸结缚烦恼永尽，显现如来常住之性，起于一心便得妙果，常乐自在名法自在王，是为修行苦灭圣谛。若复修行于如来性作空无我相，当知是辈如蛾投火。名灭谛者，是如来性，是如来实，灭除一切无量烦恼。所以者何？是如来性因故。如是知者为知如来平等灭谛，

若异此者不名知灭。

“苦灭道者，如来、法、僧、解脱之性，此四种法名为道谛。于四种法不知实故，长处生死无量苦惑。于生死中能勤修行，了知如来、法、僧、解脱是常住法，非变易法，非磨灭法，不尽不坏，起于一心得微妙果快乐自在。于此常住不空四法作非法想者，当知是辈得邪见果报。苦灭道者，于此三法作常住修者，是则名为知苦灭道谛。

“如是修行常住想者，当知是等是我弟子知四真谛，是为菩萨知四真谛。”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修四真谛。”

四倒品第十二

佛复告迦葉：“所谓颠倒，苦有乐想，如来无常灭尽泥洹，如薪尽火灭则为大苦，而作是想，如来无常，是为颠倒。乐有苦想，于如来长存作众生见，是为颠倒。于三有苦而作乐想，是亦颠倒。是为第一颠倒。

“无常常想颠倒，常无常想颠倒。常无常想者，如来泥洹修极空想，是为颠倒。修极空已，短寿众生便得长寿，于是修果谓常存法，名为颠倒。是名第二颠倒。

“非我我想颠倒，我非我想颠倒。言一切世间有我，是为颠倒。佛说如来性是真实我，而于此义作非我修。是名第三颠倒。

“净不净想颠倒，不净净想颠倒。如来常住，非秽食身；而肉眼者言秽食身，非清净法，法、僧、解脱亦当灭尽，是名颠倒。诸不净身无一净想，愚痴倒惑而起净想。是名第四颠倒。

“如是，善男子，是名四颠倒。”

迦葉菩萨白佛言：“善哉！世尊，我从本来常著颠倒，而今始知如来正见。”

如来性品第十三

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有我、二十五有，为有为无？”

佛告迦葉：“真实我者是如来性，当知一切众生悉有，但彼众生无量烦恼覆蔽不现。譬如贫家舍内有珍宝藏而不能知，时有一人善知宝相语贫子言：‘汝为我作，我当与汝钱财宝物。’贫子答言：‘我不能去。所以者何？我先家中有珍宝藏不能舍去。’彼人复言：‘汝愚痴人不知宝处，且与我作，给汝珍宝用之无尽。’便从其语。然后彼人出其宅中珍宝与之，贫人欢喜起奇特想，知彼士夫实可依怙。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各各皆有如来之性，无量烦恼覆蔽隐没不能自知，如来方便诱进开化，令知自身有如来性欢喜信受。

“复次，善男子，譬如母人生子尚小而便得病，药师方便为合良

药、酥乳、石蜜，令子服之，语其母言：‘慎莫与乳。’令子药消然后与之。复合苦药涂其乳上，子欲饮乳闻苦药气即便舍去，知其药消然后洗乳令子乳之。如是，善男子，如来诱进化众生故，初为众生说一切法修无我行，修无我时灭除我见，灭我见已入于泥洹，除世俗我故说非我方便密教，然后为说如来之性，是名离世真实之我。”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人初生时智慧尚少，渐渐长大智亦随明，若有我者始终应一，以彼智慧渐渐增故，当知无我。又复我者应无生死，而有生死当知无我。若使一切皆有如来性者应无有异，而今现有长者、梵志、刹利、居士、旃陀罗等，诸众生类种种异业受身不同。若使众生有如来性者应当同等，而今不同，故知无有如来之性。若复真实有如来性，不应杀盗作诸种种不善恶业。若当众生有如来性，聋者应听，盲者应视，哑者应言。若使各有如来性者，为住何所？彼和合身青黄赤白于种种色，为住一处？为遍身中？”

佛告迦葉：“譬如国王有大力士，摩尼宝珠能除毒痛，系著头上与敌国共斗，为彼所系摩尼宝珠陷入身中，血肉皮覆遂失宝珠，求觅不得便作失想。时有良医来为治病，因语医言：‘我有宝珠遂便忘失，处处求觅不知所在。’当知财宝非常之物如水上泡，速生速灭虚诳如幻，如是永作失宝珠想。良医答言：‘宝珠不失，莫作失想。汝因斗时珠入身中，血肉皮覆是故不现。’彼人不信而谓医言：‘血肉之中何处有珠？是虚言耳。’时彼良医即为出珠，彼得珠已方信良医所知奇特。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各各皆有如来之性，习恶知识起淫怒痴堕三恶道，乃至周遍二十五有种种受身。如来之性摩尼宝珠，没在烦恼淫怒痴疮，不知所在。于世俗我修无我想，不解如来良医方便密教，作无我想而不能知真实之我。于是如来复为方便，令灭无量烦恼炽然，开示显现如来之性。

“复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好甜药名为上味，转轮圣王未出世时隐没不现。其诸病者皆诣药所，掘地埋筒以承药汁，或得甜味，或得苦味，或得辛味，或得酢味，或得碱味，或得淡味。而诸病者得此诸味，不得真实上味之药，掘地不深薄福德故。转轮圣王福德力故，出于世时便得真实上味之药。如是，善男子，如来性者多种之味，无量烦恼愚痴覆蔽，是故众生不得上味如来之性，种种行业处处受身。彼如来性无可杀害，其诸死者名为寿短。如来之性名为真寿，不断不坏乃至成佛。如来之性无害无杀，唯长养身。有害有杀如诸病人作众邪业，种种报应刹利、梵志乃至生死二十五有，不得真实如来性故。

“复次，善男子，如人穿地求金刚宝，手执利凿凿坚土石悉能令碎，唯有金刚莫能断截。如来之性亦复如是，天魔利剑所不能伤，唯长养身受其伤坏，非如来性。是故当知如来之性无害无杀，是为如来决定之教、方等契经、甘露毒药。”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方等契经、甘露毒药，义何所趣？”

佛告迦葉：‘善男子，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或有食甘露，而得长仙寿，
有人服甘露，伤寿而早夭，
或因饮毒死，或缘饮毒生。”

“其甘露者，是摩诃衍无碍之智。其毒药者，亦是摩诃衍无碍之智。犹如醍醐、酥油、石蜜，食之不消名为毒药，食之消者名为甘露。无智众生不解方等大乘密教，则于是人名为毒药。声闻、缘觉住大乘法，及诸菩萨人中之雄名为甘露。譬如乳牛虽色不同，其乳一味；如是，迦葉，当知菩萨成无畏者之所归依如来法性，彼性我性皆同一味。”

于是，迦葉菩萨即说偈言：

“我今归三宝，甚深如来性，
自身如来藏，佛法僧是三，
如是归依者，是名最上依。”

尔时，世尊复为迦葉而说偈言：

“不知三宝者，何名知归依？
依义尚不了，云何知佛性？
若以归依佛，是为最吉安。
复有何因缘，而复归依法？
归依于法者，是为自心想。
复有何因缘，而归于众僧？
不信归依佛，决定真实者，
三宝如来性，何由能悉知？
云何未知义，而生豫计想？
佛法比丘僧，三宝之梯橙，
犹如不怀妊，而作生子想。
如是思惟者，但增其惑乱，
如人寻空响，离真优婆塞。
当勤求方便，大乘决定义，
如来随顺说，令汝除疑网。”

迦葉菩萨复说偈言：

“为优婆塞法，归依于佛者，
一切诸天神，不生归依想。
为优婆塞法，归依于法者，

不以害生法，而为非法祠。
为优婆塞法，归依于僧者，
不于众邪道，请求良福田。
是故归三宝，除俗三非法，
此三归法者，亦是如来说。
我昔由此法，今得安隐处，
汝等亦当行，终归至我所。
如是平等路，汝等随行者，
疾得免众苦，轮回生死惑。
如来之性者，亦从世尊说，
我及诸众生，同此如来性。
诸佛随顺道，我等悉由之，
乃至诸魔天，亦有此甘露，
终归同诸佛，离有牟尼尊。”

尔时，世尊复为迦葉重说偈言：

“汝莫如声闻，童蒙之智慧，
唯是一归依，当知非有三。
如是平等道，佛法僧一味，
为灭痴邪见，故立此三法。
汝今欲示现，随顺世间者，
应当从此教，归依于三宝。
若人归依佛，便为归依我，
归依等正觉，正觉我已得。
分别归依者，则乱如来性，
当于如来所，而作平等心，
合掌恭敬礼，则礼一切佛。
我与诸众生，为最真实依，
清净妙法身，我已具足故，
若礼舍利塔，应当敬礼我。
我与诸众生，为最真实塔，
亦是真舍利，是故应敬礼。
若归依法者，应当归依我，
清净妙法身，我已具足故，
我与诸众生，为最真实法。
若归依众僧，亦当归依我，
诸余一切众，皆佛僧所摄，
我与诸众生，为最正觉僧。
无目众生类，为之生道眼，

是故声闻众， 及诸缘觉僧，
如来僧悉摄， 归依最真实。”

佛告迦葉：“如是，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念，正使不善无知积聚，应作是知我有佛性。如彼健士斗战之时，当知我为军中之将，为一切众所依怙者。譬如王子为太子时，应当自知我为一切王子之上，当绍王位为诸王子作真实依，终不生心作下劣想。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立金刚志超彼三法，如彼王子成就无畏，于三法中离种种想。如来最上，犹如顶相最为第一，非佛、非法、非比丘僧，种种差别如梯橙也。为世间依、度世间故，于真实法示现种种，而为三法诱化童蒙无知众生，令入大乘深利智慧。”

迦葉菩萨复说偈言：

“知此真实义， 而问于如来，
欲显发菩萨， 勇猛离垢故。
善哉世尊说， 菩萨之所行，
大乘深利智， 如练金刚慧。
善哉世尊说， 安立诸菩萨，
如来善显示， 我今亦当然。
一切众生类， 悉应自观察，
自身如来藏， 皆是三归依。
一切众生类， 信受此经者，
若已离烦恼， 及诸未离欲，
皆当归自身， 如来微妙藏，
唯是正归依， 无二亦无三。
所以然者何？ 世尊广分别，
各各自身有， 如来微妙藏，
以知此义故， 不复归于三。
我已为一切， 世间真实依，
法及比丘僧， 一切摄受故。
声闻辟支佛， 皆悉当敬礼，
以是诸菩萨， 正向大乘道。
如是如来性， 为不可思议，
具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故。”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其诸菩萨应如是学甚深利智。复次，善男子，我当更说入如来藏。”即说偈言：

“有我长存者， 终不经苦患，
若使无我者， 空为修梵行。
一切法无我， 是名断灭教，

言我长存者，则为计常说。
一切法无常，是则为断说，
一切法常者，是则为常说。
一切法是苦，是则断灭说，
一切法是乐，是则计常说。
一切修常想，是疾得断说，
一切修无常，是疾得常想。
譬如拆楼虫，得一速望二，
如是修常者，是速得断灭。
若修断灭者，亦疾得常想，
如是所说喻，得一更求余。
异法修苦者，则说不善分，
异法修乐者，是则说善分。
异法修无我，无量诸烦恼，
异法修常存，佛性及涅槃。
异法修无常，则身不坚固，
异法修常者，如来等三宝，
及平等解脱，是诸法真实。
如来之所说，不同于彼喻，
当知除二边，处中而说法，
计常及断灭，是见二俱离。
世间凡愚辈，于佛说迷惑，
喻如羸病人，顿服酥迷乱。
有无增其患，譬如重病人，
四大互增损，而不等和合，
痰癃增不息，风种起烧燃，
风癃已违诤，涎唾亦复增，
如是不和合，举体发狂乱。
良医善方疗，随顺安四种，
除灭一切病，悦乐全身强。
如四大毒蛇，无量烦恼患，
良医善方疗，平等性安隐，
其平等性者，是名如来藏。
得闻如来性，离于一切界，
常住不变易，有无等不著。
凡愚而妄说，不了微密教。
如来为众生，方便说身苦，
凡愚不能了，谓我身断灭，
慧者了真谛，不总一切受，
能知我身中，有安乐种子。

闻我为众生，方便说无常，
凡愚谓我身，如陶家坏器，
慧者能谛了，不总一切受，
能知我身有，微妙法身种。
闻我为众生，方便说非我，
凡愚谓佛法，一切无我所，
智者能谛了，非尽假名说，
不惑于清净，如来真法性。
闻佛为众生，方便说空教，
愚夫不能知，谓悉言语断，
慧者能谛了，不总一切受，
知如来法身，长存不变易。
闻我为众生，方便说解脱，
愚夫谓佛身，解脱悉磨灭，
慧者能谛了，不悉往来断，
如来人师子，自在独游步。
我为众生说，无明缘诸行，
凡愚不能知，谓是为二法，
慧者能谛了，明非明虽异，
解脱真实法，则无有二相。
缘诸行生识，凡愚谓为二，
慧者知行缘，虽二而不二。
十善及十恶，凡愚随二相，
慧者能谛了，虽二而不二。
有罪及无罪，凡愚谓为二，
慧者能谛了，自性则不二。
清净不净相，凡愚谓为二，
慧者能谛了，自性则不二。
作者及不作，说一切诸法，
凡愚不能知，谓为是二法，
慧者能谛了，自性则不二。
说一切诸法，为苦及乐分，
凡愚不能知，谓为是二法，
慧者能谛了，自性则不二。
我为众生说，一切行无常，
凡愚不能知，总修如来性，
慧者能谛了，自性则不二。
我为众生说，一切法无我，
凡愚不能知，谓佛说无我，
慧者了自性，我非我无二。

无量无数佛，说是如来藏，
我亦说一切，功德积聚经，
我非我不二，汝等善受持。

“善男子，当忆念一切功德聚经。我说般若波罗蜜大经不二，彼如是说我非我不二。譬如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为始终是一？为从余处来？若即是一者即作本事，若乳即为酪者，然今乳时而无酪相，如是因缘展转相生，非已有故而言展转。若余处来者，彼在何处住？当于乳时不见酪等从余处来。彼一切分皆有醍醐自性，但诸过覆故异分现，牛食过故乳则血气，牛食甘草乳则甜香，牛食苦草乳有苦味。于雪山下有甘泽草，牛食是草出成醍醐不作余色。当如牛食种种味草，则有种种异色。明及无明不二之法，亦复如是，行业过故明非明转，一切善法及不善法皆无有二。是故当知，如来之性，如彼醍醐自性清净，烦恼过故有异相现。譬如人言，大海水碱，非为一切其水悉碱，其中亦有八味之水。譬如雪山多诸毒草，而彼雪山先有良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四大和合譬如毒蛇，然此身中先有佛性。如彼良药，其如来性始终常有非作所作，但无量烦恼中间竞起。凡诸众生欲求佛者，当除无量烦恼结患。譬如春月兴大云雷而未降雨，草木华果皆未萌芽，夏时大雨一切扶疏；如来之性亦复如是，无量烦恼结患所覆，虽闻契经及诸三昧，犹故不知如来之性，以不知故而起于我及非我想。大般泥洹、方等契经、密教法藏闻于世间，众生闻已，如来之性皆悉萌芽能长养大义，是故名为大般泥洹。如是，善男子，其有众生学此方等般泥洹者，名为毕报如来之恩。”

迦葉菩萨白佛言：“善哉！世尊，如来之性于诸声闻及辟支佛，甚为难见难得之宝！”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善男子，我亦常说甚为难见。譬如有人肤翳覆眼不见五色，就彼良医为治其目翳，便为除少分肤肉，而以一物示之令见，彼视惑乱谓二谓三，久久谛视仿佛见之；如是，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净治道地成就十住，于自身中观察如来真实之性，犹为无我轮之所惑，况复声闻及辟支佛而能知之？当知，善男子，如来之性难见如是。又如有人仰观飞鸟，远则不识为是为非，极明其目仿佛识之；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犹生惑想久乃仿佛，况复声闻及辟支佛？又复如人痰癊增故，迷于诸方欲有所至，心心相续专念记识犹失径路；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专心方便犹有惑乱，况复声闻及辟支佛？复次，如人远行旷野热渴所乱，远见野马或谓为水，或谓林树，或言聚落；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复次，譬如有人登高临下远观佛塔，或作水想，或谓虚空，或谓屋舍，或谓野马、山石、草树，方便谛观乃知是塔；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犹生惑想，方便极视

乃知真实。复次，如人船行大海，远见城郭而生惑想，或谓虚空，或言物像；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复次，譬如王子竟夜观伎，至日光现见人生惑亲作他想；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复次，譬如大臣往诣王所咨详王事，夜闇还家于电光中，若见白牛而生惑想，或谓屋舍，或谓丘冢；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复次，譬如持戒比丘自漉净水，复重谛视若见微毫，或谓为虫，或谓尘末；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复次，如人观高山顶，若有行人或谓禽兽；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如人目患夜闇观画，或谓人像，或谓神像，或谓佛像，或谓释梵诸菩萨像；十住菩萨亦复如是，于自身中观如来性亦生惑想。如是，善男子，如来之性甚深难见，唯佛境界，非诸声闻及辟支佛所能知见。如是，善男子，如来教法，慧者所知应当信受。”

迦葉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如来之性甚深微妙，诸肉眼者云何得见？”

佛告迦葉：“譬如非想非非想天，唯佛境界，一切声闻及辟支佛云何能见？但彼随顺如来契经，信心方便然后等观。如是，善男子，一切声闻及辟支佛，当于方等般泥洹经而生信心，知其自身有如来性。是故当知，如来之性唯佛境界，非诸声闻及辟支佛。”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世间众生皆言有我，比义云何？”

佛告迦葉：“譬如一时，二人为友，一是王子，一贫穷人，结好往来。其王子者有调伏兕，贫人见之。彼于后时共至他国，于一客舍暮共止宿，而彼贫者于梦中言：‘兕来！兕来！声彻于外。’时有人闻，将至王所，以其所闻具白国王，王即问言：‘何处有兕？’时彼贫人便白王言：‘我无兕也，善知识有，我曾见之。’王即复问：‘其状云何？’复白王言：‘其角似羊。’作是语已，王语贫人：‘汝自还去，何处有兕？彼亦无有，为虚说耳！’而兕似羊传于天下。如是不久其王命终，太子即位亦访求兕而不能得，次后其子续立为王，亦复如是求兕不得，展转相传恒于兕上而作羊想。如是菩萨摩诃萨出于世时，为众生说真实之我。其无知者闻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知其真便妄想说：‘我如寸灯在于心中。’种种众生、我、人、寿命，如彼梦说展转相承皆起邪见，计有吾我求吾我性，不得实我作无我说，而诸世间一切众生常作妄想计有吾我及无我想。如是，善男子，我说如来之性最为真实。若世间说我随顺法者，当知是则为离世俗，当知皆是菩萨变化现同俗说。”

文字品第十四

佛复告迦葉：“一切言说、咒术、记论，如来所说为一切本。”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其义云何？”

佛告迦葉：“初现半字为一切本，一切咒术言语所持真实法聚。童蒙众生从此字本学通诸法，是法非法知其差别，是故如来化现字本不为非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字本？”

佛告迦葉：“初十四音名为字本，是十四音常为一切不尽之本。不尽有何义？不破坏义、不漏义、如来义、名不尽义。如来法身金刚不坏故名不坏，如来无有九道诸漏故名不漏，如来常住故说不尽无作之义。

“初短阿者，吉义。吉者，三宝义。次长阿者，现圣智义。其名圣者，离世间数，清净少欲，能度一切三有之海，故名为圣。圣者正也，能正法度行处律仪及世间法度，是其义也。复次阿者，有所长养皆依于圣，一切真实正行之本，孝养二亲皆依是知，晓了正法住摩诃衍。善男子、善女人、持戒比丘及菩萨，如是所行皆名依圣。又复阿者，世界言语法之所依。如言善男子阿伽车，如言男子莫作阿那遮逻，是故阿者亦是世间言语所依。

“短伊者，此也。言此法者是如来法，梵行离垢清净，犹如满月显此法故，诸佛世尊而现此名。又复伊者，言此是义、此非义、此是魔说、此是佛说，依是分别故名为此。其长伊者，名为自在，名大自在，自在梵王能于如来难得之教以自在力护持正法，以是之故名为自在。又复伊者，于此自在大乘方等般泥洹经自在摄持，令此教法自在炽然，令余众生自在受学此方等经。又复伊者，自在方等能除伊者嫉妒邪见，如治田苗去诸秽草。如是等比，是故如来说伊自在。

“短忧者，上也。于此契经说最上义，其诸声闻及辟支佛，所未曾闻一句一字片言历耳。譬如诸方，郁单越为福德之上；大乘方等亦复如是，一言历耳，当知是等人中之上为菩萨也，是故如来说此忧字。长忧者如香牛乳，其乳香味是大乘经最为上味，广说如来真实之性，非法憍慢皆悉消灭。又复忧者，名为大忧，于如来藏慧命根断著无我说，当知是等名为大忧，是故说忧。

“咽者，是也。言是佛法，如来泥洹亦说是法。咽者，如来也，有来去义，以是故说如来如去。

“乌者，下也。下贱烦恼悉除灭已名为如来，是故说乌。

“炮者，是摩诃衍。于十四音炮为究竟，是故说名为摩诃衍。于一切论为究竟论，是故说炮。

“安者，一切也。如来教法离于一切钱财宝物。安者，遮义，一阐提义。

“最后阿者，尽也。一切契经摩诃衍者，最为穷尽。

“迦者，一切众生如一子想，于诸一切皆起悲心，是故说迦。

“呿者，掘也。发掘如来甚深法藏，智慧深入无有坚固，是故说呿。

“迦者，藏也。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是故说伽。重音伽者，吼

也，常师子吼说如来常住。

“俄者，脆也。一切诸行速起速灭，故说为俄。

“遮者，行也。成就众生故名为遮。

“车者，照耀如来常住之性，是故说车。

“阇者，生也。生诸解脱非如生死危脆之生，是故说阇。重音阇者，烧也。一切烦恼烧令速灭，故说为阇。

“若者，智也。知法真实，是故说若。

“吒者，示也。于阎浮提现不具足，而彼如来法身常住，是故说吒。吒者，示满足也。平等满足，是故说吒。

“荼者，轻仙不没，是故说荼。重音荼者，不知惭耻，重恩不报是故说荼。

“拏者，不正可如诸外道，是故说拏。

“多者，遮一切有令不相续，是故说多。

“他者，无知也。如蚕虫作茧，是故说他。

“陀者，于摩诃衍欢喜方便，是故说陀。重音陀者，持也。护持三宝如须弥山不令沉没，是故说陀。

“那者，如城门侧因陀罗幢，竖立三宝，是故说那。

“波者，起颠倒想，三宝沉没而自迷乱，是故说波。

“颇者，世界成败、持戒成败、自己成败，是故说颇。

“婆者，力也。如诸如来无量神力非但十力，是故说婆。重音婆者，能担正法为菩萨道，是故说婆。

“摩者，限也。入菩萨法限，自强其志为众重檐，是故说摩。

“耶者，习行菩萨四种功德，是故说耶。

“罗者，灭淫怒痴入真实法，是故说罗。轻音罗者，不受声闻、辟支佛乘，受学大乘，是故说罗。

“和者，一切世间咒术制作，菩萨悉说，是故说和。

“赊者，三种毒刺皆悉已拔，是故说赊。

“沙者，满义。悉能闻受方等契经，是故说沙。

“娑者，竖立正法，是故说娑。

“呵者，惊声也。怪哉诸行悉皆究竟，怪哉如来而般泥洹离诸喜乐，是故说呵。

“叉(来雅切)者，魔也。天魔亿千无能破坏如来正僧，随顺世间而现有坏。又复随顺世间现为父母诸宗亲等，是故说叉(来雅切)。

“厘、厘、楼、楼，此四字者，长养四义佛及法僧，示现有对随顺世间。示现有对如调达坏僧，僧实不坏，如来方便示现坏僧，化作是像为结戒故。若知如来方便义者，不应恐怖，当知是名随顺世间。是故说此最后四字，吸气之声、舌根之声、随鼻之声、超声、长声，以斯等义和合此字。

“如此诸字和顺诸声入众言音，皆因舌齿而有差别。因斯字故，无量诸患积聚之身，阴、界、诸入因缘和合，休息寂灭入如来性，佛

性显现究竟成就，是故半字名为一切诸字之本。若观法实及如来解脱，亦无文字言语之相，字相、味相皆悉远离，是故一切远离名为解脱，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因是半字能起诸法，而无诸法因字之想，是名善解文字之义。若异是者，不解文字分别诸法是法非法、如来之性、三宝解脱，而不能知是经非经、是律非律、魔说佛说，悉不能知我说，是等不知字故。是故，善男子，汝等应当善学半字，亦当入彼解文字数。”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我当善学斯等半字。今我世尊，始为佛子得最上师，我今始入学书之堂。”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乐修正法应当如是。”

鸟喻品第十五

佛复告迦葉：“雁、鹤、舍利鸟者，所谓种种无常、苦、空、非我等法，如众雁、鹤、舍利之鸟。”

迦葉白佛：“此义云何？”

佛告迦葉：“有法无常，有法是常，有法是苦，有法是乐，有法是我，有法非我。譬如田夫种植五谷及诸果树，从其萌芽乃至华叶，其人恒作非常之想；至其成熟收其果实，得受用时而生常想。所以者何？真实现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五谷之常与如来同不磨灭耶？”

佛告迦葉：“犹以如来喻须弥山，其须弥山世界败时，岂不坏耶？善男子，莫于譬喻而生是问。一切诸法悉归磨灭，唯有泥洹是常法耳！随世言说以彼为喻。”

迦葉菩萨白佛言：“唯然，世尊，善哉斯说！”

佛告迦葉：“如是，善男子，一切契经修诸三昧，乃至未闻大般泥洹方等契经，诸众生等修无常想；闻此经已，若善男子、善女人所怀烦恼疑结永离，晓了常法。所以者何？各于自身如来之性，得显现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师销镕其金，至器未成作非常想，宝器成已常得受用。如是，善男子，一切契经修诸三昧，乃至未闻大般泥洹方等契经，其诸众生修无常想；闻此经已，所怀烦恼疑结永离，晓了常法。所以者何？各于自身如来之性，得显现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有人种甘蔗、胡麻乃至未熟，常作种种诸味之想，麻油、石蜜成已乃知真味。如是，善男子，一切契经修诸三昧，乃至未闻大般泥洹方等契经，其诸众生修无常想；闻此经已，所怀烦恼疑结永离，晓了常法。所以者何？各于自身如来之性，得显现故。譬如百川皆归于海，如是一切契经及诸三昧，悉归方等般泥洹经。所以者何？如来之性究竟说故。是故我说，有法无常，有法是常。

“如舍利鸟，忧悲剑刺如来已断，而于此论多有疑者，然其如来现有忧悲，非如人天及余众生之忧悲也。如非想处云何有想？若无有想不应有寿，有寿无想何有想阴、界、入之名？又如林树皆有神依，若神依树，为依根茎？为依枝条？如是诸处悉皆不现，为依何住？如是如来教法甚深。当知如来现有忧悲，于罗睺罗而起慈心，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亦复如是，唯佛与佛乃知此义。斯等皆是诸佛之法，尚无心意，何有忧悲？忧悲若无，教法相违，如一子想是则空言，说一切法皆不可信。但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诸佛教法亦不可思议，如来佛法不可思议，是为真实。譬如虚空不可于中造立宫室，而诸幻士能于中造，凡愚见已而作是念：‘云何空中而得安立如心意转？’如是所说，尚无心意，何有忧悲？忧悲若无，罗睺罗喻是则不实。如虚空中，如来忧悲则不可得。如其幻化随心意转，如来则有忧悲之想。闻般泥洹而作是念：‘何有忧悲？’闻其转者常有忧悲，是故如来常住。若无常者无有忧悲，而今如来非是无常。如来忧悲及无忧悲悉不能知，下者知下，不知中上；中者知中下，不知其上；唯有上者，一切悉知。其诸声闻及辟支佛各各自知，而不能知如来境界；如来悉知，是故名为离诸障碍。譬如幻士种种现化，如来亦然，种种示现随顺世间，能知是者名为黠慧。肉眼凡夫无想之想非其境界，而于如来作忧无忧想。是故我说，有法是我，有法非我，如舍利鸟。

“复次，善男子，譬如雁、鹤及舍利鸟，于夏月雨时江河漫溢，选择高处而安其子然后游行。如是如来出兴于世，化无量众令入正法，为受化者方便说法，或说苦法，或说乐法，有为诸行是名为苦，泥洹极乐离有为行说名为乐。”

迦葉白佛：“其义云何？”

佛告迦葉：“所谓如如。”

迦葉白佛：“云何众生得泥洹乐？”

佛言：“迦葉，如我先说一切诸行无生老死，所谓：

“若无放逸， 是处不死，
若其放逸， 是为死径。
无放逸者， 得不死处，
若放逸者， 常处生死。

“若放逸者是有为行，彼有为行则为苦法，非泥洹者是为死处。若作放逸是名作行，当知是行则为大苦，不趣泥洹是为死径。无放逸者是不作行，虽复作行亦不生死，是名金刚不坏之身。其世俗者是名放逸，离世俗者是无放逸，离生老死泥洹快乐。是故如来有说苦法、有说乐法、有说非我、有说是我。如鸟飞空不见其迹，无有天眼烦恼未断，不自见身如来之性，是故我说有法无我，为烦恼故说微密教。其诸众生无有天眼而计吾我，无量烦恼造有为行，故为彼说诸法无

常，是故我说有法无常。

“犹如明目住山顶， 谛了其地愚夫等，
如来道眼升慧台， 无忧忧念群生类。

“如是无量烦恼悉灭，名住山顶。观其无量烦恼炽然下劣众生谁为登慧台，何名为无忧？若无忧者，云何名为忧念世间？若泥洹灭尽，何有观愚者？若使如来泥洹灭尽，云何能升智慧高台？若当泥洹，云何山顶能观其下？智慧台者，谓灭尽泥洹无忧忧念者，谓是如来忧念世间无量群生。山顶者谓解脱。住者，行人。地者，有为行。愚者，无巧方便说。谛了者，正觉也。如来者，忧苦永离是常法故。以自离忧，见被利刺忧恼众生为之生忧。若使如来永离忧者不名正觉，随彼众生应受化者，如来等正觉即为彼现。是故当知如来常住，种种示现犹如雁、鹤、舍利之鸟。”

月喻品第十六

佛复告迦葉：“善男子，如月不现，人谓为没，一切人民皆作没想。于余方现，余方人民皆谓月出。然其彼月不没不出，因须弥山故现有出没。如是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千世界或阎浮提，依因父母现生为子，阎浮提人皆作生想。又阎浮提现般泥洹，而此众生皆作灭想。其实如来不生不灭。

“复次，善男子，如月余方现满，彼方众生皆作满想。此阎浮提现有初生，此方人民作初生想，渐渐增长乃至月满便作满想。然其彼月不增不减，因须弥山现有增减。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或于阎浮提现有泥洹，而诸众生皆作灭想；或于阎浮提示现出生，犹如初月；阎浮提人作婴儿想，如月三日；现行游步，如月四日；现行学书，如月八日；现行出家，乃至月满；现大光明破坏无量众魔闇冥，现般泥洹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犹如明月列宿围绕没而不现。阎浮提人或作生想，或作灭想，其实如来不增不减常如满月，是故当知如来常住。

“复次，善男子，犹如明月，一切皆见处处城邑、聚落、山泽，随器大小是诸水中一切悉现。若人游行百千由旬而月常随，彼诸人等而作是想：‘为是本月随我而来？为是异月？’愚人见月犹如镜面，中人见月犹如车轮，上人见月圆五由旬，及余众生随力所见。如来明月亦复如是，一切悉见，而诸众生各作是念：‘谓佛世尊哀愍我故，在我舍住。’及畜生道亦复如是，聋盲喑哑及诸癃残，各谓如来为己像类，种种语、种种书、种种身，皆作是念：‘诸佛如来唯作我语、我书、我身、我食。’又作异想，或谓声闻，或谓缘觉，或谓种种异道出家，或谓如来为我兴世。然其如来法身真实无有变异，为众生故以方便身现

种种相。如良药树，如来亦然，为众生故现百千变随顺世间，是故如来是常住法。

“复次，善男子，如罗睺阿修罗捉日月时，其诸众生谓彼蚀月，彼舍月已谓为吐月，彼障月光世间不现便作蚀想，彼舍月已世间还现谓为吐月，然其彼月若隐若显实无增损。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如彼调达伤坏佛身，作无间业等乃至一阐提辈，皆为当来诸众生故现伤佛身、坏法、破僧，如来法身实无伤坏。正使天魔亿百千数，亦不能得断法坏僧。是故如来法身真实无有损坏，现损坏相随顺世间。譬如二人共斗，随其伤坏量罪轻重；诸佛如来亦复如是，现伤坏相表无间罪，为制法律以戒将来。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教其子令学医方，识诸药草、根茎、华叶、香味、色像悉令晓了，命终之后，其子续立善知医法；诸佛如来亦复如是，种种变化疗治众生，现五逆罪谤毁经法，乃至一阐提辈皆悉化现，为当来故，般泥洹后，令诸比丘随顺经律如如来说，知罪轻重以自戒慎。

“复次，善男子，如人间月，六月一蚀，而上诸天日见月蚀，或复见月须臾而蚀。所以者何？天日月长，人间短故。诸佛如来亦复如是，或谓长寿如六月蚀者，及至须臾般泥洹者，为烦恼魔、阴魔、死魔、自在天魔亿百千种所不能坏，现无量生随顺世间，如来之寿实无有量，是故如来是常住法。

“复次，善男子，譬如明月，一切众生皆悉爱乐；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乐法众生悉皆爱乐。

“复次，善男子，譬如日出有三时变，春、夏、冬异，冬日则短，春日处中，夏日极长；如来应供等正觉日亦复如是，现三种寿。为诸众生、声闻、缘觉现短寿相，斯等见已心则悲叹：‘一何怪哉，如来短寿！’为诸菩萨现其中寿，若至一劫若过一劫。唯佛观佛其寿无量。

“复次，善男子，如来所说方等大乘微密之教，示现世间雨大法雨。于当来世其有众生，以此正法摩诃衍品开示世间，当知是等为真菩萨犹如夏雨。犹如冬日多有冷患令人损寿，声闻、缘觉闻佛方便微密之教，为其示现短寿之报犹如冬日。诸菩萨等成微妙慧，而为彼现如来常法，喻如春日。如是如来随顺世间现三时寿。譬如众星，昼日不现其实不没；如是如来与诸声闻及辟支佛，俱出于世，俱现泥洹，非独一切声闻、缘觉有无常也，当知亦是常住之法如昼星也。

“复次，善男子，犹如天阴日月不现，愚夫谓言日月没失；如来正法灭尽之时，三宝现没亦复如是，非为永灭。当知如来是常存法，亦不变易，亦不磨灭，非彼诸过所能染污。

“复次，善男子，只如斗星月尽后夜明闇中间暂现光明，众人见已寻即还灭，人谓其灭而实不灭。如是，善男子，如来正法灭尽之时，诸辟支佛出兴于世，开示教化无量众生，立于正法寻即灭度，其

实长存而不永灭，但诸众生不能悉见。

“复次，善男子，譬如日出众冥悉除。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出兴于世，其有闻者，无间罪业无量积聚皆悉消灭。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大般泥洹甚深境界不可思议，善说如来微妙之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如来是常住法，正法无尽，僧宝不灭，当勤方便修学此经，我说此人为近佛地。”

大般泥洹经卷第六

问菩萨品第十七

迦葉菩萨白佛言：“何等为菩萨摩诃萨？”

佛告迦葉：“已发意者及未发意，是等一切悉为菩萨。善男子，譬如冬日，酥油凝结无有津泽；如是修习一切契经诸余三昧，发心望果而求菩提，是辈名为未发道意，不能速成菩萨之道。所以者何？无勤方便如冬日故。

“又善男子，如春时日其热猛烈，一切酥油悉皆津泽，其余水结一切镕销，湖池诸水亦复消竭。如是，迦葉，若善男子、善女人内道外道，若有至心及名闻利养，听此方等大般泥洹戢心历耳，有发菩提未发心者，如斯之等，一切身中悉皆津泽为菩提因。是故我说，是善男子、善女人悉为菩萨。如是方等般泥洹经，功德积聚觉慧无尽，是故我说名为春泽。所以者何？开发如来常住法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日月光明照曜，诸余光明悉不复现；如是大乘般泥洹经光明照曜，诸余契经及诸三昧，功德光明悉不复现。是故，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方等大般泥洹，虽未能发无上道心，泥洹日光已入身中为菩提因，是故名为大般泥洹。”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必有菩提因缘入身中者。以何等故，世尊说犯四堕法、作无间罪、诽谤经法及一阐提，于正法中作毒刺耶？如佛所言，若未发意有菩提因者，有何差别？彼四种人应无恶罪。”

佛告迦葉：“除一阐提，诸余众生其有闻此大般泥洹方等契经为菩提因者，当知是等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故得闻此经，其余诸罪无能为也。所以者何？此摩诃衍大方便力，开发一切如来性故。”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未发心者，无有乐向，闻则背舍，何由得为菩提之因？”

佛告迦葉：“未发意者，虽不乐向而背舍去，犹忆此经心不忘失，卧则梦中见大鬼神现恐怖相：‘咄！善男子，当念菩提。若不乐向，我当杀汝。’彼即惊怖便念菩提，乃至觉已心犹续念。又复彼人命终之后堕泥犁中，见其罪报亦复忆念，堕饿鬼中及生天上亦皆忆念，于彼能发菩提之心，于此大乘般泥洹经，不乐之心从是永灭。如是则

为菩提之因，如是为因，如是为缘，即立菩提。

“复次，善男子，如虚空中兴大云雨，雨于大地、枯木、山石及诸高源，其水不住，流澍下田，陂池悉满；众生受用此摩诃衍大乘法雨，雨一阐提如雨木石高源之地，不受菩提因缘津泽。

“复次，善男子，譬如种子熬令干焦，虽复时雨，百千万劫不能令生；一阐提辈亦复如是，于此方等般泥洹经，虽百千劫闻，终不能发菩提萌芽。所以者何？如焦谷种，善根灭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明珠著浊水中，水即澄清，投之淤泥不能令清；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著诸众生五无间罪、犯四堕法浊水之中，犹可澄清发菩提心，投一阐提淤泥之中，百千万岁不能令清起菩提因。所以者何？无善根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药树名曰药王无所不治，根茎、华叶、若汁、若香，或有人服，或复涂身，或但闻香，意乐不乐其病悉除，唯除必死之病不能令差。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一切众生恶业重病悉能疗治。若四堕法、无间罪业及诸外道不乐菩提，闻斯方等一经耳者为菩提因。所以者何？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一切诸恶无不治故。唯除一阐提。所以者何？无菩提因故。犹如人身有伤坏处，[泗/(千-十)]药得行除众疾病，若不伤坏[泗/(千-十)]药不行；一阐提辈亦复如是，不可伤坏受菩提因。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刚能坏众宝，而力不能坏白羊角；是摩诃衍般泥洹经，成就一切诸恶之法皆能破坏立菩提因，唯不能破一阐提恶起菩提因。

“复次，善男子，譬如诸树断其枝干，寻生如故；如是众生作诸罪业，闻摩诃衍般泥洹经生菩提因。如多罗树，断则不生；一阐提辈亦复如是，终不能生菩提柯叶。

“复次，善男子，譬如空中兴大云雨，而彼雨渧不住空中；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普雨法雨，于一阐提雨则不住。

“不修真实亦不来， 彼究竟处莫能见，
谓彼诸恶不善业， 则为世间大鄙陋。

“其善修者，谓修菩提；不来者，若自不修终不自得；真实者，微密胜业。如是胜业，于谁不来？谓一阐提。永离善心，名一阐提。诸增上慢一阐提辈，以何为本？诽谤经法，不善之业，以是为本。诽谤经法，凶逆暴害，当知是等智者所畏。譬如险道多诸盗贼，暴慢愚夫不知恐畏，肆意直往为贼所害，大力法王游行此路无有恐畏。不见究竟处者，永不见彼一阐提辈究竟恶业，亦不见彼无量生死究竟之处。我略说彼诸恶积聚，若具闻者甚可怖畏。假令一切众生一时发意成无上道，此诸正觉犹不见彼一阐提辈诸恶究竟，成正觉时复于何等不见究竟。一切众生破坏生死皆成佛道，不见诸佛无余泥洹，无常灭

尽如灯火灭。谓彼诸恶业世间大鄙陋者，一阐提辈永离菩提因缘功德，斯等名为世间鄙陋。言于此乘最后觉悟得为佛名，是亦鄙陋。诸佛法尔：

“已作恶业者，如萨阇乳酪，
愚者轻被烧，如灰覆火上。

“有似阿罗汉一阐提而行恶业，似一阐提阿罗汉而行慈心。

“有似阿罗汉一阐提者，是诸众生诽谤方等。

“似一阐提阿罗汉者，毁呰声闻，广说方等，语众生言：‘我与汝等俱是菩萨。所以者何？一切皆有如来性故。’然彼众生谓一阐提而言：‘如来授我等决，汝亦如是。我与汝等皆当俱离无量烦恼众魔恶业如坏水瓶，于此契经必成菩提勿复生疑。譬如烈士奉王使令，至他国中称叹王德，宁失身命要不移易；我等今日亦复如是，如来记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等要当不惜身命。’于凡愚中广说此经，是名似一阐提摩诃萨也。

“若阿练若愚痴无智，状似阿罗汉而诽谤方等，愚騃凡夫谓真阿罗汉、谓是大士。是恶比丘示现空闲阿练若处，而自处置似真阿罗汉，于阿练若行永不随顺，而作异说起四因缘，言方等经皆是魔说，言摩诃衍是诸黠慧正法刺剑，诸佛世尊皆当无常而说常住，当知是为毁灭正法破僧之相，作是说者名一阐提。是故说言：

“已作恶业者，如萨阇乳酪，
愚者轻被烧，如灰覆火上。

“如是，善男子，当知方等般泥洹经，诸佛如来决定之说。摩诃衍者，最为无上，如摩尼珠明净离垢。

“复次，善男子，譬如莲华，日光照已无不开敷；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一闻经耳，若未发意不乐菩提，是等必为菩提之因。彼一阐提于如来性所以永绝，斯由诽谤作大恶业。如彼蚕虫，绵网自缠而无出处；一阐提辈亦复如是，于如来性不能开发起菩提因，乃至一切极生死际。

“复次，善男子，如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生淤泥中，而不为彼淤泥所污；若有众生修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不为烦恼之所污染。所以者何？如来之性不受染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国土清凉风起，一切众生身诸毛孔遇斯风者，热恼悉除；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甘露法味，一切众生无不蒙润发菩提因，除一阐提。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解八种术，一切诸病皆悉能治，唯除阿萨阇病；如是，善男子，一切契经及诸三昧，能治一切淫怒痴等诸烦恼病，而不能治犯四重禁无间罪业。善男子，复有良医过八种术，

一切众生诸有疾病，命行未尽悉能疗治，唯命行尽不能令差；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诸烦恼患，乃至不乐菩提未发心者，悉皆能治令发菩提，唯除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盲人不见五色，良医能治令目开明，唯不能疗彼生盲者；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一切众生声闻、缘觉，不乐菩提未发心者，悉皆疗治令开慧眼发菩提心，唯除生盲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过八种术，一切众生有疾病者，书其咒术著于身上，能令诸病悉得除愈；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诸烦恼患，不乐菩提未发意者，及四重禁、无间罪业，皆能除灭安立菩提。”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及无间罪，如截多罗树，及不乐菩提未发心者，云何能令发菩提因？”

佛告迦葉：“是诸众生若于梦中，若命终时，堕泥犁中而生悔心：‘哀哉！我等毁犯正法，自招此罪！’而生誓心：‘于此得免生余处者，在在处处要当发心为菩萨道。’是摩诃衍般泥洹经威神力故，是等众生生天人中，必得发心为菩提因。是故我说犯四重禁及无间业，皆得发心为菩提因。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合和诸药名阿伽陀，如此良药在所著处，一切诸毒皆悉消歇，唯除一种增上毒蛇不能消伏；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亦复如是，一切憍慢四种毒蛇，犯四重禁及无间业，不乐菩提未发意者，皆悉安立于菩提道。所以者何？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最为无上第一良药故，唯除增上毒蛇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合和诸药以涂其鼓，若有众生斗战被疮，闻彼鼓声一切悉愈，唯除命尽必应死者；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法鼓音声亦复如是，一切众生闻其音声，淫怒痴箭不乐菩提未发意者，犯四堕法及无间罪一切除愈，唯除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譬如夜闇，阎浮提人一切家业皆悉休废，日光出已，其诸人民得修家事；如是众生闻诸契经及诸三昧，犹如夜闇闻此大乘般泥洹经微密之教，犹如日出见诸正法。如彼田夫遇夏时雨，摩诃衍经无量众生皆悉受决现如来性，八千声闻于法华经得受记别，唯除冬冰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犹如有人为非人所持，若被恶毒，而得良医，或遣咒术，或遣咒药，彼患即消。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若比丘、比丘尼乃至外道，在在处处若书经卷为人演说，其有众生若读若闻，斯等皆为菩提之因。不乐菩提未发道意，及四重禁、五无间罪，诸邪恶毒皆悉消灭，唯除一阐提辈。

“复次，善男子，犹如大王身中有虫，密食其肉而王未觉。时有良医知其病相，语彼王言：‘身中有患，应疾治之。’时王不信不欲令治，其师畏怖不敢与药，密加咒术令虫自落，王见病已乃信师语厚相

待遇。诸众生等亦复如是，闻摩诃衍般泥洹经，不乐菩提及未发意，诸佛菩萨方便为说。虽不即受而于梦中、若命终时，便自觉悟发菩提因，除一阐提。

“复次，善男子，譬如良医，善教其子学八种术，上要秘方隐而未授，知八种术善通达已，然后悉教上要秘方。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教法王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先学灭除无量烦恼，于身修习不坚固想、众苦积聚、无常变坏、空无我所，又复教学九部契经令善通利，然后教学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令知众生有如来性是常住法，悉发无上菩提之因，除一阐提。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当知此经无上之术良医秘要。

“复次，善男子，譬如船师乘船度人，到彼岸已还度余人；诸佛如来亦复如是，乘摩诃衍般泥洹船，随彼众生应受化者而济度之，般泥洹已复于余处度诸众生。是故如来名大船师，是故如来为常住法，为度人故现有出没。

“复次，善男子，如人乘船欲度大海，若得利风速到彼岸，若不得风，或经年岁，或能溺死；如是众生得摩诃衍般泥洹风，速度生死到菩提岸，若不得者，永溺生死轮回苦海。

“复次，善男子，如人入海遇值波浪，计无济理端坐待死，忽遇风王吹到一国不觉闇至，欣庆无量生奇特想；如是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为大风王，众生不知而不乐向发菩提心，般泥洹风密吹令至菩提境界，方知真实生奇特想。

“复次，善男子，如蛇脱皮，更游余处而实不死；如是，善男子，如来泥洹舍彼故身如脱皮去，是故如来名为善逝，舍毒药树方便之身，或复于余阎浮提方便现化。是故，善男子，当知如来是常住法。

“复次，善男子，譬如金师得好真金，随意能造诸庄严具种种器服；诸佛如来亦复如是，随彼受化于二十五有，悉能现身而度脱之。是故如来名无量身，亦名常住。

“复次，善男子，如庵罗树及阎浮树于三时变，有时茂叶，有时华果，有时衰落，非为彼树枯而更生；如是，善男子，如来应供等正觉方便之身，为教化故亦三时现，示有出生、成佛、现般泥洹，其实常存而不灭尽。善男子，如来密身其如此也，如来密口方便密教亦复难知。方便密教者，善男子，譬如大王命诸群臣，亦有如是隐密之教。如有时言持先陀婆来，而先陀婆，一名四实：一者、盐，二者、澡槃，三者、马，四者、剑。是四种物皆名先陀婆。若王食时命其左右索先陀婆，诸臣应知王必索盐。若王食已索先陀婆，诸臣应知必索澡槃。欲诣林园索先陀婆，诸臣应知王必索马。临阵斗时索先陀婆，诸臣应知必索利剑。王有如是隐覆之言，诸臣亦应知其旨趣。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隐密之教，亦有四种如说无常。其诸善男子应知，如来生阎浮提，当现泥洹是摩诃衍修无常想。若当如来说正法灭，其

诸弟子应作是知，如来说苦此摩诃衍修行苦想。如来说身为众患器，又言僧宝亦当归灭，其诸弟子应作是知，佛说无我此摩诃衍修无我想。若说无想空、无所有及解脱者，其诸弟子应作是知，此摩诃衍说二十五有而得解脱，是故说空，众苦悉灭说无所有。极乐无想无常变易所不能坏，是故名为常住非变易法。当知解脱即是如来，其如来者即如来性，一切众生身中悉有。如是知者是我弟子，善解如来微密之教。

“复次，善男子，譬如天旱，药草、香华、甘果、树木，皆悉萎悴不成果实，诸余一切水陆草木，亦皆枯干而无光泽，又于来年复难生长；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我灭度后，其诸弟子如旱天华果不能成实。如被贼城，亡失真宝守糠檜聚；众恶比丘既失宝已，抄略撰集不善解义宽纵慢堕。哀哉大险！当来之世甚可怖畏！快哉大利！当来众生，此摩诃衍般泥洹经得闻其耳，随所闻经受持讽诵，解其义趣广为人说，因斯当得真实菩提！

“复次，善男子，如有国土城邑聚落有卖乳者，或持水杂欺诳他人而求财物，其贩乳者亦复如是，以水杂卖展转相欺，人买食之无有乳味；如是，善男子，我泥洹后正法未灭八十余年，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于阎浮提流行于世，诸恶比丘宽纵懈怠，众魔伴党坏乱正法，自造经论偈赞颂叹，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抄略增损，为利养故欲多畜积非法财物，坏乱正味令法薄淡，加复邪说文字不正。误受学者，亦不尊重供养恭敬，内怀邪谄，为利养故现乐法相。此摩诃衍般泥洹经，当于尔时为斯等辈之所毁辱。

“复次，迦葉，以斯义故，善男子、善女人于摩诃衍般泥洹经当勤方便立丈夫志。所以者何？如来性者，丈夫法故；女人志者，于一切法多生染著，力不堪任发摩诃衍深经妙味。善男子，譬如蚊蚋身出津泽，不能令此大地润洽；其女人法犹如大地多诸渴爱。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众流皆归于海，而彼大海未曾满足；女人之法亦复如是，贪受五欲而无厌足。是故，迦葉，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方便离女人法，当勤修习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所以者何？此摩诃衍般泥洹经说如来性丈夫法故。若有众生不知自身有如来性，世间虽称名为男子，我说此辈是女人也。若有女人能知自身有如来性，世间虽称名曰女人，我说此等为男子也。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无量无边功德积聚，广说众生有如来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疾成如来性者，当勤方便修习此经。”

迦葉菩萨白佛言：“善哉！世尊，我今修习般泥洹经，始知自身有如来性，今乃决定是男子也。”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当勤方便学此深法，如蜂采华尽深法味。譬如，迦葉，蚊虫津泽不能令此大地沾洽；如是，善男子，当来之世，众恶比丘坏乱经法，无数无量如高旱地，非此大乘般泥洹经所能津润。所以者何？当知正法灭尽衰相现故。

“复次，善男子，譬如夏末冬初秋雨连注，温泽潜伏；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我般泥洹后正法衰灭，于时此经流布南方，为彼众邪异说非法云雨之所漂没。时彼南方护法菩萨，当持此契经来诣罽宾潜伏地中，及诸一切摩诃衍方等契经于此而没。哀哉！是时法灭尽相，非法云雨盈满世间；修习如来恩泽法雨，护法菩萨人中之雄皆悉潜隐。”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诸佛如来、声闻、缘觉性无差别，唯愿广说令一切众生皆得开解。”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多养乳牛，青黄赤白各别为群，欲祠天时集一切牛，尽[敽/牛]其乳著一器中同一珂色；如是，善男子，诸佛如来、声闻、缘觉，其性清净皆同一色。所以者何？同漏尽故。譬如金师取其金矿种种异色，销镕精炼纯一金色。所以者何？无量无数粗矿烦恼皆消灭故。是故当信此摩诃衍般泥洹经，一切众生皆有真实如来之性悉同一色。”

迦葉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无差别，于此未了。且置众生，如世尊说，声闻、缘觉及诸菩萨不得大般泥洹，唯有如来得此大般泥洹，是故当知非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同如来也。若无差别，云何世尊独于无量阿僧祇劫，修行方便积累功德？”

佛告迦葉：“我先所说，是则如来方便密教，言诸声闻不得泥洹。是故当知，一切皆以此《大般泥洹经》而般泥洹，唯佛境界，是故此经名大般泥洹。”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是则为异。如佛所说，声闻、缘觉及诸菩萨，皆当悉归如来泥洹，犹如百川归于大海常住之法。”

佛告迦葉：“我最常也。”

迦葉白佛：“云何，世尊，如来之性不异异耶？”

佛言：“有异。”

迦葉白佛：“云何为异？”

佛告迦葉：“譬如牛乳，一切声闻如来之性亦复如是。犹如成酪，一切缘觉如来之性亦复如是。犹如成酥，菩萨摩诃萨如来之性亦复如是。犹如醍醐，诸佛如来其性亦然。如是，善男子，此摩诃衍般泥洹经四种差别。”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其性云何？”

佛告迦葉：“如乳未成，与水血合，无量烦恼覆蔽如来真实之性。”

迦葉菩萨白佛言：“如世尊说，拘夷城有旃陀罗，名曰欢喜，当成佛道，于此世界千佛之数。世尊记别一发念顷便成佛道。以何等故，世尊不记尊者舍利弗、目揵连等速成佛道？”

佛告迦葉：“或有声闻及辟支佛、诸菩萨等不发速愿。护持正法有速愿者，斯等发愿有差降故，因菩提力世尊记别速成佛道。复次，

善男子，譬如商人载摩尼宝，道路经由野人聚落唱卖珍宝，诸野人辈闻声来看见宝不识，即便大笑谓为塼石；如是，善男子，如来记别诸声闻等，当成佛道得最胜处，当来之世有诸比丘，宽纵懈怠不识真宝犹如野人，疾病困苦贫穷出家，信心浅薄邪命谄曲，若闻如来授声闻决即便大笑，当知是辈为沙门像，非真沙门。是故，善男子，或有发愿速持正法，又复不发速持愿者，是故如来随其迟速而授彼记。”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得不坏眷属？”

佛告迦葉：“勤修方便护持正法，是为菩萨摩诃萨人中之雄不坏眷属。”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何等众生不知六味？”

佛告迦葉：“不知三宝始终长存，是等众生不知六味。如人口爽，不知甜、苦、辛、酢、咸、淡六味差别；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愚痴无智不知三宝是长存法，是故名为不知味者。

“复次，善男子，其诸众生不知如来是常住法，我说斯等名为生盲。肉眼众生知如来性是常住者，我说是等名为天眼。若有众生闻摩诃衍能信乐者，我说是等亦名天眼。正使众生有天眼者，不知如来是常住法，我说斯等名为肉眼。所以者何？如来之性常住真实，而彼不能勤修习故。

“复次，善男子，当知如来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所以者何？一切众生种种形类悉能化现，同其境界而为说法，一音说法彼彼异类各自得解，叹言：‘善哉！如来以我音声说法。’

“复次，善男子，如人生子始十六月言语不正，而彼父母欲教其语，先同其音渐渐教学，当知父母非实不正；诸佛如来亦复如是，为教化故同彼形类音声语言，然其如来不实同彼，方便示现随顺世间。”

随喜品第十八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色光普照四众。光明照已，纯陀长者便疾奉施如来大众最后供养。

尔时，纯陀与诸眷属得大欢喜举声叹曰：“哀哉希有！供养如来难复再遇。”即以种种众宝之钵，盛上味饭持来向佛。

当于尔时，有大威神天而遮其前，谓纯陀言：“勿便供养，愿令我等复得须臾瞻睹如来。”

尔时，世尊复放光明照彼天子，时彼天神承佛圣旨听纯陀前。

尔时，天人及诸众生种种杂类，各异音声内怀悲感哀声动地，与纯陀俱供佛及僧，奉施最后檀波罗蜜。

尔时，世尊欲令比丘、比丘尼及诸众会知时到故，复放光明悉照众会。时诸比丘知时已至，各整威仪，执持应器如受施法。纯陀长者

为佛及僧布置种种众宝床座、悬缯、幡盖、香华、璎珞。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庄严殊妙，犹如西方极乐国土。纯陀长者住于佛前，忧悲怅快重白佛言：“唯愿世尊犹可哀愍，住寿一劫若过一劫。”

佛告纯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知是时，当疾供设最后檀波罗蜜。”

纯陀白佛：“唯然世尊。”

尔时，一切众生异类、天人、菩萨同声唱言：“奇哉纯陀！为最后施！奇哉纯陀！为极大施！然今我等所设供具，于兹便成无用之物。”各各叹恨愁忧苦恼。

尔时，世尊自身毛孔一一皆出无量化佛，一一皆有比丘眷属，应彼一切令得供养。时诸众生皆大欢喜。

尔时，纯陀所设供具承佛威神，诸来大会皆得充足。纯陀欢喜而自念言：“今日如来一切大众，皆悉受我最后供养，然后如来当般泥洹。”其余众生亦作是念：“今日如来与诸大众，受我最后饭食供养，然后泥洹不受余请。”是时坚固林侧其地狭小，以佛神力故，如针锋处皆有无量诸佛，及其眷属于中坐食。

尔时，天、人、阿修罗众，皆大悲叹而作是言：“今日如来受我最后饭食供养当般泥洹，我等复当何所奉事？哀哉我等，孤无荫护！”

尔时，世尊即为一切而说偈言：

“汝等莫悲叹， 诸佛法应尔，
虽曰为泥洹， 亦未究竟尽。
如来常住法， 永处最安隐，
诸有狐疑者， 谛听我今说。
我已离食想， 身无饥渴患，
我今当为汝， 说其随喜法，
令一切众生， 得安隐快乐。
诸佛如来性， 真实常住法，
今汝等闻已， 当勤方便修。
如乌及鸱鸟， 其性甚相违，
能令同群游， 止宿相娱乐。
如来视一切， 犹若罗睺罗，
应常舍慈悲， 永入于泥洹，
能令盛毒蛇， 兔罗同其穴。
如来舍慈悲， 永入于泥洹，
能令伊兰树， 同百叶华香。
如来舍慈悲， 永入于泥洹，

能令迦留果，味同耽摩罗。
如来舍慈悲，永入于泥洹，
能令一阐提，悉成平等觉。
如来舍慈悲，永入于泥洹，
若一切众生，一时成佛道，
如来舍慈悲，永入于泥洹。
假使蚊蚋水，浸坏此大地，
百川皆流溢，大海悉盈满，
如来舍慈悲，永入于泥洹。
汝等诸众生，深乐正法故，
谓如来永灭，忧悲而愁叹，
从今于如来，莫念非常想。
当知如来性，长存不变易，
法僧亦复然，皆非磨灭法。

“如是，善男子，此三法者，常住不变真谛之言。一切众生遭诸恐怖，此真谛说能令安隐。欲度一切险难旷野，此真谛说能令得度。此真谛说能令枯树更生华叶。若此四众闻是三法常住随喜说者，设未发意不乐向者，斯等皆为菩提之因。三法常住，是为如来最妙随喜诚谛之说。若比丘、比丘尼能为一切众生解说三法常住，当知是等堪受一切罗汉供养，若异此者则不堪受。乃至一切旃陀罗等，乐闻如来随喜说者，亦复得离诸忧恐怖。”

尔时，天、人、阿修罗等，闻说如来为常住法，心得欢喜，心得柔软，心得真实，心离阴盖，心得清净，颜貌怡悦如莲华敷，散诸天华，烧众名香，鼓天伎乐供养如来及比丘僧。

尔时，世尊告迦葉言：“善男子，汝见何等希有之事？”

迦葉菩萨白佛言：“唯然，世尊。我见奇特未曾有事，见一切诸天、人民、阿修罗等设供具者，各得如来与诸大众受其饮食。又见是中其地狭小容诸如来大众床座，一针锋处乃有无量诸佛眷属而受供食说随喜偈，彼诸众生各不相知，而谓如来独受我请。而今世尊与诸大众哀愍纯陀，受彼最后檀波罗蜜，佛神力故令此大众皆得满足，然其世尊实不揣食。唯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等人中之雄，能知如来方便现化。为此奇特未曾有事，声闻、缘觉所不能知。甚奇！世尊，无数无量如来常法。”

尔时，世尊告纯陀言：“汝见奇特未曾有不？”

纯陀白佛：“唯然，已见。向见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如是如来无量无数，与诸菩萨眷属围绕。今见世尊真实之身，独处大众犹如药树，与诸菩萨前后围绕。”

佛告纯陀："向者诸佛皆是现化，哀愍安乐一切众生开其意故，令彼功德不可得尽作此现化，而诸众生悉不能知。唯诸菩萨成就无量菩萨功德，人中之雄，能知如来方便现化。汝今纯陀，亦复成就菩萨功德十地之行。"

纯陀白佛："如是，世尊，我等皆当修习菩萨一切随喜。"

佛告纯陀："莫随贪果如余契经。"

纯陀白佛："诸余契经为非经耶？"

佛告纯陀："彼说有余。"

纯陀白佛言："其义云何？"

佛告纯陀："如我所说：

"一切叹布施， 无有呵施者，
施犯戒福少， 施持戒福增。

"我说是契经，虽叹一切施而施有差降。施犯戒者无毫厘福，布施持戒获其大果不必悉同。"

纯陀白佛："云何世尊而说斯偈一切赞叹布施功德？"

佛告纯陀："除一种人叹一切施。"

纯陀白佛："除何等人叹一切施？"

佛告纯陀："除一阐提犯戒谤法，叹一切施。"

纯陀白佛："何等名为一阐提？"

佛告纯陀："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诽谤经法，口说恶言，永不改悔，于诸经法心无归依，如是等人向一阐提道。若复众生犯四重禁，作无间罪，不自改悔而无惭耻，彼于正法永无护惜，不与护法之人以为知识，于诸善事未曾赞叹，若复邪见无佛法僧，我说斯等向一阐提道。除斯等类，叹一切施。"

纯陀白佛："何名犯戒？"

佛告纯陀："犯四重禁、五无间业、诽谤正法。"

纯陀白佛言："如此重罪有差降耶？"

佛言："有差降。彼虽犯戒，尚服法衣而生惭愧：'咄哉！我今犯斯重罪。何其怪哉！造斯大苦。'而怀恐怖生护法心：'我当赞叹护诸法者，当复降伏诸非法者，于方等经、诸禅三昧方便勤修。'若如是者，我说斯等为不犯戒。所以者何？如日光出，微尘障翳皆悉不现。如是修习此摩诃衍契经日光，无数无量众罪积聚皆悉消灭，是故此经说护法者得大果报。若不尔者，是则名为最大犯戒，若施此等无毫厘福。

"复次，善男子，犯四重禁能知真实如来之性兴护法心，若施此等，所以得大果报者何？譬如有女人，国土荒乱，将一婴儿欲至他国，道遇大水泛涨流漫，携儿而渡，水流漂急不舍其儿，母子俱溺。然彼女人曾作大恶，以护子功德命终生天；如是，善男子，犯四重

禁、五无间业，深自悔责兴护法心，本作不善获恶之业，以护法故得为福田堪受信施，护法功德亦得大果。”

纯陀白佛言：“世尊，若一阐提还生信心悔过三尊，若人施与，得大果不？”

佛告纯陀：“莫作是语！譬如有人食庵罗果，并取其核坏而食之，持彼空核种著地中，虽复溉灌终不得生；彼一阐提亦复如是，坏善种子欲令改悔生其善心，无有是处，是故名为一阐提也。布施持戒得大果者果亦不同。所以者何？布施声闻及辟支佛，所得果报皆有差别，唯施如来获最上果。是故说言，非一切施得大果报。”

纯陀白佛言：“何故世尊而说此偈？”

佛告纯陀：“有因有缘。时王舍城有不信优婆塞奉事尼揵，而来问我布施之义，我摄彼故为说斯偈。当知如来方便密说，为菩萨故，非是一切。悉能了知，是故菩萨人中之雄，当于如来有余说中分别其义，降伏一切诸犯戒人，如除稊稗害善苗者。

“复次，善男子，如我所说偈：

“一切江河必回曲， 一切丛林必树木，
　一切女人必谄伪， 一切大力必安乐。”

尔时，文殊师利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而说偈言：

“非一切河必回曲， 非一切林必树木，
　非悉女人心谄伪， 非为大力悉安乐。

“如是世尊略说法门，非决定说。所以者何？此三千世界中阎浮提外，余阎浮提有正直河，其直如绳，从其西海直至东海。如方等阿含中说，是则如来有余之说。一切丛林必树木亦有余说。所以者何？林有二种，亦有金、银、琉璃、宝树之林。一切女人必谄伪者亦有余说，有诸女人持戒清净，其心质直。一切大力必安乐亦有余说，如来法王最为大力名为安乐，转轮圣王及诸天神亦名大力而不安乐，是故当知非一切大力皆为安乐，唯有常住非变易法大力泥洹安隐快乐。譬如良医与彼病者醍醐令服，时彼病者请良医言：‘更与我药，我堪食之。’良师答言：‘但食尔许，消已更食。若顿食不消，或能杀人。’时彼良师实哀病者恐其死故。如是如来慈哀愍伤，欲灭波斯匿王大臣夫人高慢心故，说此偈言：

“一切江河必回曲， 一切丛林必树木，
　一切女人必谄伪， 一切大力必安乐。

“当知世尊言无漏失。如此大地可令反覆，如来之言终无有失。是故一切有余无余，皆是如来摄众生故。”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哀愍一切诸众生故，广说如来有余无余。"

尔时，文殊师利复于佛前，而说偈言：

"于他善随顺， 不观作不作，
但自观身行， 谛视善不善。

"如是，世尊，说此正法亦复非为究竟之说。所以者何？众邪外道皆向泥犁，然佛世尊教诸弟子皆向泥洹，若生天上此则名为毁誉之说。如是种种不随顺说，云何世尊偈中说言，于他善随顺？"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我所以说善随顺者，有因有缘。时阿阇世王害父王已，来诣我所而问我言：'云何世尊为一切智、非一切智耶？若一切智者，提婆达多于百千生中于如来所常怀恶心，云何听使而得出家？我即为彼而说此偈：'于他善随顺。'彼阿阇世王，有害父罪而不自觉，如来欲使自省己过令其罪轻，是故说言：'但自观身行，谛视善不善。汝今云何见不随顺，若有持戒修行慈心而观彼过？'是则诸佛如来之法，欲令己身及诸众生悉皆安乐，是以应观他作不作，己身亦然。常作是观，是我弟子。"

尔时，世尊复语文殊师利言："如我说偈：

"一切皆惧死， 莫不畏杖痛，
恕己可为譬， 勿杀勿行杖。"

尔时，文殊师利复于佛前，而说偈言：

"非一切惧死， 一切畏杖痛，
亦不悉喻己， 而恕彼众生。

"如是，世尊，略说法门亦非究竟。所以者何？如阿罗汉、转轮圣王、玉女、象马、大臣之宝，若诸天人及余众生能加害者，无有是处。勇士、烈女、野马、兽王，持戒比丘虽有对至而不恐怖。一切皆惧死，莫不畏杖痛，是则有余说。又复不可以己喻彼。所以者何？若阿罗汉以己喻彼则为命想，若命想者此非上士，计命想者愚夫邪见向恶趣门。又复罗汉，我及众生空无所有，谁死？谁杀？起害想者，无有是处。而彼所说我为喻者，为有我喻，为无我喻？若是我喻，则为下劣；若无我喻，是阿罗汉无有譬喻。然佛世尊，不以无因而妄说法。有王舍城大猎师主杀生，供施请佛及僧唯愿哀受。然佛世尊未曾食肉，等视一切如罗睺罗，即为猎师，而说此偈：

“当观长寿者， 不害众生故，
　一切皆惧死， 莫不畏杖痛，
　恕己可为喻， 勿杀勿行杖。”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人中之仙安慰众生，善说如来方便密教。”

尔时，文殊师利复说偈言：

“恭敬于父母， 增加其供养，
　缘斯孝道故， 死堕无择狱。

“世尊，此偈说无明恩爱以为父母，众生随顺令其增长造诸恶业，死即当堕无择地狱。”

尔时，世尊复告文殊师利：“如我所说偈：

“一切因他势力苦， 一切己力自在乐，
　一切憍慢势暴害， 一切贤善人所爱。”

文殊师利复说偈言：

“非一切因他力苦， 亦非己力自在乐，
　非一切慢势暴害， 非一切贤人所爱。

“此是世尊略现法门，非究竟说。所以者何？如庶民子从师而学，俯仰进止悉由于师，道艺既成永得安乐。如王者子己力自在，不随他教愚闇常苦。所以如来说此偈者，其诸众生为魔所持不得自在，如来为彼而说此偈。是故当知非为一切他力故苦，亦非一切己力故乐。一切憍慢势暴害者，此亦有余说，非一切慢为尽暴害。犹如有人憍慢傲俗，出家学道或计福德持戒清净，当知是等虽为憍慢非为暴害。一切贤善人所爱者，亦有余说。如内法中犯四重禁，能自克励执持威仪，虽修贤行，以破正业，人所不爱。何因世尊而说此偈？”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诸佛如来不以无因而妄说法。时王舍城有拘邻女，名须跋陀罗，恶厌世俗，来诣佛所欲求出家。女人之法不得自在，制由男子。自归三宝，佛知其意，亦知是时而说此偈，一切由他势力苦。善哉！善哉！文殊师利人中之仙，能问如来方便密教。”

文殊师利复说偈言：

“一切众生类， 皆依饮食存，
　一切诸婴儿， 悉无吝惜心，

一切诸世间， 揣食增其病，
一切行法者， 同止得安乐。

“如是，世尊，今受纯陀饭食供养将无增患？”

尔时，世尊复为文殊师利，而说偈言：

“非一切众生， 皆依饮食存，
非一切婴儿， 悉无吝惜心，
非一切世间， 揣食增其病，
非一切行法， 同止得安乐。

“汝文殊师利所得病者，我当得病。诸阿罗汉及辟支佛、菩萨、如来悉不揣食，此则诸佛如来定法。若言罗汉及辟支佛、菩萨、如来曾揣食者，坏大士义。而受众生百千布施，赞叹一切布施功德，欲济众生渡三恶道无边苦海。虽不揣食而常叹施，欲令众生成檀波罗蜜。端坐树下六年苦行，岂谓不食而形瘦耶？勿谓如来众生同数。如来已渡爱欲诸流，不同世人境界行处。如来境界不可思议，声闻弟子亦复如是。言揣食者是有余说；一切婴儿离悭惜者亦有余说；乃有无量永离悭心无动快乐，一切揣食增其病者，亦有余说；外来之病剑刺疮疣其数无量，一切行法同止安乐者，亦是如来有余之说。其法多种，亦有修习世俗善法，身口意业种种净法、种种信心，而共同止不相随顺。是故当知诸佛如来，不以无因缘故违义而说，以教化故方便说法。时有半头梵志，与诸同止修天祠斋法，来诣佛所，为降伏彼令舍异见，而说此偈。”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云何，世尊，诸余契经皆是如来有余说耶？”

佛言：“不也，善男子。若有众生功德成就善解深法，如来为说常住安乐无余之法。诸余众生乐闻法者，如来为彼，或有余说，或无余说。”

迦葉菩萨即大欢喜白佛言：“奇哉！世尊，等视众生犹如一子。”

佛告迦葉：“善哉！善男子，应当如是谛解深法。”

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说此方等般泥洹经所得功德。”

佛告迦葉：“此摩诃衍般泥洹经，闻其名者所得功德，非是声闻及辟支佛能究竟说。此摩诃衍般泥洹经，所生功德不可思议，唯是诸佛如来境界。”

尔时，诸天、世人及阿修罗，即于佛前一心同声，以偈颂曰：

“如来天中天， 甚深难思议，

如来之所说， 方等泥洹经，
出生诸功德， 亦不可思议，
正法难思议， 僧宝亦复然。
唯愿天中天， 哀愍小留住，
上座尊迦葉， 眷属须臾至。
尊者阿难陀， 多闻大仙士，
及摩竭提王， 国王阿阇世，
斯等于如来， 最亲密弟子。
彼诸正士等， 必怀疑惑想，
如来为泥洹？ 为当长存世？
此等心怀疑， 于何而取定？
愿哀须臾住， 待至为决疑。”

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而说偈言：

“诸怀疑惑者， 汝等勿忧虑，
我法生长子， 上座大迦葉，
阿难多闻士， 是等须臾至，
要令彼见我， 我当般泥洹。
如斯智慧士， 观如来双足，
彼自知我身， 常无常真实。”

尔时，一切大众眷属供养如来天缯、华盖，烧众名香，作天伎乐，其数无量不可为喻。供养佛已，万恒河沙诸众生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住于菩萨最初住地。纯陀长者欢喜踊跃，菩提甘露以灌其顶。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迦葉菩萨、纯陀菩萨：“汝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举身皆痛，欲须燕卧。汝文殊师利，当为一切四众说法。如来正法，今付嘱汝。乃至上座摩诃迦葉及阿难到，汝当广说。”

于是，世尊化众生故现身有疾，右胁著地，系念明想。

四童子三昧经三卷

四童子三昧经卷上

哀泣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在俱尸那国力士居地，娑罗林所二双树间。
　　尔时，如来思惟："今日涅槃时到，应当取灭。"长老阿难即于其夜欻得恶梦，惊怖忧恼驰向佛所，愁惨合掌，瞻仰世尊目不暂舍。
　　尔时，佛告长老阿难："瞿昙弥子，何故如是熟视于我，眼不暂瞬？"
　　尔时，阿难即白佛言："世尊，我于昨夜忽然见梦，身毛为竖甚大怖惧，必是如来涅槃先相。世尊，我既见是非吉梦已，心无情赖深生忧恼，恐畏世尊速入涅槃。"
　　佛告阿难："瞿昙弥子，故见何梦，知是如来涅槃先相而生惊怖？"
　　尔时，如来即以此偈问阿难曰：

　　"汝梦何所见，在娑罗林所，
　　　谓涅槃先相？彼相为我说。"

　　尔时，阿难即以偈颂白世尊曰：

　　"昨夜所见梦，可畏身毛竖，
　　　恐怖心大惊，世尊今当听。
　　　忽于世界中，出生广大树，
　　　微妙甚可观，常有诸华果。
　　　普覆众生界，其荫甚清凉，
　　　若蒙在树下，受乐除忧患。
　　　观树得净眼，闻声得净耳，
　　　成就多功德，高至于有顶。
　　　彼树出妙声，具说诸法相，
　　　微妙义具足，安乐诸众生。
　　　彼树出光明，如恒河沙数，
　　　充满如是刹，所照无不遍，
　　　诸有十方界，无量难思议，
　　　光明所触者，必当得利益。
　　　彼树出妙香，普熏十方刹，

若闻此香气，不堕诸恶道，
亦不堕地狱，及不堕畜生，
饿鬼阿修罗，皆至于善趣。
如是大妙树，安乐诸众生，
摧折力士地，卧于双树间。
尔时千数众，无量不思议，
见此大树倒，悲号而哀泣，
忽不闻彼声，亦复不闻香，
各不能自起，我亦迷闷倒。
我昨梦如是，无量可畏相，
如我所见事，具眼为我说。”

尔时，净居诸天子及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并商主魔王子、天主憍尸迦、四天王等并诸眷属，各于住处闻佛世尊涅槃之相，各及八十余那由他眷属诸天子等，前后围绕往诣佛所，顶礼佛足，皆悉同声悲号懊恼，忧愁泣泪即向阿难，而说偈言：

“呜呼大苦哉， 阿难汝具知，
如来双树间， 欲取于灭度。
无灯为作灯， 无归为作归，
欲入于寂静， 无余大涅槃。”

尔时，世尊向慧命阿难及诸天众，而说偈言：

“汝贤莫忧苦， 如所见无异，
今夜取涅槃， 在于双林下。
彼之大树者， 枝茎不思议，
具光明香气， 摧折双树间。
如树佛亦然， 今欲诣彼所，
入无余灭度， 如水灭大火。
舍利目连等， 神通智慧最，
二人已灭度， 汝今岂不知？
诸行皆如是， 无常生灭法，
佛知如是相， 知已为众说。
阿难汝当告， 我诸声闻等，
上座尼楼陀， 天眼最第一，
上座迦旃延， 上座俱絺罗，
富楼须菩提， 难低及牛齝，
输那模伽王， 著粪扫衣者，
难陀罗睺罗， 及余诸声闻，
学无学人等， 及诸余凡夫，

一切速告知， 不久我灭度，
勿于涅槃后， 而生彼苦恼。
有学及凡夫， 不见大生苦，
我慰喻彼等， 晓示真法相，
诸行皆如梦， 无常汝莫忧。”

尔时，世尊如是说已，慧命阿难即以偈颂，白世尊曰：

“世尊我迷方， 举身皆颤慄，
闻佛欲灭度， 我愁忧不少。
体畏无欢喜， 心益增悲悼，
离欲亦如是， 其眼云何去？
云何告上座， 诸眼第一者，
今日大悲尊， 见已更不见？
我今自忧苦， 云何告彼苦？
上座云何闻， 苦恼大怖事？
学人云何住， 及余诸凡夫？
忧悲箭所射， 愿尊住一劫！
云何于四众， 宣说世尊灭？
世尊为我说， 愿尊住一劫！
大炬逝速疾， 灭没于世间，
世间大黑闇， 世间永盲冥，
我不能告彼， 世间大苦事！
世尊更遣余， 无有忧苦者。”

佛告阿难：“瞿昙弥子，汝莫忧苦，诸行性相悉皆无常。”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阿难亿诸天， 闻佛欲涅槃，
悉舍天宫殿， 忧愁大苦恼。
侍者汝正业， 汝去告比丘，
我涅槃之后， 懊恼不见我。”

尔时，慧命阿尼楼陀，在须弥山顶为三十三天正当说法。是时，即以清净天眼过于人眼，观见大威德诸天子等舍于宫殿，复闻诸天叫唤大声悲号啼哭，复见已之徒众眷属悉皆四散。时阿尼楼陀正念甚深天眼之明，重复观察诸天子等各及眷属，舍已欲乐忧悲苦恼，速疾舍离相续而去。时阿尼楼陀更复观见须弥山王及诸山峰，或高百由旬，或二百由旬、三百由旬、四百由旬，摧剥崩倒，或五百由旬，或复无量须弥山峰，崩倒堕落大海水中，于彼众生无所损恼亦无伤害。尚不损恼于一众生，况多众生？亦不伤害于一众生，况当伤害于多众生？

彼须弥山王所有依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紧那罗、摩睺罗伽，闻于如来欲入涅槃，悉皆忧悲生大苦恼，同时趣向俱尸那城速疾急行。当速行处，须弥山峰而自崩倒，音响震动并出声言：“今大释种释迦牟尼释中胜王，于阿僧祇亿劫苦行修诸善根，今于力士所生之地，娑罗林所在双树间，欲入无余寂灭涅槃。诸天人等皆当眼灭，彼皆匆遑速疾而行，大须弥山及大海水皆悉挠动。以是事故，此大须弥山王之峰及大山谷，崩倒坠落没入大海。”

尔时，阿尼楼陀正住须弥山顶即发大声，而说偈言：

“世间大商主， 众生大福田，
与世间乐报， 此仙今涅槃。
往昔能作大功德， 是大医王治众病，
拔刺无碍无所著， 彼仙今欲入涅槃。
见诸众生多欲患， 轮转无明生老死，
处在牢狱颠倒见， 起大慈悲为说法，
动诸魔众瞋恚来， 猛毅锋刃欲加害，
或执大石及山崖， 示现种种恐怖事，
如是等众甚可畏， 见之身毛不惊动，
彼尊能破如是魔， 今欲入灭双树间。
右手舒展指于地， 震吼聚落及诸山，
彼仙自在大法王， 今欲涅槃双林间。
能打大地出大声， 闻不思议十方界，
彼胜众生大智者， 今欲涅槃双林间。
昔魔兵众大可畏， 已得难动无畏处，
彼大仙人为众说， 转于四谛大法轮，
现诸神通无与等， 一切世界置毛端，
众生不知亦不觉， 彼尊今欲入涅槃。
今已到于力士地， 在于娑罗双林间，
入大寂静三昧中， 欲趣涅槃如火灭。”

尔时，尊者阿尼楼陀说此偈已，以佛神力，阎浮提内所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惟除上座摩诃迦葉及诸弟子徒众眷属，自余二百四比丘众，诸余所有四部众等，驰趣娑罗双树林间，同来聚集礼世尊足，各作是念：“我等今者即是最后觐见世尊。”

时，阿尼楼陀说是偈已，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大威德诸天人等，及诸天天子、天女，诸龙龙子、龙女，及诸夜叉夜叉男女，毗舍遮毗舍遮男女，一切诸天、人、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星宿行处，如是等一切大众皆悉号啕，流血洒地，面泪满目，心皆迷毒叫唤举声，哀恸大吼骇动天地，忧箭所射心无情赖，惋叹感伤嘟咿咨嗟，诸根悲塞顿闷断绝，宛转于地举身颤慄，手

足垂踋受大苦恼。其间或有相视而哭，或以手拳自拍头顶，掴裂躯面而大号哭，或有转眼或复转膝而大号哭，或按两髀如烧脚足而大号哭，或复唱言‘呜呼佛陀！呜呼佛陀！’而大号哭，或手拭眼或手扪面而大号哭，苦箭入心号啕哽绝，痛哀悲恼不能自定而大号哭。如是无量千亿众生泪堕如雨，长歔叹息绝而复苏，或合爪掌涕泪交流而复号哭，或以右手搘头涕泪低顿躄地而大号哭，或以左手扣头怅怏忧火所烧而大号哭，或身体萎悴宛转烦惌而大号哭，或掷两手面失本色迷闷哽塞而大号哭。

尔时，彼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各及眷属驰趣佛所。到佛所已在于佛前，皆悉扑地如斫树倒，或礼佛足，或大叫唤，或大号啕宛转于地，或在佛前举双两臂递相攀挛，叫呼号哭并唱是言：“呜呼佛陀！呜呼大尊！呜呼达摩！呜呼大慈！呜呼大宅！呜呼大归！怜愍我等，救护我等，三界之眼失路示路，一切世间当成空旷，一切众生当盲无目，大智炬明今日永灭。”互相执挽如丧父母、亲戚、兄弟、姊妹、儿女，如是种种号啕悲哽呼声大哭，或如是言：“呜呼我尊！呜呼我等大善知识！呜呼巧说微妙美言！呜呼行步如师子王！呜呼行步如大牛王！呜呼行步如大象王！呜呼演畅甘露法王！”如是种种无量哀辞，悼伤痛切而大号哭，或从虚空扑身堕地，闷绝宛转悲哽号哭。

尔时，阿难闷绝扑地如斫树倒，良久乃苏，在于佛前两手据地，瞻仰世尊目不暂舍，而说偈言：

“倍生我苦恼， 以见众生等，
被苦箭所射， 悲号大哭泣。
譬如绝闇路， 商人被劫贼，
忽见大火明， 照于众人前，
更增彼大怖， 无方得驰走，
触处无依怙， 以见火聚故；
以如来灭度， 多众皆悲苦，
如是无救者， 更被苦箭射。
世尊不住世， 余者复涅槃，
最胜人灭度， 我见云何忍？
放炽大光明， 如薪尽火灭，
堕于力士地， 我云何忍见？
今更不复见， 在于竹林下，
及在祇陀园， 如常说法时。
云何入毗耶， 离车最胜城，
向诸离车语， 最胜人灭度？
云何入迦毗， 释种最胜城，
告彼不喜言， 最胜人灭度？

云何诣阇世， 摩伽陀胜王？
云何说此言， 如来入灭度？
多数千众生， 数数而哀泣，
云何慰喻彼， 释师子灭度？
比丘比丘尼， 及诸在家众，
云何告此言， 汝释王灭度？
或在经行所， 及入大禅定，
天龙所问时， 无畏云何说？
阿难佛何在， 福田最胜人，
诸上座问已， 世尊我何报？
我为谁敷设， 师子大法座？
复为谁敷设， 大师子卧床？
众中无所畏， 如大师子吼，
复更谁边闻， 甚深无比法？
与谁洗足水？ 为谁执袈裟？
最胜人灭后， 更为谁执捉？
谁复大众前， 赞叹我勤劬？
谁复赞叹我， 多闻大智海？
智慧大辩才， 无边众欢悦，
我更对谁闻， 微妙软美言？
彼闻持佛子， 如是伤叹已，
在于佛足边， 闷绝而倒地。”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瞿多弥子，莫过愁毒，莫大迷闷。我于前时，已曾语汝如此之义：一切恩爱悉有别离，一切诸行并皆无常，如梦、如幻、如焰、如泡、如沫、如露，虚妄不实，诸行亦尔。汝已知之，瞿多弥子。汝时可起，但当速去，可为如来于双树间安置床铺，头向东首高如牛头，面正向北，右手搘颊，双树之下偏约南边。如来世尊今后夜分当入涅槃，灭除无余有为身分此之涅槃。”

尔时，阿难啼哭号啕，愁毒懊恼，泪下满面。奉世尊敕，敷师子床于彼娑罗双树林所。舒安讫已，而说偈言：

“我今最后设， 大仙师子床，
于后更不敷， 最胜人卧铺。
我云何忍见， 空林双树间，
最胜人灭后， 寂不见世尊？
诸护林神等， 空守于长夜，
更不见如来， 云何乐住此？
呜呼无常行， 如幻如梦泡，
丈夫教导师， 今日当灭度！”

尔时，尊者阿尼楼陀即便说偈，告阿难言：

“如来先已说， 诸行悉无常，
因缘不自在， 汝强心莫忧。
岂以汝忧悲， 及以啼哭故，
无常事已尔， 智者莫迷闷。”

说此语已，是时阿难即复以偈，报大尊者尼楼陀言：

“无畏尼楼陀， 愿莫作是语，
睹胜人灭度， 尊岂无忧愁！”

是时，尊者阿尼楼陀复更以偈，报阿难曰：

“我眼岂无泪？ 为之以裁忍，
见万类众生， 多为爱所逼。
又我天眼见， 诸苦恼众生，
为彼等大悲， 是以应号哭。
为利于世间， 不以懊恼故，
是故我语仁， 莫忧当念法。”

现生品第二

尔时，世尊从座而起，一切天、人、诸龙、夜叉、乾闼婆、紧那罗、摩睺罗伽、阿修罗、迦楼罗等，百千亿众围绕世尊诣娑罗树林，至已右胁卧师子床。世尊卧彼师子床已，时虚空中即雨天华及天末香，作诸天乐亿百千种，又赍世间种种人华、种种末香、种种涂香、种种音声，供养世尊，植诸善业。各口唱言：“此是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最后而卧，亦是我等最后观见世尊，于彼刹那罗婆牟侯多间。”

是时，东方有一世界名宝鸣主，去此佛刹十千俱致。彼国土中有佛，名曰师子鸣声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其世界中有一菩萨名善思义，从彼应托来到此土王舍城中摩伽陀国，韦提希子阿阇世王宫内化生，结跏趺坐。彼既生已，说此偈言：

“我从师子吼， 如来刹土来，
闻此有世尊， 释师子在世。”

尔时，空中有一天子，以偈报彼善思义菩萨言：

“今者彼人王， 世尊释师子，
于娑罗双树， 欲入于涅槃。”

说是语已，时善思义菩萨摩诃萨，即便以偈报彼天言：

“难计诸佛刹， 百千俱致数，
我从彼土来， 听释师子法。
值彼欲灭度， 当趣双树间，
我不实空来， 到于斯刹土。
我今已来此， 彼尊当涅槃，
诸天等世间， 悉愁况于我！
一念此不住， 应速见世尊，
勿令我空来， 而不得见佛。
善思义劝谏， 摩伽陀国王，
发哀美善言， 令彼心欢悦。
大王听我语， 大人出世间，
王莫放纵心， 速诣于佛所。
于数千亿劫， 或当一遇时，
今既值彼师， 智者莫空过。
愿王勿疑意， 谓我小儿痴，
我非痴小儿， 王自小儿耳！
贪于世欲乐， 杀父造逆殃，
此是小儿痴， 当堕于恶道。
王近恶知识， 调达斗乱人，
随顺彼逆心， 故杀无过父。
王如法无比， 真是佛子俦，
但以有我心， 无智故兴逆。
如此大恶逆， 恐怖事非轻，
以是王必当， 堕大阿鼻狱！
及佛今现在， 未入涅槃间，
当兴供养心， 佛诸舍利骨。
愿王施欢喜， 我欲诣佛边，
来生此土中， 不为受诸欲。
我以闻本土， 师子鸣如来，
称此大仙人， 犹师子灭度，
欲得奉见故， 来生此土中，
诸刹利宗亲， 一时诣向佛。”

尔时，阿阇世王即以偈告彼童子言：

“力士生地去此遥， 不可轻往须严驾，

童子汝但今夜待， 明整兵马安乐行。”

尔时，善思义童子还复以偈报阿阇世王言：

“大王慎莫生懒惰， 我神通力不思议，
我今若欲过东方， 无量佛刹无限碍。
元从所来佛刹土， 经历无量无有边，
其间佛国如恒沙， 力士生地竟何远？”

尔时，童子从阿阇世怀里而起，徒步而行，发王舍城安庠而出，说此偈言：

“欲睹清净无过佛， 大力能降最胜人，
汝等随我速往见， 及彼释仙未入灭。”

尔时，童子从王舍城徒步出已，当彼刹那罗婆时顷，有于七万二千人众集聚围绕。复有无量无边百亿那由他诸天众，随彼童子往诣佛所，为欲顶礼如来足故。

尔时，世尊作人师子右胁卧已，于彼刹那罗婆牟侯多间。从彼南方去此佛刹，五百千亿佛之世界有一佛刹，彼佛号曰宝积善现如来，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寂静转，从彼刹没，于此世界阎浮提地舍卫城内，生大居士似师子家。即于初生，而说偈言：

“于何数亿劫， 割舍其手足，
挑眼破身分， 断截无量头。
妻妾男女等， 一切诸财宝，
于千亿数劫， 求无上菩提。
为度诸群生， 布施广修福，
无量百亿劫， 彼眼者希有。”

尔时，似师子居士，以偈报童子言：

“汝为是天龙？ 为夜叉罗刹？
汝即生之顷， 分明出语言。
我眷属悉怖， 驰走散诸方，
我闻佛名声， 是故我不走。”

尔时，童子以偈报居士言：

“我非天非龙， 非夜叉罗刹。
汝居士不知， 谓我是世人，

言天龙夜叉，紧那摩睺罗，
我是天中天，居士汝当知。”

尔时，似师子复以偈答童子言：

“我心复有疑，童子我复惊，
闻汝如是言，同于智者说。
云何天及龙，夜叉紧那罗？
云何天中天？童子更重说！”

尔时，童子以偈报居士言：

“去此南方界，有佛名宝积，
现在如师子，我从彼处来。
百过作帝释，自在亦作来，
百过作梵天，亦作转轮王。
我欲多时说，一劫或亿劫，
不可得说尽，智者速诣佛。

“唯然，大居士，汝常应修如此法行，亲近心念广作显示。大居士，何者法行，如来当说？彼宝积善现如来十号具足，有诸菩萨摩诃萨等成就三法，于菩提心得不退转，复当速证无上菩提。何等为三？一者、入无边心，二者、入甚深智，三者、入坚固修行三昧。”

尔时，彼童子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若欲入于甚深智，诸天世人所爱重，
惟有诸佛大名称，善能知因及非因。
彼句无非菩提者，此智无有染著处，
舍诸著已离毒箭，证法智已得作佛。
念心无边无有心，入如是心得寂静，
随顺是心名为入，此心名为遍一切。
若破若斫彼不坚，无破诸法如来说，
诸有犹如虚空体，如是真如如金刚。
应知如是自性空，若能修此无所著，
彼即出离烦恼网，当成正觉离诸有。
当知一切无有知，当证一切无所证，
当觉一切无所觉，一切闻声无取著。
入甚深法无法想，解脱众生无脱想，
广寂无有广寂想，得证菩萨无道想。
彼真健人除毒箭，了达众生诸所趣，
知一切故名为佛，难可辄近无所著。”

尔时，童子说此偈已，于刹那罗婆牟侯多时，似师子居士即与眷属二百人俱左右围绕，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回向菩提，于诸法中得无生忍。十八亿诸天子等，亦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究竟菩提无有退转。复有四那由他众生，于诸法中远离尘垢得法眼净。

尔时，童子复说偈言：

“我今不空来， 往释师子所，
于生死怖中， 度那由他众。
有多众生数， 已发菩提心，
住无上平等， 证得无生忍。
我父住法忍， 我母兄眷属，
十八亿诸天， 皆住菩提道。
我得大财宝， 无量不思议，
于佛法转近， 去贫穷稍远。”

尔时，寂静转童子化其父母及眷属已，出舍卫大城，共其父母并诸眷属，无量百千诸众生等，左右围绕在于众前，趣向力士所生之地娑罗林所，欲礼佛足觐见世尊。

尔时，如来在于师子床上右胁卧时，于彼刹那罗婆牟侯多时，西方去此过八亿百千佛刹，有佛名号乐音如来，十号具足。彼佛刹土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无攀缘，从彼佛刹隐灭身已，于此佛刹阎浮提地波罗奈国大城之内，有大居士名善鬼宿，于其家内而忽化生。时无攀缘童子即于生时，而说偈言：

“诸法无攀缘， 愚痴觉所转，
彼不脱众苦， 增长诸忧恼。
诸法无处所， 求之不可得，
若尽及不尽， 一切无所有。
虚空无所依， 非空亦无依，
空法因缘无， 因缘亦不无。
彼诸所说法， 深隐难知见，
颇有能说者， 人尊释师子。
大象大师子， 如梵无诸欲，
今日于双林， 将灭世间眼。
在于大众中， 如月十五日，
为众说妙法， 彼更不可见。
比丘众围绕， 如帝释山顶，
自今更不入， 一切诸妙城。
天人中极尊， 法鼓最胜者，
发音令众悦， 我等不复闻。

无我无作者， 如来说是法，
今欲入灭度， 娑罗双树间。”

尔时，无攀缘菩萨说此偈已，波罗奈城一千徒众作如是言：“此童子者，甚奇希有！智慧辩才无畏深入，生已乃能忆知宿命生生之事，复能巧说种种妙偈，乃有如是大力智慧，无畏难伏净妙辩才。愿令我等得如是智若此童子。”

尔时，无攀缘童子欲令大众入不退地，世间所无不共之法，希有难得无量无边令彼得入，亦令得入无生忍法。

尔时，大众白童子言：“善哉！童子，我等今者随童子去，往诣彼所觐见世尊并欲供养。”

尔时，无攀缘菩萨摩诃萨，共彼眷属徒众百千围绕恭敬在于彼前，从波罗奈大城而出径诣佛所，为欲觐见及供养故。

尔时，于彼刹那罗婆牟侯多时，从于北方去此佛刹，过六万四百千亿佛土，有佛名曰住菩提分转如来，十号具足。于彼佛刹有菩萨摩诃萨，名曰开敷神通德，从彼没身生此刹土阎浮提中，毗耶离大城大将师子，于彼家内忽然化生。尔时，开敷神通德菩萨摩诃萨生彼家已，即说偈言：

“颇闻佛世尊， 增长释种家，
度脱诸厄难， 无量百千亿？
颇闻佛世尊， 无边智慧海，
精进及禅定， 甚深达彼岸？
如来拔毒箭， 得忍心调柔，
为众常说法， 亦不著法相。
颇闻佛世尊， 不著于三界，
世间行不行， 智慧遍一切？
欲界及色界， 乃至无色界，
能以智称量， 彼眼者在不？”

时大将家有一天女，名转菩提分，化作人形现童子前，以偈报童子言：

“世尊住一劫， 或复过一劫，
汝后当见佛， 今且受五欲，
食胜妙福禄， 犹如大王家，
种种妙音声， 歌舞作倡等。”

尔时，童子具知如来已益众生，诸天人等善根成就，以偈报天女言：

“彼愚痴众生， 乐于五欲乐，
不闻正遍知， 及诸佛教法。
我不受五欲， 五欲无坚牢，
五欲如刀剑， 谁能信五欲？
猪狗及野干， 骡马牛驴等，
此辈贪五欲， 诸佛声闻诃！
盲瞎根残缺， 痤陋及挛跛，
如是等贪欲， 诸佛声闻诃！
蚍蜉蛱蝶蝇， 俱翅罗孔雀，
如是等行欲， 我胜彼故诃！
譬如大火坑， 炽然阎浮满，
彼如盲坠堕， 贪欲亦如是。
诸欲无常苦， 智者所呵责，
若人不知过， 此等为欲转。
我不受五欲， 世尊已证知，
能闻此义者， 当知彼如佛。
我从佛边闻， 彼须弥山王，
于后夜分时， 彼佛当灭度。
我等速往诣， 尽诸结使者，
欲见者可去， 恐彼世尊灭。
转菩提分尊， 最胜人所说，
于亿千数劫， 难逢种善根。
若于涅槃所， 觐见释种尊，
闻释师子法， 当生善种子。
若天人夜叉， 往至如来所，
若爱释种幢， 速见大名称。”

尔时，开敷神通德童子菩萨摩诃萨说此偈已，与诸众生无量百千左右围绕最居众首，从毗耶离出径诣佛所，欲礼佛足亲觐供养。

四童子三昧经卷中

四童子品第三

尔时，世尊右胁卧于师子床上。时四童子从四方来，各与大众前后围绕，导在众首悉皆平等，智慧神通威德法行，无所差别不乖毫毛，共趣佛所往到佛前恭敬合掌。彼四童子到佛边时，各随城邑所从眷属，一切天人百千众生杂类皆悉合掌，一切静心欢喜踊跃曲躬瞻仰向四童子。彼四童子当于来时，四方纵广满一由旬，诸天雨华遍满于地，鼓天音乐种种百千，诸天歌咏赞叹无量。尔时，多陀阿伽度阿罗

诃三藐三佛陀，普于四方自然显现四师子座。

尔时，尊者阿难以偈白佛言：

“世尊何因缘， 一切智四边，
右胁现四床， 师子广大敷？”

作是语已，佛告阿难：“阿难，汝见此四童子已不？从四方来，面如满月，过日光明蔽四天下，威德特尊，齿白明耀，发智慧光得大精进，入甚深智成就功德，识智了达有深信行，谦卑惭愧行业满足，意见深远得正念定，智慧善巧有大方便第一总持，为诸众生随顺说法增长善本，于无量亿百千佛所种诸善根。各住四方，各于佛刹闻我涅槃，各从彼刹诸如来所，咨发启请生此刹土，欲闻见我及我名称，说法利益功德之事。观看今日如来后夜分时，于力士生地娑罗双树间，当入无余涅槃、不思议涅槃、一切世间无等涅槃、一切世间希有涅槃、一切世间安乐涅槃、一切世间难伏涅槃、一切世间断离诸趣清净涅槃，如来当取如是微妙最上涅槃。

“阿难，此东方来童子者，其色微妙具大功德端正可喜，光明遍照威德炽然，犹如盛火放大光明，以多百千徒众围绕，及以亿数诸天之众，所共供养受天雨华，来诣佛所欲供养佛。阿难，此童子者，于彼师子音鸣声如来国土，曾作转轮圣王领千世界而得自在，诸天人等之所供养。彼治化时，于欲界天上及于人间，恒多讲法受持句义，为于无量百千众生解说妙趣，成就彼等种诸善根，得诸神通达解法行，众圣咨嗟无边无断，最上微妙得无畏力，深入法相成就辩才，智慧善巧得到无边智慧彼岸。满足如是诸法行已，于十八亿年如法治化，不用刀杖恼乱众生，不为受欲贪于王位。于彼十八亿年成熟十八那由他众生，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菩萨法得不退地。彼善男子，从初发心得不退地已，乃至毕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王如是于后一时，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舍家出家。即出家已，于八十一亿年行于梵行，从出家已未尝坐卧，况复睡眠？于八十一亿年中，乃至不起一念欲想及于瞋心，况有杀害恼乱等心？无不善事及憎爱想，亦复不念修行、不修行想。常住二法。何等为二？一者、虽得肉眼无肉眼想，虽能分别知诸法聚，而不取著法聚之想。于彼八十一亿年中，更不论说诸无利益他余事想，若地想、水想、火想、风想，若虚空想及识想，若妇女想及丈夫想，饥渴想、聚落想，空闲处想、城邑等想，违逆之想、不违逆想，远离想、禅定想，自我想、他我想，色想、无色想，边想、中想，生想、灭想，少想、多想，如是等诸余乱想，皆悉寂灭不生分别。唯除二十箧藏法本，思量修习其间成熟八万那由他众生，决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诸众生皆初发心于如此刹，即刹那罗婆时，于彼佛刹自在而去，各更别往诸余佛刹，到彼诸刹世尊所奉觐承事。于彼世界一一佛刹，一一身到一身一事无二并者。彼诸

刹土一一诸佛皆同，于此一刹那罗婆时右胁而卧，同于此日后夜分中当入涅槃，悉在娑罗双树之间力士生地，皆如如来彼诸佛等，同名释迦牟尼十号具足，彼诸佛等亦同出于五浊恶世。

“阿难，我以如是无量无边无碍肉眼正知正见，非诸声闻、辟支佛等之所能入，非境界故。阿难，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闻此法门，闻已生信，羡我肉眼正知见智，欲得此智乃至满足一切种智，及发一念正信之心相续不舍，适发心已即生无量福德之聚，况得无量无边大功德聚！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十八那由他诸如来所，复于十八那由他亿年，以一切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亲承奉事彼诸如来。于十八那由他年，所得功德虽复无量，犹故不及闻此法门羡愿之心生功德者，不可譬喻！阿难，此童子者，于我法中一日一夜教化利益无量众生，何况多时所作利益！若舍利弗、目揵连等及余声闻，不能如是多作利益度脱如是无量众生。阿难，假使汝等一切寿命，多诸众生说法教化，不念余事昼夜不休。虽作如是教化利益，但自汝等于我法中，不能荷负佛法重担，如今所见此来童子所荷负者。”

又复告言：“如是，阿难，如是童子，为诸众生作大利益具足怜愍，念诸众生饶益众生，而此童子有无量功德。

“阿难，汝见从南方来童子已不？如秋满月十五日夜光明炽盛，右手执持众宝，庄严杖打此大地，打大地已出如是声——譬如摩伽陀国有一宝器，或用金作，或用银作，作之成就善加莹治，无有尘垢、无有瑕隙、无有破漏，善好明净无有尘土、无有脂腻，种种因缘众事所成，种种功能练精，明净五处具满十处，远离一千分观瞻，远离十二处金银烦垢，种性真正金性最胜，百练所成，新成非故具足八分，一千巧匠一心观瞻，尘腻垢翳一切悉无——如是妙器打之出声，若闻声者能灭众苦。阿难，如是譬喻如是器声，我少说耳！而此童子，众宝间错严洁之杖，打此大地所出之声，亦复如是。

“阿难，此童子者名寂静转，是大菩萨摩诃萨也。从南方宝积现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刹土而来，彼佛世界名宝庄严。阿难，于汝意云何？彼世界何故名宝庄严？阿难，彼佛世界，无一众生住不定者，亦无邪定。阿难，彼诸众生，皆悉正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彼刹是菩萨刹，彼刹众生无男女想。阿难，彼诸众生皆悉梵行，无诸秽欲智行清净，乃至无有秽欲之名。阿难，彼庄严佛刹诸众生等，无有一切不善思想，亦无食想，唯有二食。何等为二？一者、以定慧为食，二者、以法喜为食。阿难，彼佛刹不说五阴，不说三乘，惟广演说一切智阴菩萨箧藏。阿难，以是义故，彼佛世界名宝庄严。阿难，此土所有他方佛刹众生生此土者，复有愿生彼佛土者，愿生之者彼众生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难，或有菩萨从余佛刹来生彼者，生已即自能知彼佛刹内一切诸事。彼等菩萨亦生彼已，即于刹那罗婆牟侯多时，各各想己自身是佛。阿难，彼宝

积现如来，为彼无量无边那由他诸菩萨摩诃萨等，广说一切种智及菩萨箧藏法门，不曾断绝更不说余。阿难，假使我于无量千劫，说彼佛刹功德之事，及一一分别菩萨摩诃萨等所得胜法，所谓发愿庄严佛刹不可得尽。阿难，我但略说彼佛世界功德名字。此寂静转菩萨摩诃萨，从彼方来为欲看我入般涅槃；复为怜愍无量无边诸众生等，令发无上菩提之心；复为欲显彼刹功德庄严之事；复为显彼宝积现佛利益名称，所谓显诸菩萨法行大事，亦说真实名称之事，欲令此刹无量无边诸众生等摄受正法故，来到此释迦佛刹，为令未来诸菩萨等生欢喜心。

“阿难，此童子者，于往昔时行菩萨行，值燃灯佛出现于世。尔时，曾作转轮圣王，名曰降怨。阿难，尔时降怨圣王，为无量亿无边众生，说于正法成熟善根。时彼圣王，从旦日初至于食顷，化度三十六亿众生住不退地，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入正定聚，证得无生忍法。而此圣王于彼燃灯如来般涅槃后，发大精进剃除须发舍家出家，既出家已满一千年，续燃灯佛转正法轮。然彼圣王利益无量无边众生，作利益已，于后一时日没之顷，复化三万六亿众生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于日没之时，令七万那由他众生皆悉漏尽成阿罗汉，况当证道见谛学人不可称计！阿难，假使我欲以佛智慧，说此寂静转菩萨童子，往昔之时为诸众生作利益事，不可得尽。阿难，汝为此寂静转善男子，就于我前敷座安置，汝当得无量无边胜妙功德。若有众生闻此寂静转菩萨名者，彼等众生，如现在见佛等无有异。

“阿难，若有众生闻此功德庄严受记法本名字者，乃至一念发净信心，为欲见彼宝积现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为欲承迎礼拜亲近供养，有发心者，欲闻法者。阿难，我今皆与彼等授记往生彼刹，奉觐如来闻于正法。彼佛刹中所生菩萨，亦欲同行彼诸法行，唯除愿力菩萨摩诃萨等。阿难，彼诸众生善得大利，若能闻此所说功德庄严法本名字乃至经耳，何况闻已得净信心！阿难，如是等法句如实不虚，汝当善护善念忆持。所以者何？阿难，阎浮提人，未曾得闻如是等修多罗章句及以名字。阿难，若名字菩萨及谤法人，如是人等莫令得闻。何以故？以其谤法，罪大深重故。

“阿难，汝见西方如是辇舆众宝庄严乘空而来，汝见已不？”

阿难白佛言：“如是已见。”

佛复告阿难：“汝见其间一童子不？二足神通变化所作，腾空飞来动此大地，动大动，震大震。大地动时，所化众生怖畏毛竖。”

阿难报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我今见已，此童子者，神通游戏种种示现乘空而来。”

佛告阿难：“如此辇誉众宝间错，在童子前而来，出于种种异妙之香，满此佛刹。”

阿难白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

佛复告阿难言：“此事还是彼善男子智力所现，能使辇舆出是妙

香。阿难，汝听复能出于四种之声，所谓空声、无所有声、寂静声、佛声。”

阿难白言：“如是，婆伽婆。”

佛复告阿难：“还是童子毛孔所出如是等声。阿难，此声出时，有六十八那由他众生大得饶益；复千世界诸众生数，有多众生于无为法心漏永尽便得解脱。阿难，闻一佛名，已有九亿菩萨住不退转地，得入圣道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此刹土人天世界，有二百千那由他天人得阿毗跋致地，决定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阿难，此善男子所住，西方有佛名曰喜乐音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世界名乐毛，从彼刹来欲见如来入于涅槃。此善男子，然其来已为于无量无边众生作大利益。阿难，今善男子，来此刹时大作佛事，亦如如来转大法轮，彼亦如是转大法轮。阿难，此善男子，乃从阿僧祇劫已来诸毛孔中恒常出此四种之声，所谓空寂等声，于一一声中为无量无边众生作大利益。”

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善男子，往昔之时作何善根，乃能于诸毛孔出如是诸声？”

佛告阿难：“我念往昔过去无量无数劫，时有佛出世，名无垢眼、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此善男子，于彼佛所出家作大沙门，名曰智乐，净修梵行。而彼沙门于彼如来，问于真理难知智慧甚深句义，所谓不生不灭，一切诸法空无所有，一切诸法本性寂静，一切诸佛皆同一体。而彼沙门七日七夜相续不断，不念疲惓，不念余事，不舍重担，于此四句躬自受持，善味讽习善持通利，善意贯穿研精己行。阿难，彼时沙门者，此童子是也。以此四句妙义，亿数诸佛所共说之，入诸佛法摄诸众生，复自然得觉了之事，而彼沙门愍诸众生，缘诸村舍聚落城邑为彼说法。阿难，尔时法师智乐沙门者，以多闻知法义趣，复以真心六年为他宣说如是法句，以是因缘于阿僧祇劫，从诸毛孔出如是声神通。以是事故，此善男子，从身毛孔出如是四种法声，为多众生作大利益。如是次第，此童子者，于阿僧祇劫身毛孔中，成就如是四种妙声。

“阿难，阎浮提人得大善利、得第一利，若闻此无攀缘菩萨名字者，已获善利，况闻其法！阿难，若有善男子及善女人，或在天中，或在人间，闻此无攀缘菩萨乃至名字已得净心，所得功德不可思议，何况瞻对觐觌见者！所以者何？阿难，此无攀缘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地已得功德，不可思议，不可称说。阿难，而此菩萨摩诃萨，故欲来见如来入般涅槃。

“阿难，汝今可为彼大菩萨，施设床敷于如来前，用拟此善男子坐。阿难，汝当得大安乐利益，亦当速得胜妙神通。阿难，汝设此敷业因缘故所获果报，或坐或卧常得安隐，于一念顷当现证得阿罗汉果无为圣法。阿难，汝于无漏声闻圣果未证入者，我今与汝授记当得。汝复应有诸功德分，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得诸佛如来大法。

“阿难，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天、若龙、若夜叉、若揵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若非人，及余众生闻此寂静转所说授记，闻已得净深心及信解者；若复有人欲得闻此寂静说授记法门，或如来边闻，或声闻边闻，复能为彼法师敷设床座所得功德，如彼法师坐此座上，复当说斯寂静说授记法门，如斯无异。所以者何？阿难，彼人敷设座已，当得十种敷设功德。何等为十？一者、当得转轮圣王座；二者、得帝释座；三者、得梵天王座；四者、得世主座；五者、世世于诸佛所得法师座；六者、菩萨地满既得位已，在道场菩提树下，坐于莲华师子高座；七者、证一切智已，得无上菩提坐于佛座；八者、转大法轮时，得无量亿数诸天所共庄严转法轮座；九者、欲现大神通时，过出一切诸世间道，为得如来无上显现最大神通师子高座；十者、欲现入于大涅槃时，得彼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令诸天、龙、夜叉、揵闼婆、阿修罗、迦楼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心生欢喜得清净信，最后寂灭一切诸行，住金刚三昧得如来座。阿难，汝当得如是等十种师子高座果报。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净心闻此寂静说授记法本句偈之义，为于法师敷设法座，爱敬尊重彼法师故，以是因缘，为彼成就十种师子敷座果报。以是义故，阿难，汝应可合掌向无攀缘菩萨边，汝应当得大利安乐、大福德聚，因此功德，汝速当得发于神通。”

尔时，尊者阿难，为无攀缘善男子敷法座已，合掌向无攀缘菩萨摩诃萨，生清净心、尊重心、惭愧心。即于尔时，而说偈言：

“合掌向健儿， 降伏龙入定，
大智众王者， 无攀缘光明。
得智及精进， 智慧禅定聚，
世间无等侣， 向无畏合掌。”

尔时，世尊以偈告阿难言：

“汝今敬合掌， 供养无攀缘，
所获诸果报， 我当为汝说。
阿难合掌敬， 自我涅槃后，
于村舍聚落， 及我弟子间，
或于入聚时， 或出彼村落，
及经行坐卧， 一切威仪中，
当作大佛事！ 汝于诸世间，
所有众物类， 或识及无识，
悉皆向汝边， 恭敬而伛身。

“若男、若女、天男、天女，及诸外道波利婆等，若沙门、婆罗门，若王、大臣，若国师，若兵将及余官属，若长者、居士，自余凡

类但是有形，乃至六畜象马走兽及诸飞鸟，若见汝者皆得净信。一切树木、药草、苗稼、所有华果，悉皆向汝伛身恭敬。一切台殿、屋宇、重阁、楼橹、却敌窍孔、车乘辇舆，以汝福德威光之力覆蔽于彼，皆悉如是向汝伛身。阿难，譬如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初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无碍解脱时，一切苗稼、树木、药草及诸华果，乃至略说人非人等，周匝充满菩提道场，皆向如来伛身恭敬。阿难，如是，如是，汝今以此于无攀缘善男子边合掌伛身因缘力故，汝于却后一切威仪随所在处，人非人等，一切苗稼、树木、药草，皆当向汝伛身恭敬。

“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如来涅槃之后，或于我今现前之顷，须臾闻此庄严说授记法本，乃至一合十指掌一念因缘，或以真心思惟此义发一信心，彼人尚得如是福报如我前说。如是，阿难，当来之世少有众生得闻此法，亦复少有但闻如是法本名字，若一闻再闻尚不可得，何况闻已得真信心、恭敬尊重、不生诽谤、灭除疑惑、思惟修习生实想者！我于如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复以佛眼悉皆现见，复以佛智悉皆现知。如是人等，非于一佛所修行供养，非一佛所种诸善根。

“阿难，今在此众集会我前，一切大众天人男女故来，欲见如来世尊入于涅槃。阿难，如是等众，于当来世弥勒菩萨初欲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受智位已后乃至坐于菩提道场，设大供养尊重恭敬。如是次第乃至弥勒世尊入涅槃时，亦复观看，还于尔时在如来边，亦复得见此四童子如是听法，如今我前得见得闻无攀缘善男子，于毛孔内广闻大法微妙之声，得闻声已生大欢喜。是故，阿难，汝今得闻说如是等微妙义趣，汝应数数伛身合掌净心敬信。所以者何？汝以如是净心敬信善业因缘，所在之处一切众生诸天世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躬伛汝边；乃至于汝涅槃之后，诸天世人起塔供养汝之舍利。”

尔时，世尊告阿尼楼陀言：“阿尼楼陀，汝见上界有四十亿诸天人众，闻此经典皆悉合掌伛身而住。”

阿尼楼陀白佛言：“如是，婆伽婆。”

佛复告阿尼楼陀：“彼天人等，因闻此法信心合掌伛躬善根，于未来世阿僧祇劫不堕恶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间，于恒沙世流转生已，一一得作转轮圣王，一切生处恒值诸佛，于诸佛所成就善根；成善根已，乃至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一名号，名为一切众类伛身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

说是语已，时大众中，有诸力士及其眷属各有五百，其名曰娱乐力士、头俱耶力士、大力力士、天威力士、胜天力士、郁干蹉力士、无畏力士、婆薮力士、真实力士、优多罗力士、婆俦力士、一切忍力士。如是等一一力士，各及眷属五百围绕，聚集来会在其众首，为欲

供养向如来所，皆半伛身合掌悲泣，哀哽大叫流泪雨面，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为欲供养如来世尊，及无攀缘童子菩萨，并余无量大菩萨等，乃至一切大德声闻，此修多罗微妙句义清净法门，为供养故合掌伛身。世尊，我等以此一念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即便微笑。诸佛法尔若微笑时，即从口出种种微妙杂色光明，所谓青黄赤白金色玻璨，放斯光已遍至无量无边世界，光明所照乃至梵宫，还来旋绕世尊三匝从佛顶入。

尔时，慧命阿难见是事已，即以偈颂而白佛言：

"世灯何因放， 如此大光明？
善哉决我疑， 及余众生等！"

佛告阿难："汝见已不？此力士子，一心集聚合掌向我及无攀缘童子菩萨，并于此经至心净信，复发无上大菩提心。"

阿难白言："见已，世尊。"

佛复告阿难言："此力士子，从今已后阿僧祇亿劫不堕恶趣，然后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阿难汝不见， 摩罗子集聚，
心生大欢喜， 曲躬而向我，
欢喜说此言， 当得无上道？
大智力士子， 此等供养我，
及于无攀缘， 于法生尊重，
我诸声闻等， 如是合掌已，
阿僧祇劫数， 当不堕恶道。
因此合掌业， 及向我曲躬，
假令一劫说， 或无数亿劫，
此等当证道， 成就诸佛土，
行于最胜行， 其数不可测，
于亿数等劫， 思量不能知。
阿难今不久， 于此后夜分，
吾共汝等别， 是最后相见。"

佛复告阿难："阿难，汝见从北方有大金光照耀来已不？彼之威光映蔽一切，其方所有树木、苗稼、药草、华果、山崖、堆阜、台殿楼阁、辇舆车乘、人非人等，于上虚空皆成一色，所谓金色。"

阿难白佛言："如是，婆伽婆。"

佛复告阿难："汝见北方复有七阎浮檀金辇舆从彼来不？中央辇舆其上童子结跏趺坐，威光最胜功德巍巍。"

阿难白佛言：“如是，婆伽婆，我今已见。”

佛复告阿难：“北方去此刹土六十四百千俱致，有佛刹名曰俱苏摩拔坻(此言多华)。彼刹世尊，号名菩提分转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彼佛刹中有此童子菩萨摩诃萨，名曰华敷神通德，从彼舍身来生此土。

“阿难，彼世界出诸法声，名曰菩提分音，彼处众生有闻声者，成诸善根。阿难，彼菩提分转如来，从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来，六十四千劫现在说法。阿难，彼如来无有声闻众，唯菩萨众。阿难，譬如灌顶转轮圣王多有诸子，彼诸子等，为作大臣，为作国师，为作诸小国王；如是，如是，彼佛如来诸菩萨等亦复如是，亦名为子，亦名大臣。彼佛亦尔，有二菩萨最为殊胜，于诸菩萨独为侍者，还以菩萨而为僧宝。阿难，如是次第说彼佛刹，皆悉菩萨满彼国界。阿难，彼佛世界资生所须，皆悉丰足无所乏少，具足无畏安隐快乐，微妙可瞻人民充满。菩萨功德皆悉满足，住诸神通最为殊胜，以三昧力周旋往返，犹彼朋友智慧之聚，最为殊胜智藏满足，常能修习菩提之心，常能讲论一切智法，于诸菩萨一切深法，无量无边皆悉证得。阿难，如是等诸菩萨摩诃萨满彼世界。彼佛刹中此华敷神通德菩萨摩诃萨善男子，来生此土阎浮提毗舍离城。彼善男子，今现神通而来此者，为欲顶礼如来足故，又欲观见如来世尊入大涅槃。阿难，此大光明现者，是彼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威神之力。阿难，所谓此七阎浮檀金辇舆者，是彼如来七菩提分助道法故为作化现。

“阿难，此阎浮提有无量千俱胝诸众生、诸天人等，共此童子往昔已来同种善根。而此童子亦生此间阎浮提时，令彼众生即得欢喜踊跃无量。复有众生当得漏尽，或有众生当得学地，或有众生得无学地，或有众生未发菩提心者，当能令发菩提之心，或有众生发于本性不退忍心。阿难，如此童子处中辇舆跏趺坐者所出光明，此之光明是彼如来神通威力之所现耳，从此光明出生彼之六辇舆也。阿难，汝看以彼如来威神之力，此华敷神通德菩萨摩诃萨，能于此处现种种神通；又此光明之力，于此世界能为无量无边诸众生等作大利益，所谓以彼正法共相摄受。”

尔时，彼童子等，悉皆和合欢喜踊跃，复与无量百千众生前后围绕，于一刹那之顷雨种种华，诣向佛所，到已顶礼佛足。

尔时，世尊告慧命阿难言：“阿难，如来为诸众生所可作者，及如来长子诸菩萨摩诃萨等所应作者，我于今者皆已具足。我为众生所作利益者，今已作竟。阿难，此华敷神通德菩萨摩诃萨，在于阎浮檀金辇舆中俨然而坐，所作神通以如是等，教化那由他众生证于阿罗汉果；复教俱胝那由他数众生已得学地；复有百俱胝数众生，令于三宝得生净信受持五戒；复有七百俱胝诸天，令得住于不退转地，决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七俱胝众生令住无生法忍；复有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俱胝众生，当令值遇弥勒世尊初首法会。”

四童子三昧经卷下

嘱累品第四

尔时，慧命阿难白佛言："世尊，惟愿世尊，或住一劫或减一劫，怜愍此等诸众生故。所以者何？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若住世者，如是大事常现于世。又令是等真善大士，数数往返阎浮提内，我等众生复应于此如许时间，当见此等菩萨大众承事供养。又于此时，如是经典复应当得广行流布；复如许时，我等得闻合佛法义；如许时间，令我得见如来世尊及大士等种种现化神通之力。若如来今日不住于世入涅槃者，我等众生，于如来世尊灭度之后远离三事。何等为三？所谓不见佛，不闻正法，三者不见此等大士弘广之心，亦复不得承奉供养，有如是失。"

慧命阿难说是言已，悲号大哭忧叹懊恼，涕泪满目宛转在地，如斫树倒，并唱是言："我等速疾共佛别离，诸善知识亦复别离。"

尔时，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曰善思义，以偈白慧命阿难言：

"阿难莫忧恼， 诸行悉无常，
世法欲常者， 此处不可得。
若言有诸行， 此言不可得，
如是诸法空， 汝今何忧苦？
诸智皆悉空， 于佛智亦空，
佛尚不可得， 汝今何忧愁？
汝莫生分别， 智者舍分别，
诸有如虚空， 如阳焰似水，
亦如幻师化； 象马诸乘等，
园林众聚落， 树木诸华果，
世谛亦如是， 如幻化无实。
诸佛及声闻， 亦如是不异。"

尔时，慧命阿难，以偈报善思义菩萨言：

"如是如所说， 诸法无有相，
此最为胜法， 我今最后闻。
云何向舍卫？ 所问我何报？
阿难佛何在？ 世眼何时来？
我昔往彼处， 常见佛世尊，
今往彼处空， 大智我那住？"

尔时，寂静转善男子，复向慧命阿难，以偈白言：

“汝于亿年哭， 此事难可得。
　阿难汝谛观， 法界难见处。
　譬如芭蕉茎， 叶叶皆除去，
　其间无有实， 法体亦如是。
　犹如天降雨， 普下诸水滴，
　泡起已还灭， 诸有为亦然。
　如水沫湍聚， 有眼者观见，
　此处无有实， 世相亦如是。
　譬如镜中像， 其体无有实，
　三界世相尔， 智者莫涕泣！”

尔时，慧命阿难，以偈报寂定菩萨摩诃萨言：

“我非不知此， 如汝智者说，
　三相皆无常， 经中大仙说。
　但此亿数天， 泣泪皆啼哭，
　向我边叫唤， 以是生我苦。
　世尊不久去， 舍我等眼者，
　我等何趣向， 谁能救护我？
　正法从谁闻， 寂静深无比？
　我今供养谁？ 呜呼佛难见！”

尔时，无攀缘菩萨摩诃萨，以偈告慧命阿难言：

“尊者阿难起， 但观法莫忧，
　法无有来者， 亦无有去者。
　譬如佛有生， 证菩提亦尔，
　譬如转法轮， 涅槃亦如是。
　诸佛不曾生， 亦复不曾灭，
　如是真法中， 阿难何以哭？
　汝闻我毛孔， 出如是诸声，
　诸有空寂静， 佛等四种事。”

尔时，慧命阿难，以偈白无攀缘菩萨摩诃萨言：

“大士等不久， 各各别刹去，
　彼国见诸佛， 说于甘露法。
　汝闻彼佛法， 甚深诸妙义，
　见彼佛徒众， 及诸菩萨等。
　今我亿数天， 哭泣而围绕，
　世尊涅槃已， 智者我那住？

优婆塞千数， 今日承听我，
大苦恼忧悲， 我云何慰喻？
三十三焰摩， 兜率及他化，
自在及梵天， 如是等天来，
云何令欢喜？ 释牛王灭后，
云何宣彼法？ 我口云何辩？
诸天问我时， 阿难尊何在？
彼问我何报？ 人牛王灭后，
一切诸处所， 甚深如来住，
我于经行林， 今在何处所？”

尔时，开敷华神通德善男子，以偈白慧命阿难言：

“我以知汝行， 善于三月中，
数现身向汝， 阿难莫哭泣。
自余千数佛， 我告为汝故，
诸佛为汝说， 化作释种身。
诸佛有慈念， 以汝好事佛，
当来向汝边， 阿难莫大哭。
天等诸世间， 今日可忧悲，
如是大教师， 隐寂而不现。
如来昔曾说， 寿命住亿劫，
诸行念念灭， 我对教师闻。”

尔时，慧命阿难住于佛后，三大叫唤而说偈言：

“众生所归者， 能与彼等眼，
导师入灭后， 众生转盲冥。
胜王阿阇世， 闻此不善言，
导师入灭后， 忧苦云何住？
胜人今涅槃， 于后力士子，
如是等忧恼， 悲号大哭泣。
彼等集聚已， 最后见导师，
敬心而尊重， 合掌以曲躬。
天龙夜叉满， 纵广五由旬，
此处无空缺， 人类无入处，
雨微妙香华， 充满至于膝，
复雨诸末香， 供养最胜仙。
难陀优波陀， 及六十亿龙，
悉来涅槃处， 最后见导师。
摩那斯婆论， 娑伽罗大龙，

睺喽目真陀， 各百亿围绕，
起云雨香水， 散洒此大地，
降大雨而来， 最后见导师。
诸天雨天华， 及雨净香水，
天龙等敬心， 供养世尊故。
阿耨达龙王， 六十俱胝等，
雨种种宝雨， 到人牛王边，
伊罗钵啼哭， 须弥子大蛇，
供养世尊故， 最后奉见佛。
诸龙有百千， 亿数那由他，
起云震雷电， 来到导师所，
彼等澍大雨， 清净诸香水，
亦为供养故， 最后见世尊。
夜叉千亿数， 或百那由他，
念佛诸功德， 皆来欲见佛。
复有四天王， 悲泣满面泪，
来至导师边， 最后觐见佛。
释提摩那民， 诸天众围绕，
六十三千数， 已来到佛所，
彼等雨天华， 微妙曼陀罗，
及雨栴檀末， 供养最胜仙。
毗求螺髻梵， 二梵众围绕，
悲泣到佛所， 最后见如来。
净居天威力， 多百亿诸天，
号哭到佛所， 以佛今涅槃。
诸天百亿数， 种种悲哀泣，
劝请大导师， 愿住于一劫。
魔子大智慧， 名娑陀婆诃，
怆怏到佛所， 胜仙涅槃故，
捧执世尊足， 伛身劝请佛，
愿愍世间故， 释王住一劫。
世尊若住者， 为大仁诸天，
当不思议利， 请尊住一劫。”

尔时，无攀缘善男子，以偈告彼一切诸天、世人及诸梵天王、商主魔王子等，而说偈言：

“汝等悉不知， 小儿如猕猴，
恒常心放逸， 以何号啼哭？
譬如猪睡眠， 忽起失本念，

被刀斫剥时，惊怖驰奔走。
我意如是见，汝等皆如是，
昔不闻法者，以贪放逸故。
今日智慧炬，将灭而不现，
及佛犹现在，汝应作善业！”

尔时，世尊告慧命阿难，及富楼那、须菩提，并不空见王童子、迦葉上座、大俱絺罗及诸上座：“今告汝等诸比丘。”言：“将汝右手来与我。”彼诸比丘闻佛世尊如是言已，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尔时，诸比丘等满一千人，各以右手奉授世尊。

尔时，世尊复以左手执彼一切诸比丘右手，执已复以右手执罗睺罗及阿难手，付与诸比丘手中，口遗嘱曰：“汝等比丘，我阿难贤及罗睺罗上座，今付嘱汝等，遗嘱汝等。”于如是时出大叫声，如是叫声悲号啼哭，震动天地甚大可畏，而彼大声遍此佛刹。

尔时，罗睺罗、阿难当付嘱时，众中五百比丘见是事已，便舍身命。所以者何？彼诸比丘不忍见佛入于灭度。彼作是念：“宁使我等先入涅槃，不忍见此世间大灯、世间导师、大慈悲父、最善知识、怜愍众生、常与世乐今入灭尽，我岂忍见？”

尔时，于彼刹那罗婆浮休多时，五百诸佛各住自刹，皆伸右手与释迦牟尼。

尔时，世尊又以手执阿难、罗睺罗上座手，付嘱与彼如来手中，而说偈言：

“此我罗睺子，阿难我侍者，
今在诸佛前，我付嘱此二。
于今后夜分，我当入涅槃，
更不复见我，天龙及人等。
亦无有归依，救护怜愍者，
惟除诸世尊，覆不思议慈。
我观诸世间，不思议无量，
不见一众生，今我为谁住？
无量千数劫，犹如恒河沙，
我于如是劫，为一众生住。
我已利众生，有信敬心者，
自余无信心，亿佛不能化。”

尔时，五百诸佛异口同声，而说偈言：

“尊已众生利，尊作佛事已，
现种种神通，击大法鼓竟，
已充亿众生，如云雨润地，

拔众生毒箭， 释种大仙人。”

尔时，长老阿难、慧命罗睺罗，两膝著地，以偈白彼诸佛曰：

“大丈夫劝请， 令尊住一劫，
以佛威力故， 一切见眼者。
最胜二足尊， 大智住世故，
多有众生信， 得利不思议。
增长诸天人， 阿修罗减少，
声闻及菩萨， 多生不思议。”

尔时，彼五百诸佛告慧命阿难及罗睺罗言：“汝等善男子，莫大啼哭，莫大愁忧。本性如是，事尽如是，真实如是，诸行如是，一切有为法，一切作法，一切世谛法，悉皆如是，尽际如是。已舍身命如来行乃无量，以世谛法如是故不得自在。又如来者，是法身，非有为身，无住世法。汝等不应请如来住。诸善男子，汝等且止到我佛刹。释迦如来即时当伸右手，当放光明，彼之光明照我刹土；照彼土已，汝等还来见释迦佛在汝等前，为汝说法，令汝等闻，是故汝等莫大忧愁。”

地狱品第五

尔时，世尊入于三昧，住三昧已即伸右手，于右手中乃至大拇指端，及于左手诸身节分，乃至千辐轮处足相之中，及手足柔软网缦相中，赤铜色爪甲，及以十指妙色掌文宝手之间，皆悉放于百千亿光明。一一光明化生莲华百千亿数，一一华台化出化师子高座百千亿数，一一座上见一佛坐，一一化佛教化无量百千亿众生，其间或得漏尽，或得离欲地。如是一切诸相好中所放光明，事相皆亦如是；如是等脐轮之间及阴马藏相，亦复如是；面轮眉间，亦复如是。

尔时，世尊从于顶上放百千种光明，一一光明端化出莲华百千亿数，一一华台化作师子台座百千亿数，一一座上化一佛坐为说妙法。彼诸如来不说余法，唯说菩萨密藏修多罗，及诸陀罗尼金刚章句，为人显说清净三轮如来诸力无畏法等。似彼法门一一化佛一一说法，能净无量无边众生令住不退转地，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于娑罗双树间，右胁师子卧床中，化现一佛右胁而卧；化已自身即至活大地狱中，到彼处已身放光明；放光明已，其光遍照活地狱中。尔时，世尊以此光明，照于活大地狱已，而说偈言：

“此众生数死， 数数还复活，
又不舍彼想， 故生诸苦恼。

世有此圣出， 世尊能作明，
能说诸正法， 灭除诸苦恼。
无为亦无尽， 无灭亦无行，
若能如是解， 彼不堕诸趣。”

尔时，如来说是偈已，于彼刹那罗婆摩休多时，令彼活大地狱三十亿数诸苦众生便得舍身，即舍身已生于三十三天。

尔时，世尊复至三十三天还说此偈，以佛神力声遍一切诸大地狱。彼地狱趣无量百千亿诸众生，舍地狱身生兜率陀天；得生天已，还复忆念前所说法，皆得阿那含果。

尔时，诸天子得法果已，证法证果入于诸法，共说偈言：

“譬如大旷路， 有智慧商主，
度脱多众生， 被贼诸兽者。
世尊亦如是， 无上大商主，
能脱亿众生， 缚在生死中。
我等归依佛， 光明大商主，
于我起慈悲， 能脱诸苦恼；
我等归依法， 我等身已证；
我等归依僧， 功德难思议。”

尔时，世尊以凉冷光明，普照阿鼻脂地狱处。作凉冷已，除灭热恼一切苦毒，成就诸法千数亿分，能令一切得诸喜乐，愍哀润益一切众生，安慰柔软哀怜喜庆，利益众生合三空门——无相、无愿及以无作。告彼地狱诸众生等，而说偈言：

“空法及无相， 无生及无灭，
若解如是法， 彼即脱恶道。”

尔时，八百千亿众生得闻偈已——此偈所说三世无碍，是诸法分成百千种，已至耳边清净微妙——闻是声已从于阿鼻脂大地狱，舍地狱身即生他化自在天宫。

尔时，世尊住梵天宫，复说此偈言：

“众生最上乐， 无有诸苦处，
名相所说处， 及诸颠倒想，
健儿应当舍， 即免诸苦恼。
诸想皆颠倒， 及著非色想，
三界何有乐？ 数数流转生，
死已复更生， 增长相续苦。
能以智知空， 亦不著于空，

彼人即知空， 不著知空者，
此知法义已， 亦复无有我，
既不得于我， 此处何有苦？
空是无为法， 相亦不可得，
能见无我智， 此是真佛子。”

尔时，彼百千亿数诸众生等，所生之处即得无漏天仙妙果，即便忆念宿命之时受地狱苦，复念如来丈夫功德，知报佛恩先取灭度。又复不忍见于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入于涅槃，时诸天子已得果者，异口同声，而说偈言：

“我等不忍见大慈， 调御丈夫入灭度，
能为众生作光明， 我不忍见先取灭。”

作是语已，即于此处入于涅槃。

尔时，世尊于彼刹那牟侯多时，从梵天宫便自隐身，即至娑罗双树之间。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曰：“我于今日后夜分时入于涅槃，即是最后见于众生。我今当可令其欢喜灭一切苦而受快乐，显现如来大神通力。令彼众生即便得入安隐之门，欲显如来无余涅槃，合诸佛意故示神通。”

尔时，世尊作是念已，倚右胁卧，犹如师子。心无所畏，观察十方一切大众，犹大龙象。如是观已，即以右足第一拇指，按此大地出大音声，六种震动遍十方界，示现无碍不思议光照曜十方。

尔时，世尊从身诸相复放光明，放光明已，一一毛孔复出微妙恒河沙数微妙光明，一一光明遍照恒河沙等诸佛刹土。彼之光明不相杂入无所妨碍，如是数数从毛孔中次第放诸微妙光明，如是毛孔各各次第复放光明，还复如是遍照如前。

尔时，世尊更复显现作诸神通，现神通已，以佛神力、佛护持力，令诸众生皆得具足所见境界佛眼无异。彼诸众生住此佛刹，皆悉睹见如来光明所照一切诸佛刹土。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见彼东方世界，有城周圆纵广一千由旬，如是广大上下亦尔，以诸微尘百千亿数满此国城，汝等见不？”

诸比丘白佛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我等皆见。”

佛复告曰：“汝诸比丘，于意云何？此微尘数是为多不？”

诸比丘言：“如是，如是，婆伽婆。”

佛复告言：“诸比丘，若有人能于诸法中，知如是等无为之法、不生不灭、无漏无为，如是知者，彼诸众生得脱诸苦一切恶道。”

当于尔时，有三十亿诸众生等，闻此法已即得阿那含果；既得果

已，异口同声，而说偈言：

“无为法无尽，无漏亦不灭，
圣法如是知，我等证寂灭。
知以如是得，如实知诸根，
为怜愍众生，示现因缘法。
如来化我等，拔除毒箭病，
一切智与药，及与于涅槃。
智炬今速疾，智眼不久灭，
亿众苦逼切，从活地狱出。
拔箭大医师，治众生病者，
能救无数众，令不堕恶道。”

尔时，世尊立住黑绳大地狱岸上，放大光明遍照彼大地狱，拔于彼处无量众生置于天上。如是等热恼地狱、大热恼地狱，亦皆如是。叫唤、大叫唤大地狱，众合、大众合地狱，拔出无量无边众生，安置善道及涅槃道。

尔时，世尊复以金色光明照八大地狱。其光明力能令众生所触身者皆得安乐，遍体润益，身心欢喜，苦恼消除，眼目所观，心地欢庆，快得清凉，从慈悲生令身安隐。光明遍照大地狱已，灭诸热恼和软流润。彼大地狱所有众生，在大火聚炽然中者，与彼乐故，于诸毛孔次第而放如是光明。

尔时，世尊以大光明，普覆一切无量众生，令心柔软堪任法器，具足无量百千功德。以微妙语，而说偈言：

“我与世间乐，解脱诸忧苦，
见诸苦逼切，示现涅槃道。
我所说诸法，寂静无畏乐，
若能知彼法，此不堕恶趣。
能归依佛者，彼人得大利，
百千诸劫数，更不见诸苦。”

现诸佛品第六

尔时，如来说此偈已，即于刹那罗婆牟侯多时，诸比丘众及诸众生多于前数。复有无量无边诸佛，右胁而卧师子床上。彼诸世尊从师子床起，还复示现如是神通。

尔时，彼四部众白佛言：“世尊，此诸佛等，皆悉欲于刹那罗婆牟侯多时，入般涅槃现神通耶？如今世尊所现无异？”

佛告诸比丘：“如是，如是。彼诸佛等，今日同欲舍最后身入于

涅槃。彼诸佛等悉皆同名释迦牟尼，皆于力士所生之地娑罗双树，卧师子床，今后夜分当入涅槃。”

尔时，世尊于南方及西南方、西方及西北方、北方及东北方、东方及东南方、上下二方，遍告十方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见于东方无量无边诸佛世尊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

诸比丘言：“如是，如是，婆伽婆。我等皆见，以世谛故见，非第一义。”

佛复告诸比丘：“譬如四天下世界微尘悉满，乃至从金刚际至梵天宫。诸比丘，于汝意云何？颇有人知其数不？能以譬喻知其数不？”

诸比丘言：“不也，世尊，难可得知。”

佛复告诸比丘：“譬如前所说微尘譬喻，如是等四天下世界，如是百千亿世界，皆悉充满彼微尘众。诸比丘，彼所有微尘如是等微尘，我以肉眼见此世界诸佛世尊，所住在东方如一步地，但以肉眼无碍无分别见前世界如向所说，如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诸比丘，譬如四大天下诸世界，若百千亿数满彼微尘，从金刚际至梵天宫，所有微尘一一方面，各有若干诸佛世尊。一一方面我皆现见此诸世尊坐于道场，或有已坐或始坐者。彼等一切诸佛世尊，皆悉同名释迦牟尼。如是复有无量诸佛，与燃灯佛同一名号。我复见有诸佛世尊名胜一切，亦同名号。如是一切诸佛同名莲华上，如是等上佛同一名者，如是上名称佛同一名者，如是拘楼孙佛同一名者，如是拘那含佛同一名者，如是迦葉佛同名号者，如是各各佛同名号者，我在于此皆悉现见，彼诸佛等各各名号。我于世间得最胜法、微妙法、无极之法，但有能称名者皆得善根。彼等诸佛各各名号如是无边，如是等诸佛世尊，我住于此皆悉现见。如是等现在世间种种名字，或入无余涅槃，或现住世转于法轮，我住于此悉皆现见彼佛世尊，于我肉眼无碍无妨皆现在前。

“诸比丘，如来如是复胜此知，更复胜知不可思议，更复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复有无量无边如是等无量知见。诸比丘，以是义故，如来智见无边，如是无边不可称量，如是不可称，如是不可思议，但以肉眼，况复尽于诸佛智法？

“诸比丘，譬如此刹所有一切众生，若在家、若出家，彼诸众生假使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彼诸世尊有一善男子，能以四事供养承事，足满一劫尊重恭敬，种种乐具诸庄严事，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复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信我此显示一切诸佛所说法门，乃至一念顷能生实想不起疑心，彼人即于发心之时所得功德，近诸如来所有功德，复胜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证得诸佛一切智已。经劫供养得福虽多，不如于此法门生一念信福多于彼！若有菩萨信此智者，彼之菩萨即得近诸世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说此肉眼功德之时，有六十二亿诸众生，回向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者，还生退心。所以者何？“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难可证故。我等但于此处，灭尽诸苦取漏尽果。”复有无量无边众生住于学地，复有十那由他菩萨成就最初发菩提心，复有三十二亿诸菩萨等得无生忍法。

尔时，魔王波旬，怆怏苦恼泣泪满面白佛言：“世尊，我为何事欲令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早入涅槃，乃令无量无边众生出我境界。今者世尊，东方黄晦日未现顷，所作佛事如住一劫若住一劫，未能过此利益度脱多数众生，所谓住于般涅槃道。如来今者，令我境界悉皆空虚。”

时魔波旬说是言已，佛告波旬：“汝莫啼哭！波旬，汝犹大有不作善业及不信者，是汝朋友，在汝境界，汝是彼伴。”

尔时，世尊即以甲爪取地上尘，告魔波旬：“于汝意云何？为我爪上土尘多耶？为此大地上尘多乎？”

作是语已，时魔波旬白佛言：“世尊，指甲上土少不足言。”

如是语已，佛告波旬：“譬如甲上土尘甚少，我所度众生入涅槃者，复少于此爪甲上土。波旬，譬如大地土尘甚多无量无边，在汝境界众生亦复如是甚多无量。波旬，汝莫忧愁，应生欢喜。何以故？众生在汝境界多大地土故。波旬，然诸众生自作不善去涅槃远，非汝所为。所以者何？但众生界无有边际。波旬，汝欲所作但当作之。如来今日于后夜分当入涅槃。”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诸比丘，见此世界诸佛已不？”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婆伽婆，我等已见。”

佛复告诸比丘：“此诸佛刹复多无量。汝等当知见诸佛刹庄严已不？复见诸菩萨庄严净土已不？复见诸声闻庄严已不？”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

佛复告诸比丘：“如来如是知见，复倍上数知见无量，更复无量皆悉了知。诸比丘，假使我于一劫所说如是佛刹庄严之事，如我见于十方世界亦复如是。假使于一百劫，于一千劫、亿载、数劫、那由他劫，更倍譬喻广分别说犹不可尽。然诸比丘，导师所作者，为诸声闻所作已讫，于一切处我已说讫，示现内外诸法，真心示现皆已说竟。诸佛于法无有吝惜、无不辩者，乃至一茎草等一毛发许。汝等比丘，从今已去，应须如法勤而修行。我已为汝示现涅槃，我已为汝说涅槃道，已成就众生善根。我所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于往昔行大苦行及于难行。汝等今者，于彼大法具足受持勿令隐没，汝等应作如是修行。”

尔时，世尊现大神通，十方诸佛所有说法及说法处，此刹众生皆得闻知。彼诸如来所有教敕，所有众生承奉教敕皆已证知。复有恒河沙数众生住于三种智；复有十亿百千诸众生等，发菩提心住于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复有十百千亿那由他诸众生等，住于辟支佛地；自余诸众生等得漏尽证。如是次第无量无边阿僧祇，不可数、不可量、不可思那由他诸众生，闻此法已得大饶益。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比丘，当知我今不久涅槃，汝等应当护持如来教法。为自利、为他利故，汝等诸比丘，应当如是修学。”

佛说经已，慧命阿难，及天、人、龙、阿修罗、揵闼婆等一切世间，闻佛所说，顶戴奉行。

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一卷

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

亦名佛遗教经

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度阿若憍陈如，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所应度者皆已度讫，于娑罗双树间将入涅槃。是时中夜寂然无声，为诸弟子略说法要：“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闇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避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合和汤药、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节身时食，清净自活；不得参预世事，通致使命；咒术、仙药、结好贵人、亲厚媟嫚，皆不应作；当自端心正念求度，不得包藏瑕疵显异惑众；于四供养知量知足，趣得供事不应蓄积。此则略说持戒之相。戒是正顺解脱之本，故名波罗提木叉。依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是故比丘当持净戒勿令毁犯。若人能持净戒，是则能有善法。若无净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当知，戒为第一安隐功德之所住处。

“汝等比丘，已能住戒，当制五根，勿令放逸入于五欲；譬如牧牛之人执杖视之，不令纵逸犯人苗稼。若纵五根，非唯五欲将无崖畔不可制也。亦如恶马不以辔制，将当牵人坠于坑陷，如被劫害苦止一世；五根贼祸殃及累世，为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随，持之如贼不令纵逸；假令纵之，皆亦不久见其磨灭。此五根者，心为其主，是故汝等当好制心。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恶兽、怨贼、大火越逸未足喻也。喻如一人手执蜜器动转轻躁，但观于蜜不见深坑，譬如狂象无钩，猿猴得树腾跃跳踯难可禁制，当急挫之，无令放逸。纵此心者，丧人善事；制之一处，无事不办。是故比丘，当勤精进，折伏其心。

“汝等比丘，受诸饮食当如服药，于好于恶勿生增减，趣得支身以除饥渴；如蜂采华，但取其味，不损色香。比丘亦尔，受人供养取自除恼，无得多求坏其善心；譬如智者，筹量牛力所堪多少，不令过分以竭其力。

“汝等比丘，昼则勤心修习善法无令失时，初夜、后夜亦勿有废，中夜诵经以自消息，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早求自度勿睡眠也。诸烦恼贼常伺杀人甚于怨家，安可睡眠不自惊寤。烦恼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蚖在汝室睡，当以持戒之钩早摒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睡。不出而眠是无惭人也，惭耻之

服，于诸庄严最为第一，惭如铁钩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当惭耻无得暂替，若离惭耻则失诸功德。有愧之人，则有善法；若无愧者，与诸禽兽无相异也。

“汝等比丘，若有人来节节支解，当自摄心无令瞋恨，亦当护口勿出恶言，若纵恚心则自妨道失功德利。忍之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瞋恚之害能破诸善法，坏好名闻，今世后世人不喜见。当知瞋心甚于猛火，常当防护无令得入。劫功德贼无过瞋恚。白衣受欲，非行道人，无法自制，瞋犹可恕。出家行道无欲之人，而怀瞋恚甚不可也。譬如清冷云中，霹雳起火非所应也。

“汝等比丘，当自摩头，已舍饰好，著坏色衣，执持应器以乞自活。自见如是，若起憍慢当疾灭之，谓长憍慢尚非世俗白衣所宜，何况出家入道之人，为解脱故自降其心而行乞耶？

“汝等比丘，谄曲之心与道相违，是故宜应质直其心。当知谄曲但为欺诳，入道之人则无是处。是故汝等，宜应端心以质直为本。

“汝等比丘，当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恼亦多；少欲之人，无求无欲，则无此患。直尔少欲尚应修习，何况少欲能生诸善功德！少欲之人，则无谄曲以求人意，亦复不为诸根所牵。行少欲者，心则坦然，无所忧畏，触事有余，常无不足。有少欲者则有涅槃。是名少欲。

“汝等比丘，若欲脱诸苦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隐之处。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为知足者之所怜愍。是名知足。

“汝等比丘，若求寂静无为安乐，当离愦闹，独处闲居。静处之人，帝释诸天所共敬重。是故当舍己众他众，空闲独处，思灭苦本。若乐众者则受众恼，譬如大树众鸟集之则有枯折之患。世间缚著没于众苦，譬如老象溺泥不能自出。是名远离。

“汝等比丘，若勤精进则事无难者，是故汝等当勤精进，譬如小水常流则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数数懈废，譬如钻火未热而息，虽欲得火，火难可得。是名精进。

“汝等比丘，求善知识，求善护助而不忘念。若不忘念者，诸烦恼贼则不能入。是故汝等，常当摄念在心。若失念者，则失诸功德。若念力坚强，虽入五欲贼中不为所害，譬如著铠入阵则无所畏。是名不忘念。

“汝等比丘，若摄心者，心则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间生灭法相。是故汝等，常当精勤修集诸定。若得定者，心则不乱。譬如惜水之家，善治堤塘；行者亦尔，为智慧水故，善修禅定令不漏失。是名为定。

“汝等比丘，若有智慧则无贪著，常自省察不令有失，是则于我法中能得解脱。若不尔者，既非道人，又非白衣，无所名也。实智慧者，则是渡老病死海坚牢船也，亦是无明黑闇大明灯也，一切病苦之良药也，伐烦恼树者之利斧也。是故汝等，当以闻思修慧而自增益。若人有智慧之照，虽无天眼而是明见人也。是为智慧。

“汝等比丘，若种种戏论其心则乱，虽复出家犹未得脱。是故比丘，当急舍离乱心戏论。若汝欲得寂灭乐者，唯当善灭戏论之患。是名不戏论。

“汝等比丘，于诸功德常当一心，舍诸放逸如离怨贼。大悲世尊所欲利益皆以究竟，汝等但当勤而行之。若在山间，若空泽中，若在树下、闲处、静室，念所受法勿令忘失，常当自勉精进修之，无为空死后致忧悔。我如良医，知病说药，服与不服，非医咎也。又如善导，导人善导，闻之不行，非导过也。汝等若于苦等四谛有所疑者，可疾问之，无得怀疑不求决也。”

尔时，世尊如是三唱，人无问者。所以者何？众无疑故。

尔时，阿□楼驮观察众心而白佛言：“世尊，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异。佛说苦谛真实是苦，不可令乐；集真是因，更无异因；苦若灭者即是因灭，因灭故果灭；灭苦之道实是真道，更无余道。世尊，是诸比丘于四谛中决定无疑。于此众中，所作未办者，见佛灭度当有悲感。若有初入法者，闻佛所说即皆得度，譬如夜见电光即得见道。若所作已办、已度苦海者，但作是念：‘世尊灭度，一何疾哉！’”阿□楼驮虽说是语，众中皆悉了达四圣谛义。

世尊欲令此诸大众皆得坚固，以大悲心复为众说：“汝等比丘，勿怀忧恼。若我住世一劫会亦当灭，会而不离终不可得。自利利人法皆具足，若我久住更无所益，应可度者若天上人间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缘。自今已后，我诸弟子展转行之，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是故当知，世皆无常，会必有离，勿怀忧也。世相如是，当勤精进，早求解脱，以智慧明灭诸痴闇。世实危脆无牢强者，我今得灭如除恶病。此是应舍罪恶之物，假名为身，没在生老病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灭之如杀怨贼而不欢喜？

“汝等比丘，常当一心勤求出道。一切世间动不动法，皆是败坏不安之相。汝等且止，勿得复语。时将欲过，我欲灭度。是我最后之所教诲。”

佛临涅槃记法住经一卷

佛临涅槃记法住经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拘尸城力士生地娑罗双林，与无量无数声闻、菩萨摩诃萨俱，并诸天、人、阿素洛等，一切大众前后围绕。

时，薄伽梵临般涅槃愍众生故，以慈软音告阿难曰："吾今不久当般涅槃，一切有为无不悉舍，一切佛事皆已究竟。我已宣说离窟宅法、妙甘露法、最自在法、极安乐法，是法深妙难解难知，不可寻思超寻思境，诸大圣者自内所证。我又三转无上法轮，其轮威猛具十二相，诸余沙门或婆罗门、天、魔、梵等，皆无有能如实转者。我已为诸天人吹大法螺，击大法鼓，觉悟长夜无明睡眠。我已为诸天人建大法幢，燃大法炬，普照一切除灭暗冥。我已为诸有情作大法桥，为大法船，济渡一切暴流所溺。我已为诸有情注大法流，降大法雨，一切枯槁皆令润洽。我已开显解脱正路，引诸世间迷失道者。若诸有情我应度者皆已度讫，诸未度者皆亦为作得度因缘。我已降伏一切外道，我已摧灭一切邪论。我已倾覆诸魔宫殿，我已破坏一切魔军。正师子吼作大佛事，圆满丈夫本所誓愿，护持法眼令无毁缺，化诸声闻授菩萨记，为未来世无上佛眼，开照世间常无断绝。阿难，汝等当于如是无上正法勤加护持，令不灭没。阿难，我今更无所作，唯大涅槃是所归趣。"

尔时，阿难闻佛语已悲慕感绝，良久而言："未审如来为诸有情，三无数劫勤苦所得无上正法，于佛灭后住世几时，饶益天、人、阿素洛等，当渐隐没？"

尔时，世尊重以慈音告阿难曰："诸佛化迹法皆如是，勿复忧悲。无上正法于我灭后，住世千年饶益天、人、阿素洛等，从是已后渐当隐没。阿难当知：

"我涅槃后第一百年，吾圣教中，圣法坚固。我诸弟子聪慧多闻，无畏辩才能伏邪论，具大神力，于诸有情多所饶益。由是义故，天龙欢喜勤加守护，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亦复如是，善识福田，于佛法僧深生净信，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一百年末有大国王，名阿输迦，出现于世，具大威力，王赡部洲，建窣堵波高广严饰，其数满足八万四千，供养吾身所留舍利，令无量众见闻欢喜，皆树生天解脱之业。

"我涅槃后第二百年，吾圣教中，寂静坚固。我诸弟子聪慧多闻，如天人师具大威德多所饶益。以是义故，天龙欢喜常加守护，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亦复如是，善识福田，于佛法僧深生净信，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我涅槃后第三百年，吾圣教中，正行坚固。我诸弟子证慧解脱、俱分解脱，身证见至无量百千。由是多人得圣果故，天龙欢喜常加守护，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亦复如是，善识福田，于佛法僧深生净信，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我涅槃后第四百年，吾圣教中，远离坚固。我诸弟子乐住空闲，勤修寂定。以是义故，天龙欢喜常随守护，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亦复如是，善识福田，于佛法僧深生净信，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我涅槃后第五百年，吾圣教中，法义坚固。我诸弟子爱乐正法，精勤修学论议决择。由是义故，天龙欢喜常勤守护，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亦复如是，善识福田，于佛法僧深生净信，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我涅槃后第六百年，吾圣教中，法教坚固。我诸弟子多于教法精勤诵习，心无厌倦，能多饶益无量有情。以是义故，天龙欢喜勤加守护，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亦复如是，善识福田，于佛法僧深生净信，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然于义趣多有怀疑。

“我涅槃后第七百年，吾圣教中，利养坚固。天、龙、药叉、阿素洛等，于佛法僧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诸弟子多著利养、恭敬、名誉，于增上学戒、定、慧等不勤修习。

“我涅槃后第八百年，吾圣教中，乖争坚固。我诸弟子多相嫌嫉结构恶人，尘坌讪谤轻诃持戒，鄙贱多闻，不念六和，专思乖争见不善巧，不敬师长，不正知住，欺诳谄曲言词粗犷如栴荼罗，依附国王、大臣、长者，方便损费三宝财物，结恶朋党折挫善人。

“我涅槃后第九百年，吾圣教中，事业坚固。我诸弟子多营俗业耕种商估，通致使命以自存活，于诸如来所制学处慢缓毁犯。

“我涅槃后第十百年，吾圣教中，戏论坚固。我诸弟子多勤习学种种戏论，舍出世间诸佛正教，所谓契经、应颂、记别、讽诵、自说、缘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广、希法及与论义；精勤习诵世间戏论，所谓王论、贼论、战论、食论、饮论、衣论、乘论、我论、淫论、男论、女论、诸国土论、诸河海论、诸外道论，由乐此等种种戏论，令诸沙门、婆罗门等轻毁退失我之圣教。于我正法毗奈耶中，当有如斯诸恶苾刍、苾刍尼等，不善修习身戒心慧，更相忿争谋毁诽谤，耽著妙好种种衣钵、房舍、敷具。由与诸恶徒党集会，虽经多年守护净戒，于须臾顷悉皆毁犯；虽经多年集诸善本，由多忧恚悉皆退失。以是因缘，天龙等众悲伤懊恼舍不守护，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于三宝所不生净信诽谤轻毁，由是因缘令正法灭。

“从是已后，诸苾刍等造恶转深，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益不恭敬，三宝余势犹未全灭。故于彼时，复有苾刍、苾刍尼等，少欲知足，护持禁戒，修行静虑，爱乐多闻，受持如来三藏教法，广为四众分别演说，利益安乐无量有情。复有国王、大臣、长者及居士等，爱惜正法，于三宝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护持建立无所顾恋。当知皆是

不可思议诸菩萨等，以本愿力生于此时，护持如来无上正法，与诸有情作大饶益。”

尔时，阿难、声闻、菩萨、天、龙、药叉、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薄伽梵悬记当来法住时分诸苾刍等行业差别，皆增悲叹，信受奉行。

佛灭度后棺敛葬送经一卷

佛灭度后棺敛葬送经

闻如是：一时，众祐游于华氏国。

阿难以人定时，白众祐言："众祐灭讫之后，棺敛尊身，其礼云何？"

众祐曰："且自忧身，无忧佛也。吾灭度后，当有梵志理家尽礼葬送。"

阿难言："其礼云何？"

众祐曰："如飞行皇帝送丧之仪。"

重曰："愿闻仪则。"

众祐曰："圣帝崩时，以劫波育氎千张缠身，香泽灌上令泽下彻，以香[廾/積]身，上下四面使其齐同。放火阇维，捡骨香汁洗，盛以金瓮。石为[番＋瓦]瓨，纵广三尺，厚一尺，四边上下各安一枚，金瓮置中。跱刹悬缯具供所应，起土为塔，华香供养，佛当踰彼。所以然者？吾自无数劫，以四等弘慈行六度无极，经纬十方拯济群生，功德隆赫成斯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道法御、天人师、至尊难齐。各以把土，供养塔者，其福无量。末世秽浊，民有颠沛之命，财有五家之分。吾以是故，留舍利并钵，以禳世颠沛之祸，安祐众生，为宗庙像令民睹，则沙门以经道化未闻，令生者永去牢狱之酷，死者免三塗之罪必获升天。若为佛庙，当令踰彼矣。"

阿难言："钵当如之？"

佛言："吾钵者，四天大王之所献也，合四以为一。佛所食器，群生慎无以食矣。灭度之后，诸国诤之，民心邪荒，贱命贵淫，背孝尊妖。钵当变化现五色光，飞行升降，开化民心。黎庶睹之，追存佛德，去愚即明，顺明正教，皆兴庙寺，旌表佛德。转当东游，所历诸国，凶疫消歇，君臣康休，谷帛丰穰，欣怿无患，终远三塗，皆获生天。

"极东国王，仁而有明，钵当翔彼。王崩之后，其嗣淫荒，废真从邪，民心亦尔，睹钵无肃敬之礼。天龙见之，悲喜迎钵，还海供奉。王亡尊钵，忧忿交胸，布告诸国，购钵千金，连年募之，令出首尾。民贪重赏，遍索不得。时有贱人，其名曰师，伪作比丘，饕餮酒食，妻居育子，当醉提儿，诣宫门言：'吾知钵处。'王闻大喜，请沙门入，曰：'钵所在乎？'对曰：'先以金来。'王赐金千斤。师曰：'唯沙门当盗之耳。'即下书考推诸沙门，其毒酷烈，臣民睹之，靡不怨王。

"王曰：'尔为谁沙门乎？'答曰：'吾师事佛。'王曰：'佛有何戒耶？'师曰：'有二百五十戒。'王曰：'首戒云何？'答曰：'第一当遵慈仁，普惠恩及群生，视天下群生身命若己身命，慈济悲愍恕己安彼，

道喜开化护彼若身，润逮草木无虚机绝也。’王曰：‘善哉！佛之仁化，怀天裹地，何生不赖焉！”二当遵清，无积秽宝，尊荣国土，非有无篡；草芥之属，非惠不取。’王曰：‘善哉！斯可谓清白者也！”三当遵贞，心无存淫，口无言调。伪声邪色，一不视听。睹彼妇人，以母、以姊、以妹、以女，宁就燔身，无为淫乱。’王曰：‘善哉！摸真景净，佛化为首矣！”四当慎言，无两舌、恶骂、妄言、绮语、前誉后毁、证入无辜、蛊道、鬼妖、厌祷、咒咀，宁就吞炭，不出毒声也。’王曰：‘善哉！佛化，惴惴慓慓，慎言乃如兹乎！”五当绝酒。夫酒者，令君不仁，臣不忠，亲不义，子不孝，妇人奢淫，厥失三十有六。亡国破家，靡不由兹。宁饮毒而死，不酒乱而生矣。’王曰：‘善哉！佛之明化，令吞德怀道，灭于众恶，兴于诸善，清净为身，淡泊为志。经化令仁，而尔教吾令杀；戒云守清净无贪，而尔偷金；戒云无淫，而尔畜妻；戒当尽诚，而尔虚谮。’沙门云：‘其盗钵令吾罪无辜。戒无嗜酒，而尔醉来。”外诸沙门，有具斯五德为高行者不乎？’答曰：‘其为凶秽，甚于吾矣！’

“王问有司：‘诸沙门何以为业？’对曰：‘分卫无度，其为众秽，甚于彼师矣。’王曰：‘佛戒有二百五十，仁过二仪，清等太素，贞齐虚空，信若四时，明跨日月。缘得斯类，篡法服，偷应器，伪为沙门，乱正真乎！一戒不奉，而云二百五十！’敕有司曰：‘佛清净庙，贤圣所宗，非鸟兽之巢窟。逐出秽浊者，无令止佛庙矣。国之君子，欲兴刹庙，惟无快贤处中宣佛神化者。’抆泪而止。自斯大道陵迟，神化日衰。”

佛告阿难：“吾虽灭度后，留钵及舍利。若有贤者，肃心奉养，终皆升天。”

阿难言：“千岁之末，钵现神德，变化若兹，岂况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之灵化乎！”

佛说经时，天、龙、鬼、神、王、臣、四辈，靡不哽咽，稽首而去。

般泥洹后灌腊经一卷

般泥洹后灌腊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摩诃比丘僧、诸天、人民，共会坐说经。

阿难前长跪叉手白佛言："天中之天，欲有所问，愿佛说之。若佛般泥洹后，四辈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灌腊当何所用？"

佛语阿难："灌腊佛者，是福愿人之度者，各自减钱宝，割取珍爱，用求度世之福，当给寺燃灯烧香用作经像，若供养师，施与贫穷，可设斋会。

"不可贳许，然后不出，此为现世负佛，自是心口所作当得妄语之罪。所以者何？为佛设槃作礼，以五种香水手自浴佛师，哒嚫咒愿，当此之时，天龙鬼神皆明证知：此人出五家财物，侵妻子分用求福利。而反不出，当有五罪入三恶道。何等为五？一者、财物日减；二者、喜忘遗；三者、治生所向无利；四者、入太山地狱中，被考治苦痛难言；五者、后世来生，或作奴婢、牛、马、骡、驴、骆驼，或作猪、羊。是为五。更罪三恶：一者、为入薜荔中作饿鬼；二者、入禽兽作畜生；三者、泥犁中当更十八地狱，罪不可数。

"七月十五日，自向七世父母、五种亲属，有堕恶道勤苦剧者，因佛作礼福，欲令解脱忧苦，名为灌腊。

"佛者，天上天下三界之王，不食世间人民也。其物皆众僧分之，不应独取，是为大罪。若无僧可分，施贫穷、孤独、羸老，是种善根。"

诸弟子闻经欢喜，为佛作礼而去。